

恭賀新禧

萬人雜誌社同人鞠躬

·萬人雜誌第一一四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一四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一月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由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今天，我們已從一九六〇年代開始進入七〇年代。面對當前的世界大局，所講新的年代卻不過是一個時間記號而已。如果說，人類社會對實際演變，往往會受時代觀念所影響，則眼前現象只能說明人類正陷入矛盾與迷惑的時代。

過去十年，人類發展的第一大事要算美國人駕太空飛船登月成功。但，科學家雖然已能夠飛到另一個星球去，對於地球本身所存在的許多問題仍束手無策。天災人禍，不消說了，就是最普遍而常常發生的各種疾病，例如癌，血氣失調，內臟機能起變化，以及討厭的傷風等等，我們的科學家拿它還多半沒有辦法。從人類進步的整個意義來說，科學儘管走向文明的高峯，卻未能對付蠻荒的餘孽，這是時代帶給人們的最大矛盾和迷惑！

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交替過程中，世界的最大變化，就是青年人對社會的反叛，甚至進行集體暴動；與此同時，另一種青年卻趨向於頹廢，把自己扮成與社會習慣截然不同的人妖。令人特別觸目的是各地大學生的反政府暴動，包括歐美及日本等國反覆掀起的洶湧學潮，以及大陸的全面罷課，「紅衛兵造反」。舉世動亂的青年情勢，從基本上說來，對所講進步的現代教育及民主政治，簡直是一大諷刺！

美國新任總統尼克遜說：「世界正進入談判時代」。於是乎，美國同蘇聯談判，美國導演南越同北越談判、美國同中共談判、美國同日本談判；蘇聯同美國談判、蘇聯同中共談判、蘇聯同德國談判、蘇聯同日本談判；英國與加拿大同中共談判：…每年，每月，每日，各國都在談判中。但是，談判的各國都滿口和平，實際上卻從事戰爭。越南之戰，中東之戰，非洲之戰，特別是中共之奪權內戰，中蘇共之邊境衝突，東南亞各國之土共作亂，整個東半球都有戰火。一面談和平，一面要戰爭，時代之矛盾與迷惑，並未出現新的轉變。

身居世界領導地位的美國，卻經常現表出矛盾的政策。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美國花了二千億美元去援助其盟邦，主要目的是投資反共；但美國政府一面出錢幫人反對共產黨侵略，他在另一面又力圖討好專殺美國兵的毛共，這就無異是對侵略者加以鼓勵及縱容。最矛盾的是，美國政策的最後目的在消滅侵略者，卻又要對侵略者進行通商；它一隻手拉着反毛的台灣，另一隻手卻要伸向反美的毛共。這種攪法簡直混賬！然而，就因為美國是世界的自由盟主，其敵友不分的處世態度，將只會增加人類的矛盾與迷惑。

回頭看看香港，這裏是一個「不談政治」的世界商埠，但這個商埠的最大陰影正是政治問題，所不同的只是香港一般的現實主義對明日的公眾事務很少理會罷了。政治對香港有非常深度的影響，但香港人卻沒有興趣，結果一旦政治攪上身來，就會感到更多的矛盾與迷惑。

香港最大的矛盾，就是法律上不承認它自己管理下的全體合法居民所一致使用的中文。本港人民幾全屬華人，卻被規定只有英文才算合法。在這情形裏，中英文並重的雙軌教育，在事實上並不通行；「中文大學」在英國制度下有了合法的地位，但如果中文大學的學生用中文應世，就不能在港取得法定的價值。世界的矛盾，寧有過於此者乎？

本港許可的大學，學位正鬧嚴重不足，而許多青年人努力考得學位了，卻也一樣入不得大學之門，於是青年人就要轉入社會找事做，在相當程度上，請人的機構及包括官方支持的機構，卻聲明非有認可大學畢業文憑者不予錄用。教育與社會的矛盾，莫此為甚！

最令人費解的是一種民權的矛盾，在香港仍公然存在。市政局民選議員的服務對象，大多數不是他的選民而是無權投票的市民。選舉議員的是一班人，議員効力的是另一班人，如此民權不只矛盾，而且怪極。

我們認為，香港及世界的矛盾現象，並不是一個觀點問題，而是一種發展中的事實。六十年代就這樣過去了，七十年代會不會變好呢？主要得看世人能否放棄過份的自私，承認在自己之外還有他人。

姑息分子控制下美改變對中共政策
國府應以以色列爲師加强鬥志

萬人傑

美國一系列的行動，顯示正執行姑息分子的政策，盡力與中共接近。像出賣大陸那樣，繼而出賣台灣，是極有可能的事。國府爲自救計，應加强戰鬥意志，振作起來，以以色列爲師，用自己的力量，打出一條生路，怎樣打法，請看下文——

今年是「和平年」？

每一個新年開始，人們回顧過去，展望將來，總愛說些如意吉祥的話。寫評論的人，新年應時文章，也例必說些好話，還加上一個動聽的名詞。因此，老早有一說：一九七〇年是「和平年」，認爲一九七〇年會談多過打，形勢大好云云。

「萬人雜誌」第一一四期出版，正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之日，老萬這篇「新聞以外」，對今後世局，作出個人的觀察，也想打破傳統，不盡說如意吉祥的話，更不願閉着眼睛說形勢大好。

一九六九年年底，使人喪氣的事，一連串的發生，實在無法說形勢大好，自欺欺人。

國際間一股暗流，正向亞洲非共國家冲擊。反共堡壘的台灣，更面臨被出賣的惡劣情勢。「和平」不一定好，姑息足以養奸；暫時的和平，解決不了問題，且還會把禍根深種。這種「和平」，只有將亞洲反共陣線瓦解。

連串令人喪氣的事

亞洲反共陣線遭受到打擊的事情，犖犖大者有下列數端：

㈠美國力圖與中共接近，宣佈放寬禁運，作爲改善對毛共關係的「一小步」。

㈡以軍機援台的計劃，遭到參議院反對，即使還未絕望，也是困難重重。

㈢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減少巡邏。

㈣加拿大和中共的談判更「接近」；成爲談判阻碍的台灣主權問題，傳說已獲協議，加拿大會在短期內宣佈承認中共。

㈤若干亞洲國家如泰國、日本等，以美國馬首是瞻，也和中共打好關係，希望由此達到「和平共存」。

這形勢發展下去，不是專家也可看出，絕無「大好」的道理，除非站在中共立場。因此，老萬在展望一九七〇年的文章中，不願瞞住良心，硬說些如意吉祥的話。老萬不是悲觀，也不會動搖反共的決心；但認爲必須看清當前形勢，才可確定今後反共大業應走的道路。

尼克遜的「新政策」

無可否認目前的惡劣形勢，是由於尼克遜的新政策造成的。他的新政策是要退出亞洲，改善對中共關係。這新政策其實一點不新，不過是美國勢力龐大的姑息分子的舊政策。

美國姑息分子出賣了中國大陸後，仍然不肯罷手，近年致力搞台獨，本刊發表過許多有證有據的文件，讀者相信都已瞭然；海外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這種活動，在香港，大家對第三勢力小爬蟲的活動情形，及他們發表的言論，都已看清楚。

老萬早已指出，這些做美國姑息分子走狗，做共產黨幫兇的小爬蟲，實際比共產黨更可惡。共產黨可以防範，這些小爬蟲躲在暗裏亂搞，牽着「無知」「苦悶」青年的鼻子，把他們引進歧路，後患無窮。

老萬歷次爲文攻訐這羣小爬蟲，正因爲有見及此，不願中國的好青年受美國陰謀家利用，踏上前輩青年的覆轍，傾覆了大陸後，連反共的最後基地台灣也雙手奉送毛共，七億五千萬的中國人，將永無超生之日。

協助美國人出賣中國的中國人

美國人出賣中國還可說，一部份美國人多年來就一直爲這事努力，身爲中國人，受美國姑息分子利用，在海外推行他們的政策，協助出賣中國，這種人，必須認眞對付。

美國有許多團體，表面是學術性的，擁有大量基金，喊出的也是反共口號，實際活動的卻另有一套。

香港和海外許多地方一樣，也是此輩活動的地區。有奶便是娘的文化人，在美金之下屈膝的大有人在，因此，香港的小爬蟲活躍。

尼克遜競選總統時說的一套，現在已變成最大的謊言。相信尼遜並不說謊，競選時的抱負是他眞正的本意，今日的反常表現，不消說因爲受到國內壓力，使他不能不妄顧道義，出賣盟友。

由此可以看到，姑息分子在美國的勢力是多麼龐大。

「解放台灣」囂聲又起

正在這時候，中共「人民日報」又在叫囂「解放台灣」。這個口號已叫了二十年，古寧頭之役，記憶猶新，即使視人命如草芥，慣用人海戰術的毛共，也不敢輕舉妄動；所謂「解放台灣」，不過叫叫而已。

但，中國人雖然看得出毛共不過得把口；美國佬卻會被他嚇窒。他們這時候叫這口號，政治作用多於一切。

他們要加速美國出賣台灣，一如當日出賣中國大陸一樣，則他們可以不用再捱古龍頭的苦伙，垂手而達到「解放台灣」的目的。

這自然只是如意算盤的打法，實際國府經歷過慘痛教訓，大陸的歷史，不容在台灣重演。從大陸退守，還有台灣，從台灣退守，難道落海？即使得不到美國援助，甚至美國助紂為虐，國府也必須全力為保衛反共的最後基地而戰，「垂手而得」的奢望不會達到。

以色列打得好

台灣國府今日的處境，使老萬想到以色列。以色列一方面受阿刺伯國家圍攻；另一方面受美國壓力，可是他們仍屹立不動，堅强如昔。

相反的，阿刺伯的高峯會議，單是聯合出兵一個問題已使各國意見分歧，在會場中鬪氣；更有部份元首杯葛會議，弄到這次高峯會議毫無結果，不歡而散。

阿刺伯國家雖有十四國之多，由於彼此勾心鬪角，大家想搵着數，竟然無法對付得了小小的以色列；美國要用高壓手段，以色列也毫不考慮的斷然拒絕其建議，我行我素，不受他左右。這種堅强獨立的精神，老萬每次讀報，為之拍案讚好。

偏安之局不可靠

以色列在戰鬪上也保持着其一貫以牙還牙的作風，阿刺伯游擊隊每次襲擊，他們都以馬拉松式轟炸為報復，鬪志堅强，殊非阿刺伯國家可比。

老萬認為，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值得今日台灣國府學師。在戰鬪意志上，台灣確遠比不上以色列，在以色列，不分男女老幼，個個敵愾同仇，大部份人都可投入戰鬪，每個人都願為他們國家的獨立自由而付出任何代價，甚至生命。

今日的台灣，無可畏言已喪失這種鬪志，人人以偏安之局為滿足，生活過得好，更不願打仗，反攻復土，也祗說說而已。

其實，這偏安之局不會永遠安定下去，有毛共的存在，就有威脅，這戰鬪遲早不能避免。希望永久偏安下去，這種想法太天眞！

尤其今天已面臨到被出賣的邊緣，如果還不思振作，只是怨天尤人，怪責別人對自己不起，那是於事無補。何不效法以色列，用堅强的態度對付任何不利自己國家的人，包括美國在內。

從死中找出路

有人說，以色列可以態度堅强，台灣國府則不可。因為，猶太人掌握世界經濟命脈，不少是華爾街大亨，連美國都要受他影響，因而美國對以色列不能不忍讓三分。同時，遍佈世界的猶太人，都全心全力支持以色列，不必依賴美國經援，他們有錢買飛機，不須美國軍援。

海外華僑雖多，他們只是開餐館，而不是開設銀行。同時，他們中有支持國府的；也有支持毛共的，在經濟和國防上，不能不依靠美國；既依靠要美國，豈能像以色列那樣子，絕不賣他帳？

這話表面是對，實則不然。完全順從美國，目前雖或可得一時安定，到最後還不過死路一條。生存的路要靠自己打出來，要沒有破釜沉舟的決心，只有任由別人出賣。我們必要從死路中找出生路！

追隨美國政策

美國是自由陣營的領導者，許多非共國家都追隨美國政策，因此美國放寬對中共禁運消息一經宣佈，停頓已久的加拿大與中共談判，便傳已經接近完成，且很快就會正式宣佈，這顯然受了美國政策的影響。

同時，泰國也急要和毛共接觸，以求改善兩國關係。泰國一向是强烈反共的國家，此舉也是無可奈何，美國既有與中共修好的趨向，處在中共之隣的泰國，不與中共修好，本身缺乏足夠實力，又反抗不來，只有寄望於和平共處。

至於日本，政策最現實，由於戰後經濟發展迅速，到處想打開銷場，不斷向中共送秋波，無非想做生意。在美國改變政策後，這活動自然更積極。

可以預見，美國如改變政策，許多亞洲國家也會步其後塵，相率與中共打交道。如非律賓、星加坡、大馬等，都是勢所難免。

中韓應結軍盟

在亞洲，無法與中共「接近」的，恐怕只有台灣和南韓。這兩個反共國家，今後將會變得更加孤立。因此，中韓應預為之所，在可預見的未來情勢下，更加强聯繫；為本身的生存，要付出更大的力量。

今後，這兩個國家命運相同，利害一致，過去曾暄傳一時的中韓泰軍事同盟，看來泰國加盟已沒可能，中韓的聯繫，卻必須加强。

展望一九七〇年，老萬很難作樂觀看法。不過，也不用悲觀，徒然悲觀無益，凡事盡其在我，不要心存依賴，以以色列為師，學習他的獨立精神，學習他的堅强鬪志，學習他的堅忍刻苦，則台灣處境雖惡劣，仍然可屹立不動，仍然是反共堡壘，仍可挽狂瀾於未倒。海外反共人士，對老萬的建議亦以為然否？

新聞  以外

「紅衛兵革命同志會」揭露
江青與葉羣之間鬪爭激烈

海山

毛澤東、江青與林彪、葉羣因利害相依，在「文革」期間，表現得「親密」無比，自從將劉少奇爲首的舊當權派打下台去之後，毛、林與江、葉之間，終於逃不出「同患難易，共安樂難」的必然後果。關於毛、林之間與江、葉之間的權力鬪爭，本刊雖迭有分析評論，但所據者，都是從紅朝人事浮沉上判斷，或從中共報刊報導一般動態上加以推測，尚未有公開的明顯證據。

現在，我們又獲得來自大陸的一份珍貴文件，這是本刊繼九十五期首次報導「七、廿三」佈告——山西武鬪慘烈的獨有消息之後，又一次獨家報導江青與葉羣之間，也可說是毛澤東與林彪之間權力鬪爭的眞情實況。

這份文件，用公文術語來說明，乃是江青的爪牙對葉羣公開鬪爭的一份「快郵代電」，由一個名爲「紅衛兵革命同志會」署名發出，標題是：

「葉羣正在犯大錯
走上墮落的王光美的道路」

其文除製版刊出外，因其中有很多簡體字與別字，特改正分段介紹如下：

「同志們！毛主席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了重大勝利，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和他的反革命幫兇已經被打倒了。但是，我們絕不能麻痺大意，我們要像毛主席教導的，繼續幹革命。因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求每一個人養成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並且要在靈魂深處鬧革命。」

這只是全文「起、承、轉、合」的一頂「帽子」，這頂帽子要戴在什麼人的頭上呢？筆鋒一轉，便把要戴此帽子的人物引出來了。

「不過，隨着勝利的贏得，有些領導階層的負責同志已變得驕傲了，得意忘形了。於是在行動上儼然以羣衆的主人自居，不願再做羣衆的學生了。最令我們遺憾的，葉羣同志就是少數已被權力腐化了的領導同志之一！」

葉羣是林彪的老婆，她是怎樣獲得權力，如何得意忘形，自大驕傲呢？這份文件用「先褒後貶」的手法寫道：

「同志們！我們大家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葉羣表現得很好，她是一個忠實的無產階級革命者，是毛主席的好學生，由於她對毛主席抱着無限的忠誠，同時她是毫不自私地獻身於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提名她參加中央的文革小組，並且在毛主席的愛護之下，在黨的九大上當選爲中央委員。所有這一切表示毛主席過去是如何地信賴葉羣，如何誠懇地希望她會無私地幫助林彪同志，並對我們的革命作出大的貢獻。但是，自從葉羣當選中央委員之後，她陶醉於權力和個人虛榮，變得自大驕傲了，處處以自我爲中心，完全忘記了作爲革命領導人的責任！」

這一段話告訴了我們三點事實：第一、在「文革」期間，一切「表現良好」的擁毛份子，他們的「無私獻身」與「無限忠誠」，都是爲了想獲得「權力」，等到分享了「文革果實」，一旦權力到手便變了。第二、葉羣由「毛主席的好學生」，一變爲「林彪的好內助」，她的幫助林彪已不是「無私」了。第三，從此葉羣的名下，已將「同志」兩字除掉了。

於是，對葉羣的攻擊，也就一步緊一步的展開：

「同志們！今天葉羣不再是過去的葉羣，一點也沒有謙虛、革命、無我無私的氣味了。今天的葉羣胃口越來越大，貪權而又極其虛榮，她已經完全忘記了她過去的勤儉作風，瘋狂地追求物質生活的舒服，她嘴吧上雖然還叫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事實上她過的卻是資產階級的腐化生活！」

這一段話告訴了我們兩件事：第一所謂「不怕苦」的，以及爲「無產階級謀幸福」的共產黨人，都是騙人的鬼話，只要「革命成功，權力到手」，他們的生活都變成了「資產階級的腐化生活」。第二、葉羣「追求物質生活的舒服，過着資產階級的腐朽生活」情形，當然不是這班「紅衞兵」所能知道的，能夠知道葉羣生活實況的人是誰呢？敢於這樣檢舉葉羣生活的人又是誰呢？請看：

「最不能寬恕的是，葉羣不僅辜負了毛主席的信賴和厚愛，她甚至於散佈惡毒的謊言，誣蔑江青同志，胡說江青同志不尊重林彪的權力。同志們！葉羣的一舉一動，現在完全是步上臭名昭著的王光美的後塵了！」

「千里來龍，在此結穴」。這一段話才是全文的重點。不但把葉羣的「死對頭」江青引出來了，而且告訴我們江青與葉羣之間，以及江青與林彪之間的權力鬭爭之尖銳化，其「勢不兩立」的仇恨，已經到了毛澤東與江青，當年和劉少奇與王光美之間無可妥協的地步。所以，「最親密的戰友」、「毛主席的繼承人」林彪同志，在今日的擁毛、江派心目中，林彪是連「同志」的資格也沒有了。

因爲文件上不僅說明了江青與葉羣之間的權力之爭，及互相「散毒佈惡毒的謊言」，誣蔑對方的實情，而且以下一段文字，更進一步把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鬭爭，也招認了出來。請看：

「同志們！一九六八年二月廿一日，毛主席發出的最新指示：『派性起作用，有些老婆也在背後起作用，領導幹部的人都不要參加派』。這等於對葉羣提出了警告！」

這一段話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毛、林分裂，江、葉鬭爭，原來已不自今日始，而是由來已漸，從「一九六八年二月廿一日」以前便開始了。這個「最新指示」，十足是毛澤東的口吻。

這兩對夫妻之間，經過近兩年來的鬭爭，林彪與葉羣根本不把毛澤東的「警告」放在眼內，所以才搞到毛、江企圖再來一次「紅衞兵」的「革命」，又對葉羣發生了以下的「哀的美敦書」：

「我們是眞正革命者的，我們要揭發葉羣的錯誤，我們要對葉羣進行革命的批判，我們希望能夠在爲時尚不太晚的今天，挽救葉羣。同時，我們也要對葉羣提出一個鄭重的警告：『希望妳信持謙虛，痛改妳的錯誤；否則，妳的命運將和王光美一樣』！」

這是多麼嚴重的警告；這是多麼可怕的後果。葉羣敢與江青「扚手瓜」，自是有恃無恐，各有丈夫撐腰。從近來在「文革」時期已被鬭倒的部份軍政頭目，又紛紛復職等事實看來，毫無疑問毛、林之間都在各自抓槍桿子；從這份文件看來，江青與葉羣之間的鬭爭，亦已到了短兵相接，甚至白刃相見的決戰階段。

這次鬭爭的結果，是葉羣變王光美？也還是江青變王光美？這就難說了。但有一點是可以斷言的：自毛澤東發出「造反奪權」的指示，今後紅朝的權力之爭必然永無休止，更爲激烈。把紅朝這個完整龐大政權搞到四分五裂而至滅亡的人，則是「江青同志」！

叶群正在犯大错
走上堕落的王光美的道路！

同志们：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了重大胜利，
判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他的反革命帮凶已经被打倒了。但是我
们绝不能麻痹大意，我们要象毛主席教导的继续干革命，因为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求每一个人养成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並且要在
灵魂深处闹革命。不过随着胜利的赢得，有些领导阶层的负责同志
已变得骄傲了，得意忘形了，於是在行动上俨然以群众的主人自居，
不愿再做群众的学生了。最令我们遗憾的，叶群同志就是少数已被
权力腐化了的领导同志之一！
同志们！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叶群表现得
很好，她是一个忠实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由于她对
毛主席抱有无限的忠诚，同时她是毫不自私地献身于文化大革命，毛
主席提名她参加中央的文革小组，並且在毛主席的爱护之下，在党的
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所有这一切表示毛主席过去是如何地依赖
叶群，如何诚恳地希望她会无私地帮助林彪同志，並对我们的
革命作出大的贡献。但是自从叶群当选中央委员之后，她陶醉于权力
和个人虚荣，变得自大骄傲了，处处以我为中心，完全忘记了作为革
命领导人的责任！
同志们！今天叶群不再是过去的叶群，一点也没有谦虚，革命
无我无私的气味了。今天的叶群胃口越来越大，贪权而又极其虚荣。
她已经完全忘记了她过去的勤俭作风，疯狂地追求物质生活的舒
服，她嘴巴上虽然还叫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她过的都是
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
最不能宽恕的是，叶群不仅辜负了毛主席的信赖和厚爱，她甚至于
散布恶毒的谎言，诬蔑江青同志，胡说江青同志不尊重林彪的权力！
同志们！叶群的一举一动，现在完全走步上臭名昭着的王光美的后尘了！
同志们！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发出的最新指示指出："派性
起作用，有些老婆也在背后起作用，领导干部的人都不要参加派"，这等
于对叶群提出了警告！我们是真正的革命者，我们要揭发叶群的错
误，我们要对叶群进行革命的批判，我们希望能够在为时尚不太晚
的今天，挽救叶群。同时，我们也要对叶群提出一个郑重警告："希望
妳保持谦虚，痛改妳的错误；否则妳的命运将和王光美一样！"
红卫兵革命同志会

毛派反「革委會」的暗箭

魯遲

目前中共新當權派的口號是「無產階級專政、即革命委員會專政」。因爲革委會專政，即「多中心論」的實力軍人專政。而照目前的中共政制，只省市以下的機構才有革委會的組織，所謂「中央」仍是身份不明的怪物。因此，革委會專政的另一意義，則是地方各自專政，「中央」無甚權力過問。於是毛派爲了打倒「多中心論」的軍人，必須消除革委會。本來「九六」決定：整黨建黨的原則，黨組織一恢復，即可取消革委會，可是半年來建黨工作遲遲不進，軍人握緊革委會不放，於是毛派開始打擊革委會。十二月十日「人民日報」刋出一篇「精簡會議、減少兼職」的評論文章，鬪爭矛頭直指革委會。

「助長官僚主義」的「空架子」

這篇文章以讀者投寫的方式刋登。本港左報竟未轉載。亦可見別有來頭。這篇文字的梗概如左。

該文指責革委會幹部脫離生產、脫離羣眾，分析其原因是「會議太多，幹部的兼職太多」。對此該文舉出若干實例。

①今年九月某地公社的幹部，因爲一齊去出席會議，使革委會陷於眞空狀態，變成「空架子」。

②某一羣眾代表兼任市、縣、公社、生產隊五個職務。從今年一月到十月的期間，單是參加會議的時間就達半年以上。「有人說他：『在外面名聲大了，在本地威信低了。』」

③針對上述情況，該文評論稱：「兼職過多，會議過多，整天泡在會議裏，不深入實際，不參加勞動，則必然脫離羣眾，助長官僚主義作風；越來越不了解羣眾的思想，聽不到羣眾的呼聲，看不到階級鬪爭和生產鬪爭的新動向新問題。」把革委會罵成「助長官僚主義的空架子」，此事大不尋常。

④該文接着引用毛澤東「黨委員會的工作方法」裏面的一段臭教條，甚麼談話和會議紀錄要簡單明瞭啦、會議的時間要短啦等。然後該文呼籲，今後開會要少，每次開會以兩小時爲限，不要討論枝節小事等等。

借題發揮　醜化革委會

這篇文字，在重重的僞裝之下，隱伏着惡狠狠的殺機。其風格和調子，使人想起從一九六四年初那一個階段，毛派的言論，那時候毛澤東藉反對蘇共，大罵修正主義，大罵無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在「四清運動」，還提到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當時是含沙射影，撲朔迷離，文革以後才知道都是針對以劉鄧爲首的當權派而發。這篇文字則是針對今天的新當權派而發。

先說一說宅的「借題」與「僞裝」

上個月人民日報曾發表一篇「必須注意工作方法」的社論，其中曾有「開短會」、「精簡報表」等主張，不過那篇社論的內容，是遵循新當權派的路線寫的，內有「羣眾的幹勁越大，越要關心羣眾生活」的話，與毛澤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條完全兩路。

這篇文章顯然借用要開短會，精簡報表的話，僞裝成響應號召，實際上是將鬪爭矛頭直指新當權派的心臟——革委會。

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一月風暴」大潰退之後，放棄了以紅衞兵奪權建政的幻想，上海毛派所建立的「上海公社」，曇花一現即告夭折了。毛澤東想來想去，說了一句最洩氣的話：「還是革命委員會好！」這句話的口氣，非常勉强。表現了無可奈何。因爲「公社」是毛派當權，革委會則是軍人、幹部、羣眾「三結合」。一結合，三就變成一了，手拿槍桿子的軍人，勢必握權執牛耳。毛當時在無可如何中作此選擇，已將文革的目標打了對折。文

不容忽視

美國政府昨（十二月十九日）宣佈開始放寬其十九年來對中共的禁運。這一禁運，曾經阻止加拿大或其他國家由美國資本所屬的公司對共產巨人的貿易。

雖然美國仍然禁止美國出口商直接對中共貿易，但美政府已聲明不再壓止在外國的美國公司對中共作非戰畧物資的輸出。（譯者按：美國資本所轄的分公司，雖然設置在外國，但其行政權仍操於美本土總公司，美國大企業因勞工成本或運輸成本關係，很多在外國設廠生產。美政府此項政策的決定，等於不准左手與中共貿易，但准許右手，是同一的道理。

此外，所謂戰畧與非戰畧物資，其界限十分含糊。例如用作生產的器材，何嘗不可以作軍事用途。即使純粹消費性的如布帛成品或原料，甚至糧食。難道對戰畧無關乎？）

加拿大本身也對中共禁運戰畧物資或成品，以防中共戰力的增加，但准許非戰畧物資的輸出。

在過去十年，加拿大便以售麥給中共賺到巨大的收入。

但美國資本所設在加拿大各大企業，即使非戰畧物資，在過去亦未對中共作貿易輸出的。因爲違反禁運，將負美政府的檢舉的責任。

幾種有計劃的輸出貿易——最受

革的目標本來有二：①是打倒劉少奇及其死黨；②是建立名符其實，清一色的毛記政權。現在只能達到第一個目標，由於三結合的革委會，使第二個目標變成有名無實。

毛之厭憎革委會，早就表現得很清楚。第一、他不出席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慶祝「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大會；同時去年九月七日，「一片紅」一周年，也曾有舉行紀念儀式。因爲革委會使他太傷心了。

因此，筆者推測這篇文字，是毛派對新當權派所發的一支暗箭，很可能是毛澤東所授意進行的。否則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敢碰實行專政的革委會？現在該文居然把革委會形容爲「助長官僚主義的空架子」！顯然是醜化革委會，要打倒革委會。這是毛派與新當權派鬭爭的尖銳化。

新當權派的困難

中蘇共的會談進行將近兩個月，在毛派千方百計的破壞之下，仍能堅持進行，表示新當權派仍掌握着政策的大方向，仍然大權在握。否則早就宣佈會談破裂，大罵蘇修着意破壞和談了。

新當權派雖然仍舊掌握大權，但是顯然有許多困難一時不能克服。最大的困難是毛澤東的搗亂，不顧體面，不計後果的搗亂。這種流氓作風在文革中已表現得淋漓盡致。新當權派的權力來源是文革，是毛的胡鬧；爲了維護權力來源的「合法化」不能剷除毛澤東，因此必須忍受毛派的胡鬧和搗亂。

其次，新當權派對於控制筆桿子，還沒有深入細緻。文革以來，舊當權派的筆桿子已被清除殆盡，現在掌握筆桿陣地的，恐怕百分之九十都是毛派。因此毛派能夠不斷的在「人民日報」上出新當權派的洋相。

三是周恩來李先念這幾個老政客，仍受毛澤東的影響，搖擺不定，還不能附首貼耳聽新當權派的意旨。

因此兩派的鬭爭，還要持續一個時候。不過，從文革中滾出來的新當權派，對於老毛的態度與意圖已摸得很透，似乎不容易像舊當權派那樣遭老毛的毒手。

重要新聞・美國放寬對中共禁運

注意的是一項謠傳：福特汽車（加拿大）公司的貨車出口，已被檢舉而取消。因爲該公司屬美國所支配而必須服從本國法律的，雖然它在加拿大沒有法律地位。

但從上星期開始，情形就不同了，加拿大的廠商們會嘗試打開中共市場，並準備和日本等國作競爭對手了。（譯者按：美國大企業公司在本土以外設置分公司或工廠，因地理關係，以加拿大爲最多。加國大操業很多爲美國資本所操縱，職此之故。日本倡言政經分開，和中共大做生意，美國透過加拿大要插上一手了。）

美官方宣稱：希望此項行動引致中共與美國關係改善。（譯者按：我在檢討中加外交關係一文（本刊一〇一期）已推測美國已默許加國與中共建交，並實質上支持毛共政權，以上美國官方的宣稱，足證其正確性。）美國和中共大使級談判（即華沙談判）已經破裂了兩年，最近數月，美國一直嘗試與中共接觸重開談判。（美國人自私自利，中華民國應如何對付，應及早籌算。）

此項自由輸出計劃爲國務卿羅渣士所推薦，其主要點如下：在外國受美國公司所支配企業准許與中共作非戰畧物品輸出。美國公司或其外國分公司准許在香港或其他遠東市場，購種貨作對他國貿易。（譯者按：以前美國嚴禁一切以中共原料加工品進口。不管任何地區生產品，如製成原料係出自中共者，亦不准進口。但從下週開始，此法例實行後，美國商人大可做中共生意，而美商又可購買共貨。他方面，中共何嘗不可以大刮美鈔，特別香港做大陸生意的商人，今後向美輸出，更意氣風發了。）

全文譯自六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多倫多星報第一版華盛頓特訊

譯者總按：美國放寬中共禁運的背景與意圖：

一、美國利益本位第一。

二、對全球戰畧的修正，特別對中共的「圍堵而打破其孤立」的試點。

三、配合越戰的撤退，以及美國宣佈的「美國以後決不參加對亞洲戰爭」的決定，先對中共市惠，使其門羅主義再得實現。

四、美國實質上支持中共——即保持世界的現狀，尤其是認爲毛共政權的存在，可以牽制蘇共政權。

後果的預測：

一、中共最先反應會假惺惺，甚至不以理會，但必積極籌備是項對美貿易，一切就緒便開始，惟仍以秘密方式進行。

二、美商在市場得到的利潤，直接影響華盛頓的決策，今後對中共更姑息。

三、中共對美輸出與輸入，不但增加戰力，且增加美滙款項用作對美本土的顛覆工作。

四、中共與美將接觸頻繁。如良好開展，而中共政策偶一轉變，美國對反對其進入聯合國政策將改變。

五、台灣國府面臨困擾，這種逆流一天比一天嚴重，必須打破現狀。（請參閱本刊一〇二期拙作對國府的呼籲）。

六、香港對美輸出更大量，香港的繁榮似火上加油。

李士諤譯

紅朝外史

譚震林惡有惡報

岳騫

中共文化大革命以來，倒下去的大頭目雖多，但要說到多采多姿，變化莫測的，大概要首推譚震林。中共大頭目之中，不乏傳奇人物，但是仔細算起來，恐怕也要以此人為最。

譚震林的一生，可以說與毛澤東是分不開的，兩人可能都未想到半世的死黨，到了垂死之年，竟會變成寃家對頭。共產黨之沒有人性，共產黨人之不可相處，於是又得一例證。

出身學徒擁毛死黨

少年時代的譚震林，家境很窮，在一間印刷店當學徒。當時的印刷還是用木板刻印，因爲接觸這種工作，譚震林也就看了許多小說，如水滸傳、三國演義、說唐全傳等，奠定了以後的造反思想。譚震林在學徒時，結識了一個隣居余雷，此人是長沙第一師範學生與毛澤東同學；由余雷關係認識了毛澤東，加入共產黨，成爲湖南最早期的共產黨人之一。

毛澤東秋收暴動失敗，譚震林也在其中，一道逃上井崗山，當時的重要幹部以後出頭的，最重要就是譚震林與羅榮桓。譚震林在井崗山過了一個時期，被派去長沙與湖南省委聯絡，當時毛澤東在井崗山是以「前敵委員會」名義發號施令。湖南省委對此大不滿意，就着手改組爲「湘贛特區」，派譚震林前往主持，舉行湘贛特區代表大會，選出十九名委員，譚震林排名第一，毛澤東當選第十一名。選舉後譚震林任特委書記，領導湘贛特區，雖然時間不長，但毛澤東確曾受過譚震林的領導。

以後毛澤東擺脫了湖南省委的控制，仍用「前委」名義活動，譚震林又變成他的下屬，從此兩人就成爲死黨。

到了中共中央在蘇區設立中央局，派項英任書記，逐漸剝奪毛澤東的權力，譚震林仍然是毛澤東路線的堅決支持者。中共中央遷出蘇區後，秦邦憲、周恩來聯合陣線對付毛澤東，先打擊毛澤東的親信，在江西省蘇維埃被鬬的主要角色是鄧小平及毛澤覃；在福建蘇區被鬬的要角就是譚震林。

殺人民與幹部逾萬

不過，譚震林雖然被鬬，所受處分不重，不久就調去中央政治保衛局工作。這是中共中央特務組織的核心，有權處死任何幹部，主持人是鄧發，譚震林是鄧發的助手。中共在江西蘇區殺人數十萬，皆是鄧、譚兩人下的命令。中共在江西逃竄時，留下項英任江西蘇區中央局書記，軍區政委爲黨政軍人負責，陳毅任政治部主任；龔楚任參謀長；譚震林也留守任政治保衛局蘇區分局長，負起殺人工作。這一時期譚震林殺人之多，照最保守估計，也不會少於一萬人，當時被殺的大體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善良人民，被共產黨指爲惡霸、地主、資產階級等等名稱，拘禁在一處，本來是有意勒贖，到了最後實在榨不出錢來，就分批屠殺。但由於人數太多，中共每次殺人有限，一直到了離開江西逃竄時，仍然剩下五六千人，就移交給譚震林。

譚震林手下養了一隊劊子手，專管殺人，但是要逐個逐個的殺，也確實殺不勝殺，可能要殺上一年半載。中央軍對蘇區的進剿又日益迫近，譚震林恐怕殺不完時中央軍打來了，這批人就可死裏逃生，當時就想出一個竅門，看好了一個大山洞，把所有被囚的人全部押進山洞，然後搬上大石把洞口塞住，外面再用泥土封閉，裏面幾千人活活窒死。到了中央軍克復瑞金後，都未找到這個活葬數千人的山洞，眞眞是寃沉洞底。（按：這個埋人洞的罪惡秘密，見龔楚著「我與紅軍」。）

另一類是共黨幹部，這批人多是知識分子，由於誤信了中共的宣傳，自各大都市千辛萬苦奔到共區參加革命。但到了地方之後，漸漸發覺這個令人憧憬的新社會，在上者驕奢淫佚，在下者苦不堪言，人民更是奄奄待斃，比起他們憎恨的舊社會，更要壞到若干倍。這些青年有知識，也有良心，見此情況深悔誤上賊船，小部份就想逃回去。但是一出住地就被逮捕，很少有逃走的可能。被捕的當時就被處決，也不向外宣佈。至於大部份人並無逃跑之意，只是平常發發牢騷，批評時政，這些本無惡意，但在中共看來，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決不可恕。因此在中共中央逃竄前，對於被指爲動搖的幹部，高級的如投共國軍將領，被任爲第五軍團總指揮的季振同就被處死。但是對於一些普通幹部，則用一種特別方式，在一個偏僻的山區，建造了許多房子，把要處死的幹部集合在一起生活，每天要閱讀馬列書籍，作義務勞動，情況有類於今日的「五七幹校」。這批人雖然明白是被指爲犯錯誤，但都自信錯誤並不大，過了一個時期定可獲得釋放，重新分配工作，因此也都心安理得住在裏面。另一方面負責殺人的政治保衛局，卻在不遠的更偏僻山區搭蓋幾排木屋，作爲審判廳，「法官」與警衛人員都住在裏面，每到夜間去到幹部宿舍提來一批人，押到法庭上「審判官」點了名只說一遍：「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罪行，革命陣營不能容你，現在送你回去。」說過之後劊子手過來押到一個山澗旁

邊，一刀劈死，屍身踢進山澗，就算辦了一件案子。由於消息管制嚴密，雖然日日有一批人被殺，但住在一起的幹部尚以為他們得到釋放，重新分配工作，因此也無人留意，更沒有人知道害怕。

這項殺人制度雖是鄧發所創，但鄧發並未能完成任務，只殺了一小部份，就來不及殺下去，隨着中共中央西竄。遺下的殺人任務，就交給譚震林。估計這類可憐的共幹也有兩三千人，全部被譚震林下令殺光。

亂刀砍死林野夫婦

譚震林經手殺人上萬，其中死得最慘的要算林野夫婦。林野是福建龍岩人，畢業黃埔軍校，朱德在湘南成立紅四軍時，就在軍部任少校參謀。由於林野家庭被指為地主階級，因此未能獲得中共的信任。當一九二九年朱德率部攻下龍岩時，當地暴民起而暴動，林野的父母均被當地共幹殺害，共幹並進一步要求朱德把林野交給他們處置。朱德不答應，並予申斥，林野仍留在紅四軍軍部工作。

紅十二軍在福建成立，羅炳輝任軍長，譚震林任政治委員，林野任參謀長。在此期間，林野與譚震林之間發生意見，由於譚震林地位高，又是貧農出身，林野當然鬭他不過，被調回瑞金任紅軍學校教育長，從此種下了後來被殺的禍根。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中央西竄時，林野調野戰軍總司令部任參謀。共軍搶渡湘江時，受到國軍痛擊，損失慘重，林野腳部受傷，行動不便，他又沒有資格坐擔架，朱德就叫他留下，養好傷之後，仍回江西蘇區工作。林野在民間匿居了一個時期，腳傷痊癒後又回到江西，先到瑞金。同一天他的妻子也在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由福建趕到瑞金找他。夫婦刼後重逢，倍感歡愉，在瑞金住了三天，又趕到中央軍區司令部所在地，瑞金會昌之間的西江市報到。項英也知道林野的才幹，此時正須用人之際，林野突然回來，頗為高興，就派到參謀處工作。

譚震林見到林野回來，就決心要殺害林野。他先去報告項英，指林野思想不堅定，又是反革命的地主階級，如果不除掉將來必成大害。項英本是個沒有主意的人，聽他說的如此嚴重，只得同意。譚震林又去報告龔楚，龔楚聽了提出反對，但拗不過譚震林。陳毅當時也得到譚震林的報告，卻頗不以為然。

但譚震林的地位雖比三人低，權力卻比三人大，直通中共中央政治保衛局，對任何人皆有權殺害，三人皆不敢拂逆他的意思，只得由他。

當天下午三時，項英通知林野，調他任紅軍學校教育長，並請他夫婦兩人晚餐。林野不知就裏，夫婦兩人欣然前來。五點正，勤務員開上晚飯，並為林野夫婦特別加了一盤雞蛋。龔楚眼見林野夫婦愉快地吃着「最後晚餐」，心裏十分難過，當時忽然靈機一轉，想到既然救不出林野，何不救出林野的太太。當即說道：「林野同志，此去紅軍學校有十五里路，天快黑了，此間有的是空房，讓你太太在這裏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吧？」項英、陳毅明白龔楚的意思，一齊隨聲附和，要留林野太太住下。但林野夫婦執意不肯，一定要同行，龔楚只好眼睜睜看着這一對年輕有為的恩愛夫婦，走進了枉死城。

林野夫婦動身時，有兩名背着大刀的特務員護送，行了十里路左右，已經入夜，兩人打個暗號，開始動手。此時林野在前，其妻行次，兩個特務員在後。其中一個姓黃的特務員舉起大刀去殺林野，被林野妻子看見，唉呀一聲，雙手拖着黃特務員的手，兩人糾纏起來。林野回頭一看這個情景，明白大禍臨頭，立即逃跑。另一個特務員趕上去，向着林野劈頭一刀，林野一偏頭，左肩被砍中。林野眼見逃不掉，回頭來同特務員拚命。但由於左臂已傷，不能用力，一刀又斬傷了右手。林野又回頭再逃，被這個劊子手趕上一刀劈掉了半個頭，就倒下去了。這時候，林野的妻子也被姓黃的特務員亂刀劈死。

譚震林以後經常用這個辦法殺中上級的幹部，殺得人人自危，也乘機跑了一些。前後加在一起，照最保守的估計，也應當在萬人以上。

殺紅衛兵之始作俑者

大陸陷共後，譚震林大體是一帆風順，只有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期間，因解散浙江省合作社事件，一度失意，但不久又升上去。

譚震林在文革初期，雖然受到紅衛兵的鬭爭，但經周恩來力保後，本來可以過關，後來所以變成十惡不赦，是他在南京導演了一齣工人大殺紅衛兵的事件，這是紅衛兵第一次被打擊，因此恨譚震林入骨。以後凡是反對文革，打擊紅衛兵的人，一律稱之為「老譚」。黃永勝是「廣老譚」；陳再道是「武老譚」。現在「廣老譚」已榮任總參跑長；武老譚陳再道也被赦免；與「武老譚」配搭的武漢軍區政治委員鍾漢華又回到武漢軍區任副政委了。只有眞老譚卻遇赦不赦，永遠不得翻身。毛澤東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以之贈譚震林，倒也吻合。

譚震林生相奇醜。在共產黨高級頭目中，有兩個人像貌最特殊，一個溫玉成，是百分之百的土匪相；一個是譚震林，是典型的醜八怪。也許因為太醜，所以對於老婆倒是百依百順。譚震林老婆是安徽蒙城人，本姓田，投入共產黨後，改名葛惠民。譚震林對她是絕對服從。當譚震林由華東調回北平時，住進中南海，竟然把岳父也帶進去。在中共竊據大陸後，在中南海蓋了許多幢洋房，專供最高級頭目居住，大概要政治局委員才有資格住。譚震林此時帶了一個身份可疑的人，引起許多共酋不安，毛澤東當面提出申斥，譚震林始把岳父送去蚌埠，交待蚌埠中共黨政頭目妥為照應。岳老太爺死後，在蚌埠大出喪，前面抬着「孝婿譚震林敬輓」的花圈，這些事以後也都成了他的罪狀。

就譚震林為人來說，萬死不足以蔽其辜，我們萬不能因為他晚年也反毛而曲予原諒。事實上中共大頭目中，那一個人不兩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決不能因為他們晚年反毛，一念向善，而盡諒其過去罪過。就以譚震林而論，如果將來捕獲時，因其曾反毛而赦其罪，又何以對江西境內的上萬冤魂。

鄧發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乘機由重慶赴延安，中途在山西撞山跌死，譚震林又落得如此下場，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

喜劇作家丁西林

趙聰

丁西林寫劇本，只是玩票性質，他的本行為科學，學的、教的、幹的全是物理學，一度成為國際知名的物理學家。

他是江蘇泰興縣人，本名燮林，字巽甫。西林是他最初發表劇作時的筆名。也許因為「燮」字筆畫多，不好認，不好寫，這二十年來，他在大陸一直就用「西林」。他生於一八九三年，如今當已七十七歲了，仍然在北平很活躍，經常出頭露面，似乎文化大革命沒有革到他的頭上，大概是沾了物理學的光。

早年赴英留學，畢業於伯明翰大學，得理科碩士。歸國後，即先後在北京大學、中央大學任物理學教授；所著「初級物理學實習講義」，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曾廣被採用。中共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成立後，他任該所研究員，後升任所長。

一九四五年，他應蘇聯科學院的邀請，與郭沫若同往莫斯科參加蘇聯科學院成立二十周年紀念。一時「受寵若驚」，回來之後就公然向左靠攏。其實，在抗戰時期的重慶，他已向共產黨人飛了媚眼；一九四〇年他寫的「妙峯山」（四幕喜劇），即若隱若現地讚頌起延安來了。不然的話，中共也不會提名讓他去莫斯科。從蘇聯回來，那時抗戰已經勝利，他受聘為山東大學的教授，青島的幾次學潮，背後煽風點火，暗中支持的人中，就有丁西林，他已是共黨的同路人了。因此，在青島「解放」時，他就成了山東大學的負責人，並且兼任了青島軍事管制委員會的文教委員；到一九四九年九月，更出席了中共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

中共在北平建立政權後，他更加抖起來了。這二十年來，他擔任的職務簡直數不清，諸如一、二、三屆的人大代表、政協全國委員、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文化部副部長、北京圖書館長、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印友好協會會長、中蘇友協理事、亞非團結委員會常委、紅十字會執行委員：：除了這些職位以外，他還多次擔任中共的文化代表團團長，率領着一些文化人到新德里、仰光、河內、平壤等處訪問；更曾代表中共同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簽訂了文化協定。

他的寫劇本，遠在一九二五年。那時陳源等北大教授創辦「現代評論」周刊，陳夫人淩叔華寫了一篇短篇小說「酒後」，刊出之後，丁西林就據以改編成同名的獨幕喜劇。小說本就寫得很風趣，一對新婚不久的青年夫婦請客，有一位青年客人喝醉了，夜深客散後，還睡在客廳裏。妻子對這醉客本早在暗自單戀之中，因此非常愛惜關心，特別傾倒於醉客的臉蛋兒漂亮。她的丈夫絮絮不休地稱讚她的美，她卻無心聽，只癡望着醉客的睡容。他倆顯然亦有醉意，醉後容易吐露心裏的話，妻子竟向丈夫要求，要去吻那醉客一秒鐘。丈夫初時不答應，後來竟然答應了，然而妻子卻沒有吻那睡着的醉客。

小說完全用對話來表達，已近於戲劇，所以改編起來不難。不過丁西林卻是編得很好，——起初可能是鬧着玩兒的，因為他和陳教授同是英國留學生，又同在北大任教，極為熟絡；他把英國人所具有的幽默和莎士比亞、蕭伯納作品裏的風趣，全溶化到「酒後」裏來，使得這個獨幕喜劇成了他一鳴驚人的處女作。

由於人們的稱讚，劇團演員的成功，給了他很大的鼓舞，使他有了繼續寫劇本的勇氣。此後他就陸續發表了「一隻馬蜂」「壓迫」「北京的天氣」「親愛的丈夫」等獨幕喜劇，儼然是獨樹一幟的喜劇作家了。

在這些獨幕劇中，「壓迫」演出的次數最多，這是因為佔時間少，角色也不多。故事很簡單，那就是寫的一個單身男子租房，因房東「非眷莫問」的限制，所引出來的麻煩。房東家裏只三個女人：母、女、女僕，租一個男房客當然不便；但房東的女兒卻嫌有家眷的人多，亂嘈嘈不安靜。當這單身男子來租房時，房東未在，女兒收了定金。到他搬了行李來，房東强要退給他定金，催迫着他走。他據理力爭，賴着不走，房東就去叫警察。正在這時候，又來了一個單身女子租房，於是這對陌生男女一攀談，就定下了「假鳳虛凰」的妙計。等房東帶了警察來到，你想，還有什麼話說？

論寫得好，還數「一隻馬蜂」，也最享盛名，曾另有單行本出版。

它是說，一位老太太擔心兒女的婚姻大事，偏偏他的兒子不想結婚，不讓老太太給他物色對象。原來他有病住醫院時，已經跟醫院裏一位護士小姐相戀，只差還未成熟，可是這一層老太太一點都不知道。等老太太病了住醫院時，也看中了那位看護小姐。老太太有一位做醫生的娘家姪兒，本想親上做親，讓自己的女兒嫁給他，可是女兒怎麼也不肯同表哥結婚，使老人家勉强不來。如今既在醫院裏看中了護士小姐，便想給她娘家姪兒做媒。病好出院時，約好護士小姐到她家裏來談談。等護士小姐到訪，兒子也在家裏。兒子知道老太太為什麼約護士小姐來家，並且也料定護士小姐不會答應老太太

提的親事，便大方地躲開了。不想老太太與護士小姐談到正事的時候，護士小姐滿口應許，只是說要老太太寫信徵求她父母的同意，她自己倒是非常願意，因為老太太介紹的人不會錯。老太太喜不自勝，把這結果告訴了兒子，叫兒子替她寫信給護士小姐的雙親。兒子一聽，差點兒急死。老太太到內屋取衣，要護士小姐陪她逛公園，這時兒子便和護士小姐杯葛。護士小姐從從容容地說：「那沒有什麼，我的父母不願意我嫁給醫生！」突然兒子喜得張開雙手抱住了護士小姐，驚得護士小姐大聲喊起來。這一喊，喊進來了老太太，兒子趕快鬆了手，護士小姐羞得臉飛紅，用手搗住了面。老太太忙問「什麼事？」兒子走到護士小姐跟前，取下她的手，看着她的臉說：「什麼地方？刺了你沒有？」老太太再問：「什麼一回事？」護士小姐呼了一口深氣，說：「喔，一隻馬蜂！」

這幕喜劇就這樣告終。劇的主旨在寫老少兩代對於婚姻看法的不同，老一代總認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但新一代則覺得結婚是枷鎖和鐵鐐，會使人犧牲自由，所以不願意結婚；不過不結婚並不等於不戀愛，那就是只戀愛而不結婚。劇中的兒子和護士就全是這樣的主張。五四新文化運動孕育出來的青年男女，倒是確有服膺於這種不結婚主義者。可是直到三十年以後的今日，這個主義仍然很少人按照實行，除非男女都願意當一輩子王老五。

至於丁西林在劇中借兒子的口所說不結婚的理由是：「因為一個人最寶貴的是美神經，一個人一結了婚，他的美神經就遲鈍了。」所謂美神經，大概就是欣賞美的本能吧？如果是的話，個人覺得不止結婚會使它遲鈍，即使戀愛也會使它遲鈍的，因為情人眼裏出了西施之後，其他的王嬙等等就進不到情人的眼裏去了。

抗戰期間，他寫的獨幕喜劇「三塊錢國幣」，是諷刺現實的，現實中也真有這種事。女僕李嫂不經心，把主人吳太太的花瓶打破了，吳太太因此辭退李嫂，並逼她賠償三塊錢國幣。李嫂無錢，吳太太就叫警察扣留她的行李，强向當鋪抵押三塊錢，幸遇當鋪裏有位好心腸的少奶奶，給了三塊錢，沒留李嫂的鋪蓋。你說這位吳太太可惡不可惡？

丁西林不止寫獨幕劇，抗戰時他還寫了兩個多幕劇本。一個是「等太太回來的時候」，一個就是上文所說的「妙峯山」，全是四幕喜劇。前者成於一九三九年，寫已經成為孤島的上海，一位前在國民黨做官的梁某成了漢奸，不齒於眾口，除了做生意的他的女婿，和做新聞記者的表姪以外，已經沒有親友和他家來往。而這位女婿和這位表姪之所以仍然常到梁家，卻是為着照顧梁某的太太。這位太太很好，她因反對丈夫當漢奸，氣得疾病纏綿。梁某也索性不回家裏來。他有二女一子，大女兒嫁了人，是位謹小慎微、賢妻良母型的女子，只重親情，不懂政治。次子正在外國留學，是老太太的心上肉，天天惦記。三女兒年幼，才上中學，卻是是非分明，站在母親一邊，對父親不滿。忽然次子從海外歸來了，父親希望他在漢奸政府裏幹無線電台台長，他一怒就想瞞着母親遠走香港。卻不想他的心意，早為母親偵知，便暗中代為佈置一切，結果是只瞞着梁某和大女兒二人，老太太同兒子、幼女，在表姪的安排下，一同離開了上海。這應是一個愛國主義的劇本，寫得很使人感動，不過也有些小地方，不大合乎情理。丁西林為着扣題，故意寫了老太太上了汽車，塞給張媽四張鈔票，說是昨日張媽生日，忘了給她錢。張媽接過來，等老太太的汽車開得不見影兒的時候，才檢查這四張鈔票原本全是十元鈔，一共四十元。她對大小姐說，每年生日，太太總是給幾塊錢，今年怎麼給這麼多？大小姐說，許是太太忙中有錯，等太太回來的時候問問吧。她們只知太太是押着兒子到輪船上取回行李來的，根本不知道一去不回頭。可是給張媽錢，又何以不回來再給吧？大小姐和張媽竟是如此糊塗麼？

後者寫一位北平景山大學（實乃影射北京大學）科學教授王伯虎，是英國留學生，雖然做了教授，還未結婚——也是一個不結婚主義者。因為抗戰期間教授薪水，不足溫飽，他就在大後方一個叫妙峯山的地區，嘯聚人眾，占山為王，人稱妙峯山寨主王老虎。他們檢查行人，只沒收軍用物資和奢侈物品，並不搶刼，卻很能和日本人打仗，曾以五百人消滅敵軍二千，得到當地民眾的稱讚。他在妙峯山，建設得也很好，有醫院、學校、孤兒院等；他的部下，紀律很嚴。一次，他與當地保衛團隊因誤會發生衝突，對方向之攻擊，他高舉雙手，大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不予還擊，於是束手就擒。對方雖然俘虜了他，卻不知他就是王老虎，以為他是王老虎的部下。他被帶到一間三家店中，準備押解省城。當時在這三家店中，還住着許多人，有一對夫婦和一位做護士的華小姐，他們是旅行到這兒，因前面公路被敵人炸燬，便俟修復再行。還有一些從昆明來的大學生，是到各地考察和宣傳的，也因路毀迫停於此。華小姐很欽佩王老虎，當夜即向他表示好感，設法救他脫險。但他自己早已定下脫險之計，次日在押解途中，為他預先佈置的隊伍截刼。

這樣一來，那一對夫婦和華小姐，還有那些學生就全成了他的俘虜，一齊帶到妙峯山入夥，華小姐也和他結了婚。這個劇是丁西林的失敗之作，因為他已在為中共作宣傳了，妙峯山實是影射延安。



興中會第二任會長
楊衢雲的革命事蹟

史劍非

最近本港報紙載有一段少人注意的新聞：「當年在香港協助孫中山先生進行反清革命，於一九〇一年一月在中環結志街遭清廷謀殺之革命烈士楊衢雲，安葬在跑馬地墳場已達七十年，當局一度打算掘平該墓，但現已決定加以保存，並決為樹一石碑：『楊衢雲先生之墓』……」提及楊氏經歷時則說：「楊氏早年與謝纘泰、何啓、區鳳墀等創立輔仁文社，一八九四年孫中山到港組織興中會第一個分會，楊氏即取消輔仁文社名義，正式歸附興中會。同年九月革命黨人在廣州武裝起義，楊氏留守香港以興中會會長名義在香港執行任務，從事派遣武裝人員及接應財政事項……」。

這段新聞記載，顯有兩大錯誤：（一）楊衢雲當時實爲興中會長，是經革命同志正式投票選舉的，並非以會長名義執行任務。（二）楊衢雲與謝纘泰等組織輔仁文社在清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在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輔仁文社實早於興中會四年。乙未（一八九五）年孫中山來香港運動革命，聞輔仁文社宗旨相同，乃洽商合作，兩團體乃於該年正月二十七日正式合併。雖仍定名爲興中會，但係合併後公議決定者，並非輔仁文社歸附興中會。逝世不久的革命元老馮自由，在所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對此有詳確的記述。

兩黨合併後，即積極籌備九月廣州起義。八月二十二日開會選舉幹部，投票選舉會長，孫、楊兩人皆孚衆望，競爭甚烈，大概輔仁文社分子人數較多，中山表示退讓，楊衢雲遂當選會長。當時會長稱布來西敦特，即英文之President。起義如成功，即爲中國民主政府的大總統。楊衢雲、孫中山皆受英文教育出身，故以英文名會長之職。

孫中山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被推爲第一任會長，至是楊衢雲實爲第二任會長。

當時的起義工作分兩大部分，一是在廣州策劃起義行動由孫中山任之；二是在香港籌措經費，挑選三千會員使先派往廣州參加起義，則由楊衢雲擔任。

因楊衢雲早死，功名未顯，而孫中山領導革命成功，且被尊爲「國父」。楊之事蹟乃被中山的聲名所掩。以致無人相信，楊曾爲興中會之會長，遂致誤會楊當年在港，以會長名義留守，實乃大誤。

楊衢雲當年所以能與孫中山競爭會長，且獲勝，也並非偶然。試簡述其出身與爲人。

楊衢雲是福建省漳州府海澄縣人。生於清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長於中山五歲，原名合吉，又名楊飛鴻，字肇春，又號衢雲。幼年隨其父清水公在鄉讀書。十四歲來香港，入「國家船廠」學習機械。因操作時不愼，右手中三指爲機器割斷，因此轉英校讀書。成績特異，卒業後即被聘爲香港灣仔國家書院教員。後又轉任招商局任秘書長，新沙宣洋行船務副經理等職。當時是一個收入頗豐的高級白領階級。據說他「其爲人仁厚和靄。急公好義。尤富於愛國思想。以性好任俠。嘗從奉師習技擊術。雅有心得。自甲申中法戰役之敗，即有志於反清復漢。嘗於粵中物色同志。無應之者。庚申年與友人謝纘泰、劉燕賓……胡幹之等十六人，發起輔仁文社於香港。……至壬辰年二月十五日始設機關於百子里一號二樓。楊被選爲會長。」

孫中山也是甲申年中法戰役時，立志推翻滿清的，楊早年與孫兩人英雄所見相同。楊早年物色同志，竟無人應，與孫中山早年同志僅止「四大寇」之情況又相同，都是先知先覺的人物。

一八九五年廣州起義失敗之後，孫楊二人皆被清廷通緝。孫中山、陳少伯等逃去日本於橫濱設立興中會。楊衢雲則遠走西貢、星加坡、加爾卡達，所到之處皆運動華僑志士，成立興中會分會，成績斐然。其煽動組織力，實不亞於孫中山。

一八九六年十月，楊衢雲始由非洲潛回香港。復集合同志，策劃革命，並用中國合衆政府名義，印發各種傳單，寄往沿海及長江各埠，宣傳革命。一八九八年去日本與中山會合。

楊衢雲自一八九五年任興中會會長，直到一八九九年冬天，孫中山因得哥老會龍頭李雲彪、楊鴻鈞、張堯卿等擁戴，欲奉之爲首領，遂有人諷示楊辭職讓孫，以免黨內糾紛。楊衢雲乃慨然同意，辭去會長。並荐孫中山自代。不久興中會、哥老會、三合會代表在港開會，同舉孫中山爲總會長。

楊衢雲辭去會長之後，毫無灰心退志，仍在港負責主持黨務。一九〇〇年庚子惠州之役，孫中山在日本，楊奔走港日之間，運籌帷幄，功績至大。

惠州之役失敗之後，楊再遭清廷通緝，同志多勸他出洋暫避，楊不以爲意，在港中環結志街五十二號二樓開設學校，以教授英文爲生。廣東總督德壽買兇徒陳林爲刺客，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刺殺楊於結志街學校內。陳林同粵報命，獲賞銀三萬兩。

楊死後，諸同志會葬之於跑馬地墳場。孫中山在日本聞訊，集同志開會追悼並募捐撫恤其遺族。

聞貝納祺之言有感

高士諤

香港有史以來空前熱鬧的「香港節」，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了，它像一場絢麗無比的幻夢，足以使「夢中人」忘記過去的痛苦；無視未來的隱憂；而一味沉醉在愉快的夢境裏。

當一個人從夢境回到現實社會之後，便要面對許多不愉快的問題了，人們對這些不愉快的問題似乎不願多談，也不敢多談。香港原爲中國領土，因鴉片戰爭，根據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割給英國。當時只是一些簡陋的漁村，蚊蟲孳生，傳染病流行，是英人談之色變的「害蟲天堂」，誰也不願意被派到香港來做官。然而百年之後，害蟲的「天堂」已由人類取回自享，一躍而成爲世人嚮往的「東方之珠」，使「鬼佬」們一個個都「樂不思蜀」。這些成就，英人的治理固然功不可沒，但大部份還是依賴中國人的智慧，血汗積累而成。

革新會主席貝納祺先生最近說的一段話，很足以發人深省，他說：政制改革及普遍投票的重要問題，香港人不以爲港府是他們的政府，而是外來的政府。他認爲立法局應該有民選席位。市政局大部份議員應該是民選的。若市政局必須有委任議員，應該委任那些對市政局事務有特殊認識的人，而不是社會名流。他又指出：全民投票是一奇怪問題，無投票權的人往往是最有關係的人，有投票權的人卻無關係。教師作選民數字最多，然而市政局無教育權。市政局管徙置，然而徙置區居民無權投票。他認爲選民數字應該增爲五十萬。港府說選民二十萬；實際有三萬人左右。

貝納祺先生說的話並無新奇之處，他所指出的問題都是久已存在的老問題，可能許多香港人比他知道得更多、更清楚；但是許多年來，我們黃面孔的議員先生爲了避免「懊惱地離去」，所以連碰一下也不敢，足見「識時務」的「俊傑」是如何多了！

香港素有「民主櫥窗」的美譽，我以爲「櫥窗」應分兩種：一種是資本雄厚，貨眞價實大公司的櫥窗，所擺出的貨樣都是精品，內外一致，決不騙人；另一種是虛有其表「短命」商店的櫥窗，雖然也裝飾得五光十色，琳瑯滿目，但是中看不中吃，十九都是「跳樓貨」，只能騙一騙「鄉巴佬」。本港的「民主櫥窗」便是屬於後者。

不必另舉事實，貝納祺先生已爲我們描出一個輪廓來了。例如：

一、居民四百多萬，而選民的實際數字，只有三萬人左右——連百分之一也不到。

二、議員是官委的，不是民選的；而且那是「買辦階級」的專利品，不但勞工大眾沒有份兒，連不識英語的中國人也永遠休想染指。

三、法律是政府規定的，不是人民（議會）製訂的，所以連自己的語言，文字都沒有法律地位。

四、政府的大小官員都是官委的，沒有一個是民選的，所以他們認爲政府是外來的政府（征服者），不是自己的政府。

這樣的政治制度仍是「買辦式」的；是「官主」而非「民主」；「人治」而非「法治」；那裏有絲毫的「民主」氣息？所以我說在這「民主櫥窗」中陳列的東西，大半都是騙人的「假貨色」！

至於貝納祺先生所說「香港政府食言而肥；一九六七年的暴亂可能重演。而這一次便不會獲居民支持。」

我以爲這話只對了一半，這要看下次的「暴亂」發生在什麼時候，還要看中國的政治情況究竟是什麼樣子；因爲香港毗連大陸，它的命運直接間接都受到大陸的影響。如果在大陸情況毫未改變之前，港共再發動一次「五月暴動」，那麼，不管市民對香港的「買辦式政治」如何不滿，毫無疑問地他們必會和六七年一樣，站在「港英」一面，竭盡所能把暴亂平息。他們這樣做，並非分不清遠近厚薄，而是「兩害相權」之後的必然趨勢，英國人雖不把我們當作公民看待，開出的支票也不兌現，但總比在「人民公社」中討生活舒服得多。

可是如果紅色政權崩潰了，中國出現一個統一的，富強康樂的新中國；或者是毛澤東「翹辮子」之後，中國共產黨向南斯拉夫等國看齊，把毛澤東的一切措施來一次澈底修正，香港居民再把本身利害權衡一下，貝納祺先生的預言可能會靈驗的。

信用是一個人的第二生命，做生意不講信用決不能長久支持；一個國家經常背信也找不到與國，同樣的，一個政府對人民「食言」，也不會有什麼好結果！所以我們希望港督對於把香港變爲一個「福利社會」這張支票，能夠早日兌現。僅僅舉辦幾次「香港節」或「新潮舞會」之類的活動，算不得什麼「福利」，那只能騙騙小孩子！

香港人所希望的是統治者對他們能有一種「平等」的待遇，打開百年來加給他們身上的無形枷鎖；讓他們有一個自己的議會，自己的語言文字也具有同樣的法律地位。這才是眞正的「福利」，也是民主時代的「天賦人權」！

衡陽大戰四十七天

崔 羽

在整個抗戰期間，最使我感奮激動的戰事，是衡陽的攻防大戰。據說民國二十七年台兒莊大捷，及二十八年第一次湘北大捷，是國軍在抗日戰爭中，最大的兩次勝利。但當時我的年齡太少，並且仍在淪陷區，消息隔膜，所以不甚了解。衡陽大戰則是我從頭到尾，全神貫注，仔細觀察，並且激動如狂的一場大戰。這是在整個戰局逆轉，國家陷於危急存亡之際，一場重振士氣人心，轉危爲安的大戰。要了解衡陽之戰的重大意義，須先說明一下當時全面戰局的形勢。

勝利在望，突現危局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當時世界戰局的大勢已非常明顯，對盟軍的最後勝利，已無人懷疑。以歐洲戰場來說，德義日軸心三國的義大利，早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向盟軍投降，盟軍正自東西兩線進攻德國本土。納粹不但已成強弩之末，且已是甕中之鱉。

在亞洲戰場方面，美國兩棲部隊克非律賓，下沖繩，直迫扶桑三島，由於海空機羣的「蒸溜轟炸」，日本與中國大陸之間的交通已瀕斷絕狀態，卽使後來不投原子彈，日本亦難持久，終必無條件投降。在緬甸戰場，中美部隊正圍攻密支那，卽將在中緬邊境會師。國際交通線卽將重開（當時所有海口均早被日軍佔據），美國的軍援卽源源而來。最後勝利的曙光本已在望了。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日軍在中國戰場展開了窮兇極惡的總攻勢。當時日軍的打算，是鑒於最後敗亡命運已經註定，爲了獲得有利的求和條件，在本土未被美軍攻下之前，先把中國徹底解決，打算一舉攻佔雲南、貴州、四川的抗戰後方，把國民政府逐出國境，使中國的抗戰陣營基本上崩潰消滅。然後以所佔領的大部分中國領土爲籌碼，向美國討價還價，希望避免無條件投降。

日本在文化上原是中國的近親，與韓國、越南，皆與中國使用共同的文字，日本侵略中國，在文化上和倫理是一種忤逆。當它在戰爭最後的階段，竟對中國作此狠毒、奸險的打算，確是令人髮指！

另一方面，到了民國三十三年本土的國軍的戰意已呈鬆懈，戰力已形退落。這因爲自日本於三十年（一九四一）十二月，挑起太平洋戰爭之後，中國由孤軍抗日，轉爲與美英盟軍共同對日作戰，最後勝利已成定局，這一形勢使國軍無形中鬆弛下來；其次獨力抗戰七年之久，所有對外交通均被切斷，財力物力均缺乏到極點，從政府到民間，均已憔悴不堪、疲憊已極；三是自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五月鄂西會戰之後，中國戰場陷於沉寂狀態，日軍被迫全力應付美軍的進攻，在大陸各戰場與國軍對峙，維持現狀，料不到日軍會有此毒焰萬丈的攻勢。這也是國軍戰力鬆弛的一個原因。

就在上述情勢之下，日本憑持一九三一年與蘇聯簽訂的友好協定（這是蘇聯出賣中國最可恥的一件事），遂從東北調集龐大生力軍，到華中華南戰場，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在南北兩戰場，發動垂死前的大進攻。

據我的記憶和了解，當時日軍在北戰場的攻勢，是佯攻和牽制，精兵和主力都集中在南戰場。其目標是閃擊貴州和雲南，然後進迫四川。戰事先在北戰場發動。日軍四月陷鄭州，五月陷襄陽，繼佔洛陽。當時關中和陝西都大爲震動。因爲向陝西進攻的日軍，兵鋒已抵達閿底鎮，潼關已在望，攻破潼關卽可長驅直入關中平原；另一路兵鋒陷襄陽之後，進迫第五戰區司令部所在的老河口，攻下老河口，卽可溯漢水而上，攻佔漢中盆地，威脅四川。但是日軍攻下襄陽和洛陽之後，就踟躕不前了。六月突然在湖南發動排山倒海似的進攻，攻下曾遭三次挫折的長沙，然後卽以疾風驟雨之勢向南進擊。

第十軍血戰衡陽城

國軍在長沙，曾於二十八年十月，三十年九月及三十一年一月力挫日軍的進攻，獲得三次大捷。全國皆相信長沙是不陷落的堡壘，是日軍的墳場，是中華民國抗敵意志的長城。因此三十三年六月長沙的陷落，給予抗戰軍民的打擊重大。日軍於陷長沙之後，很快沿粵漢鐵路南下，勢如破竹，七月卽圍攻衡陽。照當時進軍的速度，八月必可陷桂林、柳州；九月卽可沿黔桂鐵路進攻貴陽再迫昆明。那時候雲貴兩省爲抗戰後方，既無重兵駐防，又無防禦設施，日軍攻其不備，確是危險萬狀。可是日軍進到衡陽卽被擋住，原定三天攻下衡陽，不料竟攻打了四十七天！這四十七天挽救了抗日戰爭的功敗垂成，使雲貴大後方轉危爲安。這四十七天的每一分鐘，都塗滿了第十軍戰士的鮮血，每一分鐘都灑滿了全國軍民的熱淚。

當日軍陷長沙之後，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向前進擊時，在報紙上幾乎每天讀到國軍轉移陣地的敗訊。一到衡陽日軍鋒銳頓挫，前線傳來捷報，整個大後方歡欣如狂。日軍的攻勢一波跟着一波來襲，捷報一個接着一個傳來。戰事進行了一周，守軍傷亡已經過半，衡陽的城墻已被砲火夷平，都以為衡陽絕難再守下去，隨時可以被攻陷，守軍已盡職守，雖敗猶榮了。可是第八天的報導，衡陽仍在激戰！人們認為這是最後一天，正悲壯的為守軍作最後祈禱，料不到第九天仍在激戰！第十天……一直這麼日夜椎心，一悲一喜的繼續了四十七天。

那時候後方報紙發行很少，人們多佇立在告示牌前閱覽報紙，從早到晚，告示牌前面的人羣不散。當我每天下了課跑向街頭讀報（當時漢中版的「西京日報」，傍晚時分始能運到城固）時，還沒走到那裏，老遠就聽到人們在手舞足蹈的在喊，「衡陽大捷」！「打勝了，又打勝了！」當我站在那裏，讀到守軍裏創奮戰，寸土必爭的戰訊，淚雨簌簌而下，環顧左右，好些人也都在流淚；一邊流淚一邊笑，我就是這麼哭這麼笑度過了那四十七天。

守衛衡陽的第十軍，是我第一個記住的國軍番號，至今第十軍仍活在我的心裏。此生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們不愧被稱為國軍！

兵學的古訓說：「置之死地而後生」！可是當時衡陽的第十軍，是「置之死地而後死」！當時軍事當局方集中兵力佈防桂林、柳州，無力救援衡陽。陷入重圍的衡陽部隊是孤軍「絕」戰。守軍不滿兩萬，抗十數萬日軍精銳，孤立無援，血戰四十七晝夜。是抗戰史上最壯烈的大畫卷。他們明知無援，而從容戰死在衡陽，直到最後，只剩下兩千餘人，百分之八十都受了重傷，躺在病院中，餘下數百人也都掛了彩，無一個有戰鬪力的士兵投降，自軍長至伙夫，都參加了戰鬪。軍長方先覺在城陷之際，隱藏到城內的教堂中，傳說一度被俘，後來竟被人民掩護由衡陽逃出來，三十三年底，政府發動十萬知識青年從軍，他被任為青年軍二〇六師師長，到各大學演說，還來到城固的西北大學。

他長得身材碩大，穿着灰布軍服，一口不南不北的腔調，像一個做苦力的鄉下人，但是一股質樸不屈的神情，使人欽敬。當他向我們講述衡陽保衛戰的經過時，提起那些為國死去的袍澤，仍不禁熱淚盈眶。那天禮堂擠得滿滿的，以雷鳴似的鼓掌歡迎這位抗日英雄。

獨山一戰　轉危為安

當衡陽大戰的四十七天裏，天空有那麼多的飛機，日夜不停的，從西北向東南飛。看那些飛機腰身很粗，速度很慢，聲音很大，知道是美軍的運輸機，可是不知道在幹什麼。後來知道是搶運救兵的，軍事當局利用堅守衡陽的四十七天，從第一戰區和第八戰區抽調了十三軍等勁旅，空運往雲貴兩省，增配新式武器，派往黔桂鐵路沿線，堵擊長驅竄犯的日軍。

衡陽八月棄守，日軍九月陷梧州；十月陷寶慶；十一月連陷桂林、柳州，再沿黔桂路而上陷宜山；十二月陷獨山，直叩貴州。大局千鈞一髮，但是從西大局遂轉危為安。從此國軍即由全面守勢轉為攻勢。在中國戰場的日軍，遂面臨最後的命運了。

獨山一戰是轉捩點。但獨山之戰是衡陽守軍四十七天血戰所創造出來的，假使沒有那四十七天，日軍攻下雲南、貴州，中國抗戰縱然可藉盟軍之力獲勝，但是那種勝利比失敗還要慘苦。因此，抗戰勝利第一功，應歸功於血戰衡陽的第十軍。

八月十四　千載一時

由於衡陽大戰前後危急，加上滇緬路即將打通，美國新武裝備將源源而來，須提高士兵的品質接受新裝備，政府遂於三十三年底號召知識青年從軍。不數日投筆從戎的青年達十萬人。所謂「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正是當時的寫照。西北大學同學簽名從軍者四百人。我與幾位同學去漢中投考空軍。可是考試太嚴，在分光試驗時（一種眼力試驗），我被淘汰下來。當時中國的空軍，聲譽很高，在空軍招生辦事處的墻壁上寫着四個大字：「以一當百」。採取精兵主義，接受體格檢驗及各種試驗要近月時間。

我的左耳朵，被一塊耳殘塞住，醫官看不清耳膜，開證明讓我到西北醫學院去，耳科醫生用藥劑把耳殘取出，醫官才仔細驗過耳膜，其認眞如此。

知識青年從軍之後不久，三十四年一月，轉戰緬甸的國軍及由滇西出擊的國軍會師滇緬邊境的芒反，打通滇緬公路，被封閉與外界隔絕七年的國際交通線到此重開。大量美式武器遂得源源運來，大部國軍都換上新裝備。開始從雲貴高原出兵，實行全面反攻。同年五月豫西、鄂北、湘西三戰皆捷。尤其湘西之役，痛殲日軍，使之一蹶不振；同月國軍克復南寧、福州；六月復柳州，七月克鎮南關、桂林；八月收復衡陽。

八月十四日　日皇廣播宣佈投降

消息傳到城固，整個的小城都瘋了。鞭炮之聲徹夜不絕，西大同學紛出壁報；教務長杜元載博士，在一張壁報上寫了「八月十四，千載一時」八個大字，至今猶深印我的腦海。在慶祝抗戰勝利大遊行時，我和全校師長同學，各拿火把在城內繞行一周，喊口號把嗓子都喊啞了。當勝利前夕，六月間，國軍正進行全面反攻時，對日軍游而不擊的中共，突然挑起淳化事件，與胡宗南部發生激戰。回想起來，這是中共有計劃挑起的一場戰事。其目的在引起國內外的注意，中國抗日雖然勝利，共產黨的問題仍然存在。其後還有美大使赫爾利調停國共和談一幕上演，毛澤東有重慶之行，與蔣委員長會談。從文革期間毛派指罵劉少奇的文字得知，當時毛澤東去重慶，根本是為了爭取時間，擴大宣傳。劉少奇等認為抗戰勝利後，中國應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階段，被毛澤東認為是罪大惡極。因為當時毛的主意是宣傳和平，積極備戰。

八年抗戰，民窮財盡，舉國要和平，只是共黨不答應。於是抗日戰爭尚未



問道於盲

港督戴麟趾爵士渡假返港後，對於在本港設置安庇專員問題，經考慮後據說「決定暫緩討論，視將來的情況才作決定」。

如果以中國政治家的觀點來看「安庇專員」的設置問題，港督應該表示歡迎才對，有人協助自己監督屬員不讓他們營私舞弊，豈不是更好？除非自己的組織不夠健全。作爲一個香港統治者，自然可以予取予求，但應該先把這塊虛僞的「民主」招牌除下來，表示這裏仍是殖民地，被征服者永遠沒有「自主」的權利！

據說英國國會寃情大使伊文簡頓爵士，對於在本港推行安庇專員制度曾表示：「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和紐西蘭的安庇專員制度，不適合本港環境。而英國現在的制度則較佳，本港應該選本英國制，將人民的所有投訴，由一位經立法授權的人處理。」北歐和紐西蘭許多國家行之有效的安庇專員制度，爲甚麼不適合本港環境，伊爵士未加說明，大概不外由於人家是堂堂國民，而我們只是一羣既盲又啞（指語言文字方面）「的被征服者」，當然享受不到那樣合理的待遇！英國的制度在英國也許是好的，可惜「橘踰淮而爲枳」，好的制度搬到香港來也會變質；原因是「人」的問題：英國那位「經由立法授權的人」，是人民自己選出來的，所以看問題的時候，也是站在人民的立場；而香港的「法」既不是人民「立」的，「權」也不是人民「授」的，這位「經由立法授權的人」來自官方，所以看問題的時候，也是站在官方立場，以統治者的利益爲利益。人民如對官方不滿向他投訴，希望他主持公道，豈不是「與虎謀皮」？

據道：伊文簡頓爵士還建議本港可在兩種原則中選用其一：（一）設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聯合辦事處，再加上一位安庇專員；（二）只要兩局議員辦事處而不設安庇專員。港督透露：當時伊文簡頓爵士曾衷心的評論說，本港人士在該兩原則中，選取前者而放棄後者是錯誤的決定。

英國人眞會繞着彎兒說話，伊爵士替我們指出的，明明只有一條路（另一條是錯誤的），偏說「可在兩種原則中選用其一」，而他指出的那一條，我們的「議員」先生也早已指出無數次，看來他們眞是「英雄所見畧同」，伊爵士如肯「屈就」兩局辦事處主任或兩局議員，一定能勝任愉快的。賣油郎有詩曰：

一、伊文爵士眞冬烘，　奴主不分似瞽公；
　　若被希魔俘虜過，　當知滋味不相同。

二、貴賤皆由趙孟操，
　　趙家利益比天高！
　　議員若是全民選，
　　買辦特權自取消。

賣油郎

卒子論

胡適之先生曾自喻爲「過河卒子」，大概取其只能前進，不許後退的意思。共產黨罵胡先生爲「過河卒子」，則是取其當奕者工具，兼「反動」到底的意思。

胡先生這位歷史人物，棺木老早拱了，卻仍未有定論，前年倒會因有人欲「蓋棺論定」而引起一場筆戰。在下之提起胡先生，絕非也要「論定」，而只是學學江湖佬的賣關子，捧出大牌的胡先生，以使引出細牌的卒子而已。

何謂卒子？似乎前人未曾下過定義。遍查古籍，都看不到「卒子者，×××也！」的詁解。是故，卒子的定義，確有點渺茫的。不過大家都知道，卒子是從帥、仕、相、車、馬、炮數下最低等的東西，定義不下也罷了。

卒子的特點，在於其力量微不足道，不獲奕者重視。只許前進，不許後退；只准成仁，不准成功。決定卒子命運的命運線，就是「楚河漢界」。過得了河，立刻會獲得大家刮目相待。因爲那時，雖不能後退，卻可縱可橫，可以直接威脅對方的車、馬。

能夠像胡適之先生那樣，成爲「過河卒子」，大可不必感到慚愧，反而可以引爲自豪。

因爲卒子步步前進，每進一步身價都不同。等到車、馬、炮犧牲，棋局已殘，卒變車用，那時就是從「量變」到「質變」了。可不是嗎，胡適之先生也曾想問鼎最高寶座呢！還是外國人開通點，卒子走到最高層可任意變，當皇帝也行，當皇后也行。不像中國人，老是把卒子一成不變地當作卒子。

在下認爲，貴族出身的車、馬、炮們且涎眼紅。卒子既能百戰百克，一步步走到最高峰，也不是容易的歷程了。讓其享享勝利的榮耀是十分應該的。卒子命運最可悲的時候，就是未衝過河的時候。其可悲不在於不能後退，不容左右，只許前進。而是在於當卒子一旦成爲車、馬、炮等貴族們前進途中的障時，奕者將毫不考慮地用手指一推，把卒子推到敵人的嘴邊，讓敵人將其「人道毀滅」。自己人殺自己人，謂之不義不仁，送給敵人殺掉，則曰合情合理，問心不慚。

可是對卒子本身來說，卻是師未出而身先死，不該死而死；毫無價值地死。這到底是「壯烈犧牲」，還是「白白犧牲」？

做卒子而能衝過「楚河漢界」的十中無一；能一步步走上最高一層的更是萬中無一。但，在和敵人搏鬪中「壯烈犧牲」的，卻是比比皆是；不明不白地被自己人出賣，送給敵人「人道毀滅」的，更是比比皆是。最令在下百思莫解的，就是明知如此，爲甚麼還有那麼多人，甘心情願地去當別人的卒子？

等待

藍海文

猜得透的春夏秋冬，
說不定的風雨佳期，
啊，二十一年太長的等待，
我年青，也覺往事依稀。

的問題，最後我勸在香港的難民朋友，保持逃出國門時那種悲憤的心情來處理工作與生活，才不會被這五光十色的社會現象所迷惑而忘本，這是絕對應該的。也惟有如此，才能使自己在這社會中安貧樂道、埋頭努力、愈挫愈奮、理得心安。

我說這種話，決不是唱高調，而是身體力行的經驗之談。凡與我相知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吃苦精神與堅忍意志，既不為香港的聲色犬馬所動搖，也未被任何艱難困苦所改變。我在香港廿年，我的親友家人可以為我作證：（一）今日香港不賭狗馬不打牌的人已經不多；但要連二元一張的馬票與政府獎券也不買一張的人，可說絕無僅有，我就沒有買過馬票獎券。為甚麼不買？因為我沒有存發財享樂之心。至於孩子們從學校派發回來的籌款「獎券」，多多都由我一人受落，決不麻煩任何親友。

（二）我在香港廿年，沒有涉足過馬場、狗場、賭場、舞場、歌場，及任何歡場，連夜總會的表演與電視中的娛樂節目，也從未看過一場。我不好聲色犬馬嗎？以前我是一個狂嫖濫賭的浪子。可是，每當我想起身負的罪責，逃出國門之初的悲憤，心情便由沉痛而靜止。良知在對自己呼喚：縱不臥薪嘗膽，也不應該跑到那種地方去！

願與難民共勉

（三）我除了長輩相請或工作上必須參加的宴會應酬，而不得不參加之外，每年收到數十張紅帖子，我都是禮到人不到。這固然與我的工作時間有關，就是與工作不相衝突時，也盡一切可能避免。是矯情嗎？不，是由於我一直保持着悲憤心情處理生活，對無謂的，不必要的應酬，也就可免則免。何況香港的飲宴，十之八九不依時，為了吃一頓飯，要我花去四五個鐘頭，我寧可送禮不吃，將這有用的時間，做我有意義的事情。

（四）我只是絕對的刻苦自己，決不刻薄他人，而且盡可能滿足兒女的正當需要與娛樂。因為我自問是家國的罪人，兒女是不應該負此罪責的。我的賺錢手段與目標，也只是憑血汗賺取的正當收入，而且是以家人的生活所需及子女的教育費用為限。我對家人說過，我這種作風固然不可能發財，就算發了財，除了完成子女的必要教育之外，我不會將遺產留給子女。我真個有錢的話，死後成立一個「獎助學金基金會」，獎助清貧優秀的子弟深造，使之成為國家社會的人才。

我赤手空拳來香港，刻苦自勵一輩子，惟一希望，便是能夠在有生之日，見到中共這個邪惡政權倒下去，將子女教育成材。由於生活容易感到滿足，金錢對我缺乏誘惑力。我的口號是「國仇家痛，九死餘生，我不吃苦誰吃苦？天大的苦難，我也應該一肩挑！」

願以此精神與意志，與所有難民朋友共勉！

張贛萍

故鄉年年有奇怪的傳說，
門樓已不知向東向西；
雖然我們年年等待，
只怕孩子們把異域變成故里。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重質與重量

……便增加一倍，屆時之中學生數目預料將會超過五十萬人。」

市政局週年辯論會中，也有許多議員談到推行免費及強迫性小學教育問題，用以提高本港教育水準。

可是這些大人先生們只知道「量」的加多，而完全忽略了「質」的問題，這樣的教育縱能普及，所收的效果也不會太大。我們常常在報上看到某些地區的學校，居然發生學生不足，或寧願付出若干費用想盡方法在某些私立學校謀一學位，也不肯進入官立學校的怪現象！這現象說明了本港的教育仍是問題重重。

最使人大惑不解的要算中、小學的課本問題了：自從教育司一九六一年「新制中文中學國文教材」頒佈之後，便一直為有識之士所詬病，宋逸民先生更花了很多時間，列舉事實，指出香港、台灣兩種國文教材的優劣（他如不把兩地的二十冊課本仔細看過，那篇「港、台國文教材比較談」便無從着筆），可以說句句都切中時弊，例如：人家不選五經四書和諸子之類，我們偏偏以經書為主幹；人家只選短文、不選長文，每課都可作精讀之用，我們偏偏選些大塊文章，甚至連只可供作參考的老古董，也拿來讓學生精讀；人家選的詩歌都簡短、淺近，只是聊備一格，供作參考，而我們則把學生當作詩人，而讓他們讀楚辭、漢賦。所以弄得學生文言、白話都寫不好，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據說有關方面也注意到這些問題了，並成立一個「中文科教學研究委員會」負責研究，而且該會的研究結果也於一年之前提出了。可是直到今天還不見有任何動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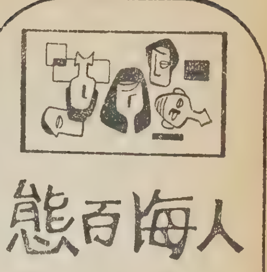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一流的設備和一流的技術，才能造出一流的產品；如果本港的工廠用的都是些「老古董」，決無法和人競爭。課本便是求學的工具，課本如不適用，一定是事倍功半，很難得到理想的成績。

據說實行小學五年制時，課本中出的錯誤最多，據出版商解釋，那應歸咎於教育當局的課程綱要頒佈的時間太倉促——三四月間頒佈課程綱要，九月間便要有新書應用，在這短短的時間內，實在沒有可能把課本編得更好。

是的，編一部完整的教材的確需要相當的時間。鑒於過去選材不當，尤應公開徵求大家的意見，好能集思廣益。

現在即令教育當局馬上公佈所選篇目，供應七〇年上學期用書時間已不充裕了，是讓出版商再粗製濫造？還是根本不理？希望教育當局能作一說明。

東方晦



不重生男重生女

大小姐的歌喉雖有不少缺點，可也不乏欣賞的人。她常常發現一個小伙子在音樂台側的位子，她唱歌時他總是留神諦聽；有時雖也象徵式的有個舞女在身邊陪伴，但從不下舞池跳舞，到舞場來的目的，就只爲了聽馮大小姐的歌。

如是者半年，他雖不是每晚都來，一星期內至少也有四五晚見他一早坐在同一位置。大小姐對這知音漸漸有了印象。

唱了半年，總算有點進步，人望高處，由一位唱歌女同業介紹她到夜總會唱歌，夜總會不但比舞廳，待遇好，地位也不同。每月收入多了幾百，夜總會外邊還掛上她的照片，風頭勁得多了。

使她更興奮的，那小伙子也隨她轉移陣地，又在夜總會前排的位子出現，還是那麼熱心來捧場，而且是專爲聽她唱歌而來。

有一次，那小伙子帶了一個朋友同來，這朋友大小姐也認識，他請侍者領班通知她，希望她唱罷到他們那邊坐一會。她禮貌上不該拒絕；且她也希望認識這位十個月來不斷捧場的知音人。

經介紹後，她知道這小伙子姓李，卻不曉得他的身份。不過彼此既經認識，她上台唱歌時，見到他還是守在前排的座位上，首先對他們嫣然一笑；他們的感情，也因這一笑而更接近。

此後，大小姐和小李來往漸密，半年後，他們論婚嫁了。大小姐帶小李見雙親，老馮說：「你們彼此歡喜，我不反對，不過，我是窮光蛋，沒能力辦嫁粧，你不嫌沒東西陪嫁才好。」

小李聲言不是爲了嫁粧要大小姐。於是，下一個月，他們結了婚，大小姐才曉得小李有來頭，他是一個大建築商的少爺，而且已經大權在握。結婚之後，大小姐還在公司裏幫他，每月拿二千元補貼娘家，老馮兩口子過得十分舒適，還遷進女婿送給他，由他們蓋的一幢大廈頂樓一個寬敞的單位，和以前的住處有如天淵之別。

說到二小姐，雖沒有大小姐那副使小李也爲之陶醉的歌喉，但她不拘小節的十三點作風，另有她可愛之處。當大小姐獻唱於夜總會時，她也在以靚女如林爲號召的一家舞廳中「加盟」。因爲她年青、漂亮，加上十三點作風，很快便走紅。她伴舞的期間很短，不到半年就結束了蠟板銀燈的生活，成爲一位騎師金屋中的阿嬌。

她伴舞時已經論千論千的拿鈔票回家；和騎師「住埋」時，條件之一是每月孝敬兩老各一千元。兩千元在騎師眼中算得什麼？十元連贏位有時已超過這數目。

大小姐二千，二小姐二千，住在自置的房子，老馮風花雪月，馮太太週旋於雀友間，五蚊十蚊的大茶飯，她了無懼色，以視當日失業時，窮途潦倒，不可同日而語。

老馮因爲騎師的關係，居然上了睇馬癮，而且從女兒方面得到「秘密貼士」，冷馬經常買中。人家去鋪草皮，他卻掘草皮，大有所獲，盤滿砵滿。

老馮的生活過得寫意，不但絕不用爲生活躭憂，三茶兩飯，大部份在館子裏吃。兩個女兒時常歸寧母家，每次來，吃的用的，總是帶了一大堆。

老胡養了兩個兒子，且都已成才，貴爲專家，可是今日過的生活，孤苦伶仃；與老馮相比，差得太遠。而且老馮的兩個女兒，都是讀書不成，只靠旁門左道，居然過着安定的上等生活。

從這兩個人的遭遇，老萬找出一個結論，當今之世，不重生男重生女。爲晚景計，養個女兒比養個兒子好得多。老萬這說法，不是提倡把女兒送去做歌女、舞女，只是指出一般人對兒子寄以太大的期望，結果得到的是失望。老馮這樂天派原不希望女兒能照顧他的生活，結果比他自己有事做時的生活過得還好，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在這笑貧不笑娼的社會裏，老胡有了兩個成才的兒子，反不如老馮受到尊重。這和錢方面固然有關，更重要的是他有個騎師女婿（雖然不是正式的），許多親戚朋友來拜老馮之門，全力向他巴結，無他，只爲了他偶然會有「靈十足」的冷門貼士。

老胡和老馮彼此是相識的好朋友，有天我們三個人在一起，老胡坦白道出心事，對老馮的生活本來有點瞧不起，尤其他兩個讀書不成的女兒，常常引起朋友間竊竊私議，大家認爲她們必然走上墮落之途；可是大小姐得到這樣的歸宿，從此洗盡鉛華，協助夫婿處理業務，十分難得。

至於二小姐，沒有正式名份，是她唯一的缺憾，可是從沒有人因爲她以前當過舞女而瞧不起她；她接觸到的只是羨慕的眼光；聽到的也只是諂媚的言語。騎師視她如靈魂，言聽計從，他的錢，也大部份由她支配，名義，在她似乎是並不重要的東西，她從來也沒考慮到這問題。樂天派的老馮，當然更不會爲這事而傷腦筋，他認爲，有了名義又怎樣？許多正式結婚的夫婦還不是一樣仳離，各走各路？女兒和騎師這麼多年來還是恩愛如初，從未拌過嘴。人是見一天過一天的，他們一家四口，個個過得快樂，對人生復有何求？老胡對老馮的樂觀哲學大爲佩服，老馮過的生活也使他無限羨慕，且覺得以前瞧不起他們是自己的觀點錯誤。

朋友，不要因爲膝下無兒而煩惱，有時是：有女萬事足！

（完）

梁人傑

青年園地

唔化人的遺囑

黎　民

節儉本來是一種美德，但是「當用不用」，便超出了節儉的範圍，變成吝嗇者了！廣東人慣稱吝嗇者為「孤寒鐸」——「鐸叔」。大約從前有個叫亞鐸的人，認眞「吝盡」的緣故。

典型的鐸叔，當然都是「左手一厘銀，右手一丁人；顧失一丁人，不捨一厘銀」的人物。不過，他的信徒卻也不少，相信每個單位裏總有一兩個。

伍化人便是我們公司裏的一位，或許眾人認為「鐸叔」這個花號太普遍吧，於是有人從他名字的諧音上面，索性叫他做「唔化人」。

老伍穿的服裝，一生只得三套。青年時代一套，穿到行年三十，應有妻室，剛好爛得合時，於是換上一套結婚禮服。以後任是上官廳、拂馬屎；飲喜酒，弔喪禮，上辦公……統統都是派出他的「單吊西」做總代表。及至把它穿到不能再穿的時候，才往故衣店裏選上一套「執嘢」補充。他認為以三折的價錢，換來七成新的衣服，與賭徒中了一條「三穿七」的收獲相等，正是何樂不為？於是輕鬆到「老鼠跌落天平」地，自秤自戥了足足一週有餘。內衣鞋襪，則非待穿到「漏盡更殘」，決不「破舊立新」。

講到食，唔化人先生從來不上茶樓酒家，如有，那必定是別人預先聲明請他的客。每天早點，當然免掉。他說：「十一點便開公司飯，九點前應替肚皮掛上免戰牌，否則塞在裏頭一定唔化」，不消說，唔化的正是他自己。

在早晚餐之間，相隔七個時辰，別人照例用些下午茶點，以防五臟神作怪。老伍在這方面的化費，只消一枚菠蘿麵包，便告搞掂。有時撞正工友亞勝沒有工夫幫他上街掘「菠蘿」，他亦夠勇氣連一毛錢也省下，決心和五臟神鬬爭到底！拿起報紙由國際新聞看到應召告白。一則利用報紙封鎖視線，免得眼巴巴看着同事吃東西，自己嘴角流涎；二則借報上種種新聞來轉移注意力，令到腸肚裏的管樂，自彈自唱，起不了作用。

有天，他回到家裏，剛巧碰見小兒子捧着一碗三毛錢的魚丸粉猛嚼，便把老妻教訓一頓，罵她立心培養「敗家精」！老妻自然反唇相稽，為的是一百八十塊錢的家用，衣食住……統統由她「一腳踢」包起，難道在自己財政預算之內化三毛錢讓小孩子充飢亦無權？老伍雖覺心翳氣頂，卻無法時時刻刻回家巡視。一張四乘六的床位，便是他的住所。但卻佈滿了新式傢具，那是糊在牆上的彩色廣告畫。孩子生下來之後，他索性搬個裝貨品的大紙箱回家，把兒子安裝在床底。第一可免佔了空間，防碍活動；第二免了睡個滾瓜爛熟，將他擠下床；第三又免了孩子賴尿的麻煩。好在這些紙箱公司裏多的是，濕了又換，豈不妙哉！孩子長大了，就像雞仔出殼。但殼破了就沒用，但是紙箱破了還可派用場，他把紙箱攤開，便成了兒子的床褥，如此一來，他的兒子可說是受過十多年的「地工訓練」了！

行這方面，算他最肯化費，十八元一張巴士月票，誰也沒估料他掏得這麼痛快，但唔化人卻大讚享用無窮；返工放工來回十里路程，值回票價固然不用說。早上順道在維多利亞公園落車，進去打一輪免費太極（跟着別人的手勢打不必交學費），實屬有益身心；黃昏又可坐到西灣河眺望海景，任你家裏掛上畢加索的名畫，亦不及它的優美；晚上又可坐到中環平民夜總會裏欣賞露天歌星的歌喉，他說他們也曾是名噪一時的表演者，過去欲作一次顧曲周郎都要顧住荷包，如今一文不化，正一唔聽就笨；深夜坐上巴士二樓遊其車河，其滋味比有架「撈死累死」更勝一籌。

此外，老伍還懂得許多免費享受。那是在夜闌人靜的時分，站在大舞廳或者夜總會左右，瞧着名女人、紅小姐進進出出，讓眼睛吃飽冰淇淋。倘若有人看了「海浴春色」和「禁地俱樂部」之類的電影回來大唱眼福不淺的話，那必會遭到他的「抗議」；說別人看的只不過是「畫裏眞眞」，怎及得他看的「眞珠咁眞」？那些外國美女的「木瓜陣」，又怎比得上「廣東飽」「上海飽」那麼香甜？究其實，銀幕上的香艷纏綿，較之唔化人在姻緣道上，三生石前所觀摩到的精彩迫眞情景，確是望屁弗如！

他的孤寒和享受不相抵觸，足以和毛共的既民主又專政分庭抗禮。於是有人算出他廿年的成績，大概會得存款五萬有餘，然而直至他臨終，才知道一萬不足。其餘一大筆到底那兒去了？卻原來有一萬是被「廣託」托走，這宗「信佢就托」的案件，早已臭到街知巷聞，不必細表。其餘三萬，則是被毛共所吞掉了！

老伍有個宗侄乃是左仔一流，閒時便來請飲茶，施展「蝦餃攻勢」。遇着叔台要買東西，必定自動幫忙，替他向紅色工會廉價採購。間中又送兩張無人問津的左道戲票。這些小恩小惠，在唔化人看來便是大恩大德。久而久之，就中了「放長線釣大魚」的陰謀，聽從擺佈，將三萬大元付給毛幫作「祖國建設」投資！起初幾年，八厘定息照付，收益確係多過存在本港銀行不少。

不料「文革妖風」一刮，毛共便借紅小鬼之手，把這些「資產階級剝削形式」一劏除。老伍於是落得個有冤無路訴，徒呼荷荷！視財如命的他，鬱結成病，事屬必然。

當他自覺到黃泉路近的時光，才悔悟出自己「雖生人世上，未得謂之人」！宇宙的美妙，人類的創造，生存的甜蜜，從來便沒有領畧過，刻薄了自己幾十年，到頭來不過如是而已！於是忍不住淚珠招喚妻兒臨床致囑：第一件是吩咐老婆好好教導兒子和勉勵兒子用心讀出，發奮做人；第二件是懺悔過去對家庭刻薄，問心有愧，並囑千萬不要學習自己那套「離譜的節儉術」，以免空負此生；第三件是叫他們永遠不要相信毛共的花言巧語，記着這筆「巧取豪奪」的仇恨！

被共特拆垮

引言

我雖然也好舞文弄墨，偶然寫點興之所致的短文以娛己娛人，但從未炒過冷飯，這次被張老編拉我到「萬人雜誌」來改寫「陳寒波生前死後」的遺著，眞有點像江湖術語所說「淌了一次混水」，在健筆如林的萬人筆陣中，濫竽充數了幾個月。所幸讀者的反應不壞，老編也說：「三郎！你這一大鍋冷飯，炒得色香味俱佳，讀者吃上了癮，還要你再炒下去，你說，這如何是好？」

我與老編有約在先，材料取捨由我全權決定，既然我認爲可以炒的都炒完了，可不能拖泥帶水，把那些餿的，焦的也拿出來放在讀者面前。這會倒盡胃口，弄得全功盡棄的。

因此我說：「可以嚼出味道來的東西，我都翻炒盡了，陳氏五本遺著，再無可炒的了。如果讀者不見棄，今後我還是替『萬人雜誌』寫點補白的短稿吧。」

老編卻說：「讀者認爲你的短稿好似稀粥，雖然新鮮可口，總不飽腹，還是希望你再炒一鍋冷飯來吃吃。像你寫『陳寒波生前死後』一樣，加點甜酸鹹辣的作料，芫茜葱蒜的配料，炒得熱騰騰、香噴噴的端在讀者面前，很對味口，因此請你再炒一鍋。」

「還有什麼可炒的呢？」

「你答應我再炒一次，我自然會把冷飯搬來，我今日來就是徵求你的同意？」

「這也要看是什麼樣子的冷飯。像陳寒波的遺著因爲有意義值得我炒，而且飯粒朗硬，炒出來自有味道我才炒。假使是一鍋稀巴爛的餿飯，或燒糊了的臭鍋巴，我既沒有辦法炒得好，也沒有興趣炒。」

以上這一段對白，是「萬人雜誌」一百期以前說的。不久，他拿了許多材料來給我，有的是從報刋上剪下來的簡短資料；有的是老編向他人採訪的談話紀錄；還有一本劉錦先生著的「川康易守前後」的單行本。都是一九四九年前後，國共軍在西南地區的作戰經過，及共軍能輕而易舉將黔、滇、川、康四省攻佔的內幕情形。

我將這許多資料翻閱一遍後，獲得兩種印象：(一)六十多萬國軍防守的西南地區保衛戰，從軍事角度來看，這是一團糟的一次會戰；(二)四個遼濶的省區，共軍兵力不過卅萬人，爲時不足兩個月，竟能把四省全部佔據，國軍全部解甲，從其內幕資料看來，這完全是共產黨特務，使用挑撥離間手段，運用「統戰」，各別拉攏國軍將領，把整個軍事防線拆垮的。

我看過這些資料後，不禁搖頭！

老編見我搖頭，他也皺起眉頭來了，問道：「你認爲不能寫，也還是認爲不值得寫？」

「寫是能寫，而且值得寫。」我忽然想起他曾刋出過一則預告，說特約張夢還先生寫「一團糟的西南保衛戰」。於是我說：「你不是約了張夢還寫這一場戰役嗎？他是四川人，而且曾親身經歷過這場一團糟的會戰，以前他又寫過一本『蜀道青天』，這場戰爭由他來寫，比我這個局外人憑資料炒冷飯要適合得多，你爲什麼不請他寫？」

「正如你所說我原先是特約他寫的，他也跟我談過參加這場大混戰的經過。我給你的資料裏面，那份筆記的談話紀錄，有關羅廣文兵團成立新軍無槍無械無糧餉的情形；及交警總隊的情形；七十縣農民大反抗，各地袍哥起來反共的情形，這都是夢還兄對我說的。可是，我以後再也找不到他，不知他是否去了星加坡做騎師，也還是忙於其他的事去了。這篇文章，我完全是受了他的影響而進行材料搜集的，將各方面的資料互相印證之後，我發現夢還兄所知道的只是片面而非全面，因此考慮再三，這鍋冷飯還是要麻煩你多炒過一次，將各方面的資料融滙起來。我取好了兩個標題，一個是照夢還兄『一團糟的西南保衛戰』；一個是『被共特拆垮的西南保衛戰』。如果你認爲這兩個標題都不好，也可以另取一個。」

標題是一篇文章的廣告，我在考慮這個問題。

老編見我不表意見，他怕我不寫，又說：「我認爲這鍋冷飯值得炒。第一、海外人士對西南各省情形不瞭解，這廿年來對國共在大陸之戰的經過，所報導的多是魯南之戰、中原之戰、徐蚌之戰、京滬之戰、膠東之戰、海南島之戰；少有人寫的是東北、西南、及太原、西北四大戰役。這批資料都是西南之戰的，正好補其缺，也是萬人讀者想看到的一場戰役經過。」

我忽然想起馬森亮說老編談話是「鬼王撥扇式」，好第一、第二……的。忙問：「有了第一，當然還有第二。再說你値得寫的第二吧？」

「第二嘛，西南戰役中的六十萬國軍，根本沒有經過一次像樣的戰鬬便垮掉了，其原因是由於駐守川、滇、康的各國軍將領，十之八九在變色之前，已被共產黨的統戰特務滲透在身邊；他們明知自己的心腹親信是共特，不但未想及養虎爲患的後果，反而想望能發生養虎護身的功效，受了共產黨『既往不究，立功者奬』的謊言欺騙，一個個想向共黨投機靠攏。總以爲自己財雄勢大，不與共黨爲敵，反以爲友，甘願投靠紅朝，想必可以保住既得利益或原有名位，仍然做他們的地方軍閥。」

西南保衛戰

所以把大好西南，雙手獻給中共，結果卻沒有一個人獲得好下場，有的當面受辱；有的事後囚禁；有的慘死；有的悔不當初。這些內幕情形，海外人士所知不多。值此中共在海外仍未放棄統戰工作的今日，不少人尚存投機心理，如果能將西南各將領投靠中共的經過與下場公諸於世人之前，也可收到『以儆效尤』的效果。在方興未艾的反共鬭爭中，只要因此類文章，影響到想投靠中共的人而幡然醒悟，見有前車之鑑，而不再蹈覆轍，也就價值無窮了。」

「就是這兩點，還有第三點嗎？」

「你要我說，當然有的。第三嘛，反共宣傳的目的，是使反共的人要堅強，不堅強的人變成堅強；不反共的人也反共；對中共心存幻想的人，將其幻想打破。要做到這些，便要從理論與事實上，列舉最具說服力的人事報導，最可靠的資料評論，加强反共者的認識，喚起對共黨欠缺認識的人而反共。像這批西南戰役的資料中，便是最具說服力的人事報導，你可憑這些可靠資料，夾敍夾議的予以評論，自可收到上述效果。」

我聽了他的一、二、三點，知道被他纏上了便難以脫身。和尚吃狗肉，一件穢，兩件也是穢。我三郎炒冷飯，一鍋炒，兩鍋也是炒，那就再炒一鍋吧。

於是，我將他帶來的資料接受過來說：「我寫的東西，能不能在讀者之中發生說服力，這要看讀者的反應。不過，我已經被你這老編說服了，答應你寫這篇『被共特拆垮的西南保衛戰』就是。不必再『鬼王撥扇』，說什麼第四、第五了。」

西南保衛戰　重點在四川

以後，我研究老編留下的各種資料，發現所謂「西南保衛戰」中的西南四省——貴州、四川、雲南、西康，在貴州根本沒有設防，共軍是兵不刃血，長驅直入的；雲南只有盧漢的少數兵力，也是匕鬯不驚，便由盧漢為首投降靠攏了。西康只能算是一條後路，號稱六十萬國軍的兵力，全部佈署在四川境內。故是，共軍的攻擊重點，也指向四川。

抗戰期間，筆者曾在四川一年多，貴州與雲南兩省的交通綫地區，也曾到過不少地方，惟對西康陌生。故在整理資料時，腦子裏不期而然想起許多往事。八年抗戰，國府設陪都於重慶，利用四川的有利地勢，作為發號施令的根據地，終於獲得最後勝利。

事實上，四川是一個龐大的盆地，四面皆是高山環繞，險峻異常；盆地內河道縱橫，土地肥沃，自古以來，即易守難攻，被兵家認為極具戰畧價值的一個省份。遠在三國時，諸葛亮於劉備三顧茅廬的「定三分隆中決策」一章裏，即將四川的戰畧價值，明確指出：「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又說：「西川五十四州，將軍欲成霸業，先取荆州為家，後取西川建基業。北讓曹操佔天時；南讓孫權佔地利；將軍可佔人和，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

自此之後，國人心目中均一直認為四川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大有可為之地。尤其經過八年抗戰，國府遷都四川又銳意經營，境內公路發達，專是空軍基地便共有二十多處。從現代戰畧角度看四川，它是具備了軍事學上「內綫作戰」的優勢條件。故此，當一九四九年共軍席捲華東、華中、華南、而直撲黔、川的西南之時，自國府最高當局而至國人，均對四川寄予深厚的期望，希望似抗戰一樣，能保住這「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然後「可圖中原」，作為反攻的根據地。

六十萬國軍防守　三十萬共軍攻擊

當時，國軍六十萬大軍是作如下部署的：

（一）寶鷄是川北的大門，有秦嶺與劍閣之險可守，這一地區，由國軍最精銳的胡宗南三個兵團把守。

（二）川東由孫震、孫元良、宋希濂各兵團佈防。

（三）川西由鄧錫侯、潘文華等地方色彩濃厚的所謂川軍駐守；與川東邊境的劉文輝部遙相呼應。

（四）川南由另一川軍後起之秀，曾任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槐的七十二軍，駐守在四川的重鎮瀘州。

除了四川的東、南、西、北各有重兵駐防之外，另在四川內部的成都與重慶兩要地，亦有相當的兵力駐守。

（五）重慶外圍，由以十八軍為基幹的羅廣文兵團佈防；重慶市內外，則由楊森的部隊及其他各部駐守。

（六）成都則有交警總隊與中央軍校擔任防衛。

那麼，共軍又以多少兵力進攻四川呢？

當時負責西南地區的共軍是劉伯承的第二野戰軍。戰鬭區分，則是由陳賡兵團進攻雲南；楊勇兵團進攻貴州；陳錫聯兵團進攻四川。雲南盧漢的滇軍兵力不多，共軍尚未入境，便「起義」靠攏了，陳賡兵團「冷手執個熱煎堆」，對「解放」雲南的軍事任務，輕鬆之至。貴州這個「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的省份，國軍根本沒有佈防，楊勇兵團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太太平平「解放」了貴州省，楊勇也做了多年的貴州太平官。

【未完】

三郎

成立五十軍代替五十四軍

胡蓑之

為了一九八師師長劉金奎的案件，筆者與三十六師師長李志鵬，在南京先後就擱了十幾天的時光，等到我們一行返抵青島，除三十六師外，其餘兩師部隊均已出發東北了；而全軍的眷屬及其後勤輜重則仍留駐青島，因大風大雨，冰封海港，無船北上。因此，我們只好暫時滯留青島。

起初我很不明白，當萊陽最後攤牌戰的善後事宜尚未完成，而在膠東連續作戰達十九個月之久，從未獲得片刻喘息或稍作整補的五十四軍，為甚麼匆匆地奉命北上錦州呢？後來才知道其中有若干不得不急於北援的內幕。

五十四軍匆匆北援的主因

由於民國三十六年五月，蘇俄決定霸佔旅順、大連的時候，即處心積慮地卵翼中共軍隊在東北滋長擴大；並掩護中共的軍事行動，從而圖使我軍陷於絕對不利的地位。因為當時開入東北的國軍如新一軍和新六軍，都是陣地戰的精銳部隊。駐東北的俄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鑒於以上的情形，乃加緊訓練中共軍隊採用游擊戰略，實行破壞交通，封鎖物資，使各大城市的國軍不能連成一體，陷於分散孤立狀態，在補給上發生了極大的困難。

另一方面，俄軍司令部又命令投降的日軍及韓共李紅光部，也混入中共軍隊作幫兇。而幕後指揮及使用新式重武器的技術人員，則由俄軍中挑選官兵充任。此外，為了加速竊據東北，莫斯科方面與中共又簽訂一項秘密協定。以該協定是在哈爾濱簽字的，故叫作「哈爾濱協定」；也可以說是中共的賣國協定。據國府所公佈的資料指出：那項中俄共的秘密協約內容包括：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共十三條如下：

(一)蘇聯在外交和軍事上，全面支持中國共產黨。
(二)中共與蘇俄須全面合作，共同發展東北經濟。
(三)承認蘇俄對於東北陸路與空中，均享有特殊權利。
(四)蘇俄即將供給中共以五十架飛機。
(五)蘇俄允許將日軍繳交或俘虜的武器，分期全部交予中共。
(六)蘇俄允許將其所控制之彈藥及軍用物資，全部平價讓予中共。
(七)中國紅軍在情勢危急時，可轉道北韓進入俄境。
(八)如國民黨軍一旦對東北發動兩棲登陸攻勢時，蘇俄軍隊應秘密協助中國紅軍。
(九)蘇俄同意中國紅軍在北韓建立一個空軍訓練班。
(十)中共應對蘇俄提供有關國民黨及美國在中國行動的情報。
(十一)中共以東北特產品大豆、棉花以及其他戰畧物資，除其本地所需用之外，全部供應蘇俄。
(十二)蘇俄協助中共，獲得新疆的控制權。
(十三)遼寧及安東省規定為特區並准予北韓軍駐紮。

在將來適當時期內併入朝鮮

事實上，至民國三十六年秋後，中共軍在東北接受俄軍的訓練和裝備，已告完成；其行動亦由守勢改為攻勢，由游擊戰逐步改為陣地戰了。因而四平街、公主嶺、梅河口、普蘭店、海城，甚至錦州等地，均告吃緊。這是中央必須命令五十四軍火速北援錦州的原因之一。

還有，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六日，蔣公親飛北平召集華北將領會議時，就曾命令孫仲連務必迅速打通石保段（石家莊至保定）鐵路。但至同年十一月中旬，駐防石家莊的第三軍（軍長羅玉榮）戰敗，隨即石家莊亦告失守，使到整個華北及東北的情況急轉直下！因此，同年年底便有陳誠出任東北軍政長官之舉。五十四軍是陳誠的嫡系部隊，所以，該軍便在倉卒間被調離膠東了。

五十軍軍長的人選問題

在五十四軍未接到中央的出發命令之前，而解除萊陽之圍的時候，軍長闕漢騫曾懷着的一大抱負是：不僅要繼續窮追圍攻萊陽之敵，務使其主力瓦解為止；並企圖與圍攻海陽的共軍，再度作殊死戰鬥，以為報復。不料萊陽解圍才幾天光景，善後問題還未解決，突然間就奉到北上馳援的緊急命令，使闕漢騫未能展其抱負，固屬一大憾事！尤其沒有一點喘息的時間和整補的機會；且把該軍的原有建制（三個師）也分割為二——三十六師留在青島，後歸屬五十軍建制，只有兩師北上，更使闕氏的內心難過。因此，他曾向桂永清總司令表示：「不知為了什麼原因，膠東局勢正是吃緊的時候，就匆匆地把五十四軍調走；而且又分散兵力，我很擔心三十六師單獨地留在這裏。」

同時，他又對李志鵬交代：「現在我們既然要暫時分開，那末，留守處主任鍾鶴皋的許多問題還要請你指導他。劉司令官曾經表示過，如果萊陽情況萬一嚴重的話，則三十六師便可臨機應變，或轉移至藍村及即墨一帶。……」

三十六師留守膠東而不北上的原因，儘管中央的第一次命令解釋為：該師「亟待整補，暫留膠東」。可是，闕軍長卻從另一方面獲得消息說：將成立一個新的五十軍，以三十六師為基幹，作為代替五十四軍在膠東的掃蕩任務。因

此，他猜測：三十六師師長李志鵬很可能升任爲五十軍軍長的，胡翼烜與朱振華則分任師長。當李志鵬奉到總統的召見電報時，也以爲中央對此新機構的人事會照如上安排的，所以他便抱此希望飛往南京。想不到出乎一般人的意料，結果竟發表他爲五十四軍副軍長，而原任副軍長葉佩高則調長五十軍。

論資歷，葉佩高自然比李志鵬爲老，他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生，又進過陸大深造；歷任團、旅、師長、參謀長，師管區司令，以及副軍長多年；況且新成立的五十軍，又是從五十四軍建制內擴展而誕生的，以五十四軍的副軍長升任，可說是順理成章。但就人事關係而言，則以李志鵬擔任五十軍軍長爲最適宜。因爲，這個新軍毫無基礎，全靠歷史悠久的三十六師的幹部作基幹，而李志鵬充任該師師長先後達八年之久，不但是根深蒂固；並且戰績輝煌。如果由他來調整該軍的人事，那末，相信這個新成立的五十軍，無疑是一枝立即可以作戰的理想部隊，替代五十四軍掃蕩膠東的任務，亦無後顧之憂。

關於這件事，李志鵬的確有些不高興。我跟他從南京返青島途中，他在飛機上曾經向我表示：我躭心三十六師未來的任務很艱鉅，光是一〇八團的補充問題就不容易解決，而其他新師又要依賴三十六師，看來胡翼烜將來很難搞。怪不得他後來遲遲未赴錦州就任新職，大概也是爲了這一問題吧。

新軍司令部成立的經過

不過，李志鵬之所以遲遲未赴錦州履新，並非爲了心情欠佳而是交代職務之故。由於他自南京返青以後，才開始辦理移交手續；在八年的師長任期中，許多問題亟待處理；在人事方面，該師各級幹部，多半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一旦離職，無論公誼私情，在所難免。同時新任的胡翼烜，原爲該師一〇八團團長，雖以戰功而一躍爬上了師長寶座，無可非議；但在三十六師的歷史而言，他畢竟不及一〇六團團長谷賓，和一〇七團團長麥勁冬兩人悠久；加上他的基本部隊一〇八團，又因萊陽之役而幾已殘破不堪，在在需要藉李志鵬的影響力，來協助他對全師人事上的妥爲調整。因此，李志鵬就難免躭擱時日。

好在中央的命令，限期五十軍於民國三十七年三月杪，必須完成其全部建制具報。而新任軍長葉佩高，則於二月中旬已由錦州匆匆返抵青島，初時假五十四軍留守處辦公，首先邀我幫手，起草成立軍司令部的計劃書。我以待輪北上覆命爲辭，但他說：「我在錦縣時曾同撥公談到你，他答允讓你暫留青島幫忙。」此外，尚有李志鵬、王青雲、朱振華等，也一致勸我：「反正兩邊都是一樣，不過這邊急於需要人手，那你就勉爲其難吧。」這一來，我已無法脫身，只好遷就環境了。依照中央的命令，僅發表幾個主管，即是：五十四軍少將副軍長葉佩高調升五十軍中將軍長；一〇八團上校團長胡翼烜遞升三十六師少將師長；三十六師少將副師長朱振華調任一〇七師少將師長。其餘副主管及幕僚長，則由各主管自行選拔彙報。由於葉佩高的基本幹部，多半是一九八師和五十四軍軍部的現職人員。因此，五十軍軍司令部的大部份高級人員——包括參謀長在內，都是向錦州方面請調而來的。

軍司令部的編制：除了各處室之外，尚有砲兵指揮部、輜重團、通信營、砲兵營、工兵營、特務營及搜索大隊等。其中砲兵營，共四個連，計有十二門「一〇五」口徑榴彈砲，十二輛牽引車，二十四輛彈藥車（十輪大卡車）及六輛吉甫車；此外，尚有七十二匹牲口，爲一半機械化部隊。本來屬意於我，但是一空架子，所有大砲、車輛和騾馬，都要去張家口交涉接運。所以，我起初不願就任，但後來經過朋友的敦促，和軍長的誠意表示：「現時除三十六師尚殘存十門山砲外，一〇七師也沒重武器。」他又許以參謀主任之職，但我既出身砲科，終於接受了前者。

卅六師的人事變動最大

由於一〇七師是個新成立的部隊，而師長朱振華又是三十六師的老人；因此，該師成立伊始，所有上、中、下級幹部，大多仰聽於三十六師。爲了人事上的安排，以利於胡翼烜的指揮起見，李志鵬便趁此機與葉佩高、朱振華商量，認爲：原在三十六師資歷較深的一〇七團團長麥勁冬，和一〇六團團長谷賓，非朱不能指揮，於是決定將他二人分別以原級調升爲一〇七師副師長及參謀長等職。他如該師的團長以下各幹部，也多數是從三十六師調過來的。

這麼一來，對胡翼烜而言，固然鬆了一口氣，大可施展其拳腳，提拔一班年資較淺的新人，便於今後的控制；即在李志鵬來說，也認爲三十六師凍結了七、八年的人事，現已獲得一個解凍的機會，了卻一樁心願。然而，三十六師過去之所以能征慣戰，無非由於各級幹部都有着長期的訓練，和豐富的作戰經驗，才打得有聲有色；新軍成立，以該師的基幹，彷彿一分爲二，老一輩的幹部多已調升，而於萊陽之役，又損失一大部份，使其本身的幹部已逐漸感到不敷應用。尤其當前的敵人仍在張牙舞爪，隨時都有捲土重來的可能；自從五十四軍的其餘兩師調離膠東之後，三十六師成爲獨當一面的主力部隊。因此，葉佩高軍長決定儘先補充該師的一〇八團，並下令加緊訓練，以應付當前的緊急局面。同時，十一綏區司令劉安祺鑒於膠東的兵力薄弱，乃決定將其所屬的兩個保安旅分別撥交李彌兵團及五十軍。由於當時李彌的第八軍擴展爲十三兵團，官兵亟待補充；於是將駐在倉口的第一保安旅作爲該兵團的補充旅，由王青雲就近接收，並自任旅長；隨後又改爲補充師。這位前任五十四軍的參謀長，自此投入李彌麾下成爲直接帶兵的將領。可惜他在徐蚌會戰中，因國軍失利而被俘之後，究竟命運何如？杳無音訊！

至於撥交五十軍的保安第二旅，名義上是兩個團，實則不足五個營；其中大部份爲魯東的難民青年，得天時、地利與人和之利，但除了補充一〇八團外，所餘不足一個團的兵力。因而一〇七師的三團建制，直至同年五月中旬，待浙江、江蘇的新兵運到青島後，始告補充完。而十一綏靖區的原有編制——兩個保安旅，則暫成空懸，以致青島至城陽一帶的防務，依然靠一〇七師擔任。不過，該師在成立之初，無論武器裝備或新編兵員都須數月時間後才能作戰。是故，在民國三十七的春夏之交，膠東確實形成了一個空虛的危險局面！

太平洋風雲

二十一：我接到的命令是：毀滅了那批黃金

白萍譯

雷剛點點頭。

伍特道：「繼續控制着它，此外，沙旺港還有短波發報機麼？」

「沒有了。照我所知，沒有了。」

伍特拿起酒杯來，喝一大口，道：「那麼，你設法把機上乘客和機師軟禁或者是隔離開來，不要讓他們和外邊人接觸。然後，你打電報給新丹雅號，告訴居樂，你接到電報，很微弱的電波，呼救的電波，這架飛機的引擎發生了毛病。」

雷剛又變形於色，問道：「居樂豈不是會直接和曼谷聯絡麼？」

伍特搖搖頭道：「絕對不會的。居樂絕對不會因爲聽到這架飛機失事的消息，便會急着與曼谷方面聯絡，查看它失事的地點以及起碇駛到暹羅灣去參加搜索與援救工作的，即使機上三名貴賓是他所邀請的，但他仍會一點也不在意的。」

「你怎麼能夠確定到這樣的地步呢？」雷剛感到很狐疑地問道。

「這是我的理解能力所得到的結論，」伍特拿起酒杯來，又喝一口。「居樂和人家訂了約，把刻下放在第三號礦穴中的……唔，開礦機械售出，他所得到的就是這一批黃金，現在已鑄成古老大炮，丟在海底中。在他未把這批金炮搬上船之前，他不會准許第三號礦穴中的這一批貨物搬上對方派來的船隻去的，但對方也不是好相與的。對方甚至會比居樂更厲害，也不會願意等到居樂已把金炮撈起和駛去了之後，才來取貨。他們兩者之間已取得了協議，到某一個地步，某一個鐘頭，雙方同時動手，居樂撈取金炮，對方派船來搬貨。」

雷剛臉色一片不明所以的神色。

伍特看到了，問他道：「你懂得我說的什麼嗎？」

「不大懂得，假如居樂搬了金炮上船，卻命令第三號礦穴不許出貨，會怎樣呢？」

伍特笑道：「居樂不敢的，你知道搬運金磚來的那艘帆船麼？它其實並不倚賴那帆來推動的，它可以使用强力的內燃機來行駛，速度遠超過新丹雅號，因此，可以追上居樂，而且，這艘帆船上更有足夠强力的槍炮武器，可以把新丹雅號擊沉海底的。」

雷剛點點頭，他懂得了，又問道：「交易的時間呢？」

「我可不敢確定了，」伍特承認道：「但我們仍可以推理來決定，假如這架飛機是明天下午來到的，居樂邀約來的三名貴賓將會在黃昏候登上新丹雅號，他要利用他們來作打撈證人，居樂對這艘船的殘骸的準確地點已指定了標誌，他馬上就可以開始動手打撈，船上也有電動的打撈起重機器，這一點，絕對的不成問題。他爲了要使這三名貴賓證明他的這十二門大炮確是從海底打撈出來的古董，他便會等到次日晨早才動手，這三名貴賓將坐在甲板上，一面喝酒，一面欣賞着。假如他們有興趣，游泳術高明，而且海底中並沒有危險的話，他們中間一兩人也許會下海去參觀這艘船的殘骸，然後，才正式打撈出水面，事實上，這批大炮並不很重，一條纜已經夠用了，並且不會太難的，到黃昏時候，就會完工大吉，居樂就可以他去了。」

「那艘帆船呢？」

「它也會在入黑前後駛進沙旺港來，且慢：……我倒要說不敢確定會是什麼時候了，也許要午夜也說不定，大抵，多半是午夜；那時候，碼頭上已沒有人了，市區也沉寂，沒有閒人來往，這艘帆船可以很快上貨，開駛他去的。」

「我是否要負責制止第三號礦穴中的貨物搬上這一艘帆船去呢？」雷剛問道。

「你那裏有這樣的機會？」伍特反問道，跟着，他馬上接着說：「在帆船上貨時，你已經在新丹雅號遊艇上，是這艘遊艇新的主人翁，載着十二門金砲，到你所要去的地方去了。」

雷剛臉上綻出了歡樂的笑容，道：「假如事情眞是這樣順利的話，你的奪取新丹雅號的計劃內容如何呢？」

阿里達克把杯中的酒一口喝乾了，不耐煩道：「也許會小戰一戰。」

伍特笑道：「決定了帶多少人去呢？」

「有十七人，」雷剛道：「全部配備自動步槍和手榴彈。」

「這應該夠了，」伍特想了一想，道：「居樂不能夠一下子集結全部人員來作戰的，廚師、管事、機器房人員等，到處分散的，假如你聰明的話，你不要把船上水手們殺傷太多；因爲，你還需要他們駕駛這艘新丹雅號，你還需要一位高級船員來領航呢，除非你自己能夠領航。」

雷剛搖頭道：「我不行，我是陸軍，我不懂得領航。」

「那麼，你就需要水手幫忙了。在戰鬪結束後，你立即號召船上原有的水手投降，懸重賞給他們，他們都是一批見利忘義之徒，會馬上接納你的條件，投到你手下來的。」伍特停下來，喝一杯酒，點燃了一支香烟，道：「船上有一個女

人，名叫田達麗，她是和屠樂在一起的，一個美國女人，你控制了全船之後；就把他們兩人送上岸，「給他們有足夠的糧食和淡水。他們自會沿着海岸向北步行回沙旺港去的。當然，他們會要步行好幾天的時間，才回得到去。」

「我們搶奪她的船，那等於是海盜行爲！」雷剛緩緩地道：「屠樂被放走了，豈不是要知會全世界各國的海軍來追尋新丹雅號？」

「他會這樣做麼？」伍特右眉高聳，「我可不相信呢！首先，他不會知道究竟是誰人下手向他們搶刼，正如我剛才所說的，他交易的對手是很厲害的，並且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也許他們在拿到了第三號礦穴中存放着的採礦機械之後，連黃金也要取回去呢！他無法確定知道，其次，他不敢向美國甚至任何在東南亞區域有勢力的反共國家求援，因爲，他無法解釋他的這一批巨大數量的黃金的來源。」伍特搖頭道：「屠樂也許會自己來追尋你，找你算帳，你既已富有了，應該可以應付得住他的。」

雷剛起身，再倒了一杯酒，他的臉孔表情在深思着，問道：「我應該在什麼地方把新丹雅號藏起來，應該如何處置這批黃金呢？」

伍特微笑，看看阿里達克，道：「我的朋友會給予你很好的意見，並幫助你解決這兩項難題的。」

雷剛對着阿里達克點點頭，正要開口問話。伍特立即道：「這兩項問題，遲一步再說，在你明天先把這架飛機留下來以後再說。」

他們三人舉杯祝飲。

伍特今次並沒有感到喝酒後有興奮愉快的感覺，他知道自己仍然在憂慮着雷剛，恐怕他會壞事。

第二天下午，在伍特的房間中。

阿里達克不斷的撫摸着咀上的小鬍子和耳珠上的耳環，對着躺在床上的伍特道：「這是阿拉大神賜給我們的一筆財富！這筆財富比藩王的珠寶還要値錢得多，雷剛卻沒有膽子，他恐懼怯懦，」阿里達克搖幌着頭，表示看不起雷剛，續道：「他並不是都華！」

「都華」是馬來語，意思是勇於戰鬬的貴族武士。

「他不能不壯着膽子去幹的，」伍特告訴阿里達克道。

「不過，爲什麼你一定要雷剛去幹呢？爲什麼你要雷剛獲得這樣巨大的發財機會呢？他根本就是無能之輩，他不懂得應該怎樣去做。」阿里達克搖頭嘆息，道：「其實我和我的手下可以把新丹雅號搶過來的。」

「你和你的手下十分勇敢，這是事實，」伍特搖頭道：「但在人數上，要去進攻新丹雅號的話，仍是寡不敵眾。更有，在颶風吹襲的海上，我們已喪失了一名好手，我們不能再遭受任何死傷損失的危險了。」

「那麼，根本上你就不應該去追踪這批黃金。」阿里達克憤然道。

「這是政治問題，是我和你都不會見過的偉大政治家所作的決定！」伍特耐心地解釋道：「是他們召開會議，經過多時研究和討論，然後決定下來的……他們決定了，不准屠樂在這一次邪惡的交易行爲中獲利。而且，若是屠樂獲得這一批黃金之後，便會更爲富有，勢力更雄厚，可以做出更壞的事情來。同樣的，不讓共產黨人在取得這批飛彈之後，同頭過來再取得這批黃金，以免他們會利用這批黃金來再對我們採取不利的行動。所以，我接到的命令是：毀滅掉這批黃金，或者是，使這批黃金落在不會爲非作歹者的手上。」

「我相信，即使雷剛取得了這批黃金，他也不會保持再長久的。」

「我同意你的這一點意見。但這是我沒有辦法的事情。照理，我應該把這批黃金送交給泰國政府，泰國和我們是友邦，但這一點，又牽涉到如何向泰國解釋的問題，這又是我所可能做到的。因爲，我奉到的命令是，不得公開發出這一項任務來。」

伍特看看腕錶，差不多下午五時了，他站起來，道：「我們到他的辦公廳去吧！即使被人看到我們和雷剛在一起，現在也沒有關係了。」

在「議署」中，伍特看到三名飛機乘客默然地坐着，一名警官在監視着他們。這三人是著名的專家、編輯和法國大使館的一名參贊，沒有來的是一位荷蘭籍的橡膠園主。這三人都是伍特在新丹雅號上演唱吉他時所見過的，但他們三人顯然都不認得伍特了。

伍特要阿里達克留在外面，他自己進入雷剛的辦公室去。

只見室內一名泰國籍的機師在大吵大嚷，十分憤怒地和雷剛爭辯着，雷剛卻憤然地坐在辦公桌後面。

他們用泰語交談，但伍特從他們的手勢和機師的表情中可以看得出來，他要求修理他的飛機，馬上修理，並且，要雷剛負擔修理的費用，因爲那是他的部屬在加油時不小心，以致弄損壞了之故。

雷剛聳肩表示同情，這是很不幸的事情，當然，這架飛機會替他修理的。當然要花時間來修理，多少時間？要幾天，好的，儘快就是了。

這機師又連珠砲似的在吵了。

雷剛又是聳聳肩，這樣發脾氣是沒有用處的，發脾氣並不能解決問題。目前這幾天的時間中，他和機上的乘客可以很舒服的，居住在礦務公各華麗的賓館中，所有到沙旺港來的貴賓都是住在賓館的。

【未完】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黃超把嘴角一抹，再醒醒鼻涕，繼續說下去。

「你說我會甘心嗎？照理，除貓眼相之外，我已坐第二把交椅了，卻被胡圖憑空搶了去，還居然對我施拳使脚。當然囉，此路行不通，我還有什麼興趣呢？幹下去沒有意思，想離開也不行，他們隨時隨地會把我毀屍滅跡。幸虧碰上七叔，我才敢選擇這一條正路，所以在他們面前，我故意做得更賣力，不使他們起疑心，便可從中搜集販毒資料。恰巧，前幾天在一位同夥口裏聽到有一批貨運來，我便通知七叔，私自去跟踪偵查，奔跑了兩三天，卒之給我們看到了。那是昨天晚上，天正下着雨，一輛私家車很神秘的在一條冷清清的街上停下來之後，便很快擁過去五六個人，鬼鬼祟祟的把一箱箱東西搬上樓去，一剎那，汽車開跑了。我伏在暗裏繼續監視着，七叔迅速的轉出去打電報警。等到一批便衣警探悄悄地上了樓，一個迅雷不及掩耳，便把他們一網打盡，當場搜出卅多箱毒品。人犯拿回差館去，雖然貓眼相和胡圖漏了網，但在這個籮筐大的地方，他們就是插翼也難跑的了。你看，阿毛！這不是正如七叔所說的斬草除根嗎！」他發出勝利的笑聲，噴出一陣涎花，還拍拍我的肩膀說：「你說這場仗打得漂不漂亮？」

「漂亮到極！」我順口奉承幾句，連忙向他伸出手來。「黃超！有你的！不枉做過幾年死黨。」

「從此以後，你總可以和玲玲高枕無憂啦！」水喉七這時才開口，取笑起我來。

黃超加上一句：「睡到日落黃昏也不要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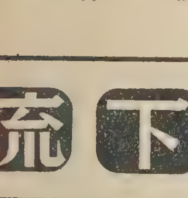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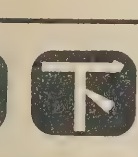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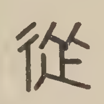
「阿毛！」水喉七又說：「現在齋已經打完了，要怎樣照顧這班和尚呢？」

「好好，該我請客！兩位亦夠辛苦了。」我連忙拱手作答。「單日一小酌，雙日一大宴怎樣？——唔，現在我請大家出外吃午飯，晚上再約齊張河兩夫婦，蘭姨等上酒樓去飲慶功宴，行嗎？」

「你的新夫人呢？」黃超故意問我。

「那還用說嘛！誰還敢冷落妝台！」水喉七打着油腔，霎兩霎眼睛，說：「還有，今晚六姑也用不着看屋子了。」

我轉過頭看看六姑，見她正悄悄地舉步走進房裏去了。也許她已覺得剛才搶白過水喉七幾句，不好意思再聽我們扯下去了。


二十一　結婚

冬天來了，寒流雖未吹到，人心卻先冷了起來，看街上行人的扮相，窗櫥裏的裝飾，服裝店的陳列，街道上的佈置，隨處都使人會有寒冷感覺。

不知那位詩人說過：「冬天如果來了，春天還會遠嗎？」不錯，竟有人要擊鼓催花，製造一個冬天裏的春天哩！

這也是一個結婚的旺季，市面上平添了許多熱鬧，特別在晚上，赴宴或趁熱鬧的，莫不穿上漂亮的服裝，鬪麗爭妍一樣，混成一簇簇的錦綉花團，一隊隊的燦爛行列。可見這個不靠陽光生存的社會，反而在輝煌的燈光下映出格外的繁華。

這時候，我想把六姑介紹和護士長認識，她們是未來親家，雖然是象徵式，在此時不讓大家互相認識，可能在婚禮上有點尷尬。但玲玲卻認為不必多此一舉，她說：

「乾媽實在太忙，白天總抽不出時間。至於六姑，年紀老龍老鍾，一副大鄉里相，見了面沒有什麼可說的，還怕她說到高興時把你的底細囉唆起來，鬧出笑話，倒不如在結婚時介紹認識算了。」

她的見解，確有道理，於是把這件事擱下來。

我們的婚期越來越近了，這段日子甚難安排，熱鬧的應酬，加上新婚甜蜜的誘惑，有時忙得要死，有時興奮得發昏，總之心情沒有一刻兒平靜過，儘在忙亂焦急。玲玲這時也變了常態，她好像已感覺到面臨着人生的最大考驗，表現出徬徨、羞怯的樣子，忽而呆坐沉思，忽而憂悒傷感。在我面前，她雖能竭力矜持，卻怎也掩不住她那興奮喜悅的情緒。——我和她，此時同在時間的考驗折磨中。

這樣的日子，正是一天等如一年，我恨不得天上開一個運動會，好讓太陽和月亮參加百米競賽，飛跑過去；不然的話，就乾脆給我注射一支麻醉針，讓我昏迷到那一天才醒！

好容易才捱到這一天，我一生的最大日子到了，這時我的心情特別緊張，且從來沒有這般愉快過。天未亮就爬起床和化粧品打交道，臉兒擦了又擦，頭髮梳了又梳，還故意擺出不同的各種姿勢向鏡子裏的我挑戰。……

玲玲這天也份外精神，打扮得異常漂亮。她穿上了鑲金邊的粉紅色旗袍，外披一件天鵝絨白外套，像一朵剛出水面的蓮花，鮮艷奪目。她眼裏閃着快樂的光輝，神采更加飛揚。

我和她先去註冊處行過了洋禮，拿到了結婚證書，拍過照，忙了半天，回來的時候，她又給女伴們擁走了，把我隔離起來，據說這是中國人的風俗習慣。

晚上，再舉行舊式婚禮，歡宴親朋。這時，酒樓上已高搭起一個綵牌，華燈閃耀，賀客滿堂，樂隊在堂前吹吹打打，非常熱鬧。

水喉七張河等全家都動員起來了，跟我一樣，忙得團團轉，蘭姨還撐着肚皮在招待賓客哩！最起勁的要算張河的太太陳小姐，她今晚穿着一套潔白的綢質裙衫，走起路來好似起舞一樣，她一時跑過來迎賓，一時又走進新娘房去給玲玲遞消息，在人叢中飄來飄去，像一隻穿花蝴蝶。她把六姑也迎進來了。因六姑年老，廳上過於哄鬧，便安置她在一間比較清靜的房裏休息，還給她掛上了一個主婚人的紅條兒，喜得六姑眼淚也擠了出來。

不一會，給玲玲主婚的護士長也駕到了。我立

即走上前，正想把那紅條兒也給她戴上。她一邊笑，湊近我耳底細聲說：「我來遲了，禮貌上要先認識你的主婚人才可以佩戴。我們是親家呢，難道還要在席間通姓名？」

我會意，領她走過去，碰着陳小姐，順便托她去告訴玲玲，說她乾媽到了，叫她也到房裏見面。

「眞感激你，大姐！得你賞面幫忙！」我一邊這樣低聲向護士長致謝。

「這成什麼話？你現在是我的乾女婿了！」她笑着答。

「那你也可算是我的媽媽了！」

「恐怕沒有這種福氣吧！玲玲告訴我，你的媽還在呢。你就是我的乾女婿我已夠高興了。——」

推門進去，六姑這時正轉過身去對着鏡子整理衣服，她沒注意我們進來，還不停的撫弄她襟上那塊主婚人的紅條兒在想什麼，我心裏着實好笑，低聲告訴護士長：「這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天。」她連忙給我一個和悅的白眼，似勸我不要對一個不幸的老人家亂猜瞎說。

我輕咳了一聲，說：「六姑！你的親家要見見你！」

六姑一聽，馬上停止動作，匆匆轉過身來，堆着笑想和護士長招呼，但護士長這時反倒退了一步，定神的盯住六姑額上那顆大黑痣，面露驚訝之色，跟着喃喃自語：「你——你就是六姑，你——」

就此同時，六姑也霎兩霎眼皮，擦一擦眼睛，一樣的呆眼望着護士長，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半響說不出話來，兩人的臉色漸漸變白。

六姑的嘴角動了幾下，終於發出顫動的聲音：「你，你——，你不是阿——」

「六姑！」護士長立即丟下手包，搶過去一把抱住了六姑。兩人激動得流着熱淚。「我是阿秀！」

「原來你們是老相識呢！」我自言自語的說，心頭好似跌落了一塊石頭，在房裏踱來踱去，興起一種難以形容的喜悅。

到上流

馬森亮

房子裏充滿悲喜交集的氣氛，我還來不及叩問個中原委，忽然六姑又嚴肅地向我下起命令來，聲調很激動。

「阿毛，過來，跪在這裏！」

「……」我當時不知所措，口瞪目呆的木立。

「跪下！叫你跪你就跪！」

我靈機一觸，以爲這是傳式禮節，是女婿初次參見丈母娘的禮儀，便「噗」的一聲跪倒在護士長跟前，還自作聰明地說：「岳母大人在上，接受小婿一拜！」

「不，阿毛！叫聲媽媽。」六姑在旁大聲一叫。

我無可奈何改了口：「媽——愚婿有禮了。」

「你坐下吧！你應該坐下！」六姑拉着護士長的手，強她坐下來。「阿毛！給媽叩三個頭，她就是你親生的媽媽阿秀——」

「呀——」護士長驚叫一聲。

「呀——」我也驚呼起來。

「我並不是瞎說，你兩母子——」六姑激動得連話也急促起來了。「阿毛！跪前一點，讓媽媽看看你耳頭，你也可看看媽媽的耳頭是不是一樣！」

護士長立即俯下身來，看我的耳朵；我也乘機掠開她的頭髮，看見她的耳頭也確有兩個小針孔，和我的一模一樣。

「媽呀——」我哭了。

「孩子！我的心肝——」媽也哭了，把我的頭緊抱起來。

媽的眼淚在我耳底流，媽的頭髮把我的臉掩蓋，我伏在媽的懷裏哭泣，兩手把媽的頭髮也抓亂了。心裏如湧起萬道噴泉，翻騰激撞，卻又噴不出。十多年的抑鬱和傷感，日日夜夜的夢想和希望，今晚會在無意中雲開見日，找到媽媽了，可是千般喜悅萬般愁，又從那一句話說起呢？此刻，我聽不見房外的熱鬧，只聽見媽在我耳底的哭聲，一聲聲打動我的心弦，我的心亂了，腦脹了，有點發暈。

六姑過來將我和媽勸開，向旁邊一招手，對玲玲說：「新嫂子你也過來，拜見你自己的家姑！」

我抬起頭，見玲玲和陳小姐正在一邊發呆，便帶淚眼告訴她：「玲玲，過來吧！她是我媽——」

「媽呀！」玲玲也撲了過來，在我身旁跪下，伏在媽的膝上。

「玲玲！」媽更加傷感，再把我倆的頭攬住，三顆頭湊在一起，哭成一堆。

已不知道哭了多久，淚流了多少，我的喉嚨有點沙。到媽把手放開後，大家才停下口來，媽又向我和玲玲的臉一吻，破涕爲笑，說：

「起來吧，孩子！媽今晚太高興了。六姑！我眞不知道要怎樣報答你才可！」

六姑這時也變了一個淚人兒，她拉起衣角抹乾了眼淚，感慨地回答媽：「我也太高興了，好像在做夢，從前你親手把孩子交給我，現在我又親手把孩子交還你。總算天公生眼，沒有辜負你的苦心；沒有辜負阿毛的希望；沒有辜負我的責任。——你不知哩，我天天淸早炷香拜天，就是望菩薩保佑這對骨肉能重聚。居然有這一日了，大家團圓了，我的責任也完了，見到你母子重逢，我夠歡喜了，還說什麼報答不報答？我也老了，你們還年輕——」

陳小姐也插嘴說：「一人離開，兩人回來，廿多年離散，一旦重聚，這雙重喜事，不是薩菩有靈，誰能作這般巧妙安排？」

同時她提醒我，說賓客快要到齊了，她再向玲玲招手。「玲玲！快過來再打扮一番，時間已不早了，把話留回家裏去談吧！看你的臉——」

【未完】

萬人意見

檢討過去有餘怖　策勵將來應改革
向港府機關首長　公務人員進一言（下）

大的事情談過了，再來談談幾件小而更普遍的事情吧！普遍的事情，好像更挖公教警務人員的瘡疤，但好在都是今日以前的事，我的意思，是希望他們作徹底的心理改革，所謂「懲前毖後」，惟有如此，他們才可以救人自救，否則祇有同歸於盡，斷無倖致之理！

香港殖民政府轄下的各機關，其大小官員與市民最直接發生利害關係，而亦最為市民所詬病的，讓我們就事實的各個舉例一談吧！

工務局的大小官員幫辦們！

一件工程或一幢樓宇的興建，由入呈圖則至完成驗樓，據內行人說，付於交際費和黑錢的數目，起碼相當於全費用百份之十，數目不為不大，及至最後一關，幫辦驗樓時，由室內至通天，由樓下至樓上，什麼天台水箱，後樓走火梯等，無一不「陳百彈」，主事者亦無一不應聲曰改善，及至完畢甫落第一層，「大信封」一個隨之，於是幫辦去，而該樓部份有再拆而照「內則」「改善」者矣。

衛生局的大小官員們！

一間飲食店由申請以至正式開業，經過手續夠痲煩嗎？沒有通天或不是單邊的樓宇，原本是不成的，廚房面積要佔全面積幾份之幾，廁所排水道要如何如何，圖則一改再改三改，既要一般商業牌照，更要熟食牌、酒牌、汽水雪糕牌等，水箱每月要清洗，還要將時間紀錄在箱外，通天地方不能擺雜物，露天汽水空瓶不能向上，從業員要定時打防疫針，如此這般，可說痲煩極度，但財可通神，最重要的沒有通天和不是單邊的舖，也一樣開成飲食店，而且所在皆有。總之「水」到搞掂，盡人皆知，此不過衛生部門經管事務之一耳。

警察局大小官員、幫辦、「沙展」、軍裝民裝警士們！

在新警務處長未上任和未有大張旗鼓除三害之前，所有的三害，你們恐怕都見到吧！可惜你們「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通街通巷都是黃色酒帘浴室和小舞院，它們是有牌營業嗎？幾個月前新界，港九新區，和港九市區的大檔，不是雨後春筍嗎？（香港方面：西環觀龍樓下屠房側，中環鴨旦街口之北海，灣仔之部份體育會，北角渣華街等。九龍方面：尖沙咀之河內道，官涌竇靈街之橫巷，旺角金唐後巷，深水埗南昌街廁所側，石硤尾徙置區等），有些路上拉客，有些專人接待，「紅底」落蓆，總督好彩隨之，此等犖犖大者，亦可說洋洋大觀、至於柴灣新區有小澳門之稱，九龍城內則「劉」（白）、「關」（紅）、「張」（黑），以及「華聲」員人和藝術電影，式式俱備。有個時期，海傍新填地「平民夜總會」，也有大檔，此檔距離「海傍警署」，不足百碼，竟然人山人海，旁若無「警」，安如正業。但隐阜利街口（某飯店左鄰，亦離警署百碼）之賣豆漿老漢，晨早擺賣，則時常趕到失魂，如此對比，你說奇怪不奇怪，市民心理又怎會悅服。

人民入境事務處的官員幫辦們！

你們在國際大厦十三四樓，港九各區分處，機場和港澳碼頭，你們的工作緊張而忙碌了，可是人民如果有事申請，就得要無比忍耐心情，以申請家人來港居住為例，由遞申請表至一再問話，以至批出，可能要你苦候兩三個半天，和一二日整天，忍耐、祈待、有時還要陪笑臉，一個受薪階級的人，試問怎能抽空四五天的時間，此外又並無補究辦法，當事人心理好過嗎？至於出境和入境手續，必須經過驗證和蓋印，雖幾小時航程鄰埠的澳門，也毫不例外，看來是認眞而嚴格了，但你要偷渡入境嗎？「捉放蛇」固然可以，此外更有八百元之「抽底」和一千二百元之「官式登陸」辦法，其他申請護照和居留等等，亦得視條件之具備多寡，而可以優先「搞掂」。

其他如勞工署和教育司署的大小官員！

有全心全意解決勞資糾紛嗎？對工廠之設備和衛生管理，有經常監督嗎？對童工女工的年齡和工時限制，有經常檢查嗎？主持學校行政的官校校長都稱職嗎？委派他們有徇私嗎？入學考試和升中會考，有「提拔」嗎？教科書是否專人承辦編印，每學年都將內容畧改一改嗎？這兩署的從業官員，也値得深深檢討的。

好了，不多舉也不多說了，這都是以往殖民政府的因循，和各部門從業官員的壞習慣，我希望將來新反貪污措施實行之後，所有這些壞現象，眞的要一掃而空，全港公、教、警務人員，不獨要心理大改革，還要行為大革新，我不同意有人說：「天下烏鴉一樣黑，所有世界大城市都有貪汚枉法，都有姦淫刼掠」，更不同意什麼「刨得正，沒有木」等一套，好像很同情都市社會，一定要有壞事存在，其實與其不正，就寧可少點木，因為香港今日的環境，是處上下左右的夾縫中，絕不同於世界的一般城市，別的城市可有，香港不希望有，別的城市可以滋生，香港不能滋生，別的城市可以隨便，香港不能隨便，我不

是强調這個殖民地社會，非正不可的問題，而是要從時間空間，內在因素和外在形勢體察現實，前面所說幾年前的幾件血淋淋事實，還不足以為殷鑑嗎？因為稍一差遲，香港是會萬刼不復的，四百萬市民的生命財產，不是一件小事啊！

香港公教警務人員們！

你們人人急起直追，時間仍未為晚，首先最簡單要明瞭：「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不是以奪取為目的」，人人正正當當，各守崗位，全心為市民服務，不貪圖過份享受，不巧取豪奪，不營私舞弊，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由於你們的表現，市民的心便會向着你，否則就會鄙棄你、仇視你、甚至打倒你。

你不要以為憑着自己的權位，從而可以魚肉市民，揩到很多油水，或者自己過着養尊處優，家肥屋潤的生活，但這樣的時間會長久嗎？肯定的答覆，決不會長久，你這樣做，不獨自食惡果，還要連累你的上一代和下一代，除非每個貪污枉法，胡作妄為的人，個個都能積夠寃枉孽錢來放洋外國，遠走高飛，否則在你壞事進行時，固然會受法律制裁，即使萬一能「過骨」，而你仍然要就在香港的話，說不定亂事一來，市民就絕對不會放過你。為人為己、為你的子孫計，僅存海外一隻破舟，還要必需弄沉它嗎？這樣葬身魚腹的，還不是你自己，趕快洗心革面，徹底從心理改變過來。（完）

兆華

我們應該控制即將降臨的「驚天動地的大變」！

龐大的俄羅斯帝國，轉眼之間就成為蘇聯；不可一世的希特拉德國，迅速崩潰了；橫掃亞洲的日本侵略者，突然宣佈無條件投降；囂張的印尼蘇加諾政權，突然被蘇哈圖所推翻。

上面列舉的一連串事實，最遠的發生在五十年前；有些不過發生在二十多年前或不久以前。我突然提起這些事實來的原因是什麼呢？只為了想證實蔣總統的一句話：「大陸上的形勢，隨時都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驚天動地的變化。」

毛共霸佔大陸已足足二十年了，當它統治大陸初期，似乎朝氣蓬勃，不少中國人對它抱有期望；誰知它倒行逆施，所作所為完全違反人民的願望，成為人類史上最野蠻、最兇殘的政權。那一連串的「運動」和口號，都披上了最美麗的外衣，而是最可恥的行為；特別是所謂「文化大革命」，竟然連中國共產黨的命也被革掉了，只餘下毛林小集團及所謂「中國共產黨」的空殼。

目前這空殼表面上仍然十分龐大，但事實上卻是難經風浪襲擊的。蔣總統說：「毛共的暴力統治，已經癱瘓瓦解，勢窮力蹙，搖搖欲墜，目前大陸上七億人民都在運用各種不同的形式與方法，進行打倒毛共的鬬爭。」

不久以前，廣州盛傳陶鑄已由北平逃抵廣州，此事雖未證實，但毛共眾叛親離，幹部及人民紛紛運用各種不同的形式與之鬬爭，則為不爭的事實。

你看：在嚴密封鎖之下，武裝反毛的消息仍不斷傳到此間，即可證明大陸人民反毛活動的風起雲湧。茲舉兩則於后：

㈠十月十二晚上，清遠反毛份子將停泊在縣城碼頭的貨船四艘炸燬，人民公園及文化公園被縱火焚燒，廻欄公社的糧倉、周田楊梅坑鄉的糧倉亦被焚燬。

㈡十一月中旬，廣州市解放北路接近陸軍醫院地段，即流花橋地區曾發生槍戰。槍戰原因，傳說不一。有人說陶鑄已南返，被庇護該處飛彈基地內，因為該基地有一地道，與白雲山深處相通，容易藏匿，毛林派的公安部隊於深夜開至，要求共軍交出陶鑄，因而雙方展開槍戰。

另一說則認為反毛派武裝人員企圖佔領這陣地，進而奪取廣州政權。無論原因何在，武裝內鬨已為不爭之事實。

倘若陶鑄這種「首惡份子」竟然能逃離毛澤東的魔爪，那就證明毛澤東皇朝中已全無可靠的幹部，否則陶鑄豈能逃跑？由此類推，「一夜之間，可能發生驚天動地的變化」一語，確有根據。

即使陶鑄並未脫逃，而毛共大呼「備戰」，積極挖地道及疏散城市居民之舉，分明是戰爭快要爆發的徵象。在眾叛親離之情況下，倘若戰爭爆發，七億飢寒交迫的奴隸，怎會不乘時發難，推翻人類史上最暴虐的政權。

這場戰爭，大概不會是蘇聯侵捷式的戰爭，很可能是蘇極積極支持反毛份子展開軍事及政治上的反毛林活動。

美國已開始由亞洲撤退了，英國撤退亦將完成，蘇聯和日本正在躍躍欲動，以填補英美撤退後的「真空」。

中華民國政府如何應付這一嚴重的局面呢？海內外的自由華人應如何自處呢？我們能夠不發憤圖強，同心協力以反攻復土麼？倘若妄想搞什麼第三勢力、第四勢力，倘若自由陣線不團結起來，我們將成為中華民族的罪人。我們要效法英雄的以色列人，為民族的生存而奮鬬！

毛共必潰，這已是不爭的現實；但毛共崩潰後，是蘇聯赤化大陸，是「東亞共榮圈」重現，還是自由中國光榮地返回大陸呢？凡中國人都應注意這發展，爭取對自由中國有利的發展，台北當局自然應該負起最大的責任。

——古鶴翔

「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絕版
「陳寒波生前死後」即出單行本
注意本刊消息屆時將登廣告

張老編：

從「萬人雜誌」面世後始有機會讀到先生的大作，令我非常感動的是在那菠羅遍地，風雨飄搖的香港動亂期間，居然有人置生死於度外，以大無畏的精神替市民說話，同左仔作鬬爭，向惡勢力挑戰！

我是一位旅居澳洲的青年人，當萬人雜誌第二期在此間發售後，我便是她的忠誠讀者了，我喜歡讀閣下以及丘國珍、岳騫、趙聰、宋逸民、萬先生以及何水中先生的文章，更喜歡讀三郎先生的「陳寒波生前死後」，除了同情書中的姚氏之母女外，更令人懷念在大陸受苦難的同胞以及遭人暗算的陳氏，我以爲人生最痛苦之事莫如經過了一番努力後所得到的是後悔與失望，有時我會將貴刊的富有歷史性的佳作譯成英文讓朋友們開開眼界。

我想買一本陳寒波的遺作：「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據說此書已絕版多時，現在想買一定很困難了，未知先生有否辦法代買一本：

如有機會返港渡假，到時定將拜訪先生，尚希開門接見是盼，臨風佈意，不盡欲言，祝

安康

澳洲一讀者十二月十七日

（澳洲一讀者先生：謝謝您遠隔重洋寄來的聖誕卡及附函，謬蒙稱讚，愧不敢當，「萬人雜誌」的誕生，完全是萬人傑先生的勇氣；「萬人雜誌」的良好表現，全是各位作者的功勞。區區功無可居，如有編輯不當之過錯，則區區應全負。希望您有機會回香港渡假，屆時如蒙枉顧，自當倒履相迎。

陳寒波先生之遺著早已絕版，三郎改寫的「陳寒波生前死後」，其後半段，即是根據「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此文已刊完，正趕印單行本中，請留意本刊消息，屆時會有廣告登出。——編者敬覆）

給年青的朋友們

年青的朋友們：

現在是時候了，是抉擇的時候。

在兩者之間，你的雙手要那一件，扣上鐐銬呢？還是舉起寶劍？

想一想我們的母親，她那珍貴的乳汁，絕非想要哺育一個奴隸。

我們的母親看着我們長大，她那喜悅的眼光滴過千辛萬苦的眼淚。

我們怎肯甘心做一個奴隸，在暴君腳下受盡折磨呢？

再想一想我們的母親，她如今在那裏；你是怎樣離開母親的？你我母親怎樣離開你？也許你是七億個不幸者中的幸運者，你這時正好和母親坐在電視機前面，可是暴君的陰影已經在你的背後。

祇要你是中國人，你就面臨着七億中國人的共同命運。

如果你是一個有志有爲的青年，這命運需要你起來反抗。

幾十具飄浮在海洋上的屍體算得什麼！我們老早就親身經歷大飢餓與大屠殺的災難。

你去過海南島嗎？你去過新疆嗎？你去過北大荒嗎？那一處沒有死亡！

即使你什麼地方都未去過，站在你家的破門口，你也會看到種種不忍看下去的慘象。

中國屬於我們，中國屬於每一個中國人，我們不再容許暴君及其幫兇們作惡多端。

逃避沒有用，還有什麼地方可以逃亡？

哀聲歎氣沒有用，這是弱者的表現。

朋友，你是弱者嗎；如果不，一支勇敢的隊伍在等待你這個勇敢的青年。

如果你在尋找我們，「香港郵箱二〇〇一二號」就可找到。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作戰！

起來，弟兄們，像奔赴愛情的約會，奔赴戰場！

王誠

中國過去現在與將來
一個旅紐華僑的看法

自從打倒清帝，創造民國，解放四億五千萬人民，享受自由民主幸福，本應慶幸。可惜的官僚分心，政治混亂，人民終沒得到民主權利。由於政治混亂，變質腐敗，造成兵與兵鬭，賊與賊鬭，鄉村與鄉村鬭，交通梗塞，工業不振，農民棄耕，生產落後，匪風遍野，民不聊生。洋貨充斥，尤以軍械爲最。除漢陽兵工廠生產幾支七九之外，全國都是洋槍；子彈百分之百是瑞典製，每年死於槍彈不知多少中國人。雖然，還有朱門酒肉臭，但路有凍死骨亦屬不少。洋米、白糖、麵粉、衣布、火水甚至包豆豉也是外國報紙。外國人見到中國烟賭林立，違反國際禁例，間有提議禁之，但有話如禁了烟賭，簡直連省府、市府都要冚斗。變通辦法，遮掩外人耳目，將賭場移去河南爲專區，鴉片烟改爲談話處、戒烟室。直至日本侵華，國軍、共軍、賊匪、鄉民出了英勇抗戰，犧牲巨大。但惜另方面還有漢奸，主要原因還是武器懸殊，七九步槍對飛機大炮，喪失主權，求助外國，獲得一個壞名詞「非美訓練，非美裝備，不是軍隊」。另外得到一部「白皮書」，待至日本投降，無權發言，只要白崇禧簽和約，內容不得而知。中國與外國戰爭幾次，和約簽了幾次，中國損失如何，斷不如白崇禧白白化費了墨水這簡單了。戰後中國提升到國際列强之一的地位，還被紐西蘭報紙譏諷，話「中國鐵釘唔能產生一支，能做列强之一嗎？」光復後，繼而國共內戰，這個根源由於喪失主權，受外國製造的，否則毛澤東永遠在井崗山或延安過世。由於幾個外國鬼串謀，爲禍中國的野心，將日本駐滿洲的軍隊及軍械撥交毛共，至使共軍佔領全國，勢如破竹，英國戰艦被困揚子江，也是日本炮兵北韓金日成在內，至使毛澤東座鎮天安門，號召不取人民一針一線。經過三反五反，清算鬬爭，所得財物幾何，鬬死了人民多少？數十年來，人民死於戰死、殺死、鬬死、餓死，無從估計。日前的富人、巨商、文化人士、清閒人、烟精、乞食之流，全部消滅，形態悲慘。肥佬如毛澤東者，確是少見。但毛澤東是一個好命公，刻下中國正如瓜瓞綿綿，點册到七億五千萬，而且個個都是經過了鍛鍊，有勞動力的人羣，比日前的烟賭之徒，遊民乞飛者，不同形象。毛共有多少錢財，沒有公開；國防力量多少，亦無估計。但毛只用口戰，博得世界人士漸漸同情，尤以各國青年與學界爲甚，中共自稱社會主義，剝削了農民生產百分之六十五，工業產品價目貴如西方國家，建設方面全是建軍建黨；交通方面，建有些鐵路公路橋樑水利等，民房佔用舊有及店舖，對民有利的只有電燈代替了日前火水耳。

毛共把七億五千萬人民生命與勞動力誇稱不怕任何國家或聯同國家大戰，但另方面，下令節制生育，如三十五歲始准結婚，第三兒女之外者，取銷家口糧，同時用經濟壓迫，相信在再一個二十年，中國人口減少到半數。但毛澤東壽命有限，毛語錄絕對不比聖經。

旅紐西蘭華僑曾一遊上
（十一月廿七日）

嚴防「精神迷幻藥」

「掌握了一個人的思想，就等於掌握了這個人的一切。」這是獨裁哲學之一環。因此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即盡力於宣傳工作。因此，三十年代的文化界紛紛出現左傾文人。也因此，大陸淪共前夕，不少國軍將領紛紛投共，因爲他們的思想已成爲共黨的俘虜。

共產霸佔了整個中國大陸以後，立即禁絕一切非共的書報，理由就是爲了控制思想。

「大鳴大放」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施用「陽謀」，剷除一切反毛友共的思想和行動。因此，毛澤東「奪權」先由文化界做起，先霸佔了報紙和電台。

在香港，共黨不惜外滙以維持其宣傳機構，即是爲征服香港作準備。香港的成年人大都富於人生經驗，不會再上共產黨的當了。然而純潔的、熱情的香港的幼苗卻易受笑面虎黑心狼的欺騙。最近，三聯書店發行一本半月刊了，它的對象是高小至初中程度的少年，內容有「故事、新聞解說、寫作指導、科學知識、連環圖、漫畫和少年自己的作品」。香港少年啊，你們切勿被這「精神迷幻藥」所蒙蔽！

希望賢明的家長和老師注意，希望文化人士創辦消毒性的少年刊物！

（古鶴翔）

令人啼笑皆非的「夜郎王思想」

嚴正

我記起漢書西南夷傳裏，大概有以下這麼的一段故事：

夜郎國以一州王，不知漢之廣大，見漢使問：「漢孰與我大？」——這一句無知的發問，已成爲後世的大笑話。夜郎國雖然早已不復存在，但「夜郎王思想」卻一直遺留到二十世紀。今天「新夜郎國」的自誇自大方式，當然比起他們的祖師爺進步得多。可是結果卻沒有兩樣，依然是受到人們冷齒和顯露出自己的無知與幼稚。

用「夜郎王思想」武裝起來的人們，經常千篇一律地向人家炫耀他們的「新夜郎國」在開基建業的時候，是一窮二白，不十數年間，不論在武力、科學、經濟方面，都有驚人的成就。

好，首先讓我們看看，所謂「一窮二白」是否與事實符合。答案是否定。當國民政府倉卒退出大陸時，所能帶走的資財，實在有限；餘下來的起碼達億萬圓以上，跟着實施一連串抽刮剝搾的暴政，什麼「土改」、「三反」、「五反」、「公私合營」、「人民公社」等等，一步逼一步，把民間私有的土地、財產、糧食、工商企業，通通都鏟得一乾二凈。這樣還稱得做「一窮二白」嗎？這四個字還是留來形容被它迫害的人就最貼切不過。眞正以十數年時光從瓦礫中站起來的國家，不是「新夜郎國」，而是它東邊的日本和西邊的西德，它們的輝煌成就有目共睹，並非靠「吹」得來的。奉勸有自大狂的人們，每當大放厥詞之際，千萬不要再從這方面落墨做文章。

擁有核子武器是他們誇耀武力的最佳題材，可惜是試成功得太遲了，設個譬喻說：在一個賽跑場裏，評論員正對着播音器聲嘶力竭地講述着競賽的情況道：「開閘後，第一號紙老虎『美帝』，遙遙領先，第三號紙老虎『蘇修』迎頭趕上，現在和『美帝』相差僅僅一個老虎鼻，第二號紙老虎『英帝』，本來和『美帝』並駕齊驅，可惜後勁不繼，現在屈居第三位，第四號紙老虎『法帝』，老遠吊着『英帝』紙老虎尾跑，墮後一哩有多的第五號『眞老虎』，俯首貼耳，滿頭大汗，在跑道上，一步一步的慢慢地爬着，這場賽跑，活像一齣令人發笑的滑稽表演。眞老虎竟然跑不過紙老虎，看台上有一小撮『夜郎國』籍的觀眾，向『眞老虎』大聲吶喊，不知是歡呼還是喝倒采……」這個問題還是留給他們解答吧。

有關科學方面，他們吹牛得更落力，五花八門，令人目不暇給。大概因爲科學是專門的學問，不是內行人，是不容易發覺有毛病；但可惜他們有些人對科學的修養也不太高明，所以常常發表了一些令人噴飯的科學報告。例如：吞生蝌蚪可以避孕；注雞冠血可以治癌；深耕密種則畝產萬斤；牛糞餵豬則快高長大；土高爐煉鋼治鐵第一；新針灸醫聾治啞無雙，這都是早已膾炙人口、耳熟能詳的典型「夜郎式」笑話。較爲新鮮的和水準較高的就是苯的合成，全世界各科學先進國家，到目前爲止，仍未能成功，他們卻在兩年前宣佈「搞掂」。奇怪的是用苯來製成的工業原料，仍然不斷地大量從外國輸入。還有合成胰島素，在一九六六年，吵得震天價响，說是他們獨家創製，東風壓倒西風。三年後的今天，仍未見有上市。由此可知，其他什麼大慶石油，連黴素，……都是等量貨式，得個「講」字。時間是最佳的證人，也是「夜郎王思想」的尅星。

在經濟方面，根本是乏善可陳，七億人中，除了一小撮騎在人民頭上

的高級黨員外，有誰能買得起汽車、空氣調節機、電視機、冰箱等物？每個家庭都在「百無」狀態下過活，他們搜索枯腸才找出一句「我們是世界上唯一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家」來自我陶醉一番。是眞的嗎？不！就算是眞的，也不是一個可喜而是可悲現象。

因這種情況不過和亞美遜河流域裏一個與文明世界脫節的「縮頭」族部落相等吧。想出這句話的人對國際貿易程序不懂，對銀行和工廠的關係不知，對資金的運用不曉，以爲只有而字咁手向人借錢，才算負債，他只夠資格一輩子當個低級員工；在經濟學觀點上來看，只要你有錢存入銀行，那麼你就是該銀行的債主，假若你有銀投資買股票，那企業就負你的債；如果你分期付款購入用品而未付清帳款，你就是欠落人家的債。夜郎國立銀行滿佈國內外，據他們說擁有不少存戶，又說有很多「愛國」僑胞投資建設祖國，這不就是他們的內債嗎？向澳洲及加拿大購入驚人大量的小麥，又向日本和義大利買進整套合成纖維廠房設備，通通是分期付款，這不就是他們的外債嗎？其實只有滅亡了的國家，才會沒有債務；他們竟然說自己是個無債國，一語能成讖，距離傾倒日子不會遠了！

畫梅暫可止喝，畫餅實難充飢。稍作自誇，有時過骨；事事超人，焉能入信？國家富强，豈能只靠吹牛？科學昌明，要有眞憑實據。華而不實，於事可補；大言不慚，只乞人憎。有麝自香，何須跌落天平，無中生有，終歸一定穿煲，夜郎王思想可以休矣！

令萬人傑

查我們的雜誌一〇二期「新聞以外」，立場堅定，不向惡勢力低頭一文，說得好，說得對，說得漂亮！該員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而且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殊堪嘉尙，應予給獎。除併向海內外各讀者通告週知外，合行令仰知照。

此令

本雜誌股東兼老板「讀者」

旅加無牌理髮師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請代為在我的雜誌刊出

馬森亮：自五月風暴後，你怕得要死，去了美國揸鑊剷；我也驚到失魂，來了加國數大銀，可以稱得上難兄難弟也。

琉聲，碟聲，炒鑊聲，聲聲入耳；港事，私事，復國事，事事關心！

旅加無牌理髮師

萬人傑：本雜誌我由第二期看到現在，早半年來到加國，迄今仍由在港親友按期購入後陸續付來，這樣算不算長期閱戶，有無贈書券敬送，請祈見示。祝好！

旅加無牌理髮師上

（十一月十九日）

（凡在本刊直接訂閱，必有贈書券，分期零購，就沒有「特權」了。既然閣下是死黨，你要什麼書，開列書名，老萬搵腰包，贈你幾本又點話？）

又見浮屍滾滾來

更生

一

又見浮屍滾滾來，共匪人禍倍天災。
不是同胞超七億，神州早已化塵埃！

二

又見浮屍滾滾來，毛酋兇性勝狼豺。
千萬黎庶遭殘殺，漫山遍砌萬屍台。

三

又見浮屍滾滾來，舉頭北望日幾回。
率獸食民長擾國，錦綉河山盡刼灰！

四

又見浮屍滾滾來，百結愁腸解不開。
慢步避秦棲海隅，安知浮屍非我哉？

五

又見浮屍滾滾來，秋雨秋風添秋哀；
國破家亡心亦碎，空教明月照秦淮！

六

又見浮屍滾滾來，誰云金劍已沉埋。
三戶亡秦堪借鏡，幾時重謁雨花台？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張贛萍著：抗日名將關麟徵

民族英雄關麟徵將軍，是民國軍人中數一數二的軍事天才，生平未打過敗仗的典型軍將領，抗日名將，由東征北伐，以至剿共抗日，無役不與，每戰必勝。但於戡亂期中，卻未上戰場，僅任軍校校長。他的勝仗是怎麼打的？他於抗戰勝利後又何以富而不用的原因何在？惟張贛萍著「抗日名將關麟徵將軍」一書，是闡明真相的記錄。這本書實在是成功的人物傳記，作者執筆稿後，得一第關將軍親自校閱，以示負責。在一萬人難讀一頁的時候，曾以敘內外。作者以純樸的文法，寫出每一戰役的經過與關將軍的手段；以將軍的事跡半生戰鬥，從國內高層人事之間的恩怨。書附數十幅插圖，及關將軍、蔣總統，王上董力行等新聞，文化、軍政各界人士的序言與作戰文，道出關人所未道的內幕。是一部最精彩的戰史，是一部最有價值的近代信史。現出版單行本，每冊定價四元，經售處：㈠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丘國珍著 十九路軍興亡史

單行本已出版 定價港幣三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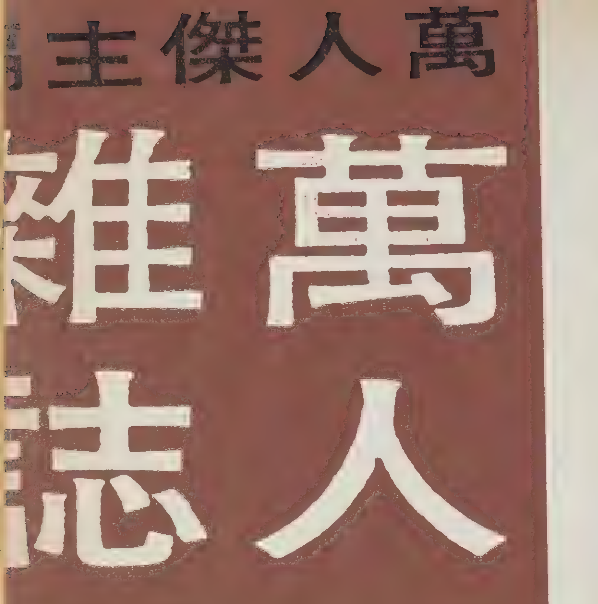
海豐丘國珍著「十九軍興亡史」，全文十餘萬言，在本刊發表時，曾哄傳海內外，詳敘四首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創建該軍之經過，自發源、擴展、重建、整編，以至閩變失敗之內幕情形，多是前人所未道的，第一手資料，尤其「一．二八」上海抗日一役，對於惠來翁照垣將軍固守吳淞的浴血抗戰之經過更為精彩，因作者自始至終在該軍參贊戎機，身負要職，論[illegible]論事，均是親身見聞，非道聽途說者可比，故內容豐富，資料翔實，乃獨一無二的一部信史，并附珍貴圖片。經售處：㈠灣仔芬域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中國冒險家 金馬龍故事 董狐著

董狐著「中國冒險家金馬龍故事」是本世紀最詭秘說部，不特以香艷曲折取勝，對世界每一角落的奇風異俗，山川名勝，更多介紹，使讀者如置身其間，別饒風趣。現已出版者有下列各書，每書故事獨立，可以全讀，也可以選讀。

淫慾之城 定價二元　**瘋狂女鳥人** 定價二元　**鬼湖艷迹** 定價二元

經售處：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第115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一一五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一五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一月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加租調查的錯誤結論

港府現正急切研究差餉物業估價署長谷基先生所提呈的租務情形初步報告。官方消息說：此項報告係基於當局對住屋問題之週年檢討，今年特別注意「加租」的樓宇。

谷基署長說：「本港市區目前私人樓宇缺乏，租金普遍趨向上升。但從本人業已送呈政府之租務情形初步報告書中，顯見租金增加大致上係以回復從前之水平為其目的，同時，住宅與商用樓宇現時的租金水平，仍低於一九六四年時達到之最高數額。」

照我們所了解，「谷基報告」有如下要點：

㈠住宅樓宇——直至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港市區有私人住宅約二十二萬六千單位（戰前樓宇、及公司宿舍不計在內）。唐樓佔總數約百分之七十，在此類樓宇中，大體上實加之租金只係適度增加。小型及中型兩類洋樓佔總數百分之二十七。大型洋樓顯然係加租最多之一類，此類樓宇僅佔總數百分之三强。在二十二萬六千個各種類型的私人住宅單位之中，約有六萬個單位或約百分之二十六係由業主居住，或由業主居住而將一部分租予人，此等樓宇之業主將不會受到租金上漲趨勢的影響，而目前持有長期租約或根據最近簽訂租約之住客，亦將不受影響。

㈡商業樓宇——商店租金有上漲趨勢，但大體上仍未到達一九六四年的最高水平。辦公室：空置之寫字樓現在雖迅速租出，但指數顯示租金約為一九六四年的百分之七十五。

㈡分層工廠——報告說：此類建築物之情形可能最為嚴重，原因乃供應缺乏。據一九六九年一月調查，獲悉可供出租或出售之分層工廠，約等於一個月之平均需求量。由統計數字觀之，縱使將一九六九年不足之數計算在內，所需數目似可於一九七〇年間獲得供應，但是此種樓宇大部份不會於一九七〇年下半年之前建成，此即謂此項需求似不會於數月後獲得全部供給，故現行租金壓力仍將繼續。

「總言之，」報告寫道：「雖然現行租金總合計算低於一九六四年同樣樓宇之租金，但在個別情形下，所增租金有較前激增的證據。」

我們感到，「基谷報告」似在主要地說明一點，即由於樓宇在目前供不應求，現在所知的加租程度照五年前租值計算仍然加得不夠！這樣說來，如果港府之租務政策以此報告為基礎，那就可以想見，本港輿論及工商人士所一致提出的「管制租金」要求將不會立即實現。人們有這樣的概念：「當然囉，限制加租，等於限制政府的收入！」我們對此沒有意見。但在實際上，經過一九六五年的銀行風潮，及一九六七年的共黨暴動，港府引導「物業復甦」，確已費盡苦心。於是，歷一年以來的埋頭努力，本港的官地拍賣現已出現了史無前例的驚人高價；地價猛漲，私人樓宇和屋租就顯然跟着急起直追了！物業市場紛紛翻生，部份的經濟潛力也自然復活，而政府之地價及稅收，當然很好。

我們知道而且相信，基於城市人口發展的趨勢，樓宇漲價及加租是自然的現象，「租金回復到一九六四年的最高水平」也自有本身的合理條件。必須注意的卻是：本港經濟的發展形勢並非平衡，若單純根據樓宇的本身要求而普遍加租，這是否會令社會民生感到重壓？負責當局只調查租值的變動情況，而不理會一般居民及一般工業的負擔問題，就此作出一種直接關乎公眾租金的片面結論，我們以為它會導致一個錯誤或危險的決策。而且，物業署承認租金有「激增」的證據，政府對此又採取何種態度？沒有說明。

許多重大的社會問題，往往都是由小變大的，銀行風潮、天星事件以至共黨暴動，都可說是政府未能防微杜漸的惡果。如今，官地標價一加六倍，私人租金也一加成倍，這些「個別情形」實足以引起社會恐慌，因為它足以鼓勵全面加價。我們應當特別注意：住宅樓宇裏有一百萬居民，而政府暗示為「加租趨勢」尚在發展，究竟時下會有多少人受得起自由加租的負擔？我們尤須加以注意：分層工廠的加租情勢最嚴重，租用廠房的不是什麼人，正是在本港工業界中佔有基礎地位的大約一萬家中小型工廠。

我們呼籲政府切實施行租金管制，切實制止濫加租金的物業投機者。

每週評論

新聞以外



尼克遜削減遠東軍力計劃 遭亞洲地區美軍將領强烈反對

尼克遜向姑息分子投降，實行削減遠東軍力計劃，艾格紐訪問各國，只是安撫性質，方針不變。尼克遜的計劃，遭到亞洲地區美軍將領强烈反對，尼克遜的錯誤政策，將使他成爲歷史上的罪人。今後，要與中共週旋，國府唯有靠自己的力量了。

艾格紐週遊列國

美國宣佈放寬對中共禁運，打算取銷台灣海峽第七艦隊的例行巡邏，明白表示要與中共談判，使到愛好自由的中國人深感沮喪。尤其台灣朝野，認爲這是美國「盟友」對我們精神上、心理上的嚴重打擊。

美國副總統艾格紐這次週遊列國，訪問亞洲各地，目的是要緩和亞洲各國的不安情緒。尼克遜也曉得，美國一連串討好中共的行動，使亞洲非共國家帶來無限憂慮，艾格紐的訪問，想給他們一些安慰，和表示對他們並未「忘懷」，如此而已。實際上，對美國的既定方針，不會有所改變。

因此，亞洲國家對艾格紐這次訪問，都不過份重視。即使對他「訴苦」，或意圖說服他，使美國改變對亞洲的既定方針，決不會有什麼效果。

艾格紐於閃電訪問越南後，接着於本月二日到台北走了一趟。雖然報上說他「受到熱烈歡迎」，但老萬相信台灣朝野也看得出艾格紐此行的眞正目的，很難令他們產生「熱烈歡迎」的心情。

說盡動聽的話

當然，艾格紐在台北說了許多動聽的話，並向中華民國保證美國仍將遵守其條約諾言。他曾把中華民國稱爲美國傳統上的友人和支持者。但，這些話抵消不了台灣朝野的憤怒與憂疑。

尼克遜爲了向國內姑息分子妥協，早已訂出與共產陣營交好，放棄全力支持反共國家的政策；日的是節省國防及軍事開支，以發展國內各種計劃。

國府希圖透過艾格紐使美國改變這政策是徒然的，絕無可能成功的事。別說艾格紐沒有這權力；尼克遜也不能不和姑息分子妥協，艾格紐怎能改變尼克遜的既定方針呢？

他這次東行，只在對亞洲國闡明尼克遜說過不知若干遍的漂亮話：「亞洲未來的前途，操在亞洲人民自己的手中。」因此他一到達台北便說：「我們固有意於要在太平洋地區保持一個積極而關心的成員國地位，但我們也相信亞洲將來操在亞洲人民自己手裏，也存在於他們的意願和能力中，以便互相合作和向着共同目標前進。」

「保證」可靠嗎？

艾格紐一再表示，美國正努力尋求與中共接觸，以減輕（緩和）亞洲局勢。

他說：「中共是一個有着八億人口的國家，這些人民是不能予以忽視的。」

又說：「但在另一方面，企圖與中共開始一項有意義的會談，並非等如削弱我們依照各項條約的義務，以保護中華民國政府的願望和信心。」

這不過是美國片面行動自我解釋的漂亮話，實質上完全走姑息分子的路。只要中共一旦有了「反應」，美國會表現出比放寬禁運、減少巡邏更大的「友好姿態」是必然的。到了那時，「保證」成了紙上空談。

國府如果再依賴美國，則勢必走喪失大陸的舊路，被美國姑息分子再次出賣，喪失了最後一個反共堡壘。

老萬上期作出呼籲，希望國府以以色列爲師，振作起來，加强戰鬬意志，正因鑒於這令人憂慮的趨勢，再不容因循，徒托空言的期望。蔣總統也說過：「要靠自己的力量與中共週旋。」老萬看得到的，蔣總統不會看不到，他這話，和老萬說的意義相同。

「機密檔案」

尼克遜削減遠東軍力的計劃，不是所有或者大部份美國人贊同的。甚至軍方的人，許多有遠見的將領，都感覺到這決定是「大膽而危險」的行動。從泰國以至台灣的美軍將領，絕大部份不同意這一項計劃。這可以從「華盛頓郵報」發表的「機密檔案」中見之。

這些機密檔案中透露，駐台美軍顧問團團長薛科萊拉少將，這位美國軍事將領，一向以性烈如火

見稱，什麼話他都直言不隱。他以台灣美軍協防司令的身份，指出美國不但不應削減對中華民國的軍事援助，而且該繼續加强。他認爲，如果美國爲了討好日本而撤銷在沖繩島的核子基地，應該把這基地轉移到台灣。他指出，國府已建立了一些軍用機場、石油儲藏庫和其他軍事設備，目的就爲了向美國表示，台灣有足夠條件可以容納這些基地。

但尼克遜政府認爲，要是將沖繩的幾個美國核子基地搬到台灣，會引起中共大吵大鬧，與中共進行談判的計劃就受到阻撓，因而這建議否定了。

鞏固團結之道

美國五角大厦的決策者秉承尼克遜的意旨，要逐步減削對中華民國的軍援。他們認爲，國軍爲了抵禦中共對台灣及離島的兩棲攻擊，目前的實力已足夠有餘。

他們說：「國軍的目的其實是要反攻大陸，國府以此爲理由，保持着遠超過防衛台灣及金馬所需要的兵力，把額外的軍力，作爲反攻準備。」

薛科萊拉對國防部這說法加以反駁：「雖然美國並不公開贊成國府反攻大陸，大部份的國軍將領也不認爲這計劃一定可以實現。可是，這項計劃是國府賴以團結鞏固的唯一方法……我們私下獲知，中華民國政府有一筆相當龐大的特別基金，專留待收復大陸使用的。」

由此可見，尼克遜的遠東政策，在美國派駐遠東的軍事人員間，引起不滿，認爲這是一個錯誤的政策。

保持反攻力量

美國國防部對國府保持如此龐大的軍隊是否有用，表示懷疑。他們說：「儘管中華民國保持了這麼龐大的軍隊，事實上卻並未減少中共對東南亞地區的威脅。試看，中共並沒把大量軍隊調到台灣對岸的福州軍區。」

又說：「國防部情報局認爲：鑒於中共後勤力量有限，不可能同時在一個以上的戰線發動大規模攻勢。如果中共對台灣發動大規模攻擊的話，勢必減少對東南亞地區的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東南亞地區的美軍，可以調到台灣協防。美軍調往台灣，已足夠威脅中共，不敢輕舉妄動。」

薛科萊拉和他的顧問團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他們對五角大厦的決策者們提出警告：

「中共的軍事力量在今後十年內會繼續改進，並且繼續著重於核子武器的發展。屆時，中共便有力量同時挑起許多火頭，使亞洲地區的美軍疲於奔命，無法對中華民國提供足夠的協防。」

加強中國海軍遭否定

薛科萊拉將軍熱切地希望使中華民國的雛形海軍現代化，可是他的建議遭到五角大厦的否定。

國防部的覆信說：「美國現在擁有最龐大而複雜的海軍實力，足以在亞洲地區的任何海戰中擊敗蘇聯或中共。美國的海軍力量即使對付蘇聯和中共海軍的聯合戰鬭，仍然綽綽有餘。」

在國防部的覆信中，又透露他們的顧慮。美國爲了避免與中共發生直接衝突，已供給中華民國以足夠的艦艇，進行在台灣海峽的巡邏，維持台灣與離島間的供應運輸，並足以抵抗中共的兩棲進攻。

「中華民國的海軍，將保持現有的實力，在一九七三年財政年度之前，美國將不會以大量新型艦艇供應中華民國，主要是因爲中共沒有任何迹象顯示在海軍攻擊力量方面有重大發展。」

薛科萊拉認爲：「中共造船的能力是貧乏的，但現有一些情報顯示：中共造船能力的發展，比美國國防部的估計爲快。我們相信，國防部在這方面的估計是有所偏差的。」

歷史上的「罪人」

從這一項機密檔案，美國軍事顧問與國防部間的來往書函中，可以看得出，尼克遜削減遠東美軍實力的計劃，不爲亞洲地區美軍將領們所贊成。但尼克遜終於推翻了競選時所作的種種諾言，而走向姑息的路子，固然因爲巨大的壓力，不得不爾；可是，如果他想到在歷史上會成爲一個「罪人」時，他就該重新考慮。一着之差，會造成日後的巨大災害。要不是當日艾奇遜與馬歇爾之流把中國局勢弄糟，美國今日也不會面對頑强的中共坐大，其所造成的後果，可預料得到。

根據本刊以前報導，從美國國會檔案中，可以找出不少證據，證明美國國防部也由一班姑息分子把持。從薛科萊拉與五角大厦間的往來函件觀之，這說法便更爲明顯。

愚魯的五角大厦決策者

縱使美國國防部對軍援中華民國的種種阻撓不是由於姑息分子作祟，這種決策也是十分愚魯的。國防部的頭子，坐在五角大厦中，只靠姑息分子們提供的不實不盡的情報來作決定，把駐在地區軍事將領的意見抹煞，這種決策，豈不是太愚蠢麼？

薛科萊拉是面對亞洲眞實情況有軍事遠見的將領，耳聞目覩，對他駐在地區內的情勢，自然比五角大厦辦公廳內的頭頭們清楚；他對共黨實力的估計，是不容忽視的。

目前，尼克遜新政策的推行，倘只在「開始」中；倘若繼續發展下去，還會有種種更令人沮喪的舉措。將來共黨勢力坐大後所引起的嚴重後果，尼克遜會成爲美國姑息分子的代罪羔羊；尼克遜的不智，令人浩嘆！

馬拉松式的談判

艾格紐在亞洲到處宣揚尼克遜的新政策，除了求取亞洲非共國家的諒解，還擺出向中共送秋波的姿態，以圖打開「談判」之門。

中共初步反應雖然冷淡，料想他們也不會放過機會，在討價還價中佔些便宜。談談打打是共黨的拿手好戲，老萬不明白何以美國在許多談判中（如板門店、巴黎、華沙）已嘗試過與共黨持久談判的滋味，現在居然又想和中共來一個新的談判？

有人以爲，談而不打，總是比打而不談好。可是，共黨卻邊談邊打，這樣的談，有什麼價值呢？

萬人傑

最近中共內部鬥爭的焦點

黨委會、革委會、軍宣隊

魯遙

十月以來，中共陸續公佈了四個重要文件：(1)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2)是「必須注意工作方法」，(3)是「要抓緊四好不放」，(4)是最近十二月十七日發表的「整黨建黨調查報告」。前三個文件，作者在本欄都談過了，現在談談這第四個文件。

整黨建黨問題，是文革初期毛派與新當權派鬪爭的焦點。以毛派來說，他們藉紅衛兵打倒當權派，再藉軍隊解決了紅衛兵；最後一步是經過整黨建黨、重建黨的組織和權威，把新當權派手中的權力收回來，然後實現以毛爲首以林爲副的紅色封建獨裁。

以新當權派來說，他們從文革混亂的局勢中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成了他們的權力象徵。因此喊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革命委員會專政的口號。可是革委會是革命臨時機關，是過渡性的，整黨建黨之後，就要歸於消滅。於是他們要保權力，就必須强調和保持革委會的權力，對於代替和取消革委會的整黨建黨工作，就拼命的阻撓。

一個要加快整黨建黨工作，一個阻撓的拖延整黨建黨工作，這就是鬪爭的焦點。毛派早在九大之前，號召整黨建黨工作，九大制定了新黨章之後，更是全力督促實施。可是受扼於新當權派，迄無進展。十一月間湖南廣德縣建立了新的黨委會，長沙電台會廣播鼓吹，可是新華社、人民日報、北平電台迄未加以報導。

十二月十七日，「新華社」及「人民日報」卻盛大刋載了「北京新華印刷廠整黨建黨報告」，說明這個報告來路不尋常。據知凡是在「紅旗」或「人民日報」刋載的地方或部門的報導，該項報導卽等於命令，各省市各部門要一體凜遵，不得違誤。因此十七日這篇建黨報告，顯然是整黨建黨的樣板，要各地遵照實行的。因此我們有加以分析和了解的必要。

「在軍宣隊的幫助下」

第一段說明整黨建黨怎樣開始。試看它的說法：「北京新華社印刷廠在整黨建黨開始以後，首先組織了有革命幹部黨員、優秀工人黨員、軍宣隊中的黨員參加的三結合整黨建黨領導小組。在軍宣隊的幫助下，整黨建黨領導小組認眞學習了毛……對黨員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再教育。」

這段話的主要意思在說明，整頓黨組織之前，先整頓黨員的思想。但是這個工作是在三結合的小組領導下進行的，小組有「軍宣隊」的黨員參加。「軍宣隊」依我們看來，本是臨時駐廠的軍代表，九大之後已八個月，仍駐廠不退，據知連國務院部門迄今也仍有軍代表常駐。表示軍人在緊緊抓住現得權勢。領導小組既有軍人、黨員參加，而這個小組全體又在「軍宣隊的幫助下」進行整頓黨組織，說明軍人對領導作內外雙重的控制。由此可知，所謂整黨建黨工作，乃軍人的整黨建黨。所建的黨並非毛化黨，而是軍化黨。

「多數舊當權派過關」

第二段講：「在『清除廢料』的同時，加强對犯錯誤黨員的教育」。「開始，個別黨員和非黨羣眾不能正確對待犯過錯誤的同志，有的甚至主張把這些同志都勸退出黨。整黨建黨領導小組在軍宣隊的幫助下，……統一政策，統一認識，……强調對黨員進行兩條路線鬪爭的再教育，用發展的眼光去看待犯過錯誤的黨員同志……」。結果多數舊黨員都過了關留在黨內了，連犯了錯誤的廠長也過了關，留在黨內。

這說明，軍人維護舊黨員舊幹部。在這一政策之下，黨員的成分，與文革前的變動不大。新建的黨組織，可以說是新當權派與舊當權派的合流。

「實行一元化的領導」

第二段是：「積極愼重吸收新血液，健全黨的組織，實現一元化的領導。……」

一、毛澤東對「整黨建黨」的主張是「吐故納新」，多吸收狂熱擁毛的靑年，現在軍人卻要「積極愼重」、「嚴格按照黨員標準，成熟一個、吸收一個」。因此「吐故」很少，「納新」也很少。大違毛的意旨。

二、新黨委會的產生，和九大時選舉中央委員的一樣難產，顯示內部鬪爭很激烈。如該文所說：「各車間就通過全體黨員和羣眾充分醞釀，最後由黨員選舉出了支部的領導班子。在此基礎上，進行反覆醞釀和協商，最後經黨員選舉產生了新的黨委會。」

三、所謂「實現一元化的領導」，暴露之新黨委會的本質，也揭穿了整黨建黨的秘密，值得一錄的要點如左：

(1)「革委會成員大多數是黨委會成員，黨委會不另設辦事機構！」(2)「革委會辦事機構就是黨委會的辦事機構，黨委會不另設辦事機構」。(3)「他們根據新黨章的規定，首先確定的黨委會與革委會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

前面說過，革委會是新當權派的權力基礎，他們不能隨便放棄革委會。因此對建黨工作遲遲不行，現在他們找到了辦法，但革委會大部分成員都變成了黨委會的成員，新的黨委會乃革委會的影子，這樣的整黨和建黨，對他們的權力就沒有妨碍，卽使承認黨委會領導革委會的原則，也沒有關係。

據此可知，所謂一元化的領導，不止是革委會、黨委會的一元化，而是與軍宣隊三位一體的一元化。革委和黨委是台上兩個木偶，軍宣隊才是靈魂。

廣州中共黨校副教育長 陳生浮沉錄

懂狐

使我有機緣結識這個也曾一度穿呢子衣服朝肉晚魚，出入小汽車，在講壇上口唸黨八股，培訓中共鷹犬的人，是在穗市郊區東坑農場。回溯一九六二年某月有一天，接到通知有一個人派來當隊長，（即管理職工的被貶幹部，而東坑農場的職工也由認為不穩的份子集中勞動生產，實即變相的生產管制。）他到來的時候，我看他那面黃唇白說話有氣無力的樣子，便知這人曾經受過勞改之苦。

不過在通常情況上，經過勞改的人，十萬人中也難有一個在釋放後用為幹部。據我所知；除了中共在奪得政權之初，曾在穗鐵路局任科長（指國民黨時期）的周××（是周恩來的哥哥，過去大義滅親與周恩來決絕。）被中共判處三年勞改，他卻在勞改場內當勞改總務，簡直是養尊處優，而且未到刑期，就出來到北京去了。還有一個是中共廣州市長朱光的弟弟，也因國特嫌疑，關進勞改了一年，出來後不久，卻充任商業局屬下百貨公司的經理，此外再未聽過有第三人。由此看來，此人必定來頭大，因而引起我瞭解他的興趣。

為了瞭解他，我想盡辦法接近他，假日請茶喝酒。這樣經過半年左右，酒後吐眞言，他在借酒消愁而又需要人同情和慰藉的時候，帶着悲痛的聲調傾吐了。

原來他就是陳生，曾在東江縱隊任政工人員，日本投降後隨隊北上，不久以通敵嫌疑，幽禁了近三年，他說查實是莫須有的罪名，只是因為開罪了上司的結果。幸他的兄弟也是吃得開的中共黨員，地位也不低，得到兄弟的設法，他不但得到解除了幽禁，還連升三級。適值中共奪取政權不久，連掃地的老頭也當上科長，自然他因時際會，當上中共廣州黨校副教育長了，安享了六、七年的清福，肚皮也鼓起來了。他在做夢的時候，似乎市長，省長也不難做到，前途似錦，眞有富貴不難求之想。

可是，好景不常，中共政權在不斷的運動——鬪爭政策下，除了毛澤東或者經他們認可的人以外，每個人都得過這一關或那一關，誰也跑不了。中共竊政以後，土改、鎮反、三反、五反等運動，他都過得很愉快（他那時是整別人寫報告，趁機打落水狗，不問案情，興之所致，將許多無辜者勞改，怎不愉快呢。）但到一九五七年反地方主義這一關，他的災難來了，大陸人們說解放後苦難有如走馬燈，總是看不完。現在他開始在走馬燈上表演了。

由於他是東江縱隊出身，正合運動的活教材標準，他被鬪爭了三個多月，日以繼夜，弄得他頭暈腦脹，肚皮也收縮了，眼睛深陷下去，昔日的光彩已不重睹。他於憤激之下，竟在一天行經永漢北路至中山四路之間，舉手大喊——打倒陶鑄，打倒毛澤東。那天行人如鯽，突聞此聲，以為國軍特工已大量潛入，途人紛紛走避，只有幾個甘為虎作倀的鷹犬，於看清只有一個人之後，一擁上前，揪住就打，並且跟着大叫捉到特務啦，面露立即要升官受獎的神氣。那些原先隨看平民奔避的，怕死黨團員，此時亦立即奔回吶喊，唯恐立功落後的樣子，一干人推推擁擁，把他帶去市公安局，（局長當時是李廣祥或焦林義記不清楚）李廣祥聞報，大吃一驚，親自訊問，一訊之下，目瞪口呆，原來這個在大道上高叫打倒陶鑄打倒毛澤東的傢伙，竟是中共穗市黨校副教育長。那批以為立了大功，行將受大獎的鷹犬的希望也落了空。

由於事情重大，公安局長立即請示上司，送他去神經病院檢查，證明神經有輕度別扭情形，不得已只好送去勞改（按一般情形在鬧市中高呼所謂「反革命口號」是立即槍決的）勞改了二年，轉去勞教三年，又再送去勞改半年，又再送回勞教半年，眞的他的苦難正如走馬燈一樣團團轉。最後終於在一九六二年釋出到農場當低級幹部，還是戴罪立功性質。不過這次又得他的兄弟的力量，要是別人，早已報銷了。

在這樣附帶一說，人們說中共沒有親情，沒有溫情，沒有人情。嗤，說這種話的人，除了是書獃子，否則便是替中共塗脂抹粉，好像中共辦事十分公正，鐵面無私。如果眞是這樣，周恩來的哥哥早該槍斃；朱光的弟弟也應無期勞改，方方的地主父親也不會坐着方方親自來接的車子，當着土改農民的面開走；至於這位副教育長，如果沒有得力的兄弟，相信已變成「半條好漢」了。不過那些親情，溫情，人情，只適合於中共黨團員，全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眞眞正正是輕罪重罰的。

話又說回來，陶鑄已在「文化大革命」中先浮後沉；沉下去再浮不起來了。不知這位副教育長已浮起來否？可是，再浮起來，也莫歡喜，劉少奇也佔不到會沉下去呢！

預告

下期有一篇抗戰時任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將軍，親自撰述防守衡陽四十七天的苦戰經過，並引證日本陸軍部有關「衡陽之役」的詳細記載。這種來自「敵方的資料」，是從未公開過的第一手資料，文長八千字，準於一一六期刊出，敬希讀者注意。

新疆風情畫——「姑娘追」

海外受西方生活的影響，對聖誕節頗為重視，看香港一派節日氣氛，自是太平盛世，娛樂昇平。不禁想起新疆哈薩克族的風俗民情，他們因信奉回教的關係，只是在肉孜節和古爾邦節才最熱鬧。然而，古爾邦節日卻在月前便渡過了，料想新疆的回民肯定沒有好日子過。

此刻，別說新疆人民不曉得甚麼叫聖誕節，就連整個大陸也不見得有多少人知道。文革以前，中共一貫宣傳勤儉過節，或者乾脆號召加班迎新年。老百姓的一切歡樂傳統都給取消了，慢慢淡忘而至無踪無影。何況經過這次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無論甚麼重大節日，絲毫也找不到昔日的歡樂氣氛。想像中在前一個月的古爾邦節再也不會出現盛大的集體活動，舉行「刁羊」、「對唱」、「姑娘追」等遊戲。

新疆哈薩克族大部份生活在伊犂河谷和阿爾泰草原，伊犂更是哈薩克族自治州的首府，相當於專區。哈薩克是遊牧民族，比起某些定居的維吾爾族，在生活方式，風俗習慣方面都有差異。雖說新疆各族人民都能歌善舞，但最值得歌頌的該是哈薩克牧民的婚禮，和充滿草原氣息的喧鬧遊戲，那種載歌載舞，熟騎善射的青春活力，真教異鄉人羨煞。

如果說，此地舞龍舞獅是代表老廣民間的傳統，那麼，新疆的「姑娘追」、「刁羊」、「對唱」，便是西北民族的精華。比較起來，舞龍、舞獅耗費財力是可觀的，單是建造一條綵龍，工本費、材料費起碼也得數千元，甚至幾萬元。可是，「姑娘追」、「刁羊」一類的遊戲活動，一分錢也不用，牧民利用天然的草原，和家家戶戶的牛羊，還有普遍的「吐魯番葡萄哈密瓜，伊犂果子動把抓」，年青的牧民和姑娘們，隨時都可舉行集體活動，手鼓一敲，自然召來漂亮的姑娘，彼此賽馬唱歌、或者小伙子牽着韁繩，侍候騎着馬的姑娘，用歌聲表達自個的心事，邊走邊唱，慢慢隱沒在茫茫的草原。一派豪放、曠達、開朗的詩情畫意，怎不令人油然嚮往？

「姑娘追」正反映了新疆草原一幅優美的風情畫。不需要佈置和裝飾。阿爾泰山麓，有許多水草肥美的大草原，藍天、白雲、草原、羊羣，遠處疏落的蒙古包，偶爾出現提着馬奶桶的姑娘……

誰家舉行婚禮或喜慶事時，毡房附近便沸騰了，開始「姑娘追」的遊戲，大伙更趁此機會熱鬧一番。雙雙對對的哈薩克青年男女，騎上高大的駿馬，展開健康有趣，和充滿活力的追求遊戲，為新婚的人家增添喜慶歡樂，道路兩旁則站滿看熱鬧的人羣。

年青的哈薩克怎麼追求呢？當大伙兒騎着馬走來走去，便各自在物色對象，然後邀請女的慢慢向原野奔去，一路上，年青小伙子儘管天花龍鳳，說得比唱得好聽，千方百計表達自己的愛情，不論如何誇張，姑娘們都要耐心地聽下去，不許打岔，靜靜地在享受被愛的情趣。到了郊外的預定終點，青年就得趕緊往回跑，有[illegible]

當前中[illegible]

金千里

為了「備戰、備荒」，在最近一個時期來，中共的經濟，曾作了一系列的新部署。而這些經濟方面新動態，應是吾人當前不可忽視的課題。

首先，讓我們看看中共近幾年來對內經濟方面的動態和具體措施。而最能說明它的，便是去年（一九六九）十月十四日中共人民日報（轉載第十期北京「紅旗」雜誌）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據該文透露：今後中共的對內經濟措施，有下列主要幾項：（一）貫徹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方針。（二）全力落實「備戰、備荒」運動。（三）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繼續執行「抓革命、促生產」。（四）強調依靠羣眾，走羣眾路線，大搞羣眾運動；標榜「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等。

而今天中共對內經濟的具體部署的具體工作，正是根據上述的措施為中心而制定的。它們是：再度強調發展地方工業；研擬第四個五年計劃經濟發展的初步構想；開展經濟戰線的鬬、批、改；提出「首鋼建議」組織和發動生產競賽，掀起「儲糧建倉」運動……等等。在此，對「鬬、批、改」的問題是陳羌老醋一瓶，不談也罷；至於「儲糧建倉」運動，筆者已有過專文論及，亦不贅。筆者要提出來檢討的是：

第一、關於中共再度強調發展地方工業的問題。中共早在「大躍進」時期，便已提出過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即所謂中央工業與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洋法生產與土法生產同時並舉。同時，中共在近半年來一再渲染文革以來地方工業建設的成就。除再彈其發展地方工業之優越性舊調，並聲嘶力竭地指責經濟調整時期「砍光退夠」，勒令地方工業趕快「下馬」是劉少奇「技術第一」、「專家治廠」、「洋奴哲學」、「爬行主義」路線之錯誤結果。但中共今天的發展地方工業，無論在指導思想或具體要求上，都與「大躍進」時期大為不同。非常明顯，目前中共的提出大力發展工業，是貫串着一條「備戰」的「黑線」。因在毛澤東看來，把工業分佈於大陸各地，不僅不易受戰爭破壞，且可做到把各地都成為支援「人民戰爭」的供應站。其具體搞法，也不像「大躍進」時一樣，強調鋼鐵是元帥，即由鋼鐵工業之發展去帶動其他工業建設。而是規定地方工業建設以化學肥料、農業動力、農業機械等為農業服務的工業重點，然後才連帶推及於鋼鐵工業等。

但是否說今後中共的發展地方工業，就可順利向前推進了呢？不，眾所周知，地方的小型工業亦有其缺點，特別在大陸，較顯著者如：不適於大型資源的開發利用，造成對資源的破壞；對於原料的綜合利用能力差，許多有價值的副產品流失；只能出產低級、小型、粗糙和一般技術低的產品，

師快得多。這時，姑娘便拍馬追趕，雙方拿出最勇猛飛速的騎術，真是大顯身手，圍看的人更是呼嘯拍手。當姑娘把小伙子追上時，她便狠狠地鞭打她心愛的青年，打得越重，愛得越深，男的照例不許還手遮擋，任打唔嬲，同時在享受被愛的懲罰。當然，也有的因為心腸軟，不忍大力鞭打，只是虛幌幾鞭，在心上人的頭頂掃兩下，做做樣子，掩人耳目。但她們表演得相當巧妙，揮鞭時震天價响，勁頭蠻狠的，到碰着愛人身上的瞬間，便「咔嚓」閃過了。這是一種高超卓越的鞭術，哈薩克姑娘需花幾年才學會呢！

「姑娘追」，確是一種最佳的愛情遊戲，既鍛鍊身體，又表演騎術，更反映青年男女的豪爽及溫柔性，比起香港賭馬的緊張、刺激、熱鬧、風趣，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刁羊」也是牧民最喜愛的一種活動，比較隆重嚴肅。據老牧人說，刁羊是一種祈求幸福的儀式，或婦女生第一個孩子便舉行刁羊。另外，在重大節日及喜事，有時亦開展刁羊比賽，這叫做亂刁。所有在場的人都可以參加，不論男女，每人騎一匹上好的「焉耆」快馬，飛奔擒羊，誰先把宰好的羊搶走，誰就是勝利者，那匹祭過天的肥羊就歸誰所有，他也就是幸福的主人。

另一種形式，是以部落為單位，或兩個牧幫，分成比賽的甲乙雙方。各自挑選體力最强，騎術最精的小伙子，以比賽的形式，把預先宰好的大綿羊放在指定地點，然後一聲號角，兩位騎手便飛鞭向宰羊的地點，進行賽刁，誰先把羊刁走，便是勝利。刁羊實際是一種賽馬遊戲。

「姑娘追」和「刁羊」都是集體歡樂的傳統風俗，目的是給節日增添氣氛。等到正式婚禮，則另外又有一套情調。當婚禮進行時，一羣牧民小伙子，騎着馬簇擁着新郎到新娘家去，距離新娘家蒙古包，一百公尺，人羣停下來，由新郎一位知心朋友前往報信。這時，新娘的嫂子或小姑小姨和一羣姑娘，按照禮規，端着馬奶去迎接新郎，端奶的這位小姑小姨必須跟新郎開玩笑，待要遞過去時，等新郎來接，便忽地縮回頭。這樣過來過去捉弄一會，使新郎領畧娶媳婦的艱難，也逗得在場的人一陣哄笑。年青小伙當然慫恿新郎趕緊搶過那碗馬奶，可是姑娘們卻嘰嘰喳喳起哄，羞煞小伙子，喝令他們不可飛擒大咬。

逗弄一陣，這才湧進帳房，兩邊男女各自把新人拉到一起，並排坐着。於是展開結婚對唱，比賽唱歌。民間歌手一邊彈着「東不拉」，青年男女和新郎新娘，互相挑戰，用相同的旋律，編出問答歌詞，一唱一和，必須問甚麼答甚麼，反正隨想，隨編，順口溜，看誰有急才，答不出則一直被對方問下去。這就是結婚對唱。

茲錄述一首哈薩克情歌，作為新疆風情的小結，以博一粲：

春風吹起妳艷紅的裙衫
像朵大紅花開在草原
我想把心思向妳傾吐
可是烈火燃燒在胸間
我想抑住戀情對妳冷淡
怎奈閉上眼睛還見妳在眼前

濟新動態

曾憲光

在未進入正題前，讓我們先回顧一下中共以往所謂五年計劃的實施狀況。如果不健忘，當會記得，中共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於一九五三年開始，至一九五七年完成的。有意思的是，該計劃是計劃時期已過去一半才制定的。因該計劃的草案，是遲至一九五五年三月才正式向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提出；經過不尋常的討論修正後，六月間才又提交國務院通過；七月才又再經「人代會」審議定案，這究竟是甚麼計劃呢，不是在開玩笑麼？

至於第二個五年計劃，本來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這次的計劃提出，不錯，是早了些。惟該計劃剛實施不久，老毛便又提出了甚麼「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緊接着甚麼「大躍進」、「人民公社」等紛紛出籠，致使經濟發展脫離常軌，完全違背和擯棄了第二個五年計劃。後因「三面紅旗」變成「三面喪旗」，再加上蘇援中斷，特別是當時連續三年的嚴重「自然災害」，使中共經濟出現了空前危機。為了挽救此一日益走上敗亡的命運，結果由劉少奇出來搞其退卻「救亡」工作，這樣第二個五年計劃便成為泡影，甚至連第一個五年計劃所獲得的成績也賠得一乾二淨。

再來是胎死腹中的所謂第三個五年計劃，它是中共在一九六六年初宣佈要開始實行的。可是有關該計劃之內容——方針、政策、基本任務及重要指標，一直未見宣佈。接着「文革」風暴來了。由於在「砸爛所有國家機器」暴亂中，像其他政權部門一樣，專門負責經濟計劃工作的中共「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國家經濟委員會」，均被衝擊而致組織瓦解，機能癱瘓。此一來，甚麼計劃都失去了觀念意義，何況所謂第三個五年計劃根本就無計劃！

至於第四個五年計劃，雖然目前中共乃未有正式提出它，但從今年八月來，大陸農業生產計劃情況，已反映出毛林集團正在着手研擬和策劃第四個五年計劃的提出。至其作用不外是：把國民經濟進一步納入戰時體制以「備戰」，其次是企圖粉飾太平，如此而已。

第三、發動組織「首鋼建議」的生產競賽問題。話說中共「首都鋼鐵公司」革委會，在毛派導演下於九月十日發出一項開展「革命競賽」的建議，至其所建議的內容，了無新意。只一味叫喊甚麼克服無政府主義，打倒派性、消滅山頭主義、要求革命領導班子保持「革命化」，勿蛻化變質等等。但卻由此暴露出在目前的大陸各工礦企業中，仍然是混亂一片。

總的說，儘管在最近一個時期來，中共在經濟（對內）方面，曾作出種種新部署和制定了各項具體措施，但由於大陸經濟實力經文革的洗禮後根本薄弱，特別是老毛的「宗派主義」和「殘民以逞」的一貫作風，搞到眾叛親離，民心思變。因此，對於「備戰、備荒」的實效，是不會大的。

小事胡塗 大節凜然

也談羅家倫

羅家倫先生逝世台北後，看到報紙上發表了許多大人物的紀念文字，滿篇皆是諛詞。但讀後覺得這些文字如果把羅家倫名字換了傅斯年、段錫朋或王世杰，也都是差不多的。這種公式化的文字寫下來，可以隨時應用。但是有一天國史館爲羅家倫立傳時，若採取這些文章，可就害苦了死者。

筆者知道羅家倫垂三十年，也曾經打過一次交道，所聞所見的羅家倫，與一般追悼文字頗爲不同。茲據實寫出，文字雖然不夠恭敬，但自信卻保存了羅家倫的眞面目。

首先要說的筆者最初知道羅家倫的名字，是那一次國民黨中央黨部開會，孫鳳鳴開槍刺汪精衛時。當時羅家倫也是中央委員，聽到槍聲，趕快跑到厠所裏把中委證章丟進馬桶。因爲這件事太突出，雖然我那時剛讀初中，對政治根本不懂，但對於此事卻記得十分清楚。

以後又聽到某公作了四句打油詩：「一身猪狗熊，兩眼官錢勢，三絕吹拍怕，四維禮義廉。」把羅家倫形容盡致。更使我對羅家倫增加了一層認識。

勝利後羅家倫當了新疆監察使，政績我不知道，祇看他作過一首悼父詩。我當時就覺得此人太不學，世間安有作悼父詩的？因此我對羅家倫除去「無行」之外，又多了一個「不學」的印象。

近年來許多人都喜歡談「五四」運動，有人認爲羅家倫是五四運動的領袖，其實並非如此。當五四運動學生整隊遊行時，行到東交民巷使館區，外國守軍不准通過，要學生推派代表談判。羅家倫當時祇是一個隨隊遊行的普通羣眾，因爲他的英文講得好，與另外一個同學被推爲代表，進入東交民巷與値月的美國使館人員交涉，未得到結果。但羅家倫的名字，卻由美國公使館傳出去，全世界都知道中國學生運動領袖羅家倫。說穿了就是這麼一回事。

又有人推崇羅家倫是新文化運動健將，其實一般所指的胡門「四大金剛」——羅家倫、傅斯年、顧頡剛、楊振聲要以羅家倫的學術成就最小，根本就交了白卷。

推原其故，是在政治方面得意太早，三十二歲任清華大學校長；三十八歲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又任中央大學校長。梁鼎芬詩「科名太早讀書遲」。若將「科」字改爲「得」字以贈羅家倫，倒也十分貼合。

現在再談談我同羅家倫之間的交往。大概是在一九五九年我寫的「瘟君夢」第一集出版後，雖然在台北銷路奇慘，根本無人買，但在名公鉅卿間頗有流傳。宗兄雨文一次來信，轉來羅家倫寄他的一封信，大意是說「令弟岳騫先生大作瘟君夢拜讀之後，無任佩服。」下面還有許多恭維話，已經記不起了。最後說請代致問候之意。雨文知道我討厭羅家倫，因此特地把信寄給我，並附一信說：「你平時最討厭的人，其實都很賞識你。」（意思是指另外還有一位大人物，也是我看不起的人，但也對雨文贊我）。信中勸誡我論人論世不要太主觀，平時所看不起的人，其實不是想像的如此不堪。收到這封信之後，我對羅家倫的觀感確實改變了好多。

事有湊巧，中間過了幾個月，國際筆會開會，羅家倫是台灣中國筆會主席，開會回來經過香港時，香港中國筆會理事會在漢宮設宴招待，派我去格蘭酒店迎迓。我先打電話去格蘭酒店聯絡，接通之後，我先作自我介紹說：「羅先生，我叫×××，你記不記得？」電話上聽到對方在說：「是！是！是！×先生。」

我覺得不大對頭，連忙改口說：「我的筆名岳騫，曾經寫過一本小說瘟君夢，你看過沒有？」又聽到電話上說：「是！是！××先生，記不清楚了。」

我當時的確有點啼笑皆非，改口說道：「這些事沒有關係，現在我奉到香港中國筆會理事會之命，前來請你，我們馬上見面再談。」

掛上電話我就遍找他這封信，費了半個鐘頭時間終於找到了，當時坐車趕去格蘭酒店，找到了房間，我先給他一張名片，然後把這封信遞給他。問道：「羅先生，這封信是你寫的，還是別人冒充？」

他看了之後，點頭說道：「是！是！信是我寫的，祇是記不清楚了。」

我說：「這個沒有關係，我祇是要表明我並非任意同羅先生攀交情，實在是羅先生寫信給家兄，並要家兄向我問候，因此我才打電話同羅先生談起，既然羅先生不記得，祇當沒有這回事就是了。現在許多客人都在漢宮候駕，我們走吧！」

我把他接到漢宮，席間賓主十分盡歡；第二天他啓程回台北時，我們有幾個人還到飛機場送行。雖然沒有私交可談，但以香港中國筆會同人款待台灣中國筆會主席來說，也算是情義周至，一無缺憾了。

事情隔了大約四年，一九六五年雙十節，香港中國筆會組織一個代表團回國慶祝國慶，李秋生先生任團長，我被推爲代表秘書。在出發前，李先生就致信羅家倫，說明香港中國筆會即將返國，請台灣中國筆會出面聯絡，當時大家都覺得這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事。因爲論公，中國祇有這兩個筆會，應該密切合作；論私，台灣中國筆會人士過港，此間均竭誠招待。因爲除去羅家倫之外，

還有一次由陳紀瀅先生率同徐鍾珮、華嚴兩位女作家過港，也招待如儀，按說禮尚往來，香港中國筆會第一次回國，自然應由台灣中國筆會出面招待。那時陳紀瀅先生已去美國，李秋生先生就寫信通知羅家倫。代表團同仁均十分放心，以爲到了台北有所依靠。誰知飛機到了台北機場，祇見到擔任台灣中國筆會執行委員一位朋友來接，我當時還天眞的問他：「老兄是代表台灣筆會前來？」這位朋友微笑說道：「我祇代表我自己。」我又問道：「台灣筆會同仁知不知道香港筆會代表團回來了？」這位朋友笑道：「這點我可不知道，也無處打聽。」

我越聽越奇，問道：「老兄不是執行委員嗎？你們開會未談到？」他又搖下頭：「我們四年未開過會了。」這句話一出，確實使我們這一個少見多怪的香港代表團大吃了一驚。以後到了旅館，這位朋友又告訴了我們許多羅家倫主持下台灣筆會的內幕，四年來開過大會，也未舉行過執行委員會議，當然也沒有吸收新會員，雖然台灣新作家輩出，作家協會的會員達到五千人，但筆會會員還是開始時幾十個人，而且有減無增，因爲死一個就少一個。我當時又問道：「爲什麼不另選別人呢？」他答道：「就因爲怕選別人，所以他不肯召開大會，我們有什麼辦法。」

過了一天，我們的代表團長國慶日上午在總統府舉行的紀念會上碰見了羅家倫，剛說一句：「我的信你收到了沒有？」他慌忙兩手一齊拱：「我遲一兩日請你仔細談談。」從此之後也就沒有了下文。台灣中國筆會的主席，直到他老先生病到神智昏迷時，才與國史館長同時撒手讓人。

這樣的一個羅家倫，相信誰都不會對他有好感。

× × ×

但是他卻有偉大的一面，非常人可及之處，應當予以表揚。

羅家倫一生最大成就是勝利後出任駐印度大使，由於中國政府懇切希望印度獨立，所以派出大使尚在印度正式獨立之前。按照國際慣例，羅家倫自然而然成了印度外交團的團長。當時正值中國國勢如日中天，印度需要中國支持之處太多，自尼赫魯以下，皆屈意交驩中國大使。因此羅家倫當時在印度不但是中國大使，還等於是印度政要顧問，印度國大黨一羣領袖（當時尚未正式獨立），遇事都要向羅家倫請教。其中最精采的一次，是關於印度的國旗問題，當時印度國大黨要員在一起商量制訂國旗，亂嘈嘈吵成一團。有的主張用紡車作國徽，因爲紡車是甘地革命的武器，應當作爲獨立的象徵；有人就提出反對，認爲紡車象徵落後。大家吵得不可開交時，看見羅家倫坐在旁邊微笑，忽然想起此事應當請教羅大使，於是一窩蜂過來圍着羅家倫，請他發表意見。

因爲印度官方語言是英語，所以印度領導獨立運動的國大黨要員吵架也是用英語，羅家倫聽得淸淸楚楚。當時就向一羣印度要人說道：「印度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在歷史上又未曾眞正統一過，所以製定國旗要特別注意之點，就是式樣要簡單，否則各地區製出來國旗若是不同，笑話可就大了。」

一羣印度人都點頭贊成，進一步請教應用何種樣式？

羅家倫說道：「就我們中國人知道的印度歷史，最偉大的君主要算是阿育王，阿育王的徽記是個車輪，你們何不用車輪作國徽，既有意義又容易繪製，配以紅白綠三個橫條。」這番話引起一致掌聲，就這樣確定了印度國旗用車輪作國徽。這不僅是外交佳話，也是中國外交史上罕有的成就。

另外一件事就是印度尼赫魯政府有意侵略中國，在中國要求談判新約時，故意遲遲不復，一直到中國局勢逆轉，共軍即將渡江時，致中國一項照會，聲明祇承認麥馬洪線。此事幾乎被尼赫魯矇過，還是羅家倫想起，到外交部查卷，查出這項照會，據理予以駁斥，在印度承認中共僞政權之前，中國政府反駁了其承認麥馬洪線的謬論。雖然印度承認中共僞政權並不等於中國承認，但是若無此一項覆文，尼赫魯就可能硬賴中國政府已承認了麥馬洪線。羅氏此種公忠體國的精神，非當時一批外交人員可及。

還有一件關乎羅氏一生名節最重大的事，當民國三十八年國內局勢逆轉，毛僞政權又在北平成立，許多國家，一些短視投機的執政者，紛紛承認了僞組織，原駐各該國的中國使館人員就要下旗回國了。在此時機，各駐外交人員，出現了三種情況，第一種是臨時叛變，聲明投共，如駐緬甸大使涂允檀，駐法國大使館代辦公使凌其瀚；第二種是悄悄棄職潛逃去美國或更遠的地方，如駐捷克大使梁龍；第三種也是最好的，就是被駐在國通知離境時，聲請以難民身份居留，改業營商的，如駐英大使鄭天錫，駐澳洲大使甘乃光，其實澳洲並未承認中共僞政權，是甘大使自願以平民身份留駐，均在當地開飯館。其中唯一例外不入類的是駐印大使羅家倫，在印度承認僞政權之後，毅然率領全體館員下旗回台灣。

當時有人統計在三十八年政府播遷台灣時，駐外大使祇回來一個半。一個是駐韓大使邵毓麟，奉調回國時，妻兒老小全部返台；半個是羅家倫，祇回來他一個人，夫人女兒都去了美國。但是，韓國並未承認毛僞政權，所以眞正下旗回國的大使祇有羅家倫一人。

現在看起來也許覺得這不算一回事，可是在三十八年時，美國發表白皮書，對華援助一筆勾銷，中國政府成了世界孤兒，各國爭相打擊，以見好於毛僞政權；國內人心浮動，風雨飄搖，據說陳誠（時任行政院長），吳國楨（時任台灣省主席）袋裏均經常裝有毒藥，以備緊急時所需。有些民意代表申請出境不得，竟然僱小船向外逃，此時身在國外，慨然返去與國家共患難，這要有多大的勇氣！若非平日眞正對國家忠誠，臨時是作不出的。僅憑此一點，即足千秋。到今日蓋棺論定，羅家倫縱有一千一萬個不是，但是小疵不掩大節，在中國歷史上自有其不朽的地位。

筆者寫這篇文字，相信會引起許多人的不快，但是捫心自問，句句都是實話，既不因羅家倫已死，而百般予以粉飾；也不因內心討厭此人，而掩其冰霜大節。對萬人雜誌讀者來說，我下筆是絕對負責的。



與熊十力扭打在一起的廢名

趙聰

在文藝作品的欣賞上，每人都有自己的所謂偏見。三十年代前後，我對新文壇的小說作家，最喜歡兩個人的作品，一位是沈從文，他用「甲辰」筆名寫的那個短篇「十四夜間」，實在愛煞人也麼哥，字句的凝鍊，風格的卓異，鎔鑄出一種無以言宣的美——當然，並不是他的全部作品都如此，他這位多產者也不會篇篇精采。另一位就是本文所要談的廢名，他那風格更獨特，字句更精鍊，使我着迷的魅力更在沈之上。然而沈卻名滿天下，他則不大為人所知，他的處女作「竹林的故事」還能為文藝青年所接受；到了「棗」和「橋」，就只有少數的知音者贊賞；最後的「莫須有先生傳」，甚至連他的老師周作人都看不大懂了。從此他也就止筆不再寫小說，於是在三十年代尚未過完了的時候，他已寂然無聞。

他本名馮文炳，寫「竹林的故事」時，還是署的本名，以後的作品就改署「廢名」了。錢玄同主張廢姓，他則主張廢名，同可稱為怪物。他是湖北黃梅縣人，中學畢業後，即在武昌一個中學裏教書，民十以前，和北大教授周作人通起信來。一九二二年北上，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兩年後升入本科，讀英文系，中間休學一年，到一九二九年才畢業。他是周作人的愛徒，周對他提攜備至，一度曾住在周家。他和俞平伯一同陶醉於周的散文筆調，更私相摹倣，結果各得其一端，風格卻又各不相同，全不及知堂老人的自然與練淨。他在北大還未畢業時，就已經寫起小說來，大都發表在胡適主編的「努力周報」上，後來輯印「竹林的故事」時，就是收的這個時期的作品。到周氏兄弟為協助同鄉孫伏園辦「語絲」，他的作品就改投到「語絲」上，就是後來輯印的「棗」和「桃園」，還有長篇「橋」的連載，作風為之一變，也更講求語句的精雕細琢。再後在「駱駝草」上，發表了長篇「莫須有先生傳」，那已是畢業以後做講師時的事了。

在北大，他讀沙士比亞，讀哈代，周作人勸他自習「唐·吉訶德先生」和李義山詩；他自己則進而研究起杜甫來，以後更涉獵「詩經」「論語」「老子」「莊子」，逐漸接觸到佛經。北大畢業後，承周之推轂，即在北大中國文學系當講師，講李義山，講溫庭筠，也講新詩。前幾年友人在舊書攤獲得北大文學院講義，線裝兩冊，持以贈我，從中竟發現了廢名的「詩論」，計共三篇：「新詩問答」「新詩應該是自由詩」「已往的詩文學與新詩」，非常喜愛，其中頗多前人未發的創見，即使在他以後的一些談詩者，我也沒有發現過有他這樣超特的詩論。他不以為新詩是舊詩的進步，他說新詩只是一種詩。兩者的不同，主要在於舊詩的內容是散文的，形式是詩的；新詩則恰恰相反，形式是散文的，內容是詩的。他主張新詩應該是自由詩，一如西洋的散文詩；也就是說用散文來寫詩。但是詩的內容則必須是詩的，如果內容也是散文的，那就根本不是詩了。舊詩有個框框，亦即所謂格律，照框框寫出來，那就是詩的形式，誰能說不是詩。所以內容倒是可以散文的，只用形式來區別。他說：「中國詩中，像『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確是詩的內容，然而這種正是例外的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其所以成為詩之故，豈不在於文字麼？若察其意義，明明是散文的意義。我先前引的李商隱的『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雲。』確不是散文的意義而是詩的，但這樣的詩的內容用在舊詩便不稱，讀之反覺其文勝質，他的內容失掉了。這個內容倒是新詩的內容。我的意思便在這裏，新詩要別於舊詩而能成立，一定要這個內容是詩的，其文字則要是散文的。」因此他反對一些新詩作者，故意摹倣舊詩造一些詩的句子，因為那仍是舊詩的文字。我想他的這種理論，仍然值得目前討論新詩和從事寫作新詩的人取作參考。

廢名的面貌生得很怪，額如螳螂，眉稜骨特別高，因為生過瘰癧，頸子上很多傷痕，說話的聲音也低而且啞。他的行事為人更怪，在北大休學一年，是為了一九二七年張作霖入北京，改辦京師大學堂。那時候他窮得沒有飯吃，住着公寓，在西門外一間私立中學走教國文。後來遷入西山正黃旗村，終日沉思默想。他的同鄉黃岡熊十力翁，學貫儒釋道，曾因林宰平的介紹，應聘到北大講「佛家名相通釋」。他平素極佩服熊翁的博大精深，常到熊處談論儒道異同等事。等到他自己讀了佛經之後，卻又與精研佛學的熊翁意見不合，而且多有不滿之意。據知堂老人在「懷廢名」一文中說：「有余君與熊翁同住在二道橋，曾告訴我說，一日廢名與熊翁論僧肇，大聲爭論，忽而靜止，則二人已扭打在一處，旋見廢名氣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見廢名又來，與熊翁在討論別的問題矣。」廢名自己曾說

，他喜歡靜坐深思，不知何時起，忽然得到一種特殊的經驗，即跌坐少頃，便兩手自動，作種種姿態，有如體操，不能自己。他有一位中學同學，後來做了和尙，看見他這個樣子，甚爲讚歎，以爲這是道行之果，坐禪若干年，未必能至。不過他的這個道行，有儒，有老莊，有佛，也有吉謌德的風車，更有李商隱的嫦娥，把這些滙聚到一塊，就成了魔道了。七七事變之前，他大發神經，突把他的妻子兒女遣返故鄉，自己一個人住在雍和宮的喇嘛廟裏。蘆溝橋砲聲一響，他也就回南隱遯起來。抗戰期間，未見他有任何創作，寫出長篇的「橋」以後，會先後在林語當主編的「人間世」上、在林庚主編的「明珠」上，發表過他的小品文，在「三竿兩竿」一文中說：「中國文章，以六朝人文章爲最不可及。」我記得三十年後陳寅恪也說過這同樣意思的話。可知他對文學的見解和自己創作的道路。

三十年代著名的文藝批評家劉西渭（李健吾），在評沈從文的「邊城」時，曾拿廢名和沈從文作了一個比較，他說：「有些人的作品叫我看，想，瞭解；然而沈從文先生一類的小說，是叫我們感覺，想，回味；想是不可避免的步驟。廢名先生的小說似乎可以歸入後者，然而他根本上就和沈從文先生不一樣。廢名先生彷彿一個修士，一切是向內的；他追求一種超脫的意境，意境的本身，一種交織在文字上的思維者的美化的境界，而不是美麗自身。沈從文先生不是一個修士，他熱情地崇拜美。在他藝術的製作裏，他表現一段具體的生命，而這生命是美化了的，經過他的熱情再現的。大多數人可以欣賞他的作品，因爲他所涵有的理想，是人人可以接受，融化在各自的生命裏的。但是廢名先生的作品，一種具體化的抽象的意境，僅僅限於少數的讀者。他永久是孤獨的，簡直是孤潔的。」

劉西渭在批評何其芳的「畫夢錄」時，又提到了廢名。他用科學分析方法，眞個像他自己所說，「剔爬到作者和作品靈魂深處」。因爲他的文字很美，遂錄在這裏，供讀者欣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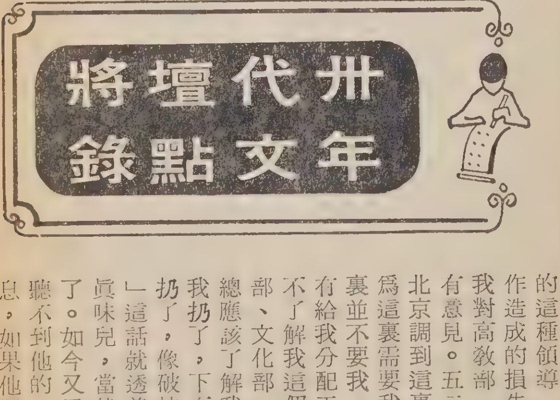
「此其我每次想到廢名先生，一個那樣和廣大[illegible]」一樣孤絕。在現存的中國文藝作家裏面，沒有一位更像廢名先生引我好奇，更深刻地把我引來觀察他的轉變的。有的是比他通俗的，偉大的，生動的，新穎而且時髦的，然而很少一位像他更是自己的。凡他寫出來的，多是他自己的。他眞正在創造，假定創造不是抄襲。這不是說，他沒有受到外來影響。不過這些影響，無論中外古今，遇見一個善感多能的心靈，都逃不出强有力的吸收和再生。唯其善感多能，他所再生出來的遂乃具有强烈的個性，不和時代爲伍，自有他永生的角落，成爲少數人留連忘返的桃源。『竹林的故事』的問世，雖說已經十有一載，然而即使今日披閱，我們依舊感到它描繪的簡潔，情趣的雅緻，和它文筆的精鍊。在這短短的歲月之中，『竹林的故事』猶然栩栩在目，而馮文炳先生和廢名先生的連接竟成一種坎坷。

「馮文炳先生徘徊在他記憶的王國，而廢名先生，漸漸走出形象的沾戀，停留在一種抽象的存在，同時他所有藝術家的匠心，或者自覺，或者內心的喜悅，幾乎全用來表現他所鍾情的觀念。追隨他歷年的創作，我們從他的『棗』就可以得到這種轉變的消息。他已然就他美妙的文筆，特別著眼三兩更美妙的獨立的字句。著眼字句是藝術家的初步工夫，然而臨到字句可以單自剔出，成爲一個抽象的絕句，便只屬思維者的苦詣，失卻藝術所需的更高的諧和。這種絕句，在一篇小說裏面，有時會增加美麗，有時會妨害進行，而廢名先生正好是這樣一個例證。所以，純就文學的製作來看，友誼不能決定它的類屬。周作人先生有廣大的趣味，兪平伯先生有美麗的幻想，而廢名先生，原可以比他們更偉大，因爲他有具體的想像，平適的語言；不幸他逃免光怪陸離的人世，如今收穫的只是綺麗的片段。

「這正是他所得到的報酬，一種光榮的寂寥。他是現今從事文藝的一個良好的教訓。然而他並不似我們想像的那樣孤絕。……如若風格可以永生，廢名先生的文筆將是後學者一種有趣的探險。……我不妨請讀者注意他的句與句間的空白。唯其他用心思索每一句子的完美，而每一完美的句子便各自成爲一個世界，所以也有[illegible]空白。……你可以因而體念他寫作的方法。他從觀念出發，每一個觀念凝成一個結晶的句子。讀者不得不在這裏逗留，因爲牠供你過長的思維。」

我很同意這個批評。

大陸「解放」，和尙尼姑都要還俗，不勞動沒有飯吃，廢名也就不能隱名，改回原來的名字馮文炳，到北平以作家的身份去見那些文藝大亨，請求加入「作協」，當一名住在裏面拿津貼爲生的文藝工作者。誰知「作協」對他擋了駕，沒有批准他加入。其實，他還是太天眞，也不想想自己既非黨員，又非左翼作家，也未經過改造，怎能加入協會。後來不知是誰可憐他，才派他到吉林的東北人民大學去教書，他也索性不寫作了。一九五七年鳴放，他對着來訪的新聞記者大吐苦水道：「我過去在文學寫作上很努力，很熱心，可是作家協會卻把我排斥在外面。我在北京時，曾向卞立琳、何其芳提過，爲什麼我不能參加作家協會？爲什麼有些同志把文學界像我這樣的人都抹煞了？這實在是不可解的。現在我明白了，作家協會有宗派情緒。作家協會的這種領導，對文藝工作造成的損失眞不小。我對高教部、文化部也有意見。五二年把我從北京調到這裏來，我以爲這裏需要我，其實這裏並不要我，半年多沒有給我分配工作。下面不了解我這個人，高教部、文化部、作家協會總應該了解我。你們把我扔了，下面還不把我扔了，像破抹布一樣。」這話就透着他那老天眞味兒，當然就是右派了。如今又已十餘年，聽不到他的一丁點兒消息，如果他還在世，當是七十多歲的人了。



讀左報有感

古鶴翔

（一）廣州的冒牌香港客

據毛共的宣傳：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人是最幸福的。因此，毛澤東御賜幾個杧果給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就作爲特大的喜訊，歡欣鼓舞，吃不到的，就看一看杧果的模型也是十分幸福的。

可惜大陸人民不能畫餅充飢，他們餓得太厲害的時候就冒死逃亡，逃不了的也千方百計的追求生存和溫飽。怎樣才能應付大陸人民追求生存和溫飽的要求呢？毛澤東的答案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然而人民不會永遠被巫術催眠的，因而近十個月來由大陸逃港的人數比往年倍增。在廣州，竟然有人冒充香港客。他們利用舊香港身份證，穿上較講究的衣服，剃了鬍子，梳好頭髮到百貨公司和飯館去購物和飽餐一頓。因爲「偉大的毛主席」對香港客是予以「優待」的。

在廣州，在毛主席帶頭看重香港客的風氣下，女孩子也愛上香港客了。毛主席喜愛香港客的外滙，女孩子也愛香港的鈔票。若干假香港客就利用這心理來哄騙女孩子。

殖民地的居民，竟然是共產天堂人民嚮往的對象，那眞是奇聞！其實說奇也不奇，請看一看殖民地香港的低級公務員罷，一般都加薪四十元左右。「蘇修」呢，也預備加薪四元。唯有中國大陸的農民，卻要把勞動所得的百分之七十六以上繳交給胃大的共產黨。這眞是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大的「幸福」了！

（二）金訓華的價値不如一根電燈柱

近來共報大力宣傳「金訓華的光輝事迹」。據說金訓華是上海市吳淞第二中學一九六八年的高中畢業生，也是原來上海市中學紅代會的常委，是紅衛兵小闖將。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晚上，他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到雙河大隊插隊落戶，因防洪搶救一根電燈柱而淹死了。

看完毛共有關金訓華的報導，我第一個感想就是：毛澤東驅迫一位紅衛兵小闖將爲一根電燈柱而死！一個高中畢業生的生命，不如一根明知不易檢回的電燈柱値錢！

我說金訓華是被驅迫下鄉的，這話可以請現在台灣的「中國人民志願軍」起義人員予以證明，也可以請所有大陸逃亡來港的難胞作證，因爲毛共口中的「志願」，實在就是「强迫」。

據共方報導，金訓華在七月五日日記中說：「今天談一談對參加鋤地一些看法。鋤地這活計，說累罷，不停地鋤上幾個小時，確實比較累；說不累罷，也可以偸懶的，這要看一個人對勞動的態度，看他對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認識了。有決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只是執行毛主席提出

黃克强的膽色和風趣

·史劍非·

辛亥革命人物中，筆者最欣賞黃克强。他不但功勳蓋世，而且膽色無雙，風趣可人。

同盟會自一九〇五年在東京成立，孫中山主要負責領導理論和方畧，在國外奔走籌款，實際領導革命行動則爲黃克强。若干黨人强作解釋說，孫中山所以未多負領導行動的責任，是因早被通緝，無法進入國門；其實黃克强自一九〇四年（同盟會成立之前），領導華興會，長沙起義失敗即被通緝，懸紅五千金購其頭。因此黃專負行動責任，孫多負籌款，乃出於分工的需要，因黃富於軍事知識，且爲神槍手。黃花崗右手斷指之後，仍能開槍斃淸軍十數人，掩護同志撤退，可見其槍法之精。

從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一（辛亥）這六年間，黃克强從海外返大陸領導起義，凡十進十出。每次失敗後皆出生入死逃出，經一番佈置準備再潛回大陸。氣魄之雄，膽色之壯，無與倫比。

放開功勳不說，本文專談談他的膽色、豪情與風趣。

一九〇三年，黃克强在東京被同志推舉返國進行革命。臨行與劉揆一計議，劉建議他連絡湖南哥老會首領馬福益。劉力贊馬福益所領導的團體「執法好義，多可贊歎」。黃回湘經劉之弟劉道一之助，風雪之夜，喬裝往湘潭往訪馬福益。他們二人「短衣釘鞋，頭頂斗笠，乘雪夜行三十里，與相見於茶園舖礦山上一巖穴中。柴火熊熊，三人席地促坐，各傾肝膽共謀光復。……是夜山路均有會黨防守，得以暢所欲言。且命其黨徒就巖穴雪地，掘一土坑，埋數鷄其中，上以柴火煨之，香味逾於常烹，各自痛飲狂餐，樂至天晚。」他在歸途中賦詩有「結義憑杯酒，驅胡等割鷄」之句。豪情勝概，躍然紙上。讀了這段文字，晃如置身水滸傳中。

黃克强這個人的膽色豪情，不但在結義拜盟之中見之，在衝鋒陷陣中見之，亦在失敗逃亡中見之。

一九〇四年八月長沙起義失敗後，剃去八字鬍鬚，化裝逃出長沙，經漢口買船去上海。在漢口竟改乘招商局的江亨輪，包官艙兩間，「以示明行取勝於暗匿」。人多爲之擔憂，惟恐淸軍警查獲。「先生於途中談笑自若，從容鎭靜」。須知有些人臨大難之際，亦能故持鎭靜，談笑自若。但是因內心憂懼，胃口必然不佳。黃克强之膽色，則在胃口上證明之。「下九江，値螃蟹正肥，[illegible]

農的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這段「日記」究竟是「日記」還是「演說」？我不想下結論，請讀者自己判斷罷。有人這樣寫日記的麼，如果有，那就是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人才會寫這些預備給別人看的日記！我說這段日記是預備給別人看的，有「金訓華七月十八日」的「日記」為證，它說：「請同志們在日常鬬爭中監督我。」如果這「日記」不是預備給別人看的，怎麼會寫上這一句話？

由上面這一句話，可以證明大陸人民連寫「日記」也沒有半點自由，在「日記」的恐怖情況中，誰敢在日記中說眞話呢？毛澤東把胡風打作反革命，也是書信和日記為資料的，大陸人民連寫眞日記的自由也早已喪失了！

細心想一想，「金訓華」這名字也頗奇特，除了「偉大的毛主席」，誰配稱做「訓華」呢？誰有資格「教訓」中國人呢？怪不得「金訓華」在日記中「教訓」中國人民說：「生為毛主席而戰鬬，死為毛主席而獻身。」

詩曰：備戰備荒為誰人？廿載飢寒多苦辛。王師再踏中原日，七億蟻民殺暴君！

通？不通？半桶水？

春聲

沒阻塞叫「通」，受阻塞叫「不通」，行人路如是，行文路也如是。至於「半桶水」，「桶」是容水的器，盛滿即是一桶，半桶就是二分之一，還得注進二分之一空額，要是不再補充，永遠是「半桶水」。

不過「通」與「不通」，有廣義和狹義，而「半桶水」更有大小器所容的量。比方甲乙兩家都有水桶，可是容量不同，甲家的桶容滿為五百加侖，乙家的桶容滿為一百加侖，那就甲家的「半桶水」多於乙家的一桶水一倍半。

廣義的「通」，眞的「通天曉」才叫「通」。通天文，不通地理，「不通」；通文史，不通理化，「不通」。狹義的「通」，衹要「順理成章」，便可叫「通」；「雜亂無章」，便叫「不通」。

「半桶水」自謙也會常用，用在批評或評判他人，實在不大相宜。因為「明於責人，昧於責己」，這是一般人的通病。而況說他人為「半桶水」，更有可能自己正是「半桶水」。又何況用「半桶水」這名詞形容「學不足」，「學也無涯」。怎叫為足？一程還有一程遠，一山還有一山高。但他山則沒可比高，學識定會有比高。因此，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不會看輕別人為「半桶水」。

又關於寫作「通」與「不通」或「半桶水」，實在不容易下個評語，尤其句子結構，中文文沒法有固定的定義。通人的眼光，名作家所寫，「不通」也「通」；無名者所寫「通」也「不通」。唐人詩句：「江春入舊年」啦，「梅柳渡江春」啦……相信如出於無名之輩的手筆，不投往字紙簍者幾稀！

讀本雜誌一〇四期萬先生覆曹先生有關「通」與「不通」問題，也提及「半桶水」字眼。曹、萬我都沒見過一面，但見文章。他們倆「通」，「通」！萬「通」在俗，曹「通」在變。「通俗」，通人看「通」！「變通」，通人看「不通」。「半桶水」不足為患，最怕自感「桶滿、全通」。

，想不到到了上海，竟為黨人牽連被捕入獄。

安徽革命黨人萬福華，十月十三日在上海謀刺前廣西巡撫王之春，失手被捕；同黃克强同住餘慶里八號的章行嚴（士釗）往捕房探問萬福華，亦被捕。經訊問得出地址，使黃克强等十三人同時牽連入獄。

據同時被捕的安鵬，追憶與黃克强在獄中的情況，興味淋漓，引人入勝。

「余等既入獄，獄中已羈押多人。詢悉其與予等同牢之雅者，皆潊浦灘頭，椎理少年也。相將為予等執役掃除，騰出一室，供予等同住。且對予等牽連被捕，表無限同情。日既曛，各發灰色線毯一條為蓋，又各人給一冰鐵盂，以供餐粥。其盂不知經幾何歲月，外作灰黝色，若在獄外，見之當作三日嘔。同志等皆面面相覷，不肯食。惟瑾午（黃克强之別號）視若尋常，捧之大喝大嚼。瑾午食量本宏，罄一盂，問他人曰：「君等不食乎？』又罄一盂，連舉三盂，餘人見之，皆破顏為笑曰：『瑾午眞可人也』。入夜，月白霜寒，綣縮如蝟。早餐，各給粗飯一盂，佐餐者，鹹蠶豆十數粒，白菜十數莖，餘人亦皆狼吞虎嚥。惟諸人以身陷縲絏，皆攢眉蹙額，惟瑾午則履險如夷，談笑自若，時向陶巖調侃。問陶巖曰：『吾輩惟汝年最稚，何年將滿二十？亦曾幾度親美人芳澤也？』陶巖悉舉以對，同人聞之，又皆相笑成懽。」

這段獄中記，將個黃克强寫得活現眼前。是罕見的好傳記材料。

國人寫傳記，不寫生活，專記德行，把每個人都扮成了孔孟。讀來千篇一律，枯燥難挨。偉大人物也是人，也該有烟火氣、有人情味，那才要得。像上述的描寫，不但無損於黃克强的偉大，反而顯出他的膽色和風趣。

近來讀史愛讀幕後材料，伶人在後台未着裝之前，才能看到本來面目。台前唱戲，官樣文章，實乏意趣。

徵求舊書

徵求徐速著初版「星星、月亮、太陽」一書，（內有「再版題記」，雖然亦印有初版字樣的不要。）如有出讓者，請將條件開出，通知本社徐遲先生。

京劇改革漫談（八）

梨園舊友



我看「智取威虎山」（4）
不入流的藝術家江青

「智取威虎山」是江青的「八大樣板」之一，其實「沙家浜」、「紅燈記」、「海港」、「奇襲白虎團」和「智取威虎山」這些所謂革命現代戲，都算不上京劇。現在中共已有「智取威虎山」唱片到港，雖然不是最近發表的標準本，但唱腔不會有太多的變化，筆者聽過之後，覺得除了鑼鼓之外，一切都是陌生的：文場的伴奏變了，唱腔不同了，定型的唱詞也變成不定型了；男女老幼的聲音也分辨不出了，說是京戲眞寃枉了它，應該名之爲「江青戲」，因爲這是在江青直接領導之下搞出來的「四不相」！

一個人最怕一知半解，那只會使他變成「井底蛙」，因而成爲自大狂的夜郎王！江青的情形正是如此。

不錯，江青在學生時代在山東實驗劇院學過一段京戲，可惜她不是這塊材料，演主角沒有份兒，只能扮些宮女丫環之流（山東省實驗劇院出來的人材本就不多，抗戰期間，該院遷到重慶，筆者常去欣賞，除了趙榮琛之外，其餘均不足觀）。這在「心比天高，身爲下賤」的江青來說，自然很難忍受，於是不久又放棄了戲劇生涯。

「管」不如「絃」

江青對京戲之不通，可於以下兩事中得到證明：一、據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的「廣東文藝戰報」所載江青對交响音樂「沙家浜」的指示中有一條說：「導板上要用上鎖吶多好聽，『二簧』一般用鎖吶更好聽一些。」二、她所一手造成的鋼琴伴奏紅燈記。

江青之所以認爲用鎖吶唱二簧更好聽些的原因，大概由於當年學戲時，聽別人唱「羅成叫關」、「龍虎鬬」之類的「鎖吶腔」，自己沒有資格學習，留有深刻印象之故。

按鎖吶爲古鶩藥之屬，本回族所用，原名蘇爾奈。據齊如山先生考證，鎖吶就是以前的「聶兜姜」，它的製法，用木管，本小末大，長一尺四寸有奇，上口安銅管，長三寸，銅管上口復安蘆哨，吹之成聲。木管正面七孔，背面一孔，末安銅喇叭，常用爲單奏的樂器，如行大禮、祭典、宴會、婚喪等禮時都用它，所以戲中的用法也是如此。崑腔中個人用的較少，只有在羣曲中用它。皮簧用的較多，尤其是「紅生戲」，如「龍虎鬬」的宋太祖，「采石磯」的徐達，「攻潼關」的姜子牙，「雙包案」的夜行帥（貓神），「青石山」的關公，「五花洞」的張天師等，多數都唱鎖吶腔。

「鎖吶腔」是一種難能而不可貴的唱腔。說它「難能」，因爲它的調門高，許多本錢不足的人頂不下來；說它「不可貴」，是因爲凡是用「鎖吶腔」的，多不是以唱工取勝的戲，那只是限於「規矩」不得不如此，這也是伶人們墨守成規不知改進的陋習之一！

京劇的伴奏，在於托、包、塡、補，以助歌者聲氣之不足。所以伴奏的樂器，以輕柔、圓活爲上；管樂則適得其反，只有絃樂才能達到這種要求。因此，皮簧中的伴奏也以絃樂爲主，極少使用管樂，同時皮簧的唱腔複雜，在技術上管樂也難勝任（崑曲、吹腔用笛是因歌譜簡單）。例如皮簧的靑衣唱腔，常常使用六十四分音符，而且其中還有休止符，或附點，管樂便很難奏出，即令勉強奏出，也無法和歌者的聲音水乳交融渾然一體。尤其遇到「滑」音的時候，奏者在絃樂器上用指一抹之勞，而管樂器則根本不能奏出，鋼琴的性能也是如此。所以江青創造的「洋爲中用」鋼琴伴奏「紅燈記」，和「沙家浜交响樂」之加入鎖吶唱二簧，都足以證明她對京劇認識之淺薄！



（圖十五）趙燕俠與馬長禮在「蘆蕩火種」中的一副醜相

愚而自用

但是「愚而好自用」，古人這句話眞是千古不易。一個人越是一知半解，越要裝成內行，有權者更自認爲此中「權威」。江靑的京劇修養，雖然作一個高級觀衆也未必夠資格，但她偏要作福作威表示自己是內行，據說她曾審查一千多個劇目，排「蘆蕩火種」時，每次都到場監督，隨時提出意見，無論唱腔唱詞，身段身法，都得照她的意思改正。

「蘆蕩火種」（圖十五）一九六三年三月首次在北京公演後，有人說「京劇現代戲像白開水，是話劇加唱」。江靑在上海聽到後說：「這些人簡直是無知！白開水有什麼不好？有了白開水，才能泡茶，才能釀酒。沒有白開水，活都活不了。話劇加唱，又有什麼不好？從來的京劇就是話劇加唱。不說不唱，哪兒來的戲？」這口吻簡直是不可理喻的「潑婦」！

「紅燈記」排演時，導演阿甲把滬劇本的「粥棚脫險」一場删掉了，江靑堅持要添上；導演以爲三代人應平分秋色，她卻要突出李玉和；導演加重鐵梅的唱，她又逼着導演加重李玉和的唱詞。導演以衰派老生設計玉和，她又主張要按周瑜的路子設計。她看到鐵梅獨唱、後面鳩山刑打玉和母子一幕，立即表示：「這場戲決不能這樣寫！」她要玉和來一大段唱（見鍾華敏著江靑正傳）。看！這「潑婦」蠻橫到什麼程度！

西方的芭蕾舞，也是一種象徵式的，但她竟要「洋爲中用」，用芭蕾舞演「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如果讓西方人看見了芭蕾舞員，穿着舞鞋，豎起足尖，手執明晃晃的鋼刀，在舞台上大跳特跳時，不知要作何感想。

消滅京劇

人們欣賞京劇只是欣賞它的歌舞藝術，並不欣賞故事，例如「四郎探母」、「玉堂春」、「王寶釧」之類的老戲已演出許多年了，許多人連詞句都可以背誦如流，但他們還是百看不厭，此無他，完全是由於受了歌舞藝術吸引之故。新戲的情節固然比較新鮮，但那只能吸引一般人，有資格的顧曲家是不大欣賞新戲的。因爲一齣戲的成功，必須經過千錘百鍊才能定型；新戲型尚未定，一切還須修改，所以對他們沒有什麼吸引力。若以演故事而論，各種地方戲都比北京戲適宜的多。中共的現代戲，不自較易推行的地方戲着手，偏偏選定純象徵性的京戲，據說是一種「攻堅戰」，京戲的歷史悠久，發展完備，是最難攻的堅強堡壘；京劇一被攻下，其他劇種就不攻自破。其實這只是中共騙人的謊話，他的最終目的是在消滅京劇！

中共消滅京劇的措施，一點也不使人感到意外，相反地，他們若讓它繼續演出那才是怪事呢！這有兩個原因：第一、京劇的內容都是些勸善懲惡，提倡四維、八德的歷史故事，道德觀點和共產主義完全相反。第二、中共重視戲劇的宣傳力量，如果以其他劇種演現代戲，而讓京劇自由演出，那麼，那些宣傳劇恰是「爲叢敺爵，爲淵敺魚」，誰也不會再去看那些紅色八股了。

於是京劇毀滅的命運註定了！

但這是在「槍桿子」的壓力下造成的，凡是槍桿子達不到的地方便不同了。據一九六九年第十期「紅期」哲平的一篇「學習革命樣板戲，保衛革命樣板戲」文中說：

「就有那麼一些地主，反革命和被劇團清洗出去的壞人，他們拼湊黑劇團，東流西竄，時而上演鬼戲、色情戲、叛徒戲，公開爲封、資、修招魂；時而上演被他們歪曲得不成樣子的所謂『樣板戲』，竭盡篡改之能事。有的階級敵人，鑽進了業餘文藝宣傳隊，冒充編劇、導演、演員，糟蹋、破壞革命樣板戲，公開在舞台上進行階級報復，搞資產階級藝術復辟。

（圖十六）畫家筆下飾程嬰之馬連良

「有些地方，在階級敵人破壞下，革命樣板戲們演出遭到嚴重的損害。在那裏，出現了男人扮演鐵梅、沙奶奶；女人扮演楊偉才、李玉和的怪現象；用過去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行頭』，裝飾革命樣板戲裏的英雄人物；有的有意篡改情節，如在『智取威虎山』一劇中，胡造了『一枝花』這種角色，讓其與英雄人物談情說愛，這是在創造革命樣板戲的早期就被無產階級打掉了的反動糟粕，卻又冒了出來；有的通過化妝、服裝、佈景、道具、音樂、動作、舞台調度，散佈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低級趣味，對革命樣板戲進行歪曲。」

這是浙江省的情形，相信其他地方也會有相同的事例。因爲人們看戲，主要是爲了娛樂，並非來聽覺八股的，而「革命樣板戲」演的則完全屬於黨八股。在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中，中共的壓力大，人民只有捏着鼻子忍受。但一到「山高皇帝遠」的地方便不同了，於是黨八股有了「修正」：舊時的各種「行頭」出籠了，彩旦出現了，男演女、女演男也照舊了，這是人民的自然要求，不是槍桿子所能管得了的。於是他們只好說：

「我們有些同志對革命樣板戲的重大政治意義認識不足，對文藝戰線的階級鬭爭的尖銳性、長期性、複雜性認識不足。有的同志單憑熱情辦事，輕率地上演革命樣板戲。有的同志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抓思想革命化，不練基本功等等。所有這些，也必然直接間接地會對革命樣板戲造成損害，給階級敵人破壞革命樣板戲以可乘之機。因此，我們一定要認眞搞好鬭、批、改。……哪裏發現破壞革命樣板戲的現象，就要高舉革命大批判的旗幟，與之作堅決鬭爭，保衛革命樣板戲這個無產階級的藝術珍寶！」

藝術的流傳，不能靠槍桿子的壓力，那只能維持一時，當槍桿子一轉方向，革命樣板戲也就隨風而逝了。等着瞧吧，朋友！

如此加薪！

生活指數一直向高處爬，公務人員又在醞釀加薪，據說將來加薪仍照百分比計算：即高級公僕照原薪加百分之十，低級公僕照原薪加百分之五。這樣一來，原來月薪五千的大官，一加便是五百大元；月薪二百的小職員只能得到十五元，眞是「買飯不飽，買酒不醉」，意思意思而已！

賣油郎非官非吏，靠賣油爲生，加多加少和我完全無關，所以對此事最爲客觀。我的看法是兩面的：

一、從大官們的立場看。大官有大官的排場，孔子說「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所以他們必坐私家車，不能擠巴士、坐白牌免失「官體」。孟子說「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所以他們住必花園洋房，以培養他們的高貴氣派。請算算他們的開支吧：房屋保持費（建築費更多）、汽車維護費（車價更貴）、環境清潔費、伙食費、果點費、新裝添置費、交際應酬費、子女教育費、賭馬費、遊宴費、男工費、女傭費、各種電器費、旅行渡假費、太太打麻雀費、逛公司購置費……這樣挂一漏萬的計算一下，每月一萬元也不算寬裕。現在只增區區五百元，「多乎哉？不多也。」

二、從打工仔的立場看。低薪的打工仔完全是黃面孔，也多未入英籍，這些人在苦難中長成，受苦受難自然是天經地義。不過，若以享受慾而論，他們當然也想住花園洋樓，坐華貴汽車，過舒適的生活。只是菲薄的收入，使他們只能過一種起碼的生活。好容易盼到加薪，誰知又是一場空歡喜！若要賣油郎說句公道話，這百分之五的確少得太不像話了！現代的趨勢，各界人士的生活總是日趨拉平，總統的享受和普通平民也差不多，董事長有私家車，工人也有私家車。累進稅率使年入千萬和年入十萬的所得不會差得太遠。若按這種標準看，則香港公務員的加薪比例，應爲反累進式——即薪愈少加得愈多，如月入五千加百分十，四千加百分十五，三千加百分二十……千元以下，每百元爲一級，如此，低薪人員可加百分之百。但和大官相比，仍爲蚊髀與牛髀。再不然，大小官一律發給食米和房租津貼，按眷屬人口計算不論官級，豈不更公平？

賣油郎有詩曰：

一、大官月入數千金，什一加來羨煞人；
更有可憐牛馬客，望穿兩眼祇十蚊！

二、待遇不宜差太多，過多過少惹風波；
大官若謂物昂貴，衙役豈能不吃喝？

三、柴米油鹽與住屋，人人缺一便嗚呼；
加薪那及加柴米？白米百斤一月租。

祝福

藍海文

不是我不肯流淚，
只是我心已麻木；
祖母，當你魂歸天國，

官校與私校！

潮州人有一句俗語：「生仔不讀書，不如飼肥猪。」人和畜牲不同，牲畜是受人餵養以供宰食；人則不但要「自立」，還要「立人」。要「自立」，就要有知識；要「立人」，則更須有高深的學識。

書本是知識的寶庫，教育是知識的鎖鑰。不讀書明理，雖能覓食，也只能算是能夠自求生存，而不能說是「自立」。

所謂「自立」，就是能夠在「人」的崗位上站立起來，其中就包括着道義、人格的各個項目。推而至於「立人」，則更是一種繁重的工作，非有高深的學識不可。所以要「自立」、「立人」，就必須讀書。否則見理不明，辨事不清，渾渾噩噩，又與蠢猪何異？甚而違情悖理，作惡爲非，則更成了人羣的禍害。

所以讀書求知，進德修業，也就是人生的要務。而誰也都要子女求知識，受教育，使他們能夠自立於人羣之中。因此子女的教育，既是做父母者的天職，而也是他們所關心的事情。

爲了要子女能受良好的教育，揀師、選校也就是做父母者的重要課題。師資良，校風好，所薰陶出來的學生，學業、品格當然也好。所以誰也都想將子女送進這一類的學校就讀。

年來政府大力推展教育，這是政府的善政，也是下一代的福音。但那些校風良好的私立小學，都有人滿見遺的現象；而官立小學，學位空懸的竟以萬計，這實在是叫人感到駭異的事！

今日此地流落街頭的適合學齡的兒童很多，都是由於家長對他們的教育費用無力負擔。但也有爲了找不到學校而徬徨奔走的。他們爲什麼不到官校去，那兒不就有許多空額在等待着他們嗎？

而且私校中有不少教師，他們還有些無牌的黑市貨色，學識沒有明碼的規定。

官校呢？全是有來歷的金字招牌的師資，在理是較爲可靠的；但一些家長對他們卻不屑一顧，卻要費氣費力向一些私立學校去碰、去鑽。

無非私校是營業性質，沒有好校風便不能吸引顧客，教師不落力就要影響業務，因而就會被炒魷魚；所以大家都是盡力工作，學生也就受到了良好的管教。而官校則是準備賠錢的公共機構，橫竪是賠錢，學生多少也就不在乎，大家「得安閒且安閒。」管理只具形式，授課也是虛應公事；學生得到的只是不痛不癢的虛浮教育，難有好的得益，反而有「被貽誤之虞」。

所以學費雖廉，校門易進，賢明的家長也「唔吼斗」。這是教育界的憾事，而也是一些駄着金字招牌的教育工作者的羞恥！

也談讀者投書

談讀者投書」的文章。說：一有一件事必須公開提出『鬭、批、改』的，那就是編者以『讀者投書』來搵讀者的笨，作爲讀者之一的我，便不能老是吞下一隻隻『死蒼蠅』。」又說這是「作爲製造『輿論』的『三十七計』。除了變相的自吹自捧外，還可以作爲御用的打手。」

讀至此處，我以爲是對香港左派報紙上以前那些所謂「讀者投書」而發的。但再看下來，原來又是一支「暗箭」；而且這支暗箭正射在我的頭上。文章中那些含沙射影的話，不必引用，其中有一段話是作者引用本刊一一一期第卅頁，讀者「恭祝萬人雜誌·一週年紀念者」寄來廿元「請萬、張二位主編及宋逸民先生飲杯咖啡。聊表敬意。」的來信，（該刊的引文畧有改變，其所據則爲上文。）認爲「對這種『文章』很懷疑，據說香港人情最淡薄，竟有這樣古道熱腸的人，實在可以風世……」又說：「後來，一位幹校對的朋友告訴我，這些『讀者投書』大都是編輯部創作出來的，或者教馬仔寫來的，有時是作者製造的，以便堅定編者的心。編者何嘗不心知肚明，因爲互相標榜，『勞資兩利』，所以樂得發表。」

這段文字中一再提到「編者」，忝爲編者的我，不得不說幾句話。

本刊的讀者來信，是由萬人傑先生與我分別發給字房的。信封上寫他收的信，由他發；是我收的信，由我發。無論毀譽，不論見解是否與我們相同，只要不涉及法律問題，不是惡意的攻擊潑罵，均予發表。每期五至六頁版面，字數在一萬字左右。這許多讀者來信，是否生安白造？是否「是編輯部創作出來的」？我們的字房工友與校對可以憑良心作證。自本刊創刊號起，我這個編者如果「創作」過一封自吹自捧的讀者來信在「萬人意見」發表，我必絕子滅孫。由於該刊的作者，一再信口雌黃，提到我這「編者」，我只有用這麼一句毒惡的咒語，以表明心跡。至於說到上述「廿元請飲茶」的信，該刊作者認爲「可以風世」。這就未免少見多怪了。「萬人」讀者中，寄錢來請我們飲茶的人，少說一點也有十位以上。還有遠在美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的讀者，自願寄數千、數萬或十數萬元來支持我們辦「萬人日報」的。這種事，在一般把錢看做命一樣的人聽來，眞不會相信，但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們不敢隨便接受讀者金錢上的支助，或拿讀者的錢做沒有把握的事，因此只保持聯絡，等到「萬人日報」決定開辦才要他們滙款。這許多「古道熱腸」可以「風世」的讀者，他們不願招搖，不同意將來信發表。這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作者，有興趣的話，我可以將這些來信當面送閱，給你開開眼界，世道人心並不似涼薄者想像中的涼薄。

我要說的話還有很多，下期再談。

張贛萍

我欲衷心爲物祈禱！

如今我逃亡在海角天涯，
想起往事就要痛哭；
不是我的眼淚脆弱，
卻是那社會太殘酷！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販馬記與香港

戲，又名「奇雙會」。故事是說陝南的褒城有一名叫李奇的人，取妻王氏，生有子女各一，子名寶童，女名桂枝。不幸王氏早喪，李奇又娶楊三春爲繼室。那李奇以販馬匹爲生，經常不在家裏，楊氏空房難守，於是就和田旺私通起來。又嫌兩個孩子碍眼，因此百般虐待，逼得他們離家出走。李奇販馬回來一看子女都不見了，追查原因把使女春花逼得上吊，田旺因而誣他「因姦不允逼死春花」，又用錢買通胡知縣，判李奇死刑。桂枝逃出後，被劉某收爲義女，嫁夫趙寵，出任褒城縣令，才知父受冤枉，懇求丈夫設法相救。此時寶童已任八府巡按，巡視褒城，於是李之沉冤得以昭雪。

現在香港的處境，和寶童、桂枝之在義父母家中的情形很相似，可能永遠繼承義父母家族的宗祧，也可能隨時「歸宗」；何去何從，完全以當事人的意志而定。

所以阿晦對羅蘭士·嘉道理所說「當新界租借條例期滿時，新界可能成爲一中立地帶，有如法國與瑞士間的中立地帶一樣」這段話，不以爲然。屆時香港何去何從要看中國大陸如何變化而定。如果楊三春和田旺都明正典刑了，李奇的冤獄也平反了，寶童、桂枝姊弟倆有什麼理由不「歸宗」？

也許有人會說，那只是新界而已，香港是由滿清割讓的，有南京條約爲證，還怕什麼？

不錯，台灣也是割讓的，而且日本也慘淡經營了五十年，可是兩顆原子彈投下之後，又乖乖地交了回來。也許有人認爲這是在戰爭之下造成的，若在平時便不會如此。那麼，我們再看看印度西海岸的「果阿」。果阿在四百五十年前便成爲葡萄牙人的殖民地了，當然他們還想繼續統治下去，除了果阿人起來反抗，誰也沒有資格加以干涉。可是印度人卻認爲這是印度臉上的疙瘩，是印度人的恥辱，於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阿差哥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襲方式，把這塊世界上最老的殖民地之一「解放」了。

葡萄牙的統治者既未向印度宣戰，也未譴責印度侵略，只好乖乖地回到里斯本去！

香港之於中國，比果阿之於印度更密切千萬倍，在地理或政治觀點上來說，它都應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中國有權利使它「歸宗」的。唯一能夠阻止它的只有它的自願，譬如義父母們對寶童、桂枝恩重如山，勝過自己的親父母，那麼，即令楊三春伏法了，他們也有權不「歸宗」的。關鍵是義父母對待他們是不是眞正好，是眞誠還是虛心假意？這個故事，值得香港的統治者加以深思的！

東方晦

王小姐丟職記

梁人傑

王小姐很幸運，在三十多位應徵者中，居然被取錄了。她被召進經理室前，一點信心都沒有。看到會客室中坐着輪候的大堆女人，燕瘦環肥，比她漂亮的大有人在，而且大都是打扮趨時，羅傘褲、迷你裙，應有盡有；而她，比起其他應徵者，顯然大為失色。

她既不是頂上打了許多圈圈的孔雀開屏式髮型，也不是長髮披肩的青春打扮，頭髮不長不短，裙子也不長不短，既未到小腿，又超過膝蓋，這種裙子，已經落伍。

同時，在鏡子裏看到自己的面色有點蒼白，和別人的濃粧艷抹，眼部化裝簡直可以勾魂奪魄，迥然不同；在那羣女人中，隨便找一個都比她具有吸引力。或者說，他們這次徵求的，是要找個能幹的女職員，而非以貌取人，物色花瓶。但，王小姐有自知之明，她打字、速記的工夫，不過僅僅及格，不見得比人強；她的聰明才智，工作能力，沒一樣突出。當然，在這麼多應徵者中，無論從那一角度選擇，都不可能選中她。

還沒輪到接見她時，她就想離開；可是又覺得這時離開太自卑，只好硬着頭皮等待。

所有應徵者差不多都接見過，每個從經理室出來時，王小姐都注意到她們的反應，但她們大都木無表情，不容易看出究竟成功還是失敗。

現在，會客室中只剩下三個人，她們彼此注視，王小姐發覺其餘兩個應徵者的目光中有着輕蔑的神色，雖然沒說出聲，但這表情，很容易看得中是帶有嘲諷意思，似乎在說：這樣子也有膽來應徵，太過不知自量。

這些眼光只有更增加王小姐的自卑感，她不敢和她們的目光接觸，低垂着頭兒。就在這時，聽得小斷在唱着她的名字，忙站起來，小斷打開經理室的房門，讓她進去。她看到坐在大辦公桌後面的大塊頭，有點怯怯的。

「你是王小鳳小姐？」大塊頭熟視着她。

「是，古經理。」

「以前做過事嗎？」

「沒有，我第一次出來找事。」

「你希望得到多少薪水？」

「您認為這份工作該值多少，我就拿多少好了。」

「這職位，剛離開的一位是月薪五百，不過，你是新來的，我們只能給你四百五開始，以後按生活指數增加。」

「我負擔不重，四百五可以解決生活了。」

「好，就這樣決定罷？」古經理在她的申請表上不知寫了些什麼。

王小姐有點呆着，不知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古經理，您是不是說……我已被取錄了？」

「我不是對你說清楚了嗎？就這樣決定。」

王小姐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這是千真萬確的，一點不假。

「你一號開始來上班好了。」

王小姐唯唯應着，退了出去；走到大門口時，聽得小斷對其他兩個應徵的女人說，已找到人，經理不再接見了。

王小姐無限興奮，但仍然無法理解，為什麼古經理在那大羣應徵者中，個個不合意，偏挑中她，除了用「幸運」來解釋，找不到更好的理由。

下月一號，王小姐開始上班。應付那些工作雖然還不致吃力，可是比起別人的熟練，她有點心怯。可是古經理沒有責怪她，更出乎她意料之外，三個月後她的工作比較熟練，古經理就調她到經理室。

王小姐雖有受寵若驚之感，不過，她並不以為古經理會對她有什麼野心，因為，憑她這副模樣，在公司裏，有不少女職員比她漂亮得多，而且古經理是個嚴肅的老板，絕不是漫畫家筆下，專攬男女關係的那種。

調到經理室工作後，王小姐覺得該注意點衣飾打扮，因為這關係儀表方面，她經常見到古經理的貴賓，如果還穿着那落伍的服裝，主人也要蒙羞！

她這幾個月拿了薪水，除給一些孝敬老母，錢都剩下來，有了打扮自己的資本，於是買了時髦的衣服，使用一些化裝品，而且不住向中環區常常儷頭的寫字樓小姐學樣。

王小姐最不高興架在鼻樑上那副近視眼鏡，不但不美觀，且不能作眼部化裝，因此她花了一大筆錢，配一副隱形眼鏡，劃上眼線，塗上眼蓋青。眼睛是心靈的窗子，窗子怎可以永遠垂下重重的窗簾？

調到經理室工作三個月後的王小姐，成個變了樣，現在穿的也是短到無可再短的迷你裙，低胸襯衫，還特別用軟墊把那雙不夠搶眼的乳房加高，髮型已追上時代，而上化裝，請教過專家的。

王小姐心裏很高興，因為經過這一改變，她自問跟別的女人相比，毫不遜色，可說追得上時代，沒有人敢說她老鄉了。

可是，她覺得古經理對她這打扮並不欣賞，時時因為她工作上令他不滿意而發脾氣。

那天，他更率直對她說：「王小姐，我不能再用你了。」

王小姐失望的問：「為什麼？」

「我取錄你的時候，因為你還像一個女人，在那羣應徵者中，只能挑選你……」

「現在，我仍然是個女人嘛。」

「那裏是女人？簡直是妖怪！」

人海百態

青年園地

人何寥落何多鬼

方程

小時候最愛聽鬼故事，躲進被窩裏聽大人繪影繪聲說那些四方怪談的鬼話，冒出冷汗就往氈子上抹；後來成了「知分」，聊齋、西遊、搜神記之類也看了一大筐。現在嘛，看膩了，聽膩了，膽子也大了，雖然仍然有人連篇鬼話去騙稿費，我也懶得去給他精神虐待。

大概從前聽得鬼故事多了，活到二十多歲，耳未聾、目尚明，可是睜開眼睛，竟然白日見鬼，聽進耳去的也是一大堆更可怕的鬼話！

在寫字間裏，我簡直與「鬼」為伍，最可怕的卻是那些半人半鬼的怪物。怪物的特徵是：黃皮膚、矮鼻樑，對鬼說鬼話，對人也說鬼話。別人說他們「時髦」，我則說他們是人鬼參半，中西合璧的四不像。

怪物也有名字，亨利是其中之一。亨利世居香港，黃皮膚的祖先做夢也想不到會養下亨利這麼一個佳裔來。他常對我說：「我亨利是香港人，受的是香港教育，娶的是香港女人，至於中國是什麼，我不知道，那不是我的。」

我不覺得驚奇，只感到可怕。亨利早就歸化外籍，名登「鬼籙」，已經是人鬼殊途、非我族類。我雖然也想闖入「鬼門關」，時髦一下，卻沒有福份，只能自慚形穢。

亨利在寫字樓裏能夠爬上第二把交椅，當然有他的一套本領，對人說鬼話是其中要訣之一。對人趾高氣揚、頤指氣使，在鬼的跟前語軟聲低，比綿羊還要馴服，這是「處世學」所沒有的一套學問，難得亨利卻能深得個中三昧。

誰要是猜不透他的「鬼胎」，得罪了他，亨利最愛說一句：「見『鬼』去！」這句三字經不但簡單，而且夠嚇人！

亨利受的是香港教育，當然算得是個知識分子，大概中國文化枯燥無味吧，方塊字的報紙雜誌，亨利不屑一顧；我這個土包子昨天還上了一課再教育：

「阿方，別花時間去啃這些線裝古董啦，為什麼不多讀點英文？難道你一輩子不想升職發財嗎？」

「唉，國語片子還是這麼糟，沒有一部比得上『人家』的C級片！」

亨利居然還曉得「國語」這兩個字，我還以為除了那一份橫排的「中國郵報」外，他已經跟中國絕了緣。

我雖然不識時務，但是「古董」畢竟還有點用處，今天亨利起了一份翻譯草稿，竟然把「危樓」寫成了「險數」。我給他指出這兩個錯得離譜的別字，他翻翻眼皮，抓抓頭皮說：

「唉，中國字總是這麼難懂，比不上『人家』易學，中文成了官方文字，這是什麼道理？」

我差點氣得翻轉眼皮，活在這麼一個「鬼出神沒」的鬼谷裏，這不是「險數」，是阿方的刼數！

半桶水如我者因此成了亨利的中文顧問，那天亨利忽然問我一個「難題」：「阿方，英文的TORCH，中文叫什麼？」

我瞪大眼睛，亨利以為我聽不清楚，補充再說：「喏，就是按一下掣便會發光的那個東西。」唉，真是刼數！亨利知有TORCH而不知有「電筒」，中文竟然糟到這般難懂，我這個中文顧問簡直小材大用！

刼數難逃，我離開寫字樓，滿以為逃離「鬼蜮」，可以耳根清淨，誰知道白日見鬼的怪事一樣多着。

隔壁阿嬸剛才「蓮步姍姍」，到阿方家裏閒坐。阿嬸年事已高，纏着一雙小足，走起路來一步一顫的怪可憐，我生怕她老人家「行差踏錯」，因此招呼周到。而且我挺喜歡跟她聊天，照她的年紀，本應該「槍斃」過兩次的了，難得還那麼健談，跟她聊天，就等如上歷史、常識課。

這次阿嬸一開口，我馬上留神傾聽，希望聽點纏足阿嬸「看盡的曾經」，誰料又是一連串的鬼話。

「我下個月頭便離開香港啦，有空多寫信給我，別只顧得寫什麼十元千字的稿，把十萬八千里外的老人家忘掉了。」

我有點將信將疑，阿嬸申請到印尼去跟兒媳同住，手續辦過七、八次還得不到批准，現在能夠成行，的確有點意外。

「哎，說起來還是虧得我的侄孫女，我這兩條腿東跑西走了好幾趟，主管職員老是諸多留難，一會兒說這個不對，一忽兒又說那兒不行。昨天侄孫女請了半天假，替我用鬼話對他們說了不到一刻鐘，手續馬上辦妥了。要不是侄孫女會說鬼話，我去年的眼病也不會好得這麼快。我一個人去看眼科醫生，醫生叫我半年後再去看看。我問他們究竟我的眼睛是不是壞得嚴重，他們卻說：『老人的皮膚要皺了，難道你有本事把它拉直？』後來侄孫女陪我一塊兒去，也用鬼話跟他們嘰哩咕嚕的談了一陣，他們才客氣的跟我那侄孫女說了，說我患的是什麼白內障！」

阿嬸說到這兒，突然省起了什麼，掏了張信紙出來說：「這封信收到好幾天了，侄孫女去了澳門，我看不懂，你給我看看說什麼？」

是封律師信，一個中文字也沒有，滿紙「鬼符」，原來是加租通知，寫明「倘有異議，限於七日內書面答覆。」

阿嬸笑着說：「還是鬼話吃香，中國人當律師，給中國人寫鬼話。限期已經過了，幸而我快去印尼，不必用鬼話去異什麼議了。」

我上了一課非「人」生活，大澈大悟，將來一定得娶個會說鬼話的香港女人，換個鬼腦袋，扮個「鬼臉」，對人說鬼話，對老婆也說鬼話，找個機會名題鬼冊，光宗耀祖！

被共特拆垮

因此，劉伯承肩負的西南軍事任務，重點便落陳錫聯兵團進攻四川的重點上。國軍既以六十萬兵之衆，分佈四川各地，加之地勢險要，地區廣濶，人口衆多，最具民間潛力的「袍哥」，又根深蒂固於四川各個大小城市與鄉村。劉伯承要想以陳錫聯兵團的十萬共軍去進攻四川，這是事實上不可能的事。但四川之戰，卻是整個大陸最後的一次會戰，能將四川六十萬國軍解決，整個大陸也就再無可戰了。國軍所剩下的，便只有海南島、舟山羣島、及台灣的基地了。因此，中共中央也盡全力，將地面部隊與地下特工人員，調集到進攻四川之戰來。用「外攻內拆」的手法，將軍事與特工相結合，雙管齊下進攻四川。

現在再說中共中央對四川的軍事進攻部署：

（一）二野的陳錫聯兵團共十萬人。

（二）另撥林彪的四野十多萬人歸劉伯承指揮，從湖北湖南越過川湘鄂邊境，協同進攻四川。

（三）又派彭德懷的一野十八兵團周士第部十萬人，由副司令員賀龍率領，從陝西向四川進攻。

以上三路共軍人馬，取分進合圍之勢，向四川夾擊。可是，共軍的總兵力則不過三十萬人，而防守四川的國軍兵力則號稱六十萬，以少數兵力去攻打多數兵力，這個仗又怎麼打呢？事實上，爲時不到一個月，共軍便進佔了四川的心臟地——重慶；兩個月便佔據了整個四川。

此中情形，眞是一言難盡。欲知詳情，只有從頭說起。

六十萬對三十萬 沒有戰爭卽瓦解

所謂「西南保衛戰」，是指廣州陷共之後，中共兵分兩路，一路是指向海南島；一路便是沿黔桂路向整個西南地區的攻勢。時間則在一九四九年的秋天。由於貴州與雲南均是「不設防」的省份，中共軍在貴州未遭遇抵抗，在雲南則因盧漢的靠攏，也垂手而得。惟有四川與西康是國軍的最後防線。上面說過，當時在四川境內的國軍與地方部隊號稱六十萬衆，共軍雖三路夾擊，人數則只有三十多萬人。照理，這場會戰在我衆敵寡，以逸待勞，憑地勢之險等等有利條件之下，是應該有所作爲，足以應付劉伯承的攻勢而有餘的。但事實上卻大出意外，這種意外不但出乎國人想像，可能連進攻的共軍也沒料到對西南的進攻，會如此這般順利。

因爲進攻四川的共軍，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旬抵達四川境的，至十一月廿九日重慶便失落了。負責重慶外圍防守的羅廣文兵團，與駐守重慶的楊森部，除了個別的在重慶外圍發生過幾次零星的戰鬬外，壓根兒就沒有發生過一次正式的會戰。

至於駐守川東的宋希濂，孫震，孫元良的大軍，說來更是可笑得很，當他們由川東退到川南，準備再由川南沿樂西（由樂山至西昌）公路向西康撤退的時候，兵未敗卻如山之倒，三個部隊都可說是「奪路而逃」。土生土長的孫震與孫元良兩支部隊，大唱其潮州音樂「自己顧自己」，與從重慶退下來的楊森，羅廣文部，均是循成渝（成都至重慶）公路，或循遂寧至綿陽公路，向川西的綿陽，三台，金堂，新繁，灌縣一帶瞎跑。可憐的是宋希濂，卻在後退西康途中遇上劉伯承的小部隊，一打卽垮，宋希濂與另一兵團司令鍾彬兩員大將，部隊沒有擺開，戰鬬也沒有發起，就此莫名其妙的被俘了！

劉伯承的大軍好整以暇，除了派出小部隊跟住各路潰退的國軍之外，如入無人之境，一路上便是忙於擄獲。劉伯承將主力部隊指向由四川進入西康的要地——樂山縣，這是川南的一個大縣，也是川康之間的樞紐，劉伯承輕而易舉的把樂山佔領之後，對於在成都與重慶之間亂逃亂竄的國軍部隊，根本不放在眼內，第二個目標卻向指新津縣。因爲共軍將樂山取得之後，四川境內的國軍要想退入西康，由川南退到西康西昌縣的交通便截斷了，只有另一條公路——成雅（由成都至雅安）公路是唯一的退路了。可是劉伯承部繼樂山之後，再取得新津縣，這是成雅公路的中點，也卽是國軍可以退往西康的第二條路線，又被共軍堵截住了。國軍要想退入西康，便成了無路可走的「甕中之鼈」。

劉伯承取得樂山與新津之後，將國軍可以進入西康的兩條退路都截斷了，也等於撒下了一張魚網，這才帶領主力部隊由重慶向成都方面推進。一路上除了捉俘虜之外，根本沒有遇到抵抗，便抵達了成都外圍。劉伯承的指揮部便設在離成都五十華里的龍泉驛大山，兜在國軍的後面。

防守四川的另一支大軍，是胡宗南的精銳。這支部隊自陝西退入川北，一共三個兵團，由寶鷄而秦嶺；由秦嶺而劍閣；由劍門關再退入到成都。負責對付胡宗南部隊的是賀龍，他率領着一野戰軍的十八兵團周士第部，一直是保持接觸，亦步亦趨的跟在胡部的後面，從始至終沒有發起過强大攻勢，好像是胡宗南的「殿後部隊」一樣，胡宗南部退到那裏，賀龍便跟到那裏。

共軍怎麼只跟踪而不攻擊呢？這是中共中央對四川用兵的以戰畧計劃，希望能夠「不戰而屈人之兵」。從以上的共軍行動，便可以看出。共軍由川東，川北向川中進軍之後，第一步便是把國軍的退路截斷，然後將國軍壓縮到川西，造成一種「

[illegible]

西南保衛戰

軍各部隊的行動，又一一中了共軍的安排。於是，所謂六十萬國軍，便在川西一帶全部瓦解，絕大多數都是靠攏投降的。

胡宗南無能為力 求自保將無鬪志

「西南保衛戰」的防線，就這樣輕而易舉的被共軍擊垮了。事後很多人都責備負責此一會戰的軍政長官顧祝同與胡宗南，認為既無戰畧戰術的眼光，又有很多措施欠當。（因為「西南軍政長官」以前是張羣，直到保衛戰發生之前，才改由顧祝同與胡宗南分任正副長官之職，並由胡宗南代行一切。）誠然，西南之戰，當日弄成這樣一個不戰而垮的結果，統領全軍的負責人是應該負起責任的。不過，認眞追究的話，這場爛仗的罪責，卻不能完全算在胡宗南頭上。

因為所謂六十萬國軍，眞正能發揮戰鬪力，有組織訓練，裝備良好，兵精械銳，能如臂使指的，便只有胡宗南從陝西而退入四川的三個兵團。其餘各部隊，不是臨時組合的烏合之眾，便是地方色彩濃厚的軍閥隊伍，而且糧彈不足，槍械窳劣。各將領之間，各懷異心，自謀退路。能跑的，無不希望趕快開溜；不能跑的，無不在暗中與中共特工勾搭關係，希求投靠自保。在這樣一個情勢之下，要把西南保衛戰一團糟的責任，根本沒有激戰便全部垮了的罪過，全放在胡宗南的頭上，這也是不公道的。

整個西南保衛戰，貴州雲南共軍兵不刃血，不值一說。置重兵於四川西康之戰，從共軍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進入川境，同月廿九日重慶失守，十二月中旬國府各院、部、會及各軍政高級人員均飛台灣，十二月廿四日午夜，胡宗南派駐成都的城防部隊撤離成都，留在川西的各統軍將領，紛紛通電「起義」投降。十二月底，共將賀龍才率領「野戰軍」十八兵團周士第部，大搖大擺的在成都舉行「入城式」。一九五〇年二月再進軍西昌，將西康佔領。

從以上的整個歷程可以看出，中共解決四川六十萬國軍的時間，不過兩個月；連帶吃下消化西康，也不過四個月。

在西南四省保衛戰的整個過程中，是不是盡係逃跑將軍與投降將軍呢？這又不見得，惟一在這次保衛戰中可逃而不逃，誘降而不降的眞將軍，願以一死報黨國，拚到最後以存人間正氣的，則是一位殺頭將軍唐式遵，他以西南軍政副長官身份，率領少數部隊駐守西昌，共軍未進攻西昌之前，由劉伯承所委派的「川西人民保衛軍總司令」郭翼之向他招降，並負責他的一切。硬骨頭唐式遵不予理睬。又據說西昌危急時，胡宗南曾勸他坐最後一架飛機飛台灣，他也沒有接納。結果，這樣多吃國家俸祿的將軍，就只有唐式遵能與在蕪湖殉職的楊幹才一樣，與共軍力戰於西昌而壯烈殉職！這是整個「西南保衛戰」之中，值得一記，眞正是戰死沙場的一位勇將軍！

此外，還有很多民間抗暴的反共英雄，如「游擊之母」的趙老太太，與唐式遵一起的華仁安，木理土司，諸葛土司；以及曾子欽，劉大麻子，喬子君，以及各地袍哥的「大爺」們。於中共進據四川之後所表現的抗暴行動，他們都是明知不可為而為的忠義人物。

至於向中共投降的川籍將領，則盡是有名的「大人物」；也全是吃地方，食國祿數十年，身負方面重寄的大將領，如：鄧錫侯，劉文輝，王纘緒，羅廣文，潘廣文，郭汝瑰。這班人存投機之心，希望保官，保產，保命，結果，除了劉文輝得保一條命，卻不能保家之外，其餘各人均無好下場。

共特深入滲透 處心積慮經營

由於「西南保衛戰」不戰而垮的原因，是決定於這班川籍將領的投降靠攏，故是，本文對於沒有發生過眞正戰爭的戰場情勢，只畧為記敍，重點則着重於人物方面的報導；也即是以人物為中心來報導這次一團糟的「西南保衛戰」。

其次，在四川與西康兩地，雖然沒有發生過一場可歌可泣的激烈戰鬪，但卻發生過無數次地下特務的爭奪戰；共方特務在四川的地下活動，其深入與廣泛情形，以及中共特務經營四川的處心積慮情形，就事論事，確有許多精彩的表現。因此，本文亦着重「共特」的活動為主，故名之曰「被共特拆垮的西南保衛戰」。

共特的活動，是採取「統一運用，各個掌握，單獨拉攏，全盤收效」的手法。表面上看去，好似各不相謀，每一個已經被共特釣上了鈎的國軍將領，都以為自己找到了「通天」的大靠山，每個人都在做看「改朝換代」之後，可以做「兩朝元老」，仍然爵祿加身，脫下黃袍着紅袍的美夢。因為與他們向共方搭通關係的人，不是心腹便是親信，有的還是自己的枕邊人，或受過自己救命之恩的人。他們當然相信這些人向自己提的保證是絕對可靠的。故此，無不俯首聽命，一心等待「解放」。其實，他們都是被中共特務機構「統一戰線」佈下的棋子。在全盤棋局未結束之前，許以橫衝直撞的權威。等到勝敗已分，大局已定之後，他們也就成了共產黨的囊中物，一個個都只有任共宰割的份兒了。【二】

三郎

國共繼續對峙一年半

胡養之

膠東剿共戰爭一文，自去年七月起，在「萬人雜誌」開始連載以來，確實浪費了不少的寶貴篇幅，也曾先後獲得許多讀者的來信指正；使筆者非常地感謝！由於此役前後歷時達三年之久，其中對於各地所發生的大小戰役的經過，雖然都有着概畧的記載，但遺漏的事實，仍屬難免。自從五十四軍於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北上錦州，接着成立五十軍以塡補膠東的眞空之後，因爲補充和整訓的關係，使到國軍的行動由攻勢逐漸轉爲守勢；而共軍也有轉移目標的企圖，致國共繼續對峙將近一年半的時間裏，雙方仍不斷地發生衝突，卻無大事可紀，故本文就此告一段落。

麥勁冬升保安旅長

關於五十軍成立的經過情形，上期已有報導。現在要介紹的內容，則是該軍成立後對於整補、防衛的部署，以迄民國三十八年七月完全退出膠東的事實。

當五十軍於倉卒間成立之初，由於缺乏兵員補充，結果只得依照我最高當局的限期，草草完成其兩個師（三十六及一〇七）的編制；直到同年（民三十七成）七月，待第二批新兵運到青島後，又補充了第十一綏靖區原有的兩個保安旅。因而五十軍始終是維持其兩師的建制；好在後來綏區司令劉安祺，鑒於防軍的兵力太薄弱，乃下令將保安第二旅撥歸五十軍指揮。同時調升一〇七師副師長麥勁冬爲保安第二旅旅長，這樣一來，五十軍軍長葉佩高才鬆了一口氣。不過，麥勁冬的升職，純粹是機會主義，或「時勢造英雄」罷了。其實，無論資歷和戰功，他都不及谷賓；可是，他已獲得「時」與「人」的有利條件。由於五十軍的擴展，高、中級幹部已漸告缺乏，而他又首先佔據了副師長的位置；尤其軍長葉佩高，更是他的小同鄉（均爲海南文昌人），幕後大力保舉麥勁冬，故此水到渠成。至於谷賓，經一〇七師師長朱振華的推荐，則繼任麥勁冬的副師長職位。

葉軍長之所以保舉麥勁冬的另一原因是：由於保安二旅名義上雖然歸五十軍指揮，而實際上仍非五十軍的建制部隊，其給養與武器裝備，均由綏區領發；如一旦發生戰爭，那末該旅是否聽從指揮？頗成問題。因此，葉氏大力推荐麥勁冬，在意義上，除提拔同鄉外，其主要目的還是爲本身的利害着想。

五十軍的防衛部署

到同年八月，保安旅補充完畢；一〇七師亦已整訓了幾個月；加以六十四軍又將調走，膠東方面只剩下五十軍一個單位了，任務日形艱鉅。爲着確保萊陽、即墨、金家口、城陽等重要據點；特別是青島的大本營起見，故該軍對於防衛上的兵力部署調整如下：

軍司令部——駐城陽。距青島約六十華里，爲膠濟鐵路膠青段的第一個大站，也是青島市區以外的一個大鎭。由於交通方便，過去的五十四軍及六十四軍司令部，均先後駐此。

三十六師司令部——駐萊陽。一〇六團的三個營，分別擔任萊陽城東北面的防務，前哨推進至郊區二十里外，主要任務是提防來自棲霞及福山方面之敵；一〇七團三個營，則擔任萊陽西南面的防務，其前哨站更推至大沽河附近。而一〇八團因爲正在整補當中，則與師部駐於萊陽城區。

一〇七師司令部——駐城陽附近。三一九團成立最早，團長爲一〇六團副團長調升的，對膠東地形熟識，故該團的防區分駐於嶗山至姜山集等地區，以與萊陽的三十六師相呼應；三二〇團起初駐即墨，其後因六十四軍奉調他往，所遺大馬灣附近防區則由該團塡補一部份——藍村；他如仲華埠的防區，便由三二一團進駐。這時候的五十軍所擔任的防務，除了東北面由三十六師獨挑大樑之外，一〇七師的防衛重點，也逐漸移置到西北面的膠青線上。

至於十一綏區的第一保安旅旅部駐滄口，所屬兩團兵力，分駐李村至勞山一帶，一面整訓，一面擔負起防衛青島市區的責任。歸五十軍指揮的第二保安旅旅部駐即墨，所屬兩團分駐即墨至金家口各地，負責五龍河地區的防衛，並作萊陽、靈山友軍的後盾及監視五龍河東岸之敵。

同年九月中旬，由於大馬灣西岸方面的游擊隊蠢動之故，駐防藍村的三二〇團曾數度出發掃蕩；同時，駐防仲華埠的三二一團，也常遭游擊隊的偷襲。因此，葉佩高軍長要求一〇七師司令部推進至藍村；並命令駐防靈山的三一九團，於必要時立即馳援大馬灣。身經百戰的朱振華師長，在那種兵力單薄的情況下，指揮兩團訓練尚未成熟的部隊，仍能穩紮穩打，頗不容易！好在他與三十六師師長胡翼烜的關係甚佳；兩師之間經常密切的聯絡，互相呼應。所以膠東繼續維持一年多，而未遭受巨大的損失。記得在同年九月下旬的晚上，大馬灣東南方面突然發現約五百名游擊隊，企圖偷襲三二一團的一個營。因爲該團成立只有四個多月，還沒有上過前線，更未打過仗，所以新兵一聽到槍聲難免混亂起來。幸而其餘兩營的防地相距甚近，片刻已趕到援助，將敵人擊退；勇敢的朱師長，則親率百餘名特務連的老兵，拚命地窮追，打死敵人二十餘人，造成一次奇跡！他並下令三二〇團派出兩營堵塞大馬灣要隘，阻止殘餘的游擊隊渡河，以便天光時加以殲滅！又通知三十六師的前哨防止敵人向東北流竄。

膠東戰事逐漸沉寂

所謂「强將之下無弱兵」。論戰鬬力，整個一〇七師不及三十六師的一個團。但在朱振華的指揮下該師在若干次的小規戰役中，經常傳出捷報。而能征慣戰的三十六師，反而時常遭受游擊隊的偷襲！由於該師防守萊陽的最前線，可說四面八方都潛伏有游擊隊，因此，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有遭遇戰發生。其中以萊陽北面和西面的兩役爲最激烈，前者是一個市集（地名已忘記），位於萊陽以北約二十華里，爲一〇六團的防區。該團於同年十月初旬的一個黃昏時，接得情報顯示：分三路來犯之敵約八百人，立刻報告師長胡翼烜，隨即命令三個營分別迎擊；胡翼烜一面通知一〇七團加緊戒備，一面親率一〇八團第一營前往助戰，經過五小時的惡戰後，敵人終於潰退無踪。後者則在萊陽與日莊之間的山區，雙方動用了一營以上的兵力，又被三十六師擊潰，卻有少數傷亡。

然而五十軍繼續防守膠東一年多，爲什麼始終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事呢？一方面是由於五十四軍及六十四軍先後調離膠東後，遼濶的防區已成爲眞空；而五十軍又是一個新成立的部隊，只能採取守勢，防守幾個交通較爲方便的重要據點罷了。而其主要的原因，則是由於同年秋間當徐蚌大會戰爆發之後，不僅國軍的精銳如杜聿明、邱清泉、李彌、孫元良等兵團，都集中到了那裏去對敵人進行大決戰；特別是共方更傾巢而出。其主力部隊如陳毅的「華東野戰軍團」十幾個軍，以及膠東方面的第九、十三等縱隊，統統被調到徐州、蚌埠地區參戰去了。換言之，徐埠已成爲國共攤牌的主戰場，而魯東魯南則是不足輕重的地區了。至於散佈在這些地方的敵人，亦只是各地的土共游擊隊而已。它們擅於打家刼舍的勾當，卻不擅於作戰；加上三十六和一〇七師的兩位師長合作無間，同舟共濟，使共黨游擊隊的偷襲陰謀，無所施其計，因此，膠東由轟轟烈烈變爲沉寂的戰場。

新軍人事的大改組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當五十軍整補就緒，各師的防務剛才部署完善之際，而於人事上又實行了一次大改組，令到剛剛上軌道的五十軍，反倒退了幾步。由於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底，第十一綏靖區突然轉來南京參謀總部的一道命令：「㈠五十軍中將軍長葉佩高調部爲高參，遺職以陸軍少將胡家驥升任。㈡五十軍一〇七師少將師長朱振華調部爲高參，遺職由十一綏靖區保安第二旅上校旅長麥勁冬遞升。」

從表面上看，這次改組的命令是突如其來的，實際上，早已有了徵象。因爲：倚老賣老的朱振華，具有湖南騾子性格，脾氣不好，在三十六師副師長任內，全師官兵不怕師長李志鵬，卻無不畏懼這位副師長；而新成立的五十軍，又大部份建立於三十六師的基礎上，使朱振華成爲全軍資格最老的人物。他對那位「婆婆軍長」葉佩高，可能不瞧在眼裏。是故，葉氏爲着便於指揮起見，早就想要除掉他，而保升麥勁冬取代其職位。

不料，當葉氏的秘密報告呈到南京當局之後，總部人事處認爲葉氏懦弱無能，五十軍成立不過半年多，人事上已發生了重大問題，恐怕他擔任不了未來的艱鉅使命，於是連他帶朱一起調職；隨即任命胡家驥爲該軍軍長。胡家驥，湖南人，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原爲三十六師的老幹部，歷任該師連、營、團長等職；其後調升某軍爲師長，開往東北對共作戰。民國三十七年，部隊失利後即回到南京待命；當局發表他升任五十軍軍長的消息傳出時，他便匆匆抵達青島了。葉軍長離職後，首先掛冠的是陶參謀長；接着幾位處長隨之「拜拜」！尤其一〇七師的人事變動更大，使到各級主管人心惶惶！

撤退膠東種種原因

至於五十軍最後撤退膠東的原因，並非共軍的壓力所致，而是整個局勢問題，亦即大勢所趨。如所週知：自從國軍於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二日放棄吉林以後，局勢急轉直下！同月十九日四平街相繼淪亡；到同年五月，東北局面已危如累卵；十月初共軍開始攻擊北寧路線，重要據點的錦州，同月十六日遂陷；十月二十二日長春失守；十一月二日瀋陽也淪於共黨魔掌了。所謂「無東北即無華北，無華北則江南必失！」事實上，江北方面的徐蚌會戰，於同年十一月已告失利；尤其是翌年（民三十八年）一月十五至二十三日，北平及天津相繼失守後，五十軍便成爲華北魯東半島上的一支孤軍。而其兄弟軍——五十四軍又早已由葫蘆島撤至上海設防。故於同年二月決定其撤退計劃如下：

第一步先撤全軍的所有眷屬，其目的地則包括：上海、上饒及衡陽等地。由於一〇七師副師長谷賓的關係，便最後選定湖南耒陽；並派專人負責護送及擔任留守處工作。第二步撤走全軍的輜重行李及不必要的人員，於同年三月陸續運往萊陽留守處。但因爲萊陽地方太小，不能容納太多的單位，因此原在青島市郊的野戰醫院及數百名傷兵，決定沿浙贛路轉粵漢路或乘輪撤退至廣州。

直到同年六月底，五十軍始奉命放棄膠東。由於當時不但是共軍陳毅的「華東野戰軍團」及林彪部，均已分派渡過長江，政府早已遷都廣州；甚至南京已告失陷，上海亦已進入緊急狀態。於是青島十一綏靖區司令劉安祺，改任二十一兵團司令官，下令五十軍及其他友軍，於七月初全部退出青島。而撤退的行動是：五十軍軍部及一〇七師先集結於青島，掩護兵站分監部和警備部登上我海軍艦隻，三十六師作爲殿後部隊，由萊陽而即墨逐次撤至青島，然後由海軍掩護迅速登輪。但潛伏於即墨、滄口各地的土八路，卻已異常猖獗！雖然它們不能截擊撤退中的國軍部隊，而對於青島市區的工商教育機關如工廠、大商店、金舖、錢莊、山東大學及其附屬醫院等，則實行搶掠甚至大開殺戒！

這個血淋淋的現代史實，迄今已逾二十年零六個月，但回憶當年共黨那種前所未見的暴行，猶歷歷如在目前，善良的同胞，何辜遭此浩刼？言念及此，不勝悲憤！（全文完）

新作預告

從下期起，連刊齊武先生的「徐蚌會戰始末」，五期刊完之後，接刊黃敏先生的「襄樊役中的特務戰」均是親身經歷的戰場報導。

太平洋風雲

二十二：一項非常傑出的行動計劃但要執行得恰到好處

白萍譯

機師又吵了，但，一下子，忽然的停下來，搖搖頭，表示無可奈何地接受雷剛的意見。他一手拿起雷剛枱上的拍紙簿和筆，寫了一封電報的電文，丟在雷剛面前。

這通電報將要拍發到新丹雅號和曼谷去，雷剛安慰這機師，一定替他辦妥，站起身來，送這餘怒未息的機師到外面去。伍特可以聽到雷剛在外面吆喝召集人員和發號施令的聲音，然後，聽到一羣人的腳步聲，雷剛把他們送出警署外。

雷剛回到辦公室內，順手把機師的電文撕毁了，丟到字紙簍去，狡猾地笑道：「現在，我們發電報了，自然不是發他的這通電報。」

他們兩人離開警署，阿里達克跟着，向電台走過去。

「你們有幾名發報員？」

「三名，每人值班八小時。」

「你信任得過他們麼？」

「他們遵命行事，如此而已。」

「好的，命令他們，除了公司方面的例行公事的電報之外，其他電報一律不許發出，除非是你自己特別批准的，才例外辦理。」

雷剛把值班的發報員帶回自己的辦公室去，伍特坐在發報機前，開始發電報了。

這房間，設備齊全，都是最現代化的發報和收報的短波無線電器械。

伍特拍發到曼谷嘉魯達飛機出租公司去的電報，當作是機師發出的，說是在沙旺港租機到星洲去，三天後可以回來。

跟着，拍電報到新丹雅號，發出呼號電波幾分鐘之後，聯絡上了。伍特表明是沙旺港電台，跟着，拍發曼谷飛來的水機在途中失事的電報，對方收到了。立即答覆，叫他等候。

伍特可以想像得到，新丹雅號電報員立刻把電報送給居樂，以及居樂皺眉苦思，考慮當前的情況，時間的緊迫，以及不容拖延的交換期限等等。

於是，在伍特收到「謝謝你，沒事了」的覆電時，他一點也不感意外。

伍特決定作進一步的試探，再拍電報過去，「應否知會曼谷和星洲方面，我們將會參加搜索援救行動？」

停歇了好一會。

大抵居樂正站在發報員身旁，發出覆電來，「抱歉，不行，新丹雅號不能開出。」

跟着，立即斷絕聯絡。

伍特得意地微笑了，關閉了發報機，叫阿里達克去找雷剛，約他到自己的住處——飯店樓上——會面。

在進入伍特的住處時，雷剛揑着鼻子，頻頻搖頭。樓下廚房傳上來的氣味使他受不了。

「在這兒談話，比在你的辦公室中方便得多，沒有這樣多的人來往。」伍特馬上解釋，跟着，立即道：「我們要談的事情很多，現在，我們要商量的第一件事是：你的人手下是否都已準備好了，隨時可以動手呢？」

雷剛點頭道：「是的，我已全部通知他們，說有特別的事情要他們辦了。」

「港內有很多漁船，你設法租兩艘大型的，多付點錢給他們。每艘船要足夠大型到可以載你手下的一半人——即是八個人，而且這兩艘船必須有夠大的中艙，上面以籐蓆掩蓋，以免躲在艙內的人被發現，這是很重要的，你的手下明天要在艙內躲一個整天呢，你明白了麼？」

「我明白了。」

「你們全體人員今晚午夜便要上船，沿海岸南駛，向蘇拉他納駛去，大約駛到沙旺港與蘇拉他納之間，你便會見到新丹雅號下碇在珊瑚礁外，這一段航程將是很輕鬆的。因為你的漁船可以在珊瑚礁和海岸之間的平靜水面行駛，大約到天亮時，你應該已到了新丹雅的十哩距離之內。你應該先泊岸，讓船上人員到岸上去活動小休一會兒，吃早餐，脫了制服，換上平民服裝，再上船，繼續向新丹雅號駛去，這是第一階段的詳細計劃，有什麼疑問嗎？」

「沒有，很明顯簡單。」

「好的。漁船總是速度遲緩，我相信，掛上了帆，也不會超過五海里。」伍特說着，向阿里達克看了一眼，表示詢問之意。

「不會超過五浬，」阿里達克道：「假如風力不夠的話，也許只有三四浬。」

「所以，在你向新丹雅號駛去時，已經不會是清晨，而是十時或十一時了。在你接近時，就要開始打魚，要擺出真正用心去打魚的姿態來。並且，不要讓艙內匿藏的武裝被看到。假如你這兩條船用心去打魚的話，新丹雅號上的人員就不會起太大的疑心。但，跟着，你們要停留在珊瑚礁內，新丹雅號是在珊瑚礁外的，對他們的海底打撈工作不要表示有任何興趣，擺出絕對不加以注意的態度，這是第二個階段的做法。你懂得了嗎？有什麼疑問沒有？」

伍特便拿出兩張紙來，一張紙，上面畫着新丹雅號船上的情況；另一幅是地圖，顯示了岸邊、小島、珊瑚礁、新丹雅號與漁船該有的位置。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伍特指着這地圖道：「你在這兒打魚，屠樂在那邊打撈，你絕對的看也不看他們一眼，只顧自己打魚，這樣，一天過去，屠樂就會感到不以爲意，習慣了你們漁船在附近打魚的活動，一點也不介意，他也就一心一意的進行他自己的打撈工作了。」

說到這兒，伍特轉頭向阿里達克道：「屠樂打撈一門金炮，要花多少時間呢？」

阿里達克想了一會兒，道：「一門炮大約要花一小時……另外，還要時間讓他的潛水伕來休息。」

「屠樂會開工得很早的……可能在早上七時。這等於說他將會在晚上七時完工，但你還要實地計算一下。」伍特告訴雷剛道：「你在駛到新丹雅號附近之後，便要計算一下他究竟撈起了多少門砲。大約，在你到達之前，他們已撈起了三門或四門，這樣，就可以計算出一個數字來，下午七時，將近入黑了，你就要向新丹雅號駛靠過去。」

伍特指着新丹雅號的草圖，道：「爲了潛水伕的方便起見，屠樂將會在新丹雅號船旁設一個浮台，還會放置一道扶梯，在最末一級更會有小平台，以便潛水伕上落的，我看過它的這數項設備了。」伍特深深的呼吸了一下，道：「你的兩艘漁船像是要他去似的，穿過了珊瑚礁缺口，然後，突然的駛靠在它的浮台側，兩人捧着魚籃上面放着魚蝦等物，上梯登輪，揚聲賣魚，他們一定不許你這兩人登輪。但不管他們怎樣阻攔，設法衝上去，這時候，他們還不致開槍的，你這兩人要不斷大聲呼叫，說要賣新鮮的魚給他們的老板。到了船上之後，就可從魚籃中取出槍來，據守着梯口，你的其他手下，就可以跟着上去。這樣的奇襲，你可以佔有數分鐘充裕的時間，這就是說：在這幾分鐘之內，他們一定會手忙腳亂，不知所措，等到弄清楚是什麼一回事，他們要開槍時，你已經掌握全局了……」

伍特站起來，踱了兩步，轉回身，續道：「除了仍在海中的潛水伕之外，船上應該有一名管理起重機的人員，兩名或者三名在甲板上移動金炮的人員，一名工頭，在艙底下可能另有兩人，一共是七人。他們是最先知道你們登輪的，也許屠樂也會在甲板上，親自指揮工作。在你登輪之後，有三件事是你要做的：第一、把船橋搶到手，這是全船的神經中樞，取得船橋，全船應該已在掌握中，」伍特指着草圖道：「就是這兒。」

雷剛點頭，表示知道了。

伍特續說下去：「在船橋後面就是無線電室，你在取得船橋的同時，應把無線電室也一起佔據，而且，要絕不遲疑，行動迅速，以免它發出電報。第三宗事，也是同時馬上要做的，你要指定六個人，每人把守一個艙門口，不許下面艙的人員衝上甲板來，六個艙口，船頭兩個，船中兩個，船尾也是兩個。這樣，在艙下面休息的船員，機器房中的船員、厨師、管事，以至任何在艙下的船員都無法衝上甲板來作戰，這樣，你控制全船就易如反掌了，這是第三階段。」

伍特停了一停，對雷剛道：「就是這樣，順利完成。」

雷剛看着伍特，很敬佩的神氣，道：「非常傑出的行動計劃。」

「你要執行得恰到好處，才是一個好計劃。」伍特答道，跟着說：「好了，你現在對我覆述一次，看你是否能夠記得各項要點……」

他們對這計劃反覆談了一小時多，然後，伍特相信雷剛已記得淸淸楚楚，不會遺漏了。

「最後一件事，」伍特道：「你會有一支後援部隊，但除非到了絕對必要的地步，否則，我不會使用它來動手的。」

伍特指指阿里達克，道：「我們明天留在此地，監視着沙旺港……以防有任何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但在明天黃昏六時左右，你開始向新丹雅號登輪時，我們會趕到來的，我們的一艘船雖然輕快，但擁有可以支援你作戰的火力——不過，照理是用不着我們支援的。」

伍特又指着地圖道：「若是我們到達時，你還未動手的話，我們就停在這沙壩後面隱避，到你動手了，我們才駛到新丹雅號船旁支援，以壯聲勢……。」

「現在已入黑了。」阿里達克提醒伍特。

「是的，」伍特轉過頭來對雷剛道：「今晚的工作，租兩艘漁船，召集你的人員，安排他們登船。……」

「就在港內登船？」雷剛詫異地問道。

「是的，就在這兒，公開的登船。但你要設法製造一個理由，可以公開宣佈你爲什麼會率領這一批人員登船南下，使得一切在表面上看來是絕對合法的行動，以免引起猜疑。」

伍特歇了一下，又問道：「白海英是否仍在星洲呢？」

「是的。」

「我可以從我們的船上立即發出一封假的電報來，署名白海英發出的，叫你立刻到蘇拉他納港去報到，護送一批重要的貨物回來，這樣，你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公開進行召集各人和登船南駛的工作了。同時，你指定一人代爲處理你的職務，事情就是這樣簡單。」

說着，伍特轉頭對阿里達克道：「你到下面酒巴間去，吩咐你那位輪值的水手立即趕回船，依照我剛才的意思，發出署名白海英的假電報來，只消用一半電力，使電波微弱一點。」

「好的，就這樣辦。」

雷剛和阿里達克兩人同時離去。

伍特點燃了一支香烟，慢慢的抽着，細細的再想想一項計劃。

【未完】

媽「噗」的一聲笑起來，說：「媽眞糊塗，歡喜得連客人都忘記了，讓你們弄成這個樣子，去罷，去罷，再去打扮一番。孩子！你也要去洗洗臉，梳梳頭髮。」

「媽！你的臉——」玲玲呶着嘴提醒媽。

媽吻一吻玲玲，說：「你去好了，媽會照顧自己。」

「六姑！你也要洗洗臉呀！」我也笑向六姑打趣。

這時，房裏行將凝結的空氣再度流通了，如一場大雨之後的天邊，份外的溫和寧靜，所有的憂鬱已和眼淚一齊掉落了，大家又說說笑笑起來。媽修飾好了，又跑過去幫玲玲打扮，一時端正一下她的髮花，一時又扯扯她的裙尾，拍拍身上的粉，摸摸耳底的耳墜，好似手忙腳亂的；六姑這時正對鏡整描，忽然轉過身來，叫媽過去，說：

「阿秀！這個紅條兒交還給你戴吧？」

六姑指的是她襟上那個主婚人的紅條。

「你呢？六姑！」媽說。

「六姑戴這個吧？」我連忙掏出那女主婚人的紅條兒，過去和六姑的調換了，再給媽戴上。

媽給我一個吻，說：「孩子！抬頭再給媽看看，你的眼睛太像媽了。——不怪媽眼拙吧，認識這麼多年，還看不出是自己的骨肉。」

「媽！別說了，過去的事不要再提起了。我兒到媽，又有了玲玲，什麼我也不想了。」

水喉七，張河和蘭姨同時闖了進來。一入門，水喉七就怪我躲在房裏下蛋，連賓客也不去招待。

我連忙向他解釋：「七叔！請別先怪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大喜事，我已找着媽媽了！」

「眞的？」他還不大相信，瞪起兩眼。

「眞的！她就是——」我介紹媽給他。

「眞的，七叔！我很感謝你平日對我兒子的維護照顧！」媽說完，深深的向他鞠了個躬。

「我的天哪！」水喉七把手拍拍腦袋。「天下間眞有這樣的巧事！」說完，大笑起來。

從下流

蘭姨也過去和陳小姐說起來，問長問短，像探訪一樣。張河過來望望我，再望望媽。然後幽默一句：「眞像，眞像，像一個模型製出來的。——哎！我以前怎也沒有發覺，以後我也不叫你護士長了，要叫什麼才適當？」

「叫伯母好了！」六姑馬上說：「你兩夫妻這樣叫。至於阿七、亞蘭，還是叫她做大奶吧？阿毛，還不過來叫聲阿姨和姨丈！」

我和水喉七相對苦笑一下，他又說：「這個年頭可算是屬於阿毛的了。昨天還是稱孤道寡，王老五一個，一夜之間，太后有了，皇后也立了，將來，不出一年，怕不太子公主都一齊來也！」

「阿七！我明天要跟阿毛母子一齊去住了。」六姑說。

「那怎樣行？六姑！你不能給我洩氣呀！我阿七也有辦法養得起你呢！再說，阿毛家的人口正在突飛猛進了，反而我家的人口要減少？太不公平，太不公平！」水喉七像發牢騷般的大叫大嚷。

不料張河在旁「嗤」的一聲，笑了起來，對水喉七說：「七叔！凡事要講道理，阿毛是六姑揍大的，應該由阿毛奉養，你孝敬六姑這麼多年，也已對得起天地良心了。何況——你看！」他暗地向蘭姨肚皮一指。「補給迅速，保證人口不會少！」

這句話引起滿堂大笑，陳小姐忙向張河丟個眼色，把腮一鼓，示意他勿放肆，卻給水喉七看見，便攻擊一句：「喜鷹，快來管管這隻雞仔吧！」

這時，玲玲，陳小姐，蘭姨三人，被他們的對話撩惹得滿面通紅，不敢做聲。

時間到了，我跟媽一齊出去；玲玲羞怯地低着頭，挽住媽的臂；六姑也在蘭姨的扶持下出來了。全廳裏的人，都移過了目光，嘖嘖讚美玲玲。我聽見這種頌揚話，快樂極了，心在卜卜的跳。玲玲顯得有點畏縮，把粉臉垂得更低，更顯得嫵媚嬌艷。

黃超這時才匆匆趕到，說已應酬過了兩個宴會，幸虧還來得及時。他附耳告訴我，胡圖已被警探抓起來了，貓眼相失了跡，這件案株連可眞大，連一位銀行大班都給監視起來，可能會遞解出境。

我沒有把這話裝在心裏，因爲我這時的血正在沸騰，胸膛像火爐一樣，什麼樣不相干的話，甚至閒言冷語，像冰塊一樣投進去，不瓦解就會溶化。我目前所想到的，就是希望黃超能催樓面的工作迅速進行，可快些開席。

黃超可眞行，三言兩語就把酒席叫開了。所有賓客都分配坐好，大家擺出坐地分肥姿勢。一時秩序井然，不高不低的談話聲，說笑聲，夥計的喝道聲，夾着鑼鼓奏樂聲，交織成一支熱鬧的交響樂。

我跟媽，玲玲等去敬酒，每到一處，必響起一陣如雷的歡呼讚美聲，我高興得忘了形，居然也跟賓客們猜拳喝起酒來。——人家只見到我的新婚快樂而開懷暢飲，卻不知道我除了新婚之外，還有母子重逢的喜悅使到我頻頻乾杯！

今天是屬於我的：我能親近了天使，而且找到了上帝。

喜事過去之後，日子漸歸於平靜，媽和六姑也搬進來同居，家裏頓形熱鬧起來，我首次過着家庭生活，開始享受天倫之樂。

媽、玲玲和我，甚至六姑，都是被家庭遺棄過的人，一旦有了家，無異從冰窖跑回火爐邊，感一種無比的溫暖，何況是母子團圓，新婚蜜月？

我的家，沒有冬天，永遠是春天，喜氣洋洋，無火自暖。

媽的心，比我更加喜悅，不管什麼時候，在做什麼工作，都是笑眼常開，連她不應做而不慣做的家庭瑣事，如掃地、煮飯等工作，她也要動手。六

姑常對媽取笑說：「你好似要搶了我的工作，是不是想趕我走路？」

媽卻詳細向她解釋：「六姑！你目前應該享吓清福了，你從前關照過我，又關照過我的孩子，我母子兩代受過你的恩典，就是粉身碎骨亦難報答。我已把你當作親娘看待，這個家，也就是你的家，你是家長，我怎也不讓你再操心。你看，我的人手並不少呀！玲玲、阿毛、我，那一個不可以做這些工作？今後，你還是少動手，不必說這些話行不行？」

我也想媽享吓清福，叫她把工作辭掉，不必再去捱更挨夜。但媽的意見恰和我的相反，她不單只要繼續工作，還想給玲玲去找份工做，她教訓我：

「凡做人，一定要工作，工作是做人的起碼責任。不工作的，比不上一個殘廢人，人殘廢由於意外的不幸，雖可憐還未喪失做人意義。但不工作的卻是自己故意殘廢了自己，不把自己當做人，簡直是人渣。就算他的生活享受高人一等，亦不外在人羣裏多添一具走肉行屍，試問這樣做人有什麼意思？有什麼地方值得驕傲？不論那一個社會，不應有閒人，尤其不應有幫閒人，有了幫閒人，閒人就更加閒，就更有時間去做無恥勾當了。這幾句話，我的孩子永遠要記住。……」

日子過得眞快，轉眼又是殘冬將盡，柳樹發芽了。

有一天，媽已上班去了，我正和玲玲高興地計劃怎樣去遊埠的時候，收音機裏忽然播出一項驚人消息，說柳經理的那間銀行連各地區分行都發生了擠提潮。我一聽，如驟聽旱天響雷，驚愕而緊張起來，立即打電話給柳經理，卻無人接聽；再打去他平日出入的地方，也找不到他，才知道事情不妙，乃匆匆帶了銀行存摺跑到總行去。

這時，見銀行門口已堆起一大羣人，每個人手執着銀行存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西裝筆挺的，布衣短褐的，背着小孩子的女人，支着拐杖的老公公，都哭喪着臉的在吶喊鼓噪，羣情憤激，

到上流

馬森亮

有的大哭大喊起來。

武裝警員也出動了，如臨大敵一樣，徒手的在人堆裏逐一勸導離開，武裝的則在外圍持槍監視，但人卻越來越多了，漸漸地湧出大街去，交通被塞，來往車輛要改道行駛。我費了很大勁才擠到前頭，見銀行的大門已上了鎖，門口貼了一張墨漬未乾的通告，寫着「本行資金雄厚，信用卓著，已獲得××銀行支持，請各存戶安心，勿輕信謠言……」等字樣。

「雄他媽的，資金雄厚的卻提不到款！」從人堆裏爆出了這句話，帶點煽動性。有兩個憤怒青年忽然爬過鐵欄去，撕下了那張通告，順手把那塊活動的金字招牌也拆了下來，摔在地上。跟着有人向窗戶擲石子，乒乒乓乓的，滿地都是碎玻璃，站在我旁邊的是幾位女存戶，她們是做小販或女傭的，異口同聲的在訴苦經，都說一生辛辛苦苦慳下來的積蓄見財化水，給人騙光了，生意沒有了本錢，連棺材本都沒有着落，說到傷心處，便一把鼻涕一把淚的搥胸大哭起來。

我本來已怒火中燒，碰上這種情形，便如火上添油，憤怒再也按捺不住了，乃大叫一聲：「拆他媽的！」這話一出，四下立即響應，吼聲如雷，便有許多似猛獸一樣的向前衝，要衝坍那道鐵欄。膽小力弱的婦孺，怕被夾成肉餅，慌忙向後退卻。一時秩序大亂，叫聲罵聲怒吼聲嚷成一片，石子和木塊加速向窗樹猛擲。……

忽然一顆不明來歷的石子，流星一樣，反射過來，把我的額角射傷了，血涔涔下，我一面用手帕按住傷口，一面繼續衝，看看鐵欄快被推倒了。卻被一班神高神大的警員硬逼過來，動手拉人，把前頭的「衝鋒隊」抓走。幸我機警，把身子一縮，從人堆裏竄逃出來，沒有吃到眼前虧。

繞小巷跑到一間西藥房，買止血油敷好傷口，貼了紗布才回家。

一進門，六姑首先看見我頭上掛了彩，連呼「大吉利是」。玲玲連忙扶我進房裏去，教我躺下休息，急電通知媽，媽立即坐車匆匆的趕回家來。

媽給我吃了一粒止痛丸，探過熱，認爲不要緊。還不放心，把我的衣服也解開了，檢查身上有沒有受過傷，然後倒出藥油，在我的臂上猛擦一陣。

我不敢告訴她們事情的經過，只說是在擠提時給鐵枝碰傷了。媽安慰我幾句話，便默默的坐在椅子上，想着心事。

當天的晚報送來了，六姑遞給我看，頭條新聞就是幾行大字，內容寫着：「該被擠提銀行已宣告破產，實行清理，據清盤官調查該行經濟狀況，存戶可能得回三成存款；對債務人則要加緊十足追還，以便派發各存戶。」

我的傷口加劇痛起來了，這一下打擊比剛才的飛石還厲害。媽見我這個樣子，忙過來問是什麼事？我就把過去的事告訴她，當初怎樣認識柳經理，怎樣存款在他的銀行。「媽！我要破產了！十多萬存款得回三成，但信用透支的那幾十萬卻要十足清還。你看，抵押的房子和那塊地不是白白送掉了？想不到一時失策便——」

雖然媽的臉色已變蒼白了，卻勉強抑鬱得住，她不讓我說下去，還安慰我，說：「孩子！別難過，錢是流動的東西，有時流到人家口袋裏，有時也流到自己的口袋來。有人就有錢，花不來這般認眞！」

「媽！我的損失太大了，好辛苦才積得這點錢！」

「那也沒有辦法的了，還是遵從上帝的安排吧？」

【未完】

萬人意見

值得注意的國內外消息 反攻復土的日子不遠了

據大陸來人的報導，廣東、福建及浙江三省已被列爲備戰重點省，凡具有戰畧性的地區都被劃爲禁區，不准老百姓接近。目前福建省駐有毛共正規軍約四十萬，且漳浦、廈門、晉江、泉州、蒲田及福清等很多地方都每三日配給糧食一次，食完再配，彷如進入戰時狀態。

毛共採取這措施，證明毛澤東已極度恐懼國軍的反攻。毛報一再顫慄地說「美蘇勾結」、「美日勾結」、「蔣日勾結」、「蔣蘇勾結」，即是毛共驚惶失措的表現。

究竟中華民國政府會不會在最近展開反攻呢？這自然不是我們所能確實回答的問題。然而我們可以加以合理的推測。中華民國領袖曾多次表示要反攻，但也多次使海內外的同胞失望，因爲二十年來大家都「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這二十年來不少人都在期待中感到灰心，甚至有人感到絕望，還有人等到入了棺材！

自從蔣總統提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口號及「迅速馳援大陸起義人員」的聲明以後，反攻大陸的希望似乎更遙遠了！

然而天氣愈寒冷，春天就愈接近；黑夜的盡頭就是光明。反攻大陸決非無望之事！

我們且看國際上的情況罷：毛共已經極度孤立了，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友邦」只有一個小小的阿爾巴尼亞！毛共昔日的「老大哥」蘇聯，竟然成爲它的死敵，使毛大帝在睡夢中也攬着江青娘娘高呼「救命」！至於「美帝」、「日帝」及一切「帝國主義者」，都似乎要謀殺毛大帝呢！

在國內：最近廣州盛傳林彪正與江青鬬法，互相攻擊，這雖未證實，但其可能性極高。而全大陸各地反毛林小集團的游擊活動，全國人民或明或暗的反毛林鬬爭，更在生產戰線、文化戰線和各方面進行着。據中央社十二月十日電：福建泉州龍岩等地的工人，最近在反毛武裝份子策動下紛紛怠工、罷工。在今年十月底，毛共軍管會將泉州地方怠工的工人下放，工人曾與共軍發生混戰，雙方傷亡甚多。在龍岩地區，反毛武裝也在十月間策動蕭坑煤礦工人罷工，共軍一營前往鎮壓，遭受伏擊，死傷過半。反毛武裝鹵獲步槍等武器，乘勝與反毛工人結合，進入山區繼續進行反毛活動。又根據中央社消息：反毛烽火在西北地區燃起，目前以青海方面情況較爲嚴重。在青海活動的反毛武裝，至少在十萬人以上，他們常常破壞「青疆」和「青藏」公路的共軍運輸車。

在台灣，蔣總統曾於最近表示「大陸隨時會在一夜之間變色」。這有可能沒有呢？在七億人民均欲與毛共偕亡的情形下，這實在是隨時可能發生的事！

我們還要注意兩項消息：第一項是：共報曾報導日本貸台鉅款，用以購買日本飛機。第二項是：美國眾議院以二百五十票對一百四十二票，通過以五千四百五十萬美元援助中華民國購買一中隊「F——4D」噴射戰鬬機。

美國已要由亞洲撤軍了，因此美國內有人主張利用中華民國的軍隊代替美軍。中華民國的領袖和人民決不會忘記中國大陸的，美國對我們的援助雖少，但我們在革命聖戰中，將以團結的較少的軍力擊潰表面上龐大的內鬨的敵人！反攻復土的日子已迫近了！

詩曰：大陸淪亡二十年，毛朝顯貴似瘋癲；錦綉山河成血海，和平土地起烽烟。地主官僚皆趕絕，農民百姓盡辛酸。長嘆中華多苦難，東望王師解倒懸！

唸起毛咒能治病 事實證明是謊言

古鶴翔

僑居人偶着香江出產的煤炭報，一些大陸新聞，看後使人失笑。煤炭報報導大陸醫生凡治病要唸毛咒才能治好，其中治不好的，不知從何解釋？

大陸醫生是否都要唸毛咒才能治病呢？讓我講幾件有趣的事給讀者聽聽。

李婉是有經驗的婦科醫生，對那些疑難的高深婦科病確實做到藥到病除，對毛語不懂也不讀。去年毛毒工人宣傳隊進駐醫院時，發覺李婉醫術有可造謠之處，毛毒隊長計上心來，叫李婉出風頭，寫份用毛語錄裝飾的醫療總結。這一下難倒了李婉，因爲她一條毛咒也不懂，但既然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一切，什麼人也不可違命。李婉想了一個晚上，只好求援於我；我就忙翻那本充滿高燒胡語的瘋話，亂抄亂寫交差。

文中假造一個婦女患了子宮下垂，行動困難，治了幾年都不見效。一天剛好遇上李婉，李婉見她行動困難，想到毛語中關心羣眾的話，就主動上前詢問，給她治療。又造謠看了毛咒中的「完全徹底爲人民服務」的瘋語，天天主動上門，直至痊癒。

以上是其中一部份，實際不看毛語，這類疾病李婉也治好，不過爲了播毒，另創這一格。醫者爲仁道而施，不是爲老毛宣毒。

如左報認爲可以轉載李婉的治病秘訣，我想老萬不會用什麼版權所有來阻止。同時左報老編從來都是轉載大陸消息，這樣垂手可得的消息，何苦捨近求遠？

李超和我是同事，學毛咒他從不後人。一次，院中來了一位急性腸胃炎病者。這病彼棘手，因他痛得厲害。李超就拿起毛咒，大唸一通。然後處方給藥。兩小時後，病者更加嚴重。他看毛符不靈，心驚膽怕，向其他科室求援。還是那戴老花眼鏡的醫生打了一針，毛語錄也不用唸，就藥到病除。

現在講老王賣瓜，自賣自唸的事。日前有一報導說，大陸醫生治療聾啞，事情是眞的，不過老毛的徒子們奪天下人之功爲己功，治療聾啞者早有其人，不是唸毛咒邪說的毛子們。這人是我老師，江蘇人，年已七十多。可憐老人技術被毛子襲取後，還落得牛鬼蛇神之名。

現在有不唸毛毒可治聾啞的醫者在香港，不知左報作何解釋？大概左報會說此人是叛國投敵。如果左報及一切反對者認爲我胡說，我不妨帶你們試試。

話又講回來，在大陸醫療系統中熱中於邪說的人只是些喪失智力的傢伙。有眞才實學的名醫，不會這樣白痴的。（紫楓）

改邪歸正。這是市民之福，也是香港社會之幸。須知道，刼匪是全體居民的大敵，他們神出鬼沒，晝伏夜出，實在使人難於防範，偶一不慎，人人可能被害。吾人雖一貧如洗，也不願見到法律過於仁慈，招致刼匪們逍遙自在。何況對於刼匪仁慈，就是無異對善良市民殘忍。難道那些善良的受害者，應該遭受那些刼匪們傷害的嗎？

陳廣海上

如果再次暴亂　無人支持政府

貝納祺過慮了！

編輯先生：

前幾天，看到貝納祺主席說：「政府食言而肥，倘再次有暴亂，市民不會支持政府」等語。萬人傑先生在星晚牛馬集把貝氏那番話的意見，詳細分析，十分中肯，不用劣筆再述。

我很想向貝納祺問一聲：從什麼角度看，再有暴亂市民不會支持政府？是否我們任由兇惡的左仔隨處亂丟炸彈，屠殺我們同胞？被炸死的市民太多了，港督說：吾不欲觀之矣！於是說：好啦，我接受你的五條件啦，由我向你窮兇極惡的左仔叩頭認罪罷。那樣簡單嗎？

我的看法與貝氏相反，如再次有暴亂，肯定所有市民完全支持政府，包括左仔在內。因爲，爲生活而形成的左仔，根本也不想香港衰（赤化）；他們很清楚，赤化帶來的後果是怎樣。

胡有上（十二月十四日）

對刼匪仁慈

無異對善良市民殘忍

望治安當局實行鐵腕政策

我們是居住在徙置區百多萬人之中的一個單位。多年以來，我們各安所業，勤奮工作，帶來了香港的工商各業經濟繁榮。如今，在我們各行各業的勤奮工作者支撐下，使得政府能夠將一幅地賣出一億三千萬元。外地人前來投資，其目的和眼光，實在也是投向我們這些勤奮工作者的身上。

我們不但對於工作勤奮執行，而且忠實於政府的各項法令和措施。我們這一羣徙置區的居民，雖是正牌的無產階級（事實上我們上無片瓦，下無寸土，一身之外無長物），卻對那些投機取巧，掛羊頭賣狗肉的左派份子，恨之刺骨。每當我們手持自由報章和雜誌，在茶樓或大牌檔嘆其一盅兩件或奶油多士之際，那些左派份子便視我們如眼中釘，恨得要死。然而，由於我們敢於鬭爭，勇於視敵，他們卻也無可奈何，甚而對我們怕得要命。

最近以來，由於左派罷工份子部份仍未找到工作崗位，他們便化整爲零，在各處流浪，較年輕的鋌而走險，變成無惡不作的刼匪了。但願治安當局，早日實行鐵腕政策，消滅那些殘忍成性，犯案多多的刼匪。

最近數月刼匪明目張膽，橫行市區，洗刼店舖及行人，幾乎無日無之，令到全體善良市民，時刻提心吊膽。日久下去，香港眞不知成何世界！但願我們的治安當局，一面加强市區巡邏，更重要的是將被擒獲的刼匪，處笞刑若干，使那些頑犯有所顧忌，

打起民主自由幌子 背地裏作共黨幫兇

過去傾覆大陸已有先例 今日小爬蟲仍然走舊路

人傑先生大鑒：

月前閱星晚「牛馬集」，大作揭發某學生刊物的荒謬言論，晚輩甚感同意。因為這正是晚輩前此在學生時期參與該報活動時曾受過的思想影響。該等「民主」、「自由」為名之謬論的確在晚輩腦海中留下極深印象。其後，年事漸長，乃看清那批人的背後全非口中所說的冠冕堂皇。年前，晚輩有機會到台灣旅行，所看所見，絕非該批人士所言的腐敗，更深徹看清這批人口不擇言的可憎面目。

晚輩雖然覺悟，但可憐仍有相當數目的無知青年，仍在接受煽惑，作了彼等的工具而不自覺。鈞座勇氣過人，對彼等加以揭發，正為全港有識之士所喝采。不意該報社長又來一函強辯，晚輩閱後，氣往上衝，當即把身受經歷，撰為一文，擬投函先生。但晚輩一來並非文化人士，文不通順；二來事務纏身，未能在短時間書就，此事亦已冷卻，乃將該未完成之文稿擱置。

最近星晚揭露爬蟲輩又企圖搞學生「靜坐」示威，同時亦在「萬人雜誌」陸續看到對該刊抨擊文字，晚輩雖粗魯不文，亦覺無法忍下心中擬說之話，乃繼續提筆，完成此文，投寄鈞座，懇請斧正後設法刊出，或有助於青年輩更進一步認清其真面目也。至文字不暢，錯謬百出之處，至祈鈞座加以修改。晚輩非敢舞文弄墨，特以國事興亡，匹夫有責，本個人的良知，不能不為此言也。

晚輩上文敬啓（十二月二日）

看到世界各地青年的盲動，諸如美國的「反越戰」示威，及日本的「反美日安全條約」運動。這些行動，表面上是「個人思考判斷」反應的「愛國行動」，但實際上卻為共黨作赤化其本國的開路先鋒。正如美國朝野明智之士指出：支持這些行動的人的「愛國」立場是大有疑問的。青年們僅憑意氣，置國家安全及民族長遠利益於不顧的盲動是不應寬諒的。但更罪大惡極的是利用無知青年作為本錢，以遂行其不可告人目的的政治掮客。

同頭再看珠海書院小撮學生所搞事件，以及貴報刊近日刊載有關某學生刊物評論及該刊物之「辯正」文章，再加上筆者在學生時期參加某次以「學生之家」自命刊物所舉辦之學生活動長期所見所聞，筆者雖非「文化人士」，舞文弄墨，撰寫文章，非所擅長，但少年時的無知已隨歲月消逝，多唸幾年書，多看清世界，對國事對社會的判斷力漸漸增長後，始悟昨非今是。貴刊既力倡「言論自由」，歡迎讀者發表意見，筆者感覺如骨哽在喉，不吐不快，雖然提筆忘字，書不成文，但躊躇再三，終仍不辭譾陋，畧進蕪見，供各界人士參考。

鄙見以為，國家大事，不能以「邏輯方法」衡量，尤其在國難時期，於政府之施政，更不應以邏輯方式評論。因為敵人不講邏輯，而政府施政事事拘泥於邏輯；則其結果將極不合邏輯——投敵以可乘之機。我們回顧大陸陷共前，一些所謂「民主人士」，無一非藉口「民主」而反對、攻擊國民政府，事實證明，這羣「民主人士」實質上是中共利用以顛覆、分化國府，而遂行其攫奪大陸的統戰工具而已。讀聖經的人都會知道，撒旦（魔鬼）煽惑耶穌時，是披上了仁慈天使的外貌，其所用的誘惑言語，也是引用聖經的。同樣，共黨用以蠶食自由世界的統戰手法，也會採取同一手法，表面上提倡「民主」，甚至也說一兩句「反共」的話，一不小心，即會墜其奸計而不自覺。

我們處於敵我不能兩存，生死存亡的鬬爭中，不是友人，便是敵人，其間沒有中立路線的。我們容或對國府施政未盡滿意，亦應透過適當方式提出促其改善，本港有數家有地位的報紙，常對國府施政有批評，但無人懷疑這些報紙的正確立場。假如以不負責任的態度對國府加以漫罵，吹毛求疵的攻擊，潑婦式的咒詛，例如某學生刊物國慶特刊各文章，該刊雖自辯云乃「民主方式」之表現，實未能對其刊布此等文字之用意與立場加以適當解釋。該刊辯文稱：「不可誤以為：愛中華民國者必須擁護國民政府，支持執政黨……我們認為民主政治並不要求國民對任何個人効忠，或對當政者所有政策施全盤贊成。」此一大段話是企圖以邏輯論列以支持其攻擊國府之理由。稍對過去事跡有涉獵的人都知道，大陸陷共前一般投共之「民主人士」即持相同論調以作賣身

投共之掩蔽。因此，在不講道理、不談人道的中共大敵當前，仍然以「邏輯」爲藉口，妄行對國事尋暇抵隙，實在是有煽惑大眾之嫌。

國民愛國，不能脫離現實，猶太人流亡各地千餘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們所過的生活如何？他們從何表現其愛國心？筆者不敏，倒要請教「精通邏輯」的人指教指教。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國以後，普世猶太人之表現如何？以色列何以能在强敵包圍下堅立不倒，其原因何在？想那些自以爲是「青年導師」者也深知肚明吧。

筆者回想過去在學生時代參赴某刊物以「學生之家」自稱之報社諸項活動，深覺該報之經營方式，有頗多與毛共報刊頗有相似之處，玆舉例如下：

毛共份子稱其同路人爲「同志」，該學生刊物及其所屬之機構各職工人員，上自「社長」、「所長」，下至工人，皆互稱「工作朋友」。例如毛共稱報刊編輯爲「編輯同志」，該學生刊物則稱爲「編輯朋友」。此種稱呼已成習慣，某君在其辯正文章中仍然沿用。

毛共之報刊，主要作用並非報導新聞，而爲組織羣眾，煽動羣眾之工具。同樣，該刊物之主要業務亦有別於一般商營報刊，該刊物搞學生活動不遺餘力，報社組織一個龐大的「通訊組」，全力吸收各校學生爲「通訊員」；這些「通訊員」不是一般報刊寫通訊稿之通訊員，根本不必寫稿，但報社設有各項活動如「學術組」、「戲劇組」……等等，以吸引彼等呼朋引類到報社參加。以筆者過去參赴這些活動接觸觀察，該刊物似以此等活動爲其主要業務。中共利用報刊組織羣眾，有所謂「讀報組」、「討論會」等，透過此等組織向羣眾灌輸其政令思想。同樣，該刊物亦在各項表面似乎僅屬康樂活動的組合中，更組織「討論會」，會中不免談及該刊所訂之題材，從而灌輸其所欲「再教育」港人之思想。例如「兩個政府均不滿意」之類。曾任該報頭子之「井底蛙」，去年發出「蔣公背後有鐵甲」謬論，引致港人譁然，此謬論前此即常掛於「井蛙」及其「朋友」口中。中共之報刊工作人員經常有「檢討會」，作爲內部批判；同樣該刊物每期發刊後例有所謂「批報會」之召開，每一「工作朋友」均須「批報」，「互相批評」。

本港現有報刊甚多，除左派及靠左走之報刊外，筆者敢說，並無一個以中華民國紀年之報刊其經營方式有如該刊物之類似中共經營報刊手法者，此點未悉「精通邏輯」之該刊頭頭能對讀者作何解釋。

以上所列，都不過是筆者身爲學生時在該「學生之家」中所見的外表及所聽到的部份，現在回思，以這樣一班人，有何資格侈言「民主」，更遑論救國？

筆者只因身受其毒，當知其害。目前青年學生正徬徨困惑於國際間學潮之際，報載有人又發動學生到港督府示威，心不禁爲幼稚學生危，因本個人的良知與責任，抽出時間把個人的見聞公佈，行文拙劣，在所難免，還望先進學人多所賜教。（王文）

共黨最怕人民歡樂 對香港節恨得要命

萬人傑先生：

正當我們熱烈歡慶「香港節」，各階層連日在各區廣場欣賞多姿多采表演節目的時候，那一小撮喪盡人性的左派宣傳機構的傢伙，像臭屎堆上的蒼蠅，嗡嗡亂叫。

儘管共黨如何妬忌香港人的歡樂，如何施展其狹計，散佈謠言，但這裏不是大陸，人民有工作生活和歡樂的自由。

左報說港府動用巨款搞「香港節」是粉飾昇平，說此地窮人多，罪案多，何歡樂之有？我離開大陸不久，深知共黨的豺狼面目，最怕見到人民歡樂。按它們的邏輯，必須等香港沒有貧民，社會上沒有犯罪案發生才適宜舉行「香港節」，正如大陸統治者要人民永遠吃苦，說什麼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人民若想改善生活，等到全人類都解放了（即所有人均淪爲共產主義的奴隸）才有得傾，多麼荒唐！

史無前例的「香港節」，象徵着自由、繁榮和快樂，讓人羣震天雷動的歡樂笑聲，淹沒掉那小撮害人害物的共黨野獸淒厲絕望的狂叫聲吧！自由萬歲！

讀者譚白上（十二月十五日）

五角星取代十字架 設計人豈是密碼派

萬人傑先生：

小弟近日晚上經過窩打老道，發現某大專書院樓頂的正面，電燈砌了五角大星，非常搶眼，不知爲了紀念什麼？抑或迎接聖誕來臨？素知該校是一宗教學校，爲什麼不用十字架、聖誕樹，或加點五色燈，而全用白色？諒設計人有密碼存意。我意仍欠一幅紅布，否則更出色。小弟心有不解，特冒昧將情形奉告。

義務記者十二月十九日

宋先生：

鄙人仰慕　閣下才華已久，希望購置　閣下著述的標準香港音字典，如　閣下未暇著作請爲介紹爲盼，專此敬祝

台安

鄙人黃新生敬上
六九年十二月廿一日

覆黃新生讀友

謝謝你的誇獎。可惜我還未編字典，而且一個北方佬對於廣州音也確是外行。我常參考的是喬編「中文字典」，這是國音、廣州音對照的，夠否標準，請轉詢粵語專家。至於國語的標準音，我在本刊八一期二十九頁「答金石音先生的公開信」中已談過了。請參閱。

宋逸民敬復十二月廿九日

祖宗遺禍兒孫受苦 地主仔的辛酸血淚

萬、張二位老師：

祝你們聖誕快樂！茲呈上一篇「地主仔的辛酸血淚」，盼能在「意見欄」見面。因為除貴刊之外，我的遭遇便無處表達，請原諒。

我和全國千萬純潔青年一樣，準備將來投身社會，為國為家。可是，不幸生逢亂世，被毛酋集團强加「地主仔」的別名（共匪對所謂地、富、反、右、壞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均叫地主仔）。「地主仔」的稱呼對我並不恥辱，他們把我當作土地主人的兒子。當我聽到他們呼叫時，唯有報以憤怒的眼光而已。共匪竊國初期，即展開瘋狂的大屠殺——土改運動。以至我雙親無辜被害，我姐弟雖幸在幼稚之齡而免遭毒手，但我的未滿過歲弟弟差點給民兵摔死，幸我姊拼命奪回來，因此弄到我弟從此單目失明，如今想起，無限憤慨！

家散人亡，生離死別。這時我和兩個姊姊驚慌失措，背着小弟弟奔跑，有如乳燕離窠，盲目地跟着大夥兒流落市鎮行乞。當我們抵達小鎮時，已經到處佈滿着背掛「蓆袋」，手拿「沙砵」的苦命孤雛。他們熟練地各人據守着每家門口，等待主人施捨冷飯殘羹。有些識途老馬，由這一家到那一家，收穫非常豐富，他們一面行，一面施以五爪金龍抓起猛往嘴裏送，狼吞言嚥的表情，使我羨慕又垂涎！做乞兒要行先的確不錯。

我們因初到貴境，架步生疎，心裏戰戰兢兢，我姐弟便即分頭行事。我偶然見到有一家正在食飯，門口無人把守，以為盲鷄遇着蟲，便羞答答很有信心地等候。誰知守到席終人散，仍然得個吉。

我暗想莫非主人見我一表斯文，不似乞兒（我因首次行乞，經驗少，只在門口露出半個腦袋裝裝吓，我的乞兒砵仍未亮相，更不敢開聲祈求。）這時我急了，便鼓起勇氣，高舉着「砵頭」大聲喊着：「老闆娘、大哥、大嫂有飯……。」

「吃完啦！第二處吧！」這時裏面已打斷我的下半句。

我本想賴着不走，非達到目的不可。但天已黑下來；且還要找着兩個姊姊，因此便垂頭喪氣離開。後來才知沒人「吼」的人家便是孤寒種；那些有求必應的慈善人家，已被强者霸佔。我因一次不識「規矩」，以為乂是吝嗇鬼，見主人正在撤席，便順手一伸，無意中竟盆滿砵滿。正當離開之際，見一年紀比我稍大的小子，怒冲冲趕來，用力向我一撞，把我跌個仰面朝天，飯菜濺滿一身，「砵頭」粉碎，使我欲哭無淚。

原來這個「地頭蟲」據有數家，因顧此失彼，分身無術，只在門口放下半邊破碗作記號，因此，我才吃了這次大虧。平時守着一家食飯慢吞吞之人而錯過全部的食飯人家，故經常「扎炮」。如想食一頓飽飯，只有等待人家的婚喪和年節了。

有一次某家拋出一塊骨頭，我眼明手快，一個箭步撲前和狗隻爭奪，因而被狗咬傷，至今仍留有傷疤。如有人掉下果皮蔗渣，我們這羣小子蜂湧上前，展開一場爭奪戰，往往兩敗俱傷。除了挨戶乞討之外，我們便晒太陽，捉虱子，或在垃圾堆裏埋頭尋找值錢的東西。

如遇風雨之夜，我們便棲宿在「破廟堂」和「復生館」，（專辦殯儀喪事的四不像建築物，設在偏僻山邊）與死屍為伴，那種陰森恐怖的氣氛，已被殘酷的現實所冲淡了。可憐我的姊姊還要照顧着弟弟，風餐露宿，凄涼可想而知。

因為自身難保，故有很多弱小倒斃街頭、或被病魔磨折掙扎呻吟。我

姐長期過着非人的生活，患了半身不遂，我弟也患哮喘。我們這種生涯，和太平山下專乞錢不乞米的浪人比之，眞是不可同日而語；更何況這些不幸者，還要遭到共匪的消滅啊！

正當我們一個個往地府報到的時候，善良百姓才把我們收養。（按：共匪當時正陷內憂「農村階級鬪爭」外患，「抗美援朝」，無暇計及我們。且城市的資本家正嘗着共匪「統戰」的甜頭，大做生意，故保持市面繁榮，糧食無需配給，因此共匪無可奈何批准我們入了戶籍。）

一直到六〇年後開始壓縮，才把糧戶全部吊銷。這並不表示前途樂觀，只是苦難暫告一段落而已。

以後年齡跟着苦難歲月之漸長，運災禍亦相繼降臨。由於共匪的恐怖動從不間斷，我們的身心亦日益受到摧殘，終日誠惶誠恐，以淚洗面，等待死神的召喚。共匪所指階級敵人者，不外是地、富、反、壞、右，包括兒女。他們每個淸、查、反運動，都是調查我們的祖宗歷史，家庭成份，因我們已達青壯之年，便隨時被套上「五類份子」的帽子。共匪如果脫掉一根頭髮，便直接向我們開刀，以達殺鷄警猴的目的。

那些僞警如陰司勾魂鬼，無論何時何地，隨時摸上門來，把你抓去疲勞審訊，或突然說你有反共企圖，莫名其妙地把你拉去鬪爭，使你百辭莫辯；並限期到派出所報到，言行動態均被監視。大小會議紛至沓來；使你頭昏腦脹，心力交瘁，因不堪長期刺激而變白痴者不少。

我們的父母被消滅之後，「鎭壓」的對象便只有我們這一代了。共匪爲了斬草除根，便千方百計用各種殘酷手段，把我置之死地。如沒收僑滙、郵包；配給量比人少，義務勞役比人家苦且多，或工不同酧等。一切帳目也是糊裏糊塗，沒有反問權。如有「遠征」「突擊」等苦差，我們也是首當其衝，不准議論。教育方面，就算你每學期名列前茅，唸完小學已算幸運了。其次是婚姻；雖僥倖已婚者，無奈環境所迫，始終勞燕分飛，除了我輩「地主仔」之外，的確後繼無人，更難再有「地主孫」出現。

你如果同地主妹結合，責你互相勾結，陰謀報復。如運氣好交到「貧僱」農之女，亦會帶來殺身之禍，說什麼拉攏、引誘、强姦等一連串罪名；而且還要罪加三等，其實她們也不會下嫁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萬一有風吹草動，這些「地主仔」也是被殺得最早的一批。

近年來陽江縣有數個公社的「地主仔」，因犯偸渡罪而被槍決，因偸糧食被活活打死，勞教勞改不計其數；有些竟喪志而自殺。以前一家十數口的，現在僅賸五分之一，仍在苟延殘喘，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近接家書謂：戶外勞動時一律掛牌，胸前標明「地主仔」或「地主妹」。閱後此信使我五內如焚，不禁磨拳切齒，痛罵毛酋；我輩不知所犯何罪？要這樣受欺侮、受迫害。共產呀共產，傾人家，蕩人產，殺人何止千千萬萬，新仇舊恨一定要淸還。故我每接家信讀來血淚滿紙，除了姊弟傾訴，其實又有何辦法呢？她們唯有自嘆命苦，想不到祖宗遺禍子孫，會如此之慘。這種含寃受辱，飢寒交迫，又豈是本港新潮派的青年男女所領會得到的！

在此，我要質問國民政府大員，蔣總統說的「不是敵人便是同志」作何解釋？我們既被共匪「趕盡殺絕」，爲什麼不把我們發動組織、訓練武裝起來，莫非反攻的力量已足？以採用當年的火海擋人海戰術？抑或守株待兔以觀奇蹟？你們的統戰宣傳工作與共匪比之，簡直微不足道！你們八年抗戰的精神去了那裏？難道我們的思想沒有回國投資及觀光者之忠貞？又曰：保家衛國一定要有高等教育才成。如謂防共諜，更屬無稽，一省且難治，又焉能治國哉！欲苟安計，最先整肅你們的心腹。但願不會再有李宗仁之流，則我中華民族幸甚矣！

方向明上（十二月十五日）

更正：一一一期拙文關於衣着配給每人每月二尺五寸，實爲每人每年二尺四寸之誤。

意猶未盡並附詩兩首嘆曰：

「七億神州刼，熱血鬱心中！廿年家國恨，何日飲黃龍！毛獸暴行擅，歲月那堪煎，庶民翹首待，躍馬指中原。」

發行者　上　海　印　書　館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總代理　吳　興　記　書　報　社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九號二樓
經售者　俊　人　書　店
香港芬域街金鐘大厦1302室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湘　濤　出　版　社
香港德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廈501室
實　用　書　局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二號T
東　南　書　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21號

治哮喘咳嗽捷效方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二元

體弱康復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元

腦弱康復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六元

失眠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四元

高血壓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三元

衰老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元

風濕骨痛速愈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三元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第一集每冊港幣三元
第二集每冊港幣三元



養生與保健第三集
每冊三元　內容如下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
中環德輔道中84至86號章記大厦十六樓一五〇一室
中央市場側
電話二四二三六七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星期日照常應診・出診預約・電梯上落

英文地址如下：

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胃病速愈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元

本書作者擅治胃病，馳譽醫壇。對胃痛、消化不良，胃酸過多、胃下垂、胃擴張、胃弛緩、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尤有獨得。無論新起久患危急等症，藥後不再吞酸噯氣，立止胃痛。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大便發黑(如柏油狀)三天轉黃，埋口根治，可免割治之痛苦。本書作者依據親身治驗，發揮心得，列舉有效藥物及驗方，療法新穎，向以速愈著稱，足供醫家及病家參考和採用。

胃痛根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二元

本書叙述胃的生理和作用，胃痛的原因，和一百十四種治胃病藥的科學記載及胃痛根治法，飲食須知，指出雞肫是治胃弛緩胃擴張的良藥，大豆油、人參三七是治胃出血的有效藥物，甘草是治胃潰瘍的要藥，都是極令人注意的事。

神經衰弱根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四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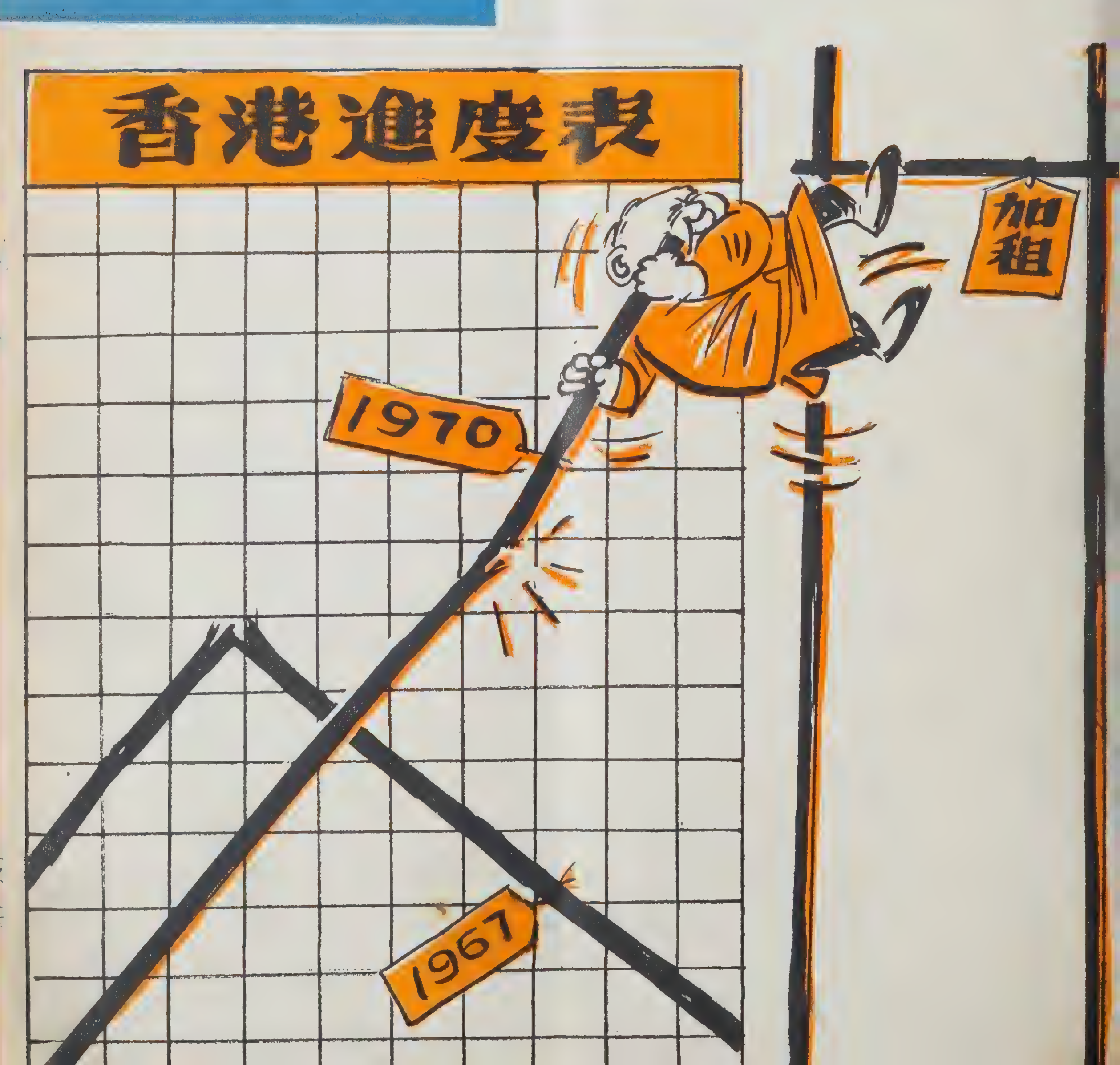
都市中緊張的生活乃是形成神經衰弱的觸媒。神經活動的過度緊張僅不過神經衰弱的誘因；氣血不足以濡養神經，是神經衰弱的主因。誘因是標，主因是本。治病必求其本，故補氣養血，强壯神經，才是根治神經衰弱的正確途徑。

本書叙述神經衰弱的病原、症狀、療養，及根治。列舉典型病例，有效藥方，治愈經過，指出根治的正確途徑。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第116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一一六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一六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十月十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新三國——中共陷入死局

目前，世界「新三國」的形勢已越來越明顯，東方的中國；西方的美國；介乎東西兩方的蘇聯，正在今日世界上展開旗幟分明的鬭爭。問題的關鍵，顯然在於中國發生劇烈變化，在自由中國之外，另有所謂共產中國，而在中共地區之中，又分毛派與反毛派兩個敵對勢力。中國是佔有全球四分一人口的世界第三大國，由於內部分裂及各黨派的政治傾向不同，致使本身成爲一個足以左右世界的國家，同時引起了美國與蘇聯兩大集團以中國爲目標的主力角逐。

毛共武力盤踞大陸，反帝（美）反修（蘇），並拼命趕製核武器，終日喊打喊殺。美國以超級核彈爲主力的陸海空軍，早已東移，而在日本海至南中國海部署成一條弧形的海岸陣線，直迫大陸。蘇聯則在中國西北邊境佈滿重兵，並在外蒙古駐紮了指向大陸十九個飛彈基地；據毛共指稱，蘇軍不時越境開火。「新三國」的形勢，看來就是美國與蘇聯合作包圍毛共，美軍在中國東南的海上佈陣；蘇軍在中國西北的陸上壓境。

現在，毛共在被包圍之下，卻同時與美國及蘇聯分頭進行着兩個會議，一個是「華沙會談」；一個是「北京談判」。兩個會議都保持高度秘密。

表面看來，「新三國」演變至此似非常奇怪，因爲北京及華沙這兩個會議都是蘇聯及美國先後向毛共提出的，爲什麼它們在嚴重敵對中忽然「坐下來談」呢？國際觀察家大都認爲，美國要求恢復「華沙會談」，是想切實改善其對毛共關係，所以就在這時候，華盛頓政府還作出一個配合步驟，就是實行對中共局部解除禁運。

至於蘇聯提出「北京談判」，目的如何尚未可料，但據莫斯科說是希望局部解決邊境問題，並由此消除西方對中蘇共的挑撥。我們認爲，上述的見解只是正面的看法，但「新三國」的交惡情勢，絕對不會如此戲劇化的邊打邊玩，絕對不會如此簡單的就能把各自認爲的「頭號敵人」改善過來。

先看美國的打算：華府一面竭力謀與毛共建立友好關係，一面則派出大員親向國府面陳計策，並强調美國堅決履行協防台灣及對中華民國的承諾，包括撥款給台北購買一整隊最新戰鬭轟炸機。

再看蘇聯的態度，莫斯科一面與毛共密談，一面卻對北京政權猛烈抨擊，力斥毛共背叛馬列而反蘇好戰。與此同時，蘇聯並大駡美國，指責華府「向中共賣弄風情」，企圖在中蘇共衝突中混水摸魚。

毛共的反應又怎樣？北京宣傳一直認爲，美帝、蘇修加緊合謀，包圍中國及進攻大陸。

我們覺得，「新三國」確在微妙發展中，毛共有可能在美蘇合謀下走入死局，而使大陸會突然爆出驚天動地的變化。就美國而言，我們並不否定華府中有姑息共黨和投機主義的逆流，但今日之下，美國政策在基本上一定是攬掂蘇聯而以自由中國爲發展目的的政策。前美國國務卿杜爾斯赴台晉見蔣總統後宣稱：「美國政策在最後消滅中共。」現在所見尼克遜總統的作法，可能正是走向美國原定目標的最新步驟。

面對當前的「新三國」情勢，我們可以據實推測的是：美國要修好毛共，實爲取得蘇聯同意的一個反毛新戰畧，莫斯科跟北京談判亦爲這個戰畧的另一部份。

在美蘇的合作計劃中，完全就兩種情況作出估計：

㈠假如毛共跟美國談，甚至向美國靠攏，毛共的「反修」政權就要垮台，蘇聯爲首的共黨集團就更易對付毛共。

㈡假如毛共拒絕與美國談判，則必暴露毛共是世界和平的破壞者，毛共是一個十足的好戰者和侵畧者，這最低限度可以消除所有反對美國的姑息勢力，而使華府較易以强有力行動對付毛共。

基此看法，蘇聯現時對毛共談判，本質上亦同樣含有對後者「政治瓦解、軍事進攻」的雙料作用。

毛澤東集團開口閉口說：「美帝、蘇修」所玩弄的花招，完全是一個「侵華」的騙局！但是，可有什麼辦法呢？談又死，打又死，而對美蘇的來勢，毛共恐已陷入進退維谷的死局。

邊界談判、罵戰之外的第三戰場

中蘇共外交鬭爭短兵相接

宋人傑

在邊界談判中，中蘇共舌槍唇劍，爭辯毫無結果；雙方報紙的罵戰，天天不停。現在，又開闢了第三戰場，雙方外交鬭爭，短兵相接。中共力圖「外交復甦」；蘇聯則提出「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方案，要將毛共孤立……。

中共努力，復甦外交

中蘇共的邊界談判恢復了，中共與美國的華沙談判也要繼續，中共正努力作「外交復甦」。經過文革期間的混亂，毛共已感到把自己孤立起來的不智，急謀在外交上打開出路。

這項努力，在去年五月間已開始，直到現在，成效仍然不大。一九六七年初的大混亂時期，毛共駐外大使四十五名中，四十四名被召回，只有駐開羅的黃華捱到去年七月間才召回。即是說，四十五名大使，已先後全部召回。

毛共「外交復甦」後派出第一名新大使是駐阿爾巴尼亞的耿飈，他是去年五月十七日委派的。從去年五月十七日至十九日間，總共委派出駐外大使十七名以及一名新代辦。依照奉派的先後，計爲阿爾巴尼亞、法國、北越、柬埔寨、巴基斯坦、坦桑比亞、幾內亞、贊比亞、瑞典、剛果（布）、敍利亞、尼泊爾、毛里塔尼亞、阿富汗、阿爾及利亞、也門。新任的代辦是派駐南也門的。

大部國家，仍無使節

除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外，所有東歐共產國家和蘇聯都沒有中共大使。

其他已和毛共建立邦交，而仍未有委派出大使的國家，還有古巴、錫蘭、丹麥、芬蘭、印度、伊拉克、怯尼亞、寮國、馬里、毛里求斯、外蒙古、摩洛哥、北韓、挪威、索馬利亞、蘇丹、瑞典、瑞士、烏干達、阿聯。

僅僅委派出十七名新大使和一名新代辦後，毛共的「外交復甦」又停頓下來。停頓原因是毛共政權對大多數國家仍存敵意，因此，對特別需要的國家，才派出大使。

比方，駐法大使的回任，是因爲越南和談在巴黎舉行；駐瑞典大使上任，是因爲中共和加拿大的建交談判在斯德哥爾摩舉行；駐尼泊爾大使上任，目的在拉攏尼泊爾及印度。諸如此類，都是有的放矢。

但，毛共駐波蘭大使仍然虛懸，只有一個名叫王棟的代辦綜理館務。因此，儘盡華沙談判要恢復，從這一點卻可看出，毛共對這次談判實缺乏誠意。

毛共外交，土崩瓦解

中共外交弄到這樣七零八落，當然和內部鬭爭有關，有諸內而後形諸外的。

去年九月，毛共外交部的一次集會中，陳毅再遭受到一次嚴厲抨擊，指責他「拒絕認錯，頑抗到底」。陳毅當場憤然道：「我要回解放軍去了，外交部的事，以後不要問我！」

從此之後，陳毅在好幾次公開場合中出現，都穿上軍裝，也沒再參與任何外交活動了。

陳毅在外交部當權時，八名副部長最受他的寵信，第一名章漢夫，在文革初期已遭整肅。他是美國留學生，曾長期追隨陳毅。新四軍時期在政治部工作；陳毅初任上海市長時，章漢夫任外事處長；陳毅到北平任外交部長，他一直擔任第一副部長。文革初期，他被指爲「劉少奇叛徒集團分子」，因爲他曾與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在國府的監獄中寫過悔過書。

下場悽慘，命運可悲

在外交部八名副部長中排列最末的劉新權，也是新四軍一縱隊出身的陳毅老部下，在文革初期，首當其衝，早垮下來了。

八名副部長中，另有四名是軍隊政治部出身，都不是陳毅嫡系，但仍然逃不過被整肅的厄運。其中伍修權已被打爲「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羅貴波在文革初期陳毅受到猛烈攻擊之際，曾一度掌握毛共政權外交部的大權，那時候，他還發表過支持港共走資派暴動的聲明，現在也音訊全無了；韓念龍也一度以「外交部造反派」的姿態出現，現在只落得個下落不明；耿飈之出任阿爾巴尼亞大使，恐怕是一班副部長中最幸運的一個。還有一個副部長王炳南，曾任駐波蘭大使，是華沙談判的中共首席代表，他是彭眞系的「一二九學運」幹部，一九六七年初，與林楓、安子文等同在北平受公審鬭爭，頸項上掛一塊大木牌，跪在地上，受紅衛兵指罵，他是八名外交部副部長中遭遇最慘的一個。

前度劉郎，打入冷宮

新聞以外

毛共外交部副部長中，另有一個值得特別一提的，就是江青的前度劉郎徐以新。

一九三八年，江青由康生帶引到延安時，進入「魯迅藝術學院」，不久就與「魯藝」的教務長徐以新姘居；後來江青進入抗大，與毛澤東搭上後，徐以新就被外調到晉察魯邊區，當然是「以免碍事」的原故。

近年來，徐以新曾任毛共駐敍利亞大使很久，文革前夕才調升爲外交部副部長，儼然紅人，一度很活躍。可是，得勢時間僅如曇花一現，現在，這位紅人已打入冷宮去了。

八個副部長命運如此，毛共外交的陷入混亂、羣龍無首的情況下，是必然結果。現在要收拾，也不會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自去年五月實行「外交復甦」到現在還沒有多大成效，可以見之。

蘇聯乘機，展開活動

毛共外交的混亂和停頓，給予蘇共可乘之機。中蘇共交惡，不僅引起邊界上的衝突和日趨白熱化的罵戰，在外交上，也已短兵相接。趁中共外交陷於羣龍無首的窘境中，蘇聯也致力於孤立中共的活動。

近來，蘇聯頭頭，僕僕亞洲國家之間，展開一連串異乎尋常的外交活動。雖然，蘇聯的解釋說這些活動不過爲了瞭解亞洲各國的與情，以及在中蘇共邊界爭執中，取得亞洲各國的諒解和支持。可是，在毛共看來，這顯然是針對中共的外交攻勢。

中共外交復甦的努力，也有幾分鑒於這不利形勢。他們希望藉此抵消蘇聯的活動，看來，中蘇共的另一戰場是在外交活動上，與夜長夢多的邊界談判，雙方報紙的不停罵戰，鼎足而三。

幕後鬬爭，勝了一仗

蘇聯在亞洲國家間的外交活動，犖犖大者有下列數端。

蘇聯主席波戈尼訪問了與中共接壤的北韓和外蒙古。北韓在中蘇共爭執中一直嚴守中立，不作左右袒；外交政策方面，也維持獨立地位。多時以來就不見有中蘇共大員訪問平壤，這次波戈尼紆尊降貴、移樽就教，自然不是尋常的一回事。

在波戈尼這次訪問中，受到了北韓朝野熱烈歡迎，更表示蘇聯和中共的幕後鬬爭中，勝了一仗。

至於外蒙古，一向以蘇聯馬首是瞻的，不過是蘇聯的馬仔。可是，因爲和中共間有綿長的邊界相接，而且這地區充滿危機，如果這處邊界有問題，蘇聯也有假道被攻的危險。

波戈爾訪問北韓後，又訪問外蒙古，一來是爲外蒙古打氣；二來表示蘇聯決心支持外蒙古。這是做給中共看的，其作用在嚇止中共，不要對外蒙古滋生妄念。外蒙古受攻，他們會視爲蘇聯受攻的。

抨擊中共，擴張政策

蘇聯總理柯西金訪問新德里，也是值得重視的外交活動。表面上，他的主要任務是參加印度總統胡塞的喪禮，他是在胡塞死訊公佈後兩天才決定訪印的，因此有理由相信，他的逗殯不過是訪印的藉口，眞正目的，是爲了與印度總理甘地夫人舉行會談。

那次會談的內容雖沒有公佈，可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在討論有關中共問題。柯西金在印度曾發表一次公開談話，間接指責中共的擴張政策，言外之意，就可想到他們會談的主題。

印度也曾和中共發生過邊界衝突，與蘇聯懷有同樣的恐懼和心理威脅，對中共的擴張政策自有同感。因此，柯西金的拉攏印度，顯然是有一定成就的。

外蒙蘇聯，相繼行動

蘇聯的另一項外交活動是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卡畢沙的訪問亞洲各國。

在他訪問範圍內的國家，有緬甸、柬埔寨、寮國、泰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

卡畢沙訪問這些國家前，一個外蒙古官方的代表團剛在上述地區走過一趟。

蘇聯當然不會跟外蒙競爭在這些國家內的影响力，而是蘇聯外蒙的聯合活動，以取代中共在這些國家潛伏勢力。

卡畢沙是蘇聯有數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曾寫過許多有關中共問題的書籍。蘇聯外交部派他去訪問亞洲各國，所談的自然必與中共問題有關。

在蘇聯一連串的外交活動中，卡畢沙的地位雖然最低，可是西方國家對他的活動最爲重視。他們認爲，卡畢沙在東南亞各國進行的外交活動，是莫斯科目前正進行的一項重要外交鬬爭，目標是要爭取亞洲各國，孤立中共。

集體安全，孤立中共

蘇聯目前正採取一項外交攻勢，暗示由美蘇兩國來護衞東南亞和平。那就是蘇共頭頭提出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這方案是蘇共頭子布里茲涅夫去年六月上旬提出的，目前，在蘇聯心目中，他們的最大敵人不是資本主義的美國，而是毛澤東思想。

因爲，他們認爲，資本主義社會雖是他們要摧毀的目標，但資本主義國家並沒主動要摧毀蘇聯；如果蘇聯不動手，就不會受到美國威脅。

可是，毛共不同，他們不遺餘力地企圖以毛澤東思想取代社會主義，摧毀蘇聯在共產主義世界中的領導地位，因此，毛共對蘇聯構成了安全的威脅，難怪蘇聯對中共更耽心過對美國。

蘇聯提出「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方案，不消說是爲了自己利益打算，目的是用以對付來自毛共的威脅。

這方案的提出，與蘇聯頭頭們在東南亞頻繁的外交活動是有連繫性的，把亞洲這些國家納入他們擬議中的亞洲安全體系內，就等於把中共孤立起來，蘇聯所受到的威脅，也自然減輕了。

中蘇共的外交戰鬬，方興未艾，好戲還在後頭呢！

日本軍部有關衡陽戰役史料，讀後頗有感慨，文中除隱匿其使用毒瓦斯彈及略去諸戰數日外，其一般戰況之敍述，與我軍資料相核對，大體尚稱翔實。

我第十軍自參加長沙會戰援救湘西之常德會戰等役後，一九〇師只餘幹部，尚在整補之中，眞正參與衡陽保衞戰者，僅兩師另一團耳，兵員不及兩萬，彈糧僅足十日；至醫藥之儲備，工程之器料，更爲缺乏。以兩萬之師，當十倍之敵，在傷亡慘重物資奇缺情況之下，奮守四十有七日，以屏障川黔，迭殲敵酋，其拚殺之劇烈，士氣之高昂，確如敵人所云「爲中日戰爭以來所僅見」。

敵軍以四十萬之兵力，自武漢南下作打通大陸接連緬越之作戰，原意短期見功。故其作戰計劃中，有分兵川渝之構想，初未料及衡陽能堅守四十七日也。

自武漢至桂柳線上，戰略之據點有三：一長沙；二衡陽；三桂林。唯有衡陽之役，殲敵最多，奮守最久，而守城兵力又屬最弱。官兵激於國家民族存亡之義憤，受最高領袖之精神感召，而奮不顧身，以血肉換取時間，以時間爭取最後勝利，强寇之摧有力焉。

朱君振聲自大陸沉淪之後，輾轉到港，仍本戎馬書生之本色，從事於反共新聞工作，今以參加世界中文報業協會二屆年會來台，談及衡陽戰役往事，囑就「敵人筆下的衡陽戰役」一文舒其意見，爰爲書後如上。

一九六九年冬方先覺

日本帝國陸軍

一、前言

打通大陸作戰，簡稱爲「一號作戰」，自昭和十九年四月廿日起，至十一月止，共持續了半年多時間，參戰兵力達十七個師團，六個旅團，一個戰車師團，及當時所有殘留之騎兵部隊，確係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規模最大的一次一連串的大軍作戰。

此次作戰，雖因補給之弱點，惜未達到最後目的，然於各作戰階段中，帝國陸軍卻反復的表現了勇猛與善戰，吾人豈容不予回顧。

打通大陸作戰之構想，係以黃河南岸之「霸王城」爲基點，先征服平漢鐵路之南半段，進而攻佔長沙、衡陽、桂林、柳州，以迄南寧，打通湘桂及粵漢兩線，全程共一千四百公里。

一號作戰，曾於昭和十八年夏季，在大本營幕僚會議中提出討論，惟以當時東南方面之戰局惡化，必須自中國戰區抽調兵力扭轉戰局，乃致擱淺。迨至秋季，已先後將第十七、卅二、卅五、卅六等四個精銳之師團自大陸抽出，致大陸之兵力驟減，已形成了守備上的劣勢。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上將，迫不得已，乃將殘留之廿五個師團及十一個旅團，作機動防禦之配備，以戒備勢力逐漸强大之中國國軍，並曾警告大本營勿再由大陸抽調兵力，以免招致全面崩潰。

昭和十八年十二月卅一日，御前會議中，天皇正式決定棄守所羅門羣島之瓜達那爾以後，大本營參謀總長杉山元上將，有鑑於月前新竹之空襲，必將延至本土，內心極爲焦灼，急欲用兵攻佔大陸之B二九基地，以緩和其對本土之威脅，乃趨前上奏曰：

「一、爲阻美在華空軍向我本土襲擊，擬徹底毁滅其位於桂林、柳州等處之基地。

二、緬甸地區，今後擬實施彈性作戰指導方針。」

兩項上奏，雖經陛下反復質詢，但經杉山元及東條英機兩人答辯後，均行裁可。致前者形成了四個月後在大陸的一連串作戰；後者形成了緬甸之退卻與阿恰布會戰。

自昭和十八年以來，由於玉碎（意指全軍覆沒）事件之層出，國民士氣異常低落，大本營之首腦，總企望於任何戰場上創造一次輝煌之勝利，加以渲染擴大，以粉飾當前之敗績，而鼓舞總體戰中最需要之民心士氣。籌劃中之大陸攻勢作戰，變成了向國民宣佈勝利新聞之遠景。

基此，大本營以無比之信心，企圖一戰而挽回頹喪之民心士氣。

只要翻開亞洲之地圖，立即可以發現，自新加坡縱貫馬來半島，至泰國之曼谷，再北上至越南之北端，有通往中國邊境之鐵路，如果自中越邊境之鎮南關起，經南寧至柳州，以汽車完成中端，則自柳州以鐵路運輸可直達朝鮮南端之釜山。

換言之，自新加坡至東京間，除朝鮮海峽實施短距離之海運外，可於陸運交通。

決心之下，雖移山填海之難，亦有成功之日，惜我軍已成强弩之末，終致功敗垂成。然「打通大陸作戰」之名，卻因此一戰畧理由而得。

後決戰篇衡陽戰役書後

方先覺

二、衡陽戰役

衡陽戰役，眞相被當時之軍方隱瞞，致日本國內人們多受朦蔽，迄今仍未知其地名者，大有人在。衡陽之戰，如欲惹人矚目，可稱之為「華南的旅順之戰」。此種比喻雖稍嫌誇張，但稱之為：「中日八年作戰中，唯一苦難而值得紀念的攻城之戰。」則絕對正確。

日俄戰爭時（一九〇四）之旅順要塞，原計劃於一晝夜間攻佔，而實際耗費了四個多月時間，並付出了傷亡五萬九千餘人之代價，乃成為世界最大的「攻城之戰」。第一次大戰之目當要塞攻略戰，尚且瞠乎其後，如將衡陽戰役喻為旅順之戰，實嫌誇大。但衡陽之戰，原擬定一日之間結束，而實際卻延衍了四十多天，不獨嚴重的妨礙了「打通大陸」的日程，並且遭受了近兩萬人的重大傷亡，這一苦難的戰役，豈非值得紀念。

自出發點——岳州——至衡陽，公路不通，鐵路亦被徹底破壞，行軍補給之難，可想而知。在如此艱苦狀況下，預定在一日之間攻佔衡陽，其必勝之信念，誠屬可嘉；其廟算之粗率，罪無可逭。

衡陽戰役之初，用於攻城之兵力，僅第六十八及一一六等兩個師團，其餘主力，則照例已出沒於殲滅作戰之途。橫山司令官以下，中山參謀長，島貫作戰主任等首腦人物，均集中注意於第九戰區在東南方之野戰軍，並指揮第三、十三、廿七、四〇等四個師團，繼續運動於陽衡之東，以期邀戰敵人之主力。對衡陽城之攻擊，似感無足輕重。茲以大隊分別顯示當時之兵力分配，對橫山之作戰重點，即可一目瞭然。

一、邀戰敵人主力　三五大隊
二、構築後方道路　二〇大隊
三、攻佔衡陽　一五大隊
四、後方地區警備　一〇大隊

綜觀橫山之兵力分配，其用於直接攻擊衡陽者，尙不足總兵力之二成，難怪事後遭大本營之斥正。

部隊自長沙南下之後，橫山將其指揮所推進於長沙之廢墟中，旋即以全付精力注意於殲滅之育成。其構想，係以兩個師團向衡陽攻擊，主力進出於衡陽以東之山地，一面消滅敵人之援軍，一面伺機圍殲敵人之主力。其如意算盤，雖未實現，但又與大本營之觀念相逕庭。

負責攻城之兩師團，鑑於長沙之攻佔，已被他人捷足先登，功震全國，乃欲急起效尤，一時戰志如雲，於六月廿八日，正式對衡陽發起了強攻。

一夜間，攻佔了衡陽機場。

六月廿六日夜，松山圭助上校，率獨立步兵第六十四大隊，於一夜之間，攻佔了衡陽郊外之機場。

先是，橫山司令官於部隊自漢口出動之際，以為衡陽機場，必為本作戰之困難目標，應預作攻擊準備，乃口頭指示第六十八師團長佐久間中將，令其秘密準備。

對太平洋各島嶼上之機場爭奪戰，其慘烈之情形，日軍之將領豈能充耳不聞。佐久間中將所接獲的，雖係口頭的簡單指示，但其嚴重性亦可想像。其不獨將此任務謹記於心中，並誓以武士道之精神，完成此一使命。迨攻佔長沙以後，乃每夜勒令其部隊實施野營，並利用類似預期作戰之地形，反覆演練夜間之模擬攻擊。偶爾於晝間發現敵人之確實警戒位置後，入夜必令其部隊實施滲透鑽隙等實戰訓練。在各種生疏地形，更假設敵人機場，以友軍行週密之警戒，令其部隊作夜間滲透攻擊。

全師官兵一面作戰，一面實施艱苦之夜間攻擊訓練，在極端疲憊與苦痛中，逐漸迫近了衡陽。佐久間師團長，經長期之觀察，以為松山圭助上校機智而勇敢，且有卓越之指揮才幹，其所轄之獨立步兵第六十四大隊，在訓練中恒，有良好之表現，仍將爭奪機場之重任，付託予松山，並正式令其「捨命攻佔！」松山上校及其所屬之各連長，膺此大任，受寵若驚，滿懷必勝之信心，莞爾受命。

松山上校，率其一千名步兵，於六月廿五日入夜後，迫近了衡山機場。當逐退了敵人警戒部隊向前推進之際，卻遭到守備部隊猛烈之射擊，松山等一面迎戰，一面偵悉了敵人之確實位置，乃偽裝不支向西撤退。午夜後，全體換着膠鞋，並分散成多數小部隊，復自原撤退路線潛入，迅將機場周圍之各高地分別佔領。拂曉，在一發信號彈所代表之衝鋒命令下，全體一躍而下，衝向了機場之核心，黎明時，全部機場已被日軍佔領。

此時，如果日本有足夠之空軍，立即將戰鬪機隊進駐此一新攻佔之機場，以制壓敵人之砲兵，直接支援我軍對衡陽城之攻擊，可能於三數日內即可「攻陷衡陽」。無奈我空軍已瀕臨破產，致新佔領之機場，除偶於夜間被我連絡機利用外，從未見我戰鬪機光臨。

佐久間師團，於佔領機場之後，乘機渡過了湘江，於六月廿八日，會同岩永旺之一一六師團，對衡陽發起了攻擊。守城較易，且防者已經佔據攻擊困難之有利地形，並已完成歷年來所罕見之防禦工事。致使我砲兵不足且無空軍支援之兩個師團，攻擊一再受阻——頓挫。

衡陽、為面臨湘江西岸之城廓都市，北有河幅百公尺之湘水、南西兩面被複雜之丘陵地帶環繞，其周圍並有無數之蓮池魚塘。各接近城廓之道路，皆為池沼間之小徑；小徑上，復築有堅固之地堡，前進路線悉被封閉。各丘陵地帶，已構成數線堅固之據點工事，據點之間，則有交通壕相連接，形成了一大要

塞式綜合陣地。

尤其敵人之碉堡位置，頗盡選擇之能。其各個碉堡，不獨均能相互支援，任意發揮側射直射之火力，且每一碉堡之前均形成有猛烈之交叉火網。其各丘陵之基部，盡已斷削成崖，於上端構有手榴彈投擲壕，我軍既難以接近，亦無法攀登。此種偉大之防禦工事，實爲中日戰爭以來所初見，亦堪稱中國國軍智慧與努力之結晶。

我軍面對如此堅強之陣地，雖擬乘勢急襲，惟以兩者之準備工夫相差懸殊，攻擊開始時乃一再受阻——頓挫。

衡陽之攻擊，兩度中止，師團長先負重傷。

在急襲之意念下，佐久間與岩永兩師團，未待砲兵之到達，即併肩開始了猛攻，以致初戰頓挫。後火砲雖到達了三十門，然各砲所携之彈藥，僅有隨砲之十五發，對敵人之陣地，制壓效果未如亦期望產生，「破壞」更爲奢想。

其間糧秣之補給，亦未中繼。部隊所携帶之給養，只維持了最初之四天，即已告罄。爾後之二十餘天，初則於附近之村落搜集，及至村落之糧盡，乃於附近之田中收割稻穀，以鋼盔搗成白米，炊煮後摻鹽食用。步槍彈藥用罄，唯有以劈刺，去發揮日軍之看家本領。如此維持戰鬭達廿餘天，且堅持着攻勢作戰，精神誠屬可貴。

第六十八師團，於六月十七日一七〇〇時，抵達衡陽之南側，稍事偵察後，即於黃昏時發起了攻擊。經過徹夜之戰鬭，雖已突破至敵人的第二線防禦陣地，但終被斷崖所阻而停頓。廿八日拂曉，師團長佐久間中將，爲使攻擊再興，乃親至第一線指揮戰鬭。當其召集各部隊協商行動方案之際，突遭敵人迫擊砲火之襲擊，雖未當場喪命，但師團長以下，參謀長（原田貞三郎上校）及各聯隊長，均負重傷，立即被裹傷後送。

中國軍隊在野（山）砲之數量上遠不及日軍，不得已，乃用其唯一之國產品——迫擊砲，與日軍週旋。其彈藥缺乏之情形，較日軍尤甚，爲節約砲彈，平時乃嚴格實施砲手之瞄準訓練。迨中日戰爭之後半期，其迫擊砲已能與我野戰砲兵相匹敵。第一線將校之傷亡，即多爲中國迫擊砲兵之傑作。

中國軍隊之另一戰鬭特技，爲「手榴彈投擲」。此項戰技，原爲英美陸軍之拿手戲，而現在之中國國軍卻已超越了英美，爬升爲優勝隊之A組。衡陽外圍之丘陵地，基部盡已削成斷崖，敵人以手榴彈自上向下，作準確而遠距離之投擲，使日軍蒙害甚大。衡陽戰役之中期，第六十八及一一六兩師團，各步兵連之兵力，平均已減至廿名官兵，如此劇大之傷亡，敵人之手榴彈爲一主因，故需加記述以資留念。

第一日攻擊中，佐久間師團以下，所有重要的指揮官皆已重傷後送，使整個第六十八師團之戰力，爲之癱瘓。雖然橫山司令官立即採取了緊急措施，令左翼之第一一六師團長岩永中將，負責全盤指揮，繼續攻擊，惟以岩永本身亦被陷苦戰難拔之境地，自顧尚且不暇，何能指揮全局！況且對第六十八師團之實際狀況，又不熟悉。然既已臨危受命，唯有指示各代理人，按原訂計劃繼續攻進。因此，造成了更嚴重之傷亡。而攻擊亦未能奏功，終於七月二日，被迫全面中止了攻擊。

經過了十天的整補，砲彈已獲得部份補給，並可望獲得部份之空中支援，岩永旺認爲時機已經成熟，乃於七月十一日一六〇〇時，下達了二次攻擊令，全體循原攻擊路線，再度發起攻擊。然而，經過了這十天的停頓，敵人也因之信心加強，士氣益形高昂，防務亦更臻完善，我軍再度發起總攻之後，除和上次一樣的僅奪取了極小部份陣地外，依然無所進展，而損傷卻更慘重，兩個師團之原任連長，已所剩無幾，大部份之步兵連，已變爲由士官代理連長，勉强支撐戰鬭之慘局。第二次之總攻，又有聯隊長一名，大隊長六名相繼陣亡，而攻擊前途卻仍不見樂觀，於是，攻擊再度停止。

衡陽之敵，負嵎頑抗，寸土必守。戰鬭之發展，實出人意料。兩次之總攻，已儼如小型之旅順要塞爭奪戰。第十一軍如不全力以赴，欲拔此城，殆不可能。

然而第十一軍之作戰構想，已將本次作戰之主目標，置於敵人之野戰軍方面，都市之攻佔，僅爲其第二作戰目標。衡陽之戰，雖已陷於極端不利之狀況，但橫山仍堅信衡陽激戰中，敵人必遣大軍來援，只要我軍主力將其來援之大軍覆滅，衡陽必不攻自破。其間，在萬洋山脈之作戰，即基於此種觀念。待至茶陵、安仁等地之戰鬭結束，其主力已遙遙進出於衡陽之南後方，且仍在爲覆滅敵人之援軍而努力。在橫山軍之主力方面，雖已獲得了若干戰果，但衡陽之久攻不下，使派遣軍甚感不安，大本營之不滿，亦逐漸到達極限。

七月十六日，衡陽之第二次攻擊再度挫敗時，中國派遣軍參謀長松井太久郎中將，特趨訪橫山於長沙，除轉達了大本營之願望外，並力勸橫山將其主力投入衡陽。翌（十七）日，派遣軍作戰主任天野上校，銜命而來，正式要求橫山遵從大本營之意旨，立即以主力指向衡陽。

到此地步，橫山已知再無考慮之餘地，乃決心將主力投入衡陽戰場。當即令命重砲兵，利用已概略完成之急造公路，向衡陽進發。並命第四〇、五十八兩師團，第五十七旅團，與第十三師團之一部，就地向衡陽集結。其本人亦兼程南下，準備親自指揮衡陽之戰。

重砲五門，野山砲五十門，總計約五個師團之兵力，於八月一日，集結於衡陽外圍。八月四日晨，在橫山司令官之指揮下，開始了第三次總攻擊。預期在一天之內，必下此城。

但敵人之守將方先覺將軍，爲一驍勇善戰之虎將，其第十軍之四個師，皆以必死之決心，負嵎頑抗，寸土必守，其孤城奮戰之精神，實令人敬仰。我第一日之全力猛攻，竟又被迫無效而終。

亘四十餘天之激戰中，敵人尙無一卒向我投降，實爲中日戰爭以來之珍聞，如非敵人在長期抗戰中已逐步將遊雜部隊整編爲正規軍，則必係我軍之兩次挫敗，使敵軍堅定了必勝的信心！但我軍之此次總攻，若不成功，將何以對陛

下！何以見同胞！第十一軍亦將永遠淪爲受人卑視的境遇。責任心榮譽感之所驅，全軍將士猶如强攻旅順要塞之乃木軍，生死不顧，用肉體遝向敵人之陣地硬拚。

如野戰砲兵一二二聯隊第一大隊之大隊長，倉成國雄少校，曾將其火砲推進於敵前百公尺以內，直接射擊敵人之側防火力。雖兩足重傷，尤戲稱：「寧願作步砲協同之鬼，以睹勝利！」而堅持不退。其餘砲兵，亦無不爭先進出於最前線，捨命破壞敵人之工事，以支援友軍衝進。

步兵，更到處展開了慘烈之衝殺，在第一線揮動軍刀指揮官兵衝殺之勇將吉摩源吉少將（五十七旅團長），被敵人之迫擊砲彈自腹部貫穿而亡。

勇猛之黑瀨平一上校，所率領之第一三三聯隊，於前年十一月之常德戰役中，已英名四播。此次作戰之第一回合，即奪取了敵人主陣地之一角——張家山陣地，後因攻擊中止而撤退。當第二次總攻擊時，又强行奪取了該地，並擊退了敵人之猛烈逆襲，致在同一地點，連續進行了三次激戰。第三次總攻擊中，其所擔任之目標，爲敵人最堅强之岳屛山陣地，亦於攻擊發起後第三天——八月六日，强行奪佔。黑瀨屬下之三個步兵大隊，其大隊長迫上校，大須賀及足立兩上尉，於第一次總攻擊時，即已在張家山陣亡。第二次總攻擊中，新任之大隊長，東條及小野兩上尉，又於該地相繼陣亡。其所屬之連長，則全部罹難。然而，勇敢的黑瀨上校，並未因此氣餒，仍一意遂行任務，指揮其所屬向敵人衝進。當第二次攻擊時，其第一大隊，曾以僅餘的八十名殘兵，與敵人反復激戰了五晝夜，且終將敵人擊退。八月六日，當岳屛山高地被其攻佔時，其第二大隊，只剩下下濱口上尉以下七名官兵，尙殘留於人間。

黑瀨，有貫徹目的之勇氣，有高度之責任心，在作戰指揮上亦爲上駟之才，陣前，恒以「協同就是力量」敎誨部屬，嚴禁官兵爭先恐後，其自身，則永遠在最艱苦之一面督飭作戰。衡陽作戰期間，曾三次獲得勛章，未久，乃晉升少將，轉任於粵漢線之旅團長。

苦難的衡陽戰役，終於告一段落。

衡陽之戰，過去之一個多月，因逃避敵人之空襲，攻擊多在夜間實施，致敵人也以晝寢夜出之習慣與我相對峙。而第三次總攻擊開始以後，第五十八師團卻一反常態，竟連續於晝間對城廓實施猛烈之攻擊。該師團曾於六月十八日攻陷長沙，具有熟練之攻堅經驗，其勇猛之突擊。果然於八月六日——攻擊發起後第三日，將衡陽城之西北角攻破，並迅即以一部突入市街。

敵人之第十軍，畢竟是善戰之師，並未如其他戰區之守軍「一角之潰而全盤動搖」，且抗拒益形激烈。橫山司令官乃飭重砲兵加速射擊，並下令全軍於八月七日，再度強行總攻。

我陸軍砲兵之中堅武器，十五公分榴彈砲及十公分加儂砲，已出奇地在陣地前堆積了大量彈藥，前者每門爲二八〇發，後者每門爲三五〇發，一旦受命變換射擊速度，立即對城內守軍發生了重大威脅，其苦戰意志亦因遭受砲擊而動搖。

如果對當時敵人之心理加以分析，則不難發現守軍所期待之援兵，已越四十日而未到達，雖於其間兩度挫敗日軍，信心高漲，但日久則必降爲低潮。而今，日軍兵力倍增，城廓已被突破，且重砲又加速射擊，其鬪志不難瓦解。

其實，敵人之援軍（三個師）已於其間到達衡陽附近，但經我第四〇師團迎擊之後，已棄衡陽而掉頭南下。

苦難的衡陽戰役，至此乃告一段落。其間，我軍之傷亡共計一九，三八〇人，內含軍官九一〇人（戰死三九〇、負傷五二〇），犧牲之大，令人驚駭。

大本營對衡陽之攻佔，如釋重負，對爾後之作戰，則一面規戒橫山加强整補，勿再急進；一面考慮於中秋節前後，再向次一目標——桂林——發動攻擊。並立即以新兵十萬，撥補予第十一軍。

編者的話

民國卅三年（一九四四）夏季，日軍傾全力進攻湘、桂、黔希望一舉結束「支那戰爭」，但在衡陽遭遇我第十軍方先覺部奮起抵抗，苦戰四十七天之久，是我國抗戰史上最大、最後、最壯烈的一場保衛領土的激戰。有關這一役驚天地，泣鬼神的戰場情形，及關係我國抗戰最後勝利的重大意義，以及方先覺將軍的個人榮譽，本刊十六、廿一、廿二、一一四期，曾先後由胡養之、戎馬書生、崔羽先生就各人的見聞感想撰文報導。但都是根據片面的資料，且不免有主觀成份在內。

戎馬書生朱振聲先生最近訪問台灣，與方先覺將軍談及衡陽會戰經過，承方將軍親自撰述本文，並引證「日本帝國陸軍之最後決戰篇——衡陽戰役」資料，這是出自敵方筆下的「衡陽之役」，是日本軍方的檔案，也是從未公開過的第一手資料。方將軍不作自我吹噓的主觀敘述，只將敵方記敘此一戰役的資料公開，其眞實性的價值，自是超越一切的。蒙朱先生交由本刊發表，謹致謝忱，並向方先覺將軍暨第十軍官兵致敬意。



中共禍延日本社會黨

魯遲

毛澤東搞文革，不但殘害七億大陸同胞，並且禍害大陸以外的許多地方。

受害最慘的是香港和澳門的同胞，因爲左仔響應文革搞「奪權鬭爭」，搞得遍地「菠蘿」，不但自由同胞飽受殘害與震驚，鬧事的左仔，十萬人失業，至今創夷未復。港澳以外，受文革之害最慘的，是東南亞各地的親毛共產黨。因爲學中共、搞文革，內部發生權力鬭爭，力量大爲削弱，最明顯的是馬共，兩派鬭爭至今未水落石出，當去年五月，吉隆坡發生種族騷動時，大馬軍警力量，不敷分配（全國陸軍三萬人，一萬在砂巴、沙撈越，本土只二萬人），捉襟見肘，當時馬共如果在各地掀起暴亂，大馬會很快土崩瓦解。可是平安渡過。主要因爲馬共內部奪權鬭爭僵持不下。其次是緬共，因內部奪權，致首領被殺，黨勢一蹶不振。

凡在自由地區，親中共的黨派無一不受累遭殃。這次日本大選，社會黨的慘敗是一大證明。原來中共的政策是全力支持日共的，初時對日本的貿易，多經由日共所控制的商行進行，使日共從中賺取利益，此外並津貼黨費。

可是一九六六年日共採取自主獨立路線，日共書記長宮本顯治，與毛澤東會談鬧翻，此後卽勢不兩立，不共戴天。中共轉而打擊日共，在日共內部收買少數迷毛份子，搞分化，唱反調，經四年的努力，始於最近建立了不滿百人的新日共。在打擊日共的同時，全力支持日本社會黨，對日貿易，改由社會黨所支持的商行進行，於是「日社」代替日共成爲中共在日本的代言人。

日本社會黨，原是日本最大反對黨，自民黨飽受它的威脅。上屆大選時，自民黨在國會僅獲二百七十七席；社會黨獲一百四十席；日共僅獲五席。

自中共和日共鬧翻以後，社會黨以中共的紅人自居，頻派代表訪問中共，得意忘形，不能自持。不料這次大選一敗塗地，敗得完全離譜。除社會黨以外的各黨、席位都增加，唯有社會黨大減，可以說其他各黨將社會黨的席位淩遲瓜分了。試看左列數字。

自民黨上次當選二百七十七席，這次達到三百席（十二月二十八日統計爲二百九十八席，後因兩無黨無派當選人，加入自民黨，增至三百）。較前屆增加了二十三席，爲空前未有的大勝利。

以佛教爲背景的公明黨，上屆大選時當選二十五席，這次躍升到四十七席，增加了近一倍。

走溫和路線的民主社會黨，上屆當選三十席，這次爲三十一席，增加了一席。

日本共產黨，上次當選五席，這次躍升到十四席，增加了近三倍。

唯有社會黨席位大減，從一百四十席減到九十席。

從上述的統計數字，已可證明，社會黨的暴跌顯受了中共連累。因爲與中共鬧翻的日共，席位增加的比率最大；與中共勾結的社會黨，席位減得最多，而且是唯一減少席位的黨派。

從得票比率來看，社會黨上屆的得票率爲百分之二十七點四，這次減到百分之二十一點四；日共上次得票率爲百分之四點七六，這次增至百分六點八。

再從社會黨內部各派情況來看，情勢就更爲分明。社會黨內部有五大派系，那是佐佐木派、江田派、勝間田派、河上派、成田派。佐佐木派實力最强，路線最左傾，主張親中共最强烈。

這次失敗得最慘的也是佐佐木派。上次大選後，該派在國會中擁有三十三席，這次猛跌，減到十七席。江田派的路線接近西歐的民主社會政黨，與佐佐木派對立，因此在這次選舉中，實力雖然也減少了，但是減得不多，上屆在國會中擁有二十四席，這次則爲十六席，僅減少了八席。

另一溫和的勝間田派，也減得很少，上屆爲二十八席，這次則爲二十二席，只減了六席。河上派的主張，與民社黨相近，所以減得最少，上屆爲十四席，這次十三席，僅減了一席。

各派皆減了席位，唯有勢力最小的成田派，上屆六席，這次仍是六席。成田派爲什麼沒有減呢？因爲該派首領成田知己（現任社會黨委員長，乃最高領袖）曾與中共吵過架。

他在一九六五年訪中共時，當面向周恩來提出抗議，中共試爆原子彈，增加日本上空的原子塵，危害日本人民生命。無論周恩來怎麼勸說，他都不肯讓步。因此聲名大噪。這也就是他以擁有六名國會議員的小首領，一躍而爲社會黨領袖的主因。但是成田當政後，因爲自己的實力有限，仍不得不仰佐佐木派的鼻息，仍得走親中共的路線。反過來說，如果不是成田當權，佐佐木派，會把社會黨弄成比中共還要偏激的黨。佐佐木派一落千丈，諸派擁有國會議員皆減，唯成田派不減，秘密卽在這裏。

總而言之，在這次大選中證明，親中共的社會黨慘敗，反中共最烈的日共席位激增，親美的自民黨大勝。從社會黨的內部而言，親中共最甚的佐佐木派慘敗，實力減得最大，敢與中共對抗的成田派，實力不減。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是人類的魔窟，史大林是全世界第一號瘟神。那時出國的蘇聯人，到處吹鬍子瞪眼睛，就像中古時蠻人，乍進入二十世紀文明一樣。自從赫魯曉夫清算史大林之後，蘇聯開始從鬼門關探出頭來，窺望自由世界的明媚風光，到現在爲止，縱然仍不失赤魔本色，但是已經有點人味，有幾分文明氣息了。

反之，今天的中共則繼爲毒禍世界的魔窟，毛澤東繼爲頭號瘟神。挨着中共邊的人和集團，沒有不倒霉的。日本社會黨，就是最好例子。

拆穿中共糧食豐收的謊言

曾憲光

最近一個時期來，毛共又在大叫大嚷：豐收啦！特大豐收啦……眞的嗎？最好讓事實去發言吧！

筆者在本刊曾不止一次地指出過：中共糧食始終過不了關，根本的問題在於中共農業政策（制度）本身；再是「不斷革命論」造成永不休止的人禍；和「天怒」帶來的自然災害。而在一九六九年中，首先由於毛林政權在農業方面，採取了更左傾冒險的路線，進一步扼殺了生產力（指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的發展；其次，武鬪在整個大陸再度爆發，成爲去年大陸的主要「政治豐收」。既如此，何來豐收之有？或曰：也許是去年的大陸風調雨順吧？那麼，就讓我們客觀地考察下近一年來大陸的災情吧！下面所引述的資料，都是出自中共電台、報刊的自我招供：

一九六九年大陸發生災害的地區共有二十二個省、市、區（按：一九六八年爲二十六個省、市、區），災害種類包括雨澇、洪水、乾旱、低溫、冰雹、病蟲；此外還有海嘯、大風、强颱風、地震等。其中發生水澇災害的有十二省、市、區；發生旱災的有十四個省、區；發生凍災的有十七個省、市、區；發生蟲災的有十二個省區；發生風災、地震的有粵、閩、魯、蘇、上海、北京等省、市……。

爲此讀者對此能有一個比較具體的了解，下面就一年來大陸災情綜合分述之：

旱災

去年大陸的乾旱，偏偏發生在旱稻插秧及秋播期間，這樣嚴重地影響到春播作物成長，而秋收作物也受到嚴重損害。較突出者如：廣東的海南島，由於乾旱緣故，就誤了插秧季節，隨着乾旱的持續，致使該地區受旱面積竟佔早稻面積的百分之四十。雲南在去年出現了二十多年罕見的乾旱，多數地區竟長達七、八個月沒有下過一滴雨，而嚴重地影響到該地區的水稻和大春作物的栽種。內蒙古的阿拉善右旗，去年的旱災竟嚴重到牧場的人畜飲水皆發生困難，且牧草多已枯死的罕有災害。貴州省在去年也遭遇到九十年來未有過的旱災。寧夏省，去春以來，好些春小麥產區也曾遭風沙、乾旱等自然災害，經春小麥生產帶來致命的危害。

凍災

在去年大陸受凍災的十七個省、市、區中，自二月上旬至清明前後，一直雨雪交加，氣溫極低。如內蒙古大部份地區的夜間，平均氣溫降至零下三十五度到四十度，有的地區竟低至零下五十度，其對農作物的傷害，可想而知了。又如廣東，去年入春以來，由於長期間的低溫陰雨，致使很多地方的禾苗一大批又一大批的被凍死，沒有直接受害的地區，也因此而延遲了插秧季節；此外，去春花生播種期間，同樣遭受到歷來罕見低溫陰雨的襲擊，致使不少地區播下去之花生種籽整批整批的凍死甚至霉爛。湖北省，去春該省各地曾遇到近來少有之特大冰凍，接着便是連綿不絕的低溫陰雨，而使農作物帶來致命的一擊。江蘇省，去春期間，雨雪多，陽光少，致使已種下的玉米、高粱等紛紛出現爛種現象；此外，亦曾遭遇到低溫、雪雨、冰雹等自然災害的危害，特別在去年早稻生長期間。山東省，由於去年長期的低溫陰雨，致使播種不久的棉花之生長帶來困難，而在好些地區的棉花，出現了嚴重的幼苗死亡現象。

福建省，長期冷凍的結果，使去年早稻秧苗發生了爛秧爛種……四川種之珙縣地區，去年亦曾遭到幾十年來未有之雹災。新疆省天山北部牧區，去春曾遭到歷來罕見之特大風雪。而在塔城、伊犁、阿勒泰等三個地區，亦同時遭受到百年不遇的大雪災，上海地區之上海、南滙等縣亦曾先後遇到幾十年未有之雹災，結果不少地區之麥穗被打斷，油菜夾爆裂，棉苗被打死。

水災

在去年大陸的自然災害中，水災所帶來的損失是比較嚴重的，如陝西延安地區在去年五月十一日，狂風突起，烏雲翻滾，剎那間，暴雨如高山瀑布般傾倒下來，奔瀉陝北高原，繼而湧入延河，時浪頭高達三丈，捲起巨石，拔起大樹，此次延安地區歷來罕見的特大山洪所到之處，廬舍爲墟，農作物全毀。安徽省之睢縣、宿縣、靈璧、泗縣等地區去年之春汛，其水量之大（六十至七十厘米），來勢之猛是空前的，由於大量洪水泛濫的結果，使豫、皖的近五百萬畝農田遭到一場大浩刼。山東省去年四月間在萊州灣發生了巨大海潮，巨浪滔天，沖破了壽光、昌邑、濰縣、平度等沿海一百四十多里長海岸線，向內陸奔襲，使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的沿海平原，瞬刻變成澤國。

蟲災、風災、地震

在去年發生病蟲害的十二個省、市、區中，有的受蟲害（據中共招供者有：小麥粘蟲、水稻螟蟲、水蛭、紅蟲、毛蟲等），有的是病害（最普遍是銹病），較突出者如江蘇省，在去年早稻生長過程中，遇到病害，更遭到蟲害，如蘇州專區的小麥田裏和早稻裏，便曾發現有小麥粘蟲和水稻螟蟲等。湖北安陸地區去春繼前年冬蟲害肆虐之後，又再接連受到水蛭和其他蟲害，安徽的碭山、宿縣、濉溪、懷遠等地區之小麥均有銹病發生，而在蕪湖青陽等地區則有螟蟲、紅蟲爲害。青海草原則有毛蟲爲患。此外，在去年，山東勞山地區、福建福安地區、廣東汕頭、惠陽地區、江蘇啓東縣等地區，都遭遇到特大狂風的襲擊——農作物被吹倒、拔起，再來是海嘯、地震等等。

綜上所述，去年大陸之自然災害既如此嚴重，再加上前面提到過的，去年毛共農業政策制度的死結比前拉得更緊，和全面武鬪造成的人禍，那何來豐收之有？眞是謊言當飯吃，活見鬼！

漂蘭小品

解剖今日之毛朝

趙聰

盲人摸象

經過三年半文化大革命之後的毛朝，究竟是個什麼樣子？中外研究專家們的說法並不一致，因此就愈法增加了它的神秘性。

有人看見它惡毒咒罵蘇聯，就以爲它反蘇重於反美；有人看見它發出的言論，忽改「蘇修」爲「社修」，又認爲它仍以美帝爲第一敵人。

有人以爲毛林要恢復劉鄧路線，理由是老毛鼓勵人民私自養猪；有人認爲毛林要恢復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原因是大陸又搞生產競賽，誇耀產量增加。

有人看到它積極備戰，調動軍隊，就以爲中蘇共大戰，已如箭在絃上。有人聽說大陸各地武鬪熾烈，迄未平息，就以爲大陸又恢復前兩年之亂局。

有人以爲所謂走資當權派，只劉少奇一人遭受處分，鄧小平以下諸人可能無事。

有人以爲大陸電台，久矣夫不在節目開始時呼叫萬歲和萬壽無疆了，新華社發專電也畧去開頭的語錄或最高指示了，老毛若非已經翹了辮子，便是大權爲林、周奪了去。

有人以爲久不見江青出現，紅衛兵上山下鄉去了，造反組織名存實亡，這位老妖婆可能退藏於密，復員回到長巷。

有人以爲毛林皆罕見露面，惟周恩來特別活躍，似乎內政外交財經工農萃於一身，一二日而萬幾，他顯然已把毛林鬪倒而大權獨攬。

有人以爲軍人佔中委百分之四十以上，佔省市區革委會主任百分之七十以上，林彪權勢已傾朝野，名雖副貳，實已取毛而代之。

以上這些說法，如果個別地來看，固也言之成理；但若其中之一是對的，則其餘就全不對了，因爲彼此矛盾，對不起頭來。

前不久，美國「時代」周刊披露了他們的國務院獲得的中共秘件，中有老毛的講話，說什麼一個兒子死了，一個兒子瘋了，並引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於是幾個西方通訊社發出專電，斷言老毛已感受到因果報應，大有悔禍之意。老毛這篇講話，乃他十年前在廬山會議上說的，當時他正大罵彭德懷，說的是些氣話。講話全文，本港「祖國月刊」早在參考資料中予以轉載，記得岳騫兄還在本刊上加以評析。察看上下語氣，老毛的意思是：你們說我錯了，大躍進是我提出來的，那我斷子絕孫好了！何嘗有什麼悔禍之心？他如有一丁點兒悔意，也不會發動此次千萬人頭落地的文化大革命了。

單就一人一時一事遽下判詞，猶如盲人摸象，沒有不錯誤的。隨便說說事小，若據以作爲釐訂外交政策的根據，如不貽患於無窮者幾希。

尼克遜對毛澤東之單相思，種因其在茲乎？

一分爲三

毛的哲學是一分爲二。他把舊中央分爲兩個司令部：一爲毛林司令部，一爲劉鄧司令部；前者是無產階級的，後者是資產階級的；前者是革命的，後者是反動的。

按照一分爲二的理論，是永遠如此的。在打倒劉鄧之後，毛林司令部仍然要一分爲二。因爲階級鬪爭永不止息，事物就在矛盾鬪爭中前進。如果不再一分爲二，也就沒有鬪爭、沒有發展了。

然而在打倒劉鄧之後——不，在打倒劉鄧的過程中，事實已經粉碎了老毛的哲學理論，毛林司令部不是一分爲二，而是一分爲三！三者，林彪、江青、周恩來也。

早在一九六七年初，周恩來就說過：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的參謀部，中央軍委是總司令部，國務院是執行機關。那時下命令，在中共中央之下，即由這三個單位連署發出。

周恩來說的是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一分爲三。後來三結合奪權，各地革委會成立，又是一分爲三：軍人、行政幹部、造反羣眾代表。這個一分爲三的局面，一直到現在依然存在。

非毛本意

一分爲三是客觀事實，但非毛之主觀願望。他的本意還是一分爲二。

一分爲二非毛獨創，源出馬克思辯證法的一個規律。不過這只是規律的一半，另一半乃合二而一，老毛把它刪掉了。

老毛之所以刪掉一半留存一半，乃爲便於隨時清除異己。

最能代表老毛意旨的，當然是作爲他的參謀部的中央文革小組，更簡捷一點說，就是他的牀頭人江青。因此，只消看江青的表現，就可知老毛的意向。

奪權前後，紅衛兵衝擊了國務院，給周恩來貼了大字報，十幾位副總理除林彪一人外全遭到攻擊，江青並且當眾一一予以點名批評。戚本禹曾說毛之司令部中並無周恩來。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國務院各部大都爲紅衛兵及造反派衝入奪權。王力、關鋒等都企圖進國務院，從印尼被逐回到北京的姚登山，毛江夫婦左右挽着他的手臂拍照，接着姚就在外交部造反，要奪陳毅的權。

這些事實，說明了老毛要把他的司令部再一分爲二——一爲毛林、一爲周恩來，搞垮老周。在搞垮老周之後，再一分爲二，搞垮老林。只是江青記牢老毛的詞「多少事，從來急」，等不及待搞垮老周，便唆使紅衛兵衝擊「解放軍」，抄了蕭華的家，喊出了要揪軍中一小撮。不想這麼一來，猶如戳了黃蜂窩，槍桿子起來

抵抗，由軍管而軍訓，而武漢捉扣王力，而傅崇碧到文革小組抓人。

於是理想中的一分為二變成了事實上的一分為三。

一分為二好鬥爭，一分為三就麻煩了。時至今日，老毛明知一分為三不好鬥爭，才高叫團結，意思是合三為一，用他的思想來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指揮、統一步伐、統一行動。想把「三股繩緊緊擰成一股繩」，可是這三股繩各有一套別扭勁兒，擰來擰去，怎麼也擰不到一塊堆，依然是三股繩！

毛江林周

三股繩全以毛為繩頭。江的一股實即毛的一股。新的中常會還佔五分之三——毛、陳、康，還握着中央黨權。只是有頭無尾，次一級的黨組織至今未建成，這個權也就極其有限。毛江是要把文革進行到底的，迫於現勢已不能再進行了。江青只限於搞搞文藝，紅衛兵已瓦解，造反派遭鎮壓，她也無法護庇了。

林這股繩一天天粗大起來。「九大」之後，林的繼承人地位已載新黨章，軍權已經高於一切，在備戰聲中，軍人更是天之驕子。此時他所忙的，不是奪老毛的權，反而借老毛的威望擴張自己的權勢，他在去年五月十八日中政局擴大會議上講話，已經吐露了心聲。因此，他急謀結束文革，使一切恢復常軌。他不放心的，一是非嫡系的將領，一是周恩來。對於前者，他的辦法是團結拉攏，對於後者則是採取防範、控制、壓抑的辦法。只是這些辦法能否成功還是一個不可知數。因為共黨的權力鬥爭千變萬化，不能以常理測度。在過分信賴之下，黃永勝難保不變成羅瑞卿第二；在過分優容之下，陳錫聯、許世友等也容易割據抗命。而長於伺隙觀變的周恩來，詭計多端，亦使他防不勝防。在他還未能把整個局面調理得高枕無憂時，決不會篡位的。

周這股繩較林為細，較江為粗。解放幹部政策之實行，正是他擴充實力的大好機會。觀國務院各部會之得以瓦全，王恩茂、譚啓龍之選入候補中委，財經、外交、工農各單位之迅速恢復，似乎劉、鄧「餘孽」以及非毛林集團之高幹，全站在他的一邊。他是擅長鬥爭的老油條，能在江攻林壓之劣勢下，善於運用江林鬥爭消長變化的機會，不聲不響地粗壯起來，誠然不易。因此，這位馳名的不倒翁還是不會倒掉的。

照林、周兩股繩的利害言，他們全願意迅速恢復常軌，把文革進行到此為止，像封建時代改朝易主一樣，打倒了劉鄧後，該幹什麼，還幹什麼。如果老毛死掉，他們可能願意實施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一切復舊。只是老毛活着，大批判還在進行，沒法兒轉彎。如今老毛迫於現勢——文革已斲喪元氣，不謀收煞，政權危險——准予解放幹部，准予不把文革進行到底，已是最大的讓步，更不會准許恢復劉鄧路線。

也就因為老毛不死，江青這股繩雖然已變細小，卻是不會消滅。中央文革小組依然存在，造反派的羣眾組織和紅衛兵的聯合單位也未取消，曾受過她的毒害的那些極左盲動主義者，如各地區遭受制壓的造反派和青年學生，仍在各地與革委會或軍區作對。如果她再見逼於林周，也難保她不再利用她的嘍囉，喊出「文革重來」的口號。因為林周復舊復得過火了，連老毛也會發火的，他不是說過要帶着人到山裏打游擊去麼？

總之，三股繩如果不能擰成一股繩，毛朝是不會安定下來的，時時都有爆發出人意料的巨變。然而三股繩卻絕無可能擰成一股繩。

共黨的本質就是殘民以逞的——對內殘民以逞，才能對外進行世界革命。它，無論換誰當權，即使現在的三股繩擰成一股繩，也絕對不會為人民謀幸福，使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得好；更絕對不會與它視為全世界人民公敵的美帝、英帝友善，與它指為馬列叛徒的社修友善。毛劉之爭是純權力之爭，理論、政策全是幌子，雖然劉鄧路線較和緩些，但那是為了矯大躍進之失才實施的，在初倡大躍進時，劉鄧還不是與毛一鼻孔出氣？不止如此，劉鄧有時比老毛還厲害些，他們曾反對老毛的鳴放，鳴放以後的整風反右，就是劉鄧以鐵腕執行的。所以我們不能對這個殘暴的政權存在有任何幻想，否則吃虧的是自己。

如今的備戰，在於擴軍和壓榨人民、促進團結；對美蘇無分輕重，都以死敵對待，雖然明知不會發生戰爭。恢復劉鄧路線或大躍進，全不可能；各地武鬥，不致成為大患。鄧小平以下走資派，不會無事，只為有所顧忌，未將定案公佈而已。不呼萬歲及萬壽無疆，不足以證明毛已失勢，因為過去毛會指責各報連用幾個「無限忠於」的不當。不過他的處境頗為不妙，為志不得伸而痛苦，說着自己不願說的話，雖不欲為林、周之工具，但迫於權勢，亦無異為林、周之工具矣，那也就是他自己所說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空頭文學家

何水申

自從吳敬梓在「儒林外史」批評過「空頭講章」以後，我們對於那些不着邊際的大文有所認識了。最近一位朋友在電話告訴我，又有所謂「空頭文學家」一辭的出現了。我問來源，他說：「你沒有看到『空頭講章』的廣告嗎？如果你寫流行小說不暢銷，或你的『文藝』小說得不到市民的捧讀，或你的通俗小說沒有獲到野雞大學生的『最喜歡』，那你就是一個『空頭文學家』了，你若要成為文學家，但不要作一個『空頭文學家』呵！」我聽了一連串的空頭講章式的指教以後，就笑道：「大佬，我問你關於『空頭文學家』的來源，不是問源自學校、抑或源自酒帘、或源自市儈的廣告；而是問你這個『空頭文學家』的名辭是誰人說的。我想，提出這名辭的人不是指自己而是指謂他人吧，那麼提出這名辭的人究竟是什麼大文豪呢？是海明威嗎？是沙姆爾貝克特嗎？是吳敬梓嗎？是中外古今那一位文豪呀？如果都不是，說這話的人配得起說人家是『空頭文學家』嗎？一個人先要預設自己是『空頭文學家』才有進境，若一味自我陶醉而夜郎自大，那只有發些秦淮舊夢以驕人吧了！」電話傳來一陣大笑：嘿，嘿，嘿！

生死都難（相聲）

南方朔

張龍：**車到橋頭憶昔時，露寒風重月遲遲，誰知險死還生後，又對故園念愛兒。**

趙虎：你是指的那一對回祖國探兒女的夫婦明星吧？

張龍：正是。你看他們回到祖國，受到何等的優待，事先許多反動報紙造謠，說他們不能回來，眞是笑話。現在怎麼樣，謠言不是破產了嗎？

趙虎：他們兩人回祖國幹什麼？

張龍：你這人眞渾，你不是剛說他們回上海探兒女嗎？

趙虎：我知道他們回上海去探兒女，可是我有點不明白？

張龍：你什麼地方不明白？

趙虎：他們的兒女爲什麼不可到香港來一趟，一定要他們去上海呢？

張龍：這個……這個大概是孩子們太忙，他們兩人目前沒有片拍，比較清閒。

趙虎：孩子們不是也放寒假嗎？

張龍：你又渾了，在祖國，放了假也不能遊手好閒，人人都要備戰備荒，上山下鄉，還要學習毛澤東思想，那可熱鬧啦。

趙虎：不過，往年僑生也有回港探親的，怎麼今年沒有呢？

張龍：不是告訴你了，祖國的人太忙，大家都不能抽得出時間，又怎能回港探親。

趙虎：不過，這明星的一對兒女還小，能幹什麼事呢？

張龍：這點你就不懂了，在祖國，五歲的孩子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都學會了針灸，當了赤脚醫生，何況這一對孩子的年紀都到了十多歲，正是勞動鍛練的時候。

趙虎：三哥，你說的雖然好聽，但是外人可不是這樣說法。

張龍：外人怎麼說？

趙虎：外人說我們組織上是把這一雙小兒女留在祖國作人質。

張龍：這眞是謠言，離了譜的謠言。

趙虎：三哥，你別忙下結論，咱們研究一下，明星的小兒子是什麼時候去上海的？

張龍：是在一九六七年的七月，正是港英迫害逮捕明星夫婦的時候。若不是祖國派人把小弟弟接走，也會被港英捉去坐牢的。

趙虎：這樣說，弟弟是被祖國接去保護，而不是回國升學？

張龍：最初是接回保護的。

趙虎：既然是接回保護，目前局勢已定，明星夫婦光榮出獄，弟弟也該回來團聚了。

張龍：這點又有曲折，弟弟本來是回祖國避難，後來覺得在殖民地讀書，受的是萬惡殖民地主義教育，有損無益，因此就留在祖國讀書，不願回來了。

趙虎大笑：三哥，你講話可要留神，弟弟在此地是讀最進步的學校，從教師到功課都是經過黨的選擇和批准的，正常功課沒有學習毛澤東思想時數多，你怎麼說是萬惡的殖民地主義教育？

張龍臉紅了一下：雖然如此，還是不能與祖國的學校比，那邊的教育才是又紅又專，所以孩子們不但要讀書，還要掏糞、種菜、挑泥土。

趙虎：你說的這麼好，你那一大堆兒子怎麼不送回祖國又紅又專的學校？

張龍臉又紅了一下：唉！都是你三嫂不肯，她是婦人家見識，認爲孩子送回祖國吃苦事小，最怕是一去就見不到面，不知送去山南海北，永不能再團聚。

趙虎：這樣說來，女明星的思想倒是比三嫂進步得多了！

張龍嘆口氣：眞的進步，也不會回上海去探視了。

趙虎：是呀，既然一切都交給了毛主席，那還有夫婦兒女的念頭。所以我覺得女明星進步也是假，不怪她回來說黑話了。

張龍大吃一驚：女明星說過什麼黑話？老四！這可不能開玩笑。

趙虎：誰開玩笑，我說的都是愛國報紙登載過的。像女明星說：兩個孩子每餐吃三大碗飯，就是百分之百的黑話。

張龍瞪起大眼：這怎麼叫做黑話？我可是不懂哩。

趙虎：三哥，人說我渾，你也好不了多少。女明星這句話含了兩點用意：第一，說孩子們吃三大碗飯，是說在祖國除去吃白飯，什麼都是沒得吃。

張龍：那有這等事！

趙虎：三哥，你仔細想一想，香港的孩子不論窮富，有沒有吃三大碗飯的？

張龍：這個倒是的確沒有，就拿我家幾個猴仔子來說吧，吃得又肥又結實，每餐也不過吃一碗半，最多兩碗飯就夠了。

趙虎：三哥，你的日子並不寬裕，家裏也沒有好菜吃，眞正資產階級家庭，孩子吃一碗飯就夠了。我敢打賭，這雙姊弟在香港時，每人最多吃一碗飯。因爲他們家中工人就有幾個，伙食之好更不用說，吃厭了中餐就吃西餐，平時餅乾、朱古力不離口，當然吃不下米飯。可是，一回祖國什麼都沒有了，沒有零食，沒有菜，沒有油水，餐餐吃白飯，不吃三大碗怎能塡飽肚子？

張龍：女明星這樣說法，實在有點問題。——還有那一點呢？

趙虎：第二點是說祖國人民根本就吃不飽，這一雙姊弟受特別優待，每餐可以吃三大碗飯吃，當然就經常處在飢餓狀態了。

張龍：倒眞是有問題了！女明星怎好在港放毒，完全忘記了祖國對他夫婦的優待？

趙虎：三哥，女明星所以放毒，實在就是因爲受到祖國的冷淡待遇，再加上看到許多不合理的事，想乘機報復。

張龍：你又扯那兒去了？女明星夫婦回祖國未受到熱烈歡迎，也未受到這邊的歡送，這是事實，但也不致於因此放毒。

趙虎：我不是說還看到許多不合理的事嗎？例如鄧全之死，就寒透了愛國同胞的心，連我也包括在內。

張龍：這眞奇了，鄧全同志是港英折磨死的，又不是祖國害死的，你們怎麼寒心？

趙虎：我們寒心不是因爲鄧全之死，而是從他的家庭環境說起，愛國報紙刊登鄧全家庭情形都是眞的吧？

張龍：當然，愛國報紙怎麼說假話，全是眞的。

趙虎：照愛國報紙報導，鄧全嫂身懷六甲，快到臨盆，仍要替人擔水賣菜，這段新聞相信誰看了都難過。

張龍：這，眞個是太辛苦……

趙虎：不是辛苦的問題，大家要問的是工會的福利那裏去了？平常各種各樣的捐募，不是說爲了救濟貧苦的工友嗎？像鄧全嫂這樣，應當在救濟之列了吧？怎麼工會領導人置之不理呢？你說使不使人寒心。

張龍：確實不妥。

趙虎：還有更不妥的哩！愛國報紙又說：有一個女兒，還差幾個月就畢業，也要中途輟學，這一點可眞使人不懂了。

張龍：你有什麼地方不懂？

趙虎：鄧全同志的女兒讀的是什麼學校，爲什麼不照應愛國工友的子女？何況鄧全同志身爲太古船塢職工會的主席，又是鬪委會的常委，更爲了愛國而入獄，像這種人還不照顧，辦愛國學校作什麼用？

張龍：這確是偏差。

趙虎：三哥，鄧全女兒當初要眞是讀的教會學校，到了這步田地反而有辦法，學校不但可以免費，教會還進一步救濟她的家庭，不會讓他們落到這樣慘。

張龍：教會學校是帝國主義侵畧的工具，怎麼把教會學校來比？

趙虎：不論是什麼工具，人總是要生活的。假如說一個人完全不爲自己，像費社長爲什麼又開地產公司？像楊理事長爲什麼買了幾間樓收租？甚至再說遠點，毛主席爲什麼放着國產牌汽車不坐，要買平治牌汽車？

張龍：這件事應該調查，愛國學校爲什麼不准愛國工友的女兒讀書，只差幾個月就畢業，竟然把她趕出來，老實講，我都看不上眼。

趙虎：愛國學校沒有學生，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按說沒有理由趕鄧全同志的女兒出來，說來說去還是爲了錢。沒有錢交學費，就不准讀書，這是百分之百的市儈作風，那有一點愛國的氣息，領導方面爲什麼不調查呢？

張龍：你不知道，領導上就算查到了也沒有辦法，因爲愛國學校經費要自理，祖國不管這筆賬。

趙虎：啊！這還得了，祖國不津貼，愛國學校怎麼辦得下去？誰家子弟肯送去愛國學校讀書？

張龍：領導雖然不津貼，還是予以協助，學生來源也全靠領導强迫來的。

趙虎：領導怎樣强迫，港英不干涉嗎？

張龍：領導又不是滿街去拉人，只是動員所有愛國機構的工作人員，要他們把子女都送去愛國學校讀書。不送去就作爲不愛國論，一律要炒魷魚。

趙虎：强迫工作人員送子弟入愛國學校，學費誰付呢？

張龍：領導對愛國學校的支持，最重要的就在此。凡是在愛國機構工作人員，子弟送去愛國學校，學費就由愛國機構代爲扣除，一起送交愛國學校，不怕愛國工人拖欠學費。

趙虎：你這一說我明白了，鄧全同志的女兒所以只差幾個月也被迫輟學，基本原因就是鄧全同志被捕，沒有人工可支，自然也無處扣學費交給愛國學校了。

張龍點下頭：我想也可能是如此。說來眞慘！

趙虎：其實還不算慘，最慘的是鄧全同志有兩個兒子得病沒有錢醫，到了病重的時候，再送去港英醫院已經來不及，都死在醫院裏。

張龍搖下頭：眞的說不過去，我們的醫療機構呢？工會扣了大家薪水辦的醫療福利去了什麼地方？

趙虎：三哥，像領導對明星夫婦及鄧全同志的態度，比起台灣對孔松的弟弟、妹妹及林彬的妻女，你說誰作得對？

張龍嘆口氣：孔松死後，弟妹接去台灣都大學畢業了；林彬的妻子，也在台灣安居樂業。我若果是死了，唉！……

趙虎：三哥，你聽我說：

談往事，太堪悲，兩孩染病無人醫，一女又遭停學痛，這般烈士豈能爲？

漫卷詩書喜欲狂——勝利還鄉記(一)

崔羽

杜甫不愧是詩聖，他把一個流亡客，乍聞王師收復中原時，喜淚交併，歌哭皆非的滋味，在他「聞官軍收復河南河北」一首詩中寫盡了。假使沒有他這首詩，我就不知道怎樣才能形容勝利當時自己的情懷。詩云：**「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抗日戰爭勝利時，不知多少人從四川沿江而下，吟唱這首詩來宣洩脹滿胸中的哀歡。

杜甫寫這首詩時在四川，勝利時我卻在城固，他預計的還鄉的旅程是順江而下，出襄陽到洛陽，我則是繞西安，出潼關到洛陽。

有人歡喜有人愁

八．一五日軍投降時，正值暑假期間，我正因肺部有點毛病，想去西安醫治，聽到勝利的消息之後，還鄉心切，在城固一天也住不下去了。慌慌張張把從淪陷區帶出來的兩套西裝、棉被等一齊賣了；把幾本心愛的參考書和一大疊讀書劄記往行囊裏一塞，就告別師友，載興載奔走上了征途。

當時我的姑母和另一家親戚在西安，父母在北平，親族故家在瀋陽。我準備先到西安，找着旅伴一齊北歸。

大約九月底我從城固去了西安。那時勝利才一個多月，政府還沒有開始接收和復員的工作，因此從城固到西安的路上，還看不出擁擠的現象。到西安之後，才感到由勝利帶來的人口流動的浪潮，正在洶洶的高漲。

那時候在淪陷區與在後方的人，互相往對方跑。這其中僅有一小部份，和我一樣是回鄉省親的。有的人身陷日軍佔領區，家在後方地區；有的人自己跑到後方，家在淪陷區。有一部份人是政府的先遣接收人員，例如南京、北平、上海等各都市，國軍都派遣一個前進指揮所，安排日軍投降和國軍進駐事宜。負重要責任的將校都乘飛機前往，中下級的官佐和辦事人員，則由陸路和水路前往。還有許多省區的接收人員，省主席和省委們可能還都留在重慶，但是隨從的工作人員，都先資遣去任地，或任地附近的地點集中。例如東北九省的工作人員，先集中北平，後來集中錦州和瀋陽。

上述的接收人員，在當時仍屬少數。到了勝利第二年初，政府開始正式接收復員時，由四川東下的人，才如長江之水滔滔東奔。

因此，民國三十四年秋天，長安道上僕僕風塵的人，大多數既非還鄉之客，也非接收人員，而別有目的，各有曲衷。那些從淪陷區西來的人，有些是商人，是趕來搶作第一手生意的。當時後方物資缺乏，賣一件新襯衫，可活一個月；一支消炎的藥針，可抵尉級軍官一個月薪水。當時的工業品，是由走私商人，冒險偷過封鎖線及火線運來。現在抗戰勝利，上海等地的貨物乃大批湧到，一運到後方立被搶購一空。獲利之鉅，可想而知。因此許多商販，突然暴富。當時稱之爲發勝利財。不過後方商人也有上吊自殺的，因爲他們在勝利前，以高價屯積了走私來的高價貨品，抗戰一勝利，來貨如潮，物價狂跌數倍，立刻變成赤貧。當時西安流行一個笑話，一個遭了勝利災的商人，在寫信中曾說：「不幸抗戰勝利，物價狂跌，生意賠累一空……。」抗戰勝利變成爲「不幸」，使人捧腹。

另一些人是在敵偽政府工作的大小漢奸，一聽日皇廣播投降，六神無主，惟恐政府接收後遭法律制裁，於是連忙收拾細軟，全家大小往後方跑，既可以避風聲，逃避懲處，狡黠者更鑽門子，盜窟隆，攀附接收大員，弄個一官半職，不久又隨同政府東下接收，數月之間，由漢奸一變而爲接收官員。

以這種現象爲題材，上海曾拍過好多部電影，我曾看過一部「雞鳴早看天」的片子，就是描寫商人和漢奸趕程西奔的故事。記得女主角是黃宗英，演一個風塵女子，維妙維肖。

閿底鎮的風光

人的腳可眞不得了，沒有路可以走出路來。

當時由西安去北平事實上已無路可通。東去的隴海鐵路，由於三十三年的日軍發動豫西戰役，破毀不堪。從西安只通到距潼關不遠的一個小鎮——閿底鎮。從閿底鎮到鄭州，幾百里路，既無火車，又無公路局的長途汽車。從漢口經鄭州的平漢鐵路，鄭州以北的一段，遭共軍破壞，已經寸斷。津浦線的北段，從徐州到濟南也是這樣。基本上說，沒有一條現成的路線可達北平。因此與高彩烈的到了西安，一聽交通阻斷，不禁垂頭喪氣。

在城固時患了氣管炎，以爲肺出了毛病，那裏的X光設備不佳，透視不出來眞相，到了西安經過診察，才知道是氣管炎。心頭疑雲消失了，信心勇氣也

就壯起來。所以任何難走的路都想試一下。恰巧有幾個同鄉的朋友，奉派到東北去接收，他們奉令先集中北平，姑母就把我介紹給他們，隨着他們的旅行團一起出發。

當時大家從來往的商人探聽出一條路線，從西安搭火車到閿底鎮，從閿底鎮到鄭州已有民營的長途汽車通行，從鄭州再坐火車到徐州，由徐州轉津浦線，坐火車南下去上海，聽說從上海到天津，有不定期的輪船通航。

我們一行十六人，就根據這相傳聞的消息，在十月初冒然出發了。第一站來到閿底鎮。

閿底鎮本是隴海鐵路上一個小站，人口不滿千，車站附近只有幾排房子。可是現在卻成爲衔接東西交通的孔道，一個破爛荒凉的小鎮，突然成爲人口數萬的暴發戶了。車站前面臨時蓋了一條街的新房子，都成了旅店飯舖。我們下榻的旅店，用碎草黃泥砌的土坑還沒有乾透，一進屋子就聞到泥香。因爲飯舖不夠應付，驟來的商旅，吃飯要等座位，一條窄窄的小街，就像螞蟻洞似的，滾滿蠕蠕的人頭。

當時通行的長途汽車，多半是從洛陽開來的，所以由民辦，可是已由公路局統一賣票。車少人多，買票之難，難於上青天。有人在閿底鎮等半個月買不到車票的，幸虧我所參加的旅行團，因持有政府的護照，與當地的駐軍機關交涉幫忙，只等了三天，就買到了車票。

去洛陽的途上

車仍是敞蓬卡車，但是比後方的燒炭卡車要輕快多了，不過途中仍少不了拋錨。但是，在千萬人無車可搭的情形下，我們已感是天之驕子了。

從閿底鎮到洛陽，大概只有一天的汽車路程，我們卻走了三天。如問我這三天的印象，我只能說三件事：一是靈寶的燒雞；二是新安的蒸餃；三是漫天的黃土。(一)(二)兩點容易了解，我們曾在這兩個地方大快朵頤。第三點，是說沿途風光的單調。

到洛陽的途上，所經過的地方，在歷史上本來有很多有名的記載。例如古戰場函谷關等，又如顧亭林所說，從關中到河洛，有高屋建瓴之勢。秦滅六國多憑此居高臨下的地勢。本想憑車觀賞，懷古弔今，無奈沿途全是黃土。那些山也都是光禿禿的土山。汽車過處，黃塵萬丈，根本睜不開眼睛。但是除了黃土之外，則見到無數的東下的國軍行列。他們穿着灰軍裝，士兵揹着全副武裝行囊，火伕挑着鍋碗炊具，在黃土路上，在漫天黃沙中，整齊無聲的向東走。一行一行一列列，像巨蟒似的，在崎嶇的路上，向前滾動。

這些徒步東下的國軍，多是第八戰區胡宗南的部隊。本來應有車輛運送的，大概當時東下的部隊太多了，車輛不敷用，車調的命令又急迫，於是只好日夜兼程徒步前往了。

看着這些部隊，心中眞是感慨萬千。八年血戰，捍衛國家領土，維護民族尊嚴的，就是這些戰士。今後討平共黨，還要靠他們的奮鬪。打了八年了，他們是不是已經太疲憊了呢？我不禁爲這個問號所苦惱。

在東下的部隊中，還有韓國的光復軍。奇怪的是，他們反而坐着軍用汽車，絕塵而馳。新式武器，黃呢軍裝，非常神氣，但人數不多。韓國光復軍是中國政府一手培植起來的，其領袖金九、李範奭等，戰時一直在抗戰後方。南韓復國後，都成了黨政首要。在李承晚時代，李範奭還出任駐台北大使。蘇聯和中共所支持的金日成、崔庸健等，則成爲北韓的首腦。

我們抵達洛陽時，日軍還沒有撤退。城內外的據點，仍由他們駐守，但受國軍所派前進指揮所的指揮。因此從第八戰區開來的部隊，都是穿過洛陽繼續東開，並沒有立刻接防，將日軍繳械。後來聽說到了十一月間，洛陽才全部由國軍接管，日軍全體繳械，關入俘虜營。

在洛陽故地重遊，無限感觸。市區經過戰火的摧毀，幾乎不能復識。但是由於日軍投降後，不及兩個月的恢復，已大有萬象甦生的樣子。當時是鄭州和潼關之間的交通樞紐，商旅雲集，市面活潑。

最有趣的是那些日本兵，以往是何等威風，現在柔順得像看門狗一樣。見到國軍就行禮。有一次我在飯館中吃水餃，鄰座三個日本兵，鴉雀無聲的在那裏吃，飯館伙計，對他們仍然照常說笑，可是他們都緊張的是是，哈哈哈，拘謹、恐懼得不得了。淪陷區的同胞，過去受盡日軍的壓迫；經過日軍前哨時，要手捧「良民證」，作九十度鞠躬致敬，行禮的姿式錯了都要挨打。尤其是日本憲兵隊，濫捕濫殺，窮兇極惡；勝利後，國人對日軍日僑很少有報復行動，表露了中華民族溫柔敦厚，泱泱大度的傳統。對於這一點，我每想起來，就感到作中國人的光榮與驕傲。

在洛陽使我難忘的一件事，是韓國光復軍的領袖李範奭，在日軍營門外試馬。他穿了一身黃嗶嘰軍服，長統皮靴，兩個日本兵牽來一匹洗刷得毛管發亮駿馬。老遠的就立正，舉手敬禮。然後，一個人牽住馬韁繩，一個人扶李氏上馬，日本兵用手托李氏的靴底，李氏一躍而上，昂然的騎在馬上，兩個日軍行禮作別。

一八九四年日本從中國手中奪去韓國，統治了八十年，韓國人在日本人心目中，是豬狗奴隸。現在這一幕，恰好倒過來。那兩個日本兵，當時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

我們這個旅行團，有兩對夫婦，兩位小姐，兩個小孩，餘下的都是單身漢，在單身漢中，許多是中上級官員，最小的一個職員姓金，我是附行人員，又最年輕，於是和姓金的搭檔，成了旅行團的尖兵、跑腿、包打聽。在各地買車票，跑衙門，訂旅館，打聽消息，都由我二人來作。不過他拿着護照證件是主角，我只是給他作伴而已。

我們在洛陽休息了兩天，就買車去了鄭州。不過我記不清楚，到鄭州的一段路坐的什麼車，那一段路很復雜，大概坐過汽車，也步行過。鄭州附近是黃泛區，當民國二十七年，國軍會決黃河，阻擋日軍進攻。不過我清楚記得，從鄭州到連雲港是坐火車去的。

住在都市裏的人，大致可以分爲兩個陣線：一個是「業主陣線」，一個是「房客陣線」。對於房租前者是見風就漲，唯恐漲得不高，後者最擔心的是加租，卽令加也希望不要加得大兇。這是兩個敵對的陣線，利害觀點完全不同，誰也不會爲對方着想。

現在香港房租的漲風又吹來了，每一個房客都爲之痛心疾首，尤其是像賣油郎這一類飽受包租婆剝削之痛的「三房客」，更是談「加」色變！

過去兩年據說房地產下跌了，但這種好處祇便宜了那些置產者，我們這些三房客並未沾到多少，每月包租婆仍照原價收租，一個斗零也不肯減少，間或有減的也祇是象徵式的。可是一聽到房屋加價，她便如响斯應地立刻增加，比雷達的反應都快！

現在報上又在大談加租問題了，那是「業主陣線」的觀點，受害的仍是我們這些「房客陣線」的可憐蟲！尤其是低薪打工仔。請聽聽他們的論調：銀行家說：現在不應管制租値，否則，祇會破壞香港發展中的繁榮。

地產商說：目前投資地產所得的利潤，還比不上存款在英國銀行收息，如果政府管制租値，資金必然外流。

工業家說：「日前業主加租，還是很合理的。」但當加到自己頭上時，便又說：「政府加地租，卻是瘋狂的。如果罵加租的話，應罵的卻是政府。」

加租與加薪

估價署長說：「由於最近數年的租金太低，所以我認爲加租合理，並且目的祇是想恢復六四年租值而已。」

至於港督的看法，在他自英返港時便說過：「對於本港加租事，並不感到驚奇。」輔政司更認爲這不過是「一時的現象」。

對於銀行家、地產商、工業家所說的話，賣油郎不願置評，因爲商人唯一的目的便是「賺錢」，他們當然要想盡理由擁護加租，祇反對加在他們頭上那一部份。奇怪的是，一個政府爲什麼祇爲少數人着想，而竟忽畧多數人的利益？仔細一想，原來政府也屬業主陣線，而且個人方面還有房屋津貼，加到天高他們也不怕！祇可憐低薪的打工仔無房屋津貼可拿；如此加租再加上如此加薪，眞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人不爲己，天誅地滅」這句話，於此又得到一次證明！賣油郎有詩嘆曰：

一、三月一遷可奈何？只因租價日增多；
可憐終歲爬格子，稿費全歸包租婆！

二、新樓租價起狂潮，兩倍仍嫌不夠高！
若問爲何如此漲？上行下效賺金鈔。

三、平房處處變高樓，
加租聲中個個愁；
背負小房隨地宿，
此身很不比蝸牛！

死筆現形記

讀「萬人雜誌」一一五期張編輯的「也談讀者投書」一文，知有人在某刊撰文，對「有些報刊」的「讀者投書」表示懷疑。找到某刊一看，發覺該文所爆之「內幕」，竟是「一位幹校對的朋友告訴」該文作者的。

既然我也是「幹校對」的，故想就該文所提幾點作一討論。

一、該文作者因爲覺得有些報刊的「讀者投書」來歷不明，所以認爲自己「吞下一隻隻死蒼蠅」。眞是奇怪，那些讀者投書「捧」的是編者或某些作者，「攻擊」的是編者「一聲喊打」的人，而該文作者又自認「不是靠爬格子吃飯的」，則人家「捧」誰、「攻擊」誰與他何干？

二、該文作者說：「後來，一位幹校對的朋友告訴我，這些『讀者投書』大都是編輯部創作的，或者教馬仔寫來的。……」首先，一個區區小校對，怎麼可能知道那麼多「內幕」？本校對就不知道。

三、該文作者大罵那些「吃飽飯願意免費給人托大腳」的人是「軟體動物」，看來，他一定自視爲「硬體動物」了。但是，假設那個「幹校對」的眞會告訴他那些話，而他竟將之公開出來以換取十來二十元稿費，那麼，這作法豈不成了賣友求「銀」？若果根本沒有「一位幹校對的朋友告訴」過他，這些話是他自己揑造出來的，則這位作者便是「栽贓嫁禍」，成爲不折不扣的說謊者。竊以爲，不論是「賣友求『銀』」或「栽贓嫁禍」，都只有「軟體動物」才會爲之。

四、讀者寫信稱讚編者或作者，請編、作者飲茶，祇有表明讀者的熱心，怎麼能與「軟體動物」扯在一起？以該文作者的思路推演，世界上所有仗義疎財的人士都成爲軟骨頭了。難怪有人會爲了一、二十元而不惜出賣良心。

五、某刊的若干執筆人，似乎有一共同的作風，便是喜歡要人家「將某某的身份地址寫出來」，觀其口氣直如吃了大蒜。我想，那些讀者（或作者）卽使願意將身份地址告訴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也不會告訴他的，因爲他旣可以爲了十來二十元稿費而出賣「一位幹校對的朋友」（或者說謊），誰敢擔保他不會將堅決反共的讀者身份地址賤價賣給共產黨？況且，誰知道某刊的這類執筆人是否負有特殊使命，而故意施用激將法，企圖撈取一根稻草呢？

另外，雖然有人不願意聽，我還是要讚一讚「萬人雜誌」的兩位編輯人，他們爲存厚道，往往把讀者爆出的某些人不堪聞問的內幕都删掉了，以致顯得「讀者來信」不夠精彩，而導至人家「不眞實」的懷疑。大概唯有依讀者來信原文，把全部外人不知的「內幕」照刊，他們才會覺得眞實吧？

至此，本校對要談的已全部完畢，而某刊那篇文章作者之劣筆也告「死」，故名拙文曰「死筆現形記」。

海邊

藍海文

海邊的夜景多麼清涼，
潮水飄來一支斷槳，
風兒帶來什麼消息？

再談「讀者投書」

『我這樣以「小人之心推君子之腹」，有些編者當然不服氣，他們會說：「我們的讀者投書都是千眞萬確的，不信，請來敝社一觀！」其實用不着一觀，爲了向讀者釋疑解惑，祇要將那些「讀者」的身份地址寫出來。我當然口服心服，相信世界果然有那麼多吃飽飯願意免費給人托大腳的軟體動物。』這，不但把我這個編者罵「慘」了，也把這三年來投書於「萬人意見」的千百位讀者罵「臭」了。這個作者或許會自鳴得意，認爲最後一句罵得痛快、罵得俏皮吧？且慢得意，既然罵到我與我們的所有讀者頭上來了，我不會放過這種血口噴人，像潑婦一般的傢伙。

不過，在沒有正式「回罵」之前，我要先說明兩點：

㈠我眞不解，你辦你的刋，我辦我的刋，我們從不過問他人刋物上作者與讀者的事，爲什麼他人卻偏好過問我們作者與讀者的事？既要我們公開作者的詳歷眞實姓名於先，又要我們公開讀者的身份地址於後，這種「霸道」的口吻，好管閒事，愛生是非的作風，我相信任何人都會起反感。

這並不是我小器度量窄，我可以舉一個例：

假如有人向你介紹他身邊的女人說：「這是我太太。」不管你對這女人是如何的看不順眼，在做人的起碼條件上，你也應該點頭爲禮。可是你不但不點頭爲禮，卻顧左右而言他，這已經是豈有此理了。如果你還要盤根查底，追問這個女人的來歷，人家不打你耳括子才怪！因爲連這一點做人的起碼條件都不懂，你就不配做一個「社會人」。這不是我開教訓，像寫這種「談讀者投書」的人，就缺乏這種做人的起碼條件。

㈡我們「萬人雜誌」的作者與投書「萬人意見」的讀者，十之八九有眞姓名與通訊處。我因爲忙不過來，要家人幫我把他們的「眞名、筆名、通訊處、電話」等項登記在一本簿子上，以備查考。從創刋號至今，如果有正當理由查問某作者或讀者的眞名地址，我可以馬上答覆。寫文章換稿費的作者，都有用筆名的自由，爲什麼讀者投書要將身份地址刋出來？

如某說不刋出身份地址的讀者投書，便是編者「創作」的；便是「托大腳的軟體動物」。這不僅罵盡了「萬人雜誌」的編者與讀者，也罵盡了所有報刋「讀者來信」欄的編者與讀者。因爲任何報刋的投書規例，最多祇要求讀者寫出身份地址，刋出可用化名。連這點起碼的常識都不懂，就像潑婦般罵人，其無知狂妄有如此者，這究竟是「君子」，抑或是「小人」!?

我要說的話尙不止此，還有更重要的話，留待下期再說。

張贛萍

海邊的夜氣多麼冰涼，
潮水淹沒了母親的悲傷；
多少人在低聲私語，
多少恨埋在深深的海洋。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村社會組織的不平均，作為進入她的和平社會主義革命之第一步。國大黨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孟買召開的黨全體會議中已作此提議，以急劇地改變國家的農業系統。共黨統治的卡羅拉省與西孟哥爾已開始進行他們自己的土地改革計劃。而甘地夫人不甘落後，所以對計劃和她的社會主義政策配合，特別着重。」

甘地夫人此一措施，不失爲明智之舉，對抗共產邪說與其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印度是一個古老、貧窮、落後的國家，人口一九〇一年爲二億三千八百萬，一九六九年增爲五億五千萬，據估計到了一九九四年將達到十億之多。全國國民有百分之七十六都是文盲，所以迷信特多；據說他們雖瀕於飢餓邊緣，但在一次西印度獻祭聖火中，卻焚燒九千噸糧食，其中包括稻米、牛油、花生油、糖、麥。共値六百萬鎊。

像這樣一個國家，正是培養共產黨徒的溫床，甘地夫人先一步進行土地改革，正是抵抗共產主義的最有效辦法，那等於在這具溫床上洒下大量的消毒劑，把紅色病菌消滅，使它無法繁殖。

貧富問題

現代進步的民主國家，多是向平均財富消滅貧富這條路推進，使貧富之間不致差得太遠，連英國本土也是如此。可是表現在殖民地的香港的，卻是反其道而行！例如：公務員加薪，高級職員增加百分之十，低級職員祇加百分之五；平時二者之間的待遇已夠懸殊了（有的十比一），即令同比例增加，小職員也遠不及大官們加得多。現在大官一加幾乎等於小職員的全薪，而小職員所加的，祇是象徵式的罷了。

還有更不合理的：由黃夢花議員口中我們得悉政府中的高級職員，在數週前已增加了房屋津貼，而小職員則根本沒份兒。這豈不是有意造成兩個階級：一個是錦上添花，富者愈富；一個是苦者愈苦，這算是什麼制度？

對於房屋加租問題，政府不但不予制止，而且似乎有意鼓勵，估價署長谷基說：「由於最近數年的租金太低，所以我認爲加租是合理，並且目的祇是想恢復一九六四年時的舊租値而已。」

當然啦，谷基有「房屋津貼」可拿，水漲船高，再加多些也不會吃虧，那還管小民們死活？

政府對有產者的待遇也是不同的，倒霉的是舊樓業主，一直管制着不肯放鬆。同是樓宇，爲什麼有兩種待遇？要管制便應都管制，爲什麼偏愛新樓業主？香港毗連大陸，港共隨時在進行顚覆活動，香港政府應該多爲貧苦大衆着想，不可專爲有錢人服務，而予人以可乘之釁！

東方晦



人海百態

鬪汽車

萬人傑

女人鬪鑽石，有錢佬鬪汽車，同樣的無聊。我們窮措大鬪什麼？難道鬪當票多？

老徐參加了督轅的園遊會後，回到家中，氣得張紅了面皮，好似吃錯火藥一般，沒有人敢惹他。

本來，參加督轅園遊是值得高興的事，老徐半個月前已籌備着迎接這「光輝的日子」。香港四百萬市民，夠得上資格參加督轅園遊會的不過千兒八百，這表示他們居各界領袖的地位，雖不致光宗耀祖，但在這地頭撈的人，能有機會出現在這盛會中，和港督握握手，會受到很多人羨慕。

老徐今天正得享這殊榮，且也有機會和港督握過手，應該感到很高興才是，爲什麼這樣不痛快？

老徐在香港混了二十幾年，鈔票賺了不少，只因他的行業特殊，在社會上掙地位，常會遇到困難，人家問到「盛行」？一說出來，會受歧視。

多少年來，老徐就想捐個總理、紳襟之類榮耀一下，但他經營的事業成爲他求名的阻障，雖有鈔票，總理、紳襟之夢一直無法得償所願，這使老徐不知翳氣多少年。

他覺得此路不通，才又改弦易轍，不向這條大路走，改走小徑；小徑有時比大路快捷，總理、紳襟捐不到，他弄個理事長銜頭，也有不少機會在報紙上出風頭。這條捷徑，居然成效顯著，於是他利用容易賺來的鈔票，作爲出風頭的本錢，凡用錢可以買得來的風頭，他不會吝嗇。比方，捐一筆善款，他的條件是：第一要登新聞，第二要登照片，登兩格捐三千；登夠三格，善款也漲到五千。又比方慈善球賽，拍賣皮球，他出五千元買這隻皮球，但要保證明天報紙一律有新聞發表，還刋出拍賣時的照片。

現在，人人知道老徐的大名，不管是好名壞名，總之，成爲名流目的已達。

他居然有資格參加督轅園遊會，這是他夢想若干年的事，一旦得償所望，該多麼高興？爲甚麼參加這次園遊會，且和港督握過手後，還會激到面紅面綠？

起因只爲了一件小事情，受了老丘的閉氣，認爲老丘欺人太甚！

老丘地位和他差不多，大家是社團理事長，只是地區不同。今天老徐上督轅時，老徐的朋友同時又是老丘朋友的熊太太，要求搭順風，坐老徐的車子上督轅，老徐當然不拒絕。在園遊會中碰見老丘，大家談在一起。到園遊會要散時，熊太太又要求老徐載她走；老丘聽了，對她說：「老徐的車子不過是『平治』牌，隨街的士都是『平治』，九龍一蚊，香港個半就可以坐到，沒有冷氣，與其坐他的車，不如坐我的。我的『蘭西亞』價值四萬多，有意大利『勞斯萊斯』之稱，名貴架勢，試試吧。」

熊太太走時果然放棄老徐的「平治」，坐上老丘的「蘭西亞」。

這一激，把老徐氣到七竅生烟，認爲老丘欺人太甚。他對傍友大駡老丘，傍友獻計，明年園遊會可以向他報復，反正買一部比他更名貴的汽車，老徐不愁財力不夠。

老徐也認爲這主意非常好，和一位熟悉汽車的朋友商量，夠排場的汽車，當然首推「勞斯萊斯」，可是「勞斯萊斯」在香港太多，老徐見過一部紅牌車，專做遊客生意的，也是「勞斯萊斯」，因此他不感興趣。

那麼，跟毛澤東看齊，來一部「平治」六百吧。但，這種車在香港也不是沒見過，有好幾部常常出現市區，已引不起人們注意；同時，他現在坐的也是「平治」，要買新車，該換換口味。

最後，老徐決定買美國「加的力」。這車要訂購，專程運來，香港還沒第二架。物以罕爲貴，相信這部「加的力」會令人耳目一新。

不久，新車運到，的確威水。司機阿福見了這部新車，立即要求加薪。原因是開這部名貴新車必須打醒精神，絕不能碰花分毫，這種精神負擔，值得加薪。

爲了報老丘一箭之仇，只好忍痛。阿福不但加了薪，還縫了一套制服，開這部「加的力」時必須穿制服。坐在後厢裏的老徐夫婦，自覺威風十足。

下一次園遊會，熊太太沒要求搭順風車，也許已琵琶別抱，愛上老丘的「蘭西亞」了。

老徐那部全港獨有的「加的力」，的確出盡風頭。當他這部豪華車子在督轅門口停下來，引起與會名流們艷羨的眼光。

園遊會中，他故意在千百貴賓中找着老丘，果不出所料，他和熊太太一起，熊太太確是搭他的順風車上來的。

他們談談說說，老徐態度輕鬆，他花了那麼多錢，無非爲出一口氣；現在是他出氣的時候，他心情當然有特別感受。

園遊會散時，熊太太跟老丘走，徐太太對她說：「不如坐坐我們的『新車』，這部車子，在香港獨一無二。」

「換了新車啦？」

「多買一部罷了，是準備有應酬時用的。」

在督轅門口，老徐的「加的力」和老丘的「蘭西亞」相繼來接，兩車併在一起，自是相形見拙。老徐爲之心花怒放，老丘心中的感受，可從他面上尷尬的表情看得到。

老徐這部威水新車確出了一陣子風頭，對老丘報復的目的總算達到，可是他不曉得明年園遊會發生怎麼樣的事情。也許老丘有一部壓倒他這全港獨一的「加的力」，那時他找什麼汽車和他鬪？像中東酋長那樣，全車鍍金嗎？

女人愛鬪鑽石，和老丘、老徐鬪汽車同一心理。我們窮佬鬪什麼？最好鬪當票多。

大陸仔過香港節

黎民

阿生是個孤兒，在大陸給一家遠房宗親照顧着。不久之前，他們偷了一隻小船逃出生天。想是他在天的父母有靈，才使得那爛板結成的破船，不致變了他們的「四塊半」（棺材）。到了香港，他便被安置在一位近親家裏。

叔叔嬸嬸每天都要返工，留下他在家伴着兩歲大的「狗仔」（弟弟）玩。這樣：阿生便得一身兼兩職——「托兒所主任」和「安全防衛隊員」。

十二三歲的孩兒，擔上這兩門差事，實在悶得發慌。尤其是那個「香港波」（香港節徽號）「八面玲瓏」的笑臉，更惹得他意馬心猿，恨不得爬上旛杆，把它整個兒抱下。好不容易，挨到雙十二晚上，才獲得個天大喜訊——叔叔決定了接受「嘉年華會」的「闔府統請」。

週日晚上，這一家子如期出發，首先擠上巴士。車廂裏，阿生被夾在中央，像條捲在樹葉叢裏的毛蟲。儘管別人讚美着沿街的燈飾輝煌美麗；路旁的畫如何別緻，他總是動彈不得，悶在心頭！但在想到還有好戲在後，便忍氣吞聲地讓人們把他困在屁股夾縫中。

在尖沙咀碼頭一下車，阿生不禁失聲大叫了不起，他被星光大廈那幅「三王來朝」的燈畫照呆了；再就是被排隊輪候過海的人潮嚇呆。小輪上，他眺望那個明艷照人的「香港波」和彩燈燦爛的「金鐘罩」，直覺得心花怒放。「在大陸，我們能夠見的只是黃豆般亮的電燈，與及愁眉苦臉、輪購魚肉的人龍，比較起來，眞是牛脾與蚊脾——沒得比啊！」他興奮到極，不禁衝口而出。

他對「嘉年華會」，早已望得差點變了長頸鹿，不料抵逢皇后廣場卻像一盤冷水照頭淋。因爲人潮早把整個水池圍得水洩不通，既然不是長頸鹿，那便只有準備「聞屁」的份兒！他叫着嚷着：這裏可攢空子，那裏合該闖闖，叔叔是個大個子，聽他的指示本無所謂，但是嬸嬸生怕把狗仔擠成柿餅，令到他的計劃落空，只有站在一邊發楞！忽然，他扯扯叔叔的衣袖，叫他舉頭看看頂上那「毛澤東思想萬歲」的霓虹光管標語。其實，他只要聽見「戰無不勝」的口號心裏便發毛！不過叔叔的解釋不錯：「毛澤東也選了個好位置瞧熱鬧來啦，人叢裏不是有許多他的徒子徒孫嗎？傻孩子！」

沒有見過繁華和享過多少歡樂的傻孩子，叔叔覺得怪可憐的，終於讓阿生騎在自己頭上，趁趁高興。於是他才看得到水池上那生日旦糕般的舞台。雖然只聽了一首歌便該輪給弟弟看，然後又看了一回舞蹈，但已夠他的小心房充滿了愉快，而這愉快的心情，周圍那些「望人興嘆」的人也好像都分享了。

歡呼和鼓掌交响過後，驀地裏有人燃了一串爆竹，這使得膽小的人敏感到左仔會乘機博亂，驚惶四顧。然而不一瞬間，他們便領會到那是狂歡者的失常行爲。四百萬市民的團結，早教那些「民族敗類」偃旗息鼓了。叔叔就將當年「鬪爭港英」的「反華暴行」告訴阿生，阿生笑了！

許多瞧不着舞台邊的人紛紛趁早回家，叔叔做了一場牛馬也疲倦了，一家便「打道回府」去。路過美梨道廣場，只見那裏有幾個青年的台上奏着結他，唷唷唷地唱着。阿生問叔叔：「他們是不是挨了鬪爭」？嬸嬸代答：「那是殺豬歌」；旁邊又有人說它是「週身潮」！難怪沒有多少人捧場。遙望花園那邊好似油炸煎堆、芝蔴重重圍住，跟前則像賣剩甘蔗、條條豎得淸脆玲瓏！好節目爲什麼只集是在皇后廣場？站在這邊的人都有這句問話。

翌日，阿生的興頭更大，每分每秒想的都是關於會景巡遊。晚飯一過便急忙忙把杯盤碗碟交給定福灶君，一家子浩浩蕩蕩向彌敦道進軍，搶個「六時恭候」！

人潮一疊疊地越來越多，像後浪推前浪，弄到警伯手忙腳亂。鬧哄了不少時光，才哄來個獅子引路。阿生直說它是「紙老虎」，但這樣的紙老虎，似乎難有機會在大陸舞一回！那些「大頭仔」，搖頭兒腦，神氣活現地逗得人們開心得很。接着又來了雄壯的軍樂隊，悠揚的女子銀樂隊，整齊的學生旗隊……。雖說阿生在大陸也曾看過「十萬人大遊行」，但看見的只是滿臉殺氣的隊伍；聽到的只是打倒這個，消滅那個的叫喊，幾曾有這般輕鬆愉快?!

轉瞬間，鏡頭忽被一個「八婆」搶盡：她駕着獨輪車，扭腰擺臀，刁擒扭擰，手上的大葵扇，頻頻向人招呼，好像十足誠意，願替天下王老五做媒，引得人們笑個前俯後仰。後到的金龍、麒麟、彩鳳、獅子，栩栩如生，眞叫阿生看得眼花撩亂。他有生以來並沒有看過這些東西的形狀，甚至龍、鳳一類的字眼也壓根兒未寫過。因爲除了毛澤東祖墳上的墓碑和他初婚的那張大床等等不算「四舊」之外，其餘的都被「文革」革個淨盡了！

在人們十分高興，指手劃腳地說個不停，阿生得意忘形地亂叫亂跳的當兒，殿後的花車終於一輛輛的走過路心。有的佈置了繁華宮殿，襯着古典美人；有的奏着嘹喨笙歌或是時代歌曲。有載滿了電影明星的，她們都穿得花團錦簇，對觀衆發出會心的微笑；剛誕生的香港節小姐也和其他的美女一樣，向人們玉手頻揮，表示親蜜；迷你女郎又大送其香吻，顚倒衆生。還有新娘斟茶敬禮，太空人執石漫步……果是美不勝收，目不暇給。阿生到這時才算對人類的眞善美大開眼界。從前：他只以爲男人和女人沒有多大的分別，花布衫就是上佳衣料；長江大橋稱得世界之最；爆了核彈便可雄視全球，人與人之間只有猜疑和仇恨。現在才使得他茅塞頓開。阿生從頭看到尾，也從頭頂快樂到腳跟，思前想後，禁不住對叔叔說：「我們雖然窮，但卻窮得快活！」

回家路上，他拾到一份左報，看了一段批評香港節是假繁榮和勞民傷財的厥詞。阿生忍不住要問：「眞繁榮是怎樣？榜樣在那裏？」「祖國」？——那個「沒有褲子」的社會?!

青年園地

徐蚌會戰始末（一）

齊武

前言

讀「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詩句，令人感慨實深！如果看到邱清泉在徐蚌戰役中，盡瘁國是，忠勇赴義，壯烈犧牲的事績，更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本來，徐蚌會戰已具備勝利條件，為什麼應勝不勝，反使參戰的六十萬勁旅全軍覆沒呢？這個最大的癥結，卽在國軍「以分擊合」，被共軍「各個擊破」。自開戰以至終結，始終未集中國軍全力，以與共軍一決勝負。名為「會戰」，實則「各自為戰」。惜二十年來，無人揭開其內幕。筆者根據當年身歷目睹的事實，向萬人雜誌海內外讀者盡情報導會戰始末，祈予指正！

國軍兵力多於共軍

徐蚌會戰，是四年戡亂中最重要的一次戰役。參戰的國軍亦最多。其全部戰鬪經過可分三個階段：由碾莊開始；中經黃堆集；終止陳官莊，歷時六十二天。分述如左：

「知己知彼」，為致勝要素。國共參戰兵力，首應敍明。依據國軍所獲俘虜口供及情報資料，證明共軍主力為陳毅，計有十六個縱隊，除一部仍在青島及華北外，已竄到徐州附近地區的有十一個縱隊；其次為劉伯承及陳賡，共有二十一個縱隊。除在晉、陝、豫、鄂等處不計外，用來進犯徐州的兵力，共九個縱隊。加上叛軍吳化文，土共魏鳳樓，各地民兵……總數約在五十萬人以上。

國軍方面：準備參加這次戰役的兵力，實較共軍為多。計在徐州者，有邱清泉、黃伯韜、李彌、孫元良等兵團。另馮治安部（後叛變）。總兵力在三十萬人以上；在蚌埠方面：計有李延年、張淦等兵團，後來又加入以十八軍為基幹的黃維兵團，亦有三十萬。合計在六十萬人以上。

因此，這次參戰的兵力，是以六十萬大軍抗拒五十萬共軍的進犯。如以邱清泉在蘇北擊潰陳毅的兵力，是一與八之比數；在魯西鉅野擊敗劉伯承的兵力，是兩個師對七個縱隊的尺度，來衡量徐蚌會戰的勝負，不僅國軍可獲大勝，甚至將陳毅、劉伯承等股一舉而殲滅之，亦並非不可能。因為國軍與共軍的兵力相較，已超過一與一的比較。在過去兵力眾寡懸殊時，尚能獲得「淝水之戰」的勝利，今日已較共軍兵力佔優勢，為什麼不能穩操勝算呢？

這種推斷，雖很合理，但戰爭的結果，卻適得其反。國軍知己知彼，應勝未勝，反而失敗了，並且敗得很慘，參加會戰的六十萬大軍，除李延年，張淦等得以倖免外，全軍同遭覆沒。這六十萬精銳國軍，竟在同一戰役中犧牲，實打破抗戰、剿匪以來的戰史紀錄。這種損失，何等慘重！如對邱清泉而言，更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了！如此慘敗，並非偶然，一定有其致敗的重要因素在。

有備無患不豫則廢

當徐蚌會戰，正在密鑼緊鼓，大調部隊集中徐州，準備與共軍一拼之際，而黃伯韜突以被圍聞。這對當時的情況來說，確是天大的一個警號。因為國軍準備不週，部署未完成，各部隊尚在紛紛向徐州集結途中，突然遭到共軍攻擊，正好給共軍行其所自詡的：「只打行動中的敵人，不打駐止間的敵人」的戰術，以大好機會，而且有被共軍「各個擊破」之虞，這是誰的過錯，竟陷國軍於危殆？

既然，準備在徐蚌與共軍會戰，為什麼不及早部署軍隊？直到敵人兵臨城下，才來着手準備，把「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的戰爭，當作兒戲，眞太那個。所以徐蚌會戰未開始，自己已先陷於手忙腳亂，「不豫則廢」的境地。

按徐州剿匪總司令劉峙將軍的「徐蚌會戰計劃」中，有關國軍的部署，是以李彌兵團固守徐州市區，而控制邱清泉兵團於徐州西翼，黃伯韜兵團於徐州東翼，孫元良兵團於徐南，置馮治安部於徐北韓庄，吸引共軍前來攻擊。憑藉徐州附近地區的既設國防工事，先予來攻的共軍以痛擊，而使其遭受重創，卽令在蚌埠附近地區的國軍北上側擊，而拘束共軍於徐宿地區，一舉而殲滅之。

若依當時在徐蚌地區的國軍兵力而言，確有完成這種作戰計劃的可能，因為國軍不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較共軍佔優勢。所感遺憾的，就是共軍的力量已集中，而國軍的兵力尚分散，致使共軍在全盤劣勢中，爭取到局部的優勢，可以「以合擊分」，以有備擊無備，而使國軍感到有點吃虧。

當劉伯承已由魯西、豫中向徐州迫近時，邱清泉始奉令由夏邑等地向徐西碭山集中，沿途均受到共軍的阻擾和攻擊。所幸邱兵團的士氣旺盛，戰鬪力強，使共軍的阻擾和襲擊，不能發生作用，反在每次戰鬪中，都令共軍吃虧不小；尤其在黃口一役，更粉碎了劉伯承截斷邱清泉與徐州間的交通，以孤立邱兵團，而妄想予以包圍的企圖，反使共軍受到重創，只有連喊幾聲「酸葡萄」，才掉頭竄據宿

縣，以截斷徐州與南京的交通，而孤立徐州。

但在徐東的情形，卻適得其反。在黃伯韜由新安鎮向徐州集結途中，行至運河兩岸，即被陳毅追及，先將黃部隔在運河東岸的一部解決，再進一步將黃伯韜包圍於碾莊，因此使全部局勢為之改觀。假如劉峙將軍能遵照「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的原則，先共軍完成會戰部署，而作充分準備，集中全力以對共軍，何致於先陷國軍於危殆？

徐蚌得失繫於碾莊

西諺：「開始良好，已獲成功之半。」但是，徐蚌會戰正缺乏這種條件。如果黃伯韜能排除萬難，如期完成集中部署，則徐蚌會戰的結果自會改觀。因黃伯韜不被圍，便不致於牽動全局，即可按照既定計劃，集中全力以予共軍一決雌雄。如果黃伯韜失敗，則全戰未揭幕，已先受到挫折，自然影響全盤戰果。所以，黃伯韜的成敗，便成為徐蚌會戰的重要關鍵，勝負之分，全繫於此。

這點，自然是黃伯韜所能瞭解的。所以在被圍初期，士氣非常旺盛，力圖予陳毅以重創，而打破其包圍，一連三天，夜以繼日，不停戰鬪，一時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雖然傷亡很大，戰鬪意志仍極堅強，前仆後繼，勇往直前，繼續向圍在四週的共軍猛攻。所以在黃伯韜被圍三天時，曾有擊潰陳毅七個縱隊的「捷訊」傳出。當這消息一到徐州，即引起萬民歡騰，皆謂「強將手下無弱兵」，果然黃伯韜了得，不失為一名戰將。但在國人歡欣鼓舞，盼其勝利來臨時，後繼消息卻杳然了。

這種情形，並不難於明瞭。因為部隊隨身携帶的糧彈有限，經過三天三夜的猛烈戰鬪，所帶彈藥縱然沒有全部耗盡，料想所剩者已無幾。「打仗打補給」，是邱清泉的名言，彈糧只有消耗，沒有補充，如何能夠繼續保持戰鬪？地面交通已告斷絕，空中補給來源艱滯，軍隊雖然不是「巧婦」、「無米」也要「為炊」，不管糧彈情況如何，只要還有最後一人，都得竭盡全力，繼續戰鬪到底。不過，人都是血肉之軀，沒有糧彈的戰鬪，自然會影響到一個部隊的士氣和戰鬪力吧！

黃伯韜畢竟是有辦法的指揮官，誓不為當前困難所屈服。雖因彈藥缺乏，不能發揮優良武器的性能，以猛烈火力殺傷圍在四週的共軍，仍積極激勵士氣，企圖以精神力量克服物質的困難，要官兵咬實牙齦，再接再厲，但亦無法打開一條出路。

糧彈無法補充，是黃伯韜在被圍困戰鬪中，最感煩難的兩大問題。中國軍隊不像美國那樣，地面交通一旦斷絕，空中補給立即源源而來，好像不管彈糧有無，仗是一定要打的，從來不計算某一個部隊戰鬪一天，需要彈糧若干的問題。這是中國部隊長要比外國難當的原因，縱令戰況激烈，意志不消沉，仍有繼續戰鬪的決心，亦要感心餘力絀，事與願違，何況寄身鋒刃，衝鋒陷陣，時刻都在與敵人角力、拼命，那能不受「優勝劣敗」的影響？

因為這項普遍性的弱點，已被陳毅緊緊抓住，初以七個縱隊包圍黃伯韜時，即採取圍困，而不攻擊的策略，僅利用工事掩體，躲避黃伯韜的銳氣，挫折其凌厲攻勢，讓黃伯韜儘量發揮猛烈火力，以消耗其有限的彈藥。為時不過三晝夜，已把黃部所携帶的彈藥耗費其大半。因為彈藥遂日減少，戰鬪力量即隨之逐日減弱，以致無力戰鬪。

「圍點打援」，是共軍一貫所用的戰法。陳毅另以四個縱隊的兵力，配備在碾莊與徐州間的犂山地帶，構築堅強陣地，準備「打援」。

在黃伯韜被圍的第四天中午，從碾莊到徐州的中間地區，忽然響起驚天動地，山崩地裂的砲聲。因邱清泉已奉到命令，連夜由碭山趕到徐州以東地區，展開援救黃伯韜的戰鬪，一時天昏地慘，隆隆砲聲，震耳欲聾，縱橫數十里，完全是一片火海。

黃伯韜聽到援軍已參加戰鬪的消息，非常興奮，而且又是戰鬪力量最堅強的邱兵團，更是喜出望外，以為打出共軍包圍，指日可待。便令各部隊再接再厲，準備向外打的部署，以配合援軍採取行動。全軍聞風興起，士氣重振，躍躍欲試，即在被圍第五天夜間，突然再發動全面攻擊。在東、北、南三面，只是採取佯攻，以牽制共軍的行動，而以主力集中西面，勇往直前，猛烈向外攻擊，企圖打破包圍，配合援軍，夾擊鼓山附近地區的共軍。

從黃昏後開始，一直打到黎明，戰鬪非常激烈，共軍在西線的包圍，瀕臨險境，幾次快被黃部打破，都因共軍迅速增援，堵塞缺口，打破一層又一層，直到黎明，仍未打出重圍，共軍傷亡固重，而黃伯韜的犧牲更大。因而被迫停止攻擊，擬於夜間再圖興起。惟時勢已不允許。黃部「在陳」已多日，聽到援軍到達，一鼓作氣，再興攻勢，一遇挫折，即形「再衰」！而且子彈已打完，縱令官兵身體、精神能夠支持，意志堅強不屈，都願流盡最後一滴血，僅憑血肉之軀，亦難衝出重圍，何況是幾天不吃飯的人？雖然黃伯韜是一代名將，能征慣戰，所向無敵，到達這種境地，亦只有徒嘆奈何！

最後，黃仍對副官說：「砲聲日近，援軍快到，要想法準備一點菜招待邱司令官呀！」已到絕望境地，仍在設法激勵士氣，其用心亦良苦矣！

應用李彌救黃伯韜

黃伯韜救不到，影響徐蚌整個戰局，已成定論。這不說黃伯韜被犧牲，損失徐蚌會戰的戰鬪力量，而更其重要的，則是打破了徐蚌會戰的計劃，不能完成會戰部署，只有跟着共軍的樂章跳舞，完全失去主宰戰場的能力。這種仗怎麼打法？除了失敗以外，還有什麼其他的好辦法？故論者多歸咎於劉峙將軍在當時的處置失當。

如依當時的情況來說，應該使用李彌兵團救援黃伯韜，才較適宜。這種處置，是根據事實需要：

一、李彌兵團距離黃伯韜最近，可以朝發夕至，爭取時間，配合黃伯韜在被圍初期的三晝夜猛烈攻勢，取得內外夾擊之效。因在這時，黃伯韜獨力奮戰，已有擊潰陳毅七個縱隊的捷報傳出，如再獲得李彌適時救援，同心協力，和衷共濟，則打破陳毅的包圍，自有很大的可能性。

二、共軍在開始包圍黃伯韜時，並無工事可資利用。其打援部隊也是一樣。李彌即能乘勢長驅直入，不會中途遭到陣地戰，多延時間，自易奏功。

惟惜劉峙將軍昧於「鮒魚困涸轍，難待西江水」的急迫情況，捨近求遠，以致貽誤戎機。由於一念之差，則徐蚌會戰全局，從此已露失敗徵兆。

被共特拆垮

第二章：投降靠攏的國軍將領

一、拖垮國軍防線的羅廣文

由於這種表面單純，實際複雜的人事錯綜情形，要將共特在四川的活動，作一次層次分明的報導，事實上是辦不到的事。故此，本文也只好將各將領被共特滲透，受中共利用的個別情形，分開報導。

在四川眾多投降靠攏的國軍將領中，最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兵團司令羅廣文。因為他不是地方色彩濃厚的軍閥部隊，也不是要保家財產業的貪官惡霸。他是受知於中央，出身陳誠的「土木工程系」——十八軍的軍長。當他奉命回川，組訓新軍，成立兵團的時候，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對他存以很大希望，認為這位來頭既大，又是回到四川老家負起保衛桑梓的中央嫡系將領，必定可以大顯身手。誰知他卻在共特指揮之下，身負「拖垮國軍整個防線」的重大任務。

要明瞭羅廣文的靠攏內幕，必先敘明羅廣文的出身。

陳誠的愛將，十八軍軍長

他是四川忠縣人，他不是黃埔系，也不是陸大系，而是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的。在學歷與地域關係上，他都與陳誠的軍隊派系扯不上關係，但他卻是陳誠手下的紅員。因為他由日本回國之後，即在十八軍任職，由營長而團長，不次擢升，再由師長做到十八軍軍長。他以一個四川人，又非黃埔與陸大出身，而能在中央嫡系部隊中，獲得如此倚重，當然不是僥倖的，確有他一套為人處事的長處。

羅廣文在十八軍的表現是埋頭苦幹，操守廉潔，治軍嚴謹，能打能衝，說得上是一員不貪財，不怕死的猛將能員。抗戰勝利之後，他統率十八軍一直在華中戰場與共將李先念對陣於先，又與劉伯承週旋於後。他曾把李先念的部隊打得東逃西竄追到竹溪、房縣一帶，將李先念的巢穴兩下店掃平，在戡亂期中的十八軍，在華中戰場上可說所向披靡，劉伯承與李先念這兩支破爛部隊，根本不敢與裝備優良、訓練有素的十八軍作正面交鋒。每一次都是聞風而逃，十八軍則想盡辦法找共軍的主力決戰。

可是「殺人一萬，自損三千」，這也是戰場上不易之理。羅廣文的十八軍，誠然是中央軍的「皇牌」，華中戰場的主力，經過無數次國共戰役之後，雖然把李先念部打得潰不成軍，劉伯承部也損失不少，但十八軍自身的消耗，也相當重大。到一九四七年，原來十八軍能征慣戰的士兵，也所剩不多了。

於是，中央命令他帶着十八軍的若干幹部，回到四川招訓新軍。官銜是「編練總處」的總處長。他的投共變節，也是回到四川之後的事。

羅廣文的編練總處設在重慶附近，西南軍情吃緊時，他又被中央委任為兵團司令。他的編練處要改成為一個戰鬪部隊的任務，是他於受命之初便知道的。因此，他於一九四七年回到四川組設編練總處，使抱着萬丈雄心，想做當年曾國藩在湖南練湘軍，而成為「中興名將」。他也想練川軍，為戡亂之戰而再顯身手。平心而論，當年羅廣文回到四川，是滿肚子的密圈密點，很想有一番作為的。

因此，他將編練總處設在重慶，自己亦長駐重慶，再在川東與川南設立編練機構。由於他是中央嫡系部隊的大將，是陳誠的基本部隊十八軍軍長，無論論人論事，羅廣文之回川，都說得上是「此馬來頭大」。要在未來的西南地區大開拳腳，成為中央軍中最龐大最精銳的一支新的生力軍。

省參議會作梗，不徵兵不徵糧

可是，他的編練總處架子搭起來了之後，好比名角兒演戲，鑼鼓雖然敲打得震天價響，唱來唱去是羅廣文一個人的獨腳戲；不但配角兒沒有，有時連跑龍套的人也殘破不全。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他回四川時，僅僅帶着十八軍時代的一小批幹部，要他編練十萬大軍，兵士與糧食固然全要出自四川，連中下級幹部，也要由成都中央軍校調派。幹部是官，這還不難找，但士兵與軍糧，則全靠當地徵集。於是發生問題了。

戡亂期間，四川省參議會是極力反對國民政府再在四川徵兵徵糧的。他們的理由是，八年抗戰，國府設陪都於重慶，四川人支持國府抗戰，已盡了最大的力量，無論人力物力財力，四川都須要休息養生，不能再負擔額外的支出了。

因此，羅廣文需要十萬壯丁的兵源，在省議會這：「杯葛」之下，很久沒有着落，唯一的辦法便是向上峯叫苦。為了這事，國府雖然三令五申，西南軍政長官張羣，也親自從重慶跑到成都去向省參議會的頭頭們疏通說項，希望顧全大局；並出席省參議會，作慷慨陳辭，提出保證。這樣幾經曲折，才將徵兵徵糧的議案通過。

政府在大陸時的通病，無論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或民意機構，對於會議大部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

西南保衛戰

不得不照辦，這才把議案通過了。可是，通過之後卻變成「決而不行，行而不通。」徵兵徵糧的議案分發到各縣市鄉鎮，對此議案的執行與協助，乃是「七折八扣」，甚至還有「九九歸一」的。

那時的四川，已經成了中央政府的兵糧儲備站，有好幾個打垮了的部隊，都在四川設立編練處，希望在四川招兵買馬，重振軍威。就筆者所知，除了計劃擴軍十萬的羅廣文兵團，其全部兵力要出自四川之外，尚有在江北打得殘破不堪，只剩着少數幹部的幾個交通警察總隊，也在成都設立編練機構，重新編組補充，訓練裝備。因此，省參議會之反對中央再在四川徵兵徵糧，也就振振有詞，認為這樣徵下去，四川會要搞到人盡財窮。

其實，這種反對的理由乃似是而非的，主要原因便是省參議會的頭頭，已被共特在暗中操縱作梗，要以反對來扯國府的後腿，使之無兵無糧打不成仗。再則徵兵徵糧，多是徵到這些豪紳的佃農頭上，與自己糧倉裏的存糧，他們只想到希望「保產」，卻未料到以後要向共黨「獻產」，這也是為難的原因。

兵少糧械缺，賣田買官做

就以羅廣文這個兵團的兵力而論，號稱是十萬人，其實不過五萬多人，而且多是丁而不壯的老弱殘兵，這已經夠使雄心萬丈的羅廣文洩氣了。但比這更使他氣憤的，則是有兵無糧。據說四川軍糧連年外運，庫存已不充足；再加上各鄉鎮長的虧空，因此庫存糧食的實際數字，與向上造冊表數的賬面數字也相差懸殊。這種情形，與一九六〇年大陸的各地共幹，在奉行「大躍進」的「最高指示」，爭相報大數「畝產萬斤糧」有異曲同工之妙。國民政府的鄉鎮長，是將私人拉扯虧欠了的公糧，亦填報在庫存數上面；「人民政府」的鄉鎮幹部，則是沒有生產這樣多，也報這樣多。前者報假賬的結果，是累得徵了兵的部隊，有兵無飯吃；後者報大數的結果，則是不顧人民生死，照所報產量數徵集公糧，把人民一點點僅有的口糧通通徵走了，人民「有得做，冇得食」，於是乾脆不做，便造成了一九六二年的大逃亡潮。但是，羅廣文部徵募來的新兵，沒有軍糧發給這又如何善後呢？

由於有兵無糧，羅廣文固然天天為糧食發愁，他下面的幹部之中，便出現了「毀家養兵」的故事。凡是四川省籍的幹部，他們發表了官職，為了不忍坐視自己的士兵挨餓，及希望自己的部隊能在將來發揮重大的作用，有的人將祖產田地出賣，曾將田地產業出賣了一部份，買糧食以供他的部隊作為士兵之口糧。他的老太太還曾為這事說過一句笑話：「你現在只做一個小小帶兵官，便要賣祖田；將來官做大了，可不要把我這老母親也賣了。」

這種「拿錢買官做」的情形，雖不十分普遍，事實上是確實存在的。在這樣一種「兵老糧無」的情形之下，訓練的事當然是談不到了。

爆炸性的談話，不徵糧要搶糧

羅廣文為這事，既感焦急，又感氣憤。他知道徵不到精壯的新兵，與徵不出應有的糧食，以上所說的兩點理由，均不成其為理由，眞正的原因，是四川的各大地主豪紳從中作梗，故意為難。因此，他曾於一籌莫展中，在重慶招待新聞記者，正式發表一次爆炸性的談話。他向新聞界吐了一番苦水之後，憤然地說：「我的兵糧問題，如果再得不到解決，我只有帶着部隊去訪問一下各豪門；請四川的豪門，幫我解決軍糧問題！」他的這次談記，在當時是令人震驚的，也即是說，四川的地主豪紳，再要與他的部隊為難作梗的話，他就要向豪門地主硬拚，率軍去開糧倉「搶食」了！

還有使羅廣文洩氣的事，便是這五萬多老殘兵，既無糧食，又無槍械。怎麼會連槍械也沒有呢？這裏面又是共特在搞鬼，原來負責西南地區後勤補給的人，早已向中共靠攏了，故意將羅廣文兵團的新兵槍械，留難不發，使之他的部隊訓練不起來，更莫說是上陣作戰了。

這種情形，政府在大陸時非常普遍，擔任後勤補給的大官小官，在靠攏、貪汚、官僚作風三種因素之下，他們不是將部隊的補充給養拖延積壓，便是尅制隱瞞。所以每一個城市被共軍攻陷之後，糧倉軍械庫都是飽滿豐富的，他們就是不肯拿出來補充給自己的部隊。如一九四八年河南省會開封失守，陳毅與劉伯承的部隊，可以從開封倉庫中獲得國軍見都未曾見過的築城工具，美援裹傷包，而且即時配發，用在攻擊黃伯韜兵團的中原會戰，黃兵團的官兵，從共軍的俘虜與陣亡者身上，發現這些嶄新的東西，是由開封倉庫中得來。而配屬黃兵團作戰的交警二總隊，向補給機關申請了兩年發給那些物資，竟一次也未批准過。究其原因，便是共特作梗，或主管人貪汚，由於部隊長未「熟性磅水」，所以扣留不發。（三）

三郎

太平洋風雲

二十三：半小時之後就可以判定雷剛的勝敗了

白萍譯

午夜了，藍色的夜空籠罩着這熱帶的海港，兩艘漁船停靠在碼頭上。

遠處，珊瑚礁把碧海畫出了一條白線，平添無限風光。

在停頓不動的起重機的陰影下面，伍特站着，注視着雷剛的手下魚貫下船，兩艘漁船在拍岸海水中幌動着。

伍特看到這一羣人都像惡魔似的，集各國惡漢的大成，泰國人、馬來人、印尼人、寮國人、緬甸人；兇悍的臉孔，沒有腦子的頭顱，身體粗壯得很，知識幼稚得很，每人身上都荷着一支自動步槍，腰間繫着兩顆手榴彈，一支手槍；跟在他們後面的是兩箱彈藥，一大籃平民服裝。伍特點算人數，是十七人。

他轉頭對站在身旁的雷剛，說：「在天亮時，登岸，給他們吃早餐，但要告訴他們此行的眞正目的是在奪取新丹雅號，你告訴他們，這是危險的任務，他們中還有些人說不定會遭受到死傷的，但你要答應他們給予重賞，每人一千美元。讓他們自己決定，不要加以强迫，若是他們不願參加的話，就叫他們自己沿陸路回到沙旺港去，那是沒有關係的，他們無法告急報警，以致影響了你的行動，在他們回到沙旺港時，你已經取得了新丹雅號，遠走高飛了。」

雷剛大笑道：「一千美元？他們以至他們的親友一生人也不曾見過。這一羣都是亡命之徒，像馬來亞森林中的野狗似的，付他們十塊錢，叫他們去殺人，他們已經踴躍而去了，即使是你的咽喉，我的咽喉，以至任何人的咽喉，他們都會揮刀割下去的，只要是十塊錢，就已經夠了。」

伍特冷然地道：「但你應該聽從我的意思去做。難道我還不知道這一羣是怎麼樣的人麼？但我認為應該讓他們自己決定是否願意參加這一宗以生命作賭注的冒險行動；其次，你需要他們對你忠心，聽從你的命令，你便要付重賞給他們，每人一千元，他們就會拼命，行動會更爲出色與勇猛了。」

「這一點其實也不要擔心的。」雷剛道：「把這艘新丹雅號搶到手之後，他們就有發財的機會了，船上很多東西他們可以搶的。」

「不，這不行，他們不可搶掠的，他們也不可以隨便殺人。」伍特的聲音帶着威脅與嚴厲的口氣，道：「你要把這一點說清楚，我會上船去，親自監督的，任何人違背這兩件事的話，我會親自開槍殺死他們的。」

雷剛看着伍特，目不轉睛地閃露出光芒來，好一會兒，聳聳肩膊道：「好的。」

這時，最後一名打手已下船了。

雷剛道：「要開船了。」

「你還有什麼事情沒有辦好的麼？」伍特問道。

「全部都已依照你的吩咐，安排好了。」

「除了公司電台之外，其他地方都沒有無線電機了，是麼？」

「對的。」

「你是否已吩咐了電台的報務員要把所有來往電報都留下一份底稿，交給在警署中代你執行職務的人員，以便檢查呢？」伍特問道。

「有的，已吩咐了，我並且已命令警署中的值班者把電訊底稿給你看。」

「好的，」伍特道。

伍特陪着雷剛一直走到碼頭邊緣上，又對他道：「假如你完全依照我的計劃去辦的話，一定可以成功的，我們明天下午七時再見。」

雷剛微笑着一躍而下，到了漁船的艙板上。

這是兩艘窄長的漁船，四名漁人在操縱着，中間船艙，坐着九個人還很寬裕。

在兩人打槳，一人把櫓，一人揚帆之下，兩漁船緩緩的離岸，向南而去。

伍特站在碼頭上，一直看到這兩艘漁船都變成兩個小黑點，才離去。

走到酒巴中，和阿里達克坐在一張枱子上。

「他們去了麼？」阿里達克問道。

「他們去了，」伍特漠然地答道。他沒有把充塞在自己胸中的對雷剛感到不放心與憂慮的念頭說出來。

但阿里達克已察覺到伍特的憂慮了，他道：「雷剛很蠢，蠢人也往往是危險的人物！」

伍特搖頭嘆息道：「人的本領是無法勉强的，只有八十斤氣力的人，無法挑一百斤的。」

「我仍可以幫助他的，」阿里達克道：「我的手下像是飢餓的鱷魚似的蠢蠢欲動了。」

伍特又在搖頭，溫和地道：「我的朋友，你必須了解，我有命令在身，這種命令，我必須遵守，不得違背的。在官式上，我不可以參加對新丹雅號的攻擊，由於你是隸屬於我的，所以，你也不可參加這攻擊。我必須能夠在官式的報告上說我並沒有參加攻擊新丹雅號的行動。」

阿里達克搖頭道：「你只是在字眼上玩手法嘛！但，你不是鼓勵雷剛動手去攻擊新丹雅號的麼？」

「對的，」伍特承認，臉上露出得意的微笑，道：「但這是外交手法，新丹雅號和礦務公司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都是屠樂所擁有的，雷剛和他所屬的礦警都是隸屬於屠樂之下的，因此假如消息洩露了出去，說是雷剛率領礦警隊攻掠了新丹雅號的話，那是籠裏鷄作反，與外人無關。」伍特停了一停，續道：「當然更與我和我的上級無關，這樣，你懂得了麼？」

「不，我仍不懂，我認為這只是酸秀才咬文嚼字的理論而已。」

「我也不以為你會懂得這中間微妙的分別的，好吧！我再試試另一種解釋方法，你是否會攻擊你自己國家的船隻呢？」

「不，不會的。」

「你會攻擊你的友好國家，馬來西亞或美國的船隻麼？」

「不會的。」

「你攻擊什麼人的船隻呢？」

「我的敵人的船隻。」

「好了，在實際上，屠樂是我的敵人，但在表面上，新丹雅號卻是我們自己人的船隻，我不能向新丹雅進攻，所以，要假手別人來進攻。這並不是因為我對屠樂畏懼之故，即使現在屠樂勢力比我們强大，但我們仍不稍有畏懼的。」

說到這兒，伍特和阿里達克互相看了一眼。

「有時，世事不能盡如人意的！」伍特最後說了一句。

阿里達克靜默了好一會兒，終於又開口道：

「假如雷剛失敗了呢？」

「假如眞是這樣的話，我們就要自己動手了，我至少要對雷剛盡力幫助的。」伍特很沉重地道。

阿里達克把面前的酒杯推開，道：「若是奪取到手的話，新丹雅號和黃金的下落會怎樣呢？雷剛會到什麼地方去呢？」

伍特微笑道：「朋友，這就在你的手上了，太平洋上有上千的島嶼可以藏金的，這千把個島嶼都是你熟悉的，在他把人員付款遣散了之後，新丹雅號應該弄沉，在不易找得到的地方弄沉，然後，你協助雷剛把黃金收藏起來，他會好好地酬謝你，使你成為富人之一。」

他看到阿里達克的臉上浮現出快樂的笑容。

伍特續道：「這當然是下一步的事情，要等我們全都工作完成了以後才談得到，到那時，你已不在我的隸屬之下，我已管不着你，你怎樣做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就是這樣好了。」

伍特站起來，道：「我要回到我的房間去了，這時候，應該很涼快，可以睡一覺了。你也可以回船上去，但仍要留一個人在這酒巴中擔任聯絡。」

阿里達克丟一個銀元在抬上，兩人離去。

在街上，伍特抬頭看，天上一輪滿月，心想着，明天這時候，大抵一切工作都完成了。

· · · ·

第二天，沙旺港一切如常，從採礦到礦務公司的例行工作，一切如常順利地進行，和所有大規模的企業相同，公司中並沒有任何不可缺少的人物。雷剛以至白海英的不在沙旺港，並沒有對礦務公司有若何妨碍的影響，採礦、輸出礦石以至維持治安，毫無異樣。

飛機上的乘客依然安靜和舒適地居住在華麗和有冷氣設備的賓館中，他們並沒有任何怨言，在賓館外，酷熱的太陽光線，使沙旺港全市像火爐似的熱得要命。

只有機師一度走到岸邊的小船塢——也是屬於礦務公司的——去看看他的被弄壞的飛機降落水面的浮塢，在如何緩緩的修理着。

對伍特來說，沙旺港的平靜無事已經是他的工作順利的象徵，其次，那艘共黨的帆船還沒有駛入港內來接載第三號礦穴貯藏的飛彈，也是對伍特的最有利的一點。

伍特知道自己的弱點在實力不可分散，他只有一艘船「阿拉大神號」，假如他去了追踪新丹雅號的話，沙旺港便成為眞空狀態。若是自己的估計錯誤，共黨的帆船不是在晚上夜靜無人時來出貨，而是在白天公然來出貨的話，那就全局失敗了。

而且，若是拿新丹雅號和這艘共黨帆船來相比，那艘帆船可重要得多，他寧可放過新丹雅號，也不可以放過這艘帆船的。因為，新丹雅號上面載着的只是十多門黃金古砲，但那艘帆船載運的卻是十多枚原子彈頭的飛彈，可以致南越美軍於死地，使美國在越戰中慘敗。

所以，伍特一直在沙旺港中停留着監視着。但一直到下午五時，這艘共黨帆船還未出現，伍特自信原來的估計並沒有錯誤，它一定要在午夜之後才駛入沙旺港。而對新丹雅號的攻擊已安排好了，是下午七時。

半小時，就可以決定雷剛的勝敗了。

假如雷剛在中午時仍未能取得勝利的話，就注定失敗了，說不定被逐下海去。

若是取得勝利的話，還要三兩小時來制服全船，安排善後，然後，他會和雷剛先約好在安全水域中集合；然後，他乘阿拉大神號駛進沙旺港，還可以來趕得及攔截那艘帆船。

五時後不久，伍特登上阿拉大神號，這時，這艘改裝魚雷艇已裝配了兩挺重機槍，一門小型機關砲，全副武裝起來。

阿里達克立刻開船，向南而去。他較準了時間，要在下午七時前趕到新丹雅號停泊處。

這艘高速度的快船，船頭翹起，破浪急進，右邊海岸飛快地向後退去，駛過了沙灘之後，一片樹林，再過去，是一片沼澤地帶。西方遠處，森林掩蔽的山峯後面，一輪紅日已在下沉，大小山谷之間，已是一片片的陰影了。【未完】

「我只恨識錯了那個王八蛋，連朋友都吃掉了——」

媽呆望着窗外，一聲不響，眼淚簌簌落下來。

「媽！你為什麼要哭呢？」

「沒有什麼，媽怕你傷壞了身子！」

停了一會，不知怎解，媽忽然哭起來了，激動的伏在我身上，玲玲過來向她慰解，我也流起淚來，六姑也皺起眉頭在房裏轉來轉去。

「阿毛！孩子！」媽連哭帶喊的說：「我恨！我心裏積了幾十年的恨，恨這個吃人的社會，恨那班吃人的人！——我已被他們吃了，現在還要吃掉我的孩子——」

「媽呀！你不要哭了！你越哭我會更傷心。媽！我聽你的話，不為這件事難過了。」我撫着媽的手勸慰她。「錢財是身外物，有人在，還怕找不回來？」

一會，媽止了哭聲，仍抽搐着，玲玲扶她坐回椅子上，給她搥背。

剛巧張河來了，六姑立即迎上去，像找到了發牢騷的對象，向他埋怨起來：「你看，好好的一個家，鬧成這個樣子，早兩天頭上還戴紅簪花，現在卻紮起白布來了。真是大吉利是——」

張河敷衍她幾句後，走到我跟前，開口就告訴我，說：「阿毛！你知不知道這個消息？柳經理自殺了！——」

「什麼？張河，你說什麼？」媽緊張起來問。

「我說的是那位柳經理，他因運毒案事發，地產瀉價，引起銀行倒閉，今午，已傳出他服毒自殺了！——」

媽一聽，忽然兩眼一翻，昏了過去。我急忙跳下床，和玲玲把她抬到床上。張河不知所措地呆望着。六姑也慌了手腳，忙把救急藥油拿來，給媽擦太陽穴。好一會才把她救醒，我舒了口氣，告訴張河說：「你先回去吧，明天我找你有事商量。」張河便出去了，六姑也跟他一道出外買菜。房裏只留下我和玲玲服侍媽。

媽雖然醒過來，卻不住的流淚，玲玲給她擦拭。我也搬過椅子來，坐下安慰她：「媽！你不要緊吧！莫把我嚇壞了，很辛苦才見到你——」

「孩子！別說下去！」媽說話了，聲音雖然微弱，我的心卻放開了，她嘴角顫動，繼續說：「媽心裏的千般恨，萬般愁。唉！事到如今，又從何說呢起？」

「不要提了，媽！過去事，今後一概不提。」

媽把我望了一眼，似同意我的話，聽她說：「好，孩子！難得你這麼剛強，過去的事今後不提，省得大家難過！——可是——」媽不說了。

「可是什麼？媽！你說出來，我一定聽你話。」

媽再慢慢的問起我來。「孩子！你是不是想和媽廝守一輩子呢？」

「那還用說？我永遠不想離開媽了。」

「你會不會貪戀着這個繁榮的社會？」





從下流

「只要媽喜歡它我就喜歡，媽不喜歡時，我連看也不看它一眼！」我的話很堅決。

「那麼玲玲你呢？」媽轉頭問。

「媽的意思怎樣我就怎樣！」玲玲答。

「那就好了。媽要永遠離開這裏，永遠不再見這個卑鄙骯髒的社會，再見這裏那班張牙舞爪的豺狼！——」

媽沒說完，玲玲立即贊成，插嘴說：「媽！我跟你去，不管是海角天涯，我會侍奉你一輩子！」

我也跟着說：「我一定跟隨你走，媽！——可是我們要到那裏去？」

「我們從那裏來，應該回到那裏去！」媽說完，朝窗外一望，她的眼睛一亮，霍然站起身來。窗外正有兩隻鴿子在翱翔着。

× × ×

這樣忙了兩個星期，我把人欠我，我欠人的來往數目搞清楚，將廠裏商務移交水喉七和張河之後，跟着媽、玲玲，連同六姑，要搭船回「鄉」了。

在碼頭上，水喉七他們一行人來送行，少不免又是一番互相慰勉哭哭啼啼景象。

那位世界上第一號忙人黃超也及時趕到了，送來一批禮物，陪大家流過幾滴眼淚之後，他把我扯到一邊，沙着聲對我說：

「阿毛！你要離開了，我心裏特別難過。——我倆從小玩到現在，雖然常常鬧意見，但我從始至終都認為你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唉！想不到我黃超剛剛改邪為正，你又走了，你說——。」

他哽咽住說不下去了，我第一次見他在我跟前流眼淚。我心裏也悲戚起來，含淚安慰他：

「我也想不到會有今日這樣匆匆離開此地，但總不會沒有再見的機會的。」

「在臨別的時候，希望你有什麼話交代我。」

我聽他這麼說，樣子又那樣誠懇，想起童年情感，便由衷的告訴他幾句話，作為臨別贈言。

「我和你過去的一切，統統把它拋落海去好了，真正的友誼，現在開始未遲。」

「對啦，從今日起建立。」

「但你要明白，友誼所以能永久存在的，在於避免一切利害衝突，你過去的環境這樣反反覆覆，就因把利害看得太緊張了。這句話你承認嗎？」

「一點不錯！」

「水喉七和張河的個性和我的一樣，大家都會諒解，事情看得開，所以永遠沒有鬧過意見，也許你已看得出啦！」

「我很清楚。」

「既然清楚了，就要下決心改，相信和水喉七合作做事是不會走彎路的。——不妨坦白告訴你罷，我已和他兩人商量過了，要給你一個適當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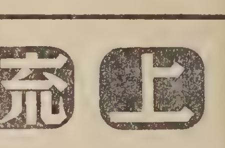
位置，使你踏上一條正當軌道。」

「七叔也對我透露過了，我近來就經常接近他。」

「那就好了，我希望我的老友能塡補我的空位，繼續三結合下去！」

「……」他低下頭，有點感動。

「再說吧，希望你澈底戒掉向上流社會爬的念頭，上流社會比溝渠還要骯髒。不要相信上流人會給社會有好榜樣，同他們來往是浪費精神的，他們專會利用人，不會給你什麼好處，最多滴幾滴洗臉水給你潤潤喉嚨，低下卻在抽你的血，他們最會說漂亮話，也頂會做壞事，下流人有時會做壞事，卻沒有資格講漂亮話，所以上流的罪惡統統歸於下流。換句話說，上流如果乾淨，下流又怎會骯髒呢？就拿我本身來說，幸運能從下流爬到了上流，但卻栽倒在上流社會，這是什麼呢？那是我還有良心之故，即是說，凡一個正直而有良心的人，是不會在上流社會站得住的，這一點，你特別要記住——」




說到這裏，忽然汽笛一響，這是催客上船訊號，我不說了，慌忙跑回媽媽那邊去，只見玲玲和陳小姐哭得像個淚人。於是大家淚眼話別，互道珍重。

我跟人羣入了閘，回頭向他們揮手，見水喉七揚起雙手，提高沙喉對我打招呼：「阿毛！記住我這句話，這不是情感的分散，而是力量的擴大——。」

汽笛再叫兩聲，船身一移動，我心裏一翳，什麼都模糊起來了。

這時，我的心思正像船身一樣，在大海中顚簸起伏，既痛恨這個醜惡的社會，又懷念着像我過去一樣身世的朋友們，他們仍然要在此泥淖中掙扎。

媽和玲玲走過來，見我對着海水沉思。媽便問我：「你習慣這種旅行嗎？心裏感到難過嗎？」

我輾顏向她一笑，說：「媽！只要你在我身邊，我什麼都會習慣，什麼苦難都忘記了。——可是這條船會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呢？」

「它去的地方，正如我夢想的地方一樣。做人，應該像水草一樣，不管怎樣飄流，一沾了泥土就要落地生根，只要它是中國的土壤——。」

船越走越遠了，把我帶進混濛的世界。友情連繫越來越渺茫，但故鄉卻越來越近，彷彿船邊的浪濤爲我擊着愉快的響樂，長鳴的汽笛，儼然是催我前進的軍號。

（完）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七日完稿於美國）

新作預告

「珠江水猶寒」是馬森亮先生的代表作，此文曾於多年前在星島日報鄉情版用「祥生」的筆名逐日發表，經作者增刪飾潤，等於全部改寫，益見充實精彩，準於下期連刊，刊完後即出單行本。

反共、擁共、媚共、恐共者均值得一讀的「血淚斑斑」

「血淚斑斑」這本書，是大陸暴政的縮寫。像這種硬橋硬馬的反共小說，一般來說，眞不像寫風花雪月那樣的容易引人入勝。但作者以其傑出的文藝天才，廣徵博採的認眞寫作態度，以深刻而活潑的筆調，將層出不窮的大陸悲劇，以一對共黨青年醫生夫婦爲中心，深入淺出，作有系統的描寫。高潮迭現，奇峯突起；發微處，啓人深省；緊張處，震盪心弦！把這人間地獄的悲慘故事，更化爲曲折與神奇。

所以，當我開始讀這本書時，心中不免暗叫一聲：「噫！這麼厚！」但讀下去，卻又欲罷不能；讀完了，更是廻腸盪氣，猶覺餘情未盡。幸喜結局尚好，可以浮一大白。

這本書，反共的人固然要讀，親共的人也應該讀，以中立自許的人更應該讀。因爲牠以鐵一般的事實，向反共者作出印證，證實反共路線的正確；更揭發親共者內心的悲哀，以及他們應循的道路；至於自命中立及患恐共病的人，雖然標榜不反共，自以爲得計，但「共」卻必定會「反」你！縱使你媚共、投共，到你的利用價值一旦消失時，你一樣死無葬身之地！

人，誰不愛其生？又誰不惡其死？而安土重遷，更是人類的天性。但有時所愛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這時候，則捨生赴死，也必定在所不辭。這便是千千萬萬的同胞誓死反共，以及拋棄田園，冒死衝出鐵幕，爭取自由的原因。

更說得明白點，一句話，就是共產黨（徒）不是「人」，牠也不把所有的人當「人」！連他們同鍋吃飯的同志也不例外。

欲知詳情如何？且看「血淚斑斑！」

——葉其真

萬人意見

中共欺騙農民伎倆已被識破不再上當

編輯先生：

在此我謹向讀者報導兩則毛共欺騙農民的卑鄙行為。

毛共一向把農民視為苦役的，要最高的勞動、最低的享受，每月一両生油、一盒火柴、四両火水、四両糖、這是人所共知的，我也就不細說了。

我在這裏說說我在農村時，毛共是怎樣欺騙農民的。毛共每年都必定製造一些藉口來推動生產，因為農民是不願為毛共死幹的。如果沒有藉口及命令，農民多忙於搞自留地的，生產隊的田，馬馬虎虎的搞幾搞即算了。毛共深知農民非強迫不行的，所以每年到近夏收及秋收的時候，毛共希望農民快些為它把稻穀收獲回來，放入它的糧倉，把農民一年來的辛苦的結晶全部搬走。他們迫不及待地希望農民一天就收割完成，完成他的徵購任務，所以毛共事先即籌備，見禾熟了，即宣佈有颱風襲境，大約一星期左右即到達本地區，要人們在颱風到來之前要搶割完成，所以要日夜不停地搶割，男女老幼一齊出動，吃飯在田頭，老的、幼的，都要在晚上十一時才准收工，青壯年則要「奮戰」到天亮。初時，農民不知是計，況且又毫無天文知識，誰知道一星期後有無颱風？更兼農民是忠誠的，如果真有颱風，也不願讓颱風把稻穀吹去了，所以便不顧一切，全部出動。由於農民出自內心幹勁，真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日以繼夜不停地在一星期內割完了。毛共見到一船一船的金黃穀子運到糧倉時，十分高興，即表現其陰謀得逞。但農民見一星期過後，天氣正常，有些大膽青年就問共幹；誰說有颱風？共幹則嬉皮笑臉地告訴農民：今次我們很幸運，根據氣象台報告，颱風經別縣而過，我們這裏好彩啦！農民見禾已割完，也沒有什麼意見了。但這些鬼把戲是不能繼續下去的，誰也懂得西洋鏡一定會穿的，但毛共一連數年都採用「打風」政策，到了近年，農民不再上他的當，但又不敢不開工，既然開工也就吊兒郎當，叫年老及年幼的早些收工。毛共知計不得逞，即實行強加任務，每人每天割一畝，早完成早收工，這樣利用農民的自私感，勞動力強的很早便收工，弱的割到天亮也沒完成。你看！毛共陰謀，何其毒也！無知的強者以為早完成就行，但到了第二天，共幹已把任務加到畝半了。現在颱風政策又恢復在農村推行中，在颱風藉口裏，毛共更瘋狂地壓迫農民，但農民在手無寸鐵的情況下，只有消極怠工、磨洋工，來應付共幹。有一個邏輯是毛共說的，越壓迫就越反抗。

毛共對農民更不放鬆，直至餓死。他給農民的口糧是先交公糧、餘糧、副業糧、種籽；剩下多少才由農民按勞分配。如果以上的任務不能完成的話，即由毛共規定每月十斤穀。年成好的話，也不能超過三十斤，有剩的則要賣「光榮糧」支援世界革命。三十斤，本來是不夠吃的，但毛共是不理，仍然繼續勒索。當農民把口糧分到自己家裏的時候，共幹即召集全體農民開大會，先讀數次毛語錄，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我們的同志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唸完後，由黨委書記致開會詞，內容是說：今年我國很多省遭受自然災害，農民生活很苦，我們要聽毛主席的教導，支援階級兄弟。說完後，公式的交給農民討論。但農民早知他們的慣技，知道又要向他們的口糧開刀了。農民在討論會中不發一言，猛吸用茶葉製的土烟，婦女則補她們不能再補的破衣，討論中只有組長不厭其煩地說：「如果我們失收時，人家也會支援我們的。」共幹們也集中一起討論對策，他們知道農民是不願把口糧再拿出來的，況且軟是不能的，非要以往一樣採取「按勞分配」政策。他們也不願讓農民拋下生產再坐多一天。只好把上級分下來的任務，再分配小隊，再按每個勞動力分下去，這樣，剩下的只有二十斤左右。這也難怪農民只顧搞自留地，否則即等死矣。

五類份子更慘，把上級分配來的任務抽出百分之三十給他們，分七十給其他農民分。一個大隊不過十餘戶五類份子，卻要佔百分三十，所以地主富農們的口糧剩下十斤左右。這樣你叫他們怎樣生活呢？這些事共幹是不管的，所以最近我家鄉大批地富兒女冒死抵港，慶幸地他們都成功到達了。

這些都不過是毛共要來勒索、壓迫的藉口，他們常說全國各地獲得特大豐收，但對農民又說某地遭受自然災害，人民生活甚苦，這樣打自己的嘴巴，農民早已識穿毛共的撒謊伎倆，因為積二十年經驗，毛共一舉一動農民都瞭如指掌。但毛共的欺騙口吻不得逞時，則圖窮匕現，現出其猙獰嘴臉來，強壓下去。最近又以備戰為藉口，強行勒索農民糧食，以備戰為藉口，把不願下鄉的人，強行壓下鄉。這一來，農民雖不願意接受城市的人，因為這些人來了，又要分薄農民的口糧，但是，對共產黨來說，又多了很多儲備糧了。因為毛共的政策是：不管農民一千人也好，一萬人也好，都要完成三大任務後，才能分口糧的。城市的人來了，即等於本來十人分一百斤穀，變了十五人分一百斤穀，而毛共在城市節約回大批定期配給的糧食，這就是毛共大量下放城市居民到農村的陰謀，很多人都不注意到這點，無意中，每年在農民中搾出大量糧食來彌補他的糧食不足來供應城市，所以毛共一向來，不管毛劉林當權，也一樣大量下放。農民漸漸知道毛共在搵笨，所以堅拒下放的人，六六年時農民曾一度把居民遣返城市，但城市已遷去戶口，所以卻苦了這些下放居民，到處沒有戶口、沒有糧食，

流離失所，這些流離失所下放的人，告到黨委去要求解決，再由縣黨委强迫壓下去，每個公社多少人再分配給大隊，再分給小隊，如果那個小隊不要的話，即抽出其頑固分子鬬爭，農民只好也低頭收下。

概括地說：毛共的農村，已蘊藏着農民的憤怒，但在强權暴政下，只好敢怒不敢言，只要有什麼反攻的象徵，農民一定奮起响應，因爲他們已看穿毛共的「底」了。

這裏列舉只是小小的事實，還有更多更毒的手段未說出來呢，這樣也讓各位同胞知道毛共是怎樣血腥統治農村了。

新生上（十二月廿五日）

青年人熱血滿腔 要搞民族再革命

把香港變成五四運動時代的北平

萬人傑先生：

鄙人一向對您非常素仰，故提出以下幾個問題請指教。

①我認爲中國近代史上最光榮的是革命先烈締造民國用鮮血寫下來的一頁。革命雖成功，但後來國民黨是否將三民主義革命精神落實在人民身上呢？共產黨亦用三民主義作宣傳起家，今天卻將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中，實行獨裁。如果我認爲兩個政權都不好，要踏着先烈的血跡，完成其偉業，實行民族再革命，這是否屬於你說的「第三勢力」之類呢？

②香港學生患上政治冷感，且有很多學生和青年崇洋，把自己的形態都變了。他們心中還有民族和七億同胞存在嗎？對自己民族施暴政的會痛恨嗎？這些問題跟奴化教育有關嗎？

③心中有七億水深的同胞和家鄉的人，能在這避難之地產生歸屬感嗎？能安心下來嗎？有人希望香港能安寧下來，我希望能變爲以前五四運動的北平，呼喊出苦難同胞的心聲，在這自由之地，點燃民族再革命的怒火，這想法對嗎？

讀者林民三上（十二月十四日）

萬人傑覆——

㈠許多人都有你這個想法，而我也認爲你這個想法並無不對。我所指的海外第三勢力，是美國姑息分子在幕後支持的，他們實際上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他們目前的主要目標在搞「台獨」，並沒想到，也不會有這能力去推翻大陸的毛共政權，因此，可以說得是共黨的幫兇。

㈡許多在香港受教育的學生都沒有泯滅民族意識，對政治冷感、崇洋，那是他們個人的思想。香港有左派學校，有右派學校，也有中立學校，有思想自由。奴化，是左派的誣蔑，也是某些人自願奴化而已，你有自由選擇一間適合你思想的學校。

㈢在香港搞革命是不切實際的，要把它變成五四運動時代的北平似乎沒有可能。我個人卻是希望香港安定，讓避難的四百萬中國人過得好點。

拔毛歌

毛恨室主

共匪禍贛被打跑，竄據延安爲賊巢。陝北民情本淳樸，從茲艷事遍荒郊。匪將禮教全拋棄，男女濫交若無事，境內名爲解放區，須先解放羞和恥。普遍盛行一杯水，有如牙簽來揷嘴，雙方相悅即成歡，交易完時各自退。高級幹部住窰中，女性隨時召進宮，盡情繾綣毫無忌，旖旎春光處處同。延河兩岸清涼山，夜幕低垂叢草間，盡是鴛鴦交頸地，夜深尚見有人還。如非相愛便强霸，窰中各別約談話，或在夜間伺路邊，攔途截刼如迎駕。田畔山陬黑夜中，女爲俘虜男乘龍，男女兩性皆飢渴，如驥奔泉嬉春風。位高幹部多結婚，太太如花羨煞人，貌媸女性遂生妒，冷語嘲言時有聞。馬列學院幹部貧，學員有雄亦有雌，輪召幹部到受訓，盡是黨中英銳兒。緣有學員爲官太，趾高氣揚架子大，貌美恃夫官位高，性情驕傲言行怪。因與女員口角爭，開槍將女員擊傷，頓時激動衆人怒，遂把操場作戰場。官太三十有餘人，對方離婚及未婚，合將官太按倒地，剝光衣服脫光身。悉將下體耻毛拔，官太呼痛如刀割，復將實物塞入中，旁觀之人皆笑煞。攪得地覆與天翻，寧知慚愧與羞顏，驚動康生帶隊至，始解黨官太太難。官太從茲始歛跡，留醫入院聊將息，醫愈依然留醜疤，黨官無限增憐惜。訓話再來劉少奇，申斥鹵莽兼無知，人家貌美作官太，何必眼紅妄諷譏。紅區結婚最自由，隨時可合亦可離。你若中意隨戰士，何不結婚嫁健兒，兩情相愛便相合，毋得再生是與非。匪區風光原如此，夫妻離合易無比，何必嫁夫與娶妻，娼妓禽獸有何異。嗟乎，共黨男女一團糟，學員大拔官太毛，眞宜策封爲英雌，表揚英勇勵其曹，惜有毒毛尚未拔，致令天下皆啼號，荼毒宇內二十年，洪流泛濫仍滔滔，安得英雄如英雌，奮起劏豬兼拔毛。

澳洲讀者購舊書 陶齋書屋有得賣

編者先生

閱貴刊一一四期知「澳洲一讀者」欲購「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査此書本店尚有出售，擬煩將該讀者通訊地址見示。以便函告爲禱。此上萬人雜誌

陶齋書屋啓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

（澳洲讀者先生：你的通訊處寫在信封上，拆信後，連其他信封一起扔入了字紙簍，無法查出。見這封公開信後，請寫信到「香港軒尼詩道三〇九號二樓陶齋書屋」洽購。下次來信請將通訊處寫在信尾爲盼。

——編者）

日本專欄作家來信
討論中、南共問題
本刊作者提出答覆

萬人傑先生：

在香港，可見高風，對貴雜誌的光榮，感佩極了。

在貴雜誌一一一號上魯遲先生的論文，引我的興趣。寄上拙文一篇，說明意見，請由先生轉給魯遲先生。

星野芳樹在台北寫此

魯遲先生：看過萬人雜誌一一一期上您的寶貴論文。

由萬人傑先生送上小人的意見。您重視中共與南斯拉夫的接觸，我也從三月以來注意這件事。不過我的看法跟先生的看法有一點兒差異。

貴文說中共恢復和蘇聯談判，與中共接近於南共，都是一樣路線（新當權派）。破壞中蘇談判是毛路線。

可是我想，南共跟蘇聯並不是同幫。

南共始終一貫反對史大林主義，所以在史大林生前勇猛的反抗，Khrurhi Chof 批判了史大林，就恢復友交。蘇聯現政府，侵攻了捷克，以爲史大林主義再起，就反對蘇聯而到了現在。南共的立場，論理是一貫的。南共的眼裏，史大林主義就是最惡的修正主義。

現在，南共跟蘇聯並不妥協。

所以，中共接近南共，跟中共緩和反蘇，這兩個是相反方向，並不是同一方向。

中共接近南共的意圖，就是爲反蘇抗爭作有利的條件，也就是反蘇抗爭強化的準備。

如蘇聯談和西方，也是反中共抗爭的準備一般，中共跟美談話也是一樣。

雖是中共嘗罵南共，爲最惡修正主義。可是，那時中共要罵蘇而不敢罵蘇，便罵南共了。

反對修正主義與擁護史大林主義，並不是同意。世界人士，有了這兩件同一的印象，是由中共的錯誤。中共本來不滿意於史大林，可是史大林在世時，蘇強毛共弱，蘇聯的援助爲中共必需的，所以不敢罵。史大林死了Khrurhi Chorf 上台時，中共自以爲有了罵蘇聯的力量。並作了「Khrurhi Chorf 修正主義」的口號。可是Khrurhi Chorf 下台，蘇聯進攻捷克，毛共更罵蘇爲修正主義。因此可知道，毛共厭惡的修正主義，也不是Khrurhi Chorf 主義。也不是擁護史大林主義。

雖然十月時候毛共表示跟蘇妥協的姿態，這不是誠意的。因胡志明遺言，及世界共產陣營內一般輿論，毛共認爲一時妥協是必要的。

可是，毛共與南共的接近，就有重大的問題。

毛共一天要宣明沒有擁護史大林主義的意圖，就跟眞正史大林主義的阿爾倍尼，發生問題。看林彪的在九全大會所作政治報告，全文裏沒有一句史大林的引用，連史大林的名只現了一次。「列寧、史大林的光耀的黨爲Khrurhi Chof Bruj inef之輩盜掉了。」好像，不注意現了他名。所以毛共放棄擁護史大林的口號，論理上容易。不過，否定史大林了，毛的個人崇拜也受影響，這是可玩味的問題。

小人不熟中文，所以不用寫長，請指教。

日本羣馬縣沼田市四九二香地星野芳樹。

星野先生：

萬人傑先生轉來大函拜悉。承問南共中共關係諸問題，謹答如左。

拙著「中共與南修妥協」（載一一一期本刊）一文，因爲篇幅所限，未盡所見，致使足下誤認弟之見解，認蘇聯與南斯拉夫同伙，以及中共對南共之妥協，爲單純的對修正主義妥協等等。

其實，中共自一九六六年三月起，對南共的一連串緩和措施（從恢復貿易到計劃互派大使），其意義應從三方面去了解。

1.它是中共新當權派路線在外交政策上的反映。所謂新當權派的路線，目前已發現者有：㈠「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載有十月號「紅旗」），㈡「必須注意工作方法」（十一月份人民日報），㈢「關於整黨建黨的調查報告」（「北京新華印刷」，載十二月份「人民日報」），㈣「要緊抓住四好不放」（十二月份「人民日報」）。㈠是經濟路線，主張恢復學習外國技術、與外國經濟合作；㈡是工作作風路線，強調關切羣衆生活；㈢是建黨路線，由軍人徹底控制，新建黨委員與革委會統一文化；㈣

胡裏胡塗錯得離譜　憂樂與先後均倒置

老編：

我有一個疑問，大作（一一三）期內，「應生活在悲憤中」『先天下之樂而樂，後天下之憂而憂』兩句，與前後文意似不一致，是不是忙中將「樂而樂」和「憂而憂」或者「先」「後」二字調錯了呢？是與不是，都勿怪多言爲幸，順叩

撰安

葉××上一月十六日

（編者覆：拙文承葉先生指出錯誤，感銘之至，將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寫成「先天下之樂而樂，後天下之憂而憂」。將憂樂先後倒置，把文義全變了，這一着錯得離譜，謹此致謝並更正。歡迎愛護本刊的讀友，將看到的錯誤指出，我們人手少，時間迫，工作緊，無論寫稿或看稿，均不能週詳照顧，只求少錯，但有錯必改，虛心受教，我是絕對可以辦到的。）

是軍事路線，强調四好平均發展，反對「單打一」的「突出政治」。外交路線則見之於林彪在九大的報告，恢復「和平共存」政策、及十月間對蘇的外交聲明（無一句引用毛語）。從這些路線綱領看來，中共自九大起，內政外交皆趨向緩和，對南共的妥協是這一緩和主流的一環。

2.中共對南共的緩和，具有打擊蘇聯的作用是肯定的。這是針對蘇聯進兵捷克所作的反擊。在蘇聯的軍事高壓之下，最受威脅的是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及阿爾巴尼亞。中共特別拉攏阿、羅、南三國，是對蘇聯的一個戰畧，不言而喻。

中共之對南妥協，如同中共與美國進行大使級談判，其目的只是爭取外交戰的利益，並非與美國的自由制度，南共的修正主義妥協，事極明顯。但是中共此舉，尤其是對南修妥協，傷害其反修立場，因爲南共是現代修正主義的先驅。

3.蘇共與南共並非同伙，自不待言。

不過自赫魯曉夫清算史大林以來，雙方關係已大爲好轉。南共對蘇共，遠比對中共好，是有目共睹的。蘇共南共皆在往修正主義路上走，也是有目共睹的。

足下所說，中共早就反對史大林，只因當時受蘇經濟援助不敢罵，道破一個原因。但弟認爲中共當時不能反蘇，是中共親蘇的傳統，一時不易拔脫，也是一大原因。

以上所說，仍嫌簡畧。對足下的其他見解，均甚同感，謝謝來函賜教。 祝

好

魯遲拜啓一月二日

老襯搵來殊輕易 商業道德管他娘

老范買新鐘到時不鬧 不及價錢便宜三手貨

避難到香港，時間不少，已二十年了！我很慚愧，也遭逢着魔鬼朱毛的「恩賜」，害得高中畢業後，就無法再升學。第一次朱毛西竄，我逃難給國軍捉住，在師部問了一個下午，叫我寫匪區情形，幸好我能把我所知，盡情的寫在紙上，師部送我到師黨部，給文書上士任用，隨隊追剿，一直由湖南、廣西、貴州而到成都住下來，那時年已十八歲了。

我自認我是個肯吃苦的人，到港後，舉目無親，我找工做，在港來說，可說是高插入雲的馬鞍山，做了日工，又開夜班，有時霎雨霏霏，北風刺骨，也在那最高的山頂上，把坭石一擔一擔傾倒指定的山下去，隨後什麼西貢開闢體育場，與另一難友抬石；調景嶺山上開荒，搭房子自搞農場；街市開菜檔，小販擺街邊，時時走鬼，時時給差人派鬼錢，有時也捉上大車，往警署坐上半日，種種千辛萬苦，十數年來，積了一些錢，自己頭腦簡單，與同鄉人集股營商，人心是鬼蜮的，勾心鬭角，惟權利是視，不到五年，集資等同無有，說是生意沒有做嗎？不是的，大蟲食小蟲，小蟲食毛蟲，身値多事之秋，不如置身事外，獨裁有好發嗎？香港的百萬富翁多的是尖沙咀的地王，一尺値還幾千元，毛毛之數，算得什麼？

現在年紀大了，一切不與聰明的人計較，兩年來坐吃山崩，我不時在街上蹓躂蹓躂，也與閒暇的朋友不時到戲院看戲去，人生不過如是耳。娶了老婆，生了子，又將怎樣？前半時江山，我們已付之東流，後半時呢，不是看見有人家半路出身，子女成行嗎？

碰不好，一聲轟隆，一瞑不視，子被他人奴，馬被別人跨，有家室又將怎樣？

一再遭逢洪流冲擊而至幾乎沒頂的人，今日仍坐在太平山下，看波濤洶湧，舟帆出沒，風雲變幻，人事無常，你說賺到錢可嘆世界嗎？誰不知道，很可惜黃粱一夢，已是紅日三竿！大凡能夠眞做世界的人，伊尹與於敵敵之中，很難得龍逢比干之流，不至剜心剖腹，秦始皇是兼併六國了，大權在攬，可不知「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想圖謀別人國家的人，不知當作何感想!?

天無絕人之路，半桶水喝乾了，有人叫我去値夜班，也好，一個晚上，鷹磷虎視與高臥隆中者各半，每早起來要做點小生意，以打發時光，有幾次周公不醒誤了點，因此我到九龍城戲院那條街一家錶行買一個鬧鐘，以免誤點趕不到市，鬧鐘很便宜，去價十六元，但雖然是這個價目，看樣子鬧鐘當然是最新的，詎不知這個鬧鐘確害得我很慘，指針是校在晨早五時鬧的，俾便醒來後穿衣洗面，打點一切，便趕往巴士總站搭六點鐘的頭班巴士，誰不知這個新鐘，時針指到五點時，他並不鬧，一直到五點九個字，我才醒過來，這時我不知「鐘鬧人也還是人鬧鐘也？」把鐘放在手提袋子裏，往壁上輕輕一碰，它才鈴鈴的鬧起來！

因此我携着發票到錶行，告以情形，請求較正，第三天拿回去，已一連兩個早晨了，可是毛病如故，一個新買來的新鐘，沒有用到一次，反被它誤了事，修整了仍然如故，生意場中，有商業道德嗎？我爲之嘆息！

我有一個搓早班的同鄉，他較會打盤算，早些時往佐敦道廟街夜市，買了一個可能押舖拿出來擺地攤的，一樣的三手貨鬧鐘，價港幣六塊錢，它按時發令，從不誤事，說起來我眞笨伯！

（范文源）

請領稿費：

十二月份稿費（一一〇至一一三期）已結出，請各位作者於即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本社辦事處領取（自備印花）。

怎樣是「通」？怎樣「不通」？

老袁教訓曹聚仁

人傑先生：

我是貴報的熱心讀者，亦是今後的長期讀者。由於工作時間的負累，每期亦無法依時讀完。惟對台端大作，必深入細研。深知愛國之貞忠，與擁護國府之誠懇，對共匪的尖銳鬬爭，實足令人欽佩。如果每個中華民族的國民，能如兄者，何愁國土之不復耶？

拜讀貴雜誌第一〇六期「再與曹聚仁談通與不通」一文，乃知曹某指兄「不識毛匪思想，所以寫反共文章 [illegible] 之何在？寫反共文章，怎樣叫做「通」，怎樣叫做「不通」呢？本人推測曹某人的意思，可能要人叫毛酋萬歲才是通；指出毛酋的殘民罪惡，就是不通。我們不是凉血動物，未曾閉塞良知，不甘心媚賊，更不能與那些奴顏婢膝，俯仰由人，毫無自立主見的醜類爲伍。我們力持正義，敢與共匪作正面鬬爭，將共匪的殘民罪惡，公諸世界人類之前，這就是「通」。如果違背事實，大陸同胞飢餓到普遍水腫，而尙厚顏無耻，向毛匪歌功頌德 [illegible] 陸同胞不斷冒死逃亡，自己成了啞巴。這些人不但文學不通，連良心亦不通（俗語叫塞了心）。而且失去良知，失去理智，徒留罪孽於人間，還有什麼資格談文章通與不通？

我認識不少「文豪」，平日工於詩詞，吟風弄月，詞華瀟洒湛深，惟對寫反共文章，就不敢下筆；這些人，縱使閱過毛匪思想，寫反共文章，一樣不通，甚至想通也不敢通。

第二種人，頭腦簡單，自命「中立」，以爲不問政治，自視淸高。這類人當然不懂毛匪思想，一心以爲共匪到來，最了不起祇有獻產了事，對 [illegible] 一無所知了。

第三種人，對毛匪思想，積極「學習」，如曹某之徒，自己以爲很通，其實更加不通，如果思想是通的話，應該返回大陸，去「服從分配」，上山下鄉，捱木薯粉，食小球藻，立即與「資產階級」脫離關係，這叫做通；如果住洋房，歎冷氣，朝魚晚肉，怎能稱爲通呢？

第四種人，旣有學識，又會打算盤，但是喪盡天良，明知大陸同胞，食不飽餐，衣不蔽體，爲了賺幾個臭錢，不惜降低人格，掛起汚星血旗，門口油成喪家色彩，以推銷共匪的貨物，這些人思想基本不通，但裝模作樣，表面似乎甚通。

最可憐者，有極少數又極少的歹徒，仇視逃亡人士，拒登反共文章，誣衊貞忠人士爲「共黨統戰份子」，希圖以此來打擊貞忠人士，這些人已喪盡良心，出賣人格，終至身敗名裂爲止。國府對這類人非繩之以法不可。

究竟什麼是毛匪思想呢？據我本人的分析，總結出來，甚符合以下四項：

（甲）漢奸賣國賊思想：毛澤東以蘇俄爲祖國，以史太林爲爺爺，以第三國際之命令是遵，以鐮刀斧頭爲標幟，以俄爲師，要全大陸同胞向蘇俄學習，十足一個代表蘇俄統治中國大陸的大漢奸！

（乙）土匪流寇思想：土匪謀財，流寇害命，毛澤東兩者兼而有之，對中國同胞先謀財，後害命，連被誘拐回大陸的華僑，仍不能倖免，凡被刼盡財產的人，均被劃上「敵對階級」，除一部份被直接槍殺外，其餘必

被使用各種殘毒手段磨折而死。

（丙）奴隸思想：毛澤東以蘇俄人爲老大哥，一切要學習蘇俄，一切共匪機構以列寧的遺像，掛在中堂，其低一級的兩旁，史太林在左，毛澤東在右，充份構成以列寧爲契爺，史太林爲契兄的奴隸怪象。一切中華民族的傳統倫理道德文化，均被認爲「封建殘餘」的東西，全部被列入「革命」之列，加以徹底破壞。一九五四年在四鄉拆祠堂，燒神主牌，毛澤東飭令他們的走狗，對羣眾說，「這些封建殘餘的迷信，蘇聯人是沒有的」。毛澤東以奴顏婢膝向蘇俄獻媚，已經做到無微不至了！

（丁）流氓思想：毛澤東爲人，下流賤格，好話講盡，壞事做盡，浮誇荒謬，好大喜功，（連抗日勝利，都是他「領導全國人民」而打贏的，眞是滑天下之大稽，說國府時代「人民連粥也沒得吃，是毛××來到才有得食」，好在老一輩尚未死光，否則毛匪的「無烟大砲」更不堪想像！另方面，他私人的私德，基本全無，先遺棄其父親留給他的童養媳，繼姦污陶淑蓉，第三借國府之刀而殺楊開慧，第四中途遺棄賀子珍，最後不惜「穿其舊鞋」而接收江青，這位有名無性的貂嬋——藍蘋，是何等樣人，大家都可想而知了！竊據大陸後，殘民以逞，倒行逆施，以「三面紅旗」釀成全國大饑荒，死人無數，在全民憤怒之下，毛匪把責任推歸「幹部」說他們執行「政策」偏差，要他們向人民認錯，但毛匪自己，則從不認錯！

結論：毛匪的思想，從大概而論，是以上四項範圍，如要細數其罪狀，則罄竹難書。我現在不談寫文章通不通問題，而是談識不識毛匪思想問題。茲再分三種人而論：第一、凡是反共人士，必然識得毛澤東思想，因爲拆穿毛澤東的思想，是禍國殘民，奴顏媚外，卑鄙下流，一無是處，所以堅決反對；第二、那些所謂不談政治，自命中立，甚至說，共匪兩來，最了不起，祇有「獻產」，這些人基本不識毛澤東思想，祇知共產，不知共命，更不知自己未來的後果。第三、有一小撮歹徒，天天學習毛匪思想，但頭腦簡單，食古不化，奴才成性，俯仰由人，如曹某之流，一切以毛匪之亂命是遵，失去分析事實能力，尚不知到二十年來，大陸同胞的慘狀，更不知回憶高饒劉鄧及其他高級共幹的下場，這些人是一等蠢才，毫無自立之力，他們就是中國歷史的人渣，又是毛匪殘民的劊子手。生固羞辱，死後遺臭萬年！

袁暘照頓（十二月廿二日）

青年罪案日多 法例必須修正

萬人傑先生：

因爲工作太忙，所以很久沒來信。本港近來有很多事情發生，令本人感慨激憤。因爲近日臭飛橫行，梯間、橫街，攔途搶刼、非禮、刺傷事主、打架開片。甚至在牛山區幾名臭飛男飛女因一名軍裝警員干涉他們搶刼途人，數名臭飛圍攻，奪去警員佩槍，並以警槍繫傷警員，這些臭飛年紀最大不超過二十歲，他們橫行無忌，犯案傷人，是因爲本港法律規定未滿二十一歲，犯了罪案，祇能判入兒童教導所，輕則叫父母督促管教了事。所以臭飛時常生事，有恃無恐，反正犯了罪判刑比成年人輕。前幾天收聽香港商業電台港九時事訪問，二位議員一個主張修正未成年青少年犯罪條例，一個認爲不必修正，他認爲青少年犯罪是家庭不好好管教和社會影響所致，舉出有些國家廢除死刑，殺人案少了很多。萬先生，本人雖是青少年一份子，但贊同修改青少年犯罪法例，你的意見如何？

讀者周景森上

方程文章寫得好
青年朋友擊節讚賞
希望看看廬山真面

編輯先生：

方程寫青年園地的文章確有一手。他的文章夠新穎、風趣，行雲流水，中間夾雜着絢爛、詼諧、怪幽默的文字。他不會指名引得誰的話，能令讀者自己肚裏明白。青年園地間中有這樣的文章刊出，眞令人不怕笑皺面皮也。

上面的話，是讀了本雜誌一〇九期寫的。我不知方程是男青年或女青年，希望他（她）能夠付張相片刊出。「萬人雜誌」，是本港唯一夠豐富風趣的雜誌，若把雜誌比梨園，可說是生旦淨丑，什麼都有。人不能離開政治，等於人不能離開太陽空氣水一樣，這戰鬭性的政治性的「萬人雜誌」，自應人手一本，不管時局千變萬化，這每禮拜一期薄薄的一本，眞可給我們增加許多知識，調節乾涸的精神，活活潑潑的給人們延年益壽。

讀文章要有反應，我自己有什麼好的材料或意見，亦願意間中投一次，這一回寥寥的寫幾句，就是我讀方程文字的反應。我不知方程先生或方程小姐，肯不肯將相片在雜誌社刊出？

也是青年：胡不歸投函

萬人雜誌

第117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一一七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一七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一月廿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年晚錢」的問題

本港經濟雖然繁榮，但在一般市民的生活中仍然顯出了「年晚錢」的緊張狀態，特別是如下情形最堪注意：㈠打刧；㈡爛賭；㈢加租。

警方報告說，在這年關當頭，械刧事件連續發生，這可能是「要發筆橫財過年」所致。實際上，年晚刧案不止增加，而且刧匪心狠手辣——既要錢，還要命！

賭的狂態，確已瘋魔全港，外圍狗馬爛賭程度，實比公佈的場內投注不知多幾倍！本港當局在禁賭政策下，最近卻批准由電台廣播現場賽馬了，廣播的本身不是問題，奇的只是當局批准此種廣播是否即主要地爲了非法外圍的廣泛需要？

加租，對普通居民及多數中小型工廠來說，顯然做成了一種壓力，雖然加租的本身有着經濟上的自然條件。有家西報上週報導：目前的加租情勢，已在重要程度上引起物價動盪，這會使到本港居民今年過舊曆新年的熱鬧氣氛將受影響。無疑的，這又是一個「年晚錢」的重大難題！

鋌而走險的打刧，貪圖僥倖的賭博，令人頭痛的加租，從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而言，實爲一般性經濟困難的現象。我們並不是說「窮」就應冒險，或去製造麻煩，我們只想指出貧窮的逆勢，若照目前演變下去將可能釀成本港社會的禍根。

香港當局對於目前治安的對策，有很重要的成份是寄希望於民衆合作。一個公佈說：「繳出藏械者無罪」。一個公佈說：「市民要小心防盜」。

這些措施是對的。特別是繳械特赦的決定，據說有一種情況非常重要，這就是在暴動時期有五枝失落的警察手槍仍未尋回，而本港最近有幾宗刧案都曾出現匪徒開槍。假如說，五枝警槍竟落入匪黨手，則治安問題或打刧問題的嚴重性仍不可想象，我們籲請市民認眞注意這個可能危及任何人的失槍情況。

市民防匪，警方教人應特別注意「聽門行刧」，據說匪徒的老套是冒充水電修理員或送貨員，先按門鈴，然後一竄入屋把戶主細綁及大肆刧掠。爲應付這種危機，各戶在大門上裝設警眼、門鏈或警鈴，當然是需要的。但在我們看來，防盜的基本辦法要有一個安全系統，大廈管理處把各住戶組織起來，政府治安機關把各大廈管理處組織起來，並部署一切必要的防盜設備，才能產生更好效果。

賭風要比匪情更複雜！無可否認：負責當局並未決心與賭博作戰。明知各種非法賭博普通存在，卻拿着皇皇禁令而束手無策，並認爲「現行法例不足以對付外圍馬問題」，但又遲遲拿不出「足以對付」目前賭風的法律。這算什麼呢？這唯一的答案，就是禁者自禁，賭者自賭！

現時，每次跑馬的場內投注都幾乎超過一千萬元，每晚跑狗在澳門場內都幾乎多達六十萬至一百萬元的投注，流入黑線的外圍賭本，更不知多到何等程度！

單是狗馬（我們是說不包括其它大檔和雜賭），所殺金錢可以說比本港現時最大的經濟投資還巨！這樣看來，普通市民怎會不患窮？一般人又怎會在年關好過？最危險的是，越是「攪唔掂」就越要寄僥倖於賭。

一般經濟在鬧恐慌，加租的趨勢，不是問題也成問題，這是事實。

在目前社會環境裏，政府對加租只希望業主自制，這可能是一個自由經濟的既定政策，但如果民生問題要交給一些私人來決定就未免可怕了！我們認爲，政府必須加緊進行一切足以平衡租金的措施，例如撤銷對舊樓的管制，合理評定各級樓宇的租值，積極發展廉價屋及增撥土地興建工廠等等。在目前說來，我們特別希望業主，如要加租，也得在過年後再說。

在整體而言，今年的「年晚錢」異常緊張，政府應處處謹慎，嚴防社會爆出騷動火花！在治安問題及賭博問題之外，我們應特別注意加租情勢，不要讓加租及反加租醞成亂子，尤須預防商場上發生倒風。

不要以爲本港銀行有一百二十億元的存款，就說目前一般的「年晚錢」沒有難題；上週銀行的同業拆息，已經高到前所未見的「九厘」。



姑息毛共·大搞台獨

可恥可鄙的美國佬宣傳品

萬人傑

由美國姑息分子政客豢養的小爬蟲，爲配合美國「新政策」，最近加倍活躍。一份「美帝刊物」改組，小爬蟲們大放毒素，姑息毛共，大搞台獨。這種見美金開眼的小爬蟲，可恥可鄙甚於毛子毛孫，我們必須認眞對付！

反共反台，可撈！

一九六八年初，本刊出版不久，已把美國姑息分子出賣中國，及協助中共赤化大陸，目前致力搞「台獨」的秘密檔案文件公開；兩年多來，還不斷揭開美國姑息分子在海外豢養的小爬蟲們的畫皮，將他們的毒素文章，一一批臭。

許多人以爲這小撮爬蟲的「反共反台」是「中立」的表現；他們拿「民主自由」做幌子，許多人都受其蒙蔽。經本刊兩年多致力揭發，及他們自己不小心，露出狐狸的尾巴，因而，眞面目已無法再掩飾，大家清楚地看出，這一小撮爬蟲，不過是美國姑息分子的馬仔，他們的主要任務是鼓吹台獨，爲美國姑息政策搖頭吶喊。

老萬老早就指出，這種人比眞正的共產黨更可恥、可鄙！他們爲了美鈔，甘願幫助已出賣中國大陸的美國姑息分子，再進行搞垮反共最後堡壘——台灣。這一來，等於協助毛共消除威脅；也把七億中國人重獲自由的希望敲破。要是他們陰謀成功，中國人將永遠沉淪苦海。因此，老萬認爲這種人非揪出來示眾，讓廣大中國人看清楚他們可恥、可鄙的面目不可！

出賣盟友，可怕！

兩年多來我們迭次指出美國姑息分子的陰謀，目前，在尼克遜推行的「新政策」中，已一一可以從事實看到。對美國推行這種向中共頻送秋波的政策，許多人感到突然，和他們二十年來對中共的態度，作了一百八十度轉變，使人迷惑。其實，如果兩年多來讀過本刊，就曉得這逆流早在醞釀中，現在才因爲尼克遜政府受不了姑息分子的壓力，由他們的「主動」，而正式成爲美國的「政策」罷了。

許多本刊長期讀者寫信來，於痛憤美國出賣中國之餘，大讚老萬有「先見之明」。其實，老萬一非專家；二非預言家。不過因美國這一趨向不爲人們所注意，沒有人把它指出，我們卻感到這趨勢可怕，提出來好叫大家警惕罷了。稍爲注意美國這批無聊政客的人都早看出今日的結果，實不足爲奇。

態度改變，可疑！

我們要改變美國這「新政策」固然沒有可能；要用影響力使他們知道新政策行不通，改絃易轍，希望也渺茫。今後，只有自力更生，自求多福。

但，要自我奮發，必須先行清理自己的陣營，因此，老萬要提醒各位，對那些助紂爲虐，甘作美國姑息政客走狗的小爬蟲，必須視爲公敵，認眞對付；把這些害蟲從反共陣營中清除出來，打爲牛鬼蛇神；否則，反共的大業，一定受到他們或大或小的影響，破壞了我們的團結。

因爲姑息政策已成爲今日美國的「國策」，因此，近來在香港的小爬蟲加倍活躍。舉一個例說，一份由美國佬撐腰的半月刊，最近爲了配合「新政策」，加以改組，藉以增强姑息政策的宣傳。

過去，這份「美帝刊物」着重報導大陸消息，對美國這項新政策的宣傳，只是輕描淡寫，因此，普通讀者無法看出他們的後台。最近，他們已「面目一新」，內容與以前完全兩樣，差不多清一色是宣傳姑息政策及反台辱蔣的文字，從這一轉變，可以看出美國佬的新動向。

效忠美鈔，可恥！

美國是美國，是另外一個國家，他們跟誰做朋友，我們沒法左右；可是那些黃面孔的小爬蟲，一面叫着反共口號，一面致力搞垮反共陣營，這種人，我們必須認眞對付。以前因爲小爬蟲要求香港青年接受「再教育」，老萬一棒把他打出原形，弄到他從天台木屋貪夜出走，躲了起來，好一個時期沒有活動。可是，最近在這份改組後的「美帝刊物」座談會中，又見到這個「小包」出現。這個從台灣逃美，又從美潛入香港的爬蟲，他的活動，値得注意。

這次座談會中，曾醜詆蔣總統「腰纏鐵板」的小胡當然也有參加，此外是一些「殷海光學生」之類的人物。這次座談會中，老萬成爲他們攻擊目標之一。這也難怪，如果「萬人雜誌」不出頭，不揭開他們的面具，他們打着「民主自由」的招牌，有許多報刊會受他們利用；經「萬人雜誌」揭發了，他們的活動處處碰壁，對老萬自然恨之刺骨。

軟體動物，可笑！

不過，在座談會中攻擊老萬實無濟於事，即使在那份沒有人願看的刊物上發表，也無損於老萬毫末；老萬不會因爲他們的攻擊而中止對他們的戰鬪。老萬與他們思想不同，立場不同，利害不同。罵

我爲「半桶水」也好，嘲我爲「反共英雄」也好，說我不懂邏輯也無所謂，今天做中國人，最重要是有節氣，最忌是軟體動物。雖然有人濫用軟體動物這名詞，用來罵投書本刊的讀者，嘲笑他們「托大腳」。有位怒氣冲冲的讀者寫信給我，說：「就算我們托老萬的大腳罷，但老萬在五月風暴時肯挺身而出，爲我們四百萬市民說正義的話；他們的主編敢說一句『過激』的話嗎？現在沒事了，就牙擦擦，其實他本身才是正式的軟體動物，難道這種人值得我們托他大腳嗎？」這位讀者的信，正好給老萬用來作「軟體動物」的詮釋。

老萬近來把美國佬罵臭了，現在或者從前曾經花過美鈔的馬仔，羣起而攻，是勢所難免的，爲了美鈔而喪失氣節的人，非軟體動物而何？

毒素滿紙，可憎！

老萬翻閱改組後的「美帝刊物」，毒素滿紙，信手拈來，有這麼多的「警句」：「我們這些身在海外的中國人，名義上有兩個國家，但這兩個國家都被少數人把持着不讓我們去；或者是我們不願意去。我們事實上都已成爲有祖國而歸不得的人……在羣策羣力之下，我們可以建立一個眞正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老萬註：這就是所謂台獨）」

「要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必須靠我們自己努力（老萬註：還必須加上美鈔支持），而不能寄望任何一個中國去消滅另一個中國。假如共產黨吞併台灣，我們仍是無家可歸；假如國民黨重佔大陸，這個國家也不是我們所要的。（老萬註：他們所要的是由美國姑息分子支持下搞出來的台獨）」

「我們看到『兩個中國』統治者的嘴臉，一個是窮兇極惡的惡棍；一個是昏庸顢頇的僵屍。我們當然無法期望從惡棍手中獲得自由民主的前途；也無從依靠麻木不仁的僵屍來打倒牛猛的惡棍。所以我們說必須靠自己的力量來使大陸或台灣變成我們的中國，而不能對惡棍或僵屍存有任何希望。」

欺善怕惡，可鄙！

由於欺善怕惡的心理，對於惡棍，動也不敢動。因而，這班由美國姑息政客豢養的小爬蟲，只有向「麻木不仁的僵屍」下手。他們沒有說「使大陸『和』台灣變成我們的中國」，只說「使大陸『或』台灣變成我們的中國」，字裏行間，表示他們只求使台灣變成爲他們的中國，對惡棍把持下的「中國」，連一句話也不敢說。

他們說「靠自己的力量」使大陸或台灣變成他們的中國，這一點十分使人懷疑。他們這些廢話，絕不是代表「大多數」中國人的意見；那麼，他們一小撮的「力量」從何而來呢？靠他們那一本「美帝刊物」可以把他們的「中國」建立起來嗎？靠這一班人去「統治」中國，中國會比現在好些嗎？這一班無恥的傢伙，在出賣中國的美國政客袴下，作出可哂的步囈，配做「中國人」嗎？該刊另外有一篇鼓吹美國承認中共的長凡萬言的大文「美國朝野人士對中國問題的態度」，姑息分子的媚共醜態，更加露骨，限於篇幅，待下期再把它揪出來批臭吧！

嚴重抗議南洋商業銀行無理退還本刊訂戶滙款

奉勸海外讀者以後勿經左派銀行滙款！

本刊最近遭遇一件不愉快的事，從這事可看出左派銀行的服務態度，且完全違反中共頭頭「經濟掛帥」的原則。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本刊一月八日下午收到左派南洋商業銀行一封通知信，這封信是鉛印的，塡上本社名稱，叫我們携同圖章去收取一筆滙款。外埠讀者訂閱本刊，有些人郵滙，有些人經銀行轉來，也有些寄當地現鈔。過去不論用什麼方法滙款，我們收取都很順利。

可是這回本刊在收到通知書的翌日（九日）派出職員到該行依手續領款時，該行上下職員，以敵意眼光瞪着本刊職員，擱了大半天，還沒收到滙款，該行受毛澤東教育的行員說，該款已退還滙款人。

他們發出通知信日期是一月五日，可能在行內旅行多日才付郵，致隔了三天後我們才收到；收到的第二天便去領款，該行有何理由退滙？如已退滙，何以擱個大半天才知道？這分明裝彈弓，有意整蠱。

我們的海外讀者可能矇查查，不知該行是左派銀行；但在商言商，不論爲左爲右，做生意就要守商業道德。左派團體也有訂閱本刊的，我們不會拒絕不做生意，服務同樣的週到。

爲此，我們要向南洋商業銀行提出嚴重的抗議！如不願做我們客戶生意，當初就不該受這筆滙款；既經接受，應該妥爲服務。人家給了你滙費，你有責任把款項送達受款人。

香港不是中國大陸，如果是我們滙款接濟大陸親友，山高皇帝遠，可任由宰割；但香港除了你們還有許許多多服務極佳的銀行，你們這種營業態度，將永遠做不到香港人生意！

我們要求南洋商業銀行負責人公開解釋，爲什麼要將本刊訂閱人的滙款退還？以爲這樣可以打擊本刊業務，叫我們的長期訂戶少個一個嗎？這種卑鄙無恥的手法，絕對不會影响我們。這位訂戶不清楚你們的底子，才會到你銀行滙款；本刊絕大多數訂戶都不與左派銀行來往。

半月前一位美國訂戶由中國聯合銀行滙款訂閱本刊四年，該行派出職員，親到本刊代訂，其服務態度，與左派銀行判若霄淵。

爲此，我們特提醒海外讀者，如要訂閱本刊，用任何方法滙款都成，但千萬不要再蹈這位訂戶的覆轍，經由左派銀行滙款。我們知道每一位海外讀者在訂閱本刊時，都希望早日收閱，如經由左派銀行，又來一次退滙，勞讀者另找銀行再滙，那就阻延日久了。南洋商業銀行這措置不但有違商業道德，簡直倒毛澤東的米，與「經濟掛帥」的最高指示背道而馳，相信定必受到大老細的懲處！

中共兩派鬥爭尖銳化

本月六日，北平電台反覆廣播和講解一篇「紅旗」文章，題目沒聽清楚。「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已經在六日轉載，可是本港左報，則破例迄未轉載。可見這篇文章，大有來頭。具體言之，該文內容反映了當前中共新當權派鬬爭的激烈。該文主要內容有左列幾點。

㈠中共的領導層，正受文革時期激烈分子的壓力，在整黨建黨工作上，必須肅清極左分子的影響。

這裏暴露了一件重大事實，兩派正爲整黨建黨問題而鬬爭。因爲這是兩派生死存亡的問題。誰能控制新建的黨組織，誰就可以掌握大權。

十二月十七日「人民日報」所刊載的「北京新華印刷廠整黨建黨調查報告」，筆者曾推斷是新當權派的整黨建黨樣本。依照該項調查報告，整黨建黨的工作小組由駐廠的軍宣隊所領導而組成，在排除舊黨員時，極左分子想把舊當權派分子都驅逐出黨，結果受到軍宣隊的糾正，僅排除了少數，大部份舊當權派分子留在黨內；在吸收新黨員時，軍宣隊採取了嚴格主義，審查一個是一個，不讓文革期間那些擁毛分子大批入黨。

在新黨委建立之後，實行一元化領導，即軍宣隊、革委會、黨委會三位一體，換言之，仍由軍宣隊一把抓。照這個樣本整黨建黨下去，則未來的黨委會將百分之百控制在以軍人爲中心的新當權派手中。毛澤東將再度被當做牌位高高掛起來。

毛澤東就是因爲不願意做牌位，再搞文革，鬬舊當權派，現在當然不願再受制於新當權派，因此再叫極左分子大鬬特鬬，給新當權派加壓力，結果遭到新當權派無情的反擊。

「新華印刷廠的整黨建黨調查報告」十二月十七日公佈，事隔僅二十天，再發表這篇公然指毛派給領導層加壓力的文章來。

㈡文章說，造反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參加了代替政府行政機能的革委會，因爲起了些有益的作用，便認爲自己應當然入黨。但是這種想法是不符合建黨的無產階級原則的，是不正確的，只有被黨選拔的人，才有入黨的權利。

這段話再露骨也沒有了。顯然在指着擁毛分子的鼻子在教訓他們，不要以爲在文革期間擁毛就可以入黨，也不要以爲進了革委會，就一定可以入黨。要想入黨得聽候選拔。老子說了才算，你們這些東西，站在黨外聽命令，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

㈢文章說：「我們之中有一部份同志，因爲對文革做了貢獻，便以爲自己是最革命的最進步的。他們認爲在黨的鞏固和建設上，應擔任領導的角色，應該是整黨建黨的黨各部機構的基礎，這是錯誤的。」

這明明說，經過整建後的黨組織，不讓毛派領導，也不以擁毛的紅衛兵和造反分子爲基礎。這無異是對毛派的宣戰。

㈣該文呼籲，正在重建與復興途上的中國共產黨，對於入黨，必須依照黨章，實行嚴格的審查。又呼籲，在整黨建黨的工作上，必須肅清極左與極右的影響。

從這篇文章的內容，我們可以對當前中共黨內鬬爭情況，作如左的觀測。

㈠新當權派將大事鎮壓毛派分子的反抗。筆者曾在前兩期本刊預測，大陸在發生新的武鬬。由這篇文章，我們了解武鬬發生的根本原因。

㈡兩派目前鬬爭的主戰場在內部問題，黨權誰屬的問題，在外交路線方面的鬬爭，成了副戰場。

㈢從九大以來，中共電台、「紅旗」雜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新華社」的表現看來，似皆已實行改組。江青的女兒蕭力已被逐出「解放軍報」，陳伯達已不能控制「紅旗」，解放軍政治部亦已改組，政治部主任黃志勇一上台，就發表「要抓住四好不放」的新軍事路線，清算了「突出政治」一好，「單打」的毛林路線。這些都在表示，新當權派一步一步在落實掌握。

㈣在十一月初，本港某左報刊載一篇報導中共邊界談判的北京專電時，筆者即認爲，這是毛派喪失宣傳機構的控制權後，被迫在正規宣傳軌道之外，以打游擊的方式破壞談判，對抗新當權派的緩和路線。無獨有偶，本月九日，還是那份左報，又來了一篇廣州專電。揆其內容，仍是破壞談判，打擊新當權派的緩和外交路線。這篇製造的專電，內容非常妙。

a暴露了北平毛派曾在談判期間，貼大字報罵蘇共代表團庫茲尼索夫。

b諷刺新當權派的媚蘇行爲：「蘇聯政府代表團自己也承認，他們在北京受到有禮貌的接待。」

c暴露了談判無進展的原因：「據悉，直到蘇聯政府代表團團長庫茲尼索夫、副團長馬特洛索夫去年十二月十四日離開北京，使會談暫時休會前，中蘇邊界談判確實沒有取得進展。中國方面堅持應當根據中蘇兩國總理去年九月十一日達成的諒解，使邊界談判能在不受任何威脅的情形下進行，……蘇聯方面卻違背兩國總理的諒解，拒絕使自己的一切武裝力量在談判期間受到約束，不同意雙方武裝力量在爭議地區脫離接觸，致使近兩個月的談判毫無結果。」

妙的是，蘇聯既然不放棄武力威脅，中共爲何還要繼續談判呢？這因爲只是毛派不要談判，新當權派要談判的緣故。毛派爲了破壞談判，不惜暴露新當權派的屈膝媚蘇。由此可見兩派鬬爭的尖銳化，就要變成表面了。莫斯科九日恢復指名攻擊毛澤東說：「毛派利用外部危機的宣傳，以克服自己內部的糾紛及鬬爭」。

因此中共對蘇談判，忽冷忽熱，一明一暗，乃內部鬬爭波動使然。

魯遜

剖視中共「擁政愛民」活動

李毅

今年春節中共開展一個所謂「擁政愛民」活動，因與往年有別，筆者就這個問題提出來談談。

據「新華社」去年十二月三十日發出消息，共軍總政治部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發出了個「關於一九七〇年新年、春節期間開展『擁政愛民』活動的通知」。這個通知强調共軍必須普遍地開展「擁政愛民」活動。這與往年共軍所開展的「擁政愛民」活動有所不同，主要有如下四項：

㈠以宣傳毛澤東思想爲主。用所謂毛澤東思想起來武裝百姓頭腦。並大量組織「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深入工廠、農村、街道，進行宣傳工作。此外，除大肆宣傳共黨「九大」精神外，並又落實「九大」所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

㈡貫徹毛澤東提出「備戰、備荒、爲人民」的所謂「戰畧方針」。對廣大人民和百姓進行「戰備教育」和「人民戰爭」思想教育和階級教育；樹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加强軍民聯防，做好各項戰備工作。

㈢擁護和支持「革命委員會」。指令全軍必須尊重，擁護、支持和保衛「革命委員會」和「革命羣眾」、「革命幹部」一起加强「革命委員會」的思想。「革命化」和組織「革命建設化」；繼續做好「三支兩軍」（按：所謂「三支兩軍」三支卽支左、支工、支農；兩軍卽軍訓、軍管）工作，强調共軍必須學習「八三四一」部隊在「六廠二校」所謂支左的先進經驗；必須鞏固和發展所謂「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克服「資產階級派性」，並增强「無產階級黨性」；搞好所在單位的「鬬、批、改」活動，同時必須掀起「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所謂「新高潮」；認眞「總結經驗」……。

㈣發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傳統。深入進行「擁政愛民」教育活動，好使全軍「徹底認識『擁政愛民』的重要性」；虛心向「革命羣眾」和「革命幹部」學習，並積極宣揚「擁政愛民」的「先進典型」和開展「爲羣眾做好事」的活動；普遍召開軍政、軍民「座談會」、「談心會」，廣泛徵求「革命羣眾」和「革命委員會」的意見；多做「自我批評」工作；增强「軍政、軍民團結」。

最後該通知還號召共軍指戰員和廣大人民羣眾要密切團結在以「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中共黨中央周圍，以所謂「戰鬬的姿態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

爲什麼在七十年代的開端，中共竟首先提出這個所謂「擁政愛民」活動呢？而不提議廣大百姓先來個「擁軍」？這除中共政權不得民心之外，軍心更是難測。因此，中共爲鞏固政權，就先來個「擁政」後「愛民」，最後階段才來個所謂「擁軍」。

於此，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六九年的中共「擁軍愛民」活動種種。本來「擁軍愛民」活動是中共歷年在新年春節期間勢必先開展的一項活動，但在今年新年春節不先開展，其中軍政、軍民的矛盾當然是難於解決。就六九年的中共「擁軍愛民」活動爲例，已與往年有所不同：第一往年的「擁軍愛民」活動的對象，一方面是共軍部隊，一方面是一般人民；而六九年的對象，則一方面是共軍部隊，另一方面卻是專指「革命羣眾組織」而非一般人民。第二其「擁軍愛民」活動，雖然共軍部隊也有一些例行的「愛民活動」，但其重心卻放在「擁軍」上面，而且有其特殊內容。企圖藉使此「革命羣眾」能夠完全聽從共軍部隊的決定。但開展不到一個月時間，毛林這個「擁軍愛民」活動，不但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相反軍民之間的矛盾和對立更從此進一步加深。

（編者按：請參閱本刊八十九期小鍊著「越搞越糟的「中共『擁軍愛民』運動。」）

因此，中共急急收場，隨卽對全國各地發出十項强調「擁軍」的通知如下：

(1)立卽行動起來，熱烈慶祝「解放軍」在「文革」所建立的功勞。(2)必須開展一個羣眾性的、大規模的「擁軍運動」。(3)按照毛澤東「全民皆兵」的教導，掀起一個「學習練武」的新高潮。(4)人民羣眾必須向「解放軍」學政治、學軍事、學四個第一、學三八作風、學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加强組織性。(5)目前美帝蘇修「狼狽爲奸」，瘋狂反華，軍民必須團結一致對付外來的敵人。(6)「解放軍」在「三支兩軍」工作中的「豐功偉績」必須發揚。(7)必須掌握「加强團結，共同對敵」的大方向，切實搞好軍民團結、軍政團結、各民族的團結，各級「革命委員會」和「各級革命羣眾組織」，都要時刻高度警惕國內外的敵人，乘機挑撥軍民關係，破壞軍民、軍政團結，以及各族人民的團結和「革命人民」的團結。(8)隨時隨地都要召開軍政、軍民「座談會」，軍隊必須聽取人民羣眾的意見，從而解決部隊存在的困難。(9)切實把「擁軍愛民」活動這一工作抓起來。(10)各級「革命委員會」、各級「革命羣眾組織」和各族廣大革命羣眾，要把「擁軍」活動抓起來，並要時常抓，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

綜觀上述十項通知，中共在强調全國百姓都要擁戴「解放軍」；命令廣大人民一定要支持「解放軍」。

但同時，筆者也發現了一個問題，就是中共在發出上述十項通知中，第七、第八兩項都是在强調「軍政」要團結。這就說明了一個問題，毛林政權與軍隊的矛盾嚴重存在，難於解決。

這樣一來，在七十年代的今天新年春節，中共就不得不先來個强調「擁政愛民」活動，尤其「解放軍」更必須要擁護中共政權。

但這一個「擁政愛民」活動，是否能很順利地開展？筆者敢斷言，在「擁政」而不「擁軍」之下，背定是失敗的。其間所遭到的阻力與六九年有過之而無不及。毛澤東的「槍桿子出政權」，這次受到「自食其果」的教訓。

禹回到延安後，就公開對張聞天表示不滿，指責張聞天不該在遵義會議時接替了秦邦憲的總書記職位，有賣友之嫌。骨子裏陳紹禹當時想任總書記，預備護毛澤東管軍政，自己管理黨務。

但這以來，正給毛澤東造了機會，毛澤東乘機提出廢除總書記制，改由一羣書記共同負責，由於毛澤東提出的是分權方式，大部份政治局委員都贊成，陳紹禹自己也拗不過來，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撤銷總書記，改設書記處，書記排名是毛澤東、陳紹禹、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陳雲、趙容（即康生）。

中共黨內實行這種集體領導制度相當久，計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開始，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召開七全大會選出毛澤東為黨主席止。不過，在此期間，陳紹禹在毛澤東整風打擊下，已基本上被剝奪了一切權力，形同軟禁，在中共黨內已無人可與毛澤東抗衡，即使未召開「七大」，毛澤東也成了事實上的黨主席了。

中共七大可說完全為毛澤東而開，在組織上有很大變動，最重要的是設置黨主席一人，其職權與過去的總書記相等，自從張聞天被解除總書記職務後，中共黨內的集體領導至此又告一結束。

其次是廢除政治局常委制，政治局就是黨中央最高決策機構，另設書記處，負責處理經常事務，為最高執行機構，但此時書記處權力實大過政治局，已取待政治局常委地位，當時擔任書記處書記的是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高崗、陳雲，皆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地位則與政治局平行，毛澤東此時是中共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書記處主席。

一九五六年中共舉行「八大」，組織又有大變動，最重要的是恢復了政治局常委制，把書記處地位降低，由政治局領導。總書記一名，書記若干人，總書記一職由鄧小平擔任，但此時的總書記，地位與過去的總書記完全不同，以前的總書記是黨主席，此時的總書記則是一個秘書長。

不過，總書記地位雖然不算最高，權力卻相當重，由於鄧小平在江西時期就是毛澤東的心腹，被稱為毛派四大金剛之首，因此受到整肅，妻子下堂求去，為毛澤東犧牲如此之大，此時毛澤東大權在握，取予任意，鄧小平在八大之前被任為中共黨內無編制的秘書長，負責籌備八大，八大開過後又當選政治局委員，被任為總書記，成為當然的政治局常委，為最高金字塔中六大頭目（以後加入林彪始成七人）之一，一般想法，總以為是由於毛鄧之間的深厚淵源，牢不可破的關係所致，但事後始知不然，八大開幕前，鄧小平已同劉少奇站在一起，隨時有逼毛澤東下台之意，八大黨章中載有名譽主席一職，就是為毛澤東而設。文革後，毛澤東自己說出鄧小平住處距離他的住處只有五分鐘的路程，但是鄧小平兩年未向他請示過一件事，因此，毛澤東不但痛恨鄧小平，也恨透了書記處，文革一開始，書記處即停止活動，種因在此。

現在再說「九大」，就共產黨的立場來看，「九大」實在是「毛大」，中共固然不講民主，但是大會的形式還保持少許自由選擇的餘地，例如八大開會時，傳說為了支持陶鑄當選中委，毛澤東曾經同出席代表談過好幾次話，勸他們選陶鑄，結果陶鑄當選的名額仍然很低。「九大」選舉則沒有這種手續。

中委、候補中委全由毛澤東及其左右圈定，印在一張選票上投入，所以中委候補中委皆以姓名排列，因為大家得票皆是一樣多。而「七大」、「八大」候補中委皆是按得票多寡排名，得票最多的如七大的廖承志、鄧穎超，八大的楊獻珍、楊德志以後皆遞補中委。

由於「九大」中委是毛澤東一手圈定，對於黨內組織也完全按照毛澤東意志，更無民主之可言。因此，中共黨內除去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之外，書記處及各部名單均未發表，只是在「黨章第九條」後段載明：「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會領導下，設立若干必要的精幹的機構，統一處理黨、政、軍的日常工作。」

究竟這些精簡機構是些什麼機構，直到今天未見公佈，按說中央各部如組織、宣傳、社會、統戰各部應當保留，或者改換名稱，降低其地位，縮小其編制，以免再有尾大不掉之勢出現。唯獨書記處，可能不再恢復，尤其總書記之名，短期將不會再見於中共組織；尤其是毛澤東在世之日，應不會再設立總書記一職。

關於書記處日常工作，在過去大概是由文革小組代行。九大後，書記處工作當仍握在江青一系手上，由陳伯達領導，這個機構實在就是過去的書記處，但是，將盡量避免書記處之名。陳伯達應當算是總書記，但是陳伯達不敢居其名，毛澤東也決不會再以此名授人。

就目前情形看，中共內部的紛爭是越來越嚴重，重心尚不在中央而在地方，各省縣市革委會內部的鬪爭，地方革委會對中央的抗拒，處處都出現魚爛土崩之勢。但與有無中央總書記無關，因為中央總書記一職之存廢，完全決於毛澤東個人愛惡，無關乎權力鬪爭，此日的陳伯達，決不致再反毛，但仍然當不上總書記，其故就在此。



談中共的總書記

岳騫

中共九全大會閉會至今，內部人事迄未見透露，中共各部組織如何？有無總書記之設？深受各方注目，謹就此點，略說一說。

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開，當時幾名重要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譚平山均未出席，在大會上推定陳獨秀爲委員長，周佛海爲副委員長，張國燾爲組織部長，李達爲宣傳部長，因爲當時只有五十七名黨員，組織規模也力求簡化。

到了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又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代會，陳獨秀親自出席主持，組織有了大的變動，廢除原來的委員長制度，改設總書記領導黨內一切事務，也不設副委員長。陳獨秀被推爲總書記。這一變動大概還與蘇聯有關，因爲列寧生前在黨內設一書記長，派史大林出任，史大林也就利用這個職權，打敗了所有的政敵成爲黨內獨裁者，到了一九二二年，史大林在黨內雖然未定於一尊，但已成爲掌握最大權力的人，於是這個書記長制度遂傳到中共方面，也廢除了原有的委員長制改爲總書記，中間經歷了將近四十年時間，總書記一職成爲全世界共黨的最高職位，只有很少數的例外。

中共可能是第三國際各支部中，最早採用總書記名詞，但也是最早廢除總書記名詞的共黨。自從陳獨秀擔任了總書記之後，自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全代會起，到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止，中間共歷第三、第四、第五，三次全代會。

「八七會議」是中共成立以後，黨內一次大地震，因爲在這會議上，推翻了舉世公認的中共黨內「家長」陳獨秀。但在事實上，自從武漢政府宣佈分共（七月十五日），陳獨秀已經脫離了中共的核心組織，在漢口租界隱藏起來，不肯再同中共高級幹部見面，所以陳獨秀必被更換，也是勢所必然。不過，當時所用的手段則太過拙劣。「八七會議」後，瞿秋白被推爲代理總書記，在此期間發生了許多暴動事件，除去稍早於「八七會議」的南昌八一暴動外，尚有九月間毛澤東領導的秋收暴動，張太雷領導的廣州暴動，及各省潛伏共黨所掀起的零星暴動，所有暴動幾乎無一例外地遭受失敗，除去毛澤東帶了四五百人逃上井崗山之外，其餘全部覆滅，於是瞿秋白的盲動主義，就成爲中共黨內一個錯誤的名詞，瞿秋白本人也成了代罪羔羊。

在這一段時期，中共的黨已瀕於解體，蘇聯覺得非直接出頭干預不可了，就命令中共推派代表去莫斯科開第六次全代會，會議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在莫斯科郊外舉行，當時中共重要頭目除在江西作戰的朱德、毛澤東之外，大部均已出席，當場選出新的中委會，推出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爲總書記，周恩來爲軍事部長，李立三爲宣傳部長，是爲中共第二任總書記。

一九三一年六月向忠發在上海被捕，此事經過眞相至今尚未完全明瞭，當時國民政府治安機構得到一個青年人的告密，按址捉到向忠發，但這個青年人並未受賞，自行遁去，因此推測此一青年是中共某一方面派來，假手政府人員以剪除向忠發。至於由何人派來，始終未查出，但一般都認定是國際派領袖陳紹禹所爲，因爲陳紹禹曾經作過這一類的事，但是也只是推測，並無確證。

向忠發被捕，中共黨內瀕於解體，總書記一職暫由周恩來代理。不久推出陳紹禹繼任總書記。

陳紹禹取得總書記一職十分艱難，但作的時間並不長，因爲中共當時同第三國際之間缺乏有力聯繫，陳紹禹奉到莫斯科命令出任中共駐第三國際代表，一九三一年九月赴莫斯科，總書記一職就讓了同學死黨秦邦憲。

秦邦憲接任總書記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到了一九三三年一月在上海無法立足，率領中共中央進入江西蘇區，直到一九三五年元月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被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聯合推倒爲止，除去陳獨秀之外，要算是秦邦憲任期最久，所經歷的風險也最大。

遵義會議毛澤東雖然推倒了秦邦憲，但自知聲望不夠，且不能取得第三國際諒解，因此不敢自爲主席，改推另一國際派要角張聞天任總書記，自任軍委主席，但此時中共中央已控制於毛澤東槍桿子之下，張聞天之總書記已變成傀儡，一切均要聽命於毛澤東。

不過，此時在名義上中共最高領導人仍是張聞天，由遵義至延安中共中央皆以張聞天名義發號施令，到陳紹禹由莫斯科回陝北後，情形始有變動。

陳紹禹由莫斯科回延安是在一九三七年十月，這是中共在江西突圍逃竄後，第一次與第三國際發生聯繫，陳紹禹飛機一到延安機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及所有大小頭目，傾巢出迎。因爲陳紹禹這次回延安，不僅是一個中共領導人歸來，還是代表史大林的欽差大臣涖臨，中共高級頭目自然誠惶誠恐，趨奉恐後了。

陳紹禹回到延安後，在會議上傳達史大林的意旨，重要的有兩點，第一、史大林已經認定毛澤東爲中共中央實際的領袖，但是由於他不懂馬列主義，沒有世界眼光，只以狹隘經驗來解決問題，指導革命，必須要好好地改造，中共高級幹部應設法幫助毛澤東進步，而不必要推翻他。第二、史大林認爲張聞天不能勝任總書記，因爲張聞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時，在學校曾擔任黨支部書記，結果全支部黨員都是托派，他很難洗刷托派嫌疑。

第一點，大概眞是史大林說的，否則陳紹禹也不敢假傳聖旨；第二點眞僞就大爲可疑，因爲陳紹

由哈密瓜想起

提起新疆，自然使人想起哈密瓜，因為它的名字就像天山一樣，普遍地為人傳頌。當無聊詩人在讚美「新疆是個好地方，金銀銅鐵滿地藏，天山南北風光好，葡萄瓜菓甜又香」的時候，有誰知道瓜菓園內的辛酸？又有誰了解瓜農的痛苦？

大陸人民生活的不平，有一個共同的規律，那就是永遠無法實現「種瓜得瓜」的幸福，而是付出了血汗勞力，換得的卻是一個低微的「勞動日」（卽每天工分價值）。這和毛紡廠、織布廠的工人一樣，她們也從沒有享受過「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報酬，反正每年給一丈零幾寸布票，那就「關人咁關」。眞是「身穿羅衣者，不是養蠶人」，穿「海軍呢」絨料的權貴們，全是師團級以上或者市級的幹部，工人連沾光的邊兒也沒份。

新疆人少地大，物產豐富，本來生活是不錯的，譬如阿爾泰的金礦，這條大山脉，當地人稱為「金子的山」；還有克拉瑪依油礦，在大陸僅次於大慶油礦，但油田面積和貯量卻超過大慶。

屬於新疆之最的，包括最大、最好、最冷、最熱、最出名等等，吐魯番是世界最大最熱的「火州」，這塊盆地怪得很，在西北高原突然陷落，低於海平面以下幾十公尺，形成奇熱，最熱時竟高達四十多度，據說雞蛋埋在沙堆裏，十幾分鐘便焗熟了。著名新疆葡萄，卻在吐魯番出產。

新疆最冷是富蘊縣，有「冷庫」之稱，最冷時達零下五十度，傳說中撒尿成冰，醒鼻涕變冰塊，便在此地發生。更怪的要算天山雪蓮，據說瑤池大宮的景緻，全靠許多珍花異草和雪蓮來點綴，其實在天山主峯，終年積雪，有誰見過呢？不過，現實中許多出名的土特產，則是響噹噹，譬如阿勒泰的大尾羊，瑪納斯細羊，庫車的羔羊皮，伊犂、焉耆的軍馬，還有伊犂河畔的瓜菓，竟達十多種。最有名要算「酸泰爾」了，意思是又酸又甜，有點像北京的糖胡蘆。另外新疆的西瓜，最大竟達三四十斤。還有香瓜、醉瓜、蜂蜜果、杏子、桃子、新疆梨，都各具特色，水菓之多，並不亞於江南的荔枝紅透芭蕉綠。

新疆流行一句俚語：「吐魯番的葡萄，哈密的瓜，伊犂河的果子動把抓」。便充分說明當地代表性的水菓特產了。

哈密瓜眞正的產地不是哈密，而是鄯善。當然，哈密亦盛產各種瓜菓和梨杏桃，許多製成瓜干，大陸各地均有出售，更運來香港套取外滙。

最靚、最甜、最香的是「東湖」哈密瓜，此品種全國馳名，它才是眞正的好瓜。哈密以至西北各地所產的瓜，均屬一般。哈密瓜的由來，相傳是清康熙年間，哈密王子送了一擔上好的東湖瓜到北京，作為貢品。皇帝對此瓜非常欣賞，盛讚味道佳絕，因是哈密王子所獻，故命名哈密瓜。以後，各地爭相傳種此類甜瓜，名稱通俗了，便一律謂之哈密瓜。蘭州、西寧一帶也都有出產。

由左舜生

最近有兩個我國名史學家相繼逝世：一位是青年黨的巨頭左舜生先生；一位是國民黨元老，五四運動風頭人物羅家倫先生。有關這兩位先生的生平，本刊曾有專文報導，筆者不敏，就親知目見的幾件小事簡畧記出，亦可作讀者之談助。

左先生居住鑽石山大觀路惠和園樓下全座，我有一個時期也卜居惠和園，毗鄰而居，但我不認識左先生。只見其大門口掛着一個很小的招牌：「卓如編譯社」。我想「卓如」是梁任公別字，也許主人與任公有些關係吧？後來才知道裏面住的就是與中國命運頗有關係的人物。

左先生有時穿西裝，有時穿長袍，時常出入於「十八世紀街道，二十世紀女人」最骯髒擠迫的鑽石山聯誼路。左夫人身軀瘦小，每天自己買菜。兒女有時在門口石階上坐着讀書。我出入一定要經過他的大門，有時看他自行拿着掃把在門前掃除樹葉垃圾，對我微笑打招呼，甚而對鄰居老太婆站着聊聊天。每年雙十節前後，他的窗前總要豎出一面頗大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一連五天才收下，由此亦可看出他對國家的熱愛。從他的玻璃窗口望去，他有一個頗大的會客室和書房，裏面藏的線裝書洋裝書總有幾大櫃之多，這也許就是他足以傲人的財產了。

羅家倫先生戰前在南京常見到。他的相貌奇特，頭大鼻大掌大，兩手下垂過膝，腮頦與手背茸茸生黑毛，面黑身材不高，頭髮粗長向後梳，狀如獅形，時人戲呼為「帝王之相，黨國之光。」他愛穿長袍、馬褂、西袜、皮鞋。由於他生有異相，故發達特別早，「五四」運動時即嶄露頭角。當時在北大學生會風頭最健的是段錫朋（字書貽），其次就是羅家倫、方豪（字俶新，浙江金華人）、孟壽椿、陳寶鍔（劍修）、許德珩、傅斯年、康白情、周炳琳、狄膺（福鼎）、張廷濟、易克嶷、王文彬、谷源瑞等。不久北大校長蔡元培選派學生七人出國留學，段錫朋、羅家倫、陳劍修、周炳琳、許德珩、傅斯年等都得優先派出。羅氏出國是遊學性質，因他在北大學的是中國文學，那時並無學士學位的頒授，所以在美、英、法、德等國研究院亦未取得博士學位。不過他常對人說，在倫敦時得參觀世界最古老的英國國會開會引以為榮。

他歸國後曾任教東南大學史學系及首任清大校長。他雖研究歷史，但史學著作無多，不及朱希祖、顧頡剛、柳詒徵……之尊。不過他喜歡寫白話詩歌和人生哲學一類的書。

民國二十年，中央黨務學校已改組為中央政治學校，陳果夫氏乃延他為教務長。本來他有心為黨培育政治人才，可是那年冬國立中央大學發生學潮，校長朱家驊調升為教育部長，乃派次長段錫朋前往接代。殊不知該校前身為東南大學及南京高等師範，郭秉文、張東蓀、余家菊等名學者曾在該校任教，苦心孤詣欲把該校擺脫政治黨爭漩渦，成為眞正之學術研究學府，在軍閥孫傳芳治下亦處超然地位。當國民黨奠都南京後卽將該校改為第四中山大學，派張靜江之侄張乃

須鋪沙。所以黃河兩邊大量發展瓜田，近年來已逐漸取代新疆出產。

…的種瓜人

金千里

瓜是不錯，許多人也都嘗過哈密瓜的味道。可是，種瓜人的內心卻是痛苦的。他們的辛酸，有誰瞭解？在新疆各地，種瓜都是公社屬下的副業大隊，或瓜菜大隊進行生產的，農場亦由專門小組去搞。

大概在清明前後，哈密瓜地便一片繁忙了，首先必須平整土地，瓜農有自己一套農具，主要便是「沙耙」，專門刮沙子，用兩人拉，一人推，有時甚至四個人拉，這是一件極苦和繁重的勞動。筆者當年曾在農場拉過沙子，對此體會殊深。常常感到一個哈密瓜，實在來之不易。

所謂「沙耙」，類似南方晒穀時，用一把木板製成的工具，專門在收穀過程拉集成堆那東西。穀子晒乾當然較輕，可是在種哈密瓜地拉沙石則就重得多，而且不平整，頗爲費勁。用沙耙的目的是使瓜地成行成壠，瓜地的壠很長很大，寬度都有規定，約一公尺，在壠的兩邊，同時有路溝，種時人各站一邊。故在括盡沙溝壠起平整瓜行的時候，付出的勞力，那就相當巨大了。

我們每天頂着驕陽，時而颳起風沙，用繩子一頭搭在肩膊，另一端用手拉着，這樣推動沙耙，就像牽船伕一樣，幹足八小時，社員們也是如此，因爲種瓜過程絕無異樣。

拉沙耙是一件苦差事，這種勞動不止一次，需反覆在瓜地拉三次，壠來壠去，使能攪勻沙土，好比深翻地一樣，從道理上說是「地翻深，長黃金」，瓜地更無例外。同時在沙耙壠好一塊瓜地之後，還要在面上舖上一層小卵石，多數像乒乓波或鳥蛋般大，俗稱鵝卵石。岑參名詩：「一川碎石大如斗」，最大只不過比碗大些，其實，小石子居多。種瓜必須鋪上卵石，其優點是白天吸取水份，晚上保持水份和潮濕，瓜農這方面具有極豐富經驗。在西北普遍强調水土保持的方法，也是運沙石到地裏。這一土辦法，瓜地就更重視了，平均每隔兩年，便要用架子車運沙石作補充。

清明後十天左右，開始種瓜，在沙壠上挖一個窩，全部用「點種」技術，距離適中，同時蓋上幾塊較大卵石。在精耕細作方面，都是老農的手藝，其他人無法插手。以後，料理瓜地的事情，也全由專人負責。一般成熟期是一百天至一百二十天。遇着乾旱季節，便要擔水逐棵瓜苗淋水。

收穫的季節來了，瓜農規定不能自摘自吃，紀律上不允許，因爲都有數字，即一畝有幾棵，結下多少瓜，隊長均有登記。假如自己要吃，則用錢買，價格可便宜些。新疆哈密瓜一般是八分至一角二分錢，運到外地市面上則售二角至三角，廣州每斤則售四角。可是種瓜人平均勞動日卻只有三角錢左右；就是說勞動一天，可買一斤哈密瓜。你看，這是多麼辛酸！

羅家倫

余君凡

楨、翁文灝四人中遴選一人充任。但朱接長教部後對此未加接納，貿然派段錫朋到校接事，遂引起學生公憤，在校長室將段毆打，驅之下樓，並將其長袍撕破。

其時行政院長汪精衛聞訊悖然震怒，爲維持政府威信，乃下令將中大解散。弦歌中輟，學生徬徨，請求復校。不久乃改派李四光爲代校長，將毆段肇事學生四五十人分別開除學籍或記大過留校察看等處分，學潮乃息。

李四光爲過渡時期之校長，不數月乃明令任命羅家倫爲校長，羅遂得昂然進入中大。學生顧全學籍，心雖不滿，亦噤若寒蟬。但羅氏得此良機，也就認眞辦學，擴建圖書館，增築新宿舍，羅致中外名教授……着着進行，校務蒸蒸日上。

一次，友人託我向羅氏請求題字，我勸他自行修書懇求，他說因時間關係恐躭擱誤事，因此我只好投刺往見，他看見我的名片後囑差役傳知稍候。我在校長會客室等了半小時頗不耐煩。意欲告辭，託差役代達此來並無要事，改日面謁可也，但他囑差役傳語：「校長正在開會，一定要見你，會畢即來，無論如何不可離去。」我只好再等。不久他果然匆匆出來，對我久候深致歉意，握手寒暄後，告知此來是代友人乞求墨寶。他詢明別號和題款後再談其他，和藹而誠懇，但他的聲音低沉如破鑼。告辭後，第二天，便着人將他親筆題詞送到，準期交貨，快捷之至。

他初長中大時，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長孫本文博士爲教務長，孫氏學問淵博，著有「社會學大綱」一書堪稱巨著。筆者常至其家，見其臨摩孫中山先生字跡一模一樣，始悟「孫本文」與「孫文」是同出一源也。後羅改聘陳劍修爲教務長，陳爲劍橋大學心理學碩士，人亦忠厚，我看他一手殘僵，不能寫字，甚表可惜。本來五四運動健將錫段朋、陳劍修都是江西人，羅家倫據我所知亦是江西籍，稱爲「江西三傑」。但報上說他出生浙江紹興，也許後來才遷居贛省吧，觀其言辭無浙江口音，則其在外居多可知。羅氏平日愛寫白話詩歌，戰前曾擬國歌一首提請中央採用譜曲，因係白話歌詞，未獲通過。九一八後他常寫白話詩歌激勵士氣，戰時曾將其作品譜曲，成爲軍中的流行曲。記憶中下面一首是我們所常唱的：

中華男兒血，
應當洒在邊疆上，
不管雪花湧，
不怕朔風狂，
我有熱血能抵當。
砲衣褪下，
刺刀擦亮，
衝鋒的號響，
衝，衝過山海關，
雪我國恥在瀋陽。

中華男兒毅勇本無雙，
爲國流血國不亡，
抵抗！抵抗！
沙場凝碧血，
盡放寶石光，
照我民族生路上，
燦爛輝煌！

由這首歌詞也就可以看出他氣魄的雄渾了！

追記俄軍之暴行與獸行

佐英

老毛子或大鼻子，是東北人昔日對蘇俄人之簡稱。凡東北人年在五十歲以上者，均還耳熟能詳，在腦海裏留有一種憎惡印象。尤其俄國軍用票（羌帖），把中東路兩旁民居毀壞，為它傾家蕩產者有之，為它窮極自殺者亦復不鮮。緣是東北人過去對蘇俄人與日本人相比，則恨蘇俄人遠較恨日本人為甚。

近來中蘇邊陲風雲日緊，這個新契丹主，把新石敬塘一手培成的兒皇帝，不但快高長大，更要一較核子優劣。雙方劍拔弩張，有似一隻緩燃導火索已爆火花，爆炸只是時間問題。一旦弄假成眞，這雖是一場鬼打鬼的把戲，無疑的，這幅烽火流亡圖，定必出現中國版圖之上；遭殃受難者，亦我黃帝子裔。偶憶前鑑，不敢再作遐想，茲誌俄軍過去之暴行與獸行，以供南方讀友談助。

民國十八（一九二九）年，七月中蘇斷絕邦交，不久宣戰。我方張學良為總司令，張作相為前敵總指揮，原特區行政長官張景惠輔賛戎機。東北少壯派將領第十七旅少將旅長韓光第，十五旅旅長梁忠甲，為參加是役戰鬪序列兩個單位，堅守札蘭克爾、滿洲里，奉命不許出擊。拖至十一月時，在俄軍火力兵源重壓下，韓光第、梁忠甲相繼為國捐軀，壯烈成仁，守地旋為俄佔。燒殺搶掠，我國損失甚重。（按此時日軍已在東北南滿線，預伏兩個師團，深恐俄軍深入，損及日本利益，要對蘇俄迎頭痛擊。俄方被嚇阻適可而止，因不關此文故不贅述。）俄軍以戰勝者姿態，命滿州里成立地方維持會，强徵民伕二百餘，代俄搬運物資彈藥及作臨時防禦工事等。白日工作終日，即發俄製黑麵包（當地人稱「咧吧」）兩隻，帶冰渣的涼水送食。夜間為易於看守，將二百人集中一間大房之內（東北四五間大房連在一起為一房，不算稀奇），不要說躺下，就是舒適坐下，亦無可能。這般民伕勞累終日，夜間欲睡，往往因爭地方喧嘩吵鬧，聲達戶外。俄兵不問皂白，隔窗即向室內開火，打死是命短，受傷算你倒霉，向外一拖完事。這些俄兵是無射擊軍紀的，隨意放槍上級也不過問。在蘇俄軍之典範令內，恐怕找不出什麼叫作「軍紀」與「風紀」字句。

民伕中有小地主周某者，綽號二楞子，因工作辛苦，天寒腹飢，更掛念家中將結婚妻子，怕被老毛子光顧，積心逃亡。某夜趁衛兵不覺，溜出院外，一路伏行，也許命中註定，無巧不巧恰恰走到他們步哨崗位，被執送回，交其指揮官摩道夫斯基上尉（其後東北人均稱為磨豆腐司機）。斯時摩道夫已把伏特加酒吃的酩酊大醉，硬誣周某為中國留下便探，當場即要槍斃。一般正義民伕，均證周欲逃走回家是眞，然罪不至死，絕非偵探。摩道夫面露獰笑，經翻譯轉達，說：「你們敢作保嗎？」馬上即有百餘人舉手願作。摩道夫說好咧，將不願作保之數十人帶往另院處理。兩批人正在不知他葫蘆裏賣什麼藥時，旋聞一聲獸語，在門後早架好一挺機槍，一出槍彈火舌，射向這批人羣，霎時橫屍庭院；有少數聰明者，聞槍聲不逃不避，急急倒地作中彈斃命狀。獸兵眼看已無蠢動者，認為全數「瓜得」，即命另院不肯作保民伕逐個扯出院外，塞入冰窟，既省刨冬地掩埋，而又滅跡，這樣裝死之人又站在前來拖屍的活人一邊，才算逃出生天。其後返家講述經過，令人髮指！

有的是次罹難人家屬，在家立一木牌，上寫「大鼻子磨豆腐司機」。一日三遍焚香叩拜後，即以菜刀作象徵式劈斬；女人們更以繡花針向牌亂刺亂戳，將木牌刺的如黃蜂巢一般。這種報復方式，雖近無聊與迷信，然亦足見人民對老毛子痛恨之深也。

抗戰勝利後，國軍因交通工具缺乏，未能準期到達接收地點，而日軍大多數在集中營，放棄治安行政任務，遼寧省會瀋陽陷入眞空狀態。旋被俄軍混水摸魚首先開入，一方加緊掠盜物資，一方拆運各廠機器；其戰鬪兵員更三五一伙，八九成羣，沿街遊蕩，偶見婦女，不論老少醜妍，在光天化日下拖至陋巷，任意蹂躪強姦。其後各家婦女相傳不敢出街。

瀋陽市西北城角有馳名東北大道觀、太清宮，平時有道士數百名，廟產豐富，除誦經代作法事外，則優遊歲月。日治時代，該廟觀主官癮大發，淡視三清，參加政治，不幸染上毒癖。日本投降後，他也結束了政海生涯，成為雙層道友。有時命小道士赴南門臉、十間房，往尋舊日之日韓浪人販毒者去買毒品

馬

金門，很多人都去過，甚或寫了不少關於金門的風貌。但，馬祖，鮮為人提起它的存在價值。其實，在「八二三」砲戰中，馬祖也是承受太多的戰火，只是馬祖隔離共區太遠，共軍無力作登陸試探，這使人忘掉馬祖的聲名。但，馬祖羣島鉗形的地形，控制了福州市，這，使毛共恨得牙癢癢，但奈何不了它。

去年，十一月，我回台觀光，順道申請到馬祖探訪老同學，作一次巡禮。關於

的香客。馬祖，是由五個小島嶼合成，分南竿、北竿、高登、東犬、西犬，合稱馬祖羣島。這個值得追憶的羣島，給人第一印象是綠樹盈山，正像金門一樣，四週綠油油的。這個反攻前哨基地的進步和繁榮是多方面的，不僅在軍事力量上，已為敵人豎起了一道鐵壁銅牆，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也都已從過去斷壁頹垣的廢墟中，奠定了規模，而這種逐漸達成「建設三民主義理想省縣」，是經過當年先烈英勇事蹟

。某日小道士正在東張西望，適有二俄兵路過，一看該道士年約十八九歲，頭戴牛心法髻，上別白玉簪，遠視有如婦女之大頭裝，身穿白領道袍，男生女像，面泛桃花，趨前戲之。你一把，我一把，將道冠摣掉。這一來長髮下垂，直拖臀部，不亞今日長髮女郎。二獸兵心簇搖搖，抱頭戲吻，小道士跣足狂奔，俄兵後追，至一僻巷。原來小道士是有用意的，見二兵追近，小道士說：「你們白追，可知我和你們是一樣的。」說罷將褲脫掉，在他想俄兵一見他也是男人，定必調頭而走。豈料弄巧反拙，俄兵固然看到他是男人，但獸性已發，見其皮膚白嫩，想入非非要**嚐**異味。一人以刺刀捏頸威脅，另人則上下其手。可憐小道士雖未具龍陽之癖，但被兩個獸兵輪流分斷袖之桃，遭此浩刼，亦云慘矣！

大西邊門內外之和平路、三經路為高尚住宅區，某住戶夫婦與女兒住一樓房，女兒就讀省立第一國高，明艷動人，有校花之稱。母雖半老，風韻不減。夫王某，任職日本駐瀋憲兵中隊為翻譯，由於自知平素助紂為虐，日軍集中集中營時亦隨前往。某日王女出街購物，被三個俄兵看到尾隨追之，女張惶返家，俄兵跟進，不由分說閉門輪姦。該少女以處子之身，受此摧殘，輾轉床榻，呻楚欲絕。其母在旁求情，願以己代。可巧旁等之兵急不及待，也就將女母姦汚矣，可是並未減去女之災難。事後母女抱頭大痛，次日少女不能行動，又兼羞憤，而懸樑自盡。說者謂王某平日為虎作倀，殘害同胞，今乃因果循環，現世現報耳。雖然俄軍獸行，亦在該殺之例。

當俄軍初入瀋陽尚戴着一層假面具，迨時日稍久任性胡為，肆無忌憚。一般市民，有寃無處投訴，俄兵得寸進尺，挨戶亂竄。自王氏母女事發生後，全市沸騰，市民見到俄兵，甚於魔鬼。只有想出一種消極趨避辦法，為擋他們闖門直入，鳩工將大門或小門用磚砌死。（瀋陽高尚住宅大多外有院落，內為洋樓。）不留出入之門，在僻處牆角，另闢二尺見方小洞，形同狗竇，僅可伏仆鑽入。做工非常精巧，在上裝塊鐵板，用環吊起，內以小指粗細鐵線繫於內樓，綴以小鈴，如家人返回，以手推動鐵板，內裏小鈴叮噹作響，家人將扣摘開，外邊人迅速入來。鐵板向街一面，繪製的與舊牆壁磚隙接筍一模一樣，苟非仔細辨視，或用棍擊敲是無法穿煲的。但惜不久又被獸兵識破，三五成羣，在住宅外用槍柄專敲牆角，見有鐵板，數人合力將板掀起而入。姦人擄掠如故。

市民們眼看這個辦法失效，婦女們每日藏藏躲躲，良以為苦，激起青少年們憤怒。一經聽到鈴聲作響，即知獸兵來臨，火速持一鐵錘或木棍，潛立牆根，大鼻子掀開鐵板後，即仆伏爬入，頭將鑽進，後腦海已接受到了狠狠一擊，裏邊人即將他拖入院內。迨第二名爬進，也是如法泡製，絕無厚薄。待夜靜時，合全家人之力將屍體拖出，卸下武器，棄於較遠馬路上。

使人莫名其妙的是蘇俄軍之建制，與戰時部隊之掌握，難道他們早晚不點名嗎？何以一少幾名兵士與武器，不聞他們尋找呢？有時橫屍處，三五成羣俄兵經過，手持伏特加酒樽，以瓶對口，邊行邊飲，一路歪斜，踉踉蹌蹌，越屍而過，等於未有見到一般，眞是天大奇事！

以上所記，均筆者親見親聞，絕非杜撰。

悠白雲，有一種莫明何處是吾鄉的感慨！不說別的，當你坐在成功山上的瞭望塔，就會觸起自己多少的國仇家恨。但，回顧馬祖的成長，不覺又對國家前途和命運有了更堅定的信心。正如我那位軍校同學告訴我說，馬祖進步的種種「宣傳」，並不是徒托空言，因為我們即使能以此欺騙自己，自我陶醉，卻絕無可能因此瞞過對岸的敵人。

且說軍事力量，沒有到過金、馬前哨的人，是無法想像它的堅强，每一個戰壕，每一個碉堡，以及每一個隱掩在地下的工事，都是駐守官兵巧奪天工，多年血汗的結晶。致於島上官兵所用的武器裝備，是一年比一年更新。連民間的房舍村莊，也都俱備了現代化的防禦工事。

婦女們都在「革新、動員、戰鬭」的旗幟下，重新加以組織、訓練、準備跨海西征。

馬祖雖然是由五個島嶼組成，最大的南竿島，交通網密佈，船隻來往五島之間。村民有一萬之眾，大部份是以捕漁為生。從南竿島的梅石港上岸，碼頭一排排整齊的房舍，眞不相信自己處身於前線的土地上。從梅石直通山龍鎮，就有一條高速柏油公路，雖然公路建築在崎嶇不平的山徑上，但每位駕駛員技術的精練，都是佼佼者。除了公營的「巴士」外，還有計程車；計程車收費是一律的，上車就是五元

行

鍾鍾

，遠。公路兩旁是松樹和柳樹，是以前官兵所種植。從梅石坐車二十分鐘，就到「八絲三」小鎮，那兒商店林立，有軍官俱樂部，士兵俱樂部，小吃館等，如果想吃美味海鮮，只花十元台幣，就**嚐**到鮮蝦和大肉蟹。

馬祖農業建設，速度雖然比不上台灣省，有一項令人驚訝的事實是，在發展計劃中，已使過去不毛之地的一片沙土，有了預期的高粱穗子和蔬菜。高粱除了供給馬祖釀酒廠製酒外，還供銷到台灣，蔬菜足夠供應軍民吃。還有一些地方，在國軍的開發下，先在沙土下舖設一層膠布，又在膠布上放置沙土，滲入肥料，目前雖然種植雜糧，但按照計劃，明年可在這些「人造地」上，生產稻米。

馬祖五個島嶼，只南竿一島就足夠遊人流連忘返，誠是觀光勝地，有公園、涼亭、電影院、綠草坪、圖書館、馬祖中學等，都是規模宏大的建築物，足以引人入勝。這些建築都是島上官兵一汗一血所凝成。旨在使生活緊張忙碌的軍民，得到身心休憩的場所。

經過戰火洗禮的馬祖，現已成長壯大，將是反攻的跳板，在枕戈待旦中，負起尖兵的任務。帶回來的馬祖高粱，還放在案頭上，以供餘暇的回憶。心頭上的醇香，裝滿軍校同學們的祝福。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

閨秀小說家──凌叔華

趙聰

嫁給名教授，而自己又以寫作成名的女士，在二、三十年代之交，就有好幾位。如吳文藻夫人謝婉瑩（冰心）、伍鴻雋夫人陳衡哲（「小雨點」的作者）、楊端六夫人袁昌英（「孔雀東南飛」的作者）、陸侃如夫人馮沅君（「卷施」的作者），再加上現在所要談的凌叔華，全是當時文壇上的知名人物。

凌叔華，原籍廣東，因父親在北京做官，一家寄居故都，她就在那兒生長。在燕京大學畢業後，嫁給了北大教授陳源（「西瀅閒話」的作者）。個兒不高，頗爲秀氣，純粹東方型的溫淑才女。中英文都有造詣，除了寫小說外，還會畫中西畫。

一九二四年底，陳源主編北大的同人刊物「現代評論」周刊，凌叔華的短篇小說「酒後」在那上面發表，開始引起了人們的注目。據陳源在她的第一本小說集「花之寺」的「編者小言」中說：「在『酒後』之前，作者也寫過好幾篇小說。我覺得它們的文字技術還沒有怎樣精鍊，作者也是這樣的意思，所以沒有收集進來。」可見她的寫小說不自「酒後」始，然而成名卻在這篇「酒後」。此後她就不停地寫，除「現代評論」外，還發表在「晨報副鐫」「燕大週刊」「新月」等期刊上，先後輯印了三個集子：「花之寺」「女人」「小孩」，最後這個集子，在重印時改名「小哥兒倆」。

她的文筆雅潔，描寫很細緻，卻不多著墨；用西洋小說的寫法，無其雜沓冗長，但又不像馮文炳那樣句與句之間留着空白。她用的題材，大多是女人的愛情故事。那時候，少女少婦不像現在這樣開通，在心之深處藏着她們所愛慕的男士，不能公開表示，就是自己一想起，也會偷偷地臉紅起來的。然而這不能表示的愛，卻是非常熾烈，像燃燒的火焰，無法撲滅。凌叔華的小說，就曲曲表達了這一點，這在中國女作家中，她是唯一的。冰心不寫這個，馮沅君寫，卻比凌叔華又大膽得多。在英國有位女小說家曼殊斐兒，作品有許多是寫女子在愛情上採取主動的題材，所以有人稱凌叔華爲中國的曼殊斐兒。不過兩人究竟不同，凌寫的是中國三十年代以前的女性。照作風看，她和冰心比較相近，才思深細而敏慧，句子自然而流麗，人物活動的範圍總不出家庭女人和小孩子之間，男人想不出也寫不出，她們應是道道地地的閨秀小說家。

抗戰未期，她的外子代表國家參與聯合國文教組工作，她也一道去了倫敦。她曾用英文寫散文，投登在外國雜誌上，後來輯印成集。十年前，聽說她在星加坡南洋大學任教，如今大概是在加拿大或者美國吧，仍然健在，可能早已過了花甲之年。可惜的是，她早已不用中文寫小說了，留給讀者的亦只有薄薄的三本短篇集。

三個集子比較起來，還是「花之寺」最爲人所稱道。其中「酒後」一篇相當出名，筆者在寫喜劇作家丁西林時曾經介紹過它的內容，這兒不再重說。魯迅爲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小說二集時，選了她的「繡枕」，也收在這個集子裏。「繡枕」和「等」都很好，筆法全是從側面烘襯，格外顯得有力。前者寫小官僚巴結權貴，叫自己的女兒繡一對墊枕，送給白總長，意在攀親。誰知女兒費了那末些功夫繡成之後，白公館不但無人賞識，並且當日即爲醉客吐酒弄污，踩在地上。下人沒有當作垃圾丟棄，把它轉送給了人，這人正是大小姐女僕的女孩子小妞，她將它改成一對枕頭頂兒，竟爲大小姐看到。後者寫一位窮人的姑娘愛上一位大學生，多病的寡母喜之不勝，約他到家中來吃飯。及期，母親燒菜，女兒打扮，直忙和了大半天，卻等不了他來。原來那天他和同學們參加請願，給軍警打死了。故事全平平無奇，可是她渲染的那種氣氛，有逼人之勢，使讀者的心像潮汐，越起越高，倏然落下，說不出是一種什麼滋味。

在她當年寫「花之寺」中這些短篇的時候，魯迅和陳源正爲女師大風潮互相攻訐。說來很是有趣，女師大有幾位學生領袖反對校長楊蔭榆（女），這些學生領袖中就有魯迅的愛人許廣平（雖然那時他倆還未同居），而在女師大兼課的北大國文系浙籍教授魯迅、周作人、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等，公開發表宣言支持學生；另一方面，女師大校長楊蔭榆是江蘇無錫人，與陳源爲同鄉，陳對女師大風潮在「現代評論」上著文，就偏袒楊蔭榆，並隱指魯迅等挑撥學潮。此事之是非曲直，這兒不能詳說。現在只是指出，因爲這件事，陳、魯之間筆戰不停，並且節外生枝，牽掣了一些別的事。這些別的事中，就有關於陳夫人凌叔華的兩件。

其一是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徐志摩接手主編「晨報副鐫」，報頭用了一幅敞胸半裸西洋女人的黑白畫像。同日刊載了凌叔華的一個短篇小說「中秋晚」，徐志摩在後面加了附記，予以介紹，並順便說了這麼一句：「副鐫篇首廣告的圖案也都是凌女士的。」到了十月八日，陳學昭（女）用「重余」筆名，在「京報副刊」上，發表了一篇「似曾相

識的晨報副刊篇首圖案」，揭發這幅畫是剽竊的英國畫家琵亞詞侶的。（琵亞詞侶，即A. Beardsley 1872—1898，亦譯比亞茲萊。）晨報副鐫本來是由魯迅的同鄉、學生孫伏園主編的，因刊魯迅「我的失戀」一詩臨時爲總編輯抽下憤而辭職，魯迅這才辦了「語絲」周刊，交孫主編，不久孫又受聘主編「京報副刊」。因此「現代評論」「晨報副鐫」與「語絲」「京報副刊」，壁壘分明，互相敵對，當時人稱前者爲現代派，後者爲語絲派。「京副」所刊陳學昭這篇文章，顯然就意味着魯迅攻擊陳源。不過這幅畫，「晨副」並未說是凌叔華所作，徐志摩只說是凌女士的，「所有」並非「所作」，可能是凌將自存比亞茲萊之一幅畫交給徐作版頭，而徐一時疏忽，沒有在畫下署名。至於「中秋晚」這篇小說寫得並不見佳，只是把「酒後」的人物掉了一個面而已。「酒後」是妻子在丈夫面前暴露了她愛着另一個男人；「中秋晚」則是丈夫在妻子面前暴露了他愛着另一個女人。但技巧上後者不如前者遠甚，前者手法經濟，後者卻是浪費了許多筆墨。

其二是凌的小說「花之寺」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現代評論」發表後，十四日「京報副刊」刊出一篇「零零碎碎」，其中暗指凌這篇小說是抄襲的俄國契訶夫的。契訶夫，即 A. Chekhov 1860—1904，當時通譯爲柴霍甫。原文主要有這麼幾句：「較近文學界抄襲手段日愈發達，……現在某女士竟把柴霍甫的『在消夏別墅』抄竄來了：…。這樣換湯不換藥的小說，瞞得過世人的嗎？」作者署名「晨牧」，不過無論署什麼名，魯迅是首先有嫌疑的。「花之寺」這篇小說頗爲有趣，是說一位妻子試驗丈夫對她的愛情。她也知道丈夫是很愛她的，但總是多心，有點信不過，生怕不及早防範，丈夫會被別的女人奪了去，可又找不出有什麼值得她懷疑的渣兒來。丈夫是詩人，於是她便假託一個女子給他丈夫寫了一封情書，說了許多肉麻的話，把自己比做「枯瘁小草」，把詩人比做給小草生命和靈魂的園丁，約他在郊外花之寺會面。信裏說：「我不能不愛你，但我不敢說愛你。我只是愛你。我的愛是不望報酬的愛，酬報不了的愛。……只要你容許我的靈魂駐在你那裏，我便十分滿足了。」這封信或者打動了他的心，也許是由於好奇，他眞個中了妻子的詭計，到花之寺赴會去了。等了好久，不見「小草」，最後卻見他的妻子駕車來了。他才知道「小草」原來就是他的妻子。丈夫說：「我就不明白你們女人總信不過自己的丈夫，常常想法子試探他。」然而妻子卻不承認是試探，她說：「我就不明白你們男人的思想，爲什麼同外邊女子講戀愛，就覺得有意思，對自己的夫人講，便沒有意思了？……難道我就不配做那個出來讚美大自然和讚美給我美麗靈魂的人嗎？」這未必是詭辯，作了妻子還想嘗嘗未嫁前的戀愛滋味，女人的心是多麼難以捉摸。至於契訶夫的「在消夏別墅」，情節倒是有一點兒相同，但不能說是鈔襲，所以晨牧亦不敢指名攻擊，因爲凌女士雖未換藥，卻是換了湯了。陳、凌夫婦似乎也極鍾意這篇作品，不然的話，也不會以它的標題作爲集子的書名了。

就因爲這兩件事，陳源攻擊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畧」是鈔襲日本鹽谷溫的，這才把魯迅的鬍子氣得直豎了起來，連篇累牘地回擊，並聲明攻擊凌女士的文章，並不是他寫的。

迅翁値得令人佩服的地方，是他承認了他的「小說史畧」確以鹽谷溫的書爲參考書之一；「小說史畧」二十八篇的第二篇，以及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是根據鹽谷溫的大意。此外，他在編選「小說二集」時（一九三五），不但選了凌女士的小說，還在「導言」裏作了不是貶抑的介紹。他說：「『現代評論』比起日報的副刊來，比較的着重於文藝，但那些作者，也還是新潮社和創造社的老手居多。凌叔華的小說，卻發祥於這一種期刊的，她恰和馮沅君的大膽、敢言不同，大抵很謹愼的，適可而止的描寫了舊家庭中婉順的女性。卽使間有出軌之作，那是爲了偶受着文酒之風的吹拂，終於也回復了她的故道了。這是好的——，使我們看見和馮沅君、黎錦明、川島、汪靜之所描寫的絕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態的一角，高門鉅族的精魂。」在「現代派」的作家中，迅翁提到的也只有凌一人。仇隙歸仇隙，事實歸事實，凌的作品在小說史上是有其地位的，如果魯迅只記仇恨而抹殺事實，那他就不成其爲魯迅了。

凌的小說收在「小哥兒倆」中的，還有兩篇佳作，値得在這兒予以介紹。一篇是「弟弟」，借一位天眞爛漫的兒童玩賞小人畫，來反映民國初年男女互相傾慕、愛戀，進而議婚的情況。主人翁就是弟弟，才在初小讀書的兒童，一天家裏沒人，他自己玩弄小人畫，一個姓林的客人來訪，和弟弟談着談着就成了好友，弟弟讓他看了他的照片，是藏在弟弟的二姊抽屜裏的。因此，林獲悉二姊暗戀着自己，而自己也正在暗戀着二姊，馬上就托大姊前來做媒。等林成了二姊的未婚夫時，弟弟還無法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另一篇題爲「小英」，寫新婚女子在舊家庭的婆家，所受的痛苦。但她不從正面寫，只從一個小女孩小英對她三姑出閣前後的觀感來反映，這就更顯得有力。

三姑婚前，小英高興得替她着急：「怎麼還不裝新娘子？」三姑結婚時，她眼熱了：「三姑姑打扮得多好看！」並且問張媽：「你想我還有多少日子才做新娘子？」三姑婚後，一些事實粉碎了她的美夢，反過來問張媽：「三姑姑不做新娘子行嗎？」凌的表現手法是極可喜的。

京劇改革漫談（九）

梨園舊友

京劇為什麼要改革？

江青的「樣板戲」只是想摧毀京劇，並非就藝術的觀點改革京劇，上面已談過了。下面談談本人的改革意見。

「取消派」與「國粹派」

評論京戲的人，大概有兩種相反的觀點：一種是取消派，認為京劇一無是處，應該打倒；一種是國粹派，認為京劇是中國文學、美術的結晶，應該保存。前者可以傅斯年為代表，後者更多，幾乎凡是京劇迷都是如此。現在我們先看看傅斯年在「新青年」五卷四號所發表的「戲劇改良各面觀」和「再論戲劇改良」。這兩篇文章雖是五十年前發表的，但它很能代表一般不懂京戲的知識分子們的看法。傅氏的意見，概括起來可分為下列數點：

一、舊戲（包括崑曲、高腔、皮簧、綁子等）都是「百衲體的把戲」，一切全不近人情。

(1)動作、言語，不是通常的動作、言語，都含有競技遊戲的意味。

(2)打臉、腳色都是下等把戲的遺傳。

(3)「行頭」總不是人穿的衣服，因為競技遊戲，不能不穿離奇的衣服。

(4)打把子、翻筋斗，更是競技遺傳。

二、調頭不好，不是七字句，就是兩三加一四的十字句，不合語言的自然，也不合歌曲的自然，整齊的「京調」，代不整齊的「崑弋」而起，是戲曲的退化。十字句是三字句、四字句集合而成；三字句、四字句更是下等歌謠的句調。

三、毫無美學價值：(1)違背美學上的均比律。「鴻鸞禧」上的金玉奴，也要滿頭珠翠；監獄裏的囚犯，也要滿身綢帛。處處給人以矛盾的、不能配合的現象。(2)刺激性過強。除聲音、色彩強烈外，還將生死關頭，形容得間不容髮，讓人提心吊膽，好半天不舒服。(3)形式太固定。板有一定，角色有一定，「千部一腔，千篇一面」。不是用角色來合人類的動作，而是用人類的動作來合角色；這不是演動作，只是演角色。(4)意態動作粗鄙。(5)音樂輕躁。胡琴在音樂上，毫無價值可言，「躁音浮響，亂人心脾，」全沒莊嚴潤流的態度。不能動人美感。

四、缺乏文學價值。京調的文章，只是渾渾沌沌，無論什麼人，都是那個調調兒。凡是一種角色，都是一種說法，卻又不因時因地變化言詞。這樣的「不知為之雌雄」，還有什麼文學價值可說？至於結構更不講究，總是「其直如矢，其平如底，」全沒有曲折含蓄的意味。人物不是失之太少（如思凡），便是失之太多。

傅氏自稱對中國的音樂、歌曲和新戲、舊戲，都是「門外漢」，所以他用西方寫實劇的眼光來批評中國象徵式的京劇，自然是格格不入。除了第四項確是京劇的缺點外（詳劇本部份），其餘各項都沒有一駁的價值。

這樣說，並不是意味着京劇的缺點不多，事實上它的缺點正是千瘡百孔；無論是讀音、劇本、唱腔、伴奏、武場、切末、佈景、腳色全有問題。所以京劇的日趨沒落，乃是必然的趨勢，中共只是又加以有計劃的毀滅而已。愛好京劇的人士，如不急謀補救，恐怕若干年後，即令中共垮台了，京劇也一定難免走上崑曲的悲慘命運。

南腔北調的讀音

京劇之不為青年人喜愛，不是自現在開始，早在抗戰之前，一般青年學生已把他們的興趣轉移到寫實的話劇與更逼真的電影上去了。這是必然的趨勢，因為話劇、電影人人一看就懂，不必經過學習或薰陶的枯燥過程；即使是一個北方青年，如不經過相當的薰陶（那往往需要一段長時間），乍看起京劇來，也會不知所云。其中原因雖多，而最重要的還是由於京劇的讀音駁雜不純。

一種戲曲只應該使用一種語言，例如粵劇用廣州話；潮劇用潮州話；川劇用四川話；秦腔用陝西話；漢劇用湖北話；湘劇用湖南話；無論如何不應該同時使用兩種以上的方言，致令聽眾難以接受，這個原則應該是天經地義的。可是朋友，你們知道一般的京劇同時使用多少種方言嗎？讓我分析給大家看看：

一、北京音：凡是小丑、花旦、太監們唸的京白，以及策、貴、色等字唸成「尖字」，都是北京音。

二、中州音：一般人都認為「中州韻」就是「湖廣韻」，這是錯誤的，其實這指的是河南音，也就是元代周德清所編的「中原音韻」和卓從之的「中州樂府音韻類編」那種讀音，因為「中原」「中州」所指的都是同一個地方，只是為了書名不能雷同才稍加區別，實際上兩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戲劇至宋而略具雛型，宋建都汴梁（開封），所用的官話自然是開封方言，於是戲劇的唸字也以開封音為準。元代宋而興，愛好歌舞，自己又沒有文化，蒙古話更不

能用，所以它的戲劇，只好仍以宋代官話為標準，伶人輾轉口授，數百年來還都離不開「中州韻」。不過已漸漸變質，到了近代，所謂「中州韻」，只剩了「尖團字」一項，聲調方面不是北京音便是湖北音，最後連一部份「韻」也湖北化了（如庚音韻）。民國二十三年梅蘭芳到開封演義務戲，籌款賑濟黃河水災難胞，震於「中州韻」的大名，向當地耆宿們請教，可惜被問的人大都瞠目不知所云，梅氏只好怏怏而返。

三、陝西音：二簧戲一般人以為發源於湖北，其實它的發源地是陝南，沿着漢口傳佈到湖北來的，再由湖北、揚州等處傳入北京，每經一地又經過一次加工，最後才成為今天的樣子。此點齊如山先生曾指出過，筆者作客陝南安康時，也在鄉間聽過當地的「山二簧」，確和二簧有許多相似之處，只是較純樸、簡單罷了。所以京劇中有些字依然留着陝西音的痕迹，如「我」、「恩」、「惡」等字的唸法便其一例。

四、南方音：這裏所謂「南方」，是指湖北、安徽、江蘇等地而言，其中尤以湖北音為最，茲分述如下：

(1)「中東」「人臣」不分：北方戲曲音韻常用的「十三轍」是：「言前轍」（ㄢ）、「人臣轍」（ㄣ）、「中東轍」（ㄥ）、「江陽轍」（ㄤ）、「由求轍」（ㄡ）、「搖條轍」（ㄠ）、「姑蘇轍」（ㄨ）、「梭坡轍」（ㄜ）、「乜斜轍」（ㄝ）、「發花轍」（ㄚ）、「懷來轍」（ㄞ）、「衣齊轍」（ㄧ）、「灰堆轍」（ㄟ）。其中的「中東轍」，包括佩文詩韻的「東、冬、庚、青、蒸」全部字音，「人臣轍」包括「眞、文、元（一部）、侵」諸部字音。「中州韻」也是如此。京戲因用湖北音，證「庚、青、蒸」為「根、親、眞」，變「ㄥ」韻為「ㄣ」韻，所以不但「庚青」與「眞文」不分，甚至有時連「東鍾」也和「眞文」相混。

(2)「乜斜」入「懷來」：「街、鞋、界」等字應為「乜斜轍」，但皮簧用湖北音，化「ㄝ」為「ㄞ」，把它們都唸成「懷來轍」了。

(3)「姑蘇」入「衣齊」：「書、如、珠、處」等字，本屬「姑蘇轍」，京劇用湖北音便把它歸入「衣齊轍」了。

(4)沿襲崑曲讀音：早年皮簧和崑曲同班演出，受它的影響很大，現在京劇之讀「喊」為「ㄒㄧㄢ」（顯），讀「臉」為「ㄐㄢ」（簡），讀「盟」為「ㄇㄧㄥ」（明），讀「挨」為「ㄧㄞ」（睚），都是學的崑曲唸法。其中尤以程硯秋為最甚，例如他唸「向」為「ㄎㄣ」，唸「春」為「ㄔㄩㄣ」，都是鑽牛角尖的結果。一九六三年趙燕俠在此地發表的「我對吐字收音的體會」一文中，竟把這種「上口」的唸法，誤為「唇音」，更是莫名其妙。

以上幾項，都是比較顯著的，其他的例子還很多，不再一一列舉。

試想一種戲曲的讀音，居然同時採用好幾種方言，豈不是荒謬萬分？這是如假包換的「南腔北調」，眞可謂創古今中外空前未有的奇觀！由於這種「雞尾酒式」的讀音，不是任何一地的純粹方言，所以不僅南方人學起來不容易，即令北京人學起來也同樣有困難：因為他們要學「上口字」、「尖團字」和湖北音的聲調。所以一般人如果不是陶冶有素，對京劇便不能完全聽懂。再加上其他因素，如伴奏的琴聲太響，演員的吐字不清（十之八九都是如此），或者嗓音太弱，那麼，聽起來就成為不知所云了。

聽戲是為了娛樂，如果聽不懂內容，還有什麼娛樂可言？這便是近幾十年來一般人對京戲不感興趣的最大原因。

淨化京劇讀音

熔音樂、舞蹈、詩歌於一爐的京劇藝術，確是我國一份有價值的民族遺產，我們不僅要保存下去，更應該繼續使它發揚光大。可惜由於過去伶人們墨守成規，不知改進，所以弄得錯誤重重，笑話百出，其中尤以讀音的混亂而劇本的不通，更是它前進路上的絆腳石。基此原因，筆者早於一九三六年便已大膽提出這個「淨化京劇讀音」的基本問題了。

「淨化京劇讀音」的辦法非常簡單，就是一切字的讀音，完全以標準國語為準，把所有的陝西音、湖北音、江蘇音一律廢除。如此一來，京劇的十三轍便有了漏洞，因為按照國音注音符號分析，十三轍不能包括全部的韻，它還漏了「支思」（包括ㄓ、ㄔ、ㄕ、ㄖ、ㄗ、ㄘ、ㄙ、ㄦ諸韻）和「居魚」（ㄩ韻）兩轍（現在都念為湖北音的「衣齊轍」），所以非再增加「支思轍」和「居魚轍」不可。至於「庚、青、蒸」諸韻的字，當然要自「人臣轍」中取回來仍歸「中東轍」；街、鞋、界等字仍歸「乜斜轍」；書、如、珠、處等字仍歸「姑蘇轍」；一律還它們的本來面目。這種辦法和「中華新韻」（台灣）、「詩韻新編」（大陸）的分韻標準完全相同，而且又由十八韻簡化為十五韻。

也許有人要說：「上口字、湖北音廢除之後，唱起來一定彆扭得很，尤其是庚、青、蒸諸韻的字，唸『中東』不唸『人臣』，行起腔來恐怕不中聽。」

我以為這個顧慮也是多餘的，根據已故國劇大師齊如山的研究，認為京劇唸湖北音，譚鑫培是「始作俑者」；他在「皮簧念字法」中說：

「由湖北到北平之腳本很少，出名之腳只有余三勝一人……以後就是譚鑫培了。這一派念字最不講究，余三勝初到北方，也是領一班人同來，約共十餘人，都沒有學過崑曲，念字多夾雜湖北土音，在咸豐、同治年間，北平戲界對於這一派頗輕視。……譚鑫培學的是徽調程長庚派，與漢調無干，不過因為他原籍是湖北，相傳二簧自黃陂、黃岡，他遂想藉以自雄。乃創了幾句唱工，夾雜湖北音，後人盲從也都學他，其實這是胡來的事情。第一、他自己所念所唱，通通都是徽派，偏於崑腔的念法，忽然夾雜幾個湖北音，彼時的方家，聽着當然刺耳。第二、他以前沒有這種唱法，不但北京沒有（余三勝無此唱法），連湖北本省的漢調，如余元洪等名老生，也沒有這種唱法。」

我完全同意齊氏對老譚用湖北音唱京戲是「胡來」的看法，他的動機不外標奇立異想出風頭；當時的顧曲者多認為「刺耳」，這在京劇史上只能算是「邪路」，只會妨礙發展，為什麼現在不予以糾正、揚棄呢？（未完）

最佳與最劣

賣油郎是小商人，對各行各業的商人也都尊重。不過有一種商人我最瞧不起，那便是時裝設計家，尤其是所謂執全球時裝界牛耳的「名」設計家，因爲他只是個合法的大騙子，騙了太太小姐們的錢不算，還把她們打扮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而偏偏竟有那麼多自以爲「時髦」的「睜眼瞎子」，乖乖地讓他牽着鼻子走，眞不可思議！

據洛杉磯一月七日合衆國際社報導：「此間時裝設計家柏克維爾於星期二發表世界『衣飾最劣』的十個婦女，而英女王伊利沙白二世，竟然居於這個名單之首，聽起來似乎實在令人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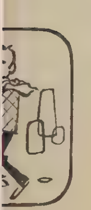
柏克維爾的評判結果，在賣油郎的眼中，一點也不費解，寓言中有所謂「酸葡萄」作用；有些生意人只知唯利是圖，「賣瓜不說瓜苦」、「自己筐裏沒爛杏」，凡是能讓他賺錢的便是好主顧，否則，便譏你「不識貨」。近年的時裝設計，以稀奇古怪爲貴，暴露越多越好，通體透明的玻璃衣也有人敢穿，說不定有一天連「反比基尼式」也會作爲最新時裝。女王身爲一國之主，要母儀天下，選擇衣飾自然以莊嚴、高雅、大方爲主，決不會跟在「撈女」的後面以色相示人。而且她自己有專用裁縫，永遠也不會成爲柏克維爾的顧客。於是他的「酸葡萄」作用來了，在他第十次一年一度發表的名單中，對英女王評頭品足地說：「一切落伍的服飾都可從女王身上找到。」

衣服的作用，第一是遮蔽身體，第二是美化儀容；所謂「時髦」、「落伍」完全是人爲的，它很像在一個圓形運動場中跑萬咪的運動員，一個落後將達一圈的包尾者，看起來很像跑在最前面的領先者。女人的舊衣，只要好好地保管，三五年之後，便可成爲最佳時裝了——當然他們一定再增加一點或減少一點什麼，使它多少有點差別。

柏克維爾所選「衣飾最劣」的婦女，除英女王外，還有荷里活電影明星：巴巴拉史翠珊、麗歌惠珠、桃麗絲黛、莎莉譚寶、安瑪嘉烈等；誰也曉得電影明星的衣飾最講究，尤其是大明星，難道她們也像賣油婆般地無錢置新裝乎？當然不是！原來她們自己都有審美眼光，不會讓柏克維爾牽着鼻子走也。依此推論，我們可以斷定這一年衣飾最佳的是英女王，而「最劣」的頭銜，非送給郎奴列根的太太不可。賣油郎有詩嘆曰：

一、婦女盲從最可欺，陸離光怪尚新奇；
　　時裝全在沽衣店，何必汲汲學巴黎！

二、翻新花樣鬪時裝，
　　窄窄寬寬短復長。
　　袒乳露臍裸下體，



打吧！强盜

藍海文

地中海黑浪滔滔，

病後有感

臥病月餘，在床上接送聖誕元旦，靜時獨思，感慨頗多，既感國家多難，被迫離鄉背井；又感世態炎涼，人情日薄；更感病易好難，雖有報國之心，恐要因病而大打折扣了。

在下一向自恃健康，誇言曾在風緊霜重的山頂，蓋一張薄薄的塑膠布，渡過數個夜晚；曾在水涼若冰的大海中，一口氣游一萬多咪的距離。對於小病，從不求醫，只待自癒。想不到連續數場感冒，引起一場「中病」，且變成無法根治的慢性病。肉體和精神受到的打擊都相當大。至今才悟「病易、好難」和「預防重於治療」的道理。

此一道理，既合用於個人，推而廣之，也適用於國家社會。歷代朝廷由盛轉衰，從安變危，並非沒有先兆，大都是自恃強大，小病不治，以致釀成大病而成不治之死症。遠例既多，近例也衆。就國民政府失去大陸一事，便足以借鑑。

北洋政府未垮台之前，容共聯俄尚無可厚責。共黨暴動之後，討伐不力則屬重大錯誤。國民革命尚未成功之日，全黨上下團結一致，政治進步，軍紀嚴明。革命軍所到之處，莫不給予人民十分良好的印象，一旦成功，鬪志銳減，大家都忙着做官當老爺，貪污受賄，假公濟私之風漸興，文官要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錢。國民黨與國民之間的距離越拉越遠。此風若早杜絕，則將沒有黨政大官借神聖的抗日戰爭，大發其國難財的醜事；也將沒有把「接受」變爲「刼收」的怪現象。不少人說共黨得以竊據大陸，乃得日本之賜，說起來，何嘗不也是拜「刼收」之賜呢？

港共暴亂經年，香港元氣大損，市民莫不深受其害，可是，港共一旦展開微笑攻勢，當政者就取消了對市民的笑容，回復往昔那一副統治者的冰冷嘴臉，再也不計較民心的得失了。雖然奢談市民福利之聲不絕，卻專做不利市民之事。

爲了刮地皮，竟給地產家注射興奮劑，官地售價，唯恐不高；最近又鼓勵富有階層大肆加租，公開表示，不擬管制。只求荷包飽脹，不顧貧苦者的死活，這與國民黨和平後的「刼收」又有什麼不同呢？香港政府大概也是自恃社會健康，視此小病不傷大雅，誰又敢擔保不變成惡性循環，以致轉成爲無法根治的慢性病呢？

病後思維混亂，書之至此，竟不知何云，只好借此機會，恭祝諸位讀者身心健康，並盼以在下爲訓，有病趁早治，惡習趁早改。

小病不治，可釀成大病！

若非共產黨引狼入室，怎麼會有今天的災禍！讓邪惡的大火燃燒吧！我們等着把戰場打掃！

一九六九年八月廿七日

三談讀者投書

經停止了的兩刊筆戰，勢必再燃戰火。為了向各方長輩及有關朋友表明我的態度，不得不再說幾句話。

我生平做人做事，明來明去，愛恨分明。是朋友，推心置腹相交，不存利用之心；是敵人，挺胸亮甲戰鬪，不用暗箭傷人。生平不招惹是非，不挑撥是非，但也決不怕是非。親友之間的是非，傳到我面前時，能夠化解規勸的，我會盡力代為解釋規勸；無能為力的話，也只是聽了算數，決不輾轉播弄，更不會盡信他人所講的是非。因為對人對事，各有恩怨，各有志趣，你認為是壞的，我不見得也認為是壞。我自有主見，很難由他人左右。

比方說，我最憎大言不慚，骨頭不硬，好吹牛拍馬的人；也最憎欺善怕惡，忘恩負義，過橋抽板的人。但古往今來，咸名發達的人，很多都是這類臉厚心黑的東西；而現社會中，也有不少人偏偏喜愛那種會吹擅拍的傢伙。因此，對於好人壞人之分，馬森亮的話確有道理，「你對我好，就是好人；你對我壞，就是壞人。」不過，我對人對事則講求「問心」，經自我反省，能問心無愧也就算了，至於他人口中的毀譽，我是不太計較的。凡事謀定而後動，做了決不後悔。

我為什麼要說這些話？因為我要向曾經有過「停戰」承諾的前輩朋友說明，今後兩刊「戰火」再起，咎不在我，非我背信食言。我沒有向人招惹是非，是人家把箭頭指向了我，我也決不怕這場是非。

說起以前的筆戰，及以後的「餘波盪漾」，我一貫抱着「息事寧人」態度，以半個當事人的身份，做着緩衝的調人。原因是這種爭論沒有意義，徒令親痛仇快。因此希望彼此忍讓，不要弄成「兵連禍結」。我這種苦心，友中知之者甚多，還有過一次最明確的表示。

本年十二月初，香港筆會開會，見到對方當事人之一，我坦誠的伸出友誼的手，並想把一些醞釀中的餘波，在這次相見相談中使之平息下去。可是我的坦誠，卻遭到對方的忸怩作態，甚不願意的「勉強相握」。當時確會使我一番熱誠降為冰點，但也並未激惱我的情緒，因為這種「文化人的風度」，十足反應了她的「修養」。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當然不會再談什麼了？從此之後，我也不再作「調處」之想，但也不欲介入這場由文字而意氣，可能要轉成為仇恨之爭的漩渦。因此，本刊全面停止了任何有火藥氣味的文章刊登。但是最近這篇「談讀者投書」，不但罵我，而且罵盡本刊所有投書讀者是「托大腳的軟體動物」。如此咄咄逼人，我不得不挺胸應戰了。為了維護本刊尊嚴與我這編者的信譽，及本刊所有讀者的人格，我現在公開表示，我已經接受對方的挑戰！來而不往非禮也，從下一期起我要開始還擊了。

張贛萍

衣冠禽獸

良的；荀子說人的本性是充滿罪惡的；這是兩個極端。宗教家顯然是屬於後者，他們認為「人是有罪的」。阿晦是告子的折衷派，認為人是可善可惡的。若說人有惡念，那麼，凡是有知覺的動物，都無法避免，除非是死人或木石。神說沒有罪，因為祂是子虛、烏有先生；既是不存在的事物，自然也無善惡可言了。

人類既是可善可惡，所以後天的教育最為重要，墨子見練絲而泣，因為那和人一樣，染以蒼則蒼，染以黃則黃。所以孟子說：「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樣才能建立起一個倫常社會來。中國幾千年的社會，便是靠它支撐的。

報載新界某處發生一樁驚人的亂倫案子，一位五十八歲的老婦，十五年前，自大陸偕夫逃港，把十歲的兒子留在婆婆家寄養。該夫婦來港後，又生了兩個女兒，一為十四歲，一為十二歲，丈夫已去世多年。其子於去年八月逃亡來港，母子兄妹海外團圓，本為可喜之事；不料其子飽暖之餘，不時向兩妹進行非禮動作，並說在大陸兄妹結婚是等閑之事。兩妹因怕胞兄做出傷天害理的事，乃往親友處寄住，家中只賸母子二人。在大除夕之夜，該逆子用利剪威脅將其母強施獸行，而且斷續進行四次之多。最後該老婦乘機透過其堂叔報警，將該逆子拘捕。

看了這項消息，不禁令人髮指，中國社會認為百行莫大於孝，任何一個皇帝也標榜以孝治天下，孝順父母是一個人的起碼道德，孝順的子女，不僅養父母的口體，還要「養志」。

可是中共竊據大陸之後，中國的倫常道德完全被摧毀了，妻子鬪丈夫，兒女鬪父母，簡直成了家常便飯，劉少奇以主席之尊，也難免挺兒女之鬪，其他更可想而知。

亂倫案的逆子，今年二十六歲，來港不足半年，可以說完全由中共一手教育出來的。但是家庭制度被中共摧毀之後，人與人的關係完全變了，「我不愛爸爸，我不愛媽媽，我愛毛澤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式的教育，把父母子女間的關係拉得更遠了。再加上十五六年的長期分離，於是那位可憐的母親，在她那個搞慣「一杯水」主義男女關係的逆子看來，也只是億萬中的女人之一，和其他女人並無不同；所以當他的獸慾發作時，那裏還管什麼母親、妹妹？由此我們不難推知今日大陸恐怕已成了禽獸世界！禽獸知有母不知有父，現在這個大陸青年連生母也敢強姦，眞是禽獸不如啊！

東方晦

女人與珠寶

萬人傑

綠玉身價飛漲，物罕爲貴，它的價值已凌駕鑽石之上。不論本地富婆，抑或外來遊客，綠玉都成爲他們搜購目標。

中環及尖沙咀區的珠寶商店，一進一出之間，恒獲巨利。因此，儘管加租潮鬧得多麼兇，珠寶店在最繁盛地區，付出最昂貴租值，仍然有得做。獲利之豐，可以想見。

珠寶這種東西，很難有準確價值，你撲水的時候，拿到二叔公處舉獅觀圖，有時當不到二成，一萬八千的東西，往往只押一千幾百；如果到珠寶店，你的愛人看中一件合心水的飾物，買貴三五千毫不在乎。窮措大如老萬，除不能免俗的一枚婚戒，從未進過珠寶店，富家太太的豪氣，只聽人說過，無緣欣賞。

老萬一生不重視珠寶，因爲珠寶只供有錢人顯示財富，此外並無實際價值，在饑饉來臨時，可能拿兩卡巨鑽換不到一個麵包。不過，女人之於珠寶，卻比麵包重視千萬倍；因此，珠寶往往是獵取芳心的靈丹妙藥。珠寶店這麼好生意，這麼好利潤，開得多過米鋪，可見愛好珠寶的人多，如老萬的人少。

目前市價，一隻稍爲像樣的綠玉戒指，要超過一萬元；一枚別針，兩三萬不算貴。雖然說近來鈔票不値錢，卻使我們窮措大聽來更感到自己渺小。

老萬最近參加一位上海大亨的宴會，這盛大的宴會變成女賓們的珠寶展覽場，金剛鑽的光芒，照到老萬眼花繚亂。

本來，女人佩戴首飾，不過點綴性質，在玉指上戴隻翠玉指環，柔荑更顯得美麗；如果十個指頭都戴戒指，或一個指頭戴幾個，就顯得俗氣了。

當晚的盛宴中，女賓們卻應有盡有，比方她有十條項鍊，十個胸牌，十枚戒指，都想全部佩戴，向人們示威：我這大批首飾，至少值個一百幾十萬元。這代表了她的身價，佩戴愈多，愈受人羨慕。儘管這樣的佩戴顯得俗不可耐，完全失去裝飾的意義；但女人視這些場合爲競賽場，不能不應有盡有，全部展出，否則會感到寒酸。

寫到這裏，我想起玉婆伊利沙白泰萊和船王之妻賈桂琳鬪鑽鉅的事。用財富來鬪爭是淺薄的，雖然這是個勢利社會，但鑽石不是神通廣大，許多東西失去了，會使他們比失去鑽石更悲哀。簡單說一句，她們喪失了的青春，豈是價值連城的鑽鉅所能挽回？

女人對鑽石的喜愛，無非爲了滿足虛榮心。聽過一個故事說：一位名聞世界的富婆，以收藏名貴飾物著名。一次，她戴了一條鑲嵌精美的鑽石項鍊參加宴會，這項鍊得到所有女賓嘖嘖稱羨，大家都說從未見過這樣名貴的鑽石。可是這位富婆最後告訴她們，這項鍊不過是她另一條眞項鍊的複製品，不是眞貨，眞貨輕易不戴出來的。原來富豪的名貴飾物往往造好一套複製品，這複製品居然使全體女賓誤爲眞貨，可見女人儘管愛珠寶鑽石，眞正識貨的人少之又少。

有錢人戴玻璃人家也說是鑽石；窮佬戴鑽石人家也只信是玻璃。首飾這種東西，有時因人的身份而價值不同。富婆的複製品沒人相信是假東西，正是這道理。

爲了綠玉價格狂升，女人們對綠玉的追求掀起狂潮。可是沒了來源，炒來炒去，不過是些舊貨，顯得供不應求。付不起這樣昂貴代價的女人，只好找尋一些可以亂眞的代用品。因此，有一種外行人驟看起來和玉石十分相似的南洋貨，也被女人們喜愛起來。當然，它的身價和眞玉相差甚遠，但除非是內行人，否則無法分辨，一樣可以滿足女人的虛榮心。

在某一場合，大批太太同在一起。話題談到首飾，不免涉及最吃香的綠玉；大家感到好貨難求。

其中一位太太大力推荐她丈夫辦來的南洋玉，說這種玉的光澤和色素，和眞玉沒兩樣，價錢便宜，用來鑲耳環、戒指、胸針；以及先生們的呔夾、袖鈕等，無以上之。

說着，還展示她自己戴的一枚鑲工甚佳的鍊鉅，正是用這種玉造的。大家欣賞，果然不錯。如果是眞玉，這鉅子非三五萬元買不到；但這枚只花千多元就造好。

大家都感興趣，拿鉅子研究；也有人拿眞玉來比較，所得結論是：「戴得過。」

只有范太太一直沒插嘴，有位劉太太扭着她說：「范太太，這樣便宜，你也買一些吧。」

范太太以不屑的神氣瞥了她一眼。「叫我買這些假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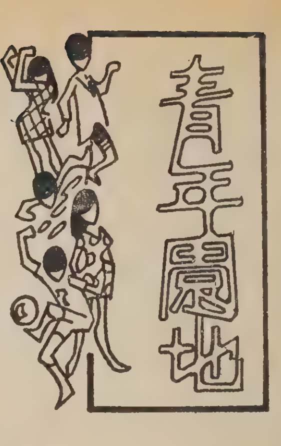
「雖不是眞玉，看起來卻可以亂眞。」

「哼，我告訴你罷，眞的鑽石、綠玉我都戴不了，有許多還沒輪到去戴；叫我買假東西，有什麼機會戴它？」

這位范太太的丈夫是名流，而且他的事業擁有專利權，入息非常好。她身爲名流兼富翁的太太，自然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丈夫刮埋埋，供她享用，取之社會，用之太太。范太太要買首飾，易如反掌。她擁有的鑽石、綠玉戴不了，可能是事實；不過她這樣塵氣十足，倒把劉太太說得目定口呆；其他太太也因她口氣如吃大蒜，心中暗罵，而上不敢表示。

香港社會有錢人多數如此，能富而不驕的，恐怕甚於鳳毛麟角。難怪人人拚命搵錢，只要有了鈔票，便神氣十足。上期老萬說的鬪汽車，其實不過鬪鈔票示威。有錢人只懂用鈔票示威，在老萬看來，他們太可憐了。





驗身記



方程

我第一次在女人面前赤身露體，是剛從娘胎鑽出來的那一刻，那時我已畧知廉耻，馬上哭哭啼啼，對接生婆表示强烈抗議。

第二次嘛，唉，說來該死！爲了一份差事，我竟然要在女醫官的前面光着身子，幸而還有短褲遮體，否則可眞羞死人！

這都是我自取其咎。早知道考那份差事除了口試、筆試兩關之外，還有「驗身」這一關，我發誓寧願棄權。

以前聽人家說起「驗身」這兩個字，我總有點莫名其妙。據說臨刑的死囚跟科舉時代的考生都要經過驗身手續，以妨刑場之上、試場之內，會發生殺錯人或者冒名頂替的烏龍怪事。怎麼也想不到現在找事做一樣要「驗身」，後來才知道「驗身」的摩登解釋，並非驗明正身，而是體格檢查的意思。

這次接到的驗身通知信，聲明如果驗身「派司」，馬上可以取錄，否則「取你的締」！爲免前功盡棄，只好依約前往，「以身試法」。

在「更衣室」裏，給人喝令脫去衣服，剩下的衣服少得可憐，更衣室的冷氣卻冷得要命，我當堂打了幾個噴嚏，心想這回糟透了，別要讓人以爲我傷風未癒，先在驗身紙上留下個不良記錄才好。

十多個衣履盡失的「原始人」坐在走廊上面面相覷，聽名候「審」。

我很夠運氣，輪了個第二名。

其實最夠運氣的是我後面那個中年男子，他考的那一份是高職，因此受到最佳服務；至於我，別說了，醫官瞧見表上的職位記錄，對我已經不敢恭維。「望聞問切」，這一「望」最要緊，不看看職位欄，怎能夠擺出不同的面孔？

第一關是量體重。磅重機是機，沒長着眼睛，更無架子可擺，所以這一關最易過，我只要擺開骨架往機上一站，指針一跳，便算完事。

跟着是病歷檢查，其實是挺輕鬆的問答遊戲：「有糖尿病沒有？神經病？關節炎？心臟病？……」一連串的病名學名，我根本還沒有聽淸楚，只管不住的搖頭。病歷檢查原來如此這般，民主得很，也兒戲得可以。

「喂，有沒有性病？」

哎，頭一次給女人問這個怪問題，我瞠目結舌，答不出話來。

「究竟有沒有？快說！」

醫官露出懷疑神色，我怕給她誤會，以爲我默認了，那可不得了！而且我不能無中生有、無病呻吟，於是慌得馬上「辯正」，醫官點點頭，表示滿意。

第二關是視力檢查，先是「色盲測驗」。測驗卡五彩繽紛，隱嵌着圖案數字，雖然目迷五色，我倒能一目了然。其實我最愛玩那些迷宮密碼、看圖識字的鬼把戲，是魚是鳥一望便知，只要不是那最玄的女體。

視力檢查包括近視、遠視兩項在內。我這個大近視合該倒霉！近視加深了，卻捨不得配個新眼鏡，這一關只好隨機應變。

驗眼的方法很簡單，只要把幻燈機照出來的英文字母和筆畫簡單的方塊字唸出來就成了。醫官用棒子指點着認字板的字母，排第一名的那位老哥不住價的搖頭，儘說不知道。醫官生氣的喝問：「你是不是瞎子？怎麼一個字也認不出來？」

「對不起，我不懂英文，叫我怎樣去認呢？」

醫官碰了釘子，只好改問方塊字，不料那位老哥一樣答不出來，囁嚅的說：「我沒唸過書，中國字也不懂！」

醫官無「藥」可施，無話可說，但是身爲醫官，談吐畢竟不同，在無話可說的情形下也能夠迸出一番邏輯推論來：

「沒唸過書，不懂中文英文，怪不得薪水這般少囉！喂，有時間找個家庭教師補習補習，知道沒有？」

那位老哥苦笑一下，他一靠邊站，跟着便輪到我。心想自己當個小文員，薪水比工人大佬多不到那裏去，大概也要給教訓幾句吧？

女醫官看看我那副深度近視眼鏡，果然皺緊眉頭，對我教以大義：「七百度近視！看來你讀書很用功了。嘿，幹麼還是這樣沒出息？」

唉，邏輯大師欲抑先揚，可謂觀人於微！沒入息等於沒出息，這種怪論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朝聞道、夕死可矣，沒出息的我可以「安息」無憾了。

我雖然近視得頗夠深度，幸虧剛才有機會站在旁邊把板上的字看過一遍，因此唸出來一字不誤。醫官出乎意外，嘖嘖稱奇，這一關於是矇查查的混過去了。醫官立即擠出笑容，我受寵若驚，看淸楚有點不對勁，原來「受寵」的是排在我後面那一位優職厚薪的知識份子！

血型血壓驗過，最後一關是「照肺」。我抖得厲害，醫官以爲我作賊心虛，硬把我推到照肺機那兒去。天知道冷氣再加大人們的脾氣已夠叫人發抖了，我又不是癆病鬼，那怕什麼「肺腑相照」？難道X光會把我方程照出個外方內圓來？

穿回衣服，跟那位工人老哥一起離開驗身室。老哥拍着我的肩膊說：

「老弟，這次驗身我恐怕糟了。單是驗眼那一關，我便沒有你答得那麼漂亮……」

「那裏話，照肺那一關，我也完了蛋。」

老哥詫異的望着我，我苦笑着說：「那時候，我的肺早給氣炸了！」





珠江水猶寒

【1】

馮森亮

前言

知識，是社會進化的動力。知識份子正如許多鑽石，有的萬刧不能抑其光，有的仍埋在地底無法出頭；有的經過琢磨成為裝飾品；有的被踐踏後扔入垃圾箱……

現在，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正被强權支配，愚昧領導，過着「忍痛接受，含淚恭維」的生活。

他們，除非能擺脫歷史傳統的思想束縛，挺身站出來，否則，仍像凌空風箏，始終任人擺弄。

第一部 天翻地覆

(一)敲響和平喪鐘

畢竟是春天了，雖然今年來得比較遲，山上被强風吹折的樹，祗要還未全斷，都茁長出點淺綠的嫩芽。

分水嶺的居民已意會春天到了，今年的春天是否還像去年那樣溫柔、親善？

這一帶，人烟稠密，過去是一個荒僻的山區。若干年前，由於祖先們迫於環境，相繼出海外謀生，逐漸把貧瘠的農村改了觀，成為富裕的僑鄉。鄉民生活相當安定，風俗亦頗浮奢，雖非魚米之地，但民間多訟，烟賭林立，從來是那班貪官污吏最感興趣的地方。

此地居民，似有天賦特質，對什麼都比較敏感，可以說得上「春江水暖鴨先知」。凡遇到應節時令或什麼慶典，總會起帶頭作用，鋪張誇耀，極其認真，這就是飽暖尋刺激的生活表現。可是，今年(一九五一)年的春天，已找不到些兒柔和活潑的陽春氣息了。乍暖還寒，是春風忘記了分水嶺？還是分水嶺無法留得住春光？

這一天，天剛發亮，大地一片模糊，那班由積極份子組成的「農呼隊」又開始活動了。他們沿村挨戶的吶喊示威，高呼着「打倒地主惡霸！滿足貧僱農要求！」之類的口號，跟着是鑼聲噹噹，警笛亂鳴，彼敲此應，如萬馬奔騰，似赴敵之兵。一隊隊七零八落的羣眾隊伍，從四面八方，似螞蟻爭食一樣，麕集在一個草坪上。除了一些當權得令的幹部之外，每個鄉民都懷着沉重的心情，揣度着這次又該輪到誰倒霉了。

分水嶺和別的農村一樣，居民沒有開會的習慣。從前，祇有衙役下鄉催糧，保長有氣無力，敲響銅鑼的時候，他們才三三兩兩去趁熱鬧；又沒精打采地回來。現在可不同了，一股無形的壓力已不容許任何人有所猶豫選擇，據說這是新社會的新作風，當政的有意讓這班山村居民見見世面。

這時，草坪上已不再是兒童樂園了，中間臨時搭起露天台子，滿掛着橫七豎八的紅布條，在東風的擺弄下，習習發聲。在台上走動的，全是想在羣眾面前亮亮相的農幹，現出一種不可一世的得意情緒。

經過一番擾擾忙亂之後，一個打赤腳，披着一件褪色藍制服的農會會長走出台前。他揮拳頓腳說了一大堆充滿刺激，含有煽動性的話，接着就宣讀被管制者的名單。全場鴉鵲無聲，空氣緊張非常，大家在屏息引頸，悚然聆聽。

會長每一句話像强風一樣，陸續掃出一羣愁眉苦臉的人來。最後高叫：

「李祥生……」

我窒了一下，幹嗎連我也有份兒？許多眼睛都朝我望過來，我茫然不知所措。還沒想停當，突然竄過來的兩名彪形大漢，不由分說把我從人堆裏拖了出去，像捉鷄一樣，連推帶拉，一直把我拉到台前。

有二十名被宣佈為管制分子的，老的、少的，男男女女，一字兒排列着，跪在台下，都給按下腦袋，臉色白得像一張變質的白紙，不敢哼一聲。我當時忽然覺得很冷，不由自主地渾身發抖，牙關顫動，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像一塊鐵似的把腦子壓住，耳朵裏嗡嗡作响。這時，台上台下，間斷不絕

的在呼喊狂嘯——那不像人聲音，似是餓獸咆哮。

這就是所謂鬬爭序幕了，和法院的犯人過堂一樣。從此以後，分水嶺的景物和空氣完全變了樣，大家都在驚駭、迷惑、憤恨的支配下，惶恐地過活。

凡被管制的人家，注定了是倒霉階級，像被隔離的瘋人院一樣，親戚朋友，固然禁止接近，就是夫妻父子，如果不想株連的話，亦要及時劃清界線立場。還要一體遵守幾項還沒經法律程序的臨時約法：一、不得自由行動，每天要向青年組報到一次。二、為預防放火報復，家中不准留存火種，需要時可向青年組領取。三、不准取用井水，以防下毒，食水要到指定的池塘裏汲取。四、出門一步，須得青年組同意。五、吃飯時要擊器具為號報告。六、不准關門閉戶，準備隨時檢查。七、限一週內呈繳本人自傳。

此外尚有很多禁令，總之是一切都得請示批准才行。這無異在過慣自由生活的人身上強施暴力，在血緣交錯的鄉土社會裏佈下大羅地網。

我雖不習慣這種束縛，但情勢所迫，祇得忍聲吞氣，裝聾詐啞的給人家支配着。這時，我正倒在椅子上納悶，想起鬬爭會那種缺乏理智的瞎叫和強蠻粗暴的情景，心裏尚有餘悸，這不過是開始罷了，對今後的遭遇將會怎樣，更是莫測高深。我知道，自己正像一隻棋子跌進棋盤，祇可任人擺佈，沒可能跳出這個是非圈子，除非奇蹟出現。

我沒精打采的沉浸在煩惱裏，無數猙獰醜態的形象向我襲來，眼前的陰影在蔓延着，越來越大，幾乎將我吞噬。

目前，感到最困難的是挑食水問題，一來一往，要跑上四五里路，才可以弄到一點點。妻子已有了身孕，行遠路不方便，自己又從不習慣。如果在平時，自然有人來作義務幫忙的，現在就是花錢也請不到人代勞了。我左思右想都想不通，總不明白為什麼會被管制起來。

家無半幅田地，父母又遠居外洋，根本沒有條件成為地主；而自己，一向在上海唸書，在本縣的縣立中學教了幾年，對鄉下人又甚少來往，也從來沒有和誰有利害轇轕或衝突，更談不上是個土豪惡霸，這究竟根據什麼呢？豈不成是竹竿打錯了船！

但無論如何，這時整個家已給陰影包圍了，充滿恐懼和苦難，兇狠面孔，難堪的凌辱，無時無刻不叫人動魄驚心！說理嗎？向誰說！權威越操在下層，理由越說不通，何況在一切都要滿足農民的原則之下，就做錯了又將如之何？這就是所謂階級立場呀！誰還敢替被管制者說半句好話，稍露半點同情呢？

想到這裏，我頭有點昏，茫然倒在椅子上。

可是，青年組乘機進來了。鐵青的臉孔，狠一般的眼睛，在搜索什麼似的盯過來，我瞪眼一見，耳朵嗡的一聲，身子登時冷了半截。

「祥生！你媽的，好舒服——」

搶步過來就是一推，拉枯枝一樣，把我推倒地上，碰了個响頭，再狠狠的加上一腳，「嘩啦」一聲，坐椅給拆了骨。

「不准起來，跪着！你惡貫滿盈了，該有今日——」

這幾句話對我確實太侮辱了，我幾時作過惡？惡過些什麼？立刻轉過頭去想問個明白，但一見那張兇神惡煞的面孔，連忙把話吞下來。

經過一番惡毒的訓斥之後，忽然又鴉雀無聲了。我的妻子紹芬本來是躲在房裏的，這時她懾手懾腳的探出頭來看個究竟，忽見我參神一樣對着牆壁跪着，頭垂得很低，她心裏一酸，忍不住哇的一聲，哭回房裏去了。

也不知跪了多久，我的兩腿已酸痛麻木，實在熬不住了，索性順勢屈起來，把屁股墊在腳踭上，可讓膝蓋休息一下。耳邊聽見紹芬在房裏哭泣，像給一把尖刀插入胸膛，難過得很，很想爬起來去勸她一勸，卻又耽心會因一時的輕舉妄動，招惹更大的麻煩。組長的話就是命令，叫跪着便跪着好了。

而且，他們不又是來了嗎？腳步沓雜，分明已升堂入室了，大階上好似擠滿了人。

「李祥生！」這是一純粹廣州腔的陌生人的聲音。

「有！」

我習慣上應了一聲，但究竟是有罪在身，不敢抬頭來，祇可偷偷的用眼角窺看一下。因為是跪着，能看見的祇是下半截，一條西褲下面吊上一對殘舊褪了色的黃皮鞋，後面又排列着四隻粗壯的赤腳。我心裏明白過來，這次怕是貴賓駕臨，聯合視察了。

所謂「聯合視察」就是「同志幹部」與「幹部同志」的混合稱呼。這兩個名詞不知是誰發明的，很是流行，大家都這樣呼喚着。這是新舊社會交替的必然產物。在舊的制度已經崩潰，新的秩序還未建立起來之前，為了填補政治眞空，一方面要幹部下放；一方面要就地取才，於是在新興的無產階級中自產生出一批新貴——幹部同志，這是共黨政權底下的一羣基層幹部。

他們雖不是黨員，卻能得到黨的支持和鼓勵，執行黨的所謂政策。同時又因他們大多數是一竅不通的文盲，對法令的推行會異常賣力，他們亦很會利用這千載難逢的機會，揚眉一番，橫行鄉曲，任所欲為。

因此大家對這批得意的鄉愚流氓，都心存恐懼，見了面的時候就尊一聲「同志」，「同志」這句話也變成一頂時髦的帽子。「同志幹部」則不同了，他們如非黨員就是經過組織的考驗，從上級特派下鄉來專搞土改的，實際上是來領導這批「土特產」農幹進行鬬爭工作。

他們很會掩飾自己，經常笑口常開，看起來倒很和藹可親，不像農幹那樣輕率強悍。但是，所有的土改工作要經他批准才生效的。他在農幹眼裏是一個欽差大臣，下鄉的城隍。

有了「同志幹部」駕臨，我已意識到本身的問題可能有一個新的轉機了，高吊起的心於是放下了一半。

徐蚌會戰始末（二）

齊武

見仁見智的邱援黃

在黃伯韜全軍覆沒後，即有人把這項責任放在邱清泉的肩上，有說邱「見死不救」，亦有說邱「救援不力」。其所持的論據，不外以下幾項：

(1)以邱兵團的强大軍容，優良裝備，高昂士氣，如能盡力一拼，那有救不出黃伯韜的道理？

(2)邱在蘇北曾以一比八的兵力擊潰陳毅，在魯西曾以兩師的兵力擊敗劉伯承七個縱隊，如以現在雙方的兵力來說，並不足這個比數，爲什麼不能擊敗陳毅，救出黃伯韜？

(3)有人更繪聲繪形，把援黃與豫東會戰牽連在一起，說「獎黃」、「懲邱」是因，這次援黃是果，所以不能救黃脫險，是邱要報以前的「一箭之仇」，更是笑話。

筆者並不準備爲邱清泉辯護，因邱已成仁，已無庸饒舌；更沒有「翻案」的打算，是非曲直，自有公論，這是史家的責任。筆者所欲紀述的，只是當日置身戰場，所親歷目睹的事實而已。

不錯，邱兵團曾以一與八比的兵力擊潰陳毅，以二師的兵力擊敗劉伯承七個縱隊，這是事實，不容掩飾，但有一點須要明瞭，即以前和現在的情勢不同。前述二例，都是共軍向邱兵團攻擊，現在卻是邱兵團要向共軍攻擊，攻與守的形勢，是迥然不同的兩種處境，不能混爲一談。自來以寡敵衆，以少勝多的戰例，多係採取守勢，如「淝水之戰」、「赤壁之戰」……不勝枚舉。但以少攻多，而能獲得勝利的，古今以來，並不多見。

邱兵團的裝備優良，亦是事實。爲要發揚優良裝備的威力，只宜於白天攻擊，而不適於夜間戰鬥。因夜間戰鬥的要旨，在以短兵相接，實行白刃戰鬥，是劣勢裝備對付優勢裝備的一種有效戰法。但是，這種作戰方式，並不是邱兵團以「火海」消滅「人海」的戰鬥所應採取的。故在剿匪各役中，很少實行。唯一打破以往戰例的，就是在援黃時，開始實行夜間攻擊了。一到黃昏後，即能看到火花亂濺，星光（曳光彈）橫飛，縱橫數十里，織成一片火海。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不停的戰鬥中。

邱兵團在援黃戰役中的傷亡，雖不算慘重，但有一筆很大的數字，有些團的傷亡，已超過三分之一的人數，這是打破以往各戰役的傷亡紀錄。因邱兵團的作戰，是以火力取勝，而不是以人力取勝。尤其在爭奪鼓山的戰鬥中，槍決一名營長（二八七團第二營），更是第五軍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這種「狗急跳牆」的戰鬥，放棄優勢火力，而驅迫人力與共軍搏鬥，已說明了邱清泉這時心理上不可耐的急迫情緒。

這時，筆者正兼帶一個加强團，一時忽由第一線抽下來，趕往飛機場阻擊劉伯承的進攻；一時又由側方趕上第一線，收復幾次易手，雙方拼命爭奪的鼓山。披星戴月，沐雨櫛風，弄得焦頭爛額，風塵樸樸，沾滿征衣，深感這是有生以來最吃力的一仗。現在或許有人要問，既然這樣拼命戰鬥，爲什麼還不能救出黃伯韜，其理安在？

概畧言之，約有以下幾項因素：

(1)天時地利兩失：邱清泉奉到命令趨往援黃，開始加入戰鬥時，已是黃伯韜被圍的第四天，陳毅已利用三天三夜的時間，加强工事，並在碾莊、徐州間的羣山糾紛地帶，構成了堅强陣地。邱清泉要救出黃伯韜，必須先攻堅，要把這縱橫數十里的堅强陣地攻下，才能談到救黃。雖然邱兵團裝備優良，火力强大，要攻下這數十里的堅强陣地，自非一蹴可及，亦不是朝夕之事，必須多費時日。雖盡九牛二虎之力，每天平均只能攻進五里。「鮒魚困涸轍，難待西江水」，這種速度，是黃伯韜難以等待的事。

(2)未能配合黃伯韜內外夾攻；黃伯韜在被圍初期，一連三天三夜猛勇戰鬥，拼命向外打，其勢甚銳，但到邱清泉參加戰鬥時，「一鼓作氣」的時日已過，已到「再而衰」的境地，不能與邱清泉的攻勢相呼應，而取得內外夾擊之效，只有等待邱清泉的救援。已把協同作戰，變成邱清泉的單方面戰鬥，自有「事倍功半」之難。

(3)救不出黃伯韜的最大癥結，是「以分擊合」、「以寡敵衆」，難以取勝。當邱清泉攻克鼓山，俯瞰碾莊，已勝利在望時，突然半路殺出劉伯承來，以六個縱隊的兵力，直拊邱清泉的背側。這是邱清泉最感痛苦的地方，迫得從第一線抽調兵力去對付劉伯承的突擊。筆者在當時，是親歷其境的人，黃昏後才從第一線下來，一個强行軍跑了七十里，人困馬乏，還要在拂曉以前，參加阻擊劉伯承的進攻，這種滋味眞不好受哩！

援黃失敗的關鍵，就在這裏。邱清泉攻克鼓山（全陣地的制高點），已掌握到勝利的鑰匙，如果沒有劉伯承半路殺出，攔腰一擊，則救出黃伯韜已是指顧間的事。但以邱清泉一人之力，而向五十萬之衆的陳、劉合股攻擊，就是黃口孺子，亦會知道

這是一項很難成功的戰鬬。

共軍既已看清這一仗的重要性，不惜集中陳劉全力以對付邱清泉，以企獲得最後的勝利，而劉峙將軍竟等閒視之，不使用孫元良、李彌兵團去對付半路殺出的劉伯承，而讓邱清泉專心一意的向陳毅攻擊，以解黃伯韜的圍，卻要邱清泉第一線抽調兵力去向後打，以緩和第一線正作生死存亡的戰鬬，這是令人難以理解的謎。假如劉峙將軍能用孫元良，或李彌對付劉伯承，不使邱清泉受到陳、劉兩面火攻，把邱清泉單槍匹馬的奮戰，變成名符其實的會戰，則邱清泉卽能發揮其全力，以擊敗陳毅，那就不致於叫黃伯韜全軍覆沒了。

因為這是徐蚌會戰失敗的癥結，故筆者不厭其詳的加以紀述。以下再將它一幕一幕揭開。

陳毅南下不攻徐州

在陳、劉合股解決黃伯韜之後，一般人多推斷共軍會乘勝攻取徐州。一時突趨緊張，不僅人民儲糧備戰，一夕數驚；而守軍亦在磨拳擦掌，枕戈待旦，準備在共軍來攻時，大顯身手，予以痛擊。那知情況的演變，卻出一般人的預料之外，陳毅沒有乘勝直撲徐州，反而退避三舍，一聲不響的悄然南竄了。根據軍事觀察家的判斷，陳毅所以要採取這項行動的原因，以下列四項的可能性比較大：

(1)在徐州附近地區的國軍，士氣激昂，戰鬬力堅强，都是能征慣戰的勁旅，且有既設的强固工事可資憑藉，以共軍當時在徐宿地區的兵力進犯徐州，毫無勝利把握可言，以「不打無把握的仗」自詡的共軍，缺乏攻堅的勇氣和膽量，不敢冒險嘗試。

(2)共軍的戰術運用：是「只打行動中的敵人，不打駐止間的敵人」，假如冒險進攻徐州，一旦不能攻下，便要演成曠日持久的長期戰爭，這是違反共軍在戰術上，要採取「速戰速決」的軍事原則。不如暫時放棄徐州，另圖襲擊在行動中的國軍，較為有利。

(3)「攻弱則强亦弱，攻强則弱亦强，」是共軍作戰的指導原則。當它企圖有所行動的時候，須將在徐蚌地區的國軍，先作一個詳確的較量，擇其弱者或陷於不利情況者先下手，自然要比先攻强者較為有利。等到較弱者全部被解決，則强者亦將變成弱者，這時再向其攻擊，自易奏功。所以陳毅、劉伯承等不先攻徐州，而是懷有使國軍「强變弱」的陰謀南下的，並不是它不想進犯徐州。

(4)「圍點打援」，是共軍一向所慣用的戰法。自宿縣被共軍進據後，徐州已陷在共軍的大包圍形勢中，不急於進攻徐州，而企圖先在蚌埠附近地區北上的援軍身上打主意，其可能性更大。

從陳毅南竄而不西侵這件事來看，已說明它南竄比西犯的企圖較有利。可惜徐州剿總並沒有計劃阻止共軍的行動，亦沒有預先防範的措施，聽任共軍在津浦線南段佈置陷阱，佔據宿縣，截斷徐州與南京間的交通，以孤立徐州，迫使守軍撤退，再在行動中予以重大打擊。這是徐蚌會戰自開始以來，卽失去主動，一連串的跟着共軍的行動而行動，使共軍佔盡一切便宜，而使國軍受到最慘重的損失。戰爭的失敗，就是錯誤的積累。在徐蚌會戰中所犯的錯誤，多得出奇，一錯再錯，接二連三的錯，可以坦率的說一句實在話，徐蚌會戰的戰略部署與運用，無一是處。假如有十分之二三的適當措施，便能挽狂瀾於既倒，重振旗鼓，以挽頹勢，那能會一面倒的敗下去？

變內線為外線作戰

「勝敗兵家之常」，有敗卽應有勝。這裏有一個轉敗為勝，挽救以往頹勢的建議，是邱清泉在黃伯韜失敗後，而陳毅已悄然南竄的時期所提出的：就是「變內線為外線作戰」的計劃。這是一付對症下藥的良方，可惜沒有切實實行，致使功敗垂成。邱所具申的意見，概略言之，約有以下幾項：

(1)自陳毅南竄後，徐州地區已無共軍正規部隊，如再把大量國軍控制在徐州，便成了全盤棋勢中的一顆「死子」，毫無用處。為求爭取主動，應適時改變戰略，從新部署軍隊。

(2)徐州這時已陷在共軍大包圍的形勢中——隴海東段，自黃伯韜兵團在碾莊覆沒後，已無國軍；西段自開封失守後，已不能通車；津浦線北段，濟南已失陷；南段宿縣又被截斷；四面八方的陸地交通，全被窒息，一時沒有打通的希望。處在這種情況裏面的國軍，不能坐以待斃，等待共軍來宰割，實應採取積極行動，及早打破這種局面。

(3)徐州雖有既設的强固工事，充足的糧彈，高昂的士氣和民心，足資固守；並且可以鞏固南京屏藩，振奮中原人心。但是，共軍這時已竄據宿縣附近地區，使徐州在戰畧上已減低了固守的價值，如再使徐州國軍長期「守株待兎」，不僅影響到現時的士氣，亦恐遺誤其他地區的戎機。

(4)現在最有利於國軍的行動，是採取內線為外線作戰，集中現在徐蚌地區的國軍，加入已由信陽馳援，正在行進途中的黃維兵團全部力量，實行南北夾擊，將竄據宿縣附近地區的陳毅、劉伯承等股共軍包圍，一舉而殲滅之。這時，黃伯韜雖已全軍盡墨，但在徐州的國軍，還在二十五萬人以上；而在蚌埠地區的國軍，加上黃維兵團，仍在三十萬人以上。國共雙方兵力的對比，已超過一與一的比數，縱不能消滅陳、劉，打勝仗是很可能的。

(5)實施步驟：在北線的國軍應作以下的部署：甲、邱兵團的戰鬬力最堅强，卽沿津浦線東西兩側向南攻擊前進，配合南線國軍，取得分進合擊之效。乙、以孫元良兵團擔任側翼掩護，維持邱兵團後方交通補給線的安全，使其放膽前進，而無後顧之憂。丙、李彌兵團原守徐州，現任北線總預備隊，視戰況進展情形，不失時機，而作靈活適當運用。

在南線的國軍，卽採適應行動向北攻擊，作如左部署：甲、在黃維未到達前，先以李延年兵團沿津浦線北上攻擊，以俟黃維參加戰鬬後，卽轉調任務，作總預備隊。乙、以張淦兵團擔任側翼掩護，維持後方交通安全。

這項計劃，雖有爭取主動，打開敗局的作用，但自開始實行以來，又陷於「以分擊合」的窠臼。在北線只動用了邱清泉一個兵團，其他國軍都是按兵不動；在南線亦僅李延年派出少數部隊，有聲無力，沿津浦線作了象徵式的北上。這樣打法，如能保持不敗，亦感很難，還能存着奢望，祈求有力打開一個新局面？

被共特拆垮

人槍兩缺，牢騷滿腹

在這種情形之下的羅廣文，不僅豪氣消失，心灰氣餒，而且深感憤慨，痛心疾首！因爲他這號稱十萬大軍的兵團，直到共軍已經渡江南下，西南形勢逐漸緊張之時，連五萬多名老弱殘兵的步槍，也沒有裝配齊全。等到京、滬沉淪，湖南「和平解放」，共軍直撲桂、黔，這時的四川人，都對羅廣文兵團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夠在這次保衛桑梓的戰爭中，能夠發揮他在十八軍與共軍作戰的餘威，將他手下的敗將劉伯承部，阻擊於四川境內。

誰知川人對羅廣文寄予希望之前，羅廣文早已於共軍尚未壓境，便因灰心絕望而向中共靠攏了。

因爲羅廣文的處境艱難，表面上看來，好似是由於四川的豪紳地主們故意爲難掣肘所造成，其實是中共的特務滲透在省參議會與後勤補給機關做成的結果。羅廣文不知就裏，把一肚子牢騷發在這班地方豪紳身上，認爲大勢已去，他的靠山又遠在台灣，不禁爲自己的前途感到苦悶。終日繞室徬徨，情緒不安。這種不滿現實的情形，無能爲力的牢愁，自然逃不出共特的耳目。中共佈置在四川的地下工作人員，是「統一指揮，個別掌握」的。獲知羅廣文因兵源不足，糧械缺乏，不滿情緒，已流於公開的言表之時，便已通過羅廣文的親信，進行「煽風點火」的挑撥離間工作，說什麼「大勢已去，獨木不能撐大厦呀！」「民心士氣，均不足以一戰呀！」「在四川境內的中央軍，他們不會硬拚，隨時準備撤退；在四川境內的地方軍，他們都是腳踏兩邊船，早已作好了投降起義的打算呀！」「你也應該早爲之謀，不要搞到臨時打不成，走不了，進退維谷，兩頭無靠呀！」……諸如此類的話聽多了，再看看他人，想想自己，羅廣文在情緒低落，心情憤慨中，信心喪心，立場動搖。但他還想到最後不可爲之時，是否能一走了之，再去台灣投靠自己的老長官陳誠，以圖再起。

他這個最後的希望，也即是「三十六計」中最後一計「走」的打算，當然不好明的表示，只能用訴苦的方式，分向最高當局，及遠在台灣的老長官投訴。誰知所得到的回答，都是對他這場西南保衛戰中，寄以無比的期望，認爲他人地相宜，應該克服困難，充實戰力，爲黨國出力，爲十八軍的傳統爭光。

這些話，在正常情形之下，是一種器重的獎勉之辭，足可發生「士爲知己者死」的鼓舞作用；但在羅廣文自感一籌莫展的時候，聽了這些要將他「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話，不但起不了鼓動作用，卻引起了他的反感，認爲這是「飽人不知餓人飢官話。

因此，四川三字經的「格老子」、「龜兒子」也就衝口而出，獨自個大罵山門。

共特乘機下說辭，羅廣文秘密靠攏

這種情形，又被共特知道了。於是，認爲時機成熟，可以開門見山跟羅廣文談判了。派出得力人員，向他下說辭，什麼「這不是改朝換代，這是人民解放戰爭呀！忠於個人的思想是不應該，識時務者爲俊傑呀！」什麼「共產黨是寬宏大量，毛澤東是用人惟才呀！憑你的一切，將來仍可擔任方面重寄，繼續爲國爲民，共同建設富强康樂的新中國呀！」又說什麼「今日樹倒猢猻散，國民黨幾百萬裝配精銳的軍隊都望風披靡，土崩瓦散了，解放四川之戰，靠你這支老弱殘兵，破爛裝配又能發生什麼作用？就算是退守台灣，也不過是遲早問題，何不早點與共黨發生關係，表示輸誠，留下一條後路？」……諸如此類的話，在那個時候的羅廣文，是聽得進耳的。他也感到自己既非黃埔，又非陸大，爲官廉潔，雖曾與李先念、劉伯承在華中作戰對殺，那是「各爲其主」，中共既然明令「既往不究」、「立功有獎」，自己縱不希望有獎，想必也可無過。據說：共特人員爲了減除他心理上的顧慮，還曾由劉伯承親自寫信給羅廣文，以示「識英雄，重英雄」，希望化敵爲友，爲國爲民，語多讚佩。信中只有國家民族利益，毫無私人恩怨，保證解放四川之後，携手併肩，共同爲建設新中國而努力。

羅文廣就是在這種心情沮喪，意志動搖，希望沒有，信心喪失中，被國民黨一推，共產黨一拉，在共軍尚未進入川東大門之前，便已與中共搭上了關係，在極機密中，執行中共所賦予的秘密任務。

中共給予羅廣文的任務是特別的，在中共統一策劃之下，不要他率領部隊「陣前起義」。因爲中共那時尚不知胡宗南各兵團的動向，也不知道宋希濂等兵團的戰志，中共有把握的，只是幾個四川軍閥可以投降起義，但連一貫死硬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及楊森、孫震、孫元良、唐式遵等人，尚沒有辦法使之靠攏。如果這許多人的部隊，糾集在一起要與入川共軍硬拚的話，劉伯承與賀龍所率領的卅萬共軍，也是要傷亡慘重，難有絕對戰勝把握的。因此，中共將羅廣文拉攏之後，以他是中央軍的嫡系，又是四川省人的雙重關係，國民黨方面任何人均不懷疑他會投靠中共的有利條件，而且會把他的兵團視爲最可靠的一支部隊，擔任川康保衛戰中最重要的角色。因此，中共便賦予他一項特別任務，要他不必「陣前起義」，擺出一種[illegible]

西南保衛戰

負責拖垮國軍，拆垮國軍防線的工作，

拖垮國軍戰力，拆垮防守陣線

這種拖垮國軍，拆垮國軍的辦法，便是每當國軍在一定地區構成防線的時候，羅廣文的部隊便相機向後撤退，使國軍防線發生漏洞，不攻自破。無形中使國共兩軍不能在戰場上發生眞目面的會戰。

因爲戰場上的情況，是牽一髮而能動全身的，尤其是防守方面，只要一個小據點發生漏洞，敵人便可乘虛而入，長驅直進，影響到整個防守陣地的崩潰。同樣的道理，攻擊方面的部隊，如果協同不好，不如時夾擊，或齊頭併進，只要有一方面觀望不前，也可予防守者以反撲之機，將冒進的部隊誘入殲滅，或反包圍而吃掉。

以羅廣文的威望，與他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及那種別有用心的「忠貞表現」，在指揮整個西南保衛戰的軍政副長胡宗南看來，他這個兵團，雖然不是所有在四川境內的皇牌軍，也是有他在內的防守地區的主力軍。因此，共軍入川之後，國軍保衛重慶之作戰計劃，羅廣文兵團便擔任了防守重慶的主要任務，要他抗拒共軍，掩護其他方面友軍的後撤，以備部署保衛成都，佈防川康之線。

可是，他因爲執行了「拖垮國軍，拆垮國軍」的秘密任務，表面上欣然受命，實際上選擇緊急關頭開溜。一般不明所以的中下級幹部，卻非常賣力。（按：共軍入川之後，在成都中央軍校的學生，他們都認爲羅廣文兵團最有前途，把羅廣文看成是劉伯承的尅星。將來正式交鋒時，必然可以在這位打敗過李先念與劉伯承的國軍將領指揮之下，發揮戰力。兼之，這是一個新擴編的兵團，各級幹部缺乏，陞遷機會多，因此，很多中央軍校的官員學生，都請求派到羅廣文兵團任中下級幹部。就是原已分發到別的部隊的軍校學生，也有不少人設法轉到羅廣文兵團來。這班幹勁冲天的軍校畢業生，他們在校時受了校長關麟徵的薰陶，無不想在這場保衛中一顯身手，追隨羅廣文好好的幹，狠狠的打，一個個似出閘猛虎，如入海蛟龍，勁道十足。是四川人的話，無不毀家紓難，賣田賣地在所不惜，帶着家財去做官，只求把士兵吃飽，戰力養足，準備爲防守重慶之戰而盡力。）

因此，共軍抵達重慶外圍之時，羅廣文的部隊，確曾與共軍的先頭部隊發生過幾次小戰鬬。誰知正打得熱鬧，上面的命令「向某某地轉進」。這班懞查查的下級幹部，同感莫名其妙，怎麼前線打得好好的，勝敗未分，便下令退卻？在當時還以面的命令後撤，他們也只好服從，帶着部隊後退。就這樣一路佈防，一路後退，不但重慶保衛戰無疾而終，就是以後退出重慶，也是如此，他的部隊總是先垮先跑，使國軍不能構成一條堅強的防線。

退到川西才投降，檢討戰局說內幕

這種情形使指揮整個戰局的胡宗南看在眼內，感到不可解，爲什麼羅廣文這支昔日橫掃華中戰場的勁旅，在他自己的家鄉帶着子弟兵作戰，反而成了不堪一擊的豆腐軍，無氣無力到連腳都站不住，只知一味的向後跑？

羅廣文說得振振有詞道：「這個仗我確實沒有辦法打，我想打，下面的人不能打。責怪他們嗎？他們的理由大得很，士兵吃不飽肚子，部隊又沒有經過嚴格訓練，盡是烏合之眾，槍械不足，重武器沒有，遇到敵人一衝就垮。」

他或者說：「這樣吧，等我到達某地區時，認眞的整頓一下，把工事構築好，跟劉瞎子（劉伯承）好好的打一次。」

他就是這樣帶着部隊一直朝後退，而且在退卻途中，軍風紀壞透了，官兵們受了他平日發牢騷，罵四川豪紳地主不肯徵兵徵糧的影響，及他要親自帶部隊訪問豪門的鼓勵，因此在退卻途中，官兵成了土匪，一路上打家刼舍，搶衣搶食，弄得民怨沸騰，無不希望國軍快走，共軍快來「解放」。

羅廣文的部隊，不但拆垮了國軍在四川的有形防線，而且拆垮了四川人民對國軍的心理防線，在民心士氣全失，統軍者又有預謀之下，一直退到川西，整個四川的大局已定，他才露出眞面目，正式起義投降。

羅廣文向中共靠攏，身負秘密使命，拆垮國軍防線的內幕情形，在當時是沒有人知道的；就是在他退到川西，正式宣佈起義，大家還以爲這是大勢所趨，中央把他丟棄在四川不睬，他也的確無能爲力了才起義的。

故此，當時並沒有人懷疑到他的節操，有如國人由諒傳作義在北平起義一樣，予以原情見諒。

他被共特勾引，早向中共投靠的內幕，是「解放」之後，中共高級特務檢討川康之戰的經過，才將上述情形透露出來。並認爲羅廣文這次的秘密活動，使「解放四川」之戰，在實質上有其重大的影響，乃是促成國軍無法佈防，不能抵抗，減少雙方傷亡損失的一大「功臣」。

（四）

三郎

太平洋風雲

二十四：中央情報局的特種殺人利器奏功了

白萍 譯

「大約是六時半了，伍特從望遠鏡中，看到新丹雅號的黑影子，雷剛的兩艘漁船卻看不到，大抵仍在小島嶼後面。阿里達克轉舵靠岸行駛，利用岸側的森林掩蔽。

再過十五分鐘，伍特已看得更清楚了，起重機的鋼臂伸出到海面上，一座黑色的物體吊懸着，顯然是海底撈上來的一門金砲，掛在鋼纜上。

伍特吃驚了，因爲，他已看到兩艘漁船也靠在新丹雅號船旁。伍特立即叫阿里達克把引擎關閉了，靜靜地聆聽。很清楚地，傳來輕微的槍聲，他立即喝叫道：「全速前進！」他感到怒不可遏。

阿拉大神號飛躍而前，震盪得很厲害，伍特站穩了身子，看見新丹雅號船身愈來愈大，他怒罵道：「那該死的蠢才竟不依從命令行事，他不依照原定計劃來動手進攻，現在天色這樣明亮，太不適宜了。」

「雷剛是一個軟弱無能的人，」阿里達克道：「因爲他軟弱無能，所以，他憎恨你。你告訴他如何致富，並且教給他如何獲得這筆財富的辦法，所以，他不肯遵命行事。他現不依照你的命令，就等於是他和你同樣的有本領了。」

「若不是這樣的話，便是他太貪心了，急不及待地要把黃金搶奪到手，」伍特再把望遠鏡對着新丹雅號探視過去，兩艘漁船離去了，急速地划着，駛離新丹雅號，他更看到船旁浮台上塞滿了人，通到甲板去的扶梯上也蹲着人。

「加速，最大速度，」伍特咆哮叫道。

阿里達克獰笑着，這艘改裝魚雷艇已盡了最高的速度向前急駛，越過沙壩，掠過河口，在兩座小島之間穿過去，駛到珊瑚礁的缺口上，突然船身一震，似乎停了一會兒，跟着，已衝到水面上，急轉灣，駛到新丹雅號船旁去。

新丹雅號下錨停泊着，和珊瑚礁成平行線，甲板上混戰着，到處是人，槍聲四起，伍特抬頭看看船橋上，從破碎的玻璃窗口中，閃閃火光，槍彈向下面甲板射下來。

「雷剛連船橋和無線電室還未控制到手呢！」伍特叫着，跑到哈山操縱的小型機關炮旁邊，下令道：「把天線網打下來了。」

伍特指着無線電室上面的像小型雷達網的天線柱，哈山按動機掣，炮彈射出，一連串六枚砲彈橫掃過去，最後的一枚擊中了，天線柱斷折，上半截飛去了，下半截跌下來，擱在船橋上，一團電線和彎曲了的金屬桿子糾纏在一起。

伍特立即探身進入艙內，抓起一支點四五口徑手槍，一把槍彈塞進袋中，對阿里達克道：「送我到浮台上去。」

「我跟你去。」阿里達克道。

「他媽的，你不要來。你留在船上，掩護我們，也許我們追得要撤退也說不定。這兩艘漁船已駛去了，假如要撤退的話，後退也沒有路可走了，雷剛和他的手下只有跳海一途；屠樂的手下便一定會從船舷向水面開槍掃射。假如是這樣的話，你便要開動機關槍向新丹雅號掃射。」

阿里達克點頭承諾了，把阿拉大神號駛靠在新丹雅號側的小浮台旁邊，伍特一躍過去。

在浮台上蹲着四名雷剛的手下，他們聽到了甲板上槍聲，已經驚駭得一動也不敢動了，伍特伸手抓着他們的肩膊，把他們抓起來，喝罵道：「起來，起來，你們這羣膽小鬼，上去，上去，上梯去。」

像一頭兇猛的牧羊犬似的，驅逐着四名膽小如綿羊的打手，伍特揮動他的手槍槍桿敲擊下去，左手伸開巴掌痛打，揮腳亂踢；這四人終於上梯去，在梯上也伏着三人，也被驅逐得向前移動，伍特殿後押陣，迫他們上去。

到了甲板上，伍特停下來，冷靜地看着眼前混亂的形勢，只是一羣惡漢混戰在一起，赤手空拳地苦鬪，揮動自動步槍和手槍桿毆擊，更有拿刺刀和匕首拼搏的。新丹雅號的水手們很易辨認出來的，因爲他們身上都穿上制服。屠樂的近身侍衛何基從船後跑出來，持着手提機槍，在他開槍掃射前，伍特開槍，點四五口徑的槍彈很厲害，只一彈就把何基擊倒在地，他的手提機跌在身旁，伍特飛躍而前，把這支手提機槍搶在手。

伍特四面看，不見雷剛，謹慎小心地走到通往上面甲板去的扶梯，迅速地飛奔上去，直奔向船橋，開動機槍掃射過去，把玻璃窗射得粉碎，以制壓從裏面射出來的槍彈，但手提機槍卻忽然「子彈爭珠」，塞住了，伍特把這支槍往旁邊一丟，順勢直衝過去，用力一撞，把上了鎖的門撞開。

伍特到了舵房內，看見船長正躲在玻璃窗下，伸手按着和下面機器房通訊的對話機，伍特一躍而前，把這船長抓住，拖了出來，這船長拼命掙扎，被伍特揮擊槍桿毆打得乖乖的聽命。然後，把他拖起來，站着，手槍指着他的腹部，命令道：「立即向播音器宣佈，下令船上水手停止戰鬪。」

在伍特說話時，新丹雅號突然擺動，向側傾斜。

伍特和船長互相看了一眼，伍特從船橋向船

頭望過去，船身已經在幌動着，向珊瑚礁側傾下去。

「你下令開船而不起錨麼？」伍特質問道。

「不。」這船長是義大利人，他用英語急促地道：「在機房中的蠢才開動了機器，這是意外事件。」

他立即走回對話機前，滿臉大汗，不斷的叫喊着，但顯然的沒有應聲。

船身向珊瑚礁更爲迫近過去。

伍特不知道這船長是否僞裝不知道，抑或在慌亂中自己發了命令下去也不知道。不過，總言之，情況已十分混亂了，而且，要挽回也已太遲了。他立即飛快跑下樓梯去，再到了甲板上。這時，船身已傾側得更厲害，直撞上珊瑚礁了。

伍特在甲板上已不能站直走路了，只得爬行過去，到了主線，在門外，俯伏着屠樂另一名侍衞陶銘納的屍骸。跟着，一聲槍響，從艙內傳出來，伍特停一下，朝窗內一看，只見雷剛在裏面，伍特一面向他叫喚，一面搶進艙內。

只見屠樂躺在樓板上，手腳伸張，上半邊臉孔已血肉糢糊了，後面柚木板壁上，已染上了一片血肉。田達麗一手抓緊了彫刻精緻的壁爐旁邊的扶手，站穩了，滿臉恐懼的注視着屠樂屍體。

雷剛手上持着左輪槍，抬頭看着伍特，道：「完了。」

田達麗身體一側，往前便倒，伍特立即搶前，扶着她，右手把手槍插在腰帶上，雙手扶持着她出門口。

「你到什麼地方去？」雷剛猛然質問道。

「馬上離船，還有什麼；船已撞在珊瑚礁上了。」

「等一等，」雷剛揮動手槍，道：「我知道船已撞在珊瑚礁上了，但你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吧！你以爲你的計劃很週詳麼，不是也漏去了這一點！」

伍特一手推着田達麗靠在壁上，回過頭來對雷剛道：「你在這船內搞什麼鬼？」他怒火上衝，「你提出問題麼？我問你幾點，爲什麼你提早動手攻擊？爲什麼你不佔領船橋，控制無線電室？假如你聽我的吩咐把各船口控制了，甲板上那裏會有這樣多的水手在抵抗呢？他們也不會使這條船撞上珊瑚礁的。」

「吩咐！」雷剛大叫道，「你的吩咐，你的命令，你的計劃，人家有更好的計劃呢！我就有着比你更好的計劃了！」

伍特憤然道：「看你的計劃得到怎樣的結果吧！」

「你聽我說，」雷剛更大聲在叫嚷着，伍特知道這葡萄牙人陷入極端恐懼與焦灼的精神狀態中，「我來這兒拘捕屠樂，他和這女人在一起，我只要控制了屠樂，他就會下令全船水手停止戰鬬的，這是擒賊擒王，最高明的手法。」

「不，」伍特極力忍住怒氣，道：「你錯了，你只有抓住了船長，才是擒賊擒王。你在要脅屠樂時，屠樂設法拖延時間，使他的水手有時間衝下甲板，而你的人已經上船的還不夠半數。」

雷剛低下眼來，道，「在屠樂的侍衞衝進門內來時，我一槍就射殺了他，讓他知道我不是開玩笑的，」然後，他突然又抬高眼睛來，看着道：「我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

伍特恍然大悟於這一次失敗的原因了，他對田達麗溫柔地道：「好了，我們走吧，離開這兒吧。」

雷剛身體震動了一下，再開一槍，射擊已死了的屠樂的遺骸。

田達麗尖叫了，那是恐怖的尖叫。

「這個壞蛋！」雷剛罵道：「他故意把船弄沉。」

伍特緩緩的轉身過來，面對着這葡萄牙人，他自己感覺到插在腰間的點四五口徑的手槍，對他道：「屠樂無法把船弄沉的，要嗎是船長在慌亂中下錯了令命；要嗎，機器房中的蠢才弄出這樣的禍事來。」

「你那裏會知道呢？在船撞向珊瑚礁時，屠樂站在這兒大笑呢！他說他絕對不讓我得到這批黃金，他說要親自把我吊死。」雷剛道。

「於是，你開槍殺他了，這能夠證明什麼呢？」伍特道：「你還是到甲板上，召集你的手下吧！船上有足夠的救生艇，可以把他們送回岸上的。」

「你所說的就是這些麼？你要我做了這一宗事，犯下了瀰天大罪，你就是這樣輕鬆的說幾句話，就這樣了事，你自己可以開船他去了麼？那些黃金呢？在什麼地方？」

「在艙裏面。」

雷剛大笑道：「這批黃金又沉到海底了，我怎辦呢？到了這樣的地步，我的手下會背叛我，會向我算帳的……我答應了他們厚賞，現在沒有黃金，怎樣付給他們？想辦法啊！」雷剛的聲音已不再是呼叫着，而是低語着了，「抑或你撒手不管呢？」說着，他的手臂畧畧提高，手槍已經舉起。

伍特不願意地垂下手來，輕輕一碰皮帶上的大銅環扣，兩聲槍聲，同時迸發，暗藏在大銅環扣內的兩顆槍彈同時射出，中央情報局的特種殺人利器奏功了。

雷剛以爲自己穩佔了上風，伍特的手槍插在腰帶上，雷剛自己則握槍在手中；若是伍特動手拔槍，雷剛一按機掣，便可置伍特於死地，但他料不到伍特只一按腰帶，便已射出兩枚致命的槍彈來。

【未完】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萬人意見

大陸罐頭防腐劑重 多食足以影響健康

讀者提供素食調病有功經驗

萬主編：

頃讀貴雜誌第一一一期，讀者來信頁刊載：「用臘青油剝鷄鴨毛，嚴重妨碍市民健康」為標題的來信，內容所稱，據本人調查所得，確屬實情。根據該行業夥件透露，除用臘青油外，亦有用松香油者。鄙意此種遺害市民健康的行為，應請各街坊呼籲政府當局立刻取締，此實急不容緩之工作，市民健康，實深利賴。該讀者有此建議，鄙人亦深受感動。茲提出下列兩點，敬請轉達貴雜誌廣大讀者羣眾。愚者之見，尚待質諸高明，以為然否？

一、大陸肉類罐頭，防腐劑重，有碍健康。

本港市民日中消耗大陸肉食罐頭不少，市民多利其便利而價較廉，不知其害。中共政權一貫作風，祇知向外套取外滙，以經濟掛帥為主的對外貿易政策，殊不考慮危害人體健康問題。吃過大陸罐頭肉類的，不論鷄、鵝、鴨、魚、豬等肉，甫一開罐，無不嗅到其防腐藥劑氣味。用意是使肉類作持久性保存，遠銷海外市場，盡量搜括外滙。誰知防腐劑重，足以妨碍人體健康的。本人認為多吃大陸肉類罐頭可引致損害健康。近年本港癌症增多，此亦可能為成因之一，希本港廣大市民，為顧全身體健康，應盡量減少吃大陸肉類罐頭食品。

二、素食養生，消弭疾病，常保健康。

提倡素食，雖為老生常談，然多年以來，本人目覩耳聞，因患重病素食戒葷，持之有恒，霍然而愈者頗多。本人亦實踐吃素多年，治愈本人心跳、胃病、失眠等症，且身體日漸健康，身心舒暢。此非站在宗教立場而言，而是在科學立場提出。蓋一切素食物品，含有維他命各類成分，不亞於肉類，倘能調味得宜，各種蔬菜、豆類及蔬果，均可佐膳或作日常食品，美味之處與肉類相比，有異曲同工之妙。本港市民生活緊張，多患心臟、甜尿、肝病、高血壓、腸胃等病，倘能多吃蔬食，少吃肉類，調養身心，持之日久，重病減輕，輕病消弭，常保健康。此本人體驗之所得，不厭鄙俚，用特敬告廣大讀者，向希採納為幸。

陳炳榮謹上
（六九年十二月廿八日）

死黨讀者讓出所存 萬人雜誌贈與讀友

親愛的張老編：

讀貴雜誌一一三期「萬人意見」欄，有一讀友需要一〇一期貴雜誌，鄙人自逃亡入境至今，手頭儲存有八十一本貴雜誌，茲奉寄一〇〇期和一〇一期二本雜誌給您，敢煩代轉給該位需要的讀友。另外那本一〇〇期雜誌有另讀友需要請代轉送。

同時我謹代表尚未逃離出虎口的許多「反共死黨」朋友和鄉親們向您及萬人傑先生和所有作者致最衷心問候。

萬人雜誌死黨讀者拜上
（六九年十二月廿五日）

高雲覽生死謎 李穀有所答辯

主編先生：

讀罷第一百一十一期的「萬人雜誌」「萬人意見」版紫楓君對我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發表在明報「自由談」版的「重讀『小城春秋』」一文，文中所談到大陸名作家高雲覽著的長篇小說「小城春秋」一書已在「文革」中被中共列為「毒草」打入冷宮的同時，作者高雲覽亦慘遭「下放廣州郊區進行勞動改造」一事「有點異議」，認為我所談到的高雲覽「下放廣州郊區進行勞動改造」一事不是事實，並煞有介事說高雲覽著的長篇小說「小城春秋」稿件寄出去後，未等出版已死去了，而且死了至今已有十多年時間。

關於高雲覽的生死問題，為了對海外讀者負責，我特借「萬人雜誌」的「萬人意見」版發表己見。

「高雲覽下放廣州郊區進行勞動改造」一事，是根據一位剛從廣州逃亡抵港的「中山大學」文史系助教向筆者透露的，而筆者當然是抱着「寫文章應事實求是」的態度所寫出來的，絕不是由筆者伏在枱案上想當然「創造」的。

紫楓君說，高雲覽未等他的「小城春秋」出版就「已還戶口去閻羅王處報到了」，至今已有十多年時間。但筆者不知紫楓君是根據何等消息來源證明其說的——除非紫楓君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小城春秋」的出版處）的出版人員，或是高雲覽的「老友記」，否則，紫楓君怎會如此那般清楚了解高雲覽已死去了十多年呢？

當然，高雲覽至今的生死，紫楓君與我都是不大清楚了解的。但筆者根據逃亡者的口述，高雲覽不是沒有可能「下放廣州郊區進行勞動改造」的——今天我再次去找那位姓梁的逃亡者，澄清此事。姓梁的以堅定不移的態度表示證明高雲覽是曾「下放廣州郊區進行勞動改造」；同時，筆者又根據「小城春秋」脫稿日期為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九日，以及其出版日期為一九五七年七月「北京新華書店」初版，在這從脫稿至出版時間只是間隔了一年另一個月又十二天。而在這間隔的一段時間，高雲覽曾尚親自跑到北京與匋濤會面，商討一切有關出

版事務（筆者按：請紫楓君參閱高雲覽著的長篇小說「小城春秋」的「附錄」——「小城春秋的寫作經過」一文），到出版之日，高雲覽還四處贈書給其知友，據前湖北省第一書記王任重在武大的一個校會上說，他手邊就有一部經高雲覽親筆簽名蓋章的「小城春秋」小說，他還叮囑武大學生一定要讀這部著作。而且「小城春秋」的脫稿至今（六九年）只有十三年時間，紫楓君怎能說高雲覽死了已有十多年時間呢？

李毅敬上

向教育當局進芻言
如何推行新教學法

世界巨輪轉，事物當隨而推移，新潮眞諦「原來如此」！新的相反詞是舊、是古、是老，而舊的、古的、老的，部份或該保守，總多必得改革，尤其對基層建設——教育，首當改革，推行新教學法，必該！必該！

香港自推行新教學法以來，早就大量訓練師資，特別注意乙級師資和現職暫用教師，俾能取得合格師資，可說「公私兩便」了！合格嗎？當然經過考試的，可是這格合乎水準固多，依然「濫竽充數」也不少，那麼，再來一個甄別更好。因爲每年訓練師資這筆龐大支銷，雖說出自納稅人身上，要是甄別過所謂合格，而格至如何程度，分「超、優、良、常」之類，比方「超級」月薪八百，「優級」七百，「良」六百，「常」五百，遞升照原薪加百分之二十，每次均如是推下去至最後一次爲止。但「優、良、常」可有資格升級，教署視乎其教學成績，「常」可升「良」，「良」可升「優」，「優」可升「超」，這樣，既可省些消費，又可使教師匠有爭取心理，我想：是推行新教學法會收大效。

至於暫用教師，十年經驗，曾放寬條件准予合格，聽說很少見用，即用祇支乙級薪酬，似此不免「輕此重彼」。實在師資良莠，並非短暫訓練一年或兩年可得，端在教師原來的根柢以及「教學相長」獲致。舊啊！新啊！舊的定要翻新，「久日新，又日新」，二千五六百年前，老早已經見於大學子書，然則所謂新思想、新人物、新潮，習見爲舊，初聞爲新吧?!「適性生存，識時俊傑」，以二十世紀風氣，腐守十八世紀殘存事理或事物，當然許多是腐化的，即使不腐化，也「不合時宜」了！是以翻新不足，就該加以改造，物理如是，思想更要如是。現在還活着的老公公和婆婆，他（她）們都該列入新人物。或說上一代與下一代之間思想或會相差點，但卻不會「背道而馳」，到達終點則一。況且新學法，不符合有形教育宗旨，「學以致用」，不像舊教學法，「所學非所用」，教與學都得「酬世」。律以「溫故知新，可以爲師」道理，何必定該受訓，然後見重，否則歧視。以我的管見，要推行新教學，至好分區多設教師講座，每週或隔週召集該區在職男女教師開會一次，受訓與未受訓，一律出席，而主席並不定要教育官，校監、校長可以輪流主持，互相交換意見，那麼，出席教師「聽君一夕話，勝過十年書」，常可「匡其所不及」的。至於私校經費短絀，受助者似乎不宜對校方，宜助教師身上，看校方普遍一般以市道計，多不會少過三分錢。還有，團體辦的，一律津貼或補助，不准牟利。

老教匠春聲

港督延任安定可期
尤須市民團結一致

編輯先生：

港暴發生後，香港人民以大難當前，爲個人及大眾利益設想，充份表現愛好和平及安定社會精神，一致擁護當局，卒復見和樂昇平。在此期間，戴督領導全體，曾作出努力，使共黨滲透破壞受到挫敗，香港人民當然難忘。其後很多政治措施及地方建設對我們市民貢獻尤大。

此次挽留港督延任運動由一羣知名人士發起，且得到成功，當値得引以爲慰。更値得欣賞的是，港暴後的繁榮康樂，他們首得其惠。希望他們在本港再有任何災難時，別挾着「大銀包」走埠才好。

我們知道，要維持本港安定繁榮，不單靠一位能幹領袖，尤須廣大人民支持合作。港督獲得留任，並非値得萬分高興的大事；我們更高興見到全港居民團結一致，任何「打擊」，也將失敗。

大家明白，受全民擁戴的領袖，始終是人民心目中的領袖，不論他是否在位，先生亦以此說爲然否？

郭小章上

萬人讀者還砲！

編作讀者友誼牢不可破 妄圖挑撥離間心勞日拙

編輯先生：

閱一一四期「願與難民共勉」一文，深受感動。但一一五期「也談讀者投書」一文，未免太浪費筆墨了。

因爲那個「文壇××」所發的一篇夢囈，已經不打自招，醜態畢露；把他整個人的五臟，已赤裸裸的掏了出來。由此見之，他的心腸是冷酷、奸險、狠毒的。再者，更證明他已囊空腹儉，日暮窮途。故厚顏無耻，亂塗幾句出乖露醜的穢言，以掩讀者的耳目，達到他不可告人的陰謀。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不但不能影响光明正大者的聲譽；只有給他們自己帶來相反的效果。使人知道，打着文藝幌子的所謂「主流佳作」，只不過如此而已！

至於要我們讀者列明履歷，請問「屎」先生有何資格？在此，我要大聲喝醒「屎」先生！萬人讀者是轟轟烈烈的中華兒女；是時代反共尖兵，秒秒鐘執行戰鬪的任務的！

爲了我們的安全，我們編者亦不會作出這種儍事，絕不會被你這個小人的花言巧語所蒙蔽，挑撥離間我們的力量與感情，我們讀者的身份，更無公開之必要。

「萬人雜誌」雖然是萬先生創辦的，但這份刊物和我們讀者的命運已分不開。編、作、讀者的友誼是牢不可破的。因此，我們讀者羣中，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是我們每位讀者義不容辭的責任。何況老編爲我們致力於這份神聖艱苦的工作，偶然獲得少許茶資，你便大驚小怪，妬忌的「屎」先生，慚愧乎？

你這個問題人物，只有相信戰無不勝的「青海軍醫替七十二歲的老婦割去九十二斤重的腹瘤」，對萬人讀者的血淚控訴當然是不相信了！

最後，作爲讀者投書的我，不得不說句良心話。

但願不會因此而燃起戰火！

讀者方向明（一月十日）

代理雖找到 銷台仍有待 讀者表錯情 我們不氣餒

萬先生：

閱萬人雜誌一一四期，赫然看見列出台灣總代理的地址，這說明在台灣已經買得到萬人雜誌，的確令人興奮，雖則歷盡千辛萬苦，內銷總算實現，不啻是國民政府的明智及萬人雜誌全體工作人員努力耕耘的成果。當此新正，我衷心謹祝在未來歲月裏，萬人雜誌能一書風行，深入民間每一角落，在反共復國事業上，拓展新的一頁。

爲使國人認識萬人雜誌，我建議：

第一、在台有親屬或朋友者，應去信推薦他們閱讀；

第二、國內外熱心人士應義購萬人雜誌餽贈國內各大學、圖書館及其他文化機關，務使每一國人都有機會閱讀萬人雜誌；

第三、萬人雜誌應設台灣通訊，溝通港台兩地同胞膈膜，彼此互相照應；

第四、台灣不乏反共志士，萬人雜誌應採兼收並蓄態度，對來自台灣的稿件，凡有利於復國者，皆接納之，這不只吸引更多國內同胞閱讀，亦使國外人士認識更多新面孔。

小弟建議雖屬老生常談，但身爲萬人雜誌讀者，我覺得有責任一再提出，願萬人雜誌作者、編者、讀者新春快樂。

李廣權上（一月二日）

李廣權先生：

這回閣下表錯情了。萬人雜誌上列出台灣總代理的地址，並不是表示已獲准內銷，我們出版兩年多，經過一年半才打開僑務委員會的關；第二個關是內政部，要內政部批准，發給許可證我們才可以內銷。可是我們摸索了一年，還是找不到門徑，直到最近，有位熟行的朋友指點迷津，教我們先要找到代理商，才可以辦申請手續，我們的申請，有如石沉大海，大概就因爲這個原故。因此，在一一四期只好先把總代理登出，急辦手續，至於何時才獲恩准，我們並無把握。我們雖然是反共的刊物，可是與國民政府的國策未必盡同；同時，國民政府的官員最不高興人家批評，要我們見而不言，辦這個雜誌又似乎沒有意義，更未盡國民的責任。因此，我們對「內銷」已漸漸心冷了，成功失敗，無動於中，仍然不放棄，盡盡人事而已。辦這個雜誌，吃力不討好，出錢出力，如果不是有一班熱烈擁護的讀者，早就關門不幹了。自從屢次申請未能入台，我們早已定下一個新方針，更加强我們的獨立性，除了殘暴不仁的毛政權外；美國的姑息分子；國民政府的官僚主義；香港政府只替財團服務，忽視大眾利益的作風，都是我們批評的目標！我們要把萬人雜誌造成眞正的市民喉舌，既替市民大眾講話，也讓市民大眾自己說話，而使我們繼續生存的老板，也就是市民大眾。

你提出的四點非常好，你的熱心，尤使我們工作人員感動，我們一定繼續努力，把萬人雜誌辦得更符合各位的理想。

（萬人桀驁）

被嘲軟體動物 萬人讀者氣頂

這是辯論問題的「風度」嗎？

編輯先生：

我是「萬人」讀者，但從不覺得編者以「讀者投書」來搵我笨，也沒「吞下一隻隻『死蒼蠅』」之感。

「萬人意見」欄討論的問題廣泛，有關國際大勢的；有針對現實社會的；有論學術的；有說宗教的。身為「讀者」的史某應該知道，「萬人意見」除了「御用打手」、「自吹自捧」的文章外，還有讀者們提出「批、改」編者及台柱作家的文章（如張老編捱萬人豪的駡，讀者和作者討論問題等），要是老編要製造讀者來信，自吹自捧之餘，還製造來信駡自己，豈不是一手在面上貼金，另一手則在大打耳光？其實，史某的「懷疑」是多餘、幼稚的！

我雖不是寫作人，也不愛好什麼文藝，但當我有所感受時，我會搖筆直書，投稿「萬人意見」，希望發洩我的感慨。我在意見欄刊登過三篇「文章」，一篇是關於宗教辯論的；兩篇是有關密碼詩的，和「長風破浪讀後感」，史某譏之為「御用打手」式和「吹、捧」式的文字，除改正錯、別字，改通文句外，刊出的文字和我的原稿，不失原意。如果有人硬說我的文字是老編教我寫，替我寫，我會很氣憤，要「辯誣」。

相信最使史某大惑不解的是「贈款請飲茶」事，認為香港人情淡薄，竟有此古道熱腸的人，難以置信。其實這事並不出奇，祇好怪自己少見多怪。在香港，大多數中國人有着血淚的背景，對過去的仇恨，對目前的懊惱，對將來的展望，滿腔悲憤痛苦的心情（絕非「苦悶」），無處發洩，深鬱心中。「萬人雜誌」在暴風雨中出生，在艱苦中壯大，正好給人們以「大無畏精神」鼓舞，讀者們的悶鬱情緒，得以疏導解放，而「萬人」的作風及其內容，確能引起讀者共鳴，所是讀者們愛護「萬人」的眞誠與熱烈，非乜乜物物之藝可比。間中有讀者掏腰包，拿十餘二十元請飲茶，以作精神鼓勵，絕非奇事。

再者，「萬人」作者羣中，如張老編他自己像說過在某年初二，他的木屋和稿件被火燒了，相信環境不會很好。又如宋逸民先生，自認「老」黃牛，可惜有「牌」，雖身懷才識，還是做個黑市教師，替人改作文，兩毛有交易。既「老」且窮的宋先生，卻處處被「持牌」的譏笑諷刺，讀者們賞識他們的魄力與學識，不免同情他們冷酷的現實，基於「識英雄、重英雄」的出發點，拿點錢「請飲茶」以表精神上的支持，其用心當非史某想像得到！

張老編在「也談讀者投書」中，心情的悲憤，身為讀者的我，可以體會到的。不過事實如此，史某出什麼招數，什麼暗器，什麼旁門左道去「鬪、批、改」「萬人意見」，都是自討苦吃。文中又說「可以將來信給他開開眼界」，我卻認為不必。且看史文末段大意：「我是不相信的，除非將那些『讀者』的身份地址寫出來，我才相信。相信原來有這麼多吃飽飯願意免費替人托大腳的軟體動物。」嘿！在史某心目中，就算投書確是讀者寫的，那些讀者還都是沒有骨氣的軟體動物。所以與他討論是沒有用的，張老編就算替自己辯白了，卻使投書的讀者們變了「鼻涕蟲」呢！

徐老板教導我們：「凡事要講風度。」史某心中早就肯定了「軟體動物」的成見，提出什麼「鬪、批、改」，是辯論的態度嗎？這是什麼「風度」？這是什麼「風度」！

張老編輯在一〇五期說過：「萬人雜誌」在「愛、恨、羨、嫉及等着瞧」的情勢下，跨進第三年，「讀者」史某看來不是「愛」的一類，但我又分不出他是那一類。他對「萬人意見」欄的懷疑與質詢，是出於「恨」？「羨」？還是「嫉」呢？

陳不名上

老毛狂妄自大

改沁園春戲之

萬人傑先生：

你好！今晚讀星島晚報拋磚集，何水申先生寫的詹森與毛澤東的文章，詹森回憶坦白謙遜；毛澤東狂妄，欲與天公共比高，自驕自大，是何等不自量、不知耻！有感及此，特將他自認得意之佳作沁園春詠，畧改幾字，令他自招自認，在大衆面前出醜。

沁園春

恨秦皇漢武，勝余文采，唐宗宋祖，也都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征踢了無數版圖，俱勝矣！美哉！數風流人物，咸笑羞余主朝！

長期讀者C. M. W.上

（十二月卅一日）

香港教育界的嚴重問題

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

教育司簡寧在拔萃男校說：「在這個機械時代裏，我們在電腦中，變成一個符號，我們的姓名，對於電腦是不方便的，假如我們把自己變成一個號碼，那麼電腦就更容易處理。」

簡寧還指出：「今天的青年已感到有維護人類尊嚴的必要，科學技術應該成爲人類的僕人，而決不是人類的主人。學校在今天的任務是什麼，自然應向青年傳授現代的知識，但人類在獲得科學知識的過程中，喪失了靈魂亦是不幸的。」

簡氏還說：「今天家長們感到煩惱的是，如何傳授知識給他們的兒女，使他們在長大後，了解什麼是榮譽和合禮的行爲。學校的目的，就是培養青年一種『人類尊嚴感』，使青年人了解人類的眞正的價值，並獻身維護這些價值。」

簡寧先生這些話，可以說是十分正確的。然而目前香港的教育制度能否達到這目的呢？據筆者了解，中小學生爲了學位和會考而奔忙，不少學校爲了爭取學生會考成績的優良而忽視了德、體、羣、美四育的訓練，單純注意於「智育」。其實所謂「智育」也者，也不是培養研究的人材，而是訓練學生應付會考的死知識。自從採用電腦評卷制度以後，學生讀死書，學生成爲電腦的奴隸的現象更顯著了！

有些學校訓練出來的學生是怎樣的呢？讓我告訴讀者一件小事罷：筆者的孩子就讀於某著名書院，他的一個同學有一些參考書，他問那同學這些參考書的書名及購買的地方，可是那同學拒絕作答。理由是：恐怕我的孩子搶了他的「第一」！

試問一間學校訓練出這種學生來，這種學生將來還有爲社會服務的可能麼？不但沒有可能，恐怕還會成爲企圖永遠騎在人民頭上的新毛澤東！

香港學生的體育如何？也被會考壓死了，筆者的孩子目前正在日夜刨書，不但目力日壞，而且身體也不好，他常常讀書到深夜。筆者屢次想叫他輕鬆一點，散一散步或看一次電影，他都拒絕，因爲會考迫近！在香港，一個中學生倘若會考失敗了，怎辦？提起會考，筆者也不敢要他休息了！

在死讀書和讀死書的情況下，羣育和美育又怎能培養得好呢？如不拚命刨書，不要說升學和就業，即使今後的生存也成爲一大問題！

教育界的老前輩阮雁鳴老師曾經表示：「教師必須着重培養學生的德育，與其會考成績優良，不如德性良好！」阮老師還表示：「教師不應強迫學生記那些零碎的，沒有永久價值的死知識。」阮老師的話，十分有道理，可是在國文會考試題中竟然問起「金文爲一宣同律句訓名；在公民會考

試題中，竟然問起巴士路線來，教師將如何教育學生？如果會考成績欠佳，教師不被炒魷魚才怪！

寫到這裏，我更想起一個問題來：學生究竟應不應該談政治？大家都知道，「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換言之，政治是與每一個人都有關係的事，學生既然生活在人世之中，準備將來爲社會服務，怎能對政治一無所知？

當然，學生大都純潔、天眞、熱情的衝動，很容易受壞人煽動，而成了政客的工具。然而，問題是如何給學生以正確的指導？決不可避而不談，如果避而不談，壞人就會利用學生來做壞事了。殷鑑不遠，請看壞人如何利用實驗室來製造菠蘿的往事罷！

在前兩年，壞人早已決定在香港學校中進行破壞活動了，這事目前仍在進行中，而且愈來愈嚴重，希望教育當局嚴密注意，愼爲防備！如何防止？最好的辦法是：將事實擺在學生的眼前，指出誰是眞理，誰是魔鬼；什麼是自由和生存，什麼是奴役和死亡！ 古鶴翔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廿日

青年讀者願爲反攻復土努力

編輯先生：

看了近期的「萬人雜誌」，使人興奮！想不到在香港這殖民地還有爲數不少的反共青年。誠如王誠君所說：「中國屬於我們，中國屬於每一個中國人，我們不再容許暴君及其黨兒們作惡多端。」我也希望與各位青年同志結交，共爲反攻復國努力。

范貢上



第118期要目

修無可修！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一八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一八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廿九日出版
一九七〇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安庇專員」何事難產

香港設立「安庇專員」的計劃，看來已經胎死腹中。表面上有點奇怪，因爲此事是由港督主張要做的，戴麟趾爵士在港說過的話，爲什麼也竟然不能兌現呢？現在，本港多位民選議員及大律師公會，仍力促本港設安庇專員，爲什麼這樣重要的民意亦似乎一樣落空呢？

我們從高級內幕方面獲知，安庇專員計劃本來是好的，但目前被認爲不宜實行，此計劃將會無限期擱置。據未經證實消息說：港督最近在英渡假時，曾與英聯邦部官員談及這個問題，據傳英廷暗示「香港現在設安庇專員不合時宜」。這可能就是此項計劃未見實行的主要原因。

無人確知英政府對香港內政干涉到什麼程度，但可相信在英國立場對香港的重要改革有適當責任。英國此時不同意香港設安庇專員，是完全可能的；一如香港的「地方政府」計劃不付實施，也可能是出自英廷的意見。我們也不能說，英國反對香港的某項改革並無理由，實際上香港在進行某項改革過程中，往往可能在「計劃」時認爲很好而在「實施」時已變得不適當。

我們覺得如果英國認爲香港現時不適宜設安庇專員，就香港情勢而言，至少有三種重要因素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現謹分析如下：

第一、香港這塊殖民地本身的政制問題，根本不能有寃情大使那樣獨立的安庇市民專員權力，既無適當的辦事權力，安庇專員的涵義及其任務就等於零。

舉例說，香港基本上是由法庭統治的，但遇有難以處決的問題還要請示英廷，我們的安庇專員當然要依法行事，這對本港現行的司法制度和裁判權力有無牴觸？或安庇專員將根據何種法例去處理各種「必須專員始能處理」的事情？這個問題，在香港還沒有答案。

第二、香港人認爲需要安庇專員，但安庇專員未能產生，這證明本港現時還存有「未能解決或不能估計」的困難，我們覺得這一點在安庇專員計劃問題中非常重要。就事論事，黑色的迫害事件，紅色的迫害事件，黃色的迫害事件，都有可能不時發生，都有可能造成各種寃情；除此之外，我們不能說絕無白色的迫害，譬如貪污枉法、恃勢凌人就可能是「查無實據」的奇寃。對於這種種奇難雜症，我們的安庇專員不辦則已，一辦就必須絕對公平，但這是可能的嗎？現時的答案是：本港法律還未能應付所有存在的問題！

第三、假如殖民地的制度不變，安庇專員的權力有限，而事實上又有不少難以克服的困難，則所謂安庇專員之出現，將不但束手無策，而且反會揭開社會的「醜聞」，徒然引起人心不平或憤恨的輿論。這時候，左派搞手的挑撥伎倆便大派用場了，他們必會抓着一切人們認爲不平的事件，大舉抨擊「港英當局」，而爲共產黨騙取人心製造更多的是非。

這樣，安庇專員，就無形中成了左派的政治工具；最大問題是，香港的安庇專員勢難採取有效行動去打擊醜惡的共產黨徒。

「安庇專員」將會引起香港社會的危機，這是一個環境問題。然而，香港設安庇專員，也當然有其本身的好處。最大的好處是，香港安庇市民專員將使本港的政府組織益臻健全，民眾和政府的關係將因安庇專員而益趨密切。

這是積極的一面。

同時，專員的好處，可以鎭懾貪官汚吏，因爲他的工作具有監察和彈劾性質，貪污者自不敢飛擒大咬，民眾所受的麻煩或損害自會減少。這是消極的一面。

目前說來，安庇專員固有好處，但可能更有許多壞的反作用；權衡利害，就會得出一個決定，專員計劃在現時應該取消。

政府有意使兩局議員辦事處進一步取代安庇市民專員的計劃，這是一個新的主意。但在我們看來，民政署屬下的十位民政主任，從他們的工作表現而言，實可成爲直接了解消除民困的第一手，這種眞正爲人民服務的勤政專員應値得加重其責任。

我們認爲，港府在輔政司署應設一個民意信箱，民眾如有任何寃情或不平之事，可直接寫信（包括中文信）給輔政司。輔政司對來信是不會不理的。萬一不見有反應，民眾亦決不致於投訴無門，因爲還有萬人雜誌的「萬人意見」欄可投。

在美國財閥大力支持下

美、日合力搞「台獨」

萬人傑

小爬蟲在美日合辦的台獨刊物上大發謬論，鼓吹美國承認毛共；還想咒死蔣總統，幻想「台灣局勢立即大變」。我們要把這些見錢開眼的小爬蟲一條一條揪出來，批深批臭，揭開他們的面具，讓同胞們看看那醜惡面目！

美國佬與蘿蔔頭

上期「新聞以外」留下一條尾巴，要在本期把小爬蟲的文章「美國朝野人士對中國問題的態度」批臭。在動筆前，老萬先要將最近得到的一點「情報」向讀者說明，讓各位知道這份刊物的背景，更容易了解他們發出這謬論的目的。

上期老萬指出，這刊物是美國佬的宣傳品，爲配合尼克遜政府的新政策而加以改組，大力宣傳台獨。其實，後台老板不祇美國佬，還有蘿蔔頭。蘿蔔頭通過美國佬在香港的宣傳機構來支持這份刊物。

如果讀過何浩若先生有關台獨的報告，一定曉得搞台獨有美、日兩派，二次大戰後，日本戰敗，將台灣歸還中國，可是蘿蔔頭對這寶島還依依難捨，在美國扶植復興後，又妄萌領土野心。二十多年來，對台灣無時或忘。搞台獨，自然是重估台灣或控制台灣的伏筆。

美派台獨與日派台獨，目的雖不相同，路線是一致的。在美國，有部份親日政客，希望搞垮台灣後，由美、日來控制，他們就得其所哉。

國際間一股暗流

美國佬、蘿蔔頭合力搞一份大力宣傳台獨的刊物，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雖然說，這樣的刊物起不了什麼作用，可是從這刊物的言論，可看出國際間的一股暗流，對台灣相當不利。

美國佬、蘿蔔頭搞台獨是有目的的，國際間的陰謀，我們也無力遏止；但甘爲美國佬、蘿蔔頭馬仔，不惜將自己國家搞垮的這羣小爬蟲，簡直忘記自己是中國人！

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梁鏡和」，梁某究何方神聖，老萬還未起清他的字容。文章的全題是：「中（共）美會談行將恢復之際，美國朝野人士對中國問題的態度」。據他自己說：「我離開美國一年，發覺美國變了許多。」又說：「最近剛從歐洲回來。」看來，這位梁某人在外國時間很多。據說：「在數年前的美國，如果有人認爲應該承認共產中國或讓北京代表坐在聯合國席位上，這人幾乎必定會被大家認爲『叛國者』或至少『嫌疑叛徒』；而今天上自雄心勃勃打算競選總統的參議員，下至一般學者、評論家和商人，都在談論着承認新中國（共）的問題。」這些話，正是該文主題，目的在指出美國承認中共的「合理化」。

美、日、毛鼎立之局

梁某人首先引述約翰·洛克斐勒三世的談話說：「我認爲今後在遠東局勢中最重要的三個國家將是美國、日本與中國（共）。美國和日本應該保持密切聯繫和合作，來共同改善與中國（共）的關係。在這事情上，美日兩國利害相關。使共產中國獲得在聯合國內應有的席位是必要的。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加强與共產中國的交往，並必須設法交換意見。」

從這段談話，各位可以明白，美、日兩國政客爲什麼要在香港支持這份刊物。無他，也因爲「兩國利害相關」之故。

爲什麼美國有人大力鼓吹承認中共？這可從「汽車大王」亨利·福特二世的話見之：「中國是一個有前途的市場。」充滿市儈味的亨利·福特十分天眞，以爲連褲子也沒得穿的中國人會向他們買汽車！其實他可能做到的，極其量是一小撮紅朝新貴的生意而已。談起做生意經，美國佬禽禽青，甫宣佈放寬禁運，駐港美商代表就急忙和華潤、德信拉攏，打聽行情；可是他們不過一廂情願，所得祇是中共冷淡的反應。

亨利·福特及洛克斐勒之流不過希望和中共做生意，可憐他們竟忘記中共「解放」大陸時，在中國的英、美財產全被中共「共」掉，希望同中共做生意賺錢，恐怕最後會得不償失。

極少人知的「內幕」

梁文透露了一項「極少人知道」的「內幕」。據說，近來美國有一個極受注意的組織，名爲「美華關係委員會」，在紐約舉行了兩天大會，抨擊美國政府的現行對華政策，並力主承認中國（共）。這個「美華關係委員會」是什麼東西？梁某人

說，幕後主要資助者是「洛克斐勒基金會」與「福特基金會」。他們撥錢搞這事，是要政府承認中共，讓他們好去大做生意。美其名曰「在商言商」，一副卑鄙不義的面目，可鄙可憎！

「美華關係委員會」主席是哥倫比亞大學東方研究所主任杜克・巴奈特教授（十餘年前曾任香港美國新聞處研究官），執行總幹事是曾任美國駐日大使及現任哈佛大學教授的賴曉華。和「美華關係委員會」相互呼應的「亞洲研究大會」，則由姑息派政客頭頭費正清任主席。這班人，不用老萬介紹，各位都知道是什麼一類貨色。梁文對他們大力捧場，稱之為「諸君子」，未免把「君子」的定義拉得太低。

老毛「好相與」？

梁文說：「台灣問題就是這些年來阻撓中（共）美會談無法達致進展的唯一障碍。」因此，他認為「祇要美國在某些方面作出一些使毛澤東面上有光的讓步，相信中共決不會因台灣問題而拒絕不與美國接近。」

為了證明毛澤東「好相與」，梁某說：「大家可以看到的一點事實是：現在毛澤東已經大權在握，而從過去十五年中（共）美談判的經歷看，每逢毛澤東掌權時，談判也能比較順利進行；而每當毛澤東失意時，談判總是被擱置。」

他這番話，旨在表明：承認中共，與中共談判，改善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此其時矣！

可是，如何對中共作「使毛澤東面上有光」的讓步呢？像「美華關係委員會」委員之一的愛德華・甘酒迪主張的「美軍撤出台灣及讓共產中國參加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嗎？「把台灣問題交由北京、台北、台灣人民三方面協商解決」嗎？這樣的「讓步」，台獨陰謀，豈不就可以成為事實？

另一「秋波」

梁鏡和天眞地說：「毛澤東生平除了到過蘇聯一次之外，從來沒有出過國門。他對美國的『仇視』和『鄙視』都是出自理論而非出自感情。事實上他所交往的有數的幾個美國人，例如至今仍是他朋友的史諾及史沫特萊女士等，都使他對美國人有一定程度的良好印象。

「儘管中共一再高呼『堅決抵抗美帝侵略』，但美國終究從來沒有侵畧過中國——不論共產黨、國民黨或不屬任何政黨蒙蔽的中國同胞，都明瞭這一點；毛澤東當然也明瞭。現在毛澤東已同意重開中美會談，這顯示毛澤東是的確希望與美國保持某種形式聯繫的。而且也祗有在毛澤東的領導權充份穩固時，方能使恢復會談成為可能。」

這段話完全站在美國姑息政客立場說的，梁某人的文章，無非是傳聲筒，正如他所稱讚的「放寬禁運」、「減少巡邏」一樣，要向毛澤東送另一秋波而已。其實，恢復談判並不等於談判成功。難道他們忘記華沙會談已談了一百三十幾次，如果「毛澤東的確希望與美國保持某種形式聯繫」，會進行這樣馬拉松式的談判嗎？梁某自以為對毛澤東認識很深，實則，他在外國獃久了，受了「外國觀察家」影響，連毛澤東的皮毛都摸不清。

承認中共兩大障碍

梁文又說：「在承認中國（共）的途中，目前仍有兩大障碍。第一是越戰，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國（共）與越戰有關，祇要越戰一天不停，在美國民眾心目中，必仍認為中國（共）是一個危險的國家。二是美國對蔣介石政府（這個稱謂可惡之極！）的條約承諾，大家看得到，祇要蔣氏一旦逝世，台灣局勢必定立即大變（也許梁某認為那時候就是『台獨』的時機成熟了），但蔣介石一天不死，美國在承認共產中國的問題上，就不免有許多『技術上』的困難。」

這段話十分露骨，字裏行間，看得出美、日豢養下的小爬蟲所希望的是什麼。台灣「獨立」了，美國承認了中共，於是亞洲從此可保太平！

事實會是這樣嗎？中共到目前還在叫囂「解放台灣」；「台灣獨立」不能使他們滿意，以為用「美國承認中共」可以換取中共「承認（或默許）台灣獨立」簡直白費心機！

出到「咒術」

梁文中最後一段，使萬人讀者看起來無法不一喝打」。

「從我這次回到美國以後所得的總的印象來說，美國對於承認中國（共）已經萬事俱備。僅有的顧忌是越戰與蔣介石。越戰的結束大概不會是太遙遠的事；而蔣介石的高壽也已有八十四。」

下面他雖沒再寫下去，但誰都看得出未完的意思是「去死不遠」。人當然不可能「萬壽無疆」「萬歲萬萬歲」，但也不可能咒得死。如果咒得死，千千萬萬人日日咒老毛，也未見他死；梁某要咒死蔣總統，當然也不可能。至於他以為「蔣氏一旦逝世，台灣局勢必定立即大變」，這卻未必，這僅是梁某心中的希望而已，未來的事實，未必一定就如所觀察的一樣。

既然他認為「蔣氏一旦逝世，台灣局勢必定立即大變」；為什麼不想到「毛澤東一旦逝世，大陸局勢必定立即大變」呢？中共雖然宣傳毛澤東「非常非常健康」「滿面紅光」，可是他也是七十八的老頭了，老人「滿面紅光」是高血壓象徵，隨時可能瓜直。梁某把希望寄在毛澤東身上，認為老毛願與美國修好；那麼，即使美國承認了中共，如果毛澤東一旦瓜得，美毛關係，豈不又會大變？

揭開小爬蟲真面目

梁某人發表這篇「大文」，暴露了小爬蟲的眞面目。「梁鏡和」這人的來龍去脈，老萬認為有徹底瞭解的必要，希望認識他的讀者，提供參考資料，俾對他的謬論作進一步批判的基礎。

在香港為美、日政客搞台獨鋪路的小爬蟲，當然不祗梁某一人，對這些妖言惑眾的傢伙，我們一定要見一個批一個，揭開他們的畫皮，把他們批深批臭，讓廣大中國人民看清楚他們的面目！

新聞以外



一項有關中共的統計

魯遷

去年尾日本外務省，對中共政治局各委員作了一項統計和分析。材料確實，態度含蓄，非常有趣味。

目前各主要國家，對中共問題皆在下研究功夫。其中日本的研究較有深度。因爲日本人通華文的較多，且有記者及商務人員常駐北平。

外務省所作的統計，以「人民日報」爲基本材料，將中共二十五名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從去年五月一日到十月三十一日這半年期內，統計每人在「人民日報」出現的次數，所得結果，以次數多數排列如下：①李先念最多，計五十七次；②周恩來第二，五十三次；③共軍總參謀長黃永勝第三，二十七次；④共軍後勤部長邱會作二十二次；⑤空軍司令吳法憲與毛的紅人康生同爲二十一次；⑥軍委會副主席葉劍英十七次；⑦毛的文棍，姚文元十四次；⑧公安部長、「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十二次；⑨「國家副主席」董必武十一次；⑩安徽革委會主任、政治局候補委員李德生九次；⑪河南省革委會副主任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林彪之妻葉群同爲七次；⑫毛的馬弁、公安部副部長、候補政治局委員汪東興六次；⑬毛澤東、江青夫妻、林彪、朱德、及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同爲五次；⑭河北省革委會主任、政治局候補委員李雪峯三次；⑮瀋陽軍區司令陳錫聯一次。

依據這次統計及其他資料，對最活躍的幾個人，作如左的觀察。

周恩來：自去年九月十一日與柯西金會談以來，主持一切對外主要會談，出席所有的重要集會，顯而易見，他的總理位置很穩固。

對於這項分析，筆者認爲有點小問題。這個期間，李先念成了周恩來的影子，凡周所到之處，李一定隨着，可是許多場合，李出面卻不見周。使人

派」周恩來。他的總理寶座，似乎暫無人能取而代之，但是李先念，似已分掌若干總理的職務。

陳伯達：在這個期間，甚少公面露面，據台北出版的「匪情研究」分析：九大後他可能出任黨中央的秘書長。

以筆者看來，陳伯達已處於失勢狀態。他沒有隨王力、關鋒、戚本禹等極左派一齊被打下台，是由於他和毛的特殊關係，新當權派網開一面。

康生：對於重要公開集會，皆有露面。較陳伯達爲活躍。他之常出現「人民日報」，多因爲露面接待各國親毛派共產黨。據筆者所知，處理國際共產事務，本是他自延安時代以來的老行道，是一個冷板櫈。經過文革的大風浪，列爲政治局五常委之一，仍坐這個冷板櫈，說明他的不得志。在文革中，他爲毛澤東在彭眞的「五人文革小組」臥底，本想藉擁毛之功，隨文革而起，想不到老毛從舊當權派的掌心跳出來，又落入新當權派的掌心。在老毛未死之前，此人可穩坐這把冷板櫈。不致再進一步倒霉。

黃永勝：參加周恩來主持的每一重大的對外會談，林彪被定爲毛的繼承人，在軍隊方面黃則是林的繼承人。可能繼林彪任國防部長。

筆者認爲黃永勝的重要性，絕不止於繼林彪任國防部長。實際上軍權早已握在他手中。在許多公開集會中，他列名第六，是一個帶劍上殿，隨時逼宮的角色，他是「多中心論」軍人的中心，是新當權派的台柱。他身任總參謀長，仍然兼廣州軍區司令不放，與瀋陽軍區司令陳錫聯、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是目前中共政權的四大實力人物。

組

大陸的家庭制度，在文革風暴肆虐下，又一次遭受到空前嚴重的破壞。更不幸的在文革之後，即從去年開始，毛共爲了進一步徹底摧毀中國家庭的傳統倫理觀念，又再提出用毛澤東思想佔領家庭陣地的口號和措施：「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搞好思想革命化，要大辦家庭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把家庭變成鬪、批、改的戰場，學習毛澤東思想的課堂，用毛澤東思想佔領家庭陣地，大破四舊、大立四新，建立起新型的革命的家庭關係」（見一九六九年三月八日中共「新華日報」社論）。

非常明顯，毛共此舉是要用毛澤東思想去代替我國固有的家長制，即用毛澤東思想來摧毀家庭組織。而被作爲摧毀家庭制度之主要工具，便是上面提到過的所謂「家庭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了。其組織形式和活動方式一般是：㈠單位：在農村以每一家庭爲學習單位；在城市，有的聯合幾家人合辦，有的是同一層樓的人爲學習單位。㈡學習時間：農村的幾乎晚晚舉行，城市的約每周二或三次。㈢形式：學習一定要掛起毛頭像，並圍在像前進行學習。㈣內容：由識字的先唸「毛語錄」，然後根據毛澤東思想來檢查每一個人的思想言行，展開鬪、批、改。

而在家庭批鬪活動中，毛共一再強調要拉開情面。不怕犯上，不講關係。因此，鬪爭範圍相當廣泛。一句話，凡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所發生的大小事務，均在批鬪之列。例如：婦女因家務繁忙無暇他顧時，便被指爲「家務掛帥」不關心政治而遭批判；做父母的如果在生活上多疼愛孩子，要孩子好好唸書，將來高人一等，而不教孩子聽毛澤東的話，跟毛澤東鬧革命時，則被指爲犯了「養兒防老，望子成龍」的封建觀念，是中了劉少奇推行青年教育的修正主義的毒；若妻子望丈夫賺的工資高、獎金多、生活好等，則被指

李先念：他出席周恩來主持的每一對外重要會談，陪周接待重要外國訪客，實際上已取代陳毅的外交部長職務，輔佐周處理全面工作。

李先念在文革中，曾受紅衛兵猛轟，是經周恩來力保過關的副總理。可是在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中；他曾和譚震林、余秋里（石油部長）等一同反擊紅衛兵，進行「反攻倒算」。他今天突然大紅大紫，絕非出於毛的心意，而是實力軍人的支持。他今天似乎代替新當權派掌理政權，對周恩來具有監視和牽制作用。

謝富治：曾出席周恩來與柯西金的會談，及周與北韓主席崔庸健的會談，認爲將來可能出任外交部長。

筆者認爲謝富治是一個標準的兩面派。在文革初期，他出賣鄧小平，取得在文革中的地位，在文革後期他似已倒向新當權派，與毛林分手。他始終貼周恩來貼得很緊。在一九六八年，鬭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時，他和吳法憲二人實是主角。楊、傅、余三人及毛氏夫妻愛將聶元梓，曾聯在一起想把謝富治搞垮，結果謝在實力軍人支持下，反將楊、傅、余搞垮，可見此人政治鬭爭的手腕非常機敏。當時聶元梓給江青力保，才得過關。不過去年九月二十七日北大成立革委會時，聶元梓名落孫山，顯然已經失勢。由此說來，謝富治已成毛派的死敵，如毛恢復權勢，此人必先垮台。由於他投機、反覆無常，似並不爲當權派所信任，出任外交部長之說，值得懷疑。

日本外務省對其他人的分析，多無可餘述。筆者在此再稍作補充。

安徽革委會主任李德全及河南革委會第一副主任紀登奎這兩個政治局候補委員，極值得注意。去年十月以後尤其特別活躍。他們本是地方的負責大員，可是經常出席北平的重大集會，李德全更陪同李先念赴河內弔胡志明之喪，又陪李赴阿爾巴尼亞訪問。筆者認李、紀二人與李先念、黃永勝、邱會作、吳法憲、李作鵬這七個人，是中共新當權派的核心。李先念和紀登奎、李德全三人是智囊。這個集團的動靜浮沉，將決定今後中共的方向。

陸家庭

曾憲光

具體的惡毒目的不外：㈠徹底摧毀家長制，所謂徹底，是因大陸家庭的家長式制度，自大陸變色後，已遭受到一連串的嚴重衝擊和破壞，特別是文革期間的所謂「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在家庭裏爆發革命」。今天更進一步把毛澤東思想，硬塞進每一個家庭和每一家庭成員，不分上下尊幼，均有批鬭或被批鬭的權利和義務，這樣，以達其予家長制的殘餘影响力以「徹底」性摧毀之目的。㈡以此製造家庭矛盾，即利用「鬭私批修」，製造家庭不和以及互相猜忌，相互防範的心理；從而破壞家庭團結，摧毀我國固有的家庭的道德傳統倫理觀念。爲了切實地「落實」上述老毛之意圖，毛共又把每一家庭的成員，「分門別類」的採取了「各個擊破」和「具體運用」的種種措施。

首先，在中老年婦女方面：毛共組成了數不清的所謂「老大媽宣傳隊」、「婦聯宣傳隊」，無孔不入地深入各個角落。把毛澤東思想帶進每一個家庭：旨在建立起所謂新型的家庭制度，特別在家庭學習班中，利用婦女去「衝鋒陷陣」。如據「人民日報」透露，西老泉大隊幹部啇和慶，在他十口之家的學習班上，因啇和慶過去曾做過侵犯集體利益的事情，他的妻子陳慶英當着兒女之面去揭發這件事。經全家起來檢舉批判過後，便迫令到大隊學習班那裏去「亮私」。他的妻子偷偷跟着。當了看到他只亮（坦白）一半留一半時，便惱怒地趕回家，等啇和慶回來，她便迎上劈頭指責：「廣海爹，毛主席教導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鬭爭』，你對階級敵人不揭發，自己私心又只亮了半截子，帶着私心幹革命怎麽能行？」啇聽了紅着臉說：「我怕亮多了，以後沒臉見人。」看，毛共上述這種製造家庭矛盾，破壞家庭團結的做法，不是在千方百計地摧毀我國固有的家庭制度嗎？

其次，在家庭中的年輕一代，毛共在拚命培養所謂紅色的下一代（這裏面中共亦從女性方面着手）。例如：據去年三月三日中共新華社石家莊電：河北省崇禮縣新營子村有二十四名由十五歲至十九歲青年姑娘，組織了以「清除舊婚姻制度的流毒，樹立新風尚爲中心內容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據說他們採取了憶苦思甜和大批判的活動方式，如請貧農老大娘訴說童養媳的血淚史，學習毛澤東所說的「團結起來，參加生產和政治活動，改善婦女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結果她們成立了「劉胡蘭戰鬭隊」，手捧毛語錄，頂着風雪，走向村前「黑林溝」，闖溝墊地，並一致表示改變不了黑林溝面貌，不出溝，不結婚。此一來少女們不再是家庭中的成員，而變成爲衝擊家庭制度的工具了。

再次是對幼兒及兒童，毛共也不放過的實施階級教育。表面上似是落實老毛的指示：「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爲此得「從小就向兒童灌輸無產階級思想，把他們培養成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實質上是要在兒童幼小心靈中，樹立起「爹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河海深沒有毛主席的思想深」的流毒觀念，以替代孝敬父母、兄友弟恭、家庭和睦的倫理觀念。

總的說，毛共這一在家庭中製造矛盾，强調階級鬭爭的陰謀和目的，是要把每一個家庭成員作爲其鞏固統治的工具。不錯，我國數千年歷史傳統的家庭制度，永恒不滅的家庭倫理觀念，在人民心中已根深蒂固，毛共企圖一下子把它摧毀，是辦不到的。相反，只有提醒大陸年青一代對傳統文化和倫理觀念的繼承與發揚，但亦不能不看到，經中共一連串衝擊下的大陸家庭，在今天，家庭成員間的「父子有親」、「夫妻有別」、「長幼有序」等家庭倫理觀念，已遭到嚴重的破壞，而這也是最不幸的悲慘，亦是毛共的又一罪惡之作！



冷眼看江青鬥葉羣

岳騫

本刊一一五期發表了一篇江青手下「紅衛兵同志會」攻擊葉羣的文字。此文眞象尚難判明，但依情理而論，卻寧可信其有。因爲即使那篇文字是有問題的，事實也是眞的；因爲這兩個惡婆，遲早必有一鬪，這是可以斷言。

我曾經把共產黨人的處境，比成苗人製蠱藥的五毒。據說苗人善製蠱藥，製藥方法是先捉到五種最毒的毒蟲，通常是蝎子、蜈蚣、毒蛇、癩蛤蟆、蜥蜴或蜘蛛，放在一個瓦罐裏，埋在地下過了一個時期挖出來看看，剩下了一個活的，就是最毒的，可以用來製藥。共產黨人聚在一起，尤其是最高的機構，就等於把五毒裝進一個瓦罐裏，最後咬到只剩下一個人才能平安。根據這個標準來看共產黨大頭目的鬪爭，十不失一。

現在言歸正傳，再說一說江、葉的鬪爭。

江青這個女人，天性奇妬，決不容任何一個女人地位比她高，風頭比她健。王光美在所有共黨高級大頭目的老婆中，教育受得最好，也最通達事理，只要看她買一串項鍊還要去請教江青，可知她如何的謙以自制，謹以事上，但仍然爲江青所不容，必須置之死地而後快。何況今日的葉羣，無論名實皆與江青並駕齊驅，兩個惡婆如果不發生鬪爭，倒眞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大奇事了。

關於葉羣的事，筆者只知道兩件，一是江青接見各省革命委員會代表時，葉羣也陪同出席，當江青演說中間，葉羣帶頭呼叫「保衛江青」口號就十七次。當時葉羣剛露頭角，正竭力巴結江青，所以如此賣力，變成一個呼口號的專家。

另一件就是在中共九大電影紀錄片上，看到葉羣開會及投票情形，覺得這個女人簡直不是人，是一部機器，從頭到尾，面無表情，喜怒哀樂皆無表現，就在投票時行路也像一個機械人。當時我就有一種感覺，像葉羣這種陰沉不測的個性，與江青那種飛揚跋扈的行爲，完全立於敵對地位，兩人決無長期共存的可能。

自從葉羣崛起後，海外報章即傳說葉羣是葉挺的女兒，此事至今未見到中共方面文件證實。猶如說姚文元是江青的女婿一樣，只能存疑。不過，其中也有一點線索可尋。

一九六八年的四月二十日，周恩來在北平僞國務院小禮堂內會見了僞「國防科委學代會」的部份代表，其中有一個葉正光，本身是二十二級的技術員，是科技委員會中一個紅衛兵小組織「九一六」的代表，他曾經直接寫信給聶榮臻，批評聶榮臻，批評科技委員會大樹特樹聶榮臻的威信是一項錯誤，當時情況如果擴大下去，聶榮臻很可能變成楊成武。

因此，周恩來要親自出馬保護，召開了這麼一個會議。在會議上，周恩來教訓葉正光一頓，但是恐怕引起其他代表的反感，轉眼又向大家說：「我和他比較熟悉，批評得比較嚴格，你們不要拿我的話又去寫大字報，我對你們不熟，不能亂批評，他爸爸葉挺同志我也很熟悉，臨死之前還重新入黨嘛！是毛主席批准的，但是有長處也有短處，有個人英雄主義。現在查明了，項英是個叛黨分子，但中央還沒有最後決定，是項英害了他，項英硬要讓他去談判，葉挺說不能去，一下去就要被捕，項英說不下去也得下，結果葉挺下去被捕了，項英、饒漱石他們逃跑了，葉挺同志奮鬪到最後。最後我們通過舊政協把他保出來了。一出獄他就要重新入黨，我們報告毛主席，毛主席立刻發電報表示熱烈歡迎。我給你們姐弟幾個常講這些，葉挺同志鬪爭很堅決，有徹底革命精神，但有個人英雄主義，說不通扭頭就走。」

從最後一段話可以看出，葉正光有一個姐姐，這個姐姐是相當有名的人，周恩來一說到葉正光的姐姐，大家就知道是誰，不必多介紹，因此推想這個姐姐可能就是葉羣，葉羣也就是葉挺的女兒。但這也只是推測，尚難斷定。

因爲懷疑葉羣是葉挺的女兒，還要從葉挺的身世說起。葉挺號希夷，廣東惠陽人，生於一八九六年保定軍校六期畢業，畢業後就回廣東在粵軍中服務，北伐時當到第四軍獨立團團長，當時的第四軍軍長是李濟琛，下轄三師一獨立團，第十師師長陳濟棠，第十一師師長陳銘樞，第十二師師長張發奎，獨立團長葉挺。李濟琛以總司令部總參謀長身份留守廣州，前方指揮由副軍長陳可鈺代行，第十師陳濟棠部也在廣州留守，故第四軍出發北伐的是兩師一獨立團。

國民革命軍由廣州出發後，一路勢如破竹，到了湘鄂之間汀泗橋，北軍吳佩孚部堅守不退，雙方展開血戰，結果終於擊敗吳軍，克復汀泗橋。這一仗第四軍贏得鐵軍的外號，其中尤以獨立團出力最大，葉挺之名也全國皆知，到武漢後就升爲二十四師師長。

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的南昌事變，即由賀龍、葉挺領導，一時葉賀並稱。當時在南昌至九江一線，駐防部隊屬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節制，下轄三個軍：即第四軍軍長黃琪翔，下轄三個師：第十二師師長繆培南，第二十一師師長富雙英，第二十五師師長李漢魂。第十一軍軍長朱暉日，下轄三個師：第十師師長蔡廷鍇，第二十四師師長葉挺，第二十六師師長許志鋭。暫編第二十軍軍長賀龍，下轄三個師：第一師師長賀錦齋，第二師師長秦光遠，第三師師長周逸羣。

總指揮張發奎與三個軍長皆不是共產黨，九個師長中，也只有葉挺與周逸羣兩人是共產黨，由於周逸羣是政工人員出身，沒有指揮作戰的經驗。因此，實際掌握兵權的是葉挺，周逸羣只是引誘賀龍參加叛變，以控制暫編第二十軍。

在叛變時，蔡廷鍇態度頗爲猶疑，葉挺拍着蔡廷鍇說道：「高佬，一起幹吧！」蔡廷鍇本人已受挾持，不幹也不成，只得參加。但是到了從南昌撤退時，蔡廷鍇突然反正，捕殺該師共產黨籍的團長一人，營連長數人，拉隊去了南京，使叛軍受到致命打擊。葉挺本人雖然能作戰，但是這支部隊太雜了，沿途搶刼，鬧小差，及至進了廣東境，實力已大爲削弱，湯坑一戰，葉部全軍覆沒，葉挺本人逃去香港，轉去德國，從此與中共脫離聯繫，中共也開除了他的黨籍。

從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葉挺始終居住德國，國民政府通緝他，中共開除了他的黨籍，中國雖大，已無容身之地。

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戰一開始，各黨各派在團結禦侮的口號下起來共赴國難，政府對政治犯一律赦免，所有流亡國外的造反、作亂分子，紛紛返國，葉挺也全家回到武漢。

更正并道歉

本刊一一七期之6、7兩版號碼誤排，引致印刷錯誤，特此更正并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中共軍投誠後，軍事委員會將在延安方面的共軍編爲第八路軍，以後又改爲十八集團軍。但在江南尙有一支共軍殘餘，是中共軍主力由江西逃竄後，留在當地牽制國軍的，當時也有三萬多人，經過國軍數年圍剿，大部消滅，最後只剩下項英、陳毅率領的一小部殘餘，周恩來要求軍委會也將這一股共軍收編。經當局同意，編爲新四軍。一切都未發生問題，最後談到人事問題，有了波折，當時中共方面意見應以項英爲軍長，陳毅爲副軍長。但由於陳誠推荐，軍委會發表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此點使中共方面相當不快。

葉挺與陳誠是保定軍校同學，畢業後又同在粵軍服務，交情甚厚，所以陳誠極力推荐葉挺任新四軍軍長。據說陳誠當時曾勸葉挺加入國民黨，爲葉挺婉拒，故葉挺實在是以黨外人士身份，出長共軍改編的新四軍，雖然葉挺與中共有相當淵源，但共黨黨性之强，非個人威望所能替代，故葉挺任新四軍軍長時期，實際受制於副軍長兼政委（此是中共私設之職位）項英。

一九四〇年底，新四軍擅自移防欲橫渡長江，被第三戰區上官雲相部包圍繳械，葉挺被俘，項英、饒漱石逃走，其中經過，周恩來談話已經說得淸楚。

葉挺被俘後在重慶監禁。所謂監禁，也只是不准自由行動，並非眞當犯人看待。葉挺全家住在一起，其妻在「獄中」又生了一個女兒，可以想像所過的決非眞正的犯人生活，比起今天毛澤東辦的「五七幹校」要好得太多。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共軍要求釋放葉挺，願意釋放因高樹勛叛變在邯鄲被俘的第四十軍軍長馬德五作爲交換，國民政府接納了共軍的要求，將葉挺釋放。

葉挺出獄後，立時致電延安中共中央，要求加入共黨（並無重新加入字句），中共中央當時通電歡迎。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葉挺與王若飛、秦邦憲、鄧發及黃某（此人名字已記不起，但記得是貴州人，老教育家，左傾但非共產黨人）同乘飛機飛延安。飛至山西與縣境內，撞黑茶山，機毀人亡，全機無一生還，這就是中共多年來一貫宣傳的「四八烈士」王、秦、葉、鄧、黃。

這次撞機，據中共事後宣佈，葉挺全家罹難，葉挺夫妻均在機中，此外還有幾個兒女，獄中生的一個孩子也在內。但是，看到周恩來的報告，葉正光姐弟還有幾個人在北平，可見葉挺兒女確實相當多。當時可能留下一部份在重慶，故幸逃大刼。如果葉羣眞是葉挺女兒，倒眞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了。不過，是福是禍，目前尙自難言。

回頭再說本刊發表的這項消息，不問其眞實性如何，但葉羣與江靑遲早必然要有一場大鬬，是可以斷言的。問題是：一旦兩個女人鬬起來，兩個丈夫怎麼辦？就目前情況來看，如果江靑鬬葉羣，一定是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問題是到時林彪怎麼辦？勢必要在葉羣與毛澤東之間選擇一個，對林彪來說，抉擇倒也是很難的。

共產黨這個邪惡組織，萬萬不可同它發生半點關係，一旦沾上就萬刼不復，劉少奇、鄧小平已矣。林彪不久又要因老婆事而不能自保。再進一步看，毛澤東一天未壽終正寢，誰也不敢擔保毛澤東不全走上劉少奇的道路。

紅朝外史

從韓素音想到海默

待旦

韓素音日前訪問「祖國」後路過香港，曾在文華酒店舉行過一個記者招待會，大讚中共的「偉大成就」，引起左右報刊關於「土生土長」的爭論。韓素音的確出生在中國，並在中國受教育。而且在中共竊據大陸二十年間，訪問「祖國」達十三次之多。關於韓素音的身世，不勞左報介紹，讀過她的作品「枯木逢春」的人大都知道。筆者現在感到懷疑的只是她到底是中國作家？還是外國作家？若說她是中國作家，翻遍中國作家協會以及各省分會的會員名單，卻無法看到韓素音或漢素音的名字。而且查遍中國現代文學史及中國當代文學史，既不見提韓素音的名字，也不見提韓素音的作品。可是左報卻說她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左報言之確鑿，不由得人不信。

那麼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該不是韓素音女士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經看出，「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文學藝術聯合會」等組織，被一小撮反黨反人民的黑幫把持，因而拒絕參加吧？該不是陸定一、周揚手下的反動學術權威，一早就看出韓素音是堅決擁毛反劉的，所以故意把她從文學史中刪出來，削弱其影響吧？

作爲一個作家，熱愛自己的祖國，歌頌自己的祖國是很自然的事。我們幾乎只能看到作家歌頌自己祖國的作品，卻無法看到咒罵自己祖國的作品。韓素音既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作家，讚揚共產「祖國」的成就也是應該的，完全不值得大驚小怪，更用不着爲此而大肆宣傳。正像右派分子所說的，狗咬人是平常事，不是新聞。只有人咬狗才是新聞。

可是話又說回來，中共縱有千多名作家，數來數去，算起來最應該大讚特讚中共的，倒只有一個韓素音，因爲中共對她實在不薄。

第一、不必她參加文藝運動和文藝整風。二十年來，批判武訓傳，反胡風，批判俞平伯的紅學，反右派，反人性論，反厚古薄今，反左傾，批批反反，一直反到文化大革命，不知道多少作家挨罵被鬭，不知多少作家被打下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但韓素音卻可以不必參加這類批批反反的運動。想不到中國著名的電影演員趙丹渴望得到免鬭爭的「免」字牌，毛澤東卻頒發韓素音了，韓女士若不報知遇之恩，也未免對不起老毛了。

第二、中共治下每一個中國作家，都要上山下鄉去體驗生活，與農民或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歐陽山下鄉吃好穿好，不幹重活，每個星期日都溜回廣州享受，也成爲被清算的罪狀之一，可是韓素音女士十三次訪問祖國，都只是到處溜溜，「觀光觀光」，從未參加過勞動，卻能逃過被紅衛兵鬭垮鬭臭的命運，大概毛澤東也給她發下一張免勞動的「免」字牌，韓女士如何能不感激涕零。

第三、二十年來，沒有一個中共作家獲得自由出國旅行的特權。即使參加作家代表團，也被中共特務牢牢監視，沒有絲毫行動自由。獨有韓素音女士獲得毛澤東御准，飛來飛去，喜歡到那裏就到那裏。難怪韓女士要大讚老毛的偉大和中國人的自由了。嗚呼！

從韓素音女士的自由及記者招待會，卻令筆者憶及十四年前一件小故事。

一九五六年反右運動前，中共對作家還算比較尊重。那一年，「洞簫橫吹曲」的作者——名作家海默，從北平跑到海南島去，卻弄出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來。

當時海默跑到海南島文昌縣，恰好瓊劇名伶韓文華、林道修率領劇團（當時尚屬民營）到文昌縣某小墟演出。海默爲了欣賞瓊劇，也從縣城跑到那個小墟去。因爲一連下了幾天雨，劇團無法演出，沒有收入，經濟十分困難。等到天晴能夠演出的時候，前面三行的超等座位，卻被小墟上的區政府、鄉政府、稅務局等單位的官員霸佔了。當晚演出收入不多，但稅務局的工作人員卻硬要立即收取演出稅。完全不顧劇團的困難。藝人要求延期繳交，稅務局的工作人員不但不肯，反而出言侮辱藝人，態度十分惡劣。

海默看不過眼，竟然出面干涉。那些地方官員平時作威作福慣了，見此小子不怕死，馬上命令民兵把海默扣押起來。翌晨解送進文昌縣公安局，並控以破壞稅收的罪名。當天雖然弄清楚是什麼一回事，但海默卻不明不白地挨了十多小時的鐵窗生活。

海默回到廣州，在廣東省文聯裏大發牢騷。並寫了多篇文章批評海南島的行政，批評海南當局對待藝人的態度。這些文章曾在「人民日報」、「南方日報」、「海南日報」上分別發表過；後來人們當談起這件事，都當一個笑話，也是一個令人無限感慨的笑話！「海默事件」使海南各瓊劇團的待遇得到改善，在田漢的力爭下，稅務當局取銷了瓊劇團的演出稅。可是那些亂扣捕人的官員，卻沒有受到應得的處分，在上級的包庇下，也只是批評批評了事。海默不久被打成右派，他在海南干涉稅務員收取演出稅一事，也變成罪狀之一。

韓素音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作家」，海默不但也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作家，而且曾爲中共的革命流過血出過汗。可是他兩個人的遭遇竟有如天壤的差別。

我們，作爲土生土長的中國人的我們，不僅十分清楚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情況，而且也十分清楚土生土長的中國作家的遭遇；被中共打倒的，送去北大荒勞改的中國作家的名單，我們數得出來。

中共一千多名作家中，百分之九十多的人，名字已在報刊上消失，不能再歌頌自己的祖國，只有勞駕唯一能夠自由行動和自由發言的韓女士在外國人面前，爲「祖國一次奉次奉，這就是中國作家們的悲哀。

新疆礦工暗無天日

新疆的礦藏是豐富的，其中以石油最著名，提起石油，人們都知道克拉瑪依油田，在目前是僅次於大慶油田的產量。另外距烏魯木齊二百公里的「獨山子」油礦，亦聞名大陸。如果把獨山子和玉門油礦來比較，也不會差很遠。

有色金屬，新疆的藏量更是獨一無二，阿爾泰的金礦，世界有名，在大陸範圍來說，新疆的黃金是首屈一指的。其次是鉑、鉀、鈾、鎢、鋼等重要礦產。蘇聯看中新疆，便是鉑和鈾。故早年大力協助中共勘採開採，從新疆運走大量白金和鈾，這都是戰略物資。

比較起來，新疆缺乏煤礦，據近年普查結果，新疆的煤，也逐漸增加了。聽說天山南北藏金豐富，其他各地亦有許多小煤礦。目前新疆最大煤礦是烏魯木齊附近的八道溝，據說基本上實現機械化生產，年產金亦相當可觀，足夠供應烏市和石河子的用煤。

散見於各專區的煤礦，最多是半機械化，規模中等，部份使用電動絞車運煤，採煤則用風鑽。至於縣社辦的小型土煤礦，那就以勞力為主。用洋鎬，炸藥打炮眼，在坑道採煤，然後用人工揹煤，運出坑道。這就是人力採煤，故礦工的艱苦生活，那是曠古未聞；暗無天日的勞動強度，亦不足為外人道。

誠然，當礦工誰都希望能在大型的露天煤礦，出入汽車，上下電梯，到處是皮帶運輸機、捲揚機、吊車、碎礦機、洗煤機，生產過程幾乎無一不是電動機械化的，工人只要一按電鈕便轟隆轟隆響。採煤面或礦井，安全保證，也是不用顧慮的，生活及醫療設備方面，更第一流，如規定照X光，檢查矽肺，礦工享受紫外線日光浴，每天有特設營養餐等。這些大煤礦，在大陸畢竟微乎其微，新疆根本還沒有，有的卻是中小型的土煤窰。

我曾經被調在一個土煤礦勞動三個月，飽嘗煤礦工人暗無天日的勞動生活，現在回想起來，仍苦味難熬，令人咋舌。

一九六五年六月，我們十多人被送到距烏魯木齊市六十公里的大山溝，在那裏的土煤礦進行監督勞動，不算處分，只是從勞動中強迫改造，美其名曰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每天四時半起床，越早越好，空氣清新，可減低煤氣瓦斯的侵襲。一般那些老礦工則五時起床，然後，大家爭相湧入坑道。所用工具是揹甲和柳條背筐（又稱背兜），戴一頂亦是柳藤織的礦工帽，揹煤工並無頭頂礦燈，爆破組則安全帽上有礦燈。

土煤礦實際跟窰洞差不多，深挖下去之後，兩邊架杉樑，上面頂住橫木，負責架樑的，稱架樑組。全礦按業務分工，主要便是三個組，即爆破組、架樑組、揹煤組，其中以揹煤組最多。另外有電工，專門負責安裝坑道電燈。

煤礦坑道彎彎曲曲，我們下到採煤面時，便把背筐放在一個特製架子上，然後各人鏟煤及裝滿，這才一步一步踏上梯級，揹出礦井。每人身上背着百多斤，在坑道拾級而上，那種吃力的勁兒，在我經受過的重勞動中，再沒有比它更辛苦的了。幾乎每上一級便喘三口氣，而每一口氣都大聲呼呼，當艱難地步出坑道時，整個人便像死前的豬一樣，豆大的汗珠，濕滿全身。那時是夏天，我們從來不穿衣服，只穿短褲，後面承住背筐的揹甲（厚棉墊），經常是濕透的。

因為是監督勞動，給我們規定每天揹煤任務二千市斤（一噸）。打從五時正式揹第一趟起，平均我們需揹十三至十五次，每次裝滿筐的烟煤應在一百三十市斤至一百五十斤。這才能完成當天二千市斤的定額，不完成便一直揹到完成任務為止，否則扣除生活費，其時規定每月廿八元人民幣。

煤礦坑道極不規則，橫三豎四，有的長至四五華里，有的只有幾百公尺，揹一趟平均時間約半小時，主要在下面時快步如飛，揹煤上來則就步履維艱。我們每天十四趟，需七個小時才能完成任務，每揹煤上來一次，必須過磅，專門有人統計登記重量，即人站在磅上全重減去體重便是煤的重量，中共算來的確夠絕。

我們當中有的人投機取巧，在磅上站時拼命用腳去蹬，使增加重量，但統計員發現後則扣你三至五斤。反正沒有便宜佔，唯一辦法是買通統計，給他送糖菓香烟等食品，那時，多少可以提高一點重量。

政府規定口糧，每月五十斤，但這是特重體力勞動，仍然不夠吃，只好跑去附近農民家裏買黑市麵粉，每斤五角。一天吃三頓，早上當我們揹到第五趟時，小休息廿分鐘，大伙買饅頭吃。一般到十二點半，完成任務，便上來吃飯，中午這一頓，無論如何，都拼命吃，簡直像餓虎擒羊一樣，最能吃的至少五個大饅頭，一大碗麵條，還加上一碗「胡辣湯」（大躍進以後發明的什燴湯、蘿蔔、粉條、豆腐、羊肉臊子、金針乾菜等）。飯後草草洗一下便倒頭大睡。

揹煤純粹是重勞動，我們進進出出坑道，呼吸加重，大量煤氣吸進肺部，咳出來的痰，全是黑色的。

這裏沒有任何保險，反正死不了就是命好，常常發生工傷事故，或瓦斯中毒，在坑道時間長便昏迷，出來吸氧氣才甦醒，但往往染上矽肺病，經醫生檢查，批准休假才能休息，否則照常勞動。

爆炸組，架樑組更危險，他們都是老礦工，起碼八九年，對煤層有研究。可是他們因為常年在坑道下面，幾乎百分之百患職業病——矽肺，精神奄奄，咳嗽不斷。老礦工都是在新疆勞改刑滿後，便創辦此煤礦，他們更是終年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

我們稍為好一點，只勞動三個月，可是亦受夠了。據老礦工告訴我們，新疆這類土煤礦很多，人工開採，每挖一條坑道，便打炮眼，放炸藥爆炸，炸下的煤由人力揹出坑道，因為開採面有限，故規模亦很小。這就是新疆小煤礦的眞實情形，終年在地底勞動，口中會說紅太陽，可是卻永遠暗無天日！

金千里

漂蘭小品

毛……朝……點……滴

趙聰

毛的矛盾

托羅斯基倡不斷革命論。毛澤東殺托派。但他亦倡不斷革命論。

毛語錄：敵人反對的我們擁護，敵人擁護的我們反對。

然而他又說：敵人磨刀我們也磨刀。

毛的指示，叫人瞭解的要執行，不瞭解的也要執行。

但毛語錄卻說，凡事要在腦子裏想一想，是否有道理，不能盲從，不能做奴隸。

類此的矛盾多不勝舉，毛無愧是矛盾論的作者，沈雁冰的筆名應該轉讓給他。

無限上綱

文革以來，出現的新名詞，數也數不清，無限上綱，即是其中之一。

很多人特別是外國人，弄不懂這個詞兒。

魯迅說：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這很可用來解釋無限上綱。因爲穿短袖子沒有罪，產私生子罪就大了。

此所以數十年的親密戰友，無限上綱到叛徒、內奸、工賊。

階級分析

大陸「工農兵戰校」（舊中學改）一教員，講語文課，爲「舒適」一詞造了一個例句：

「我舒適地坐在沙發上。」

一個學生認爲這例句不好，便在黑板上另寫了一個：

「地主、資本家不勞動，成天舒適地坐在沙發上。」

教員心裏說：「差不多。」嘴裏卻說：「你的比我的好，因爲你這個例句有階級分析。」

大批判

魯迅說：從指揮刀下罵出去，從裁判席上罵下去，從官營的報上罵開去，眞是偉哉一世之雄，妙在被罵者不敢開口。

此當前大陸之大批判也。

誰說了算

大陸上遇到「老大難」的單位、「老大難」的問題——這老大難，亦文革中製造的新名詞之一，大概是說又老又大又難吧——不好解決，往往革委會主任提出辦法，副主任立刻反駁，於是又發生了「誰說了算」的問題。結果是正確意見無法照毛澤東思想集中起來，便推到「解放軍」身上，說：「還是讓『解放軍』來搞吧！」

「解放軍」眞有一套，他們一說就算了。

毛說：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他說錯了，應該是軍人領導一切才眞。

軍人建黨

文革已開到荼蘼，三支兩軍的工作仍在持續進行。

「九大」閉幕至今已八閱月，地方黨組織還未建立起來。

全國此時正積極學習北京六廠二校整黨建黨的先進經驗，這八單位的經驗，全是駐北京的八四三一部隊搞出來的。

照這一事實來看，中國共產黨成了「解放軍」的兒子。

鞏固軍權

軍人領導一切，軍人統治一切，這態勢已在大陸形成。

爲着鞏固這一既成局面，所以：

第一、高叫備戰。一備戰，軍人就成了天之驕子。

第二、號召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因軍人是專政的工具。

第三、臨時的權力機構革委會，繼續「臨時」下去。因革委會中全以軍人當權。

第四、與美帝、社帝談判全不會有成；一有成就用不着備戰了；不備戰，軍人的重要性就要降低了。

戰敗了的老母鷄

江靑暫蟄之後又重上戰場。

徵象之一是：去年年底，中央文革演樣板招待外賓，她一連數日出來亮相。

徵象之二是：毒草再批判。

徵象之三是：樣板再讚揚。

徵象之四是：中央樂團又製造了一塊新樣板，

正在試演。

不過這個戰場只限於上層建築之一的文藝，在軍事政治上，她不敢再碰了。

傀儡

江青還能在文藝的戰場上再次出現，還是那個天然憑藉——皇帝丈夫。

只是這個天然憑藉，已逐漸不可仗恃。有些毛的最新指示，已經理論不清，使人不知如何解釋才正確。

而他又深匿在中南海，從不出來到羣眾中去，對外面的事，只憑兩個慣用「愚君政策」的文武哼哈二將，對他胡扯。

於是他就像化石那樣，失去了自己的思維和活動的能力。

魯迅說：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爲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

以林、周的傀儡作憑藉，江青已接近剃刀的邊緣。

生產大競賽

生產大競賽反映生產不足。

超額完成，產量超過以往水平云云，是永未止息過的浮誇風。

最近又傳出一個死英雄的名言：活着就要拚命幹，一生獻給毛主席。

大概是用這句名言來支持生產大競賽吧？

可惜的是，製造名言的乃不是出自工人或貧下中農的毛林一小撮。

科學萬歲

如果不是美、日、香港用地震儀測出雲南大地震予以公佈的話，五日一時雲南與北越交界的七・五級地震，新華社還不會在九日報導。

地震之處人烟稀少，但那兒卻是援越的孔道。今後再援助這位不大聽話的小弟弟，恐怕難了。

天若有知者然，不然的話，何以選擇了這末一個好地方。

林彪的隱憂

林彪給軍人爭得了權力，將領卻未必眞心服從

擴充實力以外，對一、二、三野系統的人物，不但不敢排擠，並且極盡拉攏與收買之能事。

朱德被鬬而未倒，仍是政治局委員。劉伯承老邁得自己不能走路，照毛的吐故納新的指示，應該新陳代謝，勸其退黨；然而他仍選上政治局，且兼軍委副主席。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陳毅全在軍委爲負責人，文革中雖均犯有嚴重錯誤，如今卻有「其奈我何」的氣概。李先念之所以在眾多國務院副總理中獨出風頭者，主要原因是他在軍中仍有影響力也。

瀋陽、濟南、南京這三個大軍區，轄地衝要，但卻不是林的勢力範圍。陳錫聯和許世友，全以一介軍人，選入政治局，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楊得志鬬王效禹，毛澤東也拿他沒有辦法。

這些人的存在，使林系在軍隊中無法達到清一色的局面。

如果林、周的鬬爭白熱化起來，他們站在後者的一邊之可能性很大。

多元領導

毛澤東所說一元化的領導，是指以他的思想來領導而言。實際上，照領導班子說，卻是多元的。

各地區、各單位全有革委會，現在又要加建一個黨委會，已經存在的還有「解放軍」的支左人員。在工農生產單位，又分生產領導、革命領導兩個班子，分別抓革命與促生產；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文教單位，另有工宣隊和軍宣隊。

這末些個領導機構，是平行還是隸屬，並無規定。我也領導，你也領導，他也領導，只是苦了下級，翁姑太多了。

獨立王國

毛林一面批判獨立王國——像宗派主義、山頭主義、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多中心即無中心論等等，就全是獨立王國的特色，毛林集團一直批判了三年。

然而一面卻又在製造獨立王國。——像全省市建立獨立的工業系統，大專學校下交到省市或工礦單位來辦；而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如教育革命、幹部下放等等，又讓省市、單位自行設想之後，即進行試點工作。

這末一來，照地方言，全國二十九省市就要發展成二十九個獨立王國了。

這等獨立王國正在逐漸形成中。

魯仲連

有些獨立王國還未正式形成，就已先一分爲二了。

去年中共「九屆一中全會」，毛澤東講話透露王效禹與楊得志的鬬爭。他並且說，四川、山西、雲南、廣東全有這種事情發生。

照說應該由中共中央下令撤他們的職，或懲罰一方，留存一方。然而毛澤東卻說，這是內部矛盾，彼此不是敵人，可以坐下來談談，就解決了。想不到這位偉大的領袖，竟不執行自己剛從劉少奇手中奪來的權力，卻婆婆媽媽地用了魯仲連排難解紛的那一套。

這說明了！現在的中共中央，對省市的控制能力，微弱得很。

如果調解不成，就只有讓他們鬬個你死我活。

國無元首

劉少奇的國家元首，已給毛林撤銷，至今已一年又兩個月，然而董必武仍未「扶正」。

偌大一個國家，竟無代表國家的元首，不能不說是奇聞。

豈止無元首而已，連中央政府亦是雖有若無。文革以來，這末些個任免、創制、法令，可曾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發佈？

既然憲法等如廢紙，那就不要召開「人大」了，乾脆也來一個三結合，組織中央革委會吧。毛林卻沒有這末辦。

如今「人大」的召開，毫無信息，看來無元首的情況還得繼續下去。

勝利聲裏的華中平原——勝利還鄉記(二)

崔刃刃

緒言

從歷史上看，中華民族在大陸的移殖與開拓，是從北向南，從西向東的。漢唐盛世，皆定都陝西的長安，經五代的變亂，關中殘破，宋代開國建都汴梁（開封），從西向東跨進了一大步。明朝開國建都金陵，雖因燕王篡位，移都燕京，但人口和資財仍續向東南集中。西北則日益荒涼，清末民初以來，此一形勢更爲顯著。

從西安沿隴海路東去，對上述的情勢，有清楚的感覺。越向東去，人口越密，商業文物越繁盛。但是就隴海鐵路沿線來說，也是一個貧瘠地區，與華東、華南相比，固然見拙，卽與華北相比，也顯得寒傖。因爲華中地區，數千年來歷受黃河的泛濫，被災最重最多，而鄭州、徐州等地又是內戰必爭之地，受戰禍也最重最多。

在中國大陸旅行的人，多沿津浦、平漢兩條南北鐵路幹線活動，遊北平、杭州、上海、廣州，卻很少人從西到東，或從東到西，走過隴海鐵路沿線。勝利那年，我西從寶鷄，東到連雲港，走遍隴海路的全程，並且在各重要都市停腳觀光，得橫斷中國中部，穿行茫漠無垠的黃土平原，實乃平生快事。

鄭州之夜，驚傳敗訊

我們的還鄉旅行團，在洛陽、開封等地，都曾停留數日，飽覽風光，唯有在鄭州，下午抵達，第二天早晨卽搭火車去了開封。因此迄今對鄭州的風貌，幾毫無印象。我所能記憶的僅有兩件事。一是出街吃晚飯時，看見到處都是日本兵，大概當時平漢線各地的日軍，奉國府當局的命令，集中鄭州等候繳械，而國軍尙來不及接防鄭州。

抗戰末期，國軍主力集中西南、華南、西北各地。日軍一投降，紛自華北、華南的中小城市撤退，集中大都市等候繳械，於是廣大地區陷入眞空狀態。蓄意構亂的共軍，乃乘虛而入，佔領了華北地區大片土地，截斷了津浦、平漢兩線交通。他們曾擅自限令日軍，向他們投降繳械，皆爲日軍所拒。但是他們並不敢攻擊撤退的日軍，等日軍走後，則專事收拾那些地方上的僞軍，並襲擊前往接收的國軍。於是各地皆爆發武裝衝突。

在這個期間，最大的戰事，在平漢線新鄉附近發生。我們抵鄭州時，正聽到國軍在前線失利的消息。

當時受第一戰區指揮的一部份國軍，由副司令長官馬法吾統率，由開封鄭州一線，向北推進，其目的在打通平漢線。在新鄉附近遭受了共軍劉伯承、鄧小平所部的暗算，吃了大敗仗。據知馬法吾當時所指揮的部隊，裝備不整，戰鬬力很差，只因爲最接近敵區，被派作先驅，大概他們太輕敵冒進，受了挫折。那一次的挫折，影響極大，鼓勵共軍叛亂的信心。

我們旅行團中一位小姐的父親，就在這次戰役殉難了。（這是我們很快得知戰事消息的原因）她哭得死去活來，弄得大家都興味索然。所以都不願意在鄭州多停留，連夜向鐵路局交涉，第二天清早，就搭上一列軍車離開了鄭州。

古城開封的風姿

當天中午，我們到達中原的名城開封。

我向來喜愛市區寧靜、民風樸厚的古城，討厭那些繁華喧囂、紙醉金迷的近代化城市。我在北平住了十幾年，天津近在咫尺，只需三小時的火車路程，我就從來沒有去玩過；中國第一大城上海，民國三十七年，在南京住了大半年，有人把免費車票送上門來，請我到上海一遊，我都沒有興趣，以致今天仍不知上海的面貌。

開封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古城。大鹽青磚砌的城廓完整無缺，城內的街道、胡同，都東西南北，方方正正，不但民居宅院，都是四合瓦房，旅舘、飯舘也多是四合院的舊式建築。

中國建築的可愛，是每所住宅都有院子。院子實際上就是小型花園。院中有參天的巨樹、有盆栽或畦植的花草、有金魚缸。因此家家戶戶，可以足不出戶，就有鳥語花香之樂，綠蔭搖曳之幽，寒梅傲雪之雅，明月清風之美。因此「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昨夜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這些詩情畫意，可以說都是院子的產物。在今天香港，窗外五呎就是大廈，大廈中的人，如蜂集中的蜂，蟻洞中的蟻，難怪人們酖溺聲色狗馬，因爲生活環境太壞，與自然距離太遠，高尙的情趣都被悶死了。

說到這裏，讀者會了解我爲什麼喜愛純中國風的古城了。也可以了解，我爲什麼讚賞開封了。

開封雖然在建築上古風盎然，交通卻極為便利，不像西安那樣物資貧乏。河南菜是天下馳名的，開封的糖醋瓦鹽魚，尤令人流涎。在小吃方面，花生製品種類之多，滋味之美，全國第一。在開封住了七天，最活躍的是牙齒，最高興的是胃口。

開封的名勝不少，佑國寺的鐵塔，八樓十三級，奇偉可觀；中山公園原是清代的滿城，北宋的皇宮，金壁輝煌，古色古香；園中有湖，天光水色，十分怡人。

從西安到開封，經半個月的跋涉，大家都已疲勞，同時身上穿的土布抗戰裝，都已破爛不堪，越往北去天氣越冷，於是都在開封換了季。拿着新買的冬裝，進澡堂子洗個熱水浴，把新衣服換上，將脫下的爛衣服和八年抗戰的苦辛，都一齊扔掉了。

洛陽大鼓，河南墜子

在開封的時間裏，我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相國寺。那裏有百貨商場，有各式各樣的小食檔，一有聽書（洛陽大鼓）的茶座，有唱河南墜子的戲院，有吃有唱有買有玩，其樂可知。

我喜歡聽民歌，也愛任何地方的地方戲。民歌和地方戲，都充滿新鮮、濃厚的地方彩色、泥土氣息。

我看過的地方戲不多，只有崑曲、秦腔、河南墜子、越劇。但是我全部都能欣賞，並且樂之不倦。崑曲的腔調具黃鐘大呂之氣概，戲詞之雅無對。如武松打虎中：「老天何苦困英雄，二十年一場春夢……」比一般不入流的新詩，更有詩意。越劇的音韻，旖旎婉轉，一聽其調，即如見江南人的俊細神情，呢喃軟語。秦腔和河南墜子，皆以「土」字勝。一聞其聲，即使人想到，穿得大紅大綠的鄉下姑娘，或茅屋門前鶴髮童顏的老丈。妙就妙在一個「土」字。土是生命的來源，象徵母性，象徵本色，象徵樸實，是蘊含最富的一種美。

說書（評話）本是中國傳統悠久的民俗娛樂。中國幾部有名的古代短篇小說集，「三言二拍」、「今古奇觀」等，就是說書的故事。幼年在北方鄉下，每到過年時，村中父老合資從城裏聘來一位說書先生，從初一到十五，每天日夜兩場，講那些薛仁貴征東、楊家將等演義故事。那種說書只說不唱，說書先生手拿一把扇子，全憑兩片嘴唇來白話。大鼓則是擊鼓，配以三弦來唱。京韻大鼓，多是男唱，洛陽大鼓則是女唱。鼓琴之聲鏘鏘，合以嬌滴滴的歌喉，韻味只是不俗，比今天的現代音樂可要受用多了。

在開封除了聽墜子和大鼓，還被招待去看了一場話劇和京戲。

那時開封的京劇班子，老生是馬最良，武生是馬金武。馬最良本來學馬連良，但當時嗓子已倒，幾乎喑啞發不出聲音來，只能看功架。當晚演的是古城會。馬金武是北京科班出身，武功不錯。一場白水灘叫人過癮。

到此有些讀者一定要怪我，談戲劇娛樂太多了。不知當時的我們，才從艱苦單調得近乎原始的抗戰生活中鑽出來，到開封才回到文明社會，重嘗文明生活的滋味，當時心中正被這種興奮所瀰漫，談這些正是當時心況的忠實寫照。

過徐州，改變旅程

休息七日之後，我們懶洋洋的離了開封，再踏上千山萬水的征途。

從開封到徐州，路程本不算太遠，坐火車兩日可達，但因為軍運太忙，客貨車都被調作運兵，我們拖拖拉拉走了五六天。中途在歸德、碭山等地都曾駐足。有時是換車，有時是坐在車裏，等候長途飛馳、小站不停的軍車駛過。

歸德也是隴海線上大站，有數的名城，可惜在朱集車站下車時已入夜，吃了晚飯就上床睡了，第二天早晨又搭車而去，沒時間入城一遊。在火車上聽說碭山梨很好吃，結果到了碭山，買了一個吃並不甚佳。

走走停停，焦焦切切。千呼萬喚，總算到了徐州。

鄭州、開封等河南地方，勝利前屬偽華北政權治理，市場流通的是偽「聯幣」（「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徐州在江蘇境，勝利前歸偽汪政權治理，通用的是偽「儲幣」（「中國儲備銀行」）。當時軍事接收剛剛開始，金融問題自然還談不上，但是我們從後方來的人，並無兌換不便的事情，所攜帶的「關金」、「法幣」照樣通用，並且兌價很吃香，大家都大買東西，尤其是幾位太太小姐，渾身上下煥然一新。以前大家都穿着灰色的破軍裝，現在穿上彩色的軟細衣裳，立刻就男女有別了。

徐州給人的印象是雜亂和浮動的。大概經歷的戰爭太多了，居民缺乏經恆的努力和心情，市容不整，街道破爛，與開封之整齊肅穆，恰成比照。居民則機智詼諧，與開封人的樸實厚重，也恰成比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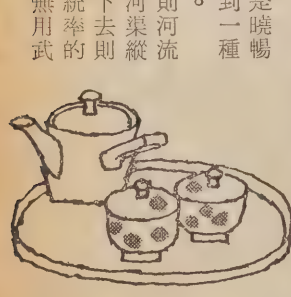
照原定計劃，我們預定在徐州換車，去上海搭船去天津。在徐州車站下車時一打聽，知道隴海路有車通連雲港，在連雲港有船去青島，於是改變計劃。

我從不曾夢想會去連雲港。這是中國沿海最荒涼的一個港口。我對於它的印象，得自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依中山的計劃，把它發展成為東方大港，作為西北和華中的大吞吐港。因此能到此一遊，實地看看中山的理想，也別有興味。

從徐州到連雲港，沿途所見風光顯著的不同了。第一個惹眼的，是纏足的女子特別多。不但中年以上的女子都是三寸金蓮，連十五歲的小姑娘也都兩腳尖尖。在我的印象裏，纏足之風最盛是山東和福建兩省，到此我改變看法，淮海地區實最嚴重。

從西安到徐州，各省言語雖有區別，但大致是曉暢的北方官話，可是一離開徐州向東去，立刻就聽到一種軟而酸的淮北話，感到已置身在另一個語言世界。

徐州以西，天氣乾旱，河流稀少，徐州東去則河流突然多起來。尤其是碾莊、運河（車站）附近，河渠縱橫，坐在火車站，隔不上分鐘就經過一座鐵橋，下去則是洋洋的泥流。事後想起，徐州會戰時，黃伯韜統率的兵團碾莊被圍，馳援的邱淸泉機械化兵團，所以無用武之地，以致全軍盡北，實受了地形的限制。



「是」與「非」之間

——評徐速的「第六，愧不敢當」——

林真

讀了名作家徐速教授的「第六，愧不敢當」，覺得徐速教授在變戲法，根本沒有明確地答覆過他自己在這篇短文中所提出的兩個問題：

一、徐速教授的「星星，月亮，太陽」，是否抄襲了左翼作家姚雪垠的「春暖花開的時候」？

二、文藝作品的「人物個性描寫」，是否容許「因襲前人」創造出來的典型性格？

這兩個問題是徐速教授自己提出來的，但卻沒有加以明確的解答。本來就第一個問題來說，徐速教授有沒有「抄襲」過姚雪垠的作品，可以用一句極簡單的話來答覆：「我抄襲了！」也可以用一句極簡單的話來否認：「我沒有抄襲！」乾淨俐落，明確萬分，用不着絮絮叨叨的解釋，把第二個問題引了出來。徐速教授的第二個問題是說：

「至於人物個性的描寫，很多是因襲前人的，描寫的詞彙很難避免，……」（恭引徐速教授之名言）

假如徐速教授不說這一段話，問題是非常簡單的。因爲既然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一個署名「深苔」的作者，在「新晚報」的「下午茶座」上指責徐速教授的「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姚雪垠的「春暖花開的時候」的，而且「抄得比原來的小說差多了」。如果徐速教授沒有抄，大可刊登一段法律啓事，加以澄清，依法追究。正如徐速教授所說：「如果籠統的說一句抄襲的，倒很難分辯，現在舉出了書名，便很容易解決了。」只要徐速教授把自己的大著「星星，月亮，太陽」和姚雪垠的「春暖花開的時候」呈堂作證，那個「深苔」和「新晚報」便吃穩了官司，根本就用不着寫這篇「第六，愧不敢當」來自辯。反正，「請律師打官司」是徐速教授解決爭端的常用手法，這次爲什麼要例外？

徐速教授自己寫道：「最近就爲了『星星，月亮，太陽』這本書，被人影射是花了五百大元買來的，正在請律師打官司。」

既然「影射」也請律師打官司了，爲什麼給人家說是「抄襲」，而且還說是「抄得比原來的小說差多了」，徐速教授卻不「請律師打官司」，而要自己來個「自辯」呢？這一點，在「第六，愧不敢當」裏，徐速教授根本沒有交代清楚。

對上面這個疑點沒有交代清楚，可能是徐速教授的「廟算」，不想過早透露。但是徐速教授的筆鋒突然一轉，轉出下面這兩段話來：

一、「爲了了解抄襲的眞相，又連累我花了好幾塊錢，仔細閱讀一次，總想找到一點『抄襲』的線索，大概深苔先生看到姚雪垠也曾用星星，月亮，太陽和瀑布，溫泉，溪流來描寫他筆下女性的性格。」

二、「至於人物個性的描寫，很多是因襲前人的，描寫的詞彙很難避免，一般人對描寫星星，總不外乎用淒清、神秘的字眼；描寫月亮都喜歡用溫柔、溫馨的陳詞濫調；歌頌太陽不外乎壯麗偉大這一套；當然這也可隨時節變化而變換，但也超不了『文藝描寫辭源』那些公式。至於將太陽寫成黑色的只是象徵作者的心情，並不能改變現實的紅太陽的觀念。」

有了這兩段話，就很容易使人產生了一種錯覺，那就是：徐速教授即使沒有「抄襲」姚雪垠的「春暖花開的時候」，但卻在「人物個性的描寫」上，和在「描寫的語彙」上，的確「因襲」了姚雪垠的。如果這個錯覺能夠成立的話，這就難怪徐速教授敢打「影射」的官司，而不敢把那個「深苔」扯到法庭上去了！

在社會學和人格心理學上告訴我們，一個人的個性是跟他的體質、遺傳、氣質、教養、家庭、學校、社會生活和當時當地的文化背景有着極密切的關係的。一個作家在描寫那個人的時候，就決不能忽略了那個人性格上的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小說，主要是描寫人的，「在人物沒有孕育成熟之前，別動手寫小說」，這差不多是每個作家的誡條。狄更斯、福樓拜、巴爾扎克、岡察洛夫和陀斯妥也夫斯基之所以偉大，是因爲他們創造了奧列佛爾、大衛・考柏菲爾、葛郎俗老爹、波華麗夫人、奧勃洛摩夫和卡拉馬助夫兄弟……等不朽的人物，而這些人物都有着鮮明的、獨特的個性，是創造的，而不

是「因襲」過來的。「白鯨」Moby Dick 中的蠻子奎奎格，跟「水滸傳」的莽漢李逵便迥爾不同。就是李逵，跟「三國誌演義」的張飛也有着極大的分別。所以，徐速教授所說的「人物個性的描寫，很多是因襲前人的」說法，充份暴露了他對社會學、人格心理學和文學理論底全然無知。

至於說到「描寫的詞彙」底「因襲」更加荒謬。瑞恰慈在「論傷感」曾經這樣指出過：描寫最忌有下列三種毛病：

一、虛僞的、模仿的、裝模作樣的「描寫」。

二、陳腐的比喻、庸俗的比喻、不恰當的比喻。

三、門面話、口頭禪、可笑的通套，借用的裝飾。

徐速教授應該是很了解的，爲什麼卻說「很難避免」？況且，詞彙是隨着時代的轉變而轉變的，比方說，在舊小說中常常出現的「爭奈」「遮莫」「活達」「活變」等詞彙，今日已經不再活在人們的咀裏，一個作家不用他自己生活着的這個時代的語言，而去「因襲」前人的「詞彙」，他的作品便是「死人的」作品了，假如今日有一個英國作家不用現代的英語來寫作，卻去「因襲」莎士比亞時代的英語，相信一定要被人視爲瘋子的；而名作家徐速教授卻教人去做瘋子！

李廣田曾經這麼寫道：「在舊小說中描寫女人的通套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如花似玉』或『弱不禁風』；描寫男子是『天庭飽滿』，『地闊方圓』，『龍行虎步』或『虎背熊腰』；這些描寫何嘗不是『創造的』，但我們現在描寫人物都不肯再用了。因爲現在這些東西已經成了陳套，而且如今的男女也不是從前的男女，新的人，新的生活，新的感覺，應當有新的描寫方法，而且，每個作家應當有自己的描寫方法，因爲描寫應當是創造的，應當從生命中，從體驗中得來。至於他人的描寫也並非絕對不可用，只要你用了來還能有新的色澤，新的氣息，只要能適應你的情況就可以。」這番話說得具體透澈，名家的是名家，豈是那些滿肚子廢料硬充是「名作家」的人可比！我建議徐速教授好好的咀嚼咀嚼這段話，就明白他所說的話到底錯在哪兒了。

基於上面的理由，徐速教授自己所提出來的問題，即是：「人物個性的描寫」和「描寫的詞彙」可以「因襲」前人的問題，根本站不住腳。所以我還是有興趣討論徐速教授自己提出來的第一個問題，即是：徐速教授的「星星，月亮，太陽」是否抄襲姚雪垠的「春暖花開的時候」底問題。

因爲對於第一個問題，徐速教授說得很少，對第二個問題卻說得很多，偏偏這第二個問題卻是由第一個問題引出來的，爲什麼徐速教授卻要避重就輕呢？那就是正如R. H. Thouless 所指出的那樣：「引起另一旁枝細節的命題爭辯，或作無關主題的異議，企圖把辯論目標轉移到另一問題上去。」

所以，我希望名作家徐速教授明確地說明一下他自己提出來的第一個問題：他是否抄襲了姚雪垠的作品？

其實這個問題很重要，也很易回答，只要兩句話就解決了：

第一句話是：「我抄襲了。」

第二句話是：「我沒有抄襲！」

未知名作家徐速教授能否這麼直接了當地回答，這一個由他自己提出來，而又使人深感興趣的問題呢？

最後，順便敬告徐速教授一聲，如果要引書做文章，最好先把原書翻翻，查個清楚，不要像上次那樣引杜甫兩句七言詩，在十四個字中抄錯了三個字。因爲我提不起興趣去做一本「徐文摘謬」哩！

編者的話

林眞先生的文章，是去年十一月九日收到的，本刊爲了顧全大局，避第三者命，全面停火，故未刊出。其實，像這一類的文章，我手邊還多得很。現在對方既然重燃戰火，有此雅興要「扯」下去，逼我改變「編輯政策」（借用史筆語，諒不會「找律師談談」吧？）那也只好奉陪到底。

不過，這只是舊話重提的第一砲，從下（一一九）期起，有一篇結結實實的長文陸續刊登，保證每期一篇，篇篇精彩。總標題是「『春暖花開的時候』與『星星月亮太陽』的比較談」，暫分十二節，由兩書人物的比較；說到情節辭語的比較；再提出幾個有待商榷的問題；最後，替這本「有問題的書」，作出一個最客觀、最實在、最公正的總結。引証詳確，出處分明，問題出在何處？一目了然。敬希讀者注意。凡愛好文藝創作，喜看流行小說，關心海內外文壇動態，仰慕或蔑視「名作家與名作品」人，均不可不看。

既然「扯」開了，那就似「三水佬看走馬燈」——陸續有來。

附啓：請曾於本刊第一一一期第三十頁發表來信的「恭祝萬人雜誌二週年紀念者」先生，來函與老編連絡，另有要事相商。

鯨羣殉領袖

報載：「美聯社佛羅利達州皮爾斯堡一月十一日電：黑皮的領航鯨似遵照服從領袖的天性，星期日沿着十五哩海岸長條地帶，百十成羣，泳登岸上。聖路西鎮鎮長路易斯稱：二百尾鯨魚，每尾長十五呎重數百磅，在皮爾斯堡附近排列於海灘，……數百居民及漁人會同動物保護官，圖將巨鯨拖入大西洋中，以繩繫其尾，以艇拖之出海。大部鯨魚均掙脫繩索立即泳回岸上。……牠們以決心自盡。」

數百鯨魚，追隨其領袖之後，集體自殺，這種驚天地、泣鬼神的壯烈行為，不僅在動物界罕有其例，即在萬物之靈的人類中亦不多見。當某個王朝為異族消滅時，它的臣民可能有部份跟着領袖殉國；但那是迫不得已，既不甘心事敵，又無別路可走，只好一死了之。例如宋、明兩朝亡國時便是如此。

歷史上追隨領袖之後，集體自殺的例子，最著名的，莫過於田橫島的五百士；但那也是由於環境所逼，和鯨魚被救出海之後，再掙脫繩索二次自殺比較起來，似乎還差一籌。這批鯨魚可算是該領袖的忠貞幹部。

近代的野心家慣於培養「死黨」，用盡方法使他的幹部只知有「領袖」，不知有其他。如希特勒的「褐衫黨」，墨索里尼的「黑衫黨」……等。可惜人類的「忠貞」精神不似鯨魚，當他們的領袖得勢的時候，動不動便右手一舉，腳跟一碰，大喝一聲：「希特勒萬歲！」或「領袖萬歲！」表示他自頂至踵渾身上下都是「忠貞」細胞；可是一旦「領袖」失勢了，那便是「樹倒猢猻散」、「牆倒眾人推」，上焉者溜之大吉，帶着民脂民膏到黃金國作寓公去也；下焉者臨陣投敵、反戈相向，平日之「忠貞」皆化為烏有矣！

幸而人類不是鯨魚，「死黨」也會變成叛黨，「有奶便是娘」，「長樂老人」馮道可以連事四朝而面無愧色；所以暴君的江山也坐不久。如果那些壞頭頭得到鯨魚領袖的「洗腦」秘訣，使部下人人都變成甘心追隨領袖，死而無悔的小鯨魚，那還得了乎？整個世界豈不早成了希特勒、史太林、毛澤東的天下乎？賣油郎有詩嘆曰：

一、龐然大物號鯨吞，鼓浪乘風似領軍；
可嘆盲從諸將士，陳屍岸上誰招魂？

二、利害緣何分不開？死生命運任安排；
波濤萬頃不回顧，偏向無情煉獄來。

三、鯨羣上岸實堪悲，
滿地黃沙去不回；
笑爾芸芸盲瞽輩，

從項羽談到作狀

漢高祖雖然承認無論勇悍或仁義，都不如項羽，但這位力拔山兮氣蓋的英雄，在韓信的眼裏，只不過是「匹夫」加「婦人」而已。韓信所持的理由是，「項王暗噁叱咤，千人皆廢」，表面的確「係威係勢」，似甚勇猛，「然不能任屬賢將」，所以只是匹夫之勇。「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似乎十分仁義，可是部下「有功當封爵者」，卻是「印刓弊，忍不能予」，因而其仁也只是「婦人之仁」。

劉邦所看到的項羽，是項羽威風凜凜，恭順仁義的外表，故自慚不如。韓信所看到的卻是項羽的本質，所以認為項羽並不足畏。

攻城破陣，爭奪天下，絕不是單騎匹馬所能殺出來的。匹夫角力，丈夫鬬智，一個領袖，能否建立一統江山，主要取決於他是否任用賢能？韓信善於將兵，運籌於幃帳之內，決勝於千里之外。然而劉邦卻善於將將，所以劉邦能夠成功。這本是十分顯淺的道理，可是歷數千年，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從宋高祖一直數到如今，莫不是任人唯信唯親。可嘆！

孔夫子提倡仁，但仁有「丈夫之仁」與「婦人之仁」。「丈夫之仁」從大處着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婦人之仁」其仁則僅限於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看到悲慘的事情就涕淚交加，聽到悲慘的故事也要鬱鬱不樂。其狀甚仁，但她所肯付出的僅限於分食飲或施捨二三個銅板而已。不用說不能做出重大犧牲，就連別人應得的「封爵」或「獎賞」，也不肯爽爽快快給予人家。因此可見「婦人之仁」是小仁，不足以感人，不足以服眾。

項羽固是婦人之仁，然普天下懷有婦人之仁者，又豈止項羽一人乎？

有些老板「猛拍膊頭」，滿臉堆笑，其狀甚仁。但伙計應得的花紅，應該加的人工，卻拖拖拉拉老是不肯交出來。因為伙計應得的「封爵」和「獎賞」，已不是冷飯殘羹，已不止三二銅板。要從暖熙熙的懷裏掏出大疊花花綠綠的鈔票分給人家，未免要感到「肉赤」的。這也就是「婦人之仁」。

普天下無人不知「匹夫之勇」「婦人之仁」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卻有不少人像漢高祖那樣被「匹夫」「婦人」所嚇倒，自愧不如。原因在於彼外表似勇似仁。外表的作用也在於此了。既然項羽似勇似仁的外表能令漢高祖折服，也就難道後人要相率傚尤，專門研究如何作狀。唯利之徒作其清高狀、盜娼作其紳士淑女狀、無恥小人作其正人君子狀、淺薄之輩作其滿腹經綸狀。可不是嗎？茂源酒店老板趙七爺，生平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並沒有多大學問，他手中也沒有丈八蛇矛，但

一切屬於你

藍海文

不像影子一樣，
跟着過路的行人，

可忍與不可忍

忍讓都有一個限度，超過了這個限度[illegible]忍讓，便是懦弱。

我能夠做到爲顧全大局而忍讓，但決不向不顧全大局者示弱。

去年有一位文壇前輩，對我一本著作射了一枝冷箭，我爲顧全大局而忍讓了他這一箭。但爲了防他再發第二、三箭，我也作了還擊的準備，由於「敬長」，我的準備工夫做得很有分寸，我要還擊的話，不必自己動手發彈，我只須將這位老前輩先後發表過的文章，對同一問題的見解，一篇篇轉刊出來，便可把他罵人的話，變成他在罵自己。這種借力使力，使他自己否定自己的還擊法，比我寫一百篇「回敬文」更有力萬倍。由於他沒有發第二箭，我也不爲已甚，不記此「一箭之仇」。

這不是懦弱，這是顧全大局，我不欲做親痛仇快的事；也表示一點我「敬長」之心。因爲我除了對眞正的敵人——共產黨取攻勢之外，對任何反共的同路人，縱有筆墨是非之爭，我都是取守的，而且還可忍讓「一箭」。如果超越了我的忍讓限度，「幾大就幾大」，我都要週旋到底。

由於我發現有一些人是「吃硬不吃軟」的，你想顧全大局對他忍讓或友善，他不是「飄飄然」，以爲自己了不起；便是「猖猖然」，以爲可以惡死大晒。對付這種狂妄無知者的有效辦法，便只有拿出對付惡狗的手段，給以當頭一棒，把牠打得夾尾而逃。否則的話，牠那張牙舞爪的狂態，跟隨不捨的狂吠，永遠不會停止。

對另一種眞正的「軟體動物」，也是不能忍讓的，那就是吸人血的蚊子，與傳播毒菌的蒼蠅。你忍讓嗎？牠自鳴得意，三不兩時的飛到你面前繞來繞去，嗡嗡作響。對付這兩種東西，便只有伸出巴掌去，一掃一拍，將牠打成肉醬，你才可以落得個「耳根清淨」。

我編「萬人雜誌」三年了，對人對事都是本着顧全大局的忍讓態度。我從不撩撥是非，打擊同路人。就是有人撩撥我，用暗箭射我，能夠忍讓的，我忍讓；不能不作表示的，也是「先禮後兵」，提出「警告」，叫對方適可而止。如果再不識相，我才還擊。這些，以往都有事實可考可證。所幸以往所遇到的對手，都是尚有自知之明的人，不是欺善怕惡的狗，也不是糾纏不清的蚊子、蒼蠅。因此，我也從未與人發生過正面衝突，開過正式筆戰。但從最近的情勢看來，這場戰鬬已不可免。那就等着瞧吧！

最後，希望對方檢查一下，自身是否乾淨無「疤」？是否會把「一隻隻的死蒼蠅讓人家吞過？」更希望不愛看同類相殘的人，勿責我不顧大局，不明大義。我是被迫應戰。

下一期，我要談談請律師打官司的問題。

張贛萍

要是沒有你，再好的美酒也要變成苦汁，我們像無家的犬，多麼可憐。命運請給你無限的光輝，讓你的光輝普照着億萬子民。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三日

繁榮不安定

業繁榮所促致。

依照工商業的正常發展，應該是循序漸進；這種「大步跨過」的情形，乃是非常時期才有的一時現象。猶如在沙上蓋建的樓閣，即使富麗堂皇，但是隨時都有傾場的危險。

近在七八年前，這種物業的好景也出現過，當時價格就日起夜漲；地產商人都撈得盤滿缽滿，大家也都說是工商業的繁榮，相與額手稱慶。

但轉眼間廣東信託商業銀行一關門，商業風暴跟着來到，大家的笑臉一變而成了哭喪的臉，傾家蕩產的大不乏人。有的還從十多層高的樓上，頭下腳上，撞向地面；把那硬硬的水門汀地，竟當作泳池來跳。那一場，眞是「死得人多」，直到現在，不少人每一想起，心裏還是要震震地動，卜卜地跳。

我雖生就一條賤命，無福做個大商業家，但憑幾條能夠活動的腦筋，也可以想到最近的工商業固是有所進展；但幅度卻不會這樣大，不能帶挈物業的身價能夠漲得這樣地高。最大的原因，無非是在於一個「炒」字；這樣繼續地炒下去，終必有炒焦的一日。

工商業的繁榮，是要從產品、商品的銷量增加，而從利潤的增進上而造成的。最近由於廠租的飛漲，不少中小型的工廠都有不勝負荷之苦，大廠也有結束而作遷地爲良之計。這樣地繼續下去，恐怕有不少將要關門中尋求大吉，而不敢分享這一份繁榮了。

而且在大家一片「形勢大好」的歡呼聲中，把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也刺激得「大好」，但可惜一眾小市民的收入卻好不起來。由於房租激漲，原來一家幾口就住在一個「不好」的床位中，勢非要住到「更不好」的另一個地方去；魚菜平空貴了一倍，過去吃豆腐、小魚兒的，以後也將祗有淨吃豆腐了！

工商業的繁榮，固然有增進消費的連帶作用；但物價的飛漲，卻不能認爲就是工商業的繁榮，反而是顯示出民生的不安定。如果照這樣地繁榮下去，一般小市民恐怕連生活也無法過；炒友拚命的炒，不停地炒，小市民就像在鑊中被炒的豆子，勢非要給炒得皮開肉綻而成焦炭不可！

所以這樣的繁榮，絕對不是正常的現象。任由人家說我在澆冷水，我也要說幾句逆耳的話，認爲這樣地下去，後果是堪虞的。

同時也希望當局着力平抑物價，安定民生；切勿爲這畸形現象而自我陶醉，一任物價上揚，給一眾小市民造成了生活上的苦難！

醉八仙

憎恨汽車的人

萬人傑

汽車是代步的工具，世界進步，汽車工業也發達。有人認為，從汽車工業進步與否，又知道那個國家工業化的進度。這說法不是全沒道理。

不久前，中共一部「自製」汽車在港展出，左派報紙用橫跨全頁大字標題，說「祖國」已強大起來。為了有汽車出產而說是「强大」，未免誇張；若說工業有了進步，則是事實。

當時老萬寫了一篇文章，幽左派仁兄一默，我說，如果因有汽車出產而認為「祖國」已「强大」，世界上有汽車出產的國家非常多，且出產汽車比中共早，那麼，若以汽車表示强大，中共不知要數到第幾。同時，毛澤東的座駕車用西德平治六百，如果「祖國」出品好，他老人家何必浪費那麼多外滙買名貴平治六百呢？

此文一出，自然激到香港左派仁兄生蝦咁跳，但老萬這個道理，他們還是駁不倒。

汽車雖造福人類，可是，世界上憎恨汽車的人十分多。最普遍的情形是：不論在文明國家或落後國家，如果發生「暴動」，首先遭殃的必是汽車。差不多每次暴動都有推倒汽車、焚毀汽車的事發生。在本港如此，在日本如此，在占隆坡如此，在美國也莫不如此。由此可見，憎恨汽車心理是世界性的。我不是心理學家，無從分析他們的心理，不曉得他們為什麼這樣。也許為了汽車這種東西，一來時時會造成災禍，走路的人和汽車早已結了冤仇，有機會就拿它們來發洩心頭之恨；二來有些地方視汽車為奢侈品，只有有錢人才有資格享受。憎人富貴厭人貧是普通心理，發生了事情時燒汽車的人，也許正基於這種心理。

在香港曾發生過這樣的事：兩個「神經欠正常」的男子，把停放路邊的十多輛汽車的擋風玻璃打得稀巴爛，事後雖證明這些人是黐線，但這種行動的動機，不消說也基於憎恨心理。

停放馬路邊的汽車，經常遭受惡意破壞，最普遍是用硬物把車身劃花。未必所有這樣幹的人都是黐線，但憎恨的心理卻是必然的。

在香港，有汽車雖然未必就是濶佬，生活總也過得不錯，才有資格，因此有車階級代表了「富有」。但，在美國汽車純然是代步工具，很少人視為奢侈品，除非是撳車之人。這些地方，幾乎人人有車，一個清道夫下班後，也會開了他的標域回家，就等如在香港擁有一架原子粒收音機一樣普遍。

但，雖然如此，美國黑人暴動時，也同樣有許多汽車給人燒燬，難道他們也憎恨汽車？

其實，生活在都市中，不管有錢沒錢，很難完全不和汽車發生關係。即使不是擁有私家車的人，也不會未坐過白牌車、的士；就算未坐過的士，也總搭過巴士，巴士也是汽車。

不管你怎樣痛恨汽車，汽車到底對人類有很大貢獻。在交通上可說是第一號功臣。究竟因何那麼多人經常要拿汽車來洩忿？我想向心理學家請教，相信只有研究心理學的人才能找出答案。

有人以為：沒知識的人才會憎恨汽車，其實不然。有些人自己正享受着汽車給他的方便，他還是憎恨汽車的，不相信嗎？我可給你舉出現成的例子：我們的交通事務處長薛璞先生，就是最憎恨汽車的人。也許因為他的職責是處理交通事務，汽車給他的麻煩太多，因而在職務上造成了憎恨汽車的心理，恨不得香港沒有人買汽車，沒有人用汽車，他就可以省卻許多許多的麻煩。

有人問，何以見得薛璞處長憎恨汽車？大家若不健忘，定還記得不久前薛璞處長先生曾說過，坐汽車是一種罪惡，是社會罪人。雖然他指的是私家車而不是大巴士；可是以老萬所知，他雖憎恨私家車，自己卻是私家車出入。也許因為他是處長，百務纏身，忙得不可開交，非有私家車不可。他坐私家車沒有罪惡，別人就不同了。

他做交通事務處長，不去想辦法增加道路給車輛使用；而是想辦法限制、減少及淘汰汽車。從他種種措施看，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是世界上最憎恨汽車的人。

其實，如果想深一層，全香港沒有汽車，他這位交通事務處長便成為多餘的，根本沒有設置的必要。那他的嚴厲對付私家車政策，豈不等於搬石頭打自己腳？

最近，他憑過人靈感，想出一個打擊私家車的絕招，絕招是什麼？汽車貼印花是也。這辦法主要在對付「露宿」街頭的私家車，要他們二十四小時停車都要付錢，你想晚上揩揩油，停在路邊，就要多付停車費。

以每兩小時五角的最低停車價計算，每天要六元，一個月一百八十，有數得計。如果你不行車，就非「貼足印花」不可。對那些擁有一部二手車代步的白領階級來說，確不勝負荷，這一個絕招，使到那些有力養車無力付停車費的車主，非馬上賤價將車子拋出不可。這一來，薛璞處長「削足就履」的改善交通計劃便收到預期效果，有車階級會因而大減。

一個憎恨汽車的黐線佬，即使傻性大發，拼命打破擋風玻璃，受損的究只是少數汽車；而薛璞處長的憎恨汽車，卻要使所有車子都受影響。今後，有車階級固然沒有「死雞仔」可執（老虎機時間未滿，有油可揩，謂之「執死雞仔」。），而且露宿也收費。近來，聞汽車印花而動了賣車之念的人很多，看來，薛璞處長這絕招，一定可使他多年來要達到的目的順利完成。把那些「社會罪人」一個個除掉，相信不久香港會像大陸一樣，私家車成為特權階級專利品，在大陸只有毛澤東、周恩來之流可坐；在香港則只有港督、薛璞處長等可以享受了。

人海百態

青年園地

聖・誕・罪・人

黎民

上月在餐室裏遇見沙仔（不知誰在這個簡稱中間，加上一個「塵」字），他問我是不是和老萬很有交情？

「那個老萬？——萬寶龍？萬金油？」一時MCC的我，待得他把手上的萬人雜誌展開，才醒覺他問的是萬人傑。

「啊！……我識他，他卻不識我。只在前年萬人雜誌的讀、作、編者聯歡宴會上有過一面之緣。他呀！恐怕腦子裏壓根兒就沒有我的形像啦。」

「我看你在萬人雜誌寫稿，如此說來，萬人雜誌確實是園地公開的了。我……也想抽閒寫兩篇去聊聊。登上老萬的雜誌嘛！可夠威風凛凛啊！可不知寫作有什麼訣竅？」

「你的想法可夠出類拔『萊』，（他既把凛凛當禀禀，我又何妨出來拔萊！）我們只是站在正義旗幟之下，向邪惡進攻罷了，那有出風頭的動機？」

「照看，你寫一篇二千字的文章，大底化不了多少時間，賺二十塊錢外快倒容易？」他見語未投機而轉個話柄。

「曹子建七步成詩，我可要七日才能成文哩！」

「不信，古諺說：過謙則藏奸！」

「俗語說：大話怕計數啊！我每年的二十四天假期，全是『老婆節令』不得開筆！挑燈夜作，擾着孩子睡，又違闆令……」

「那麼你的工作時間定多空閒？」

「實在也忙。不過活學了些語錄：一不怕苦，二不怕炒——把稿紙夾在文件裏，左邊一筆是老闆的，右邊一筆是自己的。若然有人背後走過，便把頁子一翻，活用了毛共的封鎖新聞策畧——把它臭屎密冚下來……」

「難爲你了！該贈個什麼大號給你？」

「老萬是著名的多產，我便領個『難產』好了吧！」說到這兒，他的同伴一聲「夠鐘」，大家便要道別。但是沙仔意猶未足，叮叮囑咐要我向老萬討些寫作貼士給他。

幾天之後，我領到了一個月的「難產費」——稿費，好在它是「太太以外」的收益，有絕對自主的權利，剛好那時是聖誕節將臨。

十多年前，這個盛大節日，只是屬於「得救者」的；時至今日，連「不得救」的也熱鬧起來。會長先生們不惜穿上紅袍、戴起高帽、背了包袱、向普羅大眾大派聖誕禮物。原來是掛燈籠，掛臘鴨的商店也裝上火樹銀花。更有個千元發家的美國富翁，用專機載了成羣戰俘太太，帶了大幫物品，讓她們到敵營裏去上演探夫、慰夫、勞夫。使得氣氛更具生色。這一切，多少總顯示了世上的人情味，而所有的溫情東西則是共黨說要消滅的！

想呀想的，看呀看的，終不免被那些瑰麗的裝飾所吸引，不知不覺地踱到×與大公司，要把那份難產費去換一份「自己顧自己」的聖誕禮物。巍峨的大門前，正好響着「叮叮叮，叮叮叮」的聖誕樂。幾個窮學生模樣的孩子隨着譜子在唱：「河邊有隻羊，羊邊有隻象，象邊有隻馬騮仔好似你一樣……」他們互相指着，笑着，都不承認自己是馬騮仔。天眞到惹得童心猶在的我駐足而觀，眞想和他們痛痛快快地玩在一起。

忽然，門裏出來了個活的聖誕老人，孩子們便一窩蜂地圍上去，瞪着他箱子裏的禮物包。但這個想來並非上帝所差遣的僕人，好像生就一隻狗公鼻，加上一雙白鴿眼，對這羣小東西不瞅不睬！我看不是味兒，對他「三覗」了幾眼便想進去。只見這「裝假肚天使」向着路心招手，嚷着「合被折死磨死」的賀誕話。回頭一看，原來有幾個外國兒童走過，是爲假天使招呼的對象。不妙的是這些鬼仔並不懂得欣賞他那甜蜜的叫聲，使他不得不拖着大腫腳，挺起大肚皮迎上去，把一份份的禮物直往洋孩子的懷裏塞！來個「採鬼快活」！怪的是鬼仔搖頭耍手，大概是他們家裏有的是價值逾萬的全套玩具火車，和多着人仔般大的洋囝、狗熊，因而對這份塑膠小玩具不感興趣吧？於是弄到這個「合被折死磨死」的下不了台。幸虧那些洋媽媽也許覺得這是上帝所賜，才哄着孩子勉强地把它接受下來。

我滿肚子牢騷，那羣馬騮仔滿肚辛酸。還有一對波頓、泰萊式的外國情侶亦看得反胃，於是隨手將購貨得來的換禮物券分給了這些兒童，接受了他們的一句「天橋」，然後喁喁細語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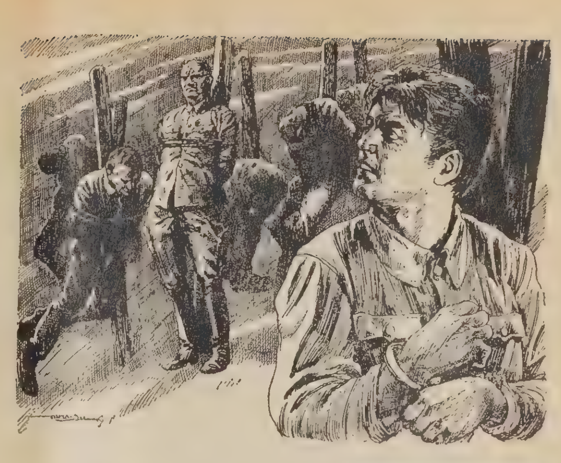
孩子們得了恩賜，歡喜過大陸人民領到布票，立刻便去換包包。不料「老人」眼高於頂如故，話也不回，大姆指直往後指，又繼續喃着那句「合被……」，搜索對象！

開心得三步兩跳的馬騮們，一溜烟地擁進大門，把禮物券當做快樂的旗幟，揚着要領東西。我也爲他們將獲得滿足而感到舒暢。刹那間，店裏衝出一個人，向高興得緊的孩子一聲「喝令」：「造反啊！不准動！」他，他不是左仔，卻是我本想找他介紹些價廉「蜜味」貨品的沙仔！

他把孩子手上的「無價證券」逐張檢去撕毀，又一聲喝令「那兒偷來的？」也不管孩子們的申訴，便作了個「人妖梅妃」的捽角狀，唬着要把他們捉交警察。嚇得這羣小東西屁滾尿流，在怒、怕、恨交織的神態下逃之夭夭！

嘿！沙仔——沙塵仔！我本想用「殺人王霍斯」的茅招，當面教訓他一頓。但念到這是聖誕節，聖經裏總是教人「寬恕我的敵人」的，何況他是我的朋友，又是教徒？

從此，再不願意經過這「冇興」公司門前，但該寫幾行字，對沙仔的寫作貼士給個答覆：「吾主耶穌，造我養我，救我的主，我重罪人，悔不該從孩子手上奪去吾主賜給他們的恩物……我罪，我罪，祈吾主勿罰我下阿鼻地獄爲魔鬼鼻祖挖泥。阿門！——照此禱告文唸跪十萬八千篇，保證你主必賜靈感，七秒成文！阿民。」





【2】

馬森亮

「你先起來再說！」那人再打一句官腔。

巴不得聽到這道赦令，我很快的爬起來，無奈兩條大腿麻木過度，伸縮不自如，勉强側起身子，靠近一塊木板坐下。那位同志也順手拉過一張凳子來，坐定之後，把公文袋攤開，擺在膝上。兩位農幹立即分站兩旁，裝威風，看來很像閻王開庭時的左右判官一樣。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始終不敢仰視，垂下頭來，聽候審判。

「你今年幾歲？」同志開始訊問了，語調相當平和。

「三十歲。」

「什麼成份？」

「不清楚，但被管制了。」

「唔——」同志停了一會，撫撫下巴，「那你的父母呢？」

「去了美國！」

「多久？」

「十多廿年了！」

這一問一答，大家都面無表情，且很機械，像審犯人一樣，在我看來，這不過是把法庭移到這裏來罷了。同志心裏也可能想到，這樣談下去，亦不會收到什麼效果。好一會，他忽然把眉一揚，左手一揮，丢了個眼色，那兩位赤脚侍從悄悄溜開了。我更莫名其妙，不知他們在玩些什麼把戲。但覺得這兩個人一走，室內氣氛似較和諧得多。

這時屋裏賸下同志和我兩人，各懷心事，他對着我，我對着他；一個是無可奈何的表情，一個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我趁他低下頭整理公文袋的時候，把他端詳了一下。

他最多不會超過二十五歲，一雙農黑彎曲的眉毛，壓在深入半寸的眼皮上，低鼻樑，兩顴聳起，眼相當小，雙唇約束不住門牙，故常露出笑容，特別是在他翻閱文件時的態度很安詳自然，倒也有點書卷氣。

「李先生！」同志又問了。

我不禁一怔，這稱呼確太駭人聽聞了。對管制份子居然會這般客氣，稱起「先生」來，除非他已操生殺之權。此時，我惟有留心恭聲，看這個禮下囚徒的同志，到底有什麼話說。

「李先生！剛才是誰罰你跪呢？」他再重複一句。

「青年組長！」

「你有沒有意見？」話說得很低且顯出同情的樣子。

對這個問題，我很難回答，又不能不答，更須[illegible]嘴說句：「沒有什麼！沒有——」接着苦笑一下。

這顯然是敷衍話，同志也看出了我們中間的鴻溝沒法子一下填平，談起話來總是那樣吞吞吐吐，重重顧慮，但他爲工作，不能不來個「耐心教育」，於是便展開了笑臉攻勢，對我說：

「看來，李先生不是沒有意見，大概顧慮太多了，是不是？坦白說，我這次訪問的動機是純潔的，想做點對你有利的工作，因爲我是上級派來的唯一工作幹部。——」

這話說得很輕鬆，易感動人，明知是糖衣炮彈，但禮尚往來，對他不宜過度冷落，何況是奉旨下鄉的？獵狗上山，不獲些獵物是不會收舌的，我因此作了一個深呼吸，抑制一下情緒，然後抬起頭來，問：

「同志貴姓？還未請教呢！」

「敝姓程——禾口程。」

「程同志！久仰久仰——同志對本地情況想必很熟悉了吧？」

「不，剛到了幾天，一切還很陌生，所以要深入訪問，多了解一下實際情況，可做個參考。——對於李先生的問題，最希望能坦白的談一談，給我研究研究，組織從來是不會冤枉好人的。」他跟着冷笑一聲，伸出長舌頭滋潤下雙唇，得意的說下去。「實在嘛！對一個在還未定案的嫌疑階級，打、罵、綁、跪等體罰，絕不是辦法，這是野蠻的，黨的政策也從不許這樣做！」

誕不同的處置？農幹把我作垃圾，任意作踐凌辱，他卻這般同情客氣，變相慰問。是貓哭老鼠？還是軟硬兼施的陰謀？但事到如今，我不能不有所表示了，不伸出腦袋亦要交出心肝，雖沒有說話的自由，可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呀！那怕編些假話去應付，總比緘口好得多。我沉默了半晌，鼓起勇氣問：

「同志，照你看，凡不是工農階級出身的都是被懷疑的對象了？」

「那當然，起碼這些階級有它一定的罪惡。不過，懷疑是有條件的。」

「那麼，我被管制是當然的了？」

同志愕然，想不到有這麼一問，自己反做了答辯人。本來他可以這樣批覆一句：「是你向我坦白？」看他的臉色紅一陣，青一陣，最後忽然又若無其事一樣，這才堆起笑容來答：

「也不一定，這就是需要深入了解的原因。所謂管制，就是押候待查，並不等於判決。我是依政策辦事的，絕不會憑空揑造，使無辜者蒙寃。李先生有什麼意見，儘可輕鬆地說出來，不妨事的。」

他自己認爲這話很得體，照例一聲假笑，肩膀聳了一聳，露出得意神色。

「我不是懷疑土改政策，也不埋怨執行政策的幹部。」我接着就說：「不過很想知道我爲什麼要被管制？同志！你淸楚啦，管制的滋味怎樣，尤其在一切行動被禁止——」

「對，我很了解，特別是知識份子的思想情況。可是，革命是要徹底的，寧枉毋縱，偏差在所難免。要相信羣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黨的政策是正確的。——不瞞李先生說，我可不是工農出身的呀！」

說完，他故意向我掃了一眼，看我有無反應。當時我也感覺到，他的態度和認識，比起那蠻不講理的農幹截然不同，起碼談起話來，也不致格格不入，便乘機再問：

「同志在那個機關工作？」

「不，還在唸書！廣州聯合大學。」他驕傲地

「畢業了？」

「還沒有，差一個學期。因祖國需要，搞完這次土改運動，再回去考畢業試。」

「那太好了，年青有爲，爲國家服務！」

我跟着苦笑一下，這笑是有意無意，是甜是苦，自己並不覺得。但在同志眼裏，大約已看出我的態度漸漸軟下來了，他進一步問：

「李先生！我想了解一下你的情況，好向上級交代，希望能詳細的告訴我，好嗎？」

「很好！也希望你能客觀的研究一下。」

大家的臉色開始鬆弛了，同志還遞給我一支香烟，談起話來也自然得多。

「李先生的學歷是——」

「大學。在上海畢業後，回到本縣教過四年中學。」

「一直到現在？」

「不，兩年前已辭職了。」

「辭職原因——」

「因病。」

「什麼病？」

「心臟病。」

「目前怎樣？」

「已經好了。」

「那末，這兩年內的活動？」

「在家中休養，看看書，釣釣魚。」

「生活來源呢？」

「靠外滙。」

「家裏幾個人吃飯？」

「只我兩夫妻。」

「李先生大學唸那一系？」

「政治系。」

「那對政治一定感興趣了？」

「一點興趣也沒有。」我冷笑着說：「但政治卻對我發生興趣。」

我發覺失言，立即歛起笑容補充：「其實，政

跟這軸心旋轉，超政治性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且也不近人情。所謂人是政治動物，該不怎樣錯吧？」

我故意扯出這套理論來做烟幕，彌縫話隙，但他卻已在簿子動上幾筆了。

「你有參加國民黨的朋友沒有？連你自己。」

「我絕對沒有。同學嘛，我不很關心他們的生活情況，更無論什麼黨團活動。」

他沉思着，提起筆又在簿子寫什麼，我趁這個時候，低下頭去抖抖衣服。糟了，左上口袋不知怎樣被人扯破，插着的派克筆不見了，附近一點影子也沒有。一想：大概筆的前途和剛才那位組長的威風有關吧！這時，他已停了筆，不讓我再呆下去，他的上唇又掀開了，露出一排長白牙。他問：

「李先生有沒有寫過坦白書？」

「他們叫我寫，還沒動筆。——請問同志！坦白書的格式怎樣？」我瞪起帶着希望的眼問他。

「並沒有一定格式，把從八歲開始，自己的家裏狀況，社會經歷，坦白交代就行了。最重要的還是批判思想！」

「坦白還要批判？」

「對，而且必要！坦白是對舊的陳述，批判卻是對新的認識。這就是自我批評！」

「像我，眞不知怎樣批判才是，既不是地主；又未做過惡霸。對過去並無留戀，對現在也從不存憎恨，這又從何批判起？」

「你太主觀了，李先生！」他立刻接上嘴，擺出共產黨員好教訓人的特性，認眞地說：「這思想是眞要不得的。知識份子的毛病就是這樣，危險也在這裏，自鳴淸高，不重實際，對舊的一切不憎恨唾棄，對新的事物卻懷疑迴避。思想上始終背着那個陳舊沉重的包袱，裏面盡是些不今不古，亦中亦西的東西。心裏沒有正確的認識，滿口卻是荒唐的主張；自己麻醉了，還想去毒害別人，這樣不合時宜的思想，如不進行徹底改造，不獨本身的前途危險，對新政策的推行，將遭很大阻力——」（未完）

徐蚌會戰始末（三）

齊武

黃維又被圍黃堆集

在邱清泉正奮力向南攻擊前進，企圖將內線作戰，成爲外線作戰時，雖然沒有友軍協力合作，共同作戰，只有獨負大纛，勇往直前，摧枯拉朽，勢如破竹，較之援黃戰鬪，輕鬆百倍，官兵均感興奮，旌旗所指，斬獲亦多。在前鋒已到褚蘭——大王庄之線，正準備指向宿縣，勇往急進時，忽然一聲霹靂，雷響地動，震得徐蚌全線大驚失色。因黃維又在黃堆集被劉伯承、陳毅包圍，急待救援。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恐怕又要忙煞邱兵團了。

本來，國防部在徐蚌會戰初期，已電華中剿匪總部派隊增援。但是，這封電報卻被「小諸葛」擱置很久，既不復電，亦未派出援軍，什麼原因？大概不外以下兩項：(1)襄陽失陷：因守軍司令康澤恃寵，直接聽命中央，不受「小諸葛」的指揮（這時襄樊歸華中區管轄），放棄襄陽四郊高地，只守大而無當的城垣，受到共軍的瞰制，無法抬頭，以致失陷。「小諸葛」心感氣憤，情緒高昂。(2)「諸葛一生惟謹愼」，「小諸葛」亦有這種遺風。因大別山脈有劉伯承的兩個縱隊不時出沒，因而要考慮到武漢安危的問題，不肯把華中區的部隊派到徐蚌地區去作戰，故將國防部的派軍電報裝在衣袋裏，久置不理。事實上，共軍在大別山脈的兩個縱隊，並沒有威脅武漢的力量，因其頭頭——劉伯承正在徐州搏命，無法分顧；陳毅亦不能一飛冲到武漢；林彪尚在東北，並未進關；僅有劉伯承的兩個縱隊，那敢進窺武漢？只是「小諸葛」的「謹愼」處，恐

後來，雖有黃維兵團馳援徐州，但其行期已多耽延，縱未成爲「明日黃花」，亦難適應瞬息萬變的戰況，以致被圍在黃堆集，反而成爲在徐蚌作戰的國軍最大負累。假如黃維能在徐蚌會戰序幕揭開時，適時趕到徐州，加入戰鬪序列，共同協力攻擊陳毅、劉伯承，則徐蚌會戰的局面，可能完全改觀，甚至黃伯韜亦不致於全軍覆沒；縱然救不到黃伯韜，而黃維本身決不致於被包圍。因陳毅、劉伯承這時正集中全力對付邱清泉，解決黃伯韜，那有餘力再來截圍黃維兵團？這時，參加徐蚌會戰的大軍，雖已超過六十萬，只有邱清泉一個兵團忽而西，忽而東，忽而南之馬不停蹄，日夜在奔波，奮戰，無如其他兵團按兵不動，孤掌難鳴。如果黃維能適時趕到，與邱清泉併肩作戰，突然向宿縣採取攻勢，牽制劉伯承不能北犯，則整個戰局將起新的變化，使徐州的內線作戰，成爲外線作戰。縱不殲滅陳毅、劉伯承，亦不致於叫黃維再變成黃伯韜第二。

其次，黃維馳援徐州的路線，亦大有問題。這時蘭封決口，雖經堵塞，黃河已復故道，但在黃汎區內，仍是一片濘泥，人民多未回家，極不利於行軍。不僅交通補給大感困難，就是嚮導，情報，亦少來源。不啻「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所以被劉伯承、陳毅包圍時，還在濛濛烟霧中。這是誰出的主意，竟驅使黃維陷在黃汎泥淖中不能自拔，而牽動整個徐蚌戰局，以致全軍覆沒呢？

假如黃維能由信陽直趨蚌埠，再沿津浦線北上，其情勢就不同了。不僅交通補給，較易解決；側翼掩護，亦有部隊，便不致犯「孤軍深入」之忌，又來包圍黃維。致使參加會戰的六十萬大軍，都被陳毅、劉伯承「各個擊破」，眞是冤哉枉也！故云：「不知天時、地理者，不可以爲將。」否則，便不致於繼黃伯韜之後，再有黃維之失。

一般被共軍包圍的國軍，多遭遇相同的運命，「糧盡彈絕」四字，是其惟一的致命傷。固不論其本身所具的戰鬪力强弱——强者多被圍幾天，弱者少被圍幾天，從來很少有打出生天的希望。因爲軍隊隨身携帶的糧彈有限，不能持久，多則五天，少則三天，便到了糧盡彈絕的窘境，難以獲得粒米顆彈的補充。只有伸長頸項，等待共軍宰割，以致被解決。而黃維的被圍，自然亦難逃出例外。

在黃維被圍初期，戰鬪非常激烈，陳毅、劉伯承同遭重大傷亡。惟被圍部隊的子彈最貴重，打出一顆即少一顆，長期只出不入，縱有堆積如山的彈藥，也很容易打完，何況只是部隊隨身携帶的有限彈藥？「打仗打補給」，是邱清泉的名言。一個沒有補給的軍隊，要想打勝仗，總是困難的。所以黃維打到第五天，已把子彈打去了十分之八九，要想繼續再打下去，已感諸多困難。於是，便決定在當天黃昏後，採取孤注一擲的突圍行動。

這是三十七年十二月二日夜間，華燈初上，夜色濛朧，朔風已在怒吼，突在黃維被圍線上響起了槍砲聲，尤其西線更加激烈。只見黃維親率大軍奮勇西進，企圖打破共軍包圍線，實行突圍。一時天昏地暗，山川震動，激戰到午夜，已把西線打開一個缺口，僅有少數部隊突出，即被劉伯承調來增援部隊復將缺口阻塞，混戰到天明，仍不能突出。那

自散去。從此以後，黃維已失去了打的信心，同時亦沒有辦法再打，只有把希望寄託救援部隊身上。

撤離徐州爲時已晚

在黃維被圍的當天，劉峙將軍根據救援黃伯韜的經驗，須要爭取時間，即決定撤離徐州，前往救援黃維。惟在戰畧上說，這時已感太晚，成了「遠水難救近火」之勢，黃維能否等待徐州國軍前來救援，殊難預料。這時，曾有人提出詢問，劉峙將軍爲什麼要捨近求遠，不使用近在咫尺的李延年兵團（在固鎮附近），與在蚌埠以北地區的張淦兵團，而要從這個已被共軍阻隔的徐州調國軍去救援黃維？因劉峙將軍在下達命令之後，即乘飛機到了蚌埠，問誰去？問地、地不知；問天、天不應；至今仍是一個疑案。且軍人以服從爲天職，問已無益。惟覺這時撤離徐州有乖時機耳。

撤離徐州的最佳時機，是陳毅在碾莊得手後，不攻徐州，而南竄宿縣，與劉伯承合股這段時間。因爲這時徐州附近地區已無共軍，控制在徐州的國軍已失去作戰價值，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一刻千金」，竟閒散廢置了將近十天的時間。如在這時撤退徐州國軍，即能取得無拘無束的自由行動，不會受到共軍的牽阻，可以無往而不利。同時，這時民心安定，正自我陶醉在陳毅南竄，不敢進犯徐州的昇平氣氛中，縱有部隊調動，視爲値勤換防，不會即刻掀起驚濤駭浪，妨碍撤退部隊的行動。

撤離徐州的最佳途徑，是集中在徐州的國軍全部力量打出徐州，這在民心士氣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很顯明的，一個向前打和一個向後退的軍心，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情緒。向前打的士氣是旺盛的，但向後撤退的士氣，就要受到很大的影響，惟恐走得不快，恨父母沒有多生兩翼。

在民心方面也是一樣，有部隊向前打去，則人心處在後方，好像吃顆定心丸，自能安於現狀；假如忽然看到軍隊撤退，則即感到敵人來臨的威脅，立刻起引恐慌，因而妨碍撤退部隊的行動。後來在蕭縣所發生的大混亂，實際上，就種因在這裏。

所以，在黃維被圍之前，與黃維被圍之後，撤離徐州的情勢，便成了迥然不同的兩種情景。

如果在徐州的國軍，能於黃伯韜失利後，即集中全部力量（不是只用邱清泉一個兵團），破釜沉舟，有進無退的打出徐州，計算時日（從黃伯韜被解決，到黃維被圍），將近十天，可能已經打到宿縣附近了。因爲，這時在徐州的國軍，還有邱清泉、李彌、孫元良三個兵團，不計地方部隊，其兵力仍在二十五萬人以上，都是能征慣戰的勁旅。而且現在徐宿間的共軍，只有劉伯承的警戒部隊，一打就退，不能阻止國軍前進。如再運用適當，指揮靈活，則萬衆一心，在長驅直入的情況下，很快就能打到宿縣，尋求劉伯承、陳毅作主力戰，那能容它還有餘力去包圍黃維兵團？——（以上所述情況，是根據邱清泉一個兵團獨力作戰，在一週內，從徐州打到褚蘭（宿縣以北）的實戰紀錄，並不是一種理想或假設，自有它的眞實性在。）

同時，這是爭取主動的一個要着。當劉伯承、陳毅正集中全力，企圖進行包圍黃維兵團時，突有數十萬能征慣戰的勁旅，從它後尾跟踵打來，追其作主力戰，便能打破它正在進行包圍黃維兵團的企圖，使它不能不放棄原來的打算，要轉回頭來和邱清泉拼命，以解除側背所受到的重大威脅。假如劉伯承、陳毅悍然不顧後背的安危，仍照原來企圖進行包圍黃維，則邱清泉等即採取跟踵躡擊，將劉伯承、陳毅予以反包圍，配合黃維的攻勢，合力奮擊。假如劉、陳見機知難，不包圍黃維，而先回兵與邱清泉等拼命，則黃維即可乘勢加入戰鬭，予以夾擊，則徐蚌會戰的最終戰場，即在宿縣，而不會延到陳官莊，自然對國軍較爲有利。

打仗如奕棋，一着之失，全盤皆輸。先有黃伯韜的被圍，再有黃維的被圍，一錯再錯，惶惶莫知所措。這時撤離徐州，是否對全局有所補救，已失去了人民的信心。

蕭縣山關難以飛渡

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邱清泉接到了命令——由褚蘭前線向西轉進，因這時正與共軍戰鬭，不能立刻從第一線撤退，須要等到黃昏後，才能採取行動，天剛黑，全線即發動攻擊，以掩護大軍撤退，尤其有車輛的部隊更感困難。如果一時亮出數百輛車燈向後行駛，無異告訴敵人撤退。惟一有效辦法，就是採取跟踵駕駛，所能看到的，只有最先頭的一輛車開燈，卻不知在它後面仍有數以百計的車輛跟着開行，瞶然無知的共軍竟被瞞過了。

各部的撤退工作，亦很順利，都在掩護隊的猛烈攻擊下，迅速脫離了第一線；各掩護隊亦在午夜後趕上部隊。這種在敵火下的撤退，並沒有受到損失，邱清泉亦感到很滿意，續令各部隊迅速西進。天剛破曉，前鋒已到達蕭縣，可是，正好與從徐州撤退的人羣滙在一起，阻得水洩不通。

蕭縣本是一個小縣城，處在羣山環抱中，只有一條從徐州到永城的公路經過這裏，交通非常困難。在公路兩側都是崇山峻嶺，懸崖絕壁，巍峨崎嶇，怪石嶙峋，山勢之險，行路之難，不減於「蜀道難」的形勢。這條唯一的蛇行公路，已被潮水一般的人羣，滙成了一股洪流，車水馬龍，絡繹不絕。勢如萬馬奔騰，迅雷電閃，爭先恐後的向永城方面湧進。其中夾雜着馬車、牛車、人力車……也有學生、市民、商人、公教人員、社團、機關、地方團隊、軍隊……形形色色，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邱兵團到了這裏，已無插足的餘地。但「遲疑不爲，都能陷軍隊於危殆」，又不能停下來，讓與這漫無窮盡的人潮流去。追得沒有辦法，只有叫部隊爬山越嶺，在沒有路跡可尋的山地中，摸索前進，以圖減輕公路上擠迫的情形，好讓那些不能離開公路的車輛，混在人潮中行駛。

但是，山勢險阻，多處不能通過，遇到絕壁千仞，就要向左右迂迴繞行。轉到左邊，遇到友軍；再向右轉，又碰到另一部隊。地區狹小，部隊太多，轉來轉去，許多不相隸屬的部隊都混雜在一起，朝着一個方向前進，以致滿山遍野，都是軍隊。自然在行程方面，就躭延了許多。

那批數字龐大的車隊，很難等到這無窮無盡的人潮過去，只有削尖腦袋，擠進這股洪流中行駛。費了一天時間，仍未渡過蕭縣山關，因而鑄成了陳官莊的慘敗。（未完）

被共特拆垮

二、成都棄守前後的奇形怪狀

重慶保衛戰，被羅廣文一拖一拚，無疾而終的失守了。國人的注意力，便集中在國府所在地的成都，以爲成都會有一場精彩的會戰上演。誰知成都的保衛戰，比重慶更加窩囊。因爲重慶外圍陣地，當劉伯承部進攻時，羅廣文手下那班軍校學生充任的下級幹部，他們不明上級已變節，還曾一鼓作氣的打了幾次小仗。可是，國府各部、會所在地的成都，共軍不但未發一槍一彈，並且是經過三請四催，才把賀龍的部隊，請進成都城來的。這是成都失守的奇聞之一。其次，共軍未入成都之前，成都城內曾發生過一次「戰鬭」，槍聲緊密了一陣子。但不是國軍打共軍，也不是共軍打國軍，而是擔任城防的胡宗南部隊，進攻叛將劉文輝的公舘，沒有與敵交鋒，卻先與「自己人」拚殺，這是成都失守的奇聞之二。

這種奇形怪狀的事是怎樣發生的呢？那應該從所謂「彭縣起義」說起。

成都召開會議，蔣公宣誓再戰

因爲重慶失守之後，整個四川境內仍未發生過一次眞面目的戰鬭；也即是說，數十萬國軍的兵力，並無損失，要挽狂瀾於既倒，還是有辦法的。只要所有國軍將領與地方軍政首腦，大家有同仇愾氣的鬭志，敢與共軍一拚的決心，要將進入四川境內的三十萬共軍殲滅，并不是辦不得到的事。

因此，總統蔣公於重慶失守不久，即飛來成都坐鎭。在他老人家想來，四川的軍政首長，無一不是大地主，大資本家，這班人只要對共產黨稍有認識，決無投降靠攏之理。因爲共產黨所要打倒消滅的，便是這班人；這班人縱不爲黨國而戰，也應該爲自己的保產保命而戰。蔣公就抱着這種見解飛到成都召開會議，主要對象是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這三個地方將領，及四川省參議會議長向傳義。只要能將此四人說服，決心一拚，蔣公準備將胡宗南的部隊，全部用在保衛成都的會戰上，與共軍一決勝負的。

那次會議在中央軍校校本部召開，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向傳義均參加會議。因爲那時候流傳着一項謠言，說國共之戰自廣州失守之後，國際間的美蘇兩大集團，要插手這場戰爭，出面干涉了。謠言中傳說紛紜，其中有一項四川軍政首腦所樂聞的，便是國共兩黨，劃江分治，組織「聯合政府」，彼此在政治上展開競爭，用民主方式角逐國家未來的統治權，舉行全民大選……等等。這是四川省的地主、軍閥、豪紳們最後聽到的消息，如果這種傳說能成爲事實，他們仍可作福作威，在四川稱王稱霸。

因此，盡人皆知早已與中共有勾結的劉文輝，奉到蔣公召開會議的通知，爲了想探聽上述謠言的虛實，也從雅安跑到重慶來參加會議，晉謁蔣公。蔣公在中共軍校召開的第一次會議，根本沒有透露「國際干涉」的消息，除了闡明這次戰爭的重要性，希能保住四川，好似抗戰時一樣，作爲反攻中原的據點之外，便是詳述共產黨人的竊奪政權後，必然民不聊生的後果，以及階級鬭爭所有指向的對象。換言之，在座諸公，無一不是共產黨要打倒消滅的；保官、保產固然不可能，最後連保命也不可能。故希望大家認清保衛四川之戰，也即是保護自己家人財產生命之戰。只要支持若干時日，自有辦法扭轉局勢，獲得支助，再反攻中原。

據說：第一次會議所談的，大致上便是這些，希與會各人考慮清楚，下定決心，盡其所有爲保衛四川而戰。等到第二次會議時，再商量決定應戰的辦法。

二次召開會議，四地頭蛇失踪

誰知到第二次召開會議時，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向傳義這幾個四川地方將領都失踪了！

這四個人跑到什麼地方去呢？原來他們於第一次會議，便私下商量，認爲美國的援助無望，國際上既不干涉國共之戰，劃江而治不可能成爲事實，這個伙神仙也沒法打。與其打到最後被共軍捉去做俘虜，則不如做一個識時務的「俊傑」，大家仿照程潛與陳明仁在湖南起義，川人治川的辦法，乾脆反戈相向，公開聲明要把中央勢力趕出四川，歡迎「解放」。認定國民黨是再無起死回生之術了。

其實這四個人早就與共黨特務發生了關係。只不過各人「心照不宣」，口頭上說的，還是冠冕堂皇，不願見到因連年戰亂而重負人力物力支出的四川，再遭受戰火之摧殘。大家既然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應該打中國人，爲免生靈塗炭，他們同不欲見到兄弟相殘，蕭墻禍起，願擁護共產黨，歡迎共軍入川，再同爲國家民族謀和平幸福而努力。

這樣初步商量，結果此四人的見解一致，便相約好溜出成都，分別取道到距離成都約一百華里的彭縣，有鄧錫侯的部隊駐紮地集合，再進一步商決通電起義。

彭縣是川西重要之地，有鄧錫侯部隊

西南保衛戰

於是，所謂「彭縣起義」的醜劇便隨之上演。

彭縣起義，爭取列名

不過，爲了發「起義通電」，還會發生過兩個小插曲。

當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向傳義等人分別到達彭縣之後，便命令他們秘書人員會同起草起義通電。這班傍住「大人物」吃飯的秘書人員，不是趨炎附勢的小人，便是「臥底」的共特，由他們起草出來電文內容，盡是對共黨一片歌功頌德，把毛澤東說成是「人民的大救星」；希望「解放軍來川」有如「大旱之望雲霓」這一類肉麻當有趣的拍馬之辭。

鄧錫侯與潘文華見了，認爲措辭欠妥，需要修改，應該「不亢不卑」，表示這次起義，是爲顧全大局，相忍爲國，爲地方人民着想。故認爲應該朝大處落墨。但是，早已向共黨搭上關係的劉文輝則認爲時促事迫，共軍快要迫近成都了，不必再咬文嚼字，婆婆媽媽的，如果再不將電文拍出去，簡直就不成爲起義了。因此他堅持馬上將通電發出，不必再斟字酌句了。

另一個小插曲則是署名問題，原始的「起義通電」上，只有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向傳義四個「壞頭頭」署名，彭縣是鄧錫侯的巢穴之一，一班跟隨他的軍政幹部，也有很多人在彭縣。這都是一班狐假虎威，沒有主見，沒有骨氣，唯命是從的傢伙，他們都是怕打仗的軟體動物。聽說「主帥」起義靠攏，一個個無不欣然從命，幾個二三號頭目，也想「攀龍附鳳」，在通電文搭上一個名字，藉以表現自己對中共的忠誠，希望將來「解放」之後，也可躋身紅朝新貴之列，成爲「榜上有名」的風頭人物。

這幾個人便向鄧錫侯提出請求，鄧錫侯滿口答應「可以，可以。」其實內心卻一百二十個不可以。他不想部下分沾了自己倡首「起義」的「光榮」，又不好當面拒絕，便想了一個「亂晒籠」的辦法，一方面答應可以，再方面卻把這事告訴當時任成都警備司令的嚴虎。嚴虎聽說其他人也可上榜，他自問身份地位並不亞於鄧錫侯下面那幾個要求署名的人。於是，他也要「分一杯羹」，請求將自己的名字寫在通電上。鄧錫侯又是滿口答應「可以，可以。」

這樣一來，可以署名，要求署名的人便更多了。鄧錫侯下面的二、三號頭目可以署名，劉文輝、潘文華、向傳義下面也有二、三號頭目，爲了「平分秋色」，當然也應該署。於是，一個頭頭提名十個八個，搞到後來連那些「豆板醬，花生醬」的「將」字號人物，通通要求署名，因此發生爭執，認爲這樣太不成話。劉文輝又一味的催促快將電文拍出，否則連他們四縣的「起義通義」，便只有鄧、劉、潘、向四個人的名字。然後各人回到自己的地盤，掌握自己的勢力，準備迎接共軍，以起義之功，而保官、保產、保命。每次與自己有關的共特人員會商，將來如何立功，如何輸誠，希望共特能保證他們，能獲得如何的待遇，如何的地位。這班從事統戰的共特人員，見到起義通電已經發出，他們的工作任務也就大功告成。每天虛與委蛇，亂開支票，滿足這班叛變分子的相思美夢，保證如何如何，一定這樣那樣。殊不知只要等到共軍到達，他們把這些投降變節的人，向軍管當局一交，便過橋抽板，一聲「拜拜」。正似廣東俗語所說「你死你嘅事」。到他們的保證不實現時，你要想他們見一面都找不到人了。

這些後話，以後自有分解。

三、養敵自重的劉文輝

現在話說回頭來。蔣公在成都召開第二次會議，見到幾個四川將領都開溜不參加會議，知道大勢已去，防守成都之戰打不起來。這才下決心全面撤退！等到「彭縣起義」的通電拍出來了，敵友分明，對這幾個天高皇帝遠的叛徒，鞭長莫及的沒有辦法，奈何他們不得，但他們都在成都設有公館，便下令抄家沒籍！這四個通電叛變的人，在成都設立的公館，最具規模的便是劉文輝。在沒有說到中央軍抄劉家之前，先對這個四川軍閥作一次簡單介紹給讀者知道。

劉文輝是四川軍閥中資格最老，勢力最大，爲人最狡猾，思想最封建的老頑固之一。民國以後，軍閥割據，四川內戰連年，便是他與他的姪兒子劉湘兵刃相見，兵連禍結達數年之久。當時他是四川省主席，佔地甚廣，四川共有一百四十三個縣份，他的勢力便佔有八十多縣，而且都是富庶之區。

劉文輝的家庭觀念甚重，一共有六個同胞兄弟，他是最小的「老六」。因此，他的兒子雖小，姪兒輩的歲數卻很大。在軍閥割據時期，這班地方軍閥都是「一人得勢，雞犬飛天」的稱王稱霸，劉文輝成了一省之長，他的哥哥，姪子都擔任最可括龍的肥缺厚官。如稅務局長，禁烟督辦，田糧處長等能搜括民脂民膏的好差事，都派他的親人去做。那時的劉家，人人都是「黃馬褂」加身，個個都是大地主，故此向有劉家「田連數縣，甲第成街」的形容語，流行於民間。如年前曾在港澳左派公司展出的「收租院」塑像畫，便是指劉文輝的哥哥劉文彩的「地主罪惡圖」。

（四）

三郎

太平洋惡風雲

二十五：把塑膠炸彈和信管安裝在帆船龍骨上

白萍譯

雷剛臉上一陣驚愕之色，跟着，仰面便倒，伍特不必再擔心他的如何安置的善後問題了。

伍特握着田達麗的手臂，帶她出去，她像自動機器似的，雖然能夠動作，但一點也沒有自主的能力，沿着傾斜得很厲害的甲板走出去，這時，甲板上的戰鬪已停止，雷剛的手下和屠樂的水手已不再作戰，他們各自分別搶掠船上的物品要分頭逃去了。

新丹雅號傾倒到已完全擱在珊瑚礁上。

從船板上，船長向下看着，他的眼色表現出這是不可置信的事情似的，伍特抬頭向他大叫，問道：「還可以停在水面多久？」

「我們擱在珊瑚礁上，不會馬上翻輪沉沒的。」船長高聲道。

「我去呼援，明天可以來援救了。」

走到船傍邊，伍特向「阿拉大神號」招呼，高聲叫喚阿里達克，吩咐他向新丹雅號上面低空開砲射擊。

一連串的炮擊下，甲板上靜止下來，不再搶了。

伍特立即把雷剛的手下召集起來，發覺一場戰鬪使三人傷了，兩人死了。

「你們現在要聽我說話，」伍特用蹩腳英語說話，一名馬來人擔任翻譯，「雷剛死了，全盤行動失敗了，假如你們還不走，明天軍警趕來，就要逮捕你們了。你們有機會可以逃走，在船上取得糧食，上岸去，沿着海岸向南，你們可以到達蘇拉他納或其他港口去，或者一直到馬來西亞去，進入森林中，就沒有人可以抓到你們了，聽我的話，立即逃亡，就沒有事了。」伍特最後又警告道：「誰人若是繼續留下來，貪圖掠刼的話，那是自取其咎，與人無尤！」

他們之間立即展開爭論，也有人立即去取糧食，跟着，其他人也去取了，三三兩兩的，在伍特指揮之下，登上救生艇，向岸邊划去了。

最後，伍特輕輕的嘆息了，把阿拉大神號叫過去，跟着，自己一躍而下。

這時，天色已很黑了，伍特雙足接觸到艙板上，跟着，就踢到了沉重的東西。

伍特抬頭一看，阿里達克裂唇而笑。

「阿拉大神賜給我們的禮物。」他愉快地道：「這門砲懸掛在半空，在新丹雅號傾斜時，只離水面數呎，我們駛船過去，把纜索割斷，阿拉大神的意志，這門純金大砲就在你現在腳下的地方。」

「是的，阿拉大神雖很慷慨……對你很好。」伍特道：「好了，現在我們馬上回沙旺港去。」

在艙內，他把田達麗用毯包起來，放在長櫈上，然後，燒熱咖啡，加上酒，給她喝。

「女人在船上，會帶來壞運氣，」阿里達克嚕囌道。

「你怎麼了？變成了長舌婦人麼？」伍特笑道：「人家大郵船怎樣了？不是載着很多女乘客麼？你應該很幸運了，有女乘客肯坐你的船。」

「她使新丹雅號遇上了壞運氣嘛！」阿里達克道。

「是我們把惡運帶給新丹雅號的，」伍特改正他道：「你要我把她怎樣，把她留在船上麼？船上只剩下一羣瘋狂的暴徒呢！」

阿里達克搖頭道：「這不是我們的女人，和我們沒有關係。」

「阿拉大神為什麼會賜這一門金炮給你呢？你沒有想過麼？也許算是付給你這位女客的船費呢！」

阿里達克臉上神色一動，略一思索，道：「噢！也許是這樣！」他的臉色開朗了，道：「我們把她送往沙旺港登岸。」

「你真是糊塗了，她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我們怎可以把她送往沙旺港呢？她向警方報告的話，幾分鐘之內我們就會成為被追捕的對象了。」

「軍警橫豎一定會追捕我們的，船長就已經會告訴他們哪！」

「船長知道一些什麼呢？」伍特沉思着，跟着，道：「在我代新丹雅號求救時，任何人，到達新丹雅時，已是午後的事情了。屠樂死了，陶銘納、何基死了，雷剛死了，還有誰留下來會知道內情呢？船長麼？」

伍特搖頭繼續道：「這船長還未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的。他並不知道我是誰，阿拉大神號並沒有船名，也沒有海港登記的名字，他那裏有線索可尋呢？廿四小時後，我們已遠離暹羅灣，泰國當局也忙於打撈黃金了，那裏還會追踪到我們頭上來。」

「這婦人怎辦？」阿里達克皺眉道：「她豈不是成為套在我們頸上的繩索。」

「關於她的問題，我們遲一步再作決定吧！」伍特說完了，就走到田達麗身旁坐着。

田達麗逐漸的從過度震驚的狀態中回復清醒過來，張開眼睛四面打量，伍特坐下來，她本能的向後退縮。

她的一雙眼睛注視着伍特，伸手抓着毛氈掩蔽着軀體，然後，她的臉上露出了認識的神情，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叫道：「加西亞。」

伍特微笑，用西班牙語溫柔地道：「是的，小姐，雖然我現在沒有吉他在手上，但你現在是絕對安全的，就像那天晚上，我在曼谷替你演奏會時同樣的安全。」

她的咀唇抖顫地微笑着，四面看看艙內情景，問道：「是你把我救來此地的麼？」

「是的，他們都是我的朋友。」

突然地，她記憶起新丹雅號了，低下頭來，強忍着眼淚。

伍特向阿里達克打手勢，阿里達克立即倒了一杯咖啡來，加上酒，送到她的手上。

最後，她問道：「你救了我的一命。」

「你記得麼？」

「不，我不大記得清楚……啊，記得，」她有點語無倫次，「我記得，船上打得很厲害……陶銘納被打死了，跟着……屠樂也死了……。」

她搖頭嘆息，那是一場噩夢。

伍特並不打算向她解釋事情的經過，只道：「後來，新丹雅號跟着沉了……你來了這兒，是我扶着你過來。」

他的答覆使這女人鎮靜下來，她斜靠在長櫈上，闔上眼睛。

後來，哈山向阿里達克說話，阿里達克轉過來對伍特道：「沙旺港的燈光看到了。」

伍特點點頭，打一個手勢。

「減速，六海里，」阿里達克吩咐哈山，「緩駛入港。」

伍特走上甲板去，只見灣灣的明月照耀着；進入港內了，「阿拉大神號」緩慢穩定地行駛着，伍特看到一座碼頭上燈光明亮，一連串的卡車停在碼頭，巨大的起重機陰影籠罩下；就在起重機旁邊，停靠着一艘巨型的帆船。

他回入艙內，對阿里達克道：「看到燈光明亮的那座碼頭麼？一艘帆船正在上貨呢！我們就停在這碼頭附近，這一帶停着的漁船很多，我們停在漁船後面，以免被發現，除了船旁兩側的航行燈光之外，其他燈光全部熄掉。」

阿里達克把命令頒發給各水手。

伍特看看田達麗，她顯然已疲極睡去了。他低下頭便在一個鐵箱子中取出必要的東西來，最重要的是定時塑膠炸彈。

準備好了之後，他走過去，站在哈山旁邊，向前面望過去，燈光輝煌的碼頭，就在眼前，他可以看得到碼頭上工人在忙碌着，把載有原子彈頭飛彈的笨重大型木箱搬上帆船去。

「阿拉大神號」駛進一羣漁船和載運錫礦的駁船之間，停下來，除了桅上一支燈之外，全船一片漆黑。

伍特用滑機油加上煤炭屑，把臉孔和身體塗黑了，只穿上一條黑色短褲，腰帶上繫着一個防水袋，裏面是必要的東西，臂上繫着的是他慣用的匕首。

跟着，他裝配上潛水用的面罩，氧氣筒，花了一分鐘的時間，把氧氣筒校準，自己適應得來，可以呼吸自如，跟着，就下水去，緩緩地，游泳過去，浮在水面上。利用眾多停泊船隻的陰影的掩護，向碼頭游過去，到達最後一條船的船旁，再過去，沒有其他船隻停泊，沒有可以掩護之處了。伍特停下來，再仔細的打量一番。

帆船停泊在碼頭上，大約距離伍特兩百碼。碼頭上面燈光輝煌，兩支强力探射燈照耀着，再加上連串卡車的車頭燈光，使這碼頭一帶簡直光如白晝。

伍特看準了，潛下水中，游過去，海水一片墨黑，他在海水深處游進，碼頭上不會有人看得到的；他心中估計着自己每動手游進一次，大約可進一碼，這樣，就可以算得出到達碼頭的時候了。

但在他的手猛然碰到硬物時就知道自己的估計錯誤了。他伸手兩邊去摸索，摸不到缺口。他心想這可能是帆船，緩緩地，探頭出水面察看。

果然就是他的目標物物——要裝載原子彈頭飛彈的巨型帆船，他撞在這艘船的中間。

他立即再潛入水中去，沿着船身，摸到船尾去，發覺愈向船頭走去，船底和海底之間的距離愈窄，在初只有三呎，伍特雙腳踏在海底，泥深沒脛，續向後去，直到不能再過去了，才停下來，從繫在腰帶上的防水袋中摸出塑膠炸彈和信管來，安裝在帆船龍骨上，海水太混濁了，他像是雙眼被蒙上黑布似的，什麼也看不到，只靠雙手去摸索。

安放第一枚是最困難的，水太淺了，逐漸移回中部去，水深一點，他又裝上了一枚，到船頭處處，裝上最後的一枚——第三枚。

就在工作將告完畢時，氧氣筒忽然沒有氣供應了，不知道是氧氣用盡了，抑或是供應管折斷了，他可沒有工夫去檢驗，因爲，他雙手要把塑膠炸彈緊按在船頭上，等到它硬化了，和船身連結成一塊，絕對不會再脫落了，才可以放手，他拼命忍受着，盡力的支持下去，等待塑膠炸彈緊緊黏住，最後，肺部差點要爆開了，才無可奈何地迫得放開手，沿着船底四面摸索，要浮到水面去。他感到雙眼要突出來，勉强竭力要吞口沫，以濕潮咽喉一點點，解除乾涸。

他浮上水面之處，太接近燈光明亮的碼頭，但無法顧慮這危險了，他立即把面罩除去，吸一口新鮮空氣到肺裏去。

呼吸回復正常了，他立即回復正常的感覺，知道自己處在險境中，迅速地游到船側陰影處，看看氧氣筒和氣管與面罩，並沒有毛病，大抵是氧氣用盡了。

【未完】

萬人意見

中共三魔頭
讀起來笑刺肚皮

編輯先生：

老毛竊據大陸，第一可說是孽障；第二可說是刼數；第三可說是他們幸運。這一班魔頭，從相學看的確沒有一個像樣，最高祇能如梁山泊的宋江、盧俊義等輩做其山寨頭領，實不配統領「六億神州」而有自稱萬歲的福份。觀其所作所為及其言論，如他們認為最精華的毛思想和毛語錄，都是市井俗語，喊打喊殺的幫老大哥訓話詞句，絕沒有半句仁義道德名言。他們現在已得天下，為永久統治着想，決不能仍用喊打喊殺那一套老調。

二十年來，連假假地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的愚民話都未說過。最初工人當家，工農翻身等謊言，已老早揭穿。反為不要爸爸，不要媽媽，四十歲要槍斃等「偉論」，卻永遠深印人們腦海。

他們一貫手法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一套法寶。他們幹什麼，決不讓人民預先知曉，祇叫人民跟着他走，什麼都照做，一味強硬施行，行不通就來一次大屠殺，永遠挑動階級鬭爭，務使國內永遠沒有安寧日子，造成互相猜忌，以消滅其反抗力量。

說到孽障，老天似乎早有安排。看他三個魔王：一個姓周；一個姓毛，一個姓林，如讀諧音，正是「□毛林」，即是七億人天天喇在「□毛林」裏，永遠任由他們擺佈，不准反抗。

他們的淮河水利，正式舊瓶新酒。遜清時兩廣總督張之洞上奏黃河、長江水利廿八策，早已詳言；現在他們施行未及三份之一。祇不過人家不忍做，他們不顧一切去施行吧了。

知知上

大陸同胞勞苦饑餓 缺乏營養多患肝癌

張先生：

這幾天得到從鄉來的消息，我的勞改的家兄患了肝癌，大概已不久於人世了！（母亦患病）

由於大陸人民長期缺乏營養，並不得溫飽，患肝癌的人特別多。

看了你那篇「生活在悲憤中」，我非常同意，希望你多些寫這類的文章提醒大家，我們國家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急切謀求的是如何打回大陸，拯救親人！我們在海外不發動，他們是無法起來的！

為了反共救國，有什麼需要我的地方，我是毫不猶疑的！

我的文寫得非常差，承你不棄，在百忙中分身修改，很不好意思，我目的是揭露共匪的狠毒，（可惜我無法寫得好），所以除了希望你大力刪改外，必要時如太化神則不要也罷！

話又說回頭，我祇想為反共出點力！很忙！相信你更忙，不多寫。

祝康健

××上七〇年一月六日

圖強須自振

天涯浪跡滿塵埃，
歲月蹉跎乏器材。
背國離家無限恨，
異鄉作客有餘哀！
西方忭作騰天憤，
北向王師那日來？
奮發圖強憑自振，
功勳青史可重開。

鄭秀堂

我看俄共與毛共必戰 兼論反攻復土的時機

張先生：

自從讀了一〇三期王瑩先生的「中蘇共會決一死戰嗎，兼論雙方力量的對比」一文之後，便想寫出一點個人的意見寄你做參考，因為事煩，總沒時間執筆，現利用假期，草就蕪文，任便刋於那一版，這只是我對此問題的一點意見，提出來大家討論。

海文弟上一九七〇年元旦日

俄毛共的鬭爭，從理論的罵戰發展到今天邊境頻繁的武裝衝突，已經事實說明，俄毛已經毫無妥協調和的可能。

今後俄毛共的鬭爭，並非有無戰爭的問題，而是大戰和小戰的問題，局部戰爭和全面戰爭的問題，常規戰爭和核戰爭的問題，以及今天戰爭還是明天戰爭的時間問題。

假如俄毛共雙方，不能在對方找到其代理人，邊境戰爭只有斷續下去，最後將由邊境的局部戰爭發展成為全面的戰爭。

俄毛戰爭的主權並非掌握在毛共手裏，而是掌握「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者的手裏。雖然毛共不想打大戰，但是蘇俄要打，毛共便完全處在被動的地位。

下面試分述俄毛必戰的原因：——

一、蘇俄要打

㈠斯大林時代的蘇俄已經完全恢復了帝俄的本質，他們打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旗幟，實際是推行蘇俄的新殖民地主義。蘇俄一直把中國和東歐各國一樣，視作他們的新殖民地，毛澤東只是他們用以統治中國人民的傀儡。傀儡反了，要換一個。蘇俄先是想中共自己內部換人，毛澤東卻先下手為強，掀起一個「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蘇俄的美夢，自己內部換人已

不可能了。而且，即使毛死後，林必遵循毛的路線，因為林的地位是執行毛的路線造成的。蘇俄絕不會放棄中國大陸，現在剩下唯一的辦法，就是武力解決。

㈡蘇俄敢打。波、匈事件已以事實證明蘇俄是眞正的帝國主義者，蘇俄公然出兵侵佔捷克，實際就是做給毛共看的，俄兵侵捷，就是侵佔中國大陸的一種試驗。而且俄共已進一步宣言華沙的組織的軍隊將用以干涉一切共黨國家內政。俄共已完成了戰爭的宣傳準備。

㈢蘇俄決心要打，決心拔除毛澤東，這個心腹大患，尤其是當毛共逐漸擁有核子武器以後，俄共更是坐臥不安。俄共很清楚地知道，毛共的問題一天不能解決，俄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終將逐漸動搖、瓦解、消失。東歐各附庸國家必然逐個獨立。因此，俄共已無其他道路可以選擇，唯有對毛共實行核戰，迫使毛共再投降。

㈣赫魯曉夫曾企圖炸燬毛共核子基地，而「布茲涅夫主義」更富於戰爭冒險。

二、毛共敢打

㈠未來的俄毛戰爭，必由蘇俄首先發動，雖然毛共並不想打大戰，只想停停打打，用以困擾蘇俄，藉以增強自己的地位。但是，一旦大兵壓境，毛共想不打大戰行嗎？毛共只有被迫戰爭。

㈡毛共認為戰爭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階級鬥爭的最高峯就是訴諸戰爭。毛共認定「蘇修」是第一號的敵人，是「社會帝國主義」。俄毛從理論鬥爭發展到頻繁的邊境戰爭，再由邊境戰爭發展成為最後的你死我活的全面大戰，完全合乎毛共戰爭理論的邏輯。

㈢毛共為了奪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當毛共無法迫使俄共讓步妥協時，毛澤東也確實希望戰爭，毛澤東是戰爭的狂人，即使戰爭犧牲四、五億中國人亦在所不惜，不能以正常的思想邏輯去衡量他的行動。

㈣毛共敢打大戰，而且已經準備大戰。「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準備與蘇俄戰爭，在戰爭之前，徹底清除一切異己分子，毛共不斷掀起一個反蘇高潮接着一個反蘇高潮，口口聲聲宣稱蘇俄為「社會帝國主義」，就是作好與蘇戰爭的理論和心理準備。另一方面加緊作好全面戰爭的軍事部署，調兵遣將，廣東部分炮兵北調就是這項全面軍事部署的一部分。毛共現已在軍隊中作了隨時對蘇戰爭的戰備政治動員。

我們認為，俄毛必打，只是時間的問題。當俄共一旦發動進攻，必先發動核子攻擊，首先消滅毛共的核子力量。然後以龐大的機械化部隊，佔據新疆或黑龍江或內蒙古的一塊地方，甚至可能以空軍直接佔據北京，然後捧出王明的第二中共，宣告向蘇共請兵，於是，俄兵閃電式推進。

雖然毛林將仍以他們的「人民戰爭」對付俄軍，然而這時卻免不了內部的四分五裂，各政治集團擁兵割據的局面乃告出現。台灣國軍反攻復土的時機乃告形成。

到了那時，美國還能夠隔洋觀火呢？即使蘇俄不拖美國下水，台灣也要拖美國下水。

很多人認為，一九六二年的「五月流亡潮」的時候，以及「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時期，正是國軍反攻大陸的大好時機，鄙人卻認為斷然不是。

一九六二年雖人心大變，但共黨的組織機構未曾打破，組織力量仍然十分強大，而且人民的懼共的心理未曾破滅。

「文革」期間，共黨雖然大分裂，而且打破了人民的懼共心理，但當時如果國軍反攻，只有救了劉派。我們卻希望毛派奪權成功，這樣就造成了共黨的眞正分裂和永遠孤立。反攻的時機就大大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眞正的反攻復國的時機，是俄毛大戰，造成大陸政治集團割據的時候。

國民革命軍將像過江的猛龍一樣，那時，國軍已經從「靜」的死水變成了「動」的激流，一切陳腐的草葉和砂礫將被拋棄。兵臨城下，炸彈落到身邊，人民只有兩條道路選擇。國軍所到之處必成立軍政府，於是充滿活力的少壯派抬頭，戰火中國軍產生一批新的幹部。國民黨在戰火中得到新生。

一切不同的政治集團終歸要回到孫中山的偉大旗幟下來，一個聯合的和平政府必然在戰火中醞釀、誕生。

這一天已經不會太遠了。

（完）

讀者投書 表明身份 請勿瞎猜

主編先生：

小弟以「初小」學識，因心有不明，充起路邊社記者，將所見投函星晚萬人傑先生，不料萬先生轉撥「萬人雜誌」一一五期發表。當該函投郵後，心中惶惶，恐負累萬先生給他人不諒，當晚再補一函，直投該校，內文與前者相差無幾，想該校當可收到。今再閱貴刊一一五期，台文「也談讀者投書」，使弟心有不平，故再函將我自己之讀者來書身份、所作經過實情奉告，以支持作證，并請某刊作者不要閉目瞎猜！

再：小弟執筆時間少，拿鐵鎚時間多，如要發表，請斧正為禱。

義務記者亞人（一月十日）

請王誠君公開答覆 這個信箱有什麼意義

萬人傑先生：

您是我們的嚮導者，最近在一一四期中發現有個「香港郵箱二〇〇一二號」的信箱，請問先生此一郵箱是什麼郵箱？有什麼意義？您可告訴我嗎，如可以公開就在雜誌上答覆。

順祝

近安

卯金氏謹上

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晚

編者覆：這個問題，我已接過三位讀者的電話詢問，連本刊兩位作者也談到這個「信箱」問題，說老實話，這個信箱到底是什麼作用？有何意義？連我也弄不清楚，惟有請王誠讀友公開答覆，以釋羣疑眾慮。

答覆文藝青年

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人 貝克基特其人及其作品

編者覆「文藝青年」讀者：

你的信我不便公開發表，所詢答覆如下：

㈠你說香港那個要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我們希望他能如願以償，如果眞有這一天，不是「丟中國人的臉」，是替「中國人爭光」。因爲抄襲、模仿他人的作品，剽竊他人作品中人物故事的作品，是決不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炒冷飯」的東西，騙騙幼雅的讀者或者可以過關，眞要「得獎」，想在眾多有識之士面前「矇混過關」，可辦不到。你放心好了，這個臉他想丟都丟不成。

㈡你問到去年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者及其作品，我可簡答如下：

去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人名撒彌爾．貝克基特。你說的「賽繆柏格」也是一樣，同是英譯中文的譯名，他是愛爾蘭人，與蕭伯納同鄉。不過他早已入了法國籍，早年在英國三一學院受教育，一九二〇年赴巴黎，擔任大學英文講師，那時他祇有二十八歲，在法國住了兩年，旅行過不少法國城市。

他在法國時是教授英文，兩年後回到英國，即在母校三一書院教授法文。他底第一本書就是三一書院出版的，那是一篇長詩，叫長「命運」，時爲一九三〇年。

他於一九三二年告別都柏林，漫遊歐洲各地，一九三七年在巴黎定居，在那裏他與舊友愛爾蘭作家傑姆斯喬司重晤，友誼倍增。

兩年後的一九三九年，他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說「馬鈴薯」，他的「等待哥陶」出版於一九五二年，名重一時。

其後出版了好幾齣稱爲實驗主義喜劇，其中包括最爲讀者所熟知的「最後遊戲」與「快樂日子」。

他底作品都先以法文寫成，然後再由他自譯成英文。此外他另外出版了兩本短篇小說集，一些散文，和一些廣播劇。人們對於他底評價，以戲劇方面爲最高。

他是屬於「傻力栖斯」的作者喬伊斯一派的作家。作品的故事性很淡，不易捉摸，讀者不多，可以從下面摘譯的小說「瑪洛尼死了」之片斷而見一斑。

× × ×

「不久之後，我到底終於要實實在在死了，也許就在下月。那麼，這將是四月份或五月份。因爲我從種種跡象方面看得出來，這一年的日子還過了不久，也許我錯了，也許我能捱到聖施洗約翰日，甚至捱到七月十四，共和自由的節日。……我想我不會說錯，今年的這些歡樂將在我不在場的情況下發生。我已經有這種感覺，好幾天以來已經有了這種感覺，我相信我的感覺不會錯。但是這一切，又與那些自我出世以來就咒罵我的又有什麼不同呢？不，我不會再被誘上鈎了，我的貪戀漂亮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如果我自己願意，我在今天就可以死，祇要我畧爲設法，如果我願意，如果我願意設法。但是不必如此，最好還是安靜的不慌不忙的任我自己死去，不必亟亟……。

在夜間，我顯然已經擬定了我的時間表。我認爲我可以向自己講四個故事，每一個都有一個不同的主題。一個是關於某一個男子的，另一個是關於某一個婦人的，第三個是關於某一事物的，最後一個是關於某一動物，也許是一隻鳥的。我認爲這將包括了一切。也許我會將男人和女人放在同一個故事內，男人和女人之間的區別眞是太小了，我當然是說在我這方面。也許我沒有時間能完成這個計劃。在另一方面來說，也許我完成得太快。……

晚餐完畢之後，艾德孟就先上床去，以便在他姊姊上床之前，他可以獨自一個人安靜舒服的自瀆一下，因爲他們是同住一間房的。這並非由於他爲了姊妹在一旁，不得不顧到相當拘束。並非如此。當他在一旁的時候，她也毫不感到拘束。他們的住處太條隘了，不能講這麼多的禮貌。艾德孟雖然並不一定想睡，這時也上了床。他很高興想同他的姊姊睡，父親也是如此，這就是說，父親也很高興和他女兒同睡，他高興同他姊妹睡的時代老早已經成爲過去的事了。但是有一點什麼阻止了他們如此。同時她也無意於此。但是她仍很年輕。亂倫的意念仍在醞釀。朗白太太，她是全家毫無意念想同任何人睡覺的人，對於這種情形，處之漠然。她走了出去。留下朗白一人面對着女兒，注視着她……

這是多麼不幸，鉛筆顯然從我手

指間滑跌到地上，我經過四十八小時不斷的努力，這才成功的尋獲了……我的鉛筆。是一枝短短的委納斯牌，緣漆還未盡脫，五角或是六角，兩頭都削尖了，短得僅夠我用大拇指和兩根手指緊緊的挾住……」

這樣的小說，我相信喜歡閱的人不會多。

× × ×

㈢你問到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作家，據我所知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作家是瑞典小說家雪爾瑪妲麗芙。她底第一小本說「哥斯達白靈的英勇故事」，使她一舉成名。該書未出版前，曾參加瑞典某雜誌的故事比賽，榮膺冠軍。她底第二本小說叫作「看不見的環」，出版於一八九四年，她底寫作生涯亦於此時正式開始，以前她一直在學校裏擔任教師。一九〇四年時，瑞典學士院授以金質獎章一枚，使她成為該院院士。五年後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獲得該獎的第一位女作家。

讀左報選釋問題文三則

毛澤東思想與阿Q精神
曹聚仁的母愛反動透頂
港監獄好過幸福的祖國

張老編：

近讀左報，又發現一些「問題文字」一併寫出，寄來給你，悉聽尊便處置。

古鶴翔啓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五日

一、如此「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阿Q在形式上打敗了，被人揪住黃辮子，在壁上碰了四五個響頭，閒人這才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裏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眞不像樣……』於是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

上面引述的一節阿Q正傳，相信不少人讀過，寫得很有意思，本來想多抄兩段，但為了不想浪費萬人雜誌的篇幅，只好打住了。為什麼筆者突然想起阿Q的「精神勝利法」來呢？請看一月八日新華社昆明電：

「一九七〇年一月五日凌晨一時，我國雲南省昆明以南地區發生了一次七級地震。受災地區人民在雲南省和當地各級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在人民解放軍的幫助下，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正在勝利地進行抗災救災工作。

「地震發生後，中共中央立即向受災地區的人民羣眾發了慰問電，傳達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的親切關懷，並且佈置了向自然災害鬥爭的有力措施。

「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親切關懷極大地鼓舞了受災地區廣大共產黨員，各族革命羣眾和人民解放軍指戰員。他們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上下一心，團結一致，信心百倍地迎擊地震造成的暫時困難。廣大革命羣眾豪邁地說：『有毛主席的英明領導，我們什麼困難都不怕，有毛澤東思想的指引，我們奮發圖強，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一定能夠奪得抗災鬥爭的徹底勝利！』」

本來自然災害，特別是地震，在目前來說，是任何一個國家所難於避免的。因地震而造成的災害實在不必予以隱瞞。然而，新華社不但絕口不報導地震造成的災情，反而胡說什麼「毛澤東著作」，什麼「豪邁」，什麼「徹底勝利」。——我們看了這段可圈可點的新華社電訊以後，不由得想起「萬能的上帝毛澤東」，想起「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同時想起阿

Q的「精神勝利法」來！

其實只要「不怕苦，不怕死」，確實是「戰無不勝」的，誰能把死者予以更多的折磨呢？

原來毛澤東思想指引中國人民走上死路去！

二、烏鴉反毛有據

烏鴉「充同志」在一月十日正午報「母愛」一文中說：「究竟天性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是生物學家所研究的課題。一年前，我家養了四隻小貓，有一天，我從報社回來，在途中一處空院中，拾回兩隻小貓。我就偷偷地把牠塞在貓窩中去。當時，那隻母貓也讓這兩隻小貓吃牠的奶。可是第二天的早晨，我看見這兩隻小貓，已經給牠拖了丟在別院去了。我隨又偷偷地把牠們塞回去，其後不久，又給牠拖掉了。看來，牠至少在哺養時候，對自己的嬰孩認識很清楚的。但當牠自己的小貓給我送掉了，牠又會讓別的貓仔吃牠的奶呢！我相信母狗的母愛性更強烈些。

「最近，我的母貓，又養了四隻貓仔。有一天，我餵了母貓一片牛肉；那知牠自己卻不吃，卻含了到另一房間，餵給那隻小貓。小貓在吃，牠在旁邊蹲着看。這眞使我感動得流下淚來。我知道許多小姐並不喜愛別人的小孩子，但當她自己有了小孩子，眞是拚着命在愛惜他們，自己餓着讓小孩子來吃。……」

烏鴉「充同志」這篇「母愛」，在「反革命分子」或者「有資產階級思想」的人看來，那是寫得不錯的，筆者並不反對「母愛」，更不反對「天性」。大人物如蔣總統，他在八十高齡的今天，依舊充滿着天性的懷念他的母親，小人物如古某人，至今仍舊不忘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晨二時，即癸未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慘劇：因為先慈是在這時候西去的！

然而，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卻不准說什麼「天性」、「人性」和「母愛」！

毛主席共產黨強調的是：「階級性」，誰提倡「人性」、「天性」或者「母愛」，誰就違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

烏鴉「充同志」竟然在提倡「天性論」和「母愛」，這不是和毛主席共產黨唱對台戲麼——母貓牠丟不是自己的小貓，不是反共麼！

胡適的兒子在毛澤東的「教育」下清算胡適，王光美的孩子鬪爭王光美，紅線女的孩子鬪爭紅線女，這都是毛澤東時代的傑作，這是「階級教育」。誰提倡「天性」和「母愛」，誰就是反對「階級鬪爭」！

筆者知道一件這樣的事：前中共珠江專署副專員鄭少康，他曾經把自己的豐富的食物分給他的家人，這本來是很平常的事。誰知「同志們」竟然批評鄭少康，說他的「家庭觀念太重」，「同志們」認為鄭少康必須多吃一些，使自己能夠更健康地為人民服務。鄭少康與家人「分甘同味」一事，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

希望烏鴉「充同志」深入一點，多學習毛主席著作，切勿違反毛主席的「階級路線」！

三、黑獄與天堂

鄧全在騷動時期被捕入獄，因患肝炎，最近在醫院中病死了。這本來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犯了法，依法被判入獄，這是香港居民所擁護的，因為誰都憎恨與香港和平居民為敵的左仔，憎恨滿街的菠蘿，憎恨殺害和平司機和和平小兒女的壞蛋！

可是左報卻封這種人為「烈士」，讀者同意這「高論」麼？請看大公報的一則消息：「全體獄中戰友昨天致送了輓聯：黑獄毒刑千載恨，丹心誓報百年仇。」

看了大公報的報導，筆者反而覺得港英對罪犯太寬了，原來在港英監獄中的罪犯，竟然可以公開辱罵港英。

在「幸福的中國大陸」，如果有人嘆息一聲吃不飽，已足構成「反革命」的罪名，更不要說斥責毛澤東共產黨了。君不見，吳晗罵朱元璋，也被毛澤東指為「借古諷今」，打成反革命，掀起文革大獄麼？

原來港英的監獄比「幸福的共產天堂」好！　（古鶴翔）

剽竊抄襲 他人作品 求榮反辱

前幾天看到萬人傑先生的「新房子舊村料」一篇文章，勾引起好些同感，終於按捺不住想借點篇幅說幾句話。

香港是一個極端商業化的社會——包括人情、交誼、愛情、思想、道德……在內。

年來外國遊客常稱頌：「香港為購物天堂」，這當然指的是「價廉物美」。

我慚愧在香港居住了二十年以上，但近年來卻深感「購物難」之嘆。

這並非說物品缺乏，而是贋品充斥市面，以假亂真。即如我歷年每逢耶誕、陰曆新年，照例是固定幫襯一家頗具規模的辦館買兩盒英國名廠的朱古力、拖肥糖之類，以饗孩子們，招待賓客和自己受用。

但從前年起，這類糖果的品質和味兒都走樣了，始而懷疑，繼而研究，後來在另一家舖子買了同樣的貨品回來互相辨別比較，才發現原來是假貨，從此再不敢領教。

又在上月我走進一家街坊舖子，那老板還是熟識的，我說明要一枝眞正美國廠出品的×××牙膏，價錢四元二角，回來試用，原來又是贋品。

購物天堂，究竟到那裏去買「眞貨」呢？——口腹之物都無所謂；要是有關救急治病的藥物，後果卻不堪設想！

孟子對梁惠王說的「上下交征利」這句話，正好是今天我們這社會的寫照。

萬先生說：「居然有膽以『創作小說』標榜，……卻使人讀起來有熟口熟而之感」。

那些私人自行出版的著作，我暫且不管它；聽由讀者自行購買閱讀，或自甘上當，由他去。

至於報紙，是大眾唯一主要的精神食糧；電台廣播小說，是聽眾開心

的唯一含有教育意義的娛樂；好幾時我們在報上看到的作品和在電台聽到的廣播，那裏面的人物不止「熟口熟面」，故事的內容和發展簡直是「耳熟能詳」，試問讀者和聽眾化了錢吃「炒冷飯」和飲「翻泡茶」有何意味？

本來天下是無純粹獨創的東西，大發明家愛迪生發明千種以上的東西，還是本着牛頓的學理；諸子百家之文也出自「五經」；無論科學或文學都不是完全出於獨創；問題的關鍵是在吸取之後要經過消化。

打一個粗淺的比喻吧：誰也不能否認我們是靠吃進食物來維持生存，吸取滋養來發展和補充軀體，例如吃進的牛扒、麵包、蔬果之後，而那些東西原形地顯露在他的軀體上，使人一望而知他這一塊肉是牛扒，那一團肉是麵包……行嗎？

我們不能要求編者成爲一部「百科全書」或是全能的上帝、通天曉；但不妨認眞歡迎廣大讀者和聽眾的揭發，不要顧慮作者是我的朋友，就採取維護包庇；我想剽竊、抄襲之風或可稍遏。

鄭板橋說：「我的詩文，出自己意；或有人說其高古而幾於唐宋的李、杜、歐、蘇，我輒呵惡之」；我奉勸和期望我們的作者不要自卑，瞧不起自己；既有志於寫作，奮發努力；須知剽竊抄襲別人的作品，只是求榮反辱，也未免太蹧蹋了自己。

梁園客

悼死去的父親 致病危的胞兄

張先生：

小妹滿腔悲憤，而又無作詩的才能，不知可否借一角爲我刊出一篇不像樣但充滿悲傷的詩文？

此請鈞安

小萍敬上一月七日夜

致在大陸病危的胞兄

不由自主的浮萍，
在茫茫大海中掙扎！
她太薄弱，無反抗的能力。

× × ×

睡會回來，
潮會褪退；
我們將無從相聚！
兩地牽腸掛肚，
頻傳：苦、困、病、危的訊息。
且一個接一個的死去！

難道如落花飛絮，
任由殘踏，假裝安息？

× × ×

唉！我知，
我知你們已無力等待，
你們的血汗已被搾乾，
你們已不能等待我們的相聚！
也許，他在慶幸：
不爲耗盡勞力而受鞭撻；
不爲寒冬到來而冷得發抖；
不爲幾兩米而擔憂！
也許，你要告訴咫尺天涯的妹妹；
你要到「極樂」世界去了；
你要我揩乾眼淚；
你要我保重自己；
你要我忘記你；
你要我爲你永遠脫離苦海而高興！
然而，我不能忘記那血海深仇！
不能忘記殺死父親和兄弟姊妹的兇手！
終有一日，
我要報仇！

× × ×

你葬在父親的旁邊吧！
不然，也可在大姊的墓旁找一安息之地。
你倒不愁沒有個伴，
只可憐，
年老孤苦的母親，
她尚活在毛頭的「幸福」日子裏，
受無盡的折磨！

× × ×

唉，親愛的哥哥！
你向來孝順，
我不該向你提起母親，
算了，你別管了，
你過了二十年的非人生活，
難道還把哀愁帶落黃泉麼？

× × ×

你要我快樂，
我也要你快樂，
讓我們揩乾眼淚，
讓我們瘋狂的笑吧。
笑的像行雷閃電！
笑的像排山倒海！
笑出淚來！
也笑出血來！

代郵

胡不歸君：

阿方面目可憎，你要我亮「相」，等於叫我獻醜。而且「萬人雜誌」從未刊過作者相片，似乎不該由我破例，是不？至於你的過譽，那是我不敢當的。

方程

一本「有問題」的書

春暖花開的時候

姚雪垠著・絕版珍本重印出版

(一)保證全書未經刪節，所有「有問題」的地方，保留原來面目。每頁十八行，不會變魔術般忽然有幾頁變爲十六或十七行。

(二)除「春暖花開」正文外，並附有作者生平事蹟，以及本書出版後會引起的批評。

(三)凡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正式公函索取，一概免費贈閱。

全書六百餘頁・每冊港幣六元

經售處

俊人書店　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

湘濤出版社　中環德輔中一五一號　環球大廈五〇一室

羣丑態畢露・內容妙不可言

羣丑鬧香江

朱自鳴著

由幽默作家朱自鳴先生執筆爲本刊撰述的「羣丑鬧香江」，已出版單行本。本書以前年五月風暴爲背景，寫香江羣丑的內幕，以嬉笑怒罵筆法出之，令人拍案叫絕，妙不可言。每冊定價四元，經售處：(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二)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三)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1期要目
臨時新例不能消除加租危機……每週評論
美國佬以黃制黃你死你賤
蘿蔔頭軍國主義乘機復辟……萬人傑
從「三支兩軍」到「三支三軍」……魯遲
新疆的駝幫……金千里
王維舟侘傺以歿……岳騫
「上海的早晨」作者周而復……趙聰
讀書偶拾……宇文夏
論不耕田之牛——羅業宏
「以情害意之謬誤」之謬誤……張祺新
京劇爲什麼要改革……梨園舊友
「春」「星」兩書比較談之一
「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的嗎？……齊又簡
議員互嘲……賣油郎
找律師談談乎……張贛萍
特級阿飛……醉八仙
人海百態：扒手與小偷……萬人傑
10 FEB 1970
LIBRARY
狗年畫狗——呢隻狗養唔熟！
嚴以敬作

恭賀新禧

萬人雜誌社同人鞠躬

·萬人雜誌第一一九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一九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二月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臨時新例不能消除加租危機

本年一月三十日星期六開始，香港政府實施一項臨時法例，主要是對住宅樓宇之租務關係「保持現狀」。㈠目前租金不准增加；㈡未到期限之遷出通知一律延期；㈢法定六個月之遷出通知仍然有效。

政府强調臨時新例的目的在把現時的加租趨勢置於控制下，以使進一步考慮對全港屋宇實施具體的法例。當局表示，未來的立法，可能於三個月內提出，這看來就是一個全面性管制的新例。

簡單的說，臨時新例可能只是暫時保障新樓住客在三個月內可免加租或遷出。將來怎樣？當局透露將來制訂的「永久性租務法例」將未必不准業主加租，而是使加租可以「在有秩序及合理的基礎上定期施行」而已。看來三個月後，住宅新樓加租又將被解凍，問題是在容許加租的幅度及加租的間歇期限究竟如何。

就照現行的臨時管制措施而言，在爲抑遏部份過度加租的趨勢以維持社會的安定，相信是可以收到一定效果的，所以新例的原則是對的。但根據這個新例的涵義，住宅新樓的業主仍非完全不可以在此時加租或收樓；除非另有解釋，則在下列情形內新樓住客仍得不到新例的保障：

㈠住客已和業主簽訂了書面租約，這種租約的期限是三年或三年以上者。這樣，租約期滿時，業主仍然可以加租。

㈡在這條法例生效之前，即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如果業主已經和別人簽訂了出賣交吉樓宇合約者，這幢被出售的樓宇的住客，一樣要搬走。

㈢業主向住客發出的六個月收樓通知，如果在這條法例生效之前已經期滿者，住客仍然要遷出。

㈣業主如果以收回樓宇自己居住爲理由，仍被容許可申請對住客發出遷出令。業主如果以收回樓宇供其家人居住爲理由，亦被容許申請發出遷出令。

㈤業主如準備將樓宇拆卸重建，亦被容許可申請收樓。

㈥住客如果被認爲破壞租約，如不交租十五天以上者，業主則可申請收樓。

㈦未入伙的新住宅樓宇，業主和住客可以自由協商租金，不受臨時法例限制。

最重要的是，臨時新例並不管制商業樓宇，即如果商店、工廠、寫字樓要加租或收樓的話，租賃者並無「租住權」保障。我們認爲，這是新例的一大缺憾，這個缺憾使人對新例所稱「抑遏加租的趨勢」發生懷疑，因爲事實上，政府報告目前工廠及商店加租的程度要比住宅加租還緊張。重要的加租潮不管，卻只管輕微的加租波浪，若照「三個月後」即有永久性的全面管制這一情況看來，商業樓宇之大業主不趁此時向租客加租就是新聞了！

我們曾不止一次地據實指出，時下的加租危機主要在工廠。廠商會最近曾指出，有些工廠竟被加租百分之六十！最大問題在：本港現時以工業爲生存的命根，整個工業則以中小型工廠爲基礎；在全港一萬三千家工廠中，佔了百分之九十五單位是租用廠房的中小型工廠。故在漫無限制的加租狂潮下，香港之經濟社會將會陷入嚴重恐慌的狀態！必須指出：如果目前加租潮不予遏止，則可能引起的「工業倒風」，必比前年的「物業跌風」更爲可怖！

顯然的，現行的臨時新例，只管住宅而不管廠商樓宇，實在不能消除加租對社會所醞釀的危機。

在目前情形下，我們謹提供幾點意見：

第一、政府必須立即採取必要措施，切實保證中小型工廠不受不合理加租的威脅，使能穩定經濟作業，穩定社會生活。

第二、永久性租務新例應儘速產生，越快越好。以免使發展中的香港市場，陷於觀望或倒退。

第三、未來的新例應至少包括三點：（甲）訂定各級樓宇最高租值的標準，加租應不准逾限。（乙）解除對戰前樓宇的管制，設立新舊樓宇的統一法例，取消搬遷費規定。（丙）保持六個月通知的遷出條文。

第四、政府歲收有盈餘，業物稅亦正增加，除了積極趕建廉價屋外，應認眞協助本港舉辦有保證的房屋貸款。因爲據官方報告，現時需要改善居住環境者仍有五十萬人；若政府支持房屋貸款，將不但可以加速導致住者有屋，同時可以穩健地促進地產物業之繁榮。

每週評論

美日搞台獨各懷鬼胎

美國佬以黃制黃你死你賤 蘿蔔頭軍國主義乘機復辟

萬人傑

最可憐是給他們牽着鼻子走的小爬蟲，甘做美日政客陰謀家工具，大放毒素。我們必定繼續將這一小撮漢奸、民族敗類一個個揪出示衆，讓大家看清楚他們的醜惡面目；對可能發生的危機，大家也要提高警覺！

彭明敏逃得奇

台灣獨立運動領袖彭明敏神秘逃離台灣，引起舉世矚目。時間適在尼克遜推行新亞洲政策，及日本野心政團加緊大搞台獨之時，其重要性更值得注意。

台灣當局也承認彭明敏的行動是受到監視的，何以在特務人員嚴密監視下，彭明敏能神不知鬼不覺地逃到瑞典去？要不是台灣特務太水皮，就是彭明敏太神通廣大。

這事發生後，引起紛紛傳說，有謂彭明敏是由美國第七艦隊送走的；也有謂是乘日本漁船走的。姑無論那一說可靠，他這次成功地離台灣，不會是單憑個人力量可以辦到，幕後幫助的人，不是美國佬便是蘿蔔頭。因爲台獨運動是美、日支持的，彭明敏是他們可利用的一枚棋子。把他送走，以後，明面搞的是彭明敏，暗裏活動的是美國姑息分子和日本野心政團，彭明敏做他們的傀儡而已。

日蓮宗、創價學會與公明黨

一月二十八日星島晚報發表一項關於日本「日蓮宗」、「創價學會」及「公明黨」的獨有新聞。從這則新聞，可以清楚看到日本人搞台獨的來龍去脈。

消息說：「日蓮宗」與「創價學會」雖然披着宗教的外衣，實際是日本野心政團公明黨的背後靠山。這政團竭力表揚「愛國精神」，正配合了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日本人潛意識向現實社會作最具體反動心理表現的需要。因此，其長成之迅速，達於驚人程度。許多人相信，一旦公明黨奪得了政權，必然把日本帶到軍國主義的新法西斯路上去。

目前，公明黨已成爲日本第三大政黨；「創價學會」會員超過一千二百萬人，爲日本總人口十分之一强。在本港，參加「日蓮宗」的華籍信徒數逾三千人。這發展趨勢不容忽視。

在香港的活動

日本公明黨標榜左傾，黨魁竹內，乃是「創價學會」會長池田的馬仔，竹內一切聽命於池田幕後指揮。最近，竹內聲言不久將訪問北平；北平反應如何未知，是否歡迎這個一方面與毛共拉相好；一面致力於搞台獨的兩面人，目前還未知曉。

這個日本政治野心集團最近更在香港展開積極活動，一面收買國民黨失意政客；一方面拉攏費正清的信徒，從事台獨活動。兩名日本人奉派來港，任務是策劃台獨宣傳工作。那班小爬蟲在這兩名蘿蔔頭指揮下，幹其出賣國家民族的漢奸勾當。

老萬一連兩期揪出來批臭的黑文，就刊登在這份台獨運動的喉舌刊物上。

中國經歷八年艱苦抗戰，把日本奪取半個世紀的台灣重歸版圖；而這班自稱「知識分子」的中國人，竟想協助敵人，把我們抗戰的唯一成果，再奉送蘿蔔頭，這些人，眞可說喪心病狂之極！

壯大了日本人的領土野心

美國姑息分子控制下的尼克遜政府，最近將琉球送給日本，壯大了蘿蔔頭的領土野心。

當時，有識之士已躭心到蘿蔔頭會得寸進尺，再進一步覬覦台灣。鑒於彭明敏的神秘離台；鑒於蘿蔔頭支持搞台獨的積極，有理由相信這陰謀已漸趨於表面化。誰都知道，蘿蔔頭的最終目的不在「台灣獨立」，而是恢復侵華前的態勢，使台灣成爲日本領土的一部份。我們八年抗戰，戰士們的熱血成爲白流，不但得償失，且給予共產黨翻身以至赤化整個大陸的機會。

誰都知道，若非日本侵華，共產黨已成甕中之鼈。不是在「共同抗戰，一致對外」的口號下，延安窰洞也沒得老毛蹠。

慘勝後，美國蘇聯協助共產黨奪取整個大陸；現在美國又打算再協助日本奪取台灣，這樣一位「盟友」實在太醜惡！

清算費正清

關於美國佬與蘿蔔頭搞台獨的事，現已漸呈表面化，才引起人們注意；大家也覺悟有這個危機存在，當是一件「新鮮」事情。其實，一年多之前，本刊第五十五期已將這國際大陰謀作了詳盡揭發，該文長凡數萬言，將美、日兩派台獨活動，作精微報導，參閱該文，便知今日的發展，不過是那項陰謀的表面化而已。

㈠一九五一年，費正清以李善和假名，在美國外事雜誌上發表論文，說台灣人是高山族與西班牙人、荷蘭人的合種，與中國人毫無血統關係，應驅逐來自大陸之中國人，宣佈獨立。（如此說成立，

紅印第安人該把費正清這些白種人驅逐。）

㈡十多年前費正清扶植他的學生台灣人陳以德主持在美國的台灣獨立運動，每年發動向聯合國及美國政府請願，要求台灣獨立。費正清常對人說：「彼德陳是我的學生，未來台灣共和國的總統。」（那時他是總統的老師，當然有得撈了。）

㈢史卡拉皮諾和費正清等一伙，一九五九年爲美國參議會撰寫「康隆報告」，主張美國軍隊自亞洲撤退，並主張台灣獨立。（現在尼克遜的新亞洲政策，正循着這條路走。）

㈣一九五七年，陳啓天、蔣勻田訪費正清，費對他們說擬將台灣變爲美國第五十一州。（大家可以做假洋鬼子了。）

㈤一九六四年彭明敏以叛國罪被國府逮捕，費正清投函「紐約時報」，指責「國民黨政府在經濟成長中加緊對學人的迫害」，並請美國的盟友（指中華民國）將「毀於內部不可妥協的鬥爭」。（與此間小爬蟲的論調，一個模型塑出來。）

以上是美國姑息分子搞台獨運動的大要。

蘿蔔頭的台獨

另方面，在日本支持下的一派，也不甘後人。首倡台灣獨立者爲辜振甫，和他的兄弟辜偉甫、辜寬敏，同是日治時代協力分子辜顯榮（號耀星）之子。以日本爲背景的台獨，利用辜耀榮做台灣人崇拜的偶像，凡以「榮星」二字爲首的團體，都是用以紀念辜顯榮的。文星集團也和他們有密切關係，因此文星集團曾爲辜顯榮慶百年誕辰；並爲之立忠烈祠，後來由立法院提出質詢，才將這「忠烈祠」摧毀。

辜振甫覺悟反正後，繼之者爲廖文毅；廖文毅覺悟歸來後，繼之者爲辜寬敏。在日本歡迎辜偉甫率領的榮星歌唱團訪日者，是辜寬敏率領的台獨分子；在日本遊行示威，反對蔣經國訪日者，也是辜寬敏率領的台獨分子。

美國姑息分子有「以黃制黃」之說，認爲美國承認中共後，將由亞洲民族主義（指日本）負防止中共向外發展之責，而以台灣「歸還」日本爲交換條件。因此，以日本爲背景的台獨，實際上也與費正清一伙合流。

助賊滅漢

費正清說：「要接受兩個中國，必須搞台灣獨立運動。」

一位國府官員說：「何必反對兩個中國呢？事實上現在已經是兩個中國。何況美國自總統以下到普通老百姓，都相信兩個中國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方法。」

抱着這誤解的人很多，他們以爲費正清主張的兩個中國，是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是這樣，他何必搞台灣獨立運動呢？反過來說，如果兩個中國的計劃可行，美國必須策動台灣獨立。

中華民國說：「漢賊不兩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說：「漢賊不兩立」，因此反對兩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說：「漢賊不兩立」，因此也反對兩個中國。費正清是共產黨同路人，是賊的朋友，當然要賊不要漢了，因此，他的所謂兩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共和國」。

兩個中國

美國姑息分子的看法，有中華民國在內的兩個中國，毛共不會接受；假如在兩個中國的政策上，用台灣獨立來打倒中華民國，對毛共是有利的；在進兩步退一步的原則下，中共也會接受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辦法。

因此，在費正清策動下的台獨分子說：「一個台灣、一個中國的政策最合乎美國的利益。」很明顯的，以美國爲背景的台灣獨立運動，是爲美國的利益進行的。以美國爲背景的台獨分子，已不承認他們是中國人。

他們要脫離「中國」而獨立，這個中國決不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爲自中共淹有大陸，台灣實際已脫離大陸的統治，那麼他們要打倒的是中華民國了。

使人不解的是：他們打倒中華民國是爲了「獨立」；可是費正清明明說過，要將台灣變爲美國第五十一州，那麼，台灣就是美國的一部份，何「獨立」之有？

利用日本對抗毛共

至於以日本爲背景的台灣獨立運動，假如辜寬敏成功，必定繼承父志，把台灣「歸還」日本統治，這也和把台灣變成美國第五十一州一樣，根本不算是「獨立」。

其實，日本人搞的台獨，和美國人搞的是殊途同歸。以李普曼爲首的美姑息分子，主張美國軍隊退出亞洲，讓黃種人搞赤禍，讓亞洲人解決亞洲問題。多數美國人怕赤禍蔓延，假如美國軍隊退出亞洲，誰來遏止共產主義擴張？美國姑息分子便說：既然讓亞洲人解決亞洲問題，亞洲民族主義自然會遏止共產主義的發展。但亞洲那一個民族能與中共抗衡呢？無疑的只有日本。

因此，讓亞洲人解決亞洲問題這主張，經姑息分子一泡製，就變成以日本民族主義對抗中共共產主義，再變而爲以黃制黃的策略。

美式日式可能合流

怎樣以黃制黃？如果將台灣「歸還」日本，必將引起毛共反日，這樣一來，變成黃種人打黃種人，「黃禍」「赤禍」也不會蔓延到歐美了。

由於琉球歸還日本，引起許多野心家的幻想。以日本爲背景的台獨運動，又忽然活躍起來；更可能使以美國爲背景的台獨與日本爲背景的台獨合流。我們必須對這個可能實現的陰謀提高警覺。

新聞以外

本刊一年多前的揭載，現在拿一本台獨喉舌刊物來參閱一下，可見我們過去的評論、分析，完全符合事實。今後當繼續努力，一貫初衷，將這些壞分子一個個揪出來示眾，讓中國人認清楚他們的面孔！

從「三支兩軍」到「三支三軍」

魯遲



今年中共兩報一刊的元旦社論，較往年簡短，而內容空洞，觀點分歧。好像原稿擬出後，經過好幾方面的修改。有如一口打碎的鍋，又補起來，裂紋仍淸晰可見。例如既破口大駡「美帝」「蘇修」，又主張：「願同一切國家發展外交關係」。

此處的一切國家，實際就是指「美帝」和「蘇修」而言。美國當局就根據這句話，判定中共一定應承重開華沙談判，事實證明，果然不爽。

元旦社論除上述一句春光外洩的話以外，還有一句話，惹人注意。那就是要求「解放軍」，「繼續做好『三支』、『兩軍』的工作」。這句話本來是共黨文件中的口頭禪，在提及共軍時一定要提到的，不過在一九七〇年元旦，仍提這句話，稍往深想，就感到大爲詫異了。爲什麼？

所謂「三支兩軍」，是指「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五項工作。這本是在「文化大革命」混亂時期的臨時措施。紅衛兵將劉鄧集團所控制的黨政機構打碎之後，在無政府狀態之下不得已的辦法。及到了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山河一片紅」，各省市皆建立革命委員會之後，共軍這五項工作即應結束，起碼應將「軍事管制」完全結束，「三支」工作移交給革委會。因爲革委會既然代替黨政的臨時機關，接管這些工作，乃順理成章的事。同時依照「三結合」的原則，共軍是構成革委會的成員之一，且居領導地位，沒有理由不結束「三支」工作。可是，事實上共軍仍舊緊握「三支兩軍」大權不放。

去年四月，毛共召開九全大會，產生了新的政治局、中委會，重建了黨中央。吾人以爲這次共軍的「三支兩軍」工作，可該結束了。結果，不但未結束，反而加强了，除了「三支兩軍」，又加了「軍宣」，變成了「三支三軍」。

什麼叫「軍宣隊」呢？中共並無正式的淸楚交代。根據有關資料來看，大概是這樣的：一九六八年七月，新當權派爲了平息難解難分的武鬬，掃蕩造反成性的紅衛兵，曾迫毛澤東發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指示」。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及文教機關，主持「鬬、批、改」，整治那些「革命師生」，逐個的「排隊過關」。當時這些工宣隊原是由共軍支持進駐學校的。否則可能進不了校門口。大概那部份共軍，就可能是「軍宣隊」的前身。照當時的情況來說，這些軍宣隊，只派駐學校及文教機關，可是從最近幾個「整黨建黨」的文件看來，一般工廠和機關單位也都有軍宣隊常駐。同時象徵「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工宣隊，則不知何時已壽終正寢了。大概因爲工人不能脫離生產太久，已經奉命各回崗位「促生產」去了，於是工宣隊一變成軍宣隊。並且

新疆

人們譬喻駱駝是沙漠之舟，這形容確實妙極，而且牠的性格，任何動物也比不上，吃的是草，卻永遠腳踏實地，任勞任怨不分晝夜在沙漠中前進。飢渴對牠並不當一回事，沙漠沒有糧食，更沒有淙淙的流水。世界上似乎沒有一件東西能對牠吸引。或許因爲駱駝的性格，眞正是忘我的，牠壓根兒不懂人世間的爭名逐利，駱駝是一種「從來此身非我有，早已忘卻營營」的動物。

新疆無論是草原或戈壁，那常常出現一隊一隊駝幫，當沙漠的波浪（當地人稱沙崗）移動時，你會聽到陣陣駝鈴響。「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雖然描寫從前古道西風瘦馬的羈旅情調，但用之於當今新疆東北部接近肅北和內蒙地區的生活，未嘗不道盡社會主義的本質。駱駝隊走在茫茫的荒灘，那種孤零、漂泊、艱苦和乾旱，有誰能想像駱駝的忍耐能力，和「駝工」的悲哀？他們始終過着原始人一樣的生活，在佈滿風塵的臉上除了皺澀深陷的皺紋而外，便是皴裂的皮膚。他們的頭髮，眉毛都滲進細沙微塵，染成黃灰色，常年累月，吃的是靑稞炒麵，拌酥油，喝的是荒灘中的地下水，多數帶點鹽鹹味，近山區則好些，有泉水。

駝幫是西北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中共也直言不諱的，在荒漠落後地區，起碼對社隊辦副業，貢獻殊大，譬如從外地運來日用品、糖、鹽、茶葉等，而又把公社大隊的土特產，運到縣城銷售。駝幫正好起着物產交流的重大作用。

從前，駱駝屬私人物業，公社化之後，甘新交界的猩猩峽，和哈密黃蘆崗人民公社，駱駝便一律劃歸大隊或生產隊所有，集體統一管理，負責飼養、放牧、運輸的社員，人們叫慣了，仍稱「駝工」，公社則規定一律屬「副業隊」領導。

從事對駱駝的管理和專門運輸的副業隊員，平時和其他社員一樣按勞動日算工分，但在出差時，便可獲得額外補助，視任務繁重和路程遠近而定，平均每日約補助十工分，另加半斤口糧。

有一次，因爲偶然的機會，認識了一隊趕駝幫的社員，大伙便架起篝火，一邊烤火，一邊煨洋芋吃，我們竟山南海北的聊起天來，這才獲悉他們的生活情況，並深深佩服駱駝的耐苦、耐寒、耐熱、耐旱性格，可是對比之下，駝工那是多麼不公平，他們是人，卻過着駱駝一般的日子，實在難以令人理解。

駝幫，一般在執行大隊運輸任務時，規定是十二頭至十六頭，平均派出三至四位副業隊員，負責管理、餵料、押運裝卸的工作，就是

由文教機關擴展到其他單位。

顧名思義，軍宣隊的任務應是宣傳「毛澤東思想」。其實不然，軍宣隊實是太上皇。從「北京新華印刷廠整黨建黨調查報告」來看，從「整黨建黨工作小組」的建立，整黨工作的「吐故納新」，建黨工作的醞釀協商，到黨委會的誕生，都由軍宣隊從頭到尾一把抓。

在「軍事管制」之下，共軍在各機關各單位本派駐有軍代表，現在又有軍宣隊，此外還有「支左」部隊和小組，而各機關單位中的革委會又都有軍人以三結合方式參加。軍隊對黨政文教財經實行了四層控制。不能不使人有槍桿子萬能之嘆。

共軍以「三支兩軍」工作當權干政，從一九六七年一月開始，到現在已三年了。現在仍毫無罷手的跡象。究竟是軍人不願放手呢？還是局勢混亂，仍非軍人不能控制呢，大概二者兼而有之。

英國哲學家羅素有句話說得妙：權力有如鴉片，越吃癮越大。從古今中外歷史來看，在專制政治中（無論是古代的帝王專制，還是法西斯專制，共產黨專制），當權者必須當權到底，一放手權力，身家性命就要難保。專制權力是一把刀，拿刀者以殺人來維持權力，失權者只有被殺的份。中共軍人已握權三年，今後要想叫他放權，勢比登天還難。毛澤東破釜沉舟打爛了舊當權派，結果又落入新當權派的掌心。舊當權派「打着紅旗反紅旗」，新當權派依然是「打着紅旗反紅旗」。

讀者或者要問，中共的舊、新當權派，為什麼要打着紅旗反紅旗呢？為什麼不乾脆舉起黑旗、白旗來反紅旗呢？

須知，共產黨在基本心理上是宗教組織。黨領袖相當宗教的教主。教主的權威，一被打碎，組織就要解體。從這一點說，赫魯曉夫之清算史大林，等於中世紀歐洲路德之反抗羅馬教皇，是一次石破天驚的宗教革命，非有超絕的勇氣辦不到。中共的舊當權派，沒出一個大勇之士，不得不明擁毛而暗反毛，結果，使毛澤東保持教主地位，興妖作怪，來了一場「文化大革命」，身遭其殃。新當權派有鑒於此，因此才以軍隊牢牢控制黨政財經文教各部門，以防毛澤東再胡作亂為。這大概就是「三支兩軍」擴展為「三支三軍」的主要原因。

共產黨是一宗教性的組織，同時又是一軍事性的組織。在從上而下的長期的思想統治之下，人們的自由思考已被壓得粉碎，歌頌領袖，背誦教條，響應號召，服從命令，已成為反射性的習慣。因此在教主未死的情況下，如另立新教主就特別困難，會馬上引起內戰。況且新當權派之中，還沒出現一個眾望所歸的新教主，為此亦不得不暫維持毛的教主地位，這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另一原因。

一月份的「紅旗」雜誌，和元旦社論一樣，內容非常分歧。大部份內容反映了新當權派的觀點，可是排在最後的一篇文字「加強黨的觀念，接受黨的領導」，則反映了毛派的要求。文中明確要求軍隊服從黨的領導。語氣微弱無力，給人以哀鳴的感覺。

說一個人管四頭駱駝。

運輸任務有時是挺繁重的，譬如運煤，像新疆東部至肅北，都是荒山野嶺，那裏並不是道地的戈壁荒灘，而是漠漠高原，汽車不通，異常缺煤，駝幫每運一次，便燒半年。他們並不以煤為主要燃料，而是燒牲口的糞，如馬糞、騾糞、驢糞、牦牛糞、羊糞等。

我們那次也是燒羊糞烤火的。先把附近的草蓬，當地人稱「駱駝草」，收集攏在一起，點上火柴，瞬即熊熊大火，然後在餘灰上面堆滿羊糞，像粗粒魚肝油般大小，呈褐黑色，當火勢燃旺時，便成為一堆篝火了，大家圍在一起，談笑唱歌，或煮小米糊糊、青稞粥，或煨洋芋（馬鈴薯）、烤燕麥饅頭。

這時，確也樂在其中，為了保持火勢，則不斷添進各種畜糞，雖有氣味，但聞慣了亦無所謂。其實，羊糞、馬糞都是草變成的。

駱駝草，春夏之交，比較嫩綠，長滿荒灘。唐詩：「出塞復入塞，處處黃蘆草」便是指的這種駱駝草。駱駝很喜歡吃，草有刺，高一至二尺。到秋末便干枯，冬天則成為社員的主要生火材料。我們常在郊外勞動，便一堆堆燒來取暖。

趕駱駝的社員，在執行運輸任務時，必帶足口糧、水、禦寒皮大衣、一口小鐵鍋、炒麵、酥油（一塊一塊的）、小鐵板與火石（俗稱廉刀火石），這是西北常用原始取火工具，另外還帶點食鹽、茶葉，都是駝工私下買賣搞來的，應該說屬高級享受。每當運輸到中途段站時，他們便要泡上一壺茶，叨起旱烟鍋，靠在駱駝身上嘆一陣。

幫

金千里

駱駝本身還要馱自己的飼料，如玉米、黑豆等，沒有飼料，剛吃草絕不可以。故一隊駝幫必須計算好往返的駝料，據社員說，每天一頭駱駝最少需要吃五斤料左右。

一隊駝幫，說起來像一個完整的捕魚隊或汽車隊，他們都有全面的計劃，譬如多少路程，應該幾天趕回，馱運多少貨物，自己本身需帶多少干糧及駱駝飼料等等，在事前必須周密核算。因為每頭駱駝一般只限馱載三百斤東西，每天可趕六十華里至八十華里。西北高原的駝幫，大抵上對貨運任務，截至現在，已逐步走上規律化，他們幾乎踏遍公社範圍內及附近的供銷站。駱駝不用人趕，自己亦知道每一條沙灘之路，閉着眼，聽着帶隊駱駝的鈴響，便很規則踏着悍勁的步伐，一步步前進。

當「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在戈壁出現時，我們常聽到陣陣駱駝鈴響，此刻一隊駝幫，有節奏地走在荒灘上，夕陽昏昏濛濛，投射在駝幫身上，牠們是那麼蒼涼、淒苦，馱負着世界最悲慘的旅程。於是，引起我喟然長嘆：社會主義，苦難的歷程啊，何處才是你終點？

王維舟倥傯以歿

岳騫

中共最近死了一個過氣的要角王維舟，共報上只發了一項簡短的消息，並無特殊報導，以表揚功績。但此人對中共貢獻相當大，過去曾經得意一個時期，文革以後被打進冷宮，雖然未曾公開揪出來鬪爭，料想也受到很大威脅，終於鬱鬱而死。

王維舟是四川省開縣人，就其出身來說，集地主、惡霸、兵痞、黑社會於一身，「成份」是壞透了，但是中共大頭目「成份」也都差不多，過去也就沒有人查過他的家世。

王維舟出身開縣地主家庭，幼年當了袍哥以後入伍當兵，屬於川軍第一軍系。這一系統後來出了許多名人，劉湘、楊森、朱德、劉伯承皆是。王維舟入伍後認識了朱德與劉伯承。寧漢時期，四川人吳玉章以共產黨員得任國民黨中委，以後又任武漢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在四川有很高威信。王維舟在他介紹下，加入共產黨。

不過，王維舟在部隊中未能立足，不久就退役回鄉，擔任地方民團團總，以袍哥身份成爲當地龍頭，勢力足以控制一區。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動時，全國各地共黨皆起而響應，王維舟也在開縣組織暴動，但因參加者不多，力量單薄，很快就被撲滅，轉入地下活動。

王維舟失敗後在家蟄居一個時期，當時劉存厚據有綏定、宣漢、城口、萬源等縣，自置官吏，不聽中央命令。劉存厚在雲南起義時，即任川軍師長，在川軍將領中地位最高，對國家亦着有功勳，以後在四川內爭失敗，僅保有四縣地盤，中央固然鞭長莫及，同時亦不願過問。四川當政軍人劉湘、劉文輝、楊森皆其舊部，也不願惹他。因此，劉存厚據地雖少，卻因置身四川內爭之外，休養生息，至爲富庶，王維舟在家中蟄居一個時期無路可走，去投奔老長官劉存厚。劉存厚當時尚不了解共產黨是怎麼一回事，覺得老部下來投，也就予以收留，派充宣漢團練局長。共產黨對於一個曾經加入過黨的人，決不會放棄，聽到王維舟當了宣漢團練局長，就派人前來聯絡，又恢復了組織關係。

到了張國燾、徐向前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在豫鄂皖邊區被國軍徐庭瑤、衛立煌打敗，越過平漢路西竄，本來希望在鄂西建立根據地。但因國軍從後尾追，只得繼續西竄；初步竄至陝南，因中央軍胡宗南及西北軍楊虎城進剿，在陝南不能立足就竄入川北。

紅四方面軍入川第一個碰上的是田頌堯，最初共軍佔了上風，因爲此時田部皆在成都附近與劉文輝作戰。共軍入川後，田頌堯經中央任命爲川陝邊區剿匪督辦，回師與共軍作戰，將紅四方面軍擊退，川境各縣大部光復。但由於川中各將內爭未息，田頌堯在川北情勢穩定後，又去參加內戰，爲共軍所乘，各縣又被共軍奪去。

共軍佔了川北各縣，繼續前進就到了綏定。本來以綏定劉存厚軍力量，自守絕無問題，不料王維舟突然叛變，在宣漢降共，當時綏定尚不知道。王維舟乃詐敗奔向綏定，叫開城門，共軍大隊一湧而入，劉存厚幾爲所俘。城內存有步槍萬枝，子彈三百萬發，並有一個頗具規模的兵工廠，至於財物糧食更不計其數。這一仗對於紅四方面軍宛如奄奄一息的病人打了一枝强心針，以後紅四方面軍擴充到七萬人，皆以此爲基礎。

王維舟初步被編爲紅四方面軍第三獨立師，率領所部拚命追擊劉存厚部，中共刊物「鬬爭」載王維舟的戰功說：「王維舟原來在兩開、六民之間，一直追到開江城下，共追了兩天兩夜，不是總指揮（指徐向前）、總政委（按紅四方面軍政委爲陳昌浩，張國燾則爲紅軍總政委，此當指張國燾）派騎兵傳令停止，王維舟同志硬要追進城去。」

劉存厚收留了一個王維舟，與范石生收留了一個朱德，結果相同，都遭反噬。但王維舟確實替共軍立了大功，不久，升爲三十二軍軍長。

一九三五年王維舟隨共軍至西康，當時紅四方面軍本圖在西康建立根據地，未能成功，又折回陝北。由於毛澤東對紅四方面軍人員歧視，王維舟也未得到重用。

一九三七年共軍投誠，編爲三個師。就當時共軍系統來說，自應按照紅一、紅二、紅四三個方面軍各編一個師。據說周恩來在謁見蔣委員長討論共軍改編事，蔣委員長曾指出應由黃埔學生擔任一個師長，並說明最好由徐向前擔任。周恩來把蔣委員長意旨轉到延安，毛澤東大起恐慌，擔心紅四方面軍組成一師，將難以控制，於是又派周恩來至重慶面謁蔣委員長，懇求由林彪出任師長，徐向前任副師長，得到蔣委員長允許。毛澤東進一步就拆散紅

四方面軍，將紅四方面軍分成兩部，一部撥入林彪部與紅一軍團合編一師；一部與紅一方面軍另一部合編一師，使紅四方面軍只保存旅級，而沒有師級組織。

最後經軍事委員會明令發表是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下轄三四三旅旅長陳光，三四四旅旅長徐海東（原任紅四方面軍十五軍團長），一二〇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下轄三五八旅旅長彭紹輝，三五九旅旅長王震。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下轄三八五旅旅長王維舟（原紅四方面軍三十二軍軍長），三八六旅旅長陳賡。

當時共軍全部只有六個旅，王維舟竟然擔任一名旅長，其地位重要可知。不過，王維舟本身是地方團隊出身，並不長於軍旅，以後共軍在毛澤東指示的「一分抗日、二分摩擦、七分發展」的情況下，到華北各地去建立根據地，宛如高山滾雪球，越滾越大。只有王維舟不但未帶兵去游擊，甚至後來連兵權也丟了，改任黨務工作。（按：現在中共海軍司令員王宏坤，是當時王旅副旅長；今日中共[illegible]員謝富治，是王旅的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四年中共舉行七全大會，王維舟當選候補中委，名次很高。當時廖承志、鄧穎超皆是候補中委。以後顯赫一時的陶鑄，當時候補都不是。

抗戰勝利後，中共想在四川發展地下武力，由於王維舟是四川人，又是袍哥領袖，所以這項任務派到他頭上，當時中共中央給予王維舟的名義是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負責川東地區工作。王維舟先在重慶拉攏袍哥，進一步又到川東各縣連絡土匪、袍，預備建立一支武裝隊伍，尚未成功，被國軍破獲，抓到全部證據，四川省政府主席張群親與周恩來交涉，周恩來無話可說，只得承認錯誤，將王維舟調回延安。

三十八年共軍進入四川，當時兵分兩路：一路由劉伯承率領的「二野」，由長江西上進入重慶；一路由賀龍、王維舟率領的李井泉、李大章兵團由川北沿劍閣入成都，當時[illegible]

[illegible]乎起了衝突，以後中共中央乃將四川分爲四個行署，劉賀兩人各統兩區，名義上劉伯承是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賀龍是副主席，但賀龍卻擔任西南軍區司令員，地位仍然相等。當時調和於兩者之間的，在劉伯承這邊是鄧小平，在賀龍一邊的是王維舟。

那一段日子大概是王維舟最得意時期，賀龍對政治不懂，本身又不是四川人，懶得過問，任何事情有人找他，賀龍總是說：「你們找王維舟去。」當時王維舟的官銜是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副司令員，儼然是三人之下（劉、鄧、賀），七千萬人之上。

不過，中共中央對於地方割據十分敏感，所以到了一九五二年就開始動手削藩，先把軍政委員會改爲行政委員會，與黨、軍分開，進一步將重要頭目調去中央任職，如鄧小平調去北平任「政務院財政部部長」，賀龍調去北平任「政務院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只有王維舟未被調走，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改爲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各大行政區撤銷時爲止。

王維舟所以能在四川留得最久，大概還與他的聲望材具有關，毛澤東不怕他會割據，所以任他在四川幹下去，最後辦理西南行政委員會結束事宜。

中共於一九五六年召開「八大」，王維舟當選中委，名次相當高，在九十七名中委中，排名三十九，葉劍英、鄧子恢、譚震林等人皆在後面，陶鑄更差得遠。不過從那時起，王維舟似乎已沒有重要工作，只擔任一名監察委員會委員，坐冷板凳。一九五九年又當選人代常務委員，也是一個閒缺。

紅衛兵之亂，王維舟似乎未被鬪爭（也許有鬪爭資料我未看到）。所以能幸免，第一點當是由於他年事已高，除去中共尊稱的「五老」之外，要以他年齡最長，僅小於老而不董必武一歲，尚長朱德一歲。

第二點，多年來未曾擔任過重要工作，紅衛兵未必會敬老（如果敬老也不鬪朱德了），但是對王維舟沒有仇恨，也就可以放過他。

可是到了中共召開九大，八屆中委被删掉了三分之二有多，但是被删掉的中委、候補中委本身確實被指出罪名鬪爭過，有些即使未見到鬪爭文件，但由於這批人從未再露面——可以想見都是被清洗掉了，其中只有兩個人例外，即王維舟與謝覺哉，王是八屆中委，謝是八屆候補中委，兩人均未被清算，均被九大踢出中委會，但是去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門出現的，就有他兩人在，大概都是沾了老的光（謝覺哉名列五個老而不之內）。

以王維舟功勳來說，有類於高崗與劉志丹，沒有高、劉在陝北打下基礎，毛澤東到了陝北一定不能立足，不是王維舟獻地圖，紅四方面軍在四川不能發展，以後也沒有力量接應毛澤東的中央去陝北，這裏面的關係都很微妙，成敗也在幾微之間。但是高、劉皆未能好死，王維舟老境悽慘，倖保以歿，看了這一批人的下場，共產黨尚可爲乎。

中華民國四十年元月七日由滬動身，十三日抵港，屈指算來，十九年矣。故園北望，涕淚難揮，爰賦一律，以誌感慨。

坐對河山意惘然，隔江袖手望烽煙，避秦本爲沼吳計，執筆徒成詛賊篇。歷盡晉文離國日，數完蘇武牧羊天，蕭疏華髮人將老，記得來時正少年。

——岳騫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

「上海的早晨」作者周而復

趙聰

江青集團在一九六九年中着重批判了兩部長篇小說，一是孫振（雪克）的「戰鬥的青春」，一是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孫振本無藉藉名，所寫「戰鬥的青春」，雖經搬上舞台和銀幕，卻並不叫座。一九六七——六八年之交，孫振和方紀曾在天津召開了一次全國文藝界聯台大會，反抗毛澤東的文藝路線，當時有些省份還派了代表參加，公演過話劇「時代的狂人」。孫、方都是天津的中共文藝高幹，他們這個舉動曾給毛林以極大威脅，可惜舉事不久，即遭覆滅，如今方、孫當已早在獄中。這次重行批判孫的「戰鬥的青春」，不一定與此事有關，主要因為書中寫的是像彭眞、薄一波那樣的一些獄中自首的分子；一位女主角許鳳夜讀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孫振寫她如同饑餓的人見了肉包子那樣，越讀越有味，越讀心裏越開朗。只這兩點，也就足夠再度嚴酷批判了。至於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實不可與孫振的小說同日而語，因為書既寫得好，人亦較孫著名，周而復在「左聯」時代已經是一位作家。

周而復，原籍安徽，一九一〇年生於南京。一九二八年在南京青年會中學畢業後，即赴上海，考入光華大學攻讀外國語文系。在他還未畢業的時候，即正式加入了中共為黨員，因在校從事共黨地下工作，與同學薛儀濤被捕入獄。當時他難過得要命，衍是怕得要死，恐懼一旦判處死刑，則此生已矣，什麼為國為民的偉大抱負，全談不到了。薛看他悲哀的那様兒，很可憐他，就勸他說：「不要怕，只要不住地唸南無阿彌陀佛，就可保住性命。」於是這位醉心唯物主義的年輕共產黨員，為了活命，一變而為唯心的虔誠佛教徒，眞個每天每時誦唸起阿彌陀佛來。不久，也就獲得釋放，這是因為在校的青年學生，比較能夠得到寬宥，猶如今日香港青年犯罪一樣，處刑總比一般成年人輕得多。

一九三三年在光華畢業，那時「左聯」已經成立，他就加入為盟員，在周揚的指揮之下從事共黨的文藝宣傳工作。從一九三五到三七年間，他曾先後與田間等編輯「雜文」期刊，與張大翼、沙汀、艾蕪、歐陽山等編輯「小說家」月刊出版，因為內容全無精采之處，也就成了一現的曇花。

抗戰軍興，他於一九三八年到了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教書。次年，調到中共晉察冀邊區政府擔任文化工作。在這期間，他與彭眞系統的人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也寫出了幾本雜文小册子，最著名的就是那本「白求恩大夫」。加拿大籍的醫生白求恩，從此享了大名，毛澤東發表了「紀念白求恩」，如今成了大陸人人必讀的「老三篇」之一。周而復的那本小册子，在當時也極為轟動，因為毛只和白見過一次面，關於白的事蹟卻詳細地、誇張地寫在周而復的書裏。周即以此書，抬高了他在黨內的地位，他後來並且根據此書擴寫成同名的小說，得到文化部的文藝獎，譯成日、英、越南三種文字在國外發行。

一九四四年，他由共區到了重慶，主編中共辦的「群衆」半月刊。後來，他又以重慶「新華日報」特約記者的名義，先後旅行華北、東北、西北、華中、華東各區採訪，直到抗日戰爭結束。他的「高原短曲」「翻身的年月」「東北之行」「晉察冀行」諸書，都成於此時。抗戰勝利，周而復一如衆多左翼文人，南來香港。一九四七年，周曾在這兒主編「北方文藝」，藉文藝之名為中共做宣傳。一九四九年秋，大批左翼作家回到北平，郭沫若等提議籌備全國文聯大會，周而復當選為全國委員。後來饒漱石做了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周與夏衍一同南來，全是饒從北平請來在上海領導文化工作的高幹。這末一來，周而復立時陡起來了，他在「解放」之初的職位是：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工作部秘書長、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上海市委委員、統戰工作部副部長、市人委交際處長，還兼着復旦大學教育工會主席，突然成了極為顯耀的新貴。

因為主持上海的統戰和交際工作，他參加了三反、五反一系列整治所謂民族資本家的改造運動，和資本家們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去年丁學雷等批判他的文章說，饒漱石為給資本家樹碑立傳，特令周而復寫「上海的早晨」，並於一九五二年起，叫他住在資本家的家裏體驗生活。我想事實並非如此。一個作家有他的創作欲望，周既在運動中因與資本家接觸而獲得了很多小說材料，自然就想把它寫成作品。實際上，上海的資本家在「解放」初期與中共相周旋的形形色色，的確值得寫成小說，這種題材，如果不是周而復因職務所在，天天與資本家打交道，也不易洞悉其中的眞相。三十年代，沈雁冰以寫出「子夜」馳名國際，這部小說就是他天天泡在交易所中攝取的素材。周而復要寫「解放」後的資本家，沈的「子夜」也給了他很多靈感與啓發，他之到資本家家中作客，對他的寫作來說，是理所當然的。

「上海的早晨」雖然出了兩巨册，卻是一部未完之作，如果不是他在「對外文協」的工作繁忙，不是一九六四年老毛掀起文藝整風運動，此書還會有第三部出版。這和歐陽山的「一代風流」一樣，只出了「三家巷」和「苦鬪」這前兩部就無法再續寫了。周而復寫「上海的早晨」自一九五二年開始，到一九五四年完成第一部的初稿，一九五七年巴金主編的「收穫」創刊，曾在上面先行刊載，接着印成單行本；第二部的初稿，完成於一九五六年，也曾在「收穫

」刊登，後於一九六二年出版單行本。這部小說寫了三種不同類型的資本家：一是紗廠經理徐義德，一是「紅色小開」馬慕韓，一是藥房老闆朱延年。前二者經過改造後都與共黨合作了，後者卻是一個敗類，並不是民族資本家。因爲那時中共一無所有，除接受帝國主義資本與官僚資本的企業工廠外，對私營工商業暫時不予沒收，爲的是需要他們以財力人力來支持中共的經濟。稍後，中共攫取到帝國主義與官僚資本的機構，加以經營，有了基礎，便以全力對付民族資本家，經過三反、五反一系列運動，由公私合營而收歸國營，完成所謂工商業改造。「上海的早晨」就是寫的這段經過，除了像朱延年那樣的不肯悔改的敗類以外，其餘像徐義德這一類型的資本家，雖然也曾不止一次地施展出投機倒把、瞞稅走私等等非法手段以示抗拒，但終於受到中共密而不漏的法網所捉獲，只得乖乖地聽命，讓出自己的座權，自己作爲一個打工佬，以工資和股息維持生活。早已受到批判的電影「不夜城」，也是寫的這個主題，但不及「上海的早晨」寫得全面，包羅萬象而已。

在中共治下產生的長篇小說之中，依個人看來，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是比較寫得出色的一部。雖然它不及沈雁冰的「子夜」，卻可與李劼人的「大波」相頡頏，而遠在楊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雪草原」、羅廣斌的「紅岩」、歐陽山的「三家巷」之上。周而復是有其寫作天才和修養的，如果不是處在中共治下，將是一個很有成就的作家。因爲「上海的早晨」寫的是上海的事情，所以江青集團對周而復的批判，即由上海的文革小組來主持，像丁學雷、唐克新這等爲姚文元所指揮的後生打手全出來對周而復惡罵，說他美化了資本家，污蔑了工人階級，鼓吹了修正主義；說他是劉少奇的走狗，周揚的幹將，爲復辟資本主義作了形象的解釋。這些話全是批判毒草時的通用語言，批判任何作品都可以用得上。只是如今大陸上竟然也有爲周而復辯護的傻子，去年年底上海「文匯報」就報導了一位讀者投書，對批判「上海的早晨」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文匯報」把這封投書也指爲毒草，可惜它未敢把投書的原文刊出。

從一九六〇年起，周而復就從上海被調到北京，擔任對外文化協會的副會長，這些年來非常走紅，曾率領文化代表團多次到亞非拉各國訪問，進行國際上的文化統戰工作。然而文革一起，一向走紅的人就全成了黑幫。奇怪的是，這次對周的批判，還只限於他的「上海的早晨」，至於他的另一部小說「白求恩大夫」，卻是略而不提；如果一提「白求恩大夫」，因有老毛的「老三篇」在，周而復就可以功過相抵了。從這一件事上可以看出，江青至今對解放幹部的政策還是蓄意抵觸。這個解放幹部的政策，是老毛提出，爲林、周擁護——也許是經林、周建議促使老毛提出的；可是毛的政策不能落實，主要癥結卻在江青身上，這是多麼可笑的事。如今許多舊幹部已被解放了出來，財經工農外交等方面都已恢復工作，獨江青主管的文藝部門，至今還未聽說有那一位已被掛起來的舊幹部獲得解放，不但不解放，還在重行展開大批判，一一批臭鬪垮呢。周而復，恐怕經過這次的再批判，一去而不復了。

讀書偶拾

宇文夏

林和靖不娶？

世傳林逋以梅爲妻，以鶴爲子，終身不娶。但據林洪所著「山家清供」一書，有題及「先人和靖先生」之句，顯然可見，林逋最少有一子——即林洪。大抵林逋早年喪偶，不復續娶。世人之誤傳，實昧於宋史之不察。

斜陽暮與一孤舟

秦少游有句云「杜鵑聲裏斜陽暮」，深爲蘇東坡所賞；但後人以其「斜陽」與「暮」爲重複而病之。明楊慎認爲乃「見斜陽而知日暮」之意，不算重複。並引韋應物「須臾風暖朝日曒」、李商隱「日向花間留返照」，及古詩「明月皎夜光」作反證。秦、韋、李各句，雖含同意詞及字，而意思上卻推進一層，楊氏以爲不重複，是正確的見解。但「明月皎夜光」之句卻不同，「皎夜」必定「光」；不夠「光」，便不能稱「皎夜」，因此是顯然地重複。

又唐詩好用「一孤舟」，如「青山萬里一孤舟」、「滄漠千萬里，日夜一孤舟」等，宋人以爲意思重複。事實上，後句由於遷就對偶起見，還可以勉強說得過去；但前句的「一」字，是絕對應該選用別的較生動、活潑的字眼的。楊愼的「唐人累用之」爲辭，並舉出以證明「複」不爲病，卻恰得相反效果。前人議論，往往先持有「唯古聖先賢」者必佳、必妙的主見，因此常有引古人之「病」以維護後人之失的弊端。

「六醜」別釋

詞牌「六醜」，創自周邦彥。周密「癸辛雜志」說：「徽宗問邦彥六醜之義，對曰：『此犯六調，皆聲之美者；然絕難歌。』」因此，後人便謂：六醜乃截取六種宮調中最佳部份拼奏而成，相當於「集曲」。但這種說法，僅在說明這首曲子的結構、形式而已。並未對「六醜」二字作詮釋。陳元龍認爲「醜」字當作「類」解。但史無先例，未可作據。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下「六醜圖」條云：「北齊徐之才家貧，劃所居門外地人養親。忽賓客會中有言徐六賣御門前地。之才、第六也。盧思道恐辱之才，乃止之曰：『不用道。』時人遂因之，用言成戲。而今酒令名徐六者，蓋此始也。」是故，「六醜」者，徐六之醜事也。

由此知「六醜」是唐人的酒令名目，到了宋代，大概仍然流行。周邦彥可能以此名稱而產生靈感，綴取六調之精華，編成新曲，而以「六醜」名之。這僅是個人的拙見，未敢肯定其必然如此。還望高明讀者，指而教之。

論·不·耕·田·之·牛

——羅業宏「以情害意之謬誤」之謬誤——

張祺新

讀羅業宏先生「以情害意的謬誤——兼論竄改詞義的謬誤」一文（「知識分子」雜誌第四十九期），頓覺墮入五里霧中。此文若是毫無邏輯修養的人所寫，還情有可原；但出諸邏輯學者羅先生之手，卻令人大惑不解。

羅文引述許多例子，說人以情害意，似是而非，竄改詞義；其實，羅文全篇連題目在內，均似是而非。形似談邏輯，實在未着邏輯邊際。若謂所引例子的講法不妥，該從論證上、命題的實質上着手；然羅君全不做這一步工夫，卻斤斤計較所謂「情感」害了詞語的「本意」。這不是邏輯的範圍。

「謬誤」是論證上的名詞。論證有形式上的謬誤和非形式上的謬誤，那是就論證過程實際觀察的，詞語怎樣，便原樣接受，予以分析，同義便照同義處理，異義便照異義處理；並不理會詞意是否為情所害。「以情害意」並不是邏輯術語。「竄改詞義」亦不是邏輯術語；邏輯不問竄改不竄改，若果同名異義，便視作兩個名詞，兩個概念。

羅文的正文之前有一段「全文提要」，且抄幾句：「以情害意的謬誤，是由情緒、成見、價值觀念等情感因素形成的一種語意謬誤，犯此謬誤的人的特點是貿然否定一些公認的眞理，甚至進而竄改詞義，反而指責別人用詞不當。……」此提要不知是羅先生所寫，抑或是該雜誌的編輯所寫；實在不知所云；理由除上述者之外，「公認的眞理」是不通的；眞理超然存在，不在乎公認私認；否則便如民主投票，又有一番爭執了。「甚至進而竄改詞義」的講法也不通；這樣的講法肯定詞語本身有固定的意義，不准竄改。其實詞語本身無意義，意義在人的腦海中。這都是語意學的基本概念。

羅文之似是而非，主要是不明語言的多種功能所致。語意學和邏輯究有不同，擺烏龍似乎情有可原。然而有些地方，連最基本的邏輯亦搞錯，故曰大惑不解。茲分別論之。

一

羅先生對「謬誤」一詞有偏嗜；這裏一謬誤，那裏一謬誤，好像我們日常的說話，都是謬誤。現在且舉一個謬誤的例子。

羅先生說：「一個醫生不忍坐視一個絕望的病人被疾病的痛苦所折磨，於是，徵得病人家屬，和別的醫生同意後，就提前結束了病人的生命，這就是所謂『慈悲殺人』。有些人否認這也是謀殺，因為在他的心目中，謀殺是不可饒恕的罪惡，而慈悲殺人則否。」

羅先生認為殺人就是殺人，無所謂慈悲不慈悲。故亦列為「以情害意」的謬誤。

若認醫生在上述情形之下殺人亦是殺人，則下列三段論式可以成立：

有意殺人者（謀殺）應判處死刑
醫生有意殺人
故醫生應判處死刑

再看下例：

有意殺人者應判處死刑
赤柱監獄的劊子手有意殺人
故赤柱監獄的劊子手應判處死刑

如此邏輯，眞眞害死人也，何止「以情害意」而已！

上述兩例的謬誤在那裏？就在歧義上。定言三段論法只能有三名詞，不得多，亦不得少。上述第一例，「醫生」是一詞，「死刑」是一詞。「有意殺人」的中詞，表面上亦同一。然大前題為「有意殺人」與小前題的「有意殺人」眞是同義麼？「有意殺人1」是報仇、謀財害命之類的殺人；「有意殺人2」是「為減輕病人痛苦、徵得病人之家人及其他醫生之同意」之殺人。二者意義不同，其實是同名異義，即兩個詞兒。合起來一共四個詞兒。推論焉得不謬？

二

在另一例子，羅先生提到「歧義」。他認為「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非國矣！」是以情害意。他接着說，若果改為「人1而不仁，則非人2」，其中「人1」表示生物意義的人，「人2」表示道德意義的人，那當然不是謬誤。但如果范氏確有這個區別而又不明確表出，就犯了另外一種謬誤，稱為「一詞多義（歧義）的謬誤」。

此例的歧義分辨是無聊的。這裏所謂「歧義」，與「玫瑰（花）」，玫瑰（某女子的名字）」的歧義不同。此處兩個「人」字，都表示有理性的動物，而此例並不是討論動物！

分析上例的論法，可畧予補足如下：

所有人均有仁
此人無仁
故此人不是人。

這三段論法的結論錯誤。錯在大、小前提矛盾（既說所有人均有仁，便不應說有些人不仁。）（不要誤會范氏之說不妥。理由下文再述。）

羅先生說無仁之人亦是人，其講法如下：

人有眼耳口鼻理性
無仁之人有眼耳口鼻理性
故無仁之人是人。

這是邏輯的說法；並不必說什麼以情害意。

然細分兩個三段論式，實在是各有各推論，二者並不接觸。以邏輯術語來說，二者的外圍不同。若果畫兩個圓圈表示，則兩圓圈並不相交。若果羅先生所舉例子的創造人出而和羅先生辯論，堅持講法妥當，而羅先生說他不妥，彼此可以爭得面紅耳赤，永無休止，永遠得不到結論，因為彼此討論的外圍不同。外圍不同而「辯論」，事屬無聊。

說得明白一點，所引例子的講法或有不妥；但不能以羅先生之肯定，而否定對方之否定；因二者各講各話，並無關連。

我們常見有些人的辯論，各不相讓，經年累月，沒有結果，而雙方都不知何故。筆者以期待先知之心，希望邏輯學者如羅先生者降世，將他們點破，消除其糾紛，使旁人耳根清淨。然而邏輯學者亦如此迷糊！我欲乘桴浮於海矣！

三

羅先生所舉的其他例子，大部可以如上分析，則其通與不通立見，例如牛耕田的例子。（姑且承認有這樣愚笨的農夫，說不耕田的牛不是生物上的牛。）

牛耕田
甲牛不耕田
故甲牛不是牛。（生物上的牛？「道德」上的牛？）

又如：

兒子不打父母
某甲的兒子打父母
故某甲的兒子不是某甲的兒子。（是否可說某乙夫婦所生？）

這些推論之不妥，其討論範圍，與羅先生討論範圍不同，理由均如上述。同理，下列亦「可說」不通：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某人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故某人不是人。（生物上的人？）

在丟開邏輯之前，可順便提及一個例子。就是羅先生所引萬人傑的例子。後者評潤佬逃離香港，評論說：「各位不要以為此君自私，自己有辦法逃難，就不管人家死活；……」羅先生分析這是犯了「既然許多人都和他一樣如何如何，所以他不是如何如何」的謬誤，亦是以情害意。若果萬人傑眞的否認某君為自私，他就犯了「矛盾律」，即「某君自私」，又說「某君不自私」。卻不是什麼「以情害意」。

然而萬人傑的意思，眞的否認某君自私麼？

四

羅先生所犯的錯誤，還不是邏輯問題，而是語意學上的問題。所引孔、孟、墨、博士、教授、作家的例子，都是不發生問題的。不妥的只是他自己依邏輯架構所塑造的例子而已。

我們日常所用的語言，功能是多方面的。有毫無「意義」的語言（如歡樂、悲哀等情況下所發的聲音），有應酬語言（如「今天天氣哈哈」之類），有有意義的語言（如「我請你看電影」之類），有詩歌的語言（如「白髮三千丈」之類）等等。我們在分析語言，尋求其「意義」的時候，必須先弄清楚它是用在那方面的。否則又發生無謂的爭執。譬如說，某甲看見某乙吃飯，說：「吃飯呀？」某乙若不分語言的作用，可以說：「你白癡耶？看見我吃飯，還問！」

有意義的語言，大致可分為三種。一是報導（或觀察），二是判斷，三是推論（註一）。「我的家在銅鑼灣」、「樂宮戲院在尖沙咀」、「莎士比亞生於一五六四年」、「一加一等於二」等都是報導性語言。報導（或觀察）的句語，是有眞假價值可言的。這種句語所說的事，我們可以觀察，可以用種種方法證明。若所說與事實相符，我們便說句語眞，若與事實不符，我們便說句語假。

判斷性句語就無眞假可言。例如好、壞、美、醜、應該、不應該等詞語，其意義不是指示性的（Denot-atitive），而是內涵的（Connot-ative）。用這些詞語構成的判斷性詞句，不能從經驗中找得證明。對於判斷，我們不說眞假，只說相信與不相信。對於報導，我們設法證實；但對於判斷，我們只能問那是否為人們所接受，所相信？故接受與否是試驗一項判斷的標準（註二）。

明白了上面的道理，我們便不難指出羅業宏先生的錯誤。所引例子，如「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觚不觚，觚哉觚哉！」「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等等，都是判斷詞句。判斷性詞句，無眞假值可言，故無所謂「謬誤」。

羅業宏先生不明白這道理，硬從無眞假值的句語中求眞假，故論述一塌糊塗。再硬以邏輯去分析，便無法不滿盤落索矣！

（註一）可參考 S. I. Hayakawa: Language in Thought and Action;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Inc., 1964, Chap. 3.

（註二）可參考 David K. Berlo: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Holt, Rinehard and Winston, 1960, Chap. 9.

若無上述二書，可參考任何一本有關語意學的書。





京劇改革漫談（十）

梨園舊友

京劇爲什麼要改革？（二）

「中東轍」應包括「庚」、「青」、「蒸」三韻

若說把「庚」、「青」、「蒸」諸韻的字，唸成「中東轍」不中聽，這也是先入爲主的心理作用，事實上北方戲都是這樣唸。例如：京音大鼓的「劍閣聞鈴」（本港有唱片出售）一曲，用的便是「中東轍」，其中十之七八押的都是「庚、青、蒸」諸韻的字，其餘便是「東、冬」韻。如：

「……從古來巫山曾入襄王夢，我何以欲夢卿時夢不成（庚）？莫不是弓鞋懶踏三更月？莫不是衫袖難禁午夜風（東）？莫不是旅館蕭條卿嫌悶？莫不是兵馬奔馳心怕驚（庚）？莫不是芳卿心內懷餘恨？莫不是薄倖心中少至誠（庚）？既不然神女因何不離洛浦？空教我流乾了眼淚盼斷了魂靈（青）！一個兒枕冷衾寒；臥紅羅帳裏；一個兒珠沉玉碎埋黃土堆中（東）。連理枝暴雨摧殘分左右；比翼鳥狂風吹散各西東（東）。料今生璧合無期珠還無日，但只願泉下追隨伴玉容（冬）。料芳卿自是嫦娥歸月殿，早知道半途而廢又何必西行（庚）！……」

這些「庚、青、蒸」韻中的字，唸爲本音的「ㄥ」韻，比唸湖北的「ㄣ」韻自然得多，唱起來一點不受影響。

他如河北、河南、山西、山東各省的梆子戲，以及秦腔、評劇之類，都是這樣唸，例子很多，不再一一列舉。

其實把「庚、青、蒸」諸韻的字，唸作「中東轍」的例子，不必外求，京劇中也多得很：例如，「法門寺」中劉瑾唸的「四海騰騰慶昇平」那四句詩；「洪羊洞」盜骨時焦贊唱的「後面來了焦克明」；「連環套」坐寨時竇爾墩的「家家戶戶掛紅燈」那段唱；以及「黑風帕」高旺唱的「我是你會使黑風的老先生」；其中所有的「平、明、成、廳、情、燈、生」等字，都是唸「中東」不唸「人臣」，豈不是一樣動聽？淨角之恪守「中東轍」，不與「人臣轍」相混，大概是由於該行中沒出過老譚這種人物之故吧。

京劇中把「庚、青、蒸」的字唸「中東」不唸「人臣」的例子，不限於淨角一行，連生角有時也是如此（丑角、花旦更不必論）；例如曾在本港上映過的「穆桂英大戰洪州」，其中就有這樣一段唱詞：

寇　準：想當年蕭天佐領兵犯境，破天門我也曾立過頭「功」。只殺得眾遼兵東逃西奔，嘿嘿！少夫人你老了自然就記不清。

穆桂英：桂英入敵陣，怒火往上升。跨下桃花馬，手提刀綉絨；紅馬紅旗號，殺奔敵大營。一百單八陣，陣陣都破清。提起那大破天門，俺是頭一「功」啊！……

寇　準：八千歲快取出虎頭金印，

趙德芳：我賜你皇家印領兵出征。

穆桂英：穆桂英上前來雙手接印，

佘太君：小孫媳接帥印你還欠思忖。……並非是老身我不明大義，又怎能阻攔她爲國效「忠」；皆因她身懷孕難以征戰，

穆桂英：穆桂英爲國家何惜自身。……

這一段唱詞更糟糕：其中的「功」、「絨」、「忠」諸字，是「中州韻」（即中原音韻的「東鍾」韻）；「清」、「升」、「營」、「征」諸字，是「中州韻」的「庚青」韻；「忖」、「身」等字，是「中州韻」的「眞文」韻。這一方面說明「庚青」是「東鍾」的開口音（包括齊齒），另一方面又無異說「眞文」也可以通「東鍾」（即十三轍之「人臣」通「中東」）。這眞是「南腔北調」的混合韻，地方戲中只有蘇北的「淮海劇」和安徽的「黃梅戲」是這樣押法。因爲這一帶的方言缺少「ㄥ」韻，不僅「庚青」入「眞文」，連「東鍾」也被吞併了去。原來「淮海劇」的韻目，只有十一大韻，計爲：「馬沙」（即十三轍之發花）、「坯灰」（灰堆）、「知希」（永齊）、「焦稍」（搖條）、「坡梭」（坡梭）、「普蘇」（姑蘇）、「排懷」（懷來）、「丑牛」（由求）、「蒼蒼」（江陽）、「弓聲」（人臣、中東）、「甘丹」（言前）。

「淮海劇」較「十三轍」所少的兩韻，一爲「捏斜」，一爲「中東」，因爲「東鍾」、「庚青」的「ㄥ」韻，都被他們變爲「ㄣ」韻併入「弓聲」了。這樣一來，「弓聲」韻中包括有「佩文」韻的「東」、「冬」、「文」、「元」（一部）、「庚」、「青」、「蒸」、「侵」等九韻，幾乎佔了全韻的三分之一；也就是中國字的三分之一都歸了「弓聲」韻。所以他們有「着急無法喊弓聲」之說，名之爲「弓聲大救駕」。當然囉，有三分一的方塊字可以隨便用，如果還編不好戲詞，這種低能的編劇家也只配喝西北風了。

京劇的用韻，除了湖北化之外，竟然還向「淮海劇」看齊，眞是「唔衰攞來衰」！

崑曲中的「庚亭」韻

「庚」、「青」、「蒸」三韻的字，只能讀「ㄥ」韻不能讀「ㄣ」韻，至遲在明朝便已如此（其實在詩歌中可以上溯到周朝）。據明人沈寵綏著「度曲須知」中的「出字總訣」說：

「一東鍾，舌居中。……七眞文，鼻不吞。……十五庚青，鼻裏出聲。……」

又「收音總訣」說：

「曲度庚青，急轉鼻音。江陽東鍾，緩入鼻中。……先天眞文，舐舌舒音。……」

曲學家把曲韻分為六類，即：「穿鼻」、「抵齶」、「閉口」、「直喉」、「展輔」和「斂唇」。「東同」（即東鍾）、「庚亭」（即庚青）屬「穿鼻」類，收 ng 音；所謂「穿鼻」，就是口中得字之後，其音必穿鼻而出作為收韻的意思。「眞文」（即人臣）屬「抵齶」類，收N音；所謂「抵齶」，就是吐字將終時，以舌着上齶作為收韻之意。

沈氏又解釋：「收鼻何音？吳字土音（NG）。舐舌何音？你字土音（N）。」由此可知「庚青蒸」諸韻的字，絕對不應唸「人臣轍」。南曲尚且如此，何況北曲？

詩經、楚辭中的例證

「庚」、「青」、「蒸」諸韻的字，唸「ㄥ」不唸「ㄣ」，不僅「中州韻」如此，整個北中國十幾省都是如此；不但近代如此，即令遠在兩千年前亦莫不如此。例如，詩經中「小雅」的「采綠」篇第三章是：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中的「弓」是「東」韻；「繩」是「蒸」韻。

又「小雅」中的「無羊」篇第三章是：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其中的「雄」是「東」韻；「蒸」、「兢」、「崩」、「肱」、「升」等字都是「蒸」韻。

又「小雅」中的「正月」篇第五章是：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其中的「夢」、「雄」二字屬「東」韻；「陵」、「懲」二字屬「蒸」韻。

又「大雅」中的「靈臺」篇第一章是：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其中的「營」、「成」二字是「庚」韻；「攻」是「東」韻。

又左傳「陳敬仲辭卿辭夜飲」篇中引「逸詩」云：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其中的「弓」是「東」韻；「朋」是「蒸」韻。

又楚辭「九歌」之「國殤」云：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

其中的「弓」、「雄」是「東」韻；「懲」、「凌」是「蒸」韻；「靈」是「青」韻。

我們從以上幾段詩歌中，不難看出，縱使上溯到西元前一千年，「庚」、「青」、「蒸」的字，也只是和「ㄨㄥ」相通，而不能和「ㄣ」相通的。現在的「新華新韻」更明確地列為「ㄥ」韻，京劇的演唱者，有什麼理由放棄全國性的標準音，偏偏採用地方性的「土音」？

所以，我認為「淨化京劇讀音」是改革的第一步。

江青「樣板戲」的唯一成就

江青一手製造出來的「樣板戲」，站在京劇藝術立場來看，可以說是完全「胡鬧」！唯一可取之處，是她把京劇的字音「淨化」了，把以「湖廣韻」為主的各種地方音掃數廓清了，算是歪打誤撞的唯一收穫。

不過，由於這位「八婆」不學無術，更不懂「戲曲聲韻學」為何物，所以她只能在口頭上「淨化」，不知在劇本中予以根絕，因而那班低能的編劇人，在「智取威虎山」劇本中，搬出「大救駕」的「弓聲」韻，她也看不出來。請看該劇第四場最後少劍波唱的四句「西皮快板」：

「相信你定能夠完成重任，這件事關係大舉足重輕。還要開支委會討論決定，用集體的智慧戰勝敵人。」

京劇的唱詞，應該句句用韻，上句用仄聲，下句用平聲。此詞「任」、「人」二字屬「ㄣ」韻；「輕」、「定」二字屬「ㄥ」韻；這依然是「湖廣韻」的用法。

再如第七場李母唱的「二簧搖板」：

「病纏身糧食盡呼兒不應，咱窮人血淚仇何日能平！……難道說與孩兒相逢在夢境？你這樣渾身傷痕，叫娘怎不心疼。你怎能離虎口逃脫性命？（李勇奇接唱）從山後跳懸崖險路脫身。（李母接唱）母子們得重逢悲喜交并，越是喜越想念兒媳孫孫！」（李勇奇）「這些兵急人難治病救命，又噓寒又問煖和氣可親。自古來兵匪一家欺壓百姓，今日事卻叫人難消疑雲！」

詞中的「應」、「平」、「境」、「疼」、「命」、「并」、「姓」等字，屬「詩韻新編」十七庚（ㄥ）；「身」、「孫」、「親」、「雲」等字屬十五痕（ㄣ）。

又如第九場少劍波由白轉唱：

「耐心待命，我雖然勸他們自己的心潮也難平。殲敵日期已迫近，申德華取情報不見回音。倘若是生變故我另有決定，百鷄宴好時機絕不變更。李勇奇提供後山有險徑，出奇兵越險峯直搗威虎廳。……情況突變任務緊，十萬火急分秒必爭。同志們整行裝飛速前進！」

詞中的「命」、「平」、「定」、「更」、「徑」、「廳」、「爭」等字是十七庚；「近」、「音」、「緊」、「進」等字是十五痕。可笑江青卻一點也看不出來。

中共佔據大陸的初期，大力整理戲劇，其中有兩部片子處理得很不錯：一部是「楊門女將」，那是就現有的基礎上整理的；另一部是「楊乃武與小白菜」，它是吸收了京劇、越劇、評劇、大鼓、南陽大調……各種戲曲的特長而新創的一種「曲劇」。唱做都相當生活化，可惜那是劉少奇領導下的產物，只是曇花一現！看來江青的藝術修養，作他們的徒弟也不配呢！

春暖花開的時候 星星、月亮、太陽 比較談

【一】

齊文簡

兩個月以前，我在「萬人雜誌」一〇五期，看到轉載「新晚報」署名「深苔」的一篇「啼笑皆非的社會調查」；其中有這樣一段對話：「問：星星月亮太陽是什麼書？答：是抄襲抗戰時的一本小說春暖花開的時候的東西，但是抄得比原來的小說差多了。」

「春暖花開的時候」的作者是姚雪垠，他是五十年代的中國名作家；「星星月亮太陽」的作者是徐速，他是七十年代香港、星馬的名作家。作家之能夠成「名」，自然要有眞才實學，怎會作「文抄公」？同時我對左報的消息向不相信，名之爲「造謠報」，總以爲這次又是他們出於「嫉妬」心理的造謠。不過，對作者來說，這眞是莫大的侮辱，誣名作家爲「文抄公」，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以爲這次作者一定要循法律途徑解決的。可是過了許久，並未聽說對新晚報採取任何行動；這一來，我認爲問題複雜了，要想弄明白其中眞象，非對兩書作一番比較研究不可。本人有個「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壞毛病，聽「古仔」、看小說都要「追」到大結局。於是花了一星期功夫，把兩部各在五百頁以上的「鉅著」（鉅者，本頭厚之謂也），從頭到尾讀了一遍。

「星」書的作者在「新版附記」中說：「老版的『星星月亮太陽』，文字上有許多地方不夠嚴謹，情節上也有一些漏洞。走馬看花的讀者當然不易覺察，但畢竟逃不出文藝批評家的眼睛。雖然，在此時此地還沒有建立起文藝批評的權威……」

本人不是「文藝批評家」，更不是「權威」，只是一個「走馬看花的讀者」；我之所以敢於率爾

「星星月亮太陽」是

人太忙了，誰有時間看長篇鉅著？尤其是誰有時間研究兩大鉅著的「抄襲」問題？我既花了那麼多的時間將兩書全看了，就應該把自己的心得公之於眾，向大家說明其中有沒有「抄襲」這回事。因此，我才寫出本文，就算是我的「讀書報告」吧。

閒言少敍，書歸正傳。

「新晚報」的「深苔」對「星」書有兩項指摘：一是「抄襲抗戰時的一本小說春暖花開的時候的東西」；一是「抄得比原來的小說差多了」。

現在我們就來尋求這兩項答案。

三種少女型的比喻問題

姚雪垠在「春」書中，借陶春冰的口說（高峯版二七七至二七九頁下同）：

「我近來正在研究三種少女型。我們日常遇見的少女，不管是正在學校讀書的，或已經參加救亡工作的，大體上都可以分別的歸入一型。……這三種類型，代表着三種基本性格。但一個姑娘可能具有兩種性格，或三種都有一點，問題只在看那一種佔主要成分。比如她的性格中有部份是第一型的，有一部份是第二型的，如果第二型的成分最多，她就是第二種女性。……如果拿天上的東西來作比：第一種是太陽，第二種是月亮；第三種是天際閃灼的一顆寒星。拿地上的東西來作比：第一種是瀑布或山洪暴發

[illegible]

耀着明媚的陽光，永遠歌唱着歡快的調子；第三種是清秋時節的塘中水，它是那麼清，那麼靜，充滿寒意，使你覺得它很快會凝結成冰，但只要一絲微風吹過或一片落葉飄下，都會激起來一陣波紋……（楊琦）假若拿文學作品來打比：第一種是散文；第二種是韻文；第三種是一首情詩。」

這三種少女型的三種比喻，無疑地是姚雪垠三十年前發明的。當然，他並未申請「專利」。

我們再看看「星」書的作者又是怎樣說呢：

「表妹和阿蘭比較起來，完全是兩種不相同的類型；從形貌上，也可以看出兩個不同的性格。秋明的美，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豐潤的、華貴的。阿蘭姐卻像幽谷裏的蘭花，清癯的、超俗的。如果從自然界的感覺來說，阿蘭正像天邊一顆寒星。使人覺得它的晶瑩可愛；而秋明應該是一輪光芒四射的月亮了。」（星書新版二二頁。下以星字代替）

「誠然，在我們這個文藝團體內，拿太陽來比喻亞南，是富有相當意義的。也只有她才配戴上這光榮的冠冕；她那堅强的性格，果斷的見解，潑辣的文筆，以及對人爽朗的態度，無一不象徵着熱力充沛的太陽。在我認識的三個女性中，如果說秋明的溫柔，象徵聖潔的月亮；阿蘭姐的幽怨，象徵一顆孤獨的寒星；那麼，亞南的矯健豪邁的作風，當然是一個光明燦爛的太陽了。」（星四五頁）

此外，在「星」書中幾乎每一段都提到星星、月亮，太陽，或象徵式的點明一下，不再一一列舉。

「春」書的少女三種類型，以「星星、月亮、太陽」爲主，以「瀑布、溪流、塘水」和「散文、韻文、情詩」作爲陪襯；「星」書的少女三種類型，也是以「星星、月亮、太陽」爲主，以花卉作爲陪襯；雖然作者在「書成贅語」中會說：

「將星星、月亮、太陽，象徵三個女性的性格，只要在描摹上多注意，倒還不至於畫虎類犬；但是，要將眞善美的精神，滲進三個女性的氣質裏，這就不是匠材所能傳神的了。何況，我恐怕連匠材還不夠呢！阿蘭是眞，秋明是善，亞南是美，我是如此分配的。」

可是他在書中卻始終未提到過「眞善美」的問題，而且這個「眞」字，也只有用在亞南（太陽）身上最適當。我以爲這種說法的作用，只在轉移讀者的注意力，免得懷疑它與「春」書類似而已。

至於說「只要在描摹上多注意，倒還不至於畫虎類犬」，這點我完全同意；「星」書如果讓我來寫，我也敢這樣說，因爲姚雪垠已把老虎的藍圖繪好了，只要照樣描摹，自然不會變成一隻犬的。

姚雪垠發明了「星星、月亮、太陽」少女三種類型的妙喻，自己不知使用，卻讓別人坐享其成，殊爲可惜（當年我之未看該書，便是由於「春暖花開的時候」一名缺乏深度，像是兒童讀物之故）！

如果「星」書作者只是用了「春」書的一個比喻，還不算什麼，奇怪的是兩書都以三個少女的愛情故事爲經，以其他各種抗戰、救亡活動爲緯；而且兩書中三位女主角的容貌、個性、愛好、身世等，幾乎沒有什麼分別。例如：

一、羅蘭（吳寄萍）與朱蘭：同爲書中的「星星」，都有一雙憂鬱的眼睛，多愁善感，喜愛詩，身體瘦弱，有肺病，吐血等。

二、林夢雲與馬秋明：同爲書中的「月亮」，都有一張滿月似的面孔，一對酒渦，愛微笑，性格溫柔，愛好音樂及文藝等。

三、黃梅與蘇亞南：同爲書中的「太陽」，都是高大、健壯、活潑、性格豪爽，敢愛敢恨，會打游擊，愛寫論文之類的文章等（以上三女主角均另有專文論列，並將兩書原文對照）。

兩書的戀愛觀

「春暖花開的時候」嗎？

「我想在這部創作中，將人類崇高無邪的愛情，從三個不同性格的女性中表達出來。沒有偏私，沒有虛僞，沒有鄙俗，」他又借書中的亞南表示：

「愛情不是一種世俗的、感官的享受，而是精神的靈魂的結合。我希望我愛的人，能夠在愛情的滋養中振作起來。而不要沉緬在庸俗的歡樂裏。」（星二一四頁）

其實這觀點也正是姚雪垠在「春」書中的觀點。他描寫羅蘭時說：

「……她決不同他談起來一個『愛』字，不使他們中間的關係變得庸俗……她心中充滿着纏綿的柔情。不過她認爲戀愛可以不必是現實的；在想象中和夢中的戀愛比現實的更崇高、更美麗、更富於詩意。」（春二八三頁）

「摹擬」與「創作」

從以上幾點看，「春」、「星」兩書，雖然文字方面畧有差異，但內容方面卻相似得很（其他相似的地方另文詳談）。「當代文藝」對台灣女作家蔣芸小姐的「國際電影」抄襲褚威格「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事件，曾在三十七期，用四十八頁的篇幅，刊載許多評論文章，連續攻擊了數期；並在三十九期「整肅文壇風氣」的社論中說道：

「創作的可貴處在於獨出心裁，摹擬只是學習的一個手段，不能算是好作品。作家可能受到某些名家或名作的影響，但不是依樣葫蘆。」

這一段話，似乎可用以解釋「星」書的「抄襲」問題：「星」書有許多地方都和「春」書類似，雖然不是完全「依樣葫蘆」，但也不是「獨出心裁」；說是「摹擬」非常貼切。如此一來，用「當代文藝」的尺度來衡量，自然不能算是「創作」，也「不能算是好作品」。不過，這也於作者無損，因爲「星」書是一九五三年出版的，距現在已十六年

「摹擬」式的習作，對一個初學寫作的人來說，（恕我冒昧，因爲在「星」書之前，我尚未聞徐速之名，亦不見其有別的著作面世。）成績已算不錯了。何況並不像蔣芸摹擬得那樣露骨。

至於「星」書是不是「抄襲」的問題，「高峯出版社」在「春」書卷首提出「抄襲三類」，我以爲第三類頗與此書相合，似可名爲「高級摹擬」。

於此我們不難理解「星」書作者未向「新晚報」採取法律行動的原因了。下面再談第二項「抄得比原來的小說差多了」的問題。

姚雪垠名不虛傳

感謝高峯、高原兩家出版社，花了這樣多的精神和這麼多的成本，重印這部「無利可圖」的書，用純商業的眼光看，那是打錯了算盤；但在文化方面來說，二十年來我們的中國文壇，還沒有一本文藝創作能望其項背。這事作得太有價値了！

姚雪垠的「春暖花開的時候」，雖然遭受中共連續抨擊兩年，詆之爲「抗戰加戀愛」的小說，但那是由於姚非他們的「馬仔」之故，屬於「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之類。例如中共御用批評家王瑤說：

「……不嚴肅的寫作態度是這書失敗的重要原因。書中寫男女青年的談私情和鬧小蹩扭的色情成分，尤其要不得；特別是在第一分冊中。後半部雖然也寫到一些大問題，如地方封建勢力對抗戰的危害，『父與子的鬬爭』等，但都沒有寫好，結果只是一個『也有抗戰，也有戀愛』的故事。」

這觀點完全是戴着有色眼鏡看的，試問第一分册（即前十章）中那裏有半點「色情成分」？書中反映的問題太多了，又豈止「抗戰加戀愛」？所謂「地方封建勢力對抗戰的危害」，正確地說，應該是「地方士紳對抗紅色分子赤化的危害」。因爲該處在民國廿一年左右，曾被共軍徐向前部盤踞一段日子，所受共禍最慘，良民被殺無數，附共青年也最多（如陶春冰、胡天長等）；現在羅明、張克非、張茵、楊琦、陶春冰等人又藉講習班的活動，秘密發展組織，地方人士當然無法容忍，怎能算是對

【下轉18頁】

議員互嘲

報載：英國保守黨領袖希斯議員訪港，本港許多議員，因為他是保守黨的領袖，說不定那一天就會上台組閣，怎能不未雨綢繆，早一點兒拉好關係？於是紛紛前去拜訪。不料這位「在野首相」對同行們的訪問，不感興趣，一位往訪的議員說：「希斯對於那次會談毫無興趣，一半時間在打瞌睡。」覺員們原指望他表現出政治家姿態，講一些執政後對香港的措施。可是他沒有那樣做，根本就懶得問香港的問題。

議員們會見希斯時，曾携有一些童工問題的解決方案，此問題應為保守黨、工黨在大選中的爭論問題。但他同樣不感興趣。據說希斯除了稱讚香港一番之外，餘均不表示意見，議員們認為實在浪費彼此時間。

賣油郎雖沒有資格見到希斯，但對這位「未來首相」的心情，卻是「如見其肺肝然」的。目前希斯的希望只有一個，那便是怎樣才能爬上英國實際統治者的寶座。也就是說，他的全部精神都集中在尋覓攀登寶座的踏腳板上面了，只有正牌的英國選民才是他的爭取對象。本港的議員們，在我輩升斗小民眼中雖也威風八面，高不可攀；可是因為對希斯的「奪權」計劃，一點幫助也沒有，於是他便不感興了，在他的眼中，堂堂議員還不如英國有資格投票的阿貓阿狗呢。

希斯來港的目的，大概是為了應付未來的大選，先鬆弛一下過度緊張的神經，屬於「莊前莊後遊玩散心」之類，於是登上飛機，飄然而至。最好把他當作普通遊客看待，一切貴客自理。不料一些不識趣的先生們竟拿許多「頭疼」問題去煩擾他，把他的「散心」弄成「煩心」，變愉快為不愉快，如此惡作劇，他不饗以「閉門羹」已算萬分客氣了，難道還想要他犧牲「打瞌睡」的寶貴時間乎？何況「打瞌睡」又是胖子的專利！

於此，我們得到一項結論：就是鄒忌說的：「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我也。」人到了有所私、有所畏、有所求的時候，便無所謂是非曲直了！各位議員先生來自政府，於是對政府便不能不有所「私」；也有所「畏」；更有所「求」，讓他們站在小民的立場說話，不亦戛戛其難乎？有詩嘆曰：

一、希斯訪港不關心，只為殖民非選民；
　　若使吾儕能選舉，定教主子變僕人！

二、犬能守夜鷄司晨，牛可耕田豬養人；
　　為問議壇袞袞客，諸君何以答烝民？

我的歌

藍海文

我的愛，山一樣堆積，

試說香港人

在下一直以為香港人就是中國人，與其他地區的中國人沒有什麼區別。初抵香港之日，與人接觸，往往聽到「我一眼就看出你不似香港人」。起初倒也十分詫異，百思莫解。在下烏髮、塌鼻、黃臉，是如假包換的炎黃子孫。香港人也烏髮、塌鼻、黃臉，何以有似香港人與不似香港人的區別呢？何以對方竟能「一眼就看出」呢？在下額上也沒有貼上商標，註明是中國大陸出產嗬？後來待久了，才逐漸逐醒悟，香港人的確有一套別處人無法具有的獨特風格。

中國民風淳厚，十分老實，尤其是北方人，或鄉下人。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絕不花言巧語，轉彎抹角，既古板又乾巴巴。可是香港人則恰好相反，大都帶有多少油滑。毛澤東曾竭力嘶聲叫：要堅決打倒兩面派。可是香港人卻多一面，變作三面派。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對上一套，對下一套；對外一套，對內又是一套。無論在什麼場所，只要這場所在香港三百里範圍裏，絕難聽到當面的批評。所聽到的必是我讚你了得，你說我「巴閉」；背後則是我罵你混蛋，你罵我「衰仔」。對上是一副如糖似蜜的甜臉孔；對下則是一副如冰若霜的冷臉孔。對圈子外的人，則事不分巨細，必擊鼓而攻之，鬨而殲之；對內則不分好歹，必包而庇之，統而護之，總而揚之。

油滑的第二種表現，則是凡事拍胸膛。頗似江湖郎中賣膏藥，頭痛醫得。無論什麼事，只要有利可圖，例必拍其胸膛曰：「得，腰痛也醫得，屁股痛亦醫得，甚至雷公劈都一樣醫得，得得！一於搞掂。」絕不去考慮自己的能力如何，做不做得來。先滿口應承，做不來時再算。倘若無利可圖，則必定大搖其頭曰：「唔得。」

香港人對何謂「人」也？有一個特殊的定義。有一次在下拒收一筆不義之財。對方則對人說：「佢都唔係人來嘅！」原來在香港要成為人，首要的條件就是見錢必須如蒼蠅見血，飛撲上去，既不問這些鈔票浸濕別人的汗或沾滿別人的血。倘非如此，你就是「非人」。

香港人除了對其所謂「人」，有一套有別於其他地方的特殊定義之外，也有一種有別於中國各省地的特殊語言。香港的語言有別於廣州話不在於發音，而在於詞彙。標準的香港話是中英合璧式的廣州話。「O・K」，「哈，囉」「好賭有圖」，是香港語言中的常用詞藻。倘若你在談話中，不來上這類詞藻，那麼你就不是標準的香港人了。

香港週、香港節、工展會、提出「香港人用香港貨」的口號，對此口號在下是不甚了了的。買東西，一味講便宜。香港貨既便宜，那麼相信此口號未提出前在下已經做到了。最令在下感到興趣的，倒是香港節徽。原來那個「皮球」也

他打官司，怕麻煩，更怕打輸了影响名譽地位；所謂「好」，是好以此調來嚇唬人，動不動就說「找律師談談」，希望把對方有不利於己的言行壓制下去。

但眞正的官司，是「怕」不了，也「好」不來的。一件事，到非打官司不能解決的時候，你怕打也非打不可；一件事，並不是打官司可以解決的話，你好打也打不起來。

據說香港文壇上有一種這樣的人，他們可以隨便著文罵人，也可以隨便著文攻擊人，好像罵人與攻擊人，是他們的專利。如果有人批評到他們頭上，他們的口頭語便是「找律師談談」。

因此，香港曾發生過爲着批評某人的作品「這樣雖好，那樣卻不好」，要打官司；也曾發生過想以打官司，結束一場失敗的筆戰的事。受不得他人批評，已經不夠「文人的風度」；想以打官司來結束筆戰，更非文人的應有「修養」。

找律師談談乎

有朋友問我：「從來沒有見過你冒這樣大的火，揄起筆桿子當槍桿子一般使用，發出這樣不斷的連珠砲彈，對正一個目標射擊。你可曾想到將來他人也會找律師談談，扯你上法庭打官司乎？」

我回答說：「我這次冒火是因爲對方狂妄過度，罵我這編者容或可忍，罵我們千百位投書於萬人意見的讀者是『托大腳的軟體動物』則決不能忍。而且這是百分之百的『人身攻擊』、『名譽誹謗』，要找律師打官司的話，也只有由我們萬人雜誌的編者與讀者做原告；尤其是那幾位曾經寄錢來請我們編、作、校、及所有員工飲茶的熱心讀者，他們有足夠的法理根據，請律師寫信要求對方賠償名譽損失，質問何謂『托大腳』？何謂『軟體動物』？這一回，無論如何也輪不到他來找我打官司。」

這位朋友又說：「對啦！你是不是準備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由你這編者出面領銜，把你們的讀者聯在一起，提出控訴呢？」

我答：「在目前，我尚未作此想。筆戰，就是憑一枝筆戰到底，勝敗由讀者公決。我不輕起戰端；戰火一起，則本作戰要訣，『朝敵人最痛苦的部份攻擊』。除此之外，暫不作他想。」

朋友頗感失望說：「呵！原來你打筆戰，也是軍人本色，我還以爲筆戰之外，會有另一場好戲上演呢？」

我說：「我不是說不打官司，而是暫時無暇找律師，等到我與請飲茶的讀者商量之後，再攷慮下一步驟。如果對方肯認輸認錯，不橫扯，打官司可免則免。否則又當別論。好在律師是隨時可以找來談談的。」

張贛萍

祖國，你蒙受着奇耻大辱，
爲生存與尊嚴起來復仇！
只要天安門昇起自由的旗幟，
再大的痛苦我也忍受！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一日

滅，反而是越來越嚴重。由劫掠、非禮，進而殺人、奪槍，使人對這些乳臭未乾的少年，也由後生可畏的讚佩，一變而有了後生可怕的畏懼。

大家都認爲飛禍的形成，是由於一般小市民爲了生活繁忙，對子女的管教不週所致。其實，這還是個次要的因素。

一般小市民的子女，既不能入學，無所事事；加上年少無知，因而淪於放僻邪侈，這是必然的。但是這些乳臭未乾的雛兒，在這警網嚴密的法治之區，只要在街上稍有不軌的行動，也要被拉被鎖，莫說可以任所欲爲；若非有那有力的給他們撐腰，自不敢於目無法紀。

到底是誰給他們撐腰呢？許多人都認爲是黑社會的有勢力人物。其實卻又不盡然。

特級阿飛

飛輩太多是沒有組織的烏合之衆，阿哥頭也不是江湖好漢，很多是其中的特級阿飛。這些阿飛身份特殊，家庭環境都是非富即貴，警方對他們的家長既不敢開罪，所以就由他們爲所欲爲。而他們就憑這優勢以庇護朋類，儼然成了肆無忌憚的小集團，爲害市井。

由於這些特級阿飛，都是有地位的豪紳、名流的少爺、小姐，手藉父威，警方的高級人員對他們都存着顧忌；至於小警員，當然更就不敢正視他們一眼。他們在街上亂來，如果有那個當值的警伯敢於上前干涉，若不給賞以「小靈之掌」，也會給他用小指頭指着自己的鼻尖，問一句：「你知道我的爸爸是誰？」當場也要把警伯嚇走。

儘管有那天不怕地不怕的，「一於照拉」。但回到警署，只消他的家長來一個電話，上峯不但要立即放人，而且還要陪盡千萬個不是。而一肚怨氣，就不免要找那個拉人的警伯來發洩，給他一頓臭罵，叫他以後做人要「醒目」，不要多惹麻煩。而從此，警伯看到特級阿飛鬧事，也就只好遠遠地走開。就是他手下的那些飛仔，雖然出身寒門，毫無值得尊重的貴格，鬧事固然可「按例照拉」；但是他們「撻」着特級阿飛的「挆」，只消也用小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問一句：「你知道我們的大哥是誰？」也就把警伯嚇退。

所以飛禍的癥結，就是在於一些有權勢、地位的人物對於子女的縱容，一般小市民對兒女的管教不週還是其次。因此要肅清飛禍，就要從一些紳耆、名流的管教子女做起。但人都是「不知其子之惡。」而且還會把臉上的毒瘤，當成光榮的標誌，要他們來一個管教兒女是絕難的；所以飛禍，也只有眼見是一日日地猖獗下去。

醉八仙

【上接15頁】

抗戰的危害？至於「父與子的鬥爭」，寫得已經很得相當完了，當然到中共的「人民公社」還有待續；但事實如此，姚雪垠怎能無中生有？

二十年來時常聽文藝界的朋友感嘆：抗戰八年可惜沒有產生一部可以反映這個大時代的作品！過去我也有同感，可是看過「春暖花開的時候」之後，這觀點是改變了；姚雪垠這部書，而當能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社會情形，雖然只是個小地區，但佛家云：「芥子納須彌」，由一點不難推知全面。可惜他的寫作計劃只完成三分一，書中的時間也只有一個春季；今在大陸之發展結束了。中共要改寫抗戰史，這種忠於史實的寫法，自然不爲中共所容；假如姚雪垠能早日逃離大陸，再完成其餘兩部，我相信一定能成爲一部媲美「戰爭與和平」之類的反映時代的不朽之作的。

姚雪垠寫了五十多萬字，寫豫南大別山下一個小城市（南城），在抗戰之前的狀況，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個春季（所以書名是春暖花開的時候）；因此，他能加意刻劃，寫得那麼生動、逼真。其餘兩部如能完成，可能把八年抗戰寫完，那要在百萬字以上了。「星」書比「春」書字數還少，但它寫的地區幾達半個中國；時間則長至十餘年；當然成了「沖淡水」。除了三個女主角的愛情部份尚有藍圖可循，尚可一觀外，每一涉及其他問題，便錯誤百出（另文詳論）。現在且先提出幾個重大的錯誤談談。

「星」書作者缺乏常識

凡是以戰爭作爲小說的時代背景的，時間、地點必須符合史實，絕對不能像武俠、神怪小說般地信口開河（「星」書有許多情節很像神話）。即令爲了某種特殊原因，不便明說，而以符號代替，也必須和實際情形吻合。姚雪垠是豫南人，「春」書寫的是南城的事，其中部份人物，雖姓名不同，但都是呼之欲出。例如：李宗仁、白崇禧、嵇文甫、別庭芳等。故事的所在地，他雖未明說，只以「×城」代替，但由和潢川、信陽的距離，以及地形、所受赤禍的事實，可以肯定是南城，決不會是第二個地方。所謂「省城」就是開封，

的地方隱藏起來，使人看不出書中人物的所在。例如寫徐堅白自家中逃出時，舊版曾有這樣一段話：

「我靜靜的想到家鄉的地理形勢；北面是山，東面是海，南面是沼澤地帶；只有西方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而且鐵道的路線，也是東西橫貫的；西行二百餘里，就是通達四面八方的徐州。」（舊版一四四、一四五頁）

可是新版的一六〇頁，卻把這段文字完全删掉了。

「星」書作者在「書成贅語」中說：

「由時間聯帶上的時代背景——戰前、戰時、戰後三個階段；有許多事物都要和當時的環境吻合。人物可以創造，唯有時代的背景，則是死板板的，一點也不能馬虎。」

由各種證據看，徐堅白家在蘇北東海縣，在鎮江（省城）讀書，但爲什麼不明白指出呢？寫出來的爲什麼又閃爍呢？「春」書所寫的多爲地方上的真實情形，書中人物也可能對作者有損；姚雪垠爲了避免結怨，不得不結隱其名。但「星」書是虛構的，爲什麼也學「春」書故作神秘？等我看到二四四頁的時候，才恍然大悟，原來作者缺乏地理常識，唯恐寫多了露出馬腳來。

「星」書第四十一節開始便說：

「神聖的救亡工作展開了。由夏到秋，由冬到春，時間在漫天烽火中，轉瞬間又過去了一年。」（星二四三頁）

徐堅白一行是戰事爆發後數日（廿六年七月），自天津坐船在青島登岸的，這時他們正在膠東作着抗戰活動。時間已到了二十七年七月。接着二四四頁又說：

「北方幾個大都市相繼淪陷了，南方『八一三』的戰爭早已起來了，京滬也相繼失守，很明顯的，敵人的當前目標，是在急於打通津浦線。爲着配合戰略的形勢，我們要跟着軍隊撤退到太行山區。」

這段話如果是出自一個外國人或香港青年之手，他們對中國地理和抗戰經過，毫無所知，犯了這樣大的錯誤，還情有可原；但竟出自大作家身上，便成爲大大笑話了！因爲：

一、抗戰到了二十七年七月，敵我之間便以黃河區爲界，大河以北，都是敵人的天下了。二、「八一三」戰爭，不僅早已結束，也快到一週年紀念了。三、京、滬已失守半年以上。已進入武漢外圍戰了。四、徐州已於兩月前失守，津浦路已被敵人打通了。

至於說「我們跟着軍隊撤退到太行山區」，更是可笑已極。這個靈感，可能來自「春」書的「大別山」（星書中二四四、二二六、三三六各頁，都說是「太行山」，決不能諉爲「手民之誤」）。因爲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試想他們現在膠東游擊區，和太行山相距幾達千里，必須穿過津浦、平漢兩條鐵路線（日軍防衛嚴密）和一道波濤洶湧的黃河

人海百態

扒手與小偷是犯罪中的小兒科。今天，在香港，犯罪的人早已升級，即使十三四歲的飛仔賊，也不幹扒手小偷那種小勾當。

昔日的扒手，現在已變爲箍頸黨。什麼叫箍頸黨？他們不是運用空空妙手的伎倆，而是正面進攻，一個先將對方頸項箍住，這一來，對方就無法動彈，否則有被箍至氣絕之虞，只好任由另一匪徒予取予攜。至於小偷，則升格爲夾萬黨，將人家的夾萬，公然指走，然後慢慢想法子打開，裏面的錢財，無一遺漏，不似小偷那樣，在人家地方，分分鐘就心被擒，即使打開了夾萬，往往只拿到一部份；夾萬黨的手法，徹底乾淨得多！

世界進步，連犯罪也是今時不同往日。竊鈎者少，偷雞者更少，動不動是打刼銀行，搶掠珠寶行；偷東西也必擇肥而噬，使賊仔前輩，大嘆後生可畏！

在上一代來說，扒手和小偷，性質大致相似，都是不敢幹大買賣，只夠膽打荷包，或偷些小東西。扒手小偷，到了七十年代的今天，已受到淘汰，

撇開時間不談，津浦綫屬第五戰區，由李宗仁指揮；平漢線屬第一戰區，由程潛指揮；太行山一帶屬第二戰區，由閻錫山指揮。試問第五戰區的游擊隊，有什麼理由隔着第一戰區調到第二戰區去？如何走法？徒步行軍幾時才能到達？這是不可能之二。

不久，他們又過黃河了（不曉得爲什麼要這樣過來過去，可能是作者誤以爲青島是在黃河以北），自太行山到後方，多數都自溫、孟一帶偸渡，過了河便是孟津縣境，應該到洛陽、西安等地去。這時連黃河都已決口了（廿七年六月決口），那裏還有什麼台兒莊會戰（會戰在三、四月）？爲什麼還要到阜陽去？自膠東到阜陽，經臨沂、徐州的直線便捷得多，爲什麼要繞那麼一個路長數倍的大圈子？這是不可能之三。至於書中所說徐堅白一行人，在膠濟路某站遭日機轟炸一節，也是不可能的，因爲那時戰事剛起，滬戰還未發生，日機怎會轟炸膠東（直到十一月日軍才在青島登陸）？事實上韓復渠和日軍有默契，黃河鐵橋、濟南、泰安等重要據點，都是他自動放棄的，這段時間山東境內根本沒有遭炸過，所以後來韓被判死刑。作者說「時代的背景，卻是死板板的，一點也不能馬虎。」由此看來，所謂「比原來的小說差多了」之說，的確不算冤枉。作者對有關抗戰的一般常識太缺乏！

上述種種只是一個梗概，詳情將分十二部份研討，茲將全部內容預告如下：

一、「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春暖花開的時候」嗎？
二、羅蘭、吳寄萍與朱蘭的比較（星星）
三、林夢雲與馬秋明的比較（月亮）
四、黃梅與蘇亞南的比較（太陽）
五、七拼八湊的徐堅白
六、兩書情節相似之處
七、兩書辭句相似之處
八、有待商榷的許多細節
九、有待商榷的許多辭句
十、歐伯雄這個人
十一、幾個記者、……
十二、結論

與小偷

劉人傑

大家看了這小故事，當然說那扒手太蠢；不該打荷包；卻去認偷東西，實[illegible]是一樣？其實，他的承認是無可奈何，因爲贓證在人家手上，東西不是自己的，若非打荷包就是偸來，在事實面前是無所遁形。

老張告訴我這故事，我認爲不會像表面上意義那麼單純；聽他說罷，我不由啞然失笑，覺得這可以成爲人海百態的好題材。社會上確有一種人，偸了東西還認紳士，極力向人家表示身家清白的，可惜那扔不掉的贓物，使他無法抵賴。

不要說那小偸愚蠢，在走法律隙方面，他是成功的。如果他失手被抓，控告他打荷包，他有辦法證明自己是偸東西，不是打荷包，控方提出了錯誤控罪，他可能過骨，提不起訴處分的。雖然，在一般人眼中，他仍然是個罪人。除非控方提出另一控罪，告他偸東西，否則他大有機會逍遙法外。

最近，在寫文章的圈子裏，也發生類似的事。一位自稱是天字第一號的寫稿佬，有人指責他的成名傑作是他人捉刀，寫稿佬大發雷霆，講打講殺，還要寫其自白書，說他這部作品如何得到靈感，如何精心創作，彷彿煞有介事。後來另一個惡爺指出他這部東西根本不是創作，而是偸來的，拿了別人的東西，東湊西拼。他雖也否認，但因對方是惡爺，態度溫和得多，不敢再大聲夾惡。在人家迫得他沒辦法的時候，只好自動拿出贓物來。這贓物雖經過他巧妙地改裝，以爲可以過骨，可惜贓物裏面有暗記，經人家指出，便無所遁形，强辯無從。

人家問他：「阿七，原來你的成名作品是這樣來路的？」他的面紅也不紅，還死鷄撐飯蓋的說：「你們說是他人捉刀，根本就沒有這麼回事！」

「那你承認是偸來的了？」

「捉刀和偸，根本是兩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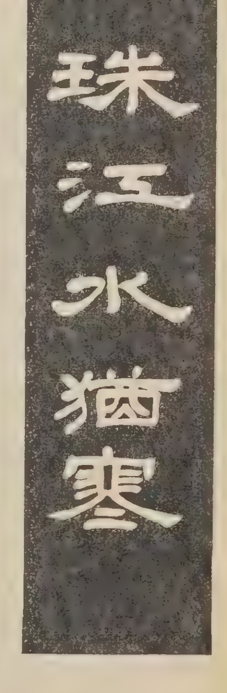
「其實，你承認是他人捉刀，倒還聰明些。」朋友說：「這一來，儘管給人發覺是偸的，那小偸並不是你，而是替你捉刀的人，你還可保持『清白』，仍然做你的紳士。」

這位寫稿佬聽了，好不懊喪，覺得這位朋友的話十分有理，的確可以借這理由把偸東西的罪名推得一乾二淨，可惜他已否認了捉刀的事，推無可推，弄巧反拙。

老張說：承認偸東西不承認打荷包，還不算「人海百態」上好題材，更妙的「大賊喊捉小偸」。「賊喊捉賊」的道理，大家都曉得，是轉移捉賊者的注意，使他們錯找目標的伎倆。經驗夠、資格老的賊公，都懂得運用這伎倆。

不久前，一個不成器的小偸，只偸了一點小東西，寫稿佬就打鑼打鼓，驚動街坊隣里，很大陣仗的去捉賊，結果把小偸抓住，他好似共產黨公審鬪爭一樣，要將這小偸批臭鬪垮。查實，這小偸不過是個年紀青青的可憐小女孩，偸的也不過是個小囡囡；可是給他兇神惡煞地數出十大罪狀，非把她打下十八層地獄不肯罷手。有些動了惻隱之心的父老出面說情，他還是要將她鬪到底。怎知這回給警察在他家搜出大堆贓物，小女孩偸的不過幾千字，他偸的是幾十萬字。如果以他鬪那小女孩的比例來鬪他，他該戴紙帽遊街。大概他存有「竊國者侯，竊鈎者誅」的想法，認爲偸小東西的小女孩罪該萬死；他偸的龐然大物才夠氣魄。世界上偏有這種嚴於責人，對自己盡力寬恕的人。可是他肯寬恕自己，別人會不會寬恕他？固是疑問；同時，鑒於他對那小偸的兇狠，人家對付大賊，當然要加倍嚴懲。也許他想不到自己有被抓的一天，否則當日對小偸就不會那麼狠。若是人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看他怎吃得消！

扒手與小偸這一個妙喻，是由老張的腦袋想出來的，老萬不敢掠美，否則我也變成扒手了。



珠江水猶寒

【3】

馬森亮



他越說越興奮，想一口氣說下去，卻被我一截，便煞掣住了口。

「同志！你所說的知識份子，怎樣分出新和舊呢？」

「那要看他對現實愛憎的態度如何？是肯定或是否定，面對還是逃避！」他的聲調和態度開始緊張了。

「黨的宣言不是要求民主嗎？連政府也是一個民主主義組織。那末，民主涵義，亦容許各種思想與信仰的自由呀！每個人不管他對新社會的態度怎樣，祇要不破壞治安，他是有絕對的自由，何況是知識份子？」

這番話，我是本着討論的態度說的，何況我的話是有書為證。但他一聽，馬上沉下臉來，像夕陽收斂最後的光線一樣，悻悻地說：

「李先生！這證明你還是少於學習，還未領會到黨的政策基本精神，漠視了新時代的新人新事。老實說吧，舊知識份子知道的東西實在太多了，看問題總是模稜兩可，似是而非，而且造謠生端，危言聳聽。這樣的思想作風，也許在舊社會裏能吃得開，新社會是不容許的，一定要徹底改造才行，使他們在改造中認識自己的錯誤，體會新社會的價值——」

言下頗有些不平之氣，幾次舉起右掌向空氣亂劈，和演說家講到得意處亂抓空氣一樣，好似非這樣就無法表現自己的聰明與權力，使舊知識份子羞慚俯伏。這時候，我的思想開始受到擾亂，受到包圍，受到傷害了。

同時亦知道，如果讓他這樣下去，可能要背完一部「聯共黨史」，豈不又要恭聽三四個鐘頭？那是再痛苦沒有的了。

但為了要探聽確實共產黨對知識份子的態度究竟怎樣，和改造知識份子又有何關連，及知識份子的危機安全？我就壯起膽來繼續問：

「這樣起看來，凡是舊知識都可能是一種罪惡了。不知要有那些條件才能使舊知識份子變成新人呢？」

「自然要看他能否接受改造，對人民是否立了大功？」同志說到這裏，故意把腦袋擰了兩下，神氣很自豪。

「請問怎樣才算立功？」

「清算自己，檢舉別人，這是最簡單的解釋！且要站在鬭爭的最前線，這就是脫胎換骨。——現在，許多人正在埋頭工作的時候，竟然還有人沉醉着，瞻望着，甚至留戀着過去的享受，不肯張開眼看看現實及已改變了的社會，不相信地主所憑藉的封建堡壘已被徹底打垮；不認識今後的出路祇有一條，那就是為人民服務——」

說到這裏，他突然住了口，喉嚨像給東西塞住了。也許他已發覺，這些話最好站在講台上說，但門前祇有我這樣的一個聽眾。他似乎失望了，顯得不耐煩，因此便站起身來，伸了個懶腰，探頭看看天色，淡淡地說聲「再會」，踻開大步走了出去，留下的是一股汗味和經久不散的陰影。

這時我才敢吐口悶氣，也撐起身來，伸一伸倦腰，在屋裏踱來踱去，悄然若失的在胡思亂想。一個個苦惱的形象，七零八落的湧上心來；一會我憤怒緊張，一會又覺得心灰意冷。我已開始發現共產主義的本質了，所幹的和說的根本不一樣。我從前也曾涉獵過共產主義的書籍，也見到無數的知識份子幫過共產黨的大忙，可是為什麼現在對知識份子卻如此痛恨？難道共產黨的生命，光靠這班亡命之徒可以維持長久的嗎？看情形，在這土改期中，一切都要聽從刺刀的安排了。他們要對知識份子展開一場慘酷的鬭爭，在知識界造成一個狗咬狗的局面，使互相攻擊，互相檢舉，他們便可以袖手旁觀，搜集資料，設法控制或逐個收拾。這樣一來，縱有誰能潔身自愛，又怎能相信別人不借自己來脫胎換骨呢？想到這裏，我不禁長嘆一聲：「知識！原來是罪惡的代名詞！」我無可奈何地懶洋洋的再倒在椅子納悶，假寐養神。

忽然嘈聲又起了，為首的青年組長率領一班青年，聲勢洶洶的邊走邊嚷的闖了入來，一見我，便不問情由一把將我抓住，推到天階上。

「你的妻子呢？」

我還來不及開口，另一條大漢已揪住紹芬的頭髮從房裏拖出來了。跟着在背後猛力一踢，塌的一聲，把我們雙雙踢倒，跪在天階上，像拜神一樣。我兩垂下頭，不敢哼半句。組長站在旁邊，叫囂辱罵，搬出所有的粗言爛語，想製造一股人爲旋風，把我們一起捲上天去，其餘的人也七嘴八舌的在磨拳擦掌。忽聞一聲「打！」於是十多個拳頭，此起彼落，把我們當拳垛，乒乓乒乓，像打枯草一樣，嚇得那幾隻雞也在籠裏亂撲亂跳。

我的口淌出了鮮血，頭髮被扯去了一大把，從皮膚痛入骨髓。突然，什麼也不知道了！

不知暈了多久，我才慢慢醒了過來，好容易才爬起身，揩去嘴上的血漬，回頭看見紹芬還攤在地上，以爲發生了意外，乃急忙忙抱起她來，跑回房裏去，取出藥油，猛擦她的太陽穴，然後輕搖胳膊，按捺四肢，作人工救急。半晌，她才長嘆一聲，微瞪開眼，看見眼前的是我，哇的一聲，伏在我的懷裏哭了起來。

我問她的肚子疼痛不？她儘是搖頭，再檢查她身上的傷痕，兩隻耳珠被扯破了，鮮血滴滴，金耳環也不知去向，手背上一塊紅瘀青腫。我感到陣陣心痛，比自己的痛苦更難受；再見她胸前近乳房的白角襟上，滿是黑麻麻的指印，猛然想起明白是怎麼回事。「唉——」一聲嗟嘆，眼前一黑，覺得天旋地轉，我反而先倒在床上。

（二）鐘鳴鼎食之家

我的臉型變了過度的憂慮，逐漸消瘦下去，兩眼深陷無神，心亂如麻，坐立不安。我的思想已被險惡的陰影包圍住，情感反成爲痛苦的泉源，而且這種莫名其妙的痛苦正在不斷增長。我一面製造越來越渺茫的幻想，一面等待着必然發生的事。這時候，我確實不能控制得住自己了，聽到一點輕微的聲響便渾身顫慄，看見那怕是一隻小麻雀飛過，也會提心吊膽。我覺得屋子裏太過空虛，太過寂寞，太過可怕了。雖然有紹芬相伴，但日夜含淚相對，益發增加傷感，一個溫暖美好的家庭，竟然會這般冷清清。我想到死的可怕，想到死後的悲慘，幾次望住紹芬背影嗟嘆，她會不會變成寡婦？她肚裏那塊東西會不會一下地就是孤兒？想到這裏便心如刀割，掩面啜泣。也許事實不會演變到這般嚴重吧，但眼病怕盲，人危怕死，我總是往壞地方想的多。

自從被管制以來，我天天這樣孤獨、苦悶着，除經常接受青年組的突擊檢查外，跟外界已斷絕了一切來往。有時迫於無奈跟着一班難友——被管制者去挑水，在行列間，又像給一條無形的索子牽引住，誰也不敢左顧右盼，或互相傾訴一下衷腸。

春光雖好，並沒有半點是我們的。

一天，日已西斜了，暗淡的陽光，投進暗淡的家庭，我正和紹芬坐在天階上，默默相對，顯出極度苦悶和疲倦，我們各自盤算自己的心事，較量着眼前的苦難，已忘記了時間的早晚。

突然傳來噹噹的鑼聲，疏疏落落，彼起此應。紹芬，我知道，這是復古的所謂鐘鳴鼎食的時候了。紹芬懶洋洋地告訴我：

「煑飯了吧！」

「你餓了？」

「有點餓，卻不想吃，心裏難過得很！」

「還是吃點兒好，錢做膽，飯做力，不吃怎麼行？」我說完就起到厨房去。

「有火柴沒有？」

「在碗櫃裏，要小心點，只賸下四五根了，還是今早向青年組領來的！」

爐火在我臉上塗上了紅光，給與一種無比的溫暖。紹芬也跑了過來，打開碗櫃檢查過一遍，即時發出了警惕的訊號：

「沒下飯菜了，吃白飯你慣嗎？」

我苦笑一下，說：「有什麼慣不慣？適應環境嘛，而今能咽得下去就算了。」

紹芬愕然，注視着我，好似不相信是我說的一樣，因爲她知道我平時是最講究吃的。好一會，才搖頭淡淡地說出這麼一句話：「生活眞的會決定思想，比什麼教條理論都來得實在。」

用飯之前，照例要鳴鑼報告的。紹芬對我說：

「我的手臂很痛，這次你去敲罷！」

「好！」我不稍猶豫，拿起一把鐵鉗，使出渾身力量，在臉盆上猛撞亂擊，將一股無可發洩的怨氣，盡力發散在臉盆上。

枱上擺下一碟醃菜，兩碗白飯，我們面對着，正襟危坐，靜待青年組來檢查。這是一項規定，已成了習慣。在過去，鑼聲一響，很快就會有幹部到來，先檢查厨房及爐火，再鑑賞枱上擺的飯菜，稍見有點肉屑，就查問來源，甚至連幾塊臭鹹魚亦遭沒收。所以每個被管制的，都不敢隨意大吃，大多採些野菜或買點醃菜回來佐餐。

現在鑼已敲過了，這麼久還不見有人來檢查；碗裏的溫度逐漸下降了。我有點不耐煩，悄悄的對紹芬說：

「也許他們認爲我們經得起考驗，不再檢查了吧？」

她立即向我噓了一聲，叫我停口，然後借故走到房裏及走廊上打了個轉，回來定一定神，小聲告訴我：

「你說話太隨便了，隔牆有耳，給人聽見不是好玩的！」

「這話就是給人聽見也沒問題呀！」我有點不服，認爲她顧慮過度。

「不是這句話有毛病，怕說下去會出岔子，你以爲我剛才回房去幹嗎的？我是到處巡視一下，究竟有沒有站在房角或躲在神龕後的包打聽。」

「哈哈！你眞機警，好一位能幹的福爾摩斯！」我笑起來了，笑得很不自然，卻有幾分天眞。

「老實說，這幾天的教訓，我已學乖了。吃能，飯冷了就難下咽。大概他們忙於開會，不來了，就是來也說得過去。」（未完）



徐蚌會戰始末（四）

齊武

強弩之末的陳官莊

陳官莊的失敗，實種因於蕭縣。如果邱清泉、李彌、孫元良三個兵團撤退時，不在蕭縣受到阻擾，便不致於同時被共軍包圍在陳官莊。這種陰差陽錯的結果，都要歸咎於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在撤退數十萬大軍時，沒有詳密的計劃，適當的部署，只是一哄而散，才在蕭縣造成了大混亂。否則，邱清泉等三個兵團就不會被圍在陳官莊。

造成蕭縣大混亂，完全是人爲的結果，其原因如左：

(1)從褚蘭與徐州撤退的兩路大軍會在蕭縣，因而把這個小山城阻得水洩不通。眞出奇，在徐蚌會戰中大小數十役，從來沒有見到兩軍會師，現在卻於撤退的行動中見到了。是巧合，是奇緣，只有天知道這種罕有的現象。

因爲蕭縣是在羣山環抱中，地區狹小，容納不了許多人，以致滿山滿谷，都是軍隊，相互阻擾牽制，弄成大家都行不得的混亂情形，爬山越嶺，攀登懸崖絕壁，「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了一天（十一月三十日），還未爬出蕭縣西山谷。這種行動，實犯了撤退要求迅速的原則，在行程方面，躭延了太多的時間，那能不貽誤戎機？

假如徐州剿總能在撤退計劃內規定，蕭縣山谷只准一個兵團通過，把其他兵團區分在蕭縣以北或以南地區行進，便不致造成蕭縣大混亂，自阻行程，一日一夜僅行百里，還慢於普通行軍，簡直不像是在撤退。

(2)蕭縣僅有一條曲曲折折的蛇行公路，可供車輛行駛，但已被從徐州退下來的人潮洪流所阻塞，迫得車輛部隊只能擠在這股雜有牛車、馬車……人羣中間行駛；變成四不像，戰車中間夾着牛車，馬車羣中亦有汽車，大家混雜在一起行進，誰也沒有權力能阻止這股人潮洪流，就是想要阻止，亦會遇到「快刀斬水水更流」的情勢，自感無力了。

這條公路並不寬大，一輛牛車壞了輪軸，一部汽車拋了錨，都成了「一馬對行百馬憂」，便要阻碍後續車輛不能前進，同時，撤退的行動要求迅速，這些陷在人潮洪流中的車輛，卻是欲速不能的，只能行動在牛車、馬……人羣中間，亦步亦趨的緩緩而駕，汽車開得越慢，駕駛兵心內越急，因而手腳忙亂，愈容易使車子出毛病，故障一多，修理費時，就要躭誤行程。所以到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時候，還沒有駛出蕭縣西山谷口。現在，要在人潮洪流中開夜車，就不能像昨夜那樣，採用跟踵駕駛，如果在人羣中開夜車不開燈，不知要撞出許多亂子，必須冒險開亮車燈，才能行駛。於是，這數以百計的車輛，同時大放光明，照耀在陰沉的夜間，分外明亮，遠遠望見，就像蜿蜒數十里的一條火龍。行至午夜，人羣逐漸分散了。忽然發現前面公路上，有了一道用石塊堆砌的短牆，成爲阻止車輛前進的障碍。那些駕駛兵及車上監護士兵，正準備下車把它排除時，突然响起了槍聲。兩邊山上的共軍一齊開槍射擊，彈如雨下，勢甚猛烈，把這批車輛夾在中間，變成了「三文治」。

本來，邱清泉已顧慮到車輛的安全，曾派有部隊擔任警戒。無如車輛的距離拖得太遠，每部車輛又被牛車、馬車……分割了建制，首尾不能兼顧，而且每部車上的人數又太少，無法集中力量來作堅強的抵抗。

那些在公路兩側爬山越嶺的部隊，本來可以掩護到路上的車輛，那知車輛較爬山部隊還走得慢，竟落在部隊後面很遠。當部隊聽到後面忽然發生槍聲時，料是車輛遭到襲擊，即刻派隊回救車輛。詎援隊到達時，那些車輛已多被破壞了，人員亦有一部傷亡。車上所載米糧，全被焚毀；彈藥一部被搶走，餘者全被毀壞。這種損失，非常慘重。因邱兵團的車輛多，所携行的彈藥甚夥。縱然不予補充，亦能支持十日的戰鬪，那知竟在一夜間化爲烏有了。現在，糧彈雖然沒有了，被破壞的車輛，還是要修理。於是，援隊即在兩側擔任警戒，讓技術人員就地加緊修理。因爲這些車輛，都被視爲「天之驕子」，如無邱司令的命令，就是一部壞車，也沒有人敢把它放棄。在魯西剿匪時，因霪雨爲災，濘泥沒脛，陷住戰車不能行駛，曾派步兵一營拖着一部戰車前進。現時情況愈緊急，如果不把車輛開出，那些駕駛兵就沒有一個敢於空着手回部隊去。

情況的演變，殊多出人意外。那些受車輛牽累的部隊，把公路讓給車輛行駛，自己爬山越嶺，吃盡了苦頭，結果還是車輛落在步兵後面，而且把部隊本身亦攪得很亂，許多不相隸屬的友軍都滲雜在一起，弄從面目全非，急須加以整頓。所以先頭隊於十二月一日到達陳官莊地區後，即不能不停止下來集結整理，恢復原建制，以備戰鬥。這時的敵情，並不嚴重。雖然車輛在蕭縣曾遭到夜襲，但在前面並沒有發現共軍。如果不在蕭縣受到阻擾，部隊建制不被攪亂，車輛不遭到破壞，無須躭誤時間，浩浩蕩蕩，仍可繼續整隊前進，縱然遇到

少數共軍擾亂襲擊，亦不能阻止大軍行進。即令陳毅，劉伯承企圖分兵予以包圍，能否逞其伎倆，還是未知之數。因爲陳毅，劉伯承在初困黃維時，並抽不出大量兵力來對付邱清泉、李彌、孫元良這三個能打的兵團。

現在的情況已經不同了。這三個能打的兵團都在蕭縣受到了損失。尤其車載糧彈全部被毀，一時無法補充。「子彈是士兵的生命」，如無子彈，便要失去部隊的戰鬭力。所以自古就有軍隊未動，「糧草先行」，這樣重視補給的作戰法則。現時軍隊雖已到達陳官莊，糧草彈藥卻沒有「行」。僅有部隊隨身攜帶的一點有限糧彈，如何作戰？同時，這三個能打的兵團，在陳官莊集結整理了三天，後續部隊和車輛還沒有到齊。而劉伯承、陳毅這時在黃堆集已避過黃維初期攻勢凌厲的銳氣，有餘力可以抽出，又偵邱清泉等在蕭縣損失了糧彈，一時不能補充，更引起「蛇吞象」的野心，冒險一逞的企圖，大膽轉移兵力，連夜趕到陳官莊，包圍邱清泉等三個兵團。

實際上，這三個兵團到達陳官莊，已成強弩之末。因它是能征慣戰的勁旅，所以能「虎死不倒威」，雖在最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仍繼續戰鬭四十天（詳細情形請看本刊七十六——八十期所刊出的邱清泉血洒陳官莊），到了最後階段，邱清泉遂壯烈成仁。令人瞻一代名將的忠烈，「長使英雄淚滿襟！」

徐蚌戰役一頁總賬

在南京時代的開會，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而在徐蚌會戰的情形亦復如是：「會而不備，備而不戰，戰而不決，」因而導致整個戰局失利。茲從戰畧、指揮、部隊運用……各方面，敍述其梗概。

(1)戰畧方面：在徐蚌會戰的戰畧指揮方針，是採取防禦攻勢；以在徐州的國軍佈置一個十字陣地，憑既設工事，予來犯的共軍以重創，而以蚌埠地區的國軍北上側擊，相機包圍共軍於徐宿地區，一舉而殲滅之。這種企圖心是很旺盛的。但在實行上，並沒有完成這種準備。先說陣地配備吧，是以李彌守徐州市區；以黃伯韜、邱清泉兩兵團分別配置在徐州東西兩翼；以孫元良兵團守徐南；而以馮治安部置於徐北韓庄；完成一個十字陣地的配備。但是，這只是一個計劃，在實行上，迄未完成這種準備。這是有目共睹，眾所週知的事實。

既然決定在徐蚌與共軍會議，這是「國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就應早有週密計劃，充分準備，適當部署，「先立不敗之地」，「以逸待勞」，才有勝利可言；那能等到共軍「兵臨城下」，始手忙脚亂的調動部隊以「趨敵」？致使邱清泉在向徐西集結時，受到劉伯承的襲擊和阻擾；而黃伯韜在向徐東集結途中，遭到陳毅的截擊，以致被包圍，因而全軍覆沒。這是誰的過失呢？所以說：徐蚌的會戰，只是「會而不備」。雖然有心要在徐蚌會戰，卻沒有「凡事豫則立」的準備，那能不敗？如果能在陳毅、劉伯承未迫近徐州以前，而先完成充分準備「以待敵」，便能按照預定計劃，逐步實施，則徐蚌會戰的局面，將要完全不同了。所以，「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自能穩操勝算。那有以優勢的國軍應勝不勝，反而敗於劣勢共軍的道理？

(2)指揮方面：最大的錯誤，就是不能「主宰戰場」。一舉一動，都要「跟共軍的樂章而跳舞」，完全失去主動。自戰役開始，以迄戰爭結束，大小數十次的戰鬭，姑終未能打開這種僵局。其原因在那裏？

甲、自黃伯韜被困開始，即把劉峙將軍的指揮決心打破了，使他忘卻「以不變應萬變」的基本原則，反而無所措手足，過事遷就敵人。「頭痛醫頭，脚痛醫脚。」在黃伯韜被困時，要邱清泉等去救；在黃維被困時，又要邱清泉等去救；等到邱清泉等被困了，就成兩袖清風，空空如也，手中再沒有兵可派去援救了。這種舉措，完全失去主宰。既無「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才畧；亦無「挽狂瀾於既倒」的「回天之力」；更缺乏「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與於左，而目不瞬」的心智；怎能指揮若定，固如山嶽，「制利害以待敵」身臨險境而不致於失敗？

乙、指揮的基礎，要建築在靈活的情根上，孫子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知己不知彼，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這個「知」的來源，就要靠「諜報」。有了靈活的諜報，而後有靈活的指揮。是爲不易之理。

但是，在徐蚌戰役中，正缺乏這個「知」字。在邱清泉救援黃伯韜時，劉伯承、陳毅已合力對付邱清泉，而劉峙將軍竟瞶然不知，不用李彌、孫元良去對付劉伯承，以減輕邱清泉所受到的威脅，而加強對黃伯韜的救援戰鬭；在陳毅由碾莊南竄時，還陶醉在不敢進犯徐州的美夢中，而不知它是去包圍黃維；在撤離徐州時，不知蕭縣地勢險阻，交通困難，而把數十萬大軍阻塞在蕭縣，自亂步伐，相互滲雜，遭敵襲擊，不能順利前進，以致被困陳官莊。

(3)部隊運用，更是荒謬絕倫。名爲「會戰」，實際上是「備而不戰」，雖然準備參戰的國軍有六十萬，除了黃伯韜、黃維等被困時，不得不戰外，這六十萬國軍中，究有幾人參加了會戰的戰鬭？算去算來，只有邱清泉一兵團忽西、忽東、忽南……馬不停蹄，日夜奮戰。其他的兵團都只得一個「備」字，而無實戰（被困時的戰鬭例外），名爲六十萬大軍會戰，實則邱清泉一人唱「獨角戲」，算什麼「會戰」？

因此，被劉伯承、陳毅抓住弱點，實行「以合擊分」，「各個擊破」的戰畧，先黃伯韜、再黃維、再邱清泉等逐一、逐一的解決，始終未集中六十萬大軍全部力量，以與陳毅、劉伯承決一勝負。這樣的會戰，甚要打破以往戰例。

「捕捉戰機」，爲打勝仗要素。惟「戰機」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只是曇花一現，稍縱即逝，難以「捕捉」。例如：陳毅由碾莊南竄，是轉敗爲勝的一個戰機，如能把握此機，把邱清泉等三個兵團投入此役，集中全力，破釜沉舟，躡踪猛打，則陳毅使無餘力包圍黃維，再配合蚌埠地區國軍北擊，變內線爲外線作戰，反包圍劉伯承、陳毅於宿縣。雖然失了黃伯韜，又加入黃維，戰鬭力更強。如能盡「運用之妙」，則徐蚌會戰，將不致於全軍覆沒。（完）

附啓

原定從下期起，連刊黃敏先生親自指揮的「真樊會戰中的特務戰」，因稿擠，決定將此他人搶不去的第一手資料壓後刊出，請作者與讀者見諒。

被共特拆垮

由四川退守西康，與毛澤東的交情

劉文輝那不可一世的聲勢，卻於民國廿年（一九三一）前後，被中央暗中支持的劉湘打敗了。當時，他率領着殘兵敗將退守到西康。中央既不放心劉文輝，也不放心劉湘，但又鞭長莫及，中央勢力難以控制西南地區。為着這兩叔姪之間能起「制衡」作用，便利用其間的矛盾，將西康劃為劉文輝的勢力範圍；四川則由劉湘的勢力統治。抗戰軍興，中央將通敵有據的山東軍閥韓復榘槍斃於河南，劉湘亦嚇破膽，暴斃於漢口。但狡猾的劉文輝，則一直只出兵支持抗戰，自己不離開巢穴半步，便穩坐西康王的寶座。

劉文輝是西康省主席兼川康邊防總指揮及廿四軍軍長，他那「唯親是用」的封建作風，一如照舊。川康邊防副總指揮是他的姪兒子劉元塘；二十四軍副軍長，則是他的女婿伍培英；下轄兩個師的師長都是他的親姪擔任，一個是劉元瑄、一個是劉元琮。像這樣一個「一家班」的西康軍政局面，後來勢力是針插不進，水潑不入的。

劉文輝表面上是受中央政府的指揮節制，骨子裏卻另有一套抵制中央的辦法。他除了「擁兵自重」之外，並「養敵自保」。就筆者所知，他有三件事是最使中央頭痛，而又對他無可奈何的。

（一）最早一次是共軍從江西井岡山逃竄到陝北去。毛澤東率領着殘餘兵力，進入四川之後，本來已由漏網之魚，變成了甕中之鼈。只要劉文輝加上一把力，將之攔截痛殲，毛澤東是決不可能通過四川、西康而流竄入陝北的。

毛澤東當時的處境，有如曹操兵敗華容道，見到劉文輝的部隊擺了陣勢等他來，他自知憑實力絕對通不過這一關。在計無所出中，曾親自寫了一封信給劉文輝。依照石達開當年寫信給曾國藩請其「讓路」的辦法，除了挑撥劉與中央的感情之外，希望劉能撤兵讓他通過，保留這次放生交情，今後可以互相呼應。如果逼人太甚，雙方眞個交鋒，在困獸之鬭的硬打死拚下，勝敗誰屬，固然難說，結果必然兩敗俱傷。到時中央軍啣尾而至，共軍固然會被追上之中央軍圍殲，而中央軍之勢力，亦即順理成章地進入了川、康，這豈不是徒然損人損己，同歸於盡？

劉文輝確被毛澤東這封煽動性極强的私函打動了私心，他不怕共產黨，確怕國民黨，如果他的部隊硬要攔途截擊，與共軍作戰，雖有致勝把握，卻會使尾隨而至的中央軍「冷手執個熱煎堆」，自己亦可能同歸於盡。因此，便決定放開毛澤東一條逃生之路。下令軍隊撤至兩邊，讓共軍通過。

以後劉文輝與毛澤東之間，一直保持着秘密聯繫，劉要藉毛作為後盾，使中央對他有投鼠忌器的顧慮；毛要藉他牽制中央，留着這粒棋子發生多種作用。劉文輝在一九四八年共軍尚未壓境之前，他的範圍內便庇護了不少共黨特務，這是衆人皆知的事。後來劉文輝到北平參加紅朝，一直做到「部長」，連「文化大革命」的「破舊立新」，打倒一切舊勢力的風險中，他不但不倒，反而曾與毛澤東同車檢閱紅衛兵，就是憑那一次「放生」的淵源。

據說劉文輝在北平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什麼禮物都沒有，雙手交了一個大封套給毛澤東。這個封套內不是別的東西，便是當年毛澤東二萬五千里逃竄，走投無路，前有川軍攔路，後有中央軍追擊，毛向他求情放生的那封信。毛澤東拆開一看，哈哈大笑，三拉兩扯將這封「叩頭求救」的信毀了，記念前情，保住劉文輝在中共中央做一個掛名「部長」。劉曾想回到川、康稱王稱霸，卻是不可能的。至於劉文輝的家產與兄弟子姪，則碍於「法令」，毛澤東也未予照顧。在「土改」的第一個運動中，便弄得家破人亡，此中情形，下文再會說到。

勾結龍雲，支持民盟

（二）劉文輝見到劉湘之死，中央勢力又於抗戰時名正言順進入四川生了根之後，使他有如芒在背，坐臥不安的恐懼之感。從那時起，他便與雲南王龍雲結成「聯盟」，暗中向中央示意，希望「河水不犯井水」，不要動他們的腦筋，否則雲南與西康便要一起造反。

（三）但是這種勾結對中央的明令是起不了大作用，在體制上，仍然要服從中央，否則便成了「叛逆」。因此，他與龍雲又商量出一套使中央不敢向他兩人下手的辦法，那就是支持「民主同盟」。使之在國、共兩黨之間，造成一種「第三勢力」，希望由這班「民主人士」出頭，作為國、共之外另一種擁護自己，依靠自己的政治勢力。

劉文輝就是憑他這幾套多面手法，來增加中央對他的顧忌，在西康，由其子姪抓緊軍事力量可以自保；在外面，勾結中共、龍雲、民盟以自重。等到抗戰勝利，中央在一夜之間將龍雲從雲南王的寶座拉下來之後，劉文輝更感提心吊膽，與中共的勾結，也就更為緊密了。凡是在四川站不住脚的中共特務，均逃到西康來求劉文輝保護。劉文輝對待中共特工人員，也無不照單全收，優禮有加。因此，在國共兩黨的鬬爭中，劉文輝在西康的基地——雅安，也就成了共產黨人的避難所。

西南保衛戰

家庭會議結果，決定投靠紅朝

劉文輝雖然靠這種擁兵自重，養敵自保的辦法，保住了他在西康的勢力，但等到西南局勢吃緊，中共軍快要壓境的時候，他深知今後要成為毛澤東的天下，這一套手法，恐怕難在毛澤東面前收到效果。為決定今後的去向，曾經召開過一次家庭會議。

會議的主題是：留在西康等待「解放」？也還是隨中央撤退到台灣？或逃到海外去做寓公？

這次家族會議的意見並不一致，有的人認為共產黨不比國民黨，任何有共產黨的地方，決不能容許「地主豪紳」的存在。凡是劉家的人，無一不是大地主，大土豪，將來決無生存之理。故此主張出走，並主張不去台灣，逃到海外去。但另一部份人則認為憑劉家與毛家的深厚關係，既曾放生毛澤東逃去陝北於先，又曾一再保護中共特工人員於後；而且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與「新民主主義」兩書中，組織的「民主聯合政府」，實行的是「土地改革」，根本沒有提到要清算鬬爭地主惡霸的話，由此可見中共獲得政權之後，是會放棄殘暴手段而行「仁政」的，故此，這一派人則主張不走。想必共產黨來了，也是像民國十五年北伐一樣，拍個通電，表明態度，換一面旗子了事。

這樣一來，劉文輝的家族會議，便不能將意見統一，討論下去，又有人主張各行其是，「家人好比同林鳥，大難來臨各自飛。」願意走的走，不願走的留。好在劉家有的是金銀財寶，要走的，把自己的家產帶走便是。

最後由劉文輝作總結，他的主張則是「要走大家走，不走都不走。」因為無論走與不走，劉家的人力財力分散便起不了大作用；如果大夥兒在一起，人力財力集中，走到外國去，依然是股大力量，留在家鄉，中共對他們劉家也要另眼相看，不敢輕視。

安土重遷，是人類之天性，尤其是他們劉家的人，在地方上稱王稱霸，作威作福搞慣了，眞個要逃到外面一個人地生疏的國家去仰仗他人而生存生活，他們是不大願意的；而且一旦出走的話，只能攜帶金銀細軟，惹大的不動家產，便要一律拋棄，這也是捨不得放棄的。還有便是劉家子弟，多染有吸鴉片，抽嗎啡的毒癮，這種事在四川與西康誠然可以憑藉勢力，大吹大抽，毫無顧忌，連中央政府也奈何不得，但是一旦離開家鄉，跑到外國去，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禁毒的，這也是他們不願走的原因之一。

於是，經過劉文輝剖析利害，應該「共同進退」的話一說，連原來主張走的人，也認為還是不走的好。不過，卻一致達成另一協議，便是加緊與中共連絡，表示輸誠，目前暗中支持他們的地下活動，到緊急關頭，則通電起義。因此，雅安也成了中共特務的大本營。

不過，劉文輝眞正決定「起義」則是在成都參加第一次會議，聽了蔣公的訓示，要打到底的決心之後，他見到國際間不會出面干涉，要靠打來決勝負，他可不會做這種對中共自絕生路的傻事。於是便跑到彭縣去，與鄧錫侯、潘文華、向傳義等四人聯名，通電起義。

進攻劉公館，動用戰車兵

這四個通電背叛中央，向中共投降的四川軍閥，他們在成都城內，都設有大小公館。其中建造宏偉，最有規模的便是劉文輝。劉公館是座落在新玉後街一幢新落成不久的龐大花園式房子，佔地極廣，四面高牆圍繞，公館內面及武侯祠，均有警衛部隊駐守。外間早有傳說，劉文輝建造這棟新公館的時候，設計新穎神秘，內有夾牆、地道，收藏了無數金銀寶物。

起義通電發出的第二天下午，胡宗南部即向所有叛將設在成都的公私機構與住所進攻。其餘三人的公館均未遭遇抵抗，惟有劉文輝設在新玉後街的公館警衛隊發生抵抗。四門緊閉，死不開門，並向外射擊，因此發生槍戰。這是成都陷共前後，唯一聽到槍聲。這槍聲，當時還把成都老百姓嚇了一跳，以為是共產黨的軍隊打進城了。後來聽說是中央軍抄這幾個頭頭的家，這幾個頭頭都通電起義了，老百姓雖然舒了一口氣，但也感到日薄西山，大勢不可為了！

進攻劉文輝公館的守城部隊，先將駐在武侯祠的外圍警衛隊的武裝解除了；但另有一個連的兵力駐守劉公館的內面，兵精、糧足，據說，盡是劉家的親信家奴，他們重門緊閉，拚命抵抗，國軍部隊不得其門而入。後來由中央軍校調來一個戰車連，硬把大門撞開，衝進入內面，這連警衛兵才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胡宗南的城防部隊攻進劉公館，四處搜查劉文輝的藏寶庫，久無所獲。後來從其看守人員口中，才知道藏寶庫的所在。

中央軍怎樣打開藏寶庫？一共搜出多少寶藏？說來駭人聽聞，請看下回分解。

（四）

三郎

太平洋風雲

二十六：十二枚原子彈頭飛彈與帆船一起沉沒

白萍譯

頭上，傳來起重機移動的「軋軋」之聲，工人在碼頭上走動的腳步聲，以及主事者吆喝的聲音。

伍特沿着船側游泳過去，然後，潛水下到碼頭支柱腳，把氧氣筒面罩等潛水用具埋在海底軟泥下，找來一塊石頭，壓在上面，然後，走回頭，到了船腰，深深的吸一口氣，向五十碼外的一座漆黑得一點燈光也沒有的碼頭潛泳過去。

中途，他只浮上水面來換氣一次，回頭看看帆船和碼頭上是否有人發現了他的行藏。

到達這座碼頭後，他躲在支柱下休息了好幾分鐘，遙看了五十碼外燈光明亮的碼頭，只剩下一輛卡車，這是最後一輛了。

在支柱腳下岸邊，他找到了一個被海水冲在岸邊的木箱，他拿來套在頭上，緩緩的游回「阿拉大神號」，在海面上，只看到一個木箱向阿拉大神號漂浮過去。

阿里達克站在船舷上，伸手下來，把伍特拉上船，笑道：「你戴上了一頂新帽子，但我看這是不會流行的款式。」

伍特大笑，把木箱丟回水上，轉過頭來看看，碼頭上燈光熄滅，卡車也全部駛去了，只有帆船上依然燈光明亮。

「它準備開航了。」伍特道。

「我們要追踪它嗎？」阿里達克問道。

「是的，讓它領先半小時，然後我們跟去。」伍特說完了，回到艙內，拿出一塊肥皂，一條毛巾來。

再出到甲板時，只見阿里達克悄然的坐在那門漆黑金砲上。

自動機關砲和機關槍在進港前已經又拆下來藏好了。

阿里達克拍着這座金砲，道：「我會成爲藩王般富有了，我將會穿上絲綢，買大幅大幅土地，每個人都對我尊敬。」

伍特大笑道：「你不會再是海盜，而是有地位的資本家，我們世界上很多知名的名門巨族都是這樣發迹起來的。」

「你說得很對。」阿里達克的聲音充滿了美妙的夢想。

伍特跳下船欄，在海水中，用肥皂把全身煤油和炭屑洗擦乾淨，然後，跳上船來，用毛巾抹乾淨。

「那女的剛才有醒過來麼？」

「沒有。」

「你聽我說，你們通常喜歡用西班牙語交談的，在她停留船上的這一段時間中，你們卻不可用西班牙語說話了，因爲她懂得西班牙語的，你們用土語交談好了，我也會說的，她既聽不懂我們說的是什麼，即使她真的要向警方揭發我們，也沒有關係了，因爲她聽不懂我們的話，不會知道我們的秘密，就對我們沒有威脅了。」

「這才是幾句聰明的說話。」阿里達克贊他道。

「我們把她送到菲律賓上岸，她對我們就一點辦法也沒有。」說着，伍特倒了一杯酒，慢慢喝着。

「阿拉大神號」的開航，把他從沉思中喚醒過來。

伍特看到阿里達克自己在掌舵，在擠迫停泊的漁船和駁船之間駛去，一直駛到珊瑚礁出口處，伍特看看腕錶，算算時間，還有兩小時，在帆船底龍骨上黏附着的炸彈就會爆發了。

到了珊瑚礁外，船身驟然的搖晃了，海浪冲擊着，呻吟着，就像是巨人在呼吸似的。阿拉大神船上的燈光全部熄了，連船框上的航行訊號燈也關了，在灣灣的半輪明月照耀之下，像一條大魚似的破浪前進。

美得很，像夢寐中的美境，非復人間。

伍特只欣賞了一會兒，立即回到現實來，問道：「前面那艘帆船採取什麼航行方面呢？」

「向東朝暹羅灣駛去。」

「我們不要追上它，只要跟在它後面，保持着可以看到它的距離。」

「這艘帆船看來並不靠風行駛，是用內燃機的，」阿里達克道：「很强烈的內燃機，時速二十海里。」

「好極了，」伍特答道：「到那時，它已到達了離岸五十海里的暹羅灣了。」

阿里達克不懂得他說話的含意，看着他，但伍特並沒有加以解釋。他轉身走入艙內深處，把簾幕拉下來，從衣袋中取出佛斯迪給他的小型袖珍錄音機，他對着這錄音機說了三十秒鐘的話，錄音下來。

他走出來，看到田達麗，仍在長櫈上，睡得很甜，她太疲勞了。

然後，他開了無線電機，要和曼谷美國大使館聯絡，因爲，這是他唯一可以接觸得到佛斯迪的辦法。

他扭開了無線電機，發出呼號，這是廿四小時不停的無線電聯絡的呼號，過了幾分鐘，接觸上了。

「我要和武官何勤中校通話。」

「緊急，要親自接聽。」

伍特接連的說了以後，對方道：「何勤中校下班了，你要找他，須等候半小時。」

「再不能等候了，請即代轉達給他，立即送到。」伍特道。

「可以的，」略停一停，「請說吧。」

「我是施美爾博士，何勤中校記得我的，我在曼谷時，他介紹我認識很多朋友，我忘記了他在佛寺介紹給我認識的第一個朋友，但他送給我一件禮物，他自己有同樣的一件，我要拿來比較比較，請何勤中校告訴他的朋友，我在……」伍特看看腕錶，續道：「……凌晨五時再聯絡。你記清楚每一個字麼？」

「每一個字都記得清楚了，」對方的口氣似乎是感到這件事情有點滑稽的。

「寫下來麼？」

「是的，」對方略咳嗽一下，道：「這件事不可以等到明天晨早麼？」

「絕對不可以。」伍特斷然道。

關了無線電機，伍特坐下來，略略休息，但心中焦灼得很，不斷的看着腕錶。

還差幾分鐘就是四時，他走到舵房去，站在阿里達克身旁，只見月已西沉，海面上的一片銀色已消失了。只見一片黑色，黑沉沉的，這好極了，對伍特來說，這是再好也沒有了。

「那艘帆船仍在前面麼？」伍特有點沉重地問道：

「是的，但我看不到，它也把燈光熄滅了，不過，我知道它在前面，大約十哩至十二哩之間……我可以嗅得到它，就像一頭老虎嗅得到它的獵物似的。」

伍特點一點頭，正要轉身，舵房內忽然一片光亮，橙黃色的光，閃亮了一下，暗了，但又亮起來，跟着，第三次，更光亮了。光亮只維持了幾秒鐘，但很穩定地，就像在室內點燃了橙色大燈籠似的。

跟着，光線消失了，遠遠傳來三響爆炸聲；一聲，兩聲，三聲，猛烈的衝力撞擊着船壁。

田達麗醒過來，驚駭地！掙扎着，問道：「是甚麼事？」

伍特冷靜地答道：「沒有事呀！你一定是有噩夢了。」

她臉上神色帶着歉意地道：「對不起……我以爲聽到了……」她沒有繼續說下去。

伍特向哈山看了一眼，哈山是剛剛醒了，趕進艙房來的，他立即把簾幕拉下來，他的手法是這樣的迅速，田達麗簡直沒有機會看得到遠處海面的一片火光。

阿里達克立即轉舵南駛，以避免撞上了這艘帆船的殘骸和船上的十二枚原子彈頭的飛彈，並使火光滿天的海面轉移到船旁去，田達麗根本沒有看到的機會。

準五時，伍特和曼谷聯絡，利用幾具錄音機的同樣具有兩種不同的速度。把他要報告的此次任務經過，在田達麗和阿里達克面前播送過去。

但在田達麗和阿里達克聽來，卻一句話也聽不到，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

但佛斯迪卻讀出了三項事件來：(一)居樂死了；(二)新丹雅號觸礁，要通知泰國政府去取得十一門金炮；(三)屬於中共或北韓的一艘共黨帆船，連船上載貨都已沉沒了。

佛斯迪立即向華府轉報上去。

· · ·

在伍特發出報告時，田達麗顯然很加以注意，問是什麼？

「我失了吉他之後，便以報告天氣爲業。」伍特笑道。

「這是天氣報告麼？……」她很溫柔地，她顯然並不相信。

「是呀！」伍特感到自己的聲調並沒有帶着信心。

「算了，」田達麗臉上忽然現出了難得的微笑道：「昨天的事情已經過去，昨天一切恩怨都已完結了……我也不會多管閒事的。」

「過去的事情總是過去了，人死不能復生。」伍特感到喟然地道。（全文完）

編餘小簡

苟殘先生：拜讀勉勵有加之來信，所見亦我所想，本刊因經濟拮据，許多想做的事，均無法推動，便是受財力限制。現在只有先求隱當，次求變化。如果先生另有具體辦法，尚希賜告。

李毅先生：有讀友信待轉，希告知你的最近通訊處。

曾於本刊一一一期第卅頁發表來信的「恭祝萬人雜誌二週年紀念者」先生，請即與老編連絡，另有要事奉商。

覆陳不名先生：短篇小說今後計劃關欄，如有四千字的小說歡迎寄來，要有戰鬥性，有人情味的，不要談情說愛的。

預告

下期刊出另一篇緊張特務鬥智小說：「囪京生死鬥」，敬祈留意。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萬人意見

從辯證法三條規律看中共「文革」即將結束抑或仍然繼續？

去年本港報紙根據大陸消息，出現兩種不同的說法：一是說「文革將繼續進行一百年」；一是說「文革即將結束」。前者見諸左報，後者來自大陸的內幕消息。消息中說，毛共今後的政策將轉趨和緩，一般錯誤和思想問題都列入「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今後對「反革命分子」、「特務」、「五類分子」問題，必須要有「人證物證」，經上級審核屬實始能定罪，目前毛共的政策已較前放寬，很多勞改犯已被提前釋放回鄉參加生產勞動。

究竟是「文革即將結束」的消息可靠，還是「文革要繼續一個世紀」的叫囂可靠呢？我願提出個人的看法，希望大家討論。

我說，兩者都同樣可靠，這兩則消息表面上十分矛盾，但事實上絕不矛盾，因為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也就是共產主義哲學的精萃！

我們知道，所謂共產主義哲學的基石是「唯物辯證法」，也即所謂「唯物史觀」。「唯物」一詞，正與「唯心」相對。所謂「辯證法」也者，有三條規律，這就是：「矛盾統一律」、「質量互變律」、「否定之否定律」。

在歷史上來加以說明罷。

當中共參加北伐時，它表面上接受蔣總司令的指揮，這時中共的質表面上已統一北伐的精神，是為「矛盾統一」。後來中共自以為共黨的「量」已足與國民黨對抗，認為已可在「量」上壓倒了國民黨，於是搞出寧漢分裂一幕，是為「質量互變律」之運用，中共企圖「否定」了國民黨的領導人，然後再「否定」國民黨的左派，以建立共黨的統治，是為「否定之否定律」！

結果是，「辯證法」的運用失敗，國民黨被迫向中共展開反擊。到了這時候，中共又向「矛盾統一律」求援了，它利用日本人侵華的口實，向國民黨和全國人民呼籲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組織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在這時候，中共表示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服從蔣委員長，並將共軍改編為第八路軍。

在抗戰期間，毛澤東利用了國民政府的物資，利用了中國人的愛國心理，利用了青少年的正義感，暗中發展了共黨的力量，向着壓倒國民政府的「量」方面邁進。到了抗戰勝利，毛澤東在蘇聯的支持下，在人民不滿現實的心情中，他發動了內戰，結果暫時「否定」了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的統治權。

在毛共「否定」國民政府在大陸的統治權進行期間，毛共並不敢正面抨擊「美帝」，這時它祇打着「新民主主義的旗幟」，打着「土地改革」的招牌。可是在毛共的統治權似乎穩定了的時候，毛共立即劇烈抨擊「美帝」，並將國內的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階級打入地獄，將各「民主黨派」擲入深淵。——這是「否定之否定律」的運用。

在毛共否定國民政府、否定「美帝」期間，它與印度的尼赫魯等中立國家親善，更與蘇聯友好，一方面稱兄道弟，一方面呼爺叫老大哥，是為「矛盾統一律」。曾幾何時兮，不但尼赫魯和印度成為敵，甚至爺爺「蘇修」也淪為「美帝的夥伴」，變作「最兇惡的敵人」！至於老戰友劉少奇呢，也由「最優良的白區工作者」變作「反革命」！

由上舉史實，可知中共的一切政策，全是以力量的對比，以欺騙的手法來進行的。這手法到了毛澤東手上，已發揮到最巧妙的程度。

無論「矛盾統一」也好，「質量互變」以至「否定之否定律」也好，一句話：毛共可以利用你的時候，那就和你「矛盾統一」。到了你已無可利用時，你就變了廢物；毛共認為力量可以壓倒你的時候，那就「否定」你！

毛共政權就是在「否定」、再「否定」之中生存存着的。目前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是林彪，因為林彪的潛力尅制着毛澤東，但並未取得壓倒性的優勢。——我們且看罷，倘若毛澤東的量壓服了林彪，或者林彪的量壓服了毛澤東，那就有毛林集團內鬨的鬧劇！那時候，不是林彪就是毛澤東要被「否定」，被打作「反革命」！

當然，短期內毛林集團仍然是互相利用的，目前它們仍處於「矛盾統一」的階段。

現在，且回過頭來分析一下：究竟「文革」要繼續一百年，還是即將結束？

在主觀上，「文革」是要繼續下去的。毛澤東不完全壓服了林彪、周恩來、朱德和全中國人民，他怎肯罷休？林彪也如此。

然而在客觀上，毛林集團已無法把「文革」繼續下去了，他們都需要喘息、需要積聚力量，安定內部恢復生產秩序。

所謂「文革」即將結束，這消息大概是眞的，然而，這消息確與「文革要繼續一百年」的口號是「矛盾統一」的。

毛林集團企圖結束「文革」了，

自力更生

鄭秀堂

調寄浪淘沙

往事不堪哀，更莫徘徊，弔民伐罪卸不該，自力更生尤可貴，選拔良材！

數不盡痴呆，運合當衰，作孽身當接踵來，耗子與貓同作戲，怪可憐哉！

（美國屢向中共大送秋波，無異富翁向强盜揖求謀和親善，我國自應奮發圖强，自力更生，切莫存倚賴他人之想。）

要求喘一口氣了，要求「團結」了。我們要問，爲什麼毛林集團要求「團結」，要求「矛盾統一」？且看下列的事實罷：

㈠國民政府已在大陸積極活動，共區的反毛統一戰線已日趨壯大，人民的反毛武裝活動常有所聞。月前在台灣海峽，反共救國軍擊沉三艘共艦一事，雖非反攻的前奏，但已足鼓舞大陸反毛人士的戰意。

㈡「蘇修」百萬雄師，雲集毛共邊境，陳紹禹已積極在蘇籌組「流亡中共」，毛共怎不膽戰心驚！在上海，中共的文教幹部已結合數千知識青年，成立聯蘇倒毛陣線，他們在五一節前後在上海火車站、碼頭、工廠、學校散發大量傳單，號召各界參加。他們的口號是：「打倒民族罪魁毛澤東」，「團結起來，向毛澤東討還血債！」這些傳單在南京、杭州各地已普遍流傳。此外，另一個由蘇聯支持的反毛組織定名爲「戰馬悲鳴」，他們在北平、湖南、廣東、新疆等地散發莫斯科交下的反毛文件。

㈢在廣州東郊的「廣東罐頭廠」的職工一千八百餘人，最近毒斃了入駐該廠的「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一百餘人，由此可知，不但地主、資產階級和農民反毛，甚至「工人階級」也不再受毛澤東的欺騙了！

㈣毛共黨軍之間，「革委會」之間，矛盾重重。原來「革委會」中有「軍隊代表」，「革命幹部代表」和「羣眾代表」。「軍隊代表」保有軍籍，享受軍官薪金。「革命幹部代表」則享受政府工作人員薪金。祇有「羣眾代表」虛有其名，無權又無薪，祇能舉手贊成別人的意見。在南海縣「革委會」中，有三十名「羣眾代表」，他們不甘做傀儡，因而請辭。

㈤由於「文革」，大陸的生產已大受摧殘，工農均不願爲獨夫賣命，因而輸出及供應人民的物資不足，此種現象本港人最清楚，毛共的「交易會」提高物價及貨物不足的情形，人所共知。至於廣州及各地百物欠缺的現象，更是厲害、淒涼！目前廣州、陽江各地，疫症流行，但病人竟然連藥也沒有，大概祇能倚靠「毛澤東思想」來治病了。大陸的病人，必須向精通毛澤東思想的古某人學習，讓我擬定一個萬靈的治病仙方出來罷：「天靈靈，地靈靈，毛澤東思想是萬病的尅星！」誰人有病，不必醫生，祇要大聲誦讀這「仙方」一萬次，必可解除痛苦。如果一次不靈，可以繼續誦讀下去，直至死亡。——在大陸，祇有死了才永遠沒有痛苦！

㈥據毛共電台廣播：「南方和北方都會發生程度不同的自然災害，給農業生產帶來不少困難。」受災地區包括江蘇、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上海等省市，山東、陝西、新疆等地，亦有自然災害。——自然災害大概是有的，然而，毛共一向報喜不報憂的，今竟招認有「自然災害」，大概是想把「文革」造成的人爲災害予以掩飾罷。

寫到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毛共已面臨山窮水盡，四面楚歌的絕境。反毛的力量已壓倒了毛林集團主觀的願望，「文革」不能不被迫暫時結束。

毛林集團妄想喘息過後，再向人民開刀，繼續進行「世界革命」，然而這主觀願望能否成功呢？當然不可能！根據廣州消息，「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已有六千萬人死亡，倘若將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直接間接死亡於暴政下的人計算在內，再加上因韓戰、越戰直接或間接死亡的人在內，毛澤東最少摧殘了一億人的生命！

這世界史上殺人最多，「否定」人類生命最厲害的魔星的命運決不會長久了。讓人類，特別是我們中國人來「否定」這魔星罷。

古鶴翔於一九七〇元月

女讀者對三談讀者投書表共鳴
高雲覽確實死了葬在廈門江頭
憤怒表示要認眞對付 堅持原則辦我們的刊

張先生：

我是「萬人雜誌」的忠實讀者，從創刊號起我是長期訂戶，但三十期後我嫌她來得慢，有時又有給人拿走，於是三十一期後，我一直都在報攤上買。每週一開始我便像等一個朋友——等新的「萬人雜誌」。

先生在最近的「三談讀者投書」引起我的共鳴，我也表示憤怒，豈有此理，我們又不是阿福，爲什麼要公開地址和身份？在第二期的「萬人意見」也有我的投書，但我這次可要換另一個名字，我不是不信任張老編，但在這複雜的環境裏我可不要像十年前「老天眞」跑回去建設祖國了。

寫「談讀者投書」的人像四年同屋好賭的拉我下賭的一樣。她們初初說：「玩吓啦」，我搖搖頭；「小小的，無傷大雅」，我搖搖頭；「咁孤寒」？「我對賭像眞孤寒呀，我可以請人飲茶，但叫我輸一元我是肉刺」，她們自討沒趣，趕快換口氣：「你眞是好女」。「我不是好女，我認爲賭會傷感情。而我興趣只在看書、看電影。」我覺得對人對事有時不認眞對付是不行，尤其對那些不知好歹、是非不分的人。我們還是堅持原來的原則，辦我們的刊物。

對高雲覽生死謎一事，李毅先生所得到的口述是錯誤的，而紫楓先生是正確。我之所以敢如此肯定，那是我親眼看到他的墓，他是葬在廈門郊外的「江頭」，時間確實是六〇年前。「小城春秋」當我就學時候，我就讀過了。當時我因病返廈門休養，我們集美中學一女僑生就讀福建農學院，因下鄉勞動，不幸給螺旋菌染上，痛苦十二天便逝世，一死馬上腐爛（因她是星馬僑生，其父去電要求屍體運回廈門下葬，醫方怕傳染，給她抽乾才運走的）。那年寒假，同學們從上海、福州都回廈門或集美渡假，我們相約看這位不幸的姓鄭的同學的墓，她葬在江頭，她的姑母陪我們這班同學去看，高雲覽的墓便在其附近。姓鄭的姑母對我們說：高雲覽的女兒長得像其父，少年老成，沉默寡言。

高雲覽確已作古了，他的墓是在廈門江頭，不信可派人進去看看。

此祝

大安

讀者安妮一月二十三日

三郎絕對不是特務工作者
他在本刊所寫盡是炒冷飯

附答：這個三郎不是那個三郎
國民黨在大陸地工成績

「香島芳子」小姐：

你要我轉給三郎先生的信，我照轉了，他說我找他的麻煩，不願作答，要我代覆。

㈠三郎在本刊雖然寫了兩大篇「特務」文章，但他本人決不是做特務的，這一點我可以保證。他是一個連大門也不願出的「書蟲」，每天都是埋頭書案。他已成家立室，并有一妻、四子女，年齡快近半百之數。他取名「三郎」，並非兄弟輩排行第三，據我所知，他是「老大」。「三郎」是他的筆名之一，取「風塵三俠」中的「三郎」虬髯客之意。其他筆名未經他同意，不便告你。

㈡他在「陳寒波的生前死後」與「被共特拆垮的西南保衛戰」兩文的文首所說，這是「炒冷飯」之作。一點也不假，決不是他親身經歷的故事。因為寫作材料是我供給他的，他把資料來源都說明在「前言」或「引言」裏，這表示「不掠他人之美」，把他人的作品說成是自己的「創作」，這是三郎的光明磊落處。

㈢三郎告訴我，他從未在「星島日報」鄉情版寫過文章。如果你看到過星島日報鄉情版上有「三郎」的文章，那是另有其人。他還說：「我怎麼寫得出那樣好的文章來，請讀者勿把馮京當馬涼。」云云。

㈣你想參加反共的特務工作，恕我們無法介紹，三郎更無能為力。

㈤你問國民政府在大陸的特務活動情形。這是「國防機密」，我們怎能知道。不過，我手邊有一份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國民黨建黨七十五週年時，由「中央社」發表的「中國國民黨敵後工作人員，在大陸所創的光榮事蹟」，我可以公開介紹於次：

「……茲值建黨七十五週年紀念前夕，僅就中國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進行第三期復國建國的任務中，最近數年來，黨員在敵後英勇奮鬪所創下可歌可泣的光榮事蹟，選擇重要典型，簡介如下：

最近數年來，中國國民黨領導在大陸上進的敵後革命工作，諸如敵後的組織佈建，交通通訊，心戰宣傳，策反之間，情報蒐集，破壞行動，突擊游擊等，皆有長足的發展，因而導發與加深了大陸動亂的情勢，也加速了中共偽政權覆亡命運的提早來臨，也迫使毛共不得不把其本身內部的反毛份子說成是「國民黨的代理人」，也不得不承認文化革命是「共產黨與國民黨長期奮鬪的繼續」，採取各種血腥的鎭壓與控制措施，企圖阻礙國民黨敵後工作的活動，但是，國民黨敵後工作同志，絕不因為毛共的鎭壓與控制措施，而停止或鬆懈其工作活動，相反的，是更積極、更勇敢的從事於對敵人的革命鬪爭。可是，雖然絕大多數的敵後同志，都能運用其高超的智慧達成了工作任務，仍不免有若干敵後同志，因此捐獻其生命於革命事業，譜成了可歌可泣的壯烈一章，其典型事例有：

壯烈犧牲的典型

郭富民烈士 發展敵後組織慷慨成仁的郭富民烈士：郭富民烈士是廣東陽江人，於民國五十三年參加國民黨敵後組織，活動於廣州市區，對於發展地下組織，執行對中共鬪爭工作，卓有成績，終因事機不密為毛共所逮捕，在毛共的酷刑迫供下，郭富民烈士堅不吐實，終於在民國五十四年八月遇害，於臨行刑前尚高呼「打倒共產黨」，「蔣總統萬歲」等口號。

劉笑珍烈士 從事敵後交通，鞠躬盡瘁的劉笑珍女烈士：劉笑珍女烈士是廣東番禺人，民國四十三年參加國民黨敵後工作，擔任廣州交通據點交通員，先後曾被派赴上海、南京、武漢、長沙等地擔任聯絡傳遞等工作，皆能不避艱險達成使命。五十六年六月，在一次執行任務返粵途中，因鐵軌遭受破壞下車步行返穗，不幸於渡涉流溪河時，以水流湍急，慘遭滅頂。

梁明修烈士 建立敵後電台奮鬪犧牲的梁明修烈士：梁明修烈士是廣東陽江人，民國五十六年三月奉命返回大陸建立秘密電台，供給情報，於五十七年秋被中共逮捕殺害，當時，毛共公佈梁明修烈士的「罪狀」說：『在台灣受過多種特務訓練……架設特務電台，通過搜集小報、文件、刺探我有關情報』。

蔡士平烈士 實施心戰宣傳失事就義的蔡士平烈士：蔡士平烈士是廣東澄海人，於進入大陸後，自民國五十年二月起在敵後展開政戰心戰工作，有良好表現，曾屢獲嘉獎，但因工作過於積極，失事被捕，五十七年十二被害。

劉偉亞烈士 進行滲透反間，壯烈殉難的劉偉亞烈士：劉偉亞烈士是遼寧撫順人，參加國民黨後，奉命滲透左傾親毛共團體，以為進入大陸擔任敵後工作鋪路，於民國四十五年以「參加建設」為名到達北平，被中共派往天津、撫順等地醫院工作。劉偉亞烈士以醫生為掩護，進行滲透，展開策反工作，工作表現甚為積極有效，但於五十六年被捕殉職。

梁少基烈士 全能情報人員，英勇赴死的楊少基烈士：楊少基烈士是廣東惠陽人，於民國五十三年八月奉命赴粵建立秘密電台，蒐集情報，在敵後工作期間，曾以一身兼任電訊、情報、行動、破壞、策反等工作，績效優異，不幸於民國五十七年五月被中共殺害。

劉 南烈士 執行破壞工作，勇敢捐軀的劉南烈士：劉南烈士是廣東中山人，於民國五十五年在敵後參加國民黨工作。五十七年一月，國民黨敵後行動組織計劃襲擊廣州第一監獄，劉南烈士與其他兩位同志組成突

擊小組，衝入廣州第一監獄釋放被囚人犯撤出時，與共軍遭遇，不幸爲共軍射中當場殉職。

李秉銘烈士 海上遠程突擊壯烈殉職的李秉銘烈士：李秉銘烈士是安徽阜陽人，民國五十三年參加海上突擊工作，於突擊山東榮城縣屬龍山前之後時，李秉銘烈士奮不顧身，衝入敵陣，搶奪機槍，使我突擊隊得以完成任務，但不幸中彈陣亡。

楊興祥烈士 突擊滇邊共軍，被俘不屈的楊興祥烈士：楊興祥烈士是雲南保山人，自毛共竊據大陸後，即參加反共游擊工作，民國五十五年三月在對雲南西盟匪邊防據點進行突擊時，擔任後衛掩護，負責拒止共軍追擊部隊，不幸被共軍犬咬傷，被俘不屈遇害。

希饒烈士 策動藏民抗暴犧牲的希饒烈士：希饒烈士是四川松潘的藏族，民國三十八年川康淪陷，即潛赴西藏參加反共活動，旋即參加西藏抗暴軍，征戰各地，民國五十二年與國民黨敵後取得聯絡，奉派主藏境聯絡舊屬，籌組游擊武力，五十三年春於執行聯絡策動任務途中，爲中共包圍被捕，堅不屈服，慘遭殺害。

國民黨敵後工作同志，最近數年來在大陸上所進行的革命工作，獲得輝煌成就的典型事例有：

輝煌成就的事例

摧毀共軍廣州警備司令部：國民黨廣州工作委員會經過週密的部署後於民國五十七年十月二十日，一齊將迫害人民的黑衙門「廣州警備區司令部」予以摧毀，使得全廣州市人民額稱手慶，讚揚國民黨同志有辦法、有膽識、有魄力。

攻破廣州「青沙拘留所」，釋放被拘反共人士：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九日，由國民黨敵後工作同志四人組成突擊小組，攻破了廣州「青沙拘留所」，使數千名反共反毛人士得以逃出生天。

炸燬韶關鐵路橋樑，誘發中共兩派「紅衛兵」加劇武鬬：民國五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廣州擔任敵後工作的國民黨同志，有計劃的炸燬韶關的鐵路橋樑，誘發了在串連途中的中共兩派「紅衛兵」加劇「武鬬」，而爲中共地方派系展開「武鬬」埋下了種子。

誘發廣州「七二三」大武鬬：國民黨在廣州的敵後同志，運用高度智慧，利用中共廣州派系的弱點，挑起民國五十六年廣州的「七二三」大武鬬。在那次大武鬬中，死傷的紅小鬼有數千人。

誘發南京「二一三」大武鬬：國民黨在南京進行敵後工作的同志，於民國五十六年二月利用中共南京「國營工業戰線」與「公私合營工業戰線」間的矛盾，誘發了兩派的「二一三」大武鬬，使中共工人間加深了仇恨。

此外，國民黨敵後工作同志，在建立和鞏固發展邊疆及內陸地區反共武裝基地等工作上，近數年來，也皆有優異的績效。相信在一旦反攻令下時，國民黨在敵後普遍佈建的強大組織，必能迅速的與廣大同胞結合在一起，迎接國軍反攻部隊，以收裏應外合之效，從而徹底摧毀毛共政權，完成光復的神聖任務。

——**編者敬答**

不取民間一針一線？
當年共軍約法三章
無非一口甘香毒餌

『中國人民解放軍報告』（約法八章）

㈠保護全體人民的生命財產。不分階級信仰和職業，均望保持秩序，採取和人民解放軍合作的態度，如有反革命份子或其他破壞份子乘機搗亂，搶刼破壞者，定予嚴辦。

㈡保護民族工商農牧業。凡屬私人經營的工廠、商店、銀行、倉庫、船舶、碼頭、農場、牧場等，一律保護，不受侵犯。希望各業員工照常生產，各商業照常營業。

㈢沒收官僚資本。凡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大官僚份子所經營的工廠、商店、銀行、倉庫、船舶、碼頭、鐵路、郵政、電報、電話、自來水及農場、牧場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農牧業家私人股份經調查屬實者，當承認其所有權。所有在官僚企業中供職的人員，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需照舊供職，並負責保護資財、機器、圖表、帳冊、檔案等，聽候清點接管。保護有功者獎，怠工破壞者罰。凡願繼續服務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後，准予量才錄用，不使流離失所。

㈣保護一切公私學校、醫院、文化教育機關、體育場所，及其它一切公益事業。凡在這些機關供職的人員，均望照常供職，人民解放軍一律保護，不受侵犯。

㈤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及罪大惡極的反革命份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及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責成上述人員各安職守，服從人民解放軍及人民政府的命令，負責保護各機關資財、檔案，聽候接收處理，這些人員中凡有一技之長如無嚴重的反動行爲，或嚴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別錄用。如有乘機破壞、偷盜、舞弊、攜帶公款、公物、檔案潛逃，或拒不交代者，則須予以懲辦。

㈥爲着確保城鄉治安，安定社會之目的。一切散兵遊勇，均應向當地人民解放軍或人民政府投誠報到，凡自動投誠報到並將所有武器交出者，既往不究。其有抗不報或隱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窩藏不報者，亦須受相當處分。

㈦農村中的封建土地所有權制度是不合理，應當廢除。但廢除這種制

度必須是有準備和有步驟的。一般地說來，應當先行減租、減息，後行土地分配，並且要由人民解放軍到達和工作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之後，方才談得到認眞地解決土地問題。農民羣眾應當組織起來，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行各項初步的土地改革工作，同時努力耕耘，使現有農業生產水平不致降低，然後逐步加以提高，藉以改善農民生活，並供給城市人民以商品糧食。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農村土地問題一樣處理。

(八)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財產安全。希望一切外國僑民各安生業，保持秩序。一切外國僑民必須遵守人民解放軍及人民政府的法令，不得進行間諜活動，不得有反對中國民族獨立事業及人民解放事業的行爲，不得包庇中國戰爭罪犯，反革命份子及其他罪犯，否則當受人民解放軍及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

人民解放軍紀律嚴明，公買公賣，不許妄取民間一針一線。希望我全體人民，一律安居樂業，切勿輕信謠言，自相驚擾。切切此佈。」『中國共產黨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

這「約法八章」就是中共佔領大陸之初，每到一城一鎮的第一個佈告，目的在安民心，利用你們「自己管自己」，以便利他們的接收工作，後來許多善良的人民都上了他這一套引人上鈎的圈套。以後的經驗告訴了我們：「約法八章」很快地一條一條推翻了！如「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已成「清算鬪爭人民生命財產」；「量才錄用一切舊有官員」已全部在「鎮壓反革命」及以後的一切「運動」中殺戮了！農民的生活不但不能提高，反而回復原始時代，在三面紅旗中弄得家散人亡！一切散兵遊勇只在「土收」鬪霸時被利用爲「積極份子」之外，一個個已被關進「勞改營」！「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財產」已變爲「間諜」，被脅留、沒收、驅逐，一切失去了自由！

中共佔領整個大陸之後，根據了「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等三大原則，大力宣傳「坦白」「寬大」，「概不追究」，「將功折罪」，「從新做人」等美麗誘人的名詞。其中尤以「約法八章」第五條最令人注意；這一條使很多在國民政府時期，在各方面負過比較特殊關係工作的人，本來已消聲匿跡，但看到了這一條以後，都大膽地露了臉。等他這一套騙局把所有的人圈住了之後，他們又搬出另一套「政府可以寬大，人民要求嚴懲」等詞令作藉口，製造殘酷的雖體屠殺，單是一個「鎮壓反革命」的運動，被直接殺害的這些所謂「反革命份子」，便逾千萬，還不包括「反嫌疑」及一切在政治上的異己，那麼間接被害的親屬更超出此數數倍了！因此，很多美滿的家庭，就在這樣不斷的殘酷屠殺中而破碎！爲整個中國人民造成歷史上的一大悲劇！

在共黨慘無人道的暴政之下；在執行「槍決」的時候，還要強迫死者的家人到刑場站着看，並且要你說：「殺得好，辦得對」。如果你不這樣罵罵被殺的親人的話，便認爲你「思想」有問題，可能遭到逮捕。那些被殺者的家人，還被套上「反革命份子的家屬」，加強管制，嚴密監視。在「肅清反革命份子」的大會上，當眾斥責自己的丈夫，或父母，掩蓋着良心，控訴他們如何剝削壓迫人民，他們被「人民」處決是罪有應得，是和「人民」除了一大害。並且要自我檢討，亂罵自己一通；或寫感想，以示擁護「政府」。否則，責你家屬立場不堅定，不願站在人民一邊，而受到無休止的鬪爭。不但成人如此，連小孩子亦要強迫他們痛罵被殺的父親，更不准爲死去的親人落淚！同胞們請想一想，作爲一個被殺者的親人，還要向劊子手低頭賠罪，做他們思想上的俘虜，爲他們歌頌殺人的偉大，以強歡笑來代替嚎啕大哭！這還是人的世界嗎？簡直是鬼域啊！這種殘酷恐怖的政治手段，就是毛澤東的「仁政」！

共黨在大舉殺人之初，是不宣稱是殺人的，雖然中共過去有很多殺人放火的紀錄。但毛澤東卻能利用人類善忘的弱點，故示「寬大」，使人疏於戒備，更使人產生一種幻想，以爲中共也如歷史上的若干統治者一樣，當其未得「天下」之前講殺人，既得「天下」之後是要收拾民心，講求治道。所以當時有很多人一聽到中共那種「首惡必辦」，「脅從不問」，「不要冤枉一個好人」的政治口號之後，便情不自禁的自我陶醉，心想：「我非首惡；應該沒有問題吧」。此念一生，對中共便失去應有的驚覺，於是中共要他們辦理「自首登記」，他們登記了；要他們寫「坦白」書，他們「坦白」了；中共要他們「戴罪立功」，認人捉人，他們也如命照辦了。使無數被中共認爲「罪大惡極」的「反動份子」紛紛走進牢籠，自甘入彀。等到形勢已定，中共自信其力足以控制一切的時候，毛澤東方重申其「革命」主張，聲言共產黨是「決不施行仁政」的，對「反革命份子」則要嚴加「鎮壓」，於是那些已向共黨參加「登記」的；那些算是歷史清楚「交代」自問無他的；那些正被共黨行動「管制」仍不自知的；或那些方被共黨利用而尚以爲「擁護」成功的，都全部在中共「鎮壓反革命」口號之下被提出「公審」、「勞改」、「

槍殺」「以至無奇不有的懲罰。這些對國民黨失望而幻想「從新做人」的可憐蟲，就這樣被毛澤東等一羣誘殺了！

共黨殺人手段之毒辣，巧妙的佈置，又如此善於控制其「欲擒先縱」的技術，而使被殺者俯首就戮，無法逃於赤色天地之間——在古今人物中，來個殺人者比賽，毛澤東肯定奪得「冠軍」寶座！

在赤魔張牙舞爪的今天，我要喚醒海外僑胞，勿對着這口甘美的「毒餌」垂涎欲滴！共黨絕對不容許所謂：「自由」「民主」「中立」等人物存在，他們的一貫宗旨乃係「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無論你如何死心塌地爲他們效命，始終是沒有好的下場！「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願我海外同胞，勿被共黨的「糖衣銀彈」所誘惑而泥足深陷，到時噬臍莫及。要知道一個曾經失去過自由的人，對自由的空氣是非常寶貴的。

二十年來，千千萬萬酷愛自由的美好家庭，在共黨的「魔術」下犧牲了！死者已矣！抱着萬分悲憤的心情，現在我要喚起全世界愛好正義的人們，我們再不能緘默了！以酷愛自由的精神去擊破鐵幕，用力量拯救那些仰望自由的純潔同胞啊！

方向明（一月十九日）

死筆一派胡言用心夠狠夠毒 有意挑撥離間萬人小心提防

外埠讀友越想越嬲 急不及待漏夜還擊

萬、張先生：

「談讀者投書」一文的用意是很毒的，他不僅打擊萬人雜誌，辱罵萬人讀者，還企圖誣陷萬人雜誌的校對先生，他所謂「一位幹校對的朋友」，很容易使人誤會了是指萬人雜誌的校對，因爲照一般的想法，非本刊校對怎會對別家刊物的內情如此「熟悉」？當然，「談讀者投書」只是一派胡言，是死筆的創作而已，但其用心是夠毒的，這是挑撥離間。

現在，我要提醒您們注意，萬人讀者絕大多數是堅決反共的，讀者愛讀萬人雜誌，信任您們，您們有義務保障讀者的安全，千萬不可因別人激幾句，便將讀者、作者的身份公開，特別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親無故，他們信任您們，您們應該保護他們，不然的話，就太對不起他們（我們）了。

張先生說：「如果有正當理由查問作者或讀者的眞名地址，我可以馬上答覆。」我以爲這樣說法還不夠全面，因爲再傻的人也不會用不正當理由向人取作者或讀者的眞名地址，所以，單是理由正當還不夠的，我認爲儘管理由說得十分正當，若您們沒有絕對把握肯定其人是政治可靠的話，是千萬不能將讀者或作者的眞名地址洩露的。

見張先生說「還有更重要的話，留待下期再說。」我原想等買到這一期（一一七期）看看張老編說什麼然後寫這信的，但[illegible]過頭，無端端被人罵埋一份，越想越嬲，所以今晚就寫給您們。立即趕去寄夜信，郵局十時休息，寄夜信郵費貴一點。

憤慨人 七〇年一月二十三日
夜九時十二分

（**編者覆**：我說「如果有正當理由，查問本刊作者與讀者的眞名地址，我可以馬上答覆」。這裏的所謂「正當理由」，是指三方面的人：一是我們萬主編；二是香港政府新聞處；三是法庭。除此之外，其他人的「理由」，皆可列爲「不正當」之類，因爲無此必要。只有「八婆型」的人，才會自討沒趣去追問別人報刊上的作者或讀者的姓名地址。）

「從下流到上流」將出版單行本

人傑先生：

現有一事相煩，馬森亮先生在貴刊所登的「從下流到上流」一文，看後令人難忘，特希望貴刊能像張贛萍先生所著的「抗日名將關麟徵」一樣出單行本，相信這是大衆的希望。

弟馬崇銘謹上（一月四日）

一俟全文刊畢，即刊成單行本，大概在三月內即可出版。（萬人傑覆）

詞兩首

方程

浣溪紗（答寄台東友人）

忍把他鄉作故鄉。君居寶島我洋場。中原塵土恣飛揚！ 國恨廿年猶待雪，途窮兩鬢未全霜。側身西望卻斜陽！

蝶戀花（感懷）

舉目枝頭鴉雀噪。客裏青衫、骯髒塵多少。屈子行吟漁父笑。問渠底事彈衣帽？ 況是旁人皆醉倒。我便醒來、冷暖和誰道？長鋏歸來須早早。苦中求樂閒中老！

馬森亮、張贛萍合撰

三十六計古今引例

三版售罄・四版發行

馬森亮與張贛萍合撰「三十六計古今引例」，是一部處世經典，應變奇書，將故老相傳的三十六計，詳加說明；引用古今眞人實事，作為每一計的典型例證。深入淺出，妙趣橫生；旁徵博引，內容豐富。能使愚拙的人聰明，聰明的人更能神機妙算。自本刊連載後，兩作者再經整理增刪，三版爭購一空，市場一度告罄。現又四版發行，所存不多，希速到下址購買，以免向隅。每冊定價四元。經售處：灣仔分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八四四六七三）。

本刊合訂本已發售

本刊合訂本第九、十、十一冊業已發售，每冊港幣八元，郵購免收郵費。發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一本「有問題」的書

春暖花開的時候

姚雪垠著・絕版珍本重印出版

(一)保證全書未經刪節，所有「有問題」的地方，保留原來面目。

(二)每頁十八行，不會變換得較密，終有幾頁變為十六或十七行。

(三)除「春暖花開」正文外，並附有作者生平事蹟，以及本書出版後曾引起的批評。

(四)凡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正式公函索取，一概免費贈閱。

全書六百餘頁・每冊港幣六元

經售處：

俊人書店　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

湘濤出版社　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

思明新著 **副業** 經已出版

增加入息的新途徑可以使我們有較好的家庭生活，較好的假期旅行，改善自己或子女的教育與得到較多的積蓄；「副業」便是我們進入新境域的鑰匙。思明新著「副業」一書，教我們怎樣爭取較多收入，列具賺錢的十大條件，兼營生意的步驟，小經營的開展程序，多種的額外收入，怎樣借錢經營生意，以及無本生利的副業……值得我們找尋副業的參考。每冊定價二元四角。

發行所：㈠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㈡灣仔芬域街三至七號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思明其他致富叢書

㈠	生財秘訣	港幣　五元正	㈤	用人與求職	港幣　二元六角
㈡	白手興家的大富翁	港幣　二元五角	㈥	做生意	港幣　二元五角
㈢	推銷術	港幣　三元五角	㈦	郵售業	港幣　三元正
㈣	物業投資	港幣　五元正	㈧	小本生意	港幣　二元五角

函購免收郵費，以示優待。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萬人雜誌第一二〇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二〇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二月十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狗年」的祝福

庚戌新年，人們都爲「狗年」祝福。流年在狗，應可啓示人們以忠義、機警、負責心和奮鬪性。本港社會是否有此特質？這是另一問題，但人與人相處如果具有義犬一樣的個性，這個社會必更趨積極。不容誤會，狗是一種通靈的動物，在正當意義上，許多時人不如狗。諸如「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或爾虞我詐，或損人利己，或敷衍塞責，或反覆多變，這些都是狗所沒有的毛病。但是，有些人爲的衰狗，譬如爲虎作倀的走狗，墮入偏門的賭狗，在「狗年」中都不可爲訓。

一種特別惹人反感的狗，並不是共黨外圍的「馬列狗」，也不是賭場外檔的「格力狗」，而是某些豪門公開嚇人的「內有惡狗」！這種畜牲，自然也是人爲的，牠表面上是用來防盜的門口狗，但是牠的主人卻有藉此對外示威的强烈意圖！

說也奇怪，這一類的豪門惡犬好像是會看相的，你穿得「大衆化」一點牠就會一口噬來，扮得「紳士」一點牠便會給你搖尾帶路。我們覺得，這種惡狗的出現，與其說是有產階級故意造成自己與別人的距離，不如說是牠反映了貧與富之間在現實社會中已形成一道充滿敵意的界限。

在共黨社會裏，貧富懸殊的一般現象是漸漸地消失了，因爲人人都變了「無產階級」，一切財富都被幾個高高在上的頭頭抓去。

不過，如果在不分貧富的政治管理下，竟連「過年」的享受也被剝奪，則對中國人說來就簡直比舊時的「王小二」更慘。香港，雖然貧富不調和，但每逢過年時節，各家各界都有自己的快樂。

拜神賀歲，這不是迷信，而是一種善良的民風，它能導致社會化戾氣爲祥和；最感人的是中國新年的和平色彩和豐富節目，團年、拜年、派利是、攞春茗，一連串喜劇性活動，男女老少，無分貧富，都像要狂歡十日，到年初十才肯完場。這種過年的大好日子又豈是幸福的共產天堂所能夢想？它們要用暴力手段去「剷除四舊」哩！中共無疑也歡迎華僑回鄉過年，惟其目的只是在銷貨及爭取外滙！

香港今年過新年，顯然是在經濟繁榮的大好形勢中欣然渡過，香港貨出口全年多達一百〇五億元，全港銀行存款更超過一百二十億，連沉滯已久的物業市場也猛然復活了，在這好景中過新年，不但顯得皆大歡喜，而且會有更佳的展望。然而，香港繁榮，實質上還只是少數人所享有，在市政局民選議員中就曾在會議席上坦然指出。照我們所知，「經濟繁榮」的眞正意義，是在於國民收入都有盈餘，一般生活和消費力都平均提高了。

香港有此現象嗎？大概每一個人都會說：「並不！」香港多數人都在患窮，貿易並無直接關繫及他們，銀行存款也幾乎完全不是他們的。一般小市民，正在民生物價的高壓下打滾，他們那份「牛工」跟物價一比，簡直像龜兔賽跑。現在，物業回升，對小市民是悲喜交集，喜的是社會經濟之發展將會帶來較好「撈」的機會，悲的卻是加租迫遷的威脅恐會終於「加」到頭上來。

香港繁榮的畸象，最突出的要算賭風成狂！最近據報，一次跑馬的總投注就多達一千五百萬元。至於外圍的非法狗馬，更賭到無法數計。除此之外，假如扯到麻雀，及其他地下的雜賭，那就恐怕說來話長。在禁政下有此流行的賭風，是否說明一種實際的「需要」，即人們賭錢並不爲了興趣，而是要靠賭博去希望「攪掂」？這個不幸的問題實值得我們的社會專家嚴重注意！事實上，年來刼案大見增加，時近殘年，本港刼匪尤爲猖獗，這是否與賭風有關？或是否與社會的貧窮程度有關？更值得對眼前繁榮表示樂觀的專家們加以注意！

「狗年」伊始，在一片「恭喜發財」聲中，我們固要珍惜香港的經濟成就，更要着重提高一般的生活水平。對個人來說，我們認爲新年的新計劃，應該奠基於忠誠、機敏和鬪志，以切實改善自己的環境；對於賭，雖然新年賭博將更加繁榮，但切勿把它和生活希望連繫起來。對社會來說，由於目前有貧富不均的嚴重趨勢，新年的展望應着重加强社會福利。廣泛推行職業輔導，積極擴建廉價樓宇，全力消除社會不安的因素，都是目前造福社會的基本原則。發展中的公益金，應可協力拉平社會的寡頭繁榮。

哀哉中國人！漢奸論調滿天飛！

台灣人民投票？指派日本托管？

劉人傑

擁護國府的香港大報，竟提出台灣應由人民投票及聯合國指派日本托管的「妙論」。這種論調，和費正清同一鼻孔出氣；也和台獨喉舌刊物的梁某人謬論相同。可見搞台獨的小爬蟲，聽命於米飯班主，放出的毒，全是一樣。八年苦戰得回來的領土，居然有人要送還日本，這是十足的漢奸論調！

讀者來函揭出黑文

台獨分子正紛紛活動，如火如荼。香港介乎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更成爲他們不肯放過的宣傳基地。自彭明敏出走後，香港小爬蟲盡量利用機會，到處宣揚賣國論調。平時雖擅於掩蔽，到這階段，卒一一露出原形！

對美國佬派、蘿蔔頭派台獨分子的來龍去脉，近三期老萬已有極詳盡的說明；平時沒注意這問題的，從這幾期的分析報導，也可明瞭梗概。

在老萬動筆寫「新聞以外」時，接到一位署名「長城一叟」的讀者來函，揭出另一篇有問題的文章。在台獨小爬蟲正到處鑽孔活動之時，出現這一篇文章，原無足奇；奇是奇在這文章出現於一家「中華民國」紀年的大報，事情的嚴重性，就完全兩樣。

這使人想到兩個可能性：其一是執筆寫這篇文章的人是老胡塗，對所謂「台灣獨立運動」問題曚查查，說話不負責；另一可能性則是小爬蟲滲入擁護國民政府的言論機關，且居高位，可大放毒素，沒有人敢干預。

長城一叟的憤激話

據「長城一叟」來信說：一月二十七日某大報的社論，如不看報頭，幾疑是左報「傑作」。他立論之奇，眞令人笑掉牙齒。何以言之？他說英揆訪美是爲了「台獨」，替「台獨」策劃：台灣讓日本托管，或讓台人投票。這篇社論的執筆人根本沒政治常識，一派胡言亂語。不能自理的地區才有托管辦法，這辦法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處理法國殖民地。台灣是東南亞最安定繁榮的地區，爲中華民國之一省，聯合國主要盟員之一，何以說到托管？豈非在說夢話？

投票辦法，更加不通。用之於南越尚且不當，況我中華民國乎？這篇社論完全是漢奸論調，凡有國家觀念，民族自尊的人，都該羣起攻之！

老萬對這家大報的社論一向不注意，以其有如王婆腳布，又長又臭也。長城一叟既這麼說，老萬恐他斷章取義，罵錯好人，乃檢出當日社論，細讀一遍，發覺這篇社論值得商榷的地方確是很多，長城一叟斥爲漢奸論調，不算得太過火。

小爬蟲們正大放毒素的時候，堂堂大報，且是擁護國民政府的報紙，竟有這種言論出現，實使人遺憾。

「有問題」的一段

長城一叟提出「有問題」的這段文章，爲便於讀者分析，轉錄如下：

「紐約已有『台獨』的『總部』，則在有關各方的資助下，彭明敏或其同路人當能策動海外台籍學生向聯合國提出獨立自決的要求；而同時又在白宮之前遊行示威，以引起舉世注意。於是宇丹就恃其聯合國秘書長的地位，遊說各國代表支持『台獨』運動，而由安全理事會將這問題移交予聯合國大會討論。討論的結果，可能是下列兩種之一：

㈠在聯合國監視下，由台灣人民投票，以表示他們是要建立台灣獨立國；或㈡指派日本爲台灣托管國。兩者之中，後者之可能性較大。

㈠因日本的外交手腕，素稱微妙，而有意想不到之效力。㈡因日本在台灣的投資浩大，足有實力來左右民眾的表決。如日本被指派爲托管國，中共可能不提出異議。它的目的並非要保持台灣一島的領土，而是要消滅它的唯一後顧之憂的國府。國府一去，則美日與中共的其他問題，就不難陸續解決。以是這次英揆威爾遜訪美之行，實有心懷不軌之嫌。

「以上的揣測，容或欠妥，但自耶爾達(瓦爾達)以來，國際間幾無不可能之事。」

姑息豈可過止亂源？

各位剛讀過上期老萬的「新聞以外」，一定還記得我分析過，費正清一方面搞兩個中國；一方面搞台獨，美國搞的台獨，又可能與日本搞的台獨合流。美、日的陰謀，正和那位主筆先生的「建議」一模一樣，一個中國(毛共)；一個台灣(不是國民政府統治的)，這樣不但解決了「中國問題」；而且「合乎美國和日本的利益」。

至於前期被老萬批臭的台獨喉舌刊物梁鏡和的論調，與此也大同小異。不管美式台獨抑或日式台

獨，目的都在推倒國民政府，沒有國府的存在，就可搞掂中共，用姑息政策遏止亞洲亂源。其實，這不過是美國佬與蘿蔔頭一廂情願的想法。如果中共承認了這些事實，他們天天叫嚷的「解放台灣」，又怎樣向世界、向人民交代？人們會想到這等於中共甘心將領土出賣，默認了台灣的「獨立」，何「解放」之有？

大陸何以不投票？

社論提出的兩個可能性之一的「在聯合國監視下，由台灣人民投票」，這似乎基於「民族自決」的原則。

使老萬不明白的，那位社論大主筆為什麼不提出在中國大陸也舉行一次同樣的人民投票？如果七億人民大部份贊成毛共的統治，就不必再反共，消除了「尖銳的對立」；如果大部份中國人要求一個自由民主的政體，就要勞煩聯合國頭頭叫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下野了。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如果台灣要舉行「人民投票」，中國的每一省都該同樣舉行。如果眞有這樣的日子，人民可以選擇他們喜歡的政府，中共殘民以逞的政權，馬上便垮台，能夠實行的話，比用兵反攻大陸有效得多！

他只是主張台灣人民投票，不主張大陸人民投票，也許是根據費正清的說法：「台灣人乃高山族與西班牙人及荷蘭人之合種，與中國人毫無血統關係。」可是，中國大陸的西藏人、苗、傜等，何嘗不大條道理要求「投票」？主筆先生的主張，無非是費正清的應聲蟲！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根據「中日和約」的規定，日本已「放棄對台灣、澎湖一切權利、名義的要求」，並聲明「本條約對中華民國國民的名稱的使用，包括台灣、澎湖的居民在內」。日本又承認，凡「由於中華民國過去、現在或將來在台灣實施的法律規則而獲得中國國籍者，都是中華民國國民。」

根據這條約規定，費正清的「應驅逐來自大陸之中國人宣佈獨立」主張，是違反條約規定的。台灣既然重歸中國版圖，其人民就是中國的國民，不管他們的「祖先」是什麼人。許多國家都由多種民族組成，如果每個不同民族都要獨立，則許多國家都會四分五裂。最近尼日利亞的比亞法拉，他們是不同的民族而進行獨立運動，何嘗得到英美同情？費正清應該支持他們，何以單獨熱中於搞台獨呢？

托管何以要派日本仔？

至於所提聯合國指派日本托管台灣的建議，更是荒謬絕倫！如照那位主筆先生所說「自耶爾達（瓦爾達）以來，國際間幾無不可能之事」。認為這是可行的方法，那麼，全世界變亂地區，全由聯合國指派國家「托管」，不就可以把一切問題解決？中東問題可以如此，越南問題也不用舉行什麼和談了，只消由聯合國指派國家托管南越，戰火便馬上停息。

當日日本黷武窮兵，威脅世界安全，戰敗了，也沒有由聯合國指派國家托管，今天居然有中國人（？）提出以戰敗國的日本托管自己的領土，長城一叟指為漢奸論調，不見得是過甚其詞。

更令老萬不解的，何以什麼國家不指派，他老人家偏指派日本佬？蘿蔔頭在八年抗戰中，屠殺了數不清的中國人，這血海深仇，若非中國人寬宏大量，會至今仍仇視日本人。今日香港見到的「中日和睦」情況，乃基於做生意而已。日本貨對香港的傾銷，鰲頭獨佔，壓倒毛共；香港商人和蘿蔔頭做生意的，當然多得很。不記舊恨，在商言商，還說得過去；若是替日本人搞政治，傾覆自己的政府，這種人，無法得到國人同情。

國軍龐大力量能消滅麼？

今日倡議台灣交由日本托管者，對國家民族之罪行，更為巨大。國府慘勝後，肅奸會誅除協力分子無數，今日倡議將自己領土供日本托管者，大言不慚，妄發謬論，雖無肅奸會予以整肅，但同胞的正義嚴斥，當使他們無所遁形。

搞獨立也好，搞托管也好，這些小爬蟲顯然忽視了一個最大的因素，那是國府儲備着隨時用作反攻大陸的龐大軍力。不管要獨立或托管，必須先解決了這龐大軍力，才可達到目的。

儘管有美國佬、蘿蔔頭在背後撐腰，小爬蟲究竟是否有能力消解國府軍力，順服地接管這島嶼呢？這是大成疑問的事。國府若面臨到外力重壓，走頭無路的境地時，勢必作最後一拼。戰也死，不戰也死，且看美日用什麼方法壓住這股龐大武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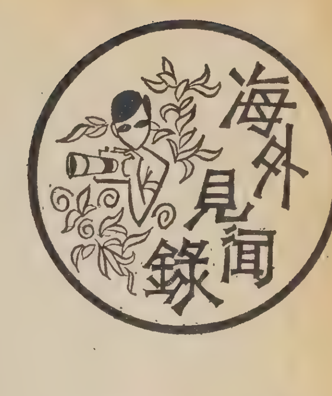
國府存在香港才安定

身居香港的小爬蟲，鼓吹台獨，如果為了賺點鈔票倒無所謂；如果眞的是「同情台灣人」而搞台獨，則正合老毛「搬石頭打自己腳」的一句語錄。

大家知道，有中華民國政府存在，身居香港的四百萬中國避難者，都可安定過日；國府對毛共是個最大的威脅，這威脅不存在，他們隨時可對香港增加壓力。但有國府在台灣隔岸虎視眈眈，要對香港用武就有後顧之憂，香港的安定，是建立在這種矛盾和對峙形勢中。如果協助了美日摧毀國府，毛共不再受到威脅，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安定日子可能無法繼續維持下去，那些聲言不喜歡中共政權，也不喜歡國府的爬蟲，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安安定定在香港過資產階級的生活。

中國八年苦戰，多少戰士死在沙場，多少同胞慘遭屠殺，付出偌大代價，爭取了台灣重歸中國版圖；現在又自己去搞「托管」，雙手把台灣獻給日本，對得起已死的戰士，對得起犧牲的同胞嗎？稍為有點人性的，都不會幹這勾當。

老萬一個月來差不多沒有離開這問題，是因為感到其嚴重性，實不容忽視，一定要把國際間的陰謀打消，中國才有復興之日；否則七億同胞將永淪苦海，我們想好好在香港做避難者，似也沒可能了。



由莫斯科到列寧格勒【上】

迢 迢

編者按

被稱爲修正主義的蘇聯，正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興辦旅遊事業，吸引遊客爭取外滙，是其中之最顯著者。

這個以前稱爲「鐵幕國家」的「共產祖國」，十年前往訪問的外國人，不到五十萬人，而且其中多數是來自共產國家。但在去（一九六九）年的旅遊客，據估計在一百六十萬人以上。其中半數是來自共產國家；另一半則是來自英、法、阿拉伯及亞洲與非洲，美國人約佔三萬人。

本文作者迢迢先生是美籍華人，他於去年偕同太太與數位友人作了一次東歐之旅，遍遊蘇聯及其他共產國家，雖是走馬觀花，由於作者觀察力敏銳入微，我們可以從他的報導中，看出今日蘇聯爲競爭軍備而造成其他方面的落後與窮困，以及東歐各國對蘇聯的背向。

入蘇如探險，不准禁例多

在美國緊張忙碌的生活，如果每隔一個時期不去渡假，拋開一切業務和煩惱，到另外一個地方換換空氣，休息休息的話，是叫人支撐不下去的。但像我們的一羣，每隔一年或兩年都去渡假，可去的地方都去過了，環遊世界亦遊過了，還有什麼地方好去呢？每逢週末朋友見面，總是互相問詢：「今年到什麼地方去？」「有什麼新鮮的地方可去？」「啊！去東歐，去蘇聯吧？」有人這樣提出，使我們這一羣提起了興趣。

眞的，最近蘇聯招徠旅客，每個航空公司，都訂出計劃，去旅行東歐和蘇聯，也不像前幾年那樣，要在外交部特別申請，發給特別護照。現在，一切只交給航空公司，他們會代爲計劃一切，訂好旅店、擬好行程、向每個國家申請入境簽證。旅客只須照章交錢，一切可不必憂慮，十分方便。

我們這一羣中有醫生、有律師、大資本家、大地主、文學家等種種職業人士；人種有法國人、英國人、中國人，但都是美國籍的。其中都是爲了沒地方好去，爲了好奇而作這次東歐之旅。日期雖只是數星期，但雪泥鴻爪，不無可記的地方。

在未起程之前，我們便緊張起來，因爲旅行社給我們放影蘇聯及東歐的名勝活動小電影，告訴我們這次旅行是値回票價有餘；同時亦告誡我們，這次旅行是去探訪共產國家，一切須特別的小心，不可像在別的國家肆無忌憚，爲所欲爲，不然是自取煩惱。在旅行計劃書上，清清的寫着：第一，不得隨便攝影，在飛機場、廠房、火車上、飛機內、邊界、羣眾集會的地方，切不可攝影。第二，衣物、攝影機、菲林等，只能自用，不能帶去送人。如是帶給戚友，各種關係須填寫得清清楚楚，同時物値不得超過所限價値。第三，在共產國家內，對侍者、及工作人員，一律不要給貼士，因爲給錢與他們，會視爲對他們的一種侮辱，最好帶備一些原子筆、香口糖、絲袜、唱片、香烟等等小禮物送給他們，則皆大歡喜。第四，手稿、菲林底片等東西，切不可携帶。（按：有一個同伴問旅行社當局，可不可以携帶一個小型錄音機，因爲可以錄些民歌或當地的音樂等回來作爲紀念。旅行社代向蘇聯駐美使館查詢，所得的回答是「否」！）第五，該國的外幣不得携進及帶出……。

除此以外，我們爲做好「入國問禁，入鄉問俗」的準備工作，還借了許多關於東歐的書籍遊記等來閱讀，又向那些曾去過的朋友探詢，所須遵守的「律例」，大概不出上述幾條。由於我們出發的日期已是夏末秋初，所去的地方又是寒帶，置辦寒衣之外，還順帶購置不少的香口膠、口紅、香烟、領帶、廉價的原子筆等，以便依正規矩行事。

起程不順利，受驚又受氣

可是臨起程時，我們之中有三對夫婦，先到美西探訪親友，然後到期在紐約與大夥集合。但到期我們到了紐約，才知大夥早一日已飛巴黎，他們在巴黎等候我們，同機赴莫斯科。但是吊兒郎當的法國航空公司，當晚在紐約本應六時起飛，卻延至十時，次晨抵巴黎應是八時，我們是要乘十一時的蘇聯航機直飛莫斯科的。但在巴黎着陸時，已經是十時多了，取了行李出來，無論如何趕不上這十一時的班機，因爲從阿里機場以最快行車速度，趕去另一機場也要一個多鐘頭。同時，同行的周太太，又失落了一隻箱子，因此種種，周先生大發雷霆，要乘原機返回紐約，取消此行。後來經我們做好做歹，才勸得他息怒，同時向法航交涉，他們自知理虧，答應招待我們一晚，並將失落的箱子找到了，直送莫斯科。爲了不再誤點，次晨八時，我們便離旅店，趕到機場，一直候到將近十點才得入閘。這時，我們漸次緊張起來，因爲出現在我們面前的人羣，是多麼不同呀，他（她）們衣着襤褸，手中所携的行李，不是手提袋、箱子等等，而多數是用報紙包紮着，和透明的膠袋包着，更多的是用線織的網袋把東西裝着。和周太太的狐皮大衣、絲質便帽、輝煌的化粧箱對比之下，眞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階級，難怪那班人羣都投以奇異目光！

許多去波蘭、捷克的人上機以後，終於輪到我們了，能說英語的法國地勤

小姐，十分和氣的指給我們看，這就是我們乘去莫斯畫的飛機。飛機很大，我問過這小姐可以照張像嗎？她說可以的。於是我對着飛機，和候機的人羣，準備拍張照片。誰知此舉卻引起一陣騷動，原來那班俄國人都紛紛避開，只賸下我們的同伴可以照入鏡頭。

飛機的外表是壯觀的，但進入機艙，卻是一片灰色，非但沒有一點裝飾，且陳舊得許多地方脫膝、脫色、生銹。坐位沒有對號，我們隨便揀了個近窗口的座位。大約一百多人，只聽得物件碰擊聲，差不多沒有人談話。這種沉默氣氛，在我們看來是難堪的。望望前後左右，俱是濃眉大眼，嘴巴緊閉的男女。

飛機起飛了，隨機的空中小姐嗶哩嘩啦的在擴音機裏喊着，大概是預告飛機起飛，旅客繫好腰帶等。不久，她就端午餐出來，她是一個外相極粗魯的肥胖女人，只見她兩手各捧一碟午餐，送給旅客後，又回到厨房裏，再捧兩碟出來。如此更翻行走，捧完全機的午餐，已經費時四十多分鐘了。她這種工作方法，不禁使人發出一個幼稚的問題，爲什麼不用一架手推車，每次推十數碟出來分派？餐後，她又每兩碟兩碟的收拾進去，只見她一個人在工作。大概太辛苦了，我太太請她再給一杯水，她竟沒好氣的瞪了一眼，水壺猛的倒入杯內，濺得我太太的衣裳濕了一大塊。這種無禮的態度，直把我太太氣得漲紅了面孔，望了那個同坐在一列的大塊頭，他只聳聳肩，作了個無可奈何之狀。

爲了緩和這尷尬的場面，我只好和妻談着家中小孩，現在大概在做什麼？一方面欣賞窗外的田野。同飛機的升空，和美、歐的飛機有點不同。跑道極短，一下子就竄到極高空。忽然間飛機直往下跌，竄了一陣以後，全機嘩然！妻緊握着我的手，直嚇得魂魄出了竅，我自己也不禁害怕起來。幸好同行的柏克太太經驗豐富，她因有私家飛機，所以懂得這是什麼道理。她安慰我們說：這是因爲空氣的關係，常會如此的。不過，如果跌得太厲害，機內的人也會受傷。周先生嚇得差不多心臟病復發；周太太也埋怨說：「如果東歐的飛機每次都是這樣，恐怕回家時已得了神經病。」

莫斯科之古里宮

莫斯科機場，簡陋夾骯髒

幸好，經過約五個鐘頭的飛行，抵達了莫斯科，已是黃昏了。只見機場外是黑叢叢的樹林，機場大厦是半圓形的。我們把旅行社的襟章扣上，希望他們依約派人來接。但是我們經過了荷槍帶紅星的兵士崗位，進入機場大廳，仍不見人。及至取得了行李，驗過了護照，蘇聯旅遊部的人說：入境人的名單上沒有我們的名字，所以沒法替我們找房間。我們急得如熱鍋上螞蟻，示以種種證件，才答應替我們去查。把我們各人的證件取去，原來蘇聯對旅客控制極嚴，從入境證，到訂旅店房間，及取食物的配給證，一切都須經過政府屬下的旅客部（Intourist）才能取得。就像我們現在已抵達了莫斯科機場，與旅行社失去聯絡，想自己叫架的士直去市區，找間旅館住下，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爲非經過旅客部，旅館決不會租房間給你。



莫斯科之地底電車站，誇爲世界第一，其實大而無當。

在機場上工作的旅客部及海關人員，都是英俊的青年，說得很好的英語。對他們本國人民的行李，搜得極其詳細，但對我們這幾個，卻沒有檢查，只問問我們帶多少外幣入境？及女人們有些什麼金器手飾？手提包及箱子完全沒有打開，老周那個小型錄音機，雖經旅行社詢問過說不可，但他不服氣說：「如果不准我帶，我存放在機場海關好了，出境時取回，難道蘇聯不准我帶，我便放棄那些著名的波蘭、匈牙利的民歌和音樂嗎？」但機場沒有查行李，老周也懶得去報告，於是那錄音機也帶進了莫斯科。但是老周始終不敢用過。

我們把行李放在一個較為安靜的角落，機場只有幾張半新舊的籐椅子。等那幾個大塊頭的俄婦走了以後，我們才有機會坐下來。但是，怎能坐得安穩呢？蚊子像蒼蠅一樣大，像轟炸機般一陣一陣的來攻。我們男人穿了長褲子還好，幾個太太穿着短裙、玻璃絲襪，正好給蚊子叮咬。只見她們坐立不安，不停的拍着、抓癢，一揚手就抓着幾個。最可笑的是老周內急，去了廁所回來，嘴裏不停的嘀咕着，說廁所髒得可以，使我們寧願忍着也不願去光顧。

我們就像難民似的在等着，去催過幾次，都沒有結果。時間慢慢的過去，已是晚上八點鐘，第二班旅客又湧進來了。拿了我們的證件的青年卻已不見面，大概是換了班了。天呀！如果我們失了這些證件，那怎麼得了？於是一齊湧到辦事處去交涉。正鬧得不可開交時，那個青年才回來說，可以暫時將我們安置，問我們願意住什麼旅館？周太太冲口而出的說：「大都會旅館」。於是，他打了一次電話後，就領我們到門外，交給一架的士司機。我們坐上一架龐大的黑色的士，直向市中心駛去。給弄得非常煩燥不安的一羣，這才開心起來。周太得意的告訴我們大都會Hotel Metropole旅館，是俄國最有名的旅館，內裏的裝飾完全是仿照帝俄時代的古典裝飾，房間大得可以作為跳舞廳，我們既然付了第一流的用費，為什麼不去住住大都會旅館呢？我們的的士司機會說幾句英語，大家又趕緊跟他學幾句用得着的俄國語，如「謝謝，請，再見」等等。從機場至市中心，約有二十多里，是一條十分寬闊平坦的馬路。那司機說這條路直通列寧格勒，但沿途只是左邊有些樓宇，據說是新建的。馬路上，只有我們的車子，見不到有別的車子。想起紐約、倫敦、巴黎以及香港的車如流水馬如龍的夜景，真有天壤之別。

莫斯科之克里姆林宮遠眺

有錢可使鬼推磨，到處揚梅一樣花

這有名的大都會旅館，其外表並無驚人之處，只有那一列石級，看上去還有些氣派。我們進門，註了冊，那註冊處的女郎取了我們的護照，囑我們即到二樓另一個辦事處去取飯票；並告訴我們旅館的餐廳，十時就要關門。於是我們走到二樓，一個女郎給了我們每人一疊票子，有些是早餐的，有些是晚餐的，有些是去參觀的。匆匆忙忙的放下行李，趕着去吃飯，老周夫婦到樓下的大餐廳去了。柏克先生卻看見電梯旁一塊牌子，寫着五樓有道地的俄國餐。於是我們四人直奔五樓，找到餐廳，原來是一間廳子，十幾張長板桌放着，許多人就圍着長板桌進食。在中央的牆壁上，安着一個電視幕，咪高峯播送着刺耳的歌聲。忽然間電視上出現人像，大家就停食鼓掌，那情形就像我不久以前看過一齣英國電影：「世界到了一九八四的時候」，大家鼓掌呼口號的情景一模一樣，不知是否作者是在這裏取得靈感而寫的呢？等了許久，侍者來說，我們的飯票不能在這裏用。看看鐘約莫十點，於是大家又飛奔下樓，走到大餐廳最後的一個角落裏，才找到老周夫婦。他們仍未進食，我們坐在一起，周太太就開始訴說她的奇遇。

周太太忿忿然說：「當我們進來時，許多桌子是空着的，我們揀了一張近舞池和音樂枱的桌子，桌上並沒有放着預訂的記號。正欲坐下，一個侍者走過來說，這是已預定的，不能坐；於是走向別的一張，亦不許坐。這樣換了幾次位，她倆忿而問到底那裏才可坐。結果被指引到這最後角落的一張桌子坐下。又許久沒有人來招呼，眼着着打佯的時間快到，實在着急得很。好在周太人情急智生，把一張一元的美鈔，靜靜的放在餐碟底下，故意讓那在傍走過的侍者瞥見。正是『有錢使得鬼推磨』，那侍者立即走過來招待，那種謙恭之態，與剛才的長面孔，正成了一個强烈的對比。」

本來在大都市裏，這是一個極平凡的故事，相信任誰都見過。就是在美國，一些高等的夜總會及大餐廳，對有色人種仍是歧視，有時我們欲進去進餐，每給侍者領班擋駕。可是你偷偷的塞點錢在他手裏，一樣得到極好的待遇。但是，宣傳為人民服務，正當的賞錢，亦視為對他們是侮辱的「禁例」，明明白白的寫在書上，寫在遊歷指南上，但我們親身經歷到的竟是適得其反，那怎麼不令我們感到既意外又驚奇呢？

一位日本海員談大陸

魯遂

最近在日本朋友家裏見到一位日本海員。他從去年九月到今年一月，前後到過廣州、上海、青島、大連四個地方。他中學畢業、頗有觀察力，在酒酣耳熱之際，開懷暢談幾個月來的大陸見聞，摘要紀錄如左。

碼頭効率低於香港三倍

首先談到碼頭的設備和効率，他說大陸的碼頭設備仍停留在戰前的水準。例如裝卸貨物，在全世界各地，包括香港、星加坡，都使用機動的拖車，在大陸仍全靠人力。通常是把貨箱放在裝有小輪的板車上（類似街邊搬傢私工人所用的推車），由人推拉，運往堆棧或倉庫。碼頭上的起重機，既小又舊。因此裝卸効力非常低，同樣噸數的貨物，在香港三天可以裝卸完畢，在大陸最少要十天。

文革以後工人的勞動紀律迄未恢復。以廣州的黃埔碼頭為例，碼頭工人應到五點半放工，可是四點半以後，就找不到工人了。有一次他在街上蹓躂，走到一處工廠前面，是下午兩點多鐘，正是上班時間，工廠門口寫着「抓革命、促生產」的大字標語，可是就在門內的貨箱上有兩個工人用報紙幪面，鼾聲大作。

備戰有名無實

他在廣州、上海等地都看見民工在挖防空壕。但人數不多，工作也不起勁，多利用工餘或假日進行。並沒有大規模動員，或限制完成的緊張氣氛。挖防空壕的人老少都有，有工人也有學生。動作很慢，挖一鍬，拖半天才挖第二鍬。各處並無備戰的標語，也聽不到有關備戰的廣播。在廣播方面，各地的政治態度頗不一致。據他從中國海員聽說，僅有上海一地，在廣播新聞之前，仍喊「毛主席萬壽無疆」，其他各地廣播，都不喊這種口號了。

人民的羨慕眼光

外國海員在大陸各地登陸後，只能在外國海員俱樂部裏吃飯、喝酒、休息、理髮、洗澡。一般的酒飯館，非有糧票不能進入。他們穿着極普通的衣服，如甲克、西褲，也被大陸人民投以羨慕的眼光，所過之處許多兒童圍着看。有時他們坐在海員俱樂部裏喝啤酒、吃飯，也時而看見路過的人，向裏面探望。因此各地的海員俱樂部，玻璃窗都油上白漆，或以宣傳畫擋住，防止人民偷看。

大陸人民的生活仍十分苦。大致的印象，華北東北的人民衣着較整齊，華東華南的人飲食較佳。他在廣州的黃埔碼頭，看見碼頭工人燒飯，鍋裏燉的多是蔬菜，有時看見有魚，米飯倒還充足。東北人飲食最差，吃的是紅色的高粱米，菜也差。

仍有黑市買賣

大陸各地仍有黑市買賣，以上海為最盛。有些專做黑市生意的人，常向海員收買手錶、自來水筆、手提收音機等。他們經常在海員常出現的街道出現，在四周無人時，突然走近你，低聲問有沒有東西賣。瑞士手錶最搶手。

大陸的百貨商店，貨物不及香港。那些「國貨公司」的商品多。有些東西擺在那裏不賣，而且價格比香港貴得多。一般人民只能望物興歎。

影劇仍在停頓狀態

大陸的藝術活動，仍極寂寞，連電影也沒的看，這是外國海員最感不慣的。因為「文化大革命」，大部分影片都被禁映，不但外國片看不到，連中共自己出的影片，也不能上演了。電影院只以幾十部特准的影片輪流上演，不外是「地道戰」、「智取威虎山」之類的之政治電影。戲劇也仍在停演狀態，許多劇院，鐵門深鎖，門堪羅雀。

大連動物園所見

他特別指責大陸人民道德水準低落。他舉出一件事實為證。

去年秋天，他在大連曾去逛動物園。看見兩個兒童用乾樹枝，伸進籠裏，打一隻天鵝。不多一會兒來了一個拿着書包的大學生，見了兒童這種行為，不但不加干涉，並且教給兒童，用樹枝插天鵝的眼睛。使他大為驚憤，認為太缺乏愛護動物的道德，天鵝那麼美麗和善馴，竟用樹枝插她的眼睛，實在太殘忍了。我聽了這種指責，民族自尊心受了損傷，幾次想反唇相譏，但稍作思考，即冷靜下來。他並非指責中華民族，而是指責在共黨統治下，受共黨教育的中國青年。

平心而論近代的中國人，平均的公德水準較西方人為低，這是因為社會混亂，經濟貧困造成的。孟子曾說：「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義」。孔子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社會中的多數人，多是不能固窮不亂的普通人，在社會貧且亂的情況下，道德水準不如人，原不足怪。可是，在美國的華僑與白人、黑人、日本人相比犯罪率則最小，道德水準則最高。這是說，在相同的經濟生活條件下，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就顯發出來了。

共黨教育毒害青年

受共黨教育的青年，道德水準低落，原因是明顯的。第一，共產黨信仰唯物論，蔑視人性，同情心和道德；鼓勵仇恨意識，鬭爭觀念，這種教育蔽塞人性中的善端德源，使人流於冷酷殘忍，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二，共黨的極權統治，不但壓制言論自由，並且剝奪沉默的自由，迫使人說假話，作偽態，使人人都變成自我諷刺的阿Q，人格分裂者。經長期的精神折磨，人不僅難以存養道德，即保持神經正常也成為艱難之事。大陸青年的道德低落，原沒有什麼奇怪。

由「且看今天，竟是三子天下」說到

姚文元是毛澤東的私生子嗎？

黃甄

同文待旦兄在本刊八十九期對姚文元的身世提出質疑，並且列出了可信的證據，否定了傳說已久姚文元是毛澤東的女婿。

據我所知，姚文元去年的實足年齡是四十四歲，那是他自己說的。

一九五八年姚文元曾自上海到過廣州躭了三個月，至少有七十天躲在「南方日報」，這可能與「南方日報」當時所走的路線——「重農輕工」有關。他當時在上海搞的「工運理論」頗受注意，「南方日報」可能需要吸取他的工作經驗。在一次閒談中，提到了婚事，姚文元曾說：「明年我要結婚了，三十四歲結婚不算太遲吧？」如果他確在一九五九年結婚，當時是三十四歲的話，算來去年應該是四十四歲了。那麼，正如待旦兄所說的，如果蕭力是姚文元的妻子，姚文元結婚時蕭力才十五歲，大了不止一倍，確實不合情理。

無論如何，我們仍然有理由懷疑姚文元與毛澤東有着不尋常的關係。「文革」後冒起來的新貴都紛紛倒下去了，唯有姚文元一直平步青雲，在「九大」大出風頭，這是誰的力量在支持他？人人都知道林彪、周恩來、康生與姚文元毫無淵源；表面看來毛澤東和姚文元也扳不上什麼關係，但姚文元的身世一直被毛林派「封鎖」，人們對他的身世就益發有興趣尋求，甚至帶來捕風捉影的傳說。既然姚文元不會是毛澤東的女婿，那麼，有無可能是毛澤東的私生子？

早在「文革」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我曾看過由「廣州井崗山第一兵團紅色戰鬥隊」印行的一份刋物，大字標題是：「且看今天，竟是三子天下」！文內解釋所謂「三子」，是：「孩子、婊子、私生子」。當時我還不明白這份刋物是反毛派印行的還是擁毛派印行的，因爲不管站在那一方面來看，當時確是由「三子」控制大陸。但三子之中知道的只有「二子」：一是擁毛派與反毛派都有自己的紅衞兵，這是「孩子」；二是擁毛派寫王光美爲「婊子」，反毛派寫江青爲「婊子」。至於私生子是指何人？既然紅衞兵刋物言之有物的道了出來，一定有私生子那樣的人物在當紅得令。因私生子最不名譽，身世不敢輕易對外人言，一生充滿神秘。環顧大陸兩派頭頭與周圍人物，唯一可疑是私生子的大概只有一個姚文元，他的年齡可以做毛澤東的兒子，他的身世神秘也頗有私生子的意味。他只是一個普通的文化人，居然能夠由編輯室爬上天安門，可能是憑藉「黑市父親」力量的支持。以姚文元今日在中共的「成就」來說，實在沒有理由把身世隱瞞；除非有不足爲外人道的「隱衷」。

可是，紅衞兵刋物既沒有說明誰是私生子？當然也有理由懷疑紅衞兵刋物是無中生有，想當然的製造出一種私生子來。不過在大陸早就對姚文元的身世有很多傳說。反毛派要向姚文元製造攻擊性質的傳說幷不稀奇，毛林派憑他一篇「論海瑞罷官」掀起一場歷史上最大浩刧的「文化大革命」，反毛派自然對這個「始作俑者」有「斷子絕孫」的憎恨。其實，在姚文元發表「論海瑞罷官」的時候，仍是劉鄧天下，如果不是毛澤東給他壯膽，他怎敢蹲在虎爪下面捋虎鬚？在當時，姚文元只是無名小卒，不會有什麼影響力，而毛澤東卻要找這一個無名小卒來做開路先鋒，顯然，對他有了可以信任的條件——既然不會是岳婿，大概是父子的揣猜便流傳了。

本刊創刊號漢裔先生曾對姚文元作過介紹，分明很多人都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兒子，怎會拉到毛澤東去？大陸有這樣的一種傳說：約在一九三二年間，潘漢年受毛澤東所托，帶了一個七歲大的男孩子到上海想辦法安置下來，潘漢年便交給了平日頗有往還的姚蓬子。以後姚蓬子便視同己出，別人也以爲是他親生的了。至於這個傳說，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在「文革」亂得一團糟時，不管是非黑白，一律都要攻擊的紅衞兵刋物，不止臭罵活着的人，也大揭死人陰私。潘漢年便是被攻擊的死人之一。這個曾一度與毛澤東私交甚篤的文化特務，在一份由「武漢鋼鐵紅色司令部三〇戰鬥團」（後來證實是由陳再道支持的反毛刋物）出版的「活的死的全是混蛋」一文中，提到了當年潘漢年在上海「自恃文章寫得漂亮，樣子長得白淨，亂搞男女關係，養了很多私生子，後來兼顧不暇，到處找人寄養，其中一個是硬要反動文人姚××收下。但姚××知道潘漢年帶來的那個已有七歲大的孩子不是他的兒子，潘漢年被追問，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支吾一番便跑了。由此可見，潘漢年自己有很多私生子送出，也替別人大送私生子。」（根據這個「揭露」，大概可以使人相信「且看今天，竟是三子天下」更接近事實了）。

雖然「三〇戰鬥團」沒有說明潘漢年交給姚××代養的是毛澤東的私生子，但一九三二年是毛澤東一生最倒霉的時期，被包圍在江西，自覺前途黯淡。老毛也是人，自然也有「親情」，那麼，託潘漢年把兒女帶到安全的地方去，不會是一件奇事。而且，以當時潘漢年的身份及所負「任務」來說，如果那個七歲大的孩子不是「異乎尋常的人物」，焉敢在走頭無路，草木皆兵的情況之

下肩承此一「重任」？

潘漢年已死，無法證明這個孩子的眞正身份；毛澤東當然會知道的，不過，毛與姚有生之日，可信決不會承認彼此有父子關係，但「文革」中毛澤東對姚文元如此「大力提携」，總算已盡了做父親的責任。如果姚文元不是毛澤東的兒子，相信他依然是躲在編輯室搖筆桿，甚或早已變成黑黨見閻羅王去了。

毛澤東有私生子，不是新聞。這個同時享有殘酷與好色盛名的暴君，眾所周知的老婆便已有了三個；幾十年來流竄各地，「到處留情」，對待女人和對待老百姓一樣毫不負責，只圖個人滿足，不管別人死活。那麼，私生子當不止姚文元一人了。假定姚文元是毛澤東的私生子，姚文元的母親決不會是楊開慧、賀子珍。現在限於「假定」，因此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生下姚文元，也都全無可靠資料可證了（唯一資料是紅衛兵刊物一篇「三子天下」）。大概也可以這樣假定：毛澤東約在三十二歲時生下姚文元，出世後母親死去，毛澤東把姚文元帶在身邊一些日子或交別人撫養，到了七歲才叫潘漢年帶到比較安全的上海去。——毛澤東在三十二歲前後在什麼地方？有什麼活動？一九三二年潘漢年是不是在上海？希望見聞廣博的岳霽先生有以教我；並請指正：那時候毛澤東有無可能養下私生子？

「煙龜」與「撲蜢」

尖鋒

每當吸起烟仔來的時候，腦子裏就自然而然的現起一段「烟龜撲蜢」的情景。而這些「烟龜撲蜢」的鏡頭，恐怕在香港吸着世界各國慮咀名烟的人所難以想像得到的。

一九六〇年，大陸毛共人為的大飢荒，死人難以數計。當時不僅糧食缺乏，甚至所有物質都空前奇缺，連一粒青欖都見不到，廣大人民只有按照毛共配給的一點點少得可憐的米糧吊着一口氣。至於香烟配給方面，凡卅歲以上的吸烟居民，經過烟民登記以後，每人每月可以配給四包香烟（有時只有兩包）。

八十枝香烟普通來說只夠四天，若大舖癮的恐怕一兩天就得吊烟龜了，尤其是在惡劣的環境與苦悶心情中，難免要多抽一兩支的，可是八十支烟又如何夠解決呢？

雖然有些商業幹部走後門偷竊出一些，及部份不吸烟的居民僞稱烟民而獲得配給之後，投入黑市市場支援烟民的需求，可是黑市價格卻炒得非常驚人。正所謂物以稀為貴，例如下級「勇士牌」香烟，原價是一角七分，但黑市卻炒到一元五角至二元人民幣。其它如「聯珠」、「豐收」、「飛馬」、「南方」、「家樂」等都比原價高達十倍。

經過毛共十多年窮凶惡極的搜括與搾取，大陸人民又有誰吸得起一包香烟呢？

初時，有許多人實行以「棺材釘」來補充烟仔的不足。所謂「棺材釘」者，將熟烟絲及烟葉用玉扣草紙捲成。但是一缺百缺，由七、八元一斤的普通烟葉竟漲到七、八十元一斤，「頂霧」的上葉還不只此價。

由於各種烟都缺乏供應和價格的驚人，烟龜們只好隨街執取華僑客以及共幹們丟掉的烟頭。這種執烟頭的現象卻成為街道中的一景，到處都可以看到此起彼落，灣腰執取烟屁股的人，有的人甚至為了互爭一個烟頭而發生爭執。

拾烟頭，在廣州卻另有一個較為雅趣的名稱，稱之為「撲蜢」。若撲到一隻只有十公分長度的稱之為「瘦蜢」；有廿公分左右者稱為「肉蜢」；不過，「棺材釘」的「尖頭蜢」，也一樣不會放過。

更妙的是在各種烟供應奇缺的情況下，竟然有無本生利的職業「撲蜢」者。這些職業「撲蜢」者本身並不是烟民，而是以「撲蜢」來求取生活財路的飢民，他（她）們鶉衣百結，面色菜黃，有失學兒童；有失業的男女青壯年以及老年人，不論在車站碼頭、大街小巷、商店以及廁所都有他（她）們的踪跡。

他（她）們收集了各式各樣的烟頭，倒落舖在地下的舊報紙上，首先剪去燒焦部份，撕開捲紙，將烟絲整鬆混合之後，就地出售。有的還要加工一番，噴些水霧以增加重量才出售。

這些稱之為「什錦烟」者，價錢亦不便宜，每両也需二元左右，不過總之比較黑市烟仔及烟葉便宜多了。所以生意也非常不錯，一下子就賣得清光了。

可是日子一長，別說「肉蜢」難求，甚至「瘦蜢」也將絕跡。於是烟龜們在窮則變，變則通的情況下，再採用空前絕後的所謂代用品，把蕃薯葉、木瓜葉，蓮葉等晒乾整碎，噗其一口既苦又澀且燒喉而不知其味的黑烟，以過口癮。

更妙的，還有人採用「盒仔甘和茶」作為烟絲來吸食，據說，雖苦澀但卻比較涼喉。希望海外搜集大陸「一窮二白」資料的人，不要忘記把這些材料加進去。

「星星月亮太陽」寫作經過讀後感

東方晦

連日在星島晚報的「生活圈」，看到徐速先生的「星星月亮太陽寫作經過」，自述他對該書的寫作動機及經過情形，看了之後，覺得有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謊言自來難長壽

歌德說過：「當我錯了，誰都看得出來；我若說謊，那就不然。」其實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希臘一位大悲劇家，索福克里司，曾經說過：「謊言自來難長壽。」中國有句諺語「沒有不透風的牆」；又說「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為！」「謊言」，早晚總會被人拆穿的。

本人對徐速先生的著作，向來沒有看過；對姚雪垠的「春暖花開的時候」，在大陸時雖曾看過，但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內容早已忘得一乾二淨。近來因為新晚報指出「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春暖花開的時候」，為了好奇，才把兩書買來瀏覽了一遍。得到的初步印象是：「深苔」的話，大致是對的。所以我認為徐先生說的是「謊言」！眼前有一個例子，足以證明徐先生善於說謊；他在該書「新版附記」中說：

「其實，修辭在小說中並不是佔着最重要的地位，因為每個作家都有其獨特的語法與慣用的詞藻；而且尺度很寬，包括方言與粗俗俚語，而且（按：又一個而且）有時非如此不能達意。但我總覺得這畢竟不是好辦法，所以，在新版中我還是淘汰了一些方言與我偏愛的詞彙，採取了『從眾』的原則。」

由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星」書裏是有「方言俚語」的——而這正是姚雪垠的拿手戲：他在「春」書中用的都是豫南方言，如把「我」說成「俺」；把「我們」說成「俺們」；把「跟隨」說成「厮跟」；把「什麼」說成「啥」；稱「爸」為「伯」；以及許多「歇後語」等等——可是我們在「星」書舊版中（三版及十版）卻找不到它的方言俚語在那裏。淘汰方言之說，如果不是謊言，就是初版中也和姚雪垠一樣用了些土話，後來因為怕他人指出與「春」書相似，所以又刪掉了（作者在再版題記中說：「再版中的文字有不少改動」）。否則，徐先生為什麼不指出改的是舊版第幾頁、第幾行，好讓我們也對照一下？

靈感來自姚雪垠

徐先生對於「星星月亮太陽」這個題目的「來由」，他自己說有兩個：一是在參加一次通宵舞會中得來的靈感；一是可能受到燕雲小姐所寫那篇『謝謝你們，雲、海、山』的影響。此外，他又在「星星」書的扉頁，引了海涅的一首詩，其中有「星星、月亮、太陽，在微笑着，我同它們一起微笑——於是毀滅」之句。其實，這全是烟幕，因為只有姚雪垠作過這樣的比喻。不信，請看下面這兩段話。

姚雪垠說：

「我近來正在研究三種少女型……這三種類型，代表着三種基本性格。……如果拿天上的東西來作比：第一種是太陽，第二種是月亮，第三種是天際閃爍的一顆寒星。」（見高峯版春暖花開的時候二七八頁）

再看徐先生怎麼說：

「在我認識的三個女性中，如果說秋明的溫柔，象徵聖潔的月亮；阿蘭姐的幽怨，象徵一顆孤獨的寒星；那麼，亞南的矯健豪邁的作風，當然是一個光明燦爛的太陽了。」（見星星月亮太陽四五頁）「書成贅語」中又說：「將星星、月亮、太陽，象徵三個女性性格」。二者的比喻，分毫不差，難道燕雲小姐的「雲、海、山」，還能比姚雪垠的話更相像？為什麼連看過「春」書也不敢承認？

「星」書和「春」書不僅女性三型的比喻相同，甚至連三位女主角的容貌、性情、愛好，以及戀愛觀點都完全一樣（編者按：此點齊又簡先生將詳細列舉，本文所述刪畧）；世界上決沒有這樣多的「巧合」，一定是其中有一人拾了另一人的「唾餘」。依時間而論，拾人「唾餘」的，似乎不會是姚雪垠吧？（編者按：齊又簡先生文中此類事例更多，且均有原文對照）

為稿費出賣老師大捧主編

可是「當代文藝」四十九期「記我的老師——姚雪垠」一文中，作者「豫白」竟說：

「姚雪垠在抗戰期中的確很有名氣，尤其在中原地區的青年，幾乎無人不知，就好像徐速先生那本「星星月亮太陽」對海外的青年一樣，兩本書都是自傳體，與作家的生活體驗有密切的關係，文筆各有千秋，根本不可能發生抄襲事件，在我的觀感中，「星」書比「春」書的境界高一等；但「春」書對女孩子的心裏（理）描寫很細膩，至於二位作家的私生活，與思想意識，更不可同日而語了。」

這段話，除了替徐速先生洗刷「抄襲」的嫌疑外，還對他大捧特捧，其要點是：一、海外青年對徐先生幾乎無人不知；二、「星」書比「春」書的境界高一等；三、兩作者的私生活與思想意識不可同日而語。於此，我們不禁要問：該文作者究竟根據什麼作出這種比較？「星」書是以第一人稱寫的，還可以說是自傳體；「春」書則是以第三人稱寫的，怎麼也會成了自傳？姚雪垠究竟是書中的那一個？是羅明？是陶春冰？是楊琦？還是方中允？張克非？再不然，替他變性，成為「星星、月亮、太陽」其中之一？由此，可以證明該文作者根本未讀過「春」書，為了幾文稿費便對老師信口誣衊，於

心何忍？事實上「春」書比「星」書各方面都不止高一等！憑什麼說「根本不可能發生抄襲事件」？除了中國，全世界全是「海外」，這大炮未免車得太離譜了吧？最後，還說兩人的私生活與思想意識，更不可同日而語。這話更不知是何所指，是不是認為姚雪垠所說女性三種類型的比喻是抄自「星」書？

對抗戰生活的描寫有「成就」嗎？

徐速先生對抗戰生活的描寫，頗為自負，他在該文中說：

「我在本書沒有好好表達藝術意境，但對抗戰生活的描寫，尤其是對青年人的愛國熱情，自覺得稍有成就，這要歸功於我本身的生活經驗。」

這些語只能騙騙海外青年，因為他們根本不瞭解內地情形，對抗戰經過與戰場實況更是一無所知，寫好寫壞他們也分辨不出來。可是若讓我們這班親身參加抗戰工作的「老兵」看來，那便要笑掉大牙了！

「星」、「春」兩書都以抗戰為背景，所不同的是前者由戰前寫到戰後，時間約有十五年之久，地區則達數省之多；後者的時間只寫了一個春季，地區則只是一個縣城。縱然如此，前者所用的文字也不及後者多。這情形恰像是一個人集中全力以石擊卵，另一個人力量分散以砂擊堅；明眼人不必看內容，也會推測到二者的成敗如何了。

姚雪垠是豫南人，寫的是家鄉事，用的是家鄉口語；他又實地參加過「黨政軍戰地工作委員會」所屬的「戰地工作團」，到第五戰區的鄂北、豫南工作過。「春」書中的背景——商城，無論是人物、地理風俗習慣、社會情形等等，都是他最熟悉的；再加上他的文學修養和寫作技巧，寫出來的東西，自然真切動人，處處予人以「立體」感。例如他寫青年們從事各種救亡活動，都像是活生生的事實；寫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簡直和生活打成一片。尤其寫「台兒莊大捷」的消息傳來時，更是生動：

「忽然，陶春冰急急慌慌的跑轉回來，站在窗外叫道：『好消息！大捷……台兒莊大捷！』『什麼！』吳寄萍和羅蘭同聲驚呼。『台兒莊大捷……街上都在放鞭炮……』陶春冰不管別人對他的話聽清沒有，說完後拔腿就跑，羅蘭渾身痙攣，猛然跳起，摔脫掉表姐的手，像瘋狂似的向外跑去。但跑到院中忽然折轉回來，靠着窗台，用兩手捧着臉孔，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吳寄萍……一躍坐起，想要大叫卻哽咽得叫不出，像哭泣……一般的顫聲說道：『我們的祖國……勝利……勝利……』忽然嘴一張，一連吐出來幾口鮮血。有一股鮮血混和着血沫流到腮上，她用手一擦，腮上的沒擦淨，反把手背上也抹了許多。然而她沒有注意到。顧不得找水漱口，她一面把喉頭的餘腥嚥下肚裏，一面在枕頭下摸索出一張鈔票，向床外探着身子，用帶血的蒼白的手拿着鈔票對窗外揮着，用打震的半嘶啞的哭聲叫道：『我們也買鞭炮！買鞭炮！……』忽然頭一暈，眼一黑，吳寄萍從床舖上跌下地去，然而那張鈔票卻還在她的帶血的手裏捏着……」

這是寫一個病人的激動情形。下面寫在「抗敵工作講習班」中，引起來的激動情緒，更是無比熱烈，文長不能多引，請讀者自己看好了（均見高峯版二〇六至二〇七頁）。

「春」書中的各種活動，「星」書中也應有盡有，但都是「點到為止」，使人有「隔靴搔癢」之感。例如人家出壁報、下鄉宣傳，他也有；人家慰勞壯丁，他慰勞傷兵；人家討論「學生救亡」問題，他也依樣葫蘆；人家演「放下你的鞭子」，他也照演；不過人家是在人羣中演「街頭劇」，他卻把「街頭劇」又搬上舞台演出而已。（編者按：此類相同的情節，齊文中多得很，將陸續發表。）

商城和台兒莊相距，幾達千里，所聽到的只是廣播中的兩三條簡單消息，卻引起全城人民歡欣欲狂，使人讀起來有如重溫舊夢。「星」書是以第一人稱寫的，男主角直接參加了那場大戰，論理應能把當日我軍的調配情形、敵我態勢、敵人的殘暴，以及我方的民心士氣，都作一番淋漓盡致的描述才對。可是他只是輕描淡寫地交代過去了，而且他所寫的那場戰鬥場面，形同兒戲，處處不通，外行看了不夠刺激緊張，內行看了嗤鼻冷笑。（編者按：「星」書中對戰鬥場面的描寫，不通之處甚多，下期有本人的專文批駁，標題是「好大的口氣，好厚的臉皮。」指出「星」書作者根本不懂軍事。）

何況，「星」書中的台兒莊會戰，根本不能成立，因為此時敵軍已接近武漢了（見上期齊又簡先生文）。而且在台兒莊會戰中，竟也有游擊隊和女人參加（即蘇亞南那個部隊），更是不可想像的事！我想大概因為這些情節，「春」書還沒有寫到，作者無所憑依，所以才寫得那樣糟糕！

謎底揭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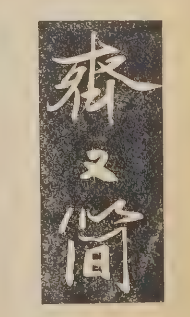
徐先生這篇文章，除了替自己大做免費廣告自捧自吹之外，給我們讀者的印象只是一個「王顧左右而言他」地東拉西扯。扯來扯去總是不敢碰正題。這個問題，誠如林眞先生所說：「其實這個問題很重要，也很易回答，只要兩句話就解決了：第一句話是：『我抄襲了。』第二句話是：『我沒有抄襲！』可是他浪費了許多筆墨，總是模稜兩可，連看過「春」書也不敢承認。不過，我以為這已很難得了：他在這篇文章中，雖未承認抄襲，卻也未加否認；只是說「春書已由高原出版，在此也就不多解說了。」其實此中眞象，他早已間接說出了，只是一般人不會留意而已。他在「新版附記」中說：

「花了一個月的時間，修了又修，改了又改……最使我煩惱的，是故事和人物已經定了型，只能補充一些破綻，而無法大刀闊斧的更動。起先，我曾考慮過在新版中改成第三人稱的寫法，免得讀者的誤會；但一試再試，最後還是失敗了。」

試問，一本暢銷書，使作者名利雙收，出到十二（？）版；為什麼還要「修了又修」，「改了又改」？而且連人物、故事都想作「大刀闊斧」的更動？除了瘋子、傻子誰肯這樣做？徐先生既不瘋也不傻，而居然想作出又瘋又傻的事，只有一個理由能使我們相信——這唯一的理由已由新晚報的「深苦」替作者說出，用不着我們「畫公仔畫出腸來」了！

春暖花開的時候 星星、月亮、太陽比較談

【二】



「星」書作者在「新版附記」中說：

「當本書以較完整的面目出現於讀者的面前，我實在得到一種快慰，但我知道它還有許多疵謬之處，仍然希望讀者們多提意見，即使是無情的指責也好。我自知疏懶成性，如果讀者不督促，就永遠得不到進步，這是我修改工作完畢後的一個寶貴啓示。」

作者這種虛心、求進步的寫作精神，非常令人欽佩。而且出到十二版，還在那裏「花了一個月的時間，修了又修，改了又改」，這樣的「認眞」態度，更是聞所未聞；自稱得上是部「嘔心」之作。現在我們把一部暢銷書和抗戰時的一部名著，作一比較，自不妨用「春秋責備賢者」的尺度去尋根究柢。何況「眞金不怕火煉」，一個人沒有肺病，怕甚麼X光？作者已提出了「即使是無情的指責也好」的殷切要求，我們讀者怎好讓他失望？因此，我在抵瑕蹈隙方面，也就不必客氣了。下面先談「星星」問題。

「春」書中的「星星」

「春」書中的「星星」是羅蘭，她是姚雪垠最喜愛也寫得最為成功的人物之一。每逢寫到她時，作者都用他那靈活的筆觸，細膩而又生動地刻劃她的形象。她是一位出身於大地主家庭的女兒，雖然也參加了講習班，又和曾經是她家佃戶的女兒黃梅（太陽），以及那位愛微笑、愛唱歌的林夢雲（月亮），成了好朋友，住在同一宿舍裏；但她那種憂鬱的性格，較弱的身體，以及家庭中的各種糾紛，卻常使她陷在一種自哀自憐的孤獨境地。她愛文藝、愛寫作，愛用一種詩意的哀愁來淹沒自己。同時，她又經常用一種含蓄的、纏綿的情感，美化她對楊琦「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微妙愛情。所以作者把這位姑娘喻作天邊的一顆「寒星」。這比喻確是十分恰當。

除羅蘭之外，「春」書中還有一位屬於「星星」一類型的女性——吳寄萍。她是羅蘭的表姐，各方面都和羅蘭相像。作者[illegible]描寫她說：「

羅蘭、吳寄

着三分憂鬱。她覺得羅蘭有許多地方類似她的表姐，特別是眼中所表現的那種深深隱藏的憂鬱神情。」（春五九頁）又在馮永青的口中說：「小羅來過。她眞是小孩子，性格上也有點像你，不怪乎你倆是姑表姊妹。」（春一九三頁）作者花了不少篇幅來描寫她，顯然對她非常重視，實際上她就是羅蘭的影子，也是一顆「寒星」，我們應把她和羅蘭看作「兩位一體」（所以「星」書中的阿蘭自然兼有羅、吳的一切特徵）。

「星」書中的「星星」

同樣的，在「星」書中，我們也可以找到這麼一位女孩子——朱蘭。她不但也被作者比成一顆「寒星」，而且連名字也一樣，那可能由於兩位作者都偏愛「蘭花」，再不然，就是所謂微妙的「心靈感應」了。

朱蘭顯然也是作者所偏愛而又加意描寫的人物，盡管書中那位「大情人一

而又較明確地表示了「愛」。她既被喻為「星」書中的「星星」，自然也具有羅蘭和吳寄萍的那種憂鬱、孤獨的氣質（見星書人物表），和病弱的身體，最後，更和吳的命運一樣，染上了無可醫療的肺病，而寂寞地吐着血回到故鄉。這些情節，都被作者技巧地分散到朱蘭的生命過程中。那情形猶如一個頑皮的孩子，在沙灘上把玩具拆開，「化整為零」地分別埋在沙裏一樣；如果他的玩伴夠聰明，循着線索細心而深入地加以搜索，仍然不難把那些分散的零件，逐件找出而拼湊回原形的。當然，一般粗心大意的讀者，就不大容易發現他的秘密了！

現在我們且就「春」書中的羅蘭、吳寄萍的外形、性格、身體、遭遇等方面，和「星」書中的朱蘭，分別比較如下：

一、「寒星」的比喻

春：「第三種是天際閃爍的一顆寒星！」（二七八頁）

「我知道小林是月亮，羅蘭是星星！」（二七九頁）

星：「阿蘭姐的幽怨，象徵一顆孤獨的寒星；」（四五頁）

又如：

春：「羅蘭姐呀！你眞是在天邊閃爍的一顆寒星。」（三三八頁）

星：「阿蘭正像天邊一顆寒星。」（二二頁）

在對話中也出現過這種比喻：

春：「慢點走，等一等我們的月亮星星！」（二八〇頁）

星：「嗯！我還要去看我的月亮星星呢！」（舊版六七頁）

春：她（吳寄萍）是那麼病弱，彷彿只要風一吹就會吹倒：：：「不是，我覺得你很像——」羅蘭不敢說出來林黛玉，忙的改口說：「很像一位瀟洒幽靜的女詩人！」（三五六頁）

星：「你看！人家態度多大方：：不像阿蘭那樣瘦弱得怪可憐的，一陣風來就可以吹倒，活像紅樓夢裏的林黛玉——」說到林黛玉，母親突然停住口。大概她想起了那位女主角悲苦的下場。（二二二頁）

兩位「寒星」型人物，不但都被比作林黛玉，而且都形容瘦弱得「風一吹就可以吹倒」，說話的人都忽然「停口」，連所用詞句也幾乎完全相同，若說是出自一人之手，大概也不會有人反對吧？

三、外貌部份——瘦弱、眼睛表情憂鬱

春：（吳寄萍）稍微顯得瘦弱蒼白，眼角眉梢縱然在歡笑時也藏着三分憂鬱。羅蘭有許多地方類似她的表姐，特別是眼中所表現的那種深深隱藏的憂鬱神情。（五九頁）

星：（朱蘭）有一雙憂鬱地（按：此地字係別字，星書中此字常被錯用）眼睛，看起來很瘦弱。（四頁）我又一次注意阿蘭的面貌，那憂鬱的眼睛：：（三〇頁）

兩書作者都用「星星」比喻「寒星」的眼睛。

例如：

春：（羅蘭）一雙眼睛美麗得像靜夜中的兩顆明星。（二七頁）

星：我只是仰望着窗外的星星：：想起：：阿蘭姐亮晶晶的眼睛。（三一頁）只有這星星：：亮得像阿蘭的眼睛。（三四五頁）

四、性格部份——憂鬱、孤獨、傷感

春：（羅蘭）美麗而有大才，充滿着幻想，署帶着憂鬱。（六頁）「羅蘭憂鬱的時候多：：就讓在快活時候，細看來眼睛裏也常常含有憂鬱。」（一三七頁）特別是愛好孤獨，常常的默默凝思。（九〇頁）一面聽一面幻想，一面無端的傷感起來。（九五頁）

星：（朱蘭）一個憂鬱的女孩子。（四三頁）又想起阿蘭姐的憂鬱。（三〇七頁）表現在性格上的特徵，是憂鬱、傷感、和一種忍耐孤獨的氣質；像星星一樣的在太

朱蘭的比較(星星)

而且這兩點「寒星」都愛好詩和抒情文：

春：（羅蘭）有時寫出來一首小詩或一篇抒情散文極其可愛，但總不免帶一點憂鬱情調。（二四五頁）

星：（朱蘭）這是一篇描寫星夜的散文，：：情感卻很豐富，從造意和題材中，可以看到作者樸實的風格和憂鬱的氣質。（一六六頁）我展開稿紙，默讀起那首新詩（四一頁）

按羅蘭是個富家小姐，自幼嬌生慣養，受過相當的教育（在省城讀書，可能是高中「初中使不必離家了」），她之多愁善感，喜愛寫作是非常自然的。但，朱蘭是個農家女，只是小學畢業，她之愛好詩文，與多愁善感，便未免失之牽強。因爲作者選定春書的「寒星」爲標準，便不得不處處亦步亦趨了。

五、「阿蘭姐」的稱呼

羅蘭在讀書時，曾經愛過一個青年吳寄芸，吳是她的表弟，自幼和她一起讀書，一起長大，感情格外密切。年歲漸長以後，吳便對她種下愛苗，時常在給她寫信時，親暱地稱她爲：「親愛的蘭姐」。在星書中，朱蘭的年齡也比徐堅白大，兩人也是自幼在一起讀書，一起長大，因而感情日深；同時徐也口口聲聲稱朱爲「阿蘭姐」。唯一不同的是他們的關係，由表親變成了鄰居。

幼年情景：

春：吳寄芸只比她（羅蘭）小一個月。起小兒在一道玩耍，一道上學，後來又一道到省城讀書。：：有一次寄芸在信中稱她做「親愛的蘭姐」（一一六四頁）

星：阿蘭姐是隔壁朱家的女兒，年齡比我大一歲：：和我同坐一張書桌：：她常常跟我們男生在一起玩：：倒是阿蘭姐成爲我的遊伴。（四頁）

（徐母）我知道阿蘭是一個清白的姑娘，你也是書香人家的子弟，你們從小在一塊兒長大。（一一一頁）

回憶童年：

春：（羅蘭）使她想起了許許多多的童年瑣事，又想起了同表弟在省城讀書的那些日子

也是和阿蘭姐在小學裏演唱過「葡萄仙子」嗎？（一〇一頁）

通信情形：

春：（羅蘭）首先看見信上的稱呼，她心中不覺動了一動（一六四頁）：：卒意得心頭慌亂的跳了一陣。雙眼羞怯怯的向左右偷看，又連忙輕輕的關好窗子。（怕被同學注意，一六五頁）

星：（徐堅白看朱蘭的信）但信箋上部親密的稱呼我：：：這一下我的眼睛突然眩暈了：：我驚奇得幾乎叫出聲來，但恐怕引起同學們的注意，故作鎮定的藉口有事，找一個清靜的地方來閱讀。（四二頁）

春：（羅蘭）把表弟的長信從頭到尾的細讀一遍：：隨手從抽屜深處找出一疊子素雅美觀的鋼筆信箋，她懷着一顆神秘飄蕩的心，俯下頭去給表弟寫信：：忽而微笑：：忽而又神馳於北國原野。（一六五頁）

星：（徐堅白看朱蘭的信）看完信，情感的激動，簡直像一匹脫韁的野馬奔馳在無垠的原野上。忙着找紙找筆，沒頭沒腦的給她（阿蘭）寫回信。（四三頁）

六、兩顆「寒星」的肺病

星書中的朱蘭，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作者爲了使她在最後悲慘而又寂寞地死去，所以不得不替她安排一個「瘦弱的身體」，並染上可怕的肺病。這個靈感不知是否來自春書中的另一顆「寒星」。因爲吳寄萍也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而恰巧也都具備了這兩項特徵。不信，請看下面的事實。

春：（吳寄萍）一里一里的瘦下去，咳嗽症也一天重似一天。（六二頁）新近她發現痰裏帶着血絲，夜裏幾乎咳嗽得不能安睡。（六三頁）用手摸了摸發燒的兩頰，又不自主的按一按左邊的幾根疼痛的肋骨。（三六〇頁）

星：（阿蘭）在你沒走的時候，我已經發覺到我有肺病的跡象了，經過醫生檢查，果然證實了染上這可怕的痼疾。而且日益加劇，現在我痰裏的血絲更多了，胸口也隱隱作痛，發燒，咳嗽，身體一天大瘦弱下去。（三五五至三五六頁）

嘴上鮮血：

春：（吳寄萍）她把頭往床裏一歪，嘴一張，一連吐出來幾口鮮血。有一股鮮血混和着

血沫流到腮上，她用手一擦，腮上的沒擦淨，反把手背上也抹了許多。（二〇六頁）

星：在激動間，我忽然看到她（阿蘭）嘴唇上流出幾滴鮮血。……阿蘭忽然放鬆我，抹一抹嘴上的血跡，氣喘吁吁的站起來。（三一二頁）

咳嗽的姿態：

春：（吳寄萍）忽然喉頭又一癢，……她趕忙用手絹捂緊鼻和口，低下頭，儘可能使咳嗽不要太大。（三五八頁）

星：（朱蘭）忽然一陣急劇咳嗽，她一手捂住胸口，一手掏出手絹掩住了口鼻，默默的躺在我的床頭。（三一二頁，按「捂」和「手絹」都是姚雪垠慣用的方言）

肺病加劇：

春：（吳寄萍）當第一眼看見粘附在痰上的鮮血時，她的眼前就突然一黑，渾身一涼，呼吸停頓，彷彿從懸崖落下陰冷的深谷。（三六一頁）

星：（朱蘭）忽然覺得喉嚨裏有些甜味，勉強爬起來到痰盂裏看一看，原來我吞的痰裏都有血絲。一剎那間，我覺得渾身發冷，算了吧！死了倒也乾淨。（三七五頁）

七、病重返鄉

春書中的吳寄萍因為病勢漸重，再加上時局吃緊，終於隨着母親返回故鄉。她過去在北平讀書時，由於和胡天長相戀而脫離了家庭，她的父親極不諒解她；不過母親對她比較同情，在她病重時從鄉下趕來看她，勸她回去休養。最後她終於拖着奄奄一息的病體，懷着一腔黯淡的心情，跟隨母親返回鄉下，等待死神的降臨（書中屢次暗示她將死）。

星書中朱蘭的收場也是如此，她也是帶病回鄉，終於在寂寞中悽慘地死去。據楊子雲說：

「除去肺病，她的心臟病又復發了……她想回到故鄉去好好的休養，因為她父母早都希望她回去，大概時過境遷，對你們從前的事也很後悔。」（三七八頁）

由這段話中，可知吳寄萍除了還未到斷氣之外（春書中的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個春季，當然無法寫得那麼長），其他各方面的情況，都和星書中的朱蘭相似。

八、幻想變事實

㈠羅蘭使朱蘭成了護士

星書中徐堅白受傷，朱蘭作護士看護他，這些情節春書中都沒有。因為姚雪垠只寫抗戰開始時的一個春季，商城距前線還很遠，傷從何來？這一點，似乎是星書作者所自創的了，其實不然。假如細心的讀者能留意姚雪垠對羅蘭的描寫，便不難發現它的來源了。現在我們再讀一遍羅蘭在躲警報時的一段幻想：

「她想，最好楊琦被槍彈射傷，傷得不太重，受傷的地方不在頭部，不在手部，甚至也不在胳膊和小腿上，而是在一個不會被別人看得見的地方，這樣，縱然傷好後留有瘡疤，也絲毫不妨礙他的美觀。她想象着他躺臥在山坡上的古廟中，古廟一變而為一座臨時醫院，住着醫生、看護，還有許多病人。楊琦有一個單獨的小房間，極其潔白，極其雅緻。她每天從城裏帶一束鮮花，有時也帶一本新書，一捲報紙，跑去看他。最好大家都關心他卻抽不出時間看他，好讓她獨自前往，晴天去，雨天也去，單獨的陪着受傷者默默閒坐，直到黃昏時才別了他走回城來。」（二八二至二八三頁）

這僅僅是羅蘭的幻想——一種天真的、詩意的幻想，幻想愛人受傷以後，自己能夠看護他的情景。但這幻想在星書中卻都赫然成為事實了，它真的使朱蘭變成了一位戰地女護士。

㈡羅蘭使徐堅白受了傷

「忽然火光一亮，接着是一片劇烈的響聲。我只覺得眼前一黑，四肢麻木（二八八頁）我迷迷糊糊地睜開眼睛，才知道已經躺在醫院的手術室裏。……「同志！這都是從你肚子裏取出的。真危險，差一點就沒有希望了。」（星二八九頁）

真是無巧不成書，徐堅白不但是被「槍彈射傷」，而是受傷的部位也是那麼理想，一如羅蘭所幻想的「不在頭部，不在手部，甚至不在胳膊和小腿上」，而恰巧在「不會被別人看得見的地方」——肚子上。因為「這樣，縱然傷好後留有瘡疤，也絲毫不妨礙他的美觀」！

㈢清潔的病房

「當天晚上，我遷到一間清靜的病房。白色的牆壁，白色的床單，窗台上還擺着一瓶鮮花。我向一位値日護士打聽，才知道這是特別病室，專為受傷的高級軍官設備的。」（星二九〇頁）

這情形正符合羅蘭的幻想，她要她的愛人受傷，並不是要懲罰他，而是為了增加她們之間那種詩意的情調。因此徐堅白受傷以後，也不能逃出這個範圍；於是他被安排在一間完全像羅蘭所幻想的小房間裏，它是「單獨的」，也是「極其潔白，極其雅緻」的。不然，以徐堅白的身份，怎能住那樣的小房間？至於窗台上所擺的那瓶鮮花，無疑地，自然是來看護他的那個女孩子帶來的了。

星書中所寫朱蘭對徐堅白的看護，大致也都循着羅蘭幻想的路線發展的。例如朱蘭最初總是躲着徐堅白不和他照面，或者靜靜地「單獨的陪着受傷者默默閒坐」；或者「摘一束鮮花放在她的病房裏」。這些看護方式，都和羅蘭的幻想相差無幾。

由以上比較中，我們從星書朱蘭身上，清楚地看到兩個熟悉的影子：她倆就是春書中的羅蘭與吳寄萍。朱蘭在性格方面，承襲了羅蘭的憂鬱、孤獨和多愁善感；在身體方面，承襲了吳寄萍的瘦弱、肺病和吐血。因為在春書中，羅、吳兩表姊妹本來就是屬於同一類型的女性，星書作者把她們兩個人的特徵，揉和到一個人的身上，這不過是一種移花接木的手法而已。

下一期要談的是「林夢雲與馬秋明的比較（月亮）」。

（附註：本文所引用「春暖花開的時候」之文頁，是根據高峯出版社版本。）

（未完）

觀「戰」有感

—旦待—

不知誰人說過，一個女人假如被美麗的女人承認她的美麗，那麼她一定美賽天仙，因爲女人絕不輕易承認別的女人美麗，美麗的女人更加不會輕易承認別人的美麗。此一法則大可以套過來應用於文人的身上。

大凡文人都不會輕易承認別人的文章好。文章寫得好的文人，更不會輕易承認別人的文章好。（互相吹捧者不在此例）大概自盤古開天劈地以來就有了這種習慣，所以三歲小孩都知道自古文人多相輕。

文人相輕是好是壞，姑且不做判斷，我只覺得相輕的結果，平白給此寂寞的文壇增添了一片熱鬧。翻開中國現代文學史，吵鬧之聲不絕於耳。既有魯迅與成仿吾的論戰，也有周揚與胡風的爭執。五六十年代，棒子、帽子、揪辮子代替了論戰。只聞一片罵聲而不聞應聲。作家都涵默無言，紅朝批評家卻不斷叫囂，唱其獨腳戲，實在沒有什麼看頭。

尙幸港台文壇不斷上演「關公戰秦瓊」、「秦瓊鬭李逵」，滿壇刀光劍影，殺聲响徹雲霄。不然世界可要寂寥了。港台筆戰，戲未必好，勝在演出落力，絕不冷場。不分張三李四，不管靑紅皂白，先戰一百二十回合，然後再細說道理。觀眾雖不得其要領，「你在漢來我在唐，苦苦追殺爲何棔」？但畢竟有嘢睇，不亦樂乎？何況演員幹勁十足，熱戰平息，冷戰又起，大戰役的延續就是狙擊戰，你開一聲冷槍，我放一支暗箭，似乎非把對方殺得割蓆棄袍誓不休止。這等堅毅不拔的戰鬬精神，雖然可賀可喜。可惜躲在幕後廝殺可苦了觀眾，伸長脖子也看不出一個頭緒來。尙蒙三方主將憐恤觀眾的苦衷，乾脆走上前台，再戰二百四十回合。

寫活一個人物

作家歟？爬格子動物歟？流行乎？文藝乎？做爲讀者的我們，可無暇去管這一些。

是作家嗎？拿出你的作品來。是文藝嗎？寫出藝術性來。完全用不着爭吵，也用不着罵人。讀者讀的是作品，自會根據作品去判斷作家的價值。

拿不出作品來的，絕不會是作家。沒有藝術性的書，絕不能稱之爲文藝。作品是文章，但文章未必就是作品。文藝有詩歌、小說、劇本、散文等，但詩歌、小說、劇本、散文不一定就是文藝。文藝有其特定的形式，也有其特定的內涵。正如牛有兩角四足，但有兩角四足者未必就是牛。

拿小說來說，它的第一要素是人物。有了活生生的人物，就會有故事和情節。把小說當作「講古仔」，讓人物去服從情節的自封「作家」，無論如何都不會寫出像樣的作品來。

曹雪芹的偉大，不是描繪出大觀園，也不是編造了三角戀愛的故事。而是因爲他塑造出黛玉、寶釵、史湘雲、寶玉、賈政、賈珍、賈母、劉佬佬、焦大……等一百多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

魯迅先生的偉大，不在於他的雜文，而在於他的短篇小說。他的短篇小說的成功，不在於故事，也不在於情節。而是在於他筆下的人物。阿Q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阿Q。祥林嫂也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祥林嫂。

屠格涅夫的偉大，並不是由於他的作品結構嚴密，佈局自然，而是由於他塑造出英沙諾夫、巴札莫夫，羅亭等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

作爲讀者的我們，對於時下的「作家」，既不寄以太高的奢望，也不作過份的苛求，僅僅請求你們寫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來。

藝術不是來自太空，而是來自現實的生活。人物不是來自圖片，也不是來自夢幻，而是來自現實生活，來自現實中的人羣。任誰也不能否認藝術是生活的反映。但藝術不是攝影機，也不是生活的簡單紀錄。而是現實生活過的人，而是現實生活的概括和集中。作品中的人物，必須是會在地球上生活過的人，但卻不是張三或李四，而是千千萬萬的人的概括和集中。這就是所謂典型。

人絕不會憑空形成他的個性，個性形成的過程是極其複雜的過程。既有他本身的因素，也有社會因素。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可能有洋阿Q，現代化的阿Q，但不可能有未莊的阿Q。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也會有寡婦，但卻絕不會有祥林嫂。這就是人物的社會性和時代性。

你要被人尊稱爲作家，下筆的時候，請爲你自己和你筆下的人物多設幾道問號。你爲什麼要寫這個故事？爲什麼要拉出這個人物？你想表現的是什麼？你的人物爲什麼要喝咖啡？爲什麼要睡覺？爲什麼要造愛？假如作品本身不能解釋這一系列的爲什麼，不能解釋人物的行動，那麼這些所講作品，必定是破綻多多，讀者讀後，必定會感到不眞實。

一個人絕不會無緣無故地愛，也不會無緣無故地恨，愛與恨是必須有理由有依據的。不僅如此，甚至連人物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也都是有理由和依據的。這就有勞作家們去探討了。

港台文壇，「作品」雖多，花花綠綠，煞是好看。但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卻不多見。有的只是死的人物，乾巴巴的人物。名爲張三卻說着李四的話，穿着王七衣服的「拼揍人物」。人物既站不起來，沒有血肉，作爲小說，餘下來只得一個脫離現實不合邏輯的故事概況，這又如何能稱之爲文藝呢？閒話休提，做爲讀者，我們希望作家少爭吵，多創作，寫出一個活生生的人物來。

（待旦老兄：你這番苦口婆心的好意我領受了，可是，人家誣你僞造文件，罵你是托大腳的軟骨頭，你忍不忍得下？這不是我好吵，是人家吵上門來了；是人家的手指頭指在我的鼻尖上，我就是啞、聾、瞎子，也要「回敬」一下吧？「人物」我會創作的，有無深度？是否能成典型？那是能力問題，但我決不會抄襲剽竊他人著作上的人物，當作我小說中的人物。——**編者附識**）

新鴉片戰爭

報載：美國現有十八萬人吸海洛英。去年一年之內，海洛英走私運入美國的數量，高達五千五百磅，每磅的售價是八千美元，共值四千四百萬美元。這批海洛英，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自土耳其偷運入境的。辦法是先製成嗎啡，運往法國的馬賽，在那裏再加工提煉，然後售給美國的販毒集團。

據說，這事使美總統尼克遜傷透腦筋，因為利之所在，無法禁絕，幹這一行的又都是黑社會人物，他們神通廣大，「有錢能使鬼推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用盡方法也查禁不了。於是美國只好向土耳其「釜底抽薪」——原來土耳其是聯合國禁毒公約特許出口鴉片的國家，有七萬農民靠此為生，官價太低，農民便以高於官價五倍的價錢賣給黑市的販毒集團。前年美國曾以三百萬元撥贈土國，請它禁種鴉片。但這數目和種鴉片所得的利潤差得太遠了，所以種者自種，依然源源不絕地偷運入美。

說到鴉片為害之烈，中國人有豐富的「先進經驗」，數量之多，土耳其更是小巫見大巫。我們林文忠公（則徐）一燒便是兩萬多箱，可是也因此種下禍根：一八四二年和英國簽訂的「南京條約」，除了各種賠款三千萬両白銀外，又割讓香港，並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為商埠。這一下開了割地賠款的先例。中國近百年來之屢受外侮，幾乎亡國，說是由鴉片造成的禍害，一點也不為過。

林文忠公對鴉片之禍，認識最深，他說鴉片如不禁絕，若干年後，不但無可籌之餉，而且無可用之兵！這話決不是危言聳聽，賣油郎雖然孤陋寡聞，但對鴉片、海洛英所造成的禍害，卻是耳熟能詳。因為我見到的實例太多了，親戚朋友中便有不少癮君子，他們如何由富而貧；由貧而丐；由精明能幹而變得卑鄙無恥；女人由一派正經而變得一包白粉有交易；男人一包白粉而把太太拱手讓人；以及吊癮時之醜態百出；過癮後之得意忘形；這例子我見得太多了。所以我以為吸毒是人類第一大害，即令耶穌、孔子上了癮，也會變得一文不值。禁毒唯一的有效辦法，便是吸毒與販毒同罪，而且要重訂法律，加重判刑。像目前這樣查禁只會越禁越烈！

賣油郎有詩曰：

一、鴉片原生土耳其，船藏機匿眼迷離；
賺錢不惜鄰為壑，百歲循環東報西！

二、查禁何須靠海關？
若將吸者判勞改，
一月便能癮斷完。
關員受賄亦徒然！

播種

藍海文

雖然我們困難重重，
春天我們忙着播種；

再說香港人

「試說香港人」一文刊出後，頗引起一些香港人的不滿，大罵在下混蛋，認為在下存有偏見，對香港人貶而不褒。

諸位且慢生氣，在下只不過是先貶而後褒而已。

香港人雖說來自五湖四海，可是不外來自中國。中國有五千年歷史，五千年文化傳統，足以傲視宇宙。可惜國粹國寶被一場文化大革命砸碎了。河山依舊，而國寶蕩然！尚幸香港人為之保存多少，否則恐怕無法把中華精神傳之子孫了。

中國有「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古訓。此古訓在中國其他地方大都被廢棄，獨有香港將之發揚光大。

聽到鄰居叫賊，不是出門捉匪，而是重門深鎖，在門上多門上幾根銅閂鐵鏈，甚至還要加上幾張枱櫈，防範工作倒也做得十分徹底。

看到扒手打荷包，不是見義勇為，捉將官裏去，也不是通知被扒者小心，而是迅速將視線移到別處，來一個夫子式的「吾不欲觀之矣！」

若詢之理由，香港人例必異口同聲地說：「有你咁傻，惹禍上身」。可是「人哋破財關你屁事」！這又合了中國另一古訓——「明哲保身」。可是你若詢他為什麼要把垃圾、月經帶、甚至玻璃瓶從高樓上擲到街心？打到人怎麼辦？香港人雖然找不到古訓做為理論根據，可是，他們卻又有現代化的理論根據——「注重衛生」，保持室內清潔，你死你嘅事。

從怕匪怕盜甚至怕小偷這點看來，似乎香港人都是膽小鬼。其實不然，香港人畢竟是來自中國，多少帶有中華民族勤勞勇敢的性格。君不見在巴士上，在茶廳裏，香港人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嗎？這就是勇敢的表現。開車風馳電掣，不顧自己和別人的死活，去碰壁、撞山、墜海、落崖，這也是勇敢的表現。至於為了爭風呷醋，為了搶女人而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也是常事。殺了人臉不改容，這可謂大勇特勇。翻開中國歷史，數千年來除了一個秦舞陽可與香港之青少年媲美之外，其餘芸芸眾生，都只好望其項背。今日若有人想做荆柯行刺秦王，實非在香港登報找助手不可。

香港之人勇是夠勇了，其勤如何呢？在下認為毋須尋找理論根據，只要看路上行人匆匆之色就可知矣。升斗市民，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時，你說勤也不勤？減少工作時間是世界總的趨向，何以香港人要獨樹一格呢？原來富者貴者大都學習了楊子的作風，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願為，只知道加租加價，死也不肯加薪，問你願加班加點，還是願餓肚皮？至於大富大貴之人，他們本身也甚勤呢，無論在臥床上、在浴室裏、在舞廳中，都忘不了斟生意，電話來電話往，忙個不亦樂乎。用孟子的話來說：「鷄鳴而起，孳孳為利，

幾次肚子。因此，有吃蜈蚣、蛇、鼠、蝌蚪、蝸牛的人，從未聽說過吃蒼蠅的人。

活蒼蠅固然沒人吃，死蒼蠅在不知不覺中吞下肚下，則在所不免，我就有過好幾次險險乎吞下了死蒼蠅。

談吞死蒼蠅

有一次與朋及在一間上海館子吃飯，叫了四菜一湯，那碗湯端來之後，朋友已經飲了一匙，我卻發現湯裏面有一隻死蒼蠅，從其「頭扁身爛」的慘狀看來，這隻死蒼蠅不是伙計端着湯在送菜途中掉下去的，而是在鍋裏煮熟了的一隻爛蒼蠅。當即提出干涉，伙記打躬作揖，道歉賠不是，連忙將湯撤下，另換一碗新湯，還滿口對不起，請包涵。有道是「伸手不打笑面人」，在這種情形之下，連喝了一調匙死蒼蠅湯的朋友，也不好意思發脾氣，只好自認倒霉。埋單時湯錢沒有算，我們小賬照給，此乃情有可原，你敬我一尺，我回敬一丈是也。

又有一次在一家粵式茶樓飲茶，這間茶樓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上下三層，顧客寥寥。可是，樓面伙記的面孔，一個個好像跟老婆吵了嘴才來上工似的，對顧客愛理不理，點心的式樣也不多。我們吃了一輪蝦餃燒賣之類，叫伙記來一窩伊麵。叫了幾次才叫來伙記，等了半天才送來一窩伊麵。正擬舉筷而食，卻在麵湯裏發現一隻死蒼蠅。又把那個伙記叫來，向他交涉，本意是請他另換一窩，誰知他竟蠻不講理說：「我端來時沒有死蒼蠅，怎麼現在有了呢？」好像這隻死蒼蠅是我們帶來放在麵湯裏，故意整蠱靠害的。一怒之下，麵不要了，小賬不給，發誓也不再去幫襯這個茶樓了。果然第二年關門大吉。

再有一次在北方館子吃麵點，叫的是鍋貼、水餃、酸辣湯。一端上來便發現湯裏面有一隻死蒼蠅，伙記尚未走開，當面指給他看，請他另換一碗。伙記卻說：「另換我可不能作主，等我把老闆請來，你向他交涉吧。」不久老闆來了，他的回答可妙：「先生！你可不能拆我的招牌，這怎麼是死蒼蠅，這是最富營養，可以滋陰補腎的西班牙金蒼蠅，也是本店的招牌菜，許多顧客吃了都說好到冇得頂。你既然不高興吃，我叫他們換一碗就是。」我聽了好笑又好氣說：「你店裏的蒼蠅既然是金蒼蠅，倒了可惜，你何不自己吃下肚去？」這個老闆的回答更妙，他說：「嘿嘿！我吃素，這是我專賣給別人吃的。不過，你不吃沒有關係，請你不要對別人說，因為一經說明，金蒼蠅的功效就沒有了。」

我不禁罵了他一句：「你這個把死蒼蠅給人吃的傢伙，真會狡辯！」他要我不對別人說，我怕他拿去害人，逢人便告：「小心這間館子的死蒼蠅！」

張贛萍

雖然我們曾在血海裏翻滾，
半個世紀做着可怕的噩夢，
可是，我們時刻都在播種，
播種鮮花，播種真實的笑容。

而平添醜態。

窮家女穿起錦衣麗服，衣着雖然炫人眼目；可是舉止、動作，總脫不了是一副小家相。

傖夫撫拾得一兩句情雅的新句，拿來賣弄；但最多也只能說這一兩句客話兒，說到第三句就離不開本行，傖夫態依然脫不了的。

是瘦的就應該安於瘦，瘦臉配合瘦軀，才見得他的勻稱；窮家女只要舉止溫文，穿起裙布也見得她的大方；傖夫但求口快心直，有什麼便說什麼，反而顯得他的爽直。混充不特於事無補，反而徒增其醜與俗。

每一種東西都有他本身的份量，也有他的本色。人固不能例外，就是推而至於社會形態，也是一樣。是太平就是太平，是紛亂便是紛亂；從來許多粉飾太平的動聽文告，都掩飾不了紛亂的醜態。最可悲的，還在於諱疾忌醫，一味掩飾，待至疾入膏肓，無可藥救；就只有在「徒呼荷荷」中，落得一個悲慘的收場了！

不要一味歡呼

社會繁榮是一種好現象，是人民生活優裕、安定的反映；是值得歡呼，值得鼓舞的！但也必須是真正的繁榮，真正的安定，然後才值得歡呼。否則為了一時的稍為安定，較為適意，而只知一味歡呼，忘卻了禍害的根源；則將徒見禍害之日益滋長，終於樂極悲生。

一個彈丸之大的地方，廬集着眾多的人口，由於大家之凜於生存艱難，於是埋頭苦幹，共謀生存。終於能使一個毫無資源的地方，在加工上成為享有聲譽的工業城市，這是值得高興的。但隱憂卻也不少。在這工商業競爭劇烈的時代，要能在毫無資源的劣勢中，與人角逐而長遠地保有市場，自非要痒心協力，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地慎重應付不可。更要知道這種無根工業的生存，是寄賴於低廉的工資和社會的安定。可是在一片繁榮的歡呼聲裏，物價不斷上漲，租值急劇激昇，工資因而躍進，工業產品的成本日益增高，在市場的競爭上已投下了重重的陰影。加之在樂極忘形的歡呼中，市民必趨於奢侈；正取不敷開銷，不得不求諸橫財。於是賭風猖獗，劫掠頻仍，社會秩序日見紛擾，潛伏的暴徒更乘機煽動。這種情形繼續發展下去，勢將造成社會的不安定，給工商業帶來了嚴重的禍害。

居安思危，才是久享之道，驕盈滿溢，盡是敗徵。何況今日這個社會是否真正繁榮，明眼人肚裏還自有數，一味歡呼又濟得甚事？

為政不在多言，最主要的還是少說幾句門面話，而多做一點實際的工作！

醉八仙

湯鍾士·青山與男歌手

萬人傑

台灣之風，吹到香港，歌廳有如雨後春筍，歌手更是人才輩出。能哼兩句，不愁沒有噉飯地；走紅起來，成爲大牌，月入一萬八千，更比比皆是。

不久之前，披頭四之風吹遍世界，一些長髮青年，有同好的組合起來，三五一羣，幾個電結他，一個鼓手，一個唱歌，加上古靈精怪的名字，就組成一個樂隊。這些樂隊，職業性的，業餘性的，學生哥玩樂性的，相信不會少過二千隊。

夜總會在大樂隊休息時間，樂得讓他們玩幾支快節奏的靈魂舞曲，調劑一下。因此，學生哥的樂隊，常常在夜總會撈到些外快。那時期，隨時可在街上、車上見到手攜結他的青年，蔚成風氣。

目前，這些披頭四式的樂隊已漸不爲時尚，雄霸世界樂壇的是英國的湯鍾士，他的唱法，有人認爲太過「勞氣」，不夠抒情；有人認爲他好就好在落力，將自己沉醉在那些樂曲裏。但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他的歌，是目前世界上最賣錢的，也是世界上賺錢最多的歌星。

在香港的電視中也可欣賞到，每逢星期一及星期日都看到這個斑斕絢麗的七彩節目，有歌有舞，娛樂性確是十分豐富。他之受人歡迎，相信和這電視片集很有關係。這使全世界的人（不包括共產國家）都可欣賞他的歌。聽說他到美國演唱的代價是二百五十萬鎊，也有可能來香港，他將瘋靡了香港青年男女是勢所必然。

世界趨勢如此，香港自也跟着潮流。因此，香港的歌手也走起運來，一個有多少名氣的歌手，除有豐裕的收入外，還受到異性崇拜、追求，自然吸引許多青年男女走向當「歌手」這條路。

以前，香港人只歡迎女歌手，男人唱歌，偶爾點綴而已。記得很久前有位男歌手叫沈良，他的唱法有點類於冰歌羅上比，外國遊客對他很欣賞，但不爲本地人所重視；反而嘩啦嘩啦叫到刺耳的女歌手，博得如雷掌聲。

現在，香港聽歌的人也跟上世界潮流，男人受歡迎過女人，如成此間新風氣。無可否認，香港這種新風氣是始自林沖。林沖在本港，確曾熱鬧過一陣，可惜他國語水皮，歌也水皮，只有一副台型架子，因此站得不久；代之而興的是幾位來自他地的男手，有些唱得不錯，可惜態度動作都是死板板，比之湯鍾士渾身是勁差得太遠了。

去年，中華藝術團由台來港表演，男歌手青山的歌喉，使香港男女歌迷聽出耳油。他來時我和他在宴會上認識，寫過篇文章介紹。年紀青青的小伙子，的確有他一手，難怪在香港演唱之後，街頭巷尾，全是他的歌聲——因爲，唱片鋪近年成爲盛極一時的行業，一條街往往有四五檔之多，唱片生意中，又以時代曲佔大部份，他們互相競爭，彼此鬪唱，悅耳的歌當然吸引到顧客，因而青山的歌聲，響徹街頭巷尾，到處聽見。

幾個月前還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現在一下子已有不少人成爲青山迷。許多平時只喜歡來路貨的朋友，對青山的歌也聽上癮。信不信由你，我那位八十幾歲高齡的老母，竟是青山迷。他老人家說，從來未聽過男人唱歌唱得這樣好聽。可見得他的歌是男女喜愛，老少歡迎的。青山的歌好處在抒情悅耳，唱起來一點不費力，卻十分嘹亮。但他沒有湯鍾士那種「勁」，唱到汗下如瀋，唱到頭筋直綳，唱到痛苦萬狀。因此，許多年青人認爲青山不夠刺激，他的悠閒態度，有點像白潘；但白潘今日已不再是青年偶像了。

青山是斯文淡定一型，聽說他來香港演唱時，許多女歌手十分迷他，他未唱完，已有汽車在門口等着。是愛他的藝術，抑或喜歡他瀟洒英俊，老萬沒有深入研究這些女人的心理，不得而知；只要用這事來說明一位男歌手不但有很好的人息，且女友如雲，對青年們當然具有極大吸引力。

我們有位行家，年紀青青，平時喜歡哼幾句，職業是外勤記者，薪水「可恥」，每月不過三百多元，僅敷個人用度。幸而他沒有狗馬等不良嗜好，還可勉强打發過去。晚上回到報社，要等編輯先生收工，他才可以利用寫字枱做床；第二天早班的人上班時，他又要走鬼，過着食無定時，睡無定所的生活，相當苦。

爲了懂得哼幾句，由於喜愛，參加一次歌唱比賽，居然名列前茅。朋友認爲他有大才，問他爲什麼不到新興的歌廳碰碰運氣？他初時沒這膽量，但這位熱心朋友引荐下，也就存着姑且一試的心理。

歌廳初時給他四五百元月薪，每晚只唱三幾首歌，待遇好過當記者多多。可是他怕這只是曇花一現，不可能長久，不敢將記者職務辭掉，以新聞記者兼職歌手。料不到他居然「頗受歡迎」，別家歌廳且來「拉角」，老板留住他，薪水加到一千。到這時候，他才敢把記者工作辭掉，做個專業歌手。

不久前見到他，原來已成爲兩家歌廳的台柱，每晚香港、九龍的走一趟，一個月就有四千多元進賬，生活過得優遊寫意，和新聞記者生活，實有霄淵之別。

除了人息好，不消說是女友多羅羅。這是名成利就的捷徑，難怪這一行業那麼使青年着迷。可是唱歌究竟要講天賦，在螢光幕前，雖聽過千百人唱歌，可是聽來有味的，沒有幾個。可見眞正好的歌唱人才不易求，否則湯鍾士不會那麼吃香，青山也不會使香港人那麼傾倒了。儘管有些年青朋友笑我「不懂藝術」，我仍然喜愛青山的歌多過湯鍾士。也許我對本國東西有所偏愛吧？不過，對於藝術這種東西，見仁見智，各有所好，我不反對別人喜歡湯鍾士，但我寧願聽聽「淚的小花」。



青年園地

腐心的人

程方

自從電影插曲「負心的人」流行起來，每天總有好幾回聽到別人哼着唱着。

我沒看過那套電影，而且天賦的一副嗓子，只適宜唱低調，因此人家引吭高歌的時候，我一直不敢「幫腔」。

近來我忽然歌癮大發，偶然也跟着哼它一兩句。妹妹聽不順耳，對我說：

「唱不得也哥哥，求求你，別再肉麻當有趣了。你又不是鬧失戀，成天價『負心的人呀、負心的人！』我汗毛站班，你也不知自量！」

我無意給舍妹精神虐待，只是情不自禁，作興唱唱吧了。聽說這世界上負心的人着實不少，但那是愛情糾葛，我不感興趣，而且我哼的並非歌星湯蘭花的那首「負心的人」，而是我自己創作的「腐心的人」！

「負心的人」我聽不順耳，對腐心的人卻看不過眼，又沒辦法化腐朽爲神奇，只好胡謅幾句，一唱三歎！

古之陸放翁說自己「鬢雖殘，心未死」。今之腐心的人卻是「鬢未白，心先死」。

他們的特點是幸災樂禍，唯恐天下不亂，心腐蟲生，即使華佗復活，換心手術再昌明，也會無藥可投，無「術」可施，這種人在香港多的是。

昨天阿方在中環的行人路上走，對面有位老先生橫過馬路，紅綠燈一亮，一部汽車煞掣不及，直朝老人衝去。

過路人擔心得高叫起來！就在這生死存亡的一刹那，我聽到背後一個男人緊張的大叫：

「車瓜佢！」

幸而這句惡毒的咒語並不靈驗，老先生命不該絕，沒被撞倒。我替他揑了一把冷汗，回頭看看那個幸災樂禍的冷血傢伙，瞪了他一眼，他還在喃喃的說：「這『老柴』，唔死都有用啦！」

我心底涼了半截。老年人不給輾死，原來竟是一種罪過！怪不得有人大聲疾呼說四十歲的「老坑」統統要給槍斃了！

那傢伙西服筆挺，挑着個公文皮包，不像是文盲之輩，說不定會是中上流社會的頂尖兒人物，或者是幾分鐘後演講會上的青年導師。饒他衣着入時，一表斯文，那一副「冰雪心腸」，豺狼肝膽，卻逃不過阿方的透視眼！

記得大約兩年前，從報上讀到一則小新聞，據說港島地區有部私家車突然失事焚燒，車中人沒辦法逃出，倒有好幾百人在現場圍觀，卻沒有一個人撥電報警；當時路過的一位電車乘客目睹這宗禍事，馬上要求司機停車，讓他下車救人，司機竟然拒絕，經不起那位乘客的催促，終於停了車，困在「火車」上坐以待斃的男子給救了出來，救人如救火的那位搭客才從圍觀的人叢裏悄然離去。

阿方讀了這則舊聞，不禁拍案稱奇！世界上原來還有這麼一個救人一命的傻子，竟然不懂「明哲保身」、「各家自掃門前雪」的道理。幾百個冷眼旁觀的過路人難得有機會指指點點，看到人家給活活燒死，那傻子放着熱鬧不看，卻硬要插手。

他不會不知道遍地菠蘿，漫天風雨的時候，「乘機」天天的「過路人」聽明絕頂；插口掄筆的人只落得個「發暴動財」的罵名，何必多管「閑事」？

看完那一句「悄然離去」的描寫，覺得那位乘客不只是傻子，簡直是笨蛋，想想風靡一時的武俠電影，愈「死得人多」愈賣座，俠士鋤强扶弱之後飄然引去那種功成身退的作風，又有多少人欣賞？而且救人之後，大概有獎金獎狀可領。人家自我吹捧，也還不惜篇幅「迅」「速」轉載，這樣一個出風頭的機會何必白白錯過？

四報火警的時候，阿方聽過人家叫好；有人意圖跳樓的時候，阿方也聽過看熱鬧的人說「快點跳」。

這段救人新聞雖然篇幅不多，阿方卻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每次想起，就像看到幾百個腐心的人和一個大傻瓜。

阿方的朋友陳小姐就做過一次傻瓜。

陳小姐剛離開學校不久，一手通暢文章，滿腦仁義道德，對現社會的光怪陸離卻半點不通。耶誕那天搭巴士，她瞥見巴士梯級上有兩張十元鈔票，立即想起「拾金不昧」、「臨財毋苟得」的師訓，連忙檢起來高聲尋找失主。

驀地給人一推，差點仆出車外，鈔票脫手而落，旁邊一個同車女人馬上用「第一時間」把鈔票檢起，下車揚長而去。陳小姐瞠目結舌，呆了半晌。

我聽了這個二十元的故事，直說她是笨蛋。爲了拾金不昧，險些賠了性命，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書上全是教人做笨蛋的道理！陳小姐只會寫妙手偶得的論文，那兒懂得「妙手偶得」的去推人搶錢？路不拾遺已經落後，彼可取而袋之才是現社會的金科玉律！

陳小姐搖頭嘆說人心腐敗，不可救藥。我說她少見多怪。其實爲了區區二十元而眼紅，不顧人格的人正多着；一邊大談「寫作道德」、一邊「隨一己好惡，造謠惑衆」的人也正多着。

寫到這兒，阿方擲筆長嘆，又哼起老調子來。妹妹掩耳疾走，說我在發神經。

「瞧老大的份上，把你那卷老牛似的聲帶關上行不行？只要你別再開冷氣，我寧願請你喝茶！」

「好的。」我說：「不過，請人飲茶，要報出身份地址，否則他人不會相信。你是我妹妹，也應該將身份證號碼說出來。」

妹妹說：「那有這種事？」

我說：「信不信由你，當你看了萬人雜誌一一六期的『高調低彈』便不由你不信。」

連雲港的風雨——勝利還鄉記（三）

崔　羽

從徐州坐了一整天的火車，入夜才抵達連雲港，正趕上一場無情的暴風雨。

旅客們下了車，聚集在候車室裏，電燈壞了，黑漆無光，大家把行李放在水門汀的地上，圍成一個圈，坐在行李上，閒談，等暴風雨過去。可是轟雷閃電，大雨如注，越來越大。車站外面沒有一輛載客的車，四望是白花花的雨牆，看不見一盞燈。下午在火車上，買了些東西吃，本想到連雲港之後，開懷大嚼一頓，想不到困在車站裏，像海上遇風的孤船。

十一月天本來已經夠涼了，風雨中寒氣透骨，加上肚子餓，滋味就越來越難受。實在挨不過去了，小孩子餓得連哭帶叫。眼看到了十一點鐘，雷電稍歇，雨仍下得很大，和那位姓金的朋友，自告奮勇，冒雨到市區裏去給大家買點吃的。靑年人火力壯，說走，就踏泥淋雨而去。

晃若徐福到蓬萊

我們對於連雲港的街道和地形毫無所知，風雨太大也看不見前方的景物，只聽說市區距車站很近，便沿着公路向前走去。

走不了五分鐘，兩人都全身濕透，變成了落湯鷄。可是為好奇好勝之心所驅使，一點不感到苦，在風雨中搖搖幌幌，掙扎着向前走，走哇走，突然在模糊的視線中，望到遠處亮晶晶的燈光，兩人興奮欲狂，連蹦帶跳，來到了市區。結果，大失所望。整條街的店舖，全都關了門，且多半熄了燈。只有一行路燈，照着飄風細雨。最後，我們發現一間像飯館的店舖，門縫裏仍有燈光透出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拳頭猛敲店門。敲了半天，才有人來開門，一看是個日本女子。她一邊搖頭，一邊擺手，一邊哇啦哇啦的講。話聽不懂，可是明白她的意思，是時間太晚，恕不招待了。我們想知難而退，可是肚子實在不爭氣，尤其是車站裏還有十四位同伴在挨餓，於是鼓起勇氣，用手作扒飯狀，又拍肚子，又指車站，强力交涉，弄得不可開交。她看我們這種窮兇極惡的樣子，面露恐懼之色，無可奈何的把我們讓了進去。

日式房子，進門脫鞋，在門口我們擰了擰衣服上的水，就走上「塔塔咪」（日本蓆子），剛圍着一方桌坐下，突然門外一陣跑步聲，進來兩個武裝的日本憲兵，帶着一個中國人翻譯，最初面露兇光，大聲喝問我們的來歷。原來那個日本女子以為我們是歹徒，打電話報告了憲兵隊。好漢不吃眼前虧，我的同伴急忙從懷中掏出護照公文來，並向那個通譯道明來意。那兩個日本憲兵一聽說是重慶派來的接收人員，立刻肅然立正舉手行禮，並表示歉意，轉過頭來對那個日本婦人，哇啦哇啦講了一陣。吓得她連忙伏地行禮。通譯告訴我們說：「已吩咐老板娘給你們預備酒飯。因最近治安不大好，她以為是打刼的，所以誤會了」。

日本憲兵和通譯行禮道歉而去，一場虛驚結束。老板娘喚醒另外兩個日本女子，起來做飯，恭恭敬敬送上熱茶來。我們一邊喝茶，一邊好奇的欣賞屋中的日本陳設，望着那三個穿着彩色和服的女子，穿梭式的忙碌，剎那之間，將窗外的風雨，抗戰的勝利，還鄉的事情通通忘掉，好像置身在神話裏。我對同伴笑道：「當年奉秦始皇之命，赴蓬萊取長生不老之藥，初到日本時大概就是這種滋味了！」兩人不禁放聲大笑。

不大一會兒，她們端上來酒菜，一人面前擺了一份。一小瓶日本酒，一碟炸大蝦，一塊魚，一碟醃菜，一碗湯。我本來從不喝酒，當時被那迷離的境界所鼓舞，就興高彩烈的把一小瓶日本酒喝光了。那位日本女郎，坐在我倆中間，我們喝一杯，她斟一杯，笑瞇瞇的。吃飯的時候，也是吃一碗盛一碗，那種服貼的柔順，終生使人難忘。

兩人酒足飯飽，窗外雨歇，她們趕做了十四個飯盒，綑了兩包，每人拿一包，拿在手裏還感到熱乎乎的。我們付了錢，她們三人齊送到門口，伏在地上行禮，呢喃的道謝。

我們回到車站時，已經是深夜一點了。

孤舟夜航驚濤駭浪

翌日天晴，我們仔細的遊覽連雲港的風光。原來連雲港的市區僅有短短兩條街，中國人聚居在舊街，日本人聚居在新街。昨夜在風雨中辨不清方向，誤入了日本街。

連雲港市區建在一個小小的半島上的山麓上，站在半山上可清楚望見港灣的全貌。口袋形的海灣裏，靠市區一邊只有兩座用木樁建的小碼頭，港內水淺，只能停泊三千噸以下的輪船。

旅途勞頓，本想在連雲港休息兩天，可是中國街僅零零星星十家店舖，根本找不到一家可住的旅館。於是只好仍屯在火車站的候車室裏，忙與港務局交涉船票。

在戰時日本船舶差不多全被美軍炸光了。因才勝利不久，中國招商局還沒有足夠的船舶供定期航線之需，只憑着幾艘破舊的民營輪隻支撐客貨運輸。當時來往連雲港的船共有兩艘，一艘千噸級的客貨輪往返上海，另一艘八百噸木

船改裝的客輪，來往青島。恰巧我們到連雲港的第三天入港，當天下午駛往青島。這隻船只載客二百五十人，可是在連雲港候船北上的人達數千之眾，爭購船票激烈就不用說了。好在我附隨的旅行團有接收任務，當天就買到船票，晚就上船了。

船的客位分兩傍，上層是一等二等，被軍統局的人員包下了；下層是統艙，舖着日本的「塔塔咪」，本該一臥塔塔咪（約六尺長三尺寬）一個人，結果擠了兩三個人都不止。比戰時，後方的長途汽車還要擠。坐車這麼擠猶可忍也，兩腿雖然痛，頭還露在外面，可呼吸大氣；坐船這麼擠，可就不相同了，因大統艙只一個窄門出入，裏面空氣不夠用。船一出港又遇風，嘔聲大作，即使你自己不吐，也有隨時被別人吐滿身的危險。我們十六人，連我只有三個人不嘔，都嘔得面白唇青，艙裏的氣味不但聞了欲嘔，眼睛都感到辣得慌。結果三個不吐者之一也嘔起來，我和另一個一見大勢不好，連忙起身到甲板上去避難。

糟糕，一到甲板上去，就回不去了。一則艙內的臭氣上衝，呼吸一口，可損壽十年；二則你一離座，座位立刻就被人佔掉了。於是只有站甲板上食風。

那隻船好像是平底的，搖得特別兇。強風鼓浪，浪如山高。這條船忽而墜入浪谷，忽而飛上浪峯，海水潑在船頭上，水花四濺像下雨一般。立在甲板上，兩手掙命似的把着欄杆，你一疏失就有被捲下去的危險。

入夜之後，風浪又大了，艙裏半數的人都上了甲板。我疲乏得實在支持不住了，抱着入地獄的心情回了艙，找一個座位就躺下去，一覺睡到大天光。

清麗脫俗的青島

一覺醒來，感到四周靜悄悄的，只聽到機輪的响聲，翻身一看艙裏的人，大部分都不見了，原來船已進了膠州灣，青島已經在望，旅客們都湧到甲板上去看風景了。

山青水綠，在金光閃閃的旭光裏，青島市美麗如畫。風早息了，碧波如鏡。船緩緩的前駛，好像駛進春天一樣。

馬來亞的檳城和青島都有幾分像香港。都是踞山臨海的海港城市。但是以青島最可愛，因爲它清靜脫俗。不像香港和檳城那樣擁擠和嘈雜。

當我們到青島時，美國的海軍部隊和國軍第八軍都已先到了。在碼頭看見很多守衛軍需堆棧的美軍，咬着香口膠，逢人就喊「頂好」。穿着灰棉軍裝，美式裝備的第八軍，紀律極佳，頗受到市民熱烈的歡迎。第八軍政工單位支持的劇團，正演出話劇「雷雨」，我和幾位旅伴還去捧場觀賞，成績很不錯。不過在那個時候，演「雷雨」那樣慘兮兮的悲劇，覺得有點不對頭。

青島是北方的名城，又是富豪的避暑地，風華綽約，氣象萬千，自非西安和開封那些土城可比。在那裏，我們算是眞正回到了近代都市。

對於旅人，青島有兩大誘惑，一是澡堂子多且好；二是飲食精美。澡堂子對於北方人的意義，是香港人所無法了解的。澡堂子的作用不止是沐浴，兼有休息，消閒，約會等副作用。長途跋涉的旅人，或者打通宵麻將的賭客，進了澡堂子，燙過澡，搓過身（由專技工人搓去污泥）之後，就在小榻上鼾聲大作，睡到頭清眼明爲止。有閒的人則帶着糖菓，叫夥計泡一壺好茶，躺在那裏一邊看小說，一邊吃喝，眞是一種享受。二三好朋友可以一齊到澡堂子去，對榻而臥，從容閒談，肚子餓了，就在那裏叫飯菜吃。到澡堂子洗澡，是一大享受。

青島的澡堂子既多又好，可與北平媲美。

中國的菜以京菜居首，而京菜的大師傅以山東人爲正宗。可以說，京菜實大部分是魯菜。青島的菜所以特別好味在此。最使我垂涎的倒是凉拌海鮮，每個飯館的入口處，都放着一個大玻璃櫃，裏面有十幾大碟燙熟的海鮮、墨魚、海螺，海蜇等應有盡有，可點一樣兩樣，用白菜絲澆辣油、芥茉拌着吃，其味絕鮮，而價錢廉宜。會喝酒的人，一壺燙熱的山東老酒，一碟凉拌海鮮，嚇！那滋味簡直叫人忘記天上人間。

軍運頻繁精銳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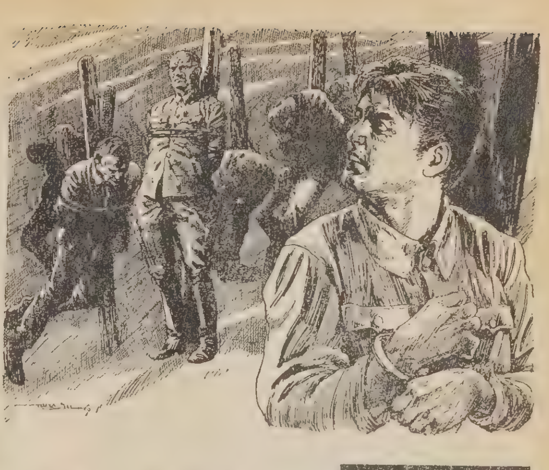
青島的京戲，僅次於天津、北平和上海。我們這羣抗戰土包子，乘機大飽眼福。當我們在青島逍遙時，國軍正由海路運兵到華北和東北。上海、青島、天津、秦皇島一線的軍運日夜不停。當時最精銳緬甸遠征軍、新一軍、新六軍及十三軍，五十二軍等部，正由杜聿明率領，在秦皇島登陸後，出山海關已佔了錦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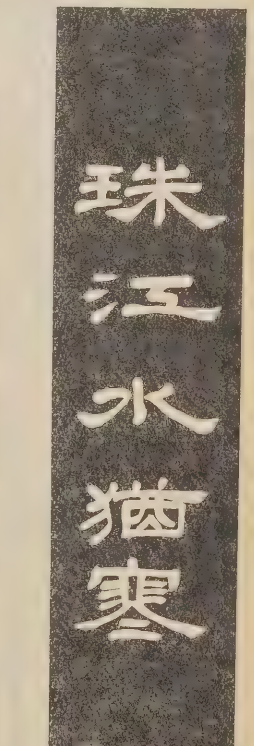
當時東北正在蘇聯軍的佔領下，他們一方面拆工廠搶機器，一方面把繳自日本關東軍的武器，轉手交給了林彪所部的中共軍。使林部成爲共軍中裝備最好的部隊，國軍沒到之前，他們已在那裏以逸待勞了。

事後想起來，當時國軍在華北受制共軍的情況下以全部精銳派往東北，實在是一大失策。東北有如頭和胸，華東華南有如下肢，華北則是腹腔。當時共軍的主力盤據華北，津浦、平漢兩條鐵路幹線被從中截斷，不打通腹部而先搶佔頭部，以致上下不通氣，終致東北孤軍覆沒，華北繼而淪陷，徐州一戰失敗，神洲隨即陸沉。一九四七年，美國魏德邁將軍來華調查軍事情況，在所作報告中即指出國軍在有後顧之憂的情況，長程深入東北爲非計。我當時還很不服氣，因爲東北是我的家鄉，在蘇軍佔領下受盡搶掠姦淫的慘痛，父老兄弟如在倒懸，豈能緩兵不救。現在想起來這都是書生之見了。

在青島停了十天，我們才買到去天津的船票。搭的是招商局客船「勝利號」，一千五百噸。雖然也是很小的海輪，可是比在連雲港所搭的小木船相比，就有霄壤之別了。

抵達天津是在一個寒冷的夜裏。一進海河口就隨處看見運輸國軍的美國軍艦。天津早已由國軍第九十二軍侯鏡如部接收。抵天津的第二天，從報紙上知道，國軍攻佔營口的消息。大家不禁歡呼慶祝。





珠江水猶寒【4】

馬森亮

這是極其難得的自由，空肚子裏有了食物，自然就有說話的勇氣，何況又沒有人在旁監視，我們不免說起笑來，環境雖苦，苦裏究竟還有快樂。我夾起一片醃菜來，送進紹芬的嘴裏，順口唸句：

「布衣暖，菜根香，詩書——」

「又來了，虧你有此興緻，」她臉上泛起了紅暈，含笑帶嗔，邊談邊嚼的，話剛說完，醃菜已滑落肚裏了。「你看！這樣的營養，我總耽心你的健康。」她再用眼盯住枱面向我表示。

我並沒有注意她的話，正想繼續打趣說下去，抬頭一看，她的臉忽然沉下來了，綳得緊緊的，端起碗呆着出神，這顯然她又是觸景傷情，把心事越扣越緊了。於是，我只可自言自語，自慰自解起來：

「其實，做人又何必過於認眞呢！越認眞越惹麻煩。像日前，正所謂橫禍飛來，伸訴無處，——但有什麼辦法？反正宰割由人，悲傷又何濟於事？——」

半晌，她才長嘆一聲，說：「如果宰割得快，馬上給我們一刀兩斷還好，最怕是慢慢的折磨，唉！這樣的遭遇。——我不打緊，只是你——祥哥！——」

她越說聲調越低，越說越凄楚，終於掩面咬住衣袖啜泣起來，我也鼻子一酸，飯也吃不下了，挨近她身邊坐下，輕搓着她的手背安慰她。

「你別難過！我們同是苦命人，——別傷心了，苦難總有一天會完的。別哭，給他們見了又要增加罪名，我們還沒有哭的自由呢！——」

我這樣說，也禁不住眼淚雙落，把她的衣袖都濕透了。

好一會，我們自動收聲，紹芬很詫異的問我：

「籠裏的肥鷄那裏去了？」

「鬼知道！我還以為你放牠們出外邊尋食去呢！」

她連忙跑過去，看見籠門已扭爛了，裏面滿是鷄毛，她恍然了，恨恨地說：

「又是給他們偷去了，可惡！」

「怕是這隻鷄的歷史亦有問題吧？讓牠去參加農會學習學習也好——」

經我一說，她才破涕為笑。回來就拉我進房裏去，說：「我有句話——」

我們分頭把房裏每個角落甚至床底都搜索過了，我才開口問她：「是不是你肚子——」

「不是這個，我說的是——」她盡量壓低聲調。「目前柴米油鹽都沒有了，錢也用光了，借也借不到，要不要去信外洋叫滙點錢回來救急？」

「別忙！這件事還未知結果怎樣，何必讓老人家就憂呢？待事情轉定了圓的時候再告訴未遲。」

「那只可寫信和香港的表叔商量了，去年不是還存有二千元港幣在他手上嗎？」

「不過——，就是寄回來也不會到手的，農會一樣照收無悞！」

「以後的生活怎辦？」紹芬瞪大充滿期待的眼，看我的反應。

我稍思索一下，便說：「向農會去借怎樣？也有人這樣去借過。」

她立即把我推開，指着我的鼻尖，說：「你是着了魔還是發神經？居然有此怪念頭！」

我給她說得很窘，可也明白她的意思。「我想不妨去試一試，如果不行，再想辦法。」

「試一試？唉——」她長吁一聲，然後附耳說：「這簡直是與虎謀皮了！喏，你去問農會借，這班光棍一定又借題發揮，訓斥你一頓。還要問：『你家中眞的一粒米都吃光了？好，我們要去實地了解了解！』想想，他有那一次來了解，我們不吃大虧？他們可以明目張膽的檢查米缸，翻衣櫃，乘機搗亂，藉故行兇，到那時，引狼入室，你能受得了嗎？」

這一番話，說得我啞口無言，呆望着枱燈發獃。很久，才想起來，問她：「可不可以向你娘家設設法子？」

「準沒有結果，我媽媽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她沒有管制吧！」

「在風聲鶴唳的時候，誰敢保自己明天不會被管起來？」

「那麼，你的——」說到這裏我說不下去了，眼望着她。

她見我這樣子，不覺好笑起來，衝口說出：「我的首飾是不是？」

「對，對！拿來週轉應付一時不好嗎？」

「打的好主意！」她這時翹首上望，雙手抱膝，活像走江湖的星相家對待問卜者的態度一樣，現出一副不可捉摸的神氣，故意賣弄關子，弄得我很着急。

「錢財身外物嘛，難道見死不救？——它放在哪兒？」

「我安置好了。」

「在哪兒？」

「我不說！」她故意聳了下雙肩，媚眼向我一掃，挑戰似的。

「不說我要掐你——」

「不說，不說！……」

我眞的掐她，她的腰肢扭得很厲害。一種嫵媚嬌羞的美態，不管在眼裏、口裏、甚至身體上任何一部份，一齊放出一種迷人的氣息，這氣息好像失掉了很久。一個軟綿綿的肉團塞了過來，我酥軟了。……

後來她才說出這批飾物已帶回了娘家，埋在菜園的一棵大樹下。我說：

「這麼驚慌幹嗎？放在家裏不是一樣！」

「你多天眞！共產共產，有產皆共，凡共必產。我媽的成份比你好得多！」

「又何必瞞住我呢？」

「我說你呀！你爲人達觀，心直口快，這件事在這個時候，我萬不能給你坦白。這是我的私蓄，雷劈也劈不開！」她這樣斬釘截鐵，我不好意思再問下去了。

她見我沒表情的把頭低下來，便又逗我說。她問：

「祥哥！你不會怪我吧？」

「不會——」我淡淡的回答，心裏正怪她對我不信任。

「你會原諒我的苦衷嗎？」

「唔——」

「你幹嗎不說話呀！是不是懷疑我另有企圖，及早打算呢？」

我正在爲明天的吃飯問題發愁，沒好心思和她說話，而且把頭埋在膝上。她見我不理不睬，以爲我眞的疑她恨她了，「嗚」的一聲哭了起來：「女人的命眞是苦透了——」

好容易才把她哄慰過來，我的心更加亂了。只有無語問蒼天，但這時，天也無聞，地也不解，反而幾顆疎落的寒星向我眨着冷眼。

（三）階級的友愛

深夜，接到青年組的緊急命令，要參加集體勞動，接受改造。

次日一大早，所有被管制的都集中在農會門前，經過一番點名、檢查、訓斥之後，每人領到一副工作器具，跟着雄赳赳的積極青年往後山關路去，依工作的範圍和難易，分組進行。和我同組的只有德明公一人。

德明公的年紀已六十七歲了，是一個歸國華僑，早年是同盟會員，跟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踏遍了大半個中國。一直到孫先生逝世之後，他才卸甲回美國做生意，一向和我爸爸合股開餐館，後來因上了年紀，心臟病發，便把生意交給兒媳，告老還鄉，携老妻搬到上海居住，就地療養。兩年前因時局緊張，遵照「大亂居鄉，小亂居城」的古訓，才搬回故鄉來，打算避過了這個風頭再回上海。豈料砲聲剛停，便遭管制起來。

他爲人豪爽，健談而富幽默感。近年和我過從很密，又是世家相好，意味相投，故事無大小，都會推誠相告。這次我們編在同組勞動，不知是巧合還是人事安排。

「德叔！」我顫聲喚他。

「亞祥！」他也很悽然，想再說什麼，又找不出適當的話。

經過了一陣沉默，各自抑壓住情感。然後都抬起頭來，相對苦笑一下。他問我：

「亞祥！你習慣拿鋤頭嗎？」

「拿得慣的。」

我想以行動來證實自己的能幹，振起精神，狠力的向路邊一鋤。「哎唷！」底下竟是一塊大石頭，震得我兩臂麻痛，不禁失聲尖叫。

「不要逞能，慢慢來！你的斤両還瞞得過我嗎！哈哈哈——咳咳咳——」

德叔雖然笑了，跟着故意乾咳一陣，變笑聲爲咳聲。這就是他的機警，怕打哈哈會引起農幹的猜疑。然後再彎下腰來，低聲說：

「亞祥！在這個環境，凡事總要忍耐。目前——」隨即轉身向後一望。「鋤口放平些，先把草根鏟開——後面有人，留心！」

我會意，一邊拔草，一邊向後偷看。果見在五、六丈遠的大樹蔭下，聚着七、八名青年男女，每個人拿着一根木棒，十足神氣，八面威風，活像一個好管閒事的警察，手執警棍在監視囚犯一樣，他們在低聲說，大聲笑，還得意的頻頻揮動木棒，倒像魔術師登台表演了。雖然是早春天氣，樹木正含苞萌芽，而動物界似尚未解凍，偌大一個山頭，竟不聞一聲鳥叫。三十多名勞改份子，三個一羣，五個一堆，像木牛流馬一般，悶聲不響，藉鋤頭鐵鏟來發洩肚裏的牢騷。

「德叔！讓我來鋤，你拔草，換一換手！」

「也好。」（未完）



被共特拆垮

調來工兵隊，爆破寶藏庫

成都守城部隊，進攻各叛將公舘的目的，便是抄家。想將這班軍閥搜括來的民脂民膏，凡是收藏在成都各公舘中的，均搜出來充公。因此對各人留守在公舘中的家奴警衛，自從放下武器不抵抗之後，也不爲已甚，只宣佈其家主背叛黨國的罪狀，希望他們供出藏寶庫的所在地，便可放釋他們回家。

這班家奴爲了保全自己生命，也無不照直供述，因是，那一次的抄家行動，收獲甚大。專是劉文輝在新玉後街的公舘，搜出來的寶藏數字便很有可觀。

根據劉家看守人的指點，劉文輝的寶庫是埋藏在地底下的，於公舘建成之後，便已將地庫封閉，無門可入。後來又由中央軍校調來工兵隊，將這個地底藏寶庫用炸藥爆炸，才將寶藏掘發出來。

究竟發掘了多少寶藏呢？官方並未正式公佈，但事後據報紙披露，及有關方面之透露，一共有黃金十噸，銀元百萬，及成堆的鴉片嗎啡，成箱的珠寶玉器。舉一反三，專是劉文輝設在成都的一間公舘，便搜出這樣多的金銀財寶，還有鄧錫侯、向傳義、潘文華、嚴龍……等人的公舘，搜出來的財物也就可想而知。

再進一步推想，劉文輝的勢力中心是在西康雅安。他在成都一間公舘的地庫中，便收藏了這許多金銀珠寶，在雅安的巢穴裏，其收藏的數字，當然更不止此數。由此可證，這班地方軍閥數十年來對於民脂民膏的搜括，是如何的厲害？國庫空虛，民窮財盡，而這班地方軍閥的財富，則眞個是「富可敵國」，一點也不誇張。

憑心而論，這班地方軍閥，以後遭受到中共一連串的搾取迫害，把他們搾得油乾水盡仍不肯放手的情形，在老百姓看來，也是大快人心的事。直到中共的壓搾手段，施展到每一個老百姓的身上，這才知道中共的殘暴，並非專對地主惡霸，軍閥官僚，而是全國人民，這才感到共產黨不如國民黨。只可惜，等到全國人民有此醒悟時，已經「全國江山一片紅」，要想再過以前壞中有好的日子也不可得了！這種民間心聲，是在中共軍佔據四川之後並不久，便可聽到的，因此觸發起一次七十多縣的農民大暴動。等到以後加在人民頸子上的繩索越抽越緊，肚皮越縮越小，他們不但懷念起國民黨，連對那班括地皮的軍閥，也感到比共產黨要好。因爲軍閥的搜括只是「流一，共黨

的搜括則是「一鍋」。

劉文輝報復抄家，伍培英率隊攻堅

那時尚在彭縣計議起義之後，如何迎接共軍解放四川的劉文輝等人，聽說他們在成都的公舘，都被中央軍搜查抄家了，一個個更是摩拳擦掌，大叫報復！

但怎樣報復呢？劉文輝知道國府設在西南地區的最後一個空軍基地是在西昌；而西昌機場的國軍防守兵力，又只有胡宗南部的兩個營。認爲用以大吃小的辦法，進攻西昌機場是一個最好的報復辦法。既可把國府的最後一個空運基地截斷，又可向中共表現以行動打擊國府立功。

於是，劉文輝即下令他駐在西昌附近的部隊二十四軍，要他的女婿副軍長伍培英，親自率領重兵進攻西昌機場，務必要把胡宗南的部隊解決，將西昌機場佔領。

伍培英受命之後，知道胡宗南派駐機場的防衛軍力只有兩個步兵營，便率領兩個團的兵力進攻，滿以爲這樣可以大吃小，可以輕而易舉將胡宗南的兩個營解決。於是，便取包圍形勢，下令向機場的防守部隊進攻。

可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伍培英，帶着兩個團去攻打胡宗南部的兩個營，不但未把這兩營攻垮，他的兩個團，反而被打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連身爲副軍長的伍培英，也身上開花，負傷而逃，僅以身免。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說起來便是由於「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所以才自討苦吃。

先說伍培英之不知己，便有以下四點：

（一）劉文輝的二十四軍，是一個既未打過外戰，又未打過大內戰的地方部隊，平時作威作福，嚇唬一下老百姓還可以，眞個要上戰陣打仗，他們官兵可能有根本未上過戰場的。

（二）劉文輝本人的作風，便是「一人得道，鷄犬昇天」。上行下效，他的二十四軍，說得好聽一點是「子弟兵」；說得不好聽，都是「老爺少爺兵」，軍法號令，在平時便是「見利則趨，見苦則推」，何況戰時要出來衝鋒陷陣？

（三）出師無名。大敵壓境，主帥通電起義；起義的理由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不忍見到「地方遭殃，生靈塗炭」。既然連共產黨也不打了，爲什麼卻要他們倒戈相向，進攻國民政府的軍隊？這在情理法上都是講不通的。官兵們內心有了這個疑問，便會連想到打下去的結果。共軍就要來了，打勝了與他們不會有好處，打死了便做了傻瓜，主帥通電起義是怕死

[illegible]

西南保衛戰

（四）劉文輝的部隊，多數是吸鴉片烟的；縱不吸食，也是栽種售賣鴉片烟的，他們都是「老爺少爺兵」，一個個家肥屋潤，誰都捨不得死。團長怕死，營長更怕死；甚至連、排長也怕死。士兵們又多是親、友、族、戚等牽絲扳籐的關係。大家都怕死，大家都不想自己的人死，這個仗又還有什麼可打？

由於以上種種原因，伍培英下令進攻之後，只是對天放槍，根本不敢拚命。一旦遇上逆襲，便只恨爺娘少生兩條腿，巴不得插翼飛逃。這樣的部隊又怎麼能打仗？這樣的部隊，又怎麼不會打敗仗？

不知己不知彼，兩團敗於兩營

再說到伍培英之不知彼，也有如下四點。

（一）胡宗南的部隊，論裝配、素質、訓練，都是國軍之中的第一流，並且是有作戰經驗的，不管他這兩個營曾否與日本人及共產黨作過戰，就是憑他們近十年來的戰鬥演習，也不會把劉文輝這個爛部隊兩個團放在眼內。何況負責西昌最後空運基地的防守，責任重大，必然是精銳中的最親信部隊。

（二）四川境內的空軍基地，都建築有國防工事，堅固異常，有刺鐵絲網，外壕阻絕溝、砦柴拒馬、鋼筋水泥的堡壘、縱橫的交通壕，僞裝的掩體，火網平面交义，立體也可交义。

（三）胡宗南的部隊，是國民黨「以黨建軍，以軍建校」的典型。所有中下級幹部，都是出自他的中央軍校七分校的學生；所有士兵，都曾受過黨的教訓薰陶。對共產黨他們都不怕，又怎會怕劉文輝這種軍閥部隊？而且得知劉文輝是通電叛變的叛將，在黨國危急時扯政府後腿的軟骨頭，這兩營官兵聞訊，早已義憤填胸，擦槍磨刀，恨不得先將劉部剿滅。現在送上門來找死，他們當然化憤慨爲力量，發揮到以一當十的戰力。

（四）他們知道西昌機場是國府留在四川的最後空運基地，必盡全力保護這個機場的安全，近有四川境內的國軍可以解圍。遠有台灣，海南島的軍隊可以增援，只要守下去，決不會成爲後援無望的孤軍。守軍戰意昂揚，沉着得很。

基於以上各種「敵我情況」，兩軍一接觸，專是「射擊軍紀」上便優劣立判，進攻的劉文輝部，一味朝天亂放槍，有如夜行人吹口哨，心虛膽怯之情，想憑槍聲「壯膽」。防守部隊不發槍還擊則已，槍聲一響，瞄準精確，劉部官兵，非死卽傷。並且由於守軍沉着，敵人未進入交义火網中的有效射程，一槍不響。伍培英指揮的攻擊部隊，以爲胡宗南的兩個營，兵力小，給他們兩個團嚇窒了，根本不敢抵抗。於是得意忘形，洋洋自喜，一聲衝鋒號令，就似一窩蜂的湧向前去，口口聲聲喊「繳槍」！

一次衝鋒頓挫，二次攻擊慘敗

誰知防守部隊等到他們湧至火網內，槍聲齊發，萬彈橫掃，把劉文輝的進攻部隊，打得人仰馬翻，傷亡枕藉。在密集火力對中密集隊形的射擊下，把進攻部隊，在前面的人人仆地，屍體成堆；後面的人則抱頭鼠竄，陣腳大亂。但一逃出火網之外，又聽不到槍聲，也見不到在掩體工事內的守軍人影。好像剛才沒有發生過戰鬥一樣，靜寂得出奇。

伍培英見到第一次攻擊頓挫，傷亡慘重，認爲是自己的部隊兵力集中不夠，後繼的衝勁不足。於是，再整頓部隊，發起第二次衝鋒！把兩個團的主力集中正面，務求一鼓而下。

可是，守軍見到進攻的敵人是如此「水皮」，早已在竊笑。認定這班烏合之眾的鴉片烟槍隊伍是不濟事的，槍砲瞄不準目標，一味的亂打亂轟；衝鋒沒有計劃，前面倒了後面跑。於是，兩個營協同作戰，各以一部份兵力在工事內，嚴守陣地；另外各派出一部份兵力，準備敵人第二次攻擊頓挫時出擊。從陣地兩邊，分抄在敵人的側背，只待逆襲成功，將進攻敵人壓退，便全面出擊。

於是，在守軍嚴陣以待中，伍培英指揮的第二次攻勢雖然發起了，由於第一次打死在陣地前的屍體，都是生還者的親友族戚。他們不但無報仇之恨心，卻有畏敵之怯意，恐怕自己也會重踏覆轍。這次攻擊，在人數上雖然多於第一次，在聲勢銳氣上，反而比第一次差得遠，大家畏首畏尾，一步三顧。伍培英看得不耐煩，親自督戰，一再叫號兵吹衝鋒號，下令衝殺！

防軍只聞號音響，不見人近前，知道敵人膽怯氣餒。將輕重機槍分佈好位置，遠、中、近；高、低、平的三層立體火力準備好，進攻者未到達火網之內，一槍不發；等到進入火網，最先頭的已抵達最近最低的有敵射程時，又是萬彈齊發。只有幾秒鐘的射擊，便把進攻者殲滅於陣地前。後來的部隊，在中、平、遠、高火網內的，傷亡參半，很少能平安逃離。這樣打法，把劉文輝的兩個團看得口呆目瞪，膽破心寒，伍培英還想發起第三次攻擊，下面的人已經個個搖頭，人人吐氣。正當進退未決，防守部隊已從兩邊出擊，人隨槍聲而至，彈密如雨，伍培英當場負傷，兩個團潰不成軍。劉文輝聞敗訊，也只有氣得跺腳拍腿！

（未完）

三郎

匈京生死鬥

一：戈科夫是個殺人王最擅長於暗殺

白萍譯

匈牙利大革命後沒有多久的事情。

一月，美國的華府和澤西方面，正是冬季時分，天氣寒冷，風雪交加。

伍特在凌晨六時，接到緊急的通知，立即趕到現場去。

這一帶道路上，軍車和警車急馳着，武裝軍警穿上厚厚的大衣，長統皮靴，手持自動武器，分成行列，向樹林叢和農莊之間，開進去，大舉搜索。

他們要捕的是戈科夫，這一帶是他最後被人見到的五英里圓週以內的地區。

這是村莊星羅棋佈，交通四通八達的地區，逃亡者可以躲在穀倉中、田莊中，也可以乘坐巴士、火車，或甚至搭乘路過的便車，到紐布倫瑞克、紐約或費城去。

因此，要佈成一個水洩不通的包圍圈來進行搜索，將是人力上感到不足，不容易做得到的事情！

指揮這一場包圍追踪行動的是聯邦調查局的麥伊納，因爲這是美國本土發生的事情，所以，由聯邦調查局負責，他立即通知中央情報局；伍特就應召而來。

麥伊納的大房車停在主要公路和一條小泥路交义的路口上，利用無線電對講器正在發號施令，車外一名國民軍，手中持着輕機槍警戒，臉色冷得發青。

伍特來到了，進入車內，立即問道：「怎樣了？」

「現在還沒有踪跡！」麥伊納搖頭道。

在趕來之前，伍特只知這一點大概情形，在華府附近的接待匈牙利和反共逃亡義士的難民營中，一名僞冒者逃亡了，這傢伙就是戈科夫，他是匈牙利的特務頭子，竟然能夠混進反共義士營中。

「眞是要命！」伍特急躁道：「怎麼竟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和難民營的主管莫森上校談過了，」麥伊納嘆氣道：「他現在是十分的困惱，請求我們看上帝的臉上，馬上把戈科夫抓回來。否則，這傢伙將會像是一枚計時炸彈，潛伏在美國，隨時會爆炸，不知道將會做成怎樣的嚴重後果！」

「他究竟怎樣混進這難民營來的？」

「他混進最近一批從維也納空運到此間的難民營。莫森上校感到難明，我們在維也納的保安檢查工作，究竟是怎麼搞的。」

「一定是有人在掩護着他！」伍特憤然道。

「看來是如此！我敢說：一定是我們自己人中的一個，」麥伊納的表情也很憤怒地，閉着嘴一會兒，才又說道：「戈科夫還不只是自己一個人呢！他從難民營翻過鐵絲網逃出時，還有兩人和他在一起，一名是男子，還有一名是女子，報稱是他的妻子，這男子的眞姓名，我們已査出來了。左丹斯基，你可知道這個人麼？」

「他是匈牙利秘密警察中的上校。」

「原來如此，女人是伊洛娜。他們三人逃走的時候，剛好是莫森上校接到維也納方面的情報說，安全檢查可能有毛病，正在趕到難民營去實施檢核之際，突然發生的。我相信也是有人通風報信之故，或者是，他們看到情況不利，立即逃亡，也說不定。總之，在莫森上校率領憲兵進入營門之際，他們就立即逃亡了。這是莫森的錯誤和疏忽，他竟然被他們發現他來意不善！天曉得他們究竟是怎樣逃出來的，但他們總之是逃亡了。」麥伊納忽然失笑了。

「這有什麼可笑呢？」伍特冷然問道。

「他們偷走了麥伊納的自用車，在距離這兒五哩外的一處地點拋棄了，就在鄧斯達米的農莊門外，他們進入農莊中取暖，並奪去了這農民的一支獵槍和一支手槍。」

「噢！他們的火力不可忽視了。」

「後來，他們二人把鄧斯達米綑綁起來，搶去了他的卡車，一九六四年的雪佛蘭卡車，我們已知道車牌了；但我們在各路口設下的檢查站，都報告說沒有這樣的一輛卡車駛過。」

「他躲在什麼地方呢？」

「他們跑不了的，我們已佈下天羅地網了。」麥伊納很有信心地道。

伍特卻嘆了一口氣，搖搖頭道：「他已逃脫了哪！」

他們兩人開車去找莫森上校，莫森上校在公路口側的一處工地設立他的臨時指揮部，在這工地外邊，停着兩輛吉普車，一輛指揮車，一輛國民軍巡邏車。

莫森上校將近五十歲，兩頰紅紅，頭髮雪白，唇上還留着小髭，他站在修路工人休息使用的木屋內裏面，爐火熊熊，但屋內卻比外面的溫度並不高得許多，兩名士兵正在無線電機上忙着，一名參謀官在看着地圖，更有一名低級軍官正站在爐火前取暖。

伍特和麥伊納進入屋內，感到實在太冷了，大清早起來，什麼東西也沒有吃過，希望能夠和莫森上校走近爐火邊上細談，卻料不到莫森上校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反而招手叫他們到屋外去。

「我已向華府報告了，」莫森上校對麥伊納道：「上頭通知我，說追捕工作由貴局負責，這很好，我只是想告訴你，假如你需要我的部屬出動的話，在人力和戰力上，我都絕對支持的。只要抓到那戈科夫幾個傢伙，我相信，他們仍可能在這一帶，還未能逃脫出去。」

「他們偷去的卡車仍沒有踪跡麼？」

「沒有，他們可能躲在農莊中，道路上積雪很深，他們的汽車若是行駛的話，就會留下痕跡來，給我們線索。我們現在正加緊增援中，以便塞住每一處漏洞，州警當局正在每分鐘都增派汽車來支援呢！」

「華府還有甚麼消息呢？」麥伊納問道：「不會只說此事交我負責的吧！」

「他們已在向歐洲那方面追查了，看維也納方面是誰人負責檢查，看究竟毛病出在甚麼地方，有那一個嫌疑的內奸，毛病先出在奧地利方面，這是絕無疑問的事情，我的責任只是接待從奧地利送過來的難民和再加以檢查而已。」

「沒有人把責任歸咎到你身上的，」麥伊納道：「但你讓戈科夫看到你率領憲兵進入營中，則是太不小心了。」

「我們原本以爲他們已經睡了，告訴你，我並不是和他們一起進去，事實上……。」

「沒有關係了，」伍特道：「現在問題是如何收緊包圍圈，看是否抓得到戈科夫。」

「戈科夫究竟是什麼人？」莫森上校忽然問道：「華府方面並沒有把他的資料通知我。」

伍特和麥伊納兩人都默然了，好一會兒，不作聲。

伍特想了一想，終於決定了，即使告訴他，也不會有什麼不妥的，也許，他對這戈科夫有認識的話，會有助於他的圍捕也說不定的。

當下，他道：「戈科夫我們也不曾見過他，他是匈牙利AVO秘密警察中的將軍，但我們相信，他其實是不止如此，我們是今天才因爲他的冒充逃亡難民申請來美國而獲得他的相片，但在這兩年，我們可聽到不少關於他的事情，他其實並且兼任克姆林宮的劊子手。」

「爲甚麼呢？」

伍特的聲調憤激了，「他是殺人王，最擅長的是暗殺，最近共黨陣營中，六名高級人員要逃亡，都被他暗殺了。所以，他的行動範圍並不以匈牙利爲限。他對殺人的方法很聰明，從來不會重覆使用的。並且，被他謀殺的人，在死亡紀錄上，原因都列爲意外死亡，或者是其他原因，絕對沒有一項是列爲自殺的。」

「我懂得了，」莫森上校皺着眉頭，又問道：「那麼，他潛入來美國來做什麼？」

「誰知道呢？不過，我相信，大抵仍在他的範圍之內，要謀殺些什麼人！」

伍特這句話，使得在交談中的三人都默然的僵住了，大家都不說話，感覺到一段冷空氣從內心中直冒出來。

半小時後，搜索工作依然一點也沒有進展，伍特提議去找農人鄧斯達米談話。

麥伊納駕車前往，沒有多遠，已經到了。伍特知麥伊納之外，還有一名便裝，下車進入農莊中，便衣人員留守在門外。

伍特對這農莊所得到的印象是：很整潔，鄧斯達米是勤力的農人。

麥伊納派駐在農莊內留守的探員法蘭，和鄧斯達米夫婦，三人留在屋內。

「被奪去的卡車有什麼消息？」

「還沒有。」

鄧斯達米兩夫婦顯得十分恐懼，雖然在表面上還極力的要保持鎮靜；但伍特的有訓練的眼睛，立即可以看得出他們是在恐懼的籠罩中，並且看得出他們是眞正的農民，多年來在土地上辛勤工作，對風霜雪雹和昆蟲以至市場價錢鬬爭，這一切，在他們的臉孔上和一雙手上，都顯露了出來，屋內的傢俱雖然都已經是老式的，但收拾得十分整潔，和在外面所看到的印象相同。

伍特好言安慰他們道：「沒有事了，用不着害怕的，你們把事情經過再告訴我一次好麼？」

「我已對他說過了，」鄧斯達米指着法蘭，說道。

「再告訴我一次。」

鄧新達米很瘦，頭髮灰色，遲疑了一會，帶着輕微的德國口音，道：「他們坐一輛軍方專用的汽車駛來，說要借用電話，但跟着我就發覺他們把我的兩支槍搶去了。那女人沒有說話，她看來有點駭怕似的，他們要借用我放在穀倉中的一輛新卡車，我被那身裁較矮傢伙嚇壞了。他的動作帶點很可怕的氣味，使我回憶到二十年前在德國時的恐怖遭遇，當時，希特勒剛登台不久，恐怖統治正在開始，我感覺害怕，便逃來美國。他們兩個男的，剛才入屋後的行動，簡直就和當年納粹黨徒完全相似。」

「不要緊張，」伍特又道。

「所以，我完全依照他們的吩咐行事，我絕對不願激惱他們，以免受害，甚至被他們殺害。他們要什麼，我們便給他們什麼？」

「只給了一輛卡車他們麼？」

「還有若干糧食，五十元，他們還使用了電話。」

伍特看着麥伊納，問道：「你查過了麼？」

「查過了，這條電話線是農村地區使用的，我們還未查出他打電話到什麼地方去，和打給誰人。」

「好，」伍特又轉過去對鄧斯達米道：「他們沒有對你說什麼話嗎？沒有使你得到一個印象，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和他們的意圖如何麼？」

【未完】

萬人意見

視錢如命的人才不會相信讀者請飲茶

眞軟體動物不惜誣謗好人以騙稿費

憑什麼問這問那！已死之筆你也配嗎？

萬人傑、張贛萍先生：

對於「讀者投書」問題，我有點意見，希望刊出。

作為讀者，投書給刊物表示自己對該刊的熱愛，及請編者和作者飲杯咖啡，也會因而受到別人的辱罵，都可算新奇了。我不清楚「談讀者投書」的作者所說的「吞下一隻隻死蒼蠅」是否即一般人說的「食死貓」的意思，若然，則請問：誰人會强迫史筆食死貓（吞死蒼蠅）？有誰幾時說過請萬人雜誌編者和作者飲咖啡是史筆也有份湊錢請的？讀者請飲咖啡，只是表示對編、作者的一點敬意，試問這到底侵犯了史筆的那一方面而致史筆如斯氣怒？

報刊設不設「讀者園地」各有自由，若認為某個「讀者園地」不值得投書，那你便不投好了，甚至你可以根本不看那些報刊，這是任何人都有自由權。但用潑口罵人「有屁請放」，這樣連讀者也罵在一起，算是什麼態度？從史筆把請別人飲杯咖啡也譏諷為「義舉」、「古道熱腸」、「可以風世」看來，史筆顯然是個唯錢是親的人，這就難怪為賺一點稿費而罵街了。不錯，投書是沒有稿費拿的，從「萬人意見」欄發表的信得知，投書的讀者不少是生活相當艱苦的，他們並不是吃飽飯得閒過頭而「免費給人托大腳」，而是犧牲休息時間寫投書的。這是讀者們認為有了自己可以信任的園地讓自己說話，自己有意見就寫出來。照史筆的說法，付出了勞動力而不取報酬便是「軟體動物」，那麼，大概是要像史筆那樣唯錢是圖，沒有錢賺什麼都假，只要不是「免費」就可以「給人托大腳」，為了稿費便可以憑空誣捏，隨便辱罵別人才算是「硬體動物」了，由此可以想見史筆的為人。

一般說香港人情淡薄，但並不是香港每一個人都一樣的薄情。香港人薄情的固多，不薄情的也有，報上曾不止一次的報導過一些富人出錢資助辦教育，若照史筆的思想，那些拿出巨款資助教育事業的人應該算作什麼「體」的「動物」？如果香港每個人都是史筆那種思想，香港就眞的不會有任何義舉了。萬人雜誌偏多量器寬宏的讀者，不少外地讀者還願意以巨款資助辦「萬人報」。請飲杯咖啡便說成「可以風世」，眞是鼠目寸光！

最沒理由的是連讀者投書用什麼署名也要干涉，眞是惡得交關！說投書人的名字「稀奇古怪」。人家喜歡用什麼名字跟史筆有何關係？難道史筆這名字就不「稀奇古怪」？就是眞姓名？說「這類的信，照例是沒有地址的，更無從查詢，以明眞相。」這些話眞是說得夠「稀奇古怪」了。第一、史筆怎知「這類的信，照例是沒有地址的」？難道萬人雜誌讀者投書的原信件都要經史筆看到過？第二、是否需要投書人的地址以便聯繫乃是報刊方面的事，何勞史筆「查詢」？

說到「讀者常常跟編輯政策走」，這並不難理解，香港報章刊物種類繁多，讀者自然是選擇自己喜愛的讀物，喜愛當然是包括了報刊的立場、觀點及文章的題材等。既然讀者和刊物的觀點基本相同，那麼，讀者的意見和刊物的言論相符又有什麼奇怪？報刊的立場與讀者相同，讀者才會擁護它。決不會有讀者投書到左派報刊說打倒毛澤東，也絕對不會有讀者投書到反共報刊喊「共產黨萬歲」的。因此，從立場觀點來說，「讀者跟編輯政策走」或者說成編者跟讀者走也可以，這是完全合理的。另外有些人，在主編提出要人家將作者的履歷登出來之後，現在也來個要人家將「讀者的身份和地址寫出來」，這是否算「跟編輯政策走」？這不是立場問題，而是思想作風問題呢。

說「如果編輯攻擊誰，那些讀者便一擁而上，如果編輯轉移目標，那些讀者也就一鬨而散」。這眞是好笑「一擁而上」是由於讀者同意編者的觀點，這在上面已說過了，不再贅。

至於「一鬨而散」，討論任何問題都會有完結的時候，總不能無了期的討論下去。例如前些時討論一首什麼詩，編輯已一再的勸告讀者不要再投函討論此問題，可是不少讀者還是將意見繼續寄去，老編不將意見刊出，在這樣的情況下，讀者要不「一鬨而散」也不行喇。

向報刊投書用什麼名字，讀者有絕對自由權，香港政府也沒有要報刊將投書讀者的身份地址寫出來。星島晚報讀者版經常有批評港府的信件刊出，港府有關部門也只是請投函者用電話聯繫，並無追查投函人的身份地址。史筆算是什麼東西，憑什麼權力要人家「將讀者的身份地址寫出來」？你史筆乜嘢好，要將讀者的身份地址寫出你看？我同意本校對先生的說話，從該月刊一再的提出要別人將作者的履歷和讀者的身份地址公開，很難不令人懷疑其是否負有特殊任務，否則為何對人家的作者和讀者的身份如此感興趣？

敬禮！

王瑤上　七〇年一月廿三日　於洋燭下

代郵

加拿大多倫多黃華先生：一月二十日航信收到，所詢之人物，在拙著「抗日名將關麟徵」一書中已有頗詳實的記敍，如發表時未閱及全文，可來信本社函購（每本美金一元，平郵費在內）。不欲另寫專文報導，請諒。

——編者覆

感謝讀友們的善意建議
我們敢於戰鬪勇於戰鬪

贛萍先生：

十八日寄我的信，已收到了。我兩次給你的信，都似乎帶給你一些繁瑣和困擾，內心實有點不安！

現我想站在讀者的立場，先說幾句關心萬人雜誌的話。萬人雜誌創辦至今，賴 先生等努力奮鬪，已獲廣大讀者的歡迎和擁護。但俗語說：「譽滿天下，謗亦隨之」，尤其是那些懷有妬忌心，或「別有用心」的人都不時想伺機向你們施暗箭，找你們的麻煩，甚至想搞垮你們（？）。這從最近的「談讀者投書」一事，可以概見的。

但「蜉蝣難撼大樹」，而且「邪不能勝正」。我看他們徒然是「心勞日拙」而已！

先生勇於「澄淸」的精神，是我們所萬二分欽佩，而且認爲是很必要的。但在目前情勢之下，似宜「適可而止」；讓讀者和他們「糾纏」，不必「親自出馬」。因爲盱衡現局，你們的四週可能是「强隣」環伺（？）。如果你們「兩面作戰」，搞到「兵連禍結」，就很容易給「眞正敵人」以「可乘之機」。故愚見以爲，你們至好「北拒曹操（港共），東和孫權（美狗）」，較爲穩健。（筆戰和槍戰一樣，要：穩、忍、狠。）

這是我本着愛護萬人雜誌的動機，考慮了好幾天之後，才向你們作出的建議。未必一定是對的。……（下畧）

溫××元月廿六日

【編者覆】溫先生：這封信因爲不全是私事，故將前半段有關本刊各節公開，可能你所想到的問題，也是其他讀者顧慮到的問題，故在此作一公開答覆。

本刊的立場與態度，以及萬人傑先生與我的作風，三年來曾一再有所聲明，而且事實俱在，我就不贅述了。不過，本刊雖然是以敢言見稱，不怕戰鬪，但祗是站在反共的，爲國家民族及社會人羣利益的立場上挑戰應戰。至於同路人的嫉恨攻擊，我們一向是採守勢的。數次筆戰，都是如此，這也是讀者有目共睹的。

關於這一次因「談讀者投書」所引起的戰鬪，我已交代淸楚才開始還擊。先生恐怕我們陷於「多面作戰」中，而遭强敵窺伺，乘機進攻，這一點請先生放心。無論筆戰、槍戰，第一要出師有名；第二要兵精糧足；第三要協同一致；第四要攻守自如。這四點，我們自問具備了，我們不怕火頭多、戰場廣，祗問應不應該戰？對公敵是找尋目標攻擊，對不識大體的同路人，則取攻勢防守，先站穩自己的脚步，然後展開攻擊。不攻則已，攻勢發動之後，便是一路追打下去。我們戰將如雲，健筆如林，準備充分，可以長期多面作戰。還有馬森亮這個「越洲飛彈」，他也躍躍欲動，要請纓助戰，我尙未「批准」哩。

我與萬人傑先生的任務區分，他是四處找尋公敵取攻勢；我對內敵則取守勢。自問能應付餘裕，如臂使指，協同一致。

最後我要强調說明：我們不怕戰鬪！我們勇於戰鬪！我們不撩撥同路人。如果同路人的攻擊，超越了我們的忍讓限度，我們將由守勢轉攻勢，一致戰鬪到底！其他不便公開的問題，另具私函奉覆。）

「紫雪丹」的故事
毛共見死不救　宣揚奇迹害人

日前的左報大肆宣揚共軍二〇八醫院治癒「小兒痲痺症」事例，認爲這是人間奇迹，眞有點像酒鬼詭語一樣，歇斯底里地宣揚。我奉告香港同胞們，千萬別上當！因爲共匪當局寧願小孩眞的患上「小兒痲痺症」而不作有效的防範，反而說能治好，騙人的鬼話見鬼去吧！

小兒痲痺症在當前的中國大陸是一個絕症，如果人間奇迹創造出來，這只騙人騙自己。大概過不了多久，共軍又會宣揚神經失常也針灸得好。那麼，住在大連市精神病療養院的老毛兒子毛岸勤，一定會到北京去朝見老毛了。嘻！嘻！未必？

「紫雪丹」是中國成藥的一種名藥，我到香港後，見到所有的中藥店都有得賣，並且淸一色的是大陸貨。

就是這個紫雪丹，使大陸多少小同胞變成了下肢痲痺，多麼慘啊！寫到這裏，使到我更加怒火燃燒，更加憎恨毛共的卑鄙面目。

小兒痲痺症在發高熱的後期中，因高燒不退，就得用這種被毛共運出海外賺外滙的「紫雪丹」，但是這種在香港到處都有賣的藥物，在大陸的每間醫院的儲存量祗有兩三支。並且由醫院的院長直接控制着。

去年（六八年）初夏，我所在的醫院接收了一批小兒患者，按診斷是「小兒痲痺症」，並且大都進入高熱階段。因大陸出產的盤尼西林質量低劣，所以中醫師們都採用中醫療法。

我當時接觸過一個小孩，經診斷確定需用「紫雪丹」一支，於是我將病情報告共軍的宣毒隊，請求批准一支「紫雪丹」給那病孩，然而得到的答覆是不准。但我知道醫院還有「紫雪丹」這種藥，就力請共軍隊長，說明不用這種藥，那末這個小孩就會「下肢痲痺」，按理，做醫生是爲病人服務的，但這個毛毒隊長卻說靈活機動，還罵的墨守成規，要我好好的學習毛毒。天啊！放着病孩不管，叫我學毛咒，那裏還有人性！後來，我才知道留下的「紫雪丹」，給了不需要服這種藥的一個高級共幹的死仔服用，我接診的可憐病孩就這樣成了下肢痲痺症。每當我看見這個拐着脚走路的小孩時，我內心在想：這是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嗎？

讀者們：毛匪不願預防小兒痲痺症，忍心看着千千萬萬的小同胞去見上帝，卻造出這樣人間奇迹，用心何其毒也！寧願賺外滙，把人民視爲草芥，那裏還有人性！不知左報應作何理論？再說，我問問左報老編：什麼叫調查研究？什麼叫發言權？龜縮在香港，閉着眼睛瞎說，毒害香港同胞，快點關閉你的狗門！（**紫楓**）

美國佬出賣中國醜陋已極
漠視我七億同胞眞正願望

頃閱工商日報，一個刺眼的題目「『台獨運動』人物彭明敏傳逃離台。」是紐約美聯社的電訊報導，也是一個在美國的「台獨」組織發表的，這眞是使我們這些熱愛中華民國的流亡者們有相當深度的感觸和憤怒。

㈠彭明敏是於一九六四年以企圖顚覆政府而被捕，且是一直在軟禁中，他如何會逃出看管的範圍和相當嚴密的出入境的檢查？這麼重要的陰謀集團的首領，應當不是疏於防守吧！是受了醜惡的外君子內小人——美國佬的壓力；抑或日本人作怪？還是政府有意放水？更嚴重的「台獨」份子滲透了政府各階層，運用技巧，把他偷了出去？

A．如果美國佬施壓力，早應在輿論上向其施壓力，揭露其陰謀，讓那醜惡的心腸暴露使人知所警惕，也應對彭明敏嚴加看管，當會減少了發生此事之可能性。

B．如果是台獨份子搞出來的，這問題嚴重的程度實在無法估計；也實在是使我們這些流涙兒痛澈心脾，欲哭無涙！

我們殷切期望，政府不能再對醜惡的美國佬屈辱，也不能再對陰謀顚覆者寬大。眞正人道就是維護全國人民的利益。陰謀違反全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者，是我們的公敵，政府既有確切的證據，就應該使用鐵腕政策，殺無赦；這是我們善良的中國人一致的願望。什麼「軟禁」、「感化」都是多餘的姑息。現在好啦，他將不知在美國那班低能自大狂者的胳肢窩裏搞些什麼鬼，放些什不利政府的臭氣！我們建議政府，向美聯社追本求源，找出發此項新聞的人來，向他指名要這個重要的政治犯，使用國際引渡條例，要他們遞解他——彭明敏回國受審，治他應得之罪，以平我們之怨、之憤；以慰我們之悲。

㈡江山先生「論姑息主義之根源及其危害性」之來論，鏗鏘有聲，發人深省，醒人心魂。（在此，我希望「萬人雜誌」能夠將它轉載，讓我們親愛的讀者都能一讀，且能隨保存「萬人雜誌」而保存；因爲這篇來論也能助於我們的「新聞以外」的理論分析。）在這裏，我願以不成熟的寫作條件，就其中有感各節略舒淺見，以就教「萬人雜誌」諸讀友。話至此，我也要由衷的說一句：「萬老板是好樣的！」一一七期的「新聞以外」無異是這篇來論的更清楚的闡述。筆者既非文人，當然談不到寫作技巧，又非參與政治者，更談不到政治見地，只是一腔憤激之情。

江先生在論中提到姑息主義的源於：

⑴「自由世界內知識份子之間理想主義的失落，犬儒學派盛行猖獗，」爲什麼理想主義失落了？所謂知識份子，當然不是讀過兩三年書，會寫一封求職的雞腸信就可以當之而無愧的；當然是指在他所致力的那一種求知用智所鑽研的學術上，在造福人類的大業上，有所成就有所貢獻，方可稱之爲「知識份子」，如諾貝爾，他發明炸藥的理想是「開山裂石來通道路，炸坑爆地掘採礦產，來造福人類」。但他的理想卻被野心的政治家扼殺了，他的發明被利用造成了殺傷力強大的武器，威脅人類的安全。他痛心之餘，將全部財產成立了世界上最高榮譽的獎勵，給那些對人類和平有貢獻的人。但時至今日，有幾多獲得他所給予榮譽的，是在繼承他的遺志？有幾多想實現他理想的人不是在繼續被政治家扼殺、掌握和利用？這是爲了什麼？那就要歸咎於江先生所提到的第二點上了。

⑵當前自由世界的政治，是由短見淺視，苟安，不講道義的「政客」所尸位，不是由「有理想、有魄力、有原則、有遠見」的政治家所執掌。眞是一針見血之言。就是因爲他們短視而無理想——以人類的幸福作理想，於是出現了無原則政治，忽視了善惡的原則，只認識拳頭的力量，進而忽視了道義，漠視善良友人的忠告，聽信敵人的瞞天大謊，不是嗎？多少年來，蔣總統都在大聲疾呼：「共產黨是世界的禍亂之源！」但卻不爲這些低能醜惡的政客們所重視，直到今日，全世界的情形猶如人體上淋巴腺發炎一樣，到處腐爛。於是這些政客怕怕了，企圖苟安的投降，安撫姑息，更不惜搖尾乞憐，到處要求坐下來談談，於是有巴黎和談、有華沙談判，多麼醜惡可陋、可恥！

江先生又提到他們的錯誤是由於淺視，只是狹隘的看事物，不斷製造笑話，痛心！他們製造笑話的代價多大啊！首先犧牲的是中國。初期中是抓緊國府的頭皮和共黨和談，馬歇爾和司徒雷登陰陽兩用，讓共產黨竊據了整個大陸，陷大陸同胞於痛苦的深淵；進一步艾奇遜一紙白皮書，抹煞了中美的傳統友誼，斷絕對國府的一切已承諾過的援助；更進一步，杜魯門派來了第七艦隊嚴限國府的吊民伐罪的行動，一天天延長中國人在痛苦中生活的日子，多痛心、多可悲、多醜惡、卑陋的美國佬！

(3)漠視我大陸七億同胞的眞正願望和反共情緒。我們眞不敢相信，美國政客們竟然低能如是，也自大狂如是。我們鄉下有句俗話說：「你未曾吃過豬肉，也應當見過豬走路。」意思說：「你即使未曾嚐過滋味，也該有個耳聞目見的常識。」況且，美國的子弟在韓國戰場上、越南戰場上葬送了那麼多，應該也嚐到滋味而澈悟了吧!?誰知事實上這班醜陋的政客反倒要倒行逆施，要向這邪惡的人類公敵的勢力節節後退而要投降了，眞不知要用什麼「字眼」才能罵得貼切。

現在，他們眼裏看得淸淸楚楚，毛共在加緊備戰，全面備戰，這些醜惡的傢伙反而高唱「緩和亞洲局勢」的口號。此無他，推中國人於火坑之後，現在又要推全亞洲人落火坑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我們亞洲人不能再任人擺弄，應該團結起來，在堅苦中自淬自勵了。我們不要再仰仗核子庇護，就憑一腔正義的懍然之氣，去和邪惡搏鬥。有道義的幫助，無條件接受；但不能再屈辱，讓我自己打出子孫們的光明的將來。（楚彬）

斥韓素音媚共談話

韓素音的談話，不是歪曲事實便是顛倒是非，心智正常之人絕對不會相信她的鬼話。中共偏欲推出這樣的人在海外招搖撞騙，徒見其處境蹙窮！

——昌凡

上月左派大公報長費彝民假文華酒店舉行歡迎韓素音招待會，並邀請一些國家的領事、商務專員、外國通訊社、雜誌、電台及電視台記者等出席。當時韓素音發表訪問大陸的觀感，頌揚中共不遺餘力。

費彝民的招待會，有理由相信乃出中共的授意，圖搞統戰陰謀，這和早年李宗仁回大陸，招待本港中外記者，如出一轍。

本來在正常情形下，韓素音去大陸旅行三月，她有什麼觀感，儘可撰文交大公報發表。然而她一定要在外國人面前搖唇鼓舌，吹噓中共，誰說中共沒有陰謀呢？

其實，韓素音早年在本港瑪麗醫院當看護，其後和英國人結婚，久居海外，對政治懂得什麼？她所以多次討好中共，看來由於她投機取巧，欲藉中共以自重其名聲而已。譬如去年中共揚言二〇〇一年世界革命取得勝利，毛澤東思想主宰全球；於是韓素音寫了「二〇〇一年的中國」一本書，胡言亂語，極盡吹捧中共的能事，她愚而自用，徒留笑柄。

近年中共因「文化革命」受創深重，國際間聲名狼藉，如今看到有韓素音這樣的人，正好利用她作為統戰的工具，為它塗脂抹粉，蠱惑海外人心。

何況，此時美國決定自南越撤軍，並有退出亞洲的迹象，中共野心勃勃，赤化東南亞正是它夢寐以求，那麼它唆使韓素音在本港散播親共言論

，搞其統戰，自是順理成章。

可怪的是，本港自由報刊不少，韓素音在招待會上的媚共談話發表後，至今已逾半月，迄未見有人予以駁斥。其實，她的談話破綻頗多，是非有澄清的必要。

韓素音在這個怪待會上，首先說：「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裏，人們將越來越清楚看到中國所擔當的任務。世界大多數的人民都力求更了解中國，和中國保持更好的關係。」接着，她說「文化革命」是包括精神方面和物質方面的一個總動員，並提及訪問亞洲各地的旅行，指出使她印象最深的是毛澤東思想對人民大眾的影響。她相信只要有革命的形勢存在的話，人民一定要鬧革命。又說中共革命五十年的經驗，已給很多人提供了教材和經驗。

她這一節話，表明中共欲赤化亞洲將成為事實，而亞洲各地的人民，均受毛澤東思想支配。

其實，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自由民主為舉世同欽。特別是亞洲多年受共禍最深，而人民對邪惡的共黨痛恨更甚。雖然今天泰共、馬共、日共、柬共、緬共等存在是事實，如果有關自由國家團結一致，應付得宜，同時改善施政，爭取民心支持，足以壓制共黨勢力的抬頭，試看印尼共黨欲奪取政權，結果卻自招滅亡，可為明證。

誠然，今天亞洲有些共黨受中共控制，並由中共供應武器彈藥等，但是這些共黨目前取得中共支援，不得不在表面上擁護中共；如果形勢轉變，它們為了爭取獨立，定必把中共一腳踢開，試看北韓、日共均擺脫中共的控制，可為明證。

何況，中共的「文化革命」鬧得鬼哭神號，血流成河，至今黨組織形同瓦解，幹部普遍對黨中央離心，而且武鬭未已，這種醜惡的情形，看在亞洲其他共黨領導人的眼裏，豈會甘心永遠以中共馬首是瞻？

這是說，中共雖有心控制亞洲的共黨，只不過浪擲金錢、武器等；而它欲主宰亞洲，結果卻是一場幻夢而已。

那麼，韓素音吹捧毛澤東思想對亞洲人民大眾的影響，又說「文化革命」是一個總動員，徒見其坐井看天，自暴其醜而已。

韓素音透露她到過上海、蘇州、杭州、大寨、山西省等很多人民公社，卻無一句話談到被迫下鄉的知識青年的厄運，以及毛澤東迫害知識青年的動機。

同時對農民的啼饑號寒的生活也置若罔聞；她只談到在公社會見十四、五歲的社員，認為他們「懂得很多道理」。她替中共文過飾非，隱瞞罪惡，其心昭然可見。

我們知道，今天大陸上有千百萬的人民和幹部在被迫勞動改造中，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可是韓素音卻說「從事勞動並不是一種懲罰」。又說「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已說過勞動是光榮的事」。既然如此，她應該以身作則，帶同她的老公在大陸人民公社安家落戶，從事勞動好了，為何又來到本港？

大陸變色後，韓素音沒有回去定居，顯然她熱愛自由；然而她在談話中沒有一句話同情大陸同胞失盡自由的痛苦，相反，卻美化中共壓制自由的暴政，她的心肝何在？

她也算是作家，她在談話中卻不提「文化革命後」大陸文化工作已變成對毛澤東歌功頌德；也不提學校成為中共培植奴才的基地，正常教育蕩然無存，她的良心到那裏去了？如此重要的問題而不提出一談，任何詭辯均徒費口舌。

她說到在人民公社看到的戲劇和歌劇，認為「有趣和新鮮」，但沒有說出其內容如何，顯見她心虛理虧。事實上，今天大陸的任何戲劇和歌劇，已成為神化毛澤東和吹捧中共的工具，因江青主持的樣板戲劇已定出型式。她吹噓中共的愚民政策，其心可誅。

廿元請飲茶原是女讀者 自稱老娘對小子開教訓

吹脹紅眼人 以後年年請
死筆流口水 她可施四毫

請萬人雜誌轉斥死筆！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誠至理名言，老娘平素為人，澹泊無奢求，也是廣東人所謂「睇化」了。今日為了我老娘拿出廿元請客，而遭致了鼠輩的辱罵，張主編人格上的受侮，不禁憤怒，我老人家的錢是血汗賺來的，既非偷，又非搶來的。光明正大，何用汝輩小子呱呱叫。即使對萬人雜誌讀者的報導忠誠有所懷疑，也不應該潑婦罵街式的亂咒你祖奶奶。寫這篇「讀者投書」的小子，既缺乏寫文字（不配稱文章）的修養，又缺少家教，你的父母祇會養不會教，所以才會引起了今日受別人的教訓。我不知你書是怎麼讀的？小子！你老子老娘給錢供給你讀書是求知識，抑學罵人？你忘了你祖家是誰。連正牌的共產黨我還玩弄它於股掌之中，乖乖地發給我出境證，何況你這種小把戲？

你罵老娘「吃飽飯沒有事做」。是的，但我沒有去搞搞震，既與人無害，也與己無損，有何不可？你罵我是「軟體動物」說我「托大腳」。是的，萬人雜誌是一本講正義的硬性刊物，這種風格就値得一托。不像你們一九六七年全本刊物上，連中共兩個字也不敢刊登，莫說反共的文章了。到一九六八年以後風平浪靜了，港共敗退了，才東施效顰，也刊點反共文章出來表示「忠貞」。

雖然我痛恨嫉妬、造謠、生是非的人，早想寫來雜誌社。但我的孩子們正臨大考時期，燈下陪兒課讀，照料飲食很辛苦，沒有精神，這要請張老編原諒。

我很冷靜曾經反省了一下，何處惹怒了那個死了之筆？原來是一腳踏到狗尾巴上去了，惹起狗的狂吠，在

那封信上我曾寫了這麼一句「自從讀了馬森亮的胡笳十八拍後，今日見到宋逸民先生的……」大概這麼幾句話觸怒了徐主編的舊瘡疤，於是便疑心疑鬼，造謠生事，這又注定失敗了。眞金不怕火來燒，雖然張老編委屈了一段日子，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為了取信於讀者大眾，為了向讀者大眾負責，我提供寫「讀書投書」的人，也回放張老編一箭：「我若是無憑無據，生安白造，我也必絕子滅孫」。死了的筆，你敢嗎？假使你沒有種，就縮起龜頭裝孫子吧！

除了在大陸專制社會中必需寫一篇自傳，我想你還沒有權請你老娘抬出自傳來。我是拿錢請人飲咖啡，並非造謠騙稿費，你想老娘把姓名地址告訴你，是來向老娘拜壽，抑或來拜年？算了吧！我有自己的好子孫，還數不到你。你若氣憤吮不到一點咖啡漬而流口水，你可向張老編誠懇道歉，說明是造謠，我老人家見你孺子可教，也會掏四毫子讓你去大牌檔嘆一杯熱咖啡。

引起了我請客的熱誠，是由萬人傑的一篇報導，（記不起那一期了，因我看後轉寄美國。）提及有人搞鬼拖後腿。這種實書若被人拖後腿而垮台是很可惜的，請飲咖啡不過是一種鼓勵士氣而已，此無他。

由於小子造謠可惡，益了萬人雜誌仝仁，從明年開始，你們將會在每年萬人雜誌週年紀念日接到廿元港幣（或許郵票）。我將每年請你們大家飲一杯咖啡。

買幾罐咖啡精，冲冲大家分飲一啖，也是開心的。此無他，飲的是人間溫情。（共產黨最恨人與人之間的溫情，沒有溫情的人才會懷疑這種溫情。）

最後我要批判張老編了，你是一個軍人，怎麼連個「沉着應戰」都做不到？何必跟這種小人一般見識？對這種無恥無知之輩，祗須教訓，毋需動火。希望你們仝仁排除萬難，繼續努力！並祝你們新年愉快

萬人雜誌讀者教訓死筆的老娘

於七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編者按：你的信太火爆了，恕我刪了許多。另有要事相商，請與我通電話，或來信告訴我你的電話與眞姓名，以便商討一點問題。）

詞兩首

方程

（一）滿江紅（歲暮偕友遊沙頭角）

遙望中原，見一片、邊城離索。朔風裏、千山迢遞，亂雲漠漠。指高都云形勝好，登臨我獨心情惡。聽聲聲、四海可為家，須行樂！

家何在？長飄泊！兵何在？長擔擱！隔幾重煙水、幾重鐵幕！報國心從何處見？感時淚向而今落。看輕鷗、來去自從容，悲難託！

（二）水調歌頭（自題織夢詞稿）

一點橫秋氣，廿載乞閒身。癡兒何事、未肯拍馬逐香塵？目極關河道路，指點山川形勝，西北盡浮雲！憔悴鏡湖客，憂病不因貧。

眼下病、眼中事、眼前人。只堪惆悵、分付詩酒慰沉淪。醉裏悲歌當哭，釋後低吟謾笑，好夢只逡巡。一曲無人會，欹枕向斜曛。

發行者　上海印書館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總代理　吳興記書報社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九號二樓

經售者　俊人書店
香港芬域街金鐘大厦1302室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大號B

湘濤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厦501室

實用書局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二號T

東南書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21號

治哮喘咳嗽捷效方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二元

體弱康復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元

腦弱康復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六元

失眠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四元

高血壓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三元

衰老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元

風濕骨痛速愈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三元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下午香港　夜診九龍

星期日照常應診・出診預約・電梯上落

英文地址如下：

LU KWEI SUN
9,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陸奎生中醫師著



第一集每冊港幣三元
第二集每冊港幣三元

每冊三元　內容如下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爲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恢復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法
食物中毒從口入
論食糉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周文王的失眠症
論睡眠的姿態
疫埠解除後寄語
沐浴與健康
熱水浴與冷水浴
閒話眼淚
再談琵琶行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女人的隱痛
女人呷酸與健康
乞巧大腦與胸脯
伶牙俐齒
談虎色變話霍亂
眞霍亂與假霍亂
天生白虎湯
游泳與健康
游泳的禁忌
冷氣與風濕
冷飲與衛生
酷熱與中暑
中暑與消暑
愼防暑中
清補涼

胃病速愈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

本書作者擅治胃病，馳譽醫壇。對胃痛、消化不良，酸過多、胃下垂、胃擴張、胃弛緩、胃潰瘍、十二指腸潰，尤有獨得。無論新起久患危急等症，藥後不再吞酸噯氣立止胃痛。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大便發黑(如柏油狀)三天轉黃，埋口根治，可免割治之痛苦。本書作者依據親治驗，發揮心得，列舉有效藥物及驗方，療法新穎，向以愈著稱，足供醫家及病家參考和採用。

胃痛根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二

本書叙述胃的生理和作用，胃痛的原因，和一百十四治胃病藥的科學記載及胃痛根治法，飲食須知，指出雞肫是治胃弛緩胃擴張的良藥，大豆油、人參三七是治胃出血有效藥物，甘草是治胃潰瘍的要藥，都是極令人注意的事

神經衰弱根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四

都市中緊張的生活乃是形成神經衰弱的觸媒。神經活的過度緊張僅不過神經衰弱的誘因；氣血不足以濡養神經是神經衰弱的主因。誘因是標，主因是本。治病必求其本故補氣養血，强壯神經，才是根治神經衰弱的正確途徑。

本書叙述神經衰弱的病原、症狀、療養，及根治。列典型病例，有效藥方，治愈經過，指出根治的正確途徑。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2期要目

節約過春節

「春節過去啦！」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二一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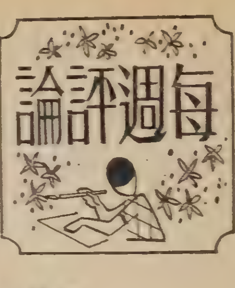
第一二一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二月十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夏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莊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真善士何必隱名

港督戴麟趾爵士最近說，他有意邀請對康樂活動具有特殊興趣之人士，就有關由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分配款項，向他提供意見或予以建議。

港督係對立法司達道「一九七〇年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條例」一事發表意見。該項法例之制訂，乃由於一位隱名善士於本年一月十六日捐出三百二十萬元，以紀念戴麟趾爵士擔任港督之政績。

自是時起，該基金獲得另外三位隱名人士之捐款共九萬元。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法案中第三款，已規定隨時可接受額外捐款。

港督幾於適當時間內宣佈建議，以便獲悉應由該基金支持的各種適當計劃。對各項建議加以評估之後，將由該基金分配款項。

對於此事，連日來在「上流社會」中為富貴社紅；在年青區或至下午茶座，名流大辞們都把「一善覺基金」引為佳話。這真是一個青年好話題，但就我們所聽到的，名流大辞的談話興趣，好像並不在乎以福音青年人為目的的康樂基金組織本身，他們多半集中討論那位慷捐三百二十萬元的「隱名善士」。

用「無名氏」之名義為社會福利做義舉的，尤其是為青年人的康樂活動作大筆捐款，誠屬一種真善行為，使人敬佩。可是，我們覺得對社會有相當影響的善事，做了，實在不應把自己故意給人們造成一個「謎題」。

此次戴麟趾康樂基金，捐款人就不應隱姓埋名，在這件好事中發表姓名，固然不是沽名釣譽；而且基於正當的出發點，此事可定到表揚，正足以鼓勵社會仁風，引致基金有更多的捐款。大家想到，「香港公益金」的捐款人是正式隱名的，這自然是一個正常做法，同時顯然引起了社會熱心家廣泛的共鳴。

究竟戴麟趾康樂基金的「隱名善士」是誰？相信許多人都想知道。然而政府現時不肯說明，也許捐款人不想發表；但為了表明基金的財政力，我們不必為他故守秘。我們在「名流」口中探問：捐三百二十萬的人是誰？一個年青說：「霍英東。」我們無法證實，為得著想見，故特錄謗家之言而以報導。但如果報導翔實，則只會令當局的舉事態度，藏頭露尾。對於霍英東先生或其他人士的義舉，甘願不名，我們僅表示衷心的敬意。我們一向認為，只有受援的名士或往死的大節，才會只自感到共產黨的問題，而在港不需要支持的時候使自己逃去無蹤。除此之外，我們相信在任何情形下，都應和香港同人共福與共，而且在可能內，在香港賺到大錢的人，對本港這點小錢是應做的事。我們希望香港的有錢人多多贊助戴麟趾爵士之青年人康樂基金，並主張基金要有公允的分配，這對於發展青年及改造可能，將有長遠的意義。

據一項官方報告說，本港私人的慈善捐款每年約有二千萬元。社會上個別的善士以大量捐款來促進本港教育和社會福利是大家都知道的。官方報告說：

「有錢的富翁往往為了單獨一項的善舉而捐款百萬元。為了多項慈善計劃，一位善長曾捐出大概八百萬元，又有兩位曾捐出約四千萬。不過，大多數的富有人家的捐出數來，其實一次過捐出一筆鉅款，而不如以較少的款項分散在一定期間捐給各種善舉。」

事實證明，香港樂於向社會捐款的善人很多，捐款的數目亦很大；我們捐給戴麟趾康樂基金，在三百二十萬開頭之後，總有更多的公眾捐款加以支持。對於基金的所有捐款，我們應予適當表揚，使在「上流社會」的表座上，談談別人，想想自己。

公共援助

一位美國專家安慶西民最近研究一番之後，最近發表了「公共援助計劃報告書」。他建議本港：修改對於官方一般表示一。

我們認為，公共援助應當有兩個對象：其一是臨時的緊急救濟，其一是醫療性的定期捐款。前者是在極大的突發事件中，後者是積極的著重長遠發展；比較而言，後者所要求的援助其實更重要。因此，我們以為一般來說，援助應只能適應暫時的情形；為大眾謀，公共援助應著重於以工代金，以學代金，以培養專業所有援助對象能自力更生，有些人才可發展社會的一員化投資。

新聞以外

大陸反貪污攤販車伕盡遭殃
共黨頭頭窮奢極侈未受牽連

毛共最近又在大陸發動所謂「反貪污」運動；其實，毛共刮盡民間所有，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貪污集團。這個運動，先向攤販、三輪車伕開刀，已有人被處死；發展下去，也可能成為派系鬥爭的工具，誰能說它不會變成千萬人頭落地的另一個「運動」呢？

中共是最大貪污集團

最近中共大搞「反貪污」運動，道理很顯淺，有「貪污」才有「反貪污」；也一定因為「貪污」太放肆，才會大搞「反貪污」運動。這個運動，反映大陸共產社會裏，貪污之風相當嚴重。

中共「解放」之初，聲言「不取民間一針一線」，這話的確一點不錯，因為中共取的不是「一針一線」，而是把人民所有的「產」都共掉，一針一線之微，當然不在他們眼內。經過他們「共產」之後，人民除了一針一線，已一無所有。

中共的「反貪污」運動，其實十分可笑，因為中共本身就是一個大到無可再大的貪污集團，而貪污程度，更是徹底乾淨，搜刮到民間一無所有。目前搞的「反貪污」運動，似有兩個作用：一是把共幹的小貪污，集中為黨的大貪污，即是在民間搜刮所得，要涓滴歸「公」，不許落入私人荷包。其實所謂「黨」「國家」，無非是那幾個當權頭頭。第二個作用是對人民的。比方說，廣州的攤販、三輪車伕受到譴責，在民間還有可刮的，將更徹底的刮，要從攤販、三輪車伕口袋裏搶人民幣。

貪污腐化有人處死

中共的「反貪污」運動在四週前發動，許多地方同時展開，大事逮捕「階級敵人」。據說，這些人是曾從事貪污、腐化和投機牟利等行為。這種行動，正如火如荼地在湖南、江西、浙江、河南、安徽和廣東等省展開。北平和各省電台，譴責反革命分子向羣眾放射「糖衣砲彈」。

由大陸回來香港的旅客說：「反貪污」運動在城市與鄉間同樣進行着。他說，在廣東鄉村的某一個公社中，全部生產隊的人員都曾被審問，並迫令寫自白書。凡屬罪狀輕的，只須繳還侵吞的款項，參加再教育訓練班受訓，便可了事；至於罪狀嚴重的，要送往勞動改造營改造。

廣州市內，為了貪污腐化案件，舉行了公眾審判。在北平舉行的公眾審判中，曾有人被判死刑，並立即予以執行。自從中共竊踞大陸，種種不同名堂的運動，一個接連一個，從沒間斷。「反貪污」運動不過是這許許多多名堂中的一個，其實，它的真正意義，並不在「反貪污」，而是使人民沒有「安定下來」的機會而已。

私人衛隊窮奢極侈

如果中共真的為了「反貪污」而展開這運動，他們的箭頭不該指向攤販、三輪車伕；該指向「黨國頭頭」及高級幹部。在「貪污」罪行中，攤販和三輪車伕之類，不過是個小蒼蠅；那些頭頭們才是貪污中的老虎，見人便噬，又惡又狠。可是，在公眾審判中，那裏有他們的份兒呢？

在這裏，讓老萬引述一些事實，證明中共頭頭和高級共幹過的生活是如何窮奢極侈。如果中共這運動真是為「反貪污」而「反貪污」，這些人何以能逍遙法外？

據所得資料說：中共頭頭差不多每人都豢養一批私人衛隊，這些武裝或便衣的警衛人員，既不屬於「解放軍」，也不屬於「公安部」，而是直屬他們所保護的人，只對這個人効忠。

試想，一個「為人民服務」的中共頭頭，那裏來的許多人民幣，豢養這班傢伙？

一份資料說：彭眞未被鬬垮時，自己擁有警衛人員一百五十名，分駐在他的住宅、辦公的地方及他每天必經的道路上。

前政治局委員兼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垮台前，有一次遊興大發，到廣州渡假，事前派了他私人的警衛人員到沿途所經的每一個城市，指導當地公安局佈置保衛工作。

羅瑞卿在總參謀長任內，一次到上海的高橋海濱游泳，他對上海的駐軍及公安人員也不放心，特從北平空運私人警衛人員四十人到海濱泳場佈防。

「革命派」頭頭更威水

上面說的不過是「走資派」頭頭的奢侈生活的一斑，而「革命派」頭頭排場之大，更令人咋舌。

一九六六年六月，林彪從上海回到北平時，特別從華南抽調第三十八軍全軍三萬餘人到北平保護他，因為那時正當「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際，他怕革命小將造反造到他頭上來。

走資派和革命派之不同，也許就是在此。走資派是拿錢去豢養一大批私人的衞隊；而革命派頭頭除了有私人的衞隊外，還可以把「人民解放軍」作為他的私人軍隊。

為個人服務的「保健組」

共黨頭頭隨時要顧住自己條「命仔」，因此除了私人衞隊外，更有專為他們個人服務的「保健組」。保健組通常包括一名極有名望的西醫，一名有經驗的中醫，數名擔任顧問的當地醫院的名醫，一名營養專家和數名護士。

前政治局委員兼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一九五六年到上海履新時，把國立上海醫學院院長薛某調任為他私人保健組的組長；另外任用一個姓張的名醫任上海醫學院院長。在「文革」中，毛派透露，柯慶施之死，是被走資派買通了薛某將他毒死的。

「賀龍曾把北平協和醫院的一名病理專家調任為他的保健組的營養顧問，負責指導他的三名廚師，以便照顧他老人家的飲食，使他營養充足，腦滿腸肥。

國際聞名的大陸名醫黃家駟教授，從一九五七年起就停止了一切診務和教務，從上海遷居北平，隱姓埋名，據說是擔任了毛澤東保健組的組長。——在大陸，所有的名醫都已變成中共頭頭們的家臣，無怪乎老百姓患病時，只有就診於「赤腳醫生」；何嘗聽過中共頭頭的病是由「赤腳醫生」醫好的？其實，中共頭頭們宣傳「赤腳醫生」好，無非搵笨。

足以傲視世界的「成就」

這種窮奢極侈的享受，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大資本家甚至政府領袖，都供應不起。而中共的頭頭，個個如此，眞值得向世界資本主義國家驕傲，他們辦不到的，共產主義國家的頭頭都辦到了。如果說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年來的成就，也許這就是犖犖大者之一。

貪污，不是擺販炒黑市，三輪車伕多索幾毫錢才算貪污；頭頭們這種假公濟私的行為，才是最嚴重的貪污。中共不打老虎，卻大力拍蒼蠅，「反貪污」云乎哉！

至於吃喝玩樂，在一般「幸福人民」看來，已是非常難得的最大享受；但中共那些「無產階級的導師」們看起來，根本不當是一回事。

中共跟着蘇修走

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上的一切財富，都屬於國家的，國家屬於人民的，因此，在理論上說，一切財富皆屬於人民，沒有人會盜竊自己的財富。因此，在社會主義國家，照理不應該有貪污這回事。

但事實並不如此，這種「理論」無非是統治者拿來欺騙被統治者，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如此；他們的「老大哥」蘇聯如此，東歐的共產國家，亦莫不如此。在這些眞眞假假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貪污的現象，十分普遍。因此，多年前蘇聯就叫出「撲滅貪污」的口號，特地在內政部內設立了一個「社會財富保衛局」，這有類於香港的「反貪污部」；蘇聯的內政部，兼具中共內政部與公安部的性質，因此對付貪污盜竊分子，也是內政部的責任。

也許，這就是蘇聯修正主義的「修正」路線之一。現在中共也發動「反貪污」，等如跟着蘇修的路線走。顯然，提出這運動的人一定是走資派的反動分子。

基於「敵人反對，我們擁護」的毛澤東理論，蘇修反貪污，中共該加強貪污才對。

蘇共自爆的貪污案

我們且看看社會主義先進國家的貪污情形吧。

據蘇聯「消息報」揭載，在一個月間，就發生了三宗貪污事件：

㈠喬治亞共和國蘇粗米市一家國營女裝雨衣廠，依照生產規格，每件雨衣必須附有一塊用同樣質料裁製的防雨頭巾，及一隻雨衣袋。但工廠的幾個主管人員私自決定不造頭巾，另用廉價的塑膠紙袋製造雨衣袋，把省下來的布製造雨衣發售，中飽私囊。

㈡敖德薩港一個漁民合作社，向政府申請了大批人造纖維編織漁網，可是他們領得這些人造纖維之後，卻在附設的工場中織成女用手袋，售得的款項，私自瓜分。

㈢一個大老千居然在莫斯科掛出招牌，開設一家潛水器材設計院及工廠，僞造了政府機關的圖章，在中央銀行開了一個來往戶口，還僱用了七十五名職員，應付紛至沓來的訂單。他的辦公室氣派十足，但根本沒有設計院，更沒有工廠。甚至連政府一些研究機構也上了他的當，付給他大量的定金。

這些「貪污」例子，都是蘇聯當局自己揭發出來的。

將有多少人送命？

除此之外，當然還有許多貪污、盜竊、欺詐等的案子，沒有在報紙上披露出來的。由此可知，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存有許多漏洞。蘇共當局也了解這情形，因此過去由各地的黨委會、人民法院、工會、監察委員會等進行監督，可是並未收效；因而要由內政部屬下的警察去執行社會主義法紀。本來，社會主義國家號稱是人民作主，可是結果還是要靠警察來管人民，這眞是現實的最大揶揄。

現在回說到中共搞的「反貪污」運動。有人在北平的公審中被殺，這不過是一個開端，中共的每一個運動，例要犧牲一批人，這個「反貪污」運動將會有多少人送命？要看中共展開的規模和推行的程度，如果眞要「嚴厲執行」的話，會比「文化大革命」有更多人頭落地。在大陸，貪污的普遍，人所共知；貪污者死，就人無噍類了！

「反貪污」運動也可能發展為派系鬪爭的武器，現在剛在運動的開始，一切未可預卜；老萬竊為大陸同胞躭憂呢！

萬人傑

更正：上期「新聞以外」專欄第二頁第二欄第六行，「這辦法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處理德國殖民地」句，其中「德」字手民誤植為「法」字，合更正。

中國人應掌握自己的命運

古鶴翔

美國已經和毛共展開談判了，並且早已放寬對毛共的貿易；日本更躍躍欲動向毛共送秋波；加拿大和意大利也未停止與毛共建交的計劃；傳說英國首相威爾遜亦將與美國總統尼克遜會晤，討論實質上承認毛共問題。與此同時，主張台灣獨立之彭明敏已逃出台灣，本港之第三或第四勢力正在活動。

在歐洲，西德和東德也在展開談判，有意維持現狀。上面所列舉出來的國際局勢，顯然對中華民國反攻復土的政策不利。有人認爲美國這樣做是出賣朋友，是不道德的；其實我們實在不必因此憤激。在國際間，那有道義之交？一切都以利害爲出發點。遠在光緒二十五年，美國總統麥荊萊即命國務卿海約翰向英德法俄日各國宣言門戶開放政策，此一政策，當時雖對中國有利，得免於瓜分之命運。但美國提出此一政策，實爲美國之經濟利益計，初非有愛於我國也。再看日本侵華之初，美國何曾助我抗戰？當時我國不是獨力對日奮戰麼？旋因珍珠港事變，美國不得不援華，所謂援華，實乃自救！抗戰勝利以後，美國來華調處國共爭端不成，還落井下石，偏袒毛共，稱毛共爲愛國主義者，爲土地改革者。直至韓戰爆發，乃再支持國民政府。

我們提出上列事實，並非仇美或反美，只是想證明一個事實：國際間沒有什麼道義可言，只有利害的結合。目前的國際局面已形成美、蘇、毛三方鼎立之局，美國之大敵當爲蘇聯，中華民國之大敵則爲毛共，因此，美毛展開談判，何足深怪？美國人有美國人利害之所在，中國人亦有中國人利害之所在。

美毛談判之能否成功，那卻是另外一個問題。美國人必然盡可能的滿足毛澤東的胃口，只要毛澤東的胃口不太大。

當然，爲了美國的利益，美國目前仍然需要中華民國的「友誼」的。

基於上述情況，一切愛好自由的反毛反共的中國人應該怎樣辦呢？竊以爲：我們仍應與美國維持正常的外交關係，但更應另求與國，我們的與國首先爲利害相類似的南越與南韓；至於印度甚至蘇聯，我們也可以聯絡：一切爲了反毛復土，一切爲了中國人民。倘若我們在外交上主動一點，美國人大概會更尊重中華民國。

近來的國際觀察者常常忽視了中國大陸的實況，他們以爲毛共已逐漸克服了文革所造成的困難。事實上是否如此呢？人們往往被毛共的宣傳及表象所蒙蔽。事實上是自從毛澤東打碎了中共的黨政機構以後，直至今天，毛共的黨政機能，始終未曾恢復正常。要不然，何以至今未選出「國家主席」，未召開「人代會」？要不然，何以直到今天毛澤東還在「整黨建黨」的路上徬徨？

更妙的是：所謂「建黨」也者，只是在「革委會」中選幾個軍事頭子出來掌權而已，甚至辦公廳也不另設。那不是換湯不換藥麼？

肯定的，自從毛澤東林彪集團以「大私無公」的精神粉碎了中國共產黨及其政權以後，中國大陸各地均爲新當權派，亦即地方軍閥所盤據，始終未能統一。毛林既以「大私無公」爲表率，各地方軍閥焉能不青出於藍？

在新軍閥割據的局面下，文革時期的大動亂確實減少了，但這只是表面現象。事實是：盲動的、零碎的反毛反共的鬪爭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

大家都知道，在山西省已經發生了有綱領、有組織和有計劃的反毛林活動。深信全國各地，都有相類似的組織。由於廣西和廣東接近港澳，所以我們獲得較多的消息。

我們知道，毛澤東霸佔中國大陸是依靠組織、軍隊和虛偽的宣傳。因此，文革之初，他即組織紅衛兵，奪取宣傳機構相勾結軍人作反。

目前反毛的領袖也以同樣的手法對付毛共了！

請注意：目前兩廣地區已出現三個反毛電台。第一個電台是香港人熟知的「解放軍之音」電台，它每晚都播放義勇軍進行曲，並經常攻擊毛共集團的十二太保，稱陳伯達和康生爲狗頭軍師，姚文元爲看家狗，江青爲喪家狗。第二個電台是「燕山夜話」，它亦每晚播出反毛的宣傳。第三個電台則號召青年人前往廣西山區打游擊。

上述各電台，在兩廣各地均可清楚收聽得其廣播。我們由這現象，即可清楚反毛林集團已有一定的基礎，他們必已有相當的組織和根據地，很可能還獲得有軍權者或外力的支持，否則何能如此？

其實中國人民反共的趨向是必然的。毛澤東要萬壽無疆，林彪要永遠健康，中國人誰肯「不怕苦不怕死」，一切爲了獨夫？

讓我們看一看大陸人民的生活罷：

「紫金縣」一向爲缺糧區，今年毛共卻把這缺糧區改造爲餘糧區了。其方法並非改善農業技術，而是要求農民少分少吃，還要向毛共交售餘糧。在口糧不足的情況下，毛共還要抽青壯年到外地勞動，只在工地津貼一些糧食，這些民工的家人照樣要挨餓的。目前該縣每人每月可分得十四斤穀，目前剛剛分配完成，所以農民還不致挨餓，明年春天恐怕就連粥也不夠吃了！該縣農民目前的態度是有糧就吃，不管將來！」

中國人民在這悲慘的情況下生活，這本來已足構成革命的條件，何況在有組織的反毛派的領導下，毛共的覆亡，乃是必然之事。

我們更不可忽視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活動，也不可忽視蘇聯對反毛派的支持！

在大風雨前夕，空氣是最沉悶的。中國人民必須密切注視國內外的情勢，中國人民必須自助自救。凡愛好自由民主的反毛人士，必須聯合起來。任何搞第三或第四勢力活動的人，將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凡企圖損害中華民國的反共力量者，將爲全民所共棄。中國人必須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由莫斯科到列寧格勒【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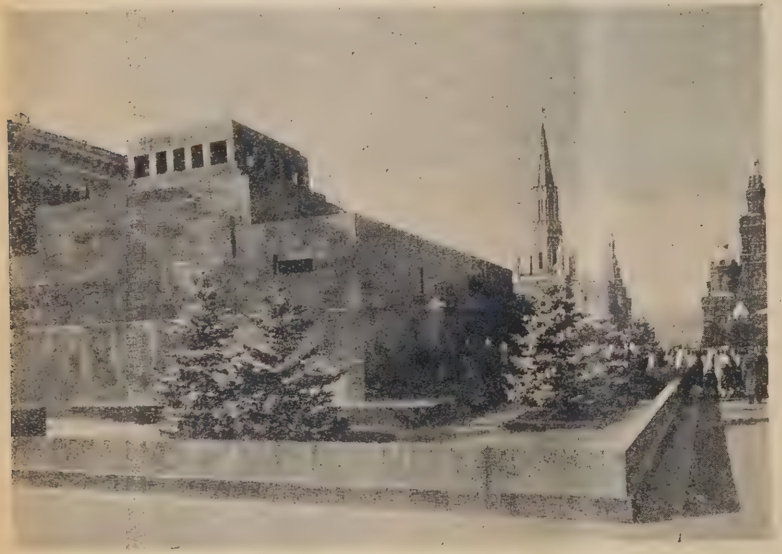
迢迢

作風慢吞吞　美鈔最吃香

到達莫斯科的第一晚，好在周太太「醒目」，做一個不遵「規定」的人，花了一美元貼士，才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由伏特加到雪糕。環視這間聞名世界「大都會旅館」的餐廳，面積可眞夠大，近門口處是一個音樂台，台上有一個五人樂隊在奏樂，一個年青女子在米高峯前引吭高歌，那刺耳的歌聲，令人不寒而慄，渾身起疙瘩！俄國的民歌和古典樂原是很著名的，但這種時代曲，眞叫人不敢領教。音樂台前面是一個舞池，跳的都是三步四步的交際舞，而起舞的人甚少，來餐廳進餐的多是男人，女人只有數個而已。舞池中間是一座彫像，四周有噴泉；座位、桌椅都是紅色的天鵝絨，但是陳舊得已起了油光，那幾個在天花板中央的大吊燈，燈光黃黯黯的，積滿灰塵。進餐的白瓷碟、刀叉，相信都是四五十年前的貨色。侍者的工作慢吞吞的，只看見他們拿着碟子走來走去，眞是莫明其妙，他們不是一起首就把顧客要的菜寫下來，就像我們六個人告訴他，每人要的是什麼湯、什麼肉、什麼甜品。他只是點頭。端上來第一道菜還好；第二道菜就出了錯誤；第三道菜根本就不記得，要再來問過。這種慢吞吞的、亂糟糟的工作方法，眞叫性急的人吃不消。我們觀察到不只我們那位侍者是這樣的，所有侍者都是這樣的。怪不得在未起程之前，我曾讀過一本關於蘇聯的遊記，上面寫着：「如果你在蘇聯國內的餐館進餐，千萬要捺着你的性子，因爲蘇聯侍者的服務，是有名的慢，一個菜由你告訴侍者起，最低限度要等半個鐘頭以上，才會到你的桌上。如果你想在莫斯科打個電話，而你不知道該處的電話號碼而想找電話簿一查，但親愛的，莫斯科有五六百萬人民，電話簿只有一本，就是那放在電話總局的一本，如你不能跑到總局去查電話號碼，唯一的辦法，就是由電話中詢問接綫生，而那些接綫生是那麼忙碌啊！有時費時一兩點鐘，亦沒有法子查得你所需要的號碼。如果你要問，爲什麼不多印點電話簿給電話用戶，像西方的社會一樣予人方便？唯一我可回答你的是，蘇聯人好像不喜歡簡單快速的工作方法，喜歡麻煩是他們的特性……」信不信由你，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自從第一晚我們在大都會的餐廳得了竅門，恍然大悟，加重了賞錢（自然是偷偷的放在碟子底下）。無論是放大衣的地方（我們去時天氣已冷，要穿上厚絨衫扣大衣了，無論到什麼地方，就是在某處室內站一會兒，都要你脫下大衣，自然有人收去掛着，這亦是特點之一，大概是恐怕人們在大衣裏藏着違禁物品和武器吧？）對侍者，或對的士司機，我們一律派錢，他們莫不照收如儀，並不視爲侮辱。使我們對着那一大堆特地去買的小禮物，預備以代貼士的，反而感到派不出用場。臨走的那一天，我太太特意不給那往來逡巡，打掃我們房間等待賞錢的老太婆以美金現鈔，改給她一雙玻璃絲襪，和些香口糖。那老婆子感激得對我們行九十度的鞠躬，口中喃喃的不知說些什麼，趕忙替我們携行李，拂灰塵。那種卑恭的態度，眞叫我噁心，和感觸萬端。

大概我們出手濶綽的關係，每次到餐廳，未到門口，已有侍者迎接我們進去，給我們最好的座位；餐後還奉上霉得發黃的水果（往蘇聯遊歷者不可不知，蔬菜和水果在蘇聯是最珍貴的，因爲天氣冷，他們每年只有在六月一個月中，才有大量的蔬菜水果上市，其他時日，只有特權階級或付出極高的代價才買得少許。在冬天，早餐上的一杯橙汁，可能要化去一頓早餐的費用）。自然，我們每餐每人所用的飯票，不是一張，而是五



列寧墓用深棕色雲石砌成，四四方方的；與克里姆林宮的尖頂形，和 Onion 洋葱型的教堂建築成强烈對比，使人感到呆笨和醜劣，墓外朝聖人羣滔滔不絕，墓內漆黑不見五指，刁斗森嚴，甚爲恐怖。

張。即是說，每餐我們得預備兩個鐘頭的時間（等待食物），八至十元美金的費用，而吃一頓像在美國三四元一樣的全餐。更有一事令人叫奇，就是在最後一日在莫斯科的早餐廳上，一個頗爲美貌的金髮女侍過來招呼，但她惡狠狠的，拉長了的面孔，已經叫人倒了胃口。後來我吩咐太太，等她來結賬，我先去取回大衣，在外面等候。據我太太說，這女侍忽然滿面笑容的走來問我太太，說的是極流利的英語，問我太太有沒有美金現鈔，她寧願以二百盧布換一百元美鈔。讀者需知公價盧布與美金的兌換，一元美金只換得九角盧布，現在她願以二百盧布兌換一百美金，實在是化算得很。但我太太因即晚要離開莫斯科就拒絕了她。她仍是央求，那就五十元吧，不然十元也好。我太太見她央求得可憐，給了她一元美鈔，她果然給回我妻兩個盧布，並低聲叫我妻在桌底下交易，不給別人看到。事後我們討論這事情，覺得可能是蘇聯的人民不信任盧布，喜存儲美鈔。如果她們想逃亡，或作黑市買賣，非外幣不可；如沒有外幣，根本不可能活動。更可能的這是一個陷阱，如果稍爲貪心，換給她多些美鈔，可能由此被控破壞蘇聯國法，而當作間諜拿去坐牢。因爲大都會旅館，原來就是一間間諜的大本營啊！

古老陳舊　設計笨拙

大都會旅館的陳舊，只有餐廳稍爲像樣一點，就拿那唯一的電梯來說，純是十八世紀式的。這種電梯，在法國仍有許多，但都不像這旅館的蹩腳。它在升降時不僅發出怪聲，停在每層樓的門口時，不是停得太高一點，就是太低一點，又不能打開鐵閘，電梯司機，總要弄上弄下的試好幾次才能停定。地板上雖是鋪着波斯地毡，可能是年代久遠，發出一陣陣的臭味。我們住的雙人房，並不像書上讀到的形容得是像跳舞廳一般的寬濶華麗，只是兩張單人牀，中間可以放一張椅子。最要命的是那附着的沖涼房，洗澡缸，洗臉盆全是黃的積垢；牆壁石灰剝落現出一道道的裂痕，蟑螂在潮濕的地板上爬來爬去，水喉管是橫七豎八的，可想見建築技術的低劣。洗臉盆和沖涼缸內沒有那個貯水的塞子，這是國際上盡人皆知的，要去蘇聯旅行，非要帶那個膠塞子不可。房內地板上的泥垢，可以用鐵剷一塊塊的剷下來。怪不得我們旅行社的經理告訴我們，到蘇聯旅行，切不可抱着去享受的心理，不要有太高的希望，更切不要將它來與你自己的國家來相比。眞的，就拿以前我們中國上海的大東、國際旅店也要比它潔淨美觀得多。這鼎鼎大名的大都會旅館，卯

克里姆林宮內教堂廣場

來我們遇到另一批美國遊客，他們住在專門招待西歐來的遊客的「烏克蘭」和「國際」旅館，那是二三十層高的建築物。據說裏面的設備仍是十分簡陋，電梯可容四十人上落，但那電梯司機，非要等到人滿才把電梯開動，六七個人是決不開的，常常等到半個鐘頭才夠人。還有一個更要命的是男女廁所，永遠不是設在附近的地方，不是男厠所在這座樓的東盡頭，便是女厠所在樓的西盡頭，如果走錯洗手間，非要走一大段路才能如厠。總之是費時失事！失事費時！所有旅客無不搖着頭嘆氣。

俄人冷酷　永無笑容

說到對蘇聯人民的印象，徵詢我們大夥兒和別的旅客意見，他們認爲「蘇聯的人民，不是快樂的人民」，他們好像生來就不會笑似的。平時我們在美國，人民天眞熱情，即令是互不相識，相遇於途也點頭微笑；聚在一起，嘩嘩啦啦的談天，是很平常的事。就是在英國，英國紳士派頭，不作介紹，很少自動和陌生者談話，臉上的表情亦是和善的。但蘇聯人，那種板起面孔，沒有表情的態度，連專門處理旅客事務的女職員也不例外，令人見而生畏。如果有什麼不明白，多問兩句，立即大聲對旅客呼叱、責罵，如同上級對待下屬一樣。每逢走到博物館或什麼場所參觀，對在那裏的職員（多是老太婆），進門時，我們總是對她們點頭微笑，但她們報以瞪眼，然後把那石膏像似的面孔轉過一邊去，弄得我們受窘。自後，也只好學他們一樣，板起面孔，瞧也不瞧她們一眼。只有一次例外，我們一個同伴，在旅館的餐廳裏喝得醉了，挽起坐在鄰桌的一個老年蘇聯人跳舞，互相擁抱、接吻，就像平日我們在蘇聯電影上看到的一樣。這蘇聯人留着一撮山羊鬍子，像是個教授，表現得十分熱情。他桌子上另一個中年蘇聯人，大概很不高興，板起面孔；不遠一個胖女人，襟上扣有政府旅客部的徽章，亦遠遠的站着注視，一絲笑容也沒有。後來，一個曾隨同政府農業考察團到過蘇聯的朋友說，蘇聯人民是奉命不得與外國人親熱的，尤其是美國人，如果被人發現與外國人打交道，立刻會受到秘密警察的查詢。但在有些場面，他們又故意使外國人喝醉酒，暗中攝取他們酒醉之後和女侍胡混的醜態照片，以作醜化的美國人的宣傳之用。故此，身負政府使命的人員，到蘇聯是不許喝醉的。

遊名勝古蹟　受監視禁制

談到在莫斯科的名勝，都是由穿着得極其摩登的西方迷你裙，操流利英語的年青女子作導遊的。克里姆林宮，只得個「大」字，古老陳舊的教室，上頭洋葱型的圓屋頂。卻是金光閃閃的在宮裏的一角，陳列歷代沙皇的衣飾、

不緊跟着她，非但聽不到她說些什麼，而且會掉隊。有幾位年紀大的，走得累極了，問那裏可以歇歇腳，喝杯咖啡？但在莫斯科的街上，根本沒有小食店、咖啡室一類店舖。

列寧墓在紅場的右邊，他的墓是用深棕色的雲石築成，四四方方的，每逢開放，參觀的人列隊輪流進去。那天「人龍」約有從灣仔到皇后大道中一樣的長，我們因是外國遊客，導遊取得警衛同意，把我們參入最近的行列；同時把我們的相機，手袋，雨傘，大衣等物統統由導遊拿去，堆在一起，替我們看守着，出來時再領回。列寧墓內，陳列着的據說是列寧的眞身，個子不高，躺在一副玻璃棺材內，放在墓堂的中央。圍着這墓堂的是一道狹得只容兩三個人通過的甬道；這通道離那屍身，約有二十尺遠，玻堂裏是黑暗的，只有玻璃棺的周圍有數盞燈照射着屍身。如此的距離看去，列寧屍身穿着淺灰色的列寧裝，襟前掛滿勳章，一隻手放在胸前，臉孔和手，看去眞是栩栩如生。我們順着甬道，向屍身引注目禮，緊跟着我後面的周先生，大概好奇心重，卻俯身前去，想看清楚一點。誰知剛一俯身，後面就一聲吆喝，一隻毛手抓着他的衣領，把他拖回來，眞把我們嚇了一大跳！原來在黑暗中，幾尺遠就站立一個兵士。從墓室中出來，沿着那四十尺高的紅磚牆走出紅場；沿着磚牆，埋葬着蘇聯的有名人物，有一塊墓地，有人指給我們看，那是史太林的墓地，但他的棺已移去了。

關於列寧的屍身，眞是人言人殊，不過外界傳說，這絕不是列寧的眞身，只是一具極像的腊像而已，因爲蘇聯的科學水準還沒有達到這個地步。

紅場只不過是一塊廣場，並不遼濶，絕沒有北京天安門那種雄偉的氣勢，路面是石塊砌成的，最具諷刺性的是在紅場的另一邊，卻是蘇聯自誇爲世界上最大的百貨公司金(GUM)，這是一座古老陳舊的三層建築物，裏面是一間間的小舖子，貨物質料粗劣已極。我走來走去想買些東西作爲紀念，後來看中一件小孩子的毛綫衫，質料雖劣但款式是蘇聯風味的，於是想買它下來。但一問價錢，卻是四十元美金，我們趕快走開。走了大半天，在這世界最大的百貨公司裏只買了兩個雪糕杯吃吃，其他的錢，卻花不出去。這公司裏的人羣擁擠，但旺丁不旺財，絕大多數像我們一樣，在睇覽貨物，絕少看見有人在購買的。

現在一片灰暗　過去却很輝煌

莫斯科的街道都很濶，巨大的灰色樓房，只有一個小門，很少看見小商店。但街上的人，特別是在戲院附近，地道車站，巴士站，人羣像螞蟻

莫斯科之保士海戲院

聲，可見蘇聯的人民是如何的習慣於沉默。市面上的汽車很少，人們都是走路的多，巴士則陳舊不堪。有一天我們想去參觀一下有名的普希金博物館，站在街邊等的士，等了許久，才有一架；剛拉開車們進去，後面即有一個教授模樣的人，和一個年青俄國女子跟上來說是他們叫的，我們正要退出，他又問我們要到那裏？說他要去的地方正和我們相同，不妨同車。我們四人一同上了車，和他交談起來，我抱怨等的士眞是不容易，他立卻板起臉說：「胡說，我從未聽見過說莫斯科的士難找！」抵步時，他又搶着替我們付費。後來進去參觀，轉了幾轉，他就不見了。他自稱是歐洲來的一位教授，但我太太卻疑心他是位有意跟踪我們的特務。

遊客攜帶相機，原是采風問俗，拍照留念的，但在莫斯科卻無用武之地。我們這一羣中，因照相發生了一件有驚無險的事，一個做醫生的同伴，一天晚上在街頭漫步時，他見許多人圍着一間店子，就舉起他那名貴的相機，燈光一閃，拍了一張照片。誰知那店裏走出幾個彪形大漢，氣勢洶洶扭着他不放，後來由警察把他帶到警察局去。我們嚇得不得了，所幸兩小時以後，他卻平安的從警局裏回來。原來那羣人沒有見過閃光燈，以爲是什麼秘密武器，又懷疑他是間諜，故此扭上警崗，後來查明他不過是個普通旅客，才把他放了。

在克里姆林宮的建築工地上，那些做泥水重工的女工人，和克里姆林宮內一處汽水（？）機前的人羣，數十人共用一個玻璃杯。這些，我都想把它攝入鏡頭，但是恐又惹來麻煩，只好作罷。

總之，落後的情形，非今日的香港人所能想像。唯一能引起我們一點興趣的，卻是欣賞了幾齣歌劇和芭蕾舞，的確是夠得上世界水準。在那宏偉的國家歌劇院裏，上演一齣革命前的戀愛劇，那音樂的悠揚，服裝之華美，劇情的浪漫，看得在場的觀眾如醉如痴。

我暗地在想：這樣美的過去，今天的蘇聯人，會不會把今天苦悶枯燥的生活，和從戲劇中反映出來的過去生活比較一下，而懷念過去的生活呢？

一位在沙皇時代在俄國工作過的同伴，因受了報紙雜誌的宣傳，以爲蘇聯自「革命」後，眞個是如何的建設和進步，於是帶着他的兩個女兒參加到我們這一羣中，回到他的故國旅行。他的行期預定是兩個月的，但一切一切，使他太失望了，不到一個禮拜，他就嚷着要離境。而我們亦感到莫斯科不過如是，也就匆匆的往列寧格勒一行，看看那城市的外貌和各宮（實在沒有什麼看頭），一切均不如莫斯科，我也就不贅述在列寧格勒的見聞了，因此，就取消了其他別的城市之行，而離開蘇聯到東歐別的國家去了。

大陸西北地區文壇點滴

金千里

每提起大陸的文壇概況，誰都搖頭三嘆。早年胡風對中共的文藝政策，喻為「五把刀子」，公車上書，洋洋廿萬言，結果被鬪得死去活來，強加反革命集團罪名。據傳胡風尚在人間（見本刊一〇八期），設若此說屬實，那眞是皇天不負苦心人，說明胡風無比堅強。

自批判胡風運動以後，接踵而來便是如火如荼的反右派，這是知識界的一場空前浩劫。最値得惋惜的是，不少提倡現實主義，反映陰暗面的優秀靑年作家，通通都打落十八層地獄，從此讓大好的藝術生命夭折。如部隊著名詩人「公劉」，長篇敍事詩「阿詩瑪」的整理者，擅寫抒情詩，以「遲開的薔薇」、「上海組詩」、「中南海的聲音」等詩聞名。另外還有大家熟知的，四川文聯「星星」詩刊編委流沙河，以「草木篇」、「吻」等詩膾炙人口。通過作品實踏描寫大陸陰暗面的神童作家劉紹棠，轟動一時的報告文學「在橋樑工地上」便是他寫的。

這是三位有代表性，而且擁有廣泛讀者的靑年作家，結果在反右浩刼下，從此不明下落。

截至文化大革命，中共變本加厲，更殘酷鎭壓知識界，使一切文學藝術完全毀滅，唯一遺留的是毛語錄，樣板戲。被整肅的知識份子眞不知凡幾。

西北地區文化較落後，這次見諸報章公開批判的聞人不多，但想像中，鬪爭的激烈絕不會比其他地區平靜。西北文壇近況如何，無法獲悉，現謹就文革前的一般情況稍作介紹：

比起大陸其他地區，西北在文學藝術方面的人才是單薄的。最著名的作家，有：柳青，「延河」編委之一，西安作家協會副主席，以長篇小說「創業史」為代表作，描寫渭河平原公社合作化的成就，早年作品有「銅牆鐵壁」。「創業史」曾被周揚、林默涵、荃麟等評為最優秀長篇，尤其刻劃中間人物「梁三老漢」為突出，但一度引起批評，認為該小說是寫中間人物的典範。此次文革，未見有公開批評文章，但柳靑是周揚文藝黑線捧起來的，雖不至於遭殺身之禍，起碼，下放「五七幹校」當毫無問題。

除柳靑外，應數到蘭州作家協會主席李季了，他是四川人，矮個子，滿咀四川口音，不擅演講或朗誦。

李季是大陸的名詩人，詩作之多，是數一數二的，早年成名作是長篇敍事詩「王貴與李香香」，一炮走紅，並深為老毛賞識。因李自投入延安，即積極貫徹老毛的「文藝講話」，深入工農兵體驗生活，通過實踐創作民歌體長詩「王貴與李香香」，被譽為民歌體的典範。其實，從詩的感情、意境、含蓄、韻律等方面去評價，該詩是不夠水準的，假如王國維再世，保險彈到它「一戚都冇」。

李季屬政治歌德派民謠體詩人，這是西北地區封給他的桂冠。如他最壞的長詩「生活之歌」，描寫一個石油靑年工人的轉變，眞個是滿紙政治術語，令人噴飯。

他曾長時間生活在玉門，從一九五三至五六年，專寫油礦生活抒情詩。當時他是體驗生活，擔任玉門油礦某區黨委副書記，所寫「玉門詩鈔」一二集，誇張渲染「春風普渡玉門關」，其實是昧着良心瞎歌頌。

憑良心說，李季自也寫過一篇較好長詩，題為「菊花石」，當時被評為唯美派，有嚴重形式主義傾向的詩，衛道的批評家抨擊李季走上岔路，違背他一貫的創作風格，如此這般，使李季中斷了一段時期的創作。

後來，李季寫了長詩「當紅軍的哥哥回來了」，又恢復從前民謠體作風，老一套，無甚可取。為了讓讀者們了解李季的風格，特引用他所寫「玉門詩鈔」其中兩首片段，讀後保證一目瞭然。

每逢我們超額完成了煉油計劃，
那雙黑眼睛就顯得份外光亮；
若是我們不小心出了事故，
它就像陰雲密佈的天空一樣。
黑眼睛為什麼那樣溫柔鍾情，
黑眼睛為什麼一直對我張望——
是不是她也希望多出汽油，
還是看中了我的獎章？

親愛的又亮又大的黑眼睛啊！
請你再不要對我張望，
你若是眞的熱愛着煤油，汽油，
我們都會歡迎你來到煉油廠。（黑眼睛）

另一首：「正是杏花二月天」，
汽車修好把路趕，
司機搬動方向盤。
一個姑娘走過來，
手扒車窗紅着臉。
「朋友你先慢一點，
有句話兒和你談：
我想託你帶封信，
不知你情願不情願？」
「信兒帶給什麼人？
就怕人多找不見。」
「看了信封你就知道，
他的名字在上邊。」
「呵，你是給他寫的信，
我保證送到他手邊；
油礦上誰不知道他，

那是個能幹的好青年。」

坦白說，這都不是詩，而是公式、概念、口號，比我們平時說話還淺白，那有絲毫「詩味」呢？

李季的副手便是中共譽為優秀青年詩人的聞捷，原姓張，他任蘭州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天山之歌」、「吐魯番情歌」、「博斯騰湖」詩集。

聞捷在新疆生活時間較長，不容置疑，他曾寫過幾首較好的情歌，如被選為課本的「蘋菓樹下」、「夜鶯飛去了」，無論從感情、意境、韻律節奏來評，都比李季的民歌口號強得多。記得其中幾句：「夜鶯飛去了，帶走她迷人的歌聲，年輕人走了，眼睛傳出留戀的心情！」一般說，聞捷善於運用「詩經」傳統比興手法。

蘭州作家協會，確實集中幾個詩人，相反，小說家、劇作家很少，更沒有出名的小說家。屬於二流詩人的，有「夏羊」，甘肅人，原任酒泉中學教師。「雁翼」，陝西人，為蘭州作協秘書，「隴花」文藝月刊執行編輯。雁翼寫詩亦寫小說，原名不詳。另外還有經常寫詩的梁上泉，他是四川人。蘭州作家協會亦羅致幾個教授，如任敦煌藝術文物研究院的教授李長之，原係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專教文學史，反右評為右派。原係北京師範學院院長常書鴻，當然亦兼任作協副主席。這二人比較有名，其他則名不經傳。如蘭州大學李松濤教授、郭晉稀副教授等。

應該說，中共蘭州作協比起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地作家協會，都遜一籌，創作力量亦遠不及外地。

西安作家協會，原任主席為柯仲平，已去世。柯仲平是三十年代老詩人，早年頗負盛名，比何其芳、艾青、田間都成名較早，他和郭沫若是同時代的，而且比郭沫若年紀大，他是陝西人，通常稱呼他為「柯老」。

柯仲平死後不知由誰出任作協主席，其中有幾位大牌作家，如阮章競、孫犁、霍松林，柳青則是作協副主席。阮章競亦是詩人，著有長詩「漳河水」、「延河照樣流」，屬老牌詩人。孫犁寫小說和劇本，還有一位黃鋼是青年劇作家。霍松林著有文學史和「文藝學概論」，陝西師範大學的著名教授，曾被劃成右派，後摘帽子。

山西作家協會主席是西戎、副主席馬烽，二人合著「呂梁英雄傳」，為中共著名長篇小說，反映八路軍在山西呂梁山一常打游擊的故事。小說技巧不高，學傳統章回體寫法，但流於形式，有東施效顰之弊。大躍進時，馬烽所寫「韓梅梅」，被譽為優秀短篇小說，選進文學課本。

小說「韓梅梅」尚還有點技巧，人物也較生動，所寫典型韓梅梅，為下放養猪姑娘，有個性。故一時該小說頗風行傳頌，但基於中共文藝政策的教條主義，使小說家先入為主，往往先劃框框，故「韓梅梅」仍脫不了政治說教氣味。

常到山西作客的農村小說家趙樹理，他是中共頂紅的農民作家，早年一直在陝西延安，山西根據地體驗生活，也是基層幹部，搞宣傳，搞土改，素來出色，所寫「李有才板話」、「小二黑結婚」，膾炙一時，語言運用有獨特風格，純粹民間口語化，尤其愛用歇後語，詼諧幽默，生動有趣。

趙樹理不是山西作協的人馬，因高一皮，但每年有一半時間在山西農村，一九五八年所寫中篇小說「三里灣」，人物生動，如鐵算盤、糊塗塗、滿有理、這些典型綽號形象突出，讀後令人捧腹，而且易記。三里灣改編為電影，取名「花好月圓」，結果大受批判，可是，羣眾卻愛看。

後期著有「鍛鍊鍛鍊」，更是精彩，但大受抨擊，被指為寫中間人物的範本，專揭陰暗面，指趙樹理的創作道路變質，文革期間，更慘遭清算。

西北其他省區，並無作家協會，只有文聯組織，如新疆、寧夏、青海、西藏。作家協會較專業化，任務性質不同，沒有作協組織的，由西安、蘭州則派創作家到該區體驗生活，如聞捷在天山等地。

西北省區主要文藝月刊有，大型的如「延河」（西安作協刊物）、「隴花」（蘭州作協刊物）、「山花」（山西作協刊物）。其他還有「天山」文藝月刊（新疆文聯刊物）、「青海湖」（青海文藝雜誌）。按質量和篇幅算，首推「延河」，發行全國，所發表作品都有較好水準。其次如「隴花」、「山花」。「天山」文藝月刊主編之一王玉胡，寫有較成名電影劇本：「哈森與加米拉」，曾拍成電影，反應尚佳。

反右派以後，所知有兩位大牌文人調到西北，一是著名抗戰詩人艾青，在新疆管制勞動，後據說調在新疆師範學院當資料員，從此結束其詩人創作生涯。想來，詩人艾青所受的迫害，足可以寫比「離騷」長一萬倍的悲劇史詩。

另一位是中共文藝報主編陳涌（一九五八年以前），他被劃為大右派，調到甘肅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屬下放性質，一如馮雪峯調到武漢大學當教授那樣，因此二人到底黨齡較長，所犯錯誤不及丁玲、陳企霞、艾青等，故稍為從輕處理。

陳涌為文藝評論家又是研究魯迅的權威，所著有關研究魯迅的論文頗多，且理論精闢，很有名氣。有一次，他作專題演講，結果座無虛席，外來聽眾羣集樹蔭下和馬路周圍。人們並不忌諱他是右派，而是領教他的理論。說明影響力深入人心。但據說陳涌演講不生動，有內容而不引人入勝，聽眾的評價是：陳涌是理論權威，但卻不是政治演說家（政客）。

西安和蘭州都有電影製片廠，由上海電影公司（海燕、大馬等）派人支援創建的，只能拍紀錄片，西安曾拍過一部故事片「雄鷹」，質量很差。

西安「易俗社」以演唱秦腔、河南梆子、山西晉劇著名，尤其秦腔（即秦劇）在西北至為流行，陝西、甘肅一帶，不論老人小孩都喜歡看，唱腔激昂、高亢、粗獷，為西北高原特有產物。「易俗社」的秦腔劇團很出名，但經過三番五次整肅，現已七零八落，想來，又是什麼樣板戲掛帥，秦腔也就毫無藝術價值可言了。

回顧西北文壇，只是一片空白、蕭條，經過文革洗禮，眞個是「落葉滿長安」了。

飲食記異

余君凡

俗謂「民以食為天」；又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慾」，是人之生活慾望以飲食為第一。尤其我們中國人過年過節，說到底是着重於飲食，故亦可名之為「吃節」。但我今天所談的飲食是比較新奇怪異，非日常生活所得見的，而且又是我個人親見親嘗，非道聽塗說無中生有的。茲篇所記，亦可以看出人類的食料如此繁雜，出乎常理之外。

食有兩級：一為果腹充飢，以填滿肚皮為已足；一為營養享受，力求衛生美味適口。前者為粗食，後者為精食。粗食者多屬勞苦大眾，精食者多屬富貴人家。

通常人以吃動物之肉較富營養，以其充滿活力足以補充人體之缺陷部份也。

動物有飛禽走獸、家畜、水產：：種種之別，貴賤不同，視產量多寡而定其價值。

動物中有些肉是不好吃或不能吃的如老虎肉、象肉、馬肉、狼肉、騾肉之類。

物以罕為貴，筵席中標榜最名貴的菜是猴腦、熊掌、駱駝峯。猴腦在滿漢席中可以吃到，是將活生生的猴子擊破其腦，生吃其髓，據說極為滋補。但過於殘酷，少人嘗試。

熊掌我是吃過的，在戰前首都各大酒家較名貴的筵宴多有此一味，吃後也不覺得有何特別。駱駝峯則要到西北才易吃到，但西北的人以駱駝為重要交通工具，怎忍宰牠呢？

此外狗肉是廣東人喜吃的，但珠江、東江、北江的烹調方法亦不同。外省人則多聞之作嘔。

貓肉、鹿肉、兔肉、蛇肉、菓子貍、黃猄肉、天鵝肉，……都很滋補，我都曾嘗試過，其味鮮美。

中國人吃珍禽異獸都喜佐以藥材，在心理上認為更有益身體，其實藥材可避腥味，令人吃後不至反胃。

吃老鼠是比較特別的，我家鄉有一個老太婆因年老家貧，無錢吃肉，只得以老鼠代肉，凡鄰里捕捉了老鼠都送給她吃。我親見她生劏一隻大老鼠，把皮剝去，挖去內臟，斬成碎塊，在油鑊裏炒熟來吃，吃得津津有味，她竟活到八十歲，可見老鼠肉是很滋補的。據說老人吃後可以活血，增加熱力。

童年時在廣州唸書，晚上的雲吞麵擔子沿街叫賣，每碗祇賣三分六（半毫子），如此廉宜，人們多懷疑是用老鼠肉混豬肉裹的雲吞。

我們不要笑吃老鼠是很下賤，我想許多人在旅途中都會不知不覺吃過老鼠肉或人肉的。

在抗戰時期的韶關，過橋時常見許多小艇上掛着竹竿晒臘肉，初時不大注意，後來認眞看時每件有四隻腳，後部有尾，才知是艇戶臘老鼠肉吃。在韶關朋友家裏，吃過臘小犬肉，據說是從湖南買回來的，味道也不錯，現大陸亦有運至香港銷售，

初生的老鼠未開目的可以浸酒浸油治病。

吃人肉似乎駭人聽聞，我有一個堂叔，他常定精初生胎兒的包衣來吃。包衣當然是人肉，據說吃後可治某種瞎病。

戰時韶關一位同事古某在宿舍用膳，於燉煲中忽然吃到一塊奇異的肉塊立時吐出，原來是人肉，尚有手指甲可以辨認，證實廚子將人肉混在豬

從譚丕吾教授

俗語有曰：「聖人都有錯」，人生數十寒暑誰能不錯？打球的會打錯「波」；抄寫的會抄錯字；教書的會教錯書；執政的會制訂錯誤的政策；醫生會診錯病；寫文章的也同樣會用錯典、寫錯字。

兒時頗崇拜作家，認為他們是超人，他們可能不會打柴、不會放牛，但讀書寫文章他們是錯不了的。然而事實卻非如此。記得五七年間，大陸曾搞過一個正字正音運動，名字響噹噹的大作家如茅盾、巴金、冰心、老舍等，都相繼承認，他們在習慣上曾讀錯寫錯許多字，有些竟然錯了幾十年，直至最近才知道。他們認錯的文章見諸於「語文學習」、「拼音」等雜誌，絕不是秘密文件，相信不少人看過。筆者雖然知道這些作家也有錯，但是對於他們的崇敬卻沒有減少絲毫，反而更加佩服他們那種敢於承認錯誤，勇於改正錯誤的精神。套用夫子的話來說則是：「錯而改之，善莫大焉」。

雖然人必有錯，但錯卻有各種不同的性質與內容。撇開思想的錯誤不談，錯誤也可以分為偶然的錯誤與經常的錯誤兩種。偶然的錯誤，可能是疏忽；可能是不慎；可能是記憶一時的胡塗，未必就是不懂。經常的錯誤（以教書寫文章來說）不是知識貧乏，必是態度不嚴肅。德萊塞對此一問題似乎有非常深刻的認識，他認為「不應憑一個人的一時胡塗去判斷他的聰明與愚蠢。」（大意）德萊塞的時代雖然不太古遠，但看來還是古君子之風，今之君子一旦發覺別人的錯誤，馬上歡騰雀躍，歡心鼓舞，揪住辮子大作文章。毅然決然地斷定別人不懂、不通、不學。彷彿他自己不但中外古今無所不懂，而且像無縫鋼管那樣的通。

曾記得中國著名的學者

笑話。他說「春風又綠江南岸」是王維寫的。當時有沒有哄堂，筆者不得而知。但在五八年「反厚古薄今」運動中，北大的學生卻對此大加撻伐，頗有飄飄然之色。北大學生雖飄飄然，幸也止於飄飄然。倘若今之君子抓到這個機會，勢也運用二叔婆的邏輯，做其六段推理。大叫「『春風又綠江南岸』，連小學生也知道是王安石寫的，譚丕吾教授竟然不知，說明譚某人知識不如小學

肉裏面。那人肉是從何而來呢，原因是米糧豬肉不斷漲價，廚子從中作弊，找人肉代替，從剛槍決的死屍上割了下來，可以混充鮮肉。

戰前廣州高第街有肥鷄店數間，肉肥味美，食客趨之若鶩，每碟僅售二毫，我亦常作食客。蓄肥鷄之法是將鷄置於特製極狹小之籠晒中，身體不能廻旋活動，祇許頭嘴伸出啄食，一、二月後那鷄自然肥胖起來。但此近於虐畜，香港法例不許。

「食在廣州」，四大酒家，人所共知。長堤大三元鮑翅，戰前一味要毫洋六十元，算是最名貴的菜色了。

茶樓以西關陶陶居頗負盛名，該樓場面不大，但陳設頗華麗，最吸引人的是可爲食客作媒，介紹美女作妾。我因好奇心的驅使，曾和數位友人往飲，並詢茶役有無此事？茶役欣然答允，不到一刻鐘，媒婆便帶進一個盛裝艷服年華雙十許的少女來，笑容可掬，丰姿綽約，旋伸出纖纖玉手，任人細觀其掌，如果合意，便可議價，一撮即合。但我們祇在逢場作戲，問梅無心，照例給予賞錢二毫便算了事。

廣州茶樓酒家多用年輕貌美的女招待款接客人，有的頗爲放肆，可坐客人腿上唱曲子，有的可陪客人飲幾盃。香港雖是酒色之都，便很難見到這麼浪漫的情調。

戰前在南京夫子廟酒家飲酒或小酌，可以叫茶役去召喚秦淮的名歌女來陪酒，小坐片刻，花雕酒畧爲沾唇便移向別家，客人若放肆一點去吻吻她的面頰，摸摸她的胸部亦不抗拒，主要她要客人捧場，祇好曲意承歡，告辭時祇給車費大洋一元便可，通稱爲「叫條子」。

女侍侑酒各地皆有，「七七」事變前北平鴻賓樓有兩個名滿故都的女招待，一名張飛；一名趙雲，年已標梅，姿色亦平平，但卻非常吸人。我亦慕名而往一覩芳姿，覺其並無動人之處，也許她套用三國時代名將的大名而竄紅。

一般人飲茶以青茶紅茶爲主，其實潮州的藥桔茶，味至甘美，較檸檬茶尤爲開胃可口。港九潮人家中也許可以吃到。

越南菜多生吃，其中「捻」（用蕉葉把生的瘦豬肉包成四方塊），我吃後不覺有味。炸蠶蛹；吃已孵化而未出殼的鷄子，都屬異味，看他們吃得津津有味，我卻不敢沾唇。

在粵北連縣與湘省毗連，米豆腐一味富酸辣味，據說用米漿製成，是湖南人所常吃，其味至佳。

戰後我在西關吃蛇宴，見夥計將一條活蛇踏在左右兩腳，隨以利刀剖腹取膽，將膽浸於碧綠酒中，隨即斟給客人吃，號蛇膽酒，畧帶苦味。然後將蛇烹飪，蛇羹、炒蛇絲等調製精美。

本港東江客家菜頗流行，我們在家鄉吃的幾味，此間卻難吃到，著者如魚三味，魚皮燒賣、搥丸、燉雲呑……等才是客家上菜。

往時經過惠州，必在酒樓吃東坡肉，據說是蘇東坡貶謫惠州時所創製的。肥豬肉佐以配料，用文火燉上三小時自然肉爛味香了。這一味也祇有在惠州可吃，別處便差得多了。

生吃動物，其味新鮮，浙江人吃醉蝦，潮人吃生蟹、生魚片，別有風味，但卻不大衞生，易患腸胃病。

知錯改錯

待旦

家的。既不懂唐詩，又抄襲，那就是僞君子，就是草包，必須把他從一級教授的高位拉下來，關進小學堂去強迫他接受『小花貓，蹦蹦跳，小黃狗，汪汪叫』的再教育。」

筆者雖然不是北大的學生，但譚丕吾教授的故事卻是千眞萬確的，北大反厚古薄今的大字報曾收集出版，該書不是什麼秘密文件。幾乎每一個當時的大專學生都可以看到，來自大陸的朋友他們和我們絕不會認爲譚丕吾教授不懂、不通。譚丕吾教授在學術界的地位，在大專學生心目中的地位，絕不會因此而降低。

記得當年，中國文化代表團所乘坐的蘇航圖一〇四飛機，在蘇聯上空失事墜毀，大家都焦急地等待進一步的消息，因爲鄭振鐸、譚丕吾等十多位中國第一流的學者正好乘坐該機。不幸得很，機上所有乘客全部罹難，我們獲得此消息內心都非常沉痛。想必寫大字報吹毛求疵地攻擊譚丕吾教授的北大學生，該也會感到後悔吧！

犯諸乎此類偶然錯誤的人，絕不止譚丕吾教授一個人。中大王季思教授也曾承認犯過類似的錯誤，能像陳寅恪教授那樣對全唐史瞭如指掌，對全唐詩熟如滾瓜的人是不多的，因爲那必須具有超人的記憶力。我們崇敬陳寅恪教授，也同樣崇敬譚丕吾與王季思教授。至於那些根據一點而否定全面，根據一個人的偶然錯誤而斷定別人愚蠢的人，只能顯出他自己的淺薄和狂妄。

莊子有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知識領域浩若瀚海，世上絕對沒有中外古今天文地理無所不曉的人，即使號稱無所不曉，神機妙算的諸葛亮孔明，也並不是眞的無所不曉。他縱能預知東風、大霧，至少對馬稷的瞭解卻不夠深刻。否則就不會失街亭，三國的歷史就要重寫。

犯偶然的錯誤絕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奇醜大恥。只有明知自己錯了卻死不認賬，死鷄撐飯蓋的人，才是最要不得的。人生誰能不錯，錯了就要知錯、認錯、改錯。所謂「吃一塹長一智」，錯了而能知之改之就是一種提高，就是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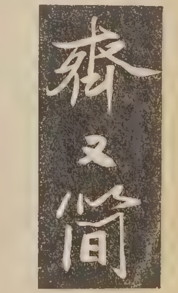
人類對做錯了的和吃了虧的事，記憶十分深刻。幾乎每一個小孩子都喜歡玩火，直至被火熨傷了，才記憶深刻，不敢再玩火。

筆者自己也犯過形形色色的錯誤，可是並未灰心到不敢認錯。遺憾的只是財力有限，沒錢買書，時間有限，不能老跑圖書館，讀書的計劃也就大半落空。只能感嘆「吾生也有涯，知也無涯。」

至於那些經常犯錯誤的人，死不認賬，死不悔改的人，筆者雖搜盡枯腸卻無法代他們找到推辭責任的理由。只好老實不客氣地說，這是不踏實，不嚴肅，不負責任。這種人，只好唱一句：「嗚呼哀哉！」

春暖花開的時候、星星、月亮、太陽比較談

【三】



林夢雲與

林夢雲（大家都叫她小林），是姚雪垠在「春」書中着意描寫的「少女三型」之一，被作者比爲「月亮」，和羅蘭、黃梅同爲該書鼎足而立的女主角。姚雪垠在陶春冰被迫離開家鄉時，描述他的「感受」說：「還留戀一種歌聲，一種微笑，一雙可愛的大眼睛，一副豐滿的少女面孔……」（春四五二頁）活畫出一位可愛的甜美的少女——她便是林夢雲。

馬秋明則是徐速在「星」書中着意描摹的「少女三型」之一，也同樣被作者比爲「月亮」，和朱蘭、蘇亞南同爲該書鼎足而立的女主角。儘管兩個「月亮」小姐的姓名不同，但在其他方面則有太多的相似。作者也說過：「她的笑容，她的聲音，她的每一個姿態，都給我一種溫馨的感受。」（星三三頁）現在特將兩位「月亮」小姐的外貌、身世、愛好、性格以及對愛情觀點等相似之處，分別比較如下：

一、月亮的比喻

春：「我知道，小林是月亮，羅蘭是星星！」（二七九頁）又「月亮（楊琦呼林夢雲）！我簡直是了不起的天才！」（三四〇頁）

星：「阿蘭正像天邊一顆寒星，而秋明應該是一輪光芒四射的月亮了。」（二二頁）又「秋明！有人說你像天上的月亮哩？」（九五頁）

二、外貌

兩位「月亮」小姐的面型、大眼、酒渦、微笑和體型，都十分相像。請看：

㈠面型

春：「那少女的臉孔豐滿得像一輪明月。」（一……「她才放下手，露出來鮮紅的，帶有酒渦的豐滿面孔。」（十七頁）

星：「臉型胖胖的像一輪滿月。」（二二頁）又「想起秋明圓圓的臉龐。」（三一頁）又「這月亮還是像從前那樣圓；……圓得像秋明的面龐。」（三四五頁）

㈡酒渦、大眼

春：「每一邊臉頰上現出來一個酒渦，一雙大眼睛，靜靜地注視在黑板上。」（十六頁）又「小林豐滿的臉頰微微發紅，兩個酒渦陷了下去。」（七七頁）又「幾縷又柔又細又短的髮從額角上蓬鬆垂下，拂在一隻水汪汪的烏黑的大眼睛上。……腮上的酒渦又深深的陷了下去。」（四三四頁）

星：「我的眼前突然浮起一個女孩子的形象：……圓臉、短髮，有一雙又黑又亮的大眼睛……面頰上天生成兩個深深的酒渦。」（十三頁）又「圓臉、短髮、雙頰有兩個很深的笑渦。」（三三〇頁）

㈢微笑

春：「小林微笑的時候多。」（一三七頁）

星：「使人感覺她（秋明）老是在向人微笑。」（十三頁）

春：「從來沒見過一個人的微笑竟會有這樣可愛，這若有若無的微笑是溫柔的、幽靜的。」（十六頁）又「淺淺的酒渦上，飄浮着一絲笑影。」（一三七頁）又「眞好，把她的微笑和酒渦都畫出來了。」（三四〇頁）

星：「她微笑一下，笑得那樣嫵媚，那樣美麗。」（三六頁）「短髮、酒渦，溫馨的笑容。」（三三一頁）

㈣體型

春：「小林，你一定是吃豆腐長大的，要是不然爲什麼那麼胖那麼軟呢？」（一〇三頁）

星：「她（秋明）比阿蘭姐胖一點，矮一點。」（十三頁）

看！這兩位「月亮」小姐，在外貌上竟有這麼多的相似處：同樣的「滿月面孔」，同樣的「一雙大眼睛又黑又亮」，同樣的「兩個深深的酒渦」出現在雙頰上。不但如此，兩人的體型都較胖些，而且都愛微笑；這樣的「巧合」，究竟是孿生姊妹呢，還是一個人攬鏡自照呢？

三、身世

在「春」書中，林夢雲有一個美滿的家庭，父母俱在。父親在教書，弟弟在讀書，城裏有生意，鄉下有房子，生活相當舒適。同樣的，馬秋明也是這樣。例如：

春：「父親在教書，跟弟弟在一道。母親在鄉下住，有時也進城。我們鄉下有莊子，城裏也有生意，所以母親只好留在家裏。」（七六頁林夢雲答黃梅的話）

星：「兩個月前就到外面做生意去啦！」（一二七頁秋明說她父親）「他（秋明父）原來在外地教書不是很好麼，一看時局不對，就請假回家。」（四六八頁）

這些描述，說明了她們兩人的父親都是又教書、又作生意，也都有弟弟。讀書時，又都不和父母在一起。

四、愛好

又寫得特別好。姚雪垠對她最強調的，是她那副甜美動人的歌喉，他曾不止一於描寫小林在眾人之前歌唱「春暖花開曲」的情形。而「星」書中，作者寫到馬秋明愛好時，顯然也是在作這樣安排。例如：

(一)**愛好音樂**

春：「偷偷的翻一下這些書籍，其中有四分之一的數目是救亡歌曲，其他一半是文藝……黃梅把那些屬於文藝的和音樂的書放在桌上，留下那理論的繼續翻看。」（二〇及二一頁）

星：「我發現她（秋明）的書桌上，有許多研究樂理的書籍和帶有宗教色彩的西洋畫，我很奇怪，她為什麼放下研究文學的工力，反而對音樂、繪畫發生了興趣。」（四六頁）

(二)**愛好唱歌**

春：「忽然從教室裏傳過來一個女孩子獨唱的美妙歌聲，立刻把她的全部注意都吸引了去。歌聲非常圓潤，只有春天的黃鶯才可以彷彿比擬。」（二一頁黃梅初聽小林歌聲時的感受）又：「黃梅偷偷的向門口望着，等待着那個有唱歌大才的姑娘進來。」（二二頁）又：「陶春冰最愛聽的是小林唱『春暖花開曲』；他要求不唱別的，只唱這個，如果小林唱一百遍，他就喝三百滿杯。……總之他是那樣的愛這歌子，那樣的愛她感動，也說不清究竟是他的靈魂溢進這歌子裏邊，還是這歌子滲透了他的靈魂。」（一二四及一二五頁）

星：「現在還有最後一個節目，是馬麗小姐（秋明）的低音獨唱……馬小姐是一位大才音樂家。」（二二八頁）「她（秋明）已經改學聲樂，那一次唱得非常成功。」（二九八頁阿蘭叔述過見秋明情形）

我眞想不出「星」書作者，對另一個「月亮」小姐林夢雲，為什麼具有那麼濃厚的「摹擬」興趣；不但是「一種微笑，一雙可愛的大眼睛，一副豐滿的少女面孔」，都使自己的「月亮」小姐依樣葫蘆，而且為了媲美對方的歌唱大才，也讓馬秋明「改學聲樂」，成為一個巡廻歌唱家，「一路唱到香港去」！（二九八頁）

(三)**字體端正**

春：「不管作為記號的單曲線，或復曲線，或抵

明的比較（月亮）

春：「……差不多每一本書的扉頁上，都用鋼筆細點細畫的，恭恭正正的寫下來主人的名字：『夢雲』。」（二一頁）

星：「『你看！』母親翻開每本書的扉頁：『這是秋明親手寫的！』我注視着，原來每本書的扉頁空白上，都寫着『惠存』和『敬贈』的字樣。字體既工整，又娟秀。」（二一頁）

(四)**愛好文藝**

春：「不過（林夢雲）對於文藝書特別愛好。」（七七頁）

星：「想不到秋明在文學造詣上，竟比我淵博得多了。」（二四頁）又：「我知道她在文學方面的根基比我好，所以我希望介紹亞南給她認識，最好是參加到我們的文藝團體。」（四六頁）

五、性格

林夢雲的性格，在姚雪垠的筆下是「溫柔的、嫻靜的、謙和的、仁厚的」；正像月亮那樣予人以好感。而且這些性格並非作者空洞的形容，而是每一種美德後面，都有具體的事實作為印證，因此，予人的印象是鮮明的、生動的，使人有眞實感。例如黃梅初入講習班時，小林曾對她予以多方面的協助，使她祛除心頭的「陌生感」。黃梅曾這樣讚美她：

「她多麼溫柔啊！」黃梅心裏嘆息說，「一點也不驕傲！」（二九頁）

詩人陶春冰也偷偷地愛上了她，書中說：

「愛她的純潔而溫和含蓄的性格，愛她的美妙歌聲，在心裏不免有一種異乎常態的神秘感情。」（一二四頁）

這是她的「溫柔」。

小林不但最易和人相處，也最能忍受別人的冒犯，她曾經不止一次對羅蘭的「使小性」予以忍讓。因此，在班上成了人人喜愛的姑娘，男同學追求她的更多：

「同時有好幾個人向小林進攻，小林同誰

這是她的「謙和」。

書中有次寫到她的愛人魯輝揚背叛了她，和另一位女同學王淑芬要好，被她發現了；儘管她也一時感到苦惱，但經過冷靜的考慮之後，很快地便原諒他們。不但如此，反而請他們吃飯。她的想法是：「好吧，要大方就大方到底，讓他們自己愧慚吧！」（八六頁）

這是她的「仁厚」。

不過，她的性格雖然和易近人，卻也適度地保持了端莊和矜持：

「不是怕；我不愛同他們（男同學）打打鬧鬧。」（一〇一頁）

這是她的「嫻靜」。

現在我們再看看徐速筆下的「月亮」小姐馬秋明，她的性格中也具有溫柔、嫻靜、謙和、仁厚那許多美德：

「秋明的溫柔，象徵聖潔的月亮。」（四五頁）

「除去在我印象中的溫柔聰慧外，我還發現她的天性中的高貴的品質。她善良、謙讓、仁厚、嫻靜；最難得的是她對讀書的心得，她能將書卷中許多美好地（齊乂簡按：原文中『地』字多為這種用法）境界，貞潔的情操，以及處世接物的涵養，都在在平時生活中表現出來。」（二五頁）

「秋明在我們的班上的確是惹人喜愛的人物。她敦厚的風度，溫和的儀表，常常博得老師們的讚賞。」（二八頁）

關於「嫻靜」方面，「星」書作者也說過：「那麼——」秋明向她母親說：「我不願跟他們男生混在一起。」（一四六頁）

這許多描，使人覺得馬秋明也和小林一樣的「溫柔」、「善良」、「嫻靜」。不但如此，還更進一步地連小林那種寬大仁厚的心胸也移植了過來——因此，她最後在愛情上作了重大的讓步：

「秋明也是這樣想，她不但要消極的犧牲自己，而且要積極的成全別人。」（三五一頁）

這樣的作風，和小林那種「要大方就大方到底」，甘將自己的愛人拱手讓人的大方態度，豈不是

如出一轍？

「星」著作者在鑄造馬秋明的性格時，雖然也竭力「摹擬」另一個「月亮」，可惜他不能像姚雪垠那樣用許多活生生的事例來充實它，因而那些美德便成爲幾個空洞而又死板的形容詞了。實際上，凡是讀過「星」書的人，都知道馬秋明除了對徐堅白表示過溫柔、體貼之外，彷彿和任何人都不大來往，根本看不出她的「溫柔」、「謙讓」在那裏，更不必說「仁厚」了。

也許有人會說：「作者讓秋明最後做了修女，正是她爲愛情而犧牲的崇高表現，怎能說不偉大？」不錯，假如阿蘭不死，亞南面容不毀、四肢不殘，她這樣做，倒頗有小林那種「好吧，要大方就大方到底」的寬容作風。可是事實又怎樣呢？阿蘭病死了，阿南殘廢了，當徐堅白懷着一顆創劇痛深的心靈跑去，請求她賜予安慰——也是他一生中最需要的安慰時，她竟斷然無情地拒絕了他，甚至根本不承認認識他！這種冷心冷面的報復行爲，那有半點「犧牲」、「仁厚」的精神？當她想挽救自己和徐堅白的婚約時，竟使出卑鄙手段，破壞他和阿蘭私奔，更那有半點「高貴的品質」和「敦厚的風度」？如說女性在愛情上都難免自私，秋明那樣做正是她的眞實處；那麼，後來何以又冷酷得不近人情？以前萬里尋「夫」那片痴情，是不是假情假義？

六、愛情觀點

說到馬秋明對愛情、婚姻所持的那種觀點，更令人迷惑。像她那樣的女孩子，受過現代教育的洗禮，又喜愛西洋文學，對「西洋文學思潮」又有深刻的認識（見「星」書三四頁）；似乎不會過於守舊，更不會對於婚姻說出那種驚人的落伍論調。何況她和徐堅白僅僅是口頭訂婚，並未眞正結婚生子，按照作者所賦予她的性格言，當她發現徐堅白另有所戀時，便應該毅然退讓。但她卻主張：

「儘管我們以新時代的青年自命；可碰到問題，便不知不覺的被我們反對的傳統觀念支配着，而且心甘情願的受它支配——」（三七頁）又說「一個女孩子終於要走向家庭去的。」（八七頁）

更荒謬的是：

「結婚並不是形體上的一張契約，它可以有權力把兩個人的心結在一起，而是要在精神上得到眞正的結合。也可以說，在精神上必須要有一張鐵定的合同，雙方照這張合同上履行他們的諾言。」（八八頁）

天！這位善良、溫和、仁厚，而又喜愛洋詩、洋文的「月亮」小姐，竟然說出這種不倫不類的話，不但要徐堅白在「形式」上和她履行婚約，而且在「精神」上也必須和她訂立一張「鐵定的合同」——不管他是否愛她！這還成什麼話！

此外，她又說：

「一個正常的女性彷彿是爲着愛別人而生的。她將她一生的心血，都寄托在別人身上：：：爲了愛，她可以爲她的愛人盡節；爲了愛，她可以爲她的子女瘁勞；爲了愛，她甚至忘記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八九頁）

在這段話裏，她談到了愛，也談到了犧牲，似乎變得十分偉大了；但是她所說的「愛」實際並不存在，只是按照作者所賦予她的「道德觀念」，和一句「口頭婚約」，勉強建立起來的。「愛」既不存在，犧牲怎能談到偉大？

也許有人會說這一部份正是兩個月亮小姐不同的地方，那證明馬秋明至少還有她自己獨立的一面——性格不統一的一面。可惜事實並不如此，假如我們注意一下「春」書中李惠芳這個人物，就不難找出其中奧秘了。

思想來自李惠芳

李惠芳在「春」書中雖非三個女主角之一，卻也相當重要。作者把她塑成一個舊婚姻制度下的犧牲者，也是屬於「月亮型」的女性。她是羅蘭的嫂嫂，進過洋學堂，知書識禮，溫柔謙讓，而且觀點守舊。儘管她的丈夫（羅照）在外沾花惹草，但她仍然逆來順受（見一六七頁）。當羅蘭鼓勵她和哥哥對抗時，她曾這樣說：

「家終究是家，不能因爲一時生氣就不要家了。你跟我不一樣：我命裏注定要一輩子爲這個家犧牲。」（一七五頁）又說：「現在我要找他並不是爲我，完全是爲父親，爲這個家。」（一七六頁）

爲了服從她的舊道德觀念，她愛那個不忠實的丈夫，也愛他的家，和他家中的每一個人，而樂於爲他們受苦。並把這種受苦看成一種神聖的義務。這情形簡直和馬秋明的「爲着愛別人而生」，「爲了愛，甚至忘記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一個女孩子終於要走向家庭去的」觀點，完全一致。最明顯的是勸慰羅香齋（她的公公）時，簡直和徐堅白出走後，秋明勸慰他的父母情形完全相似：

春：「我（羅香齋）養了這麼個不成器兒子，折磨你一輩子，我每次想到這上頭，心中跟刀子割着一樣。他，他，他有你的一半孝順就好了！」李惠芳心中酸痛，不由的滾下淚來；幸而是隔着窗子，不曾被公公看見。她的聲音越發低了，帶着哽咽的喃喃說道：「這是我的命：：：」（一七一頁）

「『伯，你不用難過，好好保重自己身體要緊。』李惠芳隔窗子偷偷地擦去眼淚說。」（一七二頁）

星：「當然，家裏爲這件事也傷透了腦筋；父親暴跳如雷，立刻要登報聲明和我脫離父子關係。母親更哭得昏厥幾次，多虧秋明來體貼她，安慰她：：：但是秋明並沒有立刻離開我的家庭，她還是裝着笑臉來侍候我的母親，大約有兩個星朝的時間，才流着淚離開了。」（一八六頁）

我們從這裏又隱隱約約地看到了李惠芳的影子。陶春冰曾說過：「一個姑娘可能具有兩種性格，或三種都有一點」；「星」書的作者，可能運用了這個道理，因而借了林夢雲的外貌、特徵、愛好和大部份的性格，塑造了馬秋明的形象；而以李惠芳守舊的道德觀念，決定了馬秋明的內在思想，和她對於愛情、婚姻的態度，以爲最後作修女的伏線。一如他用羅蘭、吳寄萍拼湊成朱蘭的手法一樣。

下次再談「黃梅與蘇亞南（太陽）的比較」，兩人相同之處更多。

元宵燈節談舞獅

佐炎

舞獅玩藝，在我國民間，非常普通。然獅子構造及舞技方面，則南、中、北迥異，出入甚鉅，曾於早年看過華北華中數省之舞獅，簡介如後：

華北舞獅，例於某廟開光或廟會、佛誕及慶祝大典，除此每年農曆正月十五日元宵佳節，亦為舞獅會大顯身手之時。

獅子構造，頭部非常圓大，頂起疙瘩，碗口大之眼睛內嵌小電池，夜間閃灼放光；項帶小銅鈴，稍有動作叮噹作响，身長約五尺，高約三尺，不是以布繪紋，而以北方菁蔴辮子結套拴成，下面梳通，長可及尺，散毛下垂，混是獸毛一般。舞獅之人，由臀部向下均繫蔴辮，足登圓蹄分瓣鞋，質為帆布，硬中兼軟，不懼冰雪光滑。獅身分：褐、綠、黑、紅數色，無論遠觀近視，毫無漏洞，恍如一隻活獅子。

舞獅之人在出演前十餘日，即開始練習，冀求動作合一，看來舞頭之人是正角，其實眞正吃力與技藝純熟均在後邊之人。當起舞時，前有武士裝束手執繡球者，作為逗引，而獅子的動作是上高瞻、下遠矚；左顧、右盼；前踞、後躬；動作逼眞。最引人入勝的，在場中央放兩條板櫈，櫈高三尺，距離四五尺，獅子由上跳過，這不是看牠的高度，而是看他兩人的動作合一，有如眞的動物跳躍，前腿一弓，後腿一蹬，搖首擺尾飄然而過，透着那末乾淨俐落美妙絕倫！

就地打滾之表演，是前邊舞頭之人以腳跺地，預作訊號，然後或左或右，就地一滾，動作快捷，觀眾看不到舞獅人的身子，此節目名為「獅子滾繡球」。起身後，還要抖毛去土，項鈴身毛嘩嘩作响，回首舐毛，後足抓癢，維妙維肖。

有的在打滾後加套玩藝，當大獅滾完後，前邊之人帶着獅身急閃一旁，後邊人脫出獅腹站立當央，又是一頭小獅子。獅頭、獅身毛色，與大獅一模一樣，「早在獅腰配好」，這是一個人的動作。頭頂獅頭，兩臂纏菁蔴柱地為前腿，臀部扭動小尾兒亂搖。在看久龐然大獅後，乍觀此小東西，感較非常好玩。此節目名為：「太獅（師）育少保」。

北方舞獅，從未見踹人肩上作表演的。原因是獅身構造逼眞，長只五尺，那一來，勢必成了一條扁擔，豈非笑話。

如不配裝「太獅少保」時，舞罷蹲在一旁休息，前邊人作跪腿狀，後邊人可苦了，此時還得撅着老吆，使獅尾擺動作拂蠅狀，左右兩臂撐着腹腰向外搧動為喘氣形，看來伏地休息，其實正是入微表演，絲毫不苟。再等另隻起舞，技功方面，兩下對比各不相讓，有時兩獅對舞搶奪繡球，團團亂轉，塵沙飛揚（因北方地多沙土之故），但步伐不亂，工夫在人扮之四條腿進退踢跳，動作始終是劃一的。此節目名：「兩雄奪獅（師）」。唯一原則，就是誰都知道獅是人扮的，但儘量不叫你看到扮獅之人。

當舞畢屆收場前，有幾隻獅子華集場中亮相，大家齊舞作些親暱小動作，如互吘、互嗅、挨貼諸狀；繼之迴繞穿插，使人眼花繚亂。此節目稱為：「亮（亘）獅（師）益友」。

故都北平昔年舞獅更為特殊，各會平時儲備專門人才，特備走會之需。例如東嶽廟、南下窪子、妙峯山等廟會，除五虎棍、少林、高蹺、旱船外，則以舞獅作壓軸。其獅子之裝扮動作，與前述也無多大出入。民十前後，前門外大柵欄祥字號及廊房頭，二條胡同各大珍寶金號，除於元宵節懸出各式名燈外，而瑞蚨祥東，西鴻記更於柵之東口，面向正陽門大街，架起牌樓一座，堅固非常，專供舞獅之用。這種獅爬牌樓，是前頭之人循梯攀登（梯為斜形），後邊舞獅身人繼隨，達頂後，再由牌樓一端過另一端，然後循梯再下，（牌樓上有窄木板為橋。）看來簡單，豈知這正是火候工夫，既要在上邊顧鼓樂點子起舞，更要乾淨俐落，不許拖泥帶水，使人看來，代為擔心，險過剃頭。逼眞些想象，就等一個四蹄動物，爬高上架一般。但此動作演完後，所得各商號賞賜亦頗厚矣。

是時也，鞭炮齊鳴，鼓樂喧天，叫好之聲响徹雲霄，爽目刺激嘆為觀止！今日憶之，均成過眼雲烟，明日黃花矣。

再說到華中各省的舞獅，又有別於華北華南，就以江西，湖南兩省而論，筆者於戰時在贛西與湘東數縣所見，都是一人舞獅，非兩人配合。舞者右手撐獅頭，左手握獅尾，一幅黃布為獅身，舞獅之人，全身藏在此黃布之內。配以小鑼小鼓，舞得靈活異常。攀高蹲低，東跳西躍，滾地抓癢，或坐或臥，覓食尋物，裝模作樣，望之儼然。

此種舞獅之最高技術攷驗，是桌上放櫈，櫈上放椅，舞獅者從地面起舞，按步就班，圍繞桌身，步步上昇。因右手要撐獅頭，左手要握獅尾（用馬鬃做成之一束尾把，束在黃布上，舞者握住作左搖右擺狀），雙手不能放開，全靠雙腳跳躍，上桌，上櫈，上椅；然後又躍下，翻觔斗，爬行，滾動。必要時可用牙齒咬住獅頭棍，兩手作爬行狀。普通的舞到上桌上櫈為止，由櫈上再跳上椅者，乃技之精也。

華中舞獅班底，多是國術團體組成，湘贛兩省國術館普遍，練武之人特多，舞獅之後，便是國術表演，或者兩三個舞獅班的友誼比賽，少有造成不歡場面。

惟獅分紙紮與皮紮獅頭兩種，皮紮獅頭名「青面獅」，多為走江湖的武技高手，一人舞獅，遠征鄰縣，其人之武功必有深造。紙紮獅則為鄉村街坊習武者組成之遊戲性質，但亦有師傅照顧，先到各家賀節，再選廣場大廳表演舞技與國術，均有可觀之處。

在日前紅朝破舊立新，打倒資本主義色彩口號下，想這種代代沿習之民間藝術，恐已早被摧毀無遺矣！

現代空城計

京戲中有一齣「空城計」，是說諸葛亮伐魏，和司馬懿對陣時，馬謖失了街亭，魏軍長驅直入，眼看就要攻到大本營——西城。這時的蜀軍，都被孔明調遣在外，西城只有些老弱殘軍留守，敵陣一到只好束手成擒。孔明沒辦法，便下定「孤注一擲」的決心，來個「行險僥倖」：不但不深溝高壘，閉城堅守，反而大開城門歡迎敵人。自己帶了酒肴、瑤琴在城樓上飲酒撫琴，故示悠閒。只聽他唱道：

「我正在城樓觀山景，耳聽得城外亂紛紛。……我也曾命人去打聽，打聽得司馬領兵往西行。你到此無有別的敬，早備下羊羔美酒犒賞你的三軍。我只有琴僮人兩個，又無有埋伏又無有兵；你不要胡思亂想心不定，你就來來來請上敵樓聽我撫琴。」

大膽的諸葛亮，反而邀請敵軍統帥登城飲酒，這一個反常的措施，可把司馬仲達「唬」住了，他想：諸葛亮一生作事謹慎小心，不敢冒險，這一定是他誘敵之計，不可上當，於是便把大軍撤回。等到二次再去攻打的時候，恰巧趙雲已自別處趕到，碰了個釘子。這便是膾炙人口的「空城計」，也是一次最成功的軍事冒險。

三國的蜀，是今天的四川，所以四川流傳的三國故事最多，對諸葛亮尤其崇拜。賣油郎在成都時，曾聽到過一個自比諸葛亮的故事。故事的主角記不清是劉航琛還是鄧錫侯了，大意是說：該主角在四川內戰時，接連打了幾次勝仗，於是狂歡慶祝；在三杯下肚之後，談起近來的輝煌戰績，賀客們自然大加阿諛；該主角於志得意滿之餘，不禁撫髭而笑說：「此諸葛之所以爲亮也！」

眞是天有不測風雲，該主角剛剛躊躇滿志地以現代孔明自居，不料敵軍重整旗鼓，又聯合了幾股力量，對他反攻。他事前毫無防備，倉猝之間，無法抵擋，只好節節敗退；不幾天的功夫，不但把數次勝仗得來的地盤完全丟掉，而且連自己的老巢也被敵人奪去。在事後檢討戰局時，有人仿他的口吻嘲之說：「此葛亮之所以爲諸（豬）也！」

一個人沒有諸葛亮的本領，而妄以諸葛亮自居，其不被人目爲「蠢豬」者，幾希！賣油郎有詩嘆曰：

昔有諸葛亮，定計守空城，唬走司馬懿，千載猶知名。

今有「葛亮豬」，自負勝孔明；冇料充有料，開門唬敵兵。

誰知遇高手，揮軍攻進營；束手成俘虜，舉世笑低能。

嗚呼一代霸，孩下現原形！

（一二〇期打油詩第二首，第二句誤

女人的權力慾

在下先前對包租婆已有不敬之處，雖想再「唱衰」她們，可是在一片加租和迫遷聲中，不禁膽怯起來。因爲在下的收入，也是孔乙己先生的茴香豆，「多乎哉！不多也。」若包租婆查知，寒山碧者，乃罵我之人也，無須雙手插腰到街口去噴涎沫，用貓兒叫春的腔調咒在下該死，只要遞上一紙加租通知，在下就要不寒而慄了。

如今香港政府已限制住宅樓宇加租，包租婆既不能威脅到在下的「茴香豆」，也不能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迫遷，在下也就自然而然膽壯起來。準備忍受婆娘們詛咒，毅然決然地寫其包租婆繼篇了。

在下先前所說的包租婆，其實只是包租婆中的一種類型，包租婆除了人事科長型的之外，還有監獄長型的。其特點就是喜歡限制別人的行動自由。晚點睡覺，她曰不准，理由是浪費燈火。據說她鄉下許多財主就是由於節省燈油而致富的。晚點沖涼，她也曰不准，其理由是水響吵着人家。至於她自己通宵達旦的雀戰，則因爲既可娛樂心身（她的堂乎其皇的理由，是香港政府也批准麻將舘稱「學校」，可掛娛樂的招牌）也可導致人贏錢發橫財，自屬不當禁止之列。朋友多幾個來往，她也曰不准。其理由是誰知你的朋友是好人壞人，二九三十晚「容乜易被人起底」。回來晚點嘛，亦曰不准。理由是夜深霜寒，誰得閒替你開門？你叫她不要上鎖睡覺，她說你做埋我份，「容乜易被賊人來刼財刼色㗎？」她絕不會有自知之明，老是把東施之色當做西施之色。走路腳落重點，說你踏爛她的階磚；洗衣用多一盤水，她說你不用付水費，不會感到「肉赤」。買多兩張報紙回來看，她說你成日從街上搬回大堆垃圾……總之是左一個不准，右一個禁止，非把你弄得行也難，居也難誓不罷休。起初在下倒也懷疑這類包租婆都是在大陸當過監獄獄長或是當過勞改場場長的，以至養成「慣性」。可是一經調查，又發覺全都不是。仔細想來，還是女人的權力慾做怪。大家都說女人溫柔恭順，女人沒有權力慾和事業心，女人的一生只是爲了找一個溫暖的「窩」，下兩個「蛋」，孵幼兒。斯不知女人的權力慾絕不比性慾弱。只不過因爲數千年來，女人都被男人統治，權力慾也和性慾一樣被壓制下來。一旦壓力減弱，得以解放，則女人的權力慾也會像火山那樣爆發。都幾得人驚者。

古代的武、韋兩后；近代的慈禧太后；紅朝的江青娘娘，誰敢說她們的權力慾比男人弱？至於普通的女人，社會上沒有人賣她的賬，權力慾得不到發洩，只好留回家裏發洩。「事頭婆」則對伙計左一個不准，右一個禁止；包租婆則對住客左一個不准，右一個禁止；只住一個房間無包租婆好做的，則對丈夫左一個不准，右一個禁止。有些丈夫不服管教，怕他出其「今天不回家」

古調今彈

西江月

葉其真

眞相！

老張提起文八鎚，殺出文抄

註：鳩不築巢，常佔鵲巢以自用。文壇小抄者稱盜稱扒；大抄者稱王稱霸。

何謂大蒜口氣

如吃了大蒜」。有讀者不明白「吃了大蒜的口氣」是指什麼？要我解釋一下。

這裏所指的大蒜，不是和在菜裏面煑熟的蒜葉、蒜苗、蒜頭、蒜子。是指根本沒有放進鍋裏煑炒過的生大蒜，或大蒜子。北方人多喜歡吃生大蒜；吃了生大蒜的「口氣」，是「辣夾臭」的，令人聞之「作嘔惡心」之謂也。

如果讀者還不太明白，我可以再舉例說明。

「大蒜口氣」例一：「哼！萬人傑有什麼了不起，他要跟我作對的話，我要他們公司炒他的魷魚！」看起來，她好像是萬人傑工作那間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理。其實，萬人傑工作的那間公司，其廁所門是朝東朝西她都不知道，憑什麼要那間公司炒萬人傑的魷魚？你說，這種口氣是不是「辣夾臭」的令人作嘔惡心？「大蒜口氣」例二：「哼！張贛萍要跟我打筆戰，他的老闆首先就不高興；他要再搞，我要他們老闆炒他的魷魚！」聽其口氣，她好像是我的老闆娘似的。其實，我的老闆娘賢良得很，從不過問我們老闆的公事；我的老闆更是精明能幹，決不是任何人可以左右公司人事的。何況，我老闆也不會管到職員在公司以外的言行。你說，像這種與我老闆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她也要扯到我老闆身上去，想用大帽子來壓我，這種口氣是不是「辣夾臭」的令人作嘔惡心？「大蒜口氣」例三：「哼！萬人雜誌要跟我們作對，我要使它永遠不能銷台灣！」嘩！她的權威更大了，不但可以左右萬人傑的公司，命令我的老闆，而且可以操縱政府的一切決策！請想想看，說出這種話的人，其口氣是多麼的「辣夾臭」？令人聞之要不作嘔都幾難。

諸如此類，都可稱之爲「大蒜口氣」。

又據說：史筆寫那篇「談讀者投書」之時，對於最後一段：「只要將那些『讀者』的身份地址寫出來，我史筆當然口服心服，相信世界上果然有那麼多吃飽飯願意免費給人托大腳的軟體動物」，特別「自我欣賞」；果然不出我所料，認爲「罵得痛快、俏皮」。可是，當我的「再談讀書者投」一發表，這個史筆又連忙「否認」，說並不是罵萬人雜誌的編者讀者。這兩種前後不一的說法，又該算是什麼口氣呢？

我說：前者是血口噴人的「腥氣」；後者是痾了出來又吃下肚去的「臭氣」。我要找律師談談的，便是問她：香港的報刊「讀者投書」欄上，除了我們萬人雜誌，還有那個報刊的讀者曾寄錢，而且是廿元請編、作者飲過茶？白紙黑字，要想「否認」沒有那麼容易。不否認，還算得是硬骨頭；否認，我可要認眞進行「找律師談談」了。

張贛萍

我認爲應該「台獨」才算恰切。

「台獨」應該正名

幾條小爬蟲，在一個獨立的高台上嬉要，要說得好聽，將那些無聊的動作說成運動；也就是「獨台運動」。說成「台獨」就未免是不倫不類。

至於他們的動作，無論說得多麼好聽，也脫不了是一種無聊的玩意。他們就如在街邊供人觀看的奇形蜘蛛與三腳怪鷄一樣，只是讓一些無聊的人，看看他們的怪形異相，在一笑中打發無聊的時間。所以無論他們怎樣叫嚷，唱出什麼歪調，在觀眾聽來，也無非是一種可憐的哀鳴。

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每個炎黃子孫，都不忍讓它與祖國脫離；就是在台灣生長的同胞，誰又願失去祖國的溫暖？

只有一小撮涼血的小爬蟲，沒有國家觀念，沒有民族意識，才會爲了一點甜頭，甘願冒天下的大不韙，對着施捨一點殘羹剩飯的東、西洋鬼子磕其響頭，玩一些背叛國家的無聊玩意給他們看。

在這赤禍滔天，大陸七億同胞淪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們竟不惜向反攻復國的基地作出有損尊嚴的叫嚷，簡直就是沒有人性。而他們之瞎叫瞎嚷，也徒見其不自量。憑幾條跳舞的小爬蟲，在幾個無聊的洋鬼子的呼叱下，一爬一叫；有理智的中國人，誰又會把你們瞧在眼裏？也只有只懂吃喝覺得這種沒有人性的呼叫與蠢動，是可憐而又可憎罷了！

即使退一萬步講，一個地方的獨立運動，當然就是地方問題，而也就是當地人民的事；所以台灣獨立運動，也就是台灣人的事。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如果你們承認是中國人，台灣和你們當然是有關係。如果台灣獨立，則就和你是風馬牛不相及了。即使眞的有不知自愛的在台灣出生的同胞，不惜背叛國家，要搞台灣獨立，也只是他們台灣人的事。你們祖宗百代都不是在台灣出生，除非你們血液裏有那台灣人的成份；否則人家要搞獨立，又干你娘的什麼屁事？

所以無論從那一方面講，你們都不配講台灣獨立運動的。只有在一個孤孤獨獨的高台上，作出一些醜態給幾個無聊的洋鬼子看，以博取一點施捨。因此說是「台獨運動」實在是不倫不類，應該稱「獨台運動」才算恰切。正是：

「高台之上嬉爬蟲，不認中華不認宗；
人亡魂在若非訛，汝祖塚中也臉紅。」

醉八仙

人海百態

烏*龍*王*拜*年

萬人傑

孩子時候最高興過新年，既有新衣服可穿，又有利是豆，到親友家中拜年，糖菓糕餅，大快朵頤。新年，的確是孩子們最高興的日子。

對大人來說，卻不是人人過得歡樂。年而稱關，確很恰當。所謂關，總是有點艱難險阻，能順利過關，値得深深透一口氣。

年這個關有時比什麼關都難過，年近歲晚時人欠欠人要清理，但收賬不容易，討債的人卻絕不放鬆。好容易應付過去，安安樂樂吃過年夜飯，新正裏，又要爲拜年傷腦筋。

拜年本不是什麼傷腦筋的事，可是生活在香港的人，曉得農曆新年幾天，擠車是件苦事。十四人小巴漲價一元，電車巴士雖沒加價，但乘客大排長龍。坐的士，有些要付「利是」；有些聲言不看咪錶，講好價錢才得上車，往往漲價百分之百還不祇。就算有私家車，在馬路上的車龍中，逐寸前進，苦事也。想省事些，不去拜年，卻又不成。老板上司，大清早就在公館等着屬員到來贈慶，年年如此，要是有一年忽然缺席，老板上司不知會不會怪責，你在悠長一年中也會爲這事躭心。即使收不到鱿魚信，也恐防別人加薪時沒你的份兒。

親戚朋友間，雖沒什麼利害關係，拜年也不可免。某人向你拜年，你會覺得受到尊重。禮不可廢，且也是聯絡感情之道。

既然拜年關係重大，難怪每年新正交通如此擠迫，當然大家都體會到「不去拜年會受人怪責」，因此不惜擠車，這幾天內，也要到處拜年。

許多人拜年是舉家出動，一來表示尊敬之意；二來拜年帶埋幾個孩子，在任何場合中，不會太吃虧。如果不帶自己的孩子同去，衹付利是封給別的孩子，有出沒進，太不化算；可是帶了孩子去擠車擠船，卻是苦上加苦。因此，不論年尾搽水，抑或年初拜年，對大人都是一件苦事。

說到拜年，卻是苦中有樂。許多朋友一年中難得見一次面；藉拜年機會，大家叙叙舊，見見面，也很有意義。

老萬有許多好友，也是一年難得一見，都是藉拜年機會見面的。比方白山撈了旅遊事業後，不但口袋裏麥克麥克，人也忙得每天祇睡四五個鐘頭，我和他住處祇隔一幢大廈，但已兩年沒見面（去年他來拜年，我剛出去拜年，沒碰頭），今年我專候他來，終於，我們見了一年一度的一面。

老萬覺得拜年不是沒好處，因此不能免俗；我去給朋友拜年，也有朋友到我家拜年，每年僅有的三天假期中的兩天（有一天是新曆新年），就是在這樣迎迎送送中過掉。不過，我覺得這兩天過得很好，一點不浪費。每年來和我拜年的朋友中，老王是最能供給我們新春笑料的一位。此人渾號烏龍王，由花名可知其爲人，他生平所做大小烏龍事，足可編一本烏龍大全。既然平生烏龍事如此之多，拜烏龍年自是意料中事。每逢他來拜年，我就記起他拜年鬧出烏龍的趣事，忍不住心中好笑。

烏龍故事是這樣的：那年，他携了一匣糖菓，到一幢大廈，跟老陳拜年。乘電梯到樓上，找着A座，按過電鈴，一個中年婦人應門，老王問：「這兒是姓陳的嗎？」

「是。」婦人應着。

「我要找陳先生拜年。」

「請進來，」婦人開了門，延請他內進。裏面有四五個孩子。「陳先生去跟老板拜年，已去了很久。他說一個鐘頭就回來，大概在歸途中。先生您貴姓？」

「我姓王。」

「王先生請坐，他一會兒就回來。」

「您是陳太太？」

「是。王先生跟我先生很熟？」

「很熟，可惜一直沒機會認識嫂嫂。」

他們聊了一會，老王問陳太有幾個孩子。陳太太說有半打，老王掏出六封利是包，交給陳太太，是給孩子們的。

「王先生太客氣，要你這樣破費，又買了糖菓，怎過意得去？」

「這是循例罷了，何必客氣？」

他坐了半個鐘點，陳先生還不回來，他和陳太太已談得沒話可再談，便告辭，陳太太也不挽留。

乘電梯下來，在電梯口碰到老陳。「啊，你回來了，來跟你拜年，坐了半個鐘頭啦。」

「對不起，再到上面坐一會吧。」老陳強把他拉進電梯。

到樓上，老陳掏出鑰匙開了A座的門。老王跟他走進去，發覺裏面陳設，與剛才所到的陳宅完全不同，人也有異。老陳介紹他認識的陳太太，是個大肥婆，可以作剛才那位陳太太一倍，廳中的孩子，卻有八個。

「你住在這兒的？」老王愕然說：「那我剛才到的是什麼地方？」

老陳仔細詢問，才明白眞相。原來老陳告訴他住在十樓，他按了十字，剛才所到的是十一樓A座，巧的是這一住戶也姓陳，老王卻不認識陳太太及他的兒女，以致擺了這烏龍。

他苦着臉道：「這烏龍使我損失太大，賠了一匣糖菓，三十元利是封！」

「現在你又要重新付給小孩子們八封利是封，更肉痛了？」

「他的孩子永遠不曉得我是那一位王伯伯，我做了無名英雄啦！」

「做無名英雄好過烏龍王，如果他們曉得你是擺了烏龍，更會笑剌肚皮！」

青年園地

方程這個人

方程

在香港，很少人注意的是阿方。但是翻開一一六期的讀者投書，嗅不到半隻死蒼蠅的氣味，卻找到一頂套在阿方頭上、過早過厚的高帽子。

那位姓胡的讀者說不知道阿方是男是女，還想看看「方容」，隨後老編也頒下最高指示：「寫一篇靑年園地答覆讀者，如何？」

至於「如何」答覆，老編漏了最重要的一筆。阿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怕人家提起我那副尊容，滿以爲在萬人意見版寫段簡單的「代郵」便可以矇混過去，旣然老編還不放過我，又不能避而不答，只好含羞「答答」了。

其實說到是男是女這個「性問題」，胡先生只要看過我寫的那篇「驗身記」，大概已經知道阿方並非最玄的女體；雖然萬人雜誌不乏女作家，連替「靑年園地」鳴鑼開道的也是一位小姐，不成器的阿方卻是如假包換的臭男人！

我寫的文章雖然不通，卻並不算得怎樣密碼，更不會故意隱瞞自己的性別去作弄讀者。大概因爲我說過自己是「跌望背壁的觀音」，才會引起讀者誤會。其實根據佛學經籍的記載，當年立下宿世悲願的觀音大士本來就是個男人呢！

這也難怪讀者誤會，目前男女不分的嬉皮士實在太普遍，半男半女的陰陽人也多得很，這股歪風吹到文壇上，去年便有過「男才女貌」的變性笑話！曹植說過：「名都多妖女」，這「名都」指的大概是香港吧？據說香港換性手術已經成功，忽男忽女的嬉皮士有福了！

雖然近來提倡男女平等、同工同酬，阿方覺得做男人沒有什麼不好，如果眞男人故作女兒態，那才叫人肉麻！而且阿方是個標準的商隱迷，塗過幾首三十七行的歪詩，打算厚着面皮寄給他老人家，如果連自己的性別也玄起來，萬一將來眞的打破時空限制，有機會跟詩人共剪西窗燭的時候，我吟一句：「是魚是鳥未分明」，商隱先生回敬一句：「是男是女未分明」。那時阿方想在詩人身上尋找的「情意結」豈不成了死結，「陰陽怪氣」的白白把他老人家氣結？

說到刊登相片，阿方手邊沒有近照，抱歉不能從命。萬人雜誌從沒有刊過作者相片，有的只是馬森亮筆下的作者肇像吧了。

記得幾年前，阿方不務正業，初學人爬格子，明知作品不入主流之列，卻也試過把稿子投到一家文藝刊物去，那家雜誌有隨稿寄相片的習慣，而且聲明「請付退稿郵資，否則概不退還」。阿方一時沒有相片，只寄了稿子去，等了幾個月，稿子沒有退回來，當時滿心歡喜，以爲遲早必然刊用。一等便是幾年，竟然變成「請付退稿郵資，概不退還」！幸而沒有把相片寄了去，否則會連稿子一起給投到籃底、拋到垃圾爐火葬去！從此阿方只敢給認稿不認人的報刊投稿，阿方又不是電影明星，總不能學人家隨報附送七彩巨照、不另收費。

佛家說：「無眾生相、無我相」。但讀者要我亮相，相片拿不出來，只好用筆畧作描繪——

阿方寫的文章全是七拼八湊不像樣的東西，尊容也不外如是。我一向醉心於代數幾何，書架上那本「方程論」，就活像是我自己的寫照——枯燥無味、叫人討厭！

要說我的特徵，不能不談談那副靈魂窗子，七百度的近視眼鏡就像兩個「外切同心圓」。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的眼睛嘛，唉，早已貽笑「方家」！即使老編肯花錢花篇幅把阿方的相片製成電版，也只成了「有版有眼」，佔幅度最大、出盡風頭的也只是一副眼鏡。

阿方長着一副瓜子臉（黑瓜子也），臉孔並不怎樣面面俱圓，少一分太瘦、多一分不嫌多，有點像個倒放着的「不等腰梯形」；一道粗眉最有男人味，如果長得斜一點，就跟林副主席那道賊眉差不多；如果再邪一點，那便是「眉毛，非常林彪」了。

右邊臉上有幾點小痘疤，笑起來連半個「酒渦」也沒有。阿方不慣哭笑無常，因此眼角沒有多少皺紋，有的只是額上幾條疏疏落落的平行線。頭髮是「花旗裝」，近來長了點，但不至於長髮披肩，因爲理髮漲了價，兩星期剪一次不合化算；唇上邊的鬍鬚硬得像豬鬃，經常忘記把它剃乾淨，寫稿時抓耳撫腮，才抽空信手把它拔掉；牙齒不很齊整，而且青黃不接；五官不算得端正，像是「不對稱方程」。身高五尺七寸半，在巴士提起腳跟大概會有五尺八了；體重剛好是近視度數的七分一多點，走起路來負荷小，很省力，趁船的時候找個小空隙便能夠鑽了過去，整個人就像一道「直線方程」！

讀者說雜誌像梨園，那我不過是個過場的小丑，除了讓人發幾下笑，唱的都是蹩腳戲！「方程論」說什麼簡單方程、無理方程、無根方程我都承認，只反對什麼「無窮方程」，阿方一窮二白直是一名窮措大。性別容貌都交代清楚，上面的自我批判總算寫實。近來改容換性雖然普遍得很，阿方不懂什麼意識流，不能搖身一變，飛上版頭變鳳凰，只好坦白的自暴其醜。讀者用科學拼圖的辦法，大概可以替阿方描出個輪廓來。家醜外揚，實在逼不得已。

我不是佳人，我不是烈士，「書被催成墨未濃」而已。爲了多寫一句，才望望硯影中的自我，望了連自己也光火，他奶奶的！

京劇改革漫談（十一）

梨園舊友

笑話百出的劇本

傳斯年對京劇雖是「外行」，但他所指出的「整齊的『京調』，代不整齊的『崑弋』而起，是戲曲的退化」這一點，卻是無法否認的。元代戲曲本是繼唐詩，宋詞發展而成，極富文學價值。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說：

「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蓋元劇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至爲之，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眞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故謂元曲爲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

優美的元曲

元曲的妙處，眞是無法盡述，玆舉數例以見一斑。

一、馬致遠的「漢宮秋」第三折之兩闋：

（梅花酒）迴野悲涼，草又添黃，色已早迎霜，犬褪得毛蒼，人槊起纓鎗，馬負着行裝，馳運着餱糧，人獵起圍場。他傷心辭漢王，望攜手上河梁，前面早叫擺行，愁鑾輿到咸陽；到咸陽，過蕭墻；過蕭墻，葉飄黃；葉飄黃，遶迴廊；遶迴廊，竹生涼；竹生涼，近椒房；近椒房，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收江南）不思量，除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滴淚千行；美人圖今夜掛昭陽，我那裏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

二、王實甫的「西廂記」第四本第三折之三闋：

（端正好）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

（滾繡毬）恨相見得遲，怨歸去得疾。柳絲長玉驄難繫，恨不得倩疎林掛住斜暉。馬兒迍迍的行，車兒快快的隨，恰告了相思迴避，破題兒又早別離。聽得道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此恨誰知！

（叨叨令）見安排看車兒、馬兒，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有什麼心情花兒、靨兒，打扮得嬌嬌滴滴的媚；準備着被兒、枕兒，則索昏昏沉沉的睡；從今後衫兒、袖兒，都搵濕做重重疊疊的淚。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久已後書兒、信兒，索與我悽悽惶惶的寄。

此劇昔人評云：「鋪敍委婉，深得騷人之趣，極有佳句，如玉環之出浴華池，綠珠之採蓮洛浦。」

陳腔濫調的劇詞

再看京劇的唱詞是怎樣呢。如果和人問答，便是：

未開言不由人淚如雨降，尊一聲禁大娘細聽端詳。——六月雪

未開言不由人珠淚雙流，叫一聲士林兒細聽從頭。——雷峯塔

未曾開言淚滿腮，尊一聲老丈細聽開懷。——烏盆計

佘氏女在金殿一本啓奏，尊一聲萬歲爺細聽從頭。——長壽星

小張义我的兒聽娘教訓，待爲娘對嬌兒細說分明。——釣金龜

如果是一個人靜坐沉思，那便是：

王春娥坐草堂自思自嘆，想起了兒的夫好不慘然。

竇太眞在昭陽自思自想，思想起世民兒好不慘傷。——望兒樓

李彥妃坐昭陽自思自想，思一思想一想好不悲傷。——二進宮

坐春閨只覺得光陰似箭，無限的閑愁恨盡上眉尖。——西施

坐禪堂不由我自思自嘆，自幼年進廟來如夢一般。——大慈庵

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想起了當年事好不慘然。——四郎探母

如果向婦女問人，那便是：

「大嫂請來見禮。」「還禮，××莫非失迷路途？」「並非失迷路途，俺乃找名問姓的。」「但不知是那一家呢？」「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就是，……」

「武家坡」、「汾河灣」、「秋胡戲妻」中的問答，全是如此。所以有些票友一不小心就會弄出「張冠李戴」的笑話來。如果是客人來了，又是這一套：

「不知××駕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豈敢！××來得鹵莽，××海涵。」

如果遇到不幸事件，那又是：

「哎呀，××大事不好了！」「何事驚慌？」「××××」「你在怎講？」「××××」「哎呀！（暈倒）」

傳斯年所謂：「京調的文章，只是渾渾沌沌，無論什麼人，都是那個調調兒。凡是一種角色，都是一種說法，卻又不因時因地變化言詞。——缺乏文學價值。」這話一點不錯。他所指摘的「調頭不好，不是七字句，就是兩三加一四的十字句……十字句是三字句、四字句集合而成；三字句、四字句更是下等歌謠的句調。」也是實情，我們由上列數例不難知其梗概。眞的，「鼓兒詞」

式的京劇唱詞，和字斟句酌、千錘百鍊的「崑曲」（元曲及明清傳奇）比較起來，的確登不上大雅之堂。可是「崑曲」太「雅」了，「雅」得叫一般人無法接受，所以自行淘汰；京戲又太「俗」了，「俗」得讓文人雅士瞧不起！都是不得其正！

京劇的唱詞被傅氏詆爲「下等歌謠的句調」，主要是由於太整齊，太呆板，每句七字或十字絲毫沒有變化；並不是嫌它「俚俗」。因爲元曲中的方言俚語太多了，例如：香港二十一屆音樂節所演的「灰闌記」便是如此。其中一闋「出隊子」的原詞是：

「蚤來到山坡直下，凍欽欽的難立札。（做走跌科）腳稍天騰的喫個仰刺乂。（董淨喝云）『起來！』（正旦唱）哎！你個火性緊的哥哥廝覷瑕，須是這光出律的冬凌田地滑。」

「灰闌記」的故事，發生在河南鄭州，曲子裏用的全是當地的土語。例如「出律」是滑行的意思，小孩子在冰上滑行叫做「打出律」；從滑梯上往下一「溜」，也叫做「一出律」。「光出律」就是很滑。「仰刺乂」是四腳朝天。「火性緊」是急性子。「廝覷瑕」是瞪着眼睛看。「凌」就是冰，當地人呼冰爲「凌」。

幾則錯誤的解釋

說到這裏，我想提出一個小問題和香港大學的同學商討一下：香港大學出版的「中國文選」上編，第四五課選的是洪昇的「長生殿」中「彈詞」一折，其中「轉調貨郎兒」的第六轉是：

「恰正好嘔嘔啞啞霓裳歌舞，不提防撲撲突突漁陽戰鼓，剗地裏出出律律，紛紛攘攘奏邊書。急得個上上下下都無措，早則喧喧嗾嗾，驚驚遽遽，倉倉卒卒，挨挨拶拶出延秋西路。鑾輿後，攜着個嬌嬌滴滴貴妃同去；又只見密密匝匝的兵，惡惡狠狠的語，鬧鬧吵吵，轟轟砉砉四下喳呼；生逼散恩恩愛愛，疼疼熱熱帝王夫婦。霎時間，畫就了這一幅悽悽慘慘絕代佳人絕命圖！」

這也是曲中的絕妙好詞之一。可是在「出出律律」的「註釋」中卻解作：「出出，驚怪聲也。律律，釋文：『津津，崔本作律律，云惡貌。』」試問這樣解釋，怎樣能把「剗地裏出出律律，紛紛攘攘奏邊書」這句講得通？所謂「奏邊書」，是指邊將的告急文書，和「驚怪聲」、「惡貌」如何拉在一起？其實這句話在中原地區，連不識字的婦女、小兒也懂得是什麼意思。他們也會這樣使用：

「一羣老鼠正在廚房裏偷東西吃，我一進去，便出出律律地溜掉了。」或者是：

「一羣孩子正圍在一起賭錢，看見老師來了，馬上一個個出出律律地跑光了。」

由此可以看出「出出律律」是既快又多的意思，形容邊將的告急文書猶如雪片飛來。註釋的人不懂中原方言，所以只好糊裏糊塗地抄書——這也是目前香港教科書編輯人的通病！

此外，該課裏還有幾則註釋有問題。如：

第二七則：「大古里」解爲「總之」不妥；它的意思是「大約」，這句話到今天還在通行。

第六四則：解釋爲「喳同查，呼應聲。」不對，「喳呼」是一個形容詞，不能割裂，那是形容大聲喊叫，如「喳喳呼呼」。

第七四則：「檀場，謂檀板場中也。檀板，即指板，以檀木爲之。」管見以爲「檀場」二字，極可能是「擅場」之誤，「擅場」是擅長，拿手之意。原文說：「（小生）『這等，想必是馬仙期了？』（末）『我也不是擅場方響馬仙期，那些舊相識，都休話起。』」明明是說馬仙期對方響最拿手；用「檀場」指歌舞場，既牽強，又生硬，而且前面說到賀懷智、黃旛綽、雷海青這些「檀場」中的人物，都不用「檀場」字樣，更足證明是「擅場」之誤了。

由此可見研究元曲，必須懂得中原方言和「中原音韻」；否則，不管你的學識如何淵博，也會解釋得「驢頭不對馬嘴」的！

話，扯得太遠了，現在再拉回本題。

京劇唱詞謬誤例舉

京劇的唱詞，不但和元人雜劇，明清傳（讀去聲）奇不能相提並論，有時簡直狗屁不通！這裏且舉出一些最常見的例子談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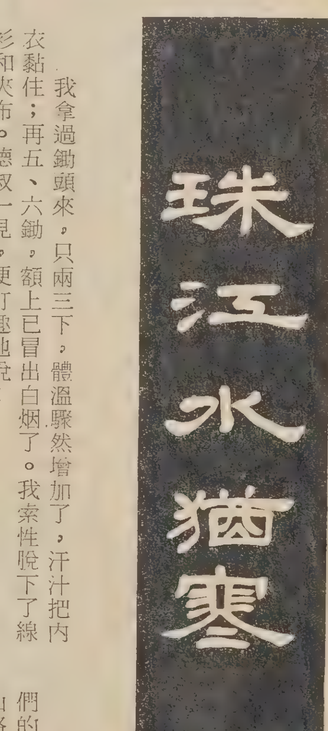
一、詞意不通類

「孤窮」是什麼意思？

「賀后罵殿」趙光義的唱詞有「兄王爺晏了駕鐘鼓齊動，滿朝中文武臣議論孤窮」這樣的句子。按「孤窮」二字，就字面解釋，是窮苦無告的意思；宋人范成大詩有「松楸永寄孤窮淚」之句。趙光義貴爲天子，他口中的「孤窮」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有人說「孤窮」就是北京的「皇穹」，國家發生重大事故時，就要去那裏會商。此說也是不通，明明是「孤窮」，怎會變成「皇穹」？而且宋朝的京都在開封不在北京，怎會扯到那裏去？我以爲「孤窮」二字，是舊時伶人口授或傳抄之誤，原文可能是「不窮」或「孤躬」。「議論不窮」是說眾文武的意見不一致；「議論孤躬」是說眾文武討論趙光義的繼位問題。「孤」和「不」的讀音相似，「窮」和「躬」的形狀彷彿，又都是「中東轍」，輾轉流傳便以訛傳訛了。由最後一句「代管孤窮」看來，這個「窮」字分明是「躬」字之誤；意思是說：「不僅滿朝文武你（趙德芳）都可以管，就連我這個叔父也一樣管得！」這是爲了王座才會如此讓步的。這個錯誤，一直相沿下來，連言菊朋那樣講究都不敢改正，足見伶人們的保守性是如何的牢不可破了！

此外，如「寶蓮燈」的「把姣兒送到那枉死的城」；「一捧雪」的「那一邊哭壞了雪氏夫人」；「八義圖」的「個個罵的是我小程嬰是一個無義的之人」；「洪羊洞」的「我也曾征過了塞北西東」；「空城計」的「叫老軍掃街道把寬心放穩」；其中的「枉死的城」、「雪氏夫人」、「無義的之人」、「塞北西東」、「把寬心放穩」之類，都是一派「高山滾鼓」之音！



珠江水猶寒

【5】

馬森亮



我拿過鋤頭來，只兩三下，體溫驟然增加了，汗汁把內衣黏住；再五、六鋤，額上已冒出白烟了。我索性脫下了線衫和夾布。德叔一見，便打趣地說：

「看你，胸前掛起洗衣板來了。」

「這是工人階級的標誌呀！」我也苦笑起來。

「想不到幾天之內，把你折磨——，你的生活怎樣？」德叔的眉已皺起，面露不平之色。

「很難說，就有得吃亦難下咽，何況有水無米！——你呢？德叔！」我一邊鋤，一邊低聲回答。

「好不了多少。——蹲下來拾草！亞祥！老實告訴我，你眞的連吃飯都成問題？」德叔說得急，口沫也飛了出來。

「從今天起，家裏粒米都沒有了。」

「呸！」他用力一摔，一把草根被扔出五六尺外。「那你——」

「今天實行枵腹從公。」

「嫂子呢？」

「她說今早去山邊摘點野菜試試！」

「那怎麼行？她有身孕了的人，萬一——」

「也沒有辦法了，德叔！」我的話不能控制了，聲調也變了樣。

「等會她送飯來嗎？」

「她說過要來。」

「很好，她來時，我把飯和你們分吃。」德叔斬釘截鐵地說：「呶！送飯的來了。」

我轉身望過去，眞的有一隊男女朝這裏走來，各人手提飯甑。他們走到農幹面前，都站着，挨次檢查，然後指示各該家人的所在。紹芬扶着德嬸，一步步的爬上來，見了德叔便鞠了個躬說：

「二爺，您好！」

德嬸照例是不會客套的，低下頭，把飯菜搬出來，擺下兩雙筷子，一碟青菜，一甑熱騰騰的白飯，招呼德叔過去吃。紹芬呢，現出很尷尬的樣子，慢吞吞地也打開飯甑來，德叔故意伸長頸子望過去，眉頭即時扣上一把鎖，原來他見甑裏放着的不過四、五根手指大的蕃薯。便像下命令一樣，說：

「慢點！亞祥，嫂子都過來！」又回頭對德嬸說：「你回家去吃吧！」

山坳裏死一般的沉靜，太陽開始施恩了，一朵朵棉絮般的浮雲，陸續淩空飛昇，逐漸消失了。

飯吃過了，哨子又催着開工。送飯的也垂頭喪氣的轉過山坡回去了，我們這批木牛流馬，再次擊出一套音响的不平交响樂。

我把硬土一塊塊掘開來，讓德叔搬去塡路。我們的工作就是這樣塡塡補補，舖平這條凹凸不平的山路，不限時間完成，也不求工作效率，這是强迫勞動，求其改造而已。於是德叔的話匣又打開了。

「亞祥！不要太認眞，累壞了可不值得。工作有的是，好戲還在後頭呢！放長眼瞧吧，賣光了氣力花不來。」

我從來未拿過鋤頭，無所謂賣力不賣力，要麼就鋤，要麼就乾脆停下來，連拿鋤頭也感到吃力呢，又怎能控制工作份量？我抹乾了汗，氣喘喘的漫應着說：「年青人力去力回，總比你老人家易撐些！」隨即報以苦笑。

「你還未懂我的意思，我不和你說工作的效能，而說的是工作的價值問題。」德叔回頭望了一下，再用力踢碎了一塊硬土，繼續說：「你以為他們會相信我們這批人能把橋修好，將路塡平嗎？那才見鬼呢！他們誰會對我們有過這信心？不是說得很清楚要靠勞動來改造思想嗎？簡直是一種殘酷的折磨，是暴力的迫害，通過這種手段，要迫人低頭認罪。你賣了力，不會讚你能幹；做不好，也不會說你低能，勞改的目的不在乎工作的成績，而是考驗這批人是否適合這個環境，能否接受這種制度，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命令和新的剝削，新的……」

德叔的情緒顯得有點激動了，我怕給人聽見，便掉頭過去看看農幹的動靜。

「唷！統統跑光了！」我驚奇的叫起來。

德叔也覺得奇怪，掃視過整個山坳，只有這班

奴工還在埋頭苦幹，農幹的影子半個也沒有。

「德叔！你猜他們到那裏去了呢？」

「誰管得着，他們離開不離開對我們還不是一樣！」

「難道他們已放心了，不怕我們逃跑嗎？」

「逃跑？到處是天羅地網，連蒼蠅也飛不出去。——」

照環境看，確實誰也不敢冒這個險，不過當獵狗懈怠的時候，正好是走獸喘息的機會。我們現在可以一邊翻土，一面傾訴苦衷了。尤其是德叔，確也無法抑壓激動的情緒了，他索性坐下去，和我說起來。

「亞祥！不是我小覷你。你是唸過政治的人，書本上的那套政治理論，確比誰都强，但對實際的政治鬬爭認識，根柢還淺，你只知道羣衆是政治的基礎，以爲羣衆基礎越鞏固，政治的資本越雄厚。不知中國的政治原則，幾千年來都是這樣，政治的基礎就是武力，武力就是政治的本錢。儘管有人强調奪取政權不靠優良武器，在於贏得民心，即是說武力是不可恃的，以德化民才可靠。當然，這些堂皇動聽的理論，確曾麻醉過不少人。但翻開中國的歷史看看，究有幾個開國皇帝是專靠民心起家的？堯舜禪讓的眞象如何？始終還是個謎，夏商以後，那一朝不是血手成家的？辛亥革命時期，可說是民心爲漢了，但跟着就是軍閥割據，還不是憑藉武力？……」

這些話，倒使我吃一大驚，想不到德叔會發出這樣的政治偉論。平時和他談的只是些人情世故或者風花雪月之類，殊不知他居然有此高深的政治哲學。

「眞想不到德叔還是一位政治理論家哩！」我打趣地說。

他好像聽不見，繼續發言下去，滔滔不絕，像個演說家，把我整個控制住了。他說：

「要在中國爭取羣衆，很簡單，用錢收買，準行！不然就用壓力，民可使由之，在利誘威迫之下，誰敢不從，那個不聽？共產黨開口人民，閉口羣衆，還不是一個幌子？羣衆的心理怎樣，人民所求的是什麼？根本沒有研究過。爲着要鞏固統治，便施行高壓政策，所以，腦袋要洗，口袋也要洗，洗到大家一清二白爲止。我們這羣人，首當其衝，無可倖免，要含淚入屠房，做聖壇祭品！——亞祥！這一次倒霉定了，不破財就要損丁！——」

「我很懷疑中國是國際共產的細菌試驗場，蘇聯在革命初期枉殺的人還比不上現在多呢！」

「是嘛！這就是靑出於藍啦。中國是一個人口多產的國家，對今日的世界來說，始終是一個最大的威脅。蘇聯要想統治全球，實現國際共產，非學日本當年一樣，先攫取或支配中國政權不可。現在，目的達到啦，兒皇帝也有了，跟着就要設法消除尾大不掉的危險性，即是說要解決人口的威脅，最乾脆是用機關槍鎮壓啦！所以再發動一個朝鮮戰爭，他們出炮彈，中國出炮灰，名正言順，堂皇冠冕。試看看，現在全國不管哪一個角落都貼滿向蘇聯老大哥學習之類的標語，哪裏不見到史大林那撮掃帚式的鬍子？一個外國幽靈可以做我們的偶像，外國人做了我們的爺爺，試問國體何在，人民還作得主嗎？——」

他乾咳兩聲，把嗓子調整一下，想繼續說下去的時候，忽然一聲淒厲的尖叫，劃破了空谷。「救命呀！有人投崖自殺！」大家都停了工作，像受嚇的企鵝一樣，驚惶地朝懸崖下張望。

德叔也不想說話了，立即拖着我的手，飛也似的跑下山去；其餘的人見此情形，也跟着丟下了工具，蜂湧過來，團集在一個懸崖下。那是一個老婦屍體，頭已破裂了，腦漿和鮮血混在一起，面目模糊，花白的頭髮凌亂散在地上，死得很慘，沒有誰不在抹眼嗟嘆。德叔走過去，把屍體拉直，將露出的部份掩蓋起來，並叫我幫手，把屍體抬到一個草地上。

「爲什麼她要出此下策呢？」德叔黯然地問。

旁邊一位婦人正在泣不成聲，見德叔這樣問，便站出來帶訴帶哭的說：「四嬸昨天跪了一晚玻璃碎，今天又要這樣的折磨。我也勸過她好幾次了，可是——」

「她從來沒有做過苦工的，也難怪——」另一人說。

「難道她不會一念兒孫？——」

「他們全部住在美國，只有這條老命在家。」

「她還有一個出嫁女兒哩！」

「聽說她也被管制呢，比她媽更慘！」

這樣你一言，我一語，有人悲泣，有人憤恨，哄了起來。德叔慢慢抬起頭來，仰望着天，兩行老淚像雨點一樣從臉上滾了落來，喃喃自語說：「論年紀，我該比你領先，想不到今日你跑得比我快！——」

經此一說，觸起了各人的傷感，正在啜泣的突放開喉嚨大哭起來了，憤恨的急得雙腳亂跺。似狐啾，似猿啼，如狼嘷，如虎泣，一時哭聲遍野，山鳴谷應。

大家正在呼天搶地，哭得難分難解的當兒，猛然「砰砰」的兩聲槍響，把我們嚇窒，哭聲戛然而止。抬頭一看，不好了！農幹們不知什麼時候回來，把我們包圍了。靑年組長氣虎虎的挺出來，大聲喝問：

「你們攪什麼鬼，想造反是不是？」

大家面面相覷，一句話也不敢說。還是德叔勇敢，站起來回答：「有人跳崖自殺了！」

「哪一個？」

「四嬸！」

組長撥開衆人，走過來一看，把屍首踢了兩下。回身問德叔：「她和你有什麼關係？」

「她是我的房親，你也叫她做四婆的。」

「組長！你比我們更親，你是吃她的着她的長大的，這件孝服，應該是你戴才合！」和死者同組勞動的那位婦人說。

（未完）

被共特拆垮

四、鄧錫侯的心腹盡是共特

國府設在四川與西康的戡亂最高軍事機關，是「川康綏靖公署」，負責人是四川的老軍閥鄧錫侯，公署便設在四川省會成都。

鄧錫侯的花名是「鄧猴子」，人們背後稱他「猴子」，是以他的外形與內性爲根據的。因其個子矮小，爲人狡猾，言態滑稽，說話風趣，手段圓通，堪稱八面玲瓏，故又名「水晶猴子」。人家這樣稱他，他也不以爲忤，反而自解自辯說：「我是一個胸無城府的人，腸肚肝肺都擺在外面，人們稱我『水晶猴子』，倒也是實在的知我。」

他是保定軍校第一期砲科畢業，與四川省參議會會長傅向義同學。在四川軍人之中，是科班出身的老資格，一直官運亨通，搜刮貪鄙，不及劉文輝，圓滑則有過之。與中共之間勾結，也不及劉文輝。可是，他的左右心腹，職掌機要與大權的要員，則盡是中共派出來做他工作的特務。

韓百城臥底，郭勛祺回川

潛伏在鄧錫侯左右的共特很多，其中資格最老，權力最大，僞裝得最好，而又最能獲得鄧錫侯信任的，則要算韓百城與陳離，這兩個專門「扮豬食老虎」的共特，在成都與重慶，也算得是有名人物。尤其是韓百城，連四川「解放」之初，他的身份仍未公開，一班投降靠攏的國軍將領，官僚政客，往往在不知不覺間發牢騷，韓百城又將他們的思想情況報告中共當局，在各人名下註記一筆賬，仍不知道這些私話是怎樣傳到中共當局去的。

說起韓百城在四川共黨特務中地位之高，權力之大，可由一事證明。

郭勛祺（又名郭志勳，號翼之）在「襄樊綏靖區」以副司令身份叛變，逼康澤做俘虜之後，替中共立下了汗馬功勞，劉伯承優待了一個時期，即派他回川做地下工作。據說劉伯承面授機宜時，對郭勛祺便是這樣說的：「你這次回四川是毫無問題的，我們組織上已經替你舖好了道路，說你是在襄陽城中指揮部隊力戰，戰到彈盡糧絕，奉康澤之命才停止戰鬭的。你本來想化裝逃走，但被我們捉到而被俘。你被俘之後，我們對你都很佩服，想說服你替我們工作，你堅決表示，頭可斷，血可流，決不投降，我們拿着你毫無辦法。」

那時四川官場之中，乃至民間，都可聽到一種傳聞，說郭翼之被俘後，死不投降。原來這是中共當局，通令在四川的特

靠攏了；再則便是替他回四川工作舖平道路，把他這個變節的靠攏份子，不但未因變節出賣康澤而見罪於當局，反而獲得重任，有關此人回川替中共賣力的情形，我會專章向讀者報導。

現在言歸正題，要說到韓百城這個老共特的情形了。韓百城是中共高級特務的身份，亦可從郭勛祺身上獲得證明。因爲劉伯承派他回川時，對他這樣說：「你回到四川之後，一切要聽韓百城的話，任何事情，均可與韓百城商量，他會轉達領導上的意旨，告訴你如何進行工作，迎接解放軍入川的。」

由此可見，韓百城在中共特務組織中資格之老，地位之高，權力之大，職責之重了。

可是，韓百城在政府機構中是什麼身份呢？他不過是鄧錫侯的「川康綏靖公署」中一名高參而已。部隊機關的「高參」，即是「高級參謀」或「高級參議」，有很多「高參」，都是編制以外，由主管官私人任用的閒職，屬於幫閒、傍友，淸客之流的「伴食宰相」。一般都是無權甚或根本沒有固定職務，只是侍候主管官的私人使喚，陪着主管人聊聊天，遊遊山水，玩玩女人，打打牌這一類的「工作」。

高參掌機要，淸官開飯館

可是，在「川康綏靖主任」鄧錫侯手下任高參的韓百城，可不同於一般高參，他與鄧的關係深厚，一直是參與鄧錫侯一切機要的心腹人員，他在鄧錫侯面前的信任之專，份量之重，不僅一般幕僚不能望其項背，就是鄧錫侯手下的許多掌管兵符實權的軍、師長，也是不能與之相比的，因爲這些人只是站在自己崗位上，執行自己的任務，而韓百城則是參贊戎機，指派任務的決策人。

部隊中的流行語是「窮參謀，富軍需，吊兒郎當是軍醫」。任何部隊的參謀，都是無缺可吃，無汚可貪的淸苦差事，有如香港凡百行業中的眞正「文化人」（賣對人頭的文化撈家例外），雖有社會地位，爲一般人士所仰慕，但卻兩袖淸風，過的是苦日子。尤其是高參，看起來雖然高高在上，其實是虛有其表。故此，在抗戰時期的軍司令部以上高級機關的高參，他們之窮，比實職參謀更有過之。

曾有一位軍司令少將高參，每月薪金不夠用，經常向軍需處借支薪水，後來軍需獨立，他還是寫報告由主管官批准借支。軍需處長將此位高參以往借的薪金賬查出來一看，寫了一紙簽呈說：

「查某少將高參歷年來之借支，已超過他現職薪金十年以

西南保衛戰

呈軍長之前，先拿給這位高參看；這位高參看了，啼笑皆非之餘，他另附一紙報告於軍需處長的簽呈之後說：

「竊職歷年透支，實在過多，但每月所得，不夠養活妻兒，也是事實，既碍於法令不能再借薪金，但按照法令，職死之後，應有燒埋費若干，爲解決目前困難，請鈞座批准預支職之燒埋費，以甦急困，將來職死之後，不必動用公帑殮葬，棄之山崗野嶺餵野狗可也。」

這是一個千眞萬確的窮高參笑話，這種笑話誠然是慘痛的，也由此可見軍隊高級司令部高參人員之清苦。據說，後來該軍長還是另外設法，在私人津貼項下，將此高參的困難解決。

潛伏在鄧錫侯身邊的高參韓百城，也是以家人生活無法解決爲辭，他卻在成都梓潼橋南街開設了一間小吃店取名「長美軒飯店」，不辦大場面的酒席筵會，只賣家常飲食，由他太太主持，經營得賓至如歸，生意不俗，很多成都軍政界人士，都好前去做其座上客。

客似雲來生意好，通風報訊工作順

由於高參生活之清苦，是衆人皆知的事實，大家不但不疑心這個高級共特開設飯店的作用，反而出自同情心，好去光顧一頓家常便飯；或邀三五知己，輕談淺酌，將彼此之間的一點公私問題，約在這共特機關「長美軒飯店」吃飯時商量討論。

韓百城是一個瘦瘦長長個子的書生型人物，長得眉清目秀，態度溫文，談吐儒雅，雖不歡喜多說話，卻平和可親。每天除了到川康綏靖公署辦公之外，其餘的時間，他都在這間飯店裏。看似是幫他太太的忙，照顧生意，事實上他是藉此掩護自己的身份，既可與多方面的人接觸，探聽各方面的情報；又可藉來來往往的人，作爲他對共特們上下連絡，通風報訊的一個「通訊連絡站」。這是比在家裏或任何其他地方更方便、更安全，不致引起國府特務機關注意的。

因此，每當有軍、政、商、學各界人士來吃飯談問題的時候，韓百城總是以店主人身份，藉故與客人接近，聽客人們談的什麼問題。如遇到那些言談輕細，態度緊張或神秘的客人圍坐在一起，他便藉頭藉故的走去說：「你們商量什麼問題呀？可否說出來讓我參加一點意見？」或問：「你們談得這樣熱鬧，我可不可以參加旁聽？」或者說：「你們最近聽到什麼好消息嗎？我一天到晚坐在高級機關裏，反而因爲高高在上，由於下情難以上達，耳目閉塞得很。聽說各縣拉丁、拉糧，沒有兵糧怎麼可跟共產黨作戰？」……諸如此類沒有問題找問題，找到問題又挑撥、煽動，使之問題擴大的話題，在那個時期的「

錯把敵人當知己，原來老闆是共特

一班只知他是鄧錫侯司令部的高參，根本不知他是劉伯承派在四川成都做地工的特務頭子，對他的問話，不但不知守秘，有時還會自動把他請來參加談論。這樣，他不但對上級司令部的情形瞭如指掌，對於一般社會動態、民心士氣他也能在這間飯店中不費氣力而獲得情報。

韓百城與劉伯承又是什麼關係呢？除了共產黨的組織關係之外，他兩人之間還曾有一段共患難的私人關係。說起來，這是一段古。

遠在劉伯承任熊克武部下的中校團長時，韓百城就與劉伯承「拍檔」，任其少校副團長，而且私交深厚。有一次打了敗仗，軍隊潰散，他倆在川南的瀘縣搞了一千元銀洋，平分春色，化裝逃走，兩人各揹起五百隻大洋，攀山涉水，風餐露宿。韓百城個兒瘦小，氣力不足，身上有那五百隻銀元的負重，更感喘不過氣，結果還是劉伯承幫他分擔一部份才逃出險境，到達安全地之後，又原銀歸還給韓百城。

由這一件事上，便可見出韓百城與劉伯承之間的交情密切，關係久遠，所以當郭翼之回川從事地下活動時，劉伯承要郭一切聽命於韓的指揮。韓能在成都川康綏靖公署這個戡亂的最高軍事機關中「臥底」，對中共是非常有利的，他憑藉着有鄧錫侯的信任，可以隨時竊取各種情報密報中共；中共對川康駐軍的佈防情形，各將領間的恩怨關係，以及一切行動計劃能瞭如指掌，韓百城是居功最大的。促使鄧錫侯走出成都，逃到彭縣、與劉文輝、潘文華、向傳義等通電起義，也是由韓百城在背後策劃的。

中共見到韓百城交遊廣濶，隱蔽到家，爲了要能確實掌握地方情況，所以劉伯承與賀龍正式佔據四川之後，仍要韓百城不可將身份暴露，以川康綏靖公署解散被裁爲名，純生意人的身份經營「長美軒」，並由成都而重慶，將「長美軒」飯店擴張，由他夫婦自己打理。遠離成都是另有作用的，因此，住在重慶的那一班叛變將領，靠攏政客，認爲韓老闆是熟人，也是同病相憐的被遺棄者，見了座上客，無話不談，發牢騷，說出內心的衷曲亦無所禁忌。殊不知這正是韓百城的工作，他將這班降臣叛將的思想動態掌握了之後，一一向組織報告，作爲以後整肅的「案底紀錄」。等到罪名加上，知道是韓百城搞的鬼，已經悔之莫及了。下一期我要介紹鄧錫侯左右的另一名大共特陳離。（六）

三郎

匈京生死鬥

白萍譯

二：就在這時候外邊傳來一聲槍响

「他們取去卡車，還把艾達帶走了。」

「艾達？是誰？」

麥伊納道：「一個年輕人，是傭工，他也是匈牙人利人，是第一批到美國來的匈牙利反共逃亡志士；鄧斯達米僱用他為助手。」

伍特和麥伊納互相望了一眼，伍特回頭來又問道：「艾達現下在什麼地方？」

「他還未回來，卡車也還未見踪影。」

有點可疑之處，伍特在特工這一行中，時間已經很長，經驗豐富，知道絕對的不可忽視第六感的作用。而在他每次看着鄧斯達米時，這鄧斯達米總是避開了和他的視線接觸。這一對夫婦的恐懼，顯然的不只是因為剛才發生的事件所引起的；也許是當年的恐怖一頁留下來的印象。但這一項可能性顯然不大；他所嗅觸到的恐懼是很有緊迫性的，就在眼前。

他點燃了一支香烟，抽着，悠然的看着窗外，雪花飛舞，一片白茫茫的，連飛鳥也絕了踪跡，那戈科夫究竟躲到甚麼地方去呢？

「戈科夫究竟和你說了些甚麼話呢？你清清楚楚的叙述一次給我聽。」

「他們兩個男人，我不知道那一個是戈科夫。」鄧斯達米道。

「發號施令的一個。」

「是身裁較小的一個；嚇壞我的妻子的那個嗎？」

「可能是他，」伍特點點頭道：「他沒有說甚麼別的話麼？」

鄧斯達米夫婦兩人互相交換了迅速的一瞥，伍特頓然感到脈搏加速，這中間，有一點古怪，但他並不立即進迫追問。

鄧斯達米妻子燒好熱咖啡，每人一杯喝着。伍特很有禮貌和溫和地接了，喝了半杯，他感覺到身體畧為和暖，屋內氣氛也好轉了一點。

「戈科夫還說了些什麼呢？」伍特堅持着追問。

鄧斯達米妻子道：「他把艾達帶走。原來艾達認識他的……大抵是艾達在參加反共鬬爭，在匈牙利京城布達佩斯時蘇軍和匈牙利秘密警察巷戰，認出戈科夫。他們把我們的槍都拿走了。我很替那女的感到可憐，她年紀很輕，很怕他。」

「你確實知道這一點麼？」

「這是我所得到的印象，然後戈科夫告訴我們……」

「希望不要說了。」鄧斯達米道。

「但他吩咐我們要轉告他們的啊！」她堅持道：「而且，我們應該轉告的。你說這是我們的事情，但我認為我們應該轉告的。」

他們之間的爭吵，看來真是太逼真的，不過，逼真到過份了！也許是自己太疑心之故，但也許他們是大有天才的演員。但伍特仍溫和地說下去：「請你說下去呀！這也許是很重要的，我不會聽錯吧！戈科夫留下說話，要你轉告我們，對麼？」

「是留言給一個名叫伍特的。」

「伍特？」

鄧達米夫婦互相迅速的看了一眼，恐懼已不存在。

女的靜靜地又道：「戈科夫說他來美國是為了要殺兩個人。他要中央情報局知道這件事。除了一個人是伍特之外，另外一個人的名字，他不肯說。」

麥伊納和伍特互看了一眼，不說話，但麥伊納在暗中已抓緊雙拳了。

· · ·

「我要打電話到華府去。」伍特冷然地道。

烟雨迷濛的海邊，一座別墅式的房子，座落在小港灣的邊沿上，伍特手中拿着酒杯，和狄燕玲在廳中談着。

本來是共渡週末，很愉快的氣氛，如今，卻籠罩着憂怨與緊張的氣氛了！狄燕玲和他的關係很深，他卻擺脫不了特務工作的關係。

「是的，一會兒將會有一架飛機在此間機場降落，我還可以在這兒停留半小時。」

「噢！伍特……」

「我真是不知從何說起！」

「有什麼好談的呢？」她微微地嘆氣道：「談什麼都沒有用處哪！我們過去已經談了很多，但有什麼結果呢？」

「我感到十分抱歉！」

「我似乎不應該問你到什麼地方去，也不應該問為什麼要去，是麼？」她道。

他笑道：「你知道我不會告訴你的嘛！」

「是的，我知道，我知道得太清楚了！」

廳內，火光熊熊，很和暖。窗外，可以看到凄風冷雨中的海灘，那是產蠔海灘，小汽艇和養蠔者經常在這一帶來往活動。這時候，他見到一名佝僂在泊岸的小汽艇上。這倒是有點不尋常的事情，通常總是兩三名採蠔者在活動的，怎麼現在只有一個人呢？不過，也許是自己太緊張了之故，以致對任何情景，都帶着戒懼的心情去看。但他知道，特工人員倒下去的原因，往往只是一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時的錯誤，一瞬間的疏忽。這種鬭爭中的最厲害武器是狡黠與警惕，而不是勇悍善鬭。當然，有時會使用匕首和手槍迅捷的決生死之鬭，但都只是最後使用的手段而已。

狄燕玲發現他注視着外邊小汽艇上的男子，悄然地道：「那是湯姆，並不是別人。我是小孩子的時候，他就已經在海邊養蠔，不會是任何對你有不利之處的人。不論風吹雨打，他都會在海邊辛勤工作的。你怎麼了？總是這樣緊張的，放寬一點不可以麼？」

「我無法鬆弛下來！」他告訴她道：「現在，我要擺脫這一行，已經太遲了，這已經成爲我終生職業了。」

「對我來說，是否也已經太遲呢？我能夠擺脫你麼？我能夠停止下來，不再愛你麼？」

伍特看着她，心中很感動。楚楚可憐的樣子，只有她曾經到達過自己的心坎深處又復活過來，但……

她轉身過去，倒一杯酒，問道：「你和麥非有談過我的事情麼？」

「有的，但我不能告訴他說我要辭職了，我實在無法擺脫。」

「像一頭狐狸或是一頭野狼似地，無法接受束縛？」

「是的，已經習慣了荒野中的生活！」

她轉過頭來，道：「但你喜愛這種生活，是麼？」

「這是我的工作，我也喜愛你啊！」

「但兩者無法共存哪！」她喟然道。

「假如我們結婚的話，對你將是很不公平的。」他道。

「但我不願意看到你成爲一部機器，更不願意看到你一直抱着疑慮的眼光來看到任何事物，並且，要僞裝成爲另一個人。」

說到這兒，停住了，注視着他，然後，搖搖頭，道：「以致我和你在一起時，往往感覺到我並不是和你在一起，而且面對着另一個人，很陌生的另外一個人。」

「我沒有辦法不是這樣呀！那是保存生命的策略。」

她停住了，慢慢的啜着杯中酒，好一會兒，道：「伍特，我愛你的，我願意和你共享與分擔一切，你有替我向麥非申請擔任一份工作麼？」

「不，我不贊同。」

「但這是應該由我來決定的問題，」她堅持道：「我可以和你一起工作，而……」

「不行，絕對的和永遠的不可以，」他的語氣十分堅決，但已經很抑制了。

「爲什麼不可以呢？」

他有心事如鯁之感，一時之間，說不出來。本來，他預定和她好好的渡過這一個難得週末，在這冷雨淒風的天氣中，和她共同留在爐火熊熊的溫暖的室內，共享着溫暖與歡樂的，但突然來了一個戈科夫，就一切都改變了。

「你知道，假如你和我一起工作的話，會發生怎樣的後果麼？」他道：「會有一天，在某種情形之下，我迫得非放棄你不可的。在緊急的情況之下，我非這樣不可。或者是，你會迫得非放棄我不可，即使我因此而死去，在你，也將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不，」她連接地道：「不會的，絕對不會的。」

「但我會這樣做的，」他粗暴地道：「我將迫得要這樣做。假如你眞的加入我們這一行，遲早你便會知道，非如此將無法生存！」

她默然了，不作聲。

他站起來，道：「就是這樣，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她也站起來，和他面對着，互相注視。她是這樣的美麗，使他不僅有不忍的感覺，並且，很有要一把擁抱着她的念頭。

但就在這時候，外面一聲槍響。

伍特的動作是這樣的迅速與靈活，她連看也看不清楚，他已經站在窗口旁邊，一隻手插在衣袋中。

但他聽見的僅是小汽艇的引擎衝擊響聲。

「你很緊張，究竟什麼事？」她問道：「麥非要你去做什麼？」

「有一個很危險的人物，非抓住他不可。否則，可不得了。」

狄燕玲默然。

「否則，他便會殺人，他要謀殺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伍特匆匆的道：「好了，我要走了。」

「我相信，要我來囑咐你小心一點是多餘的，是麼？」她低語道。

「我會盡力小心的。」

・　・　・

在兩哩外的小機場中，一架小型的自用飛機停着，旁邊的一座房子是機場辦事處，麥非在其中的一個房間中和伍特見面。

麥非個子很小，是一個瘦小的老頭子，但精神旺盛，步履健快。他微笑着，對伍特說：「對不起，破壞了你的週末，我希望狄燕玲不會因此而感到不愉快。」

麥非畧爲一停，看看伍特，續說下去，「我明天要到倫敦去，你主持我的K部門一個星期。不要太緊張，由施頓納署理你的工作，何琪則擔任其餘的工作，並且負責任和國務院及聯合參謀首長聯絡。這樣，你就可以有時間去應付戈科夫了。你對他的活動感到不安麼？」

「假如我不會感到緊張的話，我就是蠢才了。不過，我並不恐懼。」

（未完）

萬人意見

談登月吹脹左仔 誇大狂令人作嘔

美國政府在海運大廈展出他們的太空人第一次登月所採集歸來的岩石，吸引了不少香港中外居民，大家都是爲着增廣見聞，不怕擠擁，也要一睹從未被人類見過地球以外的物體。我排了半個多鐘頭隊才得進入會場，觀看的時候還不夠三分鐘，觀衆實在太多，想延長停留的時間一點也不可能。行文至此，理應收筆，而事實上這不過是本記的序曲。

剛在我要離開會場回家的時候，碰見一位許久未有往來的舊同學，他畢業後就去大陸習醫，大概是無福享受「幸福生活」的原故，不到兩年的時光就回歸香港，在「愛國機構」圈子裏討飯吃。因爲理想不同，路線各異，所以甚少往還。現在剛巧碰着，少不免也要打個招呼。我說：「太空的門已經打開了，你有什麼感想？」他答道：「這裏人太多，不是談話之所，我們找個靜靜的地方坐下來談談吧！」

在咖啡室的一角，寒暄既畢，客套已畢，於是開始導入正題。他說：「美帝可謂無聊之至，在越南戰爭，給英勇的無產階級戰士打得一敗塗地，爲着要轉移世人視線，和挽回失掉了的面子，不顧人民貧苦，竟然拿數百億美圓去找幾磅泥頭回來，餓不能當飯吃，寒不可作衣穿，反爲使美國人的負擔百上加斤，國家的經濟更接近崩潰的邊緣，危機百伏，難得他們還有閒情拿拇指般的泥頭來驕人一番。毛主席也曾說過：『人家有的，我們一定要有。』不出兩三年的時光，我們祖國一定會送太空人不只到月球，到火星、土星、甚至天皇星，收集幾噸岩石回來展出。凡是到場參觀的人，都贈送一袋，以留紀念。」

我乘他喝口咖啡的機會，插口發問：「爲什麼你竟然發出反動的言論？」他很驚奇地回答：「怎會是反動的言論？我所講的完全以愛國報紙所刊載的文章爲根據，事事眞實，句句正確，有誰敢說不對？」我說：「誰？就是毛澤東。他不准大陸報章發表美國人登月的新聞，當作從來沒這件事情發生過，以爲這樣就可以隻手遮天。可是港共報紙偏偏倒行逆施，以登月爲題，大作文章，表面似乎是貶低登月的價值，實際上是將登月的訊息，傳達給只准讀『愛國報紙』的『愛國同胞』，簡直是搗毛澤東的蛋，贈他老人家一記特大耳光。這就是『扯着紅旗反紅旗』的一個典範。你竟然胡裏胡塗地拾他們的牙慧。還好，你在這兒對我說，當然不會有問題；不過我要提醒你，過些兒，春節回鄉時，千萬不要再發這種『偉論』，否則，保證你會被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光榮投入北大荒勞改場，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幸福祖國』中，你要掩着良心說：『美帝實在窮得連每年配七尺布給人民也辦不到，那還有力量將人送到月球去？』這才不愧爲你們最最敬愛的毛主席的好學生，一定會放你回港，再過着你永遠不願失掉的資產階級生活。也許你說我講得太過火，但你心中一定會覺我所談的不無道理。」

他表情有點不大自然，大概想不出推翻我的理論的說話，只好訥訥而言：「這個……這個……我是你的舊同學，你何必挖苦我呢？久別重逢，還是談談別的吧！」

再下去，沒有一記的必要，祇好就此收筆。

嚴正

罵台諷蔣徒然削弱反共團結 應該誘導青年化悲憤爲力量

編輯先生：

本人對「學生周報」向未曾閱讀，故對該刊雙十國慶紀念特輯內容，一無所知。但於星島晚報該報社長林悅恒先生來函駁覆牛馬集評論一文，及各期「萬人雜誌」各文友加以批評，知其梗概，故不嫌明日黃花，寫出本人對於林君來函之意見。

綜觀林君全文，本人認爲都是文過飾非一類，尤其是以改作「國父遺囑」及「醜化北伐與抗戰」二文，我雖不見原文，然以改作與「醜化」文字形容，顯見作者別有用心，編者亦不能辭其咎，林君也應負責任。

據林君自辯該報第八版名爲「快活谷」，內容包括幽默文字笑話，甚少涉及政治，偶有玩世不恭態度投來文字及漫畫，該版編輯朋友率爾採用，直至印刷完畢，發現內容不妥……而裁掉，既未公開發行，等於印刷的廢料……」以上自辯，我認爲強詞奪理。蓋這等「改作」及「醜化」文字，並非政治問題，而是侮辱創造中華民國的國父，以及對中華民國立不世之功的蔣總統大不敬。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無論文化界及販夫走卒，任誰都知國父遺囑是神聖而尊敬的文獻；蔣總統領導北伐及抗戰是史無前例，璀璨光芒劃時代的一頁，除共匪及其同路人外，當然無人敢膽以「改作」及「醜化」文字或漫畫附諸報章以欺騙世人及後一代的青年，何況身爲反共報刊的編輯，見有此等文字，付之廢料不特已，更應嚴加斥責來稿者，方不愧爲站穩反共立場。該編輯並非文盲，當然付印之前經已過目，而竟然採用，直至印刷完畢，雖未公開發行，然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了。

至我謂林君應負其責者，既爲社長，則該報編輯高位，必定由林君擇

人聘用，先聖孟子有云：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斷不至自認為反共（林君自謂該報七八三期曾登「愛國必須反共」一文）的報刊，而俾別有用心者居其編輯之位。況且事前未加督促，事後更代之曲爲辯護，亦即等於秦檜殺害岳王，若非宋高宗默許，則十個秦檜也應九族當誅，安能事後仍安居相位哉？此我謂林君應負其責的道理。

林君來函矛盾，令人莫名其妙。以下引用林文：「首先本報並不反台，而祇是並不像忠貞人士那樣全面擁護自由中國。本報既不在口頭上高舉蔣總統訓示的旗幟，也不實際進行反蔣總統或反國民黨，或反國民政府的活動。熱愛中國，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爲中國合法政府，認爲現在階段，祇有中國國民黨能夠執政，並且贊成執政黨在蔣總裁領導下實施一些政策。但是我們民主政治，並不要求對任何個人効忠，或對當政者政策全盤贊成。」該報立場既然並不反台，而且熱愛中國，認爲國民政府是中華民國合法政府，試問愛國的國民，除別有企圖的莠民外，那有不全面擁護本國的合法政府之理？此點令人難於索解。

誠然，民主政治並不要求國民對個人効忠，但林君既承認贊成執政黨在蔣總裁領導下實施一些政策，然則効忠於蔣總裁者，並非効忠於個人，而是効忠執政黨政府，亦即中華民國政府，至爲明顯。

憲法雖賦予任何國民或政黨對政府施行某些不當的政策有反對及糾正的權力，但不能吹毛求疵，惡意攻擊；也不能就此反對代表國家的合法政府，而不全面擁護，甚至排擠，那就溢出憲法範圍之外了。

何況該報竄改莊嚴神聖的國父遺囑，醜化全民歌頌勳業彪炳的北伐與抗戰大業，這也是憲法所賦予麼？無怪萬人傑先生認爲該報「打着青天白日旗反台」了。就算任何人見到此等文字，都會聯想到有此可能，並非強辯可能抹殺事實的。

林函又謂「既不實際進行反國民黨反蔣總統反國民政府的活動」此說更加胡混。我們應該詳細思量其字義，蓋實際乃有形的事實，彰明較著者，不實際進行者，則非絕無可能之謂，但其動機則存留心坎裏，隨時可變。可見得有諸內必形諸外，無可爲諱的。再說，國家沉淪二十年，雖不能說是無病，但經猛薄厚味之後，這病經向健康之途邁進。人已全生，等於無病，何故呻吟？我想萬人傑先生亦本無此意耳。

我政府雖播遷台灣，二十年來，勵精圖治，軍則鐵騎千羣，政則民康物阜，無時無地不向反攻復國之途邁進，這是有目共睹的。反觀共匪自文化革命以後，眾叛親離，當軍者、當政者，互相猜忌，今日我可鬬人，明日人亦鬬我，人人自危，觀於劉少奇被鬬倒後，歷經兩年，妄自標榜着大團結九全大會，也虛有其表，不能搞出一個「國家元首」，甚至不惜殘民以逞，製造邊界糾紛，藉以抗外爲名，以緩和四分五裂的殘局，也不能稍抑反毛林的澎湃怒潮。

據歸鄉親友轉述目擊着反毛林派系日益加烈，正式到了太平天國各王互相殘殺無疑，雖無曾左胡李諸人，紅朝也必歸於滅亡定律。所以蔣總統告全國民眾書說，共匪在一夜之間可能有驚人巨變，決非臆測之言。

誠然，現代二十至三十歲的青年，對雙十節與十一，或有可能模糊不清的感覺，該報既號反共的學生周報，應該對青年們灌輸民族大義，及我國父創造中華民國百折不撓的精神，終推翻統治我漢族二百餘年的清虜，還我河山的豐功偉績，及我先烈灑熱血、擲頭顱所締造的中華民國開國紀念偉大雙十節歷史；一方面闡述共匪藉着抗日爲名，稱兵作亂爲實，及賣身俄寇，藉着奉送我東北數萬里國土與俄主，以得竊據政權。及至大陸沉淪，國民被殺者數以千萬計，所以十一是我們國難家仇的紀念日的歷史事實，並勉勵青年們，化悲憤爲力量，準備爲國効勞，以拯救困處鐵幕七億苦難的同胞。

如是，青年祇有熱血沸騰，同仇敵愾，安有無病呻吟之理？故此林文所說，悲哀嘆息，人人有其權利；但身爲文化先進者不能誘掖青年，使之化悲憤爲力量，莫不是吾道以窮麼？

其餘林文各點，倘若筆者有緣得見原文，然後再陳管見。

我順帶聲明，我與林君並無一面之緣，所以並無恩怨於其間，正如是晚編者按語，在反共旗幟下，不該對蔣總統冷嘲熱諷，更不該對國父遺囑加以侮辱，徒然削弱反共力量，不得不吐吾言耳。

梁莊敬上（民國五十九年 月十四日）

國府教育部文化局廣徵春聯

入選兩百幅由五至六十一言

本刊獲贈一册介紹妙聯共賞

文采斑斕意無蕭瑟均是佳構

編者按：詩、詞、聯語，是我國文化的特產；聯語更是我國民間文學的精華，朝野適用，雅俗共賞。聯語雖淵源於律詩及駢文，但自成格局，自闢蹊徑，要言不繁，鑄辭精警，遠在詩詞之上。對改善社會風氣，發揚文化倫理之作用甚大。

國府教育部文化局爲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爲今年春節，廣徵聯語。據說應徵者近一千六百人，收到聯語近一萬二千幅，經審評獲得入選佳作二百幅，編印成册，送各界參考採用。本社得贈一册，因非賣品，故予公開介紹，以供本刊海外各地讀者共賞。

五言

開春一歲始；復國萬事先。

吟梅懷故國；傳檄復神州。

鳥聲交響曲；春色上河圖。

鄉心新歲切；春色小樓多。

近海風雲壯；逢春草木滋。

慷慨澆春酒；昂藏看寶刀。

讀書破萬卷；明德垂千秋。

佳節常思蜀；平生不帝秦。

世運開新境；河山復舊觀。

春風榮草木；正氣耀山河。

六言

教以詩書禮樂；還我城郭人民。

毋忝中華兒女；重振大漢天聲。

新時光莫虛度；好兒女當自强。

七言

寶島燦新民氣象；春曦照復國樓船。

萬象包羅春似海；中興鼓吹氣如山。

三軍笳鼓喧南服；萬里烽烟掃北平。

一年作計由春始；百行于人以孝先。

斗柄東旋春似海；中原北望氣如山。

作人抱負先三立；造物生機首一陽。

必信必忠民德厚；有爲有守政風清。

學業自強方自得；功名非易亦非難。

東南獨泛三千里；運會方期五百年。

由來仁政原無敵；歷盡嚴冬總是春。

義教九年端治本；衣冠萬國醉華風。

聖人應運蒼生福；老樹著花天下春。

一成夏創中興業；萬里春隨節序來。

耕已有田千頃碧；讀無須費萬家春。

昇平且看歡歌處；禮俗猶存揖讓間。

寶島又添新歲月；神州更有好河山。

白水興兵終復國；青春作伴好還鄉。

風景不殊春似舊；光明無限日維新。

薄海共傳文化盛；收京重祝歲華新。

反攻訊息隨春到；復國心情共歲新。

待旦征夫戈在枕；迎春詞客筆如椽。

忠孝傳家春早到；雲天有路月先探。

大陸何人能送臘；臺灣此刻已迎春。

報國聞鷄思往哲；開春跳馬入中原。

芝蘭自得山川秀；松柏長留天地春。

萬里河山懷夏甸；三臺花木媚春風。

河山大好春重到；宇宙無窮德日新。

元元浴德春如海；旦旦懷忠氣似虹。

百年大地回元氣；萬里江山待凱旋。

復國頻翻諸葛表；還鄉好讀少陵詩。

直挂雲帆濟滄海；不教胡馬度陰山。

迎春須記收京事；得意毋忘在莒身。

寒梅秀發香千樹；爆竹聲催復兩京。

遙憐隔海人呼癸；預賀收京月建寅。

八德四維昌國運；千紅萬紫絢春光。

九年教廣春如海；萬眾心齊勢若雷。

九十日春光明媚；五千年文化復興。

創業成功忠是本；立身行道孝爲先。

不知恥焉能知病；要革新必先革心。

文化復興齊着手；河山收拾待從頭。

在莒艱難隨臘去；收京歡樂與春來。

家居白日青天下；人在春風和氣中。

春滿蓬萊開景運；氣鍾臺海啓中興。

願拔一毛利天下；同飲屠蘇致太平。

迎春處處齊鳴爆；待旦人人盡枕戈。

紫氣已隨元日至；黃圖行見九州同。

歲月逢春迎紫燕；河山還我醉黃龍。

春送歡聲騰寶島；天回景運復神州。

枝頭紅杏春無價；篋底青萍夜有光。

昌期幸際中興日；泰運欣逢大有年。

中興氣象隨春至；積善人家納福多。

誓復興圖三萬里；勤探國史五千年。

擊壤歌聲傳四野；過江春色滿三臺。

萬眾同心摧鐵幕；三春接踵返金陵。

武畧文韜豪傑志；春風夏雨聖賢心。

樓船穩渡婆娑海；春酒同斟瀲灩杯。

蒼茫夏甸收詩卷；浩蕩春風入酒杯。

逢春扭轉新機運；指日收回舊版圖。

廿載膽薪回國運；一林花木沐春風。

碧落乘槎能上月；青春作伴好還鄉。

春光啓示中興運；爆竹傳來勝利聲。

憑欄西望山河在；仗劍南來歲月新。

紫燕南歸春似海；中原北望氣如山。

柏酒生香樽泛碧；桃符換歲帖書紅。

家居白日青天下；春在和平博愛中。

反省無慚心自泰；研求有得氣斯雄。

未許安居忘國是；且隨流俗過新年。

永保冬心戰霜雪；重生春氣起風雷。

日月重光歌復旦；河山再造頌中興。

施比受，更爲有福；因生果，斷然無差。

八言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一分收穫，一分耕耘。柳綠桃紅，中興氣象；鳶飛魚躍，奮鬭精神。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住有其屋，耕有其田。金馬臺澎，王師再發；江淮河漢，國土重光。居安思危，毋忘在莒；同仇敵愾，共起亡秦。嘗膽臥薪，啓茲新運；弔民伐罪，還於舊都。日月光華，珠還合浦；河山壯麗，石勒燕然。六合同春，三臺獻瑞；八方嚮義，四海歸仁。一旅一成，啓茲新運；百戰百勝，還我舊都。禮樂詩書，陶成德性；文章經濟，潤色江山。政治修明，廿年成化；春光駘蕩，萬物敷榮。擇乎中庸，克己復禮；生於憂患，多難興邦。文化復興，啓茲新運；陽和獻歲，還於舊都。四海歸心，宏開景運；全民矢志，再造中興。立己、立人，頂天立地；開春、開歲，繼往開來。除舊布新，復興文化；蕩瑕滌穢，還我河山。恥爲凡夫，徒增馬齒；恍如昨日，又過鷄年。願與有肝膽人說話；須於無字句處讀書。

九言

好社會由好家庭建立；新歲月是新生

命開端。收拾河山，創千秋偉業；復興文化，開萬世太平。復國反攻，當足兵足食；迎春改歲，應求新求行。卯酒辛盤，慶農民佳節；椒花柏葉，祝領袖遐齡。知恥知病，革除舊習性；求新求行，開創新紀元。以慧眼看人，無物不照；拿良心做事，隨處皆春。君子之德風，上行下效；仁者如時雨，近悅遠來。於境知足，於學不知足；其志有爲，其品有勿爲。敦品勵行，作一流人物。移風易俗，開萬世太平。

十言

呼蒼兕以渡河，三軍飈發；抵黃龍而飲酒，大地春回。揮樓船以西征，一元復始；揚漢旆於中土，萬象更新。大陸尚沉淪，願毋忘大陸；新年齊奮鬪，莫虛度新年。同德同心，弘揚中華文化；矢勤矢勇，光復大陸河山。一元復始，應是反攻開始；萬象更新，正當全面革新。革新動員戰鬪，三者備矣；倫理民主科學，一以貫之。根絕亂源，須從誠正着手；改良風俗，不忘勤儉持家。天地無私，爲善自然獲福；聖賢有教，修身可以齊家。反奴役、反極權、反攻大陸；慶自由、慶民主、慶祝新年。

十一言

萬象回春，舉國懽忻歌大有；三軍用命，揚鞭慷慨復中原。大意可知，簞食壺漿周牧野；人心有待，旌旗雷雨漢昆陽。浴乎沂，風乎舞雩，陽春有腳；教之戰，登之衽席，天下歸心。修齊治平，立本于格致誠正；禮義廉恥，表現在食衣住行。入戶問家聲，禮樂詩書孝弟；捲簾看春色，椿萱棠棣芝蘭。風日馨溫，寶樹瓊花光寶島；旌旗招展，金戈鐵馬壯金門。歲序更新，勵國人毋忘在莒；民心思漢，看今年誓必亡秦。五千年文化結晶，忠恕而已；廿四史倫理觀念，孝弟爲先。釀熟肴豐，環海歡娛能卒歲；水深火熱，故鄉饑溺敢忘懷。格物致知，已從明月開新境；整軍經武，好趁新年啓壯圖。衣食住行，恪守生活新規範；禮義廉恥，仍是行爲舊準繩。好國民，安分守法，國家至上；眞君子，事親敬長，孝悌爲先。處世爲人，有慈悲心便是佛；平生接物，行徼險事免求神。登陸月球，開創人間新世紀；復興文化，重光祖國舊乾坤。討賊除奸，弭共產極權之禍；醒民救世，以大同互助爲宗。春度梅營，鼓角飛揚含喜氣；人懷漢臘，關山壯麗引歸心。文化五千年，維繫中華道統；春風三萬里，熔開鐵幕冰封。四季如春，人稱蓬島爲仙境；孤標出眾，天以梅花作國魂。漢苑風和，公門桃李逢春早；天衢雲靄，學海魚龍沐化先。春暖花香，錦繡河山頻入夢；龍吟虎嘯，英雄志節可回天。藝五穀以厚民生，其道有自；拔一毛而利天下，何樂不爲。

十二言

新歲策新猷，成事立功三達德；漢家恢漢業，收京復國一戎衣。大地轉新機，建設臺灣乘此日；普開天景運，反攻大陸在今年。處事求實、求簡、求新，年年進步；爲人守分、守時、守法，歲歲安寧。一統重春秋，人心不改王正月；反攻看旦夕，杯酒高歌漢大風。耕者有其田，國父創千秋世範；育樂得補述，總裁弘六藝絃歌。新歲望中興，擊楫橫衝臺峽浪；神州行底定，止戈高會石頭城。春暖拂旌旗，一旦英雄收北塞；龍光射牛斗，八方風雨會南京。共醉百千觴，放眼重看新日月；橫磨十萬劍，從頭收拾舊山河。

（下期續完）

請領稿費：

一月份稿費（一一四至一一八期）已結出，請各位作者於即日起，攜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本社辦事處領取（自備印花）。

由「我對顧汝章之觀感」一文說起

何漢邦答上官靈龍

上官靈龍先生：

拜讀了你在萬人雜誌第一百零二期有關我「觀感顧汝章」那篇文章。你的標題是：「鐵砂掌功能碎磚，顧汝章名重武林，何漢邦實無法貶低他。」

㈠我在「我對顧汝章之觀感」一文中，指出他相片內那些磚比現代的普通磚大約長了三份之一；也大約薄了三份之一。我同時批評他相片內的「佈磚」不合邏輯，站樁、手法、身型都不合法度。

我沒有說過「他用遮喱一樣的磚去騙人。」我只舉例「磚」有很多種，同時疑問，三十年前的磚，其硬度會否有如「蓮藕泥」一樣？

至到「鐵砂掌功」，門派不同，練法各異。顧汝章只是無數練「鐵砂掌」之其中一人而已。我沒有說過「鐵砂掌功」不能碎磚，請你看清楚我的原文。但我敢說，顧汝章相片內那些磚，決不會是現代的普通磚。

㈡顧汝章是否名重武林，我絕不感興趣。假如顧汝章眞正「名重武林」，是否因爲他能夠拍得爛幾塊「三十年前的磚？」你應該知道，「拍磚劈石」只是武功中之一小部份。如果因爲他能夠拍得爛幾塊「三十年前的磚」就名重武林，那麼，我們的中國武林就太容易給人「重」了。

㈢至到你說「何漢邦實無法貶低他」，這一點，你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無意貶低任何人，事由一位香港朋友寄我他那張拍磚的照片，同時問我觀感。我就照我的觀感而「觀感」他而已。

莫說顧汝章，就算張三丰、達摩，他們只會是「人」，他們決不會是「神」。有關他們的傳說，很多都値得我們懷疑的。緬懷古人，是應該的，但盲信古人，就太不長進了。就算三十年前，有多少人會想得到人類的智慧能夠征服太空；人類的智慧能夠證明月球上沒有「月殿」，也沒有「嫦娥」。

朋友！讓我告訴你一件事，不久之前，我在一本英文雜誌裏看到了一段紀載，那段紀載紀述一位「東方拳術家」也曾空手鬭死過好幾隻牛。但最後一次，事情發生了，那隻牛出場不久，在未「殺牛」之前，那隻牛忽然倒地死了。觀眾嘩然，事後查明，那隻牛是因爲事前「打」過某種藥針，一時藥性發作，不支而「早死」的……。這使我聯想到，會否一隻「馬」，也可能事前「打」過某種藥針，或者服食某種中國毒藥而致死？老實講，莫說「一隻也曾受過訓練的高頭大馬」，就算一隻大狼狗，請問有誰能夠「輕輕一拍，那狗就跪地哀號，五臟俱裂」？

在你的大作裏，你提到顧汝章之高足嚴尙武，因爲我那篇「我對顧汝章之觀感」而不滿。我從未見過嚴尙武其人，也不知道他就是顧汝章之高足，自然我們之間從無恩怨。如果因爲我那篇文章而感不滿，我非常抱歉。但我記得有一位外國大哲家這樣說過：「吾愛吾師；吾尤愛眞理。」我在萬二分抱歉之餘，但願嚴尙武師傅會比顧汝章更偉大、更成功。

何漢邦

信箱作爲聯絡橋樑

主編先生：

從第一一八中，拜讀卯金氏君之文，使我感到不明。我以爲郵箱便是郵箱，任何人可以擁有一個。只要有金錢，便可往郵局租用。王誠擁有一個郵箱，實不足爲奇。若問「香港郵箱二〇〇一二號」有什麼意義，我以爲不需作解釋，因爲在第一一四期裏，王誠君提出欲與青年結交，共爲反攻復國努力。

由此可知，「香港郵箱第二〇〇一二號」是用來作爲各青年與王誠君之橋樑，沒有那郵箱，欲與王誠君結交的同志就無從與王誠君聯絡。這僅是我的愚見，不知能否使卯金氏君滿意？

讀者范貢上（一月廿九日）

香港教育制度有如二十四史

會考與赴美簽證並無秘訣

缺少本刊任何一期可補購

萬先生：

最近在丹麥唸研究院一位化學家張博士來信問及我香港教育制度的情形，把我難倒。我雖在上海唸了一點教育，但對香港教育制度實在無從下筆。

幸好我愛讀「萬人雜誌」，從創刊號收集至今，我把卅三、卅四及卅五期雜誌上先生的大作「每週評論」及「新聞以外」是對香港教育有關的寄去丹麥；給唸研究院的博士研究一下。

另外先生大作有關六八年會考評論，不知是否四十九期上，我缺少這一本，不知在何處可以補買，我也想把先生評論會考的制度再寄到丹麥。

同時張博士還問我，想會考及格有無「秘方」，因爲他的外甥唸了五年英文中學，考畢業試全班祇有二人六科及格，其中之一是他的外甥，會考結果是二科「F」四科「G」，可是學校方面爲了學生平時成績好，准許唸F6，現在六年的成績都是「B」及「C」。

考美國大學入學試分數也合標準，大學方面看了六年的成績也滿意，再看會考證，大吃一驚，四科「G」，學生會考交白卷嗎？校方講，六年成績是「B」及「C」，會考是「D」才對。同時校方的人講，此學生唸了一年F6不過才十七歲半，所以寄來了入學證書。

一切證件都有了，就缺一張會考及格證書，所以美領事不肯簽證，不知先生有何「秘方」通過這一關？

因此在丹麥的張博士也非常驚奇香港的教育，我的腦笨手拙，實在寫不出教育司辦教育的制度。我把先生的大作寄出，祇有先生的大作報導忠實，全無虛假，罵的痛快又動聽！

花費你不少時間，此祝

萬事勝意！　你的讀者上（七〇年一月二十八日）

【覆】承詢各事，茲一一代答如次：

㈠香港教育制度，有如二十四史，難以詳細答覆，請到教育司購買一冊香港教育年鑑，或類似出版物。可以找到你所知道的問題。

㈡美領館簽證，除美國學校准許入學證件；其次爲錢，愈多愈受歡迎；再次爲健康，要經過美領事館醫生檢查合格，挑剔甚嚴，並不易通過，須看運氣。

㈢會考及格，與簽證同，並無秘訣，要看平時功夫，預備充足，自然能及格。

㈣缺少本刊各期，可到本社或俊人書店購買。

縉山代答

張贛萍鳴謝啓事

我患痔瘡二十多年，一度成瘻，曾用珍珠、琥珀、冰片粉治好，以後又生內外痔三顆，如內熱或便結，痔血甚多，內痔外出，行坐不安。親友勸我「引刀成一快」，到醫院躺兩星期將痔割治。但生成勞碌命，可死不可病，工作放不下，生活更逼人，只好苦撐，經常服食去熱涼方，以求治標，如是者又支持了六年之久。黃約瑟中醫生，爲本刊長期讀者，與我通信一年多，知我患痔，效毛遂之自荐，能以祖傳秘法，無痛醫治內外痔，並願來舍下義務診治，不取分文，大有「靈不靈當場試驗，準不準過後自知」之意。我因並未到非治不可階段，只是姑妄聽之。去年十二月初，黃醫生來訪，聲言爲我檢查痔瘡，僅由內人助手，十數分鐘即告完成。我當時無甚感覺，事後即往報社返工，凌晨回家，內人問我有何感覺？我說無事。她才說出最大一顆內痔，今日已動手術插入藥針。原來黃醫生與內人密商決定，騙我檢查爲名，治痔爲實。三天內毫無異狀，每日僅換藥三次。第四天黃醫生再來，見我安健如常，不待內痔枯萎，又接連治二顆外痔。此次卻較前次難過，但並非痛苦，僅是行坐欠安約兩週之久，其中有兩天不能工作。以後漸次復原，前後不及一月，現已全部治癒，三痔一掃而光。承黃醫生免費根治，無以爲報，特刊此啓，以示謝意。

黃約瑟醫生電話：日K六八一三一一二，晚K八三二七八八。

中英並用大主編手法不凡

讀中文文章要翻英文字典

編輯先生：

老萬文章不可不看！上星期六漏買了星島晚報，今天急急看完「土包子與英文」，正想着香港人的可笑，忽然瞥見隔隣有兩隻頂角膏蟹，仔細一看，原來是Fnglish的「舞伴」、「節奏」，令我這小子醉了一陣。我爲考升中試，跟商業電台那位姐姐所學的英文倒沒荒廢。大主編英文眞好，的是名家大手筆，幸好在下畢業於某某有牌小學，是下層份子有機會欣賞大文的一個。奮起金睛，縱觀全文，多少明白他寫流行小說的經過，無花無假；也明白「拍那」的用法。記起「半桶水」老萬寫那個土包子，剛剛撈起，便拋出幾句洋涇濱英文，難怪中文逐漸不受人重視，日本有意將中文挑出日文外，港府始終不以中文爲官方語言，我們大主編也不免彈出兩句給我們研究研究，眞有名家特殊風格，破除我們看中文不用英文字典的壞習慣。

大主編的盛情我們領了！

一讀者上

一本「有問題」的書

春暖花開的時候

姚雪垠著・絕版珍本重印出版

●本書重印出版以來，轟動各地，讀者紛紛搶購，星馬代理商半月之間添書三次，且囑火速付郵，趕往應市。據來長途電話報告，本書在星馬銷路之佳，為近年厚本書籍中所罕見者。讀者們對本書獨有的附錄，尤感興趣。

●因本書銷路奇佳，引起不肖之徒嫉妒。本社屢獲零售商報告，竟有人向他們加以恫嚇，不許發售；此種卑鄙行為，業為各零售商嚴詞駁斥，故本書銷路，不但未受影响，反而使讀者明瞭本書與別不同，指定購買，無耻之徒欲以卑劣手段打擊本書，徒見其心勞日拙！

●各學校及公立圖書館來函索取本書者，如雪片飛來。我們已儘速將書分別寄贈，若發函後一週內仍未收到，請以電話或書函通知，當查明補寄。無正式公函者，恕不奉贈。

全書六百餘頁・每冊港幣六元

經售處

俊人書店　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

湘濤出版社　中環德輔中一五一號　環球大廈五〇一室

中國冒險家　金馬龍故事

董狐著

董狐著「中國冒險家金馬龍故事」是本世紀最詭秘說部，不特以香艷曲折取勝，對世界每一角落的奇風異俗，山川名勝，更多介紹，使讀者如置身其間，別饒風趣。現已出版者有下列各書，每書故事獨立，可以全讀，也可以選讀。

鬼湖艷迹 定價二元　**瘋狂女鳥人** 定價二元　**淫慾之城** 定價二元

經售處：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第122期要目

嚴以敬作

大噴黑煙！



·萬人雜誌第一二二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二二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二月廿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巴士加價與專利問題

關於巴士計劃調整票價的問題，自從交通處長提出了正面的說明之後，「反加價」的呼聲，哄動全港。我們發現反對巴士加價的態度，本港輿論與左派宣傳險些是完全一致的，從「新聞以外」的角度看來，文關中的親共份子又可以大作政治投機了！

巴士，或包括其它專利性的公用事業，此時此地應否加價，我們認爲這只不過是專利制度中的一個枝節問題。加價與否，究竟還是小事，重要的是從社會的觀點說來，這種加價將一定造成其與公眾對立，而使政府當局在內政上會陷入兩面作戰的形勢。

一方面，就是民意代表。事關公用事業如一旦加價，必然屬於廣大市民的損失，無論這種損失的實際反應如何。正因這樣，「爲了公眾利益計」，代表民意者反對加價就幾乎是當然的事了。所以，目前在所聽到的高見之中，便使政府碰着了一個奇怪的難題，即有些反加價議員要政府減免專利稅，同時又要它多撥款項去辦普及的免費教育。

另一方面，卻是投機的左派撈家。在加價問題中，港共的反派與地道的反派倒可謂站在同一戰綫。但是港共的動機，決不是眞要巴士不加價，他們只想利用加價問題去搧動民心及爭取羣眾，藉以抓回左派份子在暴動時期完全輸掉的反社會最大本錢。因此，對於「一角錢」的加價傳說，他們便可以故作誇大爲「一加百分之五十」，並說「港英當局又想刮粗龍」。

負責當局在左右夾擊之下，加價對公眾的影响，雖非惡劣，亦變惡劣。連日來本港社會已有許多意見向巴士公司集中抨擊，主要認爲「如要增加票價，應先改善服務」。一呼百應，居然引出一家標榜「理性」的報紙說：服務水準，大巴不及小巴好，小巴不及的士好，的士又不及私家車好。這番論調眞趣怪，它無異是說假如大巴有小巴及其他客車一樣的舒適，則大巴不止要加價，而且要加到使巴士服務好到不像巴士！試問巴士怎樣做？

我們認爲，無論加價是否合理，在香港現狀下，專利的巴士總是一個麻煩。

本港人口多而道路少，這種情勢還在緊張發展之中，市民大眾對公共交通的要求及所身受的困局，根本上已不是巴士加價或政府免稅的措施所能解決。

比方說：九巴加價或再免稅了，於是增加四百多部雙層巴士投入服務，這樣一來，市民或可少花一些時間去「候車」，但市區交通勢必發生更嚴重的「塞車」。

實際上，目前環境正出現一種新的交通趨勢，即巴士服務在再分配不足的情形下已逐漸爲其它多種車輛所取代，同時整個交通系統也在全面緊張中逐漸走向「雙層城市」的道路。社會及交通形勢的變化，已使我們需要指出重要的一點：幾十年來的專利制度，已在今日的公共交通上漸漸失去原來意義。

我們要從實際考驗中提出：香港現時應該對巴士行車的專利重新檢討，在需要時應把此項專利法例全部廢除。我們認爲，巴士票價作有限度增加將不是問題，最重要的恐怕只是所作加價並非解決服務難題的有效辦法，而徒然引起可能造成社會不安的種種是非。我們相信，如果取消巴士專利權，改爲多頭的分綫經營或由政府統辦，一定要比現行制度有更多更大的好處。應可想見的效果是：

(一)多家經營，勢必減輕獨家經營之重負，並可能由於同業競進的需要，在行車綫上的一般服務更會比較重視乘客。

(二)巴士如由政府統辦，將會較易控制交通全面的發展；同時政府必不會與市民爭利，所以有可能鼓勵了其它各種營業車因「專利」之不存在而力求更大的發展。

(三)公共交通有較適當的安排，客車生意自然多了，結果就是增加稅收，並使稅收再增加服務。

(四)新的交通事業必將出現，這個趨勢可能招致更大的投資，對於本港經濟前途，大大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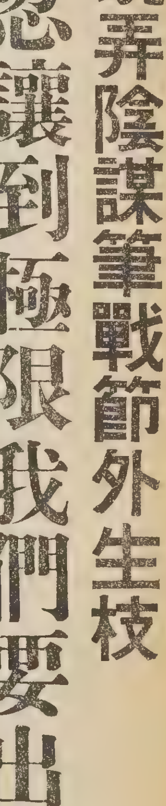
當然，爲發展公共交通而改變巴士的專利制度，應該有一個積極的城市及道路計劃配合進行，海底隧道或天橋建設就是一例。

我們確信本港如舉辦一個民意測驗，肯定多數贊成取消巴士專利的特權。





玩弄陰謀筆戰節外生枝
忍讓到極限我們要出擊！



筆戰第一個回合是密碼詩；第二個回合是抄襲問題。我們一直忍讓，以為對方得些好意便回首，怎知對方竟得意忘形，連我們的讀者也遭池魚之殃，被譏為托大脚、軟體動物，我們迫得由被動改為主動出擊，要打到對方停止一切筆戰以外的陰謀行動為止！

避重就輕一於橫扯

為了一首密碼詩而引起的筆戰，在我們忍讓下似乎平息了；可是為了一位「老娘」給我們二十元喝咖啡，戰火再給挑起來。

本來，為一首密碼詩而打筆戰還值得，因為現代詩應不應該走密碼路線，還有討論價值；可是，為了二十塊錢喝咖啡而打筆戰，卻是千古奇聞！

不過，二十塊錢喝咖啡，不過是節外生枝的問題，其實筆戰第一回合是密碼詩；第二回合是「星星、月亮、太陽」是否抄襲「春暖花開的時候」的問題。作者在「第六，愧不敢當」；「星星月亮太陽寫作經過」以及「春」書的卷首「出版小記」等三篇文章，都沒作出肯定的自辯，說「我沒有抄襲」；卻把問題橫扯了，扯到二十塊錢喝咖啡的問題上面。這不但是轉移目標，並且把投書「萬人雜誌」的讀者，罵為「托大脚」、「軟體動物」。可是，目標仍然轉移不了，「抄襲」問題，仍是我們討論的中心。

何不來個毒誓？

為了對方誣蔑我們的讀者投書是編輯的創作，把張飛頸的張老編氣得七竅生烟。他發了個毒誓，如有創造過讀者來書，絕子滅孫。要是對方也來個毒誓，抄襲過「春暖花開的時候」絕子滅孫，這場筆戰可能打不成；可是對方沒勇氣發這毒誓，卻有勇氣罵投書「萬人雜誌」的讀者是托大脚的軟動物，真是豈有此理！

本來，寫小說的人，東抄西偷不算一回事，同時寫十幾個連載的爬格子動物，馬森亮名之為「豬乸」的多產作家，如果個個都是創作，賺十元千字來生活，相信世界任何天才作家也辦不到。普通的爬格子動物，若問他有沒有「偷橋」，他一定爽快承認「有」；在爬格子這行業裏，多數行家求財不求名，只要老板肯付稿費，銀貨兩訖，別管來路如何。

可是，作為「文藝主流」的「創作小說」便不同，這種作家，屬於「少產」「難產」一類，故事、主題及塑造出來的人物，都要具有「創作」性；不但不容許搬字過紙，只要前人講過，跟人口水尾也不算「創作」。何況，他一向就瞧不起「流行」小說，他的作品，經過千錘百鍊，修改了又修改，自然不能用「稿匠」的尺度來衡量。

「稿匠」與「作家」

不過，儘管別人把寫作看得如何「神聖」，老萬握管三十幾年，一直只視之為「找生活」的手段，一部份是自己「興趣」寫的；一部份完全為了賺稿費。「興趣」的一部份，說心中要說的話；賺錢的一部份，老板要什麼貨，我就供給什麼貨，只要兩頓有着，子女教育費有着，便可以混過日子。我們爬格子行家，你不管我，我不管你，自然更不會寫「社論」去批評「武俠小說」可憎；「流行小說」可厭；「鴛鴦蝴蝶」可恥；「占士邦式」可笑。大家心知肚明，這是老板需要的貨色，你要吃飯，就得依照樣本製造。從來不會有人自鳴清高，一則表示不與流行作家同流合污；再則表示高人一等，自命主流。

可是支流還不致出乖露醜，主流一旦給人挖了根，就太丟人了！要是將「社論」批評過人家的話，一段一段重刊出來，也夠他自己受，根本用不着找什麼資料打筆戰。

大蒜口氣

照老萬所知，歷來文人打筆戰，只在筆墨上見高下，強者在理論上戰勝敵人；弱者出之謾罵。如最近一位邏輯學家，無法在理論上駁倒張祺新先生，竟加以「口出大言，妖言惑眾」的咒罵，就因他在理論上無法鬬得過對方，只有破口大罵「你老母」了。

不過，戰人不過，罵亦無妨，因為你罵到「老母」，讀者已可判明高下。最可恥可鄙的是你和他打筆戰，他出陰謀。從老張的「大蒜口氣」中可以看到：如果萬人傑打筆戰，叫老板炒張贛萍魷魚；如果張贛萍打筆戰，叫老板炒萬人傑魷魚；如果「萬人雜誌」跟他作對，就叫佢老豆永遠不准「萬人雜誌」入台。老萬倒不曉得「萬人雜誌」辦入台手續辦了三年，還沒下文，不知究竟是不是佢老豆有咁大勢力；如果台灣國民政府由這種人話事，進不進口也罷，就是准予進口，也怕進不得幾耐的。

再燃戰火自作自受

對方在筆戰第一個回合中，用盡左道旁門的怪招、毒招，表示對方在正當筆戰中已招架不來。我們本可在那時候使出殺手鐧，一下子把他打到抬不起頭；爲了第三者調停，也就不爲已甚，沒把已經收到手上的資料發表。

如果對方曉得「得些好意須回首」的道理，絕不會弄到今天的尷尬。可惜他得意忘形，有風使盡帆，還要毒罵我們的讀者，我可以忍，老張不能忍，被侮辱的讀者更不能忍。於是，筆戰第二回合便由「托大脚」、「軟體動物」、「二十塊錢喝咖啡」而挑起。

我們去年就收到齊又簡先生的「春」「星」兩書比較談，及林眞先生的稿件，本來我已留中不發，明知發表出來，鬧出人命也可能；可是對方自動迫使我們發出，齊又簡先生的文章在一一九期開始登出，文化圈中，爲之嘩然。我不知對方感受如何，即使是「哀傷欲絕」，也不過自作自受！

烏合之眾何足懼哉！

聽說他近來身體不大舒服，需要休養，連課也沒上。

我對他的健康十分關心，希望他不要太動肝火，平心靜氣，好好調養身體；打筆戰沒有對手，便太寂寞了。

有些不大生性的學生哥，拿了齊又簡先生的文章，左一句「老師是不是眞的」；右一句「教授怎麼解釋」；還把文章貼在講壇上，實在惡作劇，把老師氣得不再上課了。老師不上課，該是學生的損失，這簡直搬石頭打自己的脚！

最近，聽說他要避免「正面」打筆戰，另辦外圍刊物，專向「萬人雜誌」施放暗器，希望以偸襲取勝。當然，這又是左道旁門的方法。目前正招兵買馬，兵是什麼兵？馬是什麼馬？凡以前被「萬人雜誌」批評過的，不論紳襟、文丑、爬蟲，一律兼收並蓄，作爲對付「萬人雜誌」的基本隊伍。

「萬人雜誌」連組織龐大的港共左仔都不怕，怎會怕這烏合之眾？何況，老張軍佬出身，擒王射馬，自有他的一套；我們火力還是集中主要目標，對方把火頭搞大，最後必然自我毀滅。

「萬人雜誌」一向死纏爛打，吃軟不吃硬，不管正式筆戰，或陰謀陷害，我們都有辦法應付。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萬人作者分化不了

對方除團結我們的敵人外，還妄圖分化我們的陣營，向我們的作者猛拍肩膊，請飲茶，要求他們「不要替『萬人雜誌』寫稿」。一來我們的作者與我們志趣相投，反共立場鮮明，除了「萬人雜誌」，難道叫他們的刊物敢登這些文章嗎？二來我們從不尅扣作者稿費，即使賠本，也不會弄到五、六皮一千那麼笑話。再退一萬步說，我們現在佳作山積，稿源不絕，只愁篇幅不夠，絕不會因對方分化而吊起。何況，老萬、老張、老馬……全是「多產作家」，不用抄書，不用捉刀，也可把雜誌塡滿。這一點，我以爲對方最好慳番點茶錢，以備西藥漲價爲佳。

向台灣告狀

更可鄙的是向台灣告狀，說「萬人雜誌」欺負他。其實「萬人雜誌」在這第一、第二個回合中，一直處於被動地位，是人家搞到我們頭上來，我們才還手的，也許我們的招出得狠一點，但「先撩者賤，打死無冤」，怎怪得人家？

再說，「萬人雜誌」之擁護國民政府，是基於我們的反共立場。我們既非國府的附屬機關；又沒受到新台幣津貼；連進口內銷都沒批准，國民政府怎可以干涉我們內政？他的哭訴，極其量叫佢老婆個老豆永遠不准「萬人雜誌」內銷，假如他眞有這樣大的勢力的話。

縱使我們「永遠不准內銷」，也沒什麼大不了，我們已艱苦支撐了三年，唯有想辦法支撐下去。到老萬財力不支，垮台了，也總算做過一件有意義的事。在我是損失了金錢、精神；在讀者是損失了一個良伴。將來老萬在別的事業上賺到錢，又隨時可以再辦。

自動投效的義勇軍

老萬、老張朋友多得很，什麼人才都有。比方說，齊又簡先生的精細分析和比較，不但需要時間，還要有冷靜的頭腦。對方以爲老萬、老張都是忙人，把兩本數十萬字的巨書互相校閱，一定沒有這工夫；料不到卻有義勇軍花幾個月時間，完成這項艱巨工作，從而奠定這場筆戰無可爭辯的勝利。

得道者多助，爲什麼那麼多人才做我們義勇軍？因爲對方在文化圈子裏已失盡人心，結怨太多，我們不用拉攏勾結，對方的敵人，自然爭相投效。

被譏「托大脚」、「軟體動物」的讀者來信，我們得陸續發表，看他還敢說是多到來不及清理，我們老編的「創作」否。

有人問：這個仗打到什麼時候爲止？我們一向作被動，吃了太多的虧，今回要爭取主動，讓對方招架，要打到對方停止筆戰以外的一切陰謀行動爲止。

人之將死乖戾狂妄

上帝要毀滅一個人，必先使他瘋狂。由於毛澤東近年來的行爲乖戾狂妄，人們認爲他去死不遠。這種看法，並不是迷信，是有生理上根據的。健康正常的人，絕不會這樣狂妄自大，毛澤東的病態，誰都不能否認。

同樣的，一個人以爲自己是文壇中唯我獨尊的人物，以爲自己有資格修改魯迅的文章，以爲自己可以染指諾貝爾文學獎金，可說是狂態畢露。

如果此人可以得到諾貝爾獎金，我倒想問問：姚雪垠應該得到什麼獎？

有人居然以「姚雪垠駐港代表」姿態，到商業犯罪調査處投訴，認爲別人不該印這本書？請問：你有沒有姚雪垠的授權書？沒有嗎？那憑什麼資格干涉別人？

至於找律師談談，香港有幾千名律師，大家都可以找，沒有錢找，也可申請法律援助，這怎可以唬嚇倒人家呢？

周恩來與汪精衛

魯遲

最近電訊報導周恩來可能患了重病，因為許久不公開露面了。周恩來究竟是否患病，患的是生理病還是政治病，現在都無法確知。一個上了七十歲的人，病魔和死神隨時都可能來敲門，病重之說，實大有可能。從另一方面看，去年秋季以來，新當權派與毛派的鬬爭，越演越烈，去年十一月以後，已達短兵相接的階段，自稱長於「和稀泥」的周恩來，到此已勢窮力蹙，捉襟見肘，夾在兩派之間，難於自處，或遭「兩面派」之譏，因而倦勤、鬧情緒，害政治病，亦大有可能。

一提到周恩來，每使人想到汪精衛。這兩個人有好多相似之處。

①兩人都是翩翩美男子。汪眉淸目秀，具書生氣息；周則濃眉大眼，畧有煞氣，這大槪是他參加共產黨的象徵。

汪妻陳碧君本是馬來亞華僑闆人梁玉皋的愛人，在新加坡邂逅汪秀才，一見傾心，遂與梁絕袂分手，隨汪參加革命。辛亥前夕，汪北上刺攝政王時，陳碧君也隨行，幸而不死，終成眷屬。二次革命時，汪同廖仲凱、胡漢民等皆隨孫中山流亡日本，中山與宋慶齡女士結婚時，汪廖等皆表反對。中山愷切說道：你們很幸運，得到理想伴侶，我早年則承父母之命，舊式婚姻，多半生奔走革命，生活無人照料，你們不應反對云云。汪等於是感動，放棄反對。汪妻陳碧君、廖妻何香凝，當時皆為新知識女性，並皆有姿色。

周恩來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時，在遊藝會演話劇時，據說曾扮女角。可見其風姿不凡。為一般小姐所傾倒，亦自然之事。他和鄧穎超戀愛結婚之經過雖不詳，但從鄧對他控制之嚴，亦使人有被動之感。

②在政治上汪精衛作了漢奸，周恩來投身殺人如麻的共產黨，雖皆使人厭惡，但是兩人在愛情上，卻都是「身不二色」的好漢。汪妻陳碧君和周妻鄧穎超又都是以獅吼虎嘯著稱。

抗日戰爭時期，左舜生訪問延安時，對周氏夫妻有過這樣一段記載：「周恩來的家庭最整潔，雖然是一個窰洞，可是窗明几淨，圖書擺得整整齊齊，周太太鄧穎超，照她幾年在參政會的表現，我知道她是一位沒有內容的女權論者，可是就她的家庭情形論，卻不失為一位良好的太太，就是不生小孩。」

③周汪二人都能言善辯，尤長於表情。汪可能是民國以來第一位大演說家。據左舜生聽過他演講的印象，「聲容並茂」，可驅靑年為之効死。戰時住在北平的親友告訴我，汪在南京開府附道之後，有一次去北平，在廣播電台發表演說，聽者為之淚下。做了頭號大漢奸，還有如此動人的魅力，只能說是天才了。

周恩來的演說似不如汪精衛，但是他的遊說本領、統戰的功夫，卻是天下無匹。抗戰前夕，毛澤東率不滿兩萬殘兵，困處陝北，藉西安事變，向國民政府輸誠，得以絕處逢生。這一幕魚龍變化，周恩來實是幕後主角。關鍵在他以如簧利口，說動了魯莽的張學良。戰後政治協商時期，他拉住民主同盟親共反政府，在會議上每每作婦人態，垂泣而道。

據一個南京時代的高官告訴筆者，在政治協商時，政府配有汽車給中共代表，汽車司機都負有監視共方代表的任務。周恩來的司機，受了周的煽動，反而作了周的「包打聽」，洩漏了很多機要情報。可見其「政治藝術」之高妙。

④兩人也有非常不同之處。汪精衛狂迷於領袖慾，自視太高，非最高的權力寶座，就坐不安寧。因此，乃有一連串自毀自滅的投機行為。孫中山死後，他為了爭作領袖，不惜投靠蘇俄，成為俄顧問鮑羅廷的工具。在國民政府主席選舉時，在鮑羅廷的操縱下，汪精衛本可順利當選，可是他為了萬無

白雲山麓

廣州多名勝古蹟，往日有舊的羊城八景，近日有新羊城八景。屹立於廣州北郊的白雲山，也被選為新八景之一，名之為「白雲松濤」。

白雲山約拔海一千八百公尺，白雲覆蓋山頂的時日雖不多，但松樹的確不少。滿山蔥翠，山澗如帶，景色倒是不俗。登高遠望，極目南天，黃埔港外漁舟帆影隱約可辨，疾風習習，勁松呼嘯，暢遊半日的確令人心曠神怡。況有明珠樓等古蹟可資憑弔，也就難怪騷人墨客每到羊城，都要登白雲山。並把白雲風光寫進詩畫。

羊城變色之後，白雲山部份地區，被佔做軍事基地。到處都樹立着「軍事重地，不准進入」或「遊人止步」等告示，可任遊玩的地方不多了。

筆者居穗期間，曾多次攀登白雲山，可是只有兩次是屬於遊玩性質。第一次是慕名而來，掃興而歸。第二次是白雲山山頂公園建成後，前往「觀光觀光」。可惜沒有纜車，登山路雖然劈得大一點，可是仍然要爬得滿頭大汗。到白雲山遊玩的人不少，卻沒有幾個人瞭解白雲山；瞭解在白雲山麓討生活的人。

筆者初時也是如此，玩吧歸來，雖覺得景色美麗，但卻沒有什麼可回味，更談不上有什麼深刻的感受。後來由於「立定決心，不怕犧牲」準備逃亡，才經常跑到白雲山去，學習攀山，才對白雲山有了眞正的瞭解。

從廣州市區通往白雲山腳的公共汽車，每天晨早六時至七時半那幾班車，大都擠滿人。可是穿着旅行服裝，携着

一失，自己竟投了自己一票，結果他獲得全票，成為政治史一個笑柄。可見他做領袖之心如何強烈。為當時與他競爭者只有胡漢民（國民政府成立前，為代理大元帥，是呼聲最高的孫總理繼承者），至廖仲凱被刺案發生，他乃乘機打擊胡漢民，逐之往蘇俄訪問。而胡漢民是他最好的朋友，並且選舉中，會投票支持他。

民國十六年的寧漢分裂，本是鮑羅廷和中共禍亂中國的陰謀，汪精衛為了和當時的北伐軍蔣司令爭權，竟投向武漢的親共政權。其後擴大會議，廣州事變等等，都是他投機弄權的結果。抗日戰爭時他身任行政院長，仍不安於位，竟投靠日本，在南京作起「主席」來。

周恩來不能說沒有權力慾，不過此人自從在中共嶄露頭角之後，一直作二、三把手。他在中共黨史上所扮的角色，恰如五代史上的馮道。數易其君，而始終保持配角地位。

中共首領自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到毛澤東，他們互相怨對、互相鬥爭，不共戴天，可是周恩來對他們都俯首貼耳稱臣，在無數次的清算鬥爭中都能安然過關，從沒有失過腳。在歷次黨內的權力鬥爭中，不論是誰勝利，當權之後，周恩來都能保持一個一二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車地位。

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一度遭受毛派的抨擊，但抨擊他的「五．一六」兵團分子，很快就垮台了。從表面看，他似乎大難已過，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困難了。其實不然。文革之前他附隨劉鄧，走「資本主義」路線；文革後，他附隨毛派走「無產階級」路線；文革後期，權力轉入新當權派之手，但是毛派敗而未僵，風向還太清楚，兩面派高手周恩來，一時難作左右袒，這大概就是他害病的因由了。

人的活

且待

人都背着背包或提着一包一綑的東西，衣服襤褸。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們有些三二一夥，有些是獨來獨往的獨行俠。既不像遊客也不像市郊的農民。原來都是到白雲山去討生活的江湖兒女。

白雲山不准砍柴，沒有金礦好開，也沒有人參可挖。雖說允許打獵，但也沒有什麼飛禽走獸，且他們又沒有獵槍弓箭，怎樣討生活呢？可是他們自有他們的辦法。

白雲山即使啥也沒有，至少會有陽光和水吧，這就夠了。白雲山的泉水非常著名，現時遍佈世界的中國菜館所使用的沙河粉，據說最初就是用白雲山的泉水製造的。沙河鎮位在白雲山南麓，居民利用白雲山泉水製成米粉運出廣州市區，故名之沙河粉。然而這班流浪兒女到白雲山去倒不是製造沙河粉，因為沙河粉老早就用自來水製造了。況且他們又沒有米票買米，巧婦難做無米之炊。原來他們是到那兒去製造迷信品拜神用的香。

山間的泉水取之不盡，山腰上的岩石滑又平。他們把帶來的香粉用泉水開成麵糊狀，然後放在石頭上，用「香雞」慢慢地搓成一支一支的香。搓完一捆便搬到附近的石頭上或草坡上曬。等到全部搓完，全部搬去曬妥之後，便心安理得地在山泉間洗一個澡或抹抹臉，躲到松樹林裏去睡大覺、看小說，或四人湊成一個撲克局，「享受」去了。白雲山的陽光是充足的，香不愁曬不乾，也不用擔心蟻咬蟲蛀。只待日頭西斜，把製好的香收回去，三數元是不愁沒有的，一天的生活也就有着落了。

在大陸迷信品倒是罕市貨。只愁沒有地方製造，造好，是不愁沒有人買的，專販買迷信品的黑市商人，下午三點鐘左右，就在廣州市區附近的車站等候這走「敵商」的勝利歸來，他們多半一下車貨物就銷光了。當然也有一些是有綫有路的，不亂當賣，而是在預定的地點，與老「客戶」交易。

這一行的收入相當不錯，每天工作時間不超過三四小時，其餘時間可以悠哉遊哉，他們半日最擔心的事，倒不是被捉。因為公安人員沒有那麼多功夫跑到白雲山去，逐個樹林，逐個石洞去搜去捉，即使真的來抓也未必抓得到。白雲山這個迷信品工場是絕對安全的。他們最為擔心的事，就是天公不做美，突然降下一場急雨。那時，他們不但要變成落湯雞，而且也將血本無歸。不過老行尊多攜有塑膠布或膠袋，雖能搶救一些，可是損失也在所難免。至於陰天倒不太怕，山間風大，時間久一點也能吹乾。

搞這一行看來簡單，事實上可不容易，進貨出貨必須有綫有路。因為粉和「香雞」可不是較易買得到的。最為容易的，是另一行，不過這一行可辛苦得多了。

這一行就是捉蚱蜢行業。多是少年和健壯的男子，他們帶着工具和竹籠，滿山走遍，尋尋覓覓，幾乎每一個草叢都找遍，細心察看蚱蜢的踪跡。有時為了捕到一隻蚱蜢，要跑十來二十步，追得滿頭大汗。幹這一行，除非存心偸懶，否則絕難有機會納納涼，打打撲克的。多是從早到晚，辛辛勤勤地工作，等到「日落而歸」。

廣州市解放中路有幾間茶樓是蚱蜢的出售市場。文革前，大元茶樓等處，還有不少人托着鳥籠去喝茶。文革後是沒有了。可是政府仍有蚱蜢收購站，多多都要，只是價錢低一點。如今，在香港的老爺少爺們心愛的了哥、雲雀，每天所吃的那一串串蚱蜢，多是白雲山麓那一批流浪漢一隻一隻地捕來的呢！

幹這行辛苦尙屬次之，最慘的是收入且不穩定。有時一天能掙到一二元，有時只得六七角。可是為了區區的六七角，卻有不少人在白雲山麓揮汗如雨呢！



羅國簡介

羅馬尼亞是個共產集團中傾向西方的富庶國家，位於巴爾幹半島東北部，領土面積二三七，〇〇〇平方公里，國土畧成圓形，長達二千七百公里。她的東面與東南角是靠着黑海、南面靠着保加利亞、西南連接南斯拉夫、西北與北方和匈牙利為鄰、東面與北面和蘇聯接壤。喀爾巴阡山與多瑙河構成了她身上顯明的地形。因此從地理條件說來，她是一個屬於喀爾巴阡山或多瑙河流域的國家，而不是巴爾幹半島的國家。可是，從歷史與政治上說來，她與巴爾幹諸國有着共同的歷史、共同的命運，它和巴爾幹有不可分開的關係。

我們的旅遊目的地是布格拉斯，它是羅馬尼亞的首都，在多瑙河支流丹波維他河畔，人口一百多萬，鐵路公路四通八達，為羅馬尼亞政治、文化、交通、工業的中心。其他重要都市有位於布格拉斯北面的普羅什，是石油蒸溜工業重要中心；加拉茲在多瑙河下游，大輪船可由此直達黑海，是羅國著名的大河港。

羅馬尼亞的領導階層（初時是喬治德治；他去世後，由蘇西斯古領導），一向採取「自給自足」政策，甚至將外交政策也包括在內。羅馬尼亞已經加強與西歐國家發生的貿易關係，承認西德，和以色列保持連繫，阻止蘇聯將中共逐出共黨運動之外的企圖，譴責侵佔捷克的勾當，而且在一九六九年夏季款待到訪的美國總統尼克遜。

在蘇西斯古領導下的羅馬尼亞，始終標榜着「不干涉其它國家內政」的原則。這樣的一項原則，事實上等於向克里姆林宮發出一項直接的警告，而且是在蘇聯軍事佔領捷克之下發出。當時羅馬尼亞全國總動員，同時明白有力的表示：羅馬尼亞與捷克不同，如果任何國家侵畧羅馬尼亞的話，則羅馬尼亞便會全國上下一心反擊侵畧者！」

羅馬尼亞之遊【上】

迢迢

不堪回首話莫斯科　布格拉斯美麗如畫

我們離了莫斯科市區，到機場已是中午了，這次是日間，對機場設備看得較為眞實。我們在樓上上機，機場的樓上，比較新式，有大玻璃窗與磁磚地板，但是灰塵積垢滿地。樓一角的機場餐廳，簡陋之處有如香港下等咖啡室。這就是革命五十年的共產祖國的蘇聯外表，人民的內層生活如何，也可想見。

我們動程前往第二目的地羅馬尼亞的首都——布格拉斯（Bucharest），我們乘的是小型舊式四引擎機，飛行時，機身震盪不堪，令人提心吊膽，兩個鐘頭的飛行，使我們有度時如年之感。

雖然離開了蘇聯，可是受那種不可言喻的氣氛影响，我們這一羣遊客，誰也沒有開腔說話的興趣，大家緊閉着嘴，默默的在想。他人想的是什麼，我固然不知，但我在想：蘇聯自誇是世界上的一等强國，赫魯曉夫說到了一九七二年，工業生產要超過美國，照理人民應該豐衣足食，快樂無窮才是，怎麼給我們的印象是如此的簡陋窮困呢？據我們所看到的，無以名之，最適當的比喩，就是整個蘇聯都像籠罩在戰時狀態之下，也似走入一個破落的大家庭之中。

到了布格拉斯，機場大厦是小小的，但四圍卻種滿了粉紅色、橙色的鮮花，遠處綠樹靑葱，給我們的印象較好。鮮花、綠樹，在我家的後園，天天看到，但在灰色的蘇聯住過數日，而今才給我們一種特別鮮明的快感。

一到候機室地勤人員就告訴我們，旅行社的導遊已在等候。於是我們互通姓名，取了行李，每四人乘一輛大的士，浩浩蕩蕩向城市而去。機場離我們住在的酒店麗都（Lido）約有二十餘里，沿路都是花圃樹木，活像是個林蔭城市，給我們印象甚好。分配給我們的導遊是個約五十歲的婦人，

老周，至此才開腔，亂講起來，我還記得當時在車上的對答是這樣的。

「你們是那裏來的？」那女導遊問，她的名字叫瑪利亞。

「三藩市。」

「啊，三藩市！多有名的地方，我在電影和書本上看過的。眞是美麗極了！你們是日本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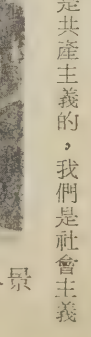
「不，我們是美國人！」老周搶着答，因為他實在太膽小，說中國人恐怕會有危險，老是抬出他美國公民的身份。

「我們本來是中國人，不過在美國生長吧了。」我卻加以解釋。

「啊，那很好，你們看，這座大厦就是國會圖書館。」

「你們這條路，眞是美麗，給我們的印象好極，與蘇聯大不相同，想不到共產國家，亦有這樣的好地方！」老周又說話了。

人民崇向自由　公開批評蘇聯



「先生，你這樣說是錯了，我們的國家不是共產主義的，我們是社會主義



地方以前羅馬尼亞王的夏宮外景

驚訝的問。

「有些是相同，但我們的人民卻生活得比較自由一點。」

「這眞是使我們驚奇了。比如說，難道你們的人民可以隨便批評政府？就拿我們遊客來說，可以高談濶論，可以隨便攝影；食餐購物，可以用現錢去買，而不用政府發給飯票嗎？」

「我們的人民是可以隨時向政府呈獻他善意的建議的。至於遊客，更有絕對的自由，你們在蘇聯遊歷時的顧慮，在這裏絕對用不着。請你記住，這裏不是蘇聯，是羅馬尼亞啊！」聽她的口氣並不爲蘇聯辯護。

於是我就打蛇隨棍上問她。「你們和捷克同樣是東歐較小的一個國家，你對於蘇聯最近進軍 Prague，干涉捷克內政，妳有什麼感想？」

「我認爲蘇聯的舉動是野蠻的，是不應該的！」

「你們的國境跟蘇聯更爲接近，妳們害怕不？你們各小國的人民，爲何不聯合起來對抗蘇聯呢？」

「當然我們都在憂慮，但有什麼法子。聯合起來反抗，談何容易，這不是簡單的事情啊！」一絲痛苦掠過她的臉，我相信這是她的眞心話。

「妳跟我們談政治問題，妳不怕那坐在前面的汽車司機聽了，回去報告妳的上級？」我太太半開玩笑的說。

「不，這裏絕對不會有這種事情的，這位司機是個老好人，而且，他是不懂英語的。」



羅馬尼亞首都布格拉斯之女清道夫

百物缺乏的莫斯科　苦悶青年應去蘇聯

提起了汽車，老周又記起我們本欲聯同幾人，買一架汽車，漫遊東歐，像

遊坐在你的身邊（這是規定的，美其名是導遊，實則是監視）。這也不要緊，我們沒有政治作用的，任他監視好了。但最麻煩的卻是修理問題，原來汽車零件在蘇聯，受政府統制，若要買汽車零件，先要打一個報告，經修理技工證明，公文旅行，起碼要三個星期以上，零件才能到手。同時汽油的使用，也受限制。修理技工亦十分難找，因爲所有工人，經政府分配工作，都到工廠去了，簡直沒有人經營修理等自由小職業。不要說汽車這麼大的物件，就說是吸塵機吧，近來莫斯科建了許多樓房，設備也較新式，有些還鋪了地毡，但吸塵機卻沒有辦法購置，每每七八座大厦共用一個，要個多月才輪到一次。傢俬的修理，也是頭痛的問題，那些政府發售的傢俬木器，不僅是千篇一律，無藝術美感可言，桌子的腳斷了，椅背折了，找人修理難如登天。每一區域，或者有一個政府設立的修理處，但是堆放那裏等待修理的傢俬，有如山積，折了腳的椅子不知何日才能修好，自己修吧，那裏去買鐵釘呢？一個螺絲，一個鐵釘，在蘇聯都不是容易得到的。聽說在某工廠的一個技工，一次悄悄的袋了幾口鐵釘欲帶回家，但在門口給搜身的人搜出，這人就以盜竊論罪，送到西伯利亞的苦工營裏去，終身不得回來。這雖是生活上的小事情，如果身處其境，卻是十分痛苦的。可見政府統營統籌一切，對人民並無好處。以上的消息，都是馬田夫人在莫斯科的親戚訴說的。馬田夫人的父親，原是俄國人，年青時在俄國，後來發生革命就到了美國，今年六十多歲了，受了蘇聯書報的宣傳，以爲他的祖國已經建設得多麼好了，多麼偉大了，於是帶了兩個女兒，回到俄國，頗備住一兩月，和親戚相敍。但是一切使他太失望了，不到一星期，他又隨我們離開俄國，繼續往東歐遊歷。馬田夫人對蘇聯的印象尤其惡劣，她曾憤然的說：「在美國的青年，及那些鬧學潮的學生，和那些左派人士，實在享受着太多的自由，全然不知道在專制政權下生活的痛苦，我建議這些人士，應該都由政府給予一張單程飛機票，送他們到蘇聯來生活才好呢！」

以羅馬民族自傲　食用品價廉物美

話說回頭，老周就問瑪利亞，可不可以用汽車在羅馬尼亞國境內遨遊？她說可以的，每年夏天，不知多少由西德，法國來的遊客都是自駕汽車而來，布格拉斯是一個遊客的勝地。她還特別的向我們說，我們是羅馬民族，不是斯拉夫民族。言外之意，表示她對斯拉夫並無好感，也以羅馬民族而自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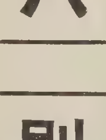
不久，我們到了麗都酒店，雖然不很偉大堂皇，但設備比在蘇聯的清潔而且美觀得多了。我們的房間，恰好對着的是國德VW（福士）汽車的修理房，亦有不少汽車進進出出。街上的燈火雖不甚輝煌，但兩旁都是店舖，小吃店，糕餅店、衣料店等，亦有許多散步的男女。老周的房間在後面，看下去是酒店的後園，一個不大不小的游泳池，環繞池旁排列許多餐桌，鋪着白枱布，也有不少人進餐，手執白巾的白衣侍者，往來穿插。

我們沖了涼，在酒店的樓下，換了廿元美金的當地貨幣，就約同老周及馬田姊妹決定作探險夜遊。我們先在酒店大門的街上蹓躂一會，看看櫥窗，那些衣料、皮包等物，標價和西德、巴黎差不多。點心店裏的西餅，做得很精緻美

麗。

這時我們覺得肚子餓了，一同轉向酒店後面的街上去；一轉過街角，就聽到人聲嘈雜，在街角的矮圍牆裏，幾株大樹下，原來擺滿了小桌椅，密密麻麻的坐滿了人，他們桌上都放着一種香腸似的食物，透着誘人的香氣；每桌子旁邊都放着一個小鐵桶，裏面放滿了冰和一瓶瓶的啤酒。我們駐足看了一下，覺得不像是一個團體在開宴會，而像是大笪地的大排檔一樣，於是決定進去試試。一同擠到裏面，恰巧有一張空桌，我們坐了下來。不久，侍者走過來，但大家言語不通，我只得起身，拉着他到附近的桌子上，看看別的人所吃的，欲要什麼，就指給他看，又指手劃腳的吩咐他拿啤酒來。不久食物拿來了，一點也不差，味道雖然不太好，但到結賬時，卻很便宜，吃了許多東西，連啤酒在內，平均每人只花二元美金。環顧周圍所坐的人，穿着都很平常，這大概是勞苦大眾的露天茶餐座。

餐後，還想到各處溜溜，但經過一天勞累，又見除了那條酒店前門的大街外，其他街道都是黑黯黯的，沒有燈光，這才疊起心水回酒店休息。



雜感八則

古鶴翔

一、惡得交關

一月卅一日大公報報導：「目前，一般交通違例案件均要經過法庭審訊這一項手續，新例則連這個程序亦慳番，只要任何一個警察說車主犯例，就可以將一紙罰款通知書夾在車主的汽車上，要車主每次罰款三十元。似此情形，警察的權力將集主控與法官於一身，惡得交關矣。」

看了這一則報導，我想起更加「惡得交關」的毛澤東和紅衞兵來。他們可以隨便捉拿「國家主席」，可以隨便鬬爭中外官員；可以隨便脫任何人的衣服；可以隨便焚燒一切他們要焚燒的文物；可以隨便毆打殺害高官（毛林集團除外）和平民！

二、大公報同情資產階級

「一聲危樓，頓失營生。龍城七廠店遭封閉。小商人未獲徙置，均甚徬徨不滿。」

上列這一則大公報的標題，實在有同情資產階級的意味，是共產黨再度和資產階級攜手反帝，還是再搞「統一戰線」這騙局？

三、左派書局對抗「文革」

本港的左派書店，一方面放着毛澤東的著作，另一方面卻擺滿了傅雷、老舍、巴金、曹禺等「反動權威」的著作和譯本。左派書局有意對抗文化大革命，是和毛主席唱對台戲、還是經濟掛帥、走劉修路線？

四、毛主席是盜匪

一月卅一日大公報的「毛主席語錄」說：「美帝國主義和其他一切害人蟲已經準備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們被埋葬的日子不會太長久了。」

這一則毛語錄，可以說是「毛主席對美帝的宣戰書了。」同日，大公報的一則標題是：「盜匪向尼克松宣戰。」

五、賴債思想萬歲

新華社一月二十九日北平電：「美國政府決定發行一筆為期十八個月的新公債，來償還二、三月到期的六十八億美元的舊公債。為了吸引買主，公債的利率高達百分之八點二五，這是一八五九年以來一百多年中最高利率。」

美國政府確實太蠢笨了，竟然要用高利率來吸引公債的買主，為什麼美國政府不向毛澤東學習？

毛澤東霸佔大陸之後，即發行「愛國公債」，強迫分配給各階層，誰不購買，誰就「不愛國」，誰就是「反革命」。

後來毛澤東還向蘇聯老大哥學習，不准人民索回債款，否則就是「不愛國」，就是「反革命」！

美國政府太蠢笨了！「毛澤東思想」萬歲！蘇聯老大哥的「賴債思想」萬歲！

六、不愛「紅裝」愛武裝

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的週末報有一張圖片，標題是：「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的確，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人們都武裝起來反抗紅色政權了！兩廣境內的游擊隊已逐漸長成了！

七、是否「估計偏高」

根據「中國新聞社」消息：「台山縣繼三年連續大豐收後，去年農業生產又奪得了大豐收。糧食總產量超過歷史最高水平；花生、糖蔗、黃麻、蠶桑、木薯等經濟作物都大幅度增長。」

倘若上述報導並非像周恩來「總理」在「大躍進」時所說的「估計偏高」，那麼，何以本港的大陸產品普遍漲價？

八、大亂的根源何在

摯友李君，在文革期間被他的兒子檢舉，只因他在家中說了幾句同情劉少奇的話，因而被鬬。

最近閱讀香港長興書局出版的黃卓明教授著的「教育論叢」，該書說：「教育的進行，為師者最要以身作則，纔能化民成俗。」黃教授還引述孔子的話說：「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儀，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毛澤東由童年時期起，即鬬爭父親。長成後則休妻棄子。一方面高呼擁護「蔣委員長」，一方面作反。他奪取政權後，更不斷的鬬爭故舊，連蘇聯老大哥和劉少奇老戰友也鬧翻了。今日的大陸已演成父子相爭，夫婦相鬬，政令不行的亂局，其故何在？黃卓明教授所引孔子言，值得深思！

冰大板的養路工

近年來，新疆公路建設的蓬勃發展，成績顯著，我們早就指出，舉凡一切新疆的建設，並不歸功於中共特權階級，而是廣大支邊青年，以及生產建設兵團的工業師（截至去年已擴充到三個師）。當然，對新疆交通事業的建設，貢獻最大的，應爲「流放新疆「一切被奴役的人們」。如眾所知，這就是那些在中共專政下的勞改犯，勞教人員，管制份子，和許許多多歷史不純的問題人物。他們爲了修築一條公路，或舖一段鐵軌，不僅付出勞力和血汗，在荒漠的戈壁，或險峻的天山，肩負着沉重的政治枷鎖，永遠休想翻身，那頂七七物物的帽子，也必定跟隨他們一起屍骨遺荒。

新疆公路縱橫交錯，總長度大概有十幾萬公里，包括那些小、工、窄公路在內，還有荒原上任走唔嬲的一馬平川，汽車走多了自也成了地圖上找不到的公路。

當勞改犯新開闢一條公路以後，有的人屍骨埋荒外，有的刑期短，在築路過程便刑滿釋放，於是勒令他們留在養路工區的「公路道班」，擔任維護保養公路的工作。所謂「養路工」的光榮稱號，便屬於這些刑滿釋放份子了。

自一九六○年以來，打從哈密到伊犁，再折回阿克蘇，直至和田專區以及南疆名城喀什。在冰大板連貫的地方，流行着一首讚美「養路工」的民謠曲，題爲「冰大板有個養路工」，係和田專區文工團的集體創作，配合着維吾爾族的舞蹈，饒有邊疆風味。後來和田專區文工團到北京、廣州、上海、武漢各地巡迴演出，這一首歌頌養路工的民謠，傳頌一時。

歌詞開頭兩句是：「新疆有一個冰大板，冰大板有一個養路工，養路工有一個好對象」。然後便敍述養路工如何追求那位姑娘，經過若干波折，就像唐僧取經一樣，渡過八十一個難關，終於把姑娘追到手。當然其中少不免加插什麼忘我工作，努力學毛著等政治教條。

養路工的生活眞的很幸福嗎？絕不，他們又眞的如此容易娶一位維吾爾少女嗎？更絕對不是。我曾經在三個不同養路道班都臨時住過幾晚，跟道班養路工建立起無私的友誼，因爲他們同情我的遭遇，有道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彼此原來都參加過修建公路的勞動，而且也是「被奴役的人們」之一。後來各散東西，偶然在養路道班相遇，自然不是平凡的邂逅，而是「他鄉遇故知」。

徹夜長談中，在狹小的泥屋，盤坑而坐，坑沿燒着一堆騾糞篝火，吧嗒吧嗒吸着旱烟渣子，這就是養路工的生活。

養路道班是公路局的最基層隸屬於養路工區領導，在新疆沙漠地區的所有公路，大約相隔廿公里便有一個養路道班，平均七人至十人，他們住在自己用泥土木椽搭蓋的矮房子。周圍光禿禿，當黃沙漫天捲來時，風塵臉上薄薄敷一層「沙粉」，這是一種天然的化粧，養路工人自我解嘲說，黃種人嘛，不單臉黃，肚子也是黃的，在揚起灰塵的路上，汽車跑過時總留下一道長長的濛濛塵帶，我們不知吞過幾多黃沙。

公路道班，照例在孤另另的矮土房子旁邊，樹一塊木牌，寫着××地名道班。在一望無垠的荒涼地平線上，遠看根本不存在一樣，因爲道班的土房子，實在太矮，固然由於嚴寒地區，加上西伯利亞風暴，新疆多數荒原，不宜建造高層房屋，因爲越矮越暖，前些年乾脆都住「地窩子」（即地窰洞），深挖一個地洞，便是起居所在。地窩子和窰洞不同，窰洞在陝北隴東一帶，很普遍，窰洞即山洞。

新疆公路道班除了近村鎮有較大房子以外，多數都是沿路的荒郊，不是矮土房，便是地窩子。道班工人清早起來，趕着用作平面的路沙耙木車，讓小毛驢或幼騾牽着，一路上唏唏啦啦，爲的把路面汽車碾過的沙溝，盡量拉平，完成養路的任務。他們每天趕毛驢沙車是正常工作，輪流當值，按規定兩個人各從道班兩頭出發，需拉平廿公里的路程，從早外出，帶炒麵乾糧和一壺水，中午在公路邊吃飯，晚上回來，道班集體開伙，煮一大鍋麵條或小米粥。他們每月口糧定量三十六斤。可是，常年累月在荒野生活，雖不全是風餐露宿，但刻苦，呆板的勞動，實在難捱，他們常常自嘆命苦，每天送走多少汽車，更送走城鄉的物質生活，換來的卻是孤另另的流放獨居。無論政治宣傳說得如何漂亮動聽，形容養路工是扎根在運輸線上的尖兵，終年爲交通安全事業，默默無聞地貢獻自己的青春，過路司機向他們問好，一車車的軍隊向他們敬禮，冰大板的養路工啊，誰說不光榮偉大呢？

中共肉麻的吹捧宣傳，只教養路工感到無比傷心。趕着平路面的沙耙車，他們就像前面的牲口一樣，低着頭，飲泣自個的哀傷。

木製平路面的「沙耙」，構造簡單，兩個半圓小木板，正好橫過路面，刮沙土時，則用一條鋼線，和木板連起來，平放在路面，就像一把大弓箭，然後用兩根繩子拴好，套在毛驢的脖子上，當然有一套簡單鞍具，牲口向前走動時，沙刮自然啦啦移動，把突起的沙土拉平。假如遇着汽車開過來，一邊的沙耙便要收起，裝有活動的吊繩立即向上提，稍爲閃避一下，同時讓汽車飛快駛過。

養路工還負責修理臨時凹陷或塌方的工程，在公路兩邊栽植沙棗、白楊。當然，假如路面破壞程度嚴重，便呈報工區工程隊，立即調工程車前來修路。只要是一般性的小問題，完全由養路道班搞掂，因此，他們七八個人，除了拉車，煮飯以外，反正天天都有活幹。某些路段較好，工作便輕鬆一點，遇着「老大難」的三級公路，冰大板的養路工，就只有叫苦連天了。

歌頌養路工，只不過在宣傳上，起點興奮劑的作用。事實上，他們大都四五十歲尚未娶妻，完全像一個小老頭。再說，每月工資三十二元人民幣，加上六元野外津貼，總共三十八元，在新疆又豈能養活一個維吾爾少女乎？歌詞中提到養路工有一個對象，眞不知從何說起。或許，會有個別的情況，那只有和田專區文工團的集體創作組才知道了。

金千里

紅肥貓待宰(相聲)

南方朔

張龍：外財不發命窮人，祇怪自家攞苦辛，買了洋樓成何用，算來白白費精神。

趙虎：三哥，聽說最近上邊又派人來查抗暴捐款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張龍：唉！這事可眞是一言難盡，你知道抗暴捐款這筆爛賬，越理越理不清楚，越拖就越難解決。

趙虎：這點我可不明白了，咱們家鄉有句土話：有賬算不蝕，既然有賬就不怕算。

張龍：你說的是咱們家鄉，那是封建社會的觀念，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就不是如此了。

趙虎：你這一說我可就更加不明白，怎麼在毛澤東時代有賬就算不出呢？

張龍：你不了解內情，如果按照賬簿去算，半天就算得清清楚楚。

趙虎：這也眞奇怪哩！算賬不按賬簿，按什麼呢？

張龍：你不知道，賬簿上的賬都是假造的，越是假賬越乾淨，若按賬簿去算，一按計算機就行哩！但組織上不肯這樣辦，一定要追查眞賬。

趙虎：眞假賬的分別在什麼地方，組織上知不知道呢？

張龍：組織上當然知道，就譬如前年抗暴期間，規定每一個示威的人給予二十元茶錢，一場示威下來，有多少人你知不知道？

趙虎：我倒沒有點過數，不過，照當時情況看，人到的並不多，每次最多不過三兩百人。

張龍：可是領導示威的頭頭，卻報銷每次都有一萬多，兩萬多。

趙虎：啊呀！他們大概把兩邊站着看熱鬧的人，甚至港英警察都算進去了。

張龍：你這個渾人都明白，組織上怎會不知道。再如掟一個菠蘿規定五十元，倒底掟了多少菠蘿，怎麼計算？

趙虎掐下手指頭：算呢？也容易算，在西環炸死小販用一枚；大香里炸死學生用一枚；北角清華街炸死三個小童又用一枚。

張龍：你說的都是奏了效的，還有些雖炸未傷人，大部份未爆就被港英軍火專家拆掉信管的，你知道有多少？

趙虎：眞要算也有辦法，拿出那一個時期的報紙對一對，就差不多，我估計應該不會超過一千枚。

張龍冷笑一聲：一千枚，他們報了一萬多枚。

趙虎：我的媽呀，這眞是講大話不用計數了，哪裏來的這麼多菠蘿，眞有一萬枚菠蘿，不把香港炸沉才怪哩！

張龍：組織上對這件事當然不放鬆，一定要徹底查清楚，不能根據頭頭們的假賬爲憑。

趙虎：組織上徹查自是好事，不是壞事，不過，錢入了光棍的手，又怎樣查呢？你說他們的賬是假的，你也拿不出眞的來，又不能像咱們從前的辦法，搬上香案賭咒，誰要虧心叫閻王爺追他。

張龍：那倒用不着，組織上現在着手查他們的財產了，譬如阿光，以前在電車上賣票，窮得叮叮噹噹，現在有好幾層洋樓收租，銀行有存款，又討了小老婆，他的錢從什麼地方來！就算中馬票頭獎，馬會也要有記錄啊！

趙虎：說起來這樣的人可多了，再如阿添，原來住在慈雲山徙置區，一月付四十多元的租還時常拖欠，就在抗暴進行期間，他忽然在高尚住宅區買了一層樓，全家都搬過去了，他的錢從哪裏來的，總不會是天上掉下的吧？

張龍：這類壞頭頭，組織上已經列出名單，一個也不能放過。

趙虎：我說句公道話，這些地方也不能盡怪壞頭頭們，實在組織上對工人照顧太差。像鄧全眞有工人階級的高貴品質，未曾打過一文斧頭，可是兒子因爲有病無錢醫，眼睜睜病死；女兒因爲沒有錢交學費，又被愛國學校勒令退學，像這些地方都太使人寒心，有機會不撈幾文，才是第一等的笨蛋。

張龍：撈幾文，也不要太露骨，像阿光、阿添這種搞法，不必說組織上不答應，就是自己工人弟兄也看不過眼，紛紛向上級反映，終於引起了這次地震。

趙虎：我怕逼狗跳牆，眞是逼急了，他們搭了飛機向台灣一跑，你奈他何？

張龍：這些問題組織上都想到了，已經派人嚴密監視，就是怕他們投敵。不過，目前最大難題還是他們的財產總數無法算得出。

趙虎：其實也不難算，他們買了幾層樓，當初是花多少錢買的，現在値多少，都容易計算。至於銀行存款，總在幾間愛國銀行。

張龍：毛病就在存款上，現在發現他們的存款並不多，懷疑已經將現款轉在美國銀行。

趙虎：這可不稀奇，早些日子已經有一位同志香沒抗暴捐款存入美國銀行了。一個人能想到的事，大家也都能想得到，可能這些人都把香沒的抗暴捐款，送到美國銀行去了。

張龍：這批人所以喪失了工人階級的高貴品質，毛病就出在一羣愛國

資本家身上。

趙虎：你是指的四大紅肥貓？

張龍：當然是的，他們都是資本家，平日過着豪華生活，出入坐平治牌汽車，喝杯咖啡都要去黃竹坑鄉村俱樂部，自從抗暴運動以來，阿光、阿添都和他們經常在一起，看到他們的享受，哪有不動心之理，於是也就拚命撈錢了。

趙虎！聽說組織上對四大紅肥貓也要下手了，不知眞不眞？

張龍：一點不錯，不過，想收效恐怕也很難，澳門那頭紅肥貓身家性命皆在祖國控制下，但是他並未沾染金錢手續，本身又有的是錢，組織上拿他也無可奈何。

趙虎：我們那位社長居然也入了紅肥貓之列，眞是一種光榮。

張龍：你不要輕看我們社長，他的財產也有百萬了，自然是肥貓，可是組織上一旦要對付他，他的麻煩就來了。

趙虎：肥貓社長有的是錢，怕什麼？組織上除非調他同國，這個命令如果早上發表，我敢斷言社長下午就在台北中山堂出席歡迎大會了。

張龍：組織上對於他的情況異常了解，自然不會逼他去台灣。不過，他在愛國銀行透支的款項，應該歸還吧？由愛國銀行出面追他還錢，他總不能因此去了台灣吧？

趙虎：怎麼肥貓社長會欠愛國銀行的錢，他自己大把的錢哪裏去了？

張龍：你沒有作過生意，不懂作生意的情形，生意人錢越多，虧空越多，因爲你有一百萬資本，最多祇能作兩百萬的生意，也祇能虧空一百萬；假如有一千萬，就可以作兩千萬的生意，就會虧空一千萬了。社長早幾年炒地皮炒的得意，賺了些錢，越炒越起勁，自己錢不夠，就向國家銀行透支，聽說透支了幾百萬，現在要逼還欠賬了。

趙虎：透支是借用，並不是去馬場輸了，錢還存在，國家銀行催還賬，還就是了。

張龍冷笑：你說的好簡單，你以爲社長透支的款子都存在保險箱裏嗎？眞是那樣，又何必透支付利息。

趙虎：是不是社長把這筆錢眞的送進了馬場，你知道他夫婦兩人都是馬場豪客，輸贏是論萬的。

張龍：那倒不是，社長賭馬門檻精，贏多輸少，一年下來，總有贏餘。透支款項實在是被物業壓死了，有的是地皮，有的尚未完成建築，有的即使蓋成屋，也未賣出，這些物業把錢壓死了。一時又賣不出，但是銀行催還款卻是馬上就要還，一時一刻也不能躭誤的。

趙虎：我眞想不到還有這麼多的麻煩，說來還是怪社長資本少，要像地皮王就不怕。

張龍：你說錯了，地皮王更慘，欠的更多，也被追的更慘，現在都在走頭無路。

趙虎：還有一頭肥貓，吃過「毛夾雞」的那位呢？

張龍：他沒有炒地皮，困難是小一點，但是也並非沒有麻煩，因爲他已成爲一個空架子，外表看看是頭肥貓，實際是水腫，不是眞肥。

趙虎：這又奇了，他這十幾年來代理祖國許多產品，賺的盆滿砵滿，怎麼會成爲空架子。

張龍：你不知道，他代理祖國產品，每年賺多少錢，組織有一筆整賬，每到年底一定要逼出來從事公眾事業。

趙虎：公眾事業捐給公益金？

張龍：別渾了！捐出來搞電影，辦學校，蓋工會，錢都是一批紅肥貓捐出的，因爲他全是賺祖國的錢，所以他捐的也特別多。年年如此，算下來落個白忙，仍然一無所有。

趙虎：我再告訴你一件事，前年抗暴運動進行時，這頭紅肥貓會經離開香港去了外國，你知道吧？

趙虎：這件事當初報紙都拍了照片，還有誰不知道。

張龍：他後來爲什麼轉了一個圈子又回來了？

趙虎：這還用問，當然是因爲外國住家沒有香港舒服囉。

張龍搖搖頭：非也，是因爲沒有錢，不能在海外作寓公。

趙虎：太慘了，這眞叫作擔虛名而受實禍，要換了我……

張龍：換了你又怎樣？

趙虎：換了我，就不理三七二十一，撈到錢先放進袋裏再說，一旦跑到外國去，吃飯總沒有問題。

張龍：你抓到錢就放進袋裏，想的自是不錯，但是看到祖國來查賬的情形，你不驚？

趙虎大笑：這個問題我已想通了，阿光、阿添這批傢伙太蠢，留下這個把柄，我要作可不是這樣。

張龍：兄弟，你是出名渾人，居然有高明辦法，我倒是要聽一聽。

趙虎：非常簡單，把賬簿不論眞的假的，鎖在夾萬裏，夜裏把夾萬抬出去向馬路上一扔，就說被夾萬黨偷去了，所有夾萬內物品，包括抗暴捐款賬簿全部遺失，你說組織怎麼辦？這是治安問題，應由港英負責，要他們找港英辦交涉去好了。

張龍：你這個辦法眞不錯，可惜別人已經用過了。

趙虎大吃一驚：誰用過了。

張龍：最近有些愛國學校捐款，捐的數字也不少，而且筆筆都有收據，本來是再淸楚也沒有了。

趙虎：這樣的確淸楚，應該不容易搗鬼了。

張龍笑笑：他們要搗鬼也淸楚的很，乾脆報說賬簿丟了，一切賬目都無從稽核，究竟捐了多少，用了多少，剩下多少，全靠他們一張嘴吧說，組織上毫無辦法可想。

趙虎：這才眞高明，不過，三哥呀！你聽我說：

猛回首，眞傷心，一入此門難保身，正看肥貓吃魚肉，轉眼已成席上珍。

讀本刊一一九期岳騫先生去國十九年懷鄉之詩，故國山川，同深感慨，爰步原韻，試和一律；東施效顰，見笑方家矣！

廿載神州已蕩然，
家家懸釜冷炊煙；
千秋文化燔秦火，
絕代毛書篡漢篇；
黑夜安能吞白日？
彤雲終不掩青天！
男兒自有豪情在，
躍馬何須讓少年！

——**葉其眞**

於民國農曆五九年元旦

春暖花開的時候
星星・月亮・太陽 比較談

【四】

齊又簡

[illegible]「星」書中的朱蘭（星星），是由「春」書中的羅蘭、吳寄萍拼湊而成；「星」書中的馬秋明（月亮），是由「春」書中的林夢雲、李惠芳拼湊而成；所以這種「摹擬」痕迹，一般「走馬看花的讀者」便不容易發覺。在女性三型中，以「太陽小姐」「摹擬」得最露骨，我們雖然不是「文藝批評家」，也能一眼看出。因爲「星」書中的「太陽小姐」蘇亞南，「摹擬」的對象正是「春」書中的「太陽小姐」黃梅，而無第二人揉和其中也。黃梅是一個佃農的女兒，自幼在艱苦的環境中長大，養成一副不怕吃苦、不畏强粱的勇敢性格；再加上生性豪爽、作風粗獷，和意志堅强，眞活像一輪熱刺刺的「太陽」。她的家鄉，會被共產黨盤踞過，她的父兄被裏脅參加了「農民暴動」，她自己也參加過「少年游擊隊」，所以對「打游擊」非常有興趣。

「星」書中的「太陽小姐」蘇亞南，無論從外貌、身世、性格、說話，甚至戀愛觀點和對救國工作的狂熱，或任何方面分析，都和黃梅十分相似。現在讓我們依照上述各點逐一比較如下：

一、太陽的比喻

春：「『黃梅，你爲什麼不提你自己？』楊琦問。『你覺得自己是那種女性？』『她是太陽！』林夢雲和陳維珍同時叫道。……」（二七九頁）

星：「她（亞南）有光、有熱、眞像個春天裏的太陽。所以，大家也就給她起了個『太陽女神』的外號。……拿太陽來比喻亞南，是富有相當意義的。也只有她才配戴上這光榮的冠冕；她那堅强的性格，果斷的見解，潑辣的文筆，以及對人爽朗的態度，無一不象徵着熱力充沛的太陽。……亞南的矯健豪邁的作風，當然是一個光明燦爛的太陽了。」（四四五頁）

二、外貌

春：「（黃梅）捲起袖口，露出來一雙健壯的半截胳膊。」（第一頁）又：「『你看我的皮膚很黑吧？』黃梅像一個孩子似的問道。『黑倒並不黑……怪好看，健康的顏色。』」（一三頁）又：「黃梅比小林（月亮）羅蘭（星星）都高出半個頭頂，」（四八頁）

黃梅與蘇亞

漂亮，只是「健壯的」，皮膚不很白，在三個女主角中個子最高。再看蘇亞南：

星：「（亞南）長得並不十分美，有點像混血種少女，高高的長腿，紅紅的臉，深深的眼睛，高大的鼻子，活潑而强健。」（四四頁）又：「是不是高高的個子，紅紅的臉，穿一套黑色的學生制服……」（二七四頁）

這證明蘇亞南也是「强健的」，皮膚紅紅的（不很白），個子高高的，而且「不十分美」。

黃梅出身農村，常年操作，和風霜搏鬭，皮膚變成黑黑的健康色，是極其自然的；蘇亞南的父親雖是僑居南洋的一位富商，卻是個道地的中國人；她本身也是在福建土生土長的，皮膚紅紅的還說得過去，至於所謂「像混血種的少女」，便不知作何解釋了（可能是華僑的聯想）。

兩個「太陽小姐」都不愛化妝：

春：「黃梅先用濕毛巾纏在指頭上刮了洗過臉又走回寢室，用木梳隨便把頭髮一攏。」（三〇頁）

星：「我很知道亞南的性格，她不喜歡女人常用的花粉衣飾。」（四六二頁）

三、身世

談到兩個「太陽小姐」的身世，更是巧合得令人難以置信，請看下列事實：

一 從苦難中成長

春：「這姑娘叫黃梅，佃戶出身，從苦難中成長起來。」（第三頁）

星：「（蘇亞南）在苦難的時代中成長的新女性。」（本書主要人物介紹表）又：「亞南毫不在意的笑一笑。『不錯！貧農出身的富家小姐，你覺得奇怪嗎？』」（六四頁）

無疑地，「星」書作者，也曾企圖改變蘇亞南的身份，把她的父親安排成一位南洋富有的華僑，以跳出黃梅「佃農出身」的窠臼。可是他的這項努力顯然失敗了，爲了使亞南參加救亡運動，作一個和敵人面對面作戰的游擊女英雄，不得不在套用了黃梅的身世之後，又奇蹟似的逃回祖國，成爲一個不倫不類的「貧農出身的富家小姐」。

二 幼年的不幸

春：「七年以前，在大別山中農民叛亂和流血的時代裏，黃梅的父親和三個哥哥，都被這叛亂的狂潮捲進去，相繼的在叛亂中犧牲掉了。年紀輕輕的小叔父……隨着叛亂的主力突圍西去，以後也杳無消息。」（第三頁）

星：「『匪亂對於人還不是頂大的威脅，因爲

鄉來。他們一個個背着槍，拿着刀，凶神似的殺人、放火、搶東西，年青的男子都被綁去了，」（六四至六五頁）

「春」書中所謂「農民叛亂」，就是共黨的叛亂；「星」書中的所謂「兵刧」，實際上也是共黨的叛亂。（編者按：照「星」書所寫福建的「兵刧」年代，正是民國廿年前後，共匪張鼎丞與鄧子恢在福建打家刧舍，殺人放火的時候。）由於兩書作者都不願接觸這個問題，所以才含糊其辭。「殺人、放火、搶東西」的罪行，無紀律的「敗兵」，也許幹得出來，至於裹脅年青男女的卑鄙勾當，則非共黨莫屬。這一段情節只是把黃梅的父兄、小叔，改爲「年青的男子」而已。

三 母女的流浪生活

春：「母親，帶着她從死神撒下的血腥的網眼裏逃出來，遠遠的離開故鄉，到靠近平漢鐵路的一個小城中暫時住下。」（第四頁）又黃梅母親追述：「『大雪天我們困在一座破廟裏，……一連三四天出不得門，肚子又餓，身上又冷，母女抱在一起……籃子裏只剩了半盤小米稀飯……媽叫你吃，你不肯吃，你叫媽吃，母女兩個抱着哭了起來……平地上雪漫着你的膝蓋，好容易才連滾帶爬的下了一個高坡……可是過橋的時候……媽沒有拉住你，你撲通一聲掉到河裏……』」（一一四至一一五頁）

星：「（亞南自述）『大家眼看着大難臨頭……在黑夜裏，母親揹着我，翻山過水，經過好多天的流亡，才脫離了虎口。……一個月後，我和母親流亡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找到了一座破廟，作爲安身之所。每天，太陽升起的時候，她就到山那邊村裏去給人家做散工；直到太陽落下的時候，她才給我帶些食物回到這破廟裏。（六五頁）

四 母親的辛勞

春：「母親有時給人家洗衣服，有時又替成衣鋪或鞋鋪做一點零碎針線，母女倆過着和叫化子差不多的饑餓生活。」（第四頁）

星：「『母親只好幫人家做點零星的針線，勉強度日。我就在這樣艱苦的歲月中，一天天長大起來。』」（六五頁）

五 放羊、唱山歌

比較(太陽)

一到山上放羊……有時也放牛。』（二四頁）又：「放牛的孩子們坐在石頭上或牛背上，一問一答的唱着大別山中的古老情歌。……被牧童們的歌聲所感動，也不知不覺的低聲唱了起來。」（第二頁）

星：「『交給我一羣羊，教我每天趕到山坡上去。』『你放過羊？』我奇怪的看着她。「是的，牧羊女！……每天一清早，在太陽升起來的時候，我便帶着乾糧，趕着羊羣上山去；……倦了便在石塊上睡一覺……我們還唱着太陽的山歌來呢！』（六七至六八頁）

看，兩位「太陽小姐」同樣在苦難中成長；同樣遭到共禍；同樣跟着母親逃亡；同樣住在破廟裏；母親同樣替人家做針線；也同樣放羊和唱山歌！若說不是有意「摹擬」，誰會相信？

四、性格

一 戀愛觀點

春：「『那你才不曉得我的脾氣哩。』黃梅撕着那張紙條子（情書）說：『我現在並不需要愛；等到我需要的時候，我一定要爭取主動。我要愛就愛，不愛時誰給我磕一百個頭也不成，不信咱們兩個打個賭！』」（八三頁）

星：「『說老實話，我壓根兒不贊成你這個小說的題材，要愛就愛，不顧一切的愛，要不愛就不愛，一點也不浪費感情。』（五八頁）又：『笑話！我偏要主動的選擇男人。』『用你美麗和才幹，教你選中的男人跪在腳底下？』『我會給他一個銅板，像打發叫化子，叫他再去哀求另一個主僱（別字）。』」（二一○頁）

二 愛國第一

春：「我現在並不需要愛。」（八三頁）又：「那，又要革命，又要家庭，又要愛人，又不肯同愛人一道，活該痛苦！」（二一四頁）又：「活該，誰要他自找痛苦呀？我就討厭這一類革命青年！」（二四八頁）

星：「『以目前的環境來說，也不容我多想這個問題，我們的國家到了這樣情況，我已經將我全部的熱情貢獻給它，如果我有愛人，他會得到什麼呢？』（五八頁）又：

離開家庭，更有些人還忘不掉自私地（此係別字）愛情。』」（二一七頁）

三 奮鬥精神

春：「我自己是勇於破壞也勇於創造的。」（一四八頁）

星：「她這個人最喜歡這種獨立奮鬥的精神。」（一八四頁）

五、狂熱的愛國活動

春：「她夢想着將來也會整天整晚的忙於開會，宣傳，演劇，演講，還有許多她所不很清楚知道的救國活動。」（第九頁）又：「洗過臉以後，她告訴黃梅說：『今天是星期日，全體同學要分組下鄉宣傳。』」（三二頁）

星：「亞南是學生會的領導人物，天天忙着開會，演講，夜裏還在寫計劃書和工作報告；有時代表學生會和外界連繫，儼然是一副女政治家的派頭。」（二○四頁）

一 唱義勇軍進行曲

春：「『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這歌聲使黃梅非常感動。」（十八頁）

星：「她（亞南）靠緊我，向四方看一看，大膽的挽着我的手臂，輕輕的哼起義勇軍進行曲。」

這段文字，原在舊版一九六至一九七頁，可是新版中卻刪掉了。爲什麼？是不是嫌「摹擬」的痕迹太顯露？

二 辦壁報

春：「第一要趕出六份大壁報……第二要連夜趕排一個戲，……張克非自己負責編壁報，黃梅和朱志剛幫他集稿，」（二○八頁）又：『她（羅蘭）只寫文藝，你（黃梅什麼都敢來，尤其是愛寫論文；她愛寫小詩，你一動筆就洋洋大篇；』（二四五頁）

星：「在篇幅上，很快由半月刊增改爲週刊；並且特地派了一位助理編輯蘇亞南小姐，來指導我們。」（四四頁）又：「在亞南的鼓勵下，我參加了學校裏各種宣傳的組織。出壁報、散傳單、編寫劇本，甚至做演員；從舞台上演到街頭。」（二○四頁）又：「她那堅強的性格……潑辣的文筆……無一不象徵着熱力充沛的太陽。」（四五頁）

替一個年青朋友提出控訴

從一一九期起，我看到齊又簡先生寫的「春」「星」兩書的比較談，除了佩服齊先生處事精微，把「星」書的來龍去脈，一一挑出，抽絲剝繭，無所遁形外；我更認爲齊先生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多少年來，有一件事情鬱壓在我胸臆中，使我心情沉重。每逢想起這件事，就感到悲憤難過！現在讀到齊先生比較談的大文，使我陡地憶起沉痛的往事。

相信走馬看花的讀者可能沒把這事放在心上；可是與這事有關的人卻永難忘懷。事情要追溯到一九六七年的五月，我要說的不是港共暴動，而是香港文壇中的一個小風波。

在十八期的「當代文藝」（即一九六七年五月號）中，有一篇附有照片，佔半頁篇幅的「文章」，大號字標題是「打擊文章扒手」，然後分四行列出：

抄襲人：凌風（本名鄺偉然）　作　品：欺騙（本刊「六七年三月號」）編者按：查實是二月號

原　作：載於台灣函授學校六七年度第一期校刊　揭發人：越南西貢趙××先生

以下是該「文章」的內容：

「抄襲別人文章（俗稱文章扒手）是一種鄙劣的欺騙行爲，不唯損壞了刊物與原作品的聲譽，也使讀者蒙受金錢與時間的損失。現在我們證實了凌風的這種勾當，並經他書面承認，現根據我們的徵稿簡章第八條，『除依法追回稿費外，並刊出眞姓名向讀者致歉。』在此，我們謹向揭發該稿的趙先生致以最大的謝忱。

——編輯部」

寫到這裏，我要表明身份：這位被「打擊」的「文章扒手」凌風，是我的同學，而且是感情很好的同學。當凌風被「打擊」那年，他還未滿十六歲。他常常投稿到一些報刊上，報紙的學生園地，也常有他的文章發表。至於他怎麼會抄了一篇文章投到「當代文藝」，我卻不知道，猜想他的動機是想出出風頭，因爲有作品在報刊上發表的同學，很受人羨慕；大概凌風也爲了想滿足這一點點的虛榮心，因而在偏僻的刊物中抄了這段東西，希望在「作者羣像」中登出照片，那在學校裏就會得到許多艷羨的眼光。我是年青人，明白年青人心理，這樣子出一下風頭，比較賺那幾元一千字的可恥稿費滿足得多。

自己沒有能力寫作，爲了出風頭而抄襲，凌風這種行爲誠然不智。可是這麼一個年紀青青的孩子（大家可以從他的照片看得出來），在一念之差的剎那間，做出一點錯事，是常會發生的。別說抄襲文章，就算偷取東西，也不過由於一時貪念引起。因此，司法當局對未足年齡的童犯，是另外制訂法律，從輕發落的。

大家常常讀報，會見到未足十六歲的法庭童犯，例不將名字發表，否則這家報紙就有被控告的可能。爲什麼司法當局要立這樣的例？目的在保護兒童，避免他們一念之差當中，做出錯事，成爲終身污漬，在他的畢生中，永遠蒙垢；以後過的悠長歲月，會陷在極度自卑的陰影中。

不要扼殺孩

「當代文藝」十八期發表了這篇「文章」後，這可憐的孩子所受到的「打擊」，其嚴重處非身受者不能體會得到。他希求的原本是出風頭，向同學們表示一下威風；結果適得其反，受到了最大的侮辱，收穫的是同學們的揶揄。本來希望在「作者羣像」中登出照片，竟成爲「驗明正身示衆」的致命一刀！

這事發生後他自動退學了，並且避免和同學們見面，精神上的打擊，心靈上的創傷我最了解，因爲我和他相處多年，一直和他感情很好，現在，他變了，不敢再談寫文章，變成一個自卑感甚重的悒鬱青年；在我，感覺到已失去最要好的一個朋友，我對這事的悲憤，也許不在他本人之下。我覺得，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該對一個

三　所謂「從舞台上演到街頭」，是指抗戰時一幕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而言，此劇在兩書中都上演過：

春：「忽然羣眾間有人激忿的舉起拳頭，大聲的叫着：『放下你的鞭子！放下你的鞭子！』：：黃梅怔了一下，覺得這個女孩子的聲音彷彿耳熟。：：立刻就被她認識出來。同時那個可憐的白鬍老頭子，那個打鼓的夥計，和那個農民打扮的英雄人物，都被她識破了。」（三八至三九頁）

星：「『同學們正在上演你的劇本、』我乘機向亞南說：『你應該去指導一下的。』『排演時都看膩了。』她說：『那是描寫民間疾苦激發人民愛國心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我不過加進許多情節！』（一〇〇頁）

四　打游擊

姚雪垠筆下的黃梅，是一個革命性、戰鬥性都很強的女戰士。她自幼受過「農民流血暴動」的慘痛教訓，「曾被那些造反的村人們誇讚爲『少年游擊隊』的優秀隊員。」因而不但會打游擊，還會指揮作戰。徐速筆下的蘇亞南，雖然也是這一類型，也會騎馬、射擊、打游擊，卻毫無事實根據，那些技能都是作者信手賦予的。

春：「（黃梅）『怕什麼？喝，萬一敵人打過來，咱們就打游擊。』（一四八頁）又：『她（黃梅）生長是一匹野馬，』羅蘭接着說，『將來眞打起游擊來，那她才不知道怎樣高興哩。』（一〇〇頁）又：「忽聽見黃梅在山腰間大聲叫道：『讓我來指揮！讓我指揮！我是打過游擊的！』（二六五至二六六頁）

星：「其實，亞南已經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戰士了，她學會騎馬、打槍、爆破，有幾次還瞞着我們，跟游擊隊到白餘里外去偷襲敵人的防線。」（二五一頁）又同頁：「亞南和楊子雲白天也不敢公開活動，只是夜間和一些游擊隊的領袖們開會，給他們策劃各項敵後的游擊工作。」又：「我（亞南）已經打聽到我們那支整編後的游擊隊已經開赴戰場，因此，我決心要趕上他們。」（二七〇頁）

五　唱救亡歌曲

……途逞威風

蔡文龍

知道只有「萬人雜誌」這本主持正義的刊物，才會替我發表。

大家可以體會到我讀了齊又簡先生的「比較談」後，心中有怎麼樣的感受。我曾作過另一種「比較」，我想到一篇是幾千字的短文，一本是厚厚的巨著；也想到一個是乳臭未除的小子，一個是名聞東南亞的成名大作家；更想到一個受到可以致命的惡毒「打擊」，一個卻由齊先生客客氣氣的去「比較」；最使我覺得可笑的是：一個「經他書面承認」，一個卻死雞撑飯蓋。這幾個比較，相信比齊又簡先生的比較更為有力。

於此，我又不能不佩服我底好友的勇氣，他做了錯事，自己肯承認；比之那些還極力狡辯的人，不知要強多少倍！這也是他雖然被指為「扒手」，而我仍然渴望

」；即使「根據我們的徵稿簡章第八條」，也只規定「除依法追回稿費外，並刊出眞姓名向讀者致歉」而已，並未規定「刊出照片」；他們連凌風的照片也刊出，毫不留情地摧毀這孩子的一生，剝奪了他的自尊，把他驅進痛苦的深淵，為的什麼？不過抄了人家的幾千字。一個還在求學時期的孩子，這行為算得「罪大惡極」麼？值得受到比解上兒童法庭受審的童犯更嚴重的懲戒麼？犯了偷東西甚至打刼的童犯，也受到法律保護，不許將他的姓名登出；「當代文藝」的主編憑什麼權力，用「私刑」摧毀別人的一生？

這幾年來，我一直把那本「打擊」我的好友的「當代文藝」保存起來，要等機會提出控訴，讓社會人士評評理，看看是否該對一個孩子採取這樣毒辣的手段。

繼續和他做朋友的理由。

按照法律，「扒手」與「大盜」的刑罰應該不同，扒手要驗明正身示眾，不知大盜該如何懲處？

我的話也許說得太多，望各位原諒我心情悲忿，無法自制。如果編輯先生准許的話，我還要繼續控訴，我要把積鬱心坎多年的憤怒迸發出來，揭破那自以為了不起的狂妄之徒的畫皮，讓社會人士看清楚他的本來面目！

（編者按：圖片中遮着眼睛部份是我們加上的，如果我們照樣刊出，就要成為「幫兇」了。并希凌風君與我們連絡，歡迎他提出控訴。）

打擊文章扒手

抄襲人：凌風（本名鄺偉然）

作　品：欺騙（本刊67年三月號）

原　作：載於台灣函授學校六七年度第一期校刊

揭發人：越南西貢趙××先生

抄襲別人文章（俗稱文章扒手）是一種鄙劣的欺騙行為，不唯損壞了刊物與原作者的聲譽，也使讀者蒙受金錢與時間的損失。現在我們證實了凌風的這種勾當，並經他書面承認，現在根據我們的徵稿簡章第八條，「除依法追回稿費外，並刊出眞姓名向讀者致歉。」在此，我們謹向揭發該稿的趙先生致以最大的謝忱。

——編輯部

樹的枝子上，人們聽見她那充滿着活力但並不圓嫩的歌聲從高處落下來：『我們在大別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強馬又壯……』同學們立刻跟着她唱了起來。」（二五四至二五五頁）

星：「笑聲、鼓掌聲、又熱烈地響起來，亞南從座位上跳下；臉龐紅紅的，激動得像一隻報曉的公雞。忽然，她伸起頸子，一聲長鳴，整個車箱（別字）裏也跟着唱起悲壯的戰歌。」（二一七至二一八頁）

六、關於躲警報

春：「突然，城門樓上的警報響了。一開始就是緊急警報，……黃梅，羅蘭和林夢雲，緊緊的挽着手，隨着一羣老百姓跑出郊外的榮園旁邊，跳進一道新掘的曲線壕裏。……『不要露出白手巾！』黃梅命令她旁邊的老百姓：『不要露出白的東西，不要動！……也不要怕，沒有關係！』（二八一頁）又：「同時她又在監視旁邊的老百姓，不使他們被飛機發現。『不許動！』她嚴厲的小聲叫，『不要抬頭看！』（二八二頁）

星：「就在這個時候，緊急警報又響起來了。」（二三六頁）又：「亞南將我背上的孩子，交給老婦人，指着車站附近的一座石橋：『不要怕！你們就躲在那石橋底下！』……『不要動了！』亞南一面向張幼華擺擺手，一面又招呼那些抱着孩子的女人說：『嫂子們！把孩子抱好，不要震壞了他們的耳朵……』（二三七頁）

七、被炸時的虛驚

春：「『別說話……快點蹲下！』……『糟糕，』她喉嚨裏咕嚕說，『可要完了！』……一個猛烈的打擊落在她的背上和腿上，她心中叫道：『炸傷了！完了！』投彈一停止，黃梅不管飛機上正掃射着機關槍，趕快的爬到楊琦身邊，喘着氣告訴他說：『我給炸傷了！背上比較重，你快點瞧一瞧！』楊琦虎的坐起來，向她的背上一看，吃吃的回答說：『衣服沒有破，也沒有血，大概是橋上落下的什麼打的。』（四二三頁）

星：「『進去！』亞南驚惶的喊叫起來。……『糟糕！這座橋的目標被它們發現了！』亞南發狂似的，拉着我滾在草叢的土穴裏。……我驚恐的坐起來，發現亞南的脊背上，有一隻血淋淋的斷手。『怎麼，你受傷了！亞南！』我失聲的叫起來。『哎呀！』她檢起那隻斷了的手臂，摸一摸頸子，搖搖頭：『大概血是從這隻斷手上流了出來的。』（二三九頁）

綜觀上述各項，我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這兩位「太陽小姐」，無論是外貌、身世、性格、戀愛觀點（爭取主動）、愛國熱情、奮鬥精神、各種愛國活動、打游擊、警報中指揮羣眾、被炸情形，以及認以為受傷時的虛驚，幾乎沒有一樣不十分相似。「星」書中的蘇亞南，簡直成為「春」書中黃梅的一幅「畫像」了。說「星」書作者是一位「摹擬專家」，似乎也不為過吧？

下次再談「七拼八湊的徐堅白」。

偷鷄的下場

社會上的「偷鷄」有三種：第一種是「偷鷄摸狗」名符其實的「偷鷄」。這種偷鷄賊在本港看不到，但在大陸農村中卻非常普遍。賣油郎生於農村，每逢看到壯年男子到村中乞食時，大家都認爲這是偷鷄賊來光顧了，便留神自己養的鷄有無短少。有次在一個男叫化子走過之後，「二冒失」家的鷄少了兩隻，大家認爲一定是被那人偷去了，於是二冒失提了鎌刀帶了一羣好事之徒追了去。追到之後，在他身上一搜，竟在破衣襟下搜出了六隻，都是自本村偷去的。當然，那人偷鷄不着還被打得半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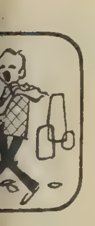
第二種是賭博的「偷鷄」。最常見是賭沙蟹，有的人雖然是「二仔底」，卻把它當作「A」、「K」來打，如果他看到枱面上沒有大牌，而他又是「扣A順」或「扣K順」，那更不得了，他會罄其所有加大賭注。這時那些無資格較量的人自然會低頭認輸；即令有資格決一雌雄的膽小鬼，也會被他那種盛氣凌人的聲勢所「唬」走；只有擁有眞正實力的人，才會沉着應戰，最後不慌不忙地捉隻「肥鷄」！

第三種是「孤注一擲」的「偷鷄」。這是一種最大的冒險，必須是大智大勇之士才能偶一爲之，而且還必須有實力作後盾。僥倖成功，可以渡過難關，否則便會身敗名裂爲天下笑。例如：諸葛亮的「空城計」便屬此類。如果被司馬懿看破虛實，領兵殺進西城，那麼，孔明只有束手被擒的份兒；假若沒有趙雲的力量作後盾，司馬懿縱被蒙混一時，等到識破詭計，二次殺來的時候，孔明仍然難逃浩刧。所以不僅孔明一生不敢用第二次，就是千餘年來，也沒有那個吃了熊心豹膽的妄人敢來一個「東施效顰」！

叫化子「偷鷄」被人識破，不過是挨一頓打。賭撲克「偷鷄」被人識破，不過是把賭本輸光。把名譽、人格、作「孤注一擲」的「偷鷄」，一旦被人識破，便身敗名裂爲天下笑！這損失何等慘重？然而有人敢於嘗試！賣油郎有詩嘆曰：

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腹內空空繡花枕，偏充淵博勝前賢。拳打南山兎，腳踢東海黿；識字僅兩袋（註），下筆卻萬言。山無虎豹猴稱霸，自誇神通賽齊天！平生偷鷄無其數，一朝失手地難鑽。地難鑽，羞何堪？夜夜睜眼愁不眠。勸君莫作偷鷄客，偷鷄容易下台難！嗚呼吁嗟兮！偷鷄容易下台難！

註：北方識人無知曰「斗大的字認識兩袋。」按一袋可容二斗，兩袋等於四斗，謂識字不多也。



從君子談到婦人

君子一詞在孔夫子之前，想必是專用名詞，可是經孔夫子一用就變成泛稱名詞，變成褒義詞。一切美的好的品德都歸納爲君子之德。可是一經孟子的古之君子如何如何，今之君子又如何如何，君子的崇高地位就開始動搖了。等到韓愈的古之君子乜乜物物，今之君子乜乜物物，君子一詞就正式「一分爲二」，必須有古今之別，不能籠統稱之。傳到魯迅之手，來一個正人君子如何如何，君子一詞又「兩分爲四」，眞君子、僞君子、正人君子、不正人君子……一齊出籠。君子的定謂雖然愈來愈多，但不外都是年晚的跳樓貨、價値急瀉直落，由褒義變爲貶義。如今若有人說「某某乃君子也」。某某可能不會以爲你在恭維他，反而會認爲你在諷刺他。因此，在褒揚方面君子一詞不能再用了，只好以大丈夫來代之，於是大丈夫乜乜，大丈夫物物不絕於紙了。至於婦人一詞，卻自始至終都置於被貶斥的地位。五四運動大叫男女平等，老毛也大呼婦女解放，然而卻於事無補。如今人們還老是「婦人之仁」、「婦人之見」、「婦人與小人不能共事」的叫個不停。其原因不僅與「男尊女卑」的大丈夫主義有關，而且與女人的自卑主義也有關。因爲女人本身並不積極地爲「婦人」翻案。比較傑出的女性，也只滿足於「英雌」的地位，甚少有人想做做「英雄」的。

女人大都承認自己有很多地方不如男人，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女人沒有廣濶的胸懷，卻有狹小的心眼。古語有曰，宰相腹裏能撐船，想做大事想有大成就，首先必須要有像汪洋大海那樣廣濶的胸懷，才可以高瞻遠矚，才可以「不讓土壤」以成泰山，「不擇細流」以成大海。目光與襟胸有着直接的關係，只有具備長遠目光的人，才會有廣濶的襟胸；只有有廣濶襟胸的人，才能具有長遠的目光。

男人不一定每一個人都具有廣濶的胸襟，但相對來說，總會比女人濶一點點。能夠存異求同；能夠承認別人靚過自己；能夠不念小惡、不計小利。至於那些事不分大小，必耿耿於懷，必「両両計較」的男人，只不過形爲男人實爲婦孺的兩性人而已。也就難怪他們滿腹「婦人之見、婦人之仁」了。

女人，如孟麗君，是否「宰相腹裏能撐船」？在下尙無暇去考究。但就小說與劇本所刻劃的孟麗君來說，也只是滿腹兒女私情，滿臉矯揉造作。給在下的印象，只得滑稽兩字而已。

至於一般的婦人之見，目之所見，多限於「忽見陌頭楊柳色」；心之所想，則限於「悔教夫婿覓封侯」。家國大圖，婦人多是視而不見的。才華如李淸照者，國破家亡之日，也只見到「獨自怎生得黑」；傑出如趙太后者，强秦壓境，國家危在旦夕也不顧，還要高叫「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這世界

藍海文

許多事情我都知道，

許多事情我卻說不知道，

專門「橫扯」。四處招兵買馬，想用「合縱連橫」以「下駟對上駟」的辦法，把我們引到歧途上去，轉移「鬬爭目標與方向」，並利用我們替其新刋作宣傳。

又據說：現在有人四處查我的根柢，計劃把我過去與現在的公私生活，有關活動，作爲在另一刋物上「橫扯」的資料，用來攻擊我。並聲言「不擇手段，用盡一切辦法，認眞對付。」

我聽了之後哈哈一笑，如果眞是如此，我既笑其低能，又笑其可鄙！

我說過「生平來去光明」。明人不做暗事，在對方的新刋物沒有「開檔」之前，我可以明白告訴對方，我們是準備怎麼打的！

(一)這次筆戰的導火線是「讀者投書」；這次筆戰的主題是「星」書所存在的問題。我們列舉出來的證據可以成立，便是我們勝利；對方能拿出强有力的反證，證明我們是「揑造、誣陷、强詞奪理」，則是我們失敗。因此，這場筆戰的成敗關鍵，是所舉「星」書各種問題能否成立。如果不在這方面提出答辯，卻顧左右而言他，就等於自認「星」書是抄的而且抄得比「春」書更差。那麼，縱不學蔣芸宣佈退出文壇，閉門思過，又還有什麼臉皮再「牙擦擦」？(二)想以「合縱連橫」之法，行此「下駟對上駟」之計，這胸中有「十萬甲兵」的人，也只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爲我們的「穩、忍」階段已過，現在是輪到我們發「狠」的時候了，我們的打法是「以靜制動，後發制人」；「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只對中一個總目標，以犁庭掃穴之勢，長驅直入的猛攻，對於從側面來的冷槍冷箭，根本不理會。等到我們把「馬」射倒了，「王」擒到了，再調轉槍頭來掃蕩其散兵游勇。那本有待面世的新刋物，我們除了每期買一本，交給深諳法律的朋友研究外，我們根本就不看；事實上，該刋的內容，我們早就知道了。(三)關於我的根柢與活動，用不着四處探問，過去公私生活的荒唐，在香港二十年來的自律嚴謹，我在「彈雨餘生述」一書中，已經有過「不打自招」的記載，爲善爲惡，是好是壞，全部資料落齊。至於我在香港的「政治活動」，更用不着四處打聽，只要買一本拙著「江靑的醜史與艷聞」，在該書第三四九頁上，也敍述得很淸楚。那些話雖然是一九六八年說的，至今事隔兩年，仍然有效。至於本刋的作者陣容，我在一○五期「衝鋒陷陣又一年」文中，已有說明，這又豈是根本不反共、還有過一個時期反台的人，所能睹三話四的！

不過，我也要向開口「風度」，閉口「修養」的人，稍進忠言，勝敗乃兵家常事，在戰場上盡了自己的能力，仍然打不過人家，「雖敗猶榮」；如果既不掛免戰牌，又不在主戰場上爲自己辯護，一味使出旁門左道手段，用冷槍暗箭傷人，「雖勝不武」。筆戰就是憑學問，不能在學問上取勝，何不閉門讀書？君子報仇三年，樑子既然結下了，來日方長，現在下工夫，三五年之後創作一部眞材實料的文藝作品出來，我還是佩服閣下的。

射馬與擒王

張贛萍

多少人爲名利突然變成仇敵，
多少人莫名其妙的燃起戰火，
這世界除了利慾便是妒恨？
愛得太少偏偏恨得太多！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六日

所以對於女性在社會上受到了不平的待遇，也每會替她們不平；未曾因爲自己是個佔了女性便宜的男性，便掩盡了良心，不肯替女士們說半句公道話。

所以對於女權運動，我就大聲喝好；就是女士們之要爭取同工同酬，也是認爲百分之百的應該。

同一的工作，自應有同等的報酬，又怎能有男女之分，而强行作出低昂之別？女士們在生理上固有若干不便的地方，在工作上不免有所妨礙；但這是基於無可如何的生理現象，是值得同情而予以通融、優待的。

所以同工同酬，無論在情在理，都是應該的。

不過，有一點卻是值得討論。不少女士們都是「過於自愛」，喜歡在自己身上玩弄種種花樣；髮型啦！脂粉啦！服飾啦！都是不厭其煩的講究。許多女職員在辦公的時間內，花在梳髮、補粉、顧影自憐與及搔首弄姿上的時間，往往佔了很多辦公的工作時間。

同一類的文件，一個男職員每天可以處理五十件的，她卻連做個三分之二還不夠；只是刻意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齊齊，好好看看，有意讓男士們將她當成擺設在辦公室裏的花瓶。

同工同酬與同酬同工

爲了生理上的不方便而減低了工作效率是值得同情的；但爲了「過於自愛」而妨礙工作，卻不可原諒。所以我認爲女士們於爭取到同工同酬之後，也必須對自己的「自愛」行動稍加抑制，在工作上與男士們看齊，才能令男士們口服心服，衷心敬重。

否則，依然以花瓶的性能，而與着着實實工作着的「臭男人」們享受着同等的待遇；男士們自難甘心，他們那條氣是怎也不會順得下去的。

所以在這男女同工同酬已屆實現邊緣的時候，我不由地也就有了預感；意味到將有一天，男士們也要來一個同酬同工的要求。

因爲既享有同等的報酬，當然就要有同等的工作表現；自不能有人拿錢不做事，有人則做到「氣咳」。同工而不同酬當然是不合理；但同酬而不同工，和情理也一樣地是有着出入的。

所以我希望女士們於爭取到同工同酬之後，拿到同等的報酬，也要撫心無愧；不再把工作時間虛耗在「過於自愛」的打扮上，着力做那應做的工作，而不再是擺設在辦公室裏的花瓶。

不然的話，將見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繼女士們爭取同工同酬之後，男士們又要來作一個同酬同工的要求了！

醉八仙

人海百態

最毒婦人心

梁人傑

每年新春，我們幾個老朋友照例來一次田雞東的聚餐，算是團拜，也作爲春茗。年年如此，已經七八年沒間斷。儘管在遍地菠蘿的那一年，照樣舉行如儀。

今年這羣英會雖如常舉行，席間卻獨缺老余。健談的老余缺席，使我們這每年一度的敍會頓感冷落。每年他都是這敍會的台柱，爲什麼今年竟不參加？

大家關懷的問題，我們都曉得老余健康不大好，心臟有毛病。有次開會，他跟另一位理事吵架，幾乎昏過去，到閻王殿上報到。

自經此變，醫生勸他不要輕動肝火，如果動不動激氣，隨時有壽終正寢可能；因而我們一班拗頸朋友都讓他三分，有時明知他出言無理，也一笑置之，希望他能多活幾年，每年春茗團拜集會過得熱鬧一點。

他今年突然缺席，可料想到是身體有問題。四眼賀和他私交最篤，馬上證實這一點。老余缺席，正因爲不堪一激。

「誰激他，想收買人命乎？」大聲馮拉高那破鑼似的聲音問。

「當然不是我們這裏的人，」四眼賀說：「是他一個行家批評他的畫，說完全是山寨貨，把他氣得七竅生烟。」

「那一個行家？」

「丘老八。」

「丘老八是他的好朋友，怎說他是山寨貨？」

「老余的老婆蝲尾龍親耳聽到的。」

「我不相信丘老八會說他是山寨貨，他明知這些畫是老余拿家藏八大名家的古畫臨摹的；就是他得到孟加拉埠藝術獎的那幅『夕陽無限好』，也是向收藏家白眉崔借來臨摹的；那幾個烏龍評判毫不知情，這幅『名畫』的來歷，丘老八知之甚詳，絕不會矇查查批評他是山寨貨，我不相信丘老八會說這樣的話。」

「可是他老婆蝲尾龍言之鑿鑿，看來不會無中生有吧？何況，她又曉得老余不能激，難道想做寡母婆不成？」

「她還去找丘老八，說老余批評他的畫是大量收購，改頭換面的，把丘老八氣到吹鬚碌眼。」

「這豈不是她有意煽風點火？」

「就爲了這原故，老余過了極不愉快的一個新年。我最後一次看他，他簡直如毛澤東一樣，滿面紅光。年紀大的人，滿面紅光殊不可喜，表示他隨時可能中風。」

「爲什麼你說是『最後一次見他』？」

「見過他之後，第二天他就搬到鄉下去了。」

「是遵醫生之囑？」

「不。是遵老婆之囑。」

「這也好，讓他在鄉下靜養，不再聽到那些激氣的話，他的命會長點。」

「但事實並不如此，每天他都聽到許多罵他的話。」

「他又不是順風耳，在鄉下怎可以聽到？」

「是他老婆蝲尾龍帶回去的『口信』，每天她從市區回去陪他，就向他作一次『報告』，今天什麼人罵過他，罵的什麼話，都作了詳細傳達。」

「嚇！既然這樣爲什麼要搬到鄉下？他還聽到這些話，對他的病有什麼幫助？」

「在外邊，他會聽到許多朋友的話；在鄉下，就只聽到蝲尾龍的話。她的話無從向別的方向證實，耳朵軟的老余，全盤受落。他下鄉後，我見過他一次，情形實在壞。他本想參加今天的敍會，蝲尾龍極力反對，表面是爲他健康着想，實則不願他多接觸朋友，怕她『轉達』的話現形。」

「她把他送到鄉下，確是絕招。現在他的生意完全歸她主持，輕易達到了奪權目的。」

「他這種病，若然發作，隨時需要急救，把他送下鄉，有事時到市區求診，最快速的行車也要四十分鐘時間，這段時間，他該有救也變成無救。」

「對！虧你想得到，老余的幾個朋友，正在研究蝲尾龍這個女人爲什麼要把老余搬到鄉下的原因，我們一班人都認爲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老余這麼聰明，自己沒想到嗎？」

「表面上，她非常關心他，完全爲他的健康設想；實際不是那麼回來。老余當局者迷，不會看得出她的眞正目的。」

「四眼賀，你有沒有搞錯？俗語說，一夜夫妻百夜恩，人家是這麼久的一對夫妻，蝲尾龍即使喜歡搞風搞雨，也不會用這樣毒辣的手段來對付老余罷？」

「你聽過『最毒婦人心』這句話嗎？女人的心很難捉摸。你若曉得他們兩口子結合經過，就不會覺得這是奇怪。蝲尾龍現在有個孩子念中學了，她對人說是她弟弟，其實是如假包換的兒子。」

「即是說，這孩子是嫁給老余前就養了的？」

「當然父親不是老余。」

「是這樣的嗎？在他們未結合之前……」

「她是仰慕老余的『藝術』，跟他學畫，不久成爲他的入室弟子；最後，就做了余太太。」

「那她以前的丈夫呢？」

「大概已打發了。」

「會不會是……」

「什麼？懷疑她現在對老余的這一串計劃是他倆合謀的？」

「他們會不會有『復合』可能？」

「天曉得！不過，我贊成以朋友立場，佯作探病，去『點醒』老余；否則，他必定送命無疑。」

現在，事過十天八天了，他們的「點醒」是否收效，我還不曉得。只有暗暗爲老余他祈禱，希望他不要「活活給激死」才好。

從容就義

黎民

一座五層高的碉堡，矗立在橋頭，三面被植上的荆棘圍着，前臨小溪。從堡上瞻望，流水潺潺，襯着滿路有色無香的野花，後面一大片田野阡陌，麻雀兒吱吱喳喳的跳來跳去，景色可夠怡人。從前，鄉老們選擇了這地點，建起保衛閭里的堡壘，算是適當得很。

有了「辛中國」之後，這古老的東西便好像沒了用場。據說大多數人的心理已變成盜賊，可惜全數的人都變了乞兒！但是，機詐的「工劊黨」卻不會遺漏了它的「剩餘價值」，最好不過就是把它充作牢房！

張興强躺在碉堡頂層的地板上，那幾個「砲眼洞」窗口，早被磚塊堵得不透風也不透光。當然，「紅太陽」的光不可以照在「罪人」身上；更不應該讓這等人物數上半點「風流」！

一陣陣潮濕臭穢的氣味，很可能把人的呼吸窒息，但他的熱血還是不斷地奔騰，思潮不住地波動。漆黑一團的空間裏，他憧憬到兩個被斬得血淋淋的人影：一個是南區銀行的人事科長陳敵胡——正牌共特；另一個是鬪爭會上的積極份子徐邦松——頭號幫兇。

這兩個狗養的，眞是百死無以蔽其辜，只恐怕一個也沒死去吧！我衝進廚房去時，能夠抓到的只不過兩把鈍器——菜刀。要是利器，那倒恰好是「一個夠本，兩個有利」。媽的！徐邦松那小子，大家「本是同根生」——同鄉、同學和同事，幹麼落井下石，帶頭鬪爭，兇到要把我搗作蒜泥？嘿！今天殺你不死，算我倒楣，亦算給你留條「死路」，看那時那日，你也有機會被打下鬼門關去吧！

他想着：憤怒地就要舉手劈殺，只可憐痛苦了自己的手腳，被鐐銬的狗牙齒嚙痛了！這切膚之痛，使他更把那個「正牌特務」恨到極點。——那惡魔，掌握着幹部檔案袋，就像吊死鬼手裏拿着套索，只要他高興順手向誰一拋，誰便準有機會進入枉死城！

曾記當年。「鎮反」——大屠殺的時候，他看見綑赴刑場的人羣中，有幾個言笑自若的人，無意中對他們加了一句「從容就義」的按語。這鬼東西便組織了大會小會給他來個「批臭批透」，結論是絕對絕對的「喪失立場」；並且按上「思想附敵」的紀錄。嗨！這些大帽子，只有魔鬼黨才能製造！而毛魔頭也曾高呼過「蔣委員長萬歲」，那又該算什麼！

這還也罷。「土改」最後階段，銀行裏用人民幣——人民弊到透的廢紙，兌去愚農民從地主家裏勒來的金銀珠寶數字；「五反」時期，又騙工人從工商界手上搾來的美鈔港幣數字；區內的僑滙數字……數字的外洩，陳敵胡統統算上他的賬，難道除了管這些賬的他能知道之外，便沒有人知道了嗎？這又得蒙上「洩漏國家機密」的嫌疑！以後只要風吹草動，「運動」一到，皆得受一番比刑訊還難抵受的「挖底查根」！如今，在清除劉修餘孽的「陽謀」底下，又把那吊死鬼的套索拋到他的頭上！不過，前前後後，說來說去，還不是爲了一個林麗玲！

臭穢的空氣仍然不動，但一想念到麗玲，他便覺得空氣立時清新，而且給一股溫馨籠罩了整個身體。她……有一張不用搽粉的粉臉，兩個小梨渦，和柔和的個性，是同日被派到南區銀行工作的女學生。在那天「歡迎新同志」的文娛晚會上，他被她的美麗面孔吸引，她也爲他的小提琴演奏所陶醉，正是郎才女貌，一見鍾情，不久，他倆便自然而然地浴在愛河裏。

在沙面公園的椅子，和她並肩靠座，仰數着明亮的星星，讓樹上的葉兒花瓣飄到她的臉上，和自己的胸前；越秀山麓的林蔭底下，和她躺在一起，漫說着幸福的將來，加上個熱情擁吻。這纏綿，眞値得無窮的回味；這往事，委實令人快樂無邊。然而一切的一切，同時也使得那該死的陳敵胡把他視作眼中釘子，老是利用職權來找麻煩：明的是給他倆以公開的打擊，說什麼：「只顧談戀愛，妨碍了工作……」暗的是向她進行威迫利誘，說什麼：「愛上了有問題的人定沒有結果，如果愛個黨員，自己也好做塊特殊材料……！」雖然，到頭來「麗玲結了婚，丈夫不是我」！但他會原諒她。唉！肉在砧上，她又有什麼辦法不快刀斬亂麻地，嫁給一個比陳敵胡更高級的魔鬼？這出乎意料的結果，可以免了她更多麻煩，也好教這惡魔落得個「枉作小人」啊！想到如此，他咀角不由得露出一絲「慘勝」的微笑！

溪水照樣流，野花照樣開，他沒有在牢房裏刻上不可能看見的記號，也沒有人計算他被關了多少時光。英勇的追殺……麗玲……越秀山……照樣輪廻在他腦袋裏翻轉，代表了走個不停的時計。可不知這時計指向那裏的當兒，突然有人傷喚了他的名字。於是，他便拖着瑯璫鐵索沿梯級下到碉堡門前。數天失掉了的光線，把他射得頭昏目眩，迫着閉上眼睛，讓人拖拖拉拉的帶上大路。然後，推上車子，又載到市裏的公堂。

照例，他被問上一些姓名年籍之類的東西，堂上的老爺，也沒有給他一點申辯，上訴之類的權利，便把一枝白紙黑字紅硃批的標籤擲下公案，由武裝人員替他插在背上。終於又被押上綠油布蓋着的篷車！

車子顛簸地朝北郊的路走，他心裏自然明白那是什麼一回事。殺！殺！殺！殺共產黨！……正牌特務，頭號幫兇……麗玲……越秀山麓……那些「從容就義」的英雄……所謂「國家機密」的數字……還有毛魔頭那些：「年青人！我們都老了，美好的將來都是屬於你們的……」美麗的謊言，都隨着車輪的飛馳聲扭在一起！憤火從他心底一級級地上升，使他忘了死神臨近的悲痛，迸發了平生最大的叫聲：「消滅共產黨」！「燒死毛澤東」！「活埋人民大災星」！……

青年園地

山海關外的風雪——勝利還鄉記(四)

崔羽

我們一行十六個人，多半家在北平，或有親友在北平，因此在天津下船之後，誰也沒有心情戀棧，急忙搭上火車，趕向北平去。凸形的古城，別來無恙。火車一過豐台我的心就在加速的跳。當火車在正陽門車站停下時，整個人好像墜入幌惚的夢境。抗戰的勝利，家人的團聚，古城的重逢，這麼多這麼大的快樂，刹那之間一齊交迸在心頭，二十幾歲的小伙子也忍受不住了，兩泡熱淚，不禁在笑臉上滂沱。

我原來的計劃，到北平之後，入醫院檢查一下身體，在家休養休養，然後再決定出發。想不到我的幾位老師，在東北各省都任了要職，正在北平到處找人和他們一起去接收，我也被網羅了，在教育部門作了一名小職員。於是連年也沒有在家過，休息了半個月，就奉命到錦州報到了。

大軍雲集錦州

山海關是東北與華北的分界綫，它不止是政治區劃的分界限，並且是自然風土的分界綫，陽曆十一月下旬，在華北正是小陽春，晝暖夜涼，碧空如洗；可是在東北已經冰天雪地了。

當火車從天津向山海關行駛時，鐵路兩旁的田野，零零散散的積雪，在溫暖陽光下融化，把田土都潤濕了，看見許多老婆婆小孩子，蹲在門前晒太陽。可是火車一出山海關，景像陡然一變，車兩旁白茫茫冷森森，一望無垠的雪原，那個風也邪起來，風勢不大，可是發出凜冽的呼嘯，一股冷氣透心蝕骨，不到半小時，兩隻腳就凍得發疼，禁不住直磋地。

抗日戰爭雖只八年，可是東北自九、一八起，已淪陷了十四年，東北父老之渴望國軍接收，比任何其他地區熱烈，在沿綫火車站上，掛滿了歡迎國軍的標語：「國軍是國家的干城」，「國軍是人民的救星」，「向勞苦功高的國軍致敬」……句句話都充滿赤誠，塗滿血淚。

當時國軍佔領錦州不久，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正在錦州佈置北上接收。當時到達錦州的部隊，僅有五十二軍、青年軍二〇七師，新一軍和新六軍正從秦皇島源源開到，街上到處都是軍人，軍裝則形形色色，新一軍新六軍穿的是美式軍裝；五十二軍，穿的是綠色棉軍裝；青年軍二〇七師則穿灰色的棉軍裝。

日本難民的慘狀

在敵僞統治時期，錦州是錦州省的首府，建設頗具規模，錦州舊城很小，日人於車站前建立了一大片商業區和住宅區，足可容納十餘萬人口。原來居住的日本人，半數進了集中營，半數則併戶而居，當局設立日僑俘管理處來管理他們，等候船隻遣送返國。

這些待遣的日人，當時已很久沒有收入，又經過蘇軍的洗刦，多半襤褸不堪，變成赤貧，不得不臨時做些小生意，或爲中國人傭工維持生活。傭工的人實佔多數，一般的商店，飯舘，旅舘不但都雇用日本女工，接收官員的公舘宿舍也多雇用，因爲她們工作勤力，工資又極廉。他們在街上擺了許多攤檔，賣各式各樣的小食。當壚的文君，多是侵華軍人或官吏的妻女，十四年來騎在中國人頭上，作威作福，如今低聲下氣，侍奉中國人，她們內心的滋味，可以想見。一般從南方來的國軍士兵，打了八年日本兵，從來沒看見過日本女子，現在有機會享受她們的服務，都樂於前往一試。因此那些日本難民開設的食攤，無不生意興隆。其中有一間字號叫「凍天紅」的，規模最大，生意最好，因爲那個「紅」字，有親共之嫌，曾遭治安當局的取締。

我所住的宿舍，也雇用了兩個日本女工。爲我們幾個單身漢燒飯，洗衣服，打掃房間。

這兩個女工是北海道的農民之女，戰時她們全家被分配到東北黑龍江省做「開拓民」。那是幾十家整批從日本移殖來的。由僞滿政府劃出較肥沃的土地，把中國農民遷走，給他們做「開拓村」。到日本投降爲止，在吉林，黑龍江兩省，日本「開拓民」約有四十萬人。假使不是抗戰勝利，繼續發展下去，整個東北將與韓國連成一片，成爲華日雜居的地區，將完全被日本同化。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吞併中國最深遠的計劃。如今思之，仍不禁毛骨悚然。

那兩個女工穿着破爛的男裝，剪着短短的男髮，臉上，手上都滿是凍瘡。問她們何以到此地步，那個才十七歲的女孩，不禁淚流滿面，說出一段悽慘的故事。

進駐錦州蘇軍的形象

當「八、一五」日軍投降前夕，她們這個開拓村奉命疏散，集中大連回國。可是由於蘇軍突然參戰，鐵路綫被轟炸，未能順利集中到大連去，當她們到達哈爾濱時，蘇軍已擊破關東軍的抵抗，長驅南下佔領了整個東北及內蒙。她

們所搭的一列火車，經過四平街附近一個小火車站時，警備車站的蘇軍，上車搜刼女子，她兩人也被刼下火車。火車載着她們的家人走了，她們一羣少女則被拖入蘇軍兵營，受了半個月的蹂躪，才被釋放。以後她們就剪去了頭髮，易了男裝，搭上另一列撤退日僑的火車，輾轉流離來到錦州。

這是我到錦州第一天晚上聽到的故事。後來我從同胞的口中，聽到千千萬萬個諸如此類的故事。

一個雜貨店老闆告訴我，蘇軍開入錦州的經過。野蠻、荒唐、奇特，聽來啼笑皆非。

進佔錦州的蘇軍，大約有一營人，是軍服破爛的步兵，僅有一匹從日軍虜來的戰馬，為首的部隊長騎在馬上，馬無鞍無蹬，馬背上舖了一條毯子，毯子兩旁繫了兩條蔴繩，蔴繩繫了一個套，兩隻脚就踏在繩套裏。

部隊長騎着這匹馬打頭，五六百叫化子兵跟在後面，東倒西歪，踉踉蹌蹌開進了錦州。

到錦州第一件事，是派一排兵到日本陸軍醫院，載走兩卡車女護士，安慰官兵。然後才下令日軍繳械。日本人很聰明，怕蘇軍繼續亂行姦淫搶掠，自動組織了一個慰勞會，徵集日本娼妓、吧女送到兵營去供奉，更選年青貌美女子陪侍蘇軍部隊及軍官，又送錢或送東西。因為蘇軍人數少，供應充足，所以蘇軍在錦州的姦淫掠奪並不太甚，同胞受害亦較輕。個別的強搶、強姦案子雖有發生，但是比起瀋陽各地情況，就有天堂地獄之別了。

秀水河子之戰

民國三十五年元旦，國軍在錦州舉行閱兵，遊行，慶祝光復。參加檢閱主要部隊為二〇七師。那天奇冷，氣溫在零下二十度左右，可是錦州居民幾乎傾城而出，站在雪地上觀看國軍的行列。當一排一排的國軍，步伍整齊，雄姿英發從他們面前走過時，不禁响起雷動似的歡呼，很多舉起手可是喊不出聲來，因為他們正在泣不成聲。十四年的委屈和悲痛，卻在最快樂的瞬間爆發出來了。

青年軍二〇七師由這出了名，成為東北最受歡迎的部隊。因為士兵都是知識分子，儀表斯文，身體發育也較好，他們分列式行進，實在雄壯美觀。

蘇軍從三十四年十一月二日分三期撤出東北。國軍以錦州為中心，緊跟蘇軍的撤退而前進。三十五年一月間，北上國軍已進佔平瀋鐵路要衝打虎山，繼而攻克彰武，逐漸迫近瀋陽。

蘇軍所以分批撤退，為的是爭取時間，幹兩件壞事：①拆運工廠機器（總計約二十億美元），②二是將繳自日軍的武器，移交給滲入東北的共軍。國軍在東北的接收，名為接收，其實是最苦的作戰。蘇軍佔領地區，中共早已建立政府，蘇軍一走便交共軍接防，國軍前往接收就是戰爭。錦州、營口、彰武等地都是這樣收復的。

最初共軍很想把國軍困在錦州，正集中主力圖求一逞。想猛下當頭一棒，挫折國軍北上的信心。因此有彰州外圍秀水河子一場激戰。國軍一個團，遭共軍三個縱隊（軍）圍攻了數晝夜，共軍遺屍數千人潰走。那時國軍不但火力強而士氣特高。經過這一役之後，共軍得到教訓，還不到與國軍硬拼的機會，於是將主力調往長春以北，等待國軍深入，拉長運輸綫，然後再施展「斷綫打點」，「圍點打援」的戰術。可惜東北國軍當局，因自信心太强，又因屢戰屢勝而驕，遂一往直前。進佔地方越多，防守負擔越重，實力分散，乃由優勢轉入劣勢，被共軍個個擊破。最後欲集中兵力和共軍決戰時，師老兵疲，士氣和信心都已成問題了，錦州一戰遂全軍盡沒。回想勝敗之機，卽當進軍錦州之後，對整個東北局勢未作長遠估計，未能步步為營。如果能効法曾國藩掃滅太平軍的戰畧，先鞏固武漢，次攻安慶，根基結實之後，順流而下合圍金陵。步步為營，步步進迫，有不可撼的後方，然後集中兵力尋求決戰，則整個歷史可能要改寫了。

隨軍車北上

國軍攻佔錦州不久，卽派一個前進指揮所到瀋陽，與蘇軍交涉進駐瀋陽。蘇軍逾期不撤兵，一拖再拖，因為正忙着拆運瀋陽的工廠設備。到了一月底，實在拖不下去了，終於答應在蘇軍佔領下，先讓一部國軍進駐瀋陽。

正趕上陰曆年前，第一批進駐瀋陽的國軍，五十二軍一部約一營人，乘火車向瀋陽進發。守車（列車員工專用）上有十五個位置，留給民政機構人員搭用。我本來沒有隨軍去瀋陽的必要，因為想趕回老家過年，就託人弄到一張許可證，隨着一羣文官搭這列軍車一齊出發了。

鐵路剛修復，車行很慢。鐵路兩旁的村民，看見國軍，都跑近鐵路，有的揮手歡呼，有的立正鞠躬。從錦州到打虎山，走了一整天，這種企望國軍回來的情熱場面一直未間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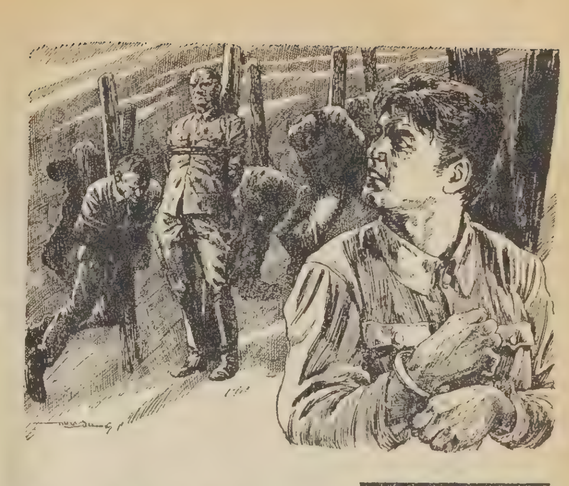
傍晚在打虎山下車休息。等待瀋陽前進接揮所的電報。打虎山去瀋陽只餘數小時的路程，接到電報便隨時飛車前往。

我們一行六人集中住在一間旅店裏。隔壁住了一位十三軍某師的師長。當五十二軍攻佔錦州不久，十三軍卽奉令出古北口，攻佔承德，朝陽，由朝陽東下抵平瀋鐵路綫，攻下打虎山及彰武。對瀋陽已形成包圍的形勢，掩護深入瀋陽的五十二軍。

那位師長剃着光頭，穿着日軍的毛衣（在華北得的戰利品），坐在燈前，拿着一隻紅鉛筆，聚精會神在燈下看地圖。給我很深的印象。十三年是一支戰鬪力強勁的部隊，在台兒莊會戰曾大顯身手。抗戰後期駐紮洛陽，紀律相當廢弛，軍官就地結婚的人太多，曾引起居民的反感。及至衡陽會戰之後，獨山告急，十三軍由空運趕往前綫，一舉擊退日軍的垂死攻勢，挽回了過去聲譽。

民國三十七年四平會戰時，據一位躬與其役的七十一軍的中校告訴我，七十一軍所以能堅守四平，苦撐待援，擊敗共軍，多靠十三軍一個師的奮戰。

打虎山之夜是寂寥的。窗外大雪紛飛，唯時聞遠近的狗吠，與國軍步哨踏雪徘徊的聲音，和呼喊口令的聲音。



珠江水猶寒

【6】

馬森亮

組長舉目四顧，兇光畢露，找尋着說話的人，嘴裏一邊罵：「你這老虔婆，牙尖嘴利，倒扳上我來了！——告訴你們，誰認識她？我吃她的着她的長大？笑話！我上幾輩子給他們受氣夠了。我現在沒有親戚，眼裏認不得人，只知道誰是我們農民兄弟的仇人，就要清算，你們平常作惡，死了活該。」

「組長！」德叔連忙向他懇求。「畢竟是房親，好歹要給她辦理後事，政策還政策，人情還人情——」

「情你媽的，革命還有溫情主義可講？」另外一位背槍的把德叔一推。

「他是收買手段，想分化農民力量！」又是一位女幹部向德叔斥罵了。

「我們要鬥爭，血債血償！毛主席萬歲！」

一聽到「毛主席萬歲」，其餘的農幹自然勇氣百倍了，立即鼓噪起來，不約而同的揮動木棒在人羣人亂打，像牧人鞭策羊羣一樣。

一會，組長大聲叫停止活動，他把上衣掀在肩上，爬上土堆，訓話一樣對農幹們說：「這批人始終還不覺悟，不接受我們農民的教訓，還同情他們階級。——這是一種考驗，我們已面對着一個可怕的階級鬥爭。他們要同情自己，就給他一個最好的機會，讓他吮回自己階級的血！——大家動手！」、

話一停，幾十隻兇悍的野獸湧過來了，首先把德叔的頭伏在死屍上面，逼他吮屍體上的血水，德叔稍猶豫，一棒就打了下去，「卜」的一聲，德叔的頭被打穿了，還猛力壓他去吮了血，跟着一個又一個照樣在屍體上舐了一下。兩個女部幹過來，將我押起，湊近屍體去，把我的頭用力一按，我整個臉部都塗上了腦漿和鮮血，一陣嘔心的腥臭氣味，幾乎使我暈倒。

血吮過了，還不准我們行動，甚至不准抹嘴，有幾個婦人偷偷把嘴上的鮮血抹去了，立即挨了幾棒。

組長欣賞過自己的傑作之後，露出猙獰的奸笑。他又導演第二場了，指着屍首向大家說：「你們要我辦理她的後事。好，馬上辦給你們看！來！」他把手一招，走過去三名農幹。他們把屍體抬了起來，走向河岸，「一、二、三」！卜通一聲，屍體被拋入了河裏，捲了幾個漩渦，被水沖走了，草地上還淌着一大塊血漬。

四　淚是這樣流出來的

這幾天，一切的活動都停止了，整個分水嶺籠罩着一股靜謐沉悶而模糊迷惘的氣氛。農幹們日夜忙於開會，連平日對管制份子的檢查也不突擊了。各處路口，滿佈着檢查哨，須攜有特准證才可以通行。路上行人甚少，只在路邊和樹底下經常有三隻五隻狗在互舐舌頭或追逐嬉戲。一切都死樣的沉寂，往往幾聲雞鳴狗吠就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天真的小孩子也給家長約束住了，不敢出門耍樂，就是上學的亦要集體行動。好像害怕瘟疫流行一樣，大家都感到恐懼與空虛。

在這死寂的威勢下，空氣差點要爆炸了。這是暴風雨的預兆，村民已預感到新的災難馬上就到，很為自己着急和替親友耽心。都希望能避免參加那種慘酷的鬥爭漩渦。但事實上絕不可能，龐大的「鬥霸」場面是需要更多的羣眾去搖旗助威的。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吶喊也罷，呆立也吧，既有此需要，就非參加不可。這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將懲罰一些人和教育一些人，使所有那些想不管閒事的人亦有所戒懼和警惕。

大家都在低氣壓下沉着氣呼吸，摒息等候着這不可避免的事情出現。

不久，果然噹噹噹的鑼聲響了，從山頂上急速地傳過來，跟着各村哨子亂鳴尖叫，農幹們奔馳吆喝，如臨大敵。真快，不到半句鐘，草坪上已塡滿了人。我和其他的管制份子一樣，被綑上一個五花大綁，押赴台前，面向羣眾在兩旁跪着。這時，我的心反而鎮靜下來了，一來由於吮過死人血，二來自己打了死主意，任憑他們怎樣。因此，我不時抬起頭來看看會場的一切。

會場上很是擠擁，一樣的森嚴可怕。台上的佈置和過去稍有不同，主席台寬了許多，紮上紅布和插滿紅旗；台上有兩個武裝青年，揹着舊毛瑟槍，鼓起腮，繃着臉，像泥塑一樣，一動也不動，全神貫注地監視着羣眾。場外面散佈着三五成羣的農民，有的拿着齊眉短槍，有的手執小旗；年紀較大的就毫不客氣悠然吸着長烟桿，不時和場內的羣眾打句哈哈，全無一點嚴肅敵視態度，也許他們已上了年紀，滄桑經歷得多，人緣較廣，溫情的包袱一時丟不開，提不起鬬爭的勁兒來。他們雖然是貧農階級，卻比不上年青小伙子那樣容易獲得上級信任，他們也知道本身已是人老珠黃，難和青年爭一日之寵，背後少不免有些閒言，所以都抱着無可無不可的態度，搖旗就動手，吶喊就開口，但如果要響應號召，檢舉某人或者鬬爭誰的話，不是敷衍就是推搪。這現象是很普遍的，也可以說是人之常情。像目前這樣，在一個緊張嚴肅的鬬爭會上，階級鬬爭到了白刃相見的時候，他們還不顧一切，談笑無所忌憚，已表露出消極態度，起碼對這個土改運動不夠重視。但他們成份好，也不會受到排擠或鎮壓。

經過一番擾攘，青年組長遣兵調將過後，開會鈴聲響了，全場的每一個人馬上控制住呼吸，鴉雀無聲，幾百對眼睛注視着台上的動靜。不一會，聽見說有兩名電要人犯押進場了，登時引起一陣騷動，農民們都舉起了拳頭和短棍，狗吼般叫鬨起來，像要撲過去把人犯抽打一頓似的，空氣突然驚險而又恐怖。

台上渡出了那位同志幹部來，經過一陣經久不息的鼓掌之後，他悠閒地打着廣州官腔，唸着新的共黨八股文，這種南方國語，鄉下人聽不慣，似懂不懂，很多人交頭接耳，似互相在交換心得，揣度講話內容。很久才聽到一句「毛主席萬歲」，戛然而止，大家稍鬆了口氣。接着是農會會長講話，地頭蟲即是地頭蟲，他一出台，兩旁文武農幹都馬上抖擻起精神，揮棒橫刀，瞪眉怒目，像劊子手一樣，靜聽着午時炮響。會長的神氣畢竟非凡，他一開口就大罵地主，罵惡霸，罵國民黨，罵知識份子，哼氣連聲的，額子上突出一根根蚯蚓般的紅筋，羣眾在此威懾之下，都俯首無言。一會他宣佈鬬霸：

「李友和，滾上來！」

像按掣一樣，台下的武裝農幹立即用力一揪，把那個帶手銬腳鐐的胖子撐上台去，面向台下，在會長的腳旁跪下。

台下的人哄起來了，議論紛紛，大家都知道李友和是一個積極份子，在解放初期，他替共產黨徵兵徵糧，夙夜不懈，奔走不遺餘力，表現得十分積極，平日說話，開口閉嘴都說共產黨好，處處給解放軍捧場，照理是不該被鬬的。我的心目中，一直認為他是當朝新貴呢，但今日竟然革命革到他身上了。

那時，會長正掏出一疊文件，宣讀李友和罪狀，一連串的罪名：國民黨員，三青團員，偽鄉長，洪幫頭子。照罪名看，他縱長多十個頭顱亦難償命的。台下又掀起一陣吆喝和口號，甚至有啞着嗓子在乾喊。會長亦拚命地叫大家靜下來。然後按照計劃，叫出苦主來控訴。這苦主就是順富嫂。一提到順富嫂，大家愕然起來。

她離開分水嶺已好幾年了，今日舊地重來，引起台下萬頭攢動，大家都伸長頸子，爭着她別後的丰韻，坐在後面的因視力不及，想站起來，但經民兵一喝，像觸電一樣，立即跌回地上。我雖未見過順富嫂，但她的芳名和行為早就耳聞了。

原來順富和我是疎房兄弟，大家年紀差不多，他很小就死了媽媽，父親在加拿大開店，經常照應他的生活。可是順富不長進，不務正業，吃飽飯就往賭場裏混。在抗戰期間，他結婚了，不到半年就添了一個女兒玉香，聽見順富嫂並不怎樣顧家，她有另一種生活方式，喜歡結交男朋友，時時給順富難堪。還有人說順富做了綠帽博士，肯定玉香是個賠嫁女。也許因此緣故，夫妻間總是合不來。不知什麼時候，順富在別地頂了一名壯丁，賣身投軍去了，一去便如石沉大海，大家都猜他已殉了國。順富嫂做定寡婦了。但這傳說又不能盡信，有人說抗戰勝利後在廣州市還和他扳談過一次，他不再姓李了，別處另有一頭家，這是說順富已在別處入贅了。儘管傳說怎樣，他死與不死，順富嫂一樣感到失望和空虛。不上一年，她帶着玉香跟一個豬肉小販跑了。這新聞曾哄動過一時，日子一久，大家就淡忘下去。這次倦鳥知還，又恰在這個時候，而且又是苦主，控訴她五服內的大伯爺，確實事有蹊蹺，究不知她和李友和有什麼大恨深仇，大家都側起頭來靜聽着。

「李友和，你這死賤種，土豪，惡霸，害人精，老不死……」十多個名詞一口氣唸完，我很驚訝順富嫂一定受過特種訓練，否則話語斷不會這般流利動人。

「你這死惡霸，謀財害命，在抗戰時拉我丈夫去賣壯丁，把他弄死，又逼我改嫁，攪到我家散人亡，我的女兒玉香也被迫死。——」停了一下，忽然像狼嗥一樣呼天搶地哭了起來。

至此，大家才恍然，原來她和李友和有過這麼一段因果。我卻懷疑着這是客串表演。但因為有了玉香之死，多少會引起她生前的相好一番同情，台下又是一陣呼殺喊打聲音。

有了鼻涕和眼淚，會長見羣情已鼓動起來了。立即領導高呼：「有冤訴冤，有仇報仇！」這麼一來，站在台上那兩位武裝同志已不再像泥塑的了，授給順富嫂一根粗大的木棒，叫她親手報仇。順富嫂亦毫不猶豫，接過來就狠狠的期李友和頭上打去，卜卜連聲，棒棒中的。見他的額上，鼻子，滿染鮮血，望過去，活像在肉扒上醮滿了辣椒醬。畢竟順富嫂是女流，打了十幾下，就兩臂酸軟，連棍子也舉不起來了，儘管台下大力聲援，也無濟於棍。武裝同志看見，怕一旦冷了場，情緒就會被影響。便舉起槍托，狠狠的在李友和的肩膀一撞，這一下用力過猛，李友和向後倒去，恰巧倒在會長的腿上。「去你媽的！」會長用勁一踢，李友和反向台下直仆落去。

被共特拆垮

扮豬食老虎，陳離裝胡塗

潛伏在鄧錫侯左右的第二個重要共特，是曾任成都市市長，又曾做過鄧錫侯任軍長時的師長陳離。四川官場中，無人不知鄧錫侯手下有這麼一個「活寶」，因為他最會「扮豬食老虎」，外表是一個十足的胡塗夾混蛋，老婆可以公開跟別的男人鬼混；平時言行上的表現，無一不是胡裏胡塗的。其實，這些都是故意裝出來，以掩人耳目，是實行他的共特勾當的一種手段。因爲他是一個資格很老的共產黨徒，爲着要在政府區的官場中進行地下活動的特務工作，他不得不如此以掩護行動，障蔽他人對他的懷疑。

陳離又名陳靜珊，他的胡塗既然出了名，時時在日常生活鬧笑話；有關他的胡塗笑話，以下幾則是眾人皆知的。

㈠他請人吃飯，客人如時赴宴。客人來了，不但毫無請客的準備，他反而問客人：「老兄今日來此，有何賜教呀？」把客人弄得瞠目結舌，不知所對。有人不客氣，反問他：「你不是請我今天來吃飯嗎？」他這才恍然說：「呵呵！我真胡塗，我請過你今日來吃飯嗎？怎麼我一點也想不起來呀？」客人在啼笑皆非中，只好起身告辭，但他又不讓客人走，堅決挽留說：「這是我一時胡塗，把請你吃飯的約會忘記了，我是要請你吃飯的，既來之，則安之，坐下來談談，坐下來談談。」因此，四川官場中有一句歇後語「陳離請吃飯」——是不是真的？

㈡他是鄧錫侯手下的大將，也是四川成都的闊人，一般人的結婚大典，都以能請到他做證婚人爲榮。可是，他替人證婚時，便不放過這種大庭廣眾中，可以裝胡塗的大好機會，故意在言態中製造一些讓他人見了好傳播的笑話，如緊握着新娘子的手，久久不放，便是其中之一。

㈢最爲人樂道的一則笑話，是他能讓出老婆來陪別的男人睡覺，對於綠頭巾安之若素，做活王八也不在乎。陳離在成都有一所「新生花園」別墅，他的太太頗有姿色，但有一個時期多愁多病，便單獨住在新生花園養病。經常在他太太身邊，陪同住在一起養病的，不是陳離，而是一個男明星。像這樣一個名女人與名男人長期終日的斷混在一起，艷聞傳騰了整個四川官場。可是，陳離不但是隻眼開，隻眼閉，而是根本不聞不問。朋友中有人認爲這樣太不成話了，好意將外間的蜚短流長，婉轉的告訴他，希望他對枕邊人不要太放縱，不要把一個小白臉公開養在公舘裏，陪同他太太「養病」。更有人向他冷嘲熱諷說：「你那間新生花園，近來是不是借給電影公司拍電影呀？怎麼那麼男明星，經常進出新生花園呢？」誰知陳離聽了善

談心，那也用不着少見多怪。」

因此，四川人都說成都有兩瓶「漿糊」，一瓶是省參議會會長向傳義；一瓶便是陳離。

外表胡塗，內藏奸詐

陳離眞有這樣嗎？我在上面說過，他是扮豬食老虎，故裝胡塗。一個眞胡塗的人，便不可能成爲鄧錫侯這個「水晶猴子」的高級幹部，親信助手。鄧錫侯任軍長，陳離是師長，並追隨鄧錫侯於民國二十六年出川到鄂北參加抗日戰爭；民國二十七年又隨鄧回川，那時鄧錫侯繼劉湘之後擔任川康綏靖主任，並兼任四川省的防空司令，陳離便是四川省防空副司令，事實上是代拆代行司令官職務；以後又做成都市市長；鄧錫侯靠攏中共，出任中共「西南軍政委員會水利部長」時，陳離的共特身份仍然隱蔽，是以「民主人士」資格，擔任「水利部副部長」，鄧錫侯的部長職權，很少顧問，一切都由陳離代理。如果陳離眞個是胡塗夾混蛋，顸顢無能的活王八，又怎可歷任這樣多的文武要職？這一切的一切均可證明，陳離是一個外裝胡塗，內藏奸詐的共黨特務；他要以胡塗來掩飾特務行動，以避國府特務的耳目。在大家都說他胡塗中，他就得其所哉了。

查實，陳離與共產黨的關係，早在民國廿年前後便建立好了，而且是利用國民黨方面的職權名位，暗中支持共黨的金錢、武器，還準備拖槍桿子上山，正式叛變的一個中共老幹部。以下是他與中共關係深重的明證事例：

陳離勾結中共，接濟銀洋槍械

㈠民國二十年前後，中共在上海從事地下活動時期，陳離曾拿出過八萬元銀洋，支持共黨在上海開辦書店及其他活動經費。

㈡民國二十三年，國軍在四川清剿共匪時期，陳離是鄧錫侯手下的師長，他這個師便駐防在成都附近的廣漢縣，由於國軍進剿，共軍無力支持，眼看就要有被殲滅的可能。中共方面爲了要挽救危亡的惡運，決定使用「此消彼長」的方法，要陳離率部起義。這樣既可減少國軍一個師的壓力，又可增長共軍一個師的助力，在一消一長中，掙扎圖存。但因全師叛變之行動，未能協同一致，在其他方面之準備尚未成熟之時，其中有一部份積極分子，竟將靑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改爲了鐮刀斧頭的紅旗，擅自升了起來，準備把隊伍拖到川北共區去，與共軍會合。由於這一部份人的行動暴露得太早，未能與整個師採取一致行動，當即被附近的國軍發覺，馬上將之包圍，並問陳

西南保衛戰

就是在剿匪時期，四川全省皆知的所謂「廣漢事變」。從此，陳離便裝胡塗，以免他人懷疑他是共黨分子。

㈢陳離與共黨勾結最明顯的一次，是民國二十六年抗戰時，他任師長隨同鄧錫侯在鄂北作戰，竟將八百支槍暗送給當時的土共李先念。八百支槍彈是一個龐大的數目，無論用什麼方法暗中濟助李先念，都難以瞞天過海，不將此秘密外洩。果然很快便被鄧錫侯知道了，問他有無其事？陳離知道這事瞞不過老長官，他卻振振有詞說：「我這是一石二鳥的手法，將這些爛步槍送給李先念，既可免得他們再騷擾我們，又可使李先念去打日本人，與我們呼應作戰，這又何樂而不爲？何況現在國共合作，一致對外，共產黨不是我們的敵人，是我們的朋友，中央也頒發了八路軍，新四軍的番號給共軍，正式裝備補給共軍對日軍作戰，我這樣做，又有什麼關係？在共軍面前放點交情，將來總是有好處的。」鄧錫侯聽了，也覺得不無道理，對於這事也就不了了之。

㈣陳離交卸成都市長之後，賦閑住在新生花園，無所事事，專門製造胡塗笑話。鄧錫侯又將他推荐給當時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委派他去川南瀘州專區任行政督察專員。一個曾任成都市長，全省防空司令的人，再去做督察專員，這是連降二級，自貶身份的丟臉事。故此，很多人都以爲他不會屈就這個只管三五縣的小職位。可是結果大出他人所料。因爲一個隱藏身份的共特，是能屈能伸的，他不但欣然上任，而且幹得非常起勁。在瀘州行政專員督察專員任內，一點也不胡塗，表面上是一個親民簡政的好專員，骨子裏卻大開拳腿，展開各種共特的地下活動。那時是戡亂戰爭在全國各地激烈進行的兩黨生死鬬爭時期，也是兩黨特務鬬爭針鋒相對的白熱化時期。陳離的野心勃勃，不但在其所管轄地區中活動頻頻，而且包庇保護四川其他地區站不住腳的中共特務，凡是在各該地暴露身份，遇到政府保安機關要偵查緝捕的共特，均紛紛逃來瀘州，找陳離保護。他這種近於無法無天的搞法，當然瞞不住國府特工人員的偵查網。因此，陳離的活動與野心，及保庇共特的行爲，均被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第二處（即主管情報處）偵知了，將所有資料，彙報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王陵基是絕對反共的，當即將陳離的行政督察專員職免了。由於他是鄧錫侯的親信，又是一個出了名的胡塗蟲，所以只是「免職」，並未「究辦」。

㈤陳離被免職之後，仍跟隨鄧錫侯左右，鄧與劉文輝、潘文華、向傳義在彭縣起義，陳離就是重要的幕後策動人之一，因此後來鄧對中共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水利部長」，陳離也

說起由中共地下特工人員策動的彭縣起義，我幾乎遺漏了另一個共特徐伯威，在彭縣被誤會爲國特冒充共特，被扣押兩天的小插曲；由此小插曲也可證明共特之多，及活動力之大。說起徐伯威這個人，他是「此馬來頭大」的老特工，他原屬國民黨「軍統」方面，在戴雨農領導時代，派駐西康雅安站的特工站長。戴雨農去世之後，「軍統」人員羣龍無首，一般老幹部都離心離德，徐伯威竟叛變「軍統」，專在四川各地搞震，策動地方事變。那時，一般人都把他看成是一個「好亂成性，滿身反骨」的「瘋子」，並不懷疑他是中共特務。而且他又是劉文輝的姪兒劉元瑄（師長）、鄧錫侯部九十五師師長謝德堪、潘文華部一六四師師長彭煥章等三個拜把結盟兄弟；他的妹夫張元良，又是在重慶行轅及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的政工處長。他就憑藉這許多有利關係作掩護，四處活動，爲中共從事地下工作。

彭縣起義事件發生之後，徐伯威也到了彭縣，他先找到當地駐軍師長，也即是他的把兄弟謝德堪說：「我是中共中央派在四川的特工負責人，這次起義的人，應該向我連絡。」謝德堪將此事報名鄧錫侯。鄧錫侯即與左右商量，都不能確定他的眞實身份，有很多人只知道他的國民黨的特務，那時在成都的「民盟」與「民革」重要分子也到了彭縣，鄧錫侯將此事向他們這班「有政治頭腦」的人提出來詢問？「民革」在四川的主要負責人，也是劉伯承的老朋友，後任四川省民政廳長的邱翥雙說：「徐伯威說是中共的特工負責人不可靠，月前我在成都街上與他相遇，我問他現幹何事？他神秘向我說幹民革。我爲之詫異，因我是民革在四川省的負責人，怎麼不知民革有這樣一個同志？我怕自己疏忽，回去詳查，確無徐伯威其人，可見此人之說謊招搖。這次他來說是中共特工，不可輕信，最怕他是國民黨特務，混到此地來搞鬼。」

大家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再去請問在彭縣與鄧錫侯等人皆有連絡的中共特務胡春圃。胡也不知有徐伯威其人是與中共有組織關係的，這才決定將徐伯威扣押起來，聽候查辦。直到兩天之後，中共川康地委會派出另一特務人員到達彭縣，問明原由，這才證明徐伯威確是中共特務，鄧錫侯才下令將他釋放。這個座上客變下階下囚；又由階下囚變成座上客的故事，當時曾轟動彭縣。這都是因爲中共組織嚴密，人事上只有縱的關係，沒有橫的連繫所造成的誤會。因爲這種原因，又曾造成王纘緒與郭勛祺總部的中共特務，互相對峙。這眞是「大水冲倒龍王，有眼不識自己人。」欲知詳情，且看下回。（七）

三郎

匈京生死鬥

三：他對當前形勢研究愈久愈覺寒心

白萍譯

「我也認爲這並不是開玩笑的事情，」麥非道：「我已派定兩人負責保護狄燕玲，她並不知道這一回事，這兩人不會和她見面的，只是在暗中保護着她。因爲，依照我的判斷，戈科夫既以你爲假想敵，就會向你的最大弱點之處下手。我們並不知道莫斯科和布達佩斯的警察總部檔案中關於你的資料有多少，但我們總是以小心爲宜，假定他們掌握了很充足的關於你的資料好了，否則，他們不會指名向你下手的。」

「但我感到有兩點無法了解，」伍特道：「戈科夫是專業性的特工，他的資歷比我深得多，他要來美國，方法很多，要滲透進來，實在太容易了，何必要採取冒充難民的辦法，又何必對一個農民說出自己此行的使命來呢？這是不合乎常理的做法。」

「我也猜不出其中究竟弄什麼玄虛，」麥非嘆一口氣道：「你見過他的照片麼？」

伍特搖搖頭。

麥非從衣袋中的皮夾裏取出一幅照片來，大約四十歲的一名灰髮男子，鈎鼻，三角眼，道：「不要讓他先認出你來，你要特別小心謹慎，以防他先下手爲强……你看他的照片，不是只像一個小商人麼？看來似乎沒有什麼害處。」

「不，我認爲這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伍特仔細的端詳過以後，下結論道：「單是看他的一雙眼睛，就已經不是常見的。」

「他的高度大約五呎十吋，體重一百七十磅，有一點發胖，但動作的速度卻是驚人的。所以，不要因爲看到他有點肥胖，就低估了他，還有，他的頭髮和眼睛都是棕色的。」

伍特默默地在腦海中牢記這印象。

麥非續說下去，道：「他是中世紀以來所不曾見過的最厲害的劊子手，兩年前，捷克的第二號首腦波格諾夫祇因爲遲了一步，沒有趕得上高聲大呼要清算史太林，結果失蹤了！就是戈科夫的傑作。羅馬尼亞的三軍總司令卡多納，去年中毒，蘇聯駐英武官之妻的意外死亡——她愛上了唐寧街相府的一名低級官員，以至兩名MCB特工在羅馬和杜根接觸要出售若干秘密而忽告死亡；這一切，都脫離不了戈科夫的關係。至於其餘的，你都可以自己去查明，在我們的資料室中便已有足夠的資料了。戈科夫是怎樣的一個人呢？我可以舉一個實例來說明，在匈牙利大革命時，反共的自由鬪士攻進秘密警察總部，把抓到秘密警官員倒懸在電燈柱上處死之際，戈科夫卻在國會廣場下令向婦孺羣眾開機槍掃射，在克姆林宮派進蒙古師團的裝甲部隊鎮壓匈牙利自由鬪士之後，把愛自由的鬪士集體解送西伯利亞苦工營去的策劃者，就是戈科夫！」麥非道。

伍特聽他一連串的說下來，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

「還有，他故意混進匈牙利的反共逃亡的自由鬪士羣中，混進美國來，更可見他膽識過人，若是他的眞面目被揭穿的話，鬪士們一定把他撕成片片碎的！」麥非說到這兒，搖頭讚許。「他對你，有私人的一筆債要算呢！」

「什麼私人的債，我可不懂？」

「你可不知道麼，他是史蒂拉的情夫，而你在六個月前把史蒂拉抓住了，送進獄中。所以，他若是把你親手殺掉的話，將會大快於心。」麥非臉色嚴肅地道。

伍特點燃了一支香烟抽着，麥非本來是不喜歡抽烟的，但這時也不管他了，問道：「猜得到他要殺的另一人是誰嗎？」

「我們無法查得到，要你自己去查。」

「左丹斯基和那女的是怎樣？」

「我們對這兩人也一點資料都沒有，不過，我們從難民營中取得他們兩人的相片，」

「那麼，你現在打算怎樣，麥非將軍？」伍特道：「你是否會認爲他們在故意聲東擊西，派戈科夫來是爲了擾亂我們的注意力，而另有目的呢？」

「我同意你的這一看法。」

「那麼，你認爲他們的眞正目的何在呢？」伍特問道。

麥非不耐煩地道：「把香烟弄燃了，好麼？我的看法，……不，可以說，我們聽到了不少謠言，說他們派出了不少特工人員，冒充難民混進來，大約有十多名左右，已經滲透進來。他們將會在美國定居、潛伏，他們都是破壞的能手，然後，有一天，他們會突然的同時動手，破壞我們最重要部門，使我們陷入混亂中，甚或是影響到我們的國防設備！戈科夫的任務就是使我們全神注意着他，而忽畧了其他潛入的破壞專家的特工人員，而我們即使明知對方另有陰謀，我們也仍然不能忽畧戈科夫的活動，仍非追捕他、制止他不可。這是他們的狡猾之處，不過，這就使得他的掩護任務更爲値得重視了。」

「那麼，我們如何下手呢？」伍特把香烟弄熄了，問道：

「是否應該從追踪戈科夫下手呢？」

「唔！」麥非皺着眉頭，畧一思索，道：「

戈科夫可能故意引導我們到錯誤的方向去，而讓負有破壞任務的特工在美國內部生根。我們必須不讓他們生根，我們要在他們還未站穩腳根，還未能消滅他們的可疑痕跡之前，先把他們發掘出來，予以清除。」

伍特點點頭。

麥菲續道：「不過，也許戈科夫和他們的潛入組織保持有聯繫也說不定，我們在未有其他線索之前，先要向他下手，而且迅速的把他消滅了的話，我們就可以集中力量來對付另外一項威脅了。」

「那麼，我還是要馬上動身去追踪戈科夫了，是麼？」

「好的，你和麥伊納再商量看看，」麥菲道：「若是沒有什麼線索的話，你便設法自己隱藏着，等我從歐洲回來之後再商量對策，也許我在歐洲獲得若干新線索，也說不定的。」

伍特點點頭；這時，他恨不得馬上離去了，因爲，麥菲將軍已經把所知道的以及所持有的意見都說出來了；伍特急着要去動手追踪。

· · ·

三小時後，伍特再到達鄧斯達米農莊，麥伊納說還是一點發展也沒有。

這農莊，四面戒備森嚴，軍警林立，在守衞着，甚至可能仍在這農莊中潛伏着。

伍特立即到穀倉中去，察看原來放着新卡車的地方，這輛卡車據說已被戈科夫強借，駕駛去了。

伍特注意到倉外車轍縱橫，通到公路上去的，越過田野通到樹林裏去的，混亂得很。

「麥伊納，我們坐你的汽車去。」伍特在仔細的觀察了之後，斷然地道。

他們駕駛汽車，沿着越過田野進到樹林中去的車轍追踪而去。

風雪在若干地方已把車轍掩沒了，但一道鐵絲籬笆引導着他們向前繼續行駛，直向遠處的樹林而去。在接近這座樹林時，只見樹林中間有一條小徑，在積雪中，車轍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並且，很明顯的就是卡車的車轍。

再過去，是一道冰結的小溪，溪上一道木橋，小徑向右轉彎而去，他們找到目的物了，就是那輛卡車，隱藏在灌木叢的隙地中，因此，從農莊和公路上卻看不到這輛卡車的影子，

伍特下車，只見更有其他車輛的轍跡，他仔細的觀察，至少另外還有兩輛，不，三輛汽車，這車轍是最近留下來的，因爲今天早上才開始飄雪的。

「他們逃脫了。」麥伊納咒罵道。

「對的，」伍特點頭道：「他們逃脫了，並且是分別逃去的，三輛汽車，他們三人，每人乘坐一輛，但艾達呢？」

艾達就是鄧斯達農莊中的僱工，被戈科夫挾持而來的。

他再觀察，這條小徑繼續沿着樹林旁過去，可能還裝上一條泥路，而接駁到通新布倫瑞克市的一段公路；這就是麥伊納感覺到人力不足，未能全部加以封鎖的缺口之一，果然被他們從這兒溜了出去！

「你認爲鄧斯達米可疑麼？」麥伊納十分氣惱地問道：「他是否潛伏的共諜之一，供應戈科夫以武器和逃脫的卡車呢？」

「我們有很嚴密的安排，竟然有三輛汽車來接應，好厲害！」

「我馬上去把鄧斯達米抓回來！」麥伊納叫嚷道。

伍特走回頭到木橋去，麥伊納跟着他，在凜冽寒風中，他有冷得僵直之感，咀唇也冷得變了藍色。

伍特卻不顧寒風，爬下河床去，在冰結的溪流的橋底處四面張望了很久。

「他在這兒了！可憐的人兒！」

這青年人的屍體屈伏在橋底西端，藏在長草中，他的一條腿踏破了薄冰，伸到水下去。

看情形，並沒有小心的把這屍體收藏着之意，戈科夫可能有意讓搜索人員迅速的發現這屍體。

目的何在呢？向匈牙利逃亡的反共志士警告，以艾達的慘死作榜樣，以表現共黨的恐怖力量麼？抑或是更有掩飾戈科夫任務的意圖，使美國方面只重視戈科夫的殺人恐怖行徑，而忽畧了其他共黨特工的潛入呢？

照理，蘇俄訓練出來的特工，在殺人後不會留下這樣的明顯痕踪來的；這種留下屍體，讓追跡者可以輕易發現的做法，並非是專業特工的手法，而是未入流的特工的手法；但戈科夫絕對不會是未入流的特工。

伍特對當前的形勢研究得愈久，他愈是感到寒心，因爲，戈科夫愈是留下太明顯的痕跡，以表示他的笨拙的話，便愈是不可測，愈是難以捉摸。

這青年人眞可憐，在布達佩斯的慘烈巷戰的街頭，並沒有遭到死傷，但來到美國，以爲是已經到了安全地區之後，卻慘死了！人生的命運，竟難測到這樣的地步！

艾達是頸項折斷而死的，在他的屍體上可找不到什麼有價值的線索來。

即使艾達認識戈科夫的面貌，也用不着殺他的，多半是艾達聽到了戈科夫和鄧斯達米之間的談話，因此，要殺他滅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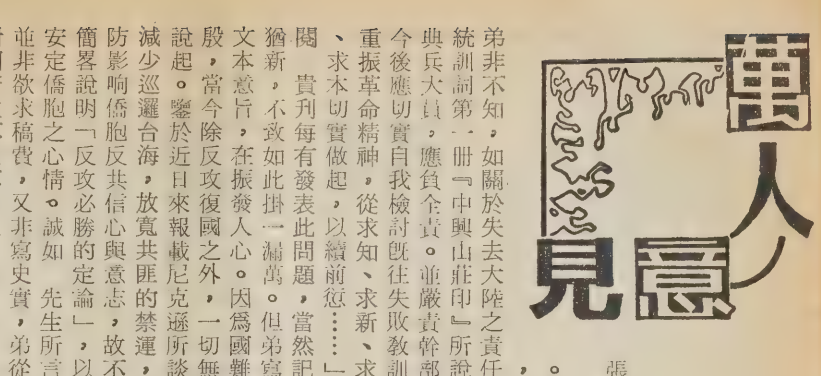
在和麥伊納吃過飯之後，伍特坐火車到紐約去。

下午二時，他坐在一座女監獄的一個房間中，等待着。

（未完）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張贛萍先生：

昨收到惠回拙稿及指示一函，弟甚爲佩服。先生以日理萬機，而具此敏捷精神答覆讀者，確屬難能可貴。來示云：拙文有犯駁之處。弟非不知，如關於失去大陸之責任。弟於旅台時，曾閱到「革命實踐研究院總統訓詞第一冊『中興山莊印』所說」，自總統本人以下，當時中樞行政主管及典兵大員，應負全責。並嚴責幹部，今後應切實自我檢討既往失敗教訓，重振革命精神，從求知、求新、求行、求本切實做起，以續前愆……」及閱　貴刊每有發表此問題，當然記憶猶新，不致如此掛一漏萬。但弟寫此文本意旨，在振發人心。因爲國難方殷，當今除反攻復國之外，一切無從說起。鑒於近日來報載尼克遜所談，減少巡邏台海，放寬共匪的禁運，恐防影響僑胞反共信心與意志，故不惜簡略說明「反攻必勝的定論」，以冀安定僑胞之心情。誠如　先生所言弟並非欲求稿費，又非寫史實，弟從來對國府並不以不良之批評，向任何報刊投文，以免爲共匪張目。倘發覺國府措施或失當，則祇有去函中樞當局條陳意見。雖然自顧一介平民，當局祇有等閒視之，但爲着愛國心所驅使，當然祇求耕耘不問收穫。

至來示云李宗仁不應負失大陸之之責我有說焉。逃不越境，返不討賊，董狐大書趙盾弒其君，李氏逃雖越境，但返不特不討賊，反而附賊，其罪，相信必不下於趙盾。加以失大陸之責，何事爲過？或說不應全負，但尸位素餐之咎其何能辭。張先生以爲然否？來函指示拙文在先生修改後登諸萬人意見欄，弟其感謝。　先生不以拙文見棄，足見　先生謀國之誠，故特將拙文再次奉上，祈爲釜正是感。

此候公祺

弟梁莊手泐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廿九日

論美國減少巡邏台灣海峽及我反攻復國必勝的信心（上）

方向明

近日美國總統尼克遜發表減少台灣海峽巡邏及放寬與共匪的貿易禁運等消息。報章以頭條新聞報導，而一般短視者，認爲這是對中華民國嚴重的打擊而作杞人憂天之悲。我以爲這都是盲人摸象，昧於形勢的落伍悲觀，且多少含有恐共病作祟。我現在先談國民政府何以失去大陸原因，及反攻復國必勝必成的定論。回憶民國三十八年，我與共匪之比姑無論土、武器、兵源，相信不下廿與一之比，何以不旋踵而兵消瓦解，倉惶辭廟，播遷現在的孤島台灣呢？約有如下數點：

㈠匪方利用抗日大團結，國府爲着全面抗戰大量收容，勝利後利用民主憲法。當時秉鈞衡重任者，因循失策，使共匪竊位中樞，從而煽烽點火，擾亂金融，使政府經濟崩潰，又鼓動學潮排美潮等打擊政府威信，使與我並肩作戰多年之美國，對我政府失去信心。一方面杜魯門總統及馬歇爾顢頇與短視，誤認共匪是民族解放者，欲壓迫國府向共匪屈服。故馬歇爾七上廬山失敗後，乃發表對華白皮書，等於協助共匪稱兵作亂。

㈡典軍昧於知人，我重要軍事部門，都潛入匪諜，致我軍一行一動，匪方瞭如指掌。

㈢利用無聊政客，失意軍人，游說統兵大員。因此可左可右，祇求富貴，不惜名節，狼心狗肺之徒固無論已，就算忠勇衛國之將官，也變成甲不知乙，乙不知丙，互相猜疑，各自爲戰，形成彼合我分，陷於孤軍入絕地而犧牲。身負元首之責，李代總統顢頇無能，舉止失措，中樞無耻之輩，祇求保身保產，不惜赧顏事仇。所以我之致敗，實非敗於戰場，其實敗於人謀不臧也。幸蔣總統雖然在野之身，仍然不忘國是，以國民黨總裁身份，起而負擔復興重任，高瞻遠矚，痛定思痛，深知敵我形勢互易，我居其劣，彼握其强，非無將也，非無兵也。兵失致勝之機，將也難戰之隱，故毅然退守金馬台澎，去蕪存菁，保留精銳。故能在風雨飄颻之候，匪將陳毅挾數萬之眾，欲一舉行佔領金門，誰知古寧頭一役，此號稱精銳，戰無不勝的匪軍，不死便降，全軍覆沒，無一生還者。

此一戰便奠定我中華民國反攻復國的鍥機，亦匪軍虛有其表的明證。或曰國軍以數百萬裝備精良之雄師，以臨數十萬器械窳敗的共匪，而兵消瓦解，反在敗兵殘卒之餘，竟然一戰將挾雷霆萬鈞的匪軍數萬，殲滅無遺，其故何在呢？

上面說國軍雄據大陸之時，有以上種種弊病，所以致敗，金門則否，反之將有必死之決心，士懷沸騰之鬪志。律以哀兵必勝，因此殺敵致果，殊非偶然。時至今日敵我之形勢又自互易，我有必勝者六，而共匪有必敗者五。國府退保台灣，二十年來勵精圖治，已做到民康物阜，家給戶足。管子所謂衣食足，然後知榮辱，故此上下一心，爲反攻復國是務。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此必勝者。

㈠台海六十萬大軍，長期保留年青力壯，士氣沸騰，況且懷鄉念切，倘一旦反攻令下，無不敵愾同仇，勇氣百倍。所謂一夫拼命，萬人辟易。此必勝者。

㈡國府經常將汽球飄入鐵幕，反映出自由自在安居樂業的寶島，與極權生靈塗炭匪區的對照。及六大保證，鼓勵人民起義歸來，不是敵人，便是同志，深印大陸每個人心。根據難胞來台者口述，匪區近年來反毛反共事件，無日無之。這就是蔣總統所說政治登陸的明證與收效。此必勝者。

㈢全世界海外華僑都趨向自由祖

國，而憎恨毛共匪幫，證以每年雙十節，或總統壽辰回國祝賀者，盈千纍萬。國父說，華僑爲革命之母，我海外國內萬眾一心，全體一致，此所謂紂有臣億萬人億萬心，武王三千人爲一心，勝負之數，毋待龜卜。此必勝者。

(四)尤有要者，我在國防部資料室，親眼見到指出，我潛伏敵後工作人員，發揮其卓越的機智，運用其無比力量，遠至邊陲西北的新疆、西藏及華中華南等數十省市，策動匪軍及民眾反毛林，使共匪內部互相殘殺，搶糧搶公社。毛匪雖欲鎮壓，而愈鎮愈亂，全國人心思變。依據香港時報鐵幕消息，中共「九大」召開至今九個月來，鐵幕裏的武鬬仍在延續中，情況雖未如一九六八年夏的嚴重，但九大後武鬬的地區次數仍多，說明毛林集團對武鬬無法壓止，社會秩序混亂。半年多來，山西、四川、西藏、河北、河南、福建、廣東、貴州、北平、陝西、山東、內蒙、寧夏、新疆等省市區的武鬬，日趨激烈，交通電訊受阻，工廠因武鬬會戰而走空。以山西、四川、西藏，三個地區，武鬬較爲突出，根據中共中央七月二十三日佈告內容，晉南、晉中各派羣眾組成專業武鬬隊，破壞「革委會」，提出武裝奪取政權口號，向毛派進行反奪權，衝擊共軍機關部隊，破壞交通，搶佔銀行倉庫，私設銀行，私造武器，強佔地盤，擅自派糧派款，威脅工人停工停產，煽動農民進城武鬬。大陸各地主角，由紅衛兵變爲工農機關，羣眾和幹部揭起武裝奪取僞政權的旗幟，矛頭對準毛派所謂「新生的紅色政權」及「革命委員會」。大陸人民已較有組織，進行反毛反共武裝革命行動。

四川地區，一九六七年四月至七月底，重慶、成都、廣元等五十個縣市，普遍發生大小規模武鬬，水陸交通斷絕，郵電不通，達七十四個縣市。西藏地區六月間，尼木縣帕古區，幾百各藏族羣眾，圍攻該地共軍。將「毛澤東宣傳隊」十五人全部砍殺，另殺斃區幹部三人。七月底昌都大聯指人員，使用機槍衝鋒槍手榴彈火箭等，襲擊邦達運輸站，打死及捕去造總人員多人，八月間大聯指曾發動農民進襲克麥農試場。（未完）

緊急通告：

有關「香港郵箱二〇〇一二號」的問題，本刊正在進行調查，據初步資料，這是一個有問題的信箱，惟問題出自何處？是大是小？尚待進一步證實，希本刊讀者暫勿與此信箱連絡通信，待掌握全面資料之後，再公開其內幕於本刊讀者之前。

編輯部啓 一九七〇年二月廿一日

由港去加的讀者斷了癮 要求寄去各期萬人雜誌

美、加政治暗潮可慮

萬人雜誌張老編：

久違了！你好嗎？我離開香港快近一年，不知港中變化如何，你還在「萬人雜誌社」打「雜」否？從前兄台拿槍桿打共匪，現今改拿筆桿打仗，硬是陣上老將，要得！

加拿大將承認共產中國

一、我在加拿大教書，曾經問過此間居民，對承認中共問題看法如何？答覆多數不願同意，且對中共無好感。可是爲何政府要這樣做呢？一句話說穿了：「做生意第一」，本國麥產過剩，沒有市場，一九六〇年嘗過甜頭，大批賣往中國，如今倉廩滿瀉，農民嘖有煩言，政府不能不設個辦法，雖不喜悅中共，但爲了保住權力，遂高唱建交。因爲如果雙方無邦交，則貿易無從進一步談判。這兩年中共少購加麥，而多購澳麥，因爲在中共眼中無所謂邦交，只有「價錢」問題，這是加國政府的無知。

美國人矇查查

二、近來美國政府亦極力尋求與中共改善關係，在波蘭的談判快要恢復。然而在「共產」與「資本」主義之間並不可能和平的，只有一方消滅對方。美國人如欲與中共和好，很簡單，只要改「資本主義」爲「共產主義」即可，或者效法英國，由「勞工黨」執政實行「社會主義建設」，如此，國際間的關係必然改觀，南越戰爭自無繼續的必要了。我敢問美國國務卿羅傑士先生：在「共產」與「資本」兩主義之間有何「和平談判」可談？只有鬬爭而已！現在蘇聯已經在「修正」他的共產主義了，美國人如果聰明，也應該「修正」一下。因爲解決越南戰爭不在巴黎或波蘭談判，乃是雙方「主義」要修正，正如我國哲學家老子說的：「知其榮，守其辱，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這才是國際上維持和平的法寶，羅傑士先生以爲然否？

我曾問過此間一商店經理加拿大爲何承認中共，他說：「我正要問別人這個問題啦！這全是風流杜魯古攪的玩意兒，不合加國人情的！」

我住在此間鄉下，民情純樸，只是東方消息完全隔絕，兄台可否將過去舊「萬人雜誌」搜寄一些來，把賬一起付下，以便付款，祝

新春快樂！

讀者萬仞山寄自加拿大

一九七〇年一月

詩寄張贛萍同宗

江海茫茫萬古情（我是坐飛機來的）一片孤帆伴雲程

乘桴豈敢忘家國（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浮海爲欲保殘生

往事依稀皆陳跡（寄跡異鄉爲天涯淪落人）回首江山感飄零

且喜乘風能破浪（我本家姓張）四海同宗結比鄰

一九七〇年一月於加拿大

（編者覆：請將那一期起告知，以便郵寄。）

大陸青年一種雄心 兩種準備

排除萬難下定決心爭自由
不怕坐牢準備犧牲海洋中

今日的香港左派報紙，一味跟着共匪屁股放臭屁。他們除了閉着眼睛說話，就是從不尊重大陸的事實，也不敢對着大陸的現實說良心話。

不久前，左報曾報導某地支農知識青年跟農民一齊改造土地，取得豐收。除了文字外，還刊出照片。左報的目的圖使海外及港澳同胞相信是真的，並想替老毛掩飾當前大陸的青年問題。

七十年代的中國青年，再不相信毛匪拜貧下中農為神，接受再教育的政策。就像左報刊出的文章及照片，一切都是騙人的。目前的下鄉知識青年，根本不會賣這種狗皮膏藥。就算有，這人也一定是高級共幹的兒女，抬出來拍一幅像香港模特兒一樣的照片，以作裝璜粉飾門面。

近接下鄉知識青年來信，他們大部分已溜回城市準備過春節。因為再留在農村，恐怕像去年春節一樣，不准回家與家人團聚。現在趁老毛的通知未到，還是三十六着，走為上着。同時特別囑咐家中弟妹，不要再上當。

左報還報導上海、廣州、北京等地青年學生，紛紛下鄉，响應老毛號召。這也是自吹自擂向香港同胞賣假藥。

七十年代的中國青年，受夠了老毛的再教育，他們都醒覺起來，砸碎手銬，以老毛之道，還治老毛。

據來信說：他們有一種雄心，兩種準備。一種雄心，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自由。兩種準備就是準備坐牢，準備海中犧牲。這就是熱烈响應上山下鄉務農的具體表現。左報老編看了，不瞠目結舌才怪！

惠陽縣良井公社下鄉青年有一百多人，到六十年代最後的一天止，已有百名左右到達了香港。該公社有一大隊的知識青已全部來了香港。現在，他們真正享受共產主義生活，呼吸着香港的自由空氣。大陸來港青年深深地體會到這是响應再教育政策的結果。未知左報老編有此同感否？

所謂上山下鄉，就是叫青年去當新農奴。據來信說：今年的口糧每人每月二十七斤稻谷。還要扣除百分三十的備戰糧，實際到口的只有二十斤谷子。什麼備戰糧？不過是搜括人民口糧的又一毒辣手段。左報老編肥得像豬，每月十四斤大米足夠了，可是大陸青年如果知道左報及老編在香港車大炮，不把你拉下馬，鬬倒鬬垮鬬臭才怪！吃飽的左報老編，不知飢餓是怎麼回事。飢餓是會觸及靈魂的啊！左報老編，大陸豐衣足食，幹嗎還不回去鬧革命？像老編這樣博學多才，廣州的南方日報才是舒展地方，何苦在香港為資本主義服務？

我們來港青年是最知道上山下鄉的頑果，你們狗屁不通，乾脆接受本港青年無產階級的再教育吧！如果不服，可擺擂台，我們不管你的官有多大，架子多高，一樣拉下馬，鬬倒鬬臭，再踏上一腳，讓左報老編這羣臭知識分子永遠不得放毒。

（紫楓）

對付頑劣可打屁股 笞刑可用不可濫用

頭緒亂了使它再有條理，那叫做「治」。治有標本：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是治標；從四診六脈表裏明察「以法治之」，才是治本。治一人的病當如此，治天下國家也當如此，墨子論治一篇，「實獲我心」啊！

談到治國，治天下的「治」，原來為大人先生們所學和所施，萬國是瞻，一國元首，地方官府，而最低限度也得其位——官守言責」，所謂「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老教師匠談教育、天職、本份、論治，「越組代庖」，可是「居斯，食斯」在一環的任何市井的民，尤其言論自由的社會，大抵可有資格發表意見吧！孔老二說：「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我要套他的調說：「知我者論治，罪我者論治。」又何況當時社會是人治，今日社會是法治，「眾事莫理」，對沒大關係可以的，對大有關係的必不可以，特別是關係治安問題，官守固然有權執行，言責固然有權獻策，公民呢？要是處於暴政，是以「危行言遜」，這是怪不得的。

香港雖然是英國殖民地，但卻是我們第二故鄉，治安正是每一個守法公民切身問題。從一九六七年五月風暴看本島處境，縱再會來一個，兩個：：：，「取之以燕民不悅」，且非毛幫主意，暴徒所為，怕什麼啊！最害怕是賊匪，而賊匪之中，以飛黨為甚。因為他們是青年男女，原來端賴接班，他們不但沒準備接班，相反地，先破壞社會秩序，可惡得很！

不過，良莠不齊，團體也如是，社會自然不能盡是善人的，立法就是為了懲惡。「立法貴嚴」，這是我國一向作風，子產治鄭見於左氏春秋。民主社會，豈可步武過去往往用嚴刑？酌減宜的，減至若何程度，那就必得商權，像廢除死刑，不免太寬，還可「庶幾」，廢除笞籐，此後恐怕匪類更會「懷惠」，「吃皇家飯」，出獄照做。對童犯入感化院，結果收效「微乎其微」，甚或院方不能感化他（她）們，反給他（她）們感化一些童犯，出了院後，「物以類聚」，莠子越來越多，「燒不盡，理還亂」。笞籐是嚴刑之一，濫用不可，「偶一用之」，非絕對不行，何必廢除？

我既然是個老教書匠，三句不離本行。且看一些頑皮學童總以為教育

司署廢除體罰，便「有恃無恐」，其實教署並非盡禁體罰，校監以及校長才可，校監以及校長授權教師也可（詳於辦學手冊）。也不過，這是「熱氣飯」，誰肯做呢？

總之，「法立然後知恩」，況且笞籐雖可說嚴，不可說酷，移家法而教社會，似不宜廢，唯於採用時候，「過乎仁，不失流而爲君子，過乎義，則流入於忍人」。又「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可免則免，所謂「赦小過」，使懷惠犯人有所忌憚，管見如此，望賢達多多發表意見。

老教書匠論治

日降事件與變天案主角
在鐵幕內與共產黨鬭爭
當年哄動廣州今日逃出天生
希望現身說法演講大陸實況

萬人傑先生：

素未謀面，冒昧得很，見字海涵至盼。先祝你身體健康，事業成功。

首先我說出自己的身份，我是在毛賊統治下死裏逃生的一位青年，家人旅居越南西貢，但因祖父是地主，自小返國讀書（一九四九年初才返國，當時只五歲）。赤化而鐵幕即垂，使我這個送進虎口的少年，從此渡過共黨殘酷無比的統治，苦撐了足足十六年，終於六五年冒槍林彈雨逃出生天。鑑於目睹本港仍有不少青少年上共黨的當，受共黨迷惑，使我不得不寫這封信，因爲你們是自由之先進，民主的典範。

我是曾經轟動整個廣東省學校界的「日降事件」的主角，因日降事件」列爲「反動搧動」一案，所以令我蒙受一年勞改之苦。從「日降事件」足可證明共黨的殘酷與極權。

事件經過是這樣的：當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之際。我還是十三歲初中一的少年，思想已是極端反共的，每每用大字報攻擊省教廳發佈的「紅透專深」和「先紅後專」的反動性。當時由於尚屬不滿十六歲之少青，不准戴予右派帽子，校方奈何不得，只好假手勸導，甚而恐嚇。由於我每天所寫大字報都是「驚人」的（因爲敢言），引起全體師生共鳴。（當時我在廣州市四中讀書），但校方亦束手無策，只可剝奪我之鳴放權，理由是家庭成分待查。

至六〇年又展開整肅運動，那才是一個迫害性質的運動。當時血氣方剛，心直口快。爲迎合運動，猛砲攻擊學校當局，由於剛進入十七歲，學校開始注意。一個遊藝晚會上，派我負責燈謎部門，由我選擇題材，主持節目。我每擬燈謎，都希望能表揚自由，攻擊獨裁。其中很多燈謎是影射學校黨委、團委（青年團）的。當中我開一個大燈謎，字體也特大，標誌亦有意出眾。謎面是「日本投降」，謎底猜我國古人名一。當時施對猜中者都寫上「屈原」字樣，遞上燈謎台。適其時學校團委、副黨支巡視至此，發覺我此燈謎後，怒目相視。但我胸有成竹，立即宣佈無人猜中，並揭曉謎底爲「蘇武」。因爲此其時反修未起，才算我渡過此關。不多日，市公安局派員抽查我的一切書本、日記、宿舍床舖等，發覺我當日謎底擬定兩個，「屈原」與「蘇武」均可。到「反修」指示開始抵校之後，趁機拿我爲活教材，當全市教育界之眾，稱爲「日降事件」案處理，判勞動教育一年。在中山紀念堂開各校代表大會，聲討我爲反動青年，萬人指責（這裏說明，是共黨導演戲劇般的指責，其實大部分人同情我）。次天，各校展開辯論，說明我的狡猾性、反動性。

一年捱過去了，不由自己作主，調我到西村廣雅中學讀書。由於自己死心榻地是反共的，所以不久，在自己的代數課本封底內，寫上「HK」字樣。並且把HK拼埋一起，加重筆劃，形成拱着「天」字，旁邊註明：HK的現實（意即香港是天堂）。誰料給同位陳日字（永棟）出賣，交代數課本給校方，使我又蒙受一次宣傳香港爲天堂的「崇洋運動」迫害，進而莫須有般由市教廳稱爲「變天案」諸加我身上。由廣雅中學調走，調到沙河勞役半年。以後又是一系列迫害，整個過程眞是一言難盡。

現在國民政府播遷台灣，香港是鬭爭之前哨，我很希望能使自己親身對廣大的自由子弟口述（演講更好）一番。使我的經歷，能觸醒大家，千萬不可受共黨愚弄。

假如條件許可的話，最好能往自由祖國演說一番。我現在生活安定，工作寫意，寫此信之意圖，唯一希望能與自由青年一起，說出我十六年的經歷，啓發大家知道自由之可貴。

請原諒。祝

自由萬歲！國府萬歲！

祝你

身體健康！

學生梁××敬上

（編者覆：你的志願甚爲可佩，你的希望是否可以如願以償，這要看此信刊出之後的反應，如果自由中國歡迎你入台，有關方面見此信後，自然會來信查詢你的身份與眞名地址。到時，我可通知你與有關方面連絡，同時，也歡迎你多寫信來本刊，揭發共黨之凶殘暴虐，最好每次寫一個人，或一件事，不要太長，我會給予你發表機會。）

徵求舊書

齊又爾先生急需莫泊桑短篇小說中譯本全集參證，凡本刊讀友中藏有者，請借閱、轉讓、交換均可，希來信編輯部連絡爲盼。因爲如能找到莫泊桑短篇集，又可寫出妙文，以饗讀者。

韓素音在「祖國」能看到些什麼？

毛共應付觀光的人有如魔術家變戲法

編輯先生：

小弟近日在報章中看到有關韓素音報導的「祖國如何優越」，小弟也想就此來談談。

在香港的華人，除左派外，我敢斷言，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會相信她的報導。因爲各人都有親人在大陸，對於大陸的生活，不用韓素音報導，一清二楚。

我在這裏說說，我在大陸時，毛共是怎樣，用什麼政策、手段來應付參觀和觀光的人。從上級到下級，各有各的辦法。不過大致相同，只是各出奇謀吧了。據我親身的經歷和看法，韓素音的報導可能眞的，但實際情形，相信韓素音也像香港人所說的「朦查查」。

究竟毛共是怎樣應付外來參觀的人呢？我相信從大陸來的同胞，多數都會知道。我先說說高級的毛共，在廣州，主要找出郊區一兩個大隊，即在東郊黃埔公社的塘下大隊來做重點，是特別培養出來給外國人，及去參加出口貿易會的華僑，在這一兩個生產隊，不惜人力物力，建設成爲一個現代化、機械化、電氣化的農村，這裏的農民也因此而沾到油水，什麼配給都多幾倍。這裏每人每月半斤生油，番中順等地區每人只得一兩或五錢。參觀的人要絕對服從到指定的地點，如果私自到別處，則視爲特務，刺探軍事秘密。所以外國人及港澳同胞，所參觀的都是這兩個隊。還有，如果某日參觀，共幹事先通知農民不准穿破衣裳，地富五種分子及其家屬，一律禁止外出，作了一番準備後，才去電通知參觀的人。所以參觀的人，見到的什麼，可想而知。

下級的更有趣，這也是我親身經歷的。有一次，一批來自北越的所謂農業水利人員來參觀，事先一星期，全部「備戰」，把隣縣的國營農場一架破舊的拖拉機借來，把數畝的蕃薯掘起集中在一畝；幾十個魚塘的魚，集中在一個魚塘；甘蔗、稻穀照辦煑碗，這一個星期，把我們青年忙壞了，勞民傷財，爲了應付幾個所謂「越南友人」。可笑的是當拖拉機開着給越南人看時，中途死火，這些零件，到廣州才有得配。當我們在一個幾十個集中的魚塘中刮起一網數千斤肥大的魚時，這些越南人十分驚訝，相信韓素音也會遇到這些，他們見到我們掘起一大堆的蕃薯時，都目瞪口呆，另外還在農民私人處揀些最大的鷄、鴨、鵝集中起來，告訴這些越南人是生產隊養的（因爲集體養的永遠不能養得肥胖，其中原因請問問從大陸來的農民便知），等他們走後，才還給農民。其後還帶這些越南人參觀所謂規模宏大的華南第一大水閘，可惜還不及荔枝角大橋。但這水閘卻染上無數農民的血和淚。我敢說：在修築這個水閘時，與秦始皇強迫人民修築萬里長城毫不遜色，不過後者是用皮鞭抽，前者用「鬪」及不給糧食耳。算起來，秦始皇還不及現在的毛共。我親身參加築閘，而且是青年突擊隊。但毛共的強迫行爲，現在也談虎色變。我媽媽快七十歲了，還一樣被趕去築閘，不分男女老少，不分日夜。我不忍老母受此苦役，堅要母親回家，共幹見我如此大膽，即全部沒收口糧，拿我出來示眾，殺一儆百。多少老人因受不起日夜的擔坭苦戰死於水閘。而且全部人都要臨時住在水閘，在這個毛共的「人海戰術」下，華南第一水閘，終於落成。這些越南人，看到的是水閘，看不到建閘時的辛酸血淚，更看不到共幹把民工鬪爭的恐怖場面。

越南人走後，我們則要「清理戰場」，要把魚塘的魚分回以前的塘，但甘蔗、禾稻都枯萎，爲了這些問題，又化了一個星期。這樣應酬參觀的人損失慘重，但毛共是不計較這個，同時各縣、公社、大隊都培養一個所謂「重點」的地區，作爲應付參觀。這個「重點」在物質及供應上，一樣享有優待的，其餘大部分地區，都是値得韓素音去觀光的。我忘了那次，越南人觀光，五種分子被禁了四天，因爲共幹都以爲這些人是壞人，怕他們把僞裝告訴「國際友人」。

有些狡猾的生產隊共幹，爲了欺騙縣裏的共幹，把從別的地方運來的稻穀，一包一包放在田頭，叫一些農民在黑夜胡裏胡塗搞到大光，天一亮即叫縣裏的共幹來親手過秤，在事實面前，這些胡塗官也無可否認。那畝豐產田，畝產一萬斤！農民暗中好笑，又不敢揭露。

但我不信韓素音是個讀過大學的人，本來她也知道古時候多少皇帝及

高級官員化裝平民，深入民間才了解到社會及人民生活實況，如果她這樣由共幹指定到那些地方及接見那些人，不如去看戲還好。如果她到我鄉下，相信青年們又忙壞了。韓素音一定要回國觀光的話，何必那麼辛苦？在港看看左報資料更豐富。如果眞心探聽祖國人民生活，請深入農村各地走走，或在港接見一些剛從大陸來港的同胞，一目了然，然後向外國報導未遲。

最近小弟的同鄉，聽說毛共要備戰，又要把糧食縮減，同時更瘋狂壓迫農民，聽了使人淚下！我們怎能背着良心說出賣七億同胞的話呢？如果韓素音硬說好的話，叫她按中共的物質配給生活吧：一年六尺布票，（包括手巾、襪、內衣褲在內）每月一両生油，一包烟，一盒火柴，四両糖，四両豬肉，看她怎樣。

一個人講說話，應要負責，說七億人民生活好，應要對七億人民負責，應要拿出良心來說話，如在大陸就難怪，在香港及海外，何必昧着良心呢？

小弟新生上（一月十七日）

香港交通 只知刮龍 不求改善

人傑先生大鑒：

弟早年在柳州時，經聞台端；來港二十餘年，為貴報之讀者。每閱星晚時，瀏覽新聞標題後，輙覩「萬人傑」大作為快。素仰閣下董狐筆，日前拜讀「處長與經理」後，交通部即發表「印花停車緩辦」，可證 台文之收效！

弟亦養車，曾被拖車三次。我所泊並不阻交通，不過不入泊車位。若凡未入泊車位可拖，舉目都可見得，每日拖二三千架都可能。

自薛上台後，不但不增泊車位，反減少泊位，每年仍增出車牌，造成拖車機會乎？

弟曾到過世界各國，目覩最繁盛之紐約，泊車位也不像香港之難。有抄牌，但未聽過拖車。只有最熱鬧市區，才有裝停車錶。

我以為：納車牌費時，當局應限制有私家車泊位才准，明知泊車位供不應求，何以仍准添置汽車？

每領回拖車，要上荷里活交通部辦手續，去摩頓台取車，官樣文章，不將辦手續與取車設在一起，諸如此類，交通違民意事太多，議員們都有泊車位，故不提，只有我輩小市民叫苦。

弟劉大步（七〇年二月一日）

左報菁華錄

老編：香港大公報上兩則文字，值得公開的批一批：

（一）毛共的宣傳

十二月二十八日大公報有一篇吹捧毛共的文章，題目是「從一両黃金一支針劑談起」，它說：「就拿抗菌素藥品來說，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期，完全依賴進口，數量很少，價格極貴。一支二十萬單位青霉素針劑的價格，有的地方相當於一両黃金；一支一百萬單位雙氫鏈霉素針劑的價格，有的地方相當於兩袋麵粉，有的地方相當於二両黃金，不用說貧下中農根本買不起，他們連見也沒有見過。現在，一支二十萬單位青霉素針劑的價格，還不到一斤麵粉的價格；一支一百萬單位雙氫鏈霉素針劑的價格，還不到一斤半麵粉的價格。」

人們倘若不加思索地一看這篇宣傳文章，很可能被共黨的宣傳所迷惑，以為國民政府統治時期是一團糟，而毛共的統治十全十美。

事實怎樣呢？事實上二十年前，不但國民政府統治地區，而且全世界的抗菌素都十分昂貴，因為那是抗菌素的萌芽時期。而現在呢，世界各地都有抗菌素針劑出產了，而且價錢全都十分廉宜！

從上面這一則宣傳看，我們即可清楚共產黨的宣傳是一種什麼東西了！它永遠採取一種欺騙的手法來對待讀者的。

凡有親友在大陸的人，誰不接過求援的信件？他們不但缺乏外國藥品，甚至中國藥材也要由香港寄回去呢！近日香港人大都收到大陸親友的信件，請寄電燈泡、花生油、豬油、縫衣的針線等等最平最賤的東西回去！

（二）哭的教育

大公報說：「廣東省懷集縣城鎮的一所小學。上課鈴響了，何桂珍豪邁地跨進課室，給同學們上課。她是松香廠的女工人。她從來沒有讀過書。『為什麼不讀書呢？』課堂中天眞的小孩子們很不理解地問。何桂珍眼裏含着淚水給同學們講了一段故事。……現在，當地的貧下中農平均每戶都有一名高小或初小學生了。」

看了這一則報導，立即令人想起今日的台灣，早已實施九年國民免費教育制度一事。

大公報這一則報導，還告訴我們一個事實：自從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國人民早已沒有了教育，所謂教育也者，原來是叫一個從來沒有讀過書的女工來對着學生哭！

——古鶴翔

一本「有問題」的書

春暖花開的時候

姚雪垠著・絕版珍本重印出版

●本書重印出版以來，轟動各地，讀者紛紛搶購，星馬代理商半月之間添書三次，且囑火速付郵，趕往應市。據來長途電話報告，本書在星馬銷路之佳，爲近年厚本書籍中所罕見者。讀者們對本書獨有的附錄，尤感興趣。

●因本書銷路奇佳，引起不肖之徒嫉妒。本社屢獲零售商報告，竟有人向他們加以恫嚇，不許發售；此種卑鄙行爲，業爲各零售商嚴詞駁斥，故本書銷路，不但未受影响，反而使讀者明瞭本書與別不同，指定購買，無耻之徒欲以卑劣手段打擊本書，徒見其心勞日拙！

●各學校及公立圖書館來函索取本書者，如雪片飛來。我們已儘速將書分別寄贈，若發函後一週內仍未收到，請以電話或書函通知，當查明補寄。無正式公函者，恕不奉贈。

全書六百餘頁・每册港幣六元

經售處

俊人書店 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

湘濤出版社 中環德輔中一五一號
環球大廈五〇一室

綠邨電台清談手相主持人
業餘高級掌相學家

林眞相手

了解自己，才能改變自己，認清自己。相手，就是根據你的手型，指型，指節，掌丘，掌線，掌色等來分析你的性格、習慣、嗜好、慾望和所做的工作。然後以這些爲基礎，進一步分析你過去的遭遇和今後的趨勢。

林眞先生爲知名作家，於業餘從事手相學的研究幾達二十年，遍覽我國古代人相學秘籍，及日本近代人相學、手相學的著作。研究精深，經驗豐富。談言每中，久爲文化界、電影界及紳商名流所稱道。

時間
每日二時至七時（星期日休息）

地址：
九龍彌敦道長樂街六號二樓E座（大華戲院附近）
電話：三〇七七五八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2期要目
小巴反管制的三項要求……每週評論
為了筆戰及「春」書問題・盧森遭池魚之殃兩接匿名信……萬人傑
訪問破世界紀錄的體壇女傑紀政……本刊駐美特派員 許[illegible]遠
羅素來我國講學的插曲……存[illegible]英
「前漢」・「後漢」・「新漢」……紹[illegible]山
中共內爭新高潮……魯[illegible]遲
許繼慎被殺始末……岳[illegible]灝
「春」、「星」兩書比較談之五 七拼八湊的男主角徐堅白……齊文簡
通與不通……張[illegible]新
嗚呼蘇加諾……賣油郎
奪船有理……寒山碧
「勁草」苦難是非多……張贛萍
中國通與盲虫……醉八仙
人海百態：坐茶監……萬人傑
貪污
反貪污

·萬人雜誌第一二三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二三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三月五日出版
一九七〇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小巴反管制的三項要求

小型巴士集體反對「因違例而扣車，因扣車兩次而取消牌照」的法例，經葉錫恩議員帶同車主向港督府請願之後，並未見到交通當局有新的答覆。三月一日，行走市區的三千架小型巴士卻部分失踪；在左派宣傳上，則抓着此事向政府發動了連串的抨擊。

小巴代表向記者宣傳稱，他們現在有三項要求：㈠立卽取消所定罰則；㈡解除「小巴禁區」，設立「小巴車站」；㈢小巴與其它公共車輛的待遇，在法律上應該公平。

「三項要求」自有本身的理由，但我們認爲小巴的問題，在重要程度上是由小巴所造成的；管制小巴的新例，一定有其所以管制的事實根據，反對新例的小巴也沒有否認新例所本的實情。舉例說：出閘的小巴涉嫌違例，一個警察走過來抄牌，小巴司機卻突然倒車，向執行職務的警察猛撞！類此事件，在本港已不止一次地發生；但反對管制的小巴，對前此情況則絕口不提。

在撞警的暴行之外，有些小巴在行車時的一般表現也異常不規則，許多市民都會見到，飛車扒頭來得最多的是小巴，在不准停車的地力接客的是小巴，甚至有時超額載客而不顧車上乘客反對的也是小巴。我們知道，許多小巴司機是相當良好的，他們稱職、愼重而守法；但如有個別的「野馬」滲雜其間，全行聲譽就會受到影响，甚而招致全行業務受到最嚴格的管制。

我們認爲，小型巴士的行車問題，在要尋求進一步的改善之時，應該注意如下幾點：

第一、首先訂出小型巴士同業公約，一致遵守。違反公約的小巴，應按情節由公會予以警告、嚴重警告或革除會籍。政府應承認小巴公會和公約之組織。

第二、罷工性的停駛行動，在任何情形下都要戒絕，因爲這會造成公眾不便，同時招致自己的損失；最成問題的是，如認爲公眾需要小巴服務，而不惜挾勢提出對己有利的「要求」，乃屬一種共黨式的要脅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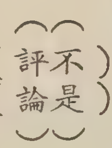
第三、小巴對政府在採取任何自認爲合理的交涉之前，應該表現一種諒解。我們的意思是：政府先使「九人車」合法化，進而成爲「十四人車」正常化，這不但使所有車主有公開經營的權利，而且不致再受過去所傳「包起」人物的迫害。

小巴的發展過程，證明了政府對小巴的安排是一番好意，卽基於目前情況所採取的管制，顯然不是政府故意以「苛例」難爲小巴。政府之管理方法，目的不外是要改善交通秩序，策進公共安全；政府沒有理由把它一手扶助起來的小巴，再由它自己加以破壞。

第四、我們認爲只要小巴提出保證，卽根據其公約以控制及發展同業的正當經營，政府自應切實考慮小巴現在所提出的要求——不扣車、不除牌。

至於設立小巴的停車站，在整體交通的情形裏，將是一個行車系統的安排；若就目前「行踪飄忽」的小巴看來，那處是禁區？那處可以上落？一般市民都不大了了，所以「小巴站」對市民來說該是一個好的意見。講到法律上的公平地位，原則上是必要的；不同的是，小巴是否一如其它車輛先有守法精神。

我們希望小巴經理人以自己正確的服務態度去爭取市民之支持，而不必乞靈於官力的「放寬」；對於任何別有用心的言論，應予不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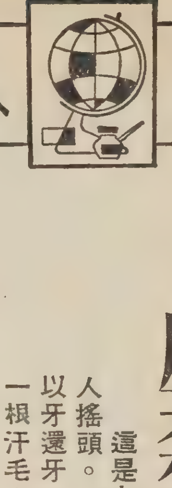
（不是評論）容忍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關於目前的一場辯論所展開的筆戰，我們自問已堅持了對「不同」程度的容忍。

就人們提到的「星星、月亮、太陽」的有關問題，我們知道，由該部著作的「執筆、印刷、發行」在開始時對其署名作者的眞實關係都可以採取另一種看法。

但是，我們希望在辯論中不致進一步要我們涉及這些內容，雖然，有些讀者願意在本刊以眞實姓名爲這些問題挺身作證。

新聞以外



為了筆戰及「春」書問題
盧森遭池魚之殃兩接匿名信

這是七十年代文壇怪事，筆戰敗將不但玩弄陰謀，並且不惜以身試法，妄施恫嚇，卑鄙無聊，令人搖頭。「萬人雜誌」戰鬬力强，毋須找人「合作」。不論正面作戰，陰謀暗襲，我們都應付裕如，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解招還招，神出鬼沒。霸主儘可做「文藝王國」的美夢，休想動「萬人雜誌」一根汗毛！

旁門左道全皆落空

上期（一式二）老萬在「新聞以外」指出，我們與他刊的筆戰中，由第一個回合至第二個回合，對方一直在玩弄陰謀，把這場筆戰目標轉移，節外生枝，不從筆戰正面上答辯，卻叫老板炒萬人傑魷魚、炒張贛萍魷魚；叫佢老豆永遠不准「萬人雜誌」內銷；出言要辦幾個外圍刊物，以「萬人雜誌」為目標，展開圍攻；找律師談談，要捉「萬人雜誌」字虱；到商業犯罪調查處告狀、向台灣方面告狀、向美國有關人士告狀；要勾結我們的敵人打擊「萬人雜誌」；要分化我們的作者不替「萬人雜誌」寫稿……老萬在上期已把這一切陰謀給揭出來了。老萬雖不像老張那樣，帶過兵，打過仗，在筆戰中也可說是「身經百戰」的人物，我佩服的是在筆戰中擊敗我的敵人；鄙視的是不敢跟我正面作戰，希圖以旁門左道取勝的無恥之徒。

除這些陰謀詭計外，這一期，老萬更要揭發一件比上述種種更可鄙的行徑，從這一件事，可看得出對方的「人格、修養、風度」是甚麼貨色。

兩封匿名信

在這裏，我要把兩封匿名信公開。這兩封信不是寄給我，而是寄給「文壇」月刊的主編人盧森先生的。第一封信本年二月二日發出，文內說：

「盧老闆：

你的刊物行將被淘汰，這是優勝劣敗所致，怪不得別人。但你不學無術，唆使張某誹謗另一刊物的主持人，圖延長你的刊物的命運，想法卑鄙下賤。其實，你的詭計不過是蚍蜉撼樹而已。

現在，誹謗官司正在進行中，你是此案的協從犯，我有證人。如果你立即有認錯的表示，他人（編者按：「他人」是將「我」字塗了寫上去的，見原件。）可以寬大為懷，不咎以往，如果你堅持錯誤，將來法庭見面可也。你老境淒涼，希慎重考慮之。耑此

順頌

文祺　　知名人（二月二日）

第二封二月十一日發出，內容如下：

「盧老闆：

你好！恭喜發財！

你的刊物快要斷氣，你不循正當途徑搶救，卻以卑鄙的手段打擊同類刊物，作為垂死前的掙扎，實屬荒謬可笑！

近據私家偵探報告，你和老爬蟲合作，盜印「春暖花開的時候」。你難免受法律制裁！

你的行徑，忘恩負義，有如伊索寓言中的僵蛇。但我垂念你老邁昏庸，願逾格寬恕，希望你坦白認錯，勿負我望，我無意使你身蹈法網。

否則，你以身試法，自嘗苦果，不能怨天尤人。

我向你提出最後忠告，言盡於此，但願你自重自愛！

順頌

文祺

知名（二月十一日）

辨明筆跡是誰「創作」？

上面兩封匿名信，我們特地將原信造版刊出，一來表示不是我們編者「創作」；二來讓讀者辨認筆跡，也許有人可以指出謄寫的人是誰。

看了上面這兩封信，誰都會罵一聲：「卑鄙！無聊！」但老萬的看法不同，我認為這是上期老萬說的「人之將死乖戾狂妄」的表現。他受到我們的打擊太重，無法正面答辯，疑神疑鬼，躭心過去的敵人乘機向他報復，因而凡跟他打過筆戰的，都心存戒懼。這些匿名信的作用，可能是「先發制人」；也可能以為許多人在聯合攪他。

其實，盧森先生雖然與老張是朋友，但和老萬未嘗謀面，互不相識，如何會與他「合作」起來？再則，「萬人雜誌」是一本戰鬬力充沛的刊物，本身基本作者，加上見義勇為的義勇軍，個個可提筆上陣，毋須和任何人「合作」。對方想到勾結「萬人雜誌」的敵人來對付我們，但我們絕不會把對方的敵人拉攏，除非他自動投効，作我們的義勇軍，如齊又簡、林眞、蔡文龍，我們是歡迎的。大概對

方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故而懷疑到他的舊敵人和新敵人携手。

三年多來，對方罵盡天下文人的作風，文化圈子裏的朋友，全是他敵人，如果躭心人家聯合對付，杯弓蛇影，風聲鶴唳，會發覺四面是敵，必然寢食難安，血壓陡增！

二十萬打垮「萬人雜誌」

這兩封匿名信雖沒寫上發信人名字，但文中措詞語氣，及所提出的事情，發信人呼之欲出，明眼人誰都可以看到。除表現出發信人之人格可耻可鄙外，肯定這些信件在這場筆戰中絕不會收效；這兩封帶有嚴重恫嚇作用的信件，已構成觸犯刑章的證據。當盧森先生把這兩封信由老張轉送給我時，我勸他該送到警方，要求他們加以調查；並循法律途徑對付這種發出不負責任的匿名信的無耻傢伙。

據老張說，盧森先生兒女都已長成，有的在銀行做事，有的就讀香港大學，快將畢業，他的「老境」並不「淒涼」。反觀他的對手，雖然撈得幾個錢，可是錢買不到健康，「每天打針吃藥」（根據他自己說的話），兒女又年紀小，未能自立，即使未到「老境」，也已顯得十分「淒涼」！

有些人小有財富，便得意忘形，在他眼中，人人處境淒涼；憑他的「財雄勢大」，可叫人家刊物「斷氣」，眞霸道得可以！

難怪他大聲疾呼說：我拿出二十萬來，辦三個刊物，專打「萬人雜誌」！老萬手上沒有這注大財，卻十分歡迎這位大老板拿二十萬攪刊物，讓香港的出版界熱鬧點。不過，如果花二十萬仍不能將「萬人雜誌」打垮，那就更足以表示我們堅强，大笨象撼不動的大樹，才是眞的大樹。老萬雖連兩萬元也沒有，但並不怕二十萬打擊我們。

拉攏打手竟觸雷

關於「文壇」打的那場筆戰的經過，因我對那些自命「主流」的「文藝」，一向乏味，從來不大願看。究竟他們打的什麼筆戰，現在正向朋友借閱雙方刊物，待老萬有空讀過後，再向對這事無所聞無所知的讀者報告。

聽說那場筆戰由六八年底打到六九年初，何以已經「調停和解」了的筆戰，現在又懷疑「從前的敵人」給他搗蛋呢？看來是血壓影响，方寸已亂！

最可笑他近來因外圍刊物急需「打手」，到處招兵買馬，凡筆戰高手，他都三顧草廬，要求出山。可惜他的馬仔胡裏胡塗，敵友分不清，找着一位健將做打手，要求他拔刀相助。那位「打手」一笑道：「老友，你有冇攪錯？我係××嚿！」××者曾經批臭自吹自捧的大文的義勇軍也。對方聞名喪膽，嗒然而退。

為什麼「萬人雜誌」不用拉攏，拍膊頭，請飲茶，大家自動執筆寫文章；對方「禮賢下士」，卻找不到人「幫筆」？因為他放慣了冷箭，被射傷的人太多，現在給打得走投無路，猛去拉人助陣，誰會做這樣的傻子？

搬石頭打自己腳

現在對方偷竊贓證給人抓到；槍對槍砲對砲的筆戰打不過人家；老板尙未炒萬人傑、張贛萍魷魚；向台灣、美國、官府告狀又告不入，窘態畢呈，出到匿名信一招，已經注定失敗。就如毛澤東說的「搬石頭打自己腳」一樣，這些信露出狐狸尾巴，白紙黑字，人家可以驚官動府追究，發信人為誰？一定可查個水落石出，無所遁形的；那時就比自己的「作品」給人家「比較」出原形來更丟人，徒然在文化圈中造成另一個笑話！

萬人傑

九龍
彌敦道
平安大樓
十五樓五號
盧森先生 收

盧老闆：

你的刊物行將被淘汰，這是優勝劣敗所致，怪不得別人。但你不學有術，唆使張某誹謗另一刊物的主持人，圖延長你的刊物的命運，想法卑劣下賤。其實，你的詭計不過蚍蜉撼樹而已。

現在，誹謗官司正在進行中。你是此案的協從犯，我有証人。如果你立即有認錯的表示，他可以寬大為懷，不咎以往，如果你堅持錯誤，將來法庭見面可也。你未境淒涼，希慎重考慮之。此此順頌

文祺

知名 二百

九龍
彌敦道
平安大樓
十五樓五號
盧森先生 收

盧老闆：

你好！恭喜發財！

你的刊物快要斷氣，你不循正當途徑挽救，却以卑劣手段打擊同類刊物。作為垂死前的掙扎，實屬無謂可嘆！

近據私家偵探報告，你和老總出合作，盜印「春暖花開的時候」，你難免受法律制裁！

你的行徑，充份負義，有如伊索寓言中的僵蛇。但我重念你老萬分上，願意格外寬恕。希望你坦白認錯，勿負我望，

我無意使你身蹈法網，否則，你以身試法，自嘗苦果，不能怨天尤人。

我向你提出這忠告，言盡於此，但願你自重自愛！

順頌

文祺

知名 二百

揚名國際　為國爭光

訪問破世界紀錄的體壇女傑——紀政

本刊駐美加特派員　許之遠

一九七〇年二月五日，剛好是農曆的除夕。加拿大多倫多電訊報（The Telegram），邀請世界著名的田徑選手，在該市的楓葉園體育館競技。中國田徑女傑紀政女士，在她的教練陪同下由美飛抵參加。是晚參加了兩項比賽，均獲冠軍，而且五十呎跳欄賽，打破了世界紀錄，為國家爭得殊榮。

這一位來自台灣的體壇女傑，崛起之速，有如火箭。她的五十公尺短跑，輕易獲得了冠軍，紀錄是五．六秒；第二項是五十公尺跳欄短跑，紀錄是六．五秒，打破了世界紀錄。當賽會報告她的速度打破世界紀錄時，全場一萬二千觀眾站起報以如雷掌聲，歷久不絕。各地採訪記者立即包圍她訪問。

這一位體壇彗星，操着流利英語，在她的答覆訪問中，一再强調代表自由中國，她的成就是國家栽培出來的。在加拿大政府與毛共商談建交中，她這種大無畏精神，贏得全場觀眾的鼓掌。她的成就不僅是她個人在體壇上的紀錄，而且代表國家的氣節和奮鬥的精神。

這一位身裁高瘦的女傑，身高五呎七又四分三吋，年齡廿五歲，她所經的訓練是如此短，而能獲致的成就，令全世界的體育人士驚異，包括她的教練在內。

一連兩晚在美加各電視台，都轉播當場比賽，紀政在兩場比賽的快速衝刺，千千萬萬的觀眾無不豎起大姆指。誰還敢說東亞病夫，紀政為國家爭得的殊榮，是無法估計的。次日，當地各報體育欄均刊出她的照片。

翌日，正是農曆新年，她應多倫多中華會館的邀請，出席為她而設的慶功宴，我駐加大使薛毓琪特別從渥太華趕來，並向她贈送獎品，以資鼓勵。

中央日報記者吳劍聲先生、會舘主席黃衛青伉儷、薛大使、紀政及諸僑領同席，筆者忝陪末座，大家為紀小姐的成功乾杯。飯後，吳先生與筆者以台港記者身份和紀小姐交談。

問：紀小姐下一次參加的國際性比賽是什麼？

答：是十二月在曼谷的亞運會。

問：這次比賽打破世界跳欄紀錄，你有什麼感想？

答：我盡自己之力，所得的光榮，是和同胞共享，自己覺得很愉快。

問：在目前，除了練習以外，紀小姐還有什麼工作？

答：目前，我還在唸體育的碩士學位。

問：你來自自由祖國，在今天慶祝你打破世界紀錄的宴會上，你有什麼話對自由祖國的同胞表示嗎？

答：除了表示我向他們賀年外，心裏更感到我雖然離開他們，但精神像生活在一起，奮鬥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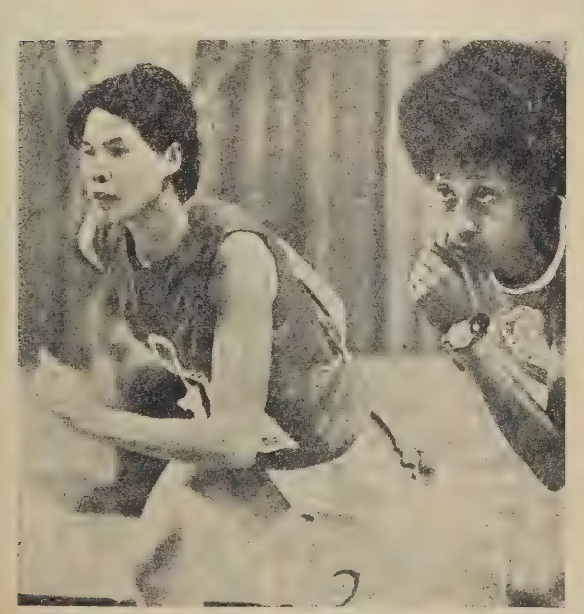
問：你認識香港的萬人雜誌嗎？

答：雖然還沒有拜讀過，但聽很多人說起過：萬人雜誌是香港最敢說話的刊物。

問：那麼，你可以寫一些意見給該刊物嗎？

答：可以！

紀小姐默想一會，然後執筆寫上：「萬人雜誌



紀政破五十公尺跳欄世界紀錄的起步姿勢

是自由民主的鬪士，讓我們在不同的地方為國族奮鬪吧！紀政 民五十九・二・六。」（編者按：紀政的簽名題字見附電版。）

這一位和藹可親的體壇女傑，她的可貴處，不只她個人在艱苦奮鬪中創造她輝煌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在民族自尊式微的今天，能挺起胸膛，做一個自由中國的體壇鬪士，她到那裏，就在那裏贏得人們對中華民國的認識，就對國人讚美。她是國民外交最好的大使，讓我們虔誠的祝福她！

（編者按：我國田徑女傑紀政，去年世界田徑各項目中的表現，有兩項名列第一；一項第二；兩項第三；一項卅九。列第一名的兩項是一百碼十秒三、百公尺十一秒三。列第二名的一項是二百公尺低欄，廿六秒二。列第三名的兩項是二百公尺廿三秒一、一百公尺低欄十三秒三。列第卅九名的是四百公尺五十四秒六。以上是根據今年二月份出版的「美國女子田徑世界雜誌」的記載。）



薛毓琪大使致送獎品予紀政

萬人雜誌是自由民主的鬪士，讓我們在不同的地方為國族奮鬪吧！

紀政 民59.2.6.

中為紀政，左為其教練，右為筆者攝於多倫多市廣場

羅素來我國講學的插曲

信徒不知宗師事 誤將馮京當馬涼

石英

民國八年，發生於北平的五四運動進入高潮時，不少學者致力於建立新文化，惟因觀點不同，出現不同的學派。是年胡適邀請美國知名學者杜威來我國講學，宣揚他的實驗主義，深受北平各大學歡迎，胡適也沾到光彩。

翌年，梁啓超以他創立的「共學社」的名義，邀請英國知名哲學家羅素來我國講學。當時北平文化學術界認為胡適、梁啓超因學派的不同，而出現明爭暗鬪，終於邀請英美知名學者來華助陣，以便擴大勢力。惟如此一來，我國新文化吸收外來的學說，影響廣泛，自是好事。

羅素當梁啓超歐遊時，兩人在英相識，現在既蒙梁氏出面邀請，欣然偕同他的情人勃拉克小姐東來，先在北平各大學講學，轟動文化學術界；後來至滬杭等地，對知識分子的思想諸多啓發。羅素講學的範圍以哲學、數學為主，旁及宗教等，那時他年才四十八歲，精力充沛，倍見熱心。

最近，羅素逝世的消息傳來，明報專訊謂他來我國講學，係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邀請，和事實不符。可怪的是，明報主持人一向以羅素的理性主義信徒自居，竟不知他的宗師來華講學的因由。其實，蔡元培和羅素素昧平生，縱使他有意邀請羅素來我國，羅素未必會給他面子。

當梁啓超在北平透露他邀請羅素來我國講學，其時北洋軍閥當政，國務總理是靳雲鵬，而外交總長顏惠慶係基督教徒，他接受各基督教會之請求，以羅素反宗教為理由，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阻止羅素來華。朱爾典告以羅素來華並非出於英國政府的主張，而係接受中國學者梁啓超的邀請，故不擬干涉。顏惠慶碰了釘子，北平文化教育界予以嘲諷，並認為顏惠慶不識大體，有辱國格。因為我國係禮義之邦，傳統上禮賢尊士，不該侮辱世界知名學者。羅素來我國講學，雖然其學說未必全部為我國才萌芽的新文化所接受，但他對我國知識分子的思想確有啓發的作用；特別是他承認我國文化的優點，足補西方文化的缺漏，不失學者謙沖的襟懷，令人感佩。至於近年他的言論，那是另一回事。

羅馬尼亞之遊【下】

迢迢

宗教自由，教堂人滿

次日，一早，我們在酒店吃過早餐。天啊！好貴！我們只點了一些罐頭橙汁、咖啡、麵包雞蛋，竟每人花三元美金。等會碰到老周夫婦，原來他倆溜到酒店外街角的自助餐室裏（沒有椅子坐，只站着的）吃早餐，每人只費一元美金左右。老周指着我們說：「你眞是傻瓜！」次晨我們也去試試，但是他們的自助方法不同，要先說出吃的什麼，付了錢，那女人寫了張條子給你，然後你去取食物。我們言語不通，弄得手忙腳亂。虧得有個懂英語的人來幫忙，才買到食物。但食物是不可口的，咖啡不冷不熱，只好回到酒店受貴。

九時，瑪利亞已依時在酒店等着我們，依然分批出發，先環繞市區，把各出名的建築物，如大學、法院、鐘樓、體育館、球場、教堂、民眾藝術館等地去看看。然後瑪利亞帶我們到一個湖濱餐室，景色非常優美，但裏面全無顧客。我們小憩一下，喝了些啤酒，繼續 Sightseeing，使我驚異的，教堂內卻是人擠得很，這些都是極古老的天主教堂，許多人在祈禱，也有神父來來往往。我會就此問題問瑪利亞，難道在社會主義的政策底下，還容許宗教的存在？瑪利亞說上了年紀的人，離不開宗教，因爲天主教原來就是他們的國教，所以沒法不容許這千餘年來的傳統習慣存在。但年青的人，受共產主義的教育，已對宗教不感興趣了。

瑪利亞建議我們明天到離首都約四十里的名勝地 Sinaia（斯乃亞）一遊，只需繳二十多美元的費用，就可合往遊一天。因明天的節目原是參觀各博物館，但明天是星期日，多間博物館是關門的。她又說：明天她得與她的妹妹和姪兒開始去渡假了，不能再陪我們了，但旅客部會妥當安排一切的。於是我們就隨着她去繳了費。

純眞的少女，坦誠的對話

次日九時，一位名叫坦娜的年青女子派來做我們的導遊，我仍和老周同坐一部的士。坦娜約有廿一二歲，據她說仍在大學裏讀書，畢業後要做教師。她穿一條灰薄絨裙子，灰色的毛線衣，褐色頭髮用絲帶在後面攏着，臉上不施脂粉，英語說得頗爲流利，那種純潔的樣子，就活像是個天主教女學校的學生。去斯乃亞的途中，經過許多古樸的小村落，又經過許多高與天齊的油田井機房。坦娜告訴我們，羅馬尼亞原是東歐諸國中最富有的一國，因爲它出產石油，但是所有的石油，都要賣給蘇聯。

這時，我問坦娜：「你們國中，是否人人有工做？」她說：「當然的。」

「你們的國家，人人有工做，可謂豐衣足食，如果某人勤奮一點，他積蓄多了，他可不可以買房子？」我問。

「當然可以，每人工作的目的，都是希望有自己的房子，以及自己的汽車等等。」她答。

「我的意思是，除了自用的房子汽車之外，如果有多餘的錢，可不可以多買一座，租給別人，拿這些租金來生活，不用去做工呢？」我又問。

「啊！這個政府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不能買兩個房子，但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人民平均的收入，僅堪溫飽，希望買一棟房子已經不容易，那裏還希望買兩座呢？」她答。

「你們人民的收入都是差不多的，還是有極大的分別？」

「這要視教育程度而定，如果你是個醫生、藝術家、演員、官員，他們都拿極高的薪水，與一個鄉下農夫來比，當然有很大分別。」

「那麼，這些拿高薪的人員，他們不是可以將用不完的錢去投資，將來他們不是仍要變成一個新的資本家階級嗎？」

「這是不可能的，他們的薪水雖然多，但物質亦昂貴得很，他們的所有，亦不過可供他們有較好的享受而已。」

「坦娜！你的父親是做什麼的？」

「他是個動物醫生，工作很忙，每二週只回家一次。」

「那他不是拿很高的薪水嗎？你有很多兄弟姊妹嗎？爲什麼你還要出來工作？」

「爸爸只有我一個女兒，他的薪水數目像是很多，也僅夠供給我和母親的起碼生活，所以我還得做做導遊，賺點外快，以購買衣物。因爲物質在我們國家裏仍是缺乏，十分昂貴。」

「坦娜！我問你另外一個問題。坐在你隔壁的周先生就是個大資本家，他



羅馬尼亞・布拉格斯圖書館

的錢當然不是剝削來的，是憑他的聰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賺來的。他現在退休了，若果他看中了你們羅馬尼亞的風景多麼美麗，人民和善，他將帶一百萬美金來到這裏，在這裏過他的退休生活，你想你們的政府歡不歡迎一個這樣的人來？」

「那有什麼不歡迎，一個人帶來一百萬美金，政府那有不歡迎之理。」

「你們政府讓這樣的一個人來住，不做工，只會享受花錢，不是給你們的人民一個壞的榜樣？」

坦娜笑而不答。

堂皇富麗的夏宮，嗅不到馬列氣味

我們談談說說，不久便到了一個林蔭的山谷，下車步行，這是前羅馬尼亞王的夏宮，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木構三層樓宇，矗立在山坡上。在谷口處，許多賣紀念物的小攤子，我們忙着買些紀念物。一個年青女人牽着個小女孩走過來看我們這幾個陌生的東方人，我妻也向着她們微笑，那女人就示意小女孩把手裏採着的幾朵山野花送給我妻，我妻也送給她包香口膠，她倆眞是歡天喜地。

羅馬尼亞王的夏宮可算堂皇富麗之至，裏面的欄杆地板都用極好的木料，樓上的房間分別以各地名命名：波斯室，就擺滿波斯地毡，波斯家具；印度室，就全是名貴的印度傢俬和擺設；東方室，就是擺滿中國和日本的瓷器和傢俬；還有個鏡室，四周牆壁是鏡子，連天花板也是鏡子，眞是令人嘆爲觀止！因爲這天是週日，遊人眾多，走在我們前面的一羣，約有三四十人，看樣子是從一個偏僻的鄉下，結隊來參觀的。一個指導員指手劃腳地給他們講解，但約有一半卻回轉身來看我們，大概是沒有見過東方人罷，他們打雀咁眼，那副大鄉里的神氣，令我們忍雋不禁。我很想拍他們一張照片，因爲在室內，生怕閃光燈又把這班呆鳥嚇壞了，躊躇着結果沒照。

午餐，我們在附近一個小鎮的大酒店裏進食。那酒店堂皇富麗，與巴黎我們常住的大使館旅店有過之無不及，我們的餐桌上插着小美國旗，很爲注目，但週圍的人客，並沒有特別或冷酷的神色看我們。

我特地走向一張坐滿一羣青年男女的桌子去，跟他們談談，請他們喝杯酒，他們居然很歡迎，跟我談談笑笑的。他們的女子也打扮得很時髦漂亮，他們是遊客，抑或是高薪人員的子女？能夠到這高級的地方來喝茶談天？我猜不透他們的身份。

在回程中，我們還參觀了前國王的禮物收藏館（即各國君王送給他的禮物）。又經過一個餐室，是茅屋式的，裏面熱鬧得很，有穿古裝的歌手彈琴歌唱。因爲已是近黃昏了，拍照片要用閃光燈，而要去的地方還很多，閃光燈泡在東歐是沒法補充的，不敢浪費，只得不拍照片。



羅馬尼亞首都布格拉斯街道上巴士站之行人

回途之中，我對坦娜說今天的遊程我很滿意，亦可見到羅馬尼亞人仍是有着浪漫的，自由的作風，兩天來所聞，所見，嗅不到一點馬列主義的氣味。我尤其讚美夏宮的景物和收藏，可媲美法國某些古堡，羅馬尼亞人足以自傲，有這樣的名勝可供人遊覽。

坦娜聽了我這番話，面有得色。

但我又說：「今天你們要共產、要改造社會，把前國王趕走（聽說他的太子仍流落在法國），如果沒有前國王，又那裏有這樣的美麗的藝術品出現在世界上呢？倒過來說，還不是應該感謝他嗎？」

「皇族的創造，都是爲他自己的享受而設的呀。」坦娜說。

「姑無論是爲了誰，但美的藝術品是創造出來了。馬列主義的社會是爲了人民，人人平等，但始終創造不出偉大美麗的東西。連蘇聯自誇是這麼偉大的國家，給遊客參觀的還不是克里姆林宮裏沙皇遺留下來的首飾衣物及各種寶物？博物館裏的名畫，都是以前舊社會所留下來的，新社會創造出來那些美麗的東西？」

「這的確是一個矛盾的問題。哎喲！先生，我陪了這麼多的遊客，以你的問題最難令人答覆呢，你大概是個哲學家罷？」

我笑而不答，但後來我終於告訴她，我是學心理學的，因此對於這等問題，特別感到興趣而已。

好印象中的壞事情，羅國必定脫離蘇聯

兩日來的好印象，終於在第三日給破壞無遺了。

據我們所了解，我們斯乃亞之遊，是拿星期日那天的節目來改作此遊，不足的費用，由我們用現金補足的。我們此次的旅程，由旅行社全盤統籌辦理，除了飛機費之外，每人每日所費是一百元美金，這些費用都早已在紐約付過了的，旅行社所發給我們一本小冊子，極詳細的寫明每天的節目。星期一這天，節目是上午自由活動，下午有個「羅馬尼亞之夜」的節目。旅客部（屬於政府管理的）應該有導遊，有車子送我們去那森林中的夜總會，看羅馬尼亞舞，吃羅馬尼亞餐的。當我們去問集合的地點和時間，旅客部的人出來竟對我們說：「羅馬尼亞之夜」的節目已經沒有了，因爲都將這節目的費用，移作昨天「斯乃亞」之遊用去了。

那怎麼可能呢？爲什麼前天不說？星期日本應該有導遊及的士供我們應用

的，不過改作去斯乃亞吧了，不足之數，我們已照付了。我們每人每日付一百美元的費用，難道斯乃亞之遊，卻需要每人百多元這麼貴？

我們議論紛紛，要求旅客部的人出來詳細解釋一下。約等了半個鐘頭，我們正越想越氣的時候，一個拉長臉孔的中年女人走出來對我們說：「羅馬尼亞之夜節目是取消了，我們用不着跟你們解釋的，你們在這裏鬧是沒有結果的，如果你們不想錯過這節目，那末，今晚七時，你們自請的士去吧，恕我們不再料理了。對不起！」她砰的一聲關上了門。我們明白這次是給他們強敲竹槓了，不過，她的技巧也太低劣，敲得我們太不甘心。當我們回到家裏時，就將這件事，詳細報告給紐約旅行社的總部，結果我們都得到賠償。

當晚，我們自然不願錯過這節目，就各人自己挖荷包請的士去那森林夜總會。各種陳設，都是羅馬尼亞色彩的，土風舞也舞得很精彩，有點像台灣高山族的土風舞一樣。

次日，我們又束裝就道，乘飛機往保加利亞去。羅馬尼亞旅客部的人員，似乎故意和我們鬧別蹩，册子上寫的十二時的飛機，十時半離酒店，十一時到機場。我們十時起在酒店的餐廳裏等，幾次電催他們速派人送我們往機場。他們的人員卻互推責任，急得大家在酒店裏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生怕錯過了時間，那麼前途的全盤計劃就要打亂了。在抱怨與焦急中，一直等到十一時半，才見坦娜匆匆的趕來，催我們趕快上車，匆匆奔向機場。原來飛機改爲一時起飛，該死的旅客部人員，爲什麼不用電話通知我們一聲，卻讓我們乾着急！

我太太還是對坦娜印象很好，她送了一雙絲襪給她，又把用剩的羅國貨幣統給了她；還問她說，將來寄點小禮物給她，她們的稅關會抽重稅的嗎？她說會的，並且很麻煩。她注視太太大手裏那個膠質裝鑰匙和零幣的圓形小銀包。她說：「如果你想寄東西給我，寄個這種小銀包我吧。」

我太太說：「你喜歡這種東西嗎，這小銀包不過值二角五分美金吧了。」

「你知道，我們國家的物質十分缺乏，這個東西，我們還沒有呢。」坦娜低低的說。

可憐的羅馬尼亞，強鄰壓境，俯仰由人，以前由土耳其佔領；二次世界大戰後，給蘇聯「解放」了，卻比以前更苦了。連由政府僱請的導遊人員，也敢公然對遊客表示不喜歡蘇聯，由此可知羅馬尼亞人的心聲了。其實羅馬尼亞人在東歐諸附庸國中，亦是較爲勇敢的，時常與蘇聯抗爭，不去看蘇聯臉色。如去年美總統的訪羅馬尼亞，蘇聯就不大高興，如果將來有機會，羅馬尼亞人一定要脫離共產主義集團的。

徵求舊書

齊又簡先生急需莫泊桑短篇小說中譯本全集參證，凡本刊讀友中藏有者，請借閱、轉讓、交換均可，希來信編輯部連絡爲盼。因爲如能找到莫泊桑短篇集，又可寫出妙文，以娛讀者。

「前漢」·「後漢」·「新漢」

過去有所謂「前漢」、「後漢」之說。「前漢」指以王克敏、溫宗堯爲首的漢奸，他們都是北洋軍閥餘孽，無所不爲，做日本人走狗當然無所謂。「後漢」是指以汪精衞爲首的漢奸，說起汪這人眞是可惜，他本是革命家，熱烈愛國者，政治家，爲民國有數人物。何以會做漢奸？國人多莫名其妙，據他致張永福私函所說，我才了解汪精衞錯讀了歷史，他自比俄國列寧；法國甘必大，豈不好笑。其次爲不明瞭日本，上了日本特工的大當，再加之左右包圍，致造成無法挽救的大悲劇，若說汪存心做漢奸，至今還不敢相信。

「新漢」者卽「台獨」也，爲甘心想出賣祖國領土的一小撮漢奸。他們比不上前漢，因前漢只是眞小人而已，並不諱言漢奸，他們向來不談愛國，或什麼思想、主義，更不講邏輯。後漢是在淪陷區與日本人合作，並非把自己領土想獻媚於日也。所以新漢，是最卑鄙無恥、無良心、冷血動物的新漢奸、國賊，人人得而誅之，剝了他們的皮，抽了他們的筋也不爲過。

嘗言「盜也有道」。如「殺富濟貧」。然「台獨」卻連盜也不如，雖然他們講邏輯，辦刊物談文化，揭穿了不過糞蛆而已。試想想：

(一)台灣之於福建，正如海南島之於廣東，原與金門爲一體，後因地殼變動才有今日距離，怎可以加分割說什麼「獨立」？

(二)就居民講，台灣人多數是閩南人，少數爲潮州、溫州人，連高山族在內也都是我黃炎子孫。如硬胡說八道，把台灣人與中國人分開，那完全是日美帝國主義者的陰謀，居然有人甘願附和之，豈非新漢奸而何？

(三)再從歷史上說，台灣在中國古籍不提，但隋書載有隋朝曾派朱×大將軍帶兵伐琉球，成爲中國屬土。台灣在古代與琉球爲一體，因政治中心在琉球島，故只談琉球而不及台灣。到明成祖時，琉球正式成爲中國藩邦，奉中國正朔，今日琉球、台灣的孔廟多是在明時建立。後來荷蘭侵佔台灣，明將鄭成功把紅毛人驅逐走，台灣名符其實地成爲中國版圖。到康熙年間又把它劃歸福建管轄，甲午一役後始被日本强奪了去。當時人民不肯接受日人統治，曾搞過多次革命，不幸均失敗。這次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始再歸還祖國懷抱，今日成爲中華民國一省，且爲國府臨時根基。意大利的統一運動，靠撒地尼亞；今中國之統一，當然也要靠台灣。今日台灣是中國統一的司令塔。有台灣才有統一，才能談自由民主，人民幸福，亞洲安定，世界和平。糞蛆談邏輯，談到出賣祖國領土，吾不願再談了，嗚呼，今日的所謂「知識分子」！

縉山

中共內爭新高潮

魯遜

今年一月以來，大陸局勢進入異常的寂靜狀態。中共的宣傳機構，既未發表爆炸性的論調，也未宣佈重大的文件。據「朝日新聞」記者，二月初由東京返抵北平之後所寫的報導說，他離開大陸時（一月間），北平和廣州的大街上，正大掘防空壕，行人道上堆滿了翻掘的泥土；這次回去時，所有的泥土都鏟平了。泥土下面的洞裏，風光如何，無人知道，但是洞外的天地，則一片寂靜。看不見大字報，看不見遊行隊伍，靜得奇怪，寂得特別。弦外之意，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味道。

華沙會談，春光乍洩

挖防空壕是爲了備戰。從中共近兩月的備戰宣傳中，似乎大戰就要來臨的樣子。而戰爭的假想敵則是「美帝」與「蘇修」。

可是「美帝」與「蘇修」都在與中共進行談判。據我們所知，這兩場談判，都不是當年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那種哀的美敦書的談判，不接受條件就兵戎相見。

以與蘇聯的談判說，毫無破裂的跡象。最近蘇共代表團長庫茲索夫的老婆，悄然去了北平，表示談判將長期進行。停辦了三年的蘇聯僑民學校，最近已開始復校，蘇聯外交人員的老婆孩子正陸續回到北平，都表示雙方的關係並無破裂的跡象（並非毫不可能），更看不出馬上要戰爭。因此，中共之積極備戰，顯然是無的放矢。俄國人機警老獪，惟恐中共的毛派利用對外備戰來團結內部，二月初起不斷的聲張，蘇聯絕不進攻中共，並說「蘇聯的威脅」云云，是毛派的謊言。

再看美國，正自越南繼續撤兵，從冲繩拆除飛彈基地，如果有意進攻大陸的話，這些舉動就成了笑話。反過來，美國正對中共下軟功夫，華沙談判開始前，連串的緩和措施，不是打動了懷仁堂的心弦了嗎？再進一步看，中共代表雷陽在華沙談判中的表現，那種會心得意的情態，絕不亞於美代表斯托塞。第一次在中共大使館談判時，斯托塞淺進大門，雷陽率領全體人員，已在台階上迎候了，「資產階級」的禮貌周到得很。還有，破例招待八十多個東西方的記者，還先請他們進會議廳，然後他和斯托塞坐在會議桌上，讓記者們拍照，這些「資產階級」的外交排場，都表演得似模似樣。文革時期「破四舊、立四新」的精神，早已點滴無存了。

從以上說明可知，中共對美蘇備戰，完全是姿態，是製造緊張，加强內部團結的手段。

鬥爭焦點在整黨建黨

從對美蘇的談判可知，新當權派仍緊緊握着權力的繮繩，毛派從十一月起，一連串的破壞行動並沒有成功。但是目前的鬥爭焦點，在「整黨建黨」，外交戰線只是副戰場。自從一月六日，北平電台特別廣播「沿着毛主席的建黨路線勝利前進」（載於「紅旗雜誌」第一期）開始，大陸各地就紛紛舉行鬥爭大會，公審「極左分子」。

那篇文章是標準的「打着紅旗反紅旗」。與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毛澤東思想萬歲」，異曲同工，都是絕作。

一九六六年從六月到七月，劉鄧實行五十多天的「資產階級專政」（二人在自我檢查中坦白承認），把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後所佈署第一陣造反運動，無情的壓了下去；到六月底，已把各學校和單位中潛伏的「革命師生」打得差不多了，文革變成「冷冷清清」，於是發表了「毛澤東思想萬歲」那篇社論，陳伯達起稿，鄧小平核定。社論大捧劉少奇、鄧小平，與林彪、周恩來並稱毛澤東的好學生，親密戰友。毛澤東看到這篇社論時，一定啞巴吃黃蓮，說不出的滋味。

這次「紅旗」這篇「沿着毛主席的建黨路線勝利前進」，有甚古怪呢？要言之有下列幾點：①譴責左派干擾整黨建黨工作，要爭奪整建的領導權。文章說：「一些無政府主義和資產階級派性嚴重的人從左的方面，否定黨的領導。他們說：『我們老造反派最革命最先進，整黨建黨得由我們來領導，以我們爲基礎。』」這明明是指文革初期那擁毛狂熱分子。②取消毛派當然入黨的權利。文章說：「我們要幫助一些同志克服『造反有功、入黨有份』、『當了革委會領導成員應入黨』和『發展黨員就得一派一個』的錯誤思想。」這是針對那些以「革命羣眾代表」塞進革委會的那些毛派分子而發。他們當了革委會委員，可是新當權派不准他們入黨，入不了黨，將來革委會一取消，他們就跟着完蛋大吉了。如果入了黨，就變成毛澤東的千里眼，順風耳，成爲監視新當權派的芒刺。③該文强調要掃除左派的干擾，整黨建黨要認眞嚴肅的進行。

本年第一期「紅旗」一共載了十幾篇文字，這篇東西排在倒數第三篇。可是「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都特加轉載，北平電台特加廣播，新當權派之用心，眞是路人皆知了。

掃除極左分子

這篇文字播出之後，各省市就一齊響應，從安徽、河南、山西等各地方廣播得知，都在舉行整黨建黨爲中心的羣眾大會，鬥爭公審那些與黨爭權的毛派分子。二十日路透社的報導說，北平「工人體育館」，最近連續舉行羣眾大會，公審那些「極左分子」，好多人當場定罪，立即處死。看來，新當權派正大殺毛派。經過這場鬥爭後，毛派最後的反攻可能徹底瓦解，以後本港左派可能不會再搞「北京專電」、「廣州專電」來破壞對蘇聯的談判了。



許繼愼被殺始末

岳騫

最近看到南華晚報翻譯一篇「紅色灰塵中的徐向前」，其中有一段：「以後在四川，當我統率紅軍第四前敵部隊時，徐齊善統率紅軍第十二師，我發現蔣介石有信給徐齊善，勸其投降。」上文所說徐齊善，實際是許繼愼。此人是共軍紅四方面軍的植基者，豫鄂皖蘇區的創始人，也是共黨在該區屠殺的第一個高級將領，其經過頗值得一談。

當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漢方面正式分共後，不久發生了南昌「八一事變」。於是共產黨人在國民政府轄區者，頓成喪家之犬，無處容身，大部份逃去香港、上海，托庇於外人保護；小部份則上山落草，實行作其山大王。毛澤東上井崗山是其大者，另外有許多零星小股分踞各地，連佔山爲王都談不到，衹是作小股土匪，晝伏夜出地流竄，以搶掠爲生。但時間既久，嘯聚漸多，遂成大患，鄂東北一股就是如此。

在武漢分共後，有幾個鄂東北共產黨人在武漢不能容身，潛回家鄉活動，以湖北黃安爲中心，最初連武器都沒有，衹用了幾把斧頭（當地俗名劈子）起事。後來勢力愈來愈大，再加上當地處在三省交界處，政治勢力既達不到，境內又多大山，官兵不敢輕易進剿，衹有讓其坐大。到了一九二八年，上海中共中央已注意到黃安的一股力量，就派潛伏在上海的黃埔軍校一期學生共產黨人許繼愼回去領導。許繼愼本人是安徽人，與湖北交界當地一批頭目大半都認識，由他去領導，人地皆相宜，中共中央當時給予的番號是紅軍第一軍，許繼愼任軍長。

許繼愼爲人精明强幹，又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在他領導下的鄂豫皖邊區共軍，力量直線上升，到了一九二八年底，在當地建立了三個小型蘇區，南面威脅長江，西面威脅平漢路，論其實力及活動情況，尙遠在朱毛領導的井崗山之上。

不過，許繼愼這個人，能力雖然高，私心卻也很重（其實共黨大頭目皆是如此），他領導的蘇區，幹部皆是三省交界處的人，這個地區之外的共幹很難立足。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因爲注意鄂豫皖蘇區發展情況，派了許多共幹前去工作，皆被許繼愼擋駕，引起中共中央不滿。到了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派遣了在川軍當過旅長叛變過來的共產黨人鄺繼勛前往，將第一軍改編爲第四軍，由鄺繼勛任軍長，許繼愼降爲第十二師師長，許繼愼的同期同學，徐向前任參謀長。許繼愼無法擋駕，衹得接受，但實力仍操在許繼愼之手。又過了幾個月，中共中央正式宣佈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由張國燾任書記，沈澤民任宣傳部長，陳昌浩任紅四軍政委。沈、陳兩人皆是國際派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二人分別動身，一路由水路乘船到武漢，再改由陸路入黃安；一路由上海行陸路入皖中轉黃安。中央局成立後，對許部更加强控制，許繼愼及其一伙，不滿情緒自然也與日俱增。

不過，在一九三零年中共軍打了好幾次硬仗，還都是許繼愼及其親密戰友打的，當時尙看不出許繼愼有反正意圖，衹是中共中央局負責人對許繼愼疑慮日增，覺得其人既是黃埔軍校學生，私生活又糜爛，遲早將會叛變，決計要予以除去。

許繼愼可能也有所感覺，團結左右親信組織團體，對抗中央局。據紅四軍政委陳昌浩以後發表的整肅報告，指許繼愼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組成一個軍事委員會，委員九人許繼愼（十二師師長），周維烱（十一師師長），高建斗（團長），廖業琪，蕭方（團長），吳精赤（團政委），熊受暄，潘皈佛（團長），姜鏡堂。

究竟是不是有一個軍事委員會的組織，衹能存疑，但是許繼愼對中央局的命令時常抗拒則是事實。許繼愼手下這一批人，雖然都是共產黨人，但是大部份皆在國軍中擔任過軍職，如高建斗就曾擔任過張發奎部下營長；封俊則在楊虎城部下當過軍官；潘皈佛在唐生智部下當過軍官。這批人受過正式的軍事訓練，打仗雖然內行，但是對於政治反而隔膜，尤其對於共黨的一貫政治手法感到不滿，因此，可能有脫離鄂豫區自打天下的意思。於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間許繼愼發動一次進攻武穴，截斷長江的計劃。這個計劃也是經中共中央分局批准的，但是到了洗馬畈附近與國軍打了一仗，傷亡頗重，整個紅軍傷亡近千。中共中央分局得到消息，立時去電制止，恐怕紅四軍再繼續南下，一旦到了武穴附近陷入國軍包圍中，勢必全軍覆沒。當時的紅四軍軍長已是鄺繼勛，參謀長徐向前，在洗馬畈召集開會，許繼愼，周維烱力主南下，貫徹攻佔武穴，截斷長江的計劃。但是鄺繼勛與徐向前則以爲中央局既有命令，不能違抗，決定仍將部隊撤回原地。許繼愼，周維烱極力反對，認爲紅四軍回去沒有用武之地，應當繼續南下，渡過長江。在會議上，許、周高呼反對中央局右傾的口號，但是也未能挽回局勢；鄺、徐仍然決定服從命令，撤回紅四軍，雙方意見對立，形成分裂。

許繼愼不甘心受中央局抑制，仍然打算獨行其是，進攻武穴。因此，召集親信在麻埠開會，決計與軍部脫離，以第十一師、第十二師爲基本部隊，

再聯絡其他部份，合力進攻武穴。鄺繼勛，徐向前對許繼愼抗命意圖看得很清楚，就報到中央局，張國燾卽派陳昌浩去處理這件事。陳昌浩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三日趕到麻埠，到達時先逮捕了潘皈佛、鍾新山、丁超等二十多人，馬上下令把紅四軍全部開到麻城、黃安附近老根據地整理。到了麻、黃地區，就把許繼愼、周維烱、熊受暄、高建斗、李業貴等人全部逮捕，輾轉株連，僅是重要幹部卽捕了一千多人，其中包括兩個師長（周維烱，許繼愼），六個團長（潘皈佛、高建斗、王則光、蕭方、王明、魏孟賢），五個團政治委員（封俊、江子英、吳精赤、袁高明、劉性成），十個團政治處主任（從二十八團到三十七團），尙有一部份營連長，連指導員及參謀處，經理處，醫院院長，把許繼愼系統重要分子，一網打盡。

陳昌浩事後發表的許繼愼等人罪狀，除去說他們驕奢淫佚，吞沒揮霍搶來的巨款，供養親屬妻妾等慣見的罪名外，重要罪狀有三點：

第一、指許繼愼截斷長江計劃是要消滅紅四軍，向國民政府投降，事先已約定國軍在武穴佈置好陣勢，一旦紅四軍攻到武穴，卽被國軍海陸空包圍夾擊。此一指控，根據事後所知的情況，與事實完全不對，許繼愼決定進攻武穴時間是在九月十五日，當日國軍在鄂豫皖區剿共的主將是徐源泉與夏斗寅，均不在該地區，武穴附近並無國軍重兵駐防。如果按照許繼愼的計劃行事，能不能截斷長江姑且不論，但對武漢方面確可造成威脅，也勢必牽動國軍整個圍剿計劃。假使許繼愼之策得行，紅四方面在鄂豫皖邊區也許不致於過早被國軍擊潰，以後局勢將完全不同。

第二、指許繼愼等人是第三黨，AB系改組派。說得活靈活現，好似這三個團體屬於一個系統，有計劃向其滲透。了解當時政情的人，皆知道不是這麼一回事，第三黨由鄧演達所創，一開始就走反蔣親共路線，實際上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鄧演達在武漢清共後偸偸去過蘇聯，回國後在上海被國民政府捕獲處死；以後的第三黨在章伯鈞領導下一直爲共產黨工作。要說第三黨會派人滲透到共區，不利於共黨，可說必無之事。大概共產黨人覺得第三黨太像共產黨了，惡之奪朱也，所以把第三黨也列爲敵人，輕易就把帽子扣在反對者的頭上。至於AB團情況筆者以前已曾談過，AB團組成於南昌，勢力並未發展到江北來；而且AB團根本是臨時組織，南昌事變後已不存在。以後毛澤東在江西殺了數萬人皆冠以AB團名字，實在是欲加之罪，不能作準的。陳昌浩當然知道江西蘇區大殺AB團的經過，所以又把這頂帽子借來安在許繼愼等人的頭上。至於改組派，恐怕也是莫須有之事，因爲改組派爲汪精衛，汪精衛始而親共，祖共，南昌事變後變爲反共，恨共，所領導的改組派立場堅決反共自無問題，但改組派的人皆是政客與書生，從未掌握過兵權，也沒有力量向共區滲透。大概是由於鄂豫皖蘇區共黨幹部多數自武漢分共之後前來，對汪精衛在武漢分共之事，記憶猶新，陳昌浩提出是改組派策動，可以增加各級幹部對許繼愼等人的怨恨。

第三、指許繼愼透過黃埔同期同學曾擴情的關係，向蔣委員長接洽投誠。此一方面的罪狀較爲具體。

這裏先介紹一下曾擴情，此君是四川人，軍校畢業後並未帶兵，卽在蔣委員長左右擔任機要幕僚，當時有人對蔣先生左右辦事人員加以十三太保的諢號，其中十二人是軍校一期學生，曾擴情卽在其中，深得信任。以後到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時，曾擴情隨侍在西安，被東北軍扣留之後，次日張學良出來與被扣軍政首腦見面，別人皆不談話，最多點首爲禮，只有曾擴情趨前說道：「我們昨天服從委員長，今天就服從副司令（指張學良），副司令有任何差遣皆不辭。」在曾擴情當初動機也許不盡爲了貪生怕死，而是希望能取得張學良的信任，可以脫離虎口，另謀大計。但這段話在眾人之前說出，引起同難諸人的反感。西安事變解決後，自有人向蔣委員長告密，從此一蹶不振，直到抗戰勝利後，再起出任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川省陷共，曾擴情未逃出，近況不詳。

不過，在一九三一年的曾擴情，在蔣委員長面前講話確實有很大力量，在許繼愼被捕後，中共方面據稱截獲曾擴情致許繼愼一函：

繼愼吾兄無恙：前由鍾俊同志奉書吾兄，幸荷察納，欽佩無極。比得鍾同志返命，卽爲詳呈校座，奉批照辦。匍匐來歸之子，父母惟有涕淚加憐，或竟自傷其顧之不周耳，寧忍加責難於其子哉？蒼蒼者天，於孝（？）行役，分無再見，乃復來歸，雖猶千里，心情懽喜。只所頒名義防地，俟鍾俊同志赴贛請示校座，自當照給。校座返京，百務待決，故一時未能縷呈耳，願吾兄之勿慮也。西望行雲，我心勞結，諸希自珍，以候寵命，並頌戎安。弟曾擴情再拜。九月十九日。

此函發信日期爲九月十九日，已在許繼愼等計劃失敗，潘皈佛等人被捕之後四日。如果許繼愼眞同國民黨蘇區地下組織有聯絡，曾擴情不會完全不知道其事，仍然會派人送信與許繼愼接洽；而且信中也未提到合謀進攻武穴，消滅紅四軍的事。如果這個信是眞的，則進攻武穴勾結國軍消滅共軍的事就是假的的。雖然陳昌浩公佈了信件，抓到了送信人，但仍然不能使人無疑。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五、六兩日，共軍革命法庭舉行審判，許繼愼以下一千多人被處死。陳昌浩稱此爲紅四軍一大勝利，自認將許部完全肅清。但是到了一九三二年國軍衞立煌部進剿時，進攻到距離金家寨（共軍重要根據地）八十里之周村時，當地屬於許繼愼系統共軍卽起而響應；進攻至金家寨時，又有許部響應，夾擊共軍。可見許繼愼雖死，其勢並未肅清。此事眞象如何，至今仍難論定，但有一點可以明白的，共產黨愛殺人，愛殺自己人，是黨性使然，並非毛澤東一人如此也。

春暖花開的時候 星星、月亮、太陽 比較談

【五】

齊文簡

七拼八湊的男主角徐堅白

「春」書中的三個女主角，在愛情方面，除了黃梅（太陽）尚無明確顯示之外，其餘的「月亮」和「寒星」都有她們各自的戀愛對象。例如：林夢雲之與青年詩人陶春冰；羅蘭之與青年畫家楊琦，以及表弟吳寄芸等。作者對她們那種初嘗愛情的微妙心理，都會加以深入而細膩地描寫，而且非常成功。所以連茅盾也無法予以抹殺。不過，令人遺憾的是，作者僅僅寫了三部中的第一部，故事只是剛剛開始，因而無法看出將來究竟如何發展、結局。

「星」書的作者，雖然也企圖像姚雪垠那樣，寫出一本以愛情為經，抗戰為緯，能夠反映時代的有意義作品；但由於學識，經驗所限，事實上，他只把「春」書中的愛情部份摘出來，製造若干糾紛加以穿插；關於抗戰部份，只是輕輕帶過，使它成為一本不折不扣的「純愛情小說」。為了造成一幕極端戲劇化的悲劇（一死、一傷、一出家），所以竟使三位女主角同時愛上一個人——一個七拼八湊的大情人徐堅白。

「春」書中的男人雖也不少，似乎都不夠男主角的分量，除了姚雪垠誰也不曉得將來如何發展。胡天長會不會再出現？楊琦會不會去打游擊？羅明、張克非會不會從軍？羅照、程化昌會不會參加維持會作漢奸？陶冰春會不會再回來？這些都是未知數。「星」書作者既要造成一個「多角戀愛」的複雜場面，便非製造一個「大情人」不可。於是徐堅白便在這種情形之下應運而生了。

老實說，徐堅白這個維繫全書命運的男主角，卻是寫得最失敗，最不合理，說他是七拼八湊，一點也不冤枉！他明明是個男兒漢，卻偏偏生就一副女人性格，多愁善感，哭哭啼啼，有時暈倒，有時吐血，看了簡直令人作嘔。如果單就他對朱蘭那種一往情深的迹象看，似乎是一個用情專一的人；但事實上他又不能忘情於馬秋明和蘇亞南，他曾對楊子雲說：「為什麼敵人的砲彈，不能將我的心炸成幾塊，分給她們？」（星三四二頁）看，我們的「大情人」原來是雨露分霑的「兼愛主義」，任何人也捨不得放棄，假使可能的話，他真會做起「九巧傳」、「五女興唐傳」那些鼓兒詞中的男主角，享一享左擁右抱的艷福哩！

也許有人說：「徐堅白親自參加台兒莊會戰，而且光榮地負了傷，難道不是個狂熱的愛國主義者？」不錯，他參加了會戰，也負了傷，但那和「愛國」無關；他的真正目的只是為了追尋女人，一個傳奇性的女人，據說那女人正在前線，所以他才胡里糊塗地參加了戰鬪（事實上不參加也不行）。而這些情節，也是姚雪垠在羅蘭躲警報時，早已規劃了的。

徐堅白這個人物之所以被塑造得如此糟糕，完全是由於作者在「春」書中找不到適當的「摹擬」對象，而失所憑依之故。所以他只好在那些人物中各取了一部份，用「集錦」的手法塑成了這位矛盾百出，莫名其妙的男主角；其中包括羅蘭、陶春冰、吳寄芸等人，尤其羅蘭的性格，他因襲得最多。試想，把一個女孩子抑鬱、多感的性格，放在一個救亡青年身上，怎會不矛盾百出，非驢非馬？

徐堅白與羅蘭

羅蘭在姚雪垠的筆下，是個多愁善感的女孩子。她的一切已在「比較談之二」詳細介紹過，她愛幻想，愛回憶，具有濃重的詩人氣質和複雜矛盾的「悲劇性格」。同時她又為了自己的婚事，和守舊的父親起了幾次衝突，形成尖銳的「父女鬪爭」。關於她的家庭，兩代衝突，姚雪垠都寫得較其他兩個女主角為多。而且那種衝突和矛盾是具有代表性的，也正是當時許多中產階級家庭的縮影。可能是這些地方正符合「星」書作者對於徐堅白的要求，因而才借用到他的身上來。現在且看看徐、羅二人的比較。

一、憂鬱

春：「『羅蘭憂鬱的時候多。……羅蘭就讓在快活時候細看來眼睛裏也常含有憂鬱，』」（一三七頁）

星：「在校醫的診斷下，說是由於平時的憂鬱加上風寒的侵襲，身體的孱弱也失去了抵抗力的緣故。」（三一頁）又：『你還沒有脫離從前那種憂鬱的氣質。』（二〇八頁亞南說徐堅白）

二、悲劇性格

春：『我對於未來世界的希望是毫不懷疑，只

是我本身有許多弱點，帶給我許多苦惱。』（一三六至一三七頁）又：『我自己也說不上來我為什麼不快活；原因很多，我從來沒有分析過。』（一三五頁）又：「她非常瞭解自己，認為自己的痛苦幾乎是不可解脫的，在很小的事情上都表現出她的悲劇性格。」（一三八頁）

星：『我不了解另一個世界是怎樣，』我說：『但在現實的世界中，我們就沒有辦法求解脫，尤其是遇到情感問題。』（一三一頁）又：『我只覺得人是悲劇的動物，往往在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下痛苦煩惱，我不知道那種是什麼，但我知道它會不知不覺的來了！』（一三三頁）又：「彷彿有一種東西在暗暗的支配我，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我只知道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跟它鬬爭，然而我失敗了。」（三四六頁）

由以上的比較中，我們不難發現徐堅白和羅蘭雖然性別不同，卻有着十分相同的「悲劇性格」。他們都覺得痛苦是不可解脫的，又都不知道那是什麼，或為什麼產生，但卻不知不覺地來了。這種「悲劇性格」，如果一直發展下去，在羅蘭可能會自殺（春一三四頁吳寄萍批評羅蘭的話）；徐堅白雖未自殺，至少卻毀掉三個女孩子的一生幸福。這正是星書作者借用羅蘭的「悲劇性格」的原因。

不過，羅蘭的悲劇性格之形成，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天性；另一方面也有其極為自然的客觀因素。她生在一個守舊的家庭中，父親羅香齋是一個十分頑固的守舊鄉紳，對於兒女們之從事救亡活動，極為不滿，不時加以嚴厲的干涉。羅蘭一面反抗父親，一面又忍不住同情父親；處在這種新舊思潮左右冲激下的她，當然感到苦惱、徬徨。「春」書中有幾節文字，可以看出她的「矛盾」和「懦弱」：

「她分明愛光明卻又不能真正的擁抱光明。」（二四五頁）又：『萍姐說我同時代很不調和，我覺得她說得非常深刻。』（一三四頁）

「她彷彿有兩個不同的靈魂：一個要求她盡量保持少女的尊嚴和含蓄，另一個要求她隨和一點……『一個人為什麼要有這麼多的矛盾呢？』她用一種譴責的口氣在肚裏問自己，同時心頭上起一種弱者的悲哀。」（一三八至一三九頁）

換句話說，羅蘭的悲劇性格，是由她心理上的矛盾造成的。她對家庭、對社會、對男女關係的矛盾，都使她覺得自己和那個嶄新的時代不能「調和」。

再看看「星」書中關於徐堅白的這些話：

「我所經歷的感情折磨，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份子對於處理感情問題的痛苦寫照……。在我們的思想中……既接受了西方的學術思想，也保留了東方的傳統思想，我們憧憬、追求西方的自由、自覺的觀念，又不能楊棄中國固有道德的誡律……」（四七九頁）

「這些複雜的學術思想，在應付某一事物時都會發生一定的作用，也發生一定的矛盾，所以許多悲劇都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尤其是表現在愛情生活中，我們便會感到莫大的徬徨、軟弱、甚至怯懦。」（四八〇頁）

由此可以看出，徐堅白的「矛盾」和「怯懦」，也像羅蘭一樣是在新舊思想的衝突下造成的。

三、老祖母和星空

「星」書開始時，有一大段關於「老祖母說故事」和「星空」的描寫，情調似乎還不錯。初時以為是作者「獨有」的，但當讀到「春」書中有關羅蘭的描寫時，才知是仍有所本。請看下面的對照：

春：「（羅蘭）又想起表姐吳寄萍。當童年時候，常常有些極其靜謐的，像夢幻似的春天的黃昏和夏天的夜晚，她同表姐，同着祖母坐在小花園中，聽祖母講述着有趣的古舊傳說，或聽表姐報告着新讀的小說故事。她表姐除愛讀小說外，還愛讀舊詩詞，這趣味也傳染給她，她時常拉着表姐，要求她背給她聽。當表姐和祖母不在身邊時，她就久久的望着星空幻想，有時甚至思縈着神秘的宇宙問題。」（二七二頁）又：「幾顆幽靜的明星倚着雉堞殘破的古城頭，像小姊妹並排兒坐在一起，悄悄的談論着天上的荒唐故事。」（二三二頁）

星：「記得在童年的時候，每到夏晚，總愛在院內葡萄架下，搬一條長凳，同弟妹們排排的坐在老祖母身旁；聽她老人家講一些陳年古怪的故事。老年人講故事，多半是那些傳奇小說上的事蹟。到結果，她老人家總是笑咪咪的，揮着寬大的葵扇，指着天空中那些明亮的星星說：古今來的英雄美人，都是應着天上的星宿下凡的。」（第一頁）又：「母親是書香人家的閨秀……，她在幼年時候，跟舅父們在一起讀過不少古書，也學會作一點舊詩詞……母親對這些新知識雖也不甚了了，但我們卻從她那裏聽到許多與星星有關的小掌故，順便教我們背誦許多有關星星的詩詞。當時我們唱出一條聲的，是杜牧的一首七言絕句。」（第二頁）

他們都在描述童年的夏夜，怎樣坐在院裏乘涼，聽老祖母講「陳年古怪的故事」，或聽「小說故事」，或讀「舊詩詞」。證明他們對於各自的老祖母，都有一份兒依戀的情感。而最奇妙的是二人的老祖母，都在故事開始時去世。因此，他們經常在孤寂、悲傷時懷念她：

春：「這時候她忽然想起了祖母，不由的眼睛一酸，心裏說：『假若她還活着，多麼好啊！』」（二九二頁）又：「她雖然眼睛出神的望着遠方，但心中卻在想着那埋葬在墳園中的祖母和母親，幾乎想坐下去痛哭一場。」（二八六頁）

星：「要是老祖母還活着該多好，我又可以聽到她講那些陳年古怪的故事了。」（四二六頁）又：「我不禁傷感的坐在祖母的墳旁，對着晚空中飄渺無際的雲海，凝思這永世不可解釋的謎……」（一一七頁）

四、逃婚、傷感

徐堅白和羅蘭在兩書中都有過「逃婚」的反抗行動。羅蘭為了反抗父親為她提的「婚事」，曾經兩次由家中逃往學校（見春書一五八頁），和父親爭執得很激烈。而逃走之後，又覺得不忍和悔恨。這種兩代衝突的情形，和徐堅白因反抗父母給他定的「婚事」而毅然逃走，逃走之後又惦記着家人的矛盾心理完全一樣。

春：「父親的低垂着的腦袋又在她的眼前晃來晃去，並且還有幾莖白頭髮，兩珠眼淚，在燭光中閃閃發明。「唉！我氣了，我跑了，』她想着，「他老人家今夜是怎樣痛苦啊！……』她把臉孔埋在枕上，傷心的一邊抽咽，一邊想着。」「羅蘭的眼淚就

像雨後的山泉似的，從頰上往下面奔流：……身子往床上一躺，用被子蒙頭一蓋，又繼續偷偷的哭了起來。」（一六三頁）

星：「我就這樣的離開家，離開他們，說不定一輩子再也看不到她們了。是她們的錯？還是我的錯？想到這裏，我不禁伏在床上，傷心的痛哭起來。（一六四頁）又：「忽然又想起家庭從我失踪後的焦急情形，母親的白髮，父親的愁容，弟妹們的憂戚……」（一七五頁）又：「然後又回到那棵大樹下，抱着樹幹，我盡情的痛哭起來。」（一五八頁）又：「一陣心酸，我抱着枕頭，迸出了幾滴情淚。」（一八七頁）

羅蘭是個柔弱的女孩子，且又憂鬱、多感，處在這種矛盾的情感中，自然會感到傷心，也自然會抽咽、流淚。徐堅白是個大男人，卻也照樣在燭影下傷心，照樣伏在床上、抱着樹幹，傷心的痛哭，這種哭哭啼啼的作風，分明是羅蘭第二，那裏有半點男子氣概？

五、幻想、回憶

徐堅白、羅蘭在「幻想」與「回憶」時，也非常相似：

春：「忽而她想到童年生活，想到了父親和祖母的慈愛……想到自己那不可捉摸的未來生活，越發傷心。」（一六三至一六四頁）又：「至於人與人的關係，一切愛情，友誼，同志，家庭，也沒有不是在捉摸不定中不住變化。生活好像做着一場夢，將來夢醒時，回頭一想，不過多增一點兒悵惘和空虛之感而已。」（九一頁）又：「這一切往事在如今看起來都像是一個夢。」（二七二頁）

星：「過去的人和事，變得幾乎叫人不敢追憶。眼前的人和事，也在時時刻刻的變化。我想到人生中不可捉摸的悲歡離合，好像冥冥中有一個主宰在支配着；」（一〇七頁）又：「我覺得又回復到可愛的童年時代。這幾年來的經歷，彷彿一場飄渺虛無的夢。」（一三八至一三九頁）

六、喜愛鄉村，討厭城市

春：『我對於家庭，對於城市，討厭極了！像籠子一樣的，那麼一個狹小的天地……我不僅討厭家庭，討厭城市，我尤其是討厭生活，討厭為生活而勾心鬬角的人哩！』（三四頁）又：『鄉下風景好，空氣好，住在鄉下就像住在畫裏一樣。』（三五頁）

星：『你看！這星星，這月亮，這青青的田野，這微微的晚風……它們是一個多麼幽靜和諧而又生動的畫面。它們沒有強烈的愛，也沒有強烈的恨。不像我們生活在所謂物質文明的社會裏的人，那樣庸俗，那樣偏狹，那樣多的恩恩怨怨……』（一三〇至一三一頁）

羅蘭一直生活在城市中，所以她對城市感到厭倦，對於鄉村感到新鮮；但是徐堅白根本是在鄉下長大的，愛情上的糾紛，只是情感問題，與城市無關，不知為什麼也和羅蘭有相同的感受？

七、愛情上的矛盾

羅蘭的心靈上，常常受着愛情的困擾。首先她忘情不下和她一起讀書、一起長大的表弟吳寄芸；繼而又對楊琦產生了情愫；同時她的父親又為她提親。因此，使她感到矛盾與煩惱。她的情感，經常搖擺在吳、楊之間而無所適從。作者曾這樣描寫：

「她把兩個人放在心的天秤上稱來稱去，稱了半天，雖然明知道楊琦在學問上，能力上，事業前途上，都比吳寄芸高出一頭，然而感情卻使她選了後者。」（一六五頁）

徐堅白情感上所受的困擾，也和羅蘭一樣：他一面愛着和他一起讀書、一起長大的朱蘭，一面又難以忘情表妹馬秋明；尤其後來蘇亞南又捲入了愛的漩渦。星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拿月亮來比擬秋明，我覺得是十分恰當的……多少人對它歌頌，對它讚美，正像目前表妹青春的光輝，我們的家人、親戚，誰不喜歡她……但是，月亮是大家的。我好像在天性中就不喜歡湊熱鬧……，因此，秋明的優點，並沒有動搖我的意念；我仍然願意死心踏地的，去尋找我那顆熟悉的星星——阿蘭姐。」（二二至二三頁）

事實上，徐堅白並未死心踏地去愛他所選擇的那顆「寒星」，那念頭不過是情感搖擺之際偶然停頓一下而已。羅蘭的最後命運，因為姚雪垠還未寫出，我們無法憑空揣測；但徐堅白的情感，一直搖擺到故事終結卻是事實。

徐堅白與陶春冰

徐堅白除了因襲羅蘭的「悲劇性格」，愛哭、愛幻想、處處表現是個「弱者」要別人照顧外，作者還描寫他是個非常「孩子氣」的詩人。這個靈感乃是來自「春」書中的陶春冰。陶是一位青年詩人，和林夢雲偷偷地相愛着。女性三型的比喻，便是他說出的。林夢雲曾在日記中這樣記他：

「自從前天以來，我對於這位詩人越發瞭解，越發的對他敬愛。他天真，熱情，正像一個小孩子。」（一四三頁）又：「陶春冰感情奔放，大叫大笑，變得十分天真爽快，像一個孩子一樣。」（一二〇頁）

「星」書中也常常把徐堅白比喻成個「孩子」，例如：

「『別孩子氣啦，還是回去吧！』張幼華和沈超一齊拉着我站起來。」（二七頁）

『不！你還是這樣孩子氣，抗戰是多方面的！』（二九九頁阿蘭對徐說）

「我談起過來的事情，他忍不住傷心流淚，一個個性多麼倔強的男孩子，也控制不住感情呢。」（三七〇頁）

此外，他們都愛寫作，同是詩人，同被人（吳寄萍和沈超）許為將來會寫出偉大作品的作家。此類事例很多，篇幅所限，無法一一列舉。至於他和吳寄芸相似部份，已在「比較談之二」約略談過，這裏不再贅述。

總之，徐堅白這個「大情人」，是由羅蘭、陶春冰、吳寄芸幾個人拼湊成的，所以他的思想行為充滿了矛盾，是一個莫名其妙的人物！

下次再談幾個配角人物的比較。

通與不通

張祺新

筆者在本刊第一一九期寫過一篇東西——「論不耕田之牛」，指出某雜誌一篇談邏輯的文章的立論不通。現在該雜誌又有另一人所寫的文章，說我不通。本待就第二篇文章再討論；然作這種討論，須要對方頭腦清楚、不尙意氣，和有基本的邏輯和語意學知識。現在對方並無這些條件，實令我感到爲難。若每一概念都要我花一番功夫解釋，就太費事了，故不擬作分析之分析。然這次討論所提到的問題，爲我們平日所常見；恐怕仍有人未悟，故就我的意思，再申述一次。

我的主要意思是指出「以情害意」之說不通。邏輯並無「以情害意」這樣東西；那只是羅業宏先生的新發明。發明是値得鼓勵的；但學術上的發明，談何容易！那須要對一門科學融滙貫通，還要有相當的駕御能力。能力不夠而談發明，很容易鬧笑話。「以情害意」之謬誤大概是從「訴諸情感之謬誤」引申出來的；然後者通，前者不通。據說羅文是根據兩次演講寫成的。筆者指出其錯誤，原希望他以後演講，就邏輯內所有的東西取材，勿再談「以情害意」。這概念自己咀嚼一下無所謂；若將不成熟、不通的概念去告訴人，便會引起不良影響。

「以情害意」之不通，可以羅先生所引的例子作說明。現在重抄幾個例子：「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觚不觚，觚哉觚哉！」「無惻忍之心，非人也。」「人而不仁，則非人。」「不盡知識分子本份的人，就不是知識分子。」羅先生說這些講法不妥。

羅先生其實未看通上述的話。他自以爲上述句語中的「人」，都是就動物上的意義而言；句語「否定」了其爲動物上的「人」，羅先生認爲否認得不當，他要費工夫去證明不仁之人，亦是動物意義上的人。

我指出，要證明其爲動物意義的人，必須從必要條件方面着手，例如有形貌，有眼耳口鼻，有理性之類。而「仁」只是附屬條件。其他的附屬條件如忠、孝、信、義、溫、良、恭、儉、讓等等。我們不能以附屬條件去證明一件事物之是或不是。羅先生並沒有用必要條件去證明他認爲是動物意義上的「人」。

我們可以羅先生所引莊子的例子再作說明：

「惠施說：『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又說：『既謂之人，惡得無情？』這就是說，在他的觀念中，有情的人才是人，沒有情就不是人。莊子聽了不服氣，駁他道：『有形有貌，惡得不謂之人？』」

「有形有貌」，是作爲動物的人的必要條件，雖不完備，但此是證明其爲動物一分子的正確途徑。

羅先生說「無仁之人」亦是（動物意義上的）人，當是依照莊子的說法；不過他沒有說出來。

然莊子眞是那麼愚蠢，認爲自己的立論，可以破對方的立論麼？只有看不明白的人認爲莊子是直接駁斥惠施的話吧了。

莊子的話，並不能駁倒惠施的話。惠施的話，是從人的附屬性方面說的；而莊子所說的，是作爲動物的一分子的人的必要條件。惠施說「何以謂之人」，並沒有否認其爲動物的一分子，何勞莊子去加以肯定？莊子的話若是嚴肅的（不是開玩笑的），便屬多餘。

這就是我所說的，彼此各講各話，二者談論的外圍不同，不可能肯定或否定對方。

同理，「人而不仁，則非人」，並沒有否定其爲動物一分子。「不守本份的知識分子，不算知識分子」，並沒有否認他讀過許多年書，有幾部著作。

同理，「某人負心，簡直不是人」，「貓而不捕鼠，簡直不是貓」等，都沒有否定其爲動物的一分子。羅先生花工夫證明其爲動物一分子，實屬多餘。

我又指出，如果要證明上述的句語不妥，可用三段論式求證。例如：「人皆有仁；某人無仁；故某人不是人。」這論式不成立；因爲：第一，大、小前提矛盾；第二，論式只有兩個名詞（人、仁）。「士不懷居；某士懷居；故某士不足以爲士。」亦不能成立。

由此可以證明孔、孟等人的講法不通。

但我說，孔、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等的講法通。原因是這些句語，屬判斷性語言；判斷性語言無眞假値可言。諸如：「某人爲非作歹，簡直不是人。」「某人醜，某人美。」「我們應該愛國。」「尊我的名爲聖。」「當孝敬父母。」等，都是其類。這些語句（注意，我是說「語句」），我們不能用實驗方法，憑經驗（自己或別人的經驗），證明其眞假。這些語句，我們不說眞假，只說相信不相信，接受不接受。（比較：「地球是圓的。」「紐約在美國東部。」的有眞假値的報導性語句。）

羅業宏先生說上述句語不通，是羅業宏先生不通。

以上是我對羅業宏先生文章的點破工夫。某雜誌第二篇文章全不能碰我的基本論點，只從枝節中找紕漏，而其頭腦又無法將我文融滙，故夾纏不清。尤其討厭者，遇到基本理論，無法辯駁，便一句說我「盲目崇洋」了事。「若詞語本身無意義，則它怎樣傳達意義給人？」問得非常幼稚。一聽便知是外行人。夫辯論必須有共許的標準，如討論地球的直徑有多長，雙方必須承認地球是圓的；若到說不過我之時，便說「地圓之說」是崇洋，這就無從討論了。

篇中還有一大堆大名詞，如說我「强詞奪理」，「亂發議論」，說我的「無聊的狂文與萬人雜誌臭味相投」，而萬人雜誌爲「無聊刋物，充滿邪說歪風」。還要「請大家來撲滅歪風邪說」，可謂洋洋大觀。

關於這些詞句，我也不妨義務指導一次，這些詞句表面看來有力，其實很弱。就意義之意義來說，這些詞句所包含的意義很稀薄。說一千次一萬次也傷不了人。而邏輯之辯論，要乞靈於市井、潑婦之咒語，乞靈於煽動無知者之情感，亦可悲矣！

鳴呼蘇加諾！

報載：印尼前「終身總統」蘇加諾於二月十九日離開守衛森嚴的寓所，在便衣保安人員和憲兵嚴密護衛下前往惠提夫人（蘇之首席夫人現已離婚）寓所會晤其長子根特爾，和其新媳前「西爪哇之后」伊美利亞夏莎。蘇加諾現年六十八歲（報上誤爲五十八歲），正患重病，由他的女婿扶着蹣跚地行走。惠提夫人說：「這可能是蘇加諾的最後一次探訪。他的情況最近惡化，雙腳都有毛病，現在只有一個女兒尚未結婚，我認爲他將不會獲准再到這裏了。」

賣油郎看了這些消息和有關的圖片，不禁慨然唸出兩句赤壁賦：「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根據「一代梟雄蘇加諾自傳」所述，蘇加諾於一九〇一年六月六日黎明時生於爪哇。依爪哇人的傳統，在黎明誕生的人，負有「眞神」的使命；所以他便以「黎明之子」向人誇耀。他降生時，恰巧卡綠火山爆發，他又說那是神人對他「降世」的歡迎。於是，也和中國古代皇帝降生時有種種附會一樣，蘇加諾在無知的印尼人心目中，也成了一位「眞命天子」！

蘇加諾童年的生活非常窮苦，甚至沒有鞋子穿；十五六歲的時候，便以法國革命的偉大戰士丹頓自居。大學時讀土木工程系，但數學、測量學以及建築繪圖、工程計算都不及格；因爲他只搞政治，無心讀書。正式結過七次婚。

印尼是由三千多個斷續相連的大小島嶼組成的，分佈於三千里長的赤道附近，不同的方言多達二百五十餘種。把這樣一個零零落落地區和形形色色的人民，團結成一個國家，眞個談何容易！然而蘇加諾居然做到了。可惜他一開始便走上「獨裁」之路，把國家當作自己的私產，又想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投機，任意妄爲，所以最後終於由「元首」而跌爲「階下囚」！

蘇加諾的傑作，是「指導民主」，那是一九五六年他在訪問蘇聯和中共之後提出的，是抄襲毛澤東的「民主專政」。「民主」若再加上「指導」，那是以指導者爲主，那裏還有半點「民主」的影子？

蘇加諾的「指導民主」，是獨攬大權，高高在上，猶如皇帝一樣。他自己也坦白承認：「假如一個領袖天生有他的磁力和權力去推動羣眾，他就是個獨裁者，那麼就叫我是一個仁慈的獨裁者吧！」賣油郎有詩嘆曰：

一、當年革命稱英雄，不道英雄是狗熊！
試看今朝蘇加諾，監中老病一衰翁。

二、英雄好色古皆然，燕燕鶯鶯恣意憐；
豈料大權失落後，琵琶別抱向新歡！

三、左擁右抱艷無倫，妻妾成羣猶換新；
睜眼龜公尚未死，

奪船有理

印度詩哲泰戈爾的「游思集」裏，有一個發人深省的小故事。故事說：「汎濫的河水淹沒了小島，在島上收割的農夫頻頻呼救。一位姑娘撐着小船朝小島駕來，農夫感到無限的欣慰和喜悅，可是結果，撐船的姑娘只載走農夫的收穫，卻把農夫留在島上。因爲滿載着收穫的小船，已經無法載動其他東西了。」農夫的命運泰戈爾沒有交待，不過讀者大可以想當然。游思集是泰戈爾的作品中，在下最喜歡的一部，可是當時感觸到不太大，也許那時太年輕，生活閱歷太少的緣故。現在才知道，收穫被人載走，只得到被淹沒命運的人，比比皆是，尤其是初出茅廬的年輕人。

年輕人精力充沛，熱情有餘，肯勞動肯耕耘，但卻不懂得保護收穫，不懂得保護自己。致使自己的勞動成果被人載走，自己則留在生活的溪流中掙扎浮沉。

年青的朋友中，有人掏出自己多年的積蓄和人合股做生意，結果別人成了老板，發了財，買汽車洋樓，自己卻被炒魷魚；有人和人合辦報紙雜誌，結果別人成爲監印人、成爲主編，自己卻連校對也撈不到。用馬森亮君的話來說，這豈止「鳴呼！」簡直是「哀哉！」了。

在下感到不解的，就是農夫爲什麼願意讓別人先載走收穫，而不堅持先載走自己？也許是過份珍貴這份收穫吧！然而又爲什麼沒有想到，這小小的船滿載收穫之後，不能再載動其他東西呢？

在下更感到不解的，就是當小船靠岸的時候農夫爲什麼不躍上船去，奪取撐船的篙，把撐船的姑娘推下水去，自己運載自己的收穫？也許由於農夫太仁慈吧？然而爲什麼不會想到別人對他將不太仁慈呢？這又是豈止「鳴呼！」簡直是「哀哉！」的事。

誰都知道禾草是可以浮水的，抱着一捆稻草，不僅可以渡越小河，而且可以渡越大江，農夫爲什麼不自己救自己？縱使那時大部份的收穫都盡付東流水，但至少還可以保存一小捆勞動成果啊！

青年人大都輕易相信別人，尤其容易相信那些坐在船上的長者，或是坐在船上的美麗的姑娘。因爲他們大都貌似仁慈或溫柔，不經深思熟慮就把自己的收穫奉獻。該是中了孟子的人性善論的毒太深的緣故吧？要不然他們該應想到坐在船上的仁慈長者可能是強盜，坐在船上的美麗姑娘可能是妖精。青年們如果有這種防一手的念頭，收穫就不至被人載走，而自己也就不會被河水淹沒了。

在下向來主張自己救自己，如非萬不得已不要求救於人，若須救求也要防人一手。如發覺來者不善，在下倒堅決主張「造反有理」，學習紅衛兵奪其撐來之船。把來意不善者推下水去。這倒是在下讀拿破崙的唯一收穫，覺得人有時是

給孩子

藍海文

在你剛剛滿了周歲，
孩子，我要給你什麼東西？

重重、是非多多的書。

「勁草」苦難是非多

遠在一九五四或一九五五年之間，由已故吳鳳儀先生的介紹，應某出版社之約，寫此「勁草」。當時因家無隔宿之糧，又不能預支稿費，逼我白天在九龍一個救濟機構做苦力散工，賺取五元一天的工作代價，解決起碼生活，利用晚上恢復了精神之後寫此「勁草」。白天勞力，晚上勞心，歷兩月之久，才完成這篇十餘萬字的小說。可是，脫稿之後，因該出版社人事變動，新人行新政，毀約退稿，鬧得很不愉快。至一九五六年才蒙「文壇月刊」盧森先生不棄，改名為「疾風中的勁草」，發表於「文壇」月刊一四二至一四七期。發表完畢之後，全部剪稿，又不幸於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六日家遭祝融之災，全家六口，僅以身免，一切家財書稿，均毀於這一場大火。

到了一九六五年，發表「勁草」十年之後，我在旺角集成圖書公司的書架上，見到一本標題「寒梅」的單行本。因夏寒梅是「勁草」的女主角，對此書名有「似曾相識」之感，好奇的拿起翻閱一下，這才發現「寒梅」的「作者」是將我的「勁草」全部搬字過紙，只將「夏寒梅」的姓氏，改為「冷寒梅」，其餘文字，從頭抄到尾，連他人那種「拆了房子材料另起房子」的工夫都慳番。於是，我找到出版與抄襲者交涉。「作者」坦白承認抄襲是為了有「著作」以取得「教授」資格。除了登門道歉、求情外，并願將全部已發行的「寒梅」單行本收回，連同紙型送還給我，請我饒恕他的愚行。

當時很多朋友都知道此事，慫恿我起訴控告；並有人說如果這場官司打下去，保證我名利雙收，此書必然風行一時，有人保證可銷五萬本。

我生平不願出這種風頭；更不欲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他人的痛苦上，斷然拒絕了這種不留餘地的「懲罰」方式。因為收回來的「寒梅」將近一千本，逼我要另換封面，改還原名「勁草」發行。恐怕看了「寒梅」的人，誤會我的「勁草」是抄襲盜印「寒梅」的，我只向抄襲者提出一個小要求，要他在文壇月刊、星島日晚報、快報、工商日報、明報等七家報上，刊登「道歉啓事」，說明經過。他也答應了，不過為了「面子與名譽」、「工作與生活」等問題，要求勿在他工作地老闆與同事每日都讀的星島晚報與快報刊登，並請在「道歉啓事」內勿出現「盜印」字句。我也不為已甚，只要外人明瞭此事眞相，不要誤會我是抄襲盜取他人的作品，目前能正視聽，將來於法有據也就算了。因此，道歉啓事由他自己擬稿；在各報發行「勁草」的出版消息稿，我也筆下留情，避免提及這本書是由他盜印，收回之後改換封面發行的。

我為什麼要算這筆舊賬？下期我會向讀者說出原因。(上)

張贛萍

我的愛你可以永遠忘卻，
家國的恨你卻要永遠牢記——
項鍊上鑲着我們祖國的版圖，
那裏每一寸土地都很美麗。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六日

中國通與盲蟲

，現在很快地便可到達。

飄洋過海，死生難卜的憂慮已不再存在，遠途旅行反而成了賞心的樂事。同時由於文化的交流，也使許多地方都起了變化。

從報章上，每天都可看到中國學子出洋留學的消息，和西方學者前來遠東考察的報導。使人預感到西方的物質文明，就會配合東方的精神文化，使整個人類社會，出現一番更有條理，更有人情味的新氣象。

然而卻令人失望，社會上無疑是起了變化，但卻是壞的情狀，而並不是好氣象！

到西方留學的學子，在科學上的得益並不多。許多人只是到了外國，學得一些自認為時髦的玩意兒而心滿意足，便回到老地方以得風氣之先驕人。舞是跳得新奇，同性戀的問題談得津津有味；依照洋大人的習俗，父母是不在贍養範圍之內；衣着要講求趨時，通姦如家常便飯。除了講派頭，說番話，此外便一無是處。終見奢侈成風，高調如雷，但社會風氣只有見得更糟；而科學上的成就，依然猶是望不見人家的項背。

西方的一些學者呢？他們到遠東來，吃幾頓中國菜；看幾個戴着竹笠的漁婦；再買幾件水烟袋或尿壺之類的「古董」和幾本中國書，帶回去放在書房裏，便自認是個中國通。而竟把現在在大陸燃燒着的燎原魔火當成聖火，將給共黨迫害得有國難奔的難民，看成逍遙海外的寓公；把匪類當作善眾，强權者當成民主；閉起眼睛瞎吹瞎擂，將自己變成了毒素的傳播器。

所以前有「康隆報告」的鬼魂出現，繼而有費正清這一羣盲蟲的瞎嚷，終眩惑了人心，淆亂了視聽。坐令共黨的兇燄更張，自由陣營大受壓力，終非人羣之福，而只有導致自由、幸福的破滅。

這兩種人——一些中國的留學生與西方學者，他們實際上乃是文明之賊，文化之蠹，是「人神共憎」的惡物；一個好好的「留學」、「考察」的名辭，是給他們糟蹋了！

所謂物質文明，科學文明，並不是長長的頭髮，花花綠綠的異服，也不是那妖形妖態的舞蹈，更不是一個供人雞姦的屁股。

至於東方文化，乃是忠恕的精神，濟世的仁術，而不是共黨的野蠻兇殘。那些學者的考察，只是考察到垃圾堆裏去，把爛鷄骨當瑰寶，糞便當美味；像費正清這一類自命為中國通的所謂學者，實際乃是無聞無見的盲蟲！

醉八仙

人海百態

坐茶監

萬人傑

渾號菠蘿鷄的大鼻六，在百萬金茶樓二樓門口，探頭探腦的窺望。這是他每天的常課，有幾家茶樓他每天必到，照例向芸芸茶客中搜索，獵取目的物，希望在他們當中發現一隻肥羊，他這一頓早餐便有着落。

凡是廣東人差不得都曉得「菠蘿鷄」這俗語的涵義，就是「靠黏」的意思，相等於外省人的揩油，即是說一個人老是吃人家的便宜東西，從不付鈔。大鼻六就是這樣一個人物，也因此得到「菠蘿鷄」的渾號。

不過，他黏得多，認識他的人都有所戒備，在茶樓中發現「鷄」踪，總是借故遁去。因此大鼻六雖像獵犬一般，到處巡邏，一有發現，便不放過，仍然時時有紮砲之虞。今天他不知走了什麼運氣，頭一探進百萬金茶樓門口，就有人衝着跑前來，「六哥，六哥」的喚看他。

大鼻六抬頭一看：「啊，是根嫂，你來喝茶？」

「我和根哥一道來的，就在那邊卡位坐。」根嫂說：「你約了朋友嗎？」

「沒有。」

「那就跟我們一起罷。」她說着把大鼻六拉了過去。

這邊根哥從卡座站起來，熱烈和他打招呼。「六哥，不見你很久啦，想不到會在這兒碰到你。相請不如偶遇，你就請坐下來，談談罷。」

大鼻六看看桌子上的盤子籠子堆滿。「唔，你們已吃了這麼多東西？」

「根哥總是說：上茶樓不吃東西沒什麼意思，一定要吃個痛快。」

「六哥，你也沒吃早餐吧，隨便要東西。」

大鼻六從沒遇過這樣慷慨的朋友，不但不逃避，還這樣熱烈招待，使他覺得自己眞的交了好運。

於是他點心燒賣吃了一大堆，開懷大嚼，談笑風生；這一大堆東西吃下去，連中飯也省了。

大鼻六和根哥根嫂並不太熟，以前他們同住鑽石山，常常在路上碰頭，因而認識的。大鼻六對這對夫婦的來歷也不淸楚，不過他們和和氣氣的，跟大鼻六見面時，總是有說有笑，可想不到他們這樣慷慨。

「兩位常到這兒喝茶嗎？」他問。

大鼻六有他的打算，如果他們是這兒的常客，他以後就多個竇口，沒有別人可黏時，到這兒來，接受他的慷慨請客。

「是，我們差不多每天都來。」根嫂說。

「罷哥生活一定很好啦。」

「還好，一天兩頓不愁的。」阿根問：「你作什麼生意？」

「我做散工罷了，不是天天有得幹的。」

「噢，」阿根哥忽地記起一些事。「我幾乎忘記了，約好一個朋友打電話，生意談好，會有三五七千外快哪。」

「是呀，你說好跟徐先生通電話的。」

「對不起六哥，少陪片刻。」

「不要客氣，正經事要緊。」

根嫂兒有甜點經過，替他要了兩盤。

「哎，根嫂，太豐富了。」

「阿根哥說的，吃要吃個痛快嘛。」

「是，痛快極了。」

大鼻六吃着馬蹄糕時，發覺根嫂面色發白，扭怩的道：「六哥，我要到洗手間一轉，你知道啦，女人眞是不方便，每個月都有麻煩。」

大鼻六明白她指什麼，連說：「你去好了，用不着爲了陪我强忍。」

根嫂說聲對不起，到洗手間去了。大鼻六把盤子、籠子掃光後，搓搓肚皮，已經塡得滿滿的。他悠閒地用牙簽剔着牙齒，專等阿根和根嫂回來付賬。

可是等了二十分鐘，打電話的阿根固然沒有回來，肚子痛到洗手間的根嫂，也不見踪影。大鼻六不由着急，他覺得自己中計了，中的是三十六計中的「金蟬脫殼」。他口袋裏只有幾角錢，這頓茶賬非十六七元不辦，他們不回來，他怎下得了台？

大鼻六急得鼻子上冒汗，他是著名菠蘿鷄，打電話發出求救訊號也不會有人理會；又沒有本領叫伙記埋單，唯一辦法是賴着不走。他由早市坐到午市；午市坐到夜市，一坐坐了八個鐘頭，仍沒辦法走。由吃得飽飽的又變成飢腸轆轆，但這回他不敢再叫東西吃，希望有救星出現，遇到相熟的人，懇求援手。可是在這焦急等待的八個鐘頭內，卻沒遇到一個熟人，又餓又急，簡直度秒如年。

忽然，他發覺一張稔熟的面孔，在門前出現。見了這張面孔，他比見到上帝還興奮，恐怕他轉頭走了，急忙從座位中站起來，走過去一把拉住他。

「二哥，二哥，你快來救救我！」

來者也是他的街坊，渾號爛賭二。他不由納罕地瞧着他道：「大鼻六，你做什麼？」

「你不救我，我要給抓去坐牢了。」

「究竟什麼回事？」

大鼻六只好把經過情形，一五一十對他說明；爛賭二聽罷，笑到前仰後合。大鼻六苦着臉道：「虧你還笑得出來！」

「你把阿根和根嫂看做大茶東，怎不好笑？他倆丟了工作，已好幾天沒吃過東西，今天實在熬不住，拼着坐牢，走上來吃霸王東西；碰到你，你當了殃，他們借打電話、痾假尿，一遁無踪。料不到你也不名一文，在這兒坐茶監，他們不曉得你也是空心老倌。」

「你怎曉得？」

「中午我曾碰見他們，他們只說揾到老襯，卻不料老襯原來是你！」

爛賭二也算夠義氣，聲明如果押店未收檔，他就把手錶押了救他；押店關門，就愛莫能助了。

爛賭二出去求押時，大鼻六在祈禱上帝。十五分鐘後，爛賭二才拿了兩張靑蟹回來救了他。從此以後，大鼻六發誓不敢再作菠蘿鷄了。

駁夫記（獨幕劇）

黎民

人物：老陳夫婦、肥張夫婦、老李夫婦、小黃夫婦。

佈景：室內兩旁沙發，正中近牆一枱麻雀牌。

（幕啓，陳、張、李、黃四位太太乂麻雀）

黃太：碰！（攤牌）雙番北、對對胡、剛好滿貫……

陳太：最後一手還被她截了和，眞氣死人！（黃太拍手笑哈哈離座）

李太：一家贏三家，不行。再打四圈！（黃太搖頭，打呵欠，表示不玩，離枱行前。）

張太：（趨前，拉着黃太的手）那有贏了不打的道理！你們說說看。（李太、陳太和議叫好。）

黃太：蟻多摟死象，不公平！……我實在夠腰痠骨痛了，怎及你們三位專家那麼本領——每天乂個二十圈還說不夠味！今天看在三缺一的份上湊湊趣……阿黃快回來了，還得陪他上街買東西呢，我該換好衣服等他……（揮揮手，入內）改天請你們飲茶……

李太：（橫眉冷語）嗨！不打罷了。沒必要作出「二十四孝老婆」狀呀，要向誰示威？……（陳太鼻子裏哼了一聲靠在沙發上）

張太：看她那副樣兒就該作嘔！瞧吧！家裏經濟、政治，都給小黃掛了帥。那小黃呀，每晚總要午夜才回家，大曉得在外邊搞的什麼鬼？她還說道「相相」……

李太：是啊！有道是丈夫丈夫，一丈難顧。男人們啊！放鬆半點也不行，尤其是經濟方面。像我阿李，如果不把全數糧銀奉獻過來，我可要拆大撈地啦，讓他身上永不超過兩元錢，才作不得怪！

張太：你還棋差一着哩！你可知道，有些賤女人是不講價錢的。所以我啊！還要把阿張的時間和空間抓死——每天總要給他十次八次電話；午餐給他指定一間餐室，以便隨時進行突擊檢查。要不然，他這個營業部主任是最易給小妖精搶走的。

李太：那麼，張先生關於業務上的應酬呢？

張太：那有什麼難搞的，他們去那裏談，我便跟到那裏設個旁座，這是希治閣的「步步緊張」手法，任他插翅……

陳太：（從沙發躍起）這不是挖苦了自己嗎？我就犯不着用你們那一套，只要一聲肚子痛，阿陳便立刻變了架洗碟機、洗衣機，杯盤碗筷，尿布底袜都洗齊。反正明天又可以嚷頭痛，後天又輪到胃痛，心氣痛……史考驗了他對我愛之深切。開硬弓管住，沒什麼好處吧？

張太：（不服氣地）你有你乾坤，我有我日月！看你老陳瘦到像大單爺，管一大羣猢猻，改幾尺高卷子，已夠嘔心血了，回家還要做「主夫」，可憐可憐他吧。

陳太：你阿張夠瀟灑？放進郵筒裏也寄不失，還怕……

張太：嘿！你……（正要吵咀、門開，肥張入，陳太李太退坐兩旁。）阿張，今天這麼早下班，你不是說，蜜絲佛陀廠的名貴化粧品樣本今天可到，怎麼兩手空空？

肥張：遲說遲，早說早，這些額外享受，以後莫想要了。

張太：哼！幾時學會了發脾氣？好大的膽子！

肥張：營業主任降職變成管倉主任，誰不氣惱？好啦！現在遂你心意了，整天給你的電話擾着，慌失失的，那有好成績幹出來？外快也沒有了……（氣憤入內）

張太：（隨後指罵）你不怪自己不爭氣，反往我身上推？

陳太：（暗笑）管出個「降級」來，該算「形勢大好」啦！（門開，老李入，李太迎上。）

李太：喂！阿李，幹麼沒厘神氣的？我警告你呀，今年的花紅，全數都得交給老娘，少一文也不行，莫以為我沒膽量向你老闆問個清楚！

老李：哎唷唷！誰騙過你來，那年那月不是全部繳械？

李太：不見得你夠標準做個一級丈夫，花紅到底有多少？

老李：我又不是老闆的肚皮蟲，明兒發下來，自然知道啦，無事生風的，唉！（夫婦倆賭氣坐下。門開，小黃進，瞥見老李，揚着手上的報紙招呼）

小黃：恭喜，恭喜！老兄鴻運當頭，想不到我們會多了位財神老友，近日我正覺得你的氣色異樣……

李太：黃先生，你沒有食錯東西吧？

小黃：哪！（打開報紙高聲朗誦）春季馬票頭獎落在中環財發號，為該店全體職工集資購得……

李太：（驚喜）阿李！是不是？你怎不早說？

老李：（垂頭喪氣）新聞沒有假，只可惜，唉！那天同伴們湊份兒買馬票，只有我，我口袋裏從來就不夠二元錢！（嘆息跌坐。李太掩面號哭狂奔入內。小黃坐下，老陳夾書包開門入。）

陳太：（起迎）阿陳，怎麼現在才回來？今天腰骨痛得夠厲害，晚飯也只好待你來做……

老陳：（咳嗽連聲）那……該快點找醫生看看，別……別像我那樣，害了大病也不知道。咳！

陳太：你說什麼？害了大病？

老陳：是嘛！上週學校裏例行照肺檢驗，照出我患了肺癆病的！

陳太：天哪！那該怎麼辦啊！（嗚嗚啜泣）

小黃：（離座行前）不要太難過了，現在醫學昌明，肺病已非難治之症。只要有個好環境休養休養，遵醫治療便行。不過，那些家務，可不該讓他多操勞了！

老李：快帶他回房休息休息吧！（陳太搥胸，扶老陳入，黃太內出）

小黃：阿蘭！你換上這件衣服，特別合襯，多美！多嬌！

黃太：我聽到他們三家發生的事情，怪難過的，別輕佻啦！

小黃：嗯！那都是她們講究駁夫之道的結果，難道拿我們的快樂去賠上？來！我們食晚飯、看電影、辦年貨去！（黃太轉喜，雙雙挽手出門。老李長吁一聲，幕下。）



京劇改革漫談（十二）

梨園舊友

京劇唱詞謬誤舉隅（續）

二、時地錯亂類

㈠漢光武在唐太宗之後

「捉放曹」中陳宮有一句「凌烟閣上你的美名揚」唱詞；「上天台」中劉秀（漢光武）也有一句「姚不反漢漢不斬姚在凌烟閣上標明」的唱詞。這兩齣戲都提到「凌烟閣」。

按「凌烟閣」爲唐太宗所造。唐書太宗紀：「十七年二月，圖功臣於凌烟閣。」共有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太宗親爲之贊，褚遂良題閣，閻立本畫像。所以顏魯公的「爭坐位帖」中有「故得身畫凌烟之閣，名藏太史之廷」的句子。杜工部在「丹靑引」中也有「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之句；證明在開元時期，曹霸曾奉命將閣中的功臣畫像，重行描繪過一次。劉秀、陳宮都是漢朝人，一生於一世紀，一生於三世紀左右，和唐代相距至少也在四百年以上，怎會曉得數百年後「圖功臣於凌烟閣」的事情？

不錯，漢朝也有類似凌烟閣的故事，那是漢明帝永平三年（公元六〇年），繪中興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圖像於南宮雲臺。唐太宗繪功臣於凌烟閣的靈感，大概便是由此而來。編劇人對這兩樁事未弄淸楚，所以才作出這樣荒唐的唱詞來。其實就連繪中興功臣於雲臺的事件，漢光武也無法知道，因爲那是他死後四年的事。

同樣理由，陳宮也不會曉得四百年後的「凌烟閣」這個名字，除非是把漢朝移往唐代之後。

㈡虞姬唸唐詩

梅蘭芳早期的「霸王別姬」，在回營一場，虞姬唸過一段白之後，有這樣兩句詩：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按此詩是晚唐詩人陳陶的「隴西行」七絕中的後二句，前兩句是：「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虞姬生於秦代，早於陳陶千有餘年，怎麼會唸他的詩？這也是編劇人只注意文詞，忽畧了時代，所以才會鬧出這樣的笑話來。後來因爲有人提出批評，他才又改爲：「千古英雄爭何事？贏得沙場戰骨寒！」

㈢洛陽在山西

「女起解」中，蘇三有「人言洛陽花似錦，偏奴到來不入春」這麼兩句唱詞。其意是說洛陽的花卉很出名，可惜她來的不是時候。按蘇三是自洪洞縣解往太原復審，洪洞在山西南部，太原在洪洞之北；而洛陽則遠在黃河南岸。試問自洪洞往太原，怎會遶到相反方向的洛陽去？這和我們赴台灣，要經歐洲、美洲、日本有什麼分別？

㈣契丹攻入江西

「穆桂英大戰洪州」，演的是遼兵進犯洪州，穆桂英掛帥前去解圍故事。

按江西南昌就是隋朝的洪州，旋即廢掉。到了唐朝又恢復爲洪州。南唐時建爲南都，宋初又改爲洪州。「穆桂英大戰洪州」是說遼軍進犯洪州，十家總兵戰敗被困，穆桂英率兵馳援，大破遼軍，解了洪州之圍。當時宋京還在汴梁，洪州遠在江西，自北方來的敵人，連黃河也未能渡過，怎會隔着長江跳到江西？而且總兵一職，始於明代，當時朝廷遣將出征，才有總兵官和副總兵官的名義。其後軍務日繁，總兵官統軍鎭守，遂成一方武官的重職，簡稱總兵官爲「總兵」，副總兵官爲「副將」。「穆」劇演宋朝故事，居然有十家總兵出現，難道是「宋用明制」嗎？

㈤戰國時居然有「西涼」

「黃金台」的田單有這樣兩句唱詞：「西涼國欠我朝三載貢餉，進鄒妃和伊立來獻大王。」

按「西涼」稱國，始於東晉安帝時代（公元四〇〇年在今甘肅敦煌）。周朝時，那裏統稱西戎。田單復齊是在公元前二七九年，那時根本沒有「西涼國」這個名詞。而且西涼遠在甘肅，齊在山東臨淄，中間隔着韓、趙、秦許多國家；即令有此一國，也只能作秦國的附庸，怎會向齊國進貢？

三、重複累贅類

這一類可以「徐策跑城」一段唱詞爲代表，那詞是：

「耳邊廂又聽得家院來禀。老徐策我站城樓，我的耳又聾，我的眼又花，耳聾眼花，眼花耳聾，覷不見城下兒郎是那一個。爾就跪在城邊，爾家住在那州那府並那縣？是那座村莊有家園？還是住內城，還是住外城？爾的家中還有幾個人？爾的爹姓甚，爾的母姓甚？爾是排行第幾名？爾要說得淸，爾要道得明，老夫開了城，放了吊橋你進城。說不淸道不明，要想進城萬不能！爾要報上花兒名，要報上花兒名！」

這幾十句唱詞，問的只是姓名，籍貫和家庭狀況。若論廢話之多，大概可以首屈一指。簡直是丑角在那裏開玩笑，那裏是徐策的身分！

「得意緣」教鏢下山一場，狄雲鸞有這樣的唱詞：

「移蓮步出繡房庭前蒔花，離妝台到廳前日照窗紗。」

說來說去不過是自房裏走到院中一件事。又有「諒此事瞞不過從前已往」之句，試問「從前」和「已往」有什麼不同？

王寶釧在「綵樓配」中的唱詞有幾句是這樣的：

「……也有茶客與經商。老少人兒紛紛嚷，也有那士農工商站立在兩旁。」試問「經商」怎能當名詞用？茶客算不算是商人？士農工商之中能不能把他包括在內？

四、情理不通類

㈠春秋合一

「四郎探母」楊延輝的引子是「金井鎖梧桐，長嘆空隨一陣風！」這情景分明充滿了秋意；但下面鐵鏡公主的「芍藥開牡丹放花紅一片，艷陽天春光好百鳥聲喧。」描寫的又明明是春天。文字方面雖無毛病，在情理上卻說不通。

㈡怪儀仗

「四進士」中毛朋唸的四句詩是：

「奉旨出朝，地動山搖；逢龍斬角，遇虎拔毛。」

按毛朋乃是進士出身，出言豈會如此粗鄙？而且所謂「龍」這種東西，乃是皇族的象徵，「逢龍斬角」豈不是見了皇族就殺？這樣的八府巡按，和「山大王」又有什麼分別？當年馬連良演出時，不但毛朋（馬盛龍飾）照唸如故，還把這四句怪詩堂而皇之寫在四面虎頭牌上，作為巡按大人的儀仗。眞是滑天下之大稽！

五、荒誕不經類

㈠駙馬是醜八怪

「鍘美案」中的包公，有這樣幾句唱詞：

「我看你左眉長來右眉短，左膀高來右膀低；眉來眉短有兒女，膀高膀定有前妻。」

想不到眉的長短竟和生兒育女有關，一個人娶了兩個老婆，雙肩便會失去平衡，眞眞是千古奇聞！如果陳士美眞的生成一對鴛鴦眉，一副高低懸殊的雙肩，那種醜八怪模樣，怎會有資格招駙馬？

㈡馬變麒麟

「連環套」的「拜山」一場，竇爾墩和黃天霸對白中，有這樣一段讚美御馬的話：

「此馬頭上有角，肋下生鱗，兩旁有紅光兩朵，名為日月驌驦。登山過嶺，如走平地；漫江過海，馳驟如飛。早行千里見日，夜走八百不明。」照他的描繪，那裏是什麼御馬，分明是中國相傳幾千年，誰也沒有見過的麒麟。不！麒麟也沒有那種本領，簡直成為現代水陸兩用的汽車了。

㈢烏龜拉屎成金

「釣金龜」中，張義釣出的烏龜，竟會拉出黃金！又有「金子是甜的，銅是苦的」那種妙論。眞像曹雪芹說的：「村老之是信口開河！」

㈣平地升空

「牧虎關」高旺的唱詞有：

「就地劃了個雙十字，將身跳在十字當中；東來的風，西來的風，四面八方一齊起。」一個人站在十字上，就可以平地升空，眞是活見鬼！

㈤跪拜傷人

「打龍袍」的天齊廟一場，包公拜李后時唱道：

「我這裏拜她她不倒，嚇得包拯魂魄消。」

「奇雙會」中，李奇拜桂枝（父女關係）時，桂枝也覺得頭昏。跪拜如果眞有那麼大的神奇力量，那麼，敵人犯境時，只須讓皇帝一陣跪拜，便把對方拜得如醉如痴了，還要那些兵將幹什麼？

此外，如「瓊林宴」的借屍還魂；「渭水河」的姜子牙未卜先知；「紅鬃烈馬」的雁吐人言；薛平貴落馬時的眞龍出現；「府頭關」的蛇鑽七竅；「法場換子」的小兒被風捲去；「汾河灣」的丁山被虎銜走；「洪羊洞」的楊延昭白虎星出現；以及「打龍袍」的李后瞽目重明等，都是一派胡說八道（神怪戲更不必說）！

六、比擬不倫類

「珠簾寨」的故事，是說黃巢作亂，唐王派程敬思帶了貴重禮物，到沙陀國向李克用搬兵求救。可是李克用收了禮物依然按兵不動，卻若無其事地和程敬思大談起「古城會」的故事來。試問「昔日有個三大賢」那一大段唱，和劇情有什麼相干？那些廢話要它作甚？

「斬黃袍」的趙匡胤，在黃袍加身之後唱道：

「昔日裏有個賊楊廣，他本是酒色一昏王；御花園調戲親胞妹，養老院氣死他的娘。」

宋太祖居然自比隋煬帝，向自己臉上抹灰！

「逍遙津」的漢獻帝，在咒罵曹操時唱了許多「欺寡人好一似如何如何」，據說「從前有位老伶工，一口氣連唱四十多個「欺寡人好一似」，我相信那更是，無奇不有，笑話連篇。

七、不知所云類

㈠九龍口一步登天

過去京劇的文武場面，都是在台上一桌兩椅的後邊，「打鼓佬」是總指揮，高坐在靠近「上場門」的地方，那裏便是伶人口中的「九龍口」。不料這種舞台術語卻常常被編劇人用進戲詞中去。例如：

「內侍臣擺御駕九龍口進。」（上天台）

「象簡放在九龍口，去到深山把道修。」（斬黃袍）

「內侍臣擺御駕九龍裏。」（打金枝，為湊「衣齊轍」改「口」為「裏」更是不通）

「站立在金殿用目看，九龍口坐定薛平男。」（大登殿，「薛平男」較之「平貴男」更糟、更不通）

他們竟把舞台上的「九龍口」，看做金鑾殿上的一部份，眞是荒唐透頂！

㈡變化多端的馬

京戲中對馬的稱謂，眞是多采多姿，例如：

「翻身下了馬能行。」（汾河灣）

「來來來帶過爺的馬能行。」（定軍山）

「辭別公主跨走戰。」（四郎探母）

「自從降了紅鬃戰。」（紅鬃烈馬）

「翻身下了馬走走。」（汾河灣）

「辭別三姐跨走獸。」（平貴別窰）

「叫三軍與爺帶虎豹。」（珠簾寨）

凡是動物都「能行」，豈止「馬能行」？牛羊豬狗都是走獸，平貴別窰時騎的究竟是那一種？「走戰」又是什麼東西？怎樣跨法？騎虎豹的人世界上還未產生，只在「封神演義」裏出現過，難道李克用也是「封神榜」上的人物？只求合轍，不講文義，這算什麼鬼戲詞兒？



珠江水猶寒

【7】

馬森亮

「巴」的一聲，腳鐐絆住了木柱，頭下腳上的倒吊了起來，像掛烤豬一樣。會長再上前一步，順勢一挑，將腳鐐撬開，「哎喲」一聲慘叫，李友和倒撞落地，台下的農幹又吊起他的四肢，抛回台上，又是打、踢、推、撞，將李友和這樣抛上推落。他的脊骨折斷了，牙齒敲碎了，頭髮被扯光了，血肉模糊，像一條尚未僵直的死蛇。奇怪的他對於這樣的拷打，從未發出一聲求饒或哀號。台下的人，眼瞪瞪看到這種殘酷的暴行，並不關心，且跟着攘臂搖旗，呼打喝殺，確教人想到自己已進入了一個人間地獄。

一個上了年紀的人，能受得起幾番拳腳呢？這時候已見李友和臉色蒼白，奄奄一息了，遂命令把他搬過一邊去。喘息一會，然後又說：

「下一位是誰？——李長慶！」

這名字誰都熟悉，他就是本鄉中心小學服務了二十多年的老教育家，是我的校長。在場的人大半做過他的學生。他為人忠厚博學，很得鄉人推重，目為時下賢人。現在這位賢人要上台受審了。

「你是李長慶嗎？」會長厲聲地問。

校長喘息過後，拼出微弱而顫動的聲音，簡單答聲：「是！」

「多少歲？」

「五十二歲！」

「你知道自己的罪過嗎？」

他不說話，只把頭搖了兩下。

「我是問你。」會長顯得不耐煩了，瞪起佈滿紅絲的眼，喝道：「你霸佔了學校幾十年？吞沒了多少公款，教壞了多少學生——」

校長一聽，難過了一陣，然後閉起眼來，徐徐回答：

「我做了二十三年教員兼校長，都是由校董會聘請的。學校財政，每年亦經校董會審核過，說到教壞了人，許多農民兄弟也在學校唸過書的——」

說聲未完，會長搶上前去就是一巴，清清脆脆地「拍」的一聲。校長的嘴角流血了，張眼向台下望了一望，然後又闔上眼，很痛苦似的低下頭來。台下的羣眾，有的在搖頭太息；有的乾脆埋下頭去；有的不忍卒看，把眼睛移過一邊去。……

會長這時正在手起腳舞地大肆咆哮着，搬出所有的粗話，把知識分子罵得一錢不值。然後轉過頭來再問：

「李長慶，你考慮清楚沒有？認罪嗎？」

校長驚魂甫定，痛定思痛，才無可奈何地很小聲的回答：「清楚了！」

「大聲點，直接向人民坦白，你是不是霸佔了學校幾十年？」

「是。」

「有過貪污嗎？」

「有。」

「是不是誤人子弟？」

「是。」

「你既坦白認罪了，要怎樣贖罪？你說，自報公議！」

「大家認為怎好就怎辦！」

「你自願的？」

「是。」

「好，你自願了，給你選擇一下，罰錢呢還是坐牢？」

「罰錢吧！我年紀大了——」

會長臉上立刻浮起笑容，乃向羣眾轉達：「李長慶已認罪了，願意罰款贖罪，大家有什麼意見？——」

「好！罰款——」如雷叫聲，似向校長鼓勵。

但坐在台上第一把交椅的程同志忽然站起身來，向羣眾頻頻揮手，大聲叫：

「老鄉們，大家靜一靜。——剛才會長的話說得太快，說錯了一句，我補充解釋一下，人民政府是不會強迫任何人的，對敵人也用寬大政策，全不迫害。會長說罰款，那是錯的。人民政府不要錢，李長慶說願意罰款贖罪，這是退賍，賠償人民的損失，聽到嗎？這是退賍，不是罰款，是——退——賍——」

「好！退——賍，——毛主席萬歲！」
「程同志千歲！」
「農會長千歲！」
山崩般的吼聲，跟着大鼓鼕鼕，秧歌隊亦扭起來了。羣眾興奮而激昂，又好似打了光榮的勝仗。程同志和會長並肩站在台中央，微微笑，接受羣眾的歡呼。很久，才把手一揮，好似說：「勝利了，大家回去吧！」

五　和平談判

殘酷的鬭爭會開完了，我獲釋回家，紹芬見我平安回來，喜歡得什麼似的，頻呼「蒼天保佑」！我困倦到不得了，悶聲不响，進了房，一骨碌就倒在床上，她給我擦過臉，按摩一番，怕打擾我，又悄悄地走出去，準備弄午飯。

我雙掌墊着腦袋，呆望着帳頂，這時腦海裏像滲入了少許明礬，模糊的意念逐漸明朗起來了，體會出共產黨的眞正意圖，就是通過各種迫誘手段，在美麗的詞句和動聽的諾言掩飾下，進行壓搾，目的在於錢！……

就這樣，我闔上眼，半睡半醒的假寐起來。忽然面外傳來聲音，紹芬打起招呼來了。「大婆，難得你光臨，請進來坐！」這是奇怪的事，近來難得有人來，來的絕不是善類，可是幹嗎紹芬會這般殷勤呢？乃躡足從門隙偷窺個究竟。

一看，原來是農會會長的媽媽，自從展開土改之後，她已絕跡不來上門了，這次會突然屈尊到訪，其中必有緣故。

大婆已踱進來，紹芬很客氣的請她坐下。

「大婆！很久不見你老人家，越來越壯健。」

大婆冽着嘴，因爲沒有了門牙，看來像一個活動而空洞的小石岩。她斷斷續續的回答：

「人老了，沒有記憶了。——你家姑在外國好嗎？眞是，她一離開了連隻字都沒有回來！——」

「大婆！請莫怪她，她是不會寫信的。——她經常在信上搭詞問候你老人家哩——」

「哦，是嘛！——過去我兩人是很合得來的。我眞沒記憶了！」

「大婆！你記憶還很好呢，還記得起我這個門口！」

「哈哈哈，你，年靑人眞會說話，我，哈哈，眞沒記憶了，哈哈哈……」這毫無顧忌的笑，張開的口反變了個狗洞，而且洞裏飛出涎沫來。

「有什麼事嗎？大婆！」

「對，唉！我眞沒記憶了。是這樣，托夫叫我來告訴祥哥，……眞沒記憶，差點忘記了。」

「托夫？」紹芬皺一皺眉頭。「是誰呀！我還未聽過這個名字呢！」

「對，你準未聽見過！」大婆吞了吞口涎，用手拍拍紹芬的膝蓋，這是鄉間的禮貌，是婦女們親暱表示。她繼續說：「眞是，我還沒告訴你呢！托夫就是我那兒子會長了。最近才改的，過去給人做長工的時候，大家都叫他乳名亞狗，今日毛主席來了，翻身了，做了農會會長。農會長，你知道嗎？聽說等於過去的鄉長一樣。各農民兄弟都勸他改一改名字，亞狗亞狗，多難聽呀！於是亞狗——不，是托夫，他就改叫托夫了。我當時聽了覺得這個也不大好聽，夫夫托托，罵人才是禿頭哩！我對他們說，不，是提意見，可是亞狗托夫滿不在乎，在許多人面前還笑着對我說：『媽媽同志；你太保守了，什麼好聽不好聽？蘇聯老大哥還不是托了很多夫嗎！你媽媽同志，我也想給你改個解放名字，叫探蛙亞娃好不好？』當時引起大家都笑了起來。哈哈哈——，我眞沒記憶了，過去是父母給兒女改名，現在不同啦，進步啦，兒女要給父母改名了。年老的人，落——落伍了，探娃亞娃，我還要做老娃娃？哈哈哈……」嘴裏連續飛出涎沫，像連環珠一樣射向紹芬臉上，紹芬很覺難堪，又不敢稍露不滿。大婆還洋洋得意，嘴巴老是合不攏。我在暗角裏，差一點也笑出聲來。

「大婆！你要告訴我什麼呢！」紹芬問。

「唉！我差點忘記了，祥哥呢？」

「他累了，睡在房裏，要不要叫他出來？」

「不用了，你也是一樣，我差點忘記了。」

「大婆！你說好了，回頭我會告訴他。」

「是這樣，你兩口子商量吧！我差點忘記了。托夫說有人控告你們虐待收買她，今天本來要鬭爭祥哥，但給托夫壓住，說不夠時間。後來，眞是，我差點忘記了，後來經過農民兄弟商量過，只要你們肯罰錢——唉，我眞糊塗，同志說過不是罰錢，是賠償，是——是什麼退賍，我眞沒記憶了，該死！該死！學習還不夠，我——」

「大婆！」紹芬急於要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忙打斷了她的話，問：「究竟是誰控告我呢？」

「聽說是黃梅仙囉……哦，你準未見過她，祥哥會知道，他沒對你提起過嗎？我忘記了，她是你家姑從前買來的婢女，從小養到大，後來對親還是你家姑作主呢！眞是，十年人事九更變，她嫁了人就不回頭了，你家姑未出洋時還來過幾次，這三四年簡直未碰過頭。咳咳咳……你家姑爲人眞好，聽說至今每年還有點錢寄回給她呢，我沒記憶了，眞是——」

「眞的是她控告嗎？大婆！她控告的是什麼？」紹芬很着急的追問下去。

「唉，我眞沒記憶了，這事亞狗，不，托夫是知道的，他沒有告訴我，知道也沒用！」

「你知道農民兄弟要我怎樣賠償——退賍多少嗎？」

「托夫說過，五千萬！」她怕紹芬聽不清楚，還做了個手勢，攤開了整個枯癟的右手，伸出五指，活像一把糞叉。

「五千萬？」紹芬給嚇呆了，彿竭力抑壓住激動的心情。「大婆！五千萬，我那來這麼多錢呀！你能——」

「笑話，笑話：年靑人眞會說笑話，你說沒有，誰還敢說有？——」

（未完）

被共特拆垮

五、向傅義昏庸多福，胡塗招禍

在彭縣演出通電篡擁，反叛中央的四巨頭的另一個要角，便是向傅義。他與陳離在四川官場中，都是以胡塗見稱的，故有四川「兩瓶漿糊」之稱。

陳離的胡塗是假裝的；向傅義的胡塗則是眞胡塗。不過，他的胡塗是屬於昏庸頑顢之類，終生庸庸碌碌，胡塗致死。

可是，向傅義雖然昏庸胡塗，但在四川官場中，卻是一個官運亨通的不倒翁。不說別的，就以四川省的最高民意機構，於抗戰初期，即成立了的「四川省臨時參議會」議長的席位，便是由他擔任；以後雖然經過遴選與民選，對他的議長寶座，經歷十多年，一直穩坐釣魚台，始終沒有動搖過。從抗戰初期成立省參議會開始，到中共進入四川，國民政府撤出大陸止，他的議長可說是包辦到底。一個以胡塗出名的昏庸之徒，竟能穩坐議長席位十多年之久，這不能不說一個奇跡。尤其是四川官場中的派系複雜，地方與中央，政客與軍人之間，矛盾重重，明爭暗鬭激烈的局面下，向傅義憑什麼能夠在省參議會坐在第一把交椅上而至終始？這是外人會感不可解的奇事？

有人說：「自古庸人多厚福。」這是不無道理的。

向傅義之所以能一直做四川省參議會議長，有一點兒像劉峙在中央軍中，歷任方面重寄，指揮百萬捍將驕兵的情形相似。只不過向傅義除了在四川軍政界資格老，因爲沒有個性，也無實際野心，胡里胡塗的，甘於受人利用指使，以自己去遷就他人之外，主要的一點，便是四川的幾個頭頭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重重矛盾中，正是他「生存」的條件。在派系鬭爭中，既然大家都想操縱省參議會，而又誰也沒有把握可以把自己的心腹能員搶佔此議長寶座，則不如大家都支持向傅義這個胡塗蟲做議長，自己在幕後設法操縱這頭傀儡，使省參議會不至於一面倒向任何一方。

向傅義在四川這班軍閥將領中，樂於受大家利用指使，在必要時，又能發生調和鼎鼐作用，緩衝他們彼此之間的鬭爭，在成爲大眾口中的「甘草先生」、「好好先生」，可說淵源有自。遠在民國二十一、二年之間，他就擔任過劉文輝的二十四軍、鄧錫侯的二十八軍、田頌堯的二十九軍「駐成都聯合辦事處」的處長，並負責成都的治安責任。在內戰時期，他就能在這幾個軍閥的夾縫中左右逢源，爲大家所用，而又不爲任何一個人所專用，這便是他以後能永坐省參議會議長席位的一種長遠淵源。

交情也不壞。他跟每一個人都合得來，又不一面倒向某一個掌握有軍政實權者的懷抱；任何事不走極端，對任何人都唯唯諾諾。他就是這麼一個不値得大家爭取，但又爲大家所利用的胡塗蟲。

勾結地方勢力，中共暗中支持

不過，支持他做省議會議長最力的，還是要算劉文輝與鄧錫侯，其中尤以劉文輝最爲出力。

因爲劉文輝自從被劉湘打敗，退到西康去了之後，向傅義便留在四川，未與劉文輝一同去西康。但劉文輝的有形勢力雖然退出了四川，其無形的影響力則根深蒂固，這不是劉湘或中央政府可以把他連根拔除的，專是他的田地產業，劉家在四川境內便是數一的大地主。因此，他雖然帶着二十四軍退到西康那貧瘠之地做其省主席，而他的野心則是返回四川，重掌軍政大權。他爲了待機以作東山再起，也爲了要保獲他在四川省境的家財產業，向傅義便成了劉文輝在四川運用各種手段，以達上述目的一枚重要棋子。

鄧錫侯也會始終支持向傅義做永久的省議會議長，其原因，除了兩人有保定軍校同學之舊誼外，另外就是鄧錫侯的身邊，實在找不出一個適當的人，出任省參議會議長。這是一個需要在人望、物望上能嘵得住人，對其他政敵又能應付得下，才能坐上這把交椅的。他自己夾袋中既然沒有這樣的人，加之向傅義又願意聽他指使，所以便支持向傅義到底。就以抗戰勝利之後，對中共「談談打打」那幾年，鄧錫侯的川康綏靖公署，與向傅義的四川省參議會之間，對於一些抗拒中央，及彼此有關的問題上，的確發生過多次互相呼應，互相支持的作用；也可以說是，向傅義與鄧錫侯之間，勾結很好，合作無間。

另一股支持向傅義做省議長的力量，便是中共方面的地工人員，他們的力量雖然是暗中的，但卻是強有力的。中共會支持他做議長，是由於國民黨黨方反對他做議長，這正如毛澤東所說「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的道理。因爲國民黨黨方當然想控制這個全省最高民意機構，以便能與中央的政策相配合，不會在政令的推行上發生阻力。因此，國民黨幾次均支持黨方的人競選此議長，但都失敗；連副議長也未獲得，被劉文輝的親信所取得。共產黨看中了這一點，與其將此席位讓國民黨人取得，則不如支持這個與地方勢力有關係的老胡塗，再在暗中去影響他，操縱利用他爲共黨效力。

中共利用裙帶關係，派遣王彥立回四川

西南保衛戰

野心，好出風頭。自從成爲向傅義的太太之後，她憑藉丈夫的力量，曾由省參議會選爲國民參政員；後來又在向傅義的家鄉仁壽縣，當選爲國大代表。（仁壽縣只有一百多萬人口，一共只有兩個國大代表，除了她之外，另一個便是後來在西康成仁的唐式遵將軍。）她並不是共產黨員，也與共產黨毫無關係。但是，她有一個娘家的姪子王彥立，卻是一個共產黨員。

王彥立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在校時擔任中共大學學運書記，一直搞學生運動工作。中共組織上知道他是向傅義太太的姪子，便在他畢業之後，派他回四川，指示他利用姑母的關係，做姑丈的工作；要他回到成都之後，即住在向傅義家中，求他姑母向姑丈進言，先找一份工作做掩護；等到有了掩護身份的工作，再一步步展開其他方面的工作。

向傅義太太對這個娘家姪兒的愛護培植是不遺餘力的。故於王彥立復旦畢業回到四川之後，即要他住在成都的公舘裏，并向丈夫極力推荐姪子的學識才能，要丈夫提拔這個姪子。向傅義素來聽太太的話，愛屋及烏，便把王彥立安揷在成都唯一的電燈公司——啓明電燈公司任副經理；成都有七十萬人口，這間電燈公司也有相當大的規模。啓明電燈公司除了成都發電廠，還在川西彭縣海窩子開闢有一個煤礦場，以供應發電廠的燃料。故連廠方與礦場的員工也數以千計。

王彥立是以「黃馬褂」的聲勢去任副經理的，中共組織上知道他獲得此職位之後，便要他使出手段，排擠經理。不久原任經理被他擠跑了，在向傅義夫婦的支持下，他這副經理便順理成章的做起經理來了。

王彥立做了啓明電燈公司的經理之後，由於大權在握，便大開拳腿，拿出他搞學運的手法，把廠方與礦場的工人組織起來。他那一套共產黨人的作風，又是經理的身份，很快便獲得仝廠員工的擁護。另一方面中共派出許多特務工作人員，一一由他安揷在發電廠與煤礦場工作，在這樣一個有利的環境下，從事各種活動，自然無往不利。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共特，便是後來任「川西人保衛軍政委」的胡春圃。

向傅義全家死絕，王彥立立功升官

王彥立的特務手法是高明的，他雖然做到啓明電燈公司的經理，卻仍然住在向傅義家中，向向氏夫婦「晨昏定省」，姑丈前，姑媽後的叫得既親且熱，取得向氏夫婦的絕對信心與支持，再從多方面去影響向傅義。因爲他有中共的組織爲背景，組織上作出各種表面有利於四川省人民及向氏個人，實際上有利於中共的建議與計劃，通過王彥立的關係，向姑媽姑丈提出此，王彥立於無形中又成了四川省參議會議長的智囊人物。其中最顯著的幾件事，我可以在此列舉出來，以證明王彥立對向傅義影響的深重。

中共爲了要拉攏地方勢力，抗拒政府政令，於民國三十七年振振有詞的由省參議會反對徵兵徵糧，與中共在四鄉發動的「抗丁、抗糧」運動相配合，做得有色有聲。又如民國三十八年，由劉文輝、鄧錫侯、王瓚緒等所發動組織的所謂「川康民眾自衞委員會」，也是由向傅義通過省參議會提出的，其手法是與程潛和陳明仁等在湖南「湘人保湘，湘人治湘」如出一轍，以此組織作爲「川人保川，川人治川」的張本。這都是由中共在幕後設計，通過王彥立去影響向傅義而促其成的大事件。

此外，無論對於工潮、學潮的處理，凡是從省參議會發出來的文告言論，都由王彥立擬稿，交向傅義發表，做成有利於學生、工人的輿論。

又如中共特務人員被政府機關捕獲後，王彥立總是要向傅義設法營救，具函到軍、政機關保釋。如大共特胡春圃，便被捕多次，由向傅義出面保釋過兩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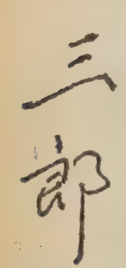
在這樣由暗而明，由漸進而全面的影響力之下，等到西南局勢吃緊，四川岌岌可危，向傅義感到前途可慮，而又走頭無路的苦悶時，王彥立才在姑媽面前表露共產黨員的身份，聯合說服向傅義向中共靠攏，做一個識時務的「俊傑」。並透露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人早已靠攏的秘密。

在向氏夫婦想來，有這個姪兒子的關係，是可以向中共靠攏的。於是，便正式向中共投靠了。

可是，結果如何呢？中共利用向傅義做了許多拆政府的台，保庇共特的事，等到全省「解放」，利用價値完畢，便翻查他的老賬。

首先淸算向傅義於民國廿年前後，在成都擔任「三軍聯合辦事處長」時，殺了許多共幹與左派學生的血債。在「血債血償」的罪名下，將向傅義拘捕，經過「公審」槍斃了。向太太苦苦求助於姪子王彥立無效，也吊頸死了；連向氏夫婦一個十四歲的兒子，見父母如此下場，也服毒自殺而死，這一家人就這樣被王彥立搞成「冚家剷」。

而王彥立這個出賣姑丈、姑媽、表弟的共特，卻大升其官，威風得很。向家家破人亡之時，他是中共全國工商聯的委員、省工聯副主席、成都市人民代表、並仍兼啓明電燈公司經理。這也可爲包庇共特的人作爲殷鑑！（八）



匈京生死鬥

白萍譯

四：跟踪伍特的紅帽女郎顯然很笨拙

這房間陳設得十分簡單；只等候了十分鐘，兩名獄卒把女囚犯史蒂拉帶進來。

這史蒂拉就是戈科夫的情人，被伍特抓住了，判監，囚進女獄來的。

兩名獄卒退出室外去，只剩下伍特和史蒂拉兩人在室內。

「原來是你。」她悄然道。

「好嗎？史蒂拉。」

「我不願在這兒。」

「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我沒有什麼話對你說。」

「也許你會有的，請坐下來，史蒂拉。」

她終於坐下來，伍特看到她的樣子很感到吃驚，蓬頭粗服，雖然仍不掩她的美麗，但和以前已判若兩人了；在她被伍特捕獲後，她曾經企圖自殺，所以，在監獄中，她被監視得十分嚴密。

她本來是伍特所見過的女人中最美麗的一個，伍特爲了她，差一點喪生了，因爲伍特不僅對她着迷，而且以爲她是愛他的，但她卻是負責迫使逃亡的難民回到鐵幕後面的一個地下恐怖組織的首腦，後來，伍特終於發現了她的眞面目，幸而及時發現，否則便死在她手上。

但伍特並不敢低估她，她很聰明，而且，絕對的冷酷無情。

可以說她是女殺人王，伍特在特工生涯中，很少碰到像她這樣的厲害的對手，他很佩服，雖然她終於敗在他的手上。

還有，見到她今天的憔悴神氣，使他回憶到幾個月前和她幽會的纏綿經過，當時，他相信她是天眞無邪的，一度決定不惜任何犧牲，要爲她效命盡力。

她顯然的已看出他心中的意思了，淡然地微笑道：「現在，一切都已經完結了，你以爲是麼？伍特。」

「是啊！我們過去的一頁已完結了，當時，我們兩人都有錯。」

沒有一個人是十全的，甚至在我們這一行也找不到一個十全的、沒有任何缺點而不犯任何錯誤的人來！我們已不能再是朋友了，不是麼？我們曾經是愛人，我們一直不是朋友，而最後是你贏了。」

「何必說得這樣使人喪氣呢！」

「你來這兒做什麼？」她問道。

「你好嗎？」伍特道，「他們對你還照顧得好麼？」

她微笑道：「謝謝你，他們對我很好。」

她向他看了一眼，他感到神魂飄蕩，他想起當日和她在一起時，她只要這樣看他一眼，他馬上就感到血脈僨張，要跪在她的裙下，替她做任何事情，而她在這樣的一笑之後，也就會熱情奔放的投懷送抱了。

但現在，他必須鎭懾心情，不能再追憶過去的日子，必須保持頭腦冷靜來應付她；然後，他看到她比以前老了，顯然的老了，雖然只是半年的時間，但有恍如隔世之感！

「我來見你，是因爲我想得到你的幫忙。」伍特道。

「我沒有辦法幫助你，你們的人已經審問我很多次了，你應該已經知道的，我絕對不願和你討論任何問題，我絕對不要你的憐憫，不要你對我有任何幫忙，更不要你的愛。有一天，我們會贏得最後勝利，我會重新獲得自由。然後，假如你仍生存的話，我們會再見面的。但，伍特，我相信到那天，你不會再生存了！在像你這樣的生涯中，生命會隨時被消滅的。其實，你已經活得過了年限，你有一天，會犯錯誤，只是輕微的錯誤，你就會倒下來；這一天，不會遠，我勸你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你希望我小心地繼續活下去呢？還是犯錯誤而倒下去呢？」

「我根本上不願意想到你。」

「我的日子是否會很快來臨，可不知道，」伍特微笑道：「但你的日子將會很長呢！」

「我有耐心可以等下去。」她道。

他遞一支香烟過去給她，替她點燃着了，他再打量她，發覺她眞是比前瘦了，雙頰也低陷下去。

然後，她又看他一眼，兩人視線相接，他感到心中一動，她微笑了。

「你需要怎樣的幫助呢？伍特。」

「關於戈科夫的，」伍特開門見山地道：「我要知道關於他的事情，你所知道的，全部告訴我。我不能答應你任何交換條件，但你若是幫我忙的話，一定會對你有好處的。」

「戈科夫？」她問道。

「他是你的布達佩斯的朋友，是嗎？」

「你的意思是指他是我的情人，是吧？假如你知道他是我的朋友，你便會知道我和他在布達佩斯已經同居了兩年。」她又微笑了，但今天伍特不再感到心弦顫動了。

「但你從來就不曾眞正的愛上他，因爲你野心太大了。」伍特道。

「是否你要告訴我，戈科夫已經死了呢？」她突然地抬起頭來看他。

「不，他沒有死，他來了，在美國。」

她站起來，很激動地，伍特心想，這可能擊中她的要害了。他看着她走過去，走路的姿勢仍是這樣的美妙！

「不過，你並沒有抓住他，」她回頭看着他，「否則，你不會來見我。」

「對的。」

「你很希望抓到他。」

「這也是對的。」

「我不會幫助你的，」她說：「我絕對不會幫助你的。」

「坐下來，史蒂拉，我還沒有說完呢。戈科夫混在最近的一羣到美國的匈牙利難民羣中進來了，然後，同一名叫做左丹斯基的男子與伊洛娜的女子逃了出去，這伊洛娜據說是他的妻子，」伍特略停一停，看看她臉上表情的反應，但她一點表情也沒有，續道：「我們急於要把他們三人全部抓進獄中去。」

「伊洛娜？」她好奇地問道。

「是的，據說是戈科夫的妻子。」伍特重申一句。

「你以為這會使我感到妒忌麼？」

伍特微笑了，一會兒，道：「我希望能夠使你感到嫉忌。」

「你應該懂得的，我們特工這一行，絕對不能以私誤公，你是我們這一行中間的頂尖兒的人物，怎麼也不懂得呢！」

「他和另一名女人在一起，你不會感到不悅麼？」

她昂然和傲然地道：「這有什麼關係呢？我不是曾和你睡過麼？現在，又怎麼樣呢？」

「史蒂拉……」

然後，她動怒了，「戈科夫為什麼來的？你知道麼？」

「他揚言要殺死我。」伍特鎮靜地道。

她看着他，雙唇微微地張開，然後，搖搖頭，堅決地道：「不會的，他絕對不會這樣做的，他要殺你而事先竟給予你警告的話，那是末入流的特工的做法。」

「我也不懂，所以，我並不太重視他。」

「你不重視他？」她忽然笑道：「那麼，你為什麼來找我呢？你一定摸不清楚他的眞正意向，所以，來探我的口風，是麼？那麼，我可以告訴你，戈科夫是第一流的謀殺好手，他要對你下手的話，你便難逃一死！」

「你應該知道這一些事情，應該可以對我有助的。」伍特道：「你和我們合作的話，對你會有好處的。」

史蒂拉默然不作聲，在這簡陋的小室內繼續來回地走着，最後，轉過臉來，看着他臉上的表情和眼色充滿了憎恨，除了憎恨之外，甚麼也沒有。

「我希望戈科夫殺死你。」她低語道：「至少，雪了我心頭之恨呢！」

伍特嘆息，道：「我以為你已經改變了。」

「你眞蠢！」

伍特離去了，他知道，在史蒂拉口中不可能得到任何有用的情報與資料了。

在他離開這座女監獄後，就發覺到被人跟踪了，但跟踪他的女人很笨拙，一下子就被他發現了，顯然不是第一流的人才。

他是在坐上的士時看到她的，這女人，頭上戴着紅帽子，身穿大衣，紅色的防雪膠靴。紅帽子，這已經是大錯了！一眼就可以認得出來。她在距離不遠處，也上了的士，尾隨他而來。

在初，他以為是麥非將軍或K部門派來暗中保護他的，但K部門怎麼會派出這樣低能的人來呢？

他在火車站下的士後不久，她也到了。本來，伍特可以在人叢中一混，就使她追踪不到的，可是，他不願這樣做，而且，在他未曾知道她究竟打算尾隨他多遠之前，也不回轉身過去，把她抓住。

伍特上了開往華府的火車，她也跟着上了。

大抵，他到女獄中去見史蒂拉已被對方猜中了，所以，預先埋伏來追踪他，但下一步會如何呢？紅帽女郎和他同坐在一個車廂中，坐在他的後面不遠處的座位上。伍特留心地觀察她，她似乎沉迷在手上的報紙，細細的閱讀着。伍特不想對她有打草驚蛇的動作，只假裝作根本上沒有見到她似的。不過，從眼角間，已可以看到她一頭黑髮，一雙長腿，一雙大眼睛，一張愉快的臉孔；雙顴略略高聳。

在北費城車站上，伍特下車，在站上的公共電話亭打電話，這時，天色已逐漸入黑了，他撥電話給在海濱別墅中的狄燕玲。

電話在對方響了三四聲，然後，「卡達」一聲，跟着，又響了。

「雅田嗎？」伍特問道。

並沒有應聲。

「快點說話呀，雅田，我是伍特，你在偷聽燕玲的電話麼？」

「噢，伍特，你好嗎？」葛雅田的聲音愉快地道，他是K部門的電氣專家，他在偷聽電話和錄音方面眞是無所不能的人物。

「燕玲在什麼地方？」他問道。

「她在屋內左右，我想是如此。」

「為甚麼她不接聽電話？」

「你可問倒我了，我也不知道，麥非叫我截聽她的電話，究竟是什麼事情發生了？」

「誰擔任警戒她的房子？」

【未完】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萬人意見

台獨分子認賊作父
大陸家人求助無門
寄錢寄物均被沒收
硬起心腸不予接濟

編者先生：

農曆新年到了，本人願向讀者、編者及各位作者祝福，新年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勝意！我們的萬人雜誌，若歲寒松柏，若照妖寶鏡，若向共產匪黨剜心剖腹的鋼刀，有了萬人雜誌，堅定我們反共到底的信心和決心，喚醒部份夢夢昧昧的同胞，使原來反共者，不至澤畔行吟，屈原跳海；使歧途彷徨，半疑半信者，知所抉擇，若要免災免難，禍及其身，惟有立定腳跟，投入反共陣營，使新老反共者團結一致，除將反共思想付之行動，別無他途。我知道若干釜底游魂，認賊作父，不見棺材不流淚者，他是非常嫉視痛恨萬人雜誌的，我樂意看到左仔匪共、搞台獨第三勢力的小爬蟲，在我們萬人雜誌面前戰慄、萎縮、以至因原形畢露而歸於消滅！

現在我因接得幾封間接投寄的家書，知道我們離隔自由地區遙遠省份的逃亡者的家屬，是在那裏無止境的、較前尤有更甚的在那裏受苦受難，逃亡者及已經被匪共殺害者、勞改者、被管制者的子弟，除開不准升學、不准及時結婚、多派勞役、少給口糧外，近更不准與海外親人通信。此間香港寄回去的信件，不管你簡單到聊聊數十個字，他們共幹檢查了，便予以扣留沒收。間或有人告訴了我們的子弟說你香港來了信，很平常無關係的信件，即使給他拿去，也要收信人蓋私章，打手印。前些時本刊有文報導，說是海外華僑（包括難民）滙款返鄉，共產黨機關都設有檔案，有專人管理其事，現在得家書，已足證明其事不誤。尤其本人去年及前年滙款返鄉若干次，一大部份次數，都給「公社大隊」隱瞞了，沒收了，而並不拿給實際收款人！若此間滙款者向收滙銀行催索換取正式收據時，他們為了顧全當地銀行信用以免外滙減少時，他會去函大陸銀行催來得蓋了收款人姓名私章的一紙收據，但實在正式收款人並沒有收到。

約在兩三年前，此間寄鄉恰恰兩磅重的黑色棉襖一件給小孩，因為是秋天寄的，家裏人雖然在郵局收到，並付繳很重的稅，但因為尚未到冬天，棉襖放在箱子裏，逃亡人家的子女，夜裏也不准閉戶，以便共幹隨時入廳檢查，一次大隊的人員來到了，檢查之後，說是你們逃亡地主之家的子女，尙還有這樣嶄新的襖子放在箱底閉着，不由分說的給匪共拿去，害得他們一場快活一場空，就一件兩磅重的黑布棉襖也穿不到！

憑大家說說，他們二十年前兩年才出生的人究竟他本身有什麼罪？匪共對逃亡人的子女，多派勞役少給糧，連海外寄回給他的一件棉襖子，也搶奪去，你說共產黨的政權可以拉長下去嗎？

最近家裏小孩設方法托人間接用假姓名寄來的信，千囑萬囑要寄款，作什麼什麼急用，但不能寫收款人自己的姓名，寫另外一個在鄉成份好的人的名字收款，代對他講好了，若然收得到，他除開酬勞他多少外，他會拿給他的。更千萬不要寄信到家鄉來，以免受麻煩，對口供，我幾次想想：像這樣子滙款可以嗎？聊且試一次看看，眞的，另外一個貧農收款人，來信說錢收到了，我已將錢交給他，但自己在鄉的兒子呢，他又想法子來過信，並沒有提到間接收到錢的事。我知道大陸的人見到香港滙去的錢，是好似貓子見到乾魚一樣，他自己腹中空虛，想飽不得飽，收到了還會拿給你嗎？共產黨的教導，「要劃清階級，分清敵我，爺親娘親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比海深」，其他的貧僱農收了款，能有幾個會好好的交給眞正的收款人呢？

避難逃港二十年，人之天性，牴犢情深，處此情形下，只有狠起心腸，由他生死算了吧。正式滙款去，給匪幹沒收；照他的來信滙給另外一個貧僱農民吧，他未必收了會實際交給他，說不定，財與命相連，或引致因財失義傷感情，這裏既千囑不可以去信，又那裏可以去信說明其事？總之非作鐵石心腸的人不可，實在是愛之適足以害之也。

讀者：吳劍騰 二月七日

吸盡中華血
似水贈外人

根據新華社地拉那一月十五日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展覽會的大廳裏，十四日舉行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將展覽會的展覽館和展品贈送給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阿爾巴尼亞政府的儀式。」在贈送儀式中，中共駐阿爾巴尼亞大使耿飈說：「為了表達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阿爾巴尼亞政府和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兄弟情誼，為了互相學習，交流經驗，今天，我奉命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展覽會的展覽館和展品贈送給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

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政府。」耿飈還說：「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這一決定是阿中兩國人民，兩黨和兩國之間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的革命友誼，牢不可破的團結和全面合作的又一體現。……展覽會是七億中國人民在其光榮的共產黨和偉大的領袖，傑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所形成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鋼鐵般團結的偉大力量的生動證明。」

看完這篇報導，人們立即會想起毛共和蘇聯老大哥在蜜月時期的舊事。什麼「兄弟情誼」，什麼「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什麼「牢不可破的團結」「鋼鐵般團結」。這一切形容辭過去是多麼動人？可是毛澤東雖然主張「一面倒，倒向蘇聯老大哥」，無奈現下蘇聯老大哥卻以兵戎相威脅何！所謂「國際無產階級的階級情誼」今何在？是「老大哥」善變，還是毛澤東思想的破產？

我們且不談毛澤東缺乏擇交之明，且看一下大陸的現況罷。

根據一位來自紫金縣的人士透露，中共當局為了製造豐收的假象，不顧農民的死活，用少分口糧的方法，使缺糧社變成「餘糧社」。方法是：本來農民每月配糧的標準是二十八斤稻穀，在成為「餘糧社」之後，農民所獲分配的口糧只有原來標準的一半。估計明年春天，農民將每天吃粥也不夠了。

又根據新會縣來人說：「在中共宣傳糧食豐收聲中，蕉頭、蔗渣等代食品再度出現於農村，雖然沒有如一九六一至六二年那麼嚴重。目前共幹勸農民用代食品充飢，而厲行節約的口糧，以備春耕農忙時之用。共幹號召人民說：『豐收日子當歉收日子過』。也就是說，中共豐收，農民歉收，要挨飢抵餓。」

在香港，一切中共產品都漲了價，但毛共還宣稱「關懷香港同胞」，究竟毛共關懷同胞的生活還是港幣？必然是後者。因為毛共向中國人民和香港同胞刮了銀紙以後，又可以把搜刮所得運送給外國人了。請看新華社一月二十日阿爾及爾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阿爾及利亞大使楊琪良一月二十日下午把中國紅十字會為慰問阿爾及利亞災民而捐贈的價值人民幣四萬元的毛毯和食品罐頭，移交給阿爾及利亞紅新月會。……阿爾及利亞紅新月會主席貝拉烏尼在移交儀式的講話中，對中國人民的一貫支持和援助表示衷心感謝。……他祝願毛主席萬壽無疆！」

天啊！中國人民辛勤地勞動，吃不飽，穿不暖，還要不停地鬪天鬪地，鬪人鬪己。倘若誰要求溫飽和自由，誰就是「反革命」；誰要求改善生活，誰就是蔣特劉修。只有胃大的毛共可以隨便吮吸民脂民膏，把民脂民膏亂予揮霍，任意送人。

上面所摘錄的新華社消息，只是近日的小新聞而已。昔日毛共進貢給蘇聯老大哥，贈予北韓的金錢和物資甚至人命，更是無數可計。倘若要知道目前北越吮吸了中國人民多少血汗，那就要請問毛澤東了！正是：

吸盡中華血，似水贈外人；
何日王師返？拍手建毛墳！

古鶴翔

讀了萬人雜誌之後 思想引入正確道路

態度本是中間偏左

美國讀者函述馬森亮在美大戰小爬蟲

張老編：

客氣話不多說。小弟不但是「萬人雜誌」的基本長期讀者，而且是你的小說迷。你所著的「戰地春夢」、「血淚斑斑」、「彈雨餘生述」等，使我一讀再讀，比時下一般的流行小說，不可同日而語。老實說，在「萬人雜誌」未出版之前，我的思想是中間偏左的，和你們攻擊的第三勢力份子小爬蟲一樣，對中共充滿幻想，尤其是僑居外國幾年，心中更加強烈。對中共小小成就，就覺得驕傲，好像萬人傑先生在「星晚」斥「星晚一讀者」那位先生說：那些小成就不能抹去它的暴行。自從「萬人雜誌」一出，它將我的思想引入正確的道路。我早就將長期訂閱那本腐蝕青年思想的「××月刊」取消，而且早幾個月由內子訂閱那份「×××週報」也退還，因為我看到雙十特輯由那幾個無聊青年，大發夢話，一怒之下叫她取消訂閱。對中共存幻想，現正在美國一般華僑社會泛着暗潮，在尼克遜登場之後，姑息主義分子抬頭，情形更加顯著。早幾月由幾個前國民黨失意分子在三藩市辦一份週報，公然鼓吹毛澤東思想，大吹大擂大陸人民生活如何「幸福」等，馬森亮先生等在「正言報」大力痛擊，他們筆戰了有數月了，情形還在方興未艾，我心想：打得那些醜類當無所遁形！

美國一讀者上

浩刼恨悠悠

鄭秀堂

（詩二首）

浩刼恨悠悠　萍踪逐水流
歲寒思故梓　國泰展新猷
氣概傾山岳　豪懷貫斗牛
風雲綏靖日　談笑傲神州

桃符換舊不留痕　國運興昌萬象新
鐵幕堪憐民疾苦　天涯寄跡我情廿
守株待兔空餘恨　換棒驅狼誓決心
即通粵漢連京漢　立殺瘟神復祖神

「老娘」又來也！

既指作者看左了問題，又抗議編者改動一個字
這次筆戰不是文人相輕，對方狂妄過甚自取其辱
有眞本事可以提出反駁，盜名欺世應該打回原形

萬老板、張老編：

讀到待旦先生「觀戰有感」，我覺得待旦先生將問題看左了。今日之筆戰，並非簡單的是「文人相輕」問題，假使文化界眞有「史筆」的話，我想後人必有這麼一單史記「某年某月某日因萬人雜誌一讀者寄二十元港幣請編者作者飲咖啡而引起筆戰……」這本來就是滑稽的事，我否認是「文人相輕」。今日被眾人口誅筆伐的有如瘋狗狂吠的人是罪有應得，自取其辱，待旦先生是明理的，不應做盲目的「仁者」。被圍攻的對方，猖獗之態，待旦先生應有所聞。比方說，一個走私販毒的人發了財，靜靜地嘆其所成，沒有人會多事的去批評它，而它卻擺出一副紳士面孔，指東斥西，說別人領了牌照的小販攤位擺的不對，更大罵社會人士的道德日漸墮落，你說這種人是否要引起公憤，爲千夫所指、唾棄？何況事實擺在面前，文化界都知道該「名著」是（中略），它卻熟讀厚黑學，肆言「浩然之氣」，眞是恬不知恥！就因它自己僱用一班馬仔，所以指老娘爲「萬人雜誌」馬仔，以爲萬人雜誌和它一樣，主編是冒牌貨，沒有馬仔就不成，眞可憐！待旦先生說希望各作家多創作，少吵罵，這怎可以抹煞事實，可以普通吵罵視之？若不揭開對方的底子給人看，就有欺騙讀者之嫌，對讀者不忠實。本來，辯論對讀者來說，受益非淺。惟有在辯論中才顯出眞學問，三國時，孔明舌戰羣儒，罵死王朗，多麼精采！大家都是眞材實料，後人沒有認爲是吵鬧，是罵得不應該。而今的問題是各大作家如東方晦、齊又簡、林眞諸君，戰錯了對象，這種（下略）。

任不名君說得好：「對於人物的臧否，我們可以從恕；但對於事實自不應有絲毫苟假……」所以我說「萬人雜誌」並沒有浪費篇幅，否則有好多人還不知道其眞面目。

我反對「萬人雜誌」上將「舐」字印爲「吮」字，「吮」咖啡是平枱而坐；我寫的「舐」字，根本當它是狗，伏地而舐，豈容混淆！

曾恭祝萬人雜誌二週年紀念者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七日

專門搞搞震正牌搞屎棍
志在出風頭兼做白日夢

編者覆「香港市民」：你二月十一日來信，不便發表，信中指斥的那個傢伙，是香港上、中、下三流社會中人均不齒的人渣，他的一切活動，都是爲名爲利，想出風頭；標奇立異，引人注意，其實拆穿西洋鏡，不値一個爛銅板。香港政府容許他亂放厥詞，是民主的表現；也斷定他只是一把口得「講」字而已，你不必爲這種人激氣。

既與美鈔無緣又和台幣無份
讀者希望自力辦萬人俱樂部

萬、張兩位先生：

萬人雜誌——在芸芸刊物中的確獨樹一格，既與「美鈔」無緣；更和「台幣」無份，唯自力更生而能擁有廣大讀者，聲譽日隆，實非僥倖所致，此無他，理由極簡單也。①誕生在漫天烽火中，除暴安良，立於危牆之下，百折不撓。②立論中肯，能言人不敢言。道出大眾的心聲，眞正爲民舌。③貫徹原則，立場鮮明，敢向任何勢力挑戰，愈戰愈勇。④資料豐富，內容現實，提高人民政治覺悟，與民生國計切切相關。⑤作風民主，園地公開，只要在範圍之言，而又言之有理、有物，無論通或不通，皆能接納，且抱着有過則改，無則勉之的態度。基於以上數點，便可預測她的前途不可限量，因此在文化陣線中，便常遭嫉妒、攻訐，恨不得她早夭，可惜這些小人不足爲患，惟有自暴其醜而已。但願貴刊同仁繼續努力，不肅清共匪，決不收兵！最後鄙人提點小意見：乃是請兩位先生策劃指導，與辦一所「萬人俱樂部」以文會友，使志同道合的我們在工作或課餘之暇獲得精神安慰；俾更趨團結，想各位讀友均有同感。希望廣大讀友大力支持，盼能早日實現，未知兩位先生高見如何？

耑此 祝
撰安

讀者：方銘：二月十五日

不要無事呱呱叫
應該有事多盡責

責任與義務，要是漢譯英，便是（DUTY），可是對中國人看來，責任與義務，或是同義，或是半同義、近義。比方說：「納稅人應有的責任。」或說：「納稅是人民應盡的義務。」這是屬於同義詞。「警察是應該捉拿盜賊的責任。」十足合「邏輯」。如果說：「警察是應該捉拿盜賊歸案的義務。」只半合「邏輯」，因爲警察捉拿盜賊，輕微罪犯，可有權當場解決，嚴重一些，必得歸案審訊，這是屬於半同義詞。「供養父母是兒女的運任。」「善體親心是兒女的義務。」因爲供養是「以愛還愛」，善體是使更歡心，這是屬於近義詞。還有：責任定要做的，義務有時可以做，可以不做，做，當然成全點。又責任居多爲了報酬，義務爲了報酬較少，是以有權利定有義務，有義務常會棄權利，「出錢出力，任勞任怨」辦理社會公益人士是了！

咖啡飲之不盡 荷蘭讀者又請 史筆相信了吧

不過，責任與義務，混合而爲一詞好，分爲二詞也好，除非「甘與草木同腐」，要不然，那就旁貸不可的，不做的緣因，力不足啊，比方肩負可當五十筋，擔石弗勝了；原諒吧？又或環境關係，尤其人事，往往會使一些人們明知「任重道遠」，如果爲了資格，誰叫不合？但卻爲了門路，豈不可惜？這個可惜，對個人的可惜，並不大可惜，而對社會眞大可惜。別說老教師匠贅氣，「舖床疊架」，滔滔的話，就師資荒嗎？醫生荒嗎？大人先生們口鬧，小市民不免用心鬧，是社會失責、棄權。蘇洵上書權貴所說：「執事事，執事責」，眞的讀書人本色，難道餓死了嗎？

話說回頭，不科學也得引用，「天生我才，必有所用之」。至於「懷才莫展」，駑馬反先於駿，特別今日社會爲然。然則不滿社會現實而發牢騷嗎？或許是的。不滿社會設施而溢於寸楮嗎？也許是的。怨慕當道嗎？則吾豈敢！又或說：「那麼，借題發揮了！」是！是！

香港原來只是一個轉口站的海島，談不上什麼文化的，可是自從中日糾紛迄二次世界大戰這一段光景，五羊文化吹來，尤其大陸狐烏赤黑了後，愛好自由的知識份子，大有「疾其者，皆欲赴訴於朝，化行俗美，賢才眾多。」文化薈萃於此，不特通才可「招致」，「羅致」，就是「運籌帷幄」的大才，也大有人在，望大人先生們多盡責任，多做義務，舉揚起「懷才莫展」的，「寂寂無名」的。相反地，「愛出風」頭的，「沽名釣譽」，對社會雖沒大患，「尸位素餐」，已虛耗公帑，即非官守的，也「無濟於事」。且看一九六七年五月風暴，有些準備遠颺，有些準備「騎牆」，較爲好一點的「噤若寒蟬」，這是所見所聞的事實，「太平無事呱呱叫」。難道是可成大事嗎？

——春聲

輭體動物乎？最蠢動物乎？

萬人傑、張老編：

久仰大名，小弟對貴刊的表現萬分讚賞，所以一讀上癮。去年貴刊與「當代文藝」的筆戰，本已告一段落。但由於對方死纏瞎拉，戰火又告重燃，本人覺得十分討厭，因此匆匆草此文，抒發胸中不平之氣。弟不擅文章，工餘之暇作此急就章，錯漏難免，不碍的話，請斧正刊出。耑此并祝

健康

弟簡博仁上 二月九日

電影宣傳噱頭有所謂某女星是本年度的最美麗的動物。但某刊師影圈宣傳的故技，指萬人雜誌版的讀者投書爲——輭體動物所爲。作者與作者的論爭本與第三者無涉，如果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在旗鼓相當的情形下我們看熱鬧的人自然感到過癮。但如果局勢一面倒，勝負一接觸便見分明，我們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雖覺乏味，但對負的一方並無憎惡。假如風度夠的話，向對方說聲：「這回老兄佔盡上風，小弟甘拜下風了。」這比死纏瞎扯不知高明多少倍。因勝敗乃軍家常事，更何況學問之事不能強充，有就有，無就無，如果充得來，豈非偽鈔贗品滿街都是，北角的印偽鈔組織也不會被破獲了。如果死纏瞎扯還認爲不夠，更要遷怒廣大的萬人讀者，硬指萬人投書爲「輭體動物」所爲，這種犯眾憎的蠢事，又豈止輭體動物而已，簡直是最蠢的動物！

這位史筆認爲萬人讀者投無稿酬更自掏腰包請某作者飲咖啡爲不可想像之事，此乃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要知道一個成功的寫作者，他的作品往往使人循環頌誦，愛不釋手，擊節讚賞之餘，請飲咖啡常事矣，何足大驚小怪。相反我們讀滾鼓派的文章，往往慨慨欲嘔不能終卷。此無他，因他的文章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讀者又怎樣對待此類作者呢？當然不是請飲咖啡了。如果他祗是文筆平平，在文化界中濫竽充數，我們還不覺得怎樣。如果不自量力，強充大頭鬼，在文化界中作「油炸蟹」狀（架手架腳），我們鳴鼓而攻之，並無什麼不對。識斯文重斯文，固文人本色，但對斯文無賴就不能作如是觀。

所以萬人雜誌對某刊筆戰自動停火，這本是顧全大局的表現，他非但不領情，還以一分顏色當大紅，如蟲如蟻的騷擾你，如蚊如蠅的在你頭上嗡嗡叫，這些令人十分討厭的東西，給他巴掌可也，對他客氣是多餘的。

本人是萬人雜誌的半路讀者，自上癮後未脫過一期，現在積書盈尺。本人性格爽朗，愛憎分明，對萬人傑、張老編的硬漢作風，及其出色的反共文章，確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國府教育部文化局廣徵春聯

入選兩百幅由五至六十一言

本刊獲贈一册介紹妙聯共賞

文采斑斕意無蕭瑟均是佳構

（接一二一期）

十三言

瀛海喜同春，麗日和風，永昭正朔；河山盟帶礪，臥薪嘗膽，再造中興。斗轉星移，祝日月重光，神州復旦；春來冬往，看河山再造，民族中興。發揚科學精神，登月喜開新世紀；尊重民族習慣，團年毋改舊華風。須知除舊迎新，總要改不良習慣；莫說逢年過節，那能忘大陸同胞。迎接新春，喜社會繁榮，安和樂利；發揚傳統，看中華兒女，繼往開來。救世無他途，復興中華傳統文化；修身有要領，實行國民生活須知。東來淑氣晴光，蓬萊明媚常如夏；西望荒天老地，大陸沉淪久不春。恪守五權憲章，天下爲公循大道；實行三民主義，陣前無畏作先鋒。民族民權民生，永久適存於世界；立言立功立德，共同創造此人生。欣欣向榮，看堂上靈椿、階前玉樹。躍躍欲試，撫匣中寶劍、枕下啁戈。正德，利用，厚生，爲民生主義要道；倫理，民主，科學，是中華文化丕基。

十四言

欣見紫氣東來，接福迎春，民康物阜。佇見王師西指，驅俄翦共，國泰家寧。新歲展雄圖，聽大地笙歌，騰歡寶島。王師傳捷報，與中原父老，共沐春風。六合慶同春，正火箭探空，看樓船靖逆，星槎訪月。八埏欣向化，江漢會師。五千年文史優美，須告知乃孫乃子。三萬里河山錦繡，莫忘懷若祖若宗。自由世界共輝煌，寧靜海邊尋玉兔；文化舊邦重燦爛，太平洋上起金龍。春意煥然！淡水一灣，展出三千世界。國魂旺矣！梅花數點，深藏七億人心。以塡海磐山精神，飲露餐風與苦鬬。用雄獅猛虎勇氣，披荊斬棘向天爭。備嘗廿載艱辛，生教不休，枕戈不怠。實踐三民主義，反攻必勝，建國必成。除舊布新，把胸襟敞開，把眼光放遠。革命建國，要行動歸隊，要精神加盟。試看他登月成功，科學當迎頭趕上。實行我建國計劃，文化要全面復興。建國仗羣謀，願士農工商各忠其職。新民求善政，把管教養衞一貫而行。億萬衆踔厲發揚，薪膽同功開泰運。二十年生聚教訓，人天合德濟昌期。

十五言

是反攻年，是勝利年，一片春光滿臺海。爲領袖壽，爲國家壽，千秋大業復神州。士敦禮樂，農力桑麻，物阜民安歌寶島。萬衆同仇，三軍一德，乘風破浪復神州。廿載羈留，喜物阜民康，聿啓沼吳機運。十年生聚，願夙興夜寐，毋忘在莒精神。歲計于春，日計在寅，乘時奮發希賢聖。敬以植內，義以方外，正位中和養性天。仗劍飲屠蘇，難忘故國山河、故園父老。枕戈辭舊歲，猶夢春風玉塞、春雨江南。

十六言

神州西望，盡虺毒豺牙，何處是唐宮漢闕？紫氣東來，偏鯤身鹿耳，此中有舜日堯天！淑氣南來，正元日稱觴，祈穀獻羔斟綠蟻！烟塵北望，盼一鳴號角，揮戈橫海飲黃龍！養親菽水，娛性琴書，儘着意安排新歲月。蔽日旌旗，連雲檣櫓，待從頭收拾舊山河。弘揚倫理、民主、科學精神，復興中華文化。實踐革新、動員、戰鬬訓示，再造大陸河山。有志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苦心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定吞吳。

十七言

備戰未遑，誰當燕語鶯啼，能不悠然懷故國？反攻在望，春到江南塞北，好將消息告同胞！

十八言

擊社鼓，燃爆竹，飲屠蘇，接福迎春，應毋忘在莒！崇倫理，尙民主，重科學，求行知恥，要切志收京！千萬人戮力同心，喜今朝粟帛盈倉，百工競秀！二十年厲兵秣馬，看即日樓船橫海，兆庶騰歡！退者有俸，耕者有田，飲水思源，毋忘黨國德政！軍爲前鋒，民爲後盾，枕戈待旦，誓復大陸河山！萬里祝年豐，食德飲和，憶鄉里淳風、故園親眷。九州徯后至，弔民伐罪，有撼山精甲、橫海樓船。

十九言

奠千秋基業，開萬世太平，當憑藉倫理民主科學。復大好河山，創光榮歷史，更須要革新戰鬬動員。是中華兒女，當勇往直前，共負復興文化之使命！合世界潮流，須迎頭趕上，齊向發展科學而進軍！南渡衣冠拜鄭王，又椒酒迎春，日月雙懸明社稷。中原文物遭秦火，待王師跨海，風雲再造漢江山。

二十言以上

春光駘蕩，萬物敷榮，膏澤被寰區，欣逢天地開新運。政治修明，廿年成化，樓船橫海域，爭看王師復舊疆。撥妖霧以見青天，四億衆炎黃子孫，同獲自由幸福。掃欃槍而平赤寇，五萬里河山錦繡，重歸祖國版圖。設教於山水之間，試看文獻凋零，誰護此儒家道統？迎春在國門而外，且喜春光綺麗，依然是宋代江天。除舊歲，須知遵行舊道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並非守舊。迎新年，如能實踐新生活，整齊、淸潔、簡單、樸素，就是革新。人倫求本，民主求行，科學求新，三民主義精華，光被四表。天命是崇，輿情是順，厚生是用，一統山河氣象，永保太平。振衰起弊，復上國威儀，扶道統，樹宏謨，矢志願從新歲始！繼絕存亡，賴中華豪傑，逐妖頑，光故物，策名遑讓古人專！五十九年大地更新，翹首望王師，問幾時牧馬白山，厲兵黑水？三千萬人普天同慶，稱觴迓元旦，願指日南收閩海，北定中原！持躬有要方，須依整齊、淸潔、簡單、樸素諸端，厲行新生活運動。救國無他術，應本忠

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字，恢復舊道德精神。海嶠正除舊布新，聽野歌擊壤，廟唱卿雲，還看萬戶桃符，爭迎歲首。故國滿長蛇封豕，問西子烟波，秦淮風月，知否一年春訊，又到江南？教育原爲百年計，順潮流所向，應社會所需；倫理、民主、科學，達材成德，宜並顧而兼施；水清斯濯纓，數典不忘祖。匹夫可希萬世師，法天地立心，代生民立命；修身、齊家、治國，推己及人，務循序以漸進；攻錯其如玉，探驪乃得珠。奸僞行極權，不顧人民疾苦，餒無食、寒無衣、經幾次清算鬬爭，處處哀鴻，廬舍爲墟，忍見野火燎原，東延海渚，西蔓崑巔，南泊滇邊，北綿黑水，可憐舉目瘡痍，那還有過年過節？自由至神聖，宜其社會繁榮，耕有田、住有屋、定九年義務教育，莘莘學子，琢磨成器，欣看雄師渡海，浪送鋼鷗，雲騰鐵馬，腰橫羽箭，手挽霜槍，同灑滿腔熱血，快回去救國救民！

答覆讀者幾個問題

「比較談」要出單行本

㈠杜之平先生：

你愛看齊又僑先生的「春、星二書比較談」，但當中走鷄一兩期，問我有何補救。這兒有兩個方法：第一、將欠缺的期數寫信附郵票補購，便得窺全豹；第二、稍爲忍耐，待這本書的單行本出版。據作者齊先生說，他待全文刊畢，再加修訂，然後印成單行本，在星馬及海外各地廣爲發行。那時在香港當然也可以買得到，把全文一口氣讀完，特別過癮。

在星洲被扣

㈡星加坡王佑先生：

來信說，和我們有筆墨之爭的一本刊物，在星洲每月五六號就可以買到；但這一期（二月號）卻等到二十一號還未能買到。你向各方打聽，據說是檢查當局扣住未發，問我那一期刊物內，是不是有什麼爆炸性的東西，因而被扣了那麼久？我可以答覆你的是並沒有什麼爆炸品，連左仔的土製菠蘿也不如。只可看到潑婦在罵街，沒什麼看頭。至於被扣留不發的原因，我們未便妄測；最好直接寫信給那刊物的老編問明原委。

吞下一隻巨型的死蒼蠅

㈢「另一老娘」女士：

你提供的「吃死貓」內幕故事很有趣，建議我拿這故事寫一篇「人海百態」，的確是好題材。不過我以爲用「買錯賊贓」做題目，比「吃死貓」好。要不，就用「吞下一隻巨型死蒼蠅」，也很別緻。

以我猜想，他可能初時不知道是賊贓，以爲買到便宜貨，沾沾自喜。及至發覺，就心給人家認出是賊贓，因此不斷修改，可惜改來改去，也改不掉本來面目，賊贓還是賊贓。如果承認買錯賊贓還好；不承認，無異自承是賊。偷竊與接贓都有罪，在兩者中必須承認其一，那實在尷尬！

一篇「得獎」小說

㈣碧華小姐：

你爲凌風、蔣芸鳴不平，要揭發一篇「得獎」的文章，是取材莫泊桑短篇集的，希望能將該文的原文附來，讓我們交給齊又僑先生再來一次客觀的比較好了。

（**萬人傑**）

張贛萍先生：昨日閱到「萬人意見」登出拙函及「論美國減少巡邏台灣海峽及我反攻復國必勝信心」，署名方向明先生，但細閱其內容與前奉上拙文一般無異，不知否手民之悞，或方先生與弟之文絕對相同？所以特函台端費神說及，免弟生錯覺之感，諸費精神謝謝專此致候

公祺　弟梁莊手泐民國五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早

更正：一弍二期萬人意見「論美國減少巡邏台灣海峽及我反攻復國必勝的信心」一文，是「張冠李戴」之悞，信與文均出梁莊先生手筆，因臨時將方向明先生之文抽起，換了題文，未換姓名，故有此悞，特向梁莊先生致歉。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堅持路綫！

嚴以敬作

下定決心，
排除万難，
堅持毛澤東 港澳
路线！

·萬人雜誌第一二四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二四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三月十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供水不同做生意

港府決計撥款億元以增供水設備，因此水費成本將會比前提高。就在此時，官方重提財政司郭伯偉於一九六五年說過的一句話：「除非在未來數年間有重大而無法預料的發展，政府決定在一九七〇年之前不使水費超過二元。」根據前此說法，再看目前供水成本增加的預算，則幾乎可以斷言，港府現已有意一九七一年增加水費。

我們要更好地了解目前的水費問題，就得看看港府最近公開的一筆流水賬。

現在，政府供水每千加侖收費二元。初時由於增闢水源而致成本提高，乃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一日起，港府將水費由原來的每千加侖一元增至二元，工業用水則由三元增至五元。當時的水費成本大致如下：

㈠石壁水塘建築費三億二千元，容水量五十三億九千萬加侖，平均每千加侖成本三元零四仙。

㈡船灣淡水湖耗資六億元，容水三百七十億加侖，平均每千加侖成本為一元六角五仙。

㈢本港敷設輸入東江水的水管，而於每年向中共買水一百五十億加侖，即本港每年要向中共交水費一千六百萬元，水費本身每千加侖為一元零六仙。

港府說，現時每千加侖水收費二元是要虧本的，今年的水費收入約有八千七百萬元，但年中仍有約二千萬元的「水費赤字」（即供水設備及供水費用在今年平均大約要耗一億元）。

新的水務工程費支出，預算要在一九七〇——七一年度內，撥款九千三百二十八萬元，進行增加本港水源的計劃。這包括加高船灣淡水湖堤壩，擴建沙田濾水廠及大埔濾水站，實施糧船灣新淡水湖計劃之初步工程。（按：糧船灣淡水湖的主壩，計劃於明年興建，此項龐大工程需費八億元。）

我們認為，因要增闢食水來源，而致增加供水成本，於是乎就想增收水費，這在表面上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政府對其人民供水，本身是一個服務責任，應從整個的財政狀況來衡量，祗要財政收入能供應支出，則不應斤斤於供水本身的代價。如果說，供水方面將要多用點錢，就說因為虧本而要加價，那麼如在其它方面的收入有盈餘，又是否應該減價或將餘錢向大家「回水」？

社會服務是絕對「虧本」的，政府該向誰收回代價？稅收的本身是多半「聽錢」的，這種盈餘又該向誰交代？政府財政的原則，就是以多餘補不足，假如總預算收不敷支，那就需要基於通盤考慮以開源節流。大家知道，現年度的本港財政，又出現了「將有三億元盈餘」的大好形勢；下年度如要動用一億元去辦水務建設，整個財政實在勝任而有餘，何必又要加水費？財政司說過，本港的倫敦存款，是可以隨時調回作「公共建設及發展」之用的，然則建設供水系統及發展其服務之需要將是否包括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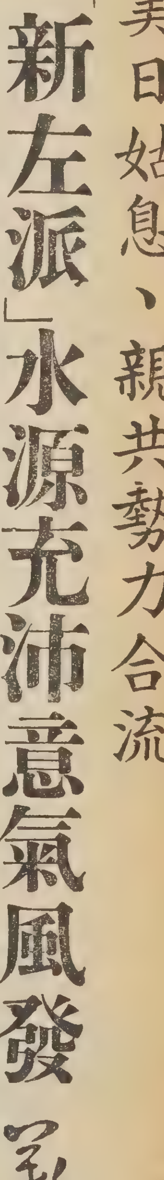
應該注意，有關公用事業的加價問題及一般樓宇的加租問題，現時似已引起人心浮動，無論所擬加價的本身是否合理。在這情形下，若果政府說要增加水費，實無異向「反加」局勢火上加油，這是政府所提問題首先碰到的最不利環境。我們是說，現在提出加水費是不合時宜的，而實際上，在財政現狀中亦可說沒有這個需要。

加水費不同於加車費船費，加水費一定不分貧富地影響着每一個居民，在目前的民情看來，恐要慮及可能觸發爆炸性反應。而且，此事關乎「東江水」的供應，共黨會不會藉口找麻煩？我們應還記得上次增加水費時至少曾在左報上大攪是非。

增加水費，除了一定增加窮人的困難之外，還會同時增加多種工商業的生產成本。受影響最大的，將會是飲品業、茶樓業、洗衣業、理髮業、漂染業、及其它大量用水的製造業，結果就是生活費用有一般浮動的趨勢。

增加水源在人口增加的情形下是顯然需要的，但增加水費的問題，就需要慎重行事，以免得不償失。





美日姑息、親共勢力合流
「新左派」水源充沛意氣風發

萬人傑

美國姑息分子與日本親共政團合流，「新左派」多了一個後台老板，在港活動近來更見積極，一面宣揚「反戰、反越戰、反現政府及親共」的荒謬言論；一面爭取青年學生做羣衆基礎。他們是受外國人豢養的政治工具，名義上是「新左派」，實際是「新漢奸」。

「小爬蟲」與「老爬蟲」

老萬在「牛馬集」、「新聞以外」屢次爲文打擊的小爬蟲，就是繆山先生說的「前漢、後漢、新漢」中的「新漢」。他們的行動見不得光的；他們的用心要出賣國家民族；他們的言論要毒害青年的一輩。本刊立場鮮明，這種人正是我們要打擊的目標。他們小而可厭，死而不殭，稱爲小爬蟲，十分恰當。

可是徐教授居然將這名詞加以利用，稱我們做「老爬蟲」。我們年紀比小爬蟲老是事實，可是行動光明磊落，也沒出賣國家民族的可鄙用心，我們言論更不會毒害青年，創刊兩年多來，有目共睹。

徐教授這個「創作」——老爬蟲，自以爲很精彩，但在老萬看來，一則表現他喜歡「擬摹」已成習慣；二則似有替小爬蟲「報復」之嫌。

不過，正式掛五星旗的共產黨我們也照樣打，小爬蟲及行爲比小爬蟲更可鄙的傢伙，我們不會放在眼中。同時，我們的攻擊，並非盲目亂打，必是對方有值得打的地方，我們才發炮。凌風小朋友被施私刑，盧森先生接到兩封匿名信，已激起公憤。這可恥的勾當，連「小爬蟲」也不夠面皮去幹。

四個政治觀點

閒話少敍，言歸正傳。本期我想談談小爬蟲們的最近活動情形，好提醒年青學子，認清他們的面目，不要走進他們圈套！

這一撮披着「民主自由」外衣的人物，被稱爲「新左派」。爲什麼稱爲「新左派」？因爲，他們走的路線，用的手法，全是步老左派後塵，同出一轍，他們的政治觀點，大致有下面四點：

(一)打着「和平主義」旗號，反對任何戰爭。

(二)高叫「民主」口號，反對他們「認爲」的「獨裁」、「不民主」。偶然也反對共產黨，但只是一種姿態，作爲陪襯而已。

(三)反對美國現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的越戰政策、援外政策及反共立場。

(四)反越戰是現階段「新左派」努力的主流。

還有一點，不管在那一地方，當地政府必成他們「反」的對象。在台灣，反國民政府；在香港，也反香港政府，這手法是用來吸收不滿現實的人。

突然活躍有原因

近數月來，「新左派」人物頗爲意氣風發。突然活躍起來的原因，是他們在外國方面得到更大支援。過去，他們主要支持者是美國姑息分子政客；不久前，日本野心政團也在此地展開活動，形成美國日本姑息與親共勢力的合流，因而「新左派」水源充沛，水到渠成，有水萬事足，在兩股水源下，「新左派」的活躍，自是意料中事。

「新左派」在香港的活動分爲兩方面：一是宣傳；二是組織。這兩方面看起來都比前積極多了。

宣傳方面，除小爬蟲們利用私人關係，將含有或多或少毒素的文章，送到報刊發表。老編一不小心，便會上當；也可能運用美鈔、日幣，收買報刊老編，發表他們的文稿。這手法連老板也不容易發覺。

另方面控制一些知識分子和青年的刊物，經常發表符合上述四個「政治觀點」的大文章。目前，這些新刊物已告增加，除收買舊有的，將其言論立場徹底改變外，另創一些新刊。

試想想，「萬人雜誌」銷路算不錯了，還維持得這麼吃力；只銷三五百份的宣傳刊物，要是沒有幕後支持人，老編可以拿到一二千元薪水而不關門嗎？

不過，這類刊物大多數銷數奇慘，所能收到的「宣傳」效果有限；値得注意的是以中華民國紀年的報刊給他們滲透，經常讀到他們的歪論（老萬在「牛馬集」及「新聞以外」已指出過不少），對讀者的影響就大了。

無孔不入的小爬蟲

我們不能逐篇逐段指出，只要讀者明瞭他們持的是什麼「觀點」，作的是什麼「活動」，希冀達到的是什麼「目的」，自很容易看出那一篇文章是出自小爬蟲之手。

有時他們利用一則新聞、一部電影來做文章，大放毒素。例如最近一部台灣出品的影片「家在台

北」，就成為他們的攻擊目標。可見小爬蟲無孔不入。不過，我們的讀者也多數眉精眼企，讀了他的「觀後感」後，馬上來函，指出他論點歪曲。讀者「眼睛是雪亮的」，這句話倒是一點不錯。

從蔣公背脊的鐵板，至最近的「家」片觀後，簡直一脈相承，一條爬蟲給踏死，第二條又鑽了出來，原因何在？這園地裏有保護爬蟲的人，再費多點勁力打，還是消滅不了。但只要讀者知道這園地的背景，知道有這個保護爬蟲的人，視這園地如其他毒素刊物一樣，不屑一顧，小爬蟲發什麼謬論，也不會起得什麼作用。

不做「中國人」做「華人」

稍為留心的讀者都可看得出，一份以高級知識分子為對象的刊物，最近明顯地轉變了方向，有系統地宣揚「新左派」的政治觀點，成為外國「新左派」的代言人。

另有一份以青年學生為對象的刊物，表現得更露骨。在宣揚「新左派」觀點時，說着與共產黨同樣的詞語，與毛澤東穿上連襠褲子。

二十年來，目睹共產黨種種罪行，身受荼毒的人，當然不會再上新舊左派的當；但在香港、海外出生長大的青年，很容易中毒而不自知。老萬接觸過不少香港受教育的青年，不少受了他們的思想影響，甚至有些只承認他是「華人」，而不是「中國人」。因為他們既不願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也不願做「中華民國」的國民，只願意做「華人」，既可以是「香港華人」；也可以是「美國華人」，有這種觀念存在，眞叫老萬「吾欲無言」！

「遍山插旗」的活動方式

在美日勢力幕後支援下的「新左派」，自今年開始，就展開全面活動。

「新左派」的核心人物不多，只有三五個，為了本刊不斷揭發，文化界中人，對他們的底子已有認識；不過，他們的鑽勁頗大，且學懂了共產黨「遍山插旗」活動方式，目前正在好幾家刊物中同時出動，製造輿論，爭取年青一代，宣揚「反戰、反越戰、反現政府及親共」的荒謬言論。他們主要的對象是指向青年學生，因此我們特別提醒愛國青年學子，對無孔不入的小爬蟲們，必須提高警覺。目前，他們正全力爭取學生，作為他們的羣眾基礎，吸收更多信徒。

有一段時期，他們還打算舉辦一些變相的「幹部訓練班」，但因此舉得不到學生支持；同時，一些報刊發覺了他們的企圖，加以揭發攻擊，只得暫時偃旗息鼓。但組織青年學生工作，仍繼續進行。

受外國政客豢養的新漢奸

在香港大肆活動的「新左派」分子，雖然打着「民主、自由、和平」的旗號，但他們在經濟上、政治上、行動上都受到外國人援助與指揮，實際上不過是外國陰謀政客的工具。他們的所作所為，並不站在國家民族利益立場上。因此，這一小撮可哀的「知識分子」，名義上是「新左派」，實質上是「新漢奸」。

在報刊上不時看到一些大唱反調的文章，就是這一小撮新漢奸的傑作。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這種漢奸調調，終會為大眾所唾棄；為美鈔、日元滲透的報刊，也終會受到讀者唾棄的。

打筆戰打官司奉陪到底 是陰謀是陽謀加倍還擊

近來不少讀者來信或電話，問及有人要辦外圍刊物，企圖中傷本刊及本刊的主持人，老萬有什麼對付的方法。讀者的關心老萬深受感動。其中有位讀者說：這一場戰事，不是萬、張個人之戰，而是「萬人雜誌」的整體戰鬪。因為，不祇萬、張受到炒魷魚的恫嚇；我們讀者也一體被嘲為「托大腳」的「軟體動物」，因此，這場戰事我們讀者也有份，雖然我們信任前敵總指揮，也希望指揮官能告訴我們將採取何種戰畧。

關於我們對付外圍刊物的戰畧，本屬高度卓事機密，沒理由向讀者公開，對敵人洩漏情報的。但我們一向明人不做暗事，對各位說明又何妨？我們原來的主意，打筆戰就打筆戰，不涉及其他。可是對方筆戰打不過，要打官司，動輒「寫律師信」。幸而香港有很多很多的律師替市民服務，本「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戰鬪原則，我們對「軟體動物」「托大腳」的事件，決循法律途徑解決。這事牽連到我們讀者，欲罷不能。

外圍刊物若對我們嘲罵，我們會依照張老編「射馬擒王」的戰畧，不會對無名小卒還槍，一定擒賊先擒王，對幕後人加倍還擊。同時，我們已聘請了法律顧問，負責將外圍刊物一一仔細審核，傷及我們一毫一髮，我們用不着再「請律師談談」，律師自會代表我們，採取適當行動。打筆戰、打官司，已經準備雙管齊下。

本刊打中共、打港共、打台獨、打賭博、打爬蟲、打貪汚、打學棍、打文丑，一直戰意昂揚，從未吃過敗仗。如果對方以為我們像好好先生盧主編那樣怕事可欺，就估計錯誤了。我們除齊又簡的「比較談」外，現在手上還掌握很多「有力」資料，如果對方勒馬懸崖，這些資料可能放入冰箱；如果還要蠻幹到底，我們也有足夠彈藥支持。那些前所未見的好資料，與法律行動，我們只有陸續推出。

別人可以容忍「盜作」的打擊；「匿名信」的恐嚇；罔加「扒手」的罪名，刊出照片，濫用「私刑」，我們則早已超越能容忍的限度。這個「王」的活動我們瞭如指掌，上週末請許、胡……等在冠華園飲茶；本週二又透過萬×請林×吃飯，拉拆并用。任何對我們的陰謀、陽謀，我們必定加倍還擊，接受任何戰鬪。

對這場戰鬪，我們的態度如上，謹向我們的老板——讀者報告。

毛澤東頭痛的二月

魯遙

對毛澤東的文革來說，二月是特別使他頭痛的。一九六六年初他唆使枕邊人江青搞「解放軍文藝工作者座談會紀要」準備以軍隊爲基礎掀起文革，結果被彭眞快了一步，攤出「二月提綱」，給壓了下去。一九六七年他掀起「一月暴風」之後，立刻便出現了「二月逆流」，造反奪權的小將，被打得落花流水。二十八省市，僅上海一地得手，餘皆潰敗。一九六八年又出現「二月黑風」，在軍人主持之下，北平出現解散毛派組織的現象。接着發生「多中心論」事件，林彪大將楊成武垮台，「廣老潭」黃永勝殺入北平，總綰兵權。僅有去年的二月沒聽說出大亂子，可是今年的二月又爆出了大噩耗。

北平二月政潮

一月間傳說周恩來病了，又傳說毛澤東建議他出任「國家主席」，被毛派反對作罷。在本刊一二二期「周恩來與汪精衞」一文中，筆者猜測周恩來可能害了政治病，現在證實一點不差。

據倫敦及莫斯科的電訊報導，二月中旬北平出現左列事件。

(1)「北京工人體育館」會頻頻舉行羣眾大會公審極左分子，並當場處決。

(2)北平街頭再出現標語和大字報，鬬爭矛頭指向：「粉碎極左分子」。

(3)一度出現打倒周恩來的大字報，很快被除去，接着出現擁護周恩來的大字報和標語。標語寫着：「誓死保衞毛主席、周總理」，「反對周總理的階級敵人、反革命分子已被粉碎」。

(4)共軍衞戍部隊，在北平街頭加强巡邏和警戒，在十字路口檢查行人的身份證。

(5)二月二十三日是蘇聯建軍節，蘇使舘人員欲往瀋陽、武漢、哈爾濱等地的蘇軍戰役紀念碑去獻花，中共拒絕旅行簽證。

(6)一月末及二月上半月，在工人體育舘舉行的羣眾大會，公審的人是參加「非法組織」分子。同樣的公審大會也在各地方舉行。

從以上的新聞報導我們得知，二月間大陸正發生緊張激烈的政治鬬爭。

這裏所說的極左分子，即文革期間狂熱的擁毛分子。這派人在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漢兵變事件之後，在軍人壓力之下曾被排除，他們的核心人物王（力）、關（鋒）、戚（本禹）相繼退出政治舞台，他們所領導的組織「五・一六兵團」、「廣州批陶聯」等相繼被解散。

這一整肅行動，非出毛派之眞心，因爲他以「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衝

郭沫若、趙樹

看了金千里先生對西北作家的報導，令我不禁想起趙樹理，頗有一種內疚之感。並不是因爲我做過什麼對不起他的事，而是因爲我在內心會經非常看不起他。如今才覺得過去對他的評價頗不公平。

中國三四十年代的名作家羣中，我最看不起的，除了郭沫若之外，恐怕要算趙樹理了。我對郭沫若是從崇拜到輕蔑；對趙樹理則是從輕蔑到尊敬。少年時候，我喜歡學作打油詩，更喜歡讀詩，也喜歡郭沫若的詩。郭沫若早期的詩如「女神集」、「瓶」等，表現得天才洋溢，令人嘆爲觀止，尤其是那首「天上的街市」，我認爲是中國新詩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可是隨着年齡的增長，郭沫若在我內心中的地位也就愈來愈降低。郭氏「窗外一個太陽，窗內一個太陽」的名句刊出之後，他在我心眼中的地位降至冰點，一個詩人、作家無聊到要去描寫人家的額頭，其價值也就可知了。我認爲那時的郭沫若不是早期的郭沫若，只是他筆下的無恥文人宋玉。等到他的「百花齊放」發表之後，我才知道此公的詩才原來如此。在中國大陸，我實在沒有看過比此更糟糕更膚淺的詩作了。可惜的是，郭沫若並不就此打住，他成功地爲曹孟德翻案之後，復「鼓其餘勇」，學習乾隆遺風，大寫特寫一些所謂詩。到肇慶七星岩要題詩；到海南麓回頭要題詩；到惠州西湖要題詩；到汕頭也要題詩。中國大陸的名勝古迹，幾乎無處沒有郭沫若那些令人噴飯的詩，眞是名符其實的大煞風景。

然而卻又想不到，郭沫若的詩竟然給我惹了一場不小的麻煩。

一九六九年，郭沫若到廣州參觀沙面復興小學，也題了一首「詩」：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一天百尺，十日百丈。（大意）

這首「詩」在羊城晚報上發表的時候，卻在我們的宿舍裏引起嘩然。有人說：「喝，這也算詩？」有人說：「郭沫若也太保守了，只用小學的加法寫詩，改天咱們可要用微積分來寫詩了。」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的，把當晚的晚修變成郭沫若的詩作評論會，極盡了嘲笑咒罵之能事。愈說愈興奮，我也把郭氏「兩個太陽」的名句大肆嘲諷一番。想不到一聲不響的團支部書記，已[illegible]去，向那

江青在宣佈王、關、戚罪狀時，阻止紅衛兵深究，也未聞被揪出鬬爭。據筆者估計，這些人並未眞的被整肅，最多被送到某地休養，實際上可能隱在幕後，仍協力毛澤東控制毛派羣眾組織。筆者懷疑，目前所要「粉碎」的極左分子，擁有「非法組織」（即秘密組織），仍是這班人馬。這班人馬所以又殺將出來，以及被粉碎，是爲了爭奪整黨建黨的領導權。

反周擁周之謎

上述各點新聞中，以第(3)點最能理解，尤其是「誓死保衞毛主席、周總理」。將毛周二人合在一起，並誓死加以保衞，有點不對頭。因爲九大以後，周的政治立場，逐漸向右游離，靠近新當權派，應爲毛派所痛恨。這條標語之出現，可能由於下列原因：

(一)北平先出現反周的標語，後出現擁周的標語，而反周的標語爲毛派所寫，反周的標語內容不詳，但是指他反毛反黨恐怕是必有的，現在把他和毛一起來擁護，即是解消反毛攻擊。(二)新當權派得勢以來，毛雖再次大權旁落，但是二十年的「個人崇拜」，使他在中共內部居於不可挑戰的地位，擁護任何人仍必須把他拉在一起。例如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那篇「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的社論，目的本在擁護劉、鄧，結果仍抬出老毛。社論中則說劉、鄧是學毛的模範，當時劉、鄧正以大派「工作組」，將毛派佈置的造反分子打成反革命分子，取得重大的勝利，仍要以擁毛形式出現，這是標準的「打着紅旗反紅旗」。這次擁周以擁毛、周形式出現，可能是異曲同工。因爲反周的是毛派，擁周即打擊毛派，粉碎極左分子，即粉碎毛派。要知道目前在大陸出現的，反當權集團的極左分子，如果沒有後台，是根本不可思議的事。試想，連沉默的自由都沒有，說錯一句話就要挨鬬的情況下，平常百姓誰敢貼大字報反對周恩來？

在文革初期，極左分子被稱爲革命闖將，其後軍人當權，他們雖遭壓抑，但是只能加以說服，不能「粗暴的加以處理」，直到去年七月，設據點搞武鬬，刼火車搶銀行的極左分子，也只能以軍隊包圍，加以政治說服（詳見七·二三命令），但是在這次的二月浪潮中完全不同了，把他們抓起來，由羣眾大會公審鬬爭，並當場處決。這說明新當權派，對毛派決不再姑息了。使人感到毛派羣眾組織，已臨最後的命運。

因爲處決反抗的毛派分子，等於撕破毛澤東的臉皮。新當權派鑒於老毛對付舊當權派的經過，爲防毛派垂死掙扎，所以才增派軍隊街頭設崗，檢查行人，可見情勢之極端緊張。

中共所以禁止蘇使舘人員去各地蘇軍戰役紀念碑去獻花，筆者認爲並非因邊界談判出了新問題，情勢進一步惡化，是因各地也在舉行大會公審毛派，情勢一樣緊張。

經過這場砍殺之後，如沒其他意外變化，新當權派將更鞏固其控制，中共的對內路線，將趨向穩定，不會再出現北平與蘇和談，而本港左報卻發「北京專電」破壞和談的怪事。

我的印象

待旦

家卻不甚恭維。認爲他的文章寫得很糟，之所以能成名，完全是被中共捧起來的。反右時他會打過丁玲，這更增加我的反感，丁玲對他的評價，也就成了我對他的評價。丁玲說：「趙樹理有一本活字典，活字典就是他的老婆。當他寫到不懂的山西土話時就去問老婆。人物要開什麼花名也去問老婆。」那時丁玲的話我是信以爲眞的。因爲趙樹理的確像我們小時候那樣，喜歡給別人按綽號。他筆下的人物沒有一個沒有花名。正由於看不起趙樹理，所以他那部描寫從互助組到合作社時期的農村的長篇小說——「三里灣」，一九五四年已經出版，可是我一直沒有看。等到非看不可時，才跑馬看花地翻一遍。反厚古薄今運動後，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集體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也出版了。各地大專院校中文系也掀起了一股學生集體編寫教材的狂熱。那時我們學校決定先編寫中國當代文學史，我當時也是主要的編委之一。編寫當代文學史是不能不提三里灣和趙樹理。我們雖然分頭到各大圖書舘去搜集資料，可是搜到的資料非常有限。我們便決定去訪問一些重要的作家。那個暑假，我們與鐵道局接洽，在火車上當臨時的服務員，免費乘坐火車。取得鐵道局的同意後，同學們便分頭出發，這使我可以逛一逛北京城，並見到趙樹理。

趙樹理身裁頗高，臉孔長長的相當白皙，山西口音很重，很謙虛。他告訴我們，他讀書不多，中學也沒唸畢業，在鄉村教過書，也當過不入流的戲子。後來參加革命在黨的培養下才拿起筆來寫作的。他說，他寫作的動機很簡單，就是要爲黨的政策做宣傳。動筆時不是想到結構，佈局和什麼藝術性，而是想到黨當前的路線和政策，而是想到怎樣把這些政策形象化。他不認爲自己的作品如何成功，不過卻堅持這是工農兵文藝路線的實踐。似乎我曾問過，他作品中的人物，爲什麼都有花名？爲什麼對話那麼多？他說山西人喜歡叫花號，更喜歡聊天。吃飯時候，揣着大碗一路走，到處串門去，有時吃一頓飯功夫，已經走上好幾里路了，還說這能幫助消化，對胃有好處，弄得我們都笑起來。見了一次面，改變了對他的看法，他平易近人，實在不是我想像中那副土頭土腦、土里土氣、兇神惡煞的樣子。

趙樹理所有的作品幾乎沒有一部不是對中共歌功頌德的，然而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變成了「牛神蛇鬼」，一早就被鬬垮鬬臭。顯然，他只不過是成爲派系鬬爭中的陪喪品而已。

以前我一直認爲趙樹理沒有才華，只有滿肚子黨八股。來港之後才知道香港的所謂文藝作家，比他糟一千倍的不知凡幾。趙樹理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雖然無法與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相比；但對農民形象的刻劃和對農民語言的運用，實在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他。

毛、劉鬭爭的十個回合（上）

趙聰

序言

過春節過得人很懈散，還未恢復正常，不想又得了傷風感冒，吃着不願吃的藥水藥丸，思想更難集中，不能做文。年前向老編告了假，才過了年，我們的張老編就催稿，並且在下也早已答應了在二月底要恢復供稿，爲之奈何！無已，只得把在下準備於三月六日到中大聯合書院歷史學會講演的腹稿，預先寫將出來。此稿發表時，在下已經講過，但寫與講必然有距離，兩者不會完全相同。是爲序。　二月二十七日，趙聰

在中共取得政權之前，毛、劉之間並無裂痕。相反，毛賴劉之吹捧與弼輔，得以確定了他在黨中最高領袖的地位；劉亦賴毛之器重與拔擢，得以升到第二領袖的地位。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舉行六屆七中全會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方面清算了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陳紹禹、秦邦憲、張國燾等中共中央在過去幾個時期的領導人，一面更明白宣告：「黨在奮鬬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眞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代表。」也多次直接引述了劉少奇在其所作「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和「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信」裏的話，並指劉少奇是在白區工作中主張和推行正確路線的代表，說他的策畧思想是一個模範，强調他所領導的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救亡運動的正確與成就。毛、劉的合作無間，在這個文件中已經反映得十分顯明。這個文件本來收入「毛選」中，文革後新印的「毛選」把它刪去了。

同年同月稍後，中共即召開「七大」，劉少奇作修改黨章的報告，更把毛澤東高舉起來，號召全黨宣傳、學習毛澤東思想，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還把毛澤東著作中的理論定名爲毛澤東思想，緊繫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後，始作俑者不是別人，即是劉少奇。

據一九六七年毛、林集團公佈的文件顯示，在中共取得政權之後，毛、劉之間開始發生了歧見。一九五〇年三月，電影「清宮秘史」在北平放映，毛以爲它是賣國主義的，應該批判，叫江青傳話，卻碰了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的一個釘子，胡說劉少奇以爲它是愛國主義的，不予批判。不管劉是否眞說過這話，但這個影片照映不誤，十七年來未像對待其他影片那樣地大舉清算，卻是事實。這時劉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復任黨中央的書記，中宣部竟敢假他的名字以抗拒江青傳達的老毛的意見，可見他的權勢已經迅速抬高和擴大到足以與老毛相抗的地步。這算不得什麼重大事故，卻在文革中被毛派指爲劉反毛的第一大罪。在我們看來，應視爲毛劉鬭爭的先聲，彼此已經互相不滿，心存芥蒂。

第一回合

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逝世，蘇聯由馬林可夫、貝利亞、莫洛托夫三巨頭統治。毛澤東早就恨忌斯大林，也看不起馬林可夫這三個人，他知道蘇聯必將發生奪權鬭爭，內部要大亂一陣子，所以他趾高氣揚，躊躇滿志，一面加强自己在黨政方面的領導權，一面更企圖與蘇共逐鹿國際共黨運動的最高領導權。無如事與願違，六月貝利亞被殺，九月赫魯曉夫取得蘇共中央書記職位，內部鬭爭告一段落，轉而利用劉少奇抵制毛澤東。

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似乎即是毛、劉鬭爭的正式開端。因爲此後毛澤東數月沒有露面；次年二月上旬舉行的七屆四中全會，公報中說明毛澤東休假沒有出席，由劉代爲主持並作報告。劉爲解說加强黨內團結的決議，在報告時曾經大聲疾呼地說：「我們黨內某些高級幹部，對於黨的團結的重要性認識還不足，對於集體領導的重要性認識還不足。……誇大個人的作用，强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爲天下第一，只能聽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這段話在當時雖然是暗指高崗、饒漱石等人而言，但是如果劉少奇站在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的立場來說，很可能就是語意雙關，骨子裏實指的則爲老毛。這和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修訂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重印出版，借罵陳紹禹的「左」傾機會主義以攻擊毛澤東是同樣的手法。

到了一九五四年九月，首次「人大」召開，通過憲法，劉少奇未能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獲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而改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位高而無實權，自不如國家副主席，不無明升暗降的意味。

這一回合的鬭爭，以劉言，是先勝後敗；以毛言，則是先敗後勝。

第二回合

一九五五年七月，毛澤東在省委、市委、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直斥黨內有些反對他的計劃的人爲「小腳女人」，這些人自然包括着當時主管財經和農業的陳雲、鄧

子恢等人。但在當時敢於逼迫毛澤東減訂農業合作化計劃的，敢於直斥毛澤東急躁冒進的，能夠悍然踢開毛澤東的命令與警告，直接命令浙江省委採取「堅決收縮」方針的，只可能是在當時坐第二把交椅而受蘇共支持的劉少奇。這在文革運動中，眾多指責劉少奇的文件已經予以證實，劉少奇確曾反對毛澤東的急進政策而大砍農業合作社。紅衛兵報紙曾說，劉少奇在一九五五年支持鄧子恢砍掉了二十萬個合作社。

這一回合的鬪爭，雙方各有勝負，各無全勝或全敗的結果。毛澤東的農業合作化的計劃終於繼續執行下去，只是實施時沒有全面貫徹而已。

第三回合

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批判了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九月，中共召開「八大」，劉少奇作政治報告，根本不提毛澤東思想，並對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批判個人崇拜，予以肯定和贊揚。值得注意的是，在鄧小平作修改黨章的報告時，亦對個人崇拜大加抨擊。劉的政治報告和修改的黨章草案，全提經先於「八大」一個月舉行的七屆七中全會通過，後又經「八大」予以通過。以個人崇拜言，蘇共指的是斯大林，中共則是指的老毛。

「八大」照新黨章規定選舉的結果，毛為黨中央主席，劉及周恩來、朱德、陳雲四人為副主席（林彪是五七年補選的，名次在最後，當時不是），鄧小平為中央總書記兼書記處第一書記。照這個陣容看來，周忙於政務，陳忙於財經，朱為元老向不問事，掌握黨中央之大權的仍只毛、劉二人，而毛的任何提議或指示，則必須通過劉少奇，始得提經政治局作出決議，付諸實施。至於鄧小平的地位，亦極重要，總書記乃是黨中央執行決策的最高領導人。他所執行的決策，出自政治局常委會議（這個會議由主席、副主席、總書記組成），並不受命於主席或副主席的某一個人；而他所直接管轄的卻是組織龐大的黨中央書記處。雖然劉、鄧在當時尚無相互勾結迹象，但從「八大」兩人的報告來看，他們在反對個人崇拜和強化黨內民主這兩點上，意見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新黨章中的第三十七條還有這樣一個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很可玩味，說不定它即是劉、鄧預給老毛安排的一個類似太上皇的席位。

這一回合鬪爭的焦點在「八大」，劉、鄧聯合黨內大多數領導幹部，用會議的壓力，迫毛放棄個人獨裁，改為集體領導。在劉言，已掌握了黨內多數派，可謂大獲全勝；在毛言，大權已被削弱，此後即漸走下坡，失敗得很慘。

第四回合

一九五六年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了在文化領域實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這個政策是他獨出心裁地臆想出來，故意同蘇共立異的一個措施。照說這樣大的決策，應該先提經黨中央常會作出決定，但他怕不獲通過，所以改在國務會議上提出。提出之後，反應非常冷靜，一方面是人人心存顧忌，懷疑出於中共陰謀，不敢鳴放；一方面是黨內多數領導幹部不予支持。

次年（即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三月，毛又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了講話。這兩次講話當時全未公開發表，只在內部傳達。據當時曾在大陸聽到前一次講話的傳達報告，以後逃來香港的一些知識分子透露，主要內容即在號召大鳴大放，幫助共黨整風。有資料證明，當時劉少奇、彭眞等曾表示反對，多數黨內要員也不表贊同。

兩次講話經過傳達之後，黨內外人士紛紛對中共統治，提出了嚴酷的批評，甚至有要求共黨下台的呼聲。這才使得中共中央委員會於四月底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毛澤東對其「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加以補充修改，在六月公開發表出來，作為整風學習的綱領性文件，迅速展開了反右派的鬪爭，對曾鳴放的知識分子加以殘暴的鎮壓，使毛最初提倡的大鳴大放成為一種預佈陷阱的陽謀。在這段期間，毛澤東曾到青島避暑，主持整風反右的是劉、鄧。

據後來演變的事實看，毛澤東此舉的動機，很有可能是假手於鳴放，把中共某些不滿人心的措施嫁禍於劉少奇，一如文革之發動羣眾倒劉者然；不想鳴放的矛頭一開始即直指中共全體，連毛本人在內全遭抨擊，使他只有屈服於現實，躲到青島。這一回合的鬪爭，老毛還是失敗。

第五回合

由於鳴放的失敗，可能使毛澤東認識到，上層建築的所以未能改變，是因為只是工農業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變，還不能算是經濟基礎的全面改變。所以在一九五八年，他又提出了所謂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三面紅旗政策，企圖迅速完成經濟革命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有關人民公社的文件中證明，當時黨內部也有一部份人表示反對，而在文革中批判劉少奇的文件裏，更透露反對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的就是劉少奇。

這個三面紅旗的運動，特別是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雖然在一九五九年八月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才予通過，但在這次會議以前，有些地區已經建立。因為人為的錯誤，招致了農產減收的損失。到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召開八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並同意了不提名毛澤東為下屆國家主席的候選人。一九五九年二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整頓人民公社；同年四月，八屆七中全會又決議檢查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並決定國家機構領導人員候選人的提名。接着，第二次「人大」召開，劉少奇便代替了毛澤東，當選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

這一回合鬪爭結果，毛澤東繼續敗績，劉少奇又大獲全勝。

（下期續完）





保加利亞的首都蘇菲亞【上】

迢迢

保國簡介

在六〇年代裏面，共產集團曾發生過許多變化——有時是富戲劇性的，不過多數是逐漸的——曾經改變每一個東歐國家：唯一例外的似乎是保加利亞。

自一九六五年以來，保加利亞已經稍爲寬大些，但它仍然是克里姆林宮最忠心的盟友，內內外外的一切，都有蘇聯那種冷酷、拙笨、呆滯不前的現象。

不過，保加利亞的地理形勢卻是孤立的——位於巴爾幹半島南部，介乎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之間。這種孤立形勢，可能令保加利亞在將來的某一天，要違抗蘇聯命令的話是相當輕而易舉的。

保加利亞想吸引西方國家的遊客，因此，在過去十年來，將國內沿岸的勝地美化和建築最現代化的酒店，以發展遊旅事業。並在叢林與海濱地區，經常進行噴射殺蛾與用猬克服毒蛇的工作，以保障遊客的安全。

如果想在陽光普照，而黃沙閃爍的海濱勝地渡假的話，則保加利亞擁有優美的「黃金」海岸長達二百三十哩。這漫長的海岸，給黑海的海水，輕柔擊拍着，最適於渡假的天氣是每年的五月至九月；五月與九月的溫度爲華氏表六十至七十度；六、七、八等三月的溫度，則爲六十四度至八十四度。

保加利亞的夜生活，也很多采多姿和迷人的，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鐵幕國家那樣暮氣沉沉。那裏開設許多娛賓的夜總會和七彩繽紛的餐廳，每間都有着樂隊，包括牧人笛樂隊，三人弦樂隊及樂與怒等樂隊。

酒店裏供應的啤酒，通常是東德的大啤，每瓶約兩仙令六便士。但當地的啤酒或是土製的酒，味道也不錯，而且很便宜，一瓶上好的保加利亞酒，值約八仙令。

保加利亞的遊覽勝地，除了首都蘇菲亞之外，另外便是艷陽灘、金沙、杜魯沙巴。可惜我們只遊覽蘇菲亞。保國人有一種特殊的風習，「點頭」表示拒絕；「搖頭」才是應允。初到貴境的人如果不明此，撞板多過食飯。

莫名其妙的檢查，大而無當的酒店

我們仍是乘了小型的飛機，離開羅馬尼亞首都，到保加利亞的首都蘇菲亞去。我們離境時，那個女的海關檢查員，把我們的東西翻得亂七八糟，試想我們這樣的團體旅行，每人只准帶兩隻中型皮箱，不可缺少的日用品，和沿途買的紀念品，都要全放在這兩隻皮箱裏，故收拾時需要很技巧的把東西放好，一翻亂了，很費功夫再收拾，眞是可惱可恨！最氣人是那女的關員，翻我太太的皮箱時，看到什麼手袋、飾物、衣裳等奢侈品，就拿在手中欣賞一番，又啷啷喳喳的和同伴談笑。我直覺地感到，她不是在檢查犯禁品，而是好奇的愛看資本主義國家的美麗物品吧了。

我們又急又氣的看着她翻，不知什麼時候才完事，直到空中小姐在那門口大喊：「時間到了，快上機呀！」她才板起面孔，喝一聲「你們可以走了」。我太太也不暇收拾，把箱子一合，挽着就走。這一來，那箱子是鼓脹起來的，幾乎扣不上。自然，裏面許多衣物都弄得縐折不堪了。

二個多鐘頭的飛機，到了蘇菲亞，天氣忽然炎熱起來。一個女學生模樣的女孩子，約有十八九歲，穿一件很簡單的花布裙來迎接我們。她給我們各人都分配好了每四人一架的士，直向市中駛去。據她告訴我們，蘇菲亞的天氣，和莫斯科差得很遠，這裏像意大利一樣，氣候溫和——這時，我們的秋季絨衣，把我們焗得一身大汗。

我們下榻在巴爾幹酒店，據說是保加利亞最大最好的旅館，一座灰黑色的石建築物，前門是一列石級，一進去就是一個大廳，右面是餐室、酒吧；左邊是兩三個玻璃櫥，售賣遊客的紀念品，擺放着已褪色的綠色天鵝絨梳化，古老殘舊。

導遊幫忙我們登記了。在大廳的那邊，擺着一個櫃圍式的桌子，坐着幾位女子，據說是政府的旅客部的人員；在另一張枱，一位女辦事員發給我們每人約二十五元美金的膳費，即是說我們不用飯票，可自由使用這些錢在酒店裏或外面吃飯都可以。然後那導遊女又約定我們黃昏六時半在門口集合，同去一個夜總會晚餐。於是我們便由侍者帶頭，直上四樓我們的房間。

酒店雖大電梯小，入則洗臉如旅行

這樣一間大酒店，卻只有一架小得不可再小的自動電梯，裝下四個人加上行李，便不能再載重了。

一出電梯，又是一個大而無當的起坐廳，擺着四張古老而灰塵積滿的沙發，雖然地板上鋪的都是地毡，但燈光昏暗，愈覺得陰森陳舊。湊巧我的房間，是在一個角落上，要通過一條很長的走廊，才是我的房間。

我們一踏進去，我太太便「嘩！」的一聲叫了起來，好大的房間啊！這房間才眞像是跳舞廳一樣，可以容得下二三十對男女跳舞。但是我們卻不禁因爲

它的擺設和間格而好笑起來，這麼大的房間，當中靠牆擺着兩隻小小的單人床；兩床中間一隻小而簡單的床頭櫃，在另一邊擺着一張像是餐桌的長方木桌，兩隻椅子；再靠牆便是一張陳舊的梳化椅。這麼大的房間，只有這一點點湊併起來的傢俬，愈顯得大而無當。

最好笑的是附帶着的沖涼房，這房間一進門便是掛衣櫥，再開一道門才是臥室，緊靠着更衣室的隔壁，才是一個小室，有全身鏡、衣櫃，無以名之，叫做內更衣室也可。然後再一道門進去，是洗手間；再開一道門出去，才是厠所與浴室。這就是說，要開三道門，才可以進到厠所裏去。

怪不得我太太在晚上會感到害怕，她要去小解時，先把床頭燈開着了，這只照着半個房間，然後摸到外更衣室的門口，把室中央的燈開着，再開着內更衣室的燈，洗手間的燈，然後才是厠所的燈。出來時，又是一路熄燈，一路關門，難怪她去了回來，格格的笑個不住，說從來想不到有這樣麻煩的旅館。

坐井觀天夜郎自大，孤寒財主弄巧反拙

那浴室裏面的浴缸，古老而污穢，佈滿着黃垢，地板凹凸不平，雖然有花綠綠的波斯地毡舖着，亦掩不了它的陳舊。供給旅客用的浴巾，灰色而像麻布一樣硬。故此，我們都在想，這間酒店，大概以前也是什麼古堡，或是皇族的宮殿改裝的吧？但在次日，一個女導遊員（她說她是正式的共產黨員）領我們去遊覽城中名勝，指劃着說：「這是羅馬時代的建築，那是十八世紀的教堂。我即順口問她，我們所住的酒店，是不是歷史古蹟？希望她說些來聽聽。你猜她怎麼回答：「這間酒店，是我們在戰後，傾全力建築，以開發旅遊事業的。這是全新的建築，你怎麼說是十八世紀的建築呢！」隨即還瞪了我一眼。我不禁驚異的「啊」了一聲，同來的旅伴也覺得出乎意表。我心裏在想：如果是什麼皇宮古堡改裝的，這種格局還情有可原，如果說是戰後興建，只有十多年的歷史，而且是傾全力趕起的「現代」建築物，那設計師和建築師，都應該打屁股。

不過，由此亦可知鐵幕國家的閉塞不通和落後，他們的人民多可憐，這麼不成玩意的酒店，還夜郎自大，坐井觀天，以為是頂呱呱的呢！

當晚，我們由原來的導遊女子，帶領我們，共坐一輛大巴士，去到一間木屋。裏面的裝飾，完全是保加利亞式，用的茶杯、碗碟都是他們土製的陶器。晚餐是很豐富的煎肉扒，而且不停的有土風舞、民歌等節目。餐室完全滿座，鬧烘烘的。

我們忙着錄音，忙着攝影，鄰桌幾個加國的軍人，目不轉睛的看着我們，大概他們也是少見過東方人吧？

次日，我們的節目是去參觀一間修道院，據說是著名的名勝。我們一早到餐廳吃早餐，老周夫婦則到街上去吃，想去領畧一下他們的本地風光，其實是嫌在酒店裏吃太貴了。

周太太雖然是富人，平日在衣着方面亦很講究，但對這些小地方，卻計算得很精細，可笑的是，臨到離開結賬時，才知早餐是包括在房租內的，老周夫婦弄巧反拙，連呼不值！他倆花了幾天的寃枉錢，又因言語不通，不能點到好的東西吃。見到他們夫婦那個唉聲嘆氣，後悔不已的怪樣，眞把我們的肚皮笑痛了。

保加利亞首都蘇菲亞天主教堂之一



保加利亞之利佑亞潛修院為該國名勝之一



保加利亞首都蘇菲亞之市街

評徐速「星」書

好大的口氣 好厚的臉皮

看了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寫作經過」，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使我感到滿意的，倒是關於戰場的描寫，這並不是因爲我有實地經驗，而是我在避重就輕的將故事情節帶到大戰場的小戰鬪，這個小戰鬪完全合乎基本戰術的一個連隊的作戰程序，可惜一般讀者並不能欣賞這些。有一次旅遊台灣，一位在鳳山官校當教官的同學向我說：「我教戰術時就利用你這段描寫做教材，學生們很快就明白了。」其實，這個方式從前我也領教過，我的戰術教官就要我精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托翁不但是傑出的文學家，他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戰略家。如果將來有機會，也想將我胸中的「十萬甲兵」寫出來過下癮，庶不負三年寒窗，萬里從戎。

談到生活體驗，每一個作家都在充分利用這個「優點」，當然，我也不例外……」

當我看完上面這一段文字之後，我不由得拍案大叫：「好大的口氣！」

我是科班出身的軍人，自問對軍事略懂一二；又會親身經驗過抗日與戡亂兩大戰爭，轉戰湘、鄂、贛、魯、豫、皖、蘇、浙八個省，參加大小戰鬪數十次，自問對戰場情形相當熟習。今見徐速以描寫戰場而「自感滿意」，對他的名作「星星月亮太陽」，雖然在百忙中也耐下性子看了一次。

當我看了「星」書中的戰場描寫之後，又不由得拍案大罵：「好厚的臉皮！」

一、外行充內行：

「星」書對戰場實況的描寫，所佔篇幅很少，只有第四十七節（由二六七頁至二七四頁，舊版下同），共八頁不足，實在字數亦不足四千。可是，在這四千字裏面，處處如「高山滾鼓」，事事「自暴其拙」。整節文字，只有兩句話是一個軍人口中說出來的，其餘全是老百姓說的外行話。不但對戰場實況一點不懂，連起碼的軍事常識也一竅不通；對「一個連隊的作戰程序」，不但與「基本戰術」根本不合，簡直荒唐透頂！連一個行伍出身的老兵，受過軍士訓練的小班長，也不會外行到這個樣子。虧他有膽說出鳳山官校的戰術教官，用他「這段描寫做教材，學生很快就明白了」；更虧他有臉說「三年寒窗，萬里從戎」，胸中有「十萬甲兵」的大話。如果他眞的受過「三年軍事教育」的話，這三年是白費了；如果他眞個曾「萬里從戎」的話，這萬里路是白跑了；如果這是他「最感滿意的描寫」，「星」書中描寫得最糟的就是這一節；如果說這是作者的「生活體驗」，作者是一個根本沒有體驗過戰場生活的老百姓。

我這樣批評「星」書的作者，不但作者會不服氣，連讀者也不會信服。好吧！那就拿出事實來，讓我將「星」書四十七節這四千字的戰場描寫，逐點批駁，並希望作者提出答辯，本刊能讓出篇幅刊登。

二、故事人物不能成立：

徐速寫的戰鬪場面，是台兒莊會戰。台兒莊會戰時，我還在初中讀書；想必徐速也是一個初中學生，當然沒有親身參加過這場激烈的攻防戰。我雖然沒有參加這場戰爭，卻在寫「抗日名將關麟徵」時，親自訪問過指揮這場戰爭攻擊部隊的主將關麟徵，在拙著「抗」書十三節「戰術一新火攻赤柴寇，殲敵三萬血洗台兒莊」一文中，瞭解池峯城師如何守台兒莊，關麟徵率部如何攻台兒莊外圍敵人的全盤經過。在這場戰爭中，無論主戰場與副戰場，壓根兒就沒有游擊隊參加過戰鬪，更莫說是蘇亞南這種年輕的游擊女兵上戰場打陣地戰了。

再進一步說，一個年輕如蘇亞南這樣的女孩子，率領部隊衝鋒陷陣

實自稱，究其實，與「天方夜譚」、「聊齋誌異」的荒謬不相上下。

因此，在作戰實況來說，這個「大戰場的小戰鬪」故事，根本就不可能發生。這與寫都市傳奇小說的人，說一個在街邊討飯的女乞丐，大搖大擺去參加港督府的園遊會是一樣的荒謬。

徐速在「星」書中所寫的戰鬪場面，是典型的陣地攻防戰，有砲戰、槍戰、白刃戰。而書中男女主角參加這次戰鬪，同是轉戰千里，一個是以老百姓身份去找愛人碰上的；一個是以游擊隊員身份參加的。抗戰初期，在東北、華北只有馬占山與趙老太太的游擊隊；在華中、華東、華南一帶的游擊隊，其組成都是武漢失守之後的事。而且是以鄉、區、縣或省縣的邊區爲活動地，絕對沒有如「星」書所說能轉戰千里，移防數省的。像「星」書所說那種游擊部隊的情形，那是戴笠先生指揮節制的兩支敵後部隊，一是忠義救國軍；一是別働軍。這兩支有組織、有規模的敵後游擊隊，我都幹過，我曾在別働軍二縱隊楊遇春先生（現在台灣）任指揮官時，擔任過指揮部的參謀與四支隊第三大隊長職。部隊的組成均在抗戰後期，任務是以襲擊、擾亂、破壞爲主，避免與日軍打陣地戰。女知識青年隊員的確有不少，但她們的工作僅限於文娛、醫護、宣傳。在這樣強大的敵後部隊中，就從未有過像蘇亞南這樣的女青年帶隊持槍，上第一線作陣地戰的事例。

因此，「星」書中的人物故事，從八年抗戰的史實看，根本不可能成立，是脫離現實的虛幻構思。作者竟說這是反映時代的寫實之作，其膽子之大，臉皮之厚，考之中國文壇，乃前無古人，亦可能後無來者。如果說這種小說也能稱之爲寫實的文藝作品，則所有的武俠、神怪小說，都可稱爲寫實的文藝作品。

以上我根據史實推翻了「星」書的故事人物；以下我要根據「星」書作者「最滿意的戰場描寫」，指出作者根本不懂軍事的荒謬表現。

三、沒有參加過抗日戰爭：

徐速自稱對戰場描寫很感滿意，是因爲他有實地經驗。從以下的描寫看來，在八年神聖抗戰中，他是一個從未上過戰場的「逃兵」。請看「星」書二六八頁，他將日軍的攻擊，說在「黃昏與拂曉前」。這與抗戰實況適得其反。

凡是參加過對日戰爭的人，都知道制空權操在日軍手上；日軍火力也優越過我軍數倍。因此日軍的攻擊戰術，就是憑藉空軍與砲火的優勢，放肆大膽的在日間進行。按照「飛機炸、重砲轟，再在機槍與迫擊砲的制壓下，或在坦克車的掩護下，發起衝鋒」。這種攻擊部署，在抗戰的初、中期，甚至後期，可說千篇一律，始終未變。因此，八年抗戰，

戰場描寫

張贛萍

再看「星」書二六九頁日軍的攻擊情形，飛機沒有出動，連飛機聲也沒有聽到，只在「曙光」中看到兩顆信號彈發出，接着便是砲聲與槍聲；在槍砲聲中不過喝一口酒，談幾句話的時間，日軍便在坦克車的掩護下，衝到陣地前面來了。

凡會與日軍作過戰的人都知道，日軍衝鋒是在火力戰之後，直到用轟炸、砲擊，將我軍砲火制壓，陣地摧毀得七零八落了，才會發起衝鋒。翻遍抗戰史，也難找出「星」書中所述這樣的攻防戰。更可笑的是，徐速的「實地經驗描寫」，我軍陣地上竟不見落下一顆敵人的砲彈、沒有摧毀過一處工事；而我軍的砲聲又正在還擊，槍聲緊密中，日軍便衝鋒了。抗戰史上那有這樣「輕鬆」的攻防戰？

四、不懂戰術戰鬥：

徐速在「寫作經過」中滿有自信的說：「這個小戰鬥完全合乎基本戰術的一個連隊的作戰程序」。看他在該書四十七節所寫的，不但對戰術一竅不通；對一個步兵連的防禦戰鬥，連皮毛也不懂。請看以下的事實：

(一)李志忠這個連是奉命去增防一個山頭陣地，這個山頭陣地上原有守軍，已經「傷亡大半」（二六八頁）。而當面的敵人，又要馬上發動攻勢，這眞是救兵如救火。在戰場實況之下，李志忠在電話或傳令兵口中受領任務之後，便應該率隊跑步進入陣地，搶時間配備，修補工事才對。可是徐速是如何寫的呢？「……李志忠將隊伍安排在路旁坐好，他帶着兩個士兵，趕到村子裏開會備戰，大約半個小時，李志忠就匆匆趕回來，和他的幹部低聲的商量了一會，就帶着部隊繞過村莊，向一個小高地出發。」如此慢條斯理，「開會商量」去了半小時以上；上了陣地又「從容不迫」佈置……。對「打仗打時間」的概念根本沒有，還談什麼基本戰術？在基本戰術上，在這樣情況緊迫之下，一個連長無論是向上受領任務，或對下指示任務，由於任務單純，都是三言兩語的命令，那裏會用「開會」「商量」？敵我接觸上了，就是軍、師、團、營的指揮，也只有用電話、口頭、筆記的簡切命令，決不會在砲火間歇中召開會議。

(二)李志忠去增援山頭陣地，當然是一個步兵連，但從「矮胖班長帶四五個人在修理重機槍的座台」這句話，可見李志忠帶的是一個加强連，另配屬有重機槍班。但是，在徐速筆下這個連從受命、出發、接防、佈防、正式交鋒，直至李志忠陣亡之後的整個「作戰程序」中，卻不見有連附與排長出現過。尤其是敵人衝鋒之後的陣地肉搏戰，既不聞這個連的傷亡慘重報告，又不見三個排長指揮作戰，打來打去是李志忠、矮胖班長、徐堅白這三個人。比這更可笑的是，李志忠這個連長，從未指揮過士兵拚殺，便獨自個跳出工事與日兵拚刺刀去了。請問：三個排的官兵那裏去了？連長有這樣指揮作戰的嗎？如果眞是如此的話，李志忠這種匹夫之勇的飯桶連長，陣亡了還應該把屍體拖下來打三百板屁股，再罵他一句「該死」！

五、沒有見過野戰工事：

從「星」書的戰場描寫，我發現徐速不但沒有帶兵作過戰，

「星」書二六九頁「我忍耐着興奮的心情，推開掩蔽部的窗戶」。這就是沒有上過第一線作戰或參觀陣地的證明。徐速可能在大後方一些國防工事裏，看到過掩蔽部的「窗戶」。於是，便在臨時構築的野戰工事裏用上了。殊不知野戰工事的掩蔽部只有「槍眼」，縱有窗，又何來戶？任何一處野戰工事的「窗」，都不可能做上一扉窗門的。

六、毫無軍事常識：

軍人罵人，罵得最刻薄，最損對方自尊的，不是「三字經」，也不是「祖宗十八代」，而是「你簡直是老百姓！」因為「老百姓」，便代替了此人連軍事常識都沒有。想我出言無狀，自稱「胸中有十萬兵甲」的徐速，也是一個不懂軍事的「老百姓」。因為他連行伍軍人應該具備的常識也很欠缺，他在「星」書四十七節中所寫有關「軍人語言」的辭句，全部是老百姓的語言。請看：

(一)軍人說話只有「防守、駐防、佈防」。「星」書二六八頁「有一個連把守着」。「把守」是老百姓的語言。(二)重機槍分槍身、腳架、子彈帶三大部份。「星」書卻說「班長帶着四五個人正在掩蔽部裏修理重機槍的座台」。重機槍何來「座台」？(三)「我握着槍柄，槍身的震動和心頭的顫動，一樣劇烈的跳動起來。」（二七三頁）不管他所握的是輕機槍或步槍，其震力是「後座力」，不是「槍身震動」。(四)「我抬起一挺輕機槍，找到了一個小小的墳堡，向進攻的敵人射擊過去。」不知道「墳堡」是指何物？軍語中絕對沒有「墳堡」這句術語，老百姓口中也沒有「墳堡」這樣的辭語，這才是徐速「創作」出來的專有名詞，那就解釋為「墳墓的堡壘」吧？(五)整節只有兩句軍語是用對了的。「先打點放，然後發現重要的目標，再連續放。」（二七三頁）遺憾的是他只說對一半，另一半又大錯特錯。「點放」與「連續放」是道地的軍語，錯就錯在中間這句。因為我國堅苦抗戰，訓練士兵即注重節省子彈，要求射擊紀律，不准亂放槍。輕機槍的射擊分「點放」、「連續點放」、「掃射」三種。對個別目標「點放」；對分散或重要目標「連續點放」；將「掃射」說成「連續放」是可以的，但「連續放」只是對「密集目標」，不是「重要目標」。重要目標是指敵人的指揮官，那也只需「點放」或「連續點放」便可解決。惟有發現敵人的密集隊伍，那才是用「連續放」的時機。由此又可見，徐速對於「射擊紀律」也是一知半解。並且，這句話在用字上也有很大的毛病，「然後發現重要目標」；應該改為「等到（或如果）發現重要目標」才對。

七、莫名其妙的描寫：

走筆至此，回顧前文，不禁瞠目！因為徐速是要替魯迅的文章「動手術」的「名家」（見「當文」四十八期：「第六，愧不敢當」），我這個大老粗的半桶水，竟替「名家」徐速的文章動起手術來了。這算什麼呢？我說他是「口氣大，臉皮厚」。那麼，我就算是「膽子大的冒失鬼」吧？

不過，既然替「名家」的文章改了一句，「狂妄」之罵名已不可免，那就索性多改幾句吧！據徐速說，「星」書是經過「修了又修，改了又改」的。不像我張某人那些粗糙的單行本，連自己校對一次的工夫也沒有。照理，「星」

書應該沒有錯漏或不通的地方才對。可是，單是四十七節這四千字的戰場描寫，整個不通已如上述，詞句不通的地方也很多，除了我已經替他動過手術的那一句話之外，還有二七二頁：(一)「他也挺着一隻刺刀衝上去。」這句話我相信軍人看了要「笑掉大牙」，一般讀者也會感到「一頭霧水」吧？「挺着」與「一隻刺刀」是何所指呢？看至此我又不禁手癢，要替大作家動手術了，應該改爲「他也拿着上了刺刀的槍衝上去」！

(二)同頁「連長陣亡了（按：是被敵人用刺刀殺死的）！矮胖子班長迅速將機關槍讓給身邊的射手，拿着步槍……」這一段話，毛病百出，與戰場實況根本不相符。照徐速的記敍，這個矮胖子班長，是重機槍班的班長，射擊手並未傷亡，爲什麼要班長自己射擊？敵人已經衝到面前來了，連長也已跳出工事與敵人肉搏，這正是短兵相接，敵我難分的混戰場面，重機關槍根本無用武之地，班長還坐在重機槍後面幹麼？怎麼連長不下令部隊逆襲，卻在重機關槍射擊的時間，獨自跑出工事去與敵人拚刺刀？連長死在工事前面，班長還將重機槍交給射擊手，又是獨自拿起步槍衝殺，難道這個班長也不知道指揮士兵作戰，任由士兵躲在掩蔽部裏，獨自跳出工事拚命嗎？這是什麼幹部？這是什麼戰鬬？這句話應該改爲：「連長陣亡了，矮胖子班長下令出擊！拿着步槍，上好刺刀，身先士卒衝向前去（或衝了出去）」才對。

八、因爲不懂，所以不通：

一節四千字的戰場描寫文字中，竟會有這樣多的地方不通，這是什麼原因？答案是因爲作者不懂軍事，冒充內行，不但不敢大寫戰爭場面，就是寫這一節「大戰場的小戰鬬」——一個步兵連的作戰情況，也寫得謬誤百出，笑話連篇，他還自鳴得意說是「得意之作」，認爲這是他「生活體驗的優點利用」。其膽大臉皮厚，竟有如此之甚者，能不叫我們這些丘八出身的人看了，要拍案驚奇！今日香港文壇的「名著」，原來是由這種狂人妄人塗出來的「胡說八道篇」！

徐速在抗戰時有沒有受過軍事訓練，我不敢武斷。（照以上所記，一個受過軍士（班長）訓練的人，甚至入伍（二等兵）訓練的人，也不會犯這些錯誤）。但我敢武斷的說，徐速決未上過戰場，更沒有指揮部隊打過陣地戰。因此才會連對戰工事的掩蔽部，也未能「親自體驗」。那麼，他憑什麼寫出這一節似乎是非寫不可的戰鬬場面呢？再看下去，便可找出答案了。

「星」書二七三至二七四頁寫道：

「你看！」矮胖子班長拍一拍我的手臂，驚奇的說：「有一個女人，女同志也衝上去！」我順着他手指的方向，果然看到一個頭髮卷曲的女人，舉起手槍，低着腰招呼他們的同伴。我清楚的看到她的輪廓和姿態，一剎那間，我丟下了機槍，大聲的喊起來：「亞南！」果然是亞南轉過臉來。「等一等！亞南！」我不顧一切的向前衝去。「做甚麼？」矮胖子班長慌忙拉住我，我用盡渾身氣力掙開他的手臂。只聽他在後面喊叫着：「徐同志！姿勢低一點……」忽然一陣濃密的槍聲向我身邊掃射過來，我機警的臥在地上，看見亞南在一團濃煙中倒下去。「亞南！」我趁着掃射的空隙，又爬起來向濃煙中衝去，只覺得背後好像有人用木棍向我腰際猛擊一下，我被石頭絆倒了。「堅白！你！……」我看到亞南蒼白的臉，瞪着眼睛在血泊中向我爬過來。「亞南！」我也拼命的向前爬行幾步，看到亞南突然站起，向我身邊撲過來，但是，她好像是一個醉漢，搖晃了幾下又倒下去。眼看着我們的距離只有幾數碼了（按：原文如此），我用盡僅有的一點氣力再向前爬行兩步，剛剛觸到亞南的指尖；忽然，火光一亮，接着是一片劇烈的響聲。我只覺得眼前一黑，四肢麻木，耳邊還聽到亞南的慘叫：「徐……」這聲音越響越遠了，連槍聲也越來越沉寂了。我漸漸失去了知覺。

從這段話看來，徐速的「戰鬬生活」，可能是坐在香港有冷氣的電影院裏「體驗」出來的。所以他只能寫個別的戰鬬鏡頭（一個連沒有三個排的戰鬬）。把這些鏡頭一一串連起來，便文不成章，毛病百出了。更有三點有力的證據，證明徐速的軍事知識，是從銀幕上學來的。

(一)「一個頭髮鬈曲的女人，舉起手槍……」這個女人毫無疑問是電過頭髮的。請問今日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在我國抗戰期中，都市中電頭髮的女人就不多，何況蘇亞南這樣一個富於革命性的戰鬬女子，而且在膠東、太行山區打了一年多的游擊，怎麼會電了頭髮出現戰場？這樣的鏡頭，除了香港的電影銀幕上可以見到，就是抗戰時的國產電影，也是少見的。

(二)機槍掃射到的地方，只會揚起塵土，決不會冒出濃烟；砲彈的彈着點，才會有烟塵冒起。他將銀幕上揚起的灰塵，看成濃烟。

(三)「眼看我們的距離只有幾數碼了（按：我國軍隊對距離的計算，是以公尺計，不用碼數計。）我用盡僅有的一點氣力，努力再向前爬行兩步，剛剛觸到亞南的指尖；忽然，火光一亮，接着是一片劇烈的響聲……」這是電影中慣用的「悲劇鏡頭」。照徐速寫「星」書的時間算，這個鏡頭，正是格力哥利柏與珍妮花鍾士兩人演「太陽浴血記」的時候，表演得最感人的一個鏡頭。大概被徐速「體驗」到了，便把這鏡頭「借」用在「星」書上，作爲他的「戰場經驗」了。

九、嗚呼哀哉，罪該萬死：

「星」書其他部份，因有姚雪垠「春暖花開的時候」作範本，雖然也有胡鬧的地方，尚不太離譜，惟有「春」書所無——而是眞正出於徐速「創作」的作戰部份，從頭到尾都是不忍卒睹的胡言亂語。像這樣毫無眞實感的描寫，難怪「一般讀者並不欣賞」了。

我在拙著「彈雨餘生述」中說過，任何一種行業的人，都可以在口頭上冒

充一下「內行」，惟有軍人是不能假冒的。因爲軍人無論穿衣、吃飯、行、坐、站立、說話、舉手投足之間，都與一般人不同；尤其是上操場與戰場，一個沒有受過軍事訓練，沒有實戰經驗的人，一出場便要「露底」。像徐速所露的「底」，我敢說，他縱然不是「老百姓」，也是一個從未上過戰場的「半吊子軍人」，所以才會寫出這種胡鬧的戰場景況，讓我們出身軍人的看了不禁要又笑又罵——笑他無知、罵他膽大臉皮厚！像這樣的「文學家兼戰略家」，他胸中不是「十萬甲兵」，乃是「十萬甲蟲、螞蟻」。如果他「將來有機會」再寫以戰場爲背景的小說，也應該從頭受訓，再過一次「三年寒窗，萬里從戎」的軍隊生活。

最使人反感的是，他公然有膽有臉說「鳳山官校一個做教官的同學，利用他這一段描寫做教材，學生們很快就明白了。」如果眞有其人其事（不是朋友見面的客氣話），政府應該查究，將此教官撤職。像這樣無知的教官，用這種不通的東西作教材去教軍校學生，怎麼能夠上戰場作戰呢？眞是誤盡蒼生，罪該萬死！

寫至此，爲我們的「名作家與名作品」；爲我們的「戰術教官」，均只有放聲一哭！

春暖花開的時候 星星月亮太陽 比較談

【六】

齊文简

幾個配角人物的比較

星書中的「女性三型」，以及七拼八湊的男主角，都和春書中的「模特兒」逐一比較過了。現在再把兩書中的幾個重要配角比較一下。

一、羅香齋和徐父

羅香齋是羅蘭的父親，他是當地極有名望的大地主和大紳士。他讀過不少線裝書，所以一腦子都是守舊的思想。由於思想、見解的差異，會和羅蘭兄妹起過不少爭執；對於她們參加「抗戰講習班」一事，更是極端反對，形成一種尖銳的「父子鬪爭」。最後，因爲婚姻問題，迫得羅蘭憤而離開家庭。姚雪垠對於他的描寫是這樣的：

「地主羅香齋在縣城裏是一位老派紳士，操守廉潔，作事情很有魄力：……爲着種種見解的出入，父子間不斷的發生衝突。」（五頁）

『……我早就知道了地方上對你們作的事情謠言紛紛，責備我不加管教。今天還有人來告訴我說，你們在鄉下宣傳，在街頭演戲，男女混雜，一班老先生人人切齒：……不准你打斷我的話！』羅香齋嚴厲的喝了一聲，左邊鬢角因激怒而突現的一條青筋緊張的跳了幾跳。」（一五二頁）

「『我家世代書香，自你曾祖父以來都是父慈子孝，我不願意到我的兒女身上敗了家風，貽笑於人……』（一五六頁）

徐堅白的父親，也是一位守舊的鄉紳。星書的「主要人物表」會這樣介紹：「正直、固執、忠實於舊社會傳統思想的土紳。」

既說是「忠實於舊社會傳統思想」，自然和羅香齋一樣反對兒女們違反舊禮教的各種活動。所以他反對徐堅白和朱蘭的自由戀愛，而堅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婚姻——也就是徐堅白和馬秋明自幼定下的親事。

「於是，許多蜚言流語在我們村子裏傳開了：……一進門，母親立即叫我到他們的房裏去；並且把房門關好；要我規規矩矩的站在一旁。父親扳着鐵青的話，手裏拿着一根馬鞭子，」（第八頁）

「『不長進的東西！』父親忽然憤怒地舉起鞭子，照我的頭上抽下來；」（第九頁）

「『母親似乎嘆了一口氣：『我知道阿蘭是一個清白的姑娘，你也是書香人家的子弟，』」（第一一頁）

「我想了一會，總算懂得一點母親的意思，她大概是怕我影響了家庭的聲望，父親的社會地位。」（一二頁）

「他（徐父）對於弟妹們荒廢學業的遊行罷課，卻表示大大的不滿。」（二〇三頁）

我們從上面所引的若干文字中，可以知道徐堅白的父親和羅蘭的父親，都是同一類型的「守舊鄉紳」。他們都以「書香門第」自我標榜，又都擁有相當的「社會地位」，不願讓兒女參加「遊行罷課」，以免「影響家庭的聲望」和自己的「社會地位」。同時，他們雖然不滿意兒女們的胡鬧，卻仍對他們非常關心，有時不惜用柔情去打動他們：

春：「……『蘭，你看，你比從前瘦得多了。你縱然不爲自己愛惜身體，也應該爲我這個桑榆暮景的老頭子愛惜身體才是。你看我這兩鬢，比去年白得多了。蘭，你還是回家來吧。』（一五六頁）

星：「父親在信上對往事一字不提，只是很關心我的生活狀況，最近正籌劃一筆款子寄

來。母親表示愛子心切，對過去的處置，懊悔莫及。她的信文也寫得沉痛極了：：最後她也學着新文學的口吻說：「原諒我們吧！愛兒！媽媽老了！半生心血，一眶酸淚，唯默禱上蒼，佑我愛子……」（二〇一至二〇二頁）

儘管星書作者把寫信的人，變成了徐堅白的母親，但是那種向兒女低聲懇求的語氣，卻和羅蘭的父親如出一轍。這種「摹擬」的痕迹，又怎能逃過明眼人的眼睛？

春書中「父與子的鬬爭」，是作者所著力描寫的重點之一。他客觀而又冷靜地剖析了兩代之間的矛盾心理，和構成他們彼此衝突的原因；對這位注定將被時代淘汰的人物——羅香齋，寄以相當同情。我相信許多年齡、地位、遭遇和他相同的讀書人，讀到這裏，一定倍感親切。因爲這個人物，不是憑空揑造的一般小說人物，而是社會上一些眞實人物的寫照！但是，星書裏的徐父，卻被作者用簡單的幾筆潦草帶過；因而予人的印象是一片模糊，更談不上什麼感人的力量。不過，假如我們能先讀一讀春書，把羅香齋的形象裝進腦海作基礎，然後再讀徐父這個人物時，便可以得到完整的概念了。

二、楊琦和沈超

楊琦在春書中是幾個次要人物之一，作者把他安排成羅蘭情感轉變後的愛人，是一位熱情、純潔的青年畫家。他的性情比較衝動，常常愛發牛脾氣，書中多次描寫到他的衝動：

『非演不可！』楊琦也極其興奮的附和說。『沒有經費我們募捐，捐不來我自己去借，戲非演不可！羅明，你去找縣長，頭割掉是爲了抗戰！』（春二二七頁）

「楊琦望望張克非又望望羅明，用拳頭向桌子上猛力一捶，大聲說道：「戰教團不能走，我們的講習班也不能解散！我們要鬬爭！要堅決的同他們鬬爭下去！』「你吵什麼？』羅明皺着眉頭說。「你慢慢的談一談你的意見好不好？』「我沒有別的意見，我的意見就是不接受他們的命令，同他們堅決的進行鬬爭！』楊琦第二次又往桌子上捶了一拳，繼續叫着：「頭可斷，血可流，但救國的工作非有不可！違反民族利益的命令，不接受！』「我就怕你這個炸彈！』羅明諷刺說。「我考慮問題已經夠感情用事了，你簡直更衝動得不像話了。別吵啦，我們平心靜氣的商量一個對策吧！』（春四〇一至四〇二頁）

這是楊琦「情感衝動」的例子，也正因如此，他才顯得那麼熱情、單純、可愛和充滿藝術家的氣質。而且每當他生氣或對現實環境不滿的時候，總是這樣說：

「反正我決心離開這地方，到前線上吸一口新鮮空氣！』（春二二九頁）

這樣賭氣的話，使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由此更可看出他非常嚮往前線生活，也希望將來打游擊。他曾對羅蘭這樣說：

「等敵人來到時咱們一道打游擊去。』……「你願不願將來跟俺們一道打游擊？有點兒捨不得家庭吧？』（春一〇四頁）

在星書中，我們也可以找到一位這樣衝動、急躁、生氣勃勃的青年，他就是沈超。作者曾這樣描寫他：

「『說！究竟爲什麼？』性情急躁的沈超，用力搖動着我的肩頭。」（星二六頁）

『走？』沈超拍着桌子氣洶洶的喊起來：『不行！我們不是貪生怕死的人。』（星二二六頁）

『還要走！』沈超忍不住跳起來說：『我們是爲了活命來逃難的嗎？你們怕死要走，你們走吧！我明天就要到軍隊裏。』「不是這個意思！』盡南咬着嘴唇，忍住激動的情緒：「我們要從長計議，不能憑一時血氣之勇。』……沈超立即和張幼華爭辯起來，楊子要拉着他們坐下來，向忠南說：「我們先聽聽你的意見。』」（星二三一頁）

這些描述，和春書中楊琦、羅明、張克非三人爭辯時的情形，非常相像。沈超一味「發脾氣」，和楊琦反對「離開當地」的衝動情形一樣；蘇亞南和張幼華則較冷靜，不住地在一旁勸解，簡直是分擔了羅明和張克非兩個角色。在那次爭辯中，張幼華的態度，很像春書中的張克非。例如：

春：『爲演戲犯不着同地方當局正面衝突，』……張克非聲調沉重的說：「環境不是一拳可以打開的；工作不是勉強可以爭取的。我的辦法不是退讓，而是韌性的戰鬬；……要沒有耐性，不能擔受打擊，就乾脆別想在地方上工作。』（二二八頁）

星：『那麼我們來商量今後的行動。』張幼華還是遲緩的態度，慢吞吞的說：『我不贊成盲動、衝動的傻勁。但是，我可以聲明一句話，我絕不怕死！』（二三頁）

此外，沈超還和楊琦同樣希望直接參加戰鬬：

『那時候我要組織游擊隊，拿起槍桿，眞正的保衛家鄉。』沈超挺起胸脯，好像要對張幼華示威似的：「老張！你呢！』」（星二三二頁）

「只有沈超是精神百倍，打開車窗，指着隱隱的山巒對我說：「堅白！你看，有一天我會在山頭上架着機關槍，給日本兵點名呢！』『你眞決心去參加戰隊麼？」我問。「當然！上帝似乎注定了我的命運。』」（星二三三至二三四頁）

儘管沈超也和楊琦一樣渴望着到前線直接參加戰鬬，而且也被作者把他送到了前線，最令人不解的是爲什麼讓他在一次根本不會發生的空襲中，無端的被炸慘死（見比較談之一末段）？爲什麼不使他有代價的爲國犧牲？難道是由於春書中的楊琦尚未眞正參加戰鬬而不便擅自安排麼？

其他如：張克非之與張幼華；王材娃之與李志忠；馮永青之與「老尼姑」；「小貓」之與「小雨點」；羅蘭的姑母之與馬秋明的表姨媽；在這些人的身上，都可以找出若干相似的地方。但因他們的分量太輕了，所以不值得浪費我們的寶貴篇幅。不過其中也有一個特殊人物，雖然着墨不多，但卻重要無比，也可以說居於全書的關鍵地位，非把他鄭重提出來談談不可。這個人物，就是神出鬼沒的「特務工作者」歐伯雄。

三、歐伯雄這個人

歐伯雄這個人物是嶄新的，完全是作者自己「獨出心裁」創造的。可惜一個靠着拐杖才能舉步的人，丟掉拐杖便寸步難行；一個初學寫字的幼童，描着「紅字」也能寫得似模似樣，可是一寫「跳格」便一塌糊塗了！不幸，星書作者塑造人物的情形正是如此！

姚雪垠在春書中沒有正式寫過特務人員，對兩個搗亂會場的小特務，也只是一筆帶過，所以這類「模型」在春書中找不出來。於是星書中這個歐伯雄，便被寫成無所不能的「占士邦」了。

歐伯雄在星書中正式出現過三次：

第一次是在北平，他以皮貨商人的身分，接待

了內姪女小雨點和她的一班同學。小雨點和楊子雲除夕之夜，在他主持之下訂了婚。這次是以普通商人的身分出現的。

第二次是在天津，在主持過小雨點、楊子雲的婚禮之後，中日之戰忽然在蘆溝橋爆發。這時歐伯雄露出了「地下工作者」的身分，拿了六張船票，讓他們繞道青島南下。理由是：「你們將來都是國家有用的人才，國家還有更重要工作等着你們！」

第三次是在長沙，受了亞南之託，用「瞞天過海」的辦法，騙徐堅白跟着楊子雲夫婦，飛往昆明。離開昆明之後，便未再出現過。勝利後由歐太太和蘇亞南兩次證明，他在濟南被捕犧牲了。

這個人的事雖不多，漏洞卻不少，現在分析如下：

第一次出現，無事可記，且看第二次：

「離開這裏，離開北方戰場，到南方去！」歐伯雄扳着面孔，瞪着烱烱發光的眼睛。他揮着手，斬釘截鐵的說：「走！」……「不錯！在你們青年人的眼中，我是商人，一個唯利是圖的商人。但是，我告訴你們，我天天也在日本軍閥的頭上打算盤……」……「下策！」歐伯雄輕蔑的笑起來，伸手在他長衫的口袋裏摸出一件沉甸甸的東西：「下策是我們這樣人幹的；」……歐伯雄卻從容的站起來，將窗幔拉上。回轉身，慢慢的才從紙袋裏掏出一隻手槍，他厲聲的對我們說：「現在我代表國家來命令你們，離開這裏，這裏不是你們犧牲的地方！」……「你們天天在街上遊行，我們在地下監視日本間諜的行動。」歐伯雄疾快的將槍放在口袋裏。卻將紙袋交給亞南：「這裏面是一筆錢和六張到青島去的船票，請你收下來！」……「蘆溝橋的電報，我們比號外還早接到幾個鐘頭，在這個時間內，我爲你們一切都準備好了。」（星二二六至二二七頁）

第二次出現時的情形，有這些記述：

「知道！」歐伯雄眨一眨眼，微笑着說：「我連他（指徐）怎樣病了都很清楚，這次來也爲着這些」……「小伙子（指徐）！眞棒，想不到你這樣勇敢……我們還是在同一戰場拼命的呢！也巧，也不算巧！我還是爲着公事去調查醫院裏的情形，在你住的那個紅十字醫院裏的名册上，看到你的名字」……「你和她（朱蘭）的情形，是另一位護士小姐黃慧英告訴我的。而且我還看到你的信。」「那麼你知不知道亞南的消息？」……「知道，我就是從她那裏來，等些時還要回到她那裏去。」（星三八四至三八五頁）

「歐伯雄也穿上軍服，領上有一顆閃爍的金星，到現在我們才明白他眞正的身份。」（星三九三頁）此後，再也看不到他出現了。

筆者對於特務工作雖是外行，卻認識幾個內行朋友，他們也負過獨當一面的重任，至少算得上二號人物；他們認爲「星」書作者對歐伯雄的一切安排，完全是閉門造車，不可能存在的。其中的漏洞如下：

一、歐伯雄究竟是什麼身分？

歐伯雄是個特務工作者，這是人人都能看出來的。但特務人物的任務，職別也有許多種，歐伯雄第二次出現時，像是北平區的負責人，但那場「手槍」表演卻毫無大將風度，完全像個小嘍囉。軍中「調查室」是抗戰中期才建立的，歐伯雄沒有理由參加台兒莊會戰；縱令參加也不會自己到紅十字醫院去調查，更沒有功夫注意雞毛蒜皮般的男女間的瑣事。據蘇亞南事後補述說：

「歐伯雄也在濟南做地下工作，所以我請他想辦法送你們到後方去！」「原來如此！」我想起歐伯雄突然而來的往事。（星三五三頁）

「嗯！他（指歐）死得很壯烈，當出事的時候，我也請人想法來營救他，可是都沒有成功，」亞南嘆息的說：『後來我們俘虜了一個日本軍官，從在他身上找到歐伯雄一點遺物，我保存了幾年，想到再不該隱瞞他了（此句頗費解），我才寫一封信給歐太太！』（星四五五頁）

原來歐伯雄突然在長沙出現，帶着徐堅白等飛往昆明，是蘇亞南派他去的！歐伯雄在濟南做地下工作已經不合理了（那時濟南的地位並不重要），但既在那裏負責，怎能隨便擅自離開？自淪陷的濟南到長沙、昆明一次往返，那需要多少時間？多少周折？而唯一的任務，只是爲了一個「大情人」的安全！而且他對徐堅白的「一切都瞭如指掌」（星三五五頁），他「連他怎樣病了都很清楚」？似乎他的任務只是關心徐堅白，整個特務組織，也都是爲了替徐堅白服務而設立！這豈不是大笑話？他的身分，一會兒是頭子，一會兒是嘍囉；工作地區則又忽兒後方，忽兒軍中，忽兒敵後；相信中國的「特工」史中，絕對找不出這樣的例子來！

二、搶救淪陷區青年問題

在抗戰開始時，政府並沒有一套搶救陷區青年的計劃。勉强說一點，也只是「西南聯大」的內遷。據當時身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博士，在「西潮」一六二頁中說：

「與北方三個大學有關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議學校內遷的計劃。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天津的南開大學從北方撤退，而在長沙成立聯合大學。」

「聯合大學在長沙成立以後，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學生都陸續來了。有的是從天津搭英國輪船先到香港，然後再搭飛機或粵漢路火車來的，有的則由北平搭平漢路車先到漢口，然後轉粵漢路到長沙。幾星期之內，大概就有兩百名教授和一千多名學生齊集在長沙聖經學校了。」（西潮一六三頁）

聯大的一千多人，只是陷區千萬青年九牛之一毛，而且也不是政府搶救的。所以大批青年都自動地湧往後方，武漢、西安的「戰幹團」便是因此而設的。特務機關無論是「軍統」、「中統」，都不管這項工作（因爲不是它們的職權範圍）。歐伯雄以私人身分，資助內姪女和她的同學逃往後方是可以的，但決不會不知天高地厚地說出這樣的話：「現在我代表國家來命令你們，離開這裏，這裏不是你們犧牲的地方！」和「亞南同志！我現在代表國家託付你這件事……如果得不到相當代價，絕不能叫他們輕易流血、犧牲。」（二二七頁）單聽這些話，好像他自己是教育部部長似的；眞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歐伯雄對徐堅白再三照顧，認爲他是「有用人才」，可是我們的「大情人」對國家又有什麼了不起的貢獻呢？

三、歐伯雄被捕的必然性

歐伯雄的結局是被日軍處死的，照他過去的行跡看來，這種人在淪陷區做地下工作，當然是非死不可！因爲這個人太喜歡「招搖」：第一、在平津地區那種環境之下，還用手槍自炫身分。第二、由淪陷區千辛萬苦溜到後方，居然敢公然穿上軍服掛出少將領章。而且並不是留在後方不再回去。用這樣的冒失鬼作地下工作，自然非「暴露」身分被敵人破獲不可！其實歐伯雄即令不被敵人殺害，也要被他的上級槍斃，罪名是：「擅離職守，假公濟私，聽命蘇亞南，效忠徐堅白！」

其他不合理之處還很多，讀者可以舉一反三，用不着筆者爲一個「出士邦人物」浪費筆墨！就此收住罷。（下次接談兩書「相似的情節和相似的文字」。

教師爺的下場

教師爺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及籍貫；因在京劇「打漁殺家」中，人人均以「教師爺」呼之，乃以爲號焉。所以賣油郎也只好稱之爲教師爺。話說教師爺投身丁府，幸得丁郎貴眼識鷹熊，聘他爲家丁總教頭。原來那丁郎是個地方惡霸，仗着朝中有人，又結交地方官呂子秋，因而欺壓良民，無惡不作。那縣太爺也深懂「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的個中三昧，又想利用丁家的關係在朝中替他說些好話，好使自己的官運亨通；所以兩個壞蛋一拍即合，勾結起來，狼狽爲奸。而人民苦矣！

丁府的家丁共有四十餘人，教師爺因身居頭頭，一人之下，數十人之上，堂上一呼，堂下半百諾，每日端起架子，冒充大班，日子過得好不快活！當地有些愛好武藝的青年，聽說丁府教師爺受過名師傳授，有幾手「絕招」天下無敵；於是紛紛登門求教，有的人更出高價，希望學他兩手。

教師爺見錢眼開，來者不拒，每月所收學費高過丁府薪水。手中有了錢，生活便漸趨奢侈，每日酒肉徵逐，養得腦滿腸肥。

一天，徒弟回報，漁民蕭恩拒付漁稅並把徒弟打了一頓，要求師傅出馬。於是教師爺一怒帶了全班人馬，來到河下，向蕭恩硬討。那蕭恩本是一流好手，怎奈懷才不遇，只好帶着女兒流浪江湖，靠打魚渡日。當時正爲李俊、倪榮打了丁家家奴悶悶不樂，忽見教師爺帶了許多打手兇神惡煞般找上門來，只得陪着笑臉虛與委蛇。誰那知教師爺狗仗人勢，以爲自己人多，一個個年富力強；對方人單勢孤，年老可欺，那裏把他放在心上？口口聲聲「拿錢來」！蕭恩說了許多好話，他也不聽，最後竟要動武。蕭恩見他不可理喻，便準備給他一個教訓，於是向他領教「絕招」。那人虛有其表，其實是個大草包，那有什麼「絕招」？可是又不肯承認自己「水皮」。只見他左手叉腰，右腿微曲，右手伸出做成一個鴨頭姿勢，向蕭恩一「亮相」，揚揚得意地說：「這就是絕招——一把茶壺！」蕭恩看了嗤之以鼻。教師爺立刻向左一轉身，又擺出一個相反的姿勢，原來這絕招是「茶壺一把」！到了此時，蕭恩再也無法容忍了，於是一陣拳腳，打得眾家奴抱頭鼠竄，逼得「奴下奴」也不得不跪地求饒。賣油郎嘆曰：

一、一把茶壺是絕招，自誇武藝比天高；
誰知交手兩三下，夾起尾巴沒命逃！

二、仗勢欺人奴下奴，下驕上諂骨頭酥；
只消一棒當頭下，
頓使當堂虎變豬。

三、力鬪不成用勢壓，
贓官受賄苦刑加；
當時若肯公平斷，



想—當—年

「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想當年，率雄師百萬，踏破延安城闕；想當年，與周恩來葉劍英面對面地坐着談判，敲桌拍枱，多麼威風；想當年，在胭脂叢中打混，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不亦樂乎；想當年，「五花馬，千金裘」，先前可闊呢；想當年……

每想起當年，例必英姿煥發，瞻望前程，卻是山窮水盡，眞是「英雄氣短，美人遲暮」，這教人怎能不感慨萬千？感慨畢就是垂頭喪氣，嗚呼連聲。現實如此，未來如此，只好用「買烟仔呀」的腔調，唱其「要神氣嗎？想當年啦！」

想當年，本來是頗能過癮，甚值得飄飄然的事，可是偏偏那位不識趣的莎士比亞，卻大潑冷水，說什麼：「人生最痛苦的事，莫過對快樂生活的回憶」（大意），可眞掃興！

豈止我們這些曾經一度叱喝風雲的人物要想當年，連未莊的阿Q也要想當年——「先前闊」。連九斤老太太也要想當年，當年的「天氣沒有現在這般熱，豆子也沒有現在這般硬，總之現在的時世是不對了。」

想當年，想當年，二碗黃湯下肚就想當年，彷彿現在和未來，完全不值得正視，完全不值得提，「總之現在的時世就是不對了」。既不想探求不對的原因，也不願研究補救的辦法。整天只是緬懷已過去且永遠過去了的往事，想當年，老子如此這般，這般如此。

老年人去日良多，來日苦短，存在的目的只是等待一副楠木棺材，想想當年倒也沒有什麼所謂。反正他們的未來，是不會有什麼榮耀的日子了。

奇怪是倒是一些青年人，不去追求幻想的實現，卻以老叟老嫗爲學習榜樣，整天在那裏想當年。而他們的當年，倒不是「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只是讀小學時曾經當過班長，作過兒童領袖；只是讀初中時作文比賽曾得第一獎；只是十八九歲時，有一位姑娘曾向他丟過媚眼。

雖只如此，卻津津樂道，想起來也飄飄欲仙。認爲少時了了，大必定佳。總統也是領袖，兒童領袖除兒童二字不計，就是領袖。狀元也是第一名，除初中作文比賽不計，就是狀元才。至於有姑娘向自己丟媚眼嘛，古今除潘安之外，未見有第二人者，唯有自己確是潘安第二之貌。如此想當年，不亦悲哉？

莎士比亞的話倒是不錯的，假如你現在生活得比以前快樂，你絕不會念念不忘昔日的快樂。假如你以後的生活可能比以前快樂，你將是去幻想而不是去回憶。只有當你現在生活得不快樂，以後也沒可能得到快樂的時候，才會整日緬懷過去快樂的日子。做爲青年人灰心到無法忘懷小學時當班長，初中時作文

老了

藍海文

及後來毀約退稿，又發現被人抄襲盜印單行本的揭發經過，與登報道歉的連串是非。今因另一場是非的情勢所逼，為了證明我所說各節之眞實性，特將當年抄襲盜印人在星島日報、工商日報、明報同日刊出的「道歉啓事」，製版重刊於本期三十二頁。因當年抄襲盜印此書的人，今日在香港「撈」得很不錯了。為心存厚道，我只將其姓刊出，將其名字遮掩。好在知此事的人甚多，報紙合訂本上也可查出此廣告啓事，故不欲將這位仁兄的眞名實姓，一再拿來出洋相，以免妨碍他繼續「撈世界」之道，這樣「藏頭露尾」，只有請我們讀者原諒。

「勁草」苦難是非多

我為什麼要翻這老案，將此事舊話重提呢？

第一、我想藉此說明，有人抄我的小說，盜印我的著作，我都不為已甚，可以輕輕放過，為什麼對於抄襲他人作品的人，卻大張旗鼓，毫不留情的口誅筆伐？這是由於抄襲我的作品者能知錯認錯，當面求情，登報道歉，加上我這個人一輩子不願藉故出風頭，又是吃軟不吃硬的性格，因此將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對方是個強橫霸道的人，錯了不認，還要牙擦擦去傷損別人，我當然不會那樣便宜放過，非把他搞到身敗名裂不放手。

第二、這本苦難重重，是非多多的「勁草」，就以上所說的經過，已經是不同凡俗了，沒想到現在又有人要在這本書上生是非。據說，有一本由「陰謀家」支持即將面世的新刊物，內中有一篇文章，指責我是「反台」分子，在萬人雜誌「打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反國旗」，「招降納叛、圖謀不軌」……加上這一連串的「罪名」，唯一的「證據」，便是「勁草」。對方說：「勁草」是「自力出版社」出版的；另有兩本公開「反台」的書，也是「自力出版社」出版的；由此可證，我張某人也是「反台」的。

這種說法，在不明眞象的人聽來，倒也頗合「三段論法」的「邏輯」，但事實上卻是經不起考證的「誣陷」。因為有關將「寒梅」改換封面書名為「勁草」的經過，我在「勁草」的前言中已經有過詳細說明，改換封面、設計書名、加出版社名稱、以及發行等事，我一概沒有過問，這些麻煩，一古腦兒推在我友靳羽兄身上，因為他是某婦女刊物的編輯，又是某柯式印刷廠廠長，直到他將「勁草」發行到代理商手上，才把賬單送給我。「自力出版社」這個名稱，也是靳羽兄取好印上去的。這段經過，靳羽兄已經答應，到必要時他可以撰文為證，這又豈是憑「想像」可以構成的「罪證」？我要挺胸高呼：「勁草」就是勁草，疾風大火都不怕，何況是陰風鬼火！奉勸那些滿身罪惡的人，別枉為小人了。如果再不安份，我們還有更厲害的招數還擊！

（下）

張贛萍

鐸

屋將傾了，老了，他已經老了！

天快亮了，老了！他已經老了！

文藝尊嚴」——與『文壇』月刊主編談談文藝經」，最後一段說：「……有一位朋友說，高山駒就是盧主編的化名，而且他那篇文章中找出許多詞彙和筆法與『文壇』編後是同出一輒（原文）。……這位高山駒是誰，遍詢文藝界朋友都沒有聽說過……為了老兄的清白，最好將高山駒先生請出來與大家談談……」

等由准此，我有理由相信史筆就是徐主編的化名，因為徐主編常用的別字，史筆的文章中也同樣常常發現，最顯明的是齊又簡先生屢次挑出，徐主編時時錯用的「地」字，同樣在史筆中錯用。

史筆（也即是徐主編）在同期當文「尊重女人與鄙視文儈」一文中說：「我勸他再上幾年大學，選修一點邏輯學起碼知識；或者到珠海書院旁聽幾節徐速先生講的『新文學』，再來經營商品化的文藝，庶幾少出洋相……」

讀了這一段，又覺徐主編和罵我們托大腳、軟體動物的史筆，應該是兩個人。因為，徐教授沒理由自吹自捧，叫人家聽他講學；史筆以老友資格，跟他大唱雙簧，倒有可能。

要向徐教授學習

但姑無論徐主編與史筆是否兩位一體，他文中所提的這個主意非常好。一則我近來看到張祺新大戰兩位邏輯大師羅業宏、黃展驥的文章，對邏輯學忽然感到興趣，想從善如流，聽史筆的獻議，敲開邏輯之門，以免被大學生譏為「不合邏輯」；同時，我也有意經營一下「商品化文藝」，既然史筆說聽徐教授講幾課「新文學」就可學得懂，又怎可錯過機會？小子和盧老闆份屬忘年交，曾邀他力爭上游，充實自己，虛心就學，即使天份低，學不懂「商品化文藝」，也可從「春曉花開的時候」待其花落結子，將來纍纍果實，畢生享用不盡。

終於說服了盧老闆，去珠海書院報名旁聽，指定要學徐教授的「新文學」。不幸得很，辦事人告訴我們，徐教授這一課「新文學」已「停辦」（如改用「斷氣」一詞，未免太過刻薄）；我們問他原因何在？據答是「身體不適」。我這小子偏是打爛沙砵問到篤的，再追問徐教授何以身體不適？回說是被學生激壞。學生而敢激壞先生，這世界成何體統！

學生怎樣激壞徐教授？他不肯說。後來看萬人傑的「新聞以外」，才曉得是齊又簡的比較談比出了禍。弄到我和盧老闆想求「深造」，也無法如願得償。

我們初還希望有一天他康復過來，重登講壇，也是有心唔怕遲；可是近聞徐教授有南遊之說，如是，則不知何日始賦歸來？我與盧老闆的夙願，何日始能達到？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徐教授南洋之行豈亦別有懷抱耶？

照妖鏡

人海百態

暴·發·戶

梁人傑

老姚是標準的暴發戶，他的言行可作香港暴發戶代表。人說難得富而不驕，這是古老人的看法，作爲七十年代人物，發了財而不驕，就等於沒有發財。不是怪論，事實如此。如果發了財而不驕，沒有人知道你發財；沒人知你發財，自不會有人向你奉承，這豈不是發了財等於沒有發嗎？

老姚以前做什麼，我們且不要管，反正英雄莫問出處。現在，他手上確有不少浮財。當然，家財確實數字，屬於高度機密，連姚太太也不會曉得。不過，照老姚的排場看，連香港頂呱呱的大濶佬，怕也追他不上。因此，他的身家究有多少，只成爲人們猜測的問題。雖然，港共暴動前，他還不過是個寂寂無聞的小人物，現在卻自視爲上流社會中頂兒尖兒的人物。

他發達不過是一兩個機會造成，暴動後，得風氣之先，在股票買賣上大肆活動，聽說就在兩三年間，他成爲炙手可熱的人物。一揸一放之間，給他賺進了數不清的鈔票；票鈔多了，買賣數目自然更大，賺進的鈔票也就更多。因此，要問他有多少身家，實在叫他很難答覆，他的身家可能天天不同，一日之間可能增加百分五十也說不定。

賺錢容易就更使他視金錢如糞土。但要注意，他視錢財如糞土不是對朋友慷慨贈予，只是對他自己的享用而言。

也許有讀者認爲老姚這人物是我生安白造；其實，老姚確是現實社會中活生生的人物。

你經常可看到他自己開的那部價值八萬多元的意大利跑車，車子雖非挺名貴，但在香港暫時還找不到第二部。更特別的不在他這部車子獨一無二，而是他「違例泊車」膽大如斗。到酒樓、餐廳吃東西，他的車子就放在門口，如果是窄路，就把車子半邊跨上人行道，看電影，照樣擺在門前。人家問他，這樣隨便停車，難道不怕抄牌？

他一笑置之。「抄牌有什麼大不了？極其量罰三十元；拖車也只花五十元搞掂，叫我花時間找車位泊車，我才沒那麼笨！也許一分鐘時間我便不只賺五十元，花幾十分鐘找車位，這些時間我可能賺千百倍於罰款的錢。」

老姚這人，在薛璞處長眼中該是特級社會罪人，他開車停車從不把交通規例放在眼內。可是說也奇怪，他雖到處停車，從不餵老虎，可是被抄牌機會反而少過奉公守法的人。也許警察看到這部香港獨一無二的名貴跑車，車牌又是花了一筆錢買來的特別號碼，警員不敢亂抄，怕觸惱大人物，等於搬石頭打自己腳。這一來，愈縱大老姚的膽子，他更不願花時間去找車位。

他光顧的餐廳、酒樓，當然找最名貴的，點吃的東西，也必是最精的、貴夾唔飽的。他的理由是：「我的胃有一定容量，不可以再多吃，因此一定要用最矜貴的東西把它塡滿。若讓它容納些粗品，那太對不起自己！」

他自己花錢吃東西，固然如此；別人請客，認爲不夠名貴的，他不會下箸，寧願吃不飽自己再去吃。當然，他所謂名貴的標準，不在食物的營養價值，而在鈔票上的價値。

朋友笑對他說：「老姚，你吃什麼都講價値，爲什麼不拿五百元大牛當飯吃？」

老姚說：「我吃一世，等於別人吃十世或二十世，這是我値得驕傲的地方。」

一次，他和幾個朋友喝下午茶閒聊，其中一位老先生對相理很有研究，他的朋友都請這位王老先生贈兩句，聽來大家都覺他說的「很靈」。老姚毫不關心，擔大望地，不知想到什麼別的事情。

在座朋友都看過，這位王老先生的朋友老麥說：「王老先生最好替我們這位姚兄看看。他這相應該有些與眾不同的地方。」

王老先生果然把目光移到老姚面上；老姚未等他開言，一擺手道：「我這相用不着看了。」

老麥納罕道：「爲什麼不用看？讓我們聽聽王老先生的話開開眼界也好。」

「不論走運不走運，對我也沒多大影響，因此看不看也沒多大關係。」

「你想說走運不走運沒關係？這幾年你這麼好，不能說和走運沒關。」

老姚一笑道：「我現在的身家，照目前用度，三輩子也花不了，走運不走運有什麼關係？替我看相豈不多餘？」

大家覺得老姚的話臭到極，但因他是暴發戶，誰也不敢開罪他。

也許老姚的傲態太過「突出」；其實，他這副暴發戶嘴臉，在香港可經常見到。

譬如老萬不久前紀述的那位名流太太，和老姚的塵態，可互相媲美。她說：「我的眞鑽石、翡翠還有許多輪不到佩戴，怎會看中假東西？」她的話和老姚說的都可能是事實，可是聽進別人耳朵，總會覺得這塵態可憎。

他的身家眞的三輩子吃着不盡嗎？不見得。那位王老先生說他運氣不會長久，挺多再過三五年又還他本來面目。

可以暴發也可以暴落，除非他及時收手，不再作這種投機買賣，否則如此來，如此去，他以爲可以享用三輩子，實際可能在三五年間有如冰雪溶解，轉眼化爲烏有的。

這些話只是王老先生私下說的，是否會見之事實，且靜觀三五年吧。

編者按

本文是譯自合眾國際社的一篇特稿。據我們所知，這個在日本以宗教爲手段，以政權爲目標的新興組織，不僅在日本本土發展迅速，即在本港也有他們并不顯著的活動。

照本文所示，公明黨似乎是吸取共產黨與納粹黨之所長的政治組織，目前所標榜的，雖然是「世界的永遠和平」，但在獲得政權之後，是否會一變爲絕不和平的軍國主義？在目前下此斷語，誠然言之過早。不過，從其組織上去推論，這種可怕的後果是有可能的。因爲他們今日能以迅速發展，便是針對日本戰敗投降後，國民自尊與自信心的挫折，輔以一種近似武士道精神爲號召的，所謂「鋼鐵紀律，絕對忠心」，就是這種精神具體而微的表現；也是一種絕對服從，易於行使專制獨裁的基本精神。將來之爲禍爲福，便取決於領導人之一念。故特譯出介紹，以供本刊讀者之參考。

野心勃勃的日本公明黨

里昂・丹尼爾作　何雲譯

日本佛教會，正在密切注意一個以佛教爲基礎的宗教團體——創價學會的發展。

自稱爲乾淨政黨的公明黨，是日本發展得最快的政黨。該黨五年前成立；然在去年十二月廿七日的大選中，已成爲日本的第三大黨。日本眾議院席位四八六席，公明黨已由原來的二十五席增爲四十七席。所得大選票數加倍，佔百分之十一。

這次大勝，一如公明黨兩年前所預料。該黨已向大黨的目標邁進。

公明黨希望在七十年代，取代萎靡不振的社會黨地位，而成爲第二大黨。而其最終目標是向保守的自由民主黨挑戰；在八十年代，握日本政權。

這進程表或許野心太大，或許不切實際。但從民意測驗的結果看，各黨派不得不正視現實。

公明黨與創價學會的領袖已屢次把二者的界線劃清，以免觸犯宗教不得參與政治的法律。這種分別只是學術性的（雖然公明黨不同意這講法），二者的領導階層實在相同。

一部份公明黨的領袖正辭去創價學會的職務，以避免宗教控制政黨，及二者之關聯實違反宗教與國家分離的原則的指責。

公明黨是池田大作（Daisaku Ikeda）創立的，他爲人文質彬彬。其父是海藻商人，自一九六〇年起即任創價學會會長。

關於創價學會牽涉政治的問題，池田大作曾說過：「我們要盡我們的一分義務，以求達到我們的理想。」

公明黨主張逐漸廢除日、美安全條約；並承認中共。

該黨堅持說，安全條約廢除之後，日本採取絕對中立政策，便可獲安全。

該黨又主張廢除所有區域性集體安全措施；而圍繞聯合國建立安全系統。

公明黨要求聯合國在東京設立亞洲區總部，負責解決亞洲及太平洋區的紛爭。

有關公明黨的文章，前此見過不少，多屬垃圾。文章把該黨黨員比譬爲新納粹、紅衛兵，甚至說是已故路易斯安那州的「許郎」（即「王帝魚」）的信徒。

公明黨不似社會黨和自由民主黨有那麼多醜聞，該黨領袖對政府衛生的確甚感興趣。

公明黨被認爲是最有效率的有機體。該黨小心揀擇各種選舉而參加，每次都獲勝；每成功一次，該黨的野心就擴大一次。公明黨的候選人多是創價學會入息低微的職員。他們年青、有朝氣、熱心；而熱心在低層社會中非常有效。

當選的黨員，將部份入息捐給黨，最多達到百分之七。故黨的競選經費不虞缺乏。

公明黨的野心，頗引起批評。一般指責該黨及創價學會正在實行一種武力的福音主義。

明治大學的藤原木栽（Kotatsu Fujiwara）教授說，公明黨在最近這次大選中，曾企圖壓制他寫的一本批評該黨的書。

他又說，大出版商對公明黨頗有戒心。

公明黨主席竹入吉勝（Yoshikatsu Takeiri）否認上項指責。不管指責眞確與否，凡批評公明黨的書，難得印行；批評公明黨的報章，都恐懼該黨使用經濟報復。

公明黨之勝利，往往因爲是觸及基本問題，如飛漲的賦稅及物價。社會黨曾宣揚純正的馬克斯主義，但無效果。

創價學會及公明黨亦提出其烏托邦，永遠和平的世界，工人有高額工資，政府無貪污。另一方面，該黨要求黨員遵守鋼鐵紀律，絕對忠心。

公明黨最近一次的勝利，表示已獲得一部份創價學會以外的選票。竹入吉勝指出，該黨在農村地區亦獲勝，那原來是執政黨佐藤榮作首相的勢力範圍。

佐藤的確要重視公明黨的收穫。自民黨在國會的席位雖由二七二增爲三百席，但大選票數只得百分之四七・六；比一九六七年的選舉更少。六七年第一次跌到百分之五十以下。

「公明黨潔淨、年青、奮力爲人民的印象，已在一般選民的腦海中生根。」竹入吉勝今年四十五歲，是日本五大政黨領袖中最年青的一個。

過去，有人把創價學會描寫爲危險的武力宗派，甚至說該會計劃在一九七〇年發動政教聯合的政變，這都不是事實。亦有人把創價學會描寫爲「爆炸性的第三勢力」；無疑，這一宗教，加上它一隻堅實的政治手臂，正是這樣。

國軍接收瀋陽目擊記——勝利還鄉記（五）

崔羽

在打虎山過了一夜，又挨了半天，第二天下午，火車才繼續向瀋陽駛進。

自從國軍收復錦州以後，瀋陽以南鐵路，久不通車，俄國人狡黠而殘忍，不守信義，東北同胞有幾百年的經驗。他們爲搶運工廠機器，逾期不撤兵，佔據瀋陽不放，被接收東北的當局再三交涉，竟允許一部國軍先往接收，究竟心裏打什麼主意，誰也沒有把握。同時沿線中共的遊離部隊經常出沒，它們可能會埋地雷、拆鐵軌、設陷阱，暗害國軍。大概國軍有鑒於此，在進駐瀋陽之前，進兵彰武和盤山，清掃了瀋陽外圍。但是爲了提防意外，火車駛得甚慢。打虎山到瀋陽，本來只有四小時的路程，結果走了八小時。

裕國車站國軍浴血

鐵路沿線的村民，不知怎的會知道這是國軍接收瀋陽的列車（大概是車站人員的洩露），大冷的天氣，扶老携幼，帶着歡迎國軍的標語，站在鐵路兩旁等候，歡迎國軍，他們歡呼、吶喊，有的人還深致九十度鞠躬。車中的國軍本來奉命掩蔽保密的，大概被這種歡迎的熱誠所感動，也紛紛招手回敬。

車過新民，天已經黑了。可是歡迎的人羣仍然很多，他們打着燈籠，在刻骨的老北風中呼喊。

夜裏九點鐘左右，列車開進裕國。開始進入蘇軍設防區，一過裕國就是瀋陽了。列車再放慢速度，比人走路快不了許多，像軍隊實施夜襲時，提防踏人地雷陣地似的，夜空烏黑，萬籟無聲，氣氛緊張。

突然一聲槍響！第二聲！接着是密集槍聲。

糟了，上了俄國人的當！我們在車廂中不禁慌起來。然後聽到前面一節車中，國軍攀槍的聲響。這時候我們聽到國軍指揮官大聲喊出的命令：「不要開槍！不要開槍！」

火車停了。蘇軍的前哨仍在射擊。聽說國軍有人掛彩。士兵們高聲罵：「俄大鼻子、×他娘！」聽那些激怒的罵聲，如見他們舉槍欲射不得的怒容。

大概瀋陽國軍前進指揮所的人，已趕到裕國，事先已料到蘇軍有此一遭。他們故意製造衝突，然後做爲拒絕國軍進入瀋陽的藉口。可是在國軍有紀律的堅忍之下，他們詭計終未得逞。結果經過一個多少時的交涉，列車終於通過裕國。當夜到達瀋陽。

列車一進站，就聽到如沸的人聲。歡迎的民眾已在車站上聚集大半天了。「歡迎，歡迎，你們是國家的長城，你們是人民的救星……」國軍還沒下車，歌聲已唱成一片。

在歌聲中我心中默念着：「瀋陽，瀋陽，親愛的故鄉，十五年前，日軍在這裏挑起侵略的烽火，經十四年的淪亡，現在你回到祖國的懷抱，我又回到你的胸膛……」憑欄望着欣歡鼓舞的人羣，我不禁淚灑滿襟。

接收的五十二軍，穿着綠色的棉軍裝，那只能抵抗華北的天氣，到了冰天雪地的東北，簡直像沒穿衣服差不多，一下車不禁凍得面白唇青，加上坐了半天的火車，身體已經麻木，站立都不穩了，南方人身體又瘦小，在東北同胞看來，太同情了。不知是誰大叫，國軍衣裳單薄，我們把大衣捐出來。他說完就自己脫下皮大衣，接着人人在脫大衣，車站上堆起一堆堆的衣山。後來經國軍官長道謝制止，才停了下來。

我們這羣文職的遊雜人員，抹着眼淚，走出了車站，兩天來又凍又飢又困之，踉踉蹌蹌走進一家澡堂子。

父老爭道蘇軍暴行

澡堂子的老闆和伙計，一看我們就知道從後方來的，生意都不做了，一齊圍上來問長問短，那些浴客也都披着大毛巾過來相問。

洗澡不收錢，並且還請我們吃了一頓家鄉飯。罈肉、酸菜粉絲川白肉。那頓飯眞是香。第二天才知道，瀋陽多數的澡堂都免費招待國軍三天。

我們一邊吃一邊和他們談。雙方的話都多得不得了。我們談八年抗戰，後方的情況；他們則談十四年敵僞統治的暴虐，與蘇軍的暴行。後來話題就完全轉到蘇軍的暴行一點上來。

蘇軍在瀋陽的表現眞可以寫一本大書，他們不止是紀律壞，而且民族性有問題，具有野蠻人的痴呆。試舉幾件事來看。

兩個蘇軍一同去搶日本人的商店，一個人在門前看守，一個人去搬東西，看守的人趁另一個進去搬東西時，揀好的抱起先走了，把東西賣給中國人，自己吃喝玩樂去了，另一個從店裏出來，不見了伙伴，就頓足在店前大聲嚎啕，滿面流淚。蘇軍因搶刼、姦淫常被居民打死，棄置路上。有一次一個蘇軍屍體被人扔在雪地上，中共行政人員去報告了蘇軍憲兵司令部，派了一個憲兵去收屍，這個憲兵騎電單車來到現場，對死去的蘇軍毫無愛惜的表情，只顧翻死者

的口袋，將身上的錢、手錶等東西揣入腰包，然後用腳踢死者的臉，抓兩個中國人就在路旁用雪掩上，然後笑容滿面而去。

蘇軍搶東西隨處隨地發生，許多人不是搶而是乞討。到商店櫃台前一站，指手要毛衣；不給他，再要皮帽子；再不給，要皮手套；再不給就要牙刷或牙膏。老闆無奈只好給了他，臨走還要說一聲「什巴希波」（謝謝）。

多數的蘇軍都不刷牙，說話時露出一口屎黃色的牙，令人噁心。軍裝就一套，髒了沒得換，棉大衣的胸前，滿是油漬，烏黑發亮，光可鑑人。不親眼看到，誰也不相信。

蘇軍個人的搶劫，居民受害還小，損失最大的是蘇軍票的明搶。大鼻子眞壞，他們在中國佔領區不使用盧布，而使用一種臨時的軍用紙幣，紙質極劣，印刷又簡單，很容易僞造。他們用這種紙幣强買物資、給養，然後揚長而去。有些人僞造，爲害更大。

蘇軍之强姦罪行，在東北是久已談虎色變，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時，帝俄軍隊在東北各地，已表演過一次。「十月革命」以後，經「社會主義」薫陶，不但未改，且變本加厲。他們對女人不計老幼，不管地點，毫無羞恥。以致全瀋陽的婦女都失了踪，削髮易服，扮成男人，即使這樣，年輕婦女，絕不出門。所有商店、住戶都將窗門用木板釘死，因此一到傍晚，全城可聽到叮叮噹噹的釘門窗的聲音，那是二十世紀最奇異的現象。

中共幹部對於蘇軍暴行，有一很妙的解釋，說駐瀋陽的蘇軍，是監獄裏的囚犯，所以紀律壞。殊不知那批蘇軍是從東柏林撤下來的，是朱可夫將軍所統率的蘇軍精銳。

那時期中共正實行對蘇聯的崇拜政策，把蘇聯老大哥奉爲神明，對蘇軍的暴行，百般解釋，一九四九年，毛澤東還宣佈向蘇聯一邊倒。足證明，毛澤東後來之反蘇，絕非從民族利益和尊嚴出發，而是由於赫魯曉夫清算史大林，實行集體領導，危及了他個人的權位。

工業區一片荒涼

到瀋陽不幾天，我就跑到鐵西區去看工廠被拆遷的情況。那一帶上百家工廠，如今已成一片廢墟，機器被拆走了，倉庫被搶空了，連窗門都被拆掉。高聳如雲的烟囱，沒有一根冒烟，到處是屎尿垃圾，舉目殘破，唯有陰風怒號。

據附近居民說，蘇軍拆運機器和物資時，故意剩下一部分物資，任由飢民搶走，用拍照做爲證據，證明是暴民搶的與蘇軍無關。

當時留在瀋陽的日本人，差不多有二十萬，他們的遭遇就更慘了。也幸虧有他們替中國人當災。蘇軍無論搶和姦，都是先日本後中國。同時中國人敢私下把蘇軍打死，日本人則不敢。

日本人雖然侵略中國幾十年，惡過滿盈，但那是少數軍閥的事情，如今看見那些日本婦孺，命賤如豬狗的情況，不禁感到可憐。

我被分配所住的宿舍，原是一間肥皂工廠職員的家屬宿舍。他們奉令兩家或三家併一家，騰出房子讓我們住。他們已遭蘇軍的洗劫，生活情況已很壞，而且日夜擔心蘇軍再來光顧。

與我同住的朋友，從有關當局領了支自衞手槍，那天夜裏他恰巧外出。十一點鐘三個蘇軍來拍門，那些日本人慌作一團，幾個女眷相擁而泣。我就拿了那隻手槍守住窗口，監視那三個蘇軍的動靜，見他們攀鐵絲網要跳進院子時，我們向天空開了三槍，他們一聽槍聲，便連滾帶爬逃掉了。

同院的日本人非常感激我。那工廠的工程師把他所新著的一部肥皂製造技術書送給了我，他說：本着這本書造肥皂，用料少，品質高可以發財。我接受了他的贈書，可惜，我平生沒想到做生意，也從沒想到自己會發財。

鐵血團的英雄們

一九四六年四月，最後一批蘇軍撤出瀋陽時，司令官哈林諾夫斯基（繼朱可夫任蘇國防長）在發表的聲明曾提到：「瀋陽市民對蘇軍不夠友好，在駐紮期間曾有一千七百餘名蘇軍士兵失踪。」

怎麼會有這麼多蘇軍失踪呢？所謂失踪不是指那些被打死，暴屍街頭的蘇軍，而是指不知去向，實際上是屍骨無存的蘇軍。

當一九四九年我從北平逃往台灣時，途中遇到幾位「鐵血團」的朋友，我才明白個中眞相。先說一說這個「鐵血團」。

他們是一羣抗日地下工作人員，多半都受過日本憲兵隊的酷刑，坐過敵僞的牢。這羣愛國志士，在勝利後被釋出獄，立刻就恢復了組織活動。鑒於蘇軍對同胞的姦殺搶的暴行，以及中共幹部的親蘇賣國，乃宣誓組織了一個暗殺組織。組織名字的全文已經不清，我只記得「鐵血團」字樣。

組織多少成員扮成三輪車夫，此外開了間煎餅舖（似香港的大排檔），作爲通訊連絡機關。他們除了與中共鬪爭外，就專事暗殺姦搶同胞的蘇軍，尤其强姦的蘇軍，他們絕不放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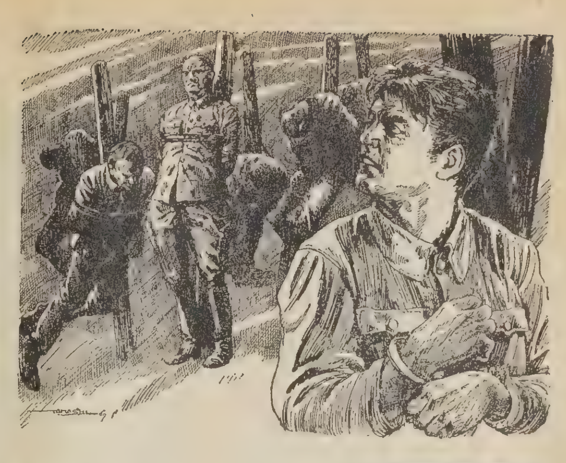
新參加的同志，有一條件，必須先殺一蘇軍立功。而殺的辦法極爲徹底，將蘇軍擊倒之後，拖進鍋爐裏火化（在東北高樓大厦有暖氣設備，燒暖氣的鍋爐在地下室，有專人看守和司爐，鍋爐燒煤，爐口甚大，足可塞進一個人，頃刻灰飛烟滅）。因此蘇軍神秘失踪，找不到任何痕跡和證據。

在國軍進駐瀋陽之前，中共公安幹部已知道這個組織，但是無法破案。因爲他們多是三輪車夫（實質上多是大中學生），是地道的無產階級。很難引起他們的疑心。若干作惡多端，媚蘇露骨的幹部，也遭受了「鐵血團」的懲罰。

這位朋友眞是好漢。當一九四九瀋陽淪陷時，他們臨撤出瀋陽猶自動去炸電報局，因事機不秘失敗，數人血洒街頭，爲國捐軀。

我素來反對以暗殺來作政治鬪爭手段。但是對於這羣朋友對付如禽獸的蘇軍，及爲蘇軍辯護的中共幹部，我則舉雙手贊成。

與我一同逃亡的朋友，身上帶青酸加厘，如被共幹逮捕，隨時自殺，鐵血風骨，至今懷念。



珠江水猶寒

【8】

馬森亮

「你能夠向會長說說嗎？大婆！我實在拿不出這許多——」紹芬帶着懇求的眼光，緊望大婆那副鹹梅般的枯臉。

「我老了，作不得主了，他還是——，我沒記憶了，咳咳……。」

停了好一會，好似大家都沒有意見了。紹芬猛然想起，說：「大婆！你還沒喝過茶呢，眞是招呼不到！」說完，立即跑進廚房裏去。

「不啦，不用啦！我要走了，托夫等着我回話呢！眞是，差點忘記了——。」她一邊，一邊起身，也不等候告辭，一拐一拐地，轉個彎就消失了。

我探頭看看四面無人，乃踱了出來。紹芬端上茶回來一見，詫異地問：「她呢？」

「走了！」我答。「這杯茶招待我吧！」

「你一定聽見我們的全部談話啦！」

「全知道，一句也漏不了。」

「那怎辦？五千萬元，到那兒去籌！」紹芬急得團團轉。

「不必着急，說到錢，問題就開始簡單了。」

「簡單？」紹芬轉身把我盯住。問：「你有錢應付嗎？」

「錢弄到弄不到，還在其次，既然他們要錢，用錢可以擺脫一切，事情就比較容易辦了！」

「容易辦，容易辦！有錢有命，沒錢賠命！看你怎樣容易法——」她把腮鼓起來了。

「你平靜一下好嗎！——回房裏去談談，這裏說話不便。」

紹芬跑到各處巡迴了一番，回來向她解釋：

「我當初還躭心他們會攪什麼花樣，怎樣入人於罪。現在看來，不外是要錢！再清楚不過啦！」

「錢從那裏來？」紹芬還不服氣。「對着這個吃人老虎，你還得吟詩，講理論？」

「不——，他們的手法太過卑劣了，居然把黃梅仙挑了出來難爲我。她離開這裏已十多年了，樣子怎樣也忘記得乾淨，說是虐待收買，簡直豈有此理！」

「就是虐待收買也不干我們事呀！你甘認這筆寃枉賬嗎？」紹芬反而同情起我來了。

「這就是莫須有的罪名了，全部是假證。但遲早都得承認，也許明天，或者還拖一個時期，以便討價還價。總之一定要迫出錢來。」我這樣自怨自艾着。

「哦，我也差點忘了，大婆說過可以去找會長商量，你看怎樣？」紹芬連忙說。

「我看不必，因爲目前是他們向我需要什麼的時候。況且階級懸殊過甚，對這班新貴人，我實在不敢高攀。」

「事到如今，總得想出個辦法呀！看你，老是理論一套，人家只能向他講理論，不聽他的理論了，拿出錢就是理論，理論的目的就是錢！」紹芬再次把我埋怨起來。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說：「你別誤會。不過，錢能不能徹底解決一切困難呢？用錢也用得適當呀！」

「那你以爲會長叫他媽來的動機怎樣？」

我閉目想了一會才說：「要不是他想向我賣個假人情，就是準備背叛他自己的階級。同時也許是一種陰謀，一個圈套。不過對這班人是不能太過信任或情感的。」我倒像自言自語的繼續說起來。「目前，這裏已籠罩着一重重迷人妖氣，沒有和平，沒有幸福，沒有一瞬間的安全；一切都是苦難、慘酷和混亂，生命每一秒鐘都在危殆之中，他們要宰就宰，要剮就剮，我們是待罪的羔羊，那還敢提出抗議？」接着我把剛才開會的情形一五一十告訴紹芬。她一邊聽，一邊搖頭嘆息，這時才安靜下去。最後，她再提出：

「那五千萬元怎樣應付？」

「慢慢的想辦法，現在不過是開始，變化還多着呢！」

紹芬也明白這是不可能立即解決的困難，再說下去會引起大家的不快，便悻悻地跑回廚房煮飯去了。

六　午夜驚魂

在充滿野心、殘忍和人類不幸的黑夜裏，我覺得特別痛苦。雖然在紹芬面前強作鎮靜，暗地裏卻私心怔忡，焦急徬徨，腦海裏充塞矛盾的幻想。我無法安眠下去，想睡、鎮靜不下已紊亂了的神經；張開眼，又是漆黑一片，從窗隙投進來的一絲月光，掀在墻上，又像一把鐮刀形，這形象是很容易挑起另一種恐懼。我幾番閉起眼來，讓自己跌進模糊縹緲的幻境去，但耳底下的口號吶喊聲又復活了，那五千萬元的罰款又揷了過來。

再沒有什麼比失眠更痛苦了，我索性走下床來，在房裏摸索着踱來踱去。因爲規定不准關門睡覺的，自己的房子差不多已是公共租界，很可能在什麼時候會有鬼怪竄進來。本來鬼怪之事，實屬無稽，但在空虛的環境下，懷着荒涼的心情，那怕是微弱的唧唧蟲聲，也容易引起驚悸。何況今夜特別陰森，平時蹺伏在屋頂叫春的貓兒，像已都成了眷屬，不再嘵嘵談愛了。對於不幸的人，賜予這樣一個可怕的黑夜，可見上蒼對人類並無半點同情心。

我這時心情越來越複雜，思想越來越矛盾，腦子越漲越大，驅殼像汽球一樣，慢慢地在飛昇，身邊的一切都在黑暗中逐漸溶解了。一個人，最苦悶的就是受了委屈後不能申辯而又無法抑制情感的時候。

「呀——」

忽然一聲淒切而尖亮的慘叫，劃破了陰森的黑夜。我嚇得毛骨悚然，週身立即痲木，倒在椅子上，想動也動不得，叫也叫不起來。跟着又聽到號泣、搶呼、喧鬧、淒亂悲戚的聲音，夾雜着物件的下墮和銅器的碰擊聲，好一會，又是一陣急促而沉重的腳步，匆匆走過，似在追聲尋踪。這時我像醉漢一樣，乾瞪着眼，已意識到有一件不幸的事件發生了，卻又不知這不幸落在誰家。

喧鬧的聲音像遭受了壓力，馬上消沉了，號呼亦變了微弱的抽搐，代之而起的是撞門聲，摔破瓷器聲，雜亂而憤怒的叱罵聲，而且又是一聲女人的尖叫：「救命呀！」但很快又被塞住了嘴，像綑豬入籠一樣，只聽見急促的哮喘，被抬走了。

憑此音响判斷，我猜疑可能是李長慶校長家遭殃，因爲我家和他家是斜對面的。

門外有人走過了，迎面碰上了一個什麼人，忽忽地在交談着。

「是誰？」

「李長慶。」

「怎樣？」

「兩夫妻上吊。」

「死了？」

「死了。」

「可惜！」

「什麼？你同情他！」

「罰款還未交出來哩！」

「還怕走得了，拿別的抵償！」

匆匆的過去了，留在我耳邊的卻是極其深刻的難堪。我立即爬上床，把紹芬搖醒，告訴剛才的消息，她在矇矓裏一聽，一手把我摟住，把頭埋在我胸脯裏，慌張憤恨與同情，她的淚把我的內衣也濕透了，我也忍不住，鼻孔裏湧出一種辛酸的液體，撫着她的頭髮，不由自己的滴出淚來。夜，充滿恐怖、驚險而神秘。

我努力闔上眼，想定一定神，有一個模糊的影子即刻浮上來了，從游離而漸漸凝固，居然把我整個腦殼佔領了。

一個穿起簇新的中山裝，儀態嚴肅的青年，臂上纏上黑紗，站在講台上，背後的黑板上寫着三個斗大的字：「九一八」，禮堂上擠滿了人，小學生、農民、老頭子、甚至哺乳的婦女們，都給這位青年的聲音控制住。他說。

「……同學們！當你們在靜心聽課的時候，當你們在操場上玩球的時候，當你們吃過了飯還向媽媽要生果的時候，當你們做完了功課跑到曠場去捉迷藏的時候，當你們在月光底下倒在母親懷裏細數着天上星星的時候，當你們睡着了，臉上浮起笑容的時候。你們能否想到，就在此刻，有多少孩子無書可讀，無家可歸？他們死掉了爹娘，流落在路邊，倒在坑渠上，餓着肚子向垃圾堆裏找尋食物。——他們是我們的同胞，他們從——」隨即轉身，猛力在黑板上敲擊着，語氣特別沉痛：「九——一——八，這是一個悲慘的日子。從這天起，東北的同胞做了亡國奴了，他們要穿亡國的和服，讀日本書，做日本人的奴隸……」

說得非常激昂、沉痛，聽眾的脈膊跟着他的語氣跳躍，很多人在流淚啜泣。

這個說話的青年，就是二十多年前的李長慶。在那時，他確是一個善辯能說朝氣勃勃的青年，可惜後來教書的日子一久，受了鄉俗薰陶和傳統習慣的影响，漸漸地變了，朝氣沒有了，說話也很有顧忌，惶惶然，恂恂如，敦厚起來了，滿腦子道德仁義。

有一次，我從上海回來，專誠去拜訪他。濶別了十多年，樣子還可以認得出，但他的形態，已不像當年那樣英俊了。額上幾條深刻縐紋，是生活刻下來的標誌。而且背也微彎了，說起話來總是那樣謙虛。什麼青春、活力、希望，已深深的埋在那套長袍底下。這種轉變，有人說他迂，有人說他懦弱，但卻不失爲鄉閭賢人。賢人者，集忠厚長者之大成也。李長慶既安於名份，甘作清閒之客，不問鄉政國事，對於社會或對於政治，絕無半點禍害，正所謂隱者無所累於世。歷代的統治者，對這種不問是非的賢人，正求之不得；但在共產黨人眼中，知識就是罪惡，道德就是封建，即使不賢，亦難倖免，何況再賢的？

還有什麼事比這更慘更無恥呢？這時橫梗在我心坎上的已不單是李長慶的形象，物傷其類，兎死狐悲，我簡直不敢想像下去了，用盡方法想把思潮抑壓，一點效果都沒有。

（未完）

被共特拖垮的

六、被程潛拖下水的潘文華

在彭縣發出通電「起義」的四個四川叛徒之中，鄧錫侯、劉文輝、向傳義的變節投共，一般人並不以爲意，亦可說是早在意料中。因爲劉文輝早已與中共勾結，在川康狼狽爲奸，稍懂政治行情的人都知道個中內幕；鄧錫侯這隻「水晶猴子」，一生便是看風轉舵的投機取巧者，他的反復無常，一點也不稀奇；向傳義既是有名的「漿糊」，又受劉、鄧兩人支配操縱，他跟隨投共，也是情理中事。但在這四個人之中，惟一使人感到意外的，便是潘文華；潘文華會通電投共，這是從中央到地方人士，均未料到的。

其他三個人投共的內幕，我在上文均已記敍過了，他們在通電之前後，不是受了心腹人的擺佈，便是受了親信人的慫恿。但潘文華的太太，則是一個出了名的強烈反共者；而且有一種無法證實的傳說，她是國民黨的女特務，國府爲着便利掌握潘文華這個「劉湘系」的地方軍人，特別選派一個貌美如花，一切都合乎潘文華這個色鬼所要求的女人，去做他的太太。

潘文華是一個玩女人出了名的色狼，又抽鴉片烟。原配去世之後，在眾多有過關係的女人中，沒有一個是他想將之扶正做續弦夫人的。據說：國民黨的特務機關看中了這個機會，便乘虛而入，輾轉介紹了一位張小姐與他相識。潘文華雖以玩女人出名，而他所玩過的女人，只不過是娼優中的名女人，或小家碧玉的良民婦女。像張小姐這種雍容華貴，才貌雙全，出身不凡的高級知識分子，潘文華一見，便三魂去二，七魄無存，他生平玩的女人雖多，都是一些庸脂俗粉的騷娘子，或懾於他財雄勢大的可憐蟲，那裏見過像張小姐這樣高雅的美人兒！因此一見傾心。介紹人既然說明了這位張小姐仰慕他的「英雄本色」，有意做他的續弦太太，他便全心全意的追求。

這位張小姐也有她一套籠絡潘文華的擒縱手法，她與潘文華締結良緣之後，對內曲意逢迎；對外堅決反共，潘文華對這位新夫人，雖非奉若神明，確實敬愛有加，無論對內對外，她對潘文華的影響都很大。因此，外人便在那時風傳這位張女士，是國民黨的特務，用這「美人計」去拉攏潘文華，使他在四川最有實力的軍人中，能發生一定的作用。

可是，在西南局勢吃緊，川康已受到共軍攻擊箭頭指向的壓力時，這位堅決反共的潘太太，卻帶着大批錢財來到香港；潘文華因職務關係，仍留在四川。當時夫妻商量，太太先來香港，只不過是預留退步，效「狡兔三窟」來此打前站，如果川

華的投共內幕，可要從此人的根源說起。

速成系大將，劉湘的繼承人

潘文華是四川仁壽縣人。四川軍隊分兩大派系，一是以劉文輝與鄧錫侯爲首的「保定系」；一是以劉湘爲首的「速成系」。潘文華則是速成系的大將。這兩系人馬，在抗戰前的四川境內，火水不相容，掀起內戰多年，最後才由速成系的巨頭劉湘趕走保定系的劉文輝，而統一四川。這其間，潘文華立了不少汗馬功勞，成爲劉湘手下數一數二的「最親密戰友」。

劉湘於抗戰時死於武漢之後，先前所擔任的「川康綏靖主任」遺缺，中央爲安撫四川軍人，要已經出川抗戰的鄧錫侯，以集團軍總司令的身份，回到四川接任；又委派王纘緒，也以集團軍總司令的身份，由前方回到四川接任劉湘生前所任省主席的職位。這樣，劉湘死後，劉湘的對頭都出了頭，這兩個人也就「感恩圖報」，對中央表示輸誠，服從中央節制了。

劉湘死後的潘文華，中央是採取抑壓手法的，但又不能壓之過甚，以免狗急跳牆。故此，一方面抬出劉湘生前的對頭人物，回去四川擔任軍、政要職；另一方面則設法分散劉湘的實力，以免潘文華變成劉湘第二。因爲潘文華那時也以集團軍總司令身份，奉命回到四川擔任川康綏靖公署副主任，後來又兼任陝鄂邊區綏靖主任，任務是安定後方，防中共作亂。

中央於劉湘死後，派了這三個四川地方實力的頭頭回川分別擔任軍政要職，既可安定四川的軍心，又可利用他們之間的原有矛盾而起制衡作用，因此，潘文華與鄧錫侯與王纘緒之間，仍然不能融洽相處。鄧、王想借中央之力，排擠劉湘的速成系；而潘文華則以劉湘的繼承人姿態回川，其名是去安撫速成系的浮動軍心，其實是團結劉湘的舊部，以免樹倒猢猻散。

當時，這三個由前方奉命回川的集團軍總司令，論勢力，鄧錫侯只有一個軍在四川，他的川康綏靖主任，等於一個徒有虛名的空架了；王纘緒更空，他的部隊全已出川抗戰，他的省主席，也是沒有實力做後盾的，全靠中央一紙任命狀去「挾天子令諸侯」。惟有潘文華實力雄厚，無論在前方與後方的劉湘舊部，都一致擁護他回川，收拾殘局，團結舊勢力。無形中，他使成了劉湘事業的繼承人。

潘文華能因利乘便掌握劉湘的舊部，這固然是由於劉湘的幹部以潘文華的資格最能服眾，再方面他爲人比較厚道，而且刮了不少錢，也很會用錢，對於收買人心，連絡四週有關人物的工夫，他做得很到家。劉湘生前有一個秘密的軍事組織，名曰「武德學友會」；另一個秘密的政治組織，名曰「核心社」

西南保衛戰

幕後導演過一齣「聯名請願」的「威示」劇，由七個四川軍隊的師長聯合通電，反對王纘緒接任劉湘的四川省主席職位。通電上雖然沒指明擁護潘文華任省主席，但從這七個師長的人事背景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潘文華在幕後唆使出來的。

劉湘之死因與本文無關，故不贅述。但劉湘死了之後，中央不欲四川再出現第二個能抓軍、政大權於一身的劉湘，則很明顯，所以才將劉湘的兩大遺職，分別發表鄧錫侯與王纘緒擔任。可是，四川是抗戰的最後根據地，又是計劃設立陪都的司令塔，對於這七個川軍師長的聯名通電，中央爲顧全大局，也不好置之不理。發表不久的王纘緒任省主席，決定收回成命，改派他人，以安軍心。原擬派張羣任省主席，但又恐怕再遭反對，最後決定一項民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例，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這一頂大帽子壓下來，四川軍人噤若寒蟬，任何人都不敢說話了。

但是，蔣公領導全民抗戰，日理萬機，那有時間去料理四川省政，更不可能到成都省政府辦公。故在蔣公兼任省主席之初期，有關省政要務，概由當時在成都的行轅主任賀國光，以兼任四川省政府秘書長身份，代拆代行。這個過渡時期，直到張羣與川康兩省軍政頭頭建立起私人關係，取得諒解，而中央軍又陸續開進四川境內，逐漸將川東、川南、川西、川北各重要城鎮，水陸碼頭控制之後，才正式發表由張羣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職務。而一直想做此省主席的潘文華，則始終未達到目的，內心雖然萬分不高興，但也只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來。可是，對中央的積恨則由此而起，這可能是他投共的原因之一。潘文華對中央懷恨在心，中央對潘文華這種指使七個師長通電反對中央任命的行爲，當然也是不滿的，乾脆將他去掉，又怕激起劉湘舊部的叛變。以後，就一直採取分化、抑壓手法，一方面將劉湘的部隊調離四川，在抗戰的大前題之下，這是任何人不敢抗命的；再方面則將他們的內部的人事，拉攏、解除，使之不能成爲氣候。

潘文華對於中央這些處置，當然知道是間接指向他的。他既不能公開反抗，又欲自保。因此，中共的特工便乘機而入，想包圍他左右；國民黨方面的特工，也對着這個目標下工夫，他的太太張女士，便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結合的。由於國共兩黨的特工都在爭取潘文華，後來潘文華又在太太的影響下而反共，故傳說張女士是國民黨的特工。

走通程潛路線，憂鬱死於成都

張女士是不是國民黨的特工？這個謎誰也沒法揭其底。但。談起潘文華與程潛的關係，其經過是很曲折的。潘文華回到四川掌握了劉湘的部份實力，又做不到省主席之後，他在成都支持了一家言論左傾，爲匪張目的報紙名爲「華西日報」，經常抨擊國府，潘自任董事長。社長則是他任川陝鄂綏靖公署的高參羅忠信；主筆是楊伯愷。羅是第三勢力「民主同盟」的中委，也是張瀾的親信；楊則是共產黨員。政府會多次示意潘文華，應該將華西日報改組，淸除共黨份子，潘未接受。到抗戰勝利前夕，政府將楊伯愷逮捕，潘文華才結束華西日報，另由羅忠信獨創「華西晚報」，仍然保持左傾的親共態度。

但他與程潛發生關係，則是淵源於抗戰勝利之後，中央將他的「川陝鄂邊區綏靖公署」撤消，改派他任「川黔湘邊區綏靖主任」，公署設在交通不便，地瘠民貧的川東黔江。這無異是將他置於不毛之地在「充軍」。潘文華接到此任命，情知不妙，因爲那時雲南王龍雲剛剛垮台，而中央對西南後方大刀濶斧削弱地方勢力的趨勢，他既不敢抗命，又不想到差。後來由他的兄弟，也是四川金融界鉅子潘昌猷，向武漢行營主任程潛搭上關係。因爲他的川黔湘邊區綏靖公署，是歸武漢行營主任程潛指揮，這才由程潛出面，向中央進言，將潘文華的綏靖公署設在宜昌，使之脫離窮瘠的黔江。因此，後來程潛競選副總統，潘氏兄弟不但支持程的競選費用，還公開幫程拉票。從此，潘文華與程潛成爲死黨。一個是湖南的老軍閥，一個是四川的老軍閥，兩人物以類聚，臭味相投。認爲只有結合地方勢力，才可使中央不敢輕視而自保。

潛文華與程潛有了這一段淵源，兩人在國共和談與公開戡亂期間，便一直勾結在一起，後來程潛投共，也就把潘文華拉下水。他太太張女士來到香港之後，潘文華原來也有來香港的計劃，他之沒有出走的另一原因，則是他原配生的一個兒子潘淸洲那時已經是師長。在程潛的保證，共特的誘惑，他兒子的慫恿下，總以爲自己與國府一直貌合神離，被抑壓而不得志，中共上台，說不定還可揚眉吐氣一番，留戀權位，也是他投共的另一原因。潘文華刮的錢不少，他在仁壽老家，便埋藏了三萬兩黃金，派有一營士兵駐守。這批黃金事機不密，後來被他一個舊部率兵解決守衛武裝，將三萬兩黃金全搬上山打游擊去了。他背叛中央投共，他的部下背叛他反共，這也是應得之報。後來，他除了在中共「全國人民政協」中任一名特邀代表的空名之外，權力、軍隊、黃金、地產、美人全沒有了，他這才知道上了中共的當，不久便憂鬱而死於成都。（九）

三郎

幽京生死鬥

五：對方早已佈置好了陷阱等待他投進去

白萍譯

「傳利林和梅斯達兩人，我在岸邊的一間小房內。這地方只合鴨子居住。她在屋內，沒有事的，不要擔心。」

「電話再响一會兒，看看怎樣吧！」伍特聽到對方的電話鈴聲在機械式地響着，他心中開始逐漸的焦灼了。在電話亭中，他看到那紅帽子女郎從火車上走下來，在月台上東張西望地焦急看着，似乎很擔心地，然後，看到他在電話亭中，立即轉身過來。轉身太快了，反而形迹可疑，她走過了電話亭，向報紙攤而去。

狄燕玲並沒有接聽電話。

「雅田，」伍特道：「叫傳利林和梅斯達進去看看她。」

「也許她到外面散步去也說不定，你在甚麼地方？假如你要和麥菲將軍作臨別會談，你可以到機場去一趟。他在八時起飛，你趕得及麼？」

「我趕得到的，請你先通知他，好嗎？」

「好的。」葛雅田輕鬆地道。

伍特掛了電話，心中仍感到極度不安。回到火車上，紅帽女郎已坐在原來的位置上。

在客機起飛前半小時，他已經到達機場了。天色已經入黑，紅帽女郎跟踪他已很不容易了，但伍特故意方便她，讓她容易的追踪上來。但他可不能讓她見到他和麥菲將軍接觸。

華府正在下雨，寒風凜冽，候機室中並不很擠擁。伍特看到麥菲對軍坐在候機餐廳中，他一直走過去，在身邊經過時並不和麥菲招呼，但左手作了一個「隨我來」的訊號。

伍特走進男人洗手間中，小便以後，洗手，大約八分鐘後，麥菲進來了，在他身旁另一個洗手盆也洗手，他們並不互相看着。

「是那紅帽女郎麼？」麥菲低頭洗着手。

「她從紐約跟我來到這兒，我相信她就是伊洛娜了。我在紐約見過史蒂拉，她拒絕合作。」

「這紅帽女郎可能是很有用的線索。」

「但她只一個人來，我已一再留意觀察過她了，沒有人和她在一起。」

「你要把她逮捕麼？」

這時候，數名男子進來，伍特暗中戒備，一面在鏡子中留意看他們，並沒有若何可疑之處，續道：「可以說下去了，我實不想這樣快就逮捕她，希望從她身上找得到戈科夫的線索。」

「新的情報指出，非馬上抓住戈科夫不可，」麥菲對鏡梳頭髮，低語道：「他們潛入的特工恐怕不在少數，只有在戈科夫身上可以把全部名單找出來，全部拘捕，斬草除根。否則，後患可慮。但戈科夫不知何在，而且他十分狡獪，恐怕只有紅帽女郎身上可以提供若干線索。」

「這紅帽女郎很使我感到困惑，她技術似乎很拙劣，這是不合情理的。」

「你小心應付就是了。」

麥菲先離去，隔了幾分鐘，伍特也出來，麥菲已登機了，但紅帽女郎也踪跡渺然，這更使伍特困惑了。她不可能尾隨麥菲登機，追踪到英國去的。

伍特對在海濱別墅中的狄燕玲還是比較感到擔心，也在機場電話室中，再打電話去，但仍沒有人接聽，然後，又聽到葛雅田搭線偷聽的輕微聲響。

「雅田嗎？是我，伍特，情形如何？」

葛雅田似乎有點擔心了，道：「她在屋內，燈光開亮着，傳利林見到她在屋內走來走去。」

「那麼，她為什麼不接聽電話呢？」

「你可問倒我了。」

伍特默然，心中盤算着。

「喂，伍特嗎？什麼事？」

「我要趕來看看。通知梅斯達和傳利林繼續暗中監視着，不要和我接觸。」

「你認為有情況發生了麼？」

「很壞的情況！」

從機場坐的士趕回寓所去，下了的士，小心四面看看，並沒有伏襲的跡象。他上前察看自己的汽車，把車頭蓋打開了，引擎並沒有被破壞，也沒有埋藏炸彈。他立刻開動汽車駛出華府，沿着向鄉間去的一條路急駛而去。

狄燕玲的房子在海邊，沿着通過樹林間的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直到門前。伍特駛到時，已經是晚上九時了，在還有四份之一哩的距離時，他把汽車停下來。雨點如冰，洒在臉上，奇寒刺骨，他把大衣的領子翻起，抵擋寒風，更伸手到衣內摸摸點三八口徑的手槍，繼續向前走去。只見燈光掩映，採蠔老人湯姆的小汽艇掛上了航行燈號。在淒風苦雨中，他像鬼影似的毫無聲息地向前移動。

他可以斷定狄燕玲屋內的情況十分危急，想到了今天早上見到的被戈科夫槍殺的少年的慘死屍體，他的心中，更是焦灼了！

在絲絲雨聲中，很清楚的聽到小汽艇靠岸的引擎聲，司閽人的小木屋一片漆黑，他走到前面時，一個黑影子閃出來，聽到對惡劣天氣埋怨的嘆息聲，他看清楚了，是傳利林；傳利林可沒有看到他。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這座別墅是美國獨立前後的老式建築，紅磚，雙烟囱，門前一片大草地，是曾經享過盛譽的玫瑰園。狄燕玲是著名的大家族後代，她在華府一間報紙任時裝版編輯，只在週末才到這兒來小住。

這時候，黃色的燈光從書房中透出來，另外是北面的厨房對面也閃着燈光，但看不到一點動靜。伍特只好等候着，繼續的觀察，然後，又等候着。

但什麼也看不到，一點聲息也聽不到，只有雨聲，和兩百碼外的小汽艇的引擎聲，伍特在一株很有歷史的大樹陰影下等待着。

他的第六感告訴他，前面正有陷阱等待他跌進去。

他想來狄燕玲沒有理由不接聽電話的。傅利林雖然去和她談過，但這並不算得有什麼意義。傅利林並不熟識她，因此，不會看得出她是否有隱憂。依照伍特這時的判斷，屋內一定另外已潛入了敵人，在監視着她，等候他來下手。

而這敵人，當然是戈科夫！

伍特年少時候，跟隨祖父學會了賭場上的各種技巧，尤其是保持冷靜與準確的計算，他都已經很有把握，他的祖父，大半生的時間花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明輪汽船上的賭場，他的經驗是獨得之秘，伍特最記得祖父吩咐他的下述一番話：

「假如對方設下陷阱，你便要冷靜估計，看是否有機會有辦法把這陷阱扭轉過來，使設陷阱者反而落入陷阱中？若是沒有把握的話，便立即引身自保，否則，便可以直搗黃龍，把莊家打垮下來。」

他再三囑咐說：「最重要的是：謹慎和有耐心。」

現在，他面對着的是：戈科夫以狄燕玲爲餌，正在引誘他落入陷阱中。在他的內心中，恨不得立即搶入屋內，把狄燕玲挽救出險。可是，他現在卻非冷靜考慮與小心行動不可。

他仔細地觀察，屋內一點也沒有動靜，只是燈光外照，細雨迷濛。回頭看看，傅利林已經不見了，此外，什麼人影也沒有。

廳中突然出現人影，原來是狄燕玲從大沙發椅中站起來，走到枱前，取一支香烟燃吸。她的背部是僵直的，大抵，她很緊張。她已經換了衣服，灰色的法蘭絨裙子，深紅色的羊毛衫，配上了頭上的如雲秀髮，他雖然看不到她的臉孔，但一瞥之間，他已經可以證實自己的估計無誤了。

這座房屋的北翼餐廳是沒有使用的，一扇玻璃大門通到屋外，他很熟悉這房子的情形，立即輕步過去，到了玻璃門外，伸手輕推，沒有上鎖，立即就開了。只怕是敵人設下的陷阱，他放棄了由這扇大門進去的念頭。

另一扇門是進入僕役起居室的，卻牢牢的鎖住了。伍特從衣袋中取出工具來，把這扇門弄開，只三分鐘，就已開了門，進入屋內。

在冬季的日子裏，這北翼的一截房子是並不使用的，屋內的氣氛，十分寒冷和潮濕，嗅到了這一帶海灣的充滿了鹽味的海水氣；一片漆黑，到了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步。但他對這座房子十分熟悉，立即走過短短的走廊，轉到外邊去。只見到海灣中的採蠔小汽艇的燈光和引擎聲音，他轉身沿扶梯上去，到了僕役的臥室中。他到了二樓後，便向這座房子的中部走去，到了主要的樓梯上面，前面燈光照耀，從樓下透映上來。他沿着牆壁下去，以免自己的影子被下面敵人看到。

樓上一點聲息也沒有。

他等待着，仔細聽聽。

然後，他聽到狄燕玲說了幾句話，但隔着書房的門，可聽得並不清楚。

跟着，是男人的尖聲答覆。

然後，又寂然無聲了。

他似乎聽到了這座房子在呼吸着、嘆息着、等待着。他立即迅速的到了樓下，感覺着四面都是影子，他準備好了隨時應敵的姿勢。

狄燕玲突然一聲呼呼，那是痛楚的聲音。

伍特把書房門突然的開了，迅速地閃身進內，感覺到左臂吃了一記，門後人影一閃。看到狄燕玲轉身過來，面對着他，手背掩在口上；一雙眼睛顯露了恐懼的表情。他又看到另一名男子站在狄燕玲身後，手上的手槍閃閃發光。

他知道對方老早已經佈置好了陷阱，等待他投進去，直到這一刻爲止，對方每一步都佔了機先。

對方這兩名特工，都很厲害，他從照片上已認出了，站在狄燕玲背後的就是戈科夫，表面上看，很和氣的紳士，但他的眼睛和他的微笑都是惡毒的，表現他是來自匈牙利的殺人王。從門後轉出來的另一名男子則是左丹斯基，這傢伙很緊張，長長的馬臉，一頭亂髮，他的手槍指着伍特，一口紐約口音的美國語。

「你站着不動的話，對你有好處。」

戈科夫也點着頭說道：「我們是在等着你的嘛！」

「我知道。」伍特答道。看看狄燕玲，問道：「你怎樣？」

「他們到來已好幾個鐘頭了。」她迅速地低語道，「他們要殺你哪！」

伍特轉頭看着戈科夫，問道：「你可以告訴我，爲了什麼原因嗎？」

戈科夫冷然地微笑。

然後，他緩緩地道，「也許是因爲史蒂拉之故，我要替她向你復仇。再有，我的上司認爲你太危險了，非把你消滅，以解除今後的威脅不可。我們對你知道得很清楚，你在我們的名單上已經有相當時日了。」

（未完）

萬人意見

建築工友工作時死於意外公司已購保險 勞工處賠償組手續多麻煩再三強人所難

見財化水為何不成人之美 惠而不實人在公門好修行

贛萍先生鈞鑒：敬啓者，恭祝新春廸吉，萬事呈祥。鄙人是貴刊長期讀者，去年十一月間，曾經郵掛 貴刊第一〇〇期及第三勢力分子文告書各一本奉給 先生。今有疑難，請煩費神指導，因舍侄意外死亡，能得勞工保險賠償，事情經過是：

舍侄羅××生前在官塘鴻圖道楊洪記建築公司工作，當時是建工廠樓宇，於六八年十月七日下午四時後，因使用電刨機觸電慘死，由該公司姓余管工通知鄙人，到官塘警署落案，由一位何姓警員帶往紅磡公眾殮房認屍，承該公司楊老闆樂助五百元及借六百元共一千一百元，於十月十日安葬和合石。六九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十時在北九龍第八法庭開審，結案因工觸電意外死亡，二堂完結。接着大約二月間，勞工處賠償組通知鄙人到去詢問死者鄉間家庭情況，塡表簽名，賠償數目每天十四元，三年計大約有一萬五千多元，姓徐負責人千囑萬叮，要寫信通知死者妻、兒搞證明寄勞工處。鄙人當時再三解釋，因爲舍侄家庭成份是富農，且又於六二年五月大逃亡和鄙人一齊逃出來港，求村幹寫證明是相當困難的。但該位徐先生認爲手續一定要這樣做。回來又漏夜修書，前後寄七封，經數月才收到一封信及證書一張，該件是由廣州家姊通知一位在鄉任小學教員之姪子，親自求村幹轉請大隊才寫了一張粗劣紙張證明，及死者之遺妻孤子簽章信一封。五月底，到勞工處見徐先生。誰料徐先生將證明看後，夾進檔案，（編號是7289/68）又拿出另一種授權書（樣本）（意思是由死者妻、兒，授權給鄙人代表向資方申訴地方法院）及由公社證明死者家庭每月需要多少錢開支。諸多問題，經鄙人苦苦申訴，共產黨對待階級敵人政策，我不可能做到這些。但徐先生還是要這樣做，激怒了鄙人取回證明，索性聽其自然。迄今九個月，豈料今年二月五日，勞工處賠償組又發出通知鄙人聯絡，我去電詢問，徐先生依舊一樣口吻，後來他亦覺得由勞工發出五、六封到舍侄家裏，均未見回覆，既如此，這位勞工處的徐先生，又何必強人所難？眞令鄙人氣結！

楊洪記老闆是上海人，心直口快，據說他公司已買了「燕疏」，分分鐘準備賠款，勞工處一批下他就照數搞掂。

此事如何求助才能順利解決呢？去年冬節過後二天，鄙人有位鄉親回鄉，拜托他回去特約鄙人家人講淸楚此事。誰知反給我任教侄子斥責鄙人一番，因前向大隊搞證明，暑假教師整隊，給「同志」整了幾次險丟了飯碗，如要鄉政府證明，着鄙人不要搞；就是有辦法搞到這筆款，如果按月付回，也是生產小隊受益的。這些實情，是由這位鄉親所述的。

張先生 台端智識廣博，如何才可達目的？懇請 台端在百忙抽些時間指導鄙人！茲上附件二件煩閱，今後如能玉成，容當後謝！謹此，敬請台綏！

晚生羅×敬上二月十四日

（編者覆：勞工處的手續，我也不甚淸楚。不過，法律不外乎人情，人死了，賠償金由保險公司付出，勞工處無理由留難。你可將此信連同證件，向民選議員投訴；並寄一份給勞工處賠償組，看其反應如何？如果仍無結果，民選議員也不肯幫你的忙，請再來信，我們另外設法幫你辦通此事。）

中間剝削太重 籐廠工友訴苦

萬、張兩先生：

我也是貴刊千百萬讀者羣中之一，我們已有三結合之誼，客套之言不必講，茲有一事，欲借貴刊萬人意見之一角。

我們一羣都是九龍牛頭角區的住戶，也是某公司批發商的駁籐工人。牛頭角是駁籐策源地，其他公司的籐在牛頭角外發也不少。人家駁工一律二號籐每斤一元，三號籐每斤七毫，差不多等於公價。而某公司由去年三月份起，每一種籐每斤比人減一毫，甚致有減兩三毫者，（如一七五籐是也）質問批發人，他說：「這是公司的主意，我是奉命行事，人迫我減，有什麼辦法。」這究竟是誰減的，如果是公司所聽的利潤不符合投資的理想因而減價，那我們也無話可說；如果是批發人中間剝削，那就太不應該。

工人得不到合理的工資，抗議無效，只有怠工、敷衍應付，交貨當然趕不上公司的需求。於是公司追批發人，批發人追工人，斧頭打鑿，鑿打木，結果也於事無補。

迨至去年舊曆年尾，批發人看見工人工作提不起勁，又出噱頭，當眾聲明，由七〇年一月份起公司加價，（照去年三月份前工價）工人聽聞這一消息，眞如打了一支强心劑，大家都不約而同，加班加點，鼓足幹勁，

希望能聽多點錢，作新年額外的開支。殊知等到年廿八去出糧，他又改變初衷，說話公司津貼膠粉，工價仍舊。

此批發人雖蠱惑，但阨人手段不算高明，為何不說：去年公司火燒籐廠，損失慘重，我們全體工人，應將一月份工資，全部捐出，作無條件救濟老板之用，豈不更合情理嗎？萬、張兩先生，這件事，比隻隻死蒼蠅更難吞。希能飾潤刊出，或者可能發生絲毫作用，草此祝你新年愉快，筆戰勝利。

牛頭角一羣駁籐工人二月十八日

「萬人雜誌」常被順手牽羊 讀者並不肉刺且感稱心快意

萬老板、張老編：

一位讀者寫信到「萬人雜誌」，覺得自己年齡早跨過五十大關，但在學能諸方面，對萬、張諸先生想把自己稱為小弟弟。誠然在生理、心理諸端，也好像與二十年前無多分別，食色性也，未減壯年，這個話未免有點誇張。十年前戴眼鏡，現在不戴眼鏡便不能寫字，也不便於看書。這信本不想談政治，也不談什麼文學種種，照理是不可能在「萬人雜誌」發表，因為沒有一點價值，無以名之，名之曰「拉雜談」。拉雜談可以登大雅之堂嗎？

讀者的我，對「萬人雜誌」不僅是「擁躉」，且是「萬人迷」。我沒有文學天才，從「萬人雜誌」面世，沒用過原稿紙寫，用投稿方式企求「十元千字」的稿費，但有所感時，很多次投寄「萬人意見」欄。不過講老實話，我的筆名是常變的，立即寫好，立即投郵，無論趙七王八，橫豎我不想出什麼風頭，意見投出，不能武斷有發表價值，編者先生自會判斷權衡，三期五期不見投信登出，也不會寫過信問過編輯先生。

我這想到即寫的投書，沒有什麼腹稿，自然也不會事先部署一下怎麼寫法？不過，我買過五七次馬票，開彩時我的號碼總是對不着；投寄的「意見」信，卻十八會替我刊出，這算是滿了我的發表慾嗎？原子筆變成鉛印字，特別高興嗎？不見得，俗語說：「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但我不想拿「萬人雜誌」稿費，就自知文字不行了。

「萬人雜誌」的篇幅很矜貴，一團草、一篇馬糞都刊出來嗎？那會令人齒冷，染污讀者眼睛！

我對「萬人雜誌」愛好，每期至少買兩本，我有一個親戚開舖頭，連幫手兩人經營，一本放在舖頭給親戚看，三兩天後，便郵寄外地，有時連自看的一份也寄出。自己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學問家，更不是藏書者，經年累月，積存幹嗎？自己愛的東西，當然朋友也愛，大陸親友也愛，但大陸不僅「反共反透骨」的「萬人雜誌」寄不進去，近兩三年連滙款郵包也常落入「大隊公社」之手。因此只有將所愛好的寄與外地友人。但這親戚要經營生意，每日有報紙看，把擱置的「萬人雜誌」看過後，丟在一邊，當然不會好好撿起，舖頭不比居家，來「幫襯」的不免會拿來看看，因之，多少期的雜誌都不翼而飛，累得我要寄外地朋友，要再買過。但這事情我覺得很快意，別的東西人家偷偷拿去，我會懊悔自己不小心。比如錢，自己本來沒什麼錢，打工仔一期糧兩百元，快過農曆新年了，向洋服店定做一套西裝，工料百八元，除交八十元還欠一百，上次出了糧，剩在袋內一百多，一個不小心，在巴士上沙甸魚式的擠擁下，一百多元，不翼而飛！雖然錢總是給人用的，不是我用便是他人用，但爬手不向你爬，難道來向你借？目今生活費高漲，意外需錢應用，常常捉襟見肘，給人白白摸去，該怪誰倒霉？故說不經心，被人偷去或搶去刼去東西，是可惱的；給人拿去一本書——「萬人雜誌」，僅是所費無幾，而是幫忙做了反共工作呀！因為我覺得反共的「萬人雜誌」銷行或傳播愈廣，對我們的反共事業愈佳！我這「萬人迷」，在今年過五關，既未能上前線打仗，執干戈衛社稷，消滅匪共，把「每逢佳節倍思親」的大陸家鄉早日收復回來，難道小効微勞，替反共的「萬人雜誌」多銷幾本也不願意嗎？因此我這些小小的遭遇，覺得稱心快意！連湯帶水，不好寫得太多，雖然是拉雜談，就當為我的生活談的意見吧。

讀者張三

宇文夏讀書偶拾 方程認為應商榷

讀了一一九期宇文夏先生「讀書偶拾」一文後，覺得不無商討的地方。詩詞中常有以小束大的手法，如杜甫「江湖滿地一漁翁」、「乾坤一腐儒」、「天地一沙鷗」等都是，以「一」字約束江湖、乾坤、天地，與「青山萬里一孤舟」中以「一」字約束青山萬里是同樣的技巧。孤舟的孤字不能執着地當作數目解，韋莊以殘月對孤燈、崔塗以亂山對孤燭、陸游以幽鳥對孤雲、病骨對孤懷，這些孤字雖含孤單之義，不妨解作孤寂、淒清，因此「一孤舟」的句子，一、孤連用不足為病，正是突出淒清寂寥的意境，不是其他「活潑生動」的字眼所能代替的。同樣，王維「獨在異鄉為異客」、李白「獨酌無相親」、陸游「眾死一身今獨健」，雖字面重複，卻是別有用心，不足為詬。

周邦彥答上問「六醜」之義，會說：「高陽氏有子六人，才而醜，故以比之。」則六醜取名遠在高陽氏之時，「徐六之醜事」云者，似屬巧合耳。愚見如此，請宇文夏先生指導。

（方程）

讀者愛看抗戰史實 希望多刊戰時掌故

三郎、岳騫、崔羽、齊武及萬人雜誌諸位執筆先生：

我是長期讀者，客氣話不說，我最愛看西南保衛戰、徐蚌戰役、關麟徵將軍傳畧、三十六計古今引例等等。舉凡抗戰史實尤感興趣，以後希多將抗日勝利前後之著名戰役，多多搜集資料，盡量刊出。襄樊會戰聞快刊出，千萬不要令人吊癮。

再者，請多刊出關於「步、騎、砲、工、電訊、測量、軍需、中訓團、三青團、戰幹團」對抗戰時之偉大貢獻，幸甚幸甚。即祝

新年快樂萬事勝意

李永輝鞠躬

論美國減少巡邏台灣海峽及我反攻復國必勝的信心（下）

梁莊

【一二二期】日喀則大聯指每天向造總射擊，造總人員傷亡甚多，顯然戰況極爲慘烈。上述情形根據匪報揭露，當然百分之百正確，這或者不可能全部歸功於敵後人員的傑作，但從此類推，匪共必亡無日矣。此必勝者。

㈤共匪經濟並非是物產豐饒出超而充裕，其幣值祇可在匪區高壓下通行，在國際金融市報絕無價值。最現實以香港而論，匪共僞幣買賣都無人問津，足爲明證，倘若一有風吹草動，僞幣雖在匪區，也一定形同廢紙無疑，必致經濟崩潰。此必勝者。

㈥共匪自竊權以來，始而三清五反，富者必先死於嚴刑；繼之大躍進人民公社，貧者役如牛馬，食不飽、衣不暖、病無醫藥而致死者，數以千萬計，全國民眾不敢言而敢怒。律以失民者亡，其必敗。

㈠文化革命，毀綱滅骨，狂言破舊立新，滅絕倫常，我以四維八德立國之根本，破壞無依，正式神憎鬼厭，天怒人怨，國人無不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此其必敗者。

㈡毛匪鼓動紅小鬼到處搗亂，奪權鬭爭，上至匪僞主席劉匪少奇，下至公社匪幹，無不互相鬭爭，今日我鬭人，明日人鬭我，人人自危，以至眾叛親離，往日以黨馭軍，今日反轉以軍馭黨，變成軍閥割據之局，太阿倒持，毛匪已無能駕馭。古語云：王者蓄威以昭德，偏能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又云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若操失其柄，雖材不足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雖有雄師百萬，武器精良，亦有不戢自焚之災。今日之共匪正應操失其柄，偏廣則危之弊，此其必敗者。

㈢毛匪發動紅小鬼四處搗亂後，能發而不能收，不得已嗾使之無不識的工人，盲目當權，驅除紅小鬼以復課運動，或上山下鄉爲名。誰知尾大不掉，紅小鬼反抗愈烈，學校停課，下鄉者潛回城市，因不能落戶，乃以搶食爲生，迫而爲盜，其中大部份青年，憎恨毛匪鳥盡弓藏，遂奮起而反抗毛林匪幫。所以近日來匪報也發出哀鳴，反毛派到處煽烽點火，搶糧刧公社，殺匪幹，無日無之。回憶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廣西桂林造反大軍以機槍衝鋒槍刧軍械子彈庫。並掃射匪軍，撕去匪軍帽徽、領章、軍服等，匪方稱爲一二六事件。

最近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廣州南站鐵路工人聯合紅衛兵，殺害匪軍二十四名的流血事件，此可具體證明紅小鬼反毛林，以成燎原之勢，此必敗者。

㈣婆娘江青無人不知她是二三流的歌妓藍蘋化名，才不及唐代武則天，淸代那拉后，而毒潑淫賤過之。天奪毛匪的魄，授此娼妓出身以大權，高高在上，排除異己，使與毛匪在井崗落草時的兄弟：劉、鄧、彭、陶等人，鬭垮鬭臭，永無翻身。但此野鷄當然不能馭豺狼虎豹，故不旋踵有譚震林的造反事件，傅崇碧的北京事件，陳再道武漢兵變，張國華西藏叛毛等高級匪幹反抗毛林運動，曾出不窮，現在這火燄雖暫時壓下，但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壓迫力愈重，反抗力愈強，火山有隨時爆發可能，便是毛朝壽終之日，此必敗者。

㈤其餘足以致毛朝覆滅的事實，俯拾卽是，以上不過較爲突出，並非秘聞，可見毛朝軹道之災不遠，陽平之禍難逃。可是有人認爲共匪擁有核子武器，我們反攻何以禦之爲慮。此點我們稍爲思考，便可釋然，共匪是否眞的擁有核子，或雖擁有是否如所傳之烈。因爲共匪的虛僞宣傳，每多誇大到與神話無異。如畝產乾穀一萬斤，母豬一胎產五十一頭小豬，母鷄日產四蛋，毛匪七十高齡以快過火船速度橫渡長江之類。

我們回憶每次共匪宣傳核爆之後，香港方面有受到核子塵侵害可能，甚爲注意。但每次都不見天文台發出共匪核子塵侵到香港的佈告，所以共匪核爆是否成功，不無疑點。況且在反攻復國聖戰開始時，控制核子基地的匪軍，鑒於毛朝已到壽終的日子，是否聽毛匪的亂命而自毀家鄉，自絕於國人呢？其次戰場，犬牙之錯，不似二次大戰日本與美國的長距離差萬里之遙，斷不能用核子武器爭勝而自食其果，此點我前國防部長蔣經國先生在闡述敵我軍力形勢之時，曾經清楚解釋，所以我無須顧慮。綜合以上所論列，我佔六必勝，匪有五必敗，這是我反攻復國必勝必成絕無疑問了。至於美國減少巡邏台海，我們應該祇有樂觀，並不悲觀，回溯未有協防

條約以前，且當我共敗將亡之候。古寧頭一役，並無一美兵一美艦。又正當匪軍氣燄方張之時，尙且將匪軍擊至全軍覆沒。

民國五十七年或五十八年（時間記不淸楚）八一三金門炮戰，匪炮二百餘門以上，不斷炮轟射出炮彈四十餘萬發，匪方揚言誓死登陸金門。當時雖有美艦協防，而我國並不用一美兵美艦，祇恃我無比的士氣，及蔣經國部長親冒矢石，與共匪炮戰十餘天，終因我久經技巧的訓練，炮無虛發，使共匪炮位毀滅無餘，一敗塗地，以滑稽無聊的方式遮醜，倡言雙單日一停一轟等笑話，此可見我國士氣沸騰，達到攻則取守則固之目的，否則彈丸之地，密邇匪區的金馬，已非我有了，以上兩事實，足以證明我們具備反攻復國的實力，並非倚賴任何外力，而至俯仰由人。

不獨此也，我更認爲美艦協防條約，反而束縛我們伐變伐亂的時機耳。何足顧慮哉。又有人懷疑着現階段以爲美國可能第二次出賣中華民國，此種顧慮，其實昧於時勢，正如俗語「一部通書看到老」之類。我們理智的分析，便知中華民國經二十年的磨鍊，成爲太平洋鐵一般的堡壘，不獨在亞洲是反共的中流砥柱，更是世界自由陣線也不能或缺的反極權的前鋒，不是二十年前勝利初期千瘡百孔，倚賴美援，俯仰由人的中華民國，何憂乎被人出賣哉。誠然美國現行階段，受着所謂鴿派的包圍，故無論任何政黨及何人執政，雖不是挾寇自重，但大都爲德不卒，徒長共燄而已。

現在國際形勢，乃極權與自由搏鬪世紀，自由以美國爲首，極權則以蘇聯及毛匪幫爲首。蘇共及毛共都是處亞洲大部或邊緣，故受慘烈的共禍亦以亞洲首當其衝爲最，其禍若不戢滅，終必成燎原之勢而遺禍世界。觀乎俄共與毛共都倡言共產無祖國，則其存心欲關全世界於鐵幕明矣，假使亞洲爲赤燄所掩，則歐美二洲必不能倖免，遭到唇亡齒寒之害，故任何站於自由立場的國家，莫不知非消滅中共匪幫，則世界的毒癌無以剷除。但自由陣線裏，藏有顢頇無知的姑息主義者，自號中國通其實盲目不通，如美國費正淸，加拿大杜魯道之流，中了共匪虛僞宣傳的毒素，誤以爲匪幫地大物博，人口眾多，難以動搖，必須虛與委蛇安撫，冀此獠不爲人患。

這種吐絲自困的拙計，影响到持着僥倖句安者之心，遂採取不智的守勢，但白宮執政及大部份議員之類，亦知殲滅此獠，非有中華民國的力量不爲功。他們也知在亞洲地區，不論日本、南韓、南越與泰菲等國，都非共匪極權之敵，觀乎韓戰及十年越戰，美國動員五十萬大兵，配合越南大軍也不能消滅越共與北越的侵擾，及韓戰也止於板門店劃分，而打打談談，永無止境。

倘若十年前以此兵力，配合我中華民國無比的士氣，反攻大陸，相信任何人都敢肯定共匪僞政權已消滅於無形了。

所以我謂美國挾寇自重則有之，出賣中華民國則不能亦不敢。現在更欲進行兩面手法，一面與匪方恢復華沙會談，一面以一中隊噴射機運台，測其用心，無形中欲造成兩個中國，對共匪則畧爲屈就而安撫之，對中華民國則友好姿態而協助之，以不致爲紅潮所掩爲原則。這種拙計，不獨共匪揚言反對，而我蔣總統也已經無次數計的嚴正聲明，收復國土，勦滅共匪，乃我既定的國策，絕不更移，外人無權干預，亦不許外人越俎代庖。所以美毛復談，必無結果失敗無疑，亦可解釋顧慮美國第二次出賣中華民國者之心也。

寫到此，我想起幼年讀過秦論所說，當秦方盛時，蘇季子挾六國之眾，到函谷關便唆巡而不敢進，六國終被秦滅，及其衰也。一夫作難而七廟墜，身死人手，賈誼責之曰：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鏃秦者秦也，非楚漢也，其故何哉，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現在共匪甚於暴秦百倍，其亡不遠矣。深願愛國僑胞，加強團結，擁護國府，以加速共匪的敗亡，我們青春結伴可還鄉了。

梁莊寫於民國五十九年

一月二十四日

阿飛罪案驚人 要用重刑制裁

萬人傑先生：

先生曾寫不少文章，貢獻良多，敢於批評，能提善法，但似未有提供政府一些辦法，制止無日無之的梯間及電梯間暴力搶刼案之發生。損失錢財事少，傷害人命，則屬事大矣。箍頸或利器指嚇，隨時有致人死命可能，政府當局似無善法，致日有多起刼案發生，加上有些不往報案，確屬不少；更且進入洋行行刼，膽大包天，使人心惶惶，永無寧日。

香港勞工缺乏，人人有事可做，梯間刼案之匪徒，實無原有必要，須嚴刑處罰，殺一儆百。要知受害人當時苦況，實無理輕判不法之徒。

望先生發起制飛運動，社會人士合作，敦促政府早日設法制止飛禍，保衛每一市民生命財產，負起警務當局應有責任。

望先生以「全力反飛禍反暴力刼案運動」十二個字作題材，寫出喚起政府當局，立即作出有效行動，使人心安寧便好了。

陳成上

（一九七〇年二月廿五日）

留美雜感

香港學生赴美留學者，一年比一年多，這是爲了他們本身與家庭的願望。

許多中國學生、香港學生去美國一去不返。美國月亮比中國圓嗎？近來這種說法逐漸淡下來了。

香港是世界上中國人最好的地方嗎？這種說法要考慮。

究竟如何？我提出一個問題：地球究竟是方？是橢圓？

也許地球正如三井公司的商標，到處是有趣的陷阱！

朱可

（編者按：這位留美學生的來信，其眞意如何，我看不懂。姑且登出，可作爲「密碼派」一例。）

逃港大陸青年詳述：

我怎樣愛上「萬人雜誌」

張、萬先生：

一年又過去了，希望兩位先生繼續負起重責，把「萬人雜誌」辦得更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到「萬人雜誌」成為億萬人雜誌，這是小弟在新的一年裏寄予的希望。

我在裏談談我對「萬人雜誌」所感。首先，我應說明怎樣看起它來，大概有一年的歷史了，六八年尾，我剛從可愛而又污濁到吐不出氣的故鄉來港，這正是十一月中旬。我獨自在街上徘徊，偶然在街邊的報販中看到有一種雜誌的封面，刊有老毛的漫畫，使我這個初來港的小子十分驚奇。我立即留意看看，非常欽佩這個漫畫，因為他把老毛活生生地刻劃出來；大陸的華君武、廖冰兄也不及他。在大陸每家都要被强迫掛像，誰說個不字，就請到黑龍江去。但香港居然有個如此膽大的人。我被這漫畫吸引了。細看是什麼雜誌，這就是「萬人雜誌」。據我自己推測，雜誌的內容也一定揭露老毛的醜聞的，為了好奇，購買了一本，回家後，我一口氣看到深夜二時，這個長期來在鐵幕的「聾子」，才醒悟過來。有很多新聞在大陸是永遠不會知道的，同時看到有關報導「萬人雜誌」一週年創刊紀念的酒會盛況，我十分遺憾未有去參加（因這時我初來港，什麼都不懂），我把這個希望寄托在今年的二週年，但苦候了一年，結果萬先生還是給我以「天堂」為禮物。

自從那天我發現香港有這一種雜誌，我直到現在都每期買一份，初時每本六毫，現在八毫，我知這個數字僅夠成本，但在我初來時，找工作非常困難，又沒有親友幫助，只拿到九龍救濟會五十元，所以在生活極度緊張下，一度間斷了多期。現在生活稍為安定，有一份工做，所以我便每期都必有一份了。有時希望早些出版，因為它已成為我的唯一精神糧食，和精神原子彈。

看後有個感覺，我在「萬人雜誌」中，最愛讀就是：岳騫、小鍊、古鶴翔、待旦、趙聰、金千里等先生的文章，我對這幾位先生十分尊敬，每讀到他們的文章及報導時，內心的熱血立刻沸騰，一股怒火立刻燃燒，給我一種特大的力量，使我想起家鄉苦難的鄉親父老，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看了他們的文章，使我在社會上不會走上邪路，使我想起了鄉中苦難兄弟父母，我沒有勇氣走去夜總會參加舞會及賭狗賭馬。甚至非常憎恨忘了自己是中國人的長髮青年，和洋人攜手的中華女兒。的確，如果永遠看「萬人雜誌」那就我遠不會淪為腐化、墮落的人，正如張老編，十幾年來除了看電影外，便沒有參加什麼，他是我的好榜樣。其次是愛看張贛萍的在高調低彈中的小品，他給我們青年難胞指出方向，特別是在一一三期中的「應該生活在悲憤中」。給我們指出了方向和鼓舞。再者則是「萬人意見」在這一欄中看到的血和淚，在血腥統治下的控訴。我建議在這裏增加些篇幅。其三就是那些有關國共戰爭的歷史紀載，如胡養之、齊武、三郎等先生的文章，眞是琳瑯滿目，每期都使我愛不釋手。我漸漸覺得「萬人雜誌」太細本，每星期四我必挑燈看到夜深，不管明天工作如何辛苦。

但我覺得有一些我是不喜歡看的，（這是我個人的見解）即如「太平洋惡風雲」，我每期都沒有看，不知其他讀者如何。我更覺它是「萬人雜誌」鮮花叢中的一株野草，脫離了「萬人雜誌」的特色。其次是有關梨園舊友的文章，（因為我是個廣東人）他不厭其煩地談毛共的現代京劇，使我十分可惜，因雜誌已經細了，他還期期佔用，根本毛共的現代戲，不管京劇、粵劇，都是一場胡塗，不成為戲，談他則甚！凡是在大陸被强迫過去看他的現代戲的人，都叫苦連天，眞是活受罪。如果甘心自願去的話，我相信只得幾個共幹吧了。況且談這些京劇給青年起不了作用，如果我們長期和毛共的現代戲爭辯，殊屬傻子也。難道他傻，我們也學他嗎？談這些簡直多餘的。我這樣談，可能使很多北方人不高興，但我聲明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因為我有本着一般熱烈的愛家鄉心理。

再次是看看其它有關香港新聞也是好的，這也使「萬人雜誌」更顯得多姿多采了。最後我衷心祝願「萬人雜誌」像巨人一樣進入偉大的七十年代。更希望所有的萬人讀者緊密地團結一起，合成一股洪流，為收復家鄉和拯救家鄉的兄弟叔姪而奮鬥。最後讓我振臂高呼：「萬人雜誌」萬歲！「萬人雜誌」讀者萬歲！

小弟新生上

（農曆十二月廿三日）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一月廿四日

星島日報

道歉啓事

鄙人擅將張贛萍先生已發表於本港文壇月刊（由142期至147期）之長篇小說「疾風勁草」改爲「寒梅」書名印成單行本在港出售（該書所載發行人與出版社均係本人擅自使用）現承張先生原情不予深究除將現存該書全部收回交由原作者處理外爲正視聽特此向張先生及文壇出版社道歉！

江 謹啓

工商日報

道歉啟事

鄙人擅將張贛萍先生已發表於本港文壇月刊（由142期至147期）之長篇小說「疾風勁草」改爲「寒梅」書名印成單行本在港出售）該書所載發行人與出版社均係本人擅自使用）現承張先生原情不予深究除將現存該書全部收回交由原作者處理外爲正視聽特此向張先生及文壇出版社道歉！

江 謹啟

明報

道歉啓事

鄙人擅將張贛萍先生已發表於本港文壇月刊（由142至147期）之長篇小說「疾風勁草」改爲「寒梅」書名印成單行本在港出售（該書所載發行人與出版社均係本人擅自使用）現承張先生原情不予深究除將現存該書全部收回交由原作者處理外爲正視聽特此向張先生及文壇出版社道歉！

江 謹啓

徵求舊書

齊又簡先生急需莫泊桑短篇小說中譯本全集參證，凡本刊讀友中藏有者，請借閱、轉讓、交換均可，希來信編輯部連絡為盼。因為如能找到莫泊桑短篇集，又可寫出妙文，以娛讀者。

台灣友人必助本刊發展
所開支票定有兌現之日
江青醜史艷聞傳遍朝野
爭相購閱書已翻成稀爛
要再帶去十本以饗親友
此書不准內銷實在難解

贛萍兄：

見萬人筆戰文，內有啓事，敬知痔恙已癒，爲慰！外痔治療方法極簡單，每晚坐熱水盆中，自然縮收，或上上冰片（三分），眞正熊膽（一分）均研細末，混合，以冷開水調於水杯中，再用鴨毛一片，塗粉末於痔上，不二三次即癒。如不速癒，再注射石炭酸一二針即可根治。

治世文章不值錢，何況亂世！惟今日反共刊物，極有消毒價值，知識分子更深知之，弟甚佩吾兄之反共精神。希望再接再厲，宏揚中華固有文化，並擁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喚醒華僑反共，不服馬列毒藥，不爲毛林匪幫邪說所麻醉，筆鋒功效，當可超過核子彈頭。吾兄每日忙得不可開交，是必然的。精神愈用愈足，愈用愈靈，也是必然的。弟甚欲有朝一日：『台海縱雄風，千萬人龍飛大陸；中天懸麗日，億兆光芒射太空。』是時相與痛飲燕京，方補平生憾事！

弟年雖邁，而氣未衰（反共志氣），可能時，必助反共刊物之發展。空頭支票，相信有兌現之日，請再接一張。餘續，祝

文祺！并祝

闔潭吉慶

弟席×手上二月廿八日

附告：去年託××兄帶來之各種大著，以「江青的醜史與艷聞」最受此間親友歡迎，無論老爺太太，爭相借閱，兩冊已翻爛許多頁數，一本已流傳到高雄去了。希再託妥當人帶十本前來，以便分借各友好之友好，並再申請內銷。此書不能內銷，實無道理也，弟當與友人聯名力爭。又及。

不容潑婦如此罵街
我的身分可以公開

萬、張兩位先生：

最近有位潑婦型的作家，誣「萬人雜誌」的讀者意見是僞造，和軟體動物，那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恕我文化水準低，不知用什麼名詞形容那種人方合。我之所以崇拜萬人雜誌是不避權貴，敢作不平鳴。在港來說：吹、捧、拍、托大腳，是那潑婦作家的自白。

但我絕對任信任你們，必要時，祇要你說一聲：我可以挺身而出，將我住址、職業、年歲、籍貫寫出公開，我不怕左仔，我是一個食飽飯打不平者。

胡有二月五號晚寫

陸奎生中醫師著

養生與保健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養生與保健第三集

每册三元 內容如下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爲什麼疲勞
怎樣袪除疲勞恢復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法
食物中毒從口入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周文王的失眠症
論睡眠的姿態
疫埠解除後寄語
沐浴與健康
熱水浴與冷水浴
閒話眼淚
再談琵琶行
論食色性也
性敎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女人的隱痛
女人呷酸與健康
乞巧大腦與胸脯
伶牙俐齒
談虎色變話霍亂
眞霍亂與假霍亂
天生白虎湯
游泳與健康
游泳的禁忌
冷氣與風濕
冷飲與衛生
酷熱與中暑
中暑與消暑
愼防中暑
清補涼

第一集每册港幣三元

第二集每册港幣三元

發行者　上海印書館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總代理　吳興記書報社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九號二樓

經售者　俊人書店
香港芬域街金鐘大厦1302室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湘濤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厦501室

實用書局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二號T

東南書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21號

治哮喘咳嗽捷效方　陸奎生著
每册港幣二元

體弱康復法　陸奎生著
每册港幣五元

腦弱康復法　陸奎生著
每册港幣六元

失眠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册港幣四元

高血壓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册港幣三元

衰老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册港幣五元

風濕骨痛速愈法　陸奎生著
每册港幣三元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
中環德輔道中84至86號章記大廈十六樓一五〇一室
中央市場側
電話二四二三六七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星期日照常應診·出診預約·電梯上落

英文地址如下：

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胃病速愈法

陸奎生著　每册港幣五元

本書作者擅治胃病，馳譽醫壇。對胃痛、消化不良，胃酸過多、胃下垂、胃擴張、胃弛緩、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尤有獨得。無論新起久患危急等症，藥後不再吞酸噯氣，立止胃痛。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大便發黑(如柏油狀)，三天轉黃，埋口根治，可免割治之痛苦。本書作者依據親歷治驗，發揮心得，列舉有效藥物及驗方，療法新頴，向以速愈著稱，足供醫家及病家參考和採用。

胃痛根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册港幣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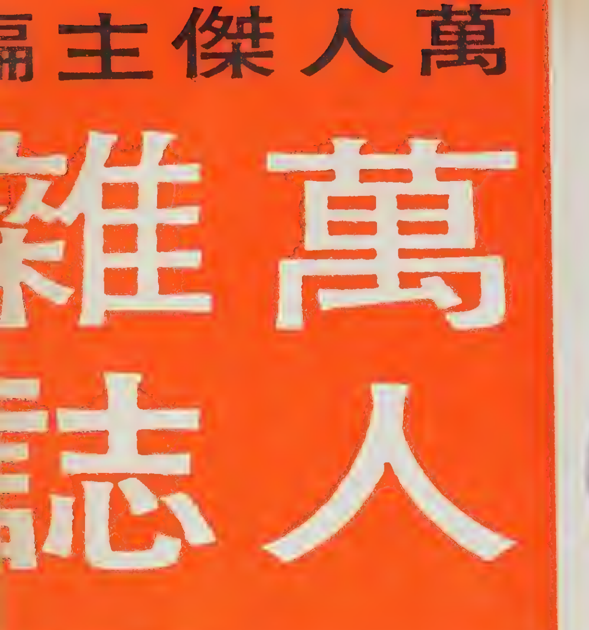
本書敍述胃的生理和作用，胃痛的原因，和一百十四種治胃病藥的科學記載及胃痛根治法，飲食須知，指出雞肫皮是治胃弛緩胃擴張的良藥，大豆油、人參三七是治胃出血的有效藥物，甘草是治胃潰瘍的要藥，都是極令人注意的事。

神經衰弱根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册港幣四元

都市中緊張的生活乃是形成神經衰弱的觸媒。神經活動的過度緊張僅不過神經衰弱的誘因；氣血不足以濡養神經才是神經衰弱的主因。誘因是標，主因是本。治病必求其本，故補氣養血，强壯神經，才是根治神經衰弱的正確途徑。

本書敍述神經衰弱的病原、症狀、療養，及根治。列舉典型病例，有效藥方，治愈經過，指出根治的正確途徑。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2期要目

「思想私想」！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二五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二五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出版
一九七〇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大阪博覽會和香港的活動

七十年代世界博覽會，已於三月十四日在日本大阪正式揭幕。這個爲期一百八十三天的盛會，有七十七國（包括日本、香港）參加。大會所花建築費和裝飾費達二十九億美元，各國展品當然都是具有充份代表性的傑作（包括美國在月球取回來的東西），預料大會將有國際觀眾六千萬人，勢將掀起空前盛況。

大阪博覽會對香港有何關係？表面看來，就是香港也參加了這個大會的展出，可以使世人認識香港。但在實際上，香港人所重視的，就是利用博覽會發展旅遊業，利用博覽會大做遊客生意。世界博覽會，簡直就是一盤生意經，大會標出「人類進步與和諧」的主題，亦即在求打通關係以便拉生意。日本的打算不外如此，香港的捧場也不外如此，大家都是大行家，要藉博覽會發博覽財。

做生意賺錢，應該是一件大佳事，不過如果商業的氣味太重，那就不值得爲博覽會做歷史了。譬如說：博覽會的會章，在日本早就成了一種貴重的商品，這樣縱使不嫌其市儈味太濃，亦似乎會使博覽會的尊嚴受損。大家試想：七十七國的國旗飄揚，人們就在這許多莊嚴的國旗之下大做買賣，難道「人類進步與和諧」就是爲了這一套？

最近，萬人讀者告訴我們：在香港有一種新興活動，大辦「日本博覽團」。意思就是組織大阪博覽會的觀展團，以團體旅行的方式，而包辦食宿旅費，廉價招徠。據說這是一種旅遊服務，許多服務者都辦得很好，它確比個人旅行便宜得多，所以甚受人們推重。但是，小部份的「博覽團」搞手，卻被認爲迹近搵笨，它不止在旅行日期上取巧「食期」——食頭日食尾日，而且，所定的「酒店房間」不對辦，那種酒店卻是由日本木屋臨時改造的打地舖式「他他咪」。這些新型的木屋酒店，距博覽會至少有「十元港幣」車程的遙遠，若要入場參觀一次，單是交通費就令人咋舌。

我們相信，大多數的集體旅行團都有使人愉快的服務，但假如確有不可靠的「博覽團」搞手，香港旅遊界就應當予以揭發，免致累人。我們同時希望，參加旅遊團的香港人士，務宜慎重選擇，選擇那些信用好的機構才好參加。

日前，有關大阪博覽會的香港活動，就是酒店業全行擴張，準備迎接「萬國遊客」由日本轉進香港來。旅遊業人士估計，今年三月至九月，將有五十萬名博覽會遊客來港觀光，這至少可望帶來十億港元的生意。在這期間，七四七巨型客機亦將飛行香港，即每班來客，將會多達三百六十人。可是，現在全港的酒店客房，頂多只有七千間，「五十萬住客」與「七千個房間」一比，勢將形成一個極嚴重的旅遊問題。

本港一切都在發展中，但絕不可能在半年內使本港酒店能適應五十萬遊客所需要的居停。現在，就在有關國際社交活動的自然情勢上，我們願說句並非只講生意的話，香港適當的住宅樓宇或者會所，應獲許多作爲迎接外賓的臨時旅舍。

更重要的是，當博覽會遊客紛紛臨門之際，旅遊業應預防不規則的投機活動，正確保持我們這個「購物者天堂」的聲譽。較早之前，香港出品曾受到倫敦報紙的猛烈抨擊，工商署雖然指之爲「誹謗」，斥之爲「垃圾」，但是人家斷不會毫無根據就亂罵一通的。我們以爲，外國遊客及外國郵購者，曾有不少來函工商署投訴，歷指本港交貨不對辦，類此情形，在今後的「進步與和諧」交易中，本港實應加以自勉，老實經營。

每週評論

「水源」來自大規模電子工廠

新左派大頭頭是日本特務

萬人傑

三月七日在太子道胡某戴某寓所舉行集會，決定發出反台獨聲明，企圖洗脫「新漢」之名。居然有一班矇查查人士簽名，用「廣告」方式在報上刊出。大幅廣告，破費千元，「水源」充足可知。老萬手上有大把「新左派」內幕資料，將繼續揭發，打擊這「新漢」集團，以免沒有深入認識的人士再上當！

要洗脫「新漢」之名

一份由五十位新聞、文化、教育各界知名之士簽名的聲明，要在報刊上發表了。老萬執筆寫此文時，是今年第二個黑色星期五（三月十三日）深夜四時，下筆時這份「聲明」還未出現，或者，在本刊發行時各位讀者已在其他報刊上讀到了。表面上看，這是一篇反對台獨的聲明，事實是一小撮「新左派」分子圖藉此洗脫其「漢奸」罪嫌的。

自本刊挖清「台獨」分子的底，嚴正指出搞台獨運動是漢奸行徑，並從法理及歷史上證明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同胞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女，搞台灣獨立運動，是分裂自己的國土，分化自己的同胞，其為「新漢」，絕無疑義。

台獨分子的漢奸身分無法洗脫的，因而在香港搞台獨的小撮「新漢」，急謀想辦法避開漢奸這頂大帽子。

如何可以避開呢？他們活學活用了共黨反動分子「打着紅旗反紅旗」的伎倆，實行了高叫反台獨而暗裏搞台獨的巧妙安排。

太子道的一個集會

這安排是三月七日星期六在太子道胡××、戴××的寓所內舉行的集會中決定下來的。詳述，現在先談談這次集會安排下來的陰謀。

他們起草了一個「聲明」，表面上看，是義正詞嚴的反對「台獨」，實際作用有二：(1)公開要求外國勢力促使在台灣進行「民主改革」；(2)拉攏大批反共及擁護國府的人士簽名，名單中又有那一羣小爬蟲，使人發生錯覺，以為他們也是反共擁台分子，就沒有人懷疑他們是「新漢」了。

已參加「簽名」在這聲明中的，計有李璜、唐君毅、牟宗三……等等。

使老萬感到痛心的是，不少擁護中華民國政府的反共人士，居然毫不考慮的簽了名，問他們為什麼如此矇查查？他們說：是反對台獨運動的，我們為什麼不簽？居然對這聲明的作用，是什麼人發起的，毫不知情。上了當，還以為自己做對了。

有關「新左派」內幕資料

老萬在上期「新聞以外」，已把「新左派」的來龍去脈，活動情形，作了最保留的揭露。由於上述「聲明」的發出，他們的活動與陰謀，會使很多人受到蒙蔽，有進一步揭發必要。

老萬手上掌握有關「新左派」資料相當豐富；同時，我們辦「萬人雜誌」的目的，主要不是打擊自吹自捧的文丑，箭頭是指向出賣國家民族的壞分子；及荼毒七億生靈的毛共極權統治。我們研討結原則決定下來。可以公開的，先行揭發出來；保留重要部份，如果這一小撮壞分子繼續活動，我們繼續作進一步追擊，讓這些沒有國家民族觀念的爬蟲，一一現出原形！

老萬保證「新聞以外」揭載有關「新左派」的內幕，絕未有任何報刊發表過，並有絕對眞確性。

大頭頭及其馬仔們

香港「新左派」的大頭頭繆×，雖任職美國新聞處，但他在美新處的職務，不過是眞正身份的掩護，實際他是日本外務省派駐香港的最高特務。他的活動，和創價學會在港吸收會員是兩件事，他也不屬於公明黨，而是替日本政府工作的。

受他直接控制的馬仔，有×報月刊總編輯胡××；×報副刊編輯蔡××；知識××半月刊總編輯羅××；美國新聞處編輯戴××；×古月刊編委召集人梁××；港大學生會××伍××；××年代雜誌總編輯李××。

胡、戴寓所的集會，上述人等都有參加。集會中，繆×還特別給與會者介紹兩名蘿蔔頭，一名石川忠雄；一名中島嶺梅，這兩名蘿蔔頭頗有來頭，是日本外務省派遣到香港來的，本年初到達，任務是協助此一集團的發展。

據說，兩名蘿蔔頭還歸由繆×領導，即是說，石川和中島都受他指揮。

身分——日籍華人

繆×聽說是個日籍華人，這人名字多得很，即是[illegible]具有多種身分，在這集團中，他的名字是

地盤裏有時會利用一下，老編還以為他在美國新聞處做事，言論一定符合他們的反共立場，殊不知等於引狼入室，開門揖盜！

反對「台獨」的聲明，原議定在四月初的××分子及×古發表，為了「以壯聲勢」，繆×指示胡××，要他說服其老板查××，在月刊和×報中登出；但胡××表示，查××同意的希望甚微。（因而結果用「廣告」方式刊出。）

這次聲明，繆×雖盡力派遣他的馬仔到處要求人家簽名，他本人卻仍保留幕後人身分，沒有在聲明中簽名。

大官之子作外圍馬仔

據參與太子道集會的人事後透露：中島嶺梅也曾對與會的人發言，要求各人繼續擔任現職，以免暴露身份；同時，還「建議」他們必須盡力跟美國新聞處「聯絡」，跟香港政府打好交道，掩飾這個集團的眞正背景。

香港政府高級官員徐××之子徐××，以前是××大學的學生會主席，也發表過好些「驚人」言論，最近也被拉進這集團的外圍組織。

所謂外圍組織，是由××分子半月刊出面組織的「××作家聯誼會」，吸收知識青年。一些想做「作家」的青年，以為通過這團體，就可以跟美國新聞處拉上關係，這塊招牌還有不少的吸引力（不知是那塊招牌的吸引力，抑或人們對美鈔特別多幻想），實則，他們只是受日本特務控制而已，跟美鈔實際還搭不上關係。

日本畢竟是個新發達的老細，日元價值雖低，如果數目巨大，仍然大有用場。

價值七十萬的電子工廠

上期老萬說：「新左派」的水源充沛，意氣風發。有人問：「新左派」的水源從何來？讓我將所知告訴各位：

這集團成立於一九六七年春天，由繆×向美國新聞處申領了七千港元，作為×古雜誌的開辦費；另由日本領事館「投資」四萬五千港元，開設一家電子工廠，由繆×任董事長，曾經在×××週報雙十特刊發表文章，慨嘆大陸不要他，台灣他不願去的牢騷王梁××任總經理，日本三大電子工廠的產品，在港加工工作，全部交由這家工廠辦，保證有賺無蝕。這一條「水源」，當然可以稱得充沛。

三年間，這家工廠也有驚人發展，有能力在官塘自建廠房，資本額已增加到七十萬港元，擁有三百多名工人，規模也算不小。這家工廠愈辦得有聲有色，「新左派」愈為活躍。這工廠的盈餘，部份撥給×古雜誌、知識××兩個刊物作經費；同時，

去年十月，繆×獲得日本外務省的「嘉獎」，他拿了獎，到處向人展示，恬不知恥！

不久前，美新處出版的今日××有一位叫薛××的編輯，在寓所內吊頸死去。

自殺原因，一半由於家庭間的糾紛；另一半原因是此人自殺前，曾經與繆×發生口角，他的遺書中，有一封給繆×的，信內頗多譏諷之詞，其中容或沒有政治意味存在，卻足以表現出「新左派」的得意忘形。

「新左派」集團決不會因為若干報刊的揭發而停止活動，今後他們會藉着一切美麗的外衣掩飾，眞正的愛國反共人士必須提高警惕，不可盲目受他們利用，要把界線劃分清楚，使這漢奸集團無所掩飾，無所憑藉。

反台獨「廣告」登出來了

稿子寫到這裏已天亮，把手頭十幾份報紙看過後，在明報上果然讀到這則「聲明」了，但並非以「新聞」方式登出，而是以「廣告」方式登出。這幅巨型廣告，佔六條字位，共一百一十二方吋，如照廣告費計算，要付出一千元左右。簽名的共有五十人，相信他們只負「簽名」責任，並無負「付廣告費」責任。這一千元廣告費誰付呢？是老萬心中最感奇怪的一回事。

其實，這個「聲明」乃屬多餘。比方，老萬在言論上，一貫反對台獨，絕不用發表什麼聲明。除非我平日的態度模稜兩可，才會引起人們懷疑，那就必須發表鄭重聲明來加以澄清，否則絕不肯花一千幾百登廣告。

多寫幾篇文章，不但不用付廣告費，還有稿費可拿，也一樣有「澄清」作用。

現在將聲明的廣告造版附刊，讓大家參考一下。

下列具名者，以個人身份，站在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立場，堅決反對「台灣獨立」與任何外國勢力對「台灣獨立」的支持。

文樓	包奕明	古蒼梧	史篇	朱珺
牟宗三	李璜	李國威	李禮	杜兼祺
冷定菴	沈宣仁	何友暉	何平奇	吳兆華
林悅恆	岑嘉駟	邱剛健	胡越	胡菊人
唐君毅	徐速	孫淡寧	高灝	黃子程
黃文山	黃展驥	黃維邦	黃火種	達實豪
許冠三	梁寶耳	陳秀珍	陳少冰	陳耀傳
章靈	張慧貞	陸離	莊慶生	曾秀璧
劉紹銘	劉天賜	蘇炎培	盧惠冰	鍾玲玲
戴天	關永圻	關夢南	關淮遠	羅卡

明報 星期六 夏曆庚戌年二月初七日

新聞以外

「台獨」與美日兩國的動向

黃漢

最近由於彭明敏從台北逃到瑞典，發表鼓吹台灣獨立的聲明，在香港引起一片斥罵聲。我感到對於這件事，言論界未免過於重視它了。台獨是絕對長不大的怪胎，不理它，它也自會無聲夭折。

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台灣人是地道的中國人，搞台灣獨立，不但是叛國，並且否定自己是中國人，是背叛祖宗，背叛歷史文化，這是一種政治神經病。

此事不足多論，不過它使我想起兩件事來。

有一個日本老官僚，在日軍侵華期間爲僞政府做過顧問之類的工作，戰後他在一份日本右派的雜誌上，寫過一篇「水濃於血」的文章。文章大意說，台灣人雖然是中國人，可是親日的感情，超過親中國的感情。言外之意，台灣應該仍由日本統治。這不止是他一個人的意見，而是日本保守分子共同的看法。

另外我聽到，日本外務省仍在津貼僞滿政府及僞汪政府逃在日本的漢奸。津貼他們的眞正目的不得而知，也許是單純的救濟性質，也許另有圖謀，不管怎樣，這種事情，叫中國人聽來總有一點心膽皆寒。

日本的佐藤政府似乎並不大支持台獨，去年有一個台灣的留日學生，因爲搞台獨，國府要求送回台灣，那個學生要求日本政府政治庇護遭受拒絕，被一部份輿論所攻擊。縱然如此，他們內心裏對台灣這塊地方仍不免垂涎。去年尾，佐藤和尼克遜發表的共同聲明中，不是明言對台灣及朝鮮半島的安全，感到特別關切嗎？

另一件事，是一九四九年暑期，我在台北參加了一次大專學校畢業生就業訓練班。學員兩千多人，都是大專學校及師範學校的畢業生，受訓期間兩週。學員分四個大隊，我在第三大隊任政治指導員。

說起來很有趣，這樣重要的訓練，擔任政訓工作的人員，很多並非國民黨員。我和介紹我去的朋友，都不是國民黨員。訓練的課程也新穎，沒有講三民主義，也沒有講官方政策，由我們這羣小伙子設計了四組專題講座：㈠今天的世界，㈡今天的中國，㈢台灣與中國，㈣台灣青年之路。上午講師講過之後，下午就開小組會討論，學生們的情緒非常熱烈。當討論台灣與中國一題目時，許多學員報告自己的祖父或曾祖父，因反抗日本人統治被捕槍斃、坐牢，日本統治時代台灣人受虐待受歧視的情形，他們越講聲音越大，慷慨激昂，聲淚俱下。愛國心一點也不比外省人差。

那次的訓練，給我很深的印象，使我對台灣青年抱很强的信心，我相信他們絕大多數絕不會留戀日本統治時代，也不會離棄自己苦難的祖國。因此我相信，「台獨」絕無發展的羣眾動力。

退一萬步說，卽使多數台灣同胞同情「台獨」，也沒有成功的可能，因爲外省同胞絕無跟從「台獨」的可能，據知外省同胞與台籍同胞的比例約爲一比四。試想他們如何處理二百五十萬外省同胞？彭明敏胡說什麼，一律平等對待云云，簡直是夢話。他有什麼資格談平等對待，不平等對待？台灣是中國領土，搞「台獨」是叛國賊，人人得而誅之。除非在台灣的一千萬中國人都心死血冷，否則「台獨」也只是一場夢話。所以「台獨」本身不値得重視，値得注意的是美日兩國的動向。

美國和日本對於台獨有興趣，是很容易了解的。日本想把台灣劃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已如上述。美國則想藉台獨來做爲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個籌碼。

美國在華沙與中共談判之目的，在與中共妥協，是眾所週知的事情。而妥協的關鍵，是美國要求中共必須聲明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只要中共肯做此聲明，底下的事就有得談了。

美國反對中共對台灣用武，但並不反對以和平方式解決。怎樣解決呢？從歷年美國朝野的言論看，他們有三個腹案，一是兩個中國；二是一個中國、一個中台國；三是台灣先行由聯合國托管，舉行民眾投票，決定台灣的前途。

其實兩個中國政策，自美國在華沙與中共舉行大使級談判以來已經具體而微了。試想美國既承認中華民國，又與中共進行正式外交談判，這不是等於承認兩個中國了嗎？目前加拿大與中共談判建交，談判的焦點也是「台灣問題」。中共要求加拿大承認台灣是中共的領土，加拿大則堅持拒絕，最近向中共提出了新建議，「台灣問題」擱開不談，先行建交。其目的也在實行兩個中國政策。加拿大的意向，實是美國意向的反映。

第二個方案，所謂一個中國和一個中台國的政策，實是兩個中國政策的變種。不過把中華民國貶降得更低了。

第一、第二兩個方案，任何一個行得通的話，美國就會放棄阻止中共進入聯合國。目前行不通，是因爲中共不接受。因此一旦中共轉了腦筋，中華民國就會被在國際政治市場上拍賣！這將是二十世紀最大的悲劇。

第三個方案，所需的形勢基礎，目前尚很遙遠。但是美國暗中希望，這個形勢迅速成熟。具體言之，是希望台灣內部發生問題，尤其希望台籍同胞起哄，沖淡中國的政治彩色，增加台灣的地方彩色，削弱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爲公民投票舖路。

筆者忍着萬般苦痛說明上述的形勢，用一句老話來說，中華民國正臨危急存亡之秋！天下興亡，匹夫雖然有責，當權的政府責任最大。除非國民政府能夠發奮爲雄，樹立政治新聲，擴大民主憲政的基礎，進而改變大陸的現狀，縱不能一舉光復大陸，至少能攻佔一二省份，造成「天下未定」之局，否則無數先烈熱血所締造的中華民國，前途眞不忍言想。

港共怕聽「凱旋歌」

馬仲龍

「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火。」這是本港左派一向强橫無理的作風。

正當左派戲院上演「革命歷史歌曲演唱會」的時候，他們卻對校際音樂節大肆攻擊與恐嚇，因爲他們認爲音樂節中所唱的一首「凱旋歌」，是「反共反華，這是港九愛國同胞絕對不能容忍的。」（見三月四日文匯報短評）

難道他們大唱所謂「革命歷史歌曲」，又是港九絕大部份崇向自由的同胞所能忍受的？

教育司署音樂組，在本屆音樂節中，把一首選自歌劇浮士德的「凱旋歌」，指定爲高級男聲中文歌曲合唱的選材。想不到這首「凱旋歌」的歌詞，會引起左派連串無理的攻擊，這是音樂組人員所料想不到的事。其詞如下：

「先祖們犧牲多少血汗，方換來今日錦繡河山，青年們能不努力奮勉？人人作先鋒，個個向前衝，爲國而戰。誰是懦弱青年？不能受折磨，都是男兒好漢，艱難願負荷，携手同聲高唱，一曲凱旋歌，英雄凱旋歸，高聲齊讚頌，重返故土。」

這首「凱旋歌」歌詞，是由我國旅美音樂家李抱忱博士所撰寫，大致是根據原文所翻譯而來，版本有二個，一個是台灣正中書局出版，歌詞是含有濃厚的反共色彩。但音樂組這次所選的版本是另一個，歌詞見上述，內容可說絲毫沒有反共意思，也毫無政治色彩可言。

左派這次的攻擊，大概是誤以爲音樂組指定的是正中書局的版本。（編者按：左派是害怕海外中國人唱此歌聲「重返故土」。）

三月七日晚的音樂廳，坐着一千多男女青年，在四間學校，二百多個男青年的雄壯歌聲中，他們在唱完一曲「白雲故鄉」之後，隨即唱出了「凱旋歌」。

這些青年無視於左派的無理攻擊，因爲他們都是「男兒好漢，携手同聲高唱，一曲凱旋歌，英雄凱旋歸，高聲齊讚頌，重返故土。」在熱烈的掌聲中，繼續演出音樂節其他的動人項目。

好幾名左派報紙記者，那晚出現在音樂廳的記者席，還有些混雜在台下觀衆中，有一個甚至携帶着錄音機，把所唱的「白雲故鄉」和「凱旋歌」錄起音來。

當「凱旋歌」唱完了，他們便聯羣結隊離去。很多學生對這些人表示無比的討厭，把政治帶到學生的音樂會中，是件太令人厭惡而掃興的事。

據說：音樂組的有關人員，在演唱那天中午，還接到一些「怪電話」，要「喝令」音樂組取消那首「凱旋歌」的演出。但是音樂組沒有加以理會。

三月四日的文匯報，在一篇以「不許利用音樂節反共反華」爲題的短評，這樣寫着：「居然將蔣幫填詞的反動歌曲凱旋作爲比賽選曲，明目張膽地向參加的各校推薦，甚至叫官校帶頭選唱，我們要嚴正質問港英教育司，你們這樣做，到底是何居心？」

又說：「反動歌曲凱旋赤裸裸地叫囂反共反華，充滿了對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刻骨仇恨，充滿了對中國人民的革命政權歇斯底里的咒罵和攻擊。港英教育司要把這樣的反革命歌曲列爲音樂節的演唱內容，這是港九愛國同胞絕對不能容忍的。」

左派這樣對「凱旋歌」恐懼，可以由這一連串的攻擊爲證，在文匯報連續以「讀者來信」專欄，更不斷對教育司及「凱旋歌」加以强橫的責罵。

他們一再强調：「港英教育司必須立即取消這支反動歌曲的上演，港九愛國同胞正注視港英對此一件事的態度和處理。」

可是，就在同一時間，普慶戲院卻上演「革命歷史歌曲演唱會」，左派說這些「革命歌曲，受到了香港同胞熱烈歡迎，各區街坊羣衆已經開始練唱開來了！」

左報形容這次革命歌曲演唱會，「場場爆滿，還有大量未能買到票的觀衆，擁到戲院大堂，希望有人退票，能臨時獲得一票，但都未能如願。」

這是件多滑稽而令人感到可笑的事！左派可以明目張膽地在戲院大唱其「革命歌曲」；可以大呼「港英必敗」的口號，並沒有人去加以干涉，加以取締。可是音樂節中，僅僅是唱一首「白雲故鄉」，一曲「凱旋歌」，左派卻大施恐嚇，高呼抗議。

我們要問，這是個什麼世界？是個强橫無理的世界？抑或是自由平等的社會？

說起改填歌詞，左派可算是個中高手，他們經常把一些流傳的民歌及地方小調，改填爲肉麻當有趣的歌詞，二月二十八日的文匯報一篇特稿，就「大唱革命歷史歌曲」爲題，內文有這樣的一段：「把歌詞改寫後重新發表，使歌曲的革命音調得到更好的體現，也更切合於當時的革命鬭爭歷史的實際情況。」

他們大改歌詞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別人填改歌詞，他們就作無恥的謾罵。

「凱旋歌」是首雄壯、感人而充滿活力的歌曲，那晚參加這組競賽的有聖保羅書院、香港仔工業學校、慈幼學校、英皇書院及蘇浙公學，結果由聖保羅以一百七十七分取得冠軍。

當這些在香港生長、在香港長大的男學生，高歌着：「先祖們犧牲多少血汗，方換來今日錦繡河山，青年們能不努力奮勉，人人作先鋒，個個向前衝，爲國而戰，誰是懦弱青年？……」時，整個音樂廳的聽衆靜悄悄的，只有這些雄亮的歌聲在作繞樑三天的迴響。

「羣山浮在海上，白雲迷漫山傍，雲層的後面，便是我的故鄉，海水茫茫，山色蒼蒼，……我卻望不見故鄉……」這首「白雲故鄉」的歌詞是韋瀚章所作，是感人心腑，令人感慨萬千。是的，「白雲故鄉」，我們應、該高唱「凱旋歌」歸去！



第六回合

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廬山舉行的八屆八中全會上，彭德懷聯絡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共同簽名，提出了反對三面紅旗的「意見書」，對毛澤東犯顏直諫。彭德懷是一位老粗，他不諳鬬爭技術，要學海瑞罵皇帝那一套，使毛澤東下不了台，結果，彭等被指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遭受了批判。據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林集團公佈的文件透露，劉少奇曾積極支持彭等的反黨活動，陰謀把原來準備的會議紀要，篡改為一個反對毛澤東的反「左」文件。在八屆八中全會的決議中，雖然彭等在國防、外交、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被罷免，但他們的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卻仍然保留。決議並特別指出：「八屆八中全會認為：黨對於彭德懷仍然應該採取滿腔熱誠的態度，幫助他認識和改正自己的錯誤。」從此可知，彭等的「意見書」獲得劉少奇等大多數中委的同情，沒有受到嚴酷的清算與處分。對於這一結果，毛澤東並不滿意，文件透露，他當時曾憤然說：「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鬬爭，是一場階級鬬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鬬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鬬爭，看來還得鬬下去，至少還要鬬二十年，可能要鬬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鬬爭才會止息。」（見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彭德懷及其後台罪責難逃」）他已把彭等的錯誤提到原則性的高度，已不再是內部矛盾而成為敵我鬬爭了。這樣，又怎能僅僅撤去公職而仍得保留黨內名位呢？這是毛、劉鬬爭的第六個回合。劉少奇與彭德懷雖未必事前有勾結，但事實上劉少奇集團確曾大力支持了彭德懷的反毛行動，使毛在黨中央的威望大跌。這一回合遂造成了後來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因子。

第七回合

從一九六〇到一九六二，是所謂三年困難期間。在這個期間，雖然表面上仍在推行三面紅旗的政策，但骨子裏已作了極大限度的改變，改得與毛澤

毛、劉鬬爭

屆九中全會，提出了「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全黨全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方針」，而對重工業則採取調整、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在農村人民公社、工交財貿系統、文化學術部門、外交政策方面，實行了一系列比較溫和的措施。毛澤東迫於形勢，對於這些比較溫和的措施不得不同意，但他同時也並不甘心，在某些方面，如加強反蘇反修，支援亞、非、拉丁美洲的革命，反右傾思想，進行階級鬬爭等等，仍在堅持己見，不肯讓步。在文革中，劉少奇被指為在那時提出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口號，掀起了「單幹風」和「翻案風」，走向現代修正主義的道路。而那時的所謂上層建築的文學藝術、學術研究、新聞廣播，也顯明有了修正主義的傾向。有些雜文和戲劇，借古諷今，對三面紅旗，對彭等的罷官，對毛澤東獨斷獨行的作風，都有露骨的指責。特別是吳晗的「海瑞罷官」，鄧拓的「燕山夜話」，含沙射影，指桑罵槐，更加激怒了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有七千位五級以上的幹部參加的擴大工作會議上，為討論三面紅旗的總結，劉少奇、鄧小平與周恩來、林彪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劉、鄧攻擊三面紅旗，周、林則維護三面紅旗。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發表的重要講話，因劉少奇等的抵制，一直沒有得到發表。也在這一年，彭德懷不但沒有遵照八屆八中全會的決議「改正錯誤」，反而更提出了八萬字的「意見書」，企圖翻案。劉少奇更在八月，發表了他經過自己修改補充的舊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其中對無原則的黨內鬬爭和個人崇拜，暗指毛澤東作了猛烈的抨擊，把此書的單行本以命令發到全國學習。迫得毛澤東在九月舉行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鬬爭」的號召，再次闡發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經過修改補充之後公開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有關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着

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才能解決的理論。他的講話全文也是一直未見公佈，在文革運動中的文件裏，間有零星的摘引，我們才知道毛在講話中曾主張向人民進行階級教育。但是八屆十中全會發表的公報，並未提及。可見次年興起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這次會議上，已經毛澤東提出，但未獲通過，以致沒有作出決議。這時稍後，據毛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透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中央主席、副主席、總書記組成），劃分為一、二線，由劉、鄧等負責第一線工作，毛則退居第二線。這是毛、劉鬬爭的第七個回合，此一回合，使毛在黨中央失去了直接領導的權力，而劉、鄧在執行政策時不必再向毛澤東請示，並且可以拒絕執行或修正毛澤東的指示。

第八回合

一九六三年五月，在一次中央工作擴大會議上，由毛澤東主持製訂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所謂「前十條」），頒行之後，展開了全國範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亦稱四清運動）；在「決定」中也提出了階級鬬爭、生產鬬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配合着四清運動同時進行。這個運動實際上就是文革運動的前身，因為它們的重點全在鬬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時一些重要幹部都下鄉蹲點。劉妻王光美曾到河北省唐山桃園蹲點，沒有按照「前十條」的規定辦理，到了一九六四年四月，王光美寫了一篇「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劉少奇便根據這個文件，在九月召開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重新製訂了與「前十條」不同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即所謂「後十條」），頒發實施，並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要把「後十條」在全國人民中宣讀。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上，主持製訂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所謂「二十三條」），又否定了「後十條」，但在執行的時候，仍然不能順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發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中，曾對「

級文化大革命，把四清運動進行到底。」從一九六三到一九六五這個三年期間，毛、劉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上展開激烈鬥爭的同時，在軍隊中和所謂上層建築的文化教育領域中，也發生了不相調和的鬥爭。林彪號召大學毛著，突出政治，强調四個第一，手令軍中印發毛語錄；羅瑞卿卻不以爲然，在一九六四年搞大比武，强調軍事技術第一，並使人諷刺林彪多病，應該讓權。毛澤東號召全國大學解放軍，中宣部卻以爲大學毛著是庸俗化。毛澤東主張教育革命，使學生除聽課外還要學工農兵；劉少奇提出兩種教育制度，一面維持正規教育，一面發展半工（農）半讀教育。毛妻江青與上海的柯慶施、張春橋，遵照毛的意旨提倡現代戲，文藝大寫十三年；北京的彭眞和陸定一、周揚等表示反對與抗拒。毛在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兩年，先後對文藝部門發出兩次批示，予以嚴厲斥責，要他們進行整風；周揚等發動的批判和整風，卻只採取文字上自由討論的方式，沒有掀起一個清算鬥爭的轟轟烈烈的運動。毛在一九六五年九、十月間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卻未獲支持。這才迫得在十一月指使上海的姚文元發射了文革運動的第一槍，毛自己也於這月到了上海。這是毛、劉鬥爭的第八個回合，鬥爭的情形已是萬分複雜，而鬥爭的態勢也已到了短兵相接的邊緣。

第九回合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到上海，與林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在一起，與北京的中共中央形成一個對峙的局面，當時有南北二中央之說，顯示中共中央已經分裂爲二，恰如以後毛、林集團的文件所說，一爲以毛爲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一爲以劉爲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據一九六九年上海批判周而復「上海的早晨」時，說這樣的兩個司令部在「解放」之初已經形成，自然誇大之詞。）

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在上海「文滙報」刊出後，反應非常冷淡。由「人民日報」轉載時，彭眞親自寫了「編者按語」，號召展開學術討論，並不以該劇爲毒草。接着全國報刊討論這個問題，竟有不少的學術界中人稱譽吳晗，反而對姚文

個回合（下）

彪委託江青在上海主持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力主批判「海瑞罷官」等毒草，會談紀要經毛澤東親自修改三次，透過中央軍委下達全國。同時，以彭眞爲首的中央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亦在北京開會，力主對「海瑞罷官」展開學術討論，强調在眞理面前人人平等，制定了學術討論的提綱，經劉少奇批准以中共中央名義頒發全國。這是南北二中央所唱一齣頗爲精釆的對台戲。三月，掌握中共軍隊指揮大權的總參謀長羅瑞卿，在上海爲林彪逮捕以予判批，羅迫於自殺未遂，失去自由。三、四月之間，劉少奇與陳毅出國訪問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北京即爲林彪由東北所抽調來的軍隊迅速進駐。四月，毛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鬥爭了彭眞。當劉少奇從國外歸來時，「解放軍報」突於四月十八日發表了文化大革命的社論。後來毛澤東遂以中央的名義發出「五・一六通知」，廢除彭眞前在二月發出的學術討論提綱，撤銷以彭眞爲首的五人小組，並規定積極推行文革運動。六月，北京市委、「人民日報」、「新華社」在槍桿子威脅下改組，劉少奇批准派工作組到各單位推動文革運動。北京大學聶元梓等貼出了攻擊校長陸平的大字報，遭到校長陸平及工作組的鎭壓，毛澤東卻下令將此大字報廣播全國。七月，毛由武漢回到北京，撤銷了工作組，於八月一日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親自貼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攻擊劉少奇，在軍人及紅衛兵參加會議的情形下，强制改組了中共中央的高層組織，中共副主席除林彪一人予以保留外，餘皆罷免，劉少奇名次由第二貶降爲第八。此是毛、劉鬥爭的第九個回合，毛、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非法手段，利用軍隊與紅衛兵擊敗了劉少奇。

第十回合

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毛即利用紅衛兵乘勝追擊，鼓舞他們破舊立新，鬥爭當權派，並於一九六

機構打碎，使社會秩序大亂。但是奪權並不順利，遭遇到各地經濟主義的反撲；而企圖推翻十一中全會決議的所謂「二月逆流」，亦由北京、上海傳染到各地。三月底，毛、林集團開始給劉少奇扣上「黨內最大的走資當權派」「黨內頭號走資當權派」「中國赫魯曉夫」等帽子，展開大批判。之後，劉少奇即被剝奪了國家元首的名義，不再公開露面。直至一九六八年十月，那時全國二十九省市區已經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毛澤東召開了八屆十二中全會，始作出決議，定劉爲叛徒、內奸、工賊，撤銷他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永遠開除出黨。至此劉少奇個人已被毛打倒，這是毛、劉鬥爭的第十個回合。

結論

(1)毛、劉鬥爭亙二十年之久，七億人民替他們付上了鬥爭的代價，是人類史上空前未有的浩刧。毛所說的發動羣眾，實際上是利用羣眾，利用過後，一腳踢開，再予壓制。正如大陸上的流言，「這運動，那運動，運動後期整羣眾。」多少紅衛兵及造反派頭頭，不是已經遭到逮捕和處決了嗎？(2)劉經過十個回合，雖已爲毛鬥垮，但鬥爭並未止息，因爲共黨的本質就在鬥爭，劉少奇第二、第三還要出現。現在毛妻江青和林、周之間，不是已就發生了嚴重的磨擦嗎？(3)毛、劉實是一丘之貉，鬥爭只爲爭權，只講自己的現實利害，不顧國家的存亡和人民的死活。（實例太多，不勝枚舉。）我們不能對這個獨裁政權存有任何幻想，像外國人那麼天眞。(4)此次文革運動，陳伯達已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多次講話指出，說它自一開始即是一個奪權鬥爭。這是毛、林集團自己說出來的眞話。這也說明了毛澤東的大權，自「解放」之後已逐漸爲劉少奇竊取了去，自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起，他就企圖把失去的權力從劉的手中奪取過來，直到文革爆發，才算如願以償。

至於所謂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云云，文化革命云云，只是障人眼目的烟幕而已。不然的話，劉少奇被指爲修正主義的路線，如農村的自留地和自由市場，現在就不會存在了；如和平共處的外交五原則，現在就不會恢復了。

趙聰

提心吊膽（相聲）

南方朔

張龍：寫出鴻文動萬家，居然老樹發新芽，最驚來日北風起，好向庭前掃落花。

趙虎：三哥，最近怎麼不見你報刊載國內專訊了。

張龍：你是說的那一類？

趙虎：最近幾個月，你報不是一連發了兩則國內專訊，報導中蘇談判情況，本港愛國報紙一齊轉載，好不威風。

張龍：唉！別提了，社長正為這件事傷透腦筋，最近瘦了好多。

趙虎：你恐怕弄錯了，是不是在馬場失意，幾次穿雲箭都未曾買到？

張龍：倒不是，社長在馬場一向得意，即使偶有小挫他也不會介意，總之一年馬季下來，準贏就是了。

趙虎：是不是去那個什麼俱樂部，被太太抓住了？

張龍：這也是常事，由於抓不勝抓，聽說太太現在已不管他了。

趙虎：這也不是，那也不是，社長到底為什麼清減了呢？

張龍：剛才不是同你講了，為了那兩篇專訊。

趙虎：你同我講了也是白講，因為我不明白。

張龍：你知不知道這兩篇專訊是誰寫的？

趙虎：不是寫明本報專訊嗎？當然是駐廣州及北京的記者寫的了。

張龍：你真是渾，這兩篇專訊都是在香港寫的，都是社長自己執筆。

趙虎：這又奇了，社長還想撈幾文稿費嗎？

張龍：你越說越胡塗，這是組織上叫他寫的，一定要他自己執筆。

趙虎：我真是越聽越胡塗，組織上要社長寫專訊，刊在你報上，然後再由全體愛國報紙轉載，與其繞這些彎子，當初乾脆由通訊社發稿豈不是更好嗎？

張龍：這裏許多曲曲折折的事，我們無法了解，據說由北京交下來的綱要，指定要社長寫成專訊，在我報發表。

趙虎：恭喜！恭喜！這樣說來，你報成了海外的人民日報了，所以愛國報紙都要由你報領導，這當然是好事，不是壞事。

張龍：真照你的說法，社長怎麼急得減磅呢？

趙虎：也許是喜歡過頭吧！

張龍：別渾了，人祗有心廣體胖，那有喜歡過頭，反而瘦了的。

趙虎：三哥，我渾，你不渾，你且說你的看法給我聽聽？

張龍：照我的想法，大概社長擔了心事，恐怕將有後患。

趙虎：有什麼後患，是組織上交下的，又不是社長自己造的。

張龍：你知道，目前中蘇之間在拚命罵陣，社長出頭罵蘇修一頓當然沒有關係，設或有一天中蘇和了，蘇修變成了老大哥，社長單槍匹馬在海外批評蘇聯，這筆賬怎麼算？

趙虎：你說我渾，我看你真渾哩！咱們這邊的事，向來就是如此，翻翻五年前的報紙，對劉少奇、鄧小平怎麼稱呼？大字標題連姓都不帶，簡稱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親到不能再親，可是現在一翻臉，祗要罵叛徒內奸就成了，誰去抄舊賬？

張龍：這倆話不是這麼說，當時稱呼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的不僅僅是我報，從人民日報起皆是如此，想追究也追究不來了。

趙虎：捧陶鑄同志呢？把陶鑄的文章、詩逐篇刊載，當時什麼好話未說盡？

張龍：那些事也不過與稱呼少奇同志、小平同志一樣，有啥稀奇。

趙虎：可是少奇同志也罷、小平同志也罷，還未作這麼多的歪詩要人去捧，比起陶鑄還勝一籌。

張龍：沒辦法，人在矮簷下，不敢不低頭。

趙虎：我還是不明白，陶鑄同社長關係這麼密切，怎麼陶鑄倒了，社長未受到影响？

張龍：這點你又不懂了，陶鑄祗是一個省的主管，影响不大，所以陶鑄一倒，我報跟在後面一罵也就沒有事了，這回卻是完全不同。

趙虎：怎樣不同呢？

張龍：這回惹的是蘇聯，過去的老大哥，現在的蘇修社帝，力量比我們大，威望也比我們高，現在雖然在鬭爭，說不定將來還會和的。

趙虎：怎麼，你以為我們同蘇修會和解？

張龍：這可說不定，假使領導方面不是顧慮到有一天還可能和解，為什麼不由通訊社直接發消息，指責蘇修無意和解，卻要我們社長出面。

趙虎：社長出面還不是一樣，報紙都是黨的，現在又沒有民營報紙，到時黨要否認也否認不來。

張龍笑笑：黨不必否認報紙的地位，卻可以把責任推向寫專訊的人，指他造謠生事，破壞中蘇兄弟般的友誼，到時社長就慘了。

趙虎：這一套辦法從那裏學來的，好似毛主席語錄都未載過。

張龍：這是毛主席從三國演義中學來的，曹操借運糧官的人頭以平眾憤，你應該記得，現在就是走的這步棋。到了那麼一天，黨組織方面一翻臉不認賬，社長就變成曹操的運糧官了。

趙虎：我覺得事情還不是這麼簡

單，是不是毛主席又在用計？

張龍：怎樣用計；

趙虎：很可能是邊界談判沒有進展，想對蘇修施壓力，但是又無策可施，再造一個珍寶島或裕民縣事件，吃虧的還是我們，不但死得人多，也影响了士氣，最好的辦法還是從宣傳方面着手。

張龍：有理，不過搞宣傳有中央文革小組、有新華社、有人民日報，也輪不到咱們社長出頭。

趙虎：我估計談判前大概有個協定，在談判未結束之前，雙方皆不得向外發表消息，新華社、人民日報自然不便出面，就輪到社長了。

張龍：這話倒是有理，蘇修到今天雖然日日在罵我們，但是有關邊界問題談判的事，卻隻字未提。

趙虎：這樣看來，雙方的談判眞眞是欲和不成，欲罷不能，不知要談到幾時了。

張龍：談到最後實在談不攏，恐怕要打一仗了。

趙虎：眞打起來咱們憑什麼同蘇修打呢？

張龍：據上級透露，蘇修有的咱們都有，咱們有的，蘇修卻沒有。

趙虎：這又是指的什麼？

張龍：蘇修有飛彈，咱們有；蘇修有火箭，咱們有；咱們有生產建設兵團，蘇修卻沒有。

趙虎：生產建設兵團能有什麼用處？

張龍：用處可大了，平時種田，戰時運彈藥，必要時還可以補充隊伍作戰。

趙虎：光靠生產建設兵團還是不成，因爲我們兵力比起蘇修實在太懸殊了。

張龍低聲：還有美帝在暗中幫助我們。

趙虎跳起來：有這樣的事，美帝是我們頭號敵人，到今天愛國報紙還在排日罵美帝，怎麼美帝會幫助起我們來？

張龍擺擺手：你安靜一點，聽我說，我們罵不罵與美帝幫助我們，並無直接的關係，俗語說打是親，罵是愛，你懂不懂？

趙虎大笑：怪不得三嫂成天打你罵你，你神色不變，原來這是親愛。

張龍：不要胡扯，聽我說，美帝幫助我們也不是公開送來槍砲子彈或大米小麥，而是運用一種精神支持。

趙虎：毛主席語錄就是一切精神的源泉，美帝又怎樣在精神方面支持我們？

張龍：你知道在我們同蘇修由小戰就要演成大戰時，美帝突然發表聲明，絕不介入，這一點對我們來說，等於吃了一顆定心丸。

趙虎：這點我知道，還有呢？

張龍：還有就是恢復華沙會談，正式接觸。

趙虎：華沙會談，談的事也不關蘇修的事。

張龍：雙方代表關着門談，你知道他們談的什麼事，中間又沒有第三者在場。照我想，美國大使起碼要告訴咱們的代辦，你們祇管同蘇修幹，我們不但守中立，還要給你們幫助。

趙虎哈哈大笑：三哥，你這眞是拿我這個渾人開心，美帝會幫助我們打蘇修，你的消息從那裏來？

張龍：說來也不奇怪，你祇要留心看報紙就行，最近美帝放寬禁運，所有戰略物資皆可運來，是不是有意幫助我們？因爲一旦打了仗，最需要的就是戰略物資，美帝恰在這時取銷禁運，不是有意幫助我們是什麼？

趙虎：美帝爲什麼要幫助我們？眞使人難懂了。

張龍：其實也沒有什麼奇怪處，美帝替我們打氣，要我們去打蘇修，他們正好坐山觀虎鬪，無論誰勝誰敗，美帝都先討了便宜去，因爲雙方面都是美帝的敵人，那個敵人敗了對美帝都有利。

趙虎：你這一說，我又明白了一件事。

張龍：你明白了什麼事？

趙虎：你知道我們在此地有一間旅行社，過去任何外國人要到中國觀光，皆要到這間旅行社辦手續，但是十次幾乎就有九次批不准，美國人一萬次也不批准一次。

張龍：這是上邊的政策，他們也作不了主。

趙虎：話是不錯，可是，美國人去申請入境，不准他去沒有關係，應話好言相對才是。可是裏面的同志總是冷冰冰地，祇說一句話，有時一句話都不說，搖搖頭就算了。

張龍：這樣的同志才是眞正能站穩立場，應當表揚的。

趙虎笑笑：可是現在卻變了。

張龍：啊，怎樣變的。

趙虎：現在旅行社的同志見到了美國人，笑臉相迎，用英語交談，並拿出有關旅行的書籍，請美國人看，十分老友。

張龍：這又是上面的政策變了，否則他們也不敢同美國人勾搭。

趙虎：還有幾間愛國書店，一見美國人進來買書，忙不迭打招呼，其實美國人皆會說中國話，他們卻偏要說英語，這是不是媚外？

張龍：這也是上級的意思，不干他們的事。

趙虎：上面的政策太容易變了，眞使人無所適從。

張龍：所以我們社長感到擔心，就怕有一天上面政策來個突變，把罪名向他一個人頭上一加，到時候怎麼辦？

趙虎：怎麼辦，再糟也是社長一個人的事，與你們無干，你急什麼？

張龍：老四，話可不是這麼說，社長一旦出毛病，不問他被解北京，還是自己去了台灣，報社都要關門，由天津遷到北京的那間老報館就是現成例子，到時我不是又要失業了？

趙虎：**啊！思往事，實堪嗟，津門舊報稱奇葩，一朝遭遇紅孩子，毀盡新聞七寶車。**

附啟

迢迢先生的「海外見聞錄」，尚有南斯拉夫、匈牙利、波蘭、捷克等共產國家，與西伯利亞之遊。但因積壓有時間性之稿太多，不得不暫停數期，容後續刊，敬希作者原諒，讀者注意。

・編者・

海外見聞錄

保加利亞的首都蘇菲亞【下】

迢迢

可惡的職員　可憎的面孔

大約九時了，還不見那導遊的女子來，於是有人去問旅客部的女職員。那位坐在當中的女職員，相貌雖然生得不錯，但言態醜惡得卻像一隻母老虎，她竟大發脾氣，指着壁上的鐘，拉長了臉孔，把問她的人罵了個狗血淋頭。我看見那個旅客氣得青白了臉，悻悻然的走開。在旁的一個美國佬卻暴跳如雷說：「她們永遠是不守時的，永遠沒有時間觀念的……。」

那個女職員既是政府旅客部的人員，她的態度給旅客們一個惡劣的印象，是不容否認的了。為什麼對外的人員，都不訓練一下，使其待人和靄一點？

事後，我和一位同伴（他是白人）談起這問題，數年前，他一度經蘇聯到北京去訪問，他說，在北京也還好，一下飛機，人員招待，奉茶奉烟，十分客氣。但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對待外國人又是另一種面孔。至於在莫斯科和東歐，經常對你只有瞪大眼，拉長面孔，叱喝、謾罵，把你氣得要死。別忘記共產黨奉行的是「恨」的教育，上級對下級如走狗。就如這個女職員，在她心目中，她是上級，所有旅客都是下級，所以她才有這樣的官僚態度。

日本人吹牛　波蘭人訴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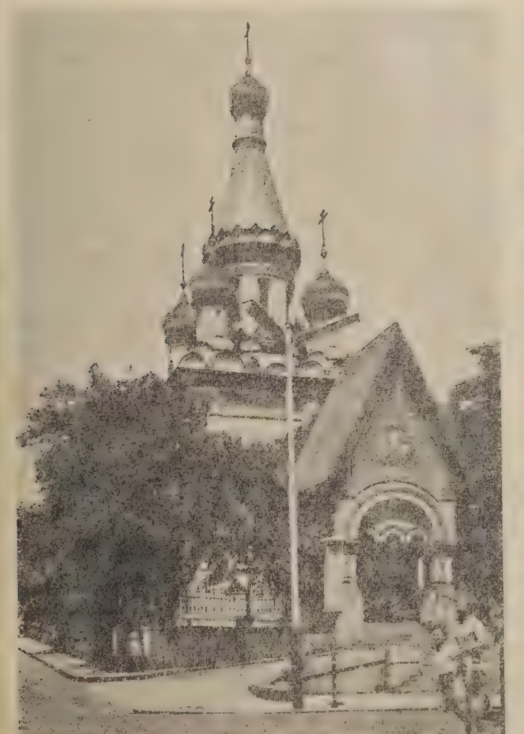
導遊員遲到，大家又不敢去問，因為那女職員的兇橫態度，沒有人再敢去碰釘子，我們只有在大廳和旅店的門外走來走去。我忽看見一個穿藍色衣服，穿起紅背心的老婦，正在酒店門外打掃街道。於是，我舉起相機，拍了一張照片。這時，一個日本中年男子走來「格哩格多……」的向我說起日本話來，大概他誤認為我也是日本人。我只有用英語向他說，我不是日本人，是中國人。他就轉而用英語向我說：「呵！呵！我看見你在拍照，你的相機是日本製造的嗎？」「不，我這個是德國相機。」「你知道日本能製造很好的相機，還有收音機，也很出名的。」「知是知道的，閣下是否任職此種物品的推銷員？」我眞有點看不起這自大狂的日人，所以不客氣的問他。「呵！不是的，我是一個日本醫生。」「呵！那就失敬了……」他還想向我大吹牛皮，恰巧大家說導遊的人到了，於是我乘機走開去找老周夫婦在一起。

到里維拉（Rila monastery）修道院，坐了約三個鐘頭的巴士才抵達。據說是建於十世紀的一座苦行僧修道院。牆壁粉飾着赭色和白色的條紋，教堂內金碧輝煌，外面牆壁，畫滿着耶穌受難、聖母聖嬰等壁畫。午餐，我們就在這修道院後面餐室進食。同桌的有一位從德國漢堡來的商人；一位從波蘭來的工程師。據那工程師說，他們的工薪，每月只有百多元美金的樣子，渡假只能在東歐境內，想到非共產國家去旅行，就行不得也。

「嘩！」周太太直言無忌的說：「我們在美國，像我在教中學，每月亦有一千元的薪水，你只有一百多元，你豈不是要儲錢旅行嗎？」那工程師苦笑着說：「靠自己儲蓄，那是一輩子也不可能儲到一筆錢來旅行的。像這次旅行，是上級賞給的，這樣的機會，不知多久才有一回。」

黨員奉行恨　人民追求愛

次日，我們仍是集體乘一輛大巴士參觀城內的名勝，昨天的導遊女子，是一位打扮妖嬈的年青女子，我們在途中和她談話，知道她曾經到過西德、奧大利等國遊覽，她有一個未婚夫在當兵。這個女子跟我們談話，一點沒有政治意味，也沒有一點共產主義的名詞，看上去還有點憂憂鬱鬱似的。但今日的女導遊就不同了，她也是一個年青女子，穿着樸素，雖然口若懸河似的在報導，講解所經過的名勝，但臉上的肌肉，卻是緊崩崩的，完全沒有一點表情，我又禁不住問她可是個共產黨員？她承認了。我把錄音機的收音筒叫她拿着錄音，她



保加利亞首都蘇菲亞古教堂之一

也不以爲忤，大大方方的接着對着咪高峯講，幾個美國人提出來很尖刻的問題，她也能對答如流，事事站在共產黨的立場說話，她是個經過專門訓練的女導遊。今天我們參觀的亦無非是這首都內的教堂大學、紀念碑、有名的建築物等等。最有趣的我們去參觀一間大的天主教堂時，有人發問：「保加利亞的共產黨，是否信仰天主教？」她答說：「絕不！共產黨相信人由動物進化而來。」又有人問：「但是爲什麼這班帶紅領巾的小孩子，卻帶他們來這教堂參觀呢？」她說：「這是讓他們知道在歷史上有這麼一回事，我們並不宣傳教義。」但是我們卻看見有些小孩子們在胸前劃十字，活像是個小天主教徒，大概這是從家庭父母中學來的。因爲我們到一間古老的羅馬教堂裏面參觀，裏面居然有許多虔誠的信徒在膜拜，而且燭光輝煌呢！

蘇菲亞的市面，比莫斯科熱鬧多了，在我們酒店附近，就有許多舖子，百貨公司，食物舖裏的水果食物也很多。我特地進去買些梨子、蘋果之類，價錢不很貴。從酒店走過一條馬路，就是最大的百貨公司，裏面顧客很多，但是貨品質料很劣。使我感到驚奇的是，賣香水的部位特別多，後來一採聽，原來蘇菲亞是以產玫瑰香水而著名的，怪不得每條街上都可見到玫瑰花。玫瑰香水據說婦女們用來洗澡洗面均佳，每元美金可買到一大瓶。因爲攜帶不便，我們只揀些瓶子小的，名貴的來買。還有他們的銅質人造手飾也十分別緻，女客們圍着購買，花了不少時間。

除了那些旅遊部的女職員的官僚作風，給與我們不愉快的印象外，我們覺得保加利亞人，是比蘇聯的人民有較多的自由與愛心。



保加利亞蘇菲亞之國家劇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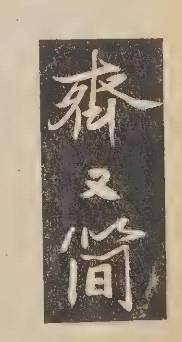
保加利亞小鎭一角（古哥德式小教堂）

熱鬧的美國佬　冰冷的東歐人

第三日，我們一行趕到機場，未曾進入大門，便聽到一陣嘈雜、擾嚷的聲音。我們不由得互作會心地微笑地說：「這一定是從美國來的遊客。」及至進入了候機室，果然不出我們所料，這是從美國來的一個醫藥團體，集體到東歐某黑海勝地去開會的。他們都是夫婦同來，昨天從莫斯科來，經蘇菲亞而去目的地。本來我們大家從美國來，在美國時不感到我們自己愛說話、好喧鬧，但是經過這十多日的東歐旅行，雖然人是看到不少，總感到所有的人都是靜默的，不愛說話。連我們也感染了這種情緒，所以我們一聽到這種喧嘩嘈雜的聲浪，就直覺地感到，這一定是剛從美國來的遊客。因爲美國人那種天眞、自由、獨立的性格，是別國人所沒有的，他們一張嘴，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吱吱喳喳的說個不停。我們一進去，那就更加嘈吵了，大家忙着互通姓名，互告旅遊的情形；幾位女太太更大忙特忙，交換照片，交換地址，不到五分鐘，就親熱得像老朋友一樣。連那幾個在檢查護照的軍警，原是面帶寒霜的，現在也不禁時露笑容，望着這批嘈吵的人羣。

大家原是共同生活在這地球上的人類，但這候機室裏面的一羣和外面的人是多麼的不同啊！同是人類，難道不應該如此親熱的，爲什麼要互相猜忌、互相仇恨呢？

春曖花開的時候 星星·月亮·太陽 比較談【七】



相似的情節和相似的文字（上）

關於春、星兩書中的人物部份，我已先後比較過了，是否「抄襲」或究竟誰「抄」了誰，眼睛雪亮的讀者自然不難看出。因此，我也暫時不必忙着作結論。

一部小說，除了「人」便是「事」，如果讀者看過兩書之後，覺得星書的故事不同，而便認定在「事」的方面沒有「摹擬」嫌疑，那便上了作者的當了！因爲他的「改裝」工夫做得相當到家，「走馬看花的讀者」粗畧看去，很難發現其中眞象。現在讓我替各位找找看。

星書中所描寫的，除了愛情以「抗戰生活」爲最多，這一部份也是作者「自覺得稍有成就」，而認爲「這要歸功於我本身的生活經驗」自豪的（見星星月亮太陽寫作經過）。好吧！我們就從作者最得意的部份談起。

一、救亡刊物

春：「他報告『八‧一三』以後，從北平、上海、東京，回來了一批文化朋友，集中在省城，和原在省城工作的一批朋友，聯合起來，先辦了個救亡刊物，跟着又辦了個游擊訓練班。」（三一四頁）

星：「在課外活動中，最引起我興趣的，要算是沈超籌辦的文藝研究會……很短時期，我們的陣容竟然壯大起來。在省城一家著名的日報副刊上，找到一塊習作的園地；也許配合時局的需要，這家報館藉此來鼓勵青年人愛國的熱忱，在篇幅上，很快由半月刊增改為週刊；並且特地派了一位助理編輯蘇亞南小姐，來指導我們。」（四四頁）

春書中的「救亡刊物」，是由各地回來的文化人在開封創辦的。規模相當龐大，的確具有不可漠視的影響力。而且時間恰在「八‧一三」之後，開封的報刊又不多，也確能「配合時局的需要」。但星書中的「習作園地」，卻是徐堅白初進高中時「找到」的，距「蘆溝橋事變」還有四五年之久，不知怎樣「配合時局的需要」？而且幾個剛剛學習寫作的中學生，在京滬那種政治、文化中心地區，報刊如林，又怎能在當地社會文化活動上佔到地位？

同時，春書的故事，發生在豫皖邊境的商城，那裏距開封很遠，所以呼開封爲「省城」，那是一樁非常自然的事。可是星書的故事，本來就發生在江蘇的「省城」——鎮江，爲什麼還學姚雪垠的口吻自呼「省城」？這樣的「摹擬」態度，未免過於「食古不化」了吧？

二、宣傳工作

春：「在吃飯時候聽到了台兒莊大捷消息……當天下午上課暫時停止，以便全體動員起來編寫壁報和排演戲劇。」（二〇八頁）

又：「全體同學要分組下鄉宣傳……黃梅參加的一組由羅明領導，擔任家庭訪問和一般的口頭宣傳。小林參加的一組由張克非領導，擔任歌詠和化裝宣傳。」（三二頁）

星：「在岳南的鼓勵下，我參加了學校裏各種宣傳的組織。出壁報、散傳單、編寫劇本、甚至做演員；從舞台上演到街頭。」（二〇四頁）

我在第一篇「比較談」中，曾說星書作者太「缺之常識」，看了這段描述，更證明我的看法不錯。理由如下：

春書中的宣傳工作，是在台兒莊大捷之後，地區是在豫皖邊境，所以作得有聲有色，如火如荼；但星書中的宣傳工作，是在抗日戰爭還未爆發之前的北平；讀者曉得那時的北平是怎樣的處境嗎？我們再聽聽當時的北大校長蔣夢麟博士怎麼說：

「不久日軍突破國軍沿長城佈置的防線，步步向北平進逼，北平軍民已開始準備撤退。……後來才知道黃膺白（郛）已代表中國在午夜簽訂塘沽協定（筆者按：即所謂何梅協定），根據此項協定，日軍在佔領河北省北部以後，將暫時停止前進。日軍佔領上述地區之後，就在當地成立「自治政府」（筆者按：即殷汝耕漢奸組織），並催促留在河北的國軍司令官與他們合作，在北平也成立一個「自治政府」……北大教授就在這緊急關頭發表宣言，聲明誓死反對華北的所謂「自治運動」。……一天下午，一個日本憲兵到北大來找我，『日本在東交民巷的駐防軍請你去一趟，談談他們希望了解並且需要你加以解釋的事情。』他這樣告訴我。……我走進河邊將軍的辦公室以後，聽到門鎖咔嚓一聲，顯然門已下了鎖。一位日本大佐站起來對我說：『……我們司令請你到這

裏來，希望知道你爲什麼要進行大規模的反日宣傳。』……『你說什麼？我進行反日宣傳？絕無其事！』……『那末，你有沒有在那個反對自治運動的宣言上簽字？』『是的，我簽了名的。那是我們的內政問題，與反日運動毫無關係。』……『呃，你知道，關東軍對這件事有點小誤會。你願不願意到大連去與板垣將軍談談？』這時電話鈴響了，大佐接了電話以後轉身對我說：『已經給你準備好專車。你願意今晚去大連嗎？』『我不去。』『不要怕，日本憲兵要陪你去的，他們可以保護你。』……『如果你們要強迫我去，那就請便吧——我已經在你們掌握之中了。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強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的校長，那你們可就要成爲笑柄了。』……第二天下午，宋哲元將軍派了一位少將來勸我離開北平，因爲他怕自己無力保護我。』（西潮一五五至一五六頁）

我引了上面許多話，並不是爲了騙稿費，而是想讓青年朋友們了解一下當時北平的處境，是如何險惡！漢奸殷汝耕的僞「冀東自治政府」成立了；「冀察特殊化」了；中央直系部隊不准駐留，但日軍卻可調來調去！連身爲北大校長國際知名的將博士，他們也敢公然綁架，其他的人更還用說？當時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眼看着也不敢過問。如果在這種情形之下，還敢公開作「抗日活動」，我想，徐堅白一行人縱像貓樣的有「九條命」，恐怕也會被日軍槍斃第十次，而這部「摹擬」鉅著便也「到此止步」了！這樣的「生活經驗」，不知作者是怎樣得來的？

這是「盲目摹擬」的結果！

三、讀書與救亡的辯論

春：「大部份是教育界聞人（按：其中有教授）和新派紳士。他們正在談論着目前的教育問題，有人贊成實行『抗戰教育』（原註：即求學與救亡應密切聯繫。），有人認爲學生只應該埋頭讀書，培養成將來的建國人材，於是乎議論紛然。在起初，後一派顯然是佔了優勢，隨後余新之加入辯論，後一派才讓了步，不再堅持。』（三一六至三一七頁）

星：「從窗隙中，我看到十幾個同學正和幾位老教授，熱烈的辯論問題。『無論時局的發展怎樣惡劣，學校方面絕不能放棄教育青年的立場，當然在必要時遷校的計劃，是勢在必行的。』一位歷史學教授，深沉的說：『在長期抗戰中，我們要爲國家多保留一點元氣，也就是爲戰爭多儲備一點生力。』……（亞南）『不過，我絕不放棄個人的意見……在保衛祖國的戰爭中，每一個青年人，應該有選擇地方貢獻生命的自由。』『是的！這個問題我們下次再作結論吧！』」（二○五至二○六頁）

儘管兩書的詞句略有不同，但顯而易見他們都在討論同樣的問題：在抗戰期中，青年們究竟是應該從事救亡活動？還是一味埋頭讀書？春書用的是敍述式，星書則把它改爲對話式，如此而已。

四、慰勞致詞

春：「羅明的話講完後就向大門外擺一下手，立刻同志們在大門外唱起歌來……壯丁們把眼光移向街上去，默默的注視着爲他們唱歌的人們……有些人的臉頰上起一層鷄皮疙瘩；有些人把嘴唇綳得挺緊，胸脯緊張的一起一落……「同志們，』當唱歌停止後，羅明轉向壯丁說，「我代表本縣裏各青年救亡團體，代表全縣的青年學生，向你們致敬！祝你們一路平安！祝你們多多打勝仗！』」（三九一頁）

星：「這節車箱坐滿了一羣穿着制服的學生，男男女女的都（顯？）出激憤的神色。在車聲隆隆中，有人大聲的唱歌，有人拍手狂叫，有人在搶着閱讀報紙。我向幾個不相識的學生，打聽他們學校的情形。才知道他們早已離開學校，組成一個宣傳大隊，現在到鄉下勞軍。……亞南站在座位上，握着拳頭，向大家喊起來：『諸位同學，今天我眞有說不出的興奮，看到同學們有組織的到農村去做宣傳工作。剛才領隊的同學，要我向各位講幾句話，在這裏我謹以全國學生會的工作人員的資格，代表千千萬萬的同學，向你們致敬。』」（二一七頁）

一個是各單位的代表二十多人，帶着慰勞品向剛剛應徵入伍的壯丁致敬，那是如假包換的慰勞；另一個則是學生和學生在火車上不期而遇；大家做的都是宣傳工作，這種「自我慰勞」又有什麼意義？而且還是那個老問題：北平城外便駐有日本兵，他們致不敢下鄉宣傳？

五、惜別的情緒

春：「而悵惘的，一則是她掛心着母親從今後要感到寂寞，二則是她對於這座安靜的小村莊，以及村中的親戚和鄰居，起一種留戀的惜別之情。」（第二頁）

星：「不知怎樣的，在這臨別的當兒，心裏卻感到一陣陣辛酸。第一次離家的孩子，大約都咀嚼過這種酸辛的滋味。於是，我想到這溫暖的家，熟悉的景物，幾年來和我朝夕不離的學校……和我同坐一張書桌的阿蘭姐。」（第四頁）

前者的「村莊」是後者的「學校」；前者的鄰居是後者的「阿蘭」。

六、牛郎星與織女星

春：『你記清，找到北斗就可以找到北極，北極的位置是不變的。』……『小黃，哪是牛郎星和織女星？』『哼！你心裏就記着牛郎和織女，我偏不告訴你！』（一五○頁）

星：「多熟悉啊！那是明亮的北極星，那是皎潔的銀河，那是銀河兩岸的牽女和織女。那一點不是跟我們家鄉一樣的呢！」（一○六頁）

七、桂樹和荷花池

春書中寫魯輝揚和王淑芬幽會時，是在桂樹下；星書中寫徐堅白和朱蘭約會時，也是在桂樹下。

春：「她們聽見有人在小花園中咕咕噥噥的小聲說話，……但靠着月光，她們可以看出來在一株桂花樹下的石頭上有兩個人影坐在一起。」（五一頁）

星：「棗木園裏有祖父時代種的桂樹，桂花香在夜風裏一陣陣飄過來……忽見看見一個人蹲在樹根下，低着頭嘆氣。『阿蘭姐！』我躡手躡腳地溜到她的背後蹲下來，輕輕地說：『這麼晚了你還在外面？』」（五至六頁）

兩書同時都利用到荷花池：

春：「『咱們到荷花池那邊去坐。』……羅蘭堅決的往荷花池那邊走去……池子只有四五丈長，兩三丈寬，荷葉稀疏。」（一三三頁）

星：「我知道她有一個習慣，每天夜裏，開完了會，總要在校園中的荷花池畔靜靜坐一會……荷塘正準備改建游泳池，原有的荷花，早被同學們採擷淨盡。」（二〇五頁）

前者是「荷葉稀疏」，後者則已「採擷淨盡」了。

八、鄉村的描寫

春：『鄉下人吃早飯的時候你們城裏人還在睡覺哩。』……『我眞要到鄉下住一住。在城裏就沒有機會看見過太陽出來，也不讓人吸一口新鮮空氣！』（第一二頁）又：「女人們多半在門外的太陽下做着針線，或坐在池塘邊洗濯衣裳。」（三六頁）

星：「鄉下的早晨，對於住慣了都市的孩子，眞是有莫大的吸引力。……我作了一個長長的深呼吸，大聲的喊起來。『多麼美妙的早晨啊！』『哼！種田的人都快要回家吃早飯呢？』忽然菓園裏發出一個清脆的女人聲音。……『你起得這麼早？』我問。……『不！整天在工廠裏，夜校裏，是不容易看到這麼好的早晨。』」（一三四至一三五頁）又：「坐着幾個貧苦的老婦，在那裏沒精打采的做針線。」（四二七頁）

九、入鄉村、每事問

春：「她（羅蘭）對於鄉間的一切事物都不了解，甚至連名稱也不曉得，她不斷的問這，問問那，說些令人發笑的幼稚話。鄉村的一切在她看來都新鮮可愛，充滿生趣，發人詩思；……每經過一個荒村野店，傍着山坡，臨着溪水，……她便留戀着不肯捨去。」（三三頁）

星：「（亞南）對於鄉下每一種東西，都感覺很新奇。她看到田野裏的農作物，要我詳細的爲她解釋每一種的耕種法，收穫期和產量；看到遠山，她有趣的詢問我每一個山峯的名字，山裏人的生活；看到河流，她向我打聽從那裏流來，又向那裏流去。……」（一六三頁）

羅蘭自幼生長在城市的大家庭裏，對於農村情形，自然相當隔膜；一旦到了鄉下，她那樣好奇地問長問短，是完全合理的。但星書的蘇亞南，被作者形容成一位「貧農出身的富家小姐」，自幼在農村長大，不知爲何到了鄉下，竟然也和羅蘭一樣地「入太廟每事問」起來！這種描寫，除了「摹擬」之外，還能有什麼更好的解釋？

十、改變稱呼

春：「（羅蘭）『你爲什麼又要向我叫小姑？』『從小稱呼慣的，』黃梅笑着說，『總是改不過口來。』『你還是叫我名字吧。我不喜你叫小姑；那麼一叫，咱兩個就多少會有隔膜了。』……『我們應該建立起一種新關係，同志和朋友關係，徹頭徹尾的全新關係！』」（五四至五五頁）

星：「『你好，密斯蘇！』『多麼庸俗的稱呼！』她照例是發出豁朗的笑聲：『我曾一再的警告你們，要將我看成工作上的伙伴。』『那麼……』……『什麼小姐女士的，就叫我亞南好了。』她低着頭仍在不停的工作：『爲什麼老是把男女關係分得這樣清？』」（五一頁）

前者是「主僕關係」；後者則改爲「男女關係」。

十一、愛和恨的轉變

春：「（黃梅）『我從前討厭你，恨你，如今反而非常愛你，敬你，』（五五頁）又：『從前吶，』黃梅快活的開始說，『我恨你跟萍姑恨透了，連想起你們時也要咬一咬牙的。誰料到咱們會變成親密的朋友？』……『從前我以爲敵人永遠是敵人，朋友永遠是朋友；現在我才知道朋友也可以變成敵人，敵人也可以變成朋友。』」（一三五至一三六頁）

星：『但人生所發生的眞實事情，有時比假定更教人悲哀，現在我們所喜歡的，也許將來是最憎惡的，現在最愛的將來也許是最恨的』（一三三頁）

十二、「十年不見」與「幾年不見」

春：「（吳寄萍）『整整十年不見，你長成一個大姑娘了！』……『要是在街上碰見，』黃梅說道，『別人不告訴我，我眞是不敢認你了。』」（五八頁）

星：「我覺得弟妹們都長大起來了，……尤其是妹妹，幾年不見，她已經變成亭亭玉立的少女，要是在另一個陌生的場所，我也許不敢去認識他們。」（一一〇頁）

春書中的黃梅、吳寄萍僅爲兒時玩伴，十年不見，已由孩童變成少女，再見面時自然無法認出；但星書中的徐堅白，僅僅離家三年（初中畢業後到鎭江去，還要假定三年不回家，在那種交通並不困難的地方，也是不能想像的），弟妹又是自己的親骨肉，怎麼也會產生黃梅那樣的感覺呢？

又：「我也許不敢去認識他們」，這句話很有問題：它可以說成「我也許不認識他們」；或「我也許不敢認他們」；或「我也許認不出來是他們」。但按上文來說，仍然不妥；因爲這是强調妹妹變得厲害，弟弟不包括在內，寫成「我也許認不出來是她了」，似乎較好些。

十三、談理論

春：「（羅蘭對黃梅）『你這個人，你又演講大道理了。』……『我知道你這幾個月來在家看了一本什麼哲學書和一本什麼「入門」，開口閉口就運用起辯證法來，將來讀的理論書多了，說起話來才像演講哩！』（五五頁）又：『你又滿口術語起來了！黃梅，將來叫你嫁給個哲學家才好呢。』」（一三四頁）

星：「（秋明）『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又要牽扯到哲學方面去了。』……『怎麼又談到學問上去呢？』我覺得秋明有時候像個老學究，動不動就能說出一套理論來。」（一三一頁）

黃梅自幼在共區生活過，也「曾被那些造反的村人們誇讚爲『少年游擊隊』的優秀隊員」；在班裏又爲共黨組織「吸收」，看過許多紅色書籍；她這樣「開口閉口就運用起辯證法來」，正是順理成章之至。至於馬秋明「動不動就能說出一套理論來」，便不知用意何在了。

（未完）

「死鬼」、「魑魅」、「毛蟲」

——評「當代文藝」的罵人話

林真

學術辯論是一種必須而且正常的現象，不管我們翻開任何一類學術史，都可以發現它記載着各個時期及各個不同學派的激辯，在激辯中，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都獲得了解決。所以辯論是值得歡迎，值得鼓勵的。但在辯論中將對方惡言辱罵，肆意攻擊，便是一種反常而又野蠻的行爲，它不是辯論，而是人身攻擊，在邏輯上就叫做「人身攻擊的謬誤」Argumentum ad hominem。辯論一陷於人身攻擊，還有什麼道理可談呢。假如人身攻擊也算是學術辯論的話，那麼，罵街的潑婦將要成爲最出色的辯論家。

法國散文家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曾經說過：「我們的辯論應該像其他口頭上所犯的罪惡一般，要受到限制與責罰。如果一直受着怒氣的控制，有什麼樣的壞話我們不會說呢？什麼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呢？我們開始以理由來辯論，然後同人爭吵。我們應該學習：只有在有反對的理由時再辯論，如果每個人不論有無理由都反駁，再被反駁，如此辯論的結果就會變成不是去尋求眞理，而是破壞眞理，掩沒眞理。」（引自「蒙田散文集」第三冊第八篇。）

我，常常用這個尺度去跟人辯論，也常常用這個尺度去衡量別人的辯論。基於此，我就對由名作家徐速教授主編底「當代文藝」的辯論態度表示一點意見。

在「當代文藝」扉頁上有兩個宣傳詞句，說是：「當代佳作，文藝主流」。雖然在社會學中，宣傳 Propaganda 被視爲「巧妙地運用表象訴諸他人的情緒而發生影響的企圖」（見A. M. Lee的How to Understand Propaganda）。到底是不是「主流」，算不算「佳作」，宣傳詞句是不能作準的。但既然名作家徐速教授以此作標榜 Bandwagon（註一），也應該在該刊刊出的辯論文章中，把辱罵別人的字眼兒刪去，好好的據理力爭，才算得上「佳作」，才配稱爲「主流」。可惜的是，名作家徐速教授不但沒有把這些帶有辱罵性的字眼刪去，就是在他自己所寫的大作中也出現帶有辱罵性的字句，就很易使讀者感到充滿辱罵性字句的文章竟是「當代佳作」；大肆向人身攻擊的作品居然是「文藝主流」。那麼，名作家徐速教授和「當代文藝」的幾位作家，雖然在辱罵中得到情緒上的發洩，但留給人的印象，卻是罵街的潑婦，即使人家給罵倒了，名作家徐速教授也是得不償失的。

我讀過不少有關辯論的佳作，如「孟子」，如柏拉圖，在他們的辯論中都充滿智慧的光彩。原因是他們都能在辯論中固衛自己的論點，把對方駁得啞口無言，有時他們也許會出現一些感情色彩較爲強烈的語句，不過他們的辯論還不致流於辱罵。辯論，我們應該肯定它是一種學術見解的檢證；一種正確思想和錯誤思想的鬪爭；一種眞實與虛僞的搏鬪。正因爲這樣，我們更要嚴肅地、認眞地、有條不紊地去講道理，擺事實。用有力的論證來鞏衛自己的論點；也用有力的論證去駁斥對方的論點。這樣，不僅自己的論點可以鞏衛，可以確立，而且可以叫旁觀者口服、心服。如果像「當代文藝」所刊載的辯論文章那樣以辱罵爲能事，以攻擊爲目的，甚至連「死鬼」、「毛蟲」、「魑魅」和許多使人聽了難堪，看了作嘔的字眼兒也搬出來，這又跟罵街的潑婦何殊？容易負氣，容易罵人，容易毒口詛罵，是一種病態心理的表徵，美國心理學家 John Dollard 把它稱爲「迎戰反應」Fight Reaction。並且鄭重指出：這種不良的心理反應，如果不能或無能向那個使他受到挫折的人採取反擊行動時，則會將攻擊對象加以轉移，指向局外之人或無力報復之人，如「成人之對兒童，僱主之對傭工，上司之對部屬，或者以自己之家人作爲洩憤及施虐對象」的。因此，我勸名作家徐速教授息點火氣，糾正辱罵、攻擊的態度，全是以社會學、辯論學和心理學的觀點出發的。因爲名作家徐速教授和「當代文藝」幾位作家如果繼續採用辱罵的態度來辯論，便證實他們不敢講道理、擺事實了。縱使他們罵得怎樣精彩，又怎能將「星星、月亮、太陽」不是抄襲姚雪垠的「春暖花開的時候」這一點解說清楚呢。

記得在評論蔣芸的「小黑子，再見」底抄襲、盜作時，名作家徐速教授曾經非常冷靜地寫過一篇社論，其中有一段這麼說道：

「創作的可貴處在於獨出心裁，摹擬只是學習階段的一個手段，不能算是好作品。作家可能受到某些名家或名作的影響，但不是依樣葫蘆，這些概念清清楚楚，不可混淆，不必巧辯。如果是改寫，一定要詳細寫明出處，而且要遵守版權法規。」（見「當代文藝」）

爲什麼名作家徐速教授在評論別人抄襲，盜作時是如此冷靜，如此有條不紊；一到了人家評論他的「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時，竟火氣大發，一切以辱罵和攻擊出之？名作家徐速教授勸告蔣芸「不必巧辯」，而他自己卻不止「巧辯」，而且辱罵、攻擊，請問這話怎講？恐怕名作家徐速教授也難以自圓其說吧？

最近，名作家徐速教授和「當代文藝」幾位作家常常以魯迅自況，可惜他們竟忘了魯迅再三申述的意思：詛咒、辱罵不是戰鬪。同時，他們也應該知道魯迅把那些喜歡辱罵的人稱爲：「毒軍的文人」。既然他們以魯迅自況，卻走上了與魯迅相反的路子；到底是名作家徐速教授和「當代文藝」幾位作家不能體會魯迅的精神學錯了，抑是有心跟死去了的魯迅搗蛋？

最後，順便敬告名作家徐速教授一句，你所引魯迅的一句小詩「荷戟獨彷徨」，竟寫作「負戟獨彷徨」（註二），僅僅五個字又抄錯了兩個字。上次你引用杜甫兩句詩，在十四個字中抄錯了三個，已經離譜；這次居然是五個字錯了兩個，眞可說是每況愈下了。光是這種馬虎含糊的寫作態度，就該批評，而你自己也該向讀者再三致歉的了。如果自欺欺人，詐作不知，那就會使「當代文藝」的讀者產生一個誤會，以爲抄錯書是「文藝」的「主流」，這麼一來，「當代」的「佳作」不僅僅是「禍及梨棗」，而且是「謬種流傳」，誤盡蒼生」了。是耶？非耶？懇請名作家徐速教授三思三思！

（註一）Bandwagon一字，可譯作「標榜」或「大吹大擂」。

（註二）彷徨，猶徘徊也。見「莊子：知北遊」。與傍徨、仿徨、方皇、徬徨相通。但「徨」不能作「惶」。因爲「惶」的字義是恐也、懼也之意。徐速教授寫作「徬惶」便錯了。過去宋逸民先生曾指出徐速教授寫錯別字，徐速教授推作「手民之誤」，把責任輕輕推掉，不肯認錯。宋先生有沒有看過徐速教授原稿我不知道。我呢，在印刷廠中看過不少徐速教授的原稿，原稿中錯別字之多，可爲香港作家之冠。至於徐速教授引錯書的例子，更是多如牛毛。這樣的證據及證人，我手上很多很多，要是徐速教授再推說「手民之誤」，只有迫我眞的去做一本「徐文摘謬」了。

報載，市政局民選議員貝納祺、胡鴻烈、胡寶星、張有興、馬超常、簡日淦、陳子鈞、王幸利、葉錫恩、黃夢花等十人，本月三日在市政局舉行會議時，剛討論五分鐘，突然集體退席，對政府表示抗議。並於當晚發表聯合聲明，指出該項行動僅為對事而非對人，他們覺得政府對擴大市政局權力問題，遲遲未能作出決定，令人不滿。由於此事關乎四百萬市民的利益和前途，因此，他們必須表明態度和立場。

原來早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日，港督便委任一個工作小組來研究進一步發展本地政制；同年十一月該小組會提出了一份報告。同時市政局的「特別小組」，亦於八月間就該局的職權問題擬一報告呈交港府。一九六九年三月市政局於參考「狄更斯修訂報告」後，又擬就一份最新的「改革本地政體報告」，向港府提出。

近數年來，民選議員對這個政制改革案，不斷促請政府實施，每次英國官員或國會議員訪港時，都曾屢次提出研討，但每次得來的結果，都是「泥牛入海」！

勗民選議員

這次當張有興議員提出質問時，亞歷山大主席的答覆，依舊大耍「太極」。於是議員們怒吼了！

賣油郎對本港議員先生平日那種「以順為正」的「撈世界」哲學，向不恭維，但這次要向他們喝采！「知恥近乎勇」，可憐的人也終於挺起脊梁了！但願繼續努力，不可被人譏為「五分鐘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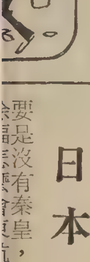
英國是大家一致公認的民主先進國家，過去雖是老牌「帝國主義」，欺凌弱小，到處殖民；但二次大戰以後，所有的海外屬地，幾乎都慷慨地放他們自由了。剩下來比較像樣的地方，只有羅得西亞和香港，現連羅得西亞也脫離英國獨立了，香港便成為碩果僅存的一個！

從任何角度看，這種可恥的殖民地政制都應該澈底修訂了，整個世界天天在變，而且變得很厲害，只有本港最落後的殖民統治，卻是歷久常新，難道這種「帝國主義」侵略標幟的存在，對民主先進的大英帝國還會增添什麼光榮麼？賣油郎於看到議員集體退席之後，喜作打油詩云：

一、往時慣被比花瓶，尸位素餐扮啞懵；
十隻銀瓶齊乍破，主人聽見也心驚。

二、力量都從團體來，水泥石子築高臺；
議員若肯為民衆，四百萬人笑眼開。

三、善財難捨富不仁，
不到黃河不死心！
所有附庸均獨立，



要是沒有秦皇，

日本

藍海文

我的自辯

幼時讀管晏列傳，頗為晏嬰不值。覺得越石父這個人，既跋扈，又不通情理。身在縲絏之中，做別人的奴隸，挨苦工，「一粒聲唔出」，服服貼貼。等到遇見晏子，晏子「解左驂以贖之」，把越石父從苦難中解救出來，不但不感謝晏子，而且只為了一件小事「入閨久之」，就要與晏子絕交。那時，在下倒以為越石父是忘恩負義的小人，其何賢哉？後來長大了，才知道越石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這番話的道理。

不錯，越石父身在縲絏中的時候，是很辛苦的，別人不把他當作人來看待，除了做苦工之外，就是被打罵和被侮辱，有如在大陸受「勞改」，根本談不上什麼「禮」和尊重。越石父之所以默默忍受，只是因為那班凡夫俗子不瞭解他，說什麼都沒有用。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晏子之所以要用自己的衞馬去贖越石父，是因為知越石父賢。用越石父的話來說，就是「夫子既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既瞭解越石父，而還對越石父無禮，不夠尊重。這是不能原諒的，越石父的絕交，做得很對。

人多是這樣，願意忍受不瞭解自己的人的侮辱，卻不能原諒知己朋友對自己的待慢。以前在下對此尚認識不深，想不到來港後，生活竟令在下對越石父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在下初抵香港之日，曾在某布廠當雜工，每天托十小時布，還要整天被工頭「騎馬過海」「發黑發紫」地吆喝責罵。可是在下從不與之頂嘴，默默忍受。倒不是為了飯碗，而是覺得不值得。因為這類人雖是工頭，卻也是有理說不清的。那時在下眞是做到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等到自己另有飯吃，自然請辭，不去聽他的「發黑發紫」高論了。

然而想不到鬻稿療飢以來，脾氣愈來愈壞，變得不能忍耐了。不能忍耐身為編輯，而要裝其老爺臉孔的人；不能忍耐胸無半點墨水，卻喜歡大砍大削地「斧正」別人稿件的人；不能忍耐把作者當作生產工人的出版社老板。碰到這類人，在下大都一言不發就拂袖而去。在在下的感覺來說，工頭的「騎馬過海」，的確比一些編輯老爺的「無言的侮辱」容易忍受得多。因為在工廠裏，在下只是一個啥不懂的雜工，自己也自視自己為雜工。對付雜工，工頭大致都是「發黑發紫」的。但在文化界，在下是作者，自己不但視對方為知識分子，也自視自己為知識分子，正因為這樣，所以絕不能容忍別人的待慢與侮辱。合則笑臉而來，不合則拂袖而去。

不少為了在下好的朋友，都勸在下改改這副牛一樣的脾氣，在下卻是立定決心不改。因為在下隨時都準備着，回去縲絏

「先發制人」之誤？

我答沒有寫錯。我們對付這次筆戰的最高戰畧，便是「以靜制動，後發制人」；戰術運用則是「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至於為什麼不採取「先發制人」而要「後發制人」？這本來是我們的作戰秘密，不應公開，既承朋友關懷問及，我也不妨自洩機密，就這「後發制人」的道理談談。

筆戰亦如槍戰，有攻有守，有進有退。退守的目的是為了進攻，進攻的時候要不忘退守。一場戰爭要進退自如，攻守互用，便應寓守於攻，寓攻於守。本來「先發制人」可以制於人，而不為人所制，但這只宜對穩健而有實力的强敵，對於浮躁而外强中乾的敵人則不必。

「以靜制動，後發制人」最宜對付驕狂急躁的敵人，因為驕狂的人必顧慮不週，急躁的人必輕舉妄動，兼具主觀、冒進、自作聰明、忘形忘態等等弱點。我們誘導或等到對方將這些弱點一一暴露出來之後，再給予重重的一擊！這樣，在第三者看來，所有的是非，都是對方搞出來的；挑釁的責任，也應該歸對方負。我們還擊只是為了自衛，下手最狠最重，也不會受到與論的指責，而且可以獲得讀者的支持，這就是我們採取「以靜制動，後發制人」的道理。

何謂「後發制人」

此外，筆戰與槍戰另一相同之處，便是要出師有名，有强大的實力；以及孫子兵法中的「廟算」，要知己知彼。

先談「知己」，一場筆戰打下去，先要估計一下自己的實力，理論上站得住腳嗎？文章刊出來能服衆嗎？對方有多少可「打」之處？打出去能否拳拳到肉，針針見血？有羣衆基礎，能獲得與論同情支持嗎？

再談「知彼」，對方的學問、能力、性格、作風都要先調查清楚，我們出手「打」人，也要防備對方還擊，對方的說理工夫如何？對方不朝正途爭辯，好使用陰謀手段對人不對事又怎麼辦？自己有無被對方打擊的弱點？這些弱點，可否造成對方在筆戰中轉敗為勝的機會？

對於這些，都應該在筆戰之先的「廟算」中「多算勝，少算不勝」。也即是作出「好的希望，壞的打算」。好的希望是理直氣壯的按照既定計劃，逐次擺出實力，將對方打倒；壞的打算則是防備對方出「茅招」，演變成筆戰以外一些難以估計的後果，如：打官司啦、炒魷魚啦、不能銷台啦：：等等，如果對這些均無所懼，那就決心打到底，不到全勝不收兵，打到對方低頭認輸，停止一切陰謀活動為止。

不容否認，我們的對手是頑强的，他是擅於顛倒是非黑白，死不認錯的黑厚教徒，如最近一個三十多人的頒獎會，寫出來的報導竟可變成一百數十人，像這種有眼前證人的事，均可誇張自大，何況其他。故此，我們只是在戰畧上蔑視敵人，在戰術上並不輕敵。在「理」與「力」，「筆」與「法」的互用下，應付這場戰鬥。

張贛萍

假如，不是母與子，
八年的血債怎麼還償？
而今，吞下琉球又睥睨着台灣，
似一匹無法馴伏的狼。
一九七○年二月十八日

多人都一變而喜歡看國語片。

國語片在攝製上，無疑已是大大地進步，但有若干地方，猶是未能趕上洋片。可是在票房紀錄上，卻是急劇上升，而且有凌駕洋片之勢。

國語片與洋片

這一轉變，是值得探索的。

以前一般人在崇洋心理上，固已有着一個「西方一切東西都是好的」的成見；何況洋片在攝製的技術上，佈景的壯麗上，都遠逾於國語片，無怪大家都要對洋片大讚「好嘢」！

然而一部影片的實際價值，並不僅限於攝製技術和佈景，而是繫於劇情。東、西方的生活習慣不同，風俗互異。許多畫面上洋人所認為有趣、有意義的事物，中國人看來卻全無味道。加之觀衆大多是連洋語也聽不懂的，只是聽到其他的觀衆大笑，他也笑；人家讚好，他也讚好。到底好在那兒，有什麼好笑的地方，卻是「乜都唔知」。最大的原因，只是有着崇洋心理，便認為洋片就是「好嘢」。

但是笑呀！讚呀！漸漸地卻就覺得無聊，也漸漸地覺得自己原來是湊趣的道具。偶而跟着人家大笑之後，便會臉紅；知道自己原來是在洋片之前獻醜，因而對於洋片也就不再感與趣了。國語片在攝製上雖然比不上洋片，也不像人家一部影片往往就投下千、百萬美元的巨資，有許多壯麗的場面。然而畫面上的每一張臉孔，都是熟識的中國人的臉孔；他們所說的話，一句句都是親親切切的中國話。更知道什麼地方有趣，什麼地方好笑；看來是那麼親切，是真真正正的在看電影，而不是花錢去當「壽頭」。

因而為了尋求真正的娛樂，為了自尊心；崇拜洋片的心理自然消失，轉而喜歡看國語片了！

所以這一轉變，乃是由於自尊心所造成，也可以說是民族性的自覺，是一種可喜的現象。

中國人就是中國人，也只有對於中國的事物才有親切之感。一個中國人，任是身沐洋風，歸化洋籍，崇拜洋人；但總和洋人有着許多格格不入的地方。在洋人眼裏，也總脫不了是個中國人，只是供他們用來擺充場面的道具。

現在從崇拜洋片的心理轉變上，可以看到許多中國人的自尊心尚未泯滅，民族性猶未消失。跟着這一轉變，將看見有許多人都會從自尊、自覺中，以做中國人為榮；因而消除了可恥的崇洋心理，恢復中國人的氣質，重新做一個有志氣，有民族感的中國人！

醉八仙

沒有病的病人

劉人傑

人海百態

生活在都市的人，由於情緒緊張，往往感覺得似病非病的樣子，尤其有錢的太太，動不動說自己病了，什麼都不對勁，必要看過醫生，吃過藥才心平氣和，說自己好了。

其實聰明的醫生對這類病人倒有另一套應付的方法。我有一位老朋友黃醫生，他的病人中，有很大一個數字是有錢太太，這些太太們三日五天，總要來看他一次，不是說近來晚晚睡不着，便說胃口不好，或是記憶力衰退，顯然患上神經衰弱。

黃醫生對這些病人的訴說最有耐心締聽，對於病人的感受尤顯然十分了解。聽罷她的訴說，必小心替她診視，之後，他會問：「七太太，要不要打一口針？」

如果對方皺一皺眉，他就乖覺地馬上會說：「你怕打針？」

「打針很痛的。」

「那我給你藥丸好了，也同樣有效，只不過慢一點。」

「慢一點沒關係，我怕打針。」

於是黃醫生處方上面寫着「開心丸」。他寫的當然不是中文；即使識英文也看不出他自創一格的字體，只有藥房裏的護士小姐曉得他要的什麼。

太太們對他小心的診視，非常樂意付出每次一百元的診金和藥費。

太太們每當談起黃醫生，總稱讚他是「再世華陀」，醫術確是了得！只消吃了他的丸子三五次，病便霍然而癒，一百元看一次，她們都認爲十分値得；且輾轉介紹推荐。這一來，黃醫生單憑一味「開心丸」，已經賺進無數鈔票。有數得計，每人百元，一天看二十個症，便有二千元入息，一個月六萬元，幾乎好過做港督。

我驚嘆於他業務之好，閒談中間及他有什麼八寶，使到那些有錢太太如此信任他。黃醫生笑道：

「這完全因爲我精通心理學的原故。」

「你那些萬靈聖藥是怎麼回事？」

「你說那些『開心丸』？」黃醫生得意地笑。

「我不知你叫它什麼丸，太太們總是提到你那些綠色小藥丸。」

「那是我自製的聖藥。」

「爲什麼叫它做『開心丸』？」

「十個吃了十個開心的。」

「功用如何？」

「吃你不好，也吃你不壞。」

「那怎可以醫病？」

「她們根本上就沒有病，因此只能夠用假藥醫假病。」

「哈哈，我明白了，這就是所謂心理的療治，對不？」

「對了，也因此我的『開心丸』對沒病裝有病的人，成爲萬靈聖藥，獨沽一味，就可維護我的富裕生活。」

各位不要覺得奇怪，人們的生活過得太緊張，的確時有無病覺有病的情形，不只這班有錢太太如此，在我一班上了年紀的朋友中，也常常說自己這樣不好，那樣不妥，可是麻雀一擺開，便什麼病都沒有，可以坐在麻雀枱上大戰三十二圈，了無倦容，而且愈打愈精神，誰相信他是有病的人？

提起沒有病的病人，使我想起老施的故事。

老施是個忙人，又因爲他不善分配時間，時時東奔西跑，也沒把事情辦好，忙得不可開交時就常常覺得自己病了。

那天，他氣急敗壞地來到劉醫生的醫務所，癱軟無力的倒在沙發上。護士小姐看到他變得蒼白的面孔，兩眼翻白，呆瞪着天花板，上氣不接下氣，不禁愕然。怕他是患上急症，不由着了慌，忙跑進診症室裏告訴劉醫生。

老施不是第一次來，可說是這兒的常客。劉醫生看病也看熟了他。聽護士小姐說，連忙叫兩個職員把他扶進來，讓他坐下，替他把脉，聽聽心臟，並作了其他詳細檢查。

他感到奇怪，忍不住問老施：「你什麼時候吃過東西？」

「今天早上出門時。」

劉醫生看看腕錶，此刻已是下午三點多。

「你吃過些什麼？」他又問。

「一碗白粥，半隻鹹蛋。」老施解釋道：「我覺得近來有點不大舒服，不敢吃肥膩東西……」

劉醫生沒跟他說什麼，回過頭來，吩咐女護士道：「余姑娘，快打電話到三樓（大廈的三樓是酒樓），叫他們馬上送一碗會伊麵上來。」

老施愕然瞪着劉醫生，不明白他爲什麼叫碗伊麵。不一會，酒樓送外賣的伙記把伊麵送到。劉醫生對老施說：「快吃了它！」

老施莫名其妙，只好依醫生的話，把那碗會伊麵狼吞虎嚥的吃光。說也奇怪，吃完這碗麵後，頭不再暈了，面也不青了，好了百分之九十。

他問劉醫生伊麵怎可以醫病？劉醫生笑道：「你剛才的不適，是因爲沒吃東西，太餓了，那麼，一碗會伊麵不正是你的對症良藥嗎？」

大家不要笑老施糊塗、烏龍，過慣都市生活的人，像老施這樣的事情是常有發生的，黃醫生的開心丸與劉醫生的會伊麵，都是這些神經質病人造成的笑話。老萬也常常覺得自己身上零件件件超齡，毛病百出，可是我看的那位醫生卻跟黃醫生、劉醫生不同作風，無論我說出任何的小毛病他都說「可以不理」；他最反對吃藥，勸我小毛病能夠不吃藥就不要吃。

他的見解是：凡藥多數有副作用，多吃後患無窮。

不過，看了醫生而沒藥吃，許多人心理上總覺不對勁，他不及黃醫生的風生水起，自是必然的事。

青年園地

魔鬼天師

方程

討紅封包是孩子的專利，大人向孩子討紅封包，你聽過沒有？

不要以爲阿方走火入魔、胡說八道，我雖然新年一病，少拉了許多利市封，但決不至於發神經，生安白造出一個紅封包故事去騙稿費，大人向小孩子討利市，不是阿方的狂想，而是香港教育界的第一個狗年笑話！

阿方在「萬人」第五十九期寫過一篇「教師百怪補遺」，算來已整整一年，文中那位誤人子弟、誤人父母的馬小姐這一年來依然我行我素，甚至變本加厲，今年還弄出了討利市的怪聞，値得阿方補上一筆。

俗語說：「光棍教仔，便宜莫貪」。馬小姐教書，卻是便宜盡貪！「穿山甲」的綽號果然名實相副，幾年來混在教育界裏，仗着有校務主任做靠山，而且跟校長攀上點親戚關係，一直都在作育英財。（這不是手民之誤，英財者，港幣是也。）

以前，馬小姐借着「家庭訪問」的機會，給開店子的學生家長百般暗示，從店裏拿走一包包一袋袋的「禮物」；或者光顧裁縫家長定製時裝，等新衣穿破了，那一筆爛帳還賴着不付；或者搖個電話，叫工人家長到她府上修理水喉電燈，然後一聲多謝，工資欠奉！

做家長的爲了尊師重道，即使心裏有氣，也不好意思啓齒。馬小姐老「馬」識途，我又來也！家長不勝其煩，逐漸恨之入骨，自動飭令子弟轉校，一拍兩散；或者遙見一「馬」當先，預知家庭訪問的時候，立即饗以閉門羮，避之大吉。

馬小姐心裏有數，知道自己已經露出「馬腳」，不敢再上門揩油水。但是本性難移，要貪小便宜，只能從孩子身上着手，童子無知，馬小姐威嚴尚在，只要把教學方法活學活用，誰敢違抗師命？而且學生積分最有伸縮性，順我者昌，九十分不妨加一贈送給個滿分；逆我者嚇，五十九就是五十九。

爲了箭無虛發，馬小姐先在班裏來一次「背景調查」，打探孩子的家庭狀況。

馬小姐對引起動機之類的誘導方法很能掌握，調查並不困難，孩子以爲老師無限親切、無限關懷，因此連父母職業、入息和自己每日多少零用錢等等都毫不隱瞞。馬小姐便掌握資料，另闢蹊徑，當然那些家徒四壁，常常請求減免學費的淸貧學生不會劃入資料之內，「求財若渴」的馬小姐對他們不感興趣。

明仔「背景」最好，父親入息優厚，家境之佳在班上首屈一指，因此明仔衣着光鮮，文具講究，每天總有五、六塊錢的零用，放學之後總跑到學校附近的餐館飯店吃午飯。這些寶貴資料馬小姐不肯錯過，對明仔特別寵愛；明仔唸不好書，將就將便就算了；明仔犯規違命，不妨一笑置之。至於賞罰分明，有教無類，馬小姐從沒有想起過。

午飯時候，馬小姐恐怕明仔在學校附近迷途，總陪着一起進出餐館飯店，五六塊錢兩客午飯算得不俗了，馬小姐因此「刼富濟貧」，每天享受一頓免費的「謝師宴」！

上課的時候，學校明文規定不准吃零食，但是馬小姐寬大爲懷，立下臨時法例，一聲解禁，孩子深藏於密唯恐人知的各種零食紛陳桌上。馬小姐實行抽稅，信手拿點朱古力、魷魚乾之類放在講壇上，那張嘴巴一邊講書、一邊細加嚼嚼！

有些不識趣的孩子舉手說：「王老師規定我們不准在課室吃東西，我們……」，馬小姐柳眉一豎說：「現在誰在上課？是我！」吃零食一樣「合法化」。

小平母親是上海人，燒得一手好菜，這點小資料也存在馬小姐的檔案裏。那天，馬小姐食指大動，靈機一觸，和藹的教之以方：

「小平，乖乖的回去央媽媽弄鍋上海餛飩，明兒你帶回學校，老師跟你一起吃！」

小平天眞的回去轉告家長，平媽覺着奇怪，卻不賣帳。馬小姐一心以爲餛飩將至，到後來知道小平有負使命，責備了一頓，還狠狠的給他打了個四十分。

新年幾天假期，馬小姐輸了幾次麻將，回到學校上課，從資料裏物色對象，看中了平素最聽話的阿強，上元節那天放學之後，把阿強留在課室裏，靜悄悄的進行「課外活動」：

「阿強乖，今年拉到了多少利市封？不要亂花啊。」

「一百二十多塊，都放在我自己的錢箱裏。」

「老師要錢買東西，想借你一百塊，聽老師的話，回去從錢箱裏拿給我。乖孩子！要是爸爸媽媽瞧見，千萬別說是老師教的啊，不要急，下星期帶給我不遲。」

阿強當然唯命是從，利是封平日不捨得動用，馬小姐說一句老師要錢，阿強不敢抗命，跑回家裏悄悄的敲開撲滿，檢出一百塊。孩子不懂得計劃週詳，馬上給父母發覺，阿強給追問呵斥，才和盤托出，連那句「千萬別說是老師教的」也說了出來！

爲了中途退學不容易，又恐怕老羞成怒的馬小姐難爲阿強，阿強父母只能不動聲色，沒向校長「告狀」。其實馬小姐冰雪聰明，說不定早已想好了東窗事發的應變妙計，而且馬小姐吃的教育飯，當時也是由校長跟校務主任聯合推薦，向校長上訴，馬小姐不會因此失業。何況她拿的是可恥待遇，不發掘幾個「運財童子」，解決午餐零食，填補在「正當娛樂」中的意外損失，又怎能夠繼續擔負艱巨的神聖工作？

京劇改革漫談（十三）

梨園舊友



如此名劇——武家坡

關於京劇唱詞中的笑話，拉拉雜雜也談了不少，但只是九牛一毛；如果認眞研究起來，恐怕很難找到一齣完美的劇本。現在筆者再把大家耳熟能詳的老戲——武家坡，提出來談談。

「武家坡」（見圖）是「紅鬃烈馬」中的一折，它是一齣古老的戲，可能是從「秦腔」改編的。在「秦腔」中，該戲名爲「武典坡」，故事來自民間傳說，當然荒唐無稽；但西安城外，直到今天居然還有王三姐當年住過的寒窰存在着，可見這個戲對一般人的影響是如何的深刻了。

「武家坡」是一齣生、旦合演的戲，凡是一個學戲的人，不管職業演員或是業餘的票友，人人都會。本港的票社也常常演出，若論起資格來恐怕它要算最老的戲了。這齣戲已經演了幾十年，又經過無數名伶、名票，千錘百鍊的修改，在情理上說，應該沒有毛病才是；可是我們若就藝術觀點來看，它依然難登大雅之堂！

「武家坡」最顯著的缺點有兩個：一是「轍」太亂，簡直亂得一塌糊塗；二是編排太不合理。

千變萬化的「轍」

我們先看看這齣戲的「轍」是怎樣的？

一、「懷來轍」：薛平貴唱的自「一馬離了西涼界」至「尊一聲眾大嫂細聽開懷」止。

二、「言前轍」：「自王寶釧唱「有勞大嫂一聲喚」至薛唱「錯認民妻禮不端」止。

三、「衣齊轍」：薛唱自「洞賓曾把牡丹戲」至「我把大嫂書信失」止。

四、「人臣轍」：自薛唱「八月十五月光明」至「並不會還我半毫分」止。

五、「言前轍」：薛唱「那一日過營把賬討，他說道長安城有一個王氏寶釧」。

六、「人臣轍」：自薛唱「他無錢便把妻來賣」至「咬定牙關他就不認承」止。

七、「言前轍」：自王唱「我的父在朝爲官宦」至「十八年作的什麼官」止。

八、「搖條轍」：自薛唱「在頭上整整沿氈帽」至王唱「君王面前討封誥」止。

九、「中東轍」、薛唱「非是孤不把你來封，有一個緣故在其中」。

十、「言前轍」：自薛唱「西涼國有一個女代戰」至王唱「只怕相逢在夢間」止。

看，一場短短的折子戲，竟然換了十次轍，把這討厭的「轍」乾脆取消，豈不更好？戲曲之於「轍」，和詩詞之於「韻」同等重要，試想，如果把詩詞中的韻取消了，還算什麼詩詞？因爲那麼一來，鏗鏘和諧的音調美便完全化爲烏有了！詩詞主要是用眼睛看的，對於音韻還如此注意，何況戲曲是用耳朵聽的，怎可隨便胡來？所以比較講究的劇本，在一場之中儘可能不換轍。例如：「玉堂春」的「會審」一場，那麼多的唱詞，除前面幾句搖板外，自「玉堂春跪在都察院」起至「看他把我怎樣行」止，九十六句全用「人臣轍」押到底。又如「四郎探母」，自「坐宮」至「出關」，前後四場共一百九十句唱詞，也是「言前轍」押到底。像「武家坡」這種一場戲換十次轍的惡例，的確要不得，尤其是第五、第九兩次，簡直是兩句一換！

「懷來轍」如假包換！

「武家坡」唱詞，除了「轍」的變化太多之外，重複得也太無道理，我們凡看第一段唱：「一馬離了西涼界，不由人一陣陣淚洒胸『懷』。青的山綠的水花花世界，薛平貴好一似孤雁歸『來』！那王允在朝中身爲太宰，那把我貧窮人掛在心『懷』？恨魏虎他不該將我謀害，苦苦的要害我所爲何『來』』？柳林下拴戰馬武家坡外，尊一聲眾大嫂細聽開『懷』。」

這段唱詞共是十句，如果依照下句用韻上句不用韻的例子看，那麼，它押的便是「懷、來、懷、來、懷」五個字；而這五字之中「懷」字佔三個，「來」字佔兩個，這眞是名符其實的「懷來轍」！百分之百如假包換！

「懷來轍」和「言前」、「人臣」、「搖條」各轍比起來，固然「窄」得多，但無論如何也不會「窄」得只有兩個字可用，三二十句的唱詞至少還能應付。這段唱詞之所以弄得如此「慘」，我想大概是由於早期伶人，缺乏知識，有的甚至目不識丁；學戲時全靠師傅口授，原來的劇本也是信口編的，輾轉相傳，便成了定型。後來到了名伶手裏（程硯秋亦如此唱），因爲是多年相傳的老戲，誰也不敢動它，於是便弄得一塌糊塗了！

月光、燈光、問答顛倒

「武家坡」生、旦問答時，有這樣一段唱和對白：

「（生唱）八月十五月光明。（旦白）住了！軍營之中難道連燈亮都無有麼？（生白）軍營之中那裏來的燈亮，全憑這皓月當空。（唱）薛大哥在月下修書文。」

我們看，旦角問得多沒道理，對方只說一句「月光明」，並未提到有沒有燈火，她居然便能肯定軍營裏沒有燈亮，這豈不是未卜先知麼？原來這又是無知伶人傳抄之誤！我們如果把這段對白移往第二句唱詞之後來看看，便會恍然大悟了。如此，這段戲詞便成了這樣：

「（生唱）八月十五月光明，薛大哥在月下修書文。（旦白）住了！軍營之中難道連燈亮都無有麼？（生白）軍營之中那裏來的燈亮，全憑這皓月當空。」

這樣，觀眾聽了，自然明白薛平貴月下修書原因，豈不比原詞自然得多？

薛平貴作「活佈景板」

薛平貴在唱完第一段後，有一部和「眾大嫂」問答的對白，她們是不出場的，只在後台和台上裏外相應。接着又是「眾大嫂」之一和王寶釧問答，完全用「暗場」，雙方在幕後對白。問答完了，才是王寶釧上場。先在幕後唱一句「西皮倒板」，接着是五句慢板——旦角的慢板是皮簧中最慢的一種節拍，雖然也是一板三眼（4|4拍），可是嚴格說來每一眼又可再分為4|4拍，唱一句連過門大約需要兩分鐘。這段戲唱下來，便要十幾分鐘，可是劇中的男主角，問過「眾大嫂」之後，便無事可做，只好在台上傻等，在這十幾分中，完全成了一具活佈景板！舞台上的角色每分每秒都在做戲的，如果無戲可做，那眞是渡「分」如年，所以有些薛平貴在問過「眾大嫂」之後，便一聲不響溜之大吉，免得在台上活受罪！

京戲是載歌載舞的，劇中人每分鐘都在動，每個角色出台也是為了演戲，假如無戲可演，根本便不應該讓他出場。「武家坡」中的薛平貴在台上作了活佈景板，這便證明了該劇的編排大有問題。

我以為問題出在「眾大嫂」身上，而「眾大嫂」之存在，完全是為了替旦角「搭架子」（即突出、烘托之意）。此劇的始作俑者雖不可考，但總不外顯示旦角的威風。可能出自某一名旦之手。

為了烘托、突出一個角色的身分，「搭架子」也是編排上的一種巧妙手法，自然無可非議；如「鎖麟囊」中的薛湘靈和「穆桂英大戰洪州」中的穆桂英首次出場，都是如此。不過，如果為了替甲「搭架子」因而使乙成了「活佈景板」，便要不得了。這樣大的錯誤，不知道為什麼居然任它相傳了數十年，而許多名票、名伶、名劇評家也居然視若無睹！

我以為這個漏洞修補起來非常容易，只消把生、旦出場的次序一顛倒，問題便迎刃而解了。試想，如果貼的是「全部王寶釧」，那麼，在「趕三關」之後，王寶釧接着上場，唱了六句，便蹲在地上（實為跪在台上）剜菜。然後，平貴上場，唱過「一馬離了」那段詞，便直接向旦角說出「大嫂請了」，豈不直截了當、乾淨利落？

這樣演唱有下列幾種優點：

一、薛平貴再不會在舞台上活受罪了。

二、王寶釧可以盡量賣弄唱腔，不必為生角擔心了。

三、淘汰了「眾大嫂」的「冷場」、「冗場」，使劇情更緊湊。

四、薛平貴唱時，旦角在台上有戲可做（剜菜），也不致太僵。

本港票界時常上演此劇，不知有沒有勇氣從事這種輕微的局部修改？

程硯秋俞振飛合演之武家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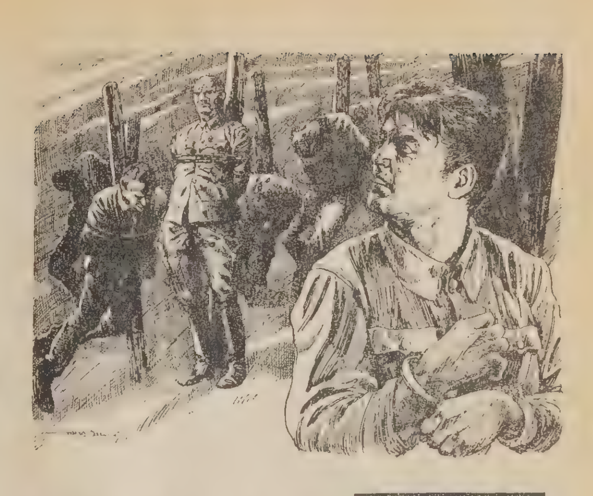
另一具活佈景板——司馬懿

說起作「活佈景板」來，薛平貴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和他同病相憐的角色還多得很，「空城計」中的司馬懿便是其中之一。

「空城計」第十二場，當諸葛亮把「叫老軍掃街道把寬心放穩，退司馬保空城全仗此琴」唱完後，司馬懿在幕後唱了一句「西皮倒板」，便帶着魏兵上場，唱了一句「搖板」，唸了幾句白，再唱一段「快板」，便作起台上的「特級觀眾」來了。這時只見諸葛亮站在城頭，若無其事的在那裏敘述身世、抱負、三顧經過以及姜子牙的故事；這一段「西皮慢板」雖沒有王寶釧在「武家坡」中唱得那麼久，但也要三五分鐘。另一方面司馬懿帶了許多兵將立在台上，自己站台口面對着觀眾，而對方唱的內容又和他毫不相干，他所站的雖是聽戲的最好的位置，但卻比台下的觀眾還不舒服；有的司馬懿居然敢於此時此地「臨陣脫逃」，等到諸葛亮「撫琴」時再上場。

自思自嘆、自哀自憐、追懷往事、對月感傷，這類表演只可在無人時為之，如「坐宮」的「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文昭關」的「一輪明月照窗前」那些慢板，都是一個人在獨處時唱的，但諸葛亮卻在最緊張的場合中慢條斯理地唱起來了，而且唱的內容和對方毫不相干。滿台兵將已在那裏站了半天，他老先生居然還會說出「我面前缺少個知音的人」那種無聊的話來；把孔明弄得活像個「睜眼瞎子」，這是編劇者的絕大疏忽——不可饒恕的疏忽！

補救的方法：應該讓孔明先把這段戲，在司馬懿未到西城之前唱完，也就是說第一次司馬懿帶兵將先來個「過場」，唱了兩句就下去，等到孔明唱完那段「西皮慢板」，然後第二次上場。當然，其中若干詞句，必須畧加修改，才能適應劇中情節。



珠江水猶寒

【9】

馬森亮

這一晚，我壓根兒沒闔過眼。明天，當青年組帶領去工作的時候，還是迷迷惘惘，給晨風一吹，連打幾個噴嚏。曠地上已先到了十多個人，德叔也在內，大家都是一般身份，爲避免耳目，只互相的默默一瞥，作爲起碼的招呼。

青年組長點齊人數，開始安排工作。他說：

「李友和昨晚斃命，李長慶夫妻上吊了。死者的後事，統統由你們負責料理——」

這就是命令，休想推搪。婦女組長先帶着五、六名管制婦人往後山掘塚去了。男人被分成兩組；一組負責收拾李友和的殘骸；我這一組由德叔率領去處理李長慶。

在這個可怕的時候，可怕的環境，去幹可怕的工作，大家淒然而恐懼。

我懾手懾腳，跟着走進房去，一看，即毛骨悚然，兩個屍體像臘鴨一樣，凌空吊在樓板下，兩眼瞪突，舌頭伸出，樣子很可怕。我急把眼睛閉起，呆站在一旁。還虧德叔膽子大，解繩入殮，像毫不介意。然後大家動手，合力把兩具直挺挺的東西抬回曠地上，恰巧李友和那具肉模糊的殘骸亦同時抵達了。經過片刻停頓，組長下令要出殯了。沒有居喪守禮的奠儀，沒有哭哭啼啼執拂的孝子賢孫。什麼道士、魂幡，甚至忤工，全是我們包辦。這時天公好似故意爲難，下着毛毛細雨，簷前的滴水，又像替人垂淚，惜別依依！

默默的行列，經過靜寂的山徑，穿過荒鬱的叢林，我們的心比天氣還陰沉，更顯得悲哀。

送殯，是生人對死者的悼念，死人對生人挑逗的悲慘場面，最易惹人傷感的。但此時在利慾薰心的新貴人看來，這幾具死屍無異是一種稀奇的戰利品，我們這行列簡直是俘虜遊刑。他們要表現出階級的特殊和身份的貴賤，和我們始終保持着距離，跟着我們亦步亦趨，像獵犬趕羊羣一樣。——他們不是來送殯，而專來對付我們這批未亡人，將亡及半亡的。

儘盡景象是這般蕭條淒清，我們每個人都壓抑住無可奈何的悲憤。但德叔還是不甘緘默呢。他走在面前，回頭看那班雙腿獵狗已遠遠拋在後面，便有意無意的，仿着道士招魂的腔調，唸道：「我今——葬你——心破碎——他日——葬我——知有誰——？」腔調拉得特別長，如泣如訴，悲戚動人，同伴們本已滿懷悲戚，經此一觸，再也忍不住了，眼淚像山洪崩瀉，且有泣不成聲的。雖然只寥寥幾句，遠勝萬字祭文！

好容易抬到墳場，更覺陰森恐怖，那個糞坑般的空穴，是對賢人的報酬了。大家擁在一堆休息，這時組長亦趕到了。喝令趕快下葬，但是誰也不出聲，亦沒有動手。

「就只這一個小坑？」不知是誰提出疑問。

「一起倒下去，還想立廟嗎？快！」

「那末這副木板呢？」

「帶回農會去，烤火用得着。」

大家再不敢怠慢，把這三個屍體像拋鯪魚干一樣，嘡，咚咚！一齊丟進坑裏去，濺起很多水花，而且很快的被掩埋了，堆起一個淡黃的土饅頭。

組長看見工作已完，吩咐我們自動回去，他卻拉着婦女組長的手往山那邊去了。

我們圍繞着新墳，低頭默禱，給長埋者致最後的哀思和敬意。婦女們比不上男人剛強，頻頻撩起衣角抹淚，男人呢？眼淚像給怒火蒸化了，只垂下頭，暗祝寃魂早上天堂！

「大家都要忍住！」德叔在勸告，又像命令。

「傷感有什麼用？——回家去吧！要保重身體！」

我們三三兩兩地回家去了，靜寂的山坳依然那樣荒涼，濃霧把森林渲染得更加陰暗！

七　牧牛書生

第二天早上，一個壞消息傳遍了全村，說有人在水塘裏撈起了李長慶媳婦的浮屍，這消息也傳到我的耳朵。有誰比我更清楚這件事的原委呢？蛛絲馬跡，事大可疑。「半夜三更叫救命，被東西塞住嘴。豬叫一樣給抬走，不送翁姑之喪，投河自殺！

——年青僑婦，丈夫出國還未夠兩年，就這樣子輕生？太離奇了！——」

我這樣想下去，覺得一點也不離奇，這又算什麽回事？怪事正多呢，情勢不斷變化，誰會估計到明天又是怎樣？……

組長又踱進來了，他開口就說：

「祥生！你的問題還未搞清楚以前，從今天起，要參加集體勞動，在工作中去改造自己。跟我來吧——」

跟到曠場上，他指着一條餓癟的水牛向我說：

「這條牛是會長的，交給你看管，要注意牠的安全，而且保證牠肥。去吧！到後山去！」說完用手一指，便打道回去。

接到這個任務，我眞是啼笑皆非。爲了掩人耳目，我只有改裝做牧牛郎了。忙跑回家去，換上一套短衣服，打赤腳，戴上雨笠，還拿着一根竹條。在出門的時候，紹芬還給我披上一件舊藍制服，說春寒未定，不宜露胸坦背。

會長的牛好像也懂得階級立場，怎麽也不肯就範，既不叫牽，又不聽趕，相持很久，結果還是牠把我帶到山上去。朦朧中見前面有人蠕動，近前一看，原來又是德叔和另兩個同病相憐的婦人。德叔的打扮比我更逼眞，牧牛的本領也比我強，那頭牛在他的駕馭下規規矩矩地低頭吃草。不似會長的牛這般囂張，也許是主強狗惡的緣故，我手牽的牛不知是階級性特強呢還是春情發動，經常昂起頭來，東張西望，甚至還擺尾蹬足，把我逼落山凹裏去，這是一種無言的遁害，比什麽都難堪，況且又是會長的牛，發作不得。德叔教我一個方法，對待冥頑不靈的傢伙，最好用尖石在牠的屁股上札牠一頓。我卻不敢這樣做，怕牛會忽然因痛奔命，那會弄巧反拙的。

春天的朝霞本是倏忽無定，變化多端的，而今朝的大公特別不懷好意，竟把流霞凍結，吞沒了太陽，將叢林包圍起來，更顯得幽鬱深沉！梯田裏舖滿了雜草，荒蕪不堪，在平時，這時候早已瓜苗萎地，豆畦成行了。現在農民們都忙於開鬭爭會，想在地主富農身上不勞而獲，對於田土，任布穀鳥叫破了喉嚨，也引不起他們的興趣。

山上的空氣清新，呼吸自由，這裏聽不見吆喝慘叫的聲音，也不會出現猙獰凶煞的臉孔，那怕永遠的寂寞，卻是永遠的寧靜。像我倚着這棵桃樹，開滿了紅白爭妍的桃花，如果是長在城市裏，將不知吸引幾多青年徘徊欣賞，抒發柔情，可說生在這裏，在鄉民眼中，它和松樹一樣那麽平凡。

忽然，東邊的山頂上像拉幕般，黑布扯起了，清楚地看見巍峨峭陡的層石上，斜插着幾支光柱；樹梢上閃着金光，遊絲輕飄，在陰光的映射下變成七彩幻虹。曙光帶來溫暖，像要恢復大地的熱鬧活潑，但也只是一刹那時光，正當黃鶯想振翼飛躍的時候，烏雲又從山凹裏擁出來，更緊密的把森林包圍起來了。

「天氣眞是難料，剛剛看見太陽，偏又堆起黑雲來！」

這是一個婦人口音，似自言自語，又像拉人搭腔。但誰也沒有理論，只有從牛嘴裏發出吱吱的嚙草聲。我向德叔打下眼色，互相會心一笑，大家提高警惕，慢慢的把牛趕到別一個地方去。

行不上幾步，背後有人從樹上跳下來了。原來是兩位青年，他把我們喝住，不許動。再走到那個婦人面前問：

「你剛才說什麽話？」

「我……我，我是說天氣——」那婦人顫慄起來了。

「這是你說話的時候嗎？你還有什麽可說！」一位青年聲勢洶洶的罵。

「憑你這個階級，滿肚骯髒氣，莫把空氣弄髒了——」另一位青年叉着腰說。

「跪下！」

那婦人稍遲疑，一根棒子攔腰一掃，她被打仆在地，又着腰的青年一手把她抓起，喝叫她不要賴死，好好地跪着。再向我們招手：「滾過來！」

他授給我們每人一根木棒，說：「你兩個混蛋是讀書人，最會同情自己的階級。來，每人打她一下，叫她領受下階級的友愛！」

我忍着痛苦，橫着心，在她身上打了一下。

「不行！太輕了！」他立即把我拖過一邊去。「要這樣，我示範給你看。」

一棒打在我身上，幾乎將我打倒。我無可奈何的用力再打她一下。糟了，她給我打暈了，倒在地上。……

「走吧！看你的牛去！」他們認爲滿意了，揮手趕我們離開。

陰霾統治森林足有大半天，到陽光第二次洩露時，已是炊烟四起，牛也伸長頸子在找尋歸路了。

我把牛趕回來，交還給組長，匆匆的趕回家，經過曠場的時候，見地上很多枱椅衣物，凌亂地擺着，圍上許多人在欣賞品評，聽各人的談話，我湧起了心事，可能這場面和自己的遭遇有關。腳步沉重起來了，離家越近，呼吸也越促，到了門口，又見滿地殘木廢紙，被踐踏得變成了泥漿。雖情知不妙，卻無心檢視，立刻衝入房去。紹芬一見我就撲了過來，哇的一聲，哭得份外悲傷，滿臉驚惶，似受屈的孩子突然見到媽媽一樣，把我摟得緊緊的。我已明知什麽回事，不必再問原委，可也找不到話給她安慰。還是讓她哭個痛快吧！讓苦惱從眼裏流出來，或可能減輕她心頭的積壓！

原來當我奉命出門牧牛不久，農會長就率領了十多名男女擁進屋裏來，不由分說，動手就搬，不管是木櫈瓦甑，不問是衣櫃書架，不理大小物件，一齊搬走。會長還拉紹芬走過一旁，向她解釋，說是農會最近開一個「土改展覽會」，凡是管制份子的財物，照例要全部沒收，何況這些東西都是平日在農民身上搜括得來的，現在歸還農民，是天公地道，再反問紹芬：「你說應該嗎？願意嗎？」一直等到紹芬被迫點過頭之後，才呼嘯而去。臨走時，會長還警告她說：「你家要退贓五千萬元，要從速繳交，遲了就加倍！」

被共特拆垮

七、由中央到地方的共謀郭汝瑰

在香港的讀者，想必能記起十多年前有一個署名「陳少校」的人，在左派報紙上寫過一長篇連載，總標題是「金陵殘照記」，第一部寫「徐蚌會戰」名之爲「海畔談兵錄」，其中寫到黃伯韜將軍被圍碾莊，蔣公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派杜聿明前往坐鎮徐州，接替劉峙的指揮權時，有這麼一段記載：

當杜聿明到達時，國防部第二廳（管情報）廳長侯騰、第三廳（管作戰）廳長郭汝瑰等人都早已到了。……侯騰將前方的戰況報告之後，停了一會由郭汝瑰報告作戰計劃，主要分爲這幾點：

「一、以目前情況判斷，共軍有包圍攻擊黃伯韜兵團的企圖。我軍空軍、砲火絕對優勢，以內線作戰原則，陸、空、步、砲、戰車協同，先將運河西岸，徐州以東之共軍擊滅，以解黃兵團之圍。二、以黃兵團死守碾莊墟，第六十三軍守窰灣鎮待援。三、以李彌兵團附七十二軍守備徐州。四、以邱清泉兵團、孫元良兵團（現已到達宿縣，令即返回徐州）迅速東調，擊破徐州、碾莊間之共軍，以解黃兵團之圍。」

會議決定，派杜聿明即晚飛徐州，一定解黃伯韜之圍。杜聿明被顧祝同拉在一邊談了一回與劉峙之間的指揮權責劃分問題，杜聿明認爲他不會與劉老師（峙）發生磨擦，但他停了一會說：「請總長允許我一個要求，就是解黃伯韜之圍的戰略戰術，兵力部署，我不一定照今日會議決定的去做。」杜對管作戰計劃的第三廳廳長郭汝瑰，一向不相信，故有此話。顧也明白其意，連說：「可以可以，你怎樣決定，就怎麼辦好。」

這一段記載有一句話，值得特別注意，那就是「杜聿明對管作戰的第三廳廳長郭汝瑰，一向不相信，顧也明白其意。」姑不論事實上是否如此，（因爲眞是如此的話，杜聿明與顧祝同對郭汝瑰之懷疑，當然有所據；既有所據，那又爲何仍任郭汝瑰主管作戰計劃，不建議極峯將他撤職究辦呢？）但郭汝瑰是一個共諜，則在西南保衛之戰的四川最後階段，已眞相大白，當眾露底了。

將作戰部署報告中共，使宿縣失守黃維被殲

請大家想想看，徐蚌會戰，六十萬大軍齊解甲的歷史大悲劇之演出，是第一線官兵之作戰不力嗎？是共軍的戰力眞個驚人嗎？說到底，全不是。而是共黨特務滲透的成功，因此他們的情報靈活，對國軍之部署、調動、企圖無不瞭如指掌。除了各級司令部的大小特務，可以隨時供給共方的戰術、戰鬬情

吳石，他們也是共特，劉隨大陸變色而現形；吳石被國府破獲，槍斃於台灣。）任何作戰計劃，無論是地區司令部報上國防部的，或由國防部命令地區司令部的，都由這班高級共特秘密報給了中共。因此，國軍的行動與企圖，兵力與部署，共軍方面無不一清二楚。於是避重就輕，以大吃小，處處制我於機先。整個作戰，是由共軍操縱。反之，我軍則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對共軍的動態，一點也不知道。這種敵暗我明，敵秘我露的戰爭，未曾正式交鋒，勝敗已判，怎能不垮？

就以徐蚌會戰爲例，有兩件事是絕對可以斷定共軍勝在情報的。第一是宿縣的失守，劉伯承敢於在徐州附近大軍雲集之際，派孤軍南下，以強行軍而圍攻宿縣，一舉而下，便是因爲國防部的共特，將宿縣空虛，無正式兵力防守的情報報給了中共，中共才敢這樣放肆大膽的捨近圖遠，調出部隊來攻佔宿縣，以截斷津浦路，形成對徐州的包圍。第二便是阻援黃維兵團於雙堆集，也是由於國防部的共特情報，得知黃維兵團的出發日期，行軍路線，然後由共方從容部署這一場阻援的截擊戰，先將黃兵團將要到達之處，堅壁清野；再調派兵力在有利地區狙擊。

這種情報是什麼人供給共方的？從上述情形與以下的事實尋證，我敢斷言這是當時任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的傑作。

中學時參加共產黨，和談恢復組織關係

郭汝瑰也是四川人，據以後的資料證實，他在中學讀書的時候，便參加了共產黨，後來由於淸黨、剿匪，中共逃到陝北去，奄奄一息，各地方組織，被國府破獲，很多中共黨員不是被捕自新，便是自首反正，更多的是與中共組織脫節，失去了聯絡。像郭汝瑰便是與中共組織脫節的，以後中共一直處於不利狀態下掙扎，他又在國府方面官運亨通，當然不會去找中共組織恢復關係。

在抗戰勝利之後，也是徐蚌會戰之前，中共挾其在東北與華北各地迭次勝利之威勢，在國共和談期中，除了從容部署軍事決戰之外，便是派出大批男女特務，南下到江南各省市，尤其是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集中的京、滬各大都市，從事滲透、拉攏、分化、潛伏等工作。這種情形，我在改寫「陳寒波的生前死後」一書中，也有過具體的說明。

那時，共特機構的另一工作，則是充分運用其原有人事關係，將曾經與中共脫節的許多老黨員，尤其是在國民黨政軍財經等各方面負有重要責任的官員，秘密派出他們組織的老同學，老朋友，使用一派甜言蜜語，加以威脅利誘。這班派出的

西南保衛戰

，被共特的口頭保證，一個又一個的絲套上了一名職和銜中；等到恢復了組織關係之後，便一步緊一步的逼他們交出情報，表現忠黨立功。尤其是在政府軍隊失敗，看來大勢已去之際，這種已恢復關係的人，便用不着催迫，他們既已騎上了老虎背，多能一不做，二不休，盡其所能去完成中共方面交下來的任務；甚至希望自己能超出任務的要求，有更優越的表現，以取得信任而立功，作為以後共黨打垮國民黨時的晉身之階。

像郭汝瑰就是這種投機取巧，急於立功的典型。不惜將黨國交付給他的國防機密出賣給中共；不惜將前方數十萬官兵的生命，黨國的生機作賭本，有多少秘密，便出賣多少秘密。至於中共以後「打完齋不要和尚」，將這班曾經變節脫節的人利用完了，再一一予以整肅，甚至比對其他的人，或戰敗被俘的國軍將領整肅得還要厲害，那也是他們自作自受，雖然悔不當初，都已成了待宰羔羊。因為中共深知像郭汝瑰這一類的脫節黨員，都是最不可靠的投機分子，只是逼於形勢才回頭的。以後中共對這班人大整特整固無足惜，但他們對中共的貢獻，在大陸促成國民黨迅速崩潰所發生的作用，卻是非常重大的。

由陸大而進國防部，回四川瀘州任軍長

我說明了郭汝瑰投靠中共的經過，再回頭介紹一下郭汝瑰的身世，及其由中央而地方替中共做特務工作，拆了徐蚌會戰的台，再拆西南保衛戰的台這筆罪債。

抗戰之前的四川省內戰期間，有一個不大不小的軍閥名叫郭汝棟，曾任川軍軍長，但任軍長不久便垮了，所以郭汝棟的名氣，遠不及鄧錫侯、潘文華，以及王陵基、唐式遵等人的響亮。郭汝瑰便是郭汝棟的弟弟，而且一直在軍隊中工作，抗戰時，曾任國軍二十六師師長。後來他進陸軍大學深造資格。

陸軍大學固然是軍人要想陸大官的必經之階，也是已經做了大官的人，物色「馬仔」之所，凡是具有地方勢力，或有眞才實學的優秀分子，只要不是國民黨各派系中的核心幹部，都要被那些「封疆入閣」的大人物所派去的親信幹部，拉攏招入成為其系統的新血。手法雖然各有巧妙，如許以官爵，解決困難，建立私交……等等，但其目的則一，都是志在「招賢」，以求充實自己派系中的人才。這種情形，凡是在陸軍大學中受過訓的人，大都知道。郭汝瑰也就是在陸軍大學搭上中央要員的關係，得以進入國防部任主管作戰的第三廳廳長要職。

郭汝瑰能受他人重視，被拉攏為中央要員的新進親信，以一個少將師長的資格，一下便進入到國防部這樣的最高軍事機關中，擔任此製訂全國軍隊作戰計劃要職，當然不簡單。據瞭

獲得長官之歡心，也遭受他人的非難。從文首所引用的左派文字可以看出，中央的高級將領中，像杜聿明就不相信他的作戰計劃。其實，那時懷疑他是共諜的人很多；尤其是徐蚌會戰失敗之後，大家都認為國防機密一定出了問題。只不過他在當紅得令，難有眞憑實據，指控沒有證據，他大可以「人事軋傾，派系鬬爭」及「多才招嫉」等話為反攻的口實。自己忠黨愛國檢舉，反而會要蒙上「枉作小人」之譏，故均隱忍不發。像杜聿明那樣「敬神鬼而遠之」，不與接近，也不向他透露機密，更不相信他的作戰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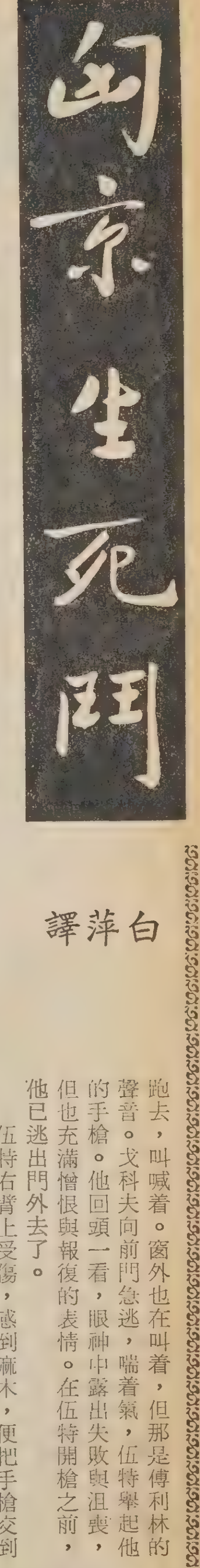
這種情形，郭汝瑰當然也發覺到了，中共組織方面得知之後，忙將他另作處置，因為他的身份既有暴露的徵候，活動也受到限制，國民黨的特務自然不會放過這個「嫌疑共諜」。如果再不處置，不但這顆棋子失卻作用，且有可能發生出其他不良後果。於是，在徐蚌會戰之後，國防部要改組，中共組織上便指示郭汝瑰，利用這個機會活動外放，回四川擔任七十一軍軍長。

郭汝瑰以國防部第三廳廳長的身份，活動一個軍長職位是輕而易舉的，他人緣廣，關係多。而且那時打垮的部隊番號特別多，在徐蚌會戰被殲的數個兵團各軍師，都要從新招兵買馬，就原來的番號編練新軍。如第二兵團的第五、七十、七十四軍，要在閩北、贛南、浙東徵補新兵重建；第七兵團的廿五、一百、四十四、六十三、六十四軍，要到贛東、湘南、川南、粵北、海南島徵補新兵重建；十二兵團的第十、十八、十四、八十五等軍，要在贛東、浙西成立第二編練司令部由胡璉負責徵補新兵重建各軍為預備兵團。十三兵團的第八、九、一一五軍，除一一五軍番號撤消外，亦由李彌負責成立十三編練處，先在閩西，後調雲南徵補重建；十六兵團的四十一、四十七軍，由逃出來的孫元良收拾殘部，在川東整補。尚有七十二軍、十二軍，及交通警察各總隊，均分別在四川與浙江徵兵整訓，作為第二線兵團之序列，準備共軍渡江之後的作戰。

國民黨準備在江南再舉，共產黨也準備在江南解決國軍。除了進行特務工作，從事各種透滲、說服、挑撥、離間、分化、拉攏等秘密活動之外，便是盡力利用原有關係，如郭汝瑰之流，將之派回到華中、華南、西南各省等待進攻的地區去擔任軍政職務，以配合未來的南下情勢。

郭汝瑰就是在中共整個「解放」江南的作戰計劃中，由他自己活動任七十一軍軍長，回到四川去的，而且要他設法駐防四川的重鎭瀘州。（十）

三郎



六：狄燕玲的身軀躺在一大灘鮮血之上

白萍譯

「貴方派出像你這樣的專家來收拾我，眞是我的榮幸！但你不會只是爲了我一個人而到美國來的。」

「當然不會，我另外還有任務。」戈科夫臉上的微笑仍保持着。

「但沒有一項是眞正重要的，對嗎？」伍特問道。

戈科夫嘆息了，他的手槍對準了狄燕玲的背部，他的衣服打扮，像是紐約的小商人，但他的那雙眼睛卻充滿了冷酷與惡毒，看來他不敢輕易動手。

「你很聰明，」戈科夫緩緩地道：「當然，你在猜想着我的眞正任務是什麼。你知道，我們把你殺了雖然畧有收獲，但並不是眞正的太重要的事情。」

「你把這位小姐放開吧！」伍特道：「我們可以到屋外去解決的。」

「不行，我可並不這樣簡單，我知道你們西方人的所謂騎士精神，要保護婦孺，在我威脅着她的時候，你絕對不敢動彈的。伍特，我很佩服你的本領，不過，你們在情感上，有着太大的弱點。」

戈科夫畧停一停，叫道：「左丹斯基。」

在伍特身旁的左丹斯基點頭道：「我們在這兒已經太久了。」

陷阱要關上，最後的一擊要降臨了！

伍特輕輕地呼吸，放鬆一點。他注意着狄燕玲，腦海中驟然的記起了今天早上和她的談話，那時，兩人在安靜的氣氛中吃着早餐，如今，有恍如隔世之感。她當時說要替麥非工作，和伍特並肩做特工，伍特當時曾警告她，爲了「工作至上」，他可能不會顧及她的安全。

現在，從她的眼神中，她看得出他心中想着的是什麼了。在戈科夫和左丹斯基兩人發覺得到她的失望與沮喪之前，他必須先採取行動。

左丹斯基有點緊張與焦急，他感覺自己和伍特站得太接近了，伍特突然對他施辣手，既快且準，一擊即中，劈中了他持槍的手腕，他的手指立即痲痺了，持槍不穩，手槍跌在地上。

戈科夫臉上露出詫異的表情，他料不到伍特竟會不顧狄燕玲的死活，而竟然首先採取突襲的行動，他不知道伍特久受訓練，已養成了鐵石心腸，任務第一，不再有任何顧慮。戈科夫雖然開槍擊倒了狄燕玲，但依然已經畧遲緩了一點，失掉了最有決定性的幾秒鐘時間。

伍特對左丹斯基再加攻擊，把他打得直跌到牆邊去，跟着，又向戈科夫撲過去，戈科夫再開槍，但這一槍射歪了，向屋頂天花板擊去。伍特抓住了戈科夫，但立即發覺到此人孔武有力，不易制服，和外表的小商人似的模樣大不相同。

戈科夫的手槍再响，本來只是意外的觸動槍機掣，並非瞄準開槍的，因爲，在伍特的糾纏之下，他無法瞄準，但這一槍，誤觸射出之後，伍特卻感到臂上驟然劇痛，被槍彈擊中，戈科夫掙脫了，但伍特已把他的手槍奪了過來。戈科夫轉身奔跑。伍特掙扎着站穩，看到左丹斯基向窗口跑去，叫喊着。窗外也在叫着，但那是傅利林的聲音。戈科夫向前門急逃，喘着氣，伍特舉起他的手槍。他回頭一看，眼神中露出失敗與沮喪，但也充滿憎恨與報復的表情。在伍特開槍之前，他已逃出門外去了。

伍特右臂上受傷，感到痲木，便把手槍交到左手，向前追趕，右手血如泉湧，衣袖濡濕了。

左丹斯跑在前面，已到了屋外，只聽到一聲槍响，戈科夫跟在後面，在雨中奔逃着。

伍特向傅利林高聲呼喚，但奔過來的是梅斯達，他從海岸邊的船屋奔跑過來，伍特看到了，以爲這陷阱可以合攏，戈科夫和左丹斯基重陷入重圍中，無法逃脫了。

梅斯達開槍，左丹斯基一聲慘呼，即俯倒在地上。伍特停步不及，被左丹斯基絆倒，跌在地上，受傷的右臂一陣劇痛，感到不能支持，左手持着從戈科夫奪來的手槍也跌去了。他聽到梅斯達叱喝之聲，便掙扎着站起來。

「噢！伍特，」傅利林跑上來，道：「你是怎樣鑽入屋內的。」

「不要再問了，」伍特喘息道：「快追戈科夫。」

梅斯達也來了，「他已經逃入林中，就在那邊。」

「追過去啊！」

傅利林舉腳一踢左丹斯基，在雨中，可以看到傅利林很年輕和沒有把握的樣子，「這個人怎樣呢？」

「我相信他已經死了，」伍特咒罵道：「我本來想問他口供的。」

「噢，對不起，伍特。」梅斯達道。

「算了。」

他們兩人看着他，感覺到他的語氣有點兒古怪，知道有事情發生了，問道：「這兩個傢伙進入了狄燕玲家中，一直威脅着她麼？」

「他們的目的是要殺我。」伍特道：「戈科夫的手槍指着狄燕玲背後，以爲這樣就可以迫得

我不敢動手。」

「噢！他媽的，」傅利林道：「我聽到一聲槍響，便跑過來，料不到你在這兒……」

「戈科夫開槍射中了狄燕玲，」伍特保持着鎮靜語氣道：「快去追他。」

「你怎樣了？你在流血呢……」

「我手臂傷了，那沒有關係的。」他看着他們兩人向前面樹林中奔跑過去，樹林的那邊就是沼澤地區和採蠔的外海岸了。他感到自己雙腹無力，緊緊的捧着右手，不曉得手臂上的傷勢究竟嚴重到怎樣的地步，他回頭向屋內走去，四面一片昏黑，但他的內心卻感到更為黑墨墨的一片情緒。

前門仍在開着，門內射出來的黃色燈光，照耀着濕滑的發亮的長草。他緩緩的走上石級，他不願進入屋內，因為他無法面對着狄燕玲，為了公務，他不惜犧牲她。他究竟算是有人性麼？他只算是機械呢？抑或是有血有肉的人呢？

他在門口處，向書房張望着，好一會兒，感到內心十分痛苦！

狄燕玲仍躺在原來的地方，沒有移動，她的軀體下面，一大灘血！在燈光之下，和她所穿的紅色羊毛衫爭相輝映，看到了裙下她的臀部和大腿的曲線，他不禁想到了和她歡好的日子，在床上一起時，她的豐滿曲線給予他的滿足。她身上沒有什麼秘密的地方他所不知道的。她和他其實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已經合為一體了。

「燕玲？」

她的臉孔側仰着，雙眼緊閉，似乎已沒有呼吸了。

伍特緩緩的走進書房，跪在她的身邊。她的傷口在肩上，從鮮血的湧出看來，她的一條大血管被擊中了！他捏着她的手腕，試試她的脈膊，只感到微弱的跳動，但她仍在活着。

「燕玲，」他低語道：「燕玲，對不起，我非這樣做不可。」

她的唇間微弱的呼吸聲使他猜想着，究竟她是否聽到他說話呢？他再也感覺不到自己傷口的疼痛。他除下自己的外衣，捲起來，放在她的頭下，使她舒服一點，跟着，取出手帕來，輕輕的包扎着他的傷口。

然後，他轉身去打電話，他知道葛雅田一定在偷聽着。

「我們這兒發生了意外事件，」他對醫院方面道：「請派一名醫生和救傷車快來，」跟着，他把狄燕玲的地址告訴他。

在電話通完了，醫院方面掛斷電話後，伍特並不放下電話，一會兒，就聽到葛雅田問道：「伍特嗎？你受傷麼？」

「不，是狄燕玲受傷，戈科夫偷進來。」伍特道。

「他麼？他怎樣能夠……」

「我們急需增援，」伍特道，「他在附近的樹林中，左丹斯基死了，那女郎可沒有影蹤。」

他掛斷電話，回到狄燕玲身邊，再跪在她的身旁，只見她的眼睛在向他注視着，他感到大為放心與寬慰，但跟着又感到顫震與不安了，她會原諒自己麼？

「燕玲，你聽到我說話麼？」

「聽到的，伍特。」她微弱地道。

「你會痊癒的，我已經打電話叫醫生立刻來了。」

「我聽到你叫了。」她的聲音和她的視線是遙遠的，像在另一個世界中，顯示了她目前的心情，並不在眼前的事情中。

「對不起，燕玲，我很感到抱歉。」

她轉過頭去，不看他，她的小咀在微微的抖顫着，好一會兒，她以為她在哭了，但他無法斷定，他看到了流到手腕上自己的血，才感到自己臂上的疼痛。

「我非這樣做不可，你了解麼？」

「你打倒他……你殺了他麼？」

「沒有，他逃了。」

她突然的轉過頭來看看他，她的一雙眼睛冷然地，閃着光亮，很憤怒地，「那麼，你是在浪費時間，你何必回過頭來救我呢？你急於要到外邊去，追蹤他，殺他，不是麼？何必在這兒假惺惺作態？你用不着假細心，你已打電話叫醫生來了，你可以立即跑出去，設法追蹤他，抓到他，殺了他。誰人會死在誰人手上，都無關緊要的，不是麼？我已經毫不在乎了，你也不會介意到誰人對你會如何關心的，誰人會珍惜你的生命，更不要說我了，而你……」

他輕輕的伸手到狄燕玲的咀唇上，「我求求你。」

她再轉過頭去，不看他，「你不要理我。」她低語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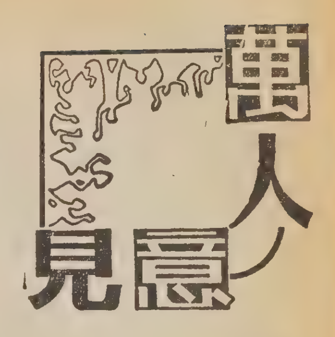
她的眼睛閉上了，但他知道她是清醒的，她聽得到他的說話。但他並不知道應該說甚麼話和如何能夠使她了解。他這一生人從來不會感到竟如此的束手無策。從來不曾感到如此的痛苦！

「燕玲，你聽我說，不要轉過頭去不看我，你知道的，他要殺你的啊！我無法不反擊，無法不冒險行事，你懂得麼？你捲入這漩渦中，我很感到抱歉……我本來已派出人在這裏保護你的，因為此人要從你身上來對我加害。他是很危險的人，我非制止他不可！和他所可能做成的損害和破壞比較起來，我並不是特別重要的人，你也不是。而我非制止他不可！即使要付出代價……不管任何代價。」他溫柔地道：「他以為我一定完全服從他命令，以挽救你的生命。但我知道他說的完全是假話，靠不住的。我知道，即使我聽從他的擺佈，束手待斃，他依然會殺你的，我非向他攤牌不可。」

【未完】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希本刊讀者提高警惕

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漢奸賊子
利用本刊與自由報章刊登信箱
連絡青年攻擊國父國府企圖不軌
是共特抑或台獨小爬蟲尚待查證

凡是正義熱血的中華兒女，對於國家民族前途，無不深表關懷，特別年青的一輩，往往以天下為己任，不惜為國捐軀，為民族打開光明之路，熱愛自由祖國的青年，更無不鬭志激昂，熱愛國家之火燄，在他們心底燃燒，誓復河山，國仇家恨深深埋藏他們心坎裏，又怎能忘記在中共統治下所過悲慘黑暗奴役的生活？家破人亡，含淚離別故園，流落異地，那年那月才能回到那可愛的故鄉？那年那月才能與爹娘歡聚在一堂？

青年愛國之熱情，是那麼激盪，是那麼純潔。然而，一小撮出賣良心，意圖分割的漢賊，竟敢打着愛國愛民族大義之旗，四出招搖，聯絡僑港愛國同胞（特別是青年），美其名為復國而奮鬭，可是，骨子裏是懷有一種卑鄙、下流、不可告人之賣國企圖，欺騙青年同胞那股愛國洪流，這一小撮「走狗」，凡是有血性的中國人絕都不會原諒。相反，對這班漢賊，我們是要聯同正義同胞給予澈頭澈尾的追打，我們在此要詳盡的揭發這一小撮卑汚者的嘴臉，讓正義的中華兒女清楚認識這羣漢賊的惡毒心腸，使他出賣國家民族之陰謀徹底粉碎，我們謹在此嚴重警告這一小撮「爬蟲」，你們妄想分割中國，出賣中華民國，扯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惡毒中傷三民主義，簡直是白日見鬼，定必遭到正義同胞唾罵！中國祗有一個，就是正統的中華民國，中國人民絕對不會寬恕你們這班甘作勾鼻狗腿的漢賊。

去年，吾等在萬人雜誌見到一個信箱號碼，又在香港×報一小廣告中，發現一段頗令人興奮廣告，大約為：「徵求熱愛國家，關心國家前途的青年，請投郵某處與負責人聯絡。」我們是決心報國為民的青年，看過此段啓事，心裏感到無限喜悅，更覺天空是晴朗光明的，眞的象徵國運昌隆，復國有望。在此西方毒素浸沉的殖民地，竟有如此關心國家民族的青年，縱此大敵當前，中華民族絕不會滅亡，中華民國打回大陸去日子不遠了。每每想到如此，不禁心花怒放，火速去函與之聯絡。我的期望並沒落空，終於有覆告了，是充滿激烈愛國豪情的信箋，眞令我喜出望外。海外逢同志，倍感興奮，鬭志更加旺盛，誓要把仇還，血債血償！

如是者，雙方通函多次，對方便函約面晤，首先接見的是一位年青有為的先生，大家交談國事，共訴衷情，可說一見如故，談得十分投機；經過一段較短日子，最後面晤是一位王某與李某，起初雙方亦感愉快，相談亦很和悅，後來大家便互相交往，約每月聚會數次，大多於僻靜公園、球場，而且亦認識不少新朋友（同是閱報徵求），每次聚會約有十餘人，差不多全是年青伙子。王某與李某兩人身份頗為神秘，王某住所不定，職業隱瞞；李某家中陳設簡單，職業亦很神秘（最新調查他是任職某銀行會計職）。他兩人都懂得一點羣眾心理，或許文學根柢也還不錯吧。時常調查各人情況、志向，相反的對他們自己卻遮遮掩掩，盡量避免洩談他倆私事，就是吾等有人追問，他倆亦借故避談。這點令吾等起了疑問，既是志同道合，為同一目標奮鬭，也何必隱避自己去調查他人？最值得吾等對其產生失望與最大疑解的就是：經過一段時期，大家眞正談及今後奮鬭方針及目標，他倆竟亦借故避免談及反攻復國之事，也不談援助難胞的事項。卻向吾等歪曲中華民國政府，中傷國父推行革命奮鬭精神，暨蔣公領導的國府。同時積極吹擂新民主的美夢，放出迷惑的「光明遠景」烟幕。此兩人（一姓王、一姓李）究竟是共特，抑或「台獨」分子，尚難斷定，但其惡毒用心，則已完全暴露於吾等面前。自此，吾等一羣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另方面商討對策，細意採察他兩人的動向及眞意。最後得知他們是甘為漢賊，決不悔改，故此吾等決定放棄與他倆合作。可是他倆竟然不准吾等離開，且用恐嚇手段，意圖阻止吾等放棄合作，我們據理力爭，終於與之一刀兩斷。如今我們已斷絕一切交往。但是，這一小撮漢賊，寃魂不息仍在多份自由報章雜誌上作垂死掙扎，仍在亂放毒素，意圖向其他同胞下手，迷惑毒害青年。故特此告誡諸君，萬勿上當，以免中計受其利用，作出禍害自己國家民族的事。

讀友們：你不是中國人嗎？你不是懷念你的國家，你的故園嗎？愛國是每一國民的天職，身為黑髮黃膚的炎黃子孫，誰不關懷自己國家民族前途呢？今後的我們，應該認識自己的責任，堅定信心，奮勇前進，把當前的歷史神聖使命擔當起來。青年朋友們：你有的是一顆熱誠純潔愛國心，把它燃點吧！將光明送進苦難黑暗的神州，讓它照射着錦繡河山，帶領着億萬被奴役的人們，發出抗暴的怒潮，打破掙脫手銬腳鐐是時候了，奮勇爭取自由。

同胞們：誰迫使我們忍痛離開可愛溫暖家鄉？誰迫使我們忍痛含淚別雙親？請你深思、深思！認清敵人，奮鬭、奮鬭！

火花

（編者按：這是本刊數次

被人利用刊出信箱之後，經人揭發，再進一步調查所獲得的結果，這封由兩位本刊忠實讀友化名寫來的信，特予公開。除請本刊讀友提高警惕外，並警告王某、李某馬上停止一切不法活動，否則，我們要報告有關當局徹底查究。）

讀者從美國來信表意見

父母縱有錯 子女不可殺
子女殺父母 此風不可長

萬人傑先生：

自從貴刊面世以來，本人雖在海外，每期都有購閱，像這樣的刊物確是沒有別家，其他客套話恕我不會多說，現在有一個問題提出討論一下，如：

貴刊一〇五期「高調低彈集」，「父母子女」一文確是今天香港社會存在着的隱憂問題，東方晦先生很中肯的對子女殺父母這問題，提出批評，本人是很贊同的。這種看法，亦是香港法律對這問題存在着毛病，做父母的被一個自己親手生養長大的，而且已學會了使槍的兒女，忍心殺滅，試問還有什麼人他不敢殺，像這樣的風氣發展下去，後果何堪設想。

做父母的在子女的身上打什麼壞主意如何對子女不利，發展至此可忍孰不可忍的行爲無可原恕，極其量是繩之以法，或可一刀兩斷脫離關係，或遠走高飛，而不至於做一個殺父母的劊子手，香港發生那件殺父案被告說得振振有詞，法律亦判無罪了，這種法律有無毛病値得研究，而這還不過被告單方面的辯說，被害死的，如果他能返生說話如何辯說還是未知之數，故對這件案是不夠全面淸楚的。

這且不談，這對我國幾千年來倫理道德，什麼「以孝治天下」等社會道德觀念，固然是無從談起，就算起碼稍有人性的去考慮，亦不至於這麼輕易去將一個養育自己十幾年的親人，不祇一槍，而放夠四槍去殺掉。

再閱貴刊一一〇期萬人意見欄，載：「如要子女孝敬，必須父母慈愛」之後又稱「殺父逆倫法無可恕」，這種大義凜然的標題，是很切當的，但下文刊出有位讀者爲東先生的大文提出異議並爲不孝的女兒辯護，其中舉一段說服不了人的話大意是：「爲了滿足父母做一個被父母稱爲孝順的女兒唯有犧牲自己，結果她找多些，父母也用多些，向女兒無窮需索，做女的有什麼辦法應付？結果迫虎跳牆連開四槍，這父親便結果了，這女兒不孝嗎？非也」。好像那個「打者愛也」的妙論成一致，明明打人一身，還說愛也。明明將親父送入黃泉，還說孝，迫虎跳牆，一般老虎跳了牆便一走了之，但像這樣的老虎還回頭開槍將養育他十幾年的虎父父噬死。人們不禁要問：難道除了開槍沒有其他辦法解決了嗎？難道像這樣的子女還談得上什麼「青年人誰不愛父母」嗎？這還不是很尖銳的社會諷刺？

讀者天涯客二月十一日於美國

徵求舊書

齊又簡先生急需莫泊桑短篇小說中譯本全集，參證，凡本刊讀友中藏有者，請借閱、轉讓、交換均可，希來信編輯部連絡爲盼。因爲如能找到莫泊桑短篇集，又可寫出妙文，以娛讀者。

薛璞像隻憤怒的黃蜂 專向居民荷包刺進去

發明私家車「貼印化」，薛璞確是「不世天才」！爲了制裁這些「社會罪人」（按即私家車車主，詳見薛璞語錄），二十四小時收買路錢，使你晚上不得好睡，弄到神經衰弱，無疾而終——私家車車主全部死清光，將來再無私家車出現，妙哉！妙哉！

小巴犯例要「坐車監」，更是妙到毫巔。本來，只有小巴司機才會犯例，處罰的應是司機，現在卻連車子本身也要坐監了，「不自殞滅，禍延先妣」！這樣發展下去，多層大廈中某單位業主犯了例，拉去赤柱坐監，則連這多層大廈也要從中拆去一層，叫「搬屋公司」搬到赤柱了——這不禁使人有發思古之幽情，儼如封建專制時代，一人犯例，要抄家、要滅族！教車師傅牌也要加價了，到時無利可圖，紛紛轉業，無人教車，無人學車，當然，一應「駕車人士」也消滅了。

大巴要加價，薛璞也表示同意了，到時大家行路上班，不再搭車，更是自我消滅之妙法。

私家車沒有了，小巴沒有了，大巴也沒有了，駕車人士也沒有了，香港回復一百年前的樣子，窮人安步當車，富人坐轎或騎馬亦不快哉！

我不是怪論專家，但必須指出：薛璞像隻憤怒的黃蜂，他的刺正刺向港九四百萬中國人每一個居民。

薛璞說他這些措施，是爲了疏導港九交通，但他爲什麼不多設天橋、地下火車或多層停車場？

一句話，他的唯一目的就是「錢」！他日思夜想不是如何解決港九的擠迫交通，而是如何從中刮龍。

薛璞的思想與「紅衞兵」不謀而合，憤世嫉俗，憎人富貴厭人窮，只有破壞而不建設。如果他參加「文化大革命」，必定大受江青同志賞識，說不定「黨中央」的「政治局常委」了，還屈居港島彈丸之地做芝蔴綠豆的「交通處長」！

缺乏現代知識，愚而好自用，思想未成熟而「水鬼陞城隍」，這是港九四百萬居民對薛璞的印象。

我很替香港政府惋惜，花了納稅人多少金錢，請來這種「交通專家」；更替大英帝國惋惜，英倫三島竟出現這種「天才」！

天怒

我們不怕事情多
只問應不應該辦

郵箱問題已經查明真相
戰志昂揚橫掃牛鬼蛇神

主編先生：

當我翻開萬人雜誌第一百二十二期，看到「緊急通告」一段，眞使我感到十分費解。雖然面對着繁重之會考功課，但也不得不立即執筆，發表我之愚見。

想不到爲了小小一個郵箱「二〇〇一二」號，竟使到萬、張兩位和一些讀者受到困擾，繼而對「二〇〇一二」號郵箱發生疑端，及將它列爲一個有問題的郵箱。且要勞師動眾，對這個有問題之信箱進行調查。

寫到這裏，我想也要表明我之身份。我是萬人雜誌之訂戶讀者，也是一名絕對之反共者，而且我也是透過在萬人意見所刊出之王君的通訊地址——香港郵箱「二〇〇一二」號，和王君成爲筆友，而且曾與王君會晤。所以在萬人雜誌第一百二十一期之萬人意見中，我便指出此郵箱是各青年與王君互通訊之橋樑。

再者，諸君對於能夠擁有一個信箱，似乎感到十分驚異，而相繼發生疑端。對於此點，在萬人雜誌第一百二十一期中，我亦同時指出「郵箱便是郵箱，任何人可以擁有一個。只要有金錢，便可往郵局租用」。況且王君是任職於郵界，對於租用郵箱當是輕而易舉之事。

而且，退一步來說假定那個郵箱眞是有問題，我想可能性不外有二。第一、王君可能是某革命集團之公共關係。由他出面代表那革命集團，向有志於反共復國的青年招手，希望多吸收同志，齊力推翻萬惡不赦之共黨。如是，眞使我拍案叫絕，因爲他們夠膽色，能眞正的從事反共復國大業，而不是只坐着叫喊反攻，而不作實際行動。但可惜的是，據我所知，王君卻是未能做到如此積極。第二、王君或是左派集團之打手，想利用郵箱作魚竿，將萬人雜誌之擁護者引出來，而將他們(當然連我在內)消滅，或進行離間於萬人雜誌和讀者間。但對於此點，可能性實微。因爲萬人雜誌之擁護者多是寂寂無名之小人物（對於此稱號，我並不是作惡意之低看萬人雜誌之讀者，所以在此先向諸君們道歉。）用不着出此下策，來消滅他們。至於進行離間之可能性，也是很微，因爲費時太久，而且未必成功。

所以綜合上述來說，在此當前國勢危急，而萬人雜誌又受到有等小爬蟲之進行文章攻擊，我以爲萬、張兩位用不着爲了香港郵箱「二〇〇一二」號，而勞師動眾，要查王君之底子。萬、張兩位主編實應保持充足之精神及戰意，繼續爲萬人雜誌努力而戰，盡量痛擊共黨及一些詆譭萬人雜誌之小爬蟲，及繼續作爲反共雜誌之先鋒！

讀者范貞上三月一日

（**編者覆**：你所說的是情理，我們要查的是事實。擁有一個信箱不足爲奇，如果以信箱利用本刊吸收青年人去做與我們立場相反的陰謀活動，這就非查究不可。現已明眞相公佈於本期二十八頁。我們精神充沛，戰志昂揚，不怕戰鬬，應辦的事，非辦不可，決不負讀者所望。）

不要爲了稿費作出不實報導
珍惜言論自由應負文章責任
大陸青年勸勉大陸青年虛心

香港的社會風氣，有一個最寶貴的地方，就是言論絕對自由。這個自由對於一些來自大陸鐵幕的人，更是有共同感覺。因爲他們一貫受着老毛的壓制言論，敢怒而不敢言。一旦獲得自由後，他們個個都暢所欲言，舒發自己心中的憤怒。

大陸青年每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辛酸一面，到達香港都希望拿起筆桿當武器，向老毛進攻。這個動機是非常好的，我應該舉起雙手贊成。可是，有些人恰是違此而行。一到香港，下車伊始，嘩啦啦地亂發濫調。以濫調蒙蔽香港同胞。認爲自己沙沙滾下筆絕不負責任，以自己一點可憐知識，獲取稿費。這是一個大陸青年所該做的嗎？大陸來港青年千萬不要以自己的光榮經歷，對別人炫耀自己，應該促進自己今後更加努力。絕不要躺倒在利令智昏上面，抹着良心做事。即使得了一點虛名，那又有何用

呢？

據我了解，有一個江西勞動大學的來港學生，就是有這種現象。問題就是對於大陸一個作家高雲覽的生死有再不虛心的表現。不久前已有一女讀者給予證實高雲覽的生死。未知作者又有何狡辯？是否再强詞奪理呢？

就他對我的答辯，好一副教訓人的口吻。老實說，「小城春秋」我已讀過多次。但我可以講，答辯者簡直未看過此書。因爲如果看過的話，總不會連該書是那個出版社出版的都不知道。你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嗎？高雲覽的老友記嗎？眞是一副無賴的嘴臉。別以爲這一招可以封住別人的口。錯了！

答辯者還抬出陶鑄和王任重來爲自己掩護。可是你不是武漢大學的學生，只不過是嘗過江西大茅山的風雪而已。至於所謂中大文史助教的梁先生敢作證，我倒要請教此梁先生，是否老毛又發明什麼的新醫學療法。要不，高雲覽已死十多年，又何以還生。明知自己錯了，又不虛心。我奉勸大陸來港青年知識分子，雖然每個人有自己的寫作自由，但對於大陸的事情，我們一定要據實報導，別爲了稿費而伏在案頭，憑空設想。

至於答辯者所看的「小城春秋」，我可斷定他的那本書一定爛的，要不怎麼會連後記都沒有？

我這樣做法可能太過一點，也許讀者們會怪我同門之人又何必自相嘔氣呢？我的意思是提起來港青年的注意而已，再後謝謝本刊女讀者雪妮的證實。同時，我聲明一點，如果答辯者要看原文，照給。

紫楓　二月十一日

毛共榨取僑滙的用途

僑胞遇天災人禍不見撥款救濟
各地殺人放火必有毛共血腥錢

萬、張先生：

近年來毛魔對「厚黑哲學」似乎越來越「活學活用」，確實達到了「車大炮唔面紅」的程度，舉例說：共產黨徒自稱我國在共黨的殘暴統治下已成爲「强國」，其實我國早具有强國條件，尤其在我國抗戰勝利之後。倘我國不在二十年前便被共黨佔領，到了今天，應該是個眞眞正正的强國了，不幸的是在毛共統治下的中國，只扮演着一個潑婦角色，到處撩是惹非，令人討厭。毛魔欺騙我同胞說：「我國已站起來了，沒有人再敢欺負我們了。」說來很容易令人受騙，其實，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早已醒覺了，今天，非洲黑人不已站立起來嗎？他們何嘗需要毛賊東的鬼思想！

自從毛魔在大陸推行愚民政策後，就使我們同胞佩上「紅」色「毛」頭章，使我們覺得那些佩「紅」色「毛」頭章的人，都是「紅毛鬼」。

毛魔最惡毒的詭計是以「人民」名義統治人民，將反共志士說成「不愛國」。多少人都被這些僞法統治所蒙蔽，墜入了共黨惡毒詭計而不自知。其實，共產黨是專與人民爲敵的政黨，牠（我沒寫錯字，因爲共黨是獸而不是人）只尋求黨的利益而絕不顧人民利益，就如大衆所知，毛魔駐港的吸血銀行，每年吸盡了各地華僑多少血汗錢？各地僑胞如果遭受了天災人禍，毛魔有沒有分文救濟？但倘海外各地有殺人放火的事發生，就包管有毛魔的「人民血汗錢」，六七年暴動，毛魔就供認有二千萬以上滙款，而這些款項就是用來殺害香港僑胞的。其餘「印尼政變」「法國罷工」都有毛魔的血腥錢作祟，試問中國有了這樣一個統治者，人民那得不遭殃！

我們看看今天的大陸，善良的同胞，能逃的就逃，不能逃的就犧牲，不能逃而又不能死的就只有淪爲「毛奴」，一生一世受毛魔壓搾。而昔日的地痞流氓，就做了毛魔走狗，統治人民的工具。

鄭殷上

廣東讀者揭露六八年浮屍內幕

敵對鬪爭珠江三角洲死人無數
讀了馬森亮的珠江水猶寒有感
後期暴行比先期鬪爭變本加厲
都是親身經歷的血淚斑斑事實
盡是天怒人怨慘不忍聞的實錄

毛共的殘暴，是人所共知，但沒有親眼見的人，多半用半信半疑的態度去聽。特別是四九年以前來港的人，他們沒有見過毛共的兇殘手段，只是聽和從報章上看到。深切的「恨」感他們是激發不出來的。

看了馬森亮先生的「珠江水猶寒」後，不由得我不寫寫毛共不但在竊據大陸初期如此殘暴，在一九六八年也毫不遜色，而更青出於藍。我因在來港領身份證時，入境處的職員及洋人問話的時候，我據實說出，他們都不信毛共如此毒辣，特別是洋人，他竟大聲說：果有此事？難怪！洋人未試過毛共的苦頭，但這些公務員也不相信（因爲他們久住香港）。

六八年初，「文化大革命」，正在轟轟烈烈的時候，也就是大亂的時候，死人之多不用說了，我單說毛共在這段時期爲了要鎮壓大亂，不惜殘殺萬民的實況，那時，外界是無從知道的。

六八年的來臨，也就是同胞的死難來臨，毛共爲了平息當時的大亂，下達一切所謂「最高指示」。但有心搗亂的人，不管什麼指示仍然要亂。毛共見老百姓不從，即實行其一個二十世紀來最慘絕人寰的運動，即所謂「敵對鬪爭運動」，主要對象首先是五類份子的兒女；其次是五類份子；再次是參加「紅旗」的青年；再次則爲國民黨時有關的人。這次運動是我有生以來見到最恐怖的一個運動，而又死人最多的一個運動。

首先是以打擊壞份子爲題的序幕揭開。當時整個珠江三角洲的農村正在春耕時節，運動也就在此展開了，一陣的烏雲也就開始籠罩着整個珠江三角洲。我的家鄉首當其衝，二月中旬，突然一個緊急會議，即限制五類份子兒女外出，繼而捉了五個地主、富農兒子，戴高帽遊街、示眾，罪名均爲莫須有。請看一個地主的罪名，他的家接近牛棚，因他的小兒子玩火，結果弄成失火，不單自己的衣物全部化爲烏有，連牛棚也燒了。這樣他就被打成「有意放火」是現行反革命份子，但已被鬪爭過數十次了，而且是六四年的事，因爲當時人民知道他不是有意的，且是小孩子玩火所引起。結果在六八年還拿出來作爲藉口，拿去遊街。但遊了一個上午，只是遊了一半，那老頭見生來也沒有用了，更覺得被毛共拿去作儆百之用是恥辱，即借故回家吃午飯，上吊自殺。看管他的民兵發覺了；把他解下來，但共幹不准救，說這些人死不足惜。但畢竟有三兩正義之人徵得高級共幹同意，把他送到衞生站作所謂急救，經過這麼長時間，那能救治人。所以這個姓羅的老頭，就是序幕的先聲。

繼續展開規模宏大的鬪爭場面，也就是高潮，眞是鬼哭神號，整個三角洲的農村，相繼展開。首先共幹傳達，「這次鬪爭不同以往，敵人非常猖狂，非要打死人不可，在鬪爭中打死人不追究責任，任何人不准干涉在鬪爭中打人」。共幹親自組織一班打手，第一天找出六個五類份子，其中子女佔三個。初時農民不習慣兇暴手段，多不忍下手。結果第一天只鬪了三個，而且「特別頑固」的而又是血氣方剛的十餘歲的地主仔，堅不承認參加武鬪罪名。所以共幹下不了場，散會後，即商討對策。一個毛軍的連長，堅決要打，同時檢討今天開會起不了作用，教育不到羣眾。還提了一個陰險的毒計，就是村與村之間調換打手，因爲本村的多不忍下手，多少還有點交情。這個陰謀實施的當晚，一個有份參加開會的我的遠房兄弟來告訴我會議情形，要我小心，同時，明天開會要受監視，因爲共幹發現地、富子女，多不叫口號，而且帶同情感。我的一位兄弟已受鬪爭現被拘留。第二天我去開會，途經拘留所，在厠所小便，眞巧！見了兄弟在大便，我即速告知利害，叫他什麼都承認，否則會沒命的。果然開會第一個即鬪我兄弟，他什麼都承認了，共幹只好押他下去。但第二個不知，而且打手們的手癢了，一上台，就不由分說，即拳打腳踢，呼喊聲、拳打聲嚷成一片，少頃，沒多大動靜，此人已斷氣多時，而且頭大如斗，農民們慘不忍睹，多掩面而哭，特別是中年婦女，暈倒無數，一時秩序大亂。打手們正要拉第二個，但不管共幹如何阻撓，人們已各自散去。

兇殘的共幹死了人當死了蟻。第二天即召集各生產隊開社員大會，共幹聲色俱厲地說：有些人還同情壞人，在鬪爭會上哭，如果第二次誰哭的話，即以走地主路線論罪。隔兩天又開鬪爭會，恐怖場面，眞是觸目心驚，結果先後又打死兩個五類份子兒子，有的見他未死即抛下池塘再行淹死。「畏罪自殺」者無數，隔村、隔隊，惡耗頻傳，各處打死人，最罕見的是番禺靈山公社，一個地主，被强迫

食糠糟食死，打手們說他從前未食過糟糠，現在一定要他吃了，這樣強塞，就一命嗚呼。

當時人們的臉色是陰沉的，更沒人敢說話，人與人之間好像不相識，由於這時插秧季節，不能因鬬爭而影响插秧，毛共也懂得，若不春耕，秋收無望。所以死去一批人後，運動告一段落，我兄弟因此被釋放回家插秧，但他卻不插秧，和幾個同被拘留的人，冒死來港，眞是皇天不負苦心人，一夜之間，他們取得了自由，如果他們被捉回，骨頭也沒有了。

我的兄弟到港後，插秧也完成了，運動繼續展開，共幹見我的兄弟竟敢在危險期偸渡，則惱羞成怒，即落難在他們的兩位親弟弟，說他知情不報，即開鬬爭會，大打出手，這個場面，比任何電影的殘暴鏡頭也厲害。我全沒有說謊。現我村有幾十人來港，他們全都有參加當場鬬爭會，眞有其事。打手們，把他兩兄弟先後打暈死嚇人，再用腳踢他在球場亂滾，還說他裝死嚇人，用大香燒他，直至燒爛了肉他也沒醒，打手們才罷手。農民們不敢救他，他的家人把他搬回家，送去鎮醫院救治，但共幹去電醫院，不准醫生爲這對難兄難弟救治。多得來港的哥哥，寄回不少田七、西藏紅花等，才救回他倆，可惜現在雖則救回性命，也成殘廢，不能行動。

繼而全公社組織一個龐大的戴高帽遊街隊伍，有一百五十人之多，胸前掛牌，環遊全公社。這時也就是廣西的大屠殺，浮屍一直由西江流向珠江口，每日五六十具，跟着西水滾滾東流，黑夜流過的不計在內。共幹爲了掩飾其兇殘暴行，即命五類份子，分段打撈，勿使它流向香港。先從甘竹灘一帶打撈，繼而勒流、龍江、眾涌、冲鶴、容奇、潭州到虎門外的萬頃沙。均由五類份子遊戈打撈，所以流入香港的只是黑夜漏網中的萬份之一吧了。

這個運動一直在廣東的農村展開到八月，毛的「九三指示」，和毛思想宣傳隊到達後，打手這個組織才散。人們一直在恐怖中渡過了大半年。據我當時所知，死人最多首推番禺，次則中山、江門、陽江等地，有些地區的五類份子不管老幼，包括嬰孩在內。全部槍殺，筆者當時也被集中管制，（即全部五種份子及其兒女）等候上級命令等待處決，到了九月才放出來。眼看再不能活下去，有什麼風吹草動，必首當其衝，即和幾個「階級兄弟」也乘滾滾東流之西江水，出虎門、過伶仃，而到靑山，僅一夜之間，而得到新生，換了人間，眞是不堪回首慘疼的二十年，特別是六八年。今天得在高貴的太子道大厦商場工作，而且只是八小時，月薪也有五百元，對於我這農村小農夫來說，眞好像做夢一樣，我好像什麼都忘了，我很快樂，但毛共給我的苦難，卻深深印在我腦子裏。也形成了我一種憤怒的復仇觀念，所以我有時抽空寫寫毛共的兇殘暴行給大眾知道。我是個小農夫，只小學程度，寫得語無倫次，更不懂寫作。但我寫的是完全事實，沒有半點虛構，希望老編及讀者不要笑我，只要帶着一致的討共感情去看吧了。希各位多多指教，因小弟來港不久。

此致

萬人雜誌張老編

小弟新生上七〇年二月廿七日

激死孤寒種・吹脹八卦婆

請看看萬人讀者的豪氣與濶氣，美國加州邵先生寄美鈔二十元，澳洲讀友避秦客又寄澳幣廿元（折合港幣壹百多元），請萬、張、宋闔府飲茶，但獨樂不如衆樂，除分配各部飲咖啡外，共餘一百多元留待編作者聚餐用。

張贛萍先生：

擁躉惠贈二十元給萬、張、宋飲咖啡，惹起小人眼紅，現在我也要贈二十澳元，給萬、張、宋飲茶，能帶太太更佳，我讀萬人雜誌由第一期起，直到現在和將來（如貨色不變）。對於萬、張、馬三位心儀已久，以後又加一位當代大儒宋逸民先生（可惜已不爲五斗米折腰），本該早寫信去問候致敬，可是我未有這樣做，因爲內心深處對於香港許多文人不敢恭維，筆下寫的「大慈大悲」，「大官賜福」，內心又另有一套。記得四九年逃港初期，時間多多，遇得一位同鄉，在香港某大出版機構任督印人，在這個時期也知道了香港文化界許多事情，除非成了名的，或有特殊關係的作者，要想自己的作品在報紙或刊物登出來，恐怕比登天還難，識得門徑的，在茶樓或餐廳同當權派「講數」千字十元，當權派拿七八元好平常，拿五元六元那已是特別開恩了。還有許許多多懶得寫，總而言之，窮富皆可出賣靈魂，稍有幾個錢，那副嘴臉也夠你瞧的，我生性「好善」，沒有什麼興趣，「惡惡」又不願認第二，對於人格卑鄙，又自認是名作家，無論文章寫得怎樣「好」和「通」，我都衷心生出一種厭惡，如說「萬人」老編找人「自吹、自捧」，那太把「萬人」老編看得神通廣大了，他們有什麼本領找散居世界各地的讀者來「吹捧」？

萬人雜誌得到世界各地許多讀者愛護，那是千眞萬確的事實，惟一的理由是貨比人強，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有小人妒嫉，還是加强自己的貨色吧，多開口，多出醜。最後還希望宋逸民先生繼續寫下去，祝快樂！

避秦客
三月七日 寫於澳洲

（**編者按**：上月除荷蘭讀友黃耀全寄來飲咖啡之錢外，美國加州邵先生，也寄來美金廿元，指定由編者請齊又簡先生全家吃飯，我們在松竹樓吃了一頓，尚餘四十多元。邵先生來信涉及私事，不便刊登。

這次又承澳洲避秦客先生，寄來澳幣廿元，雖然也是指定請萬、張、宋飲茶，我們認爲獨樂不如衆樂，除專請宋逸民伉儷飲茶外，特分配中環辦事處十元，金鐘大廈經理部廿元，字房、印刷廠、裝訂部各十元，剩下之數，連同荷蘭黃耀全先生與美國邵先生的共約港幣一百多元，作爲我們編、作者聚餐用，史筆若流口水，也請駕臨，不足之數，由萬老板埋尾。）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東南亞大戰的危機……每週評論
「新左派」向海外大力擴展 大頭頭有東南亞之行……萬人傑
新當權派進退維谷……魯遲
被整肅的革委會頭頭……曾憲光
鬧了半輩子笑話的施哈諾……岳騫
新毛語錄……趙聰
英雄與兇手……黃甄
不屈的英雄——巴金……古鶴翔
略談大陸農村的一些情況……待旦
「春」—「星」—兩書比較談之八 相似的情節和相似的文字（下）……齊又簡
評徐速對「流行小說」的批評……林一眞
「沁園春」四闋……賣油郎
矯枉必須過正……寒山碧
該死！該死！……張贛萍
「監人食死貓」……醉八仙
人海百態：當代拳霸丟架記……黎民
毛
「毛字和魚鈎，樣子是一樣的！」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二六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二六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三月廿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東南亞大戰的危機

每週評論

這一週，東南亞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

㈠五萬北越軍攻入寮國，直迫永珍。

㈡泰國出兵援寮抗共，寮戰有擴大趨勢。

㈢柬埔寨反共政變，施漢諾垮台。

㈣柬國軍同南越軍首次合作，夾攻柬境內的越共陣地。

全世界正集中注視越、寮、柬的「三國演義」，這個地區眞是亂作一團！但情況非常明顯，整個亂局全是北越共黨一手造成的。

北越派兵攻打南越，受到越美聯軍的阻擊，於是北越又進侵寮國而滲入柬埔寨，企圖在軍事上打通南下南越中部的「胡志明小徑」，同時在政治上增强共黨對越戰談判的條件。共黨撕毀了越南分治的日內瓦協定，又破壞了寮國及柬國中立的國際條約，因而引起了現時的局勢，戰機重重。

重要的是印支三國的國際背景。蘇聯與中共有可能爭先插手寮局，或擴大越戰及寮戰，以解柬埔寨共黨之圍；但是美國一面在南越「戰畧撤兵」，一面以越軍和泰軍分頭出擊，强烈顯示華府對東南亞共黨侵畧有不惜一戰的態勢。

北越南侵，一九五四年南北越暫時分治的日內瓦協定被撕得粉碎，因而引起了一打九年還未結束的越戰；共黨今又進一步，悍然不顧一九六二年中立寮國及柬埔寨的日內瓦協定而分兵南進，故在實際上現在的寮戰及柬變可以看成越戰的一部份。

當北越在越戰受挫，侵寮的戰爭危機就日趨緊迫。兩週前，越共攻佔了寮國的川壙省（瓦瓶平原）之後，馬上在河內聲明要開談和，這分明就是「以和為戰」的策畧。

美國的反應，一方面要恢復日內瓦會議，一方面加强對寮國的軍事支持；但尼克遜只靠着B五二重轟炸機去援寮軍，並不希望對日內瓦會議會引起蘇聯的積極反應。

尼克遜最近曾說：「美國可能陷入另一個越南式的局面——決定公開美國在寮國活動的許多秘密」。在尼克遜的畢斯卡灘別墅，記者們得到了長達六頁，共三千字的總統聲明，聲明中首次詳細道出美國介入該分裂中的東南亞國家的程度。「在寮國沒有美國的地面戰鬬部隊，我們沒有動用地面戰鬬部隊的計劃，如果白宮展開此種計劃，將需呈請國會通過此一行動。

雖然B——五十二型轟炸機四年來不斷轟炸位於寮國東部的胡志明小徑，但是B——五十二型轟炸機僅對瓦瓶平原襲擊過一次——主要是為了警告共黨最近的凌厲攻擊。」

就在越共攻陷寮國川壙省（瓦瓶平原）之後，柬埔寨境內越共的活動又引起了另一危機。柬國議會在右派軍人支持下，突將一向走左傾路線的施漢諾親王推翻。新政府還强調宣稱：「柬埔寨決不惜出動軍力粉碎任何使施漢諾親王重掌政權之陰謀或企圖。施漢諾本人倘策動此種企圖，即係顚覆國家，應以叛國罪受懲處。」

柬埔寨在其國家元首訪問蘇聯及中共途中發生政變。

中共新華社廣播稱：「施漢諾於二十日在北平發表一篇聲明，聲稱他被柬埔寨皇家會議和國民議會所罷黜是不合法的。並要求在國際監督委員會軍隊的監督下舉行一次全民投票，裁決他的前途。」

目前，北越共軍決無撤出寮柬可能。由於泰軍入寮及柬國政變，更會加緊了共黨的戰鬬行動。最新消息說：蘇聯可能以擴大寮戰作為挽救柬國的手段；如果美國的反應强硬，則不止越戰打出了國界，並有觸發成為東南亞戰爭的可能。

面對現局，不管印支半島及東南亞的變化如何，最清楚的一個事實是：對共黨談判和平絕不可能。此外就是「中立」如施漢諾政權，又一次地證明了中立的騎牆政策沒有好結局。

眞實的和平展望，看來只有英國同蘇聯這兩個日內瓦主席，同意恢復日內瓦會議，澈底消除大戰的危險。

新聞以外



「新左派」向海外大力擴展
大頭頭有東南亞之行

萬人傑

「新左派」大頭頭最近有東南亞之行，秉承米飯班主意旨，向海外擴展。只要「待遇」及「安家費」問題談好，就可成行。「反對台獨」聲明鬧雙包案，「新左派」弄巧反拙，兩張名單一經核對，原形畢露。可是有些跟小爬蟲走的人，得到台灣支持，朝裏有人可以「永遠不許『萬人雜誌』內銷」；「萬人雜誌」至今仍被擯國門之外，何解？耐人尋味！

消息來自多方面

上期「新聞以外」發表有關「新左派」的報導，可說是石破天驚的珍貴內幕報導。從這期發行後，老萬就接到無數同業及朋友的電話，詢問這項內幕報導，希望知道更多內幕。

他們最感興趣及最關懷的是消息來源。我們的消息是綜合多方面的，因此很難作出使他們深信不疑的答覆，他們以爲是老萬秘而不宣，不肯透露；更有人一口咬定是某某部供給的；老萬否認，他們也不肯放棄這推測。

其實，老萬是寫文章的人，不是搞政治的人，不作收買或出賣情報生意，寧願以八毫錢賤價賣給我們的讀者；不願以八千甚至八萬元賣給外國人或特務嘍囉，讓他們作爲邀功討賞的資料。

我們決定發表這爆炸性的內幕報導，目的是揭破高唱「民主自由」的「新左派」小爬蟲的畫皮，從他們的背後揪出實際扯線指揮的幕後人，讓萬人讀者認識清楚他們是美、日政客豢養的走狗，參加這集團，無異出賣國家民族；更重要的是叫香港知識青年提高警惕，不要因「苦悶」而誤入歧途；更不可因急於想成爲「青年作家」而作別人的政治工具。別人可拿到美鈔、日元，無論如何輪不到這些新進的「青年作家」。

卽日召開緊急會議

本刊發表的這內幕報導，不但一般平日對這問題不太注意的讀者震驚；連某美國機構也爲了這項報導，卽日召開緊急會議，認眞檢討。若干日子來由於一些文件引起的特殊情況，也在檢討之列。檢討的結果如何，老萬當然不知，但可見他們對這事的重視。是否他們平時一無所知，看了本刊報導才急謀亡羊補牢？抑或謀加強保密，不使「最高機密」外洩？

新左派的大頭頭已決定去職。他的去職與本刊報導及高層會議無關，他去職是早已經定下的「計劃」，辭去這月入二千四百元高薪的職位，當然另有高就。

他在香港的表現，受到日本外務省賞識，因而另外委派新任務給他。新任務是在東南亞各地進行和香港同樣的活動。以這位大頭頭的經驗，東南亞地區左傾人士又多，自可駕輕就熟，一定做得比在香港更有聲有色。同時香港中國人警覺性較高，但東南亞則不然，他的活動較易收效，小爬蟲的繁殖必有如細菌一樣。老左派與「新左派」雙管齊下，今後東南亞情勢很難預想了！

同時，不論是左、是右，抑或「新左」，在香港作政治活動是不受歡迎的人物；他這時作東南亞之行，總也算是識時務的「俊傑」。

「聲明廣告」現銀交易

三月十四日，有五十人聯合在明報刊出一幅橫跨六條字的廣告，這則廣告須付出一千四百元廣告費，打了折扣，也要一千元左右。當時老萬提出一個有趣問題，是關於廣告費的來源。老萬認爲不出三途：①簽名人每人科銀二十元；㈡報社報效，不收廣告費；㈢幕後有人代付。

經調查，第一途不成立，老萬問過認識簽名的人士，並未付出廿皮；第二途也不成立，報社不但沒有報效，且要「現銀交易」，支票冇得掛。至於第三途，又沒法找出這位幕後慷慨人士；拿去刊登的，只是幕後人的馬仔而已。

太子道會議後，這則「聲明」本要等到四一愚人節才在他們自己的刊物登出，這一來，就可省回千元開銷。可是兩天後卻看到晚報刊出文化教育界將爲反對台獨事發表聲明的消息，於是他們着急起來。這家晚報不是他們的一份，當然不是他們的同道中人，所指的「聲明」，若給另外一份聲明「爬頭」，則他們的作用盡失，因此決定在第二天的報紙發出。

一條吃過甜頭的爬蟲拍拍胸膛：「我來搞掂，每家報紙都有我的朋友，而這聲明又是『反對台獨』的，正合大家口胃，絕不會沒有人登；再說，許多不是我們的人，也給這四個字引起興趣無條件參加簽名；教授也上當，何況老編？」

可是，他拿了稿子向各報社接洽，竟然到處碰壁，這出乎預料的情況，使大小爬蟲亂了手腳。但此爬蟲拍過胸膛，一定要達成任務。新聞登不出，唯有磅水登廣告。登廣告也有困難，報社要現水，不信任支票。此小爬蟲到處撲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磅了廣告費，這則「新聞廣告」才能在第二天見報。可是廣告上簽名五十人，另一刋物卻有五十二人。原來劉子鵬與陳權簽名之後，發現上當，連忙退出。但該刋已印好，無法取消。於是雙包案中又鬧出「案中案」。讀者看到廣告，不會曉得背後有這麼多的曲折經過。

雙包案爬蟲現原形

廣告登出來，大小爬蟲舒了口氣。這一來，人們都以爲晚報指的「聲明」就是這一個，不會有什麼人對他們的「反對台獨」懷疑。

可是他們想不到另一個「聲明」在三月二十日發了出來，這聲明的陣容，比前一個雄壯得多（見另文轉錄該聲明的名單）。使老萬感到欣幸的，好幾位搭錯賊船的知名之士，又在新名單中出現了。

在大小兩張名單中，我和老張都榜上無名，可是沒人懷疑我們是台獨分子；那班搶先發表聲明的人，卻因別人另發聲明而感不安。許多人說一套、做一套的，我們「萬人雜誌」立場鮮明，沒人會懷疑我們對國家民族的責任，雖然直到現在，我們還是被擯台灣門外。如果我們「意氣用事」，不把國家民族利益放在前頭，不識大體、不明大義，發洩私怨，可能憤而和台獨分子合流；可是老萬、老張都是硬骨頭，寧願賠本賠到無法支持時關門，決不中途變節，甘心跟小爬蟲走。

有些刋物既可進台灣，又朝裏有人，大言不慚「永遠不許萬人雜誌入台」的，居然跟此間小爬蟲混在一起，大發聲明，使老萬感覺非常可笑。爲什麼我們支持國民政府，國民政府不支持我們；拆國民政府台的人，國民政府卻有人爲他們撐腰？

跟小爬蟲走的人

站在中華民族兒女立場，我們支持國民政府；但台灣大官們行政效率差，不接受批評，一派官僚作風，實在要不得！經兩年多大力奔走，我們對「銷台」幻想早已放棄，不再存希望。台灣大官認爲我們久不久有些批評台灣的文章，這些文章「不適宜」內銷。不過，如果把「不內銷」與「不刋批評文字」兩者任由我們選擇，我和老張寧要前者。

不過，即使「萬人雜誌」永不銷台，我們立場還是不改變，不會跟小爬蟲合流，不會在他們發起的聲明中附署名字；當然也不會有電子工廠做我們經濟後台，我們的經濟來源靠讀者付出的八毫錢（實際到我們口袋的只有四毫八仙），以及老萬日爬夜爬格子的代價，更大的「來源」是印刷廠給我們的賒帳。我們的經濟後台那麼脆弱，連我們盡力支持的國民政府也不肯批准我們進台，如果我們多一點點銷路，或可成爲我們的活命湯。

今後的原則仍舊是替讀者說話，靠讀者支持。最給我們友情的溫暖和鼓勵的是我們的廣大讀者，不但長期訂閱本刋，還有不少讀者甚至遠在荷蘭、澳洲、美國的，給我們請客喝咖啡（其實不只喝咖啡，連涮羊肉也夠錢了），我們已把來信、鈔票、掛號信封造版刋出，不是怕讀者不信，是史筆之流硬說我們「創作」，特地給他開開眼界吧了。這些溫情，在「自吹自捧」的刋物中當然沒可能見到了。

老張著作全被沒收

說到台灣國民政府對我們不公平，老張一直對我發牢騷，要向台灣官僚開砲。原因是這樣：老張有位老友赴台，他託他帶一批著作反共書籍如「血淚斑斑」、「江青的醜史與艷聞」、「抗日名將關麟徵」、及他的小說共約三百本到台灣，分贈親友；但一下船就被全部扣掉。不能帶進口也能，該在出口時發還；可是整批書迄今數月沒有下文。

且不說這些書籍反共立場鮮明，不該扣留；就算認爲與國府「反共政策」步調不一致，不適宜讓居住台灣的中國人看，也沒有「沒收」理由。這些書籍印刷要付本錢，是人民財產的一部份，國民黨不是共產黨，不可以像共產黨一樣作風，動不動將人民財物沒收；如果採取這種作風，怎叫人反共？

本刋不能銷台，有關書籍也被沒收，在這樣情況下，我們希望得到國府一點點支持是沒可能的。其實，我們支持國府才是眞正支持，拿新台幣或得到國府特別優待的人，竟與小爬蟲爲伍，要不是國府大官有眼無珠，就是投機分子神通廣大，竟可搞掂國府；我們搞了兩年多還沒法搞掂，足見老萬、老張在政治上是太過笨拙。

舵手沒走錯航線

上面說的只是些牢騷話，我們並不奢望這些諍言可改變國府大官的作風，我們所做一切，都是自動自發，無非聊盡國民責任，將來反攻復土成功，國府不會讓老萬當宣傳部長、中央社長或中央日報社長；打回的江山，也不會是老萬的，我們只期望能解七億同胞於倒懸，拯眾生於水深火熱之中。

要達到反攻復土目的，國民政府非把這種官僚作風徹底摒除不可！否則紙上空談，永無實現的可能。如果認爲「萬人雜誌」不適合內銷，可明白指出，讓我們早息了這條心，不必年多來大大期望，實際大官們腹案中已列入「永遠不許銷台」的檔案內。這種拖的作風最要不得，希望內政部當權諸公發來一封公函，正式拒絕我們銷台，好讓我們把公函刋出，向讀者交代。老萬說過，「萬人雜誌」雖由老萬把舵，卻屬於我們讀者全體的。老萬雖不是「最偉大的舵手」，兩年多來幸而還沒走錯航線。但，何以航不進台灣海峽？必須向全船乘客說明原委，這只有內政部諸公可替我辦得到。

由大爆內幕到大發牢騷，扯得太遠，排字房催稿電話來了幾次，拉雜之談，就此拖住。

在文革中乘機得勢的新當權派，目前正陷於進退維谷的困境。他們一方面仍不能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一方面又清楚了解，如果眞的照毛的教條實行，一九六〇年的「人禍」很快卽會重演，因此必須偸用一些舊當權派的修正主義辦法。這是難以擺脫的主要矛盾。這種矛盾在內外政策上都充分表現出來。

新舊當權派接力

先看農村問題。一方面在推行「革命大批判」，肅淸劉少奇資本主義的餘毒，可是另一方面卻仍沿用劉少奇挽救「人禍」的四個法寶：「自留地」、「農村集市貿易」（卽自由市場）、私人副業、「以生產隊爲基礎的三級所有制」。前三個法寶，是十足的「資本主義」產物。可是新當權派卻無意取消。

一九六八年十月，「山河一片紅」之後，若干毛派分子在部份省區曾搞「併隊擴社」運動，目的在於取消「三級所有制」（實際上是半私有制），恢復毛澤東「一大二公」的全民所有制的狂想，可是，去年「九全大會」之後，這種論調，已經消聲歛跡。舊當權派的農村路線，由新當權派接力，仍舊當家作主，以迄現在。

既然承認農民有權擁有自留地，有權搞副業，有權把所生產的農副產品，拿到自由市場上賣，那麼所有這一切活動都是合法的。這道理淺白得有如一加一等於二。可是在毛記政權之下，就出現怪事，認爲這是資本主義歪風，又加以摧殘和打擊。指責有些人「棄農從商」，又指責人們請幹部喝酒吃飯，是「糖衣毒彈」，要想腐蝕幹部。竟說什麼：「吃吃喝喝不是小事」，「筷子頭上有階級鬭爭」。

就第一點來說，大陸農民絕無棄農經商的可能。因爲離開本鄉都要經幹部批准，而且如果沒有勞動證件，就是黑人，旅館不能住，飯館不准吃飯。毛共這套把農民釘在土地上的辦法，比歐洲古代的奴隸主對農奴的控制，要嚴密霸道得多。因此「棄農從商」是根本不可能之事，只是多趕幾次集，多做幾次小生意，這是任何社會「互通有無」不可少的事情，中共竟把它看成不赦之惡。

「筷子頭上有階級鬭爭」，這個話眞新得出奇。據筆者了解，中共的統治是赤裸裸的人治，中共幹部的權力太大，農民從生活工作到旅行，思想言論等等，事事仰幹部的鼻息，不能不應酬幹部，有時請他們吃點喝點，以便少受刁難，這是任何專制權力下必有的現象。中共不知病根在於他們制度太混帳，農民被迫請幹部吃喝，還把罪過加在農民身上。等於惡霸强姦民女，結果不治惡霸之罪，反而說民女勾引他！

農民們藉自由市場，賣幾個鷄蛋，買幾兩油，或者賣一擔菜，買點豬肉，這是他們生活中唯一的一點權利，都

新當權

毛共一再强調指出：「革命委員會是解放以來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機構。」而革委會的委員們呢？據說都是經過文革風暴考驗，和經歷過反覆的爭論、醞釀、協商、審查，才推派出來的。照理他們應好好幹它一輩子才對，可是三年來的事實告訴我們，這些所謂經過考驗的紅色委員們，卻越來越多的遭受到白色整肅的命運。

首先以我們最熟悉的廣東省革委會爲例吧，在該革委會中遭整肅或被撤職者有：常委王世琳（原中共中南局財貿部副主任，廣東省革委會成立後，任常委）；常委丘學科（原廣東省「工代會」負責人）；常委高翔（原廣州「三司」負責人）。常委林昌文（原廣州「二司」負責人）；常委莫競偉（原廣東省「八一戰鬭兵團」負責人）；常委武傳斌，原廣州「紅司」大頭頭。

在北京市革委會中被撤職或遭整肅者有：副主任傅崇碧（原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北京衛戍司令員，北京市革委會成立後任副主任）。常委王景瑞（原中共工藝美術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北京市職工代表會常委）。常委蒯大富（原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淸華井岡山兵團負責人）。常委兼秘書長周景方（原中共北京市委書記，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委員洪振海。委員吳傳啓（原中國科學院工作人員）。委員王乃英（原市革委會動態組組長）。

在上海市革委會中被撤職或遭整肅者有：常委李研吾（原中共上海市委財貿政治部主任，上海市革委會成立後，任革委會常委）；常委朱錫琪（原上海文滙報主編、上海市革委會成立後，任革委會常委）；常委胡志宏（原上海市革委會政宣組組員）；常委閔考思（原上海市革委會政宣組組員）；常委朱根富（原上海革委會政宣組組員）；常委張祺（原上海市總工會主席、上海市革委會成立後，任革委會常委）；常委朱剛（原上海市總工會常委、財貿工會主任、上海市革委會成立後，任革委會委員）；常委陸文才等人。

在天津市革委會中遭整肅或被撤職者有：副主任江楓（原天津市公安局局長，天津市革委會成立後，任副主任，「革命幹部」）；常委胡昭衡（原中共天津市市長、天津市革委會成立後，任常委）；常委任學明（原天津市中學紅代會組長，天津市革委會成立後，任常委）。

在山西省革委會中遭整肅或被撤職者有：副主任劉貫一（原山西省人委會副省長、山西省革委會成立後，任副主任，「革命幹部」）；常委陳守忠（原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書記，「革命幹部」）；常委何英才（原中共全國總工會八屆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山西省革委會成立後，任常委、「革命幹部」）。常委羅楓奇（原山西太原重型機器廠革委會主任、山西省革委會成主後，任常委）；委員劉志蘭等人。

在吉林省革委會中被撤職者有：常委任青遠（原中共長春市副市長，長春市革委會主任）。

在黑龍江革委會中遭整肅或被撤職者有：常委陳言生（原

被整肅的

退維谷

又沒膽取消（也不想取消），於是只有成天罵農民出氣。由這看出新當權派的矛盾。

去年撕碎紙老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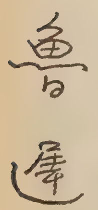
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新當權派的經濟路線）的內容看來，新當權派急想恢復經濟生產，竟冒毛教條的大不韙，提出考慮接受（所謂外國經濟援助），學習外國技術的意見，再從一九六九年中共對外貿易數字看，由歷年的出超轉為入超，對日本貿易入超達一億二千餘萬美元。歷年保持出超並非說中共經濟繁榮所致，而是以政治力量，強行達到的結果，是打腫臉充胖子。就是說一方面竭江而漁，從農民搜刮農產品盡是輸出；一方面則將購入的貨物數量，限在出口所得的總額之下。即使許多急需購入的機械和工業原料，也因保持出超而延至下年度購買，這樣的出超是人為的，用毛的話說是紙老虎。過去中共年年要扮紙老虎，去年竟將紙老虎撕碎，可見其恢復生產之急迫。可是瘟神要備戰，積極發展核子武器，挖防空壕，新當權派不能不敷衍，又怕真的打起來吃不消，所以新當權派又急急忙忙和「美帝」、「蘇修」進行和談。

一面「批」一面「用」

毛在文革初期的口號是「以革命師生為主流」，換言之以知識分子為造反奪權的先鋒和主力。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由於「紅旗」喊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革命師生」大衝軍事機關，得罪槍桿在握的軍人，毛於是下令停止造反奪權，「紅旗」停刊。到一九六八年七月，以共軍為後盾的「工人宣傳隊」佔領所有文教陣地，大整造反奪權的革命師生，喊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口號。大罵知識分子的兩面性，小資產階級的派性。可是曾幾何時，「工人階級」又不吃香了，「軍宣隊」代「工宣隊」。

新當權派發覺，沒有知識分子事情就搞不好，因此一方面要應付毛的教條，實施「大批判」，「鬭、批、改」；一方面則大量「解放幹部」，拉攏知識分子。最近「紅旗」發表「建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的偉大綱領」，使知識分子脫掉了「牛鬼蛇神」的帽子，唱出：「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要給出路」。對他們「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養」。「看」、「用」、「養」，都是「給出路」，這是新當權派的主意，可是仍要「批」，這是毛教條的「紅旗」。

在新的方針之下，大陸的知識分子可能暫時獲得喘息。無事家中坐，禍從天上來，被打成「牛鬼蛇神」，現在還要受一邊「批」一邊「用」，這是什麼世界！



會頭目

曾憲光

會中遭整肅或撤職者有：常委莊中一（原山東省軍區參謀長、山東省革委會成立後任常委）。常委王歷波（原山東省人委會秘書長、山東省革委會成立後，任常委）；常委王路賓（原中共山東省委會常委、山東省革委會成立後，任常委）；常委楊毅（原山東省濟南市市長，山東省革委會成立後，任常委）。在浙江省革委會中遭整肅者有：常委吳憲（原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浙江省人委會副會長、省革委會成立後任常委）。在河南省革委會中遭整肅者有：常委戴蘇理（原中共河南省委候補書記、河南省革委會成立後，任常委）。在西藏自治區革委會中遭整肅者有：革委會副主任劉紹民，原西藏「大聯指」負責人。在貴州省革委會中遭整肅者有常委郝休，原中共貴州省委宣傳部負責人。

根據上面不完全統計顯示，在省、市、自治區革委會中被整肅撤職的四十三人中，「革命幹部」佔二十三人，「革命羣眾」代表佔十八人，中共軍代表僅佔二人，而這也就有力地表明，在革委會內部，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多中心即無中心論」等泛濫成災——弄到革委內部成員間貌合神離，各行其道，且進行到因爭名奪利而相互傾軌。當然被打擊的主要對象是所謂「革命幹部」，在此一新的權力爭取中，勢力日益擴大膨脹的，不在話下是「槍桿子」了，君不見，在近三年來，被安插和新增選進省市革委會任副主任、常委、委員等的軍佬便有四十九人之多！以北京市革委會為例，當發生傅崇碧事件後，槍桿子立即加派了三個衛戍區副司令員進去分任要職——楊俊生任副主任、吳忠任副主任、李鐘奇任常委。再次廣東省革委會來說，去年六月升任為革委會主任的是廣州軍區第二政委劉興元（原任革委會常委），升任為副主任者為卜占亞、白相國，他們是廣州軍區政治部的正副主任，另一升為副主任者是廣東軍區負責人袁德良，至新任的常委也有張戰東（原廣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等人。而這些都是由於大陸各地革委會不穩，毛林集體想藉用軍方力量來加強控制，而槍桿也趁此擴張其勢力的最好說明。惟其如此，今後在革委會中出現新的整肅，必然越來越兇。

有關毛林集體對革委會人事進行不斷的大規模的撤換和調整，除了上面指出的原因外，最根本的一點是，大陸各地的革委會都是毛澤東「死雞撐飯蓋」的硬把它拼湊起來的，正因建立革委會時，屢屢遭到了多方的極力的阻力，使得好些地區的革委會到去年夏秋間才勉強成立，如浙江省泰順縣便是在去年七月十二日才成立的，最突出也最具「深意」的是曾經貼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北京大學，竟遲至去年九月二十七日方才成立革委會，距黑龍江省於一九六七年一月成立革委竟長達二年又八個月，還有……嗚呼，去年九月五日毛共的大吹大擂「全國山河一片紅」的神話，可以休矣！

鬧了半輩子笑話的施哈諾

岳騫

倒台如除掉一隻世界蒼蠅

鬧了十五年笑話的柬埔寨前元首施哈諾，終於在國會一致同意下，投票予以罷黜。世界上許多有關國家，尤其是亞洲各國首腦相信都會長吁一口氣，不是如釋重負，而是拍掉了大餐桌上一隻飛來飛去的蒼蠅，今後總可以落得個耳目清淨。

說起施哈諾，眞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出現的政壇蒼蠅，要說他能在危害世界，當然無此力量，但是蒼蠅飛來飛去，尤其是宴會進行之時，無論主賓都會感到討厭。這頭蒼蠅竟在世界上飛了十五年，眞不知是從何說起。

要談這頭蒼蠅，必須要從他身世說起。

人所共知，施哈諾曾任高棉國王，但他並不是棉王嫡系子孫，而是棉王的外孫，其母是高棉公主。一九四一年高棉仍是法國殖民地，高棉王逝世，棉王本有王子，但法國殖民主義者另有一套看法，認為高棉王子已經成人，而且個性沉着英毅，不是能久作傀儡的人，於是靈機一動，找到了當時十九歲的施哈諾繼承了王位。這件事已經隔了二十九年，施哈諾今年已經四十八歲（生於一九二二），不但娶了兒媳婦，孫子已經四歲。可是到今天仍然稚氣一團，行事舉動無一不像小孩子。看今日的施哈諾，可以想到二十九年前的施哈諾，自然是既童又騃，正合殖民者的標準，安然登其大寶。二次大戰後，法國放棄了亞洲殖民地，高棉於一九五三年獲得獨立，這時世界上才知道高棉王是施哈諾。至於他在國內究竟鬧過多少笑話，因為當時的高棉未躋入國際，不為外界所知。

施哈諾第一次使世人知道，是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分割越南時，共黨集團本來計劃把越南三邦均分成兩半，寮國有蘇發努馮；高棉有山玉成；與越南的胡志明鼎足而三。由於英、法一力妥協，美國也抗拒不住，眼看就要成為事實。就在此時，施哈諾突然棄位出走泰國，聲言除非日內瓦會議擔保柬埔寨領土完整，他決不回國。施哈諾一走，高棉沒有主腦，西方國家自不能代高棉簽約，出席會議的美國國務卿杜爾斯乘機反擊，不肯簽字，英、法也以此為藉口迫共方讓步，終於保存了高棉領土完整。施哈諾一生一世，只有這一件事值得稱道。

從此施哈諾成了名，於是一大堆笑話就開始出籠，首先他選擇了尼赫魯路線，拜尼赫魯為師，要實行中立主義（實際是媚共主義）。他不知道尼赫魯所以能創出國際上第三路線，出賣風雲雷雨，自有其道理在。印度雖然又貧又弱，印度人雖然又懶又蠢，但是印度卻有世界上第二多數的人口，領土也不出十名之外，更加背後有宗主國英國支持，尼赫魯的那套把戲，也是「國際劣紳」邱吉爾調教出來的，儘管如此，尼赫魯到了晚年還是自食惡果，活活被中共氣死。

施哈諾學會了尼赫魯的一套，開始向左轉，與蘇聯、中共建交，對兩個近鄰泰國同越南卻日漸疏遠，終致成仇。施哈諾與泰越結仇，固然也有其歷史因素，但是一半卻由其童騃所造成。例如他因反對日內瓦會議流亡泰國時，備受泰國優待，施哈諾非常感激，曾親函泰王致謝。但是回到金邊之後，他忽然異想天開，要聘泰王妹為王后，這時施哈諾即使不是後宮佳麗三千人，但也有一大堆老婆，兒女也生了好多，忽然要同泰國聯姻，說現在的老婆皆是妃子，要娶泰國公主為后。泰王蒲眉蓬是一位受過西方教育的開明君主，平生奉行一妻一夫制，當時聽到施哈諾怪論，斥為荒唐，未予理會。從此施哈諾同泰國結了仇，百端找泰國的麻煩。中間為了與泰國爭奪柏威限山一座古廟，官司打到國際法庭，此時高棉已公開反美親共，但是卻得到美國杜魯門時代，一手發表對華白皮書的國務卿，也是美國三十年來最大罪人的艾其遜「律師」出庭辯護，竟把這座座落泰國境內的古廟判歸高棉。於是施哈諾更認為反美為得計，若非反美，艾其遜也不會出庭為高棉辯護；若非反美，古廟不能爭回；若非反美，世界上誰知道施哈諾，於是更加強反美活動。

反美勢必親共。施哈諾在一九五五年萬隆亞非會議上認識了周恩來，憑周恩來的老奸巨猾，玩弄這一位童騃，簡直是耍小猴子。施哈諾認為「周總理厚我」，不久同中共建交。從一九五六年起，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為止，每年中共「國慶」，皆有施哈諾參加，站在天安門上左顧右盼，那副損像，誰看了都要掩口，他卻視為得意，到處宣傳。有幾次要作中共與美國調人，並且親自跑到華盛頓去見艾森豪威爾總統，美國當局自然曉得這個小把戲的份量，未予理會。施哈諾未能與艾、毛在一起開世界三巨頭會議，更加痛恨美國。

施哈諾之親共與尼赫魯不同，尼赫魯與周恩來見面擁抱貼臉，並不是真的看中了周恩來那張白臉孔，而是藉此向美國敲竹槓，詐美國人的財。施哈諾卻是眞心，不但自己年年去北平，又不斷邀周恩來至金邊訪問，並且把兒子阿卜拉欣，女兒帕花黛維公主，都送去北平留學，指定周恩來為監護人。

因此，傳說這一雙兒女是鄧穎超的乾女乾兒，施哈諾與周恩來變成了親家，更親了一層。

施哈諾不但嘴上前進，行動上也極力前進，中間有一年，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眞、朱德等人（獨無林彪）曾去十三陵勞動，相信有許多位本刊讀者都看到那幾張令人作嘔的照片，毛澤東與彭眞用鐵鏟去鏟土；朱德擔土；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擠在女工中間傳遞土塊。這幾幅圖片被施哈諾看到了，大受「感動」，在柬埔寨也發動一次勞動競賽，他也穿了短褲，手拿鐵鍬，裝模作樣去勞動了一番。

以上是說在媚共方面，現在再說他自己國內的事，施哈諾在一九五四年戰勝了國際共黨陰謀，保全了柬埔寨領土完整，一時聲望大增，權力慾望也隨之增加。這時他感到憲法上的國王實在不過癮，於是就異想天開在一九五六年把王位讓與其父蘇拉馬立，自爲首相。不論中外歷史，父親讓位與其子者，史不絕書；子讓王位與其父的，大概除施哈諾之外，尚無第二人，其荒唐處由此可見。

一九六〇年，其父病故，他又要繼承國王了。施哈諾還是不肯作，由其母組織一個攝政委員會，代行國王職權，施哈諾作了四年首相，權力是抓到了，可是又感到在國際上活動不方便，因爲國際禮節，國王與首相所受到的待遇是大不相同的。施哈諾經常在外國亂撞，到處去訪問，由於現在只是首相，所受的待遇就不能與當國王時相比。於是施哈諾又覺得當首相不安，但又不願當一個虛君元首，想來想去，又想出一個小兒之見，一九六一年解散攝政委員會，着其母讓位，由國會選他出任柬埔寨王國的元首，這樣既是國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腦，名與權皆可兼得。只是害了柬埔寨這個國家，成爲一個沒有國王的王國，變得非牛非馬，貽笑世界。施哈諾這兩次「絕招」——讓位其父，使柬埔寨王國沒有國王，相信不但前無古人，也絕不會後有來者。雖然施哈諾此人，流芳遺臭皆不配，但他創下的這兩件事，確實永破世界紀錄。

施哈諾任元首到一九六三年，忽然又自說自話起來，指別人要刺他，爲國家前途，須指定一個繼承人，特地到國會鄭重宣佈。指定的繼承人爲誰？原是其十八歲兒子阿卜拉欣。消息傳出，當然又是一個大笑話。假如施哈諾本身仍是國王，其子是太子，繼承王位自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施哈諾此時是國家元首，是行政方面最高負責人，而且又是他一手組織的「柬埔寨社會主義聯盟」（國會議員全是該盟員）的黨魁，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竟然要讓給十八歲孩子承擔，此一笑話，與前述二項，可稱爲世界政壇的三大奇聞。

大概從那時起，施哈諾權力受到挑戰，繼承人問題被否決。不久，柬埔寨內閣又選出首相，施哈諾專任元首，雖然這個元首還是比國王有權，但是也不能爲所欲爲了。

以上是說的他在國內鬧的笑話。至於在國外鬧的笑話更多，因爲施哈諾十多年來有一個固定的習慣，平均每隔三個月要在國際上亮一次相，出一次風頭；出風頭之道，就是作一些丟臉的事，說一些語無倫次的話。其中究竟鬧了多少笑話？誰也說不完。筆者以前有意編一本「施哈諾言行錄」，相信可以勝過「笑林廣記」，只以事情太忙未曾着手，否則此時倒是可以推銷了。

施哈諾在國際上鬧笑話最多的，是有關美國的事。一九六二年忽然宣佈拒受美援，美國當然求之不得，自動撤回援助。共產黨國家對施哈諾的行爲自然大加誇獎，施哈諾生平喜聽諛詞，以爲共產國家眞的厚愛他，膽氣更壯，進一步逼美國承認柬埔寨現有邊界，並限定時間着美國派員到金邊談判。施哈諾限定的時間，距離他宣佈的時間只有三十多個小時，就是日本向中國提的「二十一條件」，限期也沒有這麼短。當時總統還是甘迺廸，姑不必說要別人承認他的邊界這種小兒語，使美國人無法措手，就算美國願意接受，派人赴金邊，在限期以前也趕不到，只得聽之了。

施哈諾如此恫嚇美國，把握究竟何在呢？說來更加可笑，原來他倚仗同中共結盟，一連兩日在報上發表談話，如果美國不聽命，我就去「北京」與「中國」談判結盟！並且指天發誓說，如若不去北京，就不是人。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他笑，實際上中共也沒有同他結盟的打算。到了限期屆滿，他又自說自話，暫時不與「北京」結盟，給美國一個最後的機會。

就當施哈諾正在大力反美時，甘迺廸總統突然被刺，消息傳出後，施哈諾在國內發表談話，譏訕甘迺廸之死是自取。美國人、甚至絕大部份世界人士，對於這個小兒之涼薄，皆感憤慨。誰知就在當日，柬埔寨政府突然宣佈施哈諾要赴美弔喪。消息傳出，全世界的人都爲之搖頭嘆息！施哈諾何以要赴美弔喪呢？眞的去哀悼甘迺廸嗎？當然不是，爲了什麼呢？還是爲了出風頭。他眼見戴高樂、咸爾遜都去送殯，國王總統去了十幾位，總理更多，正是一次盛會，他如不去，就不成其爲世界的「大人物」了。因此，雖然他剛剛詛咒過甘迺廸該死，馬上又趕去華府送殯。從此以後，相信不止美國，就連蘇聯在內，當政人物再也沒有人把他當「大人」看了。

柬埔寨被他個人統治了十五年，國號凡三易，由柬埔寨易爲高棉；高棉再易爲柬埔寨。其作風從他更改國名可以看出，一直是搖擺不定，過去尚是在中立的圈子內打滾。近年來他的師父尼赫魯、師叔恩克魯馬、蘇加諾先後倒台或死，中立主義已行不通，他於是加緊靠左。承認北越政權不算，又承認南越共黨政權，兩個越共皆在金邊設立大使館。去年九月胡志明病逝，他又匆忙趕去弔喪，這次倒眞的出了風頭，因爲去弔喪的客人，鐵幕國家以外的就不多，元首只有他一人。

施哈諾倒台經過，從三月十一日起金邊發生的動亂，報章均有敍述，不再多說。不過，卻有兩個插曲值得一談。第一，他在巴黎如果得到羣眾襲擊兩共使舘消息，兼程趕返金邊時，則政變可能不致發生。他卻異想天開，要敲詐蘇聯同中共，以右傾爲威脅，結果碰了一鼻子灰，終於把自己掀下了寶座。第二，一九六五年迦納的恩克魯馬，以總統身份去北平訪問，下飛機接到國內政變消息；施哈諾此次去北平訪問，由莫斯科上飛機時，柯西金告訴他金邊政變的消息。毛澤東統治下的北平，眞是不祥之地，下次不知還有誰敢去？

漂蘭小品

新……毛……語……錄

趙聰

毛語錄乃一九六四年由「解放軍總政部」編印出版。在此以前,是林彪下令「解放軍報」,每日要選一條毛的話刊於報頭。單行本即輯報頭所刊而成。這樣看來,紅寶書必出於蕭華、劉志堅、胡痴等人之手。這三年來,紅寶書已經印了二十多億冊,但它的選輯者卻早已成了反革命。

這正如用葬歌的調子,譜寫的「東方紅」一曲,天天唱,時時唱,處處唱,成為三年來大陸最最普遍流行的歌曲,卻是反革命分子賀綠汀作的一樣。

出諸反革命之手的東西,難道不怕它有毒麼?也許用毛澤東「一分為二」的哲學一分析,有毒也就消了。

閒言少敍。毛語錄只選到一九五七年,其後毛的話則未選入,不無遺憾。在下不才,願從毛在一九五八、五九兩年的公開講話中,選出幾條,作為新毛語錄,以補紅寶書之不足。從這些新毛語錄中,更可以看出老毛是怎樣的一個人。如果紅寶書中的他是一尊神,那麼新毛語錄的他,就變成降神的女巫,恰似趙樹理筆下小二黑的丈母娘,不大像話。

以下就是新毛語錄:

「要說快,馬克思也犯過不少錯誤。天天想着歐洲革命要來了,又沒來,反反復復,一直到死了,還沒有來。到列寧時才來了,那不是性急?」

按:這是他在廬山會議上說的。「快」,是指當時黨內有人批評他人民公社辦快了。馬克思乃共產黨的祖宗,如果別人這樣批評祖宗,殺頭有份。他這麼說,實則是自比馬克思,如說:你們說我性急,咱們祖宗也性急,我這是跟祖宗學的,你們批評我,無異批評祖宗,祖宗能批評麼?然而他自己——一個四世小孫兒卻批評了祖宗。

「無論什麼人都有缺點,孔子都有錯誤。我也看過列寧的手稿,改得一塌糊塗,沒有錯誤,為什麼要改?」

按:這裏又以列寧自比,竟批評起二世祖來了。照這語意看,孔子在他心目中仍是一位聖人,還不是文革中他的嘍囉們所指罵的「封建主的走狗奴才」。

「不贊成,你們就駁。說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

按:事實是,敢於在廬山會議上駁他的彭大將軍獲罪下獄,而當他說「人人都有錯誤」時,在旁插言「主席例外」的陳伯達,卻升坐第四把交椅。所以這條語錄,是「反說格」,不能從正面解釋。還是林彪聰明,因為林說要「活學活用」哪。

「只有一點我不同意,那就是張宗遜說,他犯錯誤是因為沒有很好地學習毛澤東著作。這不對,應該說,主要是馬列主義水平不高。」

按:這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次軍委會擴大會議上,他看了張宗遜的檢討報告說的。然而他不同意的這一點,卻是人人照辦了。如此看來,林彪所說「照毛主席指示辦事」,也應是「反說格」。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發瘋),大辦鋼鐵的發明權是柯慶施還是我?我說是我。我和柯慶施談過一次話,說六百萬噸。以後我找大家談話,有×××也覺得可以。我六月講一千〇七十萬噸,後來去做,北戴河搞到公報上,××建議,也覺得可以。從此闖下大禍,九千萬人上陣。所謂始作俑者,應該斷子絕孫。」

按:這是一九五九年在八屆八中全會上,老毛氣炸了肺的話。一九六八年本港「祖國月刊」五月號,曾據所獲祕件予以全文載轉,不想一九六九年冬,英、美通訊社又根據美國國務院文件,當做新聞以專電發出,說毛有悔禍之意,亦何可笑。孔子的話,的確應驗在他的身上,然而就因為他深知兒孫絕望,所以才索性怙惡不悛,再來一次始作俑的文化大革命。

「我是個中間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科學院昌黎調查組,說食堂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按:這是就公社的食堂而發。共產黨人一貫以左派為正確,為革命;而右派和左得過了頭,加引號的「左」派,全不正確,是反動;卻沒有所謂中間派。這裏老毛把正確的左派讓給別人,自己退居於左右兩派之外,如非意指「左」派而不欲明說,即是說了外行話,猶如綠林大盜不說自己的匪語「頂水子」「海砂子」,而說出一般人所說的「魚」「鹽」來一樣。

「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煉鋼、總路線。」

按:煉鋼代表大躍進。三大炮即三面紅旗。他大概極鍾意放大炮,他打劉少奇的大字報,就自己命題為「炮打司令部」。這三大炮是打誰呢?那時卻不是劉少奇,而是中國大陸的七億老百姓!彭德懷當時有詩紀其事:「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過?請為人民鼓與胡。」這就激怒了他。他說「我已放了三大炮」,是說在他放之前,譚震林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先放了炮。那時他極誇贊老譚的放炮,曾稱老譚為「譚老板」,這是因為歡喜,拿譚叫天來調侃。不想放炮討他歡心的和作詩阻他放炮的,後來的罪名竟然全是反黨。

「不是跳舞,有四個階段嗎?『一邊站,試試看,拼命幹,死了算。』有沒有這四句話,我是個粗人,很不文明。」

按:照上下文看,這是反駁人民公社辦糟了的話,意思是人民公社在

試辦階段，糟一點不算什麼，過此階段會好的。但這條語錄，卻是不知所云。誰聽說跳舞要幹死才算？難道他要人民幹死才算？

「我也緊張，說不緊張是假的。上半夜你緊張，下半夜安眠藥一吃就不緊張。」

按：此毛澤東治緊張法。我們只知安眠藥治失眠。仔細一想，睡着了，或吃得過多一睡不起，自然就不緊張了。此毛澤東之所以為毛澤東歟？

「我少年中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一肚子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到現在也不放棄。」

按：只劉少奇一小撮犯他，他卻犯了一大片。「我不犯人」句，應該改為「我也犯人」才對。

「你辦那個報紙天天登壞事，無心工作，不要說一年，就是一個星期，那也要滅亡的。」

「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

按：這是「報喜不報憂」的新聞政策之說明。

「是眞有希望，不是小有希望，是大有希望，文章在『大』字，日本人講：『大大的有。』」

按：他人高馬大，也極欣賞「大」，所以偉大、最大、大好、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大民主，文化大革命、革命大批判、放大炮、大搏鬪、大破、大立、大學、大寨、大慶……無一不大。

「勁，可鼓而不可泄，有了缺點、錯誤，用大鳴大放的方法來糾正，不要潑冷水，有人批評好大喜功，那麼能好小喜過嗎？」

按：自承好大喜功。

「我們的國家，是又窮又白，窮者一無所有，白者一張白紙，窮是好的，好革命，白紙做什麼都可以，作文章，畫圖樣，一張白紙好做文章。」

按：此所謂一窮二白也。所以他叫人民一直窮下去，永遠不能富有；他推行愚民政策，以他的思想統一全國的思想。這樣，他就可以為所欲為，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人民不想反抗也不能反抗了。

「一談起來，我們國家這麼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四千多年歷史、文化……牛皮吹的那麼大，還不如一個比利時。」

按：這其實一點也不是牛皮，反倒他那些趕美超英，一天等於二十年的話才是吹牛。

「我在上海，一個教授和我談人民日報社論『乘風破浪』，他說：『要鼓起幹勁力爭上游。』就是從上海上四川，上游得費點勁，不是下游。說得很對。我很欣賞這個人，這是好人，這人有正義感。」

按：這教授拍術已臻化境，竟成了老毛的「一句師」，後來的正式文件，在「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之上，全加上這句話，至今還是如此。然而老毛老奸巨滑，竟吝於一提此君的大名，不然的話，他憑這句話的版權，在文革中也可逃過鬪爭。既未留名，如今如由毛的老師一降而為工農兵的學生，仍得說是邀天之幸。

「我主張不斷革命論，你們不要以為是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革命就要趁熱打鐵，一個革命接着一個革命，革命要不斷前進，湖南人常說：『草鞋無樣，邊打邊像』。」

按：他和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並不同，不同者只是托氏未以湖南打草鞋作譬也。既以打草鞋作譬，可見他是為革命而革命，非把國脈民命革掉不會停止。

「將來美國在東方戰爭中不依靠日本是搞不起來的，因此，我們要很好地研究日本的情況。」

按：十二年前老毛說的這話，照目前美日兩國對東亞的一些措施看，似乎有使這條語錄成為「英明的預見」的苗頭。

「同志們，自己的責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

按：這是老毛叫中共中委們做檢討報告的話。一個領袖，在莊嚴的大會上如此粗口，不讓老赫在聯合國脫鞋擊桌專醜於前，「偉大」云者，豈在茲乎？

英雄與兇手

黃甄

殺一千個人，是英雄；殺一個人，是兇手。雙手染滿鮮血的英雄，受人崇拜、歌頌、擁護；或許連一滴血也沒有見過的兇手，受人咒罵、指責、憎恨。

英雄會走上成功之道，名利雙收，而且為後人銘記立碑，永垂青史；兇手會引致身敗名裂，甚至被送上斷頭台，進了地獄仍屬萬劫不復之身。英雄會洋洋得意的說：「我有很大的功勞，因為我殺了很多人。」英雄也會氣憤填膺的說：「殺人不值得同情，兇手必須受到法律制裁。」兇手會為自己辯護說：「我只是殺了一個人，而且是出於一時的衝動。」兇手也會悻然不平的說：「有人殺人千萬，難道就不該受到法律制裁嗎？」

然而，有些時候，有些人，只會相信英雄的話，因為英雄兩個字比兇手相差何止千萬里！當然，有人在歌頌英雄的時候，決不會忘記英雄會殺過許多人；由於成了英雄，不便也不好意思叫英雄向別人展示染滿鮮血的手掌。也當然，有人要在有動機，或沒有動機，毫不客氣的撕下英雄的假面具：「你有什麼了不起？你的英雄不過是用千千萬萬條性命換來的。」於是，終有一日，英雄會變成受人咒罵、指責、憎恨的兇手。這才是眞眞正正的兇手。

忽然想起，英雄居然敢向兇手戳「驗明正身示眾的致命一刀」（一二二期蔡文龍先生「不要扼殺孩子前途逞威風」一文中一句話），膽子不可謂不大；英雄應該有自知之明，如果兇手要捱一刀，英雄就要捱一千刀，因為兇手只殺了一個人，英雄卻殺了一千個人。或許英雄自以為有了名，有了利，就天不怕，地不怕，作出一派正義之狀，向兇手大力檢舉、指控；又或許，英雄以為別人不知道英雄殺了一千個人，就以清高、廉潔、忠直的姿態去揭別人的瘡疤。

不幸的是，英雄就滿身遍佈瘡疤。英雄要揭別人瘡疤，可能揭不出來，也可能揭來揭去只有一個；而別人揭英雄的瘡疤，就像一座「玻璃毛厠」——一眼看盡全是一堆臭東西。

我們有理由說，應該對兇手寬恕，不管殺或傷人都是錯的，但不許為了「逞威風」就大顯英雄身手；我們更有理由說，應該對英雄嚴厲指責——要英雄在殺人一千的事實之前低頭。

不屈的英雄巴金

古鶴翔

一月十四日上海「解放日報」刊出一篇文章，繼續批評周揚、夏衍、田漢及陽翰笙「四條漢子」，文章中透露出文藝界人士及大學教師和學生中仍有「怵目驚心」的反抗。在這篇文章中，最令筆者注意的是英雄的巴金，這位老作家被御用文人指爲「反共老手」，原文是：

「反共老手巴金，就會叫嚷：『我要爭取生存的權利，勞動是一種精神上的積肥。』呸！這是多麼明顯的反革命自由呀！資產階級『爭取生存權』，就是爲了向無產階級反攻倒算，妄圖有朝一日，捲土重來。……」

從上述報導中，可以清楚地證實英雄的巴金並沒有屈服。是的，巴金是不會屈服的，中國優秀的兒女決不會向暴力低頭，讓我們聽聽遠在一九二八年巴金在「滅亡」一書中假借杜大心的口發出的呼聲罷：

「對於那最先起來反抗壓迫的人，
滅亡是一定會降臨到他底一身！
我自己本也知道這樣的事情，
然而我底命運卻是早已注定！
告訴我！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沒有了犧牲，而自由居然會得勝在戰場？
爲了我至愛的被壓迫的同胞，我甘願滅亡，
我知道我能夠做到，而我也願意做到這樣！」

是的，巴金雖然被御用文人指爲「反共老手」，但他決不會向暴力低頭的。爲了受壓迫的同胞，巴金必然願意自己滅亡。他曾經在「新生」一書中引用過一句名言：

「一粒種子不跌落地上，死了，只是一粒；倘若它跌在地上，死了，便會結出許多子粒來。」

這句話一點不錯，毛澤東可以輕易地殺掉巴金，可是巴金若果被殺害，中國將產生更多的「反共新手」！

巴金原名李芾甘，他在「滅亡」的自序中說：「我有一個『先生』，他教我愛，他教我寬恕，然而因了人間的憎恨，他，一個無罪的人，終於被燒死在波士頓，查理司敦監獄的電椅上了。就在電椅上他還說他願意寬恕那燒死他的人。我沒有見過他，但我愛他，他也愛我。

「我常常犯罪了！因爲我不能愛人，不能寬恕人。爲了愛我底哥哥，我反而不得不使他痛苦；爲了愛我底『先生』，我反而不得不背棄了他所教給我的愛和寬恕，去宣傳憎恨，宣傳復仇。我是常常在犯罪了。」

巴金愛的是弱者，是被壓迫的人；他恨的是壓迫人的人，是暴君！

當巴金在童年的時候，他爲了廚子殺了他的大花鷄而痛哭；他爲了別人受刑而不安。巴金有着仁慈的心，他有着純潔的靈魂，他不崇拜神。有一次，他祖父在成都做生日，他不肯向神叩頭，結果吃了一頓打。他哭了一場，依舊沒有磕一個頭。巴金就是一個如此倔强的人！怪不得在「文革」激烈進行時期，巴金雖然被鬭，他仍然說：

「我有我自己的思想！」

一九二三年，巴金已參加了社會運動，創辦了一份刊物，他寫下了兩個短句作爲他生活的目標：

「奮鬭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進。」

一九二七年巴金由上海前往法國，他給一個朋友寫信說：「我現在的信條是：忠實地生活，正當地奮鬭，愛那需要愛的，恨那摧殘愛的。上帝只有一個，就是人類。爲了他，我預備貢獻出我的一切。」

巴金願意獻出一切，他的「上帝」就是「愛人類」。巴金崇拜無政府主義的兩個大師，那就是「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巴金」這筆名就是這樣得來的。

無政府主義的特徵是：反對一切權威，懷疑一切現存事物。

目前中國大陸的「權威」是毛澤東，中國大陸的「神」是毛澤東；人們都要向着毛像高呼萬萬歲，並且要「早請示」，「晚滙報」。因此，巴金思想必成爲毛澤東的尅星！

毛澤東主張「階級鬭爭」，巴金主張「互愛」；毛澤東的哲學是「恨」，巴金的哲學是「愛」。眼對着億萬人民在饑寒交迫中掙扎，巴金怎能不成爲毛澤東的敵人！

據上海文滙報說：巴金在一九二五年已經與法國、義大利、日本及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發生關係。在一九二八年，巴金曾寫過「馬克斯主義的破產」。第二次大戰後，巴金認爲「共產黨發動內戰，使人民遭受悲慘和痛苦。」巴金又主張「不應該消滅國民黨軍隊，應合作建設國家。」在一九六二年，巴金更攻擊毛澤東說：「我國沒有言論自由及創作自由。」

巴金，這光輝的名字曾經照耀過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壇，筆者兄弟曾經是「巴金迷」，目前筆者的學生及孩子也熱烈地喜愛巴金。

田漢因爲號召人們不要做奴隸而被鬭爭，巴金因爲要求給人民以自由和幸福而被淸算。巴金的著作固然不朽，巴金反抗暴力的精神更加値得我們學習。巴金曾經說過：「我是不會屈服的。……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礙社會的進化和人性的發展的人爲制度，一切摧殘愛的努力，牠們都是我的最大敵人。……固然人們說生命是短促的，藝術是長久的。但我卻始終相信着還有一個比藝術更長久的東西。那個東西迷住了我。爲了牠，我甘願捨棄藝術，捨棄文學生活，而沒有一點留戀。」

是的，有什麼比得上人類的愛，人類的幸福更重要呢？毛澤東寧願中國人死掉一半，也不願意放棄征服世界，建立紅色帝國的夢想。

巴金決不會向這暴君屈服的！

巴金可以被暴君殺掉，中國和世界的自由人民必將聯合起來，撲殺暴君！

略談大陸農村的一些情況（上）

待旦

紅旗雜誌一連兩期都發表長文，攻擊劉少奇的農業路線。然而這絕不是為攻擊而攻擊，也不是什麼清除劉少奇修正主義的餘毒，而是針對着目前的農村形勢來說的。表面上是攻擊劉少奇，實際上是對農民羣眾進行恐嚇，施加壓力。因為自文革以後，毛澤東所推出的一系列農業改革，無不遇到巨大的阻力。這股阻力不是來自當權派，而是來自羣眾，來自羣眾組織。據筆者瞭解，不少生產隊的貧下中農協會也支持農民的意見，反對損害農民利益的改革。致使農村的情況十分混亂，各種制度和政策都很不統一。無論生產管理或物質分配，都是各自為政，這個生產隊這樣，那個生產隊那樣。甚至連同一生產大隊裏的各生產隊，做法也各自不同。實在談不上什麼「五個統一」「一元化領導」。

中共農村各種制度的不統一，始自文化大革命，拖到如今。雖然在農村進行過「鬭、批、改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也於事無補。毛澤東那套急進的大集體化的農業路線，不能順利地貫徹到下面去。突出表現在這幾方面：

一、關於沒收自留地問題

發還自留地是大饑餓後中共的讓步政策。約始自一九六一年，並通過中共中央的文件固定下來。六十條第六章第三十七條規定，農民「耕種由人民公社分配的自留地，自留地一般當佔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五。長期歸社員家庭使用」。文革開始後，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也一再表示「完全同意」這些文件。可是事實上自一九六八年起，即掀起一股沒收私人耕地的沒收風。先是沒收墾荒地、三邊地，繼而沒收自留地。把六十條撕毀而不顧。然而沒收行動卻是不均勻的。有些生產隊把農民的自留地全部沒收，大部份地區卻是沒收原自留地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五。但也有少部份地區「原封不動」，一分自留地也不沒收。據筆者瞭解，廣東惠陽縣的坪山公社、水口公社、懷集縣的梧桐公社，就有一些生產隊直至六九年秋收仍未沒收農民的自留地。這些不沒收自留地的生產隊，多是位於土地貧瘠，口糧分配量少的地區。那些地區農民堅決不肯交還自留地，貧下中農協會也支持農民的意見。使毛澤東學習大寨沒收自留地的政策得不到落實。

二、併隊問題

合併生產隊，擴大集體所有制是毛澤東一向的主張。老毛要搞公社化也不外是為了擴大集體所有制。但卻在失敗的事實面前，不得不讓步，不得不搞出三級所有制，不得不把生產管理和核算分配的權力，交給基層單位。六十條本來規定，生產大隊是最基本的核算分配單位，可是農民並未滿足，一再爭取，中共也就不得不把核算分配權力交給生產隊。這樣，也把所謂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制，就倒退到連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也不如的地步。核算分配的單位比高級農業社還要小得多。一般的生產隊只有六七十戶，小者只有二三十戶。文革前毛澤東就想改變這種狀況了。四清運動也有合併生產隊的項目，但由於農民的反對，此項工作一直不能很好地開展。文革期間，老毛挾其打倒當權派的餘威，想一鼓作氣迅速合併生產隊，擴大集體所有制。六八年底至六九年，全力進行合併生產隊工作。但這項工作的進行也很不順利。不同自然村的農民都堅決反對與別村合併，結果只好以自然村為基本單位。只在那些較大的自然村進行併隊工作。一些太小的、只有二三十戶的自然村，在中共強大的壓力下，不得不與別村合併，可是壓力消為減弱又鬧分隊，不同的村子往往因為工分問題，分配問題大鬧意見。據筆者瞭解，六九年夏收、秋收後，生產隊併而復分絕不是個別的現象。不同自然村合併為同一生產隊，然後再分開的現象更是普遍。特別是在土地貧瘠，生活困難的地區。

三、評工記分辦法

六八年已有部份農村採用大寨記分法了，六九年二、三月間經中共的宣傳、推廣和强迫，大部份生產隊都已採用大寨記分法。這種記分法簡而言之「就是要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樹立為革命種田的思想。」「生產技術、體力情況、工作效率，已不再是評分記工主要依據，而無形的政治，以及形式上的「學習毛思想」卻成為評工記分的標準。隨着大寨工分法出現的，就是消極怠工，使農村生產力倒退。能挑一百斤擔子的都只挑五十斤，因此中共不得不對評工記分辦法做適當的修改。六九年夏收前後，取消了大寨大隊那種根據政治進步情況遞增或遞減工分的辦法，拉短差距，提出根據「政治思想」、「生產技術」、「勞動效率」三結合的評級辦法。把勞動力分為四至六級，每級相差半分或一分。每月評一次工分或每一工段結束後評工分。只取消了一度盛行的記件工分和包產工分。新的評工記分法與其說是大寨工分法，不如說是以往的記時工分法和大寨工分法的結合。這種新工分法「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只有一點，就是把階級敵人及其家屬壓在最低的勞動力等級，並扣除四類分子每月三至四天義務勞動的工分。

至於其他內容，仍離不開記時工分的範疇。正因為中共對大寨記分法，做了頗多修改，所以未引起全面性的抵制，未出現類似公社化時那種光吃飯不幹活的現象。

文革後，中共在農村進行一系列的改革中，相對來說，只有推行新評工記分法比較順利。其原因，是因為中共削弱了大寨記分法的政治內容，尚照顧到工作效率和生產技術。

（未完待續）

春暖花開的時候 星星、月亮、太陽 比較談【八】



相似的情節和相似的文字（下）

十四、對音樂的感受

春：「他（陶春冰）的心毫無自主的被歌聲牽引着……忽而又覺得眼前春景如畫，處處是芳草鮮花，一道溪水在陽光下汩汩流着，草地上散落着一羣紅爪紅嘴的雪白鶺鴒；溪水邊有一個可愛的少女在搥洗衣裳，一邊低聲兒唱着山歌……」（一二五頁）

星：「這旋律美麗極了；輕輕的，緩緩的，像一池潺潺的溪水，流過銀色的沙灘。亞南小聲的告訴我，這是悲多芬的『月光曲』。音樂會眞給人帶到現實的境界去的啊。驀然間，我彷彿看到一個年青美麗的女孩子，赤着腳站在沙灘上。銀色的月光，照在她潔白的衣裙上，晚風裏飄動着。最後，她安靜的坐在一塊大石上，凝神的聽着流水淸脆柔和的聲響。不！她要在這聲響裏找到共鳴，也跟着這音律婉轉的歌唱起來了。是琴聲，還是歌唱，要不是一陣掌聲響起時，我幾乎忘記了置身何處。」（一〇二至一〇三頁）

這兩段描述，都是書中人聽到歌唱或樂曲時所興起的幻想；幻想中有溪水、有少女、也有少女的歌唱，這情節顯然是「摹擬」的。不過，春書的聽者有「少女歌唱」的感覺是非常自然的，因爲那本來是小林在歌唱；至於星書的聽者爲什麼也會有「少女歌唱」的感覺，便令人莫測高深了。

悲多芬的「月光曲」，是一首世界名曲，差不多人人都聽過。日本音樂家田邊尙雄有這樣描寫：

「調子起初是靜靜的，所描寫的彷彿是在大海邊，淸麗的明月靜靜地透出水面，而冉冉上升；岸上的白砂如晶似玉的發着光輝，森林、曠野都被月光渲染得美麗如畫。不久，調子又變得激烈起來、怪異起來，好像天的一方有許多幽靈在月光中遊戲，隨着不可思議的樂曲而狂舞。後來曲調愈來愈急，終於變成一種驚濤拍岸似的澎湃巨響；那聲音既悲涼又莊嚴，每個音符都震撼人的心弦。」

人家的感覺是：「大海邊」、「許多幽靈在月光中遊戲」、「狂舞」、「澎湃巨響」、「震撼人的心弦」；星書作者的感覺則是：少女坐在石塊上，聽着流水「淸脆柔和」的聲響，「婉囀的歌唱」。這兩種情調差別很大，由此可以證明星書作者不懂音樂；只會一味跟着春書走。

此外，這段文字中有不少問題，既已說到這裏，不得不提前談談。

㈠**美麗問題**。美麗一詞，只能形容有形的事物，音樂是無形的，不能用「美麗」來形容它。所以「這旋律美麗極了」欠通，「美麗」二字應改爲「美妙」。

㈡**池水問題**。「池水」是死水，故云「停水曰池」。小河或小溪只能說是「一條」、「一道」，不能稱做「一池」。所以他那句「像一池潺潺的溪水」，又是不通。

㈢**「會」與「現實的境界」**。「音樂會眞給人帶到現實的境界去的啊」，這句話犯了兩個毛病：第一、「音樂會」只會使人聽音樂，不會帶到別的地方去。第二、如把「會」字刪去仍然不通，因爲作者心中要說的是「幻想境界」，不是現實境界（現實境界原已存在，不必讓什麼力量去帶）。所以這句話應改爲「音樂眞把人帶到幻境中去了啊。」

㈣**婉囀問題**。按鳥鳴曰囀。「宛轉」可寫作「婉轉」，是委宛隨順之意。但不能寫爲「婉囀」。所以「囀」是別字。而且在無人唱的琴曲中，居然能聽到一個少女「婉囀的歌唱起來」，這也是不可思議的事！

還有，在這段文字之前，有這樣兩句話：「鋼琴太高大了，從側面簡直看不見演奏者的面目」，這兩句也有問題；鋼琴高了，只能擋住正前方的視線，和側面何關？難道還有三面遮掩的弧形鋼琴？這樣的「大作家」？唉！

十五、嘆氣

春：「（黃梅）拋下書，從床上坐起來，她無所謂的嘆了一口氣。『爲什麼嘆氣？』林夢雲正在繼續寫日記，抬起頭來問。『什麼也不爲，』」（一四七頁）

星：「我又想到亞南……不禁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堅白，你在想什麼？』在我的玄想中，亞南突然轉過頭來（筆者按：她當時正在低頭寫作）對我說：『我聽到你在嘆

氣，是不是？』『唔！沒有什麼！』」（五二頁）

十六、往事的感慨

春：「張克非沒有說話，向她們揮揮手，低着頭走回寢室。想起來舊日的工作同志，有的失踪，有的死掉，興起來無限感慨。」（二三一頁）

星：「我連想到年來可怕的遭遇。當天津出發時，我們六個生龍活虎般的青年，想不到在戰爭漩渦中，死的死，散的散；僅僅是兩個年頭，只剩下我一個人。」（三一六頁）

十七、學教育與學西醫

春：『要不是抗戰，我準備高中畢業後不學教育就學西醫，這兩種事業我都崇拜。』（二三八頁）

星：「『小雨點』是個軟心腸的女人，最好轉學醫科，……不然，轉到師範學院去也好，準備教育下一代。」（二七〇頁）

十八、教授參加救亡活動

春：「游擊訓練班的主持人是姬非武和方中允兩位教授……參加的份子都是省城裏大中學生。」（三一四頁）

星：「文法學院的同學，簡直是丟了書本，都將整個精神貫注在救亡工作上，而且很有組織的去發展社會活動；甚至有些教授們也幫着同學們籌劃策動。」（二〇三頁）

十九、羣眾的歡迎

春：「半年來，他領導着戰教團沿平漢線各處工作，到處散佈着新鮮種子，到處受着廣大青年的熱烈歡迎。」（三一一頁）又：「午後兩點鐘，各救亡團體在同學會的院子裏的草地上爲戰教團開了個歡迎會。」（三一三頁）又：「當天晚上縣長請方中允和余新之吃飯，並請了許多陪客，其中有地方上重要紳士，教育界聞人。」（三一五頁）又：「縣長連連的鞠着躬，很恭謹的回答說：『我對於救亡是外行，今後要多向方先生請教。』」（三一八頁）

星：「等到交通恢復了，就立刻搭車南行。可是一接觸到廣大的羣眾，我們就被許多青年的熱情溶化了。尤其是小城鎮學校裏的學生，他們都誠摯而殷切的挽留我們，連學校裏的校長教員，也懇求我們幫他們搞好學生的救亡運動。」（二四三頁）又：「當天下午，我們就得到當地的抗敵工作後援會招待晚餐，文化界也排定節日來招待我們，而且特地約請了一個歌詠劇團，開一次盛大的歡迎晚會：……來賓們都是代表每一個社會階層的人物，和許多學校裏的救亡團體。」（三一八至三一九頁）

春書中的戰教團有二十多人，都是省城的大中學生，由名教授領導着，沿着平漢線各地已有了半年以上的工作歷史。它之到處受到歡迎自是必然的。但星書中的「救亡團體」，只有徐堅白、蘇亞南、楊子雲和小雨點四個「大一」學生，過去毫無社會地位，在地方人的眼中，不過是幾個大都市來的「大孩子」，怎會也能得到那樣的歡迎和重視？膠東是沿海地區，對外交通非常方便，留學生也不稀罕，怎會把幾個「大一」學生放在眼裏？而且羣眾是只會方言的，口音稍有不同，他們便不易接受，對都市來的「洋學生」，尤其看不順眼，所謂「誠懇而殷切的挽留」、「幫他們搞好學生的救亡運動」云云，未免說得太天眞了吧？可能是作者潛意識裏以爲是春書中的「戰教團」了！

二十、工作效率

春：「（程化昌）『起初縣長要我負責動委會工作……我想，既然大家都看見目前是抗戰第一，動員重於一切，那麼我就勉爲其難吧。誰知起初大家還熱心，雖然沒有眞『動』，起碼也算有『動』的姿態。現在是不動則已，動輒得咎，過去敲鑼擊鼓的有一半改放冷箭。地方上的事就是如此，沒辦法！』」（二二五頁）

星：「眞意想不到，我們這幾個剛出學校的大孩子，在工作成績表現上，比那些從黨從政的官老爺們強得多了。」（二四四頁）

看！自己也承認是「幾個剛出學校的大孩子」了，更證明他們所作的「救亡運動」，大炮「車」得太離譜！而所謂比「官老爺們強得多」這些話，簡直就像是對程化昌說的。可見他的心目中，時時刻刻都有那個「藍本」！

二一、突然出現

春：「兩個女孩子被這突如其來的叫聲駭得一跳，驚慌失色的向岸上看去。她們發現靜秋桐、楊琦和陶春冰，一齊從花叢後跳了出來。」（二七四頁）

星：「忽然一陣宏亮的笑聲，打斷了我們的談話。我驚惶的看去，原來是沈超、張幼華和江雨從一棵大樹後面跳出來，把我們團團的圍住。」（九四頁）

這段描述的差別，只是「花叢」與「大樹」而已。

二二、替古人擔憂

春：「看戲掉眼淚，白替古人操心。」（七三頁）

星：「聽書掉眼淚，替古人擔憂。」（六〇頁）

這句話，不但相似而且用的也不貼切，因爲對方所指的只是尙未成熟的小說人物。

二三、靈犀一點通

春：「他暗暗的望了她一眼，她也暗暗的望了他一眼，不期四目相遇，都紅了臉孔，低下頭去。」（七二頁）

星：「我無意中看她一看，她正好也抬起頭來偷看我。四目相視，她好像羞愧得無地藏身。」（八五頁）

這情景，除了人物，沒有什麼不同。

二四、讚美鄉下人

春：「不過鄉下人老實一點。」（三五頁）

星：「鄉下人畢竟比都市的人忠實些。」（一二二頁）

二五、牧童的鞭子

春：「牧童們高聲的嚷叫着，不斷的揮着鞭子。」（第十頁）

星：「一羣羣騎在牛背上的牧童們，響着鞭子。」（一〇九頁）

二六、溫室裏的花朵

春：「吳寄萍笑着說：『有一種植物是在烈日風雨中生長起來的，有一種是在溫室中嬌

嫩嫩的生長起來的。』」（六五頁羅蘭曾被比作一朵玫瑰花）。

星：『不！有許多嬌貴的玫瑰花種，都是種在溫室裏的。』『不見得，』我用力踢一踢路旁的小草：『你看，這些小草，都是在人家的踐踏下長起來的？』（一三七頁）

這兩節，不僅「摹擬」的痕迹非常明顯，而且在情理上、文字上都有問題：不錯，玫瑰的花朵、花瓣是嬌嫩的，禁不住風吹雨打，可是它那多刺的枝幹卻一點也不嬌嫩。何況玫瑰是「插枝」的，根本沒有種籽，如何種法？溫室的花卉，似乎以草本爲多（不信到植物公園看看），縱有玫瑰，恐怕也不太普遍。同時這句話多用以比喻女子，比喻男人的尚不多見。最後一句「都是在人家的踐踏下長起來的？」不能用「問號」，只能用「句號」或「感嘆號」，否則，那個「都」字必須改爲「不」字。

二七、時髦的女兵

春：『嚇呀！現在是抗戰時期，不管男女，穿軍裝是時髦啊。』（一一八頁）

星：『時代不同了！』一個通信兵說：『女人打仗也時髦起來啦！』（（二八二頁）

前者讓筆者又回憶起戰區的景象：那時連妓女都穿上一身草綠軍裝（爲了時髦，也爲了防空）；後者像是聽人「講古仔」！

二八、捂住臉嗚咽

春：「（王淑芬）躺在床上，用雙手捂住臉孔，十分委屈的嗚嗚哭着。」（二八九頁）

又：「韓秋桐伏着身子，用雙手捂着臉孔，……偷偷的哽咽。」（四一六頁）

星：「她又痛苦的搖搖頭，捂着臉，低低的咽嗚。」（二九六頁）又：「忽然咽嗚的捂起了眼睛。」（一二一頁）

這是兩書對低聲嗚咽（只見有嗚咽，不見有「咽嗚」，這個詞倒是作者自創）的描寫，都愛用「捂」字。按捂是遮蓋的意思，爲河南方言，用者不多（當然不是姚雪垠的專利）；想不到星書作者也愛用該字。下面還有：

二九、捂着耳朵

春：「（黃梅）第一眼看見楊琦同她一樣的伏在地上，兩手捂着耳朵，向她張望。她趕快也捂緊耳朵，」（四二三頁）

星：「我立刻覺得心房在撲撲的亂跳，捂起耳朵，驚惶的蹲下來。」（二八四頁）

三十、杜鵑與烏鴉

春：「一隻杜鵑鳥在寂靜的林中啼叫。……山從頭頂飛過，落進附近的大墳園裏，隨即亂紛紛的從白楊樹和柏樹枝上發出來一陣淒涼而蒼啞的啼叫。」（二八六頁）

星：「只有幾隻杜鵑鳥老是在樹枝上不斷的悲啼，象徵着戰場上淒涼的氣氛。」（舊版二六七頁）

可是這段文字在新版的二八〇頁，「杜鵑鳥」卻被換爲「老鴉」了。其中有兩個可能：一是由於杜鵑在北方是一種不常見的鳥，太惹人注意，恐怕因此而洩漏了「摹擬」的秘密；一是由於杜鵑太多，一隻杜鵑已不容易見到了，幾隻杜鵑在一起悲啼，更是無法想像，所以作者便把牠改爲「老鴉」。

三一、「下弦月」的笑話

由上述的比較中，不難看出星書作者對春書熱愛到什麼程度！也許因爲他「摹擬」的興趣太高了，以致有時變成盲目，自己不懂的事物也人云亦云。於是，便鬧出「下弦月」誤作「上弦月」的笑話來了！

一般人寫到月亮時，不外是：「一彎新月」、「一輪明月」和「半輪殘月」這幾種花樣，大概姚雪垠嫌它太俗了，所以捨棄不用，完全用「上弦」、「下弦」來代替。據筆者的記憶，他在春書中先後共用了四次。

也許星書作者愛它新奇，所以在第十七節開始時，一高興便把「下弦月」這個名詞用上了：

「這是六月中旬的夏夜，下弦月彎彎的掛在山頭上。明亮的星羣，在晴空中閃爍着。我和亞南徘徊在校園旁邊的草坪，嘈雜的聲音隔絕了，卻聽見一陣隱約的鋼琴聲，從樹林裏響過來。順着琴聲走去，我才發覺這琴聲是從大禮堂的後窗中傳出來的。禮堂裏已經坐滿了人

評徐速對「

稍稍涉獵過「當代文藝」的人，一定會記得「名作家」徐速「教授」對「流行小說」曾經大肆撻伐，攻擊得一文不值。乍看來，說得似乎義正詞嚴，理由充份。仔細一想，就覺得似是而非，有很多地方難以自圓其說。

爲什麼呢？說穿了很簡單。

因爲徐速教授沒替「流行小說」下過一個明確的定義。即是說他沒有指出流行小說與文藝小說有那些不同，沒有指出流行小說具有那些特質，更沒有指出流行小說底壞的地方在那裏。這只能讓讀者覺得「流行小說」這個名詞在受到批判，實質上分不清楚那些是流行小說，那些不是流行小說。正因爲定義的不明確，所以徐速教授所攻擊的只是「流行小說」這個名詞，而不是「流行小說」的實質。

——這種評論正如廣東一句俗話所說：「空口講白話」。

在思想上有個最起碼的法則，就是我們要認識一件東西，首先就要知道它「是什麼」。我們要告訴別人這件東西的好與壞，也得先把「是什麼」這一要點說個清楚，人家才易明白。徐速教授在批評「流行小說」時，根本沒有把「流行小說」到底「是什麼」說個清楚，在思想上就犯了「陳詞含混」的毛病。假如說，描寫男女間愛情的就是「流行小說」，那麼，徐速教授的大作「星星、月亮、太陽」也是描寫男女間愛情的，請問算不算「流行小說」？假如說，以模仿、剽竊、改頭換面的手法來寫作的就是「流行小說」，那麼，徐速教授的大作「星星、月亮、太陽」就是模仿姚雪垠底「春暖花開的時候」，請問算不算「流行小說」？假如說，「流行小說」是一些除了故事之外便沒有獨特思想的文字，那麼，徐速教授的大作「星星、月亮、太陽」也沒有表現出什麼獨特思想，請問算不算「流行小說」？

我這麼設問，似乎對名作家徐速教授有點不敬，不過，既然徐速教授在批判「流行小說」之前沒替「流行小說」下個明確的定義，就難怪人家要瞎猜了。我建議徐速教授以後在批判「怎麼樣，怎麼樣」之前，最好先把「是什麼」說個清楚。這是思想的起碼方法，也是寫說理文章的起碼條件。

我現在並不是替「流行小說」辯護，不過我只想說明一個問題，就是徐速教授要證明他所寫的不是流行小說，便對「流行小說」是個名詞大肆撻伐了。

小說，不論中外，在「正統文人」的眼裏它都是微不足道的「稗官野史」，卑賤異常

在未比較以前，應該先認識什麼是「弦月」，據辭源解釋：「陰曆每月初八、九，月光上缺其半，謂之上弦。二十二、三，月光下缺其半，謂之下弦。弦者，以月形如弓而名。」再詳細一點說：每月上旬的新月，距落日不遠，月的右（下）邊有日光反照，形似弓背，左（上）邊無光，形似弓弦，所以叫做上弦。上弦月黃昏時在西方出現。殘月距朝日不遠，左邊受日光反照，形似弓背，右邊無光形似弓弦，落時弓弦在下，所以叫做下弦。下弦月清晨在東方出現。

我們再看看姚雪垠是怎樣用的。第一次是：

「這是一個風暖花香的暮春之夜，上弦月像一個尚未長成的小姑娘，躲在鄰家院中的綠楊背後，怯生生的向校園中側一隻眼睛窺望。……黃梅和羅蘭……在花影間走來走去。」（一三一頁）

時間是在黃昏，用「上弦月」自然不錯。第二次是：

「羅蘭不再回答，只顧逃走。這時候上弦月早已不留下一絲光影，院子裏十分昏暗。」（一五八頁）

這情形像是新月，入夜不久便落了，所以院子裏十分昏暗。這描寫也沒有錯誤。第三次是：

「每天晚上，下弦月還沒有出來時候，頹毀的城牆上飄動着無數燈籠，燈籠也隨着運送磚石的手推車和挑子散在附近。」（三八〇頁）

這是抗戰時的「扒城」德政，農民為了急於完成工作，所以「挑燈夜戰」。前半夜下弦月還未出來，姚雪垠並未弄錯。第四次是：

「扯了一夜閃，打了一夜雷，到黎明前雲彩稀薄了，破開了，青天從雲彩的破處慢慢綻大；下弦月徘徊在灰色和白色的雲塊之間。」（四四八至四四九頁）

下弦月在黎明前出現，出得正是時候。

姚雪垠寫了四次月亮，每次都不同：上弦月出現兩次，描寫的手法是一實一虛；下弦月也出現兩次，描寫的手法也是如此。行文遣詞可謂得心應手。不料，星書作者只用一次便出了毛病！因為那是黃昏，學校裏正在開音樂會，「彎彎的掛在山頭上」的，只能是「上弦月」（而且是初三、四的新月）。若是彎彎的下弦月，那麼，時間便非在黎明不可了。

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個「下弦月」的笑話，正是「強不知以為知」的必然結果！

下次再談「有待商榷的許多細節」。

小說」的批評

的影響，便立志去寫易懂而有趣的「大眾小說」（即流行小說），希望把「大眾小說」的水準逐步提高，讓它對廣大羣眾有個好的影響。他死了之後，日本人便設了一個「直木三十五獎」的文學獎金，頒贈給為「大眾小說」努力的作者。這一點，作為一個文藝刊物編者，作為一個講授「新文學」的教師底徐速先生應該是知道的。為什麼徐速教授不學習直木三十五的樣去把流行小說的水準提高，反而對它大肆撻伐？難道徐速教授沒有涉獵過文學史，連一點文學發展史的常識也沒有？早在十年前，我開了一家書店，附設了一個租閱部。我把世界第一流作家的作品搜集回來，準備讀者租閱。經過了兩年多的時間，我發現租閱得最多的不是那些第一流作家的作品，而是流行小說。於是我體會到直木三十五提倡把「大眾小說」寫好的苦心，倒希望我們中國作家能夠寫出一些像樣的「大眾小說」。

及至我讀到名作家徐速教授撻伐「流行小說」的名言讜論時，就感到奇怪。起初我還以為徐速教授不瞭解小說的發生和衍變過程，才會說出這樣的一刀殺盡，不顧其他的話來。後來看多了，漸漸看出徐速教授攻擊「流行小說」是另有深意在。

本來，批評一些內容不健康，思想不正確的小說，每一個文藝工作者都責無旁貸的。但我們決不能因某一些流行小說的內容猥褻，思想邪惡，就「一竹篙打死一船人」的把所有流行小說都罵絕。因為「若干」並不等於「全部」。正如徐速教授的大作「星星、月亮、太陽」是模仿「春暖花開的時候」，我們決不能說徐速教授所有的作品都是抄襲姚雪垠那樣荒謬。基於這一觀點，我留意到徐速教授以後對流行小說的態度，等到他對瓊瑤的批評出來了，才看出徐速教授攻擊「流行小說」的深意。原來徐速教授自己在寫着「流行小說」；「當代文藝」在發表着「流行小說」，但徐速教授卻不承認這些是「流行小說」，還替它按上兩句宣傳標語，說是「當代佳作，文藝主流」。希望有別於其他的「流行小說」，更有別於其他的「流行小說作家」。另一方面，徐速教授把「流行小說」當成一個名詞來攻擊，等於堂・吉訶德頂盔貫甲，提着長槍跟風車交戰那樣，把「流行小說」這個名詞當成了假想敵，鏘鏘鏘，睹刺一番，使讀者看得眼花撩亂，鼓掌喝彩。

於是一看到別的作家名氣大，作品的銷路廣，就把「流行小說」和「流行小說作家」這兩個名詞捧起，罩在別人頭上，表示別人的作品是「當代劣作，文藝逆流」！所以當瓊瑤應邀來為香港書展剪綵，徐速教授羞與瓊瑤為伍，宣佈退出香港書展的消息在報章刊出時，我就想到「文人相輕，自古皆然，於今尤烈」這幾句話！但我卻奇怪當新加坡「臘戶」季刊刊出兩篇讀書調查時，把徐速教授的大名與瓊瑤之名並列；而徐速教授這一次不僅不羞與瓊瑤為伍，反而把這兩篇調查報告轉載，難道是為了他們把徐速教授的名次排在瓊瑤、依達之上？當然，上面所說的「深意」，只是我個人的臆測，但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只要名作家徐速教授替「流行小說」下一個明確定義之後，就用不着我去細細分析，細心的讀者便會由徐速教授所下的定義中看出他的「深意」來了。

最後，我要說幾句題外話表明我在這場辯論中的態度。三月七日徐速教授伉儷通過一位姓萬的朋友請我去吃晚飯，據說要解釋一些誤會和約我為他的刊物寫稿。我實在太忙，託萬先生替我婉卻了。我跟徐速教授伉儷素未謀面，根本沒有什麼誤會，更談不上有什麼恩怨。至於寫稿，也正如我給人看手相一樣是業餘的玩意。我替「萬人雜誌」寫了一些涉及到徐速教授名言讜論的短稿，只是一點觀戰感想，膚淺至極。說得對的，算是一點意見；說不對的，儘可一笑置之。徐速教授伉儷表示要向我解釋誤會真使我大感意外。除非他在以前曾經說過我和我所經營的出版社底壞話，自覺不安，才有解釋的必要。否則又何必挖腰包請我吃飯來解釋呢？至於約稿的問題，我也只好心領，現在我每天要寫一萬字以上才能供足幾家報章和雜誌的需要，實在再抽不出時間去寫「當代佳作」了。我懇請徐速教授伉儷以後再用不着輾轉相託請我吃晚飯。但我對於他們兩位盛意，還是再三致謝的。晚生這廂有禮！

林真

沁園春是詞中常見的長調，歷代詞人塡此調者何止千數？但我以爲最怪的要算劉改之（過）寄辛稼軒的那闋了。稼軒帥越時，聽到劉改之的文名，派人前去邀請。劉當時因事未去，特效辛的筆調作詞以應。其詞曰：

「斗酒彘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坡仙老，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照臺。』二公者，皆掉頭不顧，只管傳杯。　白言：『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閣開，愛縱橫二澗，東西水遶；兩峯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動，不若孤山先訪梅。須晴去，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

辛稼軒最喜歡以文人入詩，他的沁園春、賀新郎、水調歌頭等長調，很多都是此類作品。現在劉過比他更大膽，居然用小說筆法，把三位不同時代的詩人對話湊成一闋詞。稼軒看了大爲讚賞，餽贈更多，終於將他邀了去。

最狂妄的要算老毛的「咏雪」那闋了，爲了下面有兩個步韻，所以不得不把它寫在這裏：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唯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獵象，欲與天公共比高！須晴日，看紅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盡折腰：惜秦皇漢武，畧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鵰。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沁園春」四闋

據說老毛這闋大言不慚的詞，曾經過許多幫閒文人潤色，老毛也難免「文抄公」之嫌。一九六二年賣油郎看到大陸的饑饉情況，曾步老毛原韻以和之曰：

「故國風光，千村土崩，萬戶萍飄！看長江南北，唯餘莽莽；大河上下，盡是滔滔。茅草無根，榆樹無皮，餓殍白骨似山高！空派出，甚越劇兒女，枉自妖嬈。人民如此多嬌，嘆無分女男盡細腰！笑秦皇漢武，不知蚓味；唐宗宋祖，未解鼠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竟無人屍飼大鵰！俱往矣，數殃民人物，還看今朝。」

近日「抄襲」論爭，甚囂塵上，賣油郎有步毛韻打油詞曰：

「霸主胸中，十萬甲兵，心醉魂飄。看神洲以內，唯餘莽莽，太平洋上，盡是滔滔。才蓋適之，學壓魯迅，欲與天公共比高！論傑作，有三型女性，分外妖嬈。文壇如此多嬌！引無數作家盡折腰：惜青蓮白髮，略輸文采；東坡赤壁，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托爾斯泰，相對彎弓比[illegible]

矯枉必須過正

「紅太陽」有過一句名言「矯枉必須過正」，可惜沒有提出足夠的論據來，致令在下熟讀毛語錄，仍不甚了了。

矯枉果眞必須過正嗎？在下無才，無法「獨立思考」，只好隨大流。老毛既如是說，大夥也說是，在下也就打心裏同意了，特別是大年之後。可不是嗎，西風東漸，少男少女日益新潮，坦胸露腿，蓄髮留鬚，這些都是枉，必須矯而正之。於是乎穿起長袍馬褂，戴上瓜皮小帽，來一個「衣飾復興」。春節期間，無論在輪渡上、巴士上、街頭巷尾，這樣裝扮的小古董可多得很。撑航船的七斤若看到了，該又要爲自己頭上那條被人剪去的辮子而煩惱了。看來這批小古董的父母，頗有維護國粹，推行「衣飾復興」的用心，但對自身又已灰心，只好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希望他們的子子孫孫推行自己有心而無力的「衣飾復興運動」。所以從小就培養他們對長衫馬褂和瓜皮小帽的興趣。舉一而反十，「衣飾復興」運動「矯枉必須過正」，「文化復興」運動也當如此。

老毛提倡「文化革命，把中國固有的文化都砸個稀巴爛，這就是矯枉，但要正之必須「文化復興」，於是乎，有人大開座談會，探討復興之法。探討的情形如何？在下不得而知，然而見諸於文的，不外是執行老毛的「矯枉必須過正」的最高指示而已。

孔孟之言一直被這班文化復興諸公抄來抄去。倘若聖人之言也是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則孔老二的第九十九世孫，實在有「找律師談談」的必要了。

詩、書、禮、樂、御、數在下所知不多，自不好冒充內行，大發謬論。但兒時頗喜歡持膠皮彈權打麻雀，大言不慚地說，對夫子的「射」字是有多少研究的。因爲在下不僅是「學」而且還「時習之」呢！某公有曰，射就是射箭，既然夫子有曰射，要文化復興，就必須「復射」；要「復射」，就必須「復興」射箭；要「復興」射箭，就必須廣泛發動學生參加香港射箭會的射箭比賽。其言雖然甚當，且甚有邏輯，但在下卻又不甚服氣。因爲承如某公所言，「文化復興運動」在下豈不是無份了。確有提出商榷的必要。

持膠皮彈權打麻雀可謂射乎？

持火槍打靶可謂射乎？

用高射砲轟飛機可謂射乎？

用火箭去打月亮射火星可謂射乎？

若統統都不是，「萬般皆不是，唯射箭是射」，在下倒願洗耳恭聽某公的教誨。若統統都是，何以某公獨厚射箭而薄在下的射麻雀呢？何以在別人大射特射衛星、大射特射月亮、大射特射火星的時候，還要提倡射箭呢？

某公之言頗高深莫測，後想深一層，才知道原來與穿長衫馬褂戴瓜皮小帽一樣，同是「矯枉必須過正」的策略。[illegible]

賣血者

藍海文

誰說我們沒有分別？

你出的錢，我賣的血！

[illegible]

我才只喝了一口鹽水，
你就嫌不夠色素，不夠稠密！
你坐轎子，我抬轎子，
誰說我們沒有分別？

一九七〇年二月廿七日

該死！該死！

諸葛亮輔弼劉備的功業，其可歌可頌的故事很多。但最使我敬服的，不是空城計的沉着；不是舌戰羣儒的捷才；不是木牛流馬的科學頭腦；不是借風借箭的天氣預測；不是七擒七縱的堅忍；不是八陣圖的韜畧；而是「後發制人」的「三氣周瑜」，與正氣磅礴的「罵死王朗」。那種智勇與氣勢，不由你不擊節稱佩！

諸葛亮對魏、蜀、吳三國的情勢，分析得非常清楚，在天時、地利、人和的三大要素中，各佔其一，誰也難以一統天下。他的六出祈山，是明知不可爲而爲，盡人事，聽天命而已。但要保持平勢，惟有東聯孫吳，北拒曹魏，征服南蠻。因此，他訂下了一項外交政策的原則，便是「聯吳滅魏」。盡力幫助孫權抗拒曹操。

可是，東吳主帥周瑜，不但不感謝諸葛亮的歷次幫助，由於胸襟狹窄，眼光短小，每獲得諸葛亮一次幫助，便增加對諸葛亮一分嫉恨，認爲自己處處不如諸葛亮，將來必成大患。一再要殺害諸葛亮才甘心。

諸葛亮看破了周瑜的陰謀詭計，他爲顧全大局，不欲在大敵當前之中，把東吳盟友變成仇敵；但對周瑜這種處處朝他生命打算的陰毒手段，實在忍無可忍，如不將此人除掉，又防不勝防；要將周瑜除掉，又不欲負上殘殺盟友的罪責，這才把握周瑜性格上的弱點，以「後發制人」的手段，用三氣周瑜的辦法，將這個偏激的東吳主帥，活活氣死！使到東吳的人，也不能怪他，反而怨責周瑜不能容人容物。故於周瑜死了之後，他還能扮一次貓兒哭老鼠的「柴桑口臥龍弔喪」。像諸葛亮這種氣死周瑜，而又能問心無愧的表示，便是他「後發制人」的成功，把一切罪責，都讓第三者歸之於周瑜身上。如果他是「先發制人」，便難得輿論的同情了。

說到「武鄉侯罵死王朗」的故事，諸葛亮就是憑着「出師有名，理直氣壯」。尤其最後數語，擲地作金石聲「……汝既爲諂諛之臣，只可潛身縮首，苟圖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稱天數耶？皓首匹夫！蒼髯老賊！汝即日將歸九泉之下，何面目見二十四帝乎？老賊速退，可叫反臣與吾共決勝負！」義正辭嚴，氣冲斗牛，勢吞河嶽，難怪王朗聽罷，氣滿胸膛，大叫一聲，撞死馬下！讀至此處，不禁擊節浮一大白，然後唸出其讚詩：

兵馬出西秦，雄才敵萬人。輕搖三寸舌，罵死老奸臣！

總之，周瑜與王朗都是自取其辱，自己找死；死了之後，也要被後世人罵上一句「該死！該死！」（更正：上期「何謂後發制人」末段二行「寫出來的報導」應爲「說出來的報導」，特更正。）

張贛萍

的人，卻用一句：「巴士公司如果改善服務，加價是應該的。」來作爲支持加價的理由。

其實，年來巴士的服務態度，已經達到叫搭客感到極度難堪的程度；基於商業道德與及乘客應享的權益，老早自己就應該改善。專利事業如果必待加價而後始行改良服務，這分明是一種脅逼，是無賴的行徑。

何況巴士公司每年都賺錢，在這物價飛漲，升斗小民正在叫苦連天的時候，既是賺錢的公共事業，更不該做那助長漲風的幫兇，予民生以更重的威脅。

但交通官和一些有影響力的所謂大人物，不知是何居心，竟要用那不成理由的理由作爲藉口，要小市民乖乖地多付車錢。這種情形，正如廣東俗語的所謂：「監人食死貓。」

「監人食死貓」

「改善服務嗏！還不值回所加的票價？你們還反對麼？」這話兒雖無實際的理由根據，然而是出自有力者的嘴巴，也就有了份量，成爲不慚的煌煌大言；以大壓小，看來是要把小市民壓得氣在心裏，卻不敢不鬆着手縫，準備加付票價去買那份本來是無須再多付錢，而就應該享有的所謂改善後的服務態度。而也就等如是被迫着用那帶血帶汗的錢，去買隻死貓來吃。

死貓是每一個正常的人所不願吃的。除非是被迫，是廣東人的所謂被「監」，是在那無可奈何的形勢下去吃，絕不會是心甘情願的。如果稍有反抗能力，有反抗勇氣的；一定要和你拚個死活，不願乖乖地把死貓吃下。所以恃强凌弱，去監一個人食死貓，有時也和遇到出於意外的反抗；因而自取其辱，甚而還會吃了對方一拳而給將自己的鼻子打歪。看似好玩，其實危險性是很大的。一個小市民在大人物眼裏，固然是既微且賤；可是數百萬人聚在一起，力量卻就不小。如果他們不願被迫着去食死貓，而來一個反抗，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吃死貓是不合衛生的，監人去吃是違悖天理、人道的；稍有良心良知的人自不會監人接受巴士加價既加重小市民的負擔，妨害到民生的安定；公司既賺錢還要加價則更是不合理，必須加價而後始改善服務態度又不協情。但有人卻强要人乖乖地聽從加價，正無異是强迫人去食死貓。

但數百萬個拳頭合上來是太大了，如果不甘被「監」而來一個反抗，打歪幾個人的鼻子事小，連社會秩序也給打亂了，這個禍害可就太大。所以我希望要「監人吃死貓」的先生們，要好好地考慮一下，千萬不要累己又害人！

醉八仙

人海百態

當代拳霸丟架記

黎民（客串）

（本港某處大笪地，某天晚上，一片鑼鼓聲中，圍攏了一羣人。圈子內，一個武師在緊束腰帶，徒弟們把刀槍劍棒和丹藥招紙擺列妥當。武師站出中心，向觀眾拱手行禮。鑼鼓聲隨止。）

師：（或稱霸）各位朋友！細佬今天從南洋趕到，（搭飛機趕到——徒弟接口，隨敲鑼鼓幾響，以下同。）在呢處借幾尺地方，唔係搞搞震，（搞搞震呀！）一為廣結天下英豪，（想食生蠔）二為扶危濟世，（唔係場場輸晒呀！）有人問小弟是何方神聖，不防請你睇吓後面個枝「除」字大旗！（我師傅叫除得快呀！）左邊個枝係乜嘢呀伙記？（徒甲：當代拳霸。徒乙：唔係當舖長霸呀！）右邊個枝又係乜嘢？（甲：武藝主流。乙：唔係冇錢落樓呀！）咪話細佬誇口，（即係吹牛！）我曾經拳打爛尼巴一國；（威水呀！）腳踏星馬泰三州。（犀利咯！）唔信就揾報紙查吓！講到我嘅追命還魂丹，唔係嚇你，（嚇你呀！）正式雷公劈着（劈着！）烏蠅踢親，（踢親！）一入口便立即甦醒還魂。重有讀書讀到爛線，（你嘅公子！）大姑娘發花癲，（佢個千金！）保證藥從口入，病從屁出，（放臭屁呀！）永絕禍根！若問呢的秘傳寶丹點賣？冇講大話，（講大話呀！）每樽成本亦要六蚊，（六蚊一千喎！）現在係咁意賣番一蚊，（唔夠我食烟仔呀！）好！打得鑼多鑼吵耳，（嫌吵耳！）打得更多夜又長，（臭又長！）各位未見過眞功夫，正係信哂有限。不如叫我女徒弟出來獻下醜。打得好，大家拍掌，（賞佢幾掌喎！）打得唔好，各位多多教訓（即係教佢關呀！）伙記打鑼！（鑼鼓響幾番，一年青女郎頭包絲巾紮束停當站出）

觀眾甲：（輕聲）呢條麻甩女咁粗壯，唔多似女仔嚕？

乙：睇佢羞人答答，前扭後突，眼角傳情，又唔好話佢唔係！

丙：最易分辨就係腳毛啦，可惜紮住褲腳，遮住下截……

丁：男女不分乃是「當代」「當事」嘢，睇嘢龍喇！

（女武師行出中央，先向觀眾行了一個怪禮，小試拳腿。）

霸：徒弟！打套「新獅拳」俾各位叔伯開開眼界！剛剛行左個禮式叫做「開元之後」……（女武師開展拳腳一路打，師傅從旁隨勢解說。）呢式叫做「沾惹空氣」……呢招叫「背壁觀音」……呢招叫「最玄最玄」……呢一收招叫「向船問候」……各位指教指教！

（過半觀眾鼓掌，女徒退而歇息，霸主得意洋洋之際，人叢裏突然走出某人，向霸主一拱手。）

某：令徒的「新獅」，不像南獅，不似北獅，不是中式獅，又不是西式獅，而且好多招式令人不解：那個所謂「開元之後」，只向住前面，根本就是有前無後！「空氣」又使乜「招惹」呀？個手「背壁觀音」——頭望天、身傾右、拳向左，對手不論從邊處打過來，都有被打低的可能！「向船問候」呢收招，簡直就係當我哋觀眾唔係人——係死物！（轉頭向觀眾）大家話啱唔啱呀？（過半觀眾大喝倒彩）

霸：（老羞成怒）太！何方小子，敢在本霸頭上釘虱，快把眞實姓名、住址、職業……報來，任你係藍、黑、紅三樣底子，本霸都有法子泡製你！（觀眾私語：講武藝、講道理啫，使乜理人家姓名年籍呀！）

某：我乃「無牌教師」是也，如果唔係你霸主誇下海口，我亦唔想傷感情！既然你唔夠修養，細佬亦不防領教，但係先要答復我嘅疑問，然後「講手」未遲。

（霸主捏拳欲打，徒眾按住。無牌教師紮馬迎敵，觀眾甲乙上前阻攔。）

徒甲：（向霸暗語）有道來者不善，你要顧住一世英名嚕！何不露兩手絕招俾佢睇吓，等佢知難而退重好？

觀眾乙：（輕聲向教師）我哋喝左佢倒彩，老兄何必要同佢鬬個你死我活？兩虎相鬬必有一傷嚕！（教師從勸退站）

徒乙：冇事，冇事！現在我師傅打一套「眾星拱月」拳俾大家欣賞，呢套係佢獨創，準備領「落鉢」魚」獎嘅，唔好斬眼呀！（鑼鼓敲得熱熱辣辣，霸主打個寒光閃閃然後收招）

霸：（側眼向無牌教師）有本領的儘管放馬過來！（觀眾喝彩）

觀眾丁：（從人叢中鑽出）喂！呢邊個呀？你打呢手拳，明明係姚家拳嘅「仙女散花」拳嚟啫！係眞拳霸就唔應該欺世盜名呀？（觀眾錯愕）

霸：呸！你想架樑，拆我台？我係報准差館至開檔嘅嚕？（回頭向徒眾喝令）叫警察來拉佢！

觀眾甲：（指霸主）你未承認，亦未否認「眾星拱月」係偷自「仙女散花」嚕，咁野蠻點得㗎？（觀眾又喝彩）

霸：哼！（指所有觀眾）你哋成班「大腳友」，「軟體動物」，你估蟻多摟得死象呀！唔係嚇你哋，講明打，算你哋一齊來，多多亦唔夠死！講暗鬭：算你係做官嘅，本霸有辦法要你連降九品；係耕田嘅，包保解你出境，唔鋤得香港地！係打工仔，我叫得你老闆炒魷魚；做生意嘅，本霸更容易搞到你銷量有限！勿謂言之不先！（膽小的觀眾，腳步畧有動搖。）

丁：（作手勢）各位唔好俾佢嚇窒！眞理面前人人平等啫，等細佬先把「仙女散花」打出來，大家作個比較，如果係小弟生安白造，靠害霸主，甘願任從處罰；假若證出「眾星拱月」係「偷師」唔係「創作」，亦請各位唔好領受「托大腳」，「軟體動物」嘅侮辱！（用慢動作邊打邊說明）這是小花、大花，即係小星、大星，呢吓仙女……散……同得眾星……拱……）

霸：（不等打完）徒弟們，打呀！（徒眾遵命向丁圍攻，觀眾激於義憤，蜂擁助丁，雙方一場惡戰之後，觀眾不知何時都跑光了，只餘鑼鼓丹藥星散滿地，霸主及徒眾倒地不起，一幕街頭活劇就此告終。

青年園地

家在西環

方程

我最怕搬家，三年來卻搬了五次。

最初的老家是四十五度斜坡上一幢舊樓，租金是住得愈高愈便宜，因此我卜居七樓。「春暖花開的時候」還好，夏天可慘了，外出買份報紙，上下斜坡之後，跑回家裏還要走一百四十級的樓梯，往往揮汗如雨，氣喘如牛；如果在沒有「星星月亮太陽」的雨天深夜回家更苦。我一「氣」之下，立定搬家決心。阿方何罪？要活活受「上山下鄉」的折磨！

搬家後，雖然外出方便了，房東卻不肯予人方便。招租紙上寫明，有「電話設備」，電話卻放在包租婆自己的香閨裏。我借電話用，包租婆目露兇光站在旁邊監視，嚇得我話不投「機」；朋友打電話找我，包租婆起初扯謊，對我的朋友嬌聲斥喝，硬說阿方不在家，後來客氣得多了，索性說：「對不起，你找誰？方程？沒有這個人！」

包租婆剝奪阿方的通訊自由，不自由毋寧死，除了搬家，別無他法。如果阿方找律師談談，包租婆答辯時說一句「有電話設備不等於有電話供應」，阿方一定敗訴。

我因此又被逼遷幾次，結果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不是同屋的兒子聚在阿方房門外大跳大嘜，便是包租婆每天抱着乖乖在公用盥洗瓷盆裏撒尿！阿方稍有怨言，包租婆一句「兒女是我們的」，童子尿照撒如儀。我只有忍氣吞聲，奈何不得，難道阿方也回敬一句「盥洗盆是我們的」，然後照樣往上面撒泡尿不成？

受不住精神心理威脅，終於搬到現址來。現在住的地方比較寬敞，電梯電話一應俱全，跟房客又合得來，因此我早已發誓不再搬了。可惜業主不甘後人，在管制租金法例實施之前及時加了租！阿方算一算，租金竟然比在「老家」時貴了三倍！

搬了五次家，實在費時失事、勞民傷財，奇怪的是我搬來搬去，始終都住在西環，算得上是西區的長期住客。家在西環，奇聞怪事着實不少。當然，慘事也多着。

西環路面不寬，雙線行車，路旁停滿貨車、手推車，電車軌道橫亘中間，交通繁忙的時候，要「沿步路過」有如駱駝穿針孔。阿方搭車到中環上班，無論電車巴士，速度慢如蝸牛，五步一停、十步一擱，往往花上大半個鐘頭！阿方起初還偶然做做小巴乘客，省掉搶閘麻煩及給人摸荷包的危險，近來卻連小巴也搭不到了，要搭小巴只好等它們服刑期滿。

西區交通賦得一個亂字，改善計劃只是曇花一現。那邊發展隧道，這邊仍舊車擠人、人擠車，很夠諷刺呢！我眞懷疑萬一救火車要經西環趕赴火警現場時，十萬火急的龐然大物該從哪兒才鑽得過去？

阿方住在差館對面，隔壁是一家左派公司，警車喇叭跟「東方紅」的歌聲接送，此起彼落，我身在正邪之間，簡直耳朵受罪，比擠車更頭痛！這邊阿方格子爬行靠靈感，那邊卻深夜還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最強音，殺豬之聲一起，靈感立即化整為零，我因此成了「難產作家」！幸而近來那家「愛國公司」忽然變得死氣沉沉，「東方紅」聲沉曲絕，大概頭頭們連自己也聽得討厭起來了，或者正在遭受「反貪污」清算。阿方樂得耳根清淨，不禁「為沉默喝采」！

有時寫不成稿，索性跑出來散散心，同事老趙也住在差館附近，我卻不敢登門拜訪，他的府上早已成了「龍門客棧」，每次去找老趙，總會碰上蟠伏梯間的「追龍客」；而且那兒巷口還有個殺氣騰騰的賭檔，與其身入龍潭虎穴，我不如獨個兒往街上溜溜。

在街上雖然碰不上追龍客，但是總得提心吊膽。晚上的西環是出名的寂靜地帶，騎樓底黑沉得可怕，阿方就有過半年內被劫四次的紀錄，雖然每次都有驚無險，荷包丁憂，未損分文，以後卻學乖了，為免十面埋伏，我不走騎樓底，偏靠着馬路邊。人家都說住在差館附近最安全，我卻沒有信心，因為晚上正是阿飛之類的「辦公時間」，路客與刀客隨時上演。

碰不上阿飛，過上那些「散髮道人」，更叫人飽受虛驚。聽說這兒的街坊會已經舉辦過流浪漢清潔運動，可惜流浪漢便是流浪漢，給硬捉去洗一次澡、剪一次髮，不會永遠都那麼清潔、那麼英俊。

前幾天阿方走到街坊會附近，碰上個面孔稔熟的人對我微笑打招呼，我正感孤單無聊，碰見熟朋友眞是喜出望外。等我看個清楚時，那人已經跑上來親熱擁抱，手臂兒繞着阿方的脖子唱起「帝女花」來！阿方瞪大近視眼仔細辨認，那人長髮垂肩，「衣服」破爛，身上邊那一層過黑過厚的坭垢叫人作嘔，那股氣味不亞於大蒜口氣的辣夾臭！阿方阿方！以後有人無緣無故笑面相迎的時候，你且慢歡喜，須得先看清楚他的眞面目才好。

那位「熟朋友」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跟我難解難分，忽然遇上第二個過路人，他才轉移目標，把我放過了。

夾纏不清的人在西環實在太多，除了追龍客、刀客和流浪客，阿方在西環碼頭還常常會碰到「第四種人」，這種人亦步亦趨，尾隨不捨的自我介紹：

「先生！女人？藝術電影？」

我當然知道這一連串低級密碼的涵義，因為在香港，很多才子都「問柳」，阿方不是才子，為怕「柳暗花明」，弄得山窮水盡，對之不敢領教。

家在西環，怪事寫之不盡，朋友都說我足不出戶、孤陋寡聞，但是我一出戶，總碰到叫人側目的諸色人等。難道這兒的什麼會、什麼館的老爺們除了開開會、拉拉小巴、小販、搞搞運動之外，也和阿方一樣的深度近視、視如不見，孤陋寡聞嗎？

傅作義的戰功與野心

——戡亂時期見聞雜憶之一

崔刈

從民國三十五年到三十八年這四年戡亂期間，最出風頭的軍人，要屬從察綏起家的傅作義。

筆者並非軍人，但是當時鑒於戡亂成敗，關係族國興亡，對於軍事發展，始終以緊張的心情嚴密觀察。傅作義部的戰功，尤吸引我的注意力。有幾件事情，給我的印象特深。

勝利後，中共蓄意構亂，不宣而戰，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是於三十四年秋，於新鄉附近襲擊沿平漢線北上的國軍（約三個軍）。其次是佔據張家口（從蘇軍手中接收）截斷平綏路，圍攻大同、歸綏和包頭，打算一舉消滅傅作義及固守大同的第二戰區部隊，佔領察綏兩省，與外蒙連成一片，以外蒙蘇聯爲後方，造成進可攻退可守的態勢。

當時馬歇爾將軍正來華「調處國共戰爭」，國軍奉命嚴守陣地避免衝突。可是共軍卻乘機四出攻城掠地，最顯著的是在察綏的軍事行動。當時共軍的估計，國軍重兵集中東南，正沿海路向華北東北挺進，察綏孤立在西北、平漢、津浦兩條交通動脈，已被切成寸斷，傅作義所部，是打無援的孤軍，當輕而易舉，而戰畧意義特大。

傅作義所部三個軍一個獨立騎兵師。即三十五軍、暫三軍、暫四軍、一獨立騎兵師。共軍則動員賀龍、徐向前、聶榮臻等部三十萬大軍。戰事一開始，傅作義部節節退卻，避而不戰，最後退縮於包頭、歸綏、大同三個地區。當時從報上讀到戰訊，心情異常沉重。不過有一點尚存希望，即未聞共軍吃掉傅部的主力。在共軍逼攻時期，傅作義曾三次派飛機向共軍散播傳單，以忠懇委婉之詞，報以和平統一，忍讓爲國之大義，並歷述共軍的進迫與攻擊，所以不還擊，乃表示遵守政治協商的停戰協議；警告共軍如迫至最後關頭，將忍痛迎戰云云。那三篇文章寫得實在好，是攻心戰術的妙品。不但打擊了共軍的士氣，爭取了民心的擁護，證明了政府委曲求全的誠意，同時亦使調處戰事的美國人感到共軍的毀約背信。使共軍在政畧上陷於全面的不利。

因此，毛澤東惱羞成怒，更加緊向傅部進攻。有備而戰的傅部突然開始全面反擊，一接戰共軍即崩潰，兵敗如山倒，傅部從包頭、歸綏一線一路追擊下來，解了大同之圍。傅作義到了大同，會見守城的國軍將領，有人勸他，連續作戰兩週士卒疲勞，應該休息整頓一下，傅笑說：「勢如破竹，機不可失。」於是以騎兵爲前驅，拼力追擊，一鼓而下張家口，打通了平綏鐵路，使平漢察綏連成一氣。這次的戰果非常大，斃俘共軍數萬之衆。據獨立騎兵師師長劉刈非事後告訴筆者，當他率領騎兵追擊共軍時，沿途見到成羣的共軍只顧奔跑，完全喪失戰志，一見國軍即棄槍舉手投降，好多共軍倒在路上。

這一次戰役，値得注意的不是單純的作戰勝利，而是能充分的以政畧運用戰畧，發揮「攻心爲上，攻城次之」的原理。在當時國軍將領，能有這樣政治頭腦的實不多見。在整個戡亂期間，國軍未能打通平漢、津浦兩條鐵路幹綫，以致華北的戰局，始終無法扭轉。唯有傅作義部打通了平綏鐵路，打通之後並且能以民衆組訓及「游剿控制面」的戰術，維持暢通，迄華北淪陷爲止。說明傅作義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有一套獨特的辦法，並且着重政治與軍事的配合，一時成爲共軍的剋星。

由於察綏一戰，傅作義成了大名。接着中央發表他兼任察哈爾省主席，傅部名將董其武爲綏遠省主席。其後察綏兩省遂成爲華北最堅固的反共地區。三十六年政府決定行憲的前夕，華北綏靖司令孫仲連倦勤辭職，由傅作義接任，旋改爲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但維時已太遲，傅總綰華北兵權僅年餘，東北戰局即潰決，林彪率五十萬大軍入關，大局遂不可爲。

傅接掌華北兵權不久，即有淶水之戰。當時華北有一雜誌報導這一戰役時的標題寫道：「傅作義對聶榮臻的下馬威，聶榮臻對傅作義的當頭棒」。蓋當時共軍方面聶榮臻爲華北野戰軍司令員，是傅作義的主要對頭。因察綏一戰，共軍恨傅部入骨，處心積慮欲加報復，乘傅作義剛接任華北剿總立腳未穩時，即予迎頭痛擊。國軍方面出戰的主力魯英麐指揮的三十五軍，是傅部的精華。那一戰國軍雖打了勝仗，可是軍長魯英麐卻吞槍自殺了。原因是援軍遲了一步，誘敵固守陣地的部隊受了重大損失，丟了幾門大砲。魯軍長責任心重，自殺以謝天下。與日俄戰爭時，乃木將軍率兵攻擊旅順，因日軍傷亡過重，勝利後切腹自殺，是同一風格。黃伯韜、邱清泉在徐蚌會戰時，陷入重圍，恥於被俘而自殺，雖也表現了軍人的烈魂，但魯英麐的自殺，意義更爲重大。從他的自責與自殺，可看出傅部官兵的士風與氣慨。

三十七年冬天，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久戰無功，因病辭職，總參謀長陳誠親攝東北行轅主任，指揮東北戰事。才上任便有遼北大捷，那次俘虜共軍兩旅長以下數千人，挫共軍之兇焰，振國軍之士氣，貢獻殊大。戰役終了陳誠在發表談話時，盛讚到東北應援的傅作義部暫三軍（軍長李春山）的功勞，居該次戰役的首功。那次暫三軍之出關作戰，給東北同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紀律特佳，絕不擾民。有一個士兵因接受了農民送的一對棉鞋，開回華北防地被發覺

後，即令軍法官押解去東北，在當地處決，尤為人所傳誦。以筆者來看，這未免是小題大做，有刁買人心之嫌。不過由此一端亦可見，傅作義對軍隊名譽的重視，同時也透露了他的野心。

在三十六年九月行憲，召開國民大會時，傅作義為了集中視聽，以擴大宣傳，特意表演了一手「穿心戰術」。當時共軍的主要戰術，是集中兵力以大吃小，每空巢而出主動進攻國軍。反之國軍甚少深入共區，掃蕩共軍根據地。那一次傅作義以騎兵為主編，成兩支奇襲部隊，一路由津浦線的臨清附近出發，一路由平漢線的石家莊附近出發，交义行軍直搗共軍在河北的老根據地河間、獻縣一帶地區。由於出共軍不意，兩路軍隊順利在河間會師，斃俘士共極眾，予共軍後方以極大破壞，圓滿達成作戰任務，獲得國民大會代表們烈熱喝采，紛紛去電祝捷。並有人提出議案，要求各省組織民政考察團，前往察綏兩省考察民眾組訓，軍政配合工作，把察綏的反共經驗推廣於全國。筆者也曾在該議案上簽名。

國民大會閉幕之後，華北戰區有「關溝大捷」，擊破聶榮臻部三個縱隊，斃俘共軍逾萬。這時期察綏兩省成了全國模範省；華北地區成了全國最穩定，和保持主動出擊的戰區；傅作義成為舉國注目的常勝將軍，反共英雄。

當時在北平筆者曾從幾個與傅作義共過事的老軍人，聽到有關他治軍的情形，發覺他的部隊所以常勝，並非偶然。如今尚能記憶的有左列幾點。

(1)愛護士兵的風氣。抗戰時期各戰區士兵的補充，多數由後方各省統一徵集，屆時各戰區派人來接領新兵返戰區訓練。傅作義的第八戰區，接領新兵的成績最好，中途很少逃亡和臥病的情況，接到戰區之後，士兵亦多能安心受訓作戰。因為接領新兵的官佐都受過嚴格的訓練。第八戰區接領新兵多在甘肅和陝西，有時遠至四川，從防地到接領新兵地點，往往要穿行數個省，跋涉數千里，缺乏車輛運輸，沿途多由官佐帶隊步行，如照顧不好沿途必逃散大半。第八戰區的官佐對待新兵極細心週到，早晨起來給士兵每人喝鹽水一碗，臨睡覺時一定要熱水燙腳。清晨喝鹽水，清洗腸胃，消除疫氣，所以士兵很少生病；臨睡熱水燙腳，血液下行，很快入睡，一定酣睡。同時官兵同食同住，打成一片。這些小事，頗見苦心。

(2)安定官兵的生活。察綏兩省地曠人稀，耕地甚少，非常貧瘠。但是傅作義從地方特別籌出一筆經費，來津貼官兵生活，做到暖衣飽食。據說戰死的士兵，對家屬撫恤黃金十兩，官長數目更多。因此士飽馬騰，勇於作戰。

(3)注重研究敵情。自將領、官佐到士兵，經常分別講習共軍的作戰方式，以對付共軍的戰術。官佐以上更講習批判共黨的理論。全軍上下皆孜孜不倦研究敵人，講求提高戰力辦法。素日胸有成竹，臨戰則冷靜沉着。每此戰役一結束，全軍即開檢討會，檢討敵我優點缺點，作為下次作戰的借鑑。這種徹底研究敵情的作風，為其他各部國軍所不及。

(4)軍中財政公開，絕少「吃空」、「揩油」之風。將領和官佐皆樸實而無華，能與士兵同甘苦共生死。因無「吃空」之風，則兵額十足，實力雄厚，官佐士兵打成一片，痛癢相關，故能精誠團結。所部士兵在晨操跑步時，以「精誠團結」、「努力奮鬪」八個字，代替「一、二、三、四」的呼號。

(5)訓練有恒。各部將領皆黎明即起，親自督飭早操訓練。不作戰即訓練，不使官兵遊閒荒嬉，經常保持旺盛的銳氣。

(6)注重軍事政治的配合。軍事幹部和政治幹部同受軍政配合的訓練。故能施展「游剿控制面」的戰術，在察綏地區肅清了共軍的遊擊活動。

民國三十八年北平淪陷後，筆者繞經察綏、寧夏往四川逃亡，沿途遇到很多受傷被遣散的傅部士兵，一提起「傅長官」來，都仍表示感念。當時傅作義已在北平投共，綏遠的董其武仍歸政府轄治（幕後已接洽投降），在那種亂局之下，綏遠各地的政府幹部和軍隊，仍然紀律井然，工作效率亦佳，軍民團結上下一體，證明訓練有素。

傅作義在察綏和華北，有如此卓越的成就，最後終於投共自滅，未免使人惶惑。當然在東北及徐州兩戰失利之後，客觀形勢決定了傅部的命運，但是傅作義個人和他的部隊亦實有重大的缺點。

第一，傅的才能高於膽識，其識量膽力止於封疆大吏，不足以濟世救國。當國運飄搖，乾坤倒轉之際，他就失去了鎮定和智慧。簡言之是臨危而亂。關於這一點，在下文中將詳述。

第二，傅部號稱察綏子弟兵，這有好壞兩面的意義。從好的方面說，長官部下親和有如家人，故作戰時能夠團結堅強，互相救應。短處是封建性太強，士兵只知有傅長官不知有國家，這是自李鴻章起，經袁世凱、馮玉祥，北洋軍閥的遺毒。因此傅作義即使不敗，打出一個局面來，也未必是中華民國之福。

第三，據傅的幹部批評，傅是一個事事好親躬的人，局量不夠開展。他只信任由他一手栽培出來的，行伍出身的察綏幹部，不能廣納各方人才，尤其不能用才智高過他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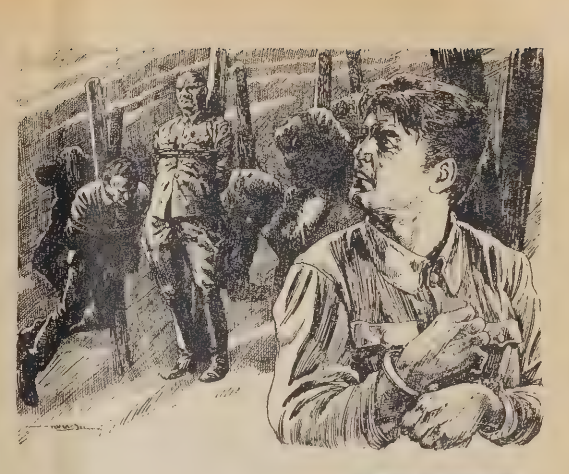
第四，傅作義在華北剿總任內，諸多作為顯示他具有甚大的政治野心。他的左右，下意識裏都在跟他打天下，缺之愛國的大義、救民的眞誠。

以傅作義當時所處的地位，酷似清代的曾國藩，可惜他雖有曾國藩治軍之能，而無曾國藩的學養。因此，他縱能雄飛一時，終無補於大局。

珠江水猶寒

【10】

馬森亮



這事情的發展，早在我意料之中了，不覺怎樣驚奇，所遺憾的是我心愛而且曾下過一番編排功夫的書籍，也遭殃解體。現在屋裏已空空如也了，除了一張床和一個笨重的衣櫃之外，什麼都沒有了，而且這僅有的一切，也給這刼運蹧蹋得充滿恥辱！

「唉！算了——」我無可如何的仰天吐出這口悶氣，含有多少悲哀與不平。這悶氣立即跟空氣混和了，全屋子瀰漫着淒涼暗淡。

八　為人與人為的

這幾天，我非常忙，心神交瘁，疲乏不堪。白天去牧牛，晚上回來又要參加農會學習，所謂學習，就是洗腦。把管制份子和嫌疑份子集中起來，通過一種莫名其妙的教育，威迫利誘，務使有罪者俯首服刑，無罪者亦不敢隨便放肆，因為這是一個血腥的秘密教育，所以選擇了荒崗上那間破廟作為學習場所，且沿途站滿崗哨，像警戒一個什麼軍事會議。有時要表示民主風度，特別邀請各階層的人士去參加旁聽。就和法庭上之有聽眾一樣。但事實上，在這風聲鶴唳的時候，誰還敢向這裏走近半步，多看一眼呢！

學習的過程倒非常順利，上級的一切指示和規定，沒有一點不良反映，大家永遠絕對服從，且很遵守學習時間，連七、八十歲的老公公老婆婆，每晚都在兒媳攙扶下，拐杖上學，從不誤點，比小學生還有出息，可以說是返老還童。

由於幹部的諄諄善誘，咄咄逼人，學員們的「社會主義覺悟」提高了，進步得很快，敢於批判自已，徹底認罪，且以實際行動，響應這次「退贓運動」。一位老僑婦把埋在地窖裏的兩箱子金飾全部獻了出來，黃澄澄的擺滿桌面，約二十多斤重。耳環、戒指、項鍊、金獅子……，像金飾店的飾櫃一樣，縱橫排列，堆積如山，確是多采多姿。據會長說：「這批金飾雖不足償還罰款，但這種獻金的精神，是學習中的一個好榜樣，可以兩相抵消，解除管制，並即席批准她全家去香港，以示優待，鼓勵後人。」

有了這樣的一個模範起了帶頭作用，學習的情緒便急轉直下，立即展開了一個如火如荼的退贓運動，鄉與鄉，村與村間互相挑戰，而且及時報導情況！某鄉某人退贓金飾若干，某人獻出美鈔港幣多少，數目之龐大，奉獻之徹底，竟出乎共產黨的意料之外，想不到僑鄉的經濟潛力這般雄厚，政策推行如此順利。於是見獵心喜，便立即補充了土改條例，擴大打擊面，轉移了鬬爭目標，針對着華僑家眷。所謂欲加之罪，苦心砌詞，硬把華僑劃成幾個階層：什麼地主華僑、華僑地主，僑商、僑工、不法僑戶和守法僑戶等。這類名詞，在社會學大經典裏亦找不出，可見共產黨員的發明天才。

凡是地主出身的華僑叫做地主華僑，地位和土產的地主一樣，只待遇上微有不同；出身是華僑，後來因有了錢而置有一兩畝以上田地的叫做華僑地主，雖不靠剝削起家，但起家後的剝削行為要受清算；僑商，是在外國做生意的，屬於資產階級，縱沒有切實的證據，但原則上老闆的享受是勞苦大眾的血汗；至於僑工，顧名思義當然是指在外國做工人的了，如果站在共產國際的立場來說，這批工人實是社會革命的急先鋒隊呢！但他們卻在美洲，地區價值不同，被認為帝國主義製造財富的，硬給它戴上一頂背叛階級的帽子，一樣要清算。另外所謂守法僑戶，不法僑戶，這守法與不守法，沒有一定的標準，即是說能百依百順的是守法。相反，即使你願鬬願罰，願勞動改造了，只要你有一次不給女兒去與幹部宿夜時，就是不法。總之以農民的情緒為依歸。這樣看來，鬬爭的條件既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清算的對象卻遠及於海外華僑。

說起華僑，任人都知道當滿清末葉，帝國主義的魔掌伸入中國之後，農村的經濟破產了，沿海的農民，迫不得已離開世居的農村，飄洋過海去謀生活，他們受盡了外人歧視和侮辱，捱盡千辛萬苦。一般說來，這幾十年在貧乏的農村裏，僑戶的經濟

甚遠是尤較穩定，並僑對祖國的建設亦有過卓越的貢獻。可是目前這隻政治老虎是專擇肥而噬的，所以目前僑眷的處境，比身無長物的叫花子更艱難。

分水嶺的居民十之七八是僑戶，差不多大半人失去了自由，剩下這一小撮當權派，當然更目中無人了。他們任性逞意，蠻積暴戾，想要什麼就拿什麼，愛怎樣便怎樣。僑眷的生活雖然較富裕些，但其中亦有不平和無法彌補的生活缺憾。華僑，本身是重利輕別離的，一出洋至少也是十年八載，甚至有少小離家，老大而無法歸家的，他們丟下了不少閨中少婦，過着已結髮生活，這種生活又很不自然的。過去，在禮教的約束下還可以，但在今日，共產黨是提倡一杯水主義，試問孤衾獨冷意志薄弱的僑婦怎會無動於中？何況在形勢所迫之下，能有幾人甄護着她們的貞操同歸於盡呢？……

淫暴的政治橫行，社會上的人性道德開始墮落了。

這時分水嶺的氣氛十分不和諧，人性和社交還於一面倒，歡樂和悲戚的臉孔形成了强烈的對比。這是一場真真的殘酷鬥爭，生與死的界限愈來愈分明。沒有誰敢站在超然地位袖手旁觀。管制份子在這荒謬神秘的氣氛包圍下，一切都是恥辱和空虛，自知有如待宰的雞，誰也不敢出門半步，農幹就利用這個真空的機會，進行個別侮辱、勒索。或因拿不出罰款，無法滿足貧僱農的貪婪，因而被奪去貞操，或因挨不過私刑的熬煎而自殺的。自動失踪的事件越來越多，不上幾天，後山那塊荒地已堆滿了褐黃色的新墳！

我這時再也不敢希望什麼了。我處在已死和將死的人之間，周圍就是死的景象，每天不是做苦工就是被逼思想，已深深感覺到人類的殘忍，莫此為甚！

這一晚，學習完了。一出門就遇着滂沱大雨。我們這班人反而爭先恐後冒雨離開，大家有同一樣的想法，在這個環境是逗留不得，越快離開越好！

德叔在忙亂中暗地把我的衣角一拉，我會意，忙放緩了腳步，假意彎背着他，邊走邊停，在風雨襲擊下顛仆着。月亮雖被黑雲包圍，雲隙裏還透露出一點暗光，使夜行人不致迷途絕望。

我們經過一棵大樹下，我說要暫歇一歇，避避雨。

「還是走吧！夜深了，這場雨不知要下到什麼時候！」德叔一邊說，一邊暗向樹上一指，微微搖了一搖頭，暗示怕樹上有埋伏。

於是又走了一程，看看離家近了，德叔向四周望了一望，然後在耳邊對我說。

「亞祥！情勢越來越不像話了，要趕快催外洋匯款回來應付一下！」

「我明白！可是你呢？—

「我？我每一根鬍子是在苦難中長出來的，不用替我耽心。——你可要作出緊急措施呀！目下能繳款的就繳款，時候急迫了，越來越不像話。」

我知道事態已演變到十分嚴重，同時也知道德叔不會危言聳聽。便說：「老實說，我早也想過這個問題，但有什麼地方可走的？我妻子又是有身孕的。——」

德叔忙在我耳邊告訴我一個辦法。「……，好了，就這樣辦吧，到家了，明天見！」

我回到家裏，紹芬這時還沒有睡，她走過來給我換過衣服，抹乾了頭髮。然後問我開會情況，我把德叔的意見告訴她。她表示同意，還想明早回娘家取回金飾寄出去，這樣我認為不妥。第一、這時寄出去，農民一定起疑心，可能弄巧成拙，再來個一逼再逼，危險性大。第二、如果知道這些東西是從外家取回來的，必又追根問底，說有人寫信匯款，會牽及無辜。我們左右思量，還是寫信外洋求援較為妥當。於是我立即寫了兩封不同內容的信，到明天，設法把一封交給德叔，另一封交給農會檢查代寄。

苦難的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們巴巴的盼望外洋的回音，不覺又是半個月了，一方面固農會敷衍拖延，一方面也耽心家信會否安全寄得出去。雖然我有機會見到德叔，德叔也故意和我表示冷淡，竭力避免和任何人打招呼。而且在學習會上他的發言也多了，跟着又自出罰款三千萬元。這種進步，我知道德叔在含笑飲鴆，心裏的痛苦是不可以告人的。但是由於他個人的積極表現，給我一個很難堪的影射，會長利用機會頻頻對我申斥，限兩一週內要繳交，這一來，我望外洋的信就更加焦急起來。

這苦惱一直把我死纏住，一股很強就會到，真的繳不出錢又怎辦？這是一個有決定性的最後關頭，要變就變好，要壞就更壞。要好，非錢不行，一旦變壞，就不堪設想了。唉！最末不過窮，至大莫過死。了不起就是一死吧！死固然可以解脫本身的一切苦惱，而留給與自己有關係人那些責任和悲哀，又怎能逃避或填補？況且共產黨是對不准我有死的自由，這並非基於什麼人道問題，而是根據經濟原則，怕我們這批人死了，罰款就沒有着落。過去對管制份子自殺，過於姑息，未能及時禁止，致死了這麼多人，在財政上已是一個莫大損失。現在要有效，就要造出一個不生不死的環境，給每人一個不生不死的生活，總之，是無論如何都要留住這人質，作為向海外華僑敲詐的一注大本錢。

九　「高峯會議」

太陽已昇起很高了，夏天的早晨永遠是那樣陰鬱潮濕，地面上的露水早蒸化掉，僅留下稀薄的淡霞仍徘徊於峯尖上。

我把牛趕進谷裏，將牛繩綁起在牛角上，讓牠自己選擇該去的地方。我坐在樹蔭下歇息，眼見那隻牛一天一天的肥起來了，自己卻一天一天的瘦削下去，自然勾起無限感慨。

相違最多不過一個月，這裏的一切景物都改變了。山麓上看不見那塊峨岩石了，碧綠叢中散插着一束束野花，崁上亂堆雜草苔蘚，像伸出許多手想把所有的道路封鎖。

（未完）

被共特拆垮

郭汝瑰活動回川　坐鎮鐵打的瀘州

中共方面指示郭汝瑰離開已經不能發生作用的國防部第三廳廳長職位，活動外放七十一軍軍長，是因當時七十一軍的駐地在四川瀘州。

中共對於以後進軍川康的作戰計劃，便是分化重於進攻，特務重於軍事。在那時，中共對四川的軍事勝利，是沒有絕對把握的，有關劉、鄧、向等人，在四川的實力有限；羅廣文與潘文華則是以後才引上鈎的。而駐在四川省境內的國軍，除了絕對不會投共的胡宗南及宋希濂部之外，還有四川籍將領王陵基、孫震、楊森、孫元良等人，都是反共的死硬分子。在這樣一種情勢之下，如不加緊分化、滲透工作，直到兩軍兵力相見時，中共是沒有絕對把握可以致勝的。因此，才急謀佈置，要利用郭汝瑰這顆棋子，派回四川去，掌握一部份軍事實力。以備進軍四川時，發生內應外合的作用。

在四川這地大物博的省份中，有兩處地方是易守難攻的兵家必爭之地，一個是重慶，一個是瀘州。在軍閥內戰期中，四川軍隊中有兩句流行語，叫做「天生重慶，鐵打瀘州」。瀘州位於四川南部，後來中共的「川南行政公署」即設置於此；並曾一度擬議為「川南省」的省會。何以瀘州的地位如此重要呢？因位居重慶上游；接近川南之叙府、宜賓、自貢市；及川中之內江等縣。只要佔據瀘州，便可迂迴自貢市和內江縣，將重慶到成都之後方交通完全截斷，使重慶之守軍孤立。

當時守重慶內外圍的國軍，是羅廣文與楊森的部隊，外圍地勢非常險要。雖說羅廣文後來與共特接上了頭，但中共對重慶的戰事，是沒有絕對把握的，如果不是羅廣文忠實地執行拆垮國軍防線的秘密任務，國軍很可憑地形之利，在重慶作持久的防守戰。

因此，中共便看上了瀘州的重要性。命令郭汝瑰盡一切可能，活動四川瀘州任七十一軍軍長。這與在早期要陳離委曲去當瀘州督察專員，是同樣的道理，都是將這「鐵打的瀘州」，掌握在中共黨員的手上，以備進攻四川時，易於解決握守在重慶的國軍，發生截斷重慶至成都的後路，順江而下，夾擊重慶守軍的作用。

郭汝瑰很順利的活動到外放軍長的目的之後，由於他是四川人，在「川人保川」的口號下，他這個七十一軍，便在西南吃緊時，順理成章的駐紮在瀘州擔任防務，等待中共下一步命令，必要時再負起夾擊重慶守軍的任務。後來雖因羅廣文的叛變而使郭汝瑰這個軍，沒有表現機會，但中共對進軍四川的深

四川軍人中，王瓚緒也屬於速成學堂的「速成系」。與劉湘、楊森、唐式遵、潘文華等人份屬同學，但他在這些派系中的人事關係，一直處理得不好，在四川與西康並無多大的影響力。因此，民國二十六（一九三七）年劉湘死於漢口，中共派他回川接任劉湘所遺四川省政府主席職務之後，劉湘系的有關七個川軍師長，他們聯名通電反對王瓚緒，弄得他無法下台，民國二十七年，他交出省主席之後，於二十八年初再次出川，到前方參加抗戰。

像這種被其他派系逼着交出省主席，亦可說是被四川軍人趕出四川的王瓚緒，他應該是死心塌地的效忠中央，不至於與四川軍人同流合污，一起投共才對。可是，他終於與其他靠攏中共的川軍將領一鼻孔出氣，而且是自命代表中共接收成都的「方面大員」。這其中又是什麼原因？又有什麼內幕呢？

王瓚緒被四川軍人逼着從省主席寶座上跌下來之時，他是感激中央，怨恨潘文華等這批四川軍人的。可是，後來他將這種怨恨之情，卻轉移到中央，使他投靠中共，今日事後檢討，是由於中央對他的處理失當。

因為王瓚緒交出接任不久的省主席職務時，中央並不是以「另有任用」或「撤、調、免」其職務，而是明令發表：「在王瓚緒出征期間，四川省政府主席職務，暫派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理。」

在這一形式下離川的王瓚緒，其省主席職務的名義是仍然存在的；也即是說等到中央將反對他的人事安撫下去之後，他仍能回川任此主席職務。可是，後來王瓚緒回川，是發表重慶衛戍總司令，省主席一職則由張羣兼任。這已經使他感到有點失望了；更使他「條氣唔順」的是，從張羣之後，出任四川省主席的是鄧錫侯；繼鄧之後，又是王陵基。對於他這個根本未曾「撤免」的省主席，一直未償素願，這是他很不甘心的地方，認為中央只是利用他，並無誠意要起用他；而且在利用的份量上，他也不及鄧錫侯與王陵基，甚至劉文輝與潘文華，這才會在地方出不了頭，在中央也不受重視。

他將這些不得志的怨氣，一古腦兒發洩在張羣身上。他認為這都是張羣在搞他的鬼，不肯為他向中樞進言說話，才會使他做不成以後三任四川省主席。因此，他是四川將領中，反對張岳軍最激烈的人。

王瓚緒這種滿腹牢騷的怨尤之情，當然瞞不過中共的特務人員。在戡亂時期，中央發表王陵基任四川省主席之後，王瓚緒的不滿更甚，並由對張羣的個人不滿，而轉移對整個中央不滿，認為中央不信任他、不重視他。他又哼了第一次交卸省主

的西南保衛戰

說起王瓚緒的詩，便應該介紹一下這個人的出身，在四川舊軍人之中，他的國學根柢是很不錯的，因爲他是前清的秀才，別號治易，四川西充人，在速成系之中，楊森與劉湘都是他的老上司，資歷與潘文華和唐式遵不相上下；他原任楊森手下的師長，四川內戰期中；他又於民國十二年反楊森而投效劉湘，仍然做師長，另外劉湘派他兼任「四川鹽運使」此一肥缺爲酬。抗戰軍興，大舉擴軍。他也由軍長而集團軍總司令。

他對中央不滿的言表，開始於王陵基任四川省主席；他與中共發生關係，也始於那個時期。以後他自己承認，與中共之關係發生於共軍尚未渡江之前，可能是中共部署郭汝瑰去四川任七十一軍軍長的同一時期，並任命他可以代表中共接收成都的大權，使他一心一意爲中共效力，對於好爭權爭名爭利的人，中共的慣用手法，便是投其所好、許其所願。王瓚緒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被中共特務人員說服。

王瓚緒暗中投共之後，他在四川有過一次「企圖大舉」的陰謀，便是三十八（一九四九）年春間，在中共特務統一設計之下，要他與劉文輝、鄧錫侯、向傳義聯名，共同籌組一個「川康渝民眾自衞委員會」。其名是聯合地方勢力反共，以安定後方，其實是統一地方勢力，以便在必要時拆中央軍的台。可是，他們也有自知之明，無論在地方勢力的號召力方面，或對中央的信任方面，他們這四個人均不夠份量，爲着要使中央相信他們這個組織是「反共的」、是「綏靖地方的」，以抬轎子的姿態，把四川一位軍界宿將，德高望重的熊克武抬高了出來做「川康渝民眾自衞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這個委員會的名稱，一看就是不倫不類的，既是四川、西康兩省的「民眾自衞委員會」，爲什麼又要加上成都這個「渝」字，難道成都是在「川康」之外的一個地方？如果說「渝」是四川的省會，那麼，又有什麼不加上西康的省會？

據說：這個「渝」字就是王瓚緒要加上去的，因爲他已暗中接受了中共要他接收成都的任務，他爲了將來有所本，要把成都的接收任務擴而大之，以便接收整個四川與西康，因此堅持要把成都成爲這「民眾自衞委員會」的中心，以便發號施令，總攬全局。故其名雖是川、康兩省，其實，一切把戲都是以「渝」市爲重心。再則，西康是劉文輝的天下，四川的勢力，他也不及鄧錫侯，王瓚緒可以掌握的，也只有一個成都。這才把名稱改爲「川康渝」。

居心叵測圖謀不軌　一發未中再接再厲

可是，這個組織一出現，馬上便被當時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反對，發起兩省民眾自衞，可發生一

但不知爲何，這個組織谷受到西南軍政長官張羣的支持，贊成成立，認爲「川人治川」，發起兩省民眾自衞，可發生一定的戡亂作用。於是，在一個反對，一個贊成的矛盾情勢之下，這個組織應否成立，便改到行政院去了。當時任行政院長的閻錫山是同意王陵基的看法的，但因贊成的人是張岳軍，閻老總不便決定，將雙方意見彙到最高當局請示。結果極峯也認爲王陵基的看法正確，未有批准，這個組織也就胎死腹中了。

到了一九四九年秋季，共軍大舉南下，西南局勢緊張，國府爲了應變，同時發表了王瓚緒與唐式遵出任西南軍政副長官，分別兼任西南游擊第一、二路總司令。王瓚緒爲了達成中共賦予他接收成都的任務，他將第一路游擊總司令部設在成都，馬上把原駐成都的川西補給司令曾慶集拉在一起，委任要爲副總司令。既可得到補給上的便利，又可等到必要時反叛中央，代表中共接管成都的張本。

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中央軍胡宗南的部隊撤出成都，退往西康，通電「起義」的四個叛將又在彭縣。這時，王瓚緒近水樓台，活躍異常，馬上以西南第一路游擊總司令的名義，派其副總司令曾慶集兼任成都警備司令，眞個接收成都了。第二步便是與在彭縣起義的四人爭名立功。第二天又成立「治安委員會」，推熊克武任主任委員，王瓚緒自任副主任委員。在所謂治安會議席上，有一個熊克武的代表說過話。王瓚緒也公開表露身份，說他於中共未渡江之前，便與中共接洽好了，中共中央派他接收成都。大有「老子四川第一」，是中共中央派出的「欽差大臣」一樣「威水」。

因此，他不但命令留在成都的大小軍、政、警、憲等單位，向他設在成都文廟後街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接洽投降，還敢於拒絕由劉伯承委出「川西人民保衞軍總司令」郭勛祺進入成都，以示他的來頭大過郭勛祺。

不過，王瓚緒的「治安委員會」成立第三天，熊克武卻在報上發表聲明，義正詞嚴表明態度說：「我是國民黨的老黨員，雖不能創造歷史，也不能改變歷史，我從未向中共接洽，亦從未派任何人代表我出席治安會議……」這，無異是拆王瓚緒的台。比這更使王瓚緒難堪的是，他幾次派人到龍泉驛前線共軍指揮部歡迎劉伯承入城，劉伯承一直沒有踏進成都一步，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才由賀龍由劍閣趕到成都，到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又把成都的接收任務，全部移交給共軍十八兵團。以後，他的倒楣也隨之降臨了！　（十一）

三郎

南京生死鬥

白萍譯

七：他知道自己開槍並沒有射中戈科夫

「即使他會殺了我，你也不在乎！」她低語道。

「並不是這樣說，」伍特很焦急地道：「燕玲，你知道，我愛你的，我知道自己並不善於詞令，不會向你作清楚的解釋，但你必須明白，我願意作任何犧牲以制止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你的身上。現在，可以說，我們兩人都已經很幸運，我們都沒有被他殺死，而現在我們有機會可以抓到他。你很快就可以復元的，好吧，你現在不要說話了。你一會兒就到醫院去，我明天來看你，你心情好一點的時候，我們再談吧！」

她轉過頭來，再看着他，她的一雙眼睛是冰冷和遙遠的，她的臉色慘淡，她的櫻唇先顫震了一回，然後說出話。

「我不要看到你，我絕對的不要再見到你，伍特，」她閉上眼睛道：「我們之間，已經完結了，永遠的完結了，這樣對大家都有好處，我現在知道你所說的愛的意義是什麼了，而我不再要你那種愛。不要再來見我。我不要再和你談話，你遠遠的離開我。你現在就去吧！去追蹤他，你現在所眞正急於要做的就是追蹤他和殺他。」

他聽到遠處傳來救傷車的「嗚嗚」之聲，在這樣的淒風苦雨中的寒夜中，特別有動人心弦之感。大門開了，又關上，傅利林進來，他的年青的臉孔顯得很嚴重似的。伍特起來，驟然感到手臂上一陣劇痛，不禁苦着臉孔。

「戈科夫有下落麼？」

「還沒有，」他說，一面注視着狄燕玲：「她的傷勢怎樣？可以復元麼？」

「當然可以的，」伍特的聲音突然變得有點粗暴了，然後，又溫和地，道：「你看來是很累了，留在這兒陪着她，好嗎？救傷車正在駛來，你要請醫生和醫院方面盡最大的可能救治她，好嗎？我現在要去追蹤戈科夫，不能放過他的。」

「你自己也應該看看醫生呢！」

「遲一步再說。」

伍特出到屋外，雨已經停了，但依然寒冷，潮濕，並且很昏暗，從東面海灣吹來冰也似的冷氣，沒有人理會到左丹斯基的屍體，仍舊躺在地上，他越過這屍體，沿着小徑向北面的樹林走進去，這座樹林是和海灣相連接的，他深深呼吸這冰冷的寒風，自己安慰着自己，狄燕玲目前陷入了震驚的狀態中，她並不知道自己說的什麼話，明天大抵就沒有事了。他和她之間非得和好如初不可，所以，他們一定會和好的。但另一方面，他仍在擔心着，焦慮着，他會永遠的失去她了。

他下了很大的決心，才能夠毅然的離開屋子出來，一心一意去追蹤戈科夫，在樹林中的一這條窄窄的小徑一直通到海濱去。左手持着手槍，小心地前進，右上臂的傷勢依然感到痛楚，但已沒有時間顧及自己了。在左面，是通往內陸的道路，燈光在照耀，葛雅田召來的增援人員和梅斯達正在搜索着。再過幾分鐘，將會有更多的人員趕來協助搜查。但戈科夫已曾經在同樣情形之下逃出過包圍網了，沒有理由認為他今次無法逃脫的；他自己在狄燕玲身旁已經耽擱了十分鐘的時間；一個有足夠訓練的人員應該已經逃脫了。

伍特高聲招呼梅斯達，向燈光照耀之處走過去，沿着樹林邊緣的小路向北而去，這是一條狹窄的泥路，在冰凍天氣之下僵結了。前來增援協助搜查的人員都集中在這一帶，要建立一條封鎖線，把戈科夫封鎖在海岸上，無法滲透逃進內陸去。

一輛汽車急駛而來，瑪利蘭州警察當局再有三人趕來增援，參加攔截搜索。伍特吩咐由梅斯達負責指揮截查工作，他自己一個人向海岸方面進發。他自己知道狄燕玲對他批評的幾句話說得很對，他急於要追蹤，搜索，找到戈科夫，解決他。伍特急於要自己親手殺掉戈科夫，以洩心頭之恨，所以，他要自己一個人去搜索。

他右臂上的彈孔已停止流血了，但他得小心避免傷口再次被碰裂，左手持着手槍，在樹林之間，沿着彎彎曲曲的小徑向前走着。積聚在樹葉上的冰冷的雨水，不時的隨着冰冷的寒風，一陣陣的灑下來，他不斷的感到全身寒顫，在出到岸邊時，寒風更冽，使他感到身上的濕透了的衣服更是一片難以忍受的冰寒。

他看不到有任何人走過的一點迹象，但這可能一點意義也沒有，有人剛剛走過去，而一點迹象沒有留下來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他向北沿着樹林的陰影下面走着，一直走到射獵水鴨者所喜歡逗留的沼澤地區，幾座射獵野鴨的藏身小木屋，散列在長草之間，伍特小心地逐間檢查過，然後繼續前進。

他所走着的一條小徑折向內陸而去，然後，又轉回頭，向海岸折過去，今次，轉到採蠔的小海灣以北，湯姆的小汽艇仍在海灣上的蘆葦上，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它的桅燈照耀着。但並沒有聽到它的引擎聲，很顯然的它是在下碇。而他也看不到甲板上有任何人。

約翰太子槍會的會員們很喜歡在這一帶射獵和射靶，所以，槍會在岬嘴上建了一間小房子，

俾會員們休憩之用，伍特和狄燕玲這兒散步已經很多次了，對這一帶地形是十分熟悉的，在這一間小房子和獵捕人員集結，建立起封鎖線來的地點之間，隔着一道沼澤區，潮水漲時，淹浸這沼澤的。伍特轉過頭去看，搜捕人員的燈光，被樹林攔阻了。他把手槍舉高一點，向岬咀走過去。

在沒有手電筒的照射之下，一片昏黑中，伍特摸索着前進，很小心地，很緩慢地走着。只有遠處的北方，約翰太子鎮的街燈，在低懸的雲層下反映出矇矓的光線，打破了這一片漆黑，但這矇矓的光線，只看得出矇矓的陰影來，海灣，岬咀，沼澤上的蘆葦，岸上的一片陰森的樹林，伍特摸索着，已經前進到距離槍會的小房子只有二十碼左右時，他的一雙久受訓練的眼睛方從昏黑中看得出這房子的輪廓來。這座房子前面，是一座小碼頭，伸出海岸，兩艘舢舨拖上岸來，翻轉了擱在岸邊上。伍特看看碇泊在蘆葦中的小艇，再看看這座低矮的平房的陰影，突然地，他斷定已追蹤到目的地了，戈科夫就在這兒藏身着，或者是就在附近，他的直覺在告訴他，就在這兒，隱藏着危險！他僵立着不動，向四面小心地觀察着，聆聽着。冰冷的海潮拍岸之聲，有節奏地傳來，寒風的嘆息，身後樹林的枝葉在瑟縮地响動着，他的久經訓練所培養出來的判斷力，在勸他馬上回頭去，率領一隊人來圍捕。但他的復仇心理强烈地催迫他前進，親身收拾戈科夫，以雪心頭之恨，這是他和戈科夫兩人之間的一筆帳，他要一個對一個來清算這筆帳。

在寒風颯颯的昏黑中，一點也沒有任何的活動。他再向前走，逐步的迫近這座房子。現在，他看清楚了，在岸邊上的一艘舢舨，並不是拖了上岸，翻轉擱着，而是在水中浮動着，一條纜縛它在碼頭邊，他的心臟跳動加速了，轉頭向房子走過去。

槍聲和向他警告的尖叫聲同時響了。

槍彈是從這座房子射出來的，尖叫聲則是碼頭下面的陰影當中叫出來的。伍特立即撲倒在地上。這尖叫聲顯明是女人的聲音，並且，再一次尖叫，既尖銳，又清楚。他聽不清楚她在說些什麼，但很顯明的她是在和對面的小房中的開槍者說話，在她對面的是一名男子，埋伏着，突襲伍特的。

伍特再留意觀察，很清楚地知道了，突襲他的就是戈科夫，向他警告的女子正在用匈牙利語對戈科夫說話，說得很急很厲害。戈科夫的答覆是對她咒罵，跟着，又是一聲槍響。然後，隔着一道沼澤的對岸，搜捕的軍警高聲叫嚷了，他們聽到槍聲。

伍特躺在地上，無法抬起頭來，戈科夫的槍擊在威脅着他，他的胸部和肩膊都感覺到痛不可當，因爲他剛才撲在地上時，是直覺的行動，沒有顧慮到自己的傷口。現在，傷口再流血了，一會兒，他感到躺着的地面在旋轉着。

「這邊來。」那女人的聲音道。

伍特並不認爲自己能夠站起身來。他全身感到軟弱無力，腹部靠在地面上，很勉强地抬起頭來，他看到一條黑影從小房子跑出來，向一片漆黑的沼澤區跑過去，他左手舉起，手槍射擊，一發，再發。他的視線模糊，女人又在叫他。他勉强地雙手雙腳撐持在地上，要站起來。他知道自己開槍並沒有射中，那奔走逃跑的黑影就是戈科夫，他已逃脫了。

他並不了解發生了什麼事情，但仍轉身向海岸走去。他的雙腿軟綿綿的。更使他驚駭的是：臂上鮮血滾滾流出，沿着手臂而下，到了指尖，流到地上去。

那女人從碼頭陰影下走上岸來，手中持着手槍，她頭上是一件紅帽子，就是從紐約一直跟蹤他的紅帽女郎。

「噢！你眞蠢！」女人道：「你竟讓他逃脫了。」

「你是伊洛娜麼？」

「你以爲還有誰呢？」她憤然道。她走到他的身邊。槍在手中，他可以看得到她臉上的憤怒的表情，「你怎樣了？你受傷了嗎？」

伍特耳朵轟隆一聲巨响。他伸手過去要取這女子的手槍，但這手竟不聽指揮，向一旁垂墮下去，他驚駭地看着這手，跟着，感到雙腳發軟，他向前傾倒，跌在地上。

不曉得什麼時候，他終於醒來了，發覺仍是黑墨墨的，聽到奇異的機器響聲，且有全身不斷晃動的感覺。

跟着，他感到有人放手在他身上，聽到女人說話的聲音，他仔細地聽聽是不是有人答她，但沒有別人的聲音，也許她是在憤激地自言自語。然後他被人推動拖起來，頓感到傷口異常疼痛，好幾分鐘昏了過去，等到他再張開眼睛時，仍未能確實知道究竟是什麼時候和身在何處。他只知道全身在顫動着，似乎引擎在發動，他所臥着的床舖不斷地搖動，抬頭看到銀色的光芒，廻非人間的光線，這一點，他判斷準確了，因爲，他轉過去，看到這是從小圓洞透進來的月光，天上，陰雲已消失了，半輪明月在照耀着，天空中一片清淨，這半輪明月遙遠和冷冰冰地，小海灣中，一片銀色光芒。他然後知道自己身處船上，大抵就是在那艘採蠔的小汽艇上。

他轉頭看看狹窄的船艙內的情景，坐在對面的船艙上的是一名老頭子，在向他獃獃地看着。伍特以前可沒有見過這老頭子，滿頭灰色亂髮，久經風霜的臉孔，濃眉下的一雙眼睛，好奇地對他端詳着，這個老頭子連牙齒已沒有了，他的牙肉先動了一回，然後說話道：「很不舒服麼？青年人。」

（未完）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萬人意見

中共策動台灣獨立 二十年來不遺餘力

編者按

今年二月十八、十九日，星島日報鄉情版刊出蘇毅成先生撰「台灣獨立運動與中共」一文，將中共從一九五二年起，陰謀搞台獨的證據及以後一連串支持台獨，與台獨分子相呼應的證據刊出，特轉載本刊。希讀者注意這個問題，瞭解「台獨」的眞相，及最近港共因戴不起「新漢奸」的帽子，左報表面上不得不反對「台獨」，而小爬蟲亦步亦趨也反「台獨」的原因。——全文如下：

沉寂了多時的所謂「台灣獨立運動」，最近以來忽然成爲國際間的一項重要新聞，鬧得台北及東京間滿城風雨！據來自東京一月二十二日的電訊報導：「台灣獨立聯盟的東京支部首領辜寬敏說：獨立運動領袖即前台灣大學教授彭明敏，已於日前逃出台灣，將自寶島外進行顛覆中華民國政府。」又說：「彭明敏的獨立運動，久已獲得海外學生共一萬〇四百人的支持。……現在全球台灣人求取的獨立組織，於一月十五日由海外台灣學生建立，其地區總部則分別設在紐約、多倫多、波恩、巴黎與東京等地。……」因此，一般論者認爲：台灣獨立運動份子已遍佈了整個世界，而成爲台灣國民政府心腹大患！並且把煽起獨立運動份子的責任推在日本和美國頭上。

不錯，這位現年四十六歲的彭明敏，與日本朝野人士都有着密切的關係。因爲，他出生於台灣時，正是日本統治台灣的期間，自幼受到日本人的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又是東京大學的四年級學生；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當美國以原子彈轟炸長崎的時候，彭明敏曾被炸去一條左臂，其兄更死於原子彈之下，其後又分別留學加拿大多倫多麥克基爾大學，及巴黎大學並先後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所以，他不獨與日本人有着密切的聯繫；即在加拿大和法國，也有不少同學與熟人。

換句話說：彭明敏這次逃離台灣，很可能得到日本、加國及法國的幕後協助。由於六年前，法國已與台灣國府斷絕邦交而承認了北平政權；加拿大近年來也急欲與中共建交而不惜出賣台灣國府。日本雖然與台灣仍維持邦交，但多年以來，它對北平的態度非常曖昧；尤其最近更公開表示積極接近中共，而對台灣的野心亦甚明顯。根據「泛亞社」二月二十五日的電訊稱：「受東方某國唆使搞台灣獨立運動之彭明敏得以逃離台灣，係由某國在台灣人員從中策劃之結果。彭明敏係一個月前在台灣登上一艘東方某國之貨輪，未帶任何行李，亦無護照或旅行證件，該輪抵達日境後，彭某曾赴東京與古某晤面，此後即不知所踪，但外傳彼已前往瑞典事並不可靠，所謂彭某在瑞典致其在台家屬報平安之電報，乃歐洲方面之該運動人員從瑞典發出者，彭某本人相信仍在東方某國。……」

所謂東方某國，顯然是指日本的可能性最大；同時企圖再窺伺台灣的野心，亦是日本爲最明顯。祇是拘於戰後中日和約的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一切權利、名義與要求。」並聲明：「本條約對中華民國國民的名稱的使用，包括台灣澎湖的居民在內。」日本更承認：「凡由於中華民國過去、現在、或將來在台灣實施的法律規則而獲得中華民國國籍者，都是中華民國國民。」這樣一來，台灣屬於中國領土，永無爭辯的了。除非中共使用武力奪取台灣外，日本當無直接由國府手中再度奪回台灣的方式。因而使用變相的手法，利用「台灣獨立運動」份子要求台灣獨立的自決；如果這一要求能夠得到聯合國大多數會員國的支持，在聯合國監視下由台灣居民投票表決後，再由聯合國委託日本托管台灣的話，那末，這個曾淪爲日本殖民地達五十一年的寶島，不是又重歸日本人的懷抱了嗎？所以，日本積極支持台灣獨立運動。

以上方式不僅不會開罪中共；而且正中毛澤東的下懷。由於二十年來，毛共的處心積慮，其主要目的在消滅國民政府，而並不重視台灣這塊土地。這可以從以下幾個例子證實：

㈠毛澤東在一九五二年起草的那項所謂「世界革命方案」（亦即後來的所謂「偉大戰略部署」）中，第六項特別指出：對於「解放」台灣，原是我國內部問題，任何帝國主義都不能干涉。因爲政府對於人民所作的保證是，台灣爲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必須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目前認爲要避免以武力奪取台灣，那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進入聯合國，或者可能有助於解決此一問題。若有嚴重的阻碍而不能把台灣即時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管治，則暫由聯合國托管台灣作爲一個居間步驟，到相當時期後再行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可予以考慮。這說明了毛澤東在十八年以前，爲着消滅國民政府而不惜出賣台灣的領土主權，因此，當時盛傳「聯合國托管台灣」的風聲，甚囂塵上！

㈡中共對於海外的滲透工作和統戰手法是無孔不入的，它對東南亞各國甚至整個世界都積極地進行滲透；尤其對台灣的滲透更不遺餘力！大家都知道，中共最早派去台灣活動的間諜是台灣籍的謝雪紅，因無法展開其工作而逃離了台灣；後來便有國府國防部次長吳石等人的地下組織，亦被國府當局所破獲，致令吳石及李玉堂等均遭處決！接着進行分化工作，於是乃有一九五八年雷震事件的發生。據傳雷震於一九五七年在他主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上，發表一篇「反

攻無望」的論文而被指為煽動、誘惑、挑撥、分化及中傷等罪名，被處有期徒刑十年。

㈢中共對於台灣內部的滲透工作和地下組織連遭打擊之後，便不擇手段利用台灣搞獨立運份子，以圖達其目的。而搞「台灣獨立運動」的開山鼻祖是廖文毅。當時中共統戰份子認為廖文毅有足夠利用的條件，作為從台灣內部去顛覆國民政府的主要人物。因廖文毅是不折不扣的台灣省雲林縣人，他不僅先後留學日本和美國，得密竭根大學碩士及俄亥奧州大學化學工程博士等學位；且曾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工學院，能操台語、日語、英語；並在國內服務多年，先後擔任過浙江大學工學院教授、軍政部兵工署技正、台灣實業公司董事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工礦處技正、台北市工務局長及公共事業管理處處長等職；又在台灣創立了「台灣憲政會」、「台灣自治研究會」和「前鋒」雜誌，反對林獻堂而極力鼓吹台灣獨立自治。

就當前在台灣的所有台籍人士中，像廖文毅這樣具有經歷和學歷條件的還不多見。他除了在台灣本地擁有一部份潛勢力之外，即對中國大陸情形也很熟識；特別是對日本和美國的關係，顯然更為密切。因此，廖文毅當時成為多方面注意或爭取對象。正如「紐約時報」一九五二年七月九日，以「誰是中國眞正第三勢力」為題的一篇論文所說：「蔡文治、李宗仁和其他各地自稱為民主人士的人都不是眞正的第三勢力，而眞正具備了這種力量的還是台灣人。」事實上，當時無論台北國府或北平中共偽政權，對於那些散處海外各地的勢力都不怎樣重視，而唯一注意的即是台灣本島搞獨立運動人士。

假如讀者們不健忘的話，相信還記得一九四七年廖文毅在九龍成立的所謂「台灣再解放聯盟」的動機，可能就是被中共利用的第一步。這一內幕眞相，直到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當台灣國府當局破獲蘇聯內政部國家安全處派往國外潛伏台灣活動的間諜李朋一案時，才得悉中共利用廖文毅在海外從事政治活動的情報。其後的關係卻愈來愈複雜，幕後利用或支持廖文毅的除中共外，尙有美國姑息主義份子及日本野心份子。一九五四年二月，廖文毅由香港經馬尼拉偷渡到日本，並在東京公開成立其「台灣民主獨立黨」。一九五五年接着成立了「台灣共和國臨時議會」，自任名譽議長。一九五六年又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自任大統領。一九五九——六一年間，廖文毅會先後僕僕於東京、馬尼拉、香港、日內瓦及華盛頓、紐約等地，分別與美國和中共海外的統戰份子接頭。

一九六二年廖文毅在東京、橫濱各地掛上「台灣獨立統一戰線」的正式招牌，自任總裁。當時中共派在東京的統戰份子，也極力與日共合作煽起中國旅日的僑民和學生，加入廖文毅所領導的獨立運動組織；尤其是從台灣方面去日本的人更受到它們的影響。據台北「聯合日報」駐東京記者報導說：「台灣著名的游泳健將高嘉弘到東京即受到它們的蠱惑而走入歧途的。」一九六四年由台灣偷渡到日本的周鴻慶，也與「台獨」有關，後來因日本拒絕國府拿出引渡的要求而導致中日關係惡化。同年六月十一日，中共「新華社」發表社論表示同情日本要求美國歸還琉球。表面上是鼓勵日本反美，實則是變相地鼓勵日人加緊分化台灣；因而引起前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當時公開提出了有關「台灣地位」的問題。一九六五年一月，彭明敏代他的學生草擬一份「反蔣」的宣言而被捕，經法庭審訊後，判彭明敏八年有期徒刑。當「合眾社」同月發出這項電訊後，中共「新華社」則大做文章，指台灣國府「推行暴政，虐待了台灣人民」。由是反映出：中共不單是利用過廖文毅，即以彭明敏和其他「台獨」份子也有密切關係。

實際上，彭明敏入獄不久便獲得國府蔣總統特赦了。其原因有二：㈠是彭明敏表示覺悟，並寫了一份悔過書說：「我唯一的希望是要求政府饒恕我，給我一個自新的機會。我是富有感情的人，知道如何表現我感恩之忱。如蒙特赦，我將盡力為國家及社會服務。」因此，彭明敏遂得恢復自由。㈡是同年五月十四日，搞台灣獨立運動的最高首領，自封「台灣臨時政府」大統領的廖文毅，卻宣佈放棄其十多年來的獨立運動，解散其組織並發表聲明敦促所有和這組織有關的海內外份子，一律幡然歸來參加國民政府的反共陣營。

同時，廖文毅也公開承認：他在海外搞台灣獨立運動歷經十七年中，曾被中共所利用並獲得日本與美國許多私人團體的資助，在東京還遺下一幢洋樓呢。他又表示在一九六四年當周鴻慶事件時，他便很想返回台灣侍奉他那年達九十二歲高齡的老母，但始終被中共統戰份子和日本野心家所包圍而無法脫身。直到一九六五年三月，才由國府駐日大使館以廖士康化名代他辦理離境手續和護照，悄悄地離開東京；且他所乘的飛機抵台北後，駐日大使館始向日外務省透露其眞相。這一戲劇化的演變和發展，對國府來說，在政治顯然獲得了一次重大的勝利；相反地，對中共卻是一大打擊。然而中共不僅未因此而罷休，且變本加厲地出賣台灣。在美毛「華沙會談」一百三十多次中，沒有一次不是中共要求解決台灣問題而鬧僵。其與加拿大談判所謂建交，亦以解決台灣問題為主題。尤其是日本要想積極改善對中共關係，更非加緊支持台灣獨立運動以消滅國府為交換條件不可！（轉載星島日報）

日本人在台灣辦大學 我政府應該堅決拒絕

萬、張二位先生：

弟今（二十六日）閱快報得聞日人正想在台辦大學。而日人遲不辦早唔辦，正在「台獨份子」在日大事活動台獨之際才來辦！日人想以文化侵略台省之野心，昭然若揭矣！在戰後之日本，謀求重佔台灣，一方面支持台獨份子在日之活動，另一面卻在台辦大學，我政府為何准許日人這樣做呢？現時日本之經濟已加緊控制台省，若在文化上侵略我國，這樣是不能容忍的。望蔣公如快報引法蘭克之名句所說：「你最愛你之鄰居，但不要撒去籬柵」。現請貴刊將此日本人辦大學之事，與台獨份子之事共論之，好讓我廣大同胞認識日人之野心！　敬祝

編安！

一畢業生上七〇年二十六日

加國蒙城讀友調查中文書刊市場報告
萬人雜誌及本刊所出單行本供不應求
文藝書刊僑民不歡迎所講古仔不文藝
名作家的名作品抄自謝冰瑩女兵自傳

萬、張二先生：

這篇東西不是對你們捧場，而是經過我調查的實情，因為擁護你們的立場，特地寄予發表，倘你們認為有發表的價值，就將它發表吧，如不，將它扔掉可了。

黃江上

由於年前加國的移民條例比前放寬，年來由港來的移民激增，尤其經過兩年前的五月毛蟲暴動，不少香港商人技工紛紛擁向這個地廣人稀的新興國家來，以蒙城而論，據說十年前還不過數千僑胞，現在據不完全的統計，連土生土長已有二萬多了。

蒙城也像其它大埠一樣有一個唐人街，但華僑不是集中在華埠居住，星散在全埠的每一個地區，所以華埠只是一些商店而已，而各商店裝飾又不像中國化，當一個外來的遊客抵達華埠時也不會覺得有濃厚的中國文化色彩，留落深刻的印象。

蒙城雖然有這樣眾多的華僑，關於一切文娛的設備是少得可憐的，假如你要到蒙城華埠去找些娛樂消遣，擔保使你失望，當然你是一位雀友，也許會有三缺一的等你撓四圈，可以消磨時間。除此，另一去處就是到國民黨分部附設的廣智書報社去閱讀你歡喜的書報。此外，再沒有其它去處了。

由於華僑社會缺乏文娛設備，且華僑已越來越多，在工餘之暇，每日只有閱讀書、報、雜誌自娛，倘若有人調查讀書濃厚興趣，蒙城華僑或不會得頭獎，想說能入圍，何以見之呢，可由下列事實證明。

幾年前，華埠不過一間中文書店，現在已增加到四間書店了，每間書店售賣着由港、台運來的各種書、報、雜誌，形形色色，有左有右有中間，不過左派的報紙雜誌，只是在那裏點綴而已，每次寄來只是少得可憐的三兩部，雖然是這樣少，仍沒有顧客光顧，放在書架上，任它灰塵蓋面，儘管左派的報紙雜誌，比反共的價錢平得多，但華僑的着眼處不在價錢上，而是不甘自我精神虐待，看這種千篇一律又長又臭的歌頌八股。也許有人會說，這裏的華僑太反共吧？這當然是原因之一，其次是他們的內容太空洞，除一些閉門造車的大豐收與建設宣傳外，就是一些肉麻的歌頌文章。試想想，處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時間就是金錢，誰願把可貴的時間放在無聊的報紙雜誌呢。

據筆者調查所得，由港來的書、報、雜誌，最多人歡迎的要算雜誌，雜誌又可分三大類，第一武俠小說銷路最大；第二是有戰鬥性及爆炸性的書及雜誌，如「萬人雜誌」，及她屬所出版的幾部名著如「江青醜史與艷聞」、及「羣丑鬧香江」與「紅線女的情夫」……這幾部書，真是供不應求，筆者就是為了這幾部書，到華埠兩次走了一個空；第三是文史性的雜誌，以「春秋雜誌」為代表，其它如學術性的雜誌，如「明報」月刊的銷路也不錯。至於什麼文藝雜誌就等而下之了。文藝雜誌華僑不願讀的原因，不是華僑沒有欣賞的能力，而是沒有文藝的價值，要不是其中有幾篇雜文可以一讀外，其它的「古仔」，我想離文藝的水準太遠了，如香港文化「名流」出版的那部成名「傑作」，一頭一節我就發覺抄自謝冰瑩教授的「女兵自傳」，由此可知其餘的部份倘不是抄自其它書，我想定會摘取它書的精華改頭換面的套進書裏去，當然書裏還有很多是矛盾不能自圓其說的，總之，那部書不是創作是無可懷疑的。

婦科專家是黃綠
合法墮胎有必要

（黃江）

最近，本港一名「婦科中醫」，因嫌疑替一女子墮胎，弄出命案，被判誤殺罪成立。這是一個社會悲劇的縮影。

我們稍為留心社會新聞，便明瞭近年社會的色情風氣那麼囂盛，到處是少女的陷阱。無知的、純良的少女，被不良風氣侵染，一時貪慕虛榮，泥身苦海，她的一生，悲慘的命運就這樣鑄定。近日新聞上公佈的因墮胎慘死的女子，就是其中的例子。

這年來，社會賢達，曾在報上、電台上發表香港應否訂立「合法墮胎」的法例，這是有價值的討論，是嚴肅的問題。

記得十多年前一位年輕的電影女演員，因為在極不尋常的情況有孕，請一位黑市醫生暗裏替她「墮胎」，但失敗了，女演員就此喪生。這是一件當年轟動香港社會的新聞。據聞給那女演員墮胎的無牌醫生，曾受過正式現代醫學婦產科訓練，只限於法例，不能在本地註冊；他的「失手」，可能限於設備及消毒等因素。其實，即使是正常的合法墮胎，如在日本吧，亦不是百份之百保證安全，不過成功墮胎的百分率是提得很高。

這樣看來，在設備完善的療機構下，作合法的墮胎，不是完全沒有危險；那本港「婦科醫生」「包通」的廣告，充斥各大小報章，街頭巷尾，而「包通」即墮胎的可能暗示，比起十多年前給女演員墮胎的無牌醫生不公開暗示來得猖獗，大有管制的考慮。

事實上，所有「婦科專家」並不是註冊醫生的婦科專家；但這些人掛上婦科專家的招牌，使人錯覺以為就正式的專家及專科。日前，墮胎慘死的案件，被告人便是掛「婦科中醫」牌。判案的法官表示：「這種事值得重視。」這擔心不是多餘的。

眾所週知，中醫婦科裏頭「經、產、胎、帶」這四種婦科病，其中的產科向由「執媽」經手，中醫的產科很幼稚很落伍。至於避孕、落胎的方法也不可靠；何況只限於內服藥來「避孕」、「落胎」。可是，報章上透露的「婦科中醫」墮胎出亂子的各案，經常都是「儀器」，又挖又搗的。

由目前的少女墮胎時有所聞的新聞看來，今後不法墮胎或由墮胎慘死的悲劇案件，必然會繼續演出。而且一些由於子女太多，而無能力管教的婦女，也往往千辛萬苦籌一筆錢找門路去「搞掂」。為社會幸福計，對色情的泛濫，應從速設法遏止；對「婦科醫生」的招牌及廣告，要考慮管制；對「墮胎合法化」這社會問題，繼續要求答案。

李蘭

美國印第安省讀者介紹當地治安

警車私用可以防止犯罪
功效神奇香港也可效法
辦法雖好香港不同美國
汽車少警察多罪犯更多

美國印第安省的印第納布利斯市是一個幸運的城市，因它有位精明能幹的市長。三十八歲的李察·路加市長是前旦利遜大學的學士。印市不獨有位賢明的市長，它的警察當局更是不斷在求改進中。局長由四十四歲的溫士頓·邱吉爾任職，他和他四十三歲的助手法蘭·士柏連同是路加市長所委任的。

一年前，路加市長和邱吉爾興起了異想天開的念頭。為了防止市內的犯罪案件發生，他們命警察們於下班時將警用汽車駛回家去。

「在你們休班的時間內，這些汽車是你們的。」邱吉爾局長對驚奇萬分的警察們說。「你們可以用來載太太去購物，載兒女去看電影；那些未婚的，如果你們喜歡的話，可以用作載女友遊玩去。我們的目的是將這些髹上警察字樣的汽車駛到街上，使人們見到。同時，請你們將車上的收音機經常開着，並留意緊急的召喚。」

由是印市的街道上現常有四百五十輛警察用汽車。

助手士柏連說：「因為有了此種制度，我們的休班警員曾捕捉到超過一百宗案件的犯罪者。我們曾因此制度而破獲了一宗銀行械劫，幾次酒吧持劫和其他各種罪案。」

「在過去，我們祇有一百一十輛警用汽車經常在市內，現在我們已有四百五十輛於每日廿四小時出現在街道上；而我們的市民對此舉都極表歡迎。」

「有次一位休班長官正與他三歲的兒子駛着警用汽車在市內行走，突然收音機播出有一酒吧被持劫的案件。這位長官馬上駛到現場，並協助他們將劫匪拘捕。」

印市的警察們於用車之餘，還經常樂放將公用汽車予以料理，善加保養。

邱吉爾局長的聲名日噪了，他的朋友與他閒談時常以此事取笑於他。但邱吉爾局長對這些成績仍未感滿意，他計劃將這警車私用的制度一併推行於六十名偵探人員方面去。

「這樣一來我們將整天有五百一十輛警用汽車在街道上了。」士柏連說：「而這數字在全市擁有一千零八十六名警員中是不俗的了。我們的計策甚為成功；犯罪率不斷在下降中。因為街上既有警車，附近一定有警察。這無形中防止了許多案件的發生。」

（吳文廸）

張老編：

前寄上拙稿「也是觀人於微」料已收到。今有譯稿一則，名為「印市的治安制度」。此文原刊於一份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巡遊」周刊。未知能否刊載於萬人雜誌上？若否，請轉到星島日報美洲版。如不可能，請將稿件退還。　專此即頌

文安

後學吳文廸敬上

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三日

（編者覆：前稿未收到，這類性質的譯稿，嚴格的說，連刊在萬人意見亦不適合，這次是當成「海外奇聞」介紹。可寫一點與華僑有關的事寄來，如要退稿，請附郵資。）

簡覆

(一)自齊乂簡先生徵求莫泊桑小說集之啟事刊出後，有數位讀友願無條件借閱，盛情可感，想必都是希望齊先生寫出第二篇「比較談」之類的妙文。此書齊先生已借到了，謝謝各位。

(二)簡又單先生：你的信已收到，謝謝你的關注，你所懷疑的這位作者，他已經盡了很大的力量，因為你不瞭解，所以有此誤會。這位作者是我們的死黨。——編者

君子可以欺其方　揭穿陰謀向右轉

教授學者全醒悟　炒埋爬蟲有一碟

反台獨出現雙包案
全港知名人士簽名
剩下一小撮半天吊
賊喊捉賊弄巧反拙

編者按：自三月十四日五十人以廣告方式，在明報刊出反對「台灣獨立」的聲明後，因爲內幕重重，經本刊一二五期「新聞以外」揭露眞相，使若干不明實情的簽名人士，爲之駭然！才知受人欺蒙利用。三月二十日，全港各自由報章，同時發佈「文教、新聞、影劇各界人士，聯名發表宣言：反對台灣獨立運動」，原在十四日明報廣告中有名之教授學者如李璜、唐君毅、牟宗三、黃文山、胡越等人，均參加這次堂堂之陣，振振之旗的簽名。這樣兩相對照，讀者便可發現這宗雙包案的眞假貨色了。

茲將二月二十日各報刊出反台獨宣言及簽名人轉列於次。

【本報專訊】港九文教新聞影劇各界知名人士百餘人，昨發表一項反對台灣獨立運動宣言，其全文如下：

台灣從來是中國領土，台省居民本來是中華民族的一部份，甲午中日戰後，馬關條約規定割讓日本，台省同胞曾奮起抗爭，歷久未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蔣總統參加的開羅會議宣言，規定所有日本竊奪之中國土地，如「滿洲」、台灣、澎湖均應由中華民國恢復之，戰後國軍光復台省，曾受到台省居民倍極熱烈的歡迎。一九五二年中日訂立和平條約，規定日本同意廢棄一九四一年以前與中國所訂立之條約及協定。以是台省的重歸中華民國版圖，不僅在法理上有堅強根據，而且符合台省同胞的一致願望。

乃近有所謂台灣獨立運動者，在海外受國際陰謀分子支持，進行分裂中國台灣領土的宣傳與行動，同人等表示一致堅決反對，並願強調聲明台灣省爲中華民國領土，現爲中華民國政府復興的基地，不容有任何分裂運動破壞國家民族利益，或假借台獨運動進行其別具用心的陰謀，謹此以宣言！

黃麟書、李璜、吳俊升、沈亦珍、唐君毅、牟宗三、黃文山、羅香林、胡建人、凌道揚、周鯨文、王健武、林翼中、陳訓悆、李秋生、熊式一、江茂森、陳炳權、鄭潤才、黃也白、謝伯昌、陳孝威、黃毅芸、任畢明、馮鎬、曾恩波、張國興、周異斌、黃石華、陶振譽、張儀尊、任國榮、張翰書、卜少夫、陳克文、黃同仇、陳樹渠、吳壽頤、鄒文懷、董千里、涂公遂、黃震遐、譚維漢、楊書家、黃天石、簡又文、劉家駒、周卓懷、王叔陶、蔡熊瑞、羅永揚、劉子鵬、蘇錫文、潘宗堯、陳經國、謝寶華、陳一平、李會桃、徐渠成、羅君實、湯增敭、馬鶴年、袁秋楓、朱旭華、岑衍璟、鄧堯佐、朱夢曇、譚伯權、李少穆、唐國明、羅大健、陳錫餘、梁永燊、姚立夫、陸海安、潘銘祥、蔡逢甲、宋宜山、陳劉篤、張祥雲、張六師、麥霞甫、伍福焜、林伯雅、雷礪琼、陳國軍、朱志泰、胡越、章華、蕭輝楷、汪振華、梁友衡、陳統元、任益年、史澤之、陳權、張葆恩、呂偉東、龔從民、王世昭、許定寰、何天然、鄭光、何漢華、張德民、林魁、謝玉良、關中、黎嘉潮、王韶生、劉發煊、楊威、劉定一、雷健、徐義衡、蔣大方、謝廷、許培櫻、勞勉之、楊柳、陳鉅昌、康斌、李健白、余鑑明、屠金曾、廖永丞、吳中興、李雪珍、李吉如、邱寶鴻、羅斌、錢宗曾、錢輔卿、陳國鈞、袁厚載、劉秉松、陳祖熙、黃綿齡、錢松桂、譚華俊、侯成章、李劍鋒、沈九成、孫寶毅、吳大衛、何冬清、張俊、翁鳴、易文、李瓏菊、梁風、關志顯、戴恭祖、林仁超、何建業、張善瑚、黃卓漢、童月娟、丁淼、何葆蘭、李光堯、嚴南方、嚴以敬、趙湘琴、余少飄、周士心、黃秉樞、黃思騁、趙戒堂、焦毅夫、何家驊、盧森、何靄薇、潘柳黛、陳銅民、林福地、譚伊俐、李聖五、謝榮、梁銳、王琛、廖江榮、羅熾、江虹、宋申、黃興邦、黃炳鈞、吳藩琳。

請看鬼話連篇的大陸報紙
不會游泳的小孩下河救人
身往下沉唸毛語錄就不沉
小孩能挑大人挑不動重擔
毛語錄又能使人力大無窮

下面是三月三日「光明日報」刊載的一則故事，這故事之「神奇」，不亞於「西遊記」與「封神榜」。特轉刊於下，讀者可當「謬文共賞」！

『盛夏，大凌河裏，一幫小孩正在興緻勃勃地學習游泳。

忽然，水裏傳來「不好！小孩落水了」的驚喊聲。一個叫趙福學的小朋友被河水冲走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紅小兵宋桂賢聞聲趕來。她將手中的一件上衣一甩，奮不顧身地向水中撲去。可是，小桂賢不會游泳，下水沒幾步遠，身子便漸漸下沉，怎麼辦？這時，毛主席關於「爲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的親切教導，頓時响在她的耳邊，給了她無窮的力量。小桂賢心裏只有一個念頭：我是毛主席的紅小兵

，寧可犧牲自己，也要把階級小兄弟救上來。她默念毛主席「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偉大教導，猛力地向小孩冲去，一手抓住了趙福學的衣襟，費了好大勁，把趙福學救上岸來。

這時趙福學渾身發冷，嘴唇都成了紫色。小宋遵照毛主席「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爲重」的敎導，毫不猶豫地把乾衣披在趙福學身上。

趙福學的爸爸媽媽看到孩子安全脫險，感動得連話也說不出來。好久，她才說出：「謝謝你，毛主席的紅小兵」。

紅小兵宋桂賢在緊要關頭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來源於她平時刻苦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小桂賢以雷鋒叔叔爲榜樣，經常注意培養自己共產主義風格。一次，她看到老貧農朱大爺扛着一口袋糧食，走路非常費勁，就立即跑去接了過來，從村口一直把朱大爺送到隊裏。……

（編者按：這種鬼話連篇的謊言，能騙到誰呢？連我那個十歲大的孩子也會反問：那有不會游泳的小孩，敢跳下河去救人的事？毛語錄既有如此神功，那個遇溺的趙福學，爲什麼不唸毛語錄？那有小孩扛得起動大人扛不起的東西？爲什麼那個朱大爺在扛得費勁的時候，不唸毛語錄？這種鬼話，連一個十歲大的香港小孩也騙不到，難道今日大陸的人都是傻子？

來稿請勿橫寫兩面寫 歡迎寫留學生報導文

加拿大莎省莎大研究院蘇先生：

信與大作均收到，先不說文章好壞，單是用直行紙橫寫又兩面寫，任何編輯都會望文搖頭。因爲要逐行點字數；逐頁點行數，又加又乘才可將一篇稿的字數算出來，編者吃不消也。字房工友尤其不歡迎這種稿子，對不起，大作已退給你的在港朋友李先生去了。

歡迎你寫在加中國留學生的一般動態，選有趣的、有意義的，可作香港青年學生作爲參考的資料，每篇以二千二百字爲宜。

編者覆

爲凌風抱不平 別在頭上逞强

中共進行「土改」時我已十六歲，對當時發生的事情曉得分辨黑白是非。家母在鄉不過自耕六斗瘦田，居然也被打成地主；其實貧僱農志不在那榨不出什麼的六斗瘦田，而是垂涎家父在小市集開了一家小小的雜貨店，向家母清算，家父就得拿出錢來。鬬爭家母最厲害的竟是我的大伯的兒子，也即是我的堂兄。這傢伙一切最慘無人道的殘酷手法都出齊了，還用石頭敲瞎了家母一隻眼睛。當夜，一家人抱頭痛哭，那時，我咬牙切齒的對家母說：「拚了性命，我要找那傢伙報復。」家母連忙阻止：「別在頭上逞强。」於是，這句話我緊記了二十年。我們鄉下，頭上是指自己人，强極了也强不出個樣來！

中共就是一個專在頭上逞强的政權。它對恨之入骨的蘇修、美帝只是叫叫嚷嚷，毫無辦法，但對治下的老百姓卻强到不得了。一個繼一個的運動，就擺出一副大英雄的模樣，幌着血漬未乾的刀子，宰了又宰，劏了又劏。中共常常大言不慚的自詡如何之强大，或許它沒有說錯，它沒有勇氣把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整風、革帶入蘇聯、美國，向別人大舉清算、鬬爭，卻有無盡的勇氣去欺負自己人——把子彈射向清白而手無寸鐵的自己人，强極也强不出個樣來；要逞强，爲什麼不把什麼「强大」的「解放軍」帶進蘇聯、美國、台灣？當然，中共除了在頭上逞强，還有什麼「傑作」可以向別人誇耀？而且終有一日，連在頭上逞强的勇氣也沒有了，正如當年鬬爭家母時不可一世的堂兄一樣，在「文革」時也變了牛鬼蛇神，給紅衛兵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捱了一頓毒打之後送去老遠的地方勞改去了。中共的命運自然結果不會例外。另外也有些人，專在頭上逞强，藉以表示自己如何優越、高雅、清白。有一個少年人，在某刋物刋出了一篇文章，後來給人揭發全部抄襲，於是某刋物作出非常嚴重的姿態，把那少年人像「梟首示眾」的殺人犯一樣拿出來大事欺負一番；儘管抄襲是一個極大的錯誤，然而還未致要做到「梟首示眾」的程度呀！何況那個少年人才十六歲，爲什麼不網開一面，進行對少年人一種合理的敎育？大概那刋物認爲：這樣逞强是要表示自己的了不起！但不幸的是，那個刋物的頭頭也曾走過那少年人同樣的道路，而且犯的錯誤大到「梟首示眾」無枉無縱。

朋友，別在頭上逞强，該知道强中還有强中手，還是理智一點眞眞正正在自己的「本份」內去「創新」吧。

——黃甄

林眞徵求舊書

林眞先生準備對名作家徐速敎授之小說及理論作全面而深入的批判，使讀者瞭解徐速敎授之「靈感來源」、及其情節與人物底「產生經過」。特徵求下列舊書：

㈠ **星星之火**（初版）
㈡ **櫻子姑娘**（初版）
㈢ **心窗集**（初版）
（以上三書均爲徐速之作品，高原出版社出版）
㈣ **春曉**（新大陸月刋社出版）
作者：徐志平（眞名王守榮）
㈤ **莫泊桑小說集**（啓明書局）
編者按：此書已有。
㈥ **法國短篇小說集**（舊商務版）
（以上兩書之譯者均爲李靑崖先生。）

林眞先生願以租、借、買、交換等任何方式獲得以上版本之各書。承讓借者，請函電本社接洽。

一本「有問題」的書

春暖花開的時候

姚雪垠著·絕版珍本重印出版

●本書重印出版以來，轟動各地，讀者紛紛搶購，星馬代理商半月之間添書三次，且囑火速付郵，趕往應市。據來長途電話報告，本書在星馬銷路之佳，爲近年厚本書籍中所罕見者。讀者們對本書獨有的附錄，尤感興趣。

●因本書銷路奇佳，引起不肖之徒嫉妒。本社屢獲零售商報告，竟有人向他們加以恫嚇，不許發售；此種卑鄙行爲，業爲各零售商嚴詞駁斥，故本書銷路，不但未受影响，反而使讀者明瞭本書與別不同，指定購買，無恥之徒欲以卑劣手段打擊本書，徒見其心勞日拙！

●各學校及公立圖書館來函索取本書者，如雪片飛來。我們已儘速將書分別寄贈，若發函後一週內仍未收到，請以電話或書函通知，當查明補寄。無正式公函者，恕不奉贈。

全書六百餘頁·每冊港幣六元

經售處

俊人書店　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

湘濤出版社　中環德輔中一五一號
　　　　　　環球大厦五〇一一室

綠邨電台清談手相主持人
業餘高級掌相學家

林眞相手

了解自己，才能改變自己，創造自己。相手，就是根據你的手型，指型，指節，掌丘，掌線，掌色等來分析你的性格、習慣、嗜好、慾望和所做的工作。然後以這些爲基礎，進一步分析你過去的遭遇和今後的運勢。

林眞先生爲知名作家，於業餘從事手相學的研究幾達二十年，遍覽我國古代人相學秘籍，及日本近代人相學、手相學的著作。研究精深，經驗豐富。談言每中，久爲文化界、電影界及紳商名流所稱道。

地址：九龍彌敦道長樂街六號二樓E座（大華戲院附近）
電話：三〇七七五八

時間　每日二時至七時（星期日休息）



第127期要目

台独之歌

台独牌

·萬人雜誌第一二七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二七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四月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香港經濟四大危機

從經濟數字看，香港實在非常發達。在這四百哩地內，人口增至四百〇四萬人，七十三間銀行存款共有一百二十五億，去年的出口生意多達一百〇五億一千八百萬，入口銷貨爲一百五十三億五千萬元；而在這小小的城市內，居然擁有十二萬五千六百輛汽車，七十三艘渡海輪船，一百〇四間戲院，全年有七十八萬來港遊客；同時，在這蕞爾小島內，還擁有四個電視台及八個廣播電台，更有七十二家中文報紙和四家英文報紙，每日銷紙一百五十萬份。

官方發表的最新統計，實足顯示香港確已到達了空前繁榮。但是，香港人是否都活得很好？據滙豐銀行最近報告說，香港尚無市民收入的正式統計。

另一基礎性的經濟資料則說明：目前住在市區的「木屋居民」還有三十六萬人，而「木樓居民」亦有七十萬眾；此外，住在徙置區的居民更有一百一十三萬多人，另有大約四十萬人住在政府資助的廉租屋。

就在今年之內，本港還有十萬兒童無書讀，公共援助在議員呼籲之下，政府初步打算要撥出援款二千萬元。

必須指出，在繁榮的表象之內，香港經濟實已露出了四大危機，我們應當加倍注意「物極必反」的道理！

第一個危機，就是本港的「自由經濟」有走向極端的資本主義的趨勢。極端的資本主義的特點，往往是用壟斷手法，大魚吃小魚，而使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目前，全港的外資公司約有四百家，並有更大的財團準備來港「發展」；外來投資本屬好現象，但對本地工商業的壓力和威脅就非同小可。在這情況裏，中共的資本主義壟斷手法最爲驚人，它在香港設有各種網狀大商業系統，這對全港各該同業的原有市場幾乎要一一吃掉。本港商人說：當你從外地辦一批肉食進口，他的情報卻十分靈通，於是他在你的新貨到達時就馬上減價，等到你蝕怕了而不敢再辦入口時他就任意起價了。這就是資本主義操縱本港經濟的一個慘例！

第二個危機，是香港百物騰貴。大概每一個市民已切身感覺到，目前的物價情勢殊不穩定，最簡單的是菜市場，日常普通每斤蔬菜已從五六毫子賣到二元以上！漲勢最烈的是屋租，特別是市中心區的店租和工業區的廠租，眞是貴到人心惶惶，直接刺激起各項必需的民生物價。與此同時，巴士申請加價了，小輪也有意加價，並據政府暗示，水費亦有可能於明春加價，另外又據說電費將要「再調整」。在這洶湧的漲潮之下，工人情勢已告不穩，主要是由於漲價的壓力，有些集團的工人已要求加薪。加價加薪，加薪加價，往往是一種互爲因果的趨勢，單從經濟問題而言就可能造成惡性循環！

第三個危機我們以爲是股票市場的膨脹。目前有兩種趨勢：一種是本地的股市買賣，一種是外國的投資基金，這兩方面都與民間財產發生重大關係。問題是：有些股票在搶購情況中直線浮漲，它們的漲勢，每每高出了票面原值的三倍，部份搶手的新股，竟還是在銀行擔保發售的情形下暴漲的！其實，股票漲價，本身應有一定的利率根據，而決非基於市場上落變化。一種企業股，怎有可能在上市幾天之內就在其原值上一增三倍？一種公用股，也是要受法定的利率限制的。如果股市上漲無度，「投機」倒還是個別問題，萬一市場突告崩潰，則擔保的銀行就可能被「陷」了！最近，股市機構要考慮設立股票的審查委員會，這大抵就是市場一個危機的訊號（希望不是）。至於部份的外資聯合基金，那無異於對香港經濟的吸血。

第四個危機，看來就是賭博！香港時下的賭風之狂，簡直是對社會民生進行徹底的破壞。

如何應付香港經濟的四大危機？我們希望萬人讀者多提意見。

「新左派」陣前易帥由新人領導

唆使小爬蟲分別進行訴訟

萬人傑

「新左派」舊頭頭暴露身分後，決定跑到日本明治大學研究院「深造」；小集團由新人謝某領導，秉承蘿蔔頭指示，「分散」的向「萬人雜誌」進行訴訟。我們非常歡迎公庭對簿，這一來，在這兒不能爆的內幕，可以在法庭上爆出來。

新聞以外

有兩點搞錯

首先，我要向各位讀者表示歉意，在一二五、一二六兩期老萬報導有關「新左派」內幕消息中，有兩點搞錯的：

㈠一二五期提及的兩名協助這小集團擴展的日本人，石川忠雄與中島梅嶺，我說他們兩個都受繆×指揮。其實不然，中島是繆×的頂頭上司，石川則受繆×指揮。

㈡我在一二六期說繆×離職後，將赴東南亞各地活動，與事實畧有出入。繆擬五月間赴日，在明治大學研究院「深造」。他的研究工作，不是長期呆在日本，需要經常跑到外地，到時，他的足跡會遍及東南亞各地，從事「研究」。

自三月十九日本刊揭開新左派內幕，繆即退藏於密，不再露面。過去每週繆總有一兩天要到同街一個報界朋友家裏打麻雀的，那位老友記從十九日到現在，已沒再見繆某。這位報界朋友獲悉此事以後，私底下表示感到震驚！

停職——深造

本刊三月十九日一二五期登出新左派內幕，當日美國機構就爲此事舉行了高層會議；第二天，兩個牽涉與這事有關的工作人員，由老板傳訊。繆某承認他替日本人工作，但牽連美國機構的事一口否認；尤其否認與另一工作人員戴某有關連。

最後，老板接納他的解釋，也接納他的辭職。

當天是三月二十日，停職正式生效日期是四月二十日。他決定五月間離開香港，到日本入明治大學研究院「深造」；一班小爬蟲正籌備「歡送」宴會，這宴會表面上只是由「外邊人」發起的。

戴某本人，也對老板誓神劈願，沒參與其事，因而獲得繼續在美國機構任職。

新頭頭出而領導

繆某身分暴露後，不敢再在外邊張揚，隱藏起來，停止一切公開活動。當日出現一位新領導者，這新領導者姓謝，也在美國機構任職，是入了日本籍的印尼華僑，被稱爲大陸問題專家，星加坡的英文報紙及美國刊物，經常有他分析大陸問題的文章發表，聽說拿到很高稿費。

這新領導人是中島委派，抑或繆某叫他接班，不得而知。此人對繆某可說「尊崇備至」。繆某去後，這小集團可能由他繼續領導。

有膽寫文章沒膽做特務

大小爬蟲因「萬人雜誌」揭發內幕，也立即舉行「研討」，當然「憤激莫名」，對老萬撰文的動機，多所推測；更有人認定老萬是「台灣特務」。因爲老萬寫過特務小說，但特務工作則未嘗參與。因爲老萬居港三十多年，深知道在此地從事政治特務活動，不論是左是右，都是不受歡迎人物，給香港政府查出證據，可能「勸令離港」，那時，去大陸是一條死路；去台灣也會像「萬人雜誌」一樣，無法進口；更沒資格進日本明治大學；跑到美國跟老馬洗碗碟，又非老萬所長。因此老萬有膽寫爆內幕的文章，沒膽做特務。

我之所以要發表這篇爆炸性的內幕文章，完全站在効忠國家民族的正義立場，如果說爲此而得到絲毫私人利益，我願效法老張，賭個毒咒——「絕子滅孫」！

這些人，心目中只有私人利益，因而對別人做什麼事，都以爲出發點也基於私人利益。

分別進行免露破綻

大小爬蟲研討結果，要對老萬進行法律訴訟。據來自日本人方面的「指示」，法律訴訟只可以「個別」進行，不該「全體」，因爲如果全體一齊控告老萬，表示確有這「小集團」存在，將對他們十分不利。

三月二十三日，由新領導人謝××，率同胡××、戴××到律師樓，研究老萬的文章是否可以找出痛腳。

請那一位律師打官司？大小爬蟲也議論參商，決不定主意。有些人說外國人的貝××好；有些人說該找曾在台灣受過教育的胡××。如果他們肯跟老萬商量，老萬會介紹他們找陳丕士。

至於其他的人，依照頭頭指示，分別進行。梁××找另一個律師；羅×、蔡××、徐×又找另一個律師，要分開幾個火頭，圍攻老萬。

上當青年可表明態度

老萬接到來自律師樓的消息，非常高興。因爲這一來，就可達到我發表這篇文章的預期目的。這事愈將之擴大，愈能引起社會人士注意。老萬發表這篇文章，正希望社會人士注意有這小集團的存在與活動，以及他們的目的爲何。

自從「五十人聲明」發表，老萬揭破他們背後的眞正目的，許多榜上有名的年青朋友紛紛向老萬訴苦，說他們事前實在毫不知情，有位小姐更急得差點兒流出眼淚，她的名字跟一個歌星相同，其實是「詩作坊」的女詩人。

誤搭賊船的年青朋友，最好的方法是表白自己的態度。要是沒有別的地盤發表，老張一定樂意幫忙，在「萬人意見」中登出。

一旦公庭對簿，上述這種事情自不會再發生。

廣大讀者是我們的靠山

老萬歡迎這場官司的另一原因，是手上有不少現在還不能在雜誌上發表的證據。這些事實與證據雖不便在雜誌上發表，卻必然可以在法庭上公開。即使老萬是「被告人」，這些事實的公開，仍是對老萬有利的。

老萬沒有大規模電子工廠津貼，但擁有不知比他們多若干倍的擁躉讀者。二十元港紙、美金、澳幣請飲咖啡，以至願撥十幾萬給老萬辦報的讀者都有。如果「萬人雜誌」要打官司，義務律師和出錢支持的人都不愁沒有，不要欺負我們窮，打不起官司。沒錢聘請律師，老萬可以出庭自辯，可以要求傳訊幕後證人，那時眞的可以大爆內幕，比我寫的文章收到更大效果。

只要我們站在正義立場上，理直氣壯，土製炸彈與淋電油無論如何比「找律師談談」威脅大，難道不怕土製炸彈，不怕淋電油，卻怕打官司？

狡兎三窟怕得要死

「新左派」陣前易帥，舊頭頭怕得要死，爲什麼？正因他們這種種活動見不得光，只可在黑暗中進行，決不敢在光天化日下出乖露醜；更何況在莊嚴的法庭？

如果他們的活動見得光，他們的集會就不必狡兎三窟。譚公道竇口被警方調查過，不能利用；太子道的地方因本刊的揭發不能再保密，只好另選了梁宅集會。這種鬼鬼祟祟的行動，是因爲見不得光的原故。如果有一天在法律之光底下，現了原形，倒是大快人心的一回事！

「萬人雜誌」是戰鬥性刊物，我們已再三表明這態度。一切邪惡都是我們的死敵，一定要用我們的「鐵掃把」，將他們掃蕩淨盡。過去我們表現的戰鬥精神，老萬的話不容懷疑。

老萬也說過，「萬人雜誌」是讀者大衆的，一切事情都該向老板們報告；今後官司進行，及小爬蟲集團活動情形，當繼續向各位報導。對世界及對本港重大事件的評論，會在「每週評論」中分析；「新聞以外」這地盤，在今後一段時間裏決集中火力，應付這場意義重大的戰鬥。

「新左派」刊物舊左派當權

最後，老萬還要提出證據，證明部分小爬蟲跟左派有聯繫，從他們新辦的刊物的「組織」中，可以見之。

表面上，這雜誌由李某主持，而握有權力的總編輯，卻是大公報書記羅承勛，也就是新晚報總編輯羅孚。搖大旗的文章，都是他的手筆，李某實際不過是「馬仔」。

一九六五年共黨統戰分子辦的「×光雜誌」，總編輯也是羅某，由××齋的主持人黃×出面做馬仔，左派××書店出錢，通過李某拉攏胡、戴助陣。

左派××書店的唐澤霖當時也參與其事，現在他已被召回大陸清算，對外揚言是患上癌症，去請神針醫生救命。

還有表面直屬「中國新聞社」的「文藝××」眞正總編輯也由羅某擔任，由夏果（原名源××）出面。這兩種刊物因貫徹黑路線，痲瘋發出面，早已先後停刊。

他們利用「新左派」的「人才」，再搞這新刊物，也許就爲了混亂讀者耳目，使人看不出他們的眞正背景吧？

吳叔同的繼承人

說到這新雜誌的名義上主持人，值得一談。他現任××書局編輯，畢業香島中學，曾到過北平幾次，父親是電影界葉攏分子，到洛陽拍其關帝廟，在港放映時大刮粗龍。

這雜誌表面由××書局老板方××出錢，其實方××也不過到左派銀行過水。此人是左派出版界鬪委會頭頭，在他之前的領導人是已「投奔自由」的吳叔同。他繼任後，拿着這塊招牌買空賣空，目的只有一個，靠它向左派銀行磅水。

如果讀者肯細心鑒賞，這本新舊左派合流的刊物，撰稿人多數是羅某麾下馬仔，他們在大公、文滙、新晚任職；加上已停刊兩個雜誌的原批人馬，新左舊左，堪稱「濟濟一堂，人才鼎盛」！

暴動期間的爆破英雄

六七年港共暴動期間，李某曾經賣過力，在上環組織破爆組，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他又曾在他老子的電影公司裏編過黃色電影，也編過黃色雜誌，現在這本雜誌已移給正統的左派黑幫書局掌握。爲什麼高呼「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的人馬要辦這樣的雜誌？確耐人尋味！

大公報是正牌共產黨報紙，羅某既是報紙的書記，又是新晚報老總，怎麼會和「新左派」搞在一起？老萬正向這方面找尋資料，如有所得，當繼續向讀者報告。

老萬還要報告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歷史最老的一本「新左派」刊物，打算在近期收檔，集中全力在另一本雜誌上，理由是「經費不足」。其實電子廠生意不俗，水源充沛，這可能是擺出一種姿態而已。

論「北京談判」與「華沙會談」及其關係

丘大豪

踏進七十年代，擾亂的世局使人生活在迷濛的幻覺中，和平、戰爭、冷戰、熱戰，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核彈滿天飛……。但是，回顧去年，對中華民族有特別關係的國際外交事件，當是「北京談判」及「華沙會談」。站在國族的立場，不論其結果如何，多少對我們這個苦難的國家都有極大的影響，特別是國府當局，看待這兩件事更要透澈、客觀，絕不可迷惑某種偏面之詞，自墮萬劫不復之地，這樣才能訂製適應這千變萬化世局的政策，為中華民族的再生努力。

「北京談判」的背景

共產黨人不但天生有「黨同伐異」的狹窄性格，而且發展至今，連他們共同患難的黨內同志也在公開的「鬭爭」之列了。說到規模之大，毛澤東所導演的「文化大革命」可概其餘。並且，由於這事所牽引起的國際共產黨鬭爭，莫過於中蘇共窮兇隙末，圖窮匕見，雙方軍隊在邊境殺得昏天黑地了。從共產黨理論原則的觀點視之，中蘇共的邊境糾紛，只不過是他們鬭爭的一種手段而已，儘管，雙方互於指責，喊殺連天，但在其領導人物眼中，這僅是「雕蟲小技」。看看共產主義運動史，他們憑藉戰爭手段獲取成功的只有韓戰一例（二次大戰蘇聯對德戰爭只能算是衛國戰爭）。至於中共席捲中國大陸，那是他們最厲害的統戰，顛覆等伎倆所取得的，實際上，軍事戰爭佔極小的比重。

就中蘇共在邊境互陳百萬雄師之際，西方的所謂軍事評論家們口沫橫飛，說是「局勢非常嚴重」。言下之意，中蘇共全面戰爭大有幾天內就要爆發之勢。幸而美國五角大廈的人物不是草包，他們只是輕描淡寫表示「關懷」外，一聲不出。表面看來，美國參謀本部的軍事大員們抱有坐觀成敗，從中取利的心理。但骨子裏，他們對中蘇共全局的裏外原因，豈不一目了然？筆者認為，軍事戰爭不是中蘇共取勝的手段，雙方所依賴的是政治鬭爭。從近二年來中蘇共佈署的種種跡象看來，軍事戰爭只是局限於「實力外交」的範域內，作其政治鬭爭的後盾，或者是作為其他政治鬭爭的烟幕。因此，中蘇共在去年十月廿日展開的「北京談判」，是他們鬭爭邏輯的一個合理發展。

雙方不可與戰

軍事戰爭的本質有三：㈠認為己方的軍事實力可以壓倒對方；㈡對己方可以產生良佳的政治效果，獲得利益；㈢別無其他方法可循，唯有拼死一戰以求圖存。

我們檢討中共的軍政情勢，它出現如下的弱點：㈠軍事實力不及蘇聯（特別是現代化武器），對蘇前線難守難攻（這包涵了地理及西北一帶種族複雜二個因素）；㈡對蘇開戰在牽動東南沿海的戰略線，導致台灣國軍乘虛而入，腹背受敵；㈢經過廿年來的殘暴統治，大陸民心背向，對外關係孤立，形成其政治上沒有對蘇開戰的成熟條件。

蘇聯是陸權主義國家，地理環境逼使俄人向外擴張冒險的傾向，百幾十年來，我國東西北部份領土的喪失，就是俄人利用其陸軍作強盜式掠奪的結果。所以，在外交的表現上，蘇聯的成就遠在其軍事戰爭之後。同時，蘇聯在外交工作給世人的印象非常惡劣，簡直毫無信義可言，這觀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太林與希特勒朋比為奸侵吞東歐弱小國家就清楚。但是，在今世蘇聯的二個敵人美國及中共之中，美國遠離蘇聯且是海權一等強國，蘇聯實不敢存任何妄想；中共雖在實力不及蘇聯，但亦不是好相與之輩，對於「人民戰爭」的厲害，蘇聯是深知箇中三味的。再加上中共統戰工作的無孔不入，就捷克事件以來，逼得蘇聯不得不坐在會議桌上。竊以為，有下列的事實是蘇聯領袖們不敢忽視的：㈠軍事雖有採取主動的姿態，但沒有取勝的把握，另外，東歐方面，「北約」諸國，虎視眈眈，如果在亞洲輕起戰端，「北約」大可以利用蘇聯的東歐附庸離心的機會；㈡政治上造成世界共產國家異離，損失在國際共產黨領導地位；㈢利用談判來增強中共反毛派的力量，最低程度，可以促成反蘇不太激烈的穩健派抬頭，從而無形中削弱毛林寡頭統治的基礎。

中蘇共談判的手段

美國總統尼克遜認為現在是談判的時代，這無疑承認以軍事實力為後盾的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對於「北京談判」，中蘇共的談判手段可說是各出奇謀，爭取

勝利。種種的跡象可以看出來，中共所採取的步驟是：展開猛烈的宣傳攻勢；利用談判拖延時間，暗中重整軍備；煽動民族情緒，以形成一個壓力，並再而以「軍管」為藉口，鞏固其統治地位；軍事擺成一個不惜一戰的姿態，向蘇聯敲搾；對各國外交方面採取主動，藉以牽制蘇聯；小節可以讓步（例如放棄小部份領土主權），政治性大原則不放鬆。蘇聯方面，它最大的特點是實力外交，利用任何足可以顯示實力的機會，恐嚇中共，逼使對方就範；另外，展開一連串的宣傳攻勢，再輔以經濟利誘，緩和中共敵意。

不過，「北京談判」有一些特徵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它包括了：㈠邊界糾紛；㈡政治權力鬪爭；㈢沒有經濟鬪爭；㈣沒有形而下方面的文化鬪爭。因此，對其展望，我的結論是：政治性小原則會互相讓步；停止邊界糾紛；經濟出現小合作的局面；對共產主義運動有初步的一致性行動；劃分雙方的勢力範圍；但是雙方不放鬆警戒，「實力外交」的步驟照以前「積極性」的姿態執行。因而，概括言之是：暫時妥協，長期鬪爭。

「華沙會談」的背景

「華沙會談」是國際共產黨自史太林死後採取溫和的「和平共存」政策的產物，當時中共還是唯蘇聯馬首是瞻，追隨蘇聯的溫和政策。周恩來在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上建議，並且於同年八月開始第一次會談，直到一九六三年底，總共舉行過一百二十次會議。這時，中共已經和蘇聯一拍兩散，不必追隨蘇聯政策。再而，美國對所謂「台灣問題」一直採取強硬態度。中共認為沒什麼可談，在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八年一月，四年間只舉行十三次會議。本來，雙方預定一九六八年五月舉行會談，中共也在「無可談」的理由下推延。

外交工作是最冷酷現實的，美國歷年來一廂情願希望在會議桌上和中共改善關係，美其名為「不能忽視中共統治下的七億人民」，實是承襲對華白皮書的傳統策略，侈望以「兩個中國」的辦法來處理中國問題。毛澤東雖在反對「兩個中國」的辦法，但能利用美國在這方面的幻想，從中消除台灣國府這心腹大患，則是毛氏所夢想的事情。因此，當美國促通中共表示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日舉行會談的時候，中共看透美國對這會談的寄望，便玩弄外交手法，藉口其外交人員廖和叔投美事件，片面宣佈取消會談。

尼克遜上台不久，推行其新亞洲政策，軍事方面從南越戰場撤退，這無疑等於承認以前美國在亞洲的軍事政策是錯誤的。中共認為其在亞洲試驗的「世界革命」有在初步的勝利，便以此為後盾，答應和美國現在展開會談。從種種資料顯示，中共對「華沙會談」的企圖我們是很容易理解的：㈠其核子武器還在「中型」的階段，害怕美國視為養虎為患，聯合蘇聯先發制人，故留餘地給美國，混蒙美國決策當局的眼光；㈡利用美國制台，事實上，一九六二年以來，美國就多方面限制台灣國府對大陸的任何軍事行動，致使國府貽誤幾次戎機，減輕中共在東南防線上所承受的軍事壓力；㈢分化美國內部，增強鴿派對中共幻想，逼使尼克遜政府不敢對其採取強硬手段；㈣中共明瞭美國的「均勢政策」，故利用美國制蘇，防止蘇聯突破「均勢」平衡，採取對中共不利的手段；㈤利用美國對日本的影響力，逼使日本對其有較「親善」政策，最低程度不致太親近台灣國府，這方面，中共是政治經濟雙管而下的。

兩個會談的關係

尼克遜推行新亞洲政策的依據，就是東西方集團「均勢」的建立；同時，東方集團分裂為蘇聯和中共，使其勢成水火，不共戴天。美國之所以放棄戰後廿餘年來的「世界警察」地位，亦是認為共產主義運動，會在七〇年代由於內部鬪爭不息而處於「頹勢」的境象，終於「修正」到適應現時代的發展規律。我們不妨將這造成世界「均勢」的主要國家中共、蘇聯、美國，譬如我國漢末期間的魏、吳、蜀三國——新三國（此是萬人傑先生倡說，不敢掠美）。他們的關係可闡釋為：A美國認為從歷史及民族觀點視之，中共和蘇聯難有重修和好，成為兄弟國家的機會，故希望利用中共牽制蘇聯。這，我們可從美國坐視中共的強大，且時常以朋友的態度對之的事實上可以看出。至於美國和中共關係惡劣的死結——「台灣問題」，如果美國認為對自己有利益時，「台灣問題」當然可以遷就中共的觀點。近則所謂「台獨」事件日益擴大，豈不是這種政治空氣吹出來的產物？B中共希圖擺脫三面包圍的困境，在國際間極力製造及利用矛盾，務使美國與蘇聯處敵對狀態，可以從中取利。這我們從中共攻擊蘇聯和美國的任何妥協（例如禁止軍備競賽等）可以體會出來的；C蘇聯近十年來大唱「和平共存」的曲調，衡量大局，健穩地和美國改善關係，目的亦無非希望美牽制中共於太平洋，如果中共經受不起美國的壓力，便可逼使中共重歸旗下，然後消化中共潛力，再和美國一決雌雄。

綜上所論，所謂「新三國」的形勢是非常微妙的，我們可以大膽懷疑，美國放棄東南亞或者就是造成「新三國」均勢的步驟之一。不必說，這是中共所渴望的，毛澤東「寧要核子，不要褲子」，傾力在東南亞發動「人民戰爭」，所希望的也就是這一「均勢」。

至於，這「新三國」的均勢繼續下去如何？世局如亂棋，筆者實不敢妄加預測。但有一事我們要鄭重指出的，國府當局光復大陸的神聖使命，在於能否善於利用這微妙情勢，成敗之機，實一線之微，能不慎乎！

日本對中共的外交攻勢

日本這個民族，最著的優點善於模仿，最大的缺點是沒有創造力，永遠跟着別人後面走。由於美國急於結束越戰，自越南撤兵，對中共轉取安撫政策，日本也急忙忙對中共進行拉攏。在美國沒轉變政策之前，它雖高喊做中共和美國的橋樑，可是光說不練，直到美國採取行動，才起腳急追。

最近兩個月來，日本對中共展開連串的外交攻勢。說是外交攻勢，是抬舉話，其實是秋波橫轉，投懷亂拋。是一廂情願的單思病。

三月初日本貿易代表古井喜實到北平去時，携有一項自獻的建議，建議雙方簡化入境手續。現時雙方人員來往，一概在香港辦手續。中共人員去日本，須到香港日本總領事館辦入境手續，日本人員去大陸，須在香港的中共旅行機構辦手續；日本提議今後在北平及東京雙方的貿易代表辦事處辦入境手續。這樣就使貿易代表辦事處變成具體而微的外交機構。

日本方面還向中共表示，即使中共不願意雙方互惠同時辦理，日本亦願單方面給中共方便；就是說，中共人員可以不必在香港日本總領事館辦入境手續，而在駐北平日本貿易代表辦事處辦理。

這種卑屈柔順的外交攻勢，使人想到「嗒嗒米」（日本蓆子）上，花枝招展的藝妓，媚笑敬酒的風姿。

日本人有雙重性格，雙重心理。且先說雙重性格，一是極端的驕傲兇狠；二是極端的柔媚馴順。這是長期嚴酷階級制度造成的惡果。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人只是貴族和武士有姓，一般平民有名無姓。平民對貴族和武士講話，要用一套溫柔繁瑣的敬語、敬稱，說完一段話，要雙手伏蓆叩頭行禮。這種階級制度在社會上是貴族與平民，在家中是男與女、父與子。到今天爲止，日本男人睡覺時，女子不能從頭頂走過，必須從腳下走；丈夫上班時，女人要送到門口，給穿鞋擦鞋；回來時要迎在門口，脫衣接帽。

一個平民，在街上受了武士的氣，要柔順接受，可是回到家裏，他就是「太君」，對妻兒大過皇帝癮。因此每一男子都是被壓迫者，同時是壓迫者。沿至現在，此風不泯。在外交上也表現得很清楚，欺軟怕硬（也怕窮兇惡極如中共），對強國、富國極柔媚之能事，對弱國、善國則冷酷無情。

雙重心理，源於它沒有獨立的文化。日本的固有文化來自中國，近代文化來自歐美，它自己什麼都沒有。

因爲內心空虛所以特別驕傲，對西洋人它以傳統文化自傲，對中國人它以近代文化自傲。對中國人另有一種內疚感，由於甲午戰爭對中國的侵略，使他們有點慚愧，但是內心裏則瞧不起中國人。對中共也正是如此。外表看來，日本人在拍中共的馬屁，內心裏則認爲是敷衍一個惡棍、流氓。所以要敷衍，是爲了「不能無視七億人口的市場」。

爲了多做點生意，貿易代表（自民黨議員）竟和中共代表談政治，發表共同聲明罵自民黨、罵佐藤政府。這種先下跪自罵，後做生意的辦法，古今中外沒有前例。這等於是先罵祖宗三代然後才能做生意。這種無恥狡猾的行爲，唯有日本人才幹得出來，換任何一種厚臉皮都頂不住。我們說日本人缺乏創造力，這種先自罵後做生意的辦法，是絕無僅有的創造。

古井喜實去了北平不久，松村謙三於三月二十日再出發去大陸。這個松村也是自民黨人士，是假唱親中共調子騙中共，中共對他有幾分青睞。這次他帶了十個人同去，其中有前外相藤山愛一郎。這個藤山在外相任內，負責與美國簽訂日美安全協定，在中共眼中是一個特號的「反動派」。可是這次中共居然歡迎他去訪問，使日本人喜出望外，認爲是對中共外交攻勢一大成就。其實到了北平究竟如何，尚未可知，他們的歡喜未免太早了。至於中共這次接納藤山訪問，則洩露了春光。他們口口聲聲罵佐藤政府，現在竟和佐藤政府眉來眼去。證明他們的罵，並非理直氣壯，而是做賊心虛。

這次松村前往北平，又携有三項建議：

㈠希望與中共締結郵務協定，目前雙方郵件來往要經蘇聯、緬甸及香港轉手，今後要直接通郵。

㈡希望與中共締結交換氣象情報的協定，做爲建立合作的開始。

㈢希望與中共擴大電報電話協定。雙方在一九五八年本簽有一項協定，但電話通話時間太短，每天上下午各一次，希望能夠擴大。

除了這三項正式建議以外，還有一項偷偷摸摸的建議，以松村太老（八十七歲）爲理由，要求中共特准以直航飛機的便利，免得在香港旅途輾轉。這特准客機，用日本飛機還是用中共飛機，由中共決定，路線則建議從上海直飛日本九州。這項非正式建議，是想試探和中共建立民航關係，如果實現，日航客機可由東京直達北平，可搶其他航空公司搶不到的生意。同時也可以向美國人和歐洲人顯示，看！我們對中共才眞有辦法！

中共能不能答應日本這一批建議呢，現在還不知道。不過有一點非常明顯，在日本政府眼中已沒有中華民國。這是孰可忍，孰不可忍！台北當局應拿出勇氣面對現實，不能容許日本再這樣蔑視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如果繼續忍受，使日本人膽子越來越大，現在是偷偷摸摸，接着將是明鋪夜蓋。

中共之得以坐大，竊有大陸，算起總帳，日本人要負最大責任，如果不是日本侵華，毛澤東早在陝北被解決了。日本人惹了禍害中國，至今不知悔愧。中國人，要切記這一歷史教訓。

魯邊

略談大陸農村的一些情況（下）

待旦

四、關於分配制度問題

上面說新工分制是文革後中共在農村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中，開展得比較順利的。而「供給制」、「半供給制」卻恰好是最失敗的，大部份農村根本拒絕試行。有些生產隊只提出討論就鬧得不歡而散；有些生產隊強制試辦，也只試一次就取銷了，能夠堅持新分配法兩造以上的生產隊，恐怕不足百分之一。

「供給制」、「半供給制」頗似公社化時的「吃飯不要錢」。凡貧下中農家庭，不管勞動工分值多少，一律由生產隊供給全部口糧。勞動工分值不夠付帳的「超支戶」，也不須要掛欠帳。階級敵人及其家屬，口糧標準則要壓在水平以下。

生產隊只配給低定量內的物品，其勞動工分值有盈餘時也不准支取現金，只撥歸生產隊的公益金。「半供給制」與「供給制」的基本精神一樣，貧下中農家庭勞動工值不足購買全部口糧時，由生產隊免費津貼百分之五十。

這種辦法從表面看來，好像是照顧貧下中農的利益，只是損害階級敵人利益，事實上卻不是如此。因爲階級敵人人口比較少，而貧下中農的人口卻比較多，扣下階級敵人的一些「盈餘」，遠遠不能填補貧下中農的超支。倘若生產隊從蓄備糧、三超糧、機動糧等項目裏拿出部份糧食「供給」貧下中農的超支，那倒影響不大。可是這些項目內的糧食卻不能動。不但不可以少留，而且要逐年增加留糧比率。這樣也就不能不損害勞動力多、吃飯人少的貧下中農家庭的利益，他們盈餘不能足數支取，自然會引起這些人的不滿，認爲自己白代別人（指超支戶）幹活。由於利益發生衝突，貧下中農也就分成了兩個不同的「陣營」，那些家庭勞動力多、吃飯人少的貧下中農便消極怠工，視工分爲無物，認爲工分不足也不要緊，反正自己是貧下中農，生產隊一定要「供給」足夠的口糧。這一現象影響生產甚巨。鑑於這種形勢，一九六九年夏收以後，不少已實行「供給制」、「半供給制」的生產隊，紛紛取銷這套急進辦法。

「供給制」辦法根本就違背了社會主義「按勞取酬」的原則，也違背了文革後中共尙肯定的「前十條」的精神。後十條規定「對於他們（筆者按：指四類分子）依靠勞動得來的正當利益，還應當給予保障，在分配上實行同工同酬，不然對生產不利，對改造他們也不利。」

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來，「供給制」都是不合時宜的。這種帶有濃厚的共產主義味道的「供給制」，也即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只有在農村財富積累到非常豐富的程度，只有等到農民對物質的慾望相當淡薄之後，才可以試行。在目前這種吃不飽穿不暖的情況下，強制推行「供給制」，不外是因爲老毛又犯了「空想農村共產主義」的毛病而已。

五、農村的其他近況

根據紅旗雜誌的指責，「目前，在一部分社、隊中，一小撮階級敵人除了在政治上繼續進行破壞和搗亂以外，正在經濟領域內挖社會主義牆脚，搞投機倒把，貪汚盜竊，煽動少數富裕農民棄農經商，搞副業單幹等。」

紅旗雜誌雖然有點言過其甚，但卻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目前農村的黑市活動相當活躍，揮霍浪費的習慣也沒有戒除，部份農村幹部互相勾結，侵竊國家財產和集體財產。至於農民卻有一部份人進行黑市活動，黑市市場從進口的洋貨到農村土產樣樣都有。有些農民甚至曠工去進行長途販賣，挑着擔子走到幾十里外去。

黑市活躍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爲老老實實的農民，揮汗如雨也吃不飽、穿不暖，而做黑市買賣，則可以獲較高利潤。部份農民經受不起高利潤的誘惑。

另一方面卻是因爲中共實行過左的收購政策，改變自由市場現狀。規定農村一切副產品，包括私人飼養的雞、鴨、鵝，都必須低價賣給收購站，不準在自由市場上售賣。自由市場只準推賣芋頭薯苗之類，這種收購政策，損害了農民的利益，農民也就把出產品高價賣給私人，進行黑市活動的人也就趁勢而起，做買賣雙方的中間販賣人。

文革運動雖然除四舊，但農民頭腦裏的四舊並沒有被眞正除掉。過年過節、娶親嫁女免不了是要高興一下的，吃多點用多點，很難做到「節約過年」、「節約結婚」的。可是中共卻認爲這是大吃大喝，揮霍浪費。要堅決抵制，要進行大批判。

很明顯，中共當局一連兩期重炮轟擊劉少奇的農業路線，絕不是僅僅爲了消除「劉少奇修正主義的餘毒」，絕不是僅僅爲了繼續深入進行「大批判」；而是爲了恐嚇廣大的農民羣衆，而是爲了使毛澤東過激的農業路線順利推行。

今年春節前後，無論城市和鄉村，都已開展了反貪汚和反投機倒把的工作，也繼續進行淸理階級隊伍工作，重新提出六八年「三查一淸」運動時所提出的「城市二十四類，農村十七類」的名堂，被捲入這場運動，被鬥爭、被整肅的人爲數不少。那些曾經反對過毛澤東的農村改革措施的農村幹部，部分人被批判，部分人被當成「打進來」的階級敵人，或被當成已被階級敵人「拉出去」的蛻化分子。認爲他們是階級敵人在社、隊裏的代理人，要組織羣衆把他們打倒，要重新把被「階級敵人」篡奪了的那部份權力奪回來。因此可以說，紅旗雜誌那兩篇文章，就是農村基層單位進行新的改組、新的整肅的先兆。也是毛澤東要堅持實行農村改革的表示。

紅朝外史

有關姚文元的種種

岳騫

中共崛起的新貴中，要以姚文元的身世最爲神秘，直到現在不但自由世界不知道這個小子的來龍去脈，就是蘇聯對姚文元的出身也莫名其妙，因此，就有許多不同的傳說，在各地流傳，而且越傳越奇，最近加拿大的一位中共通，竟然說姚文元要繼承毛澤東，相信這個消息傳進共區，準會把姚文元嚇一大跳。

筆者也不知姚文元是何許人，只是根據各方面傳說，提供一些意見，以供有興趣的朋友研究。

本文分爲兩部份：第一部份是談姚文元的身世；第二部份是談談姚文元能不能繼承毛澤東。

先說前者，目前自由地區對於姚文元的身世有三種說法。

甲、毛澤東的女婿，蕭力（李納）的丈夫。此一說法開始於莫斯科華語廣播，台北一份英文刊物亦有同樣說法。本港研究中共問題權威刊物祖國月刊也曾提到。台北與本港兩份刊物所以指出姚文元是毛澤東之婿，仍然是根據莫斯科華語廣播，因此要追來源就要追到莫斯科去。

我們自不能去信莫斯科請他們說出根據，只能根據表面的情況加以研究。本來照一般人推想，莫斯科當局應當最了解中共內部的事，雖然在一九六二年以後中蘇共決裂了，蘇聯在大陸工作人員受到隔離，但在一九六二年之前，他們確是無孔不入，對中共了解，應當比我們在海外的中國人知道的多。但事實不然，凡是看過或聽過莫斯科華語廣播的人，對於蘇聯所知之膚淺，皆感驚奇，不少華語廣播資料採自香港，筆者所寫的「瘟君夢」就曾被莫斯科華語廣播採用，故華語廣播資料絕不可靠。如果姚文元眞是蕭力之夫，中共報刊即使不作正面宣佈，也應當有所暗示。例如兩人工作地區在一處，行動在一起，但是，事實恰恰相友，姚文元工作地區一直在上海，蕭力始終在北平。根據中共數十年慣例，一般大頭目夫婦兩人工作地點必然在一處，除非年齡已高，如李富春與蔡暢，在大陸陷共後極短時期，李在東北，蔡在北平。除此外，夫婦兩人分在兩地工作者，尚不多見。何況蕭力是天潢貴胄，姚文元貴幸無比，兩人眞是夫婦，決不會留在兩地。故姚文元爲毛澤東之婿，此一傳說，除非看到中共報刊證實，否則不能相信。

乙、爲毛澤東幼子。查毛澤東共生三個兒子，長岸英，生於一九二二年；次岸青，生於一九二三年；三岸龍，生於一九二七年。就姚文元年齡來說，應生於一九二五或一九二六年，其年齡比較接近小毛（岸龍），但小毛在上海讀書時，中共地下組織被國民政府破獲，小毛當時被中共地下人員救出，送去共區，並未走失，可以證明姚文元決非小毛。故姚文元即毛岸龍之說，也不可靠，根本上就無此可能。

丙、是毛澤東私生子。此點在本刊一二〇期黃甄先生寫得相當清楚。不過，黃文所說「一九三二年間，潘漢年受毛澤東所托，帶了一個七歲大的男孩子到上海想辦法安置下來……」此點頗有商權餘地，可以分成幾方面來說。第一，潘漢年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均在江西蘇區，擔任中蘇臨（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簡稱）的外交部長，根本未去過上海，除去一九三二年底曾去福州與福建人民政府有所接洽外，從未離開過蘇區，潘漢年去上海，是在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以後的事，當時決定重新恢復白區工作，以挽救赤區的危機，派劉少奇去華北，潘漢年去上海，陳雲赴莫斯科。故潘漢年一九三二年赴上海之說，不能成立。第二，如果在潘漢年行時，毛澤東眞有托妻寄子之事，則所托者應爲唯一兒子岸龍（是時大毛、二毛尚流落上海，未取得聯絡）。以毛澤東爲人來說，天性異常涼薄，平生對父母兄弟妻子兒女都缺乏眞愛。一九二七年毛澤東逃上井崗山落草，楊開慧帶了三個孩子寄居長沙板倉外家達一年多，毛澤東明知道隨時會發生危險，均未設法將其母子接上井崗山團聚。因此可以想到也決不會把一個私生子鄭重托潘漢年帶走，與其平日爲人不符。第三，姚文元在一九五九年自稱三十四歲，按照中國習慣算法，應生於一九二六，照西方算法應生於一九二五。不論是那一年，此時毛澤東並未落草，來往於武漢、長沙間，本身既是國民黨候補中委，又是共產黨中央委員，又成爲中共湖南黨部負責人，與楊開慧並未分開，是時岸青剛出世，岸龍尚未生，雖然以毛澤東個性來說，看見女人，見一個愛一個，即使有楊開慧在身邊，仍不免出去拈花惹草。但是，卻未必生下私生子，除非有了外遇，否則只是打游擊，實行一杯水主義，縱然生了孩子，毛澤東也不會認賬。再退一萬步說，就算武漢時期確實生了一個私生子，也不會由武漢帶到長沙，再帶到井崗山，由井崗山帶到瑞金，交付潘漢年帶去上海。

依筆者拙見，黃甄先生看到的資料所提到私生子可能另有其人。如果是姚文元，也不是毛澤東的私生子，質之黃甄先生，以爲如何？

下面再談談姚文元能不能繼承毛澤東的問題。最近發表這項高見的是加拿大多倫多環球報副總編輯麥卡拉佛，此君曾任過該報駐北平特派員，於是順理成章就成爲中共通，這次談話是在華盛頓記者

招待會上發表的。麥氏說，毛澤東一旦去世之後，除去姚文元沒有一個人可以接近最高峯。因爲這種話是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的，所以說過之後，馬上就傳遍世界。

但在我們看來，似乎屬於怪論之類，以之開心解頤則可，若據爲資料就變爲絕大笑話。

首先要指出一點，對於中共未來的預測，萬不可以蘇共作爲藍本，這兩個共黨形成的過程不同，本質就有重大差別。簡單說，蘇共成功是靠工人，當時列寧、史達林、托洛斯基等人眞正從事的是工人運動，不是武裝鬬爭，到了後來紅軍與白軍作戰時，已經到了尾聲。

因爲蘇共之成功並非依靠軍人，故蘇共對軍人向不重視，而且極力壓抑。史達林大淸黨時，蘇軍功臣宿將芟夷淨盡，淸黨後的政治局委員中，眞正的職業軍人只有伏羅希洛夫一人，其餘貝利亞、布爾加寧雖有元帥之號，卻並非軍人出身，而是特工與政工的元帥。由於蘇共對軍人不重視，軍人所佔比重亦輕，故史達林死後，始能由黨務人員出身之馬倫可夫、赫魯曉夫、布列日涅夫一脈繼承。赫魯曉夫時期，二次大戰名將朱可夫一度當選主席團候補委員，不旋踵又被逐出，軍人雖受歧視，卻無反抗之意，此蓋由史達林時期樹下規模，軍人不敢對政治存有野心，故能相安無事。

反觀中共則不然，中共天下全靠槍桿子打下來，工人所佔比重尚不如學生，故自江西時代起，中共黨內軍人所佔比重一向很高，到了遵義會議之後，更是軍人天下，試以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而論，二十名政治局委員中，元帥有七人，雖非元帥，卻出身軍人的又有三人，恰好佔了全數一半，至於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員只有陳雲一人。八大召開於一九五六年，當時是中共統治大陸最穩定的一年，八大所選出的中委會也確實可以代表中共各個派系，由軍人所佔比例之高，就證明中共黨內軍人權力之重，即使八大是在黨務人員劉、鄧主持下召開，仍然不能削弱軍人的勢力。明乎此，可以知道，毛澤東繼承人無論在何時，均非軍人不可了。

遠在武漢時期，陳獨秀以家長之尊，尚不免被瞿秋白、蔡和森、毛澤東等人推倒，因由於第三國際對陳獨秀不再支持，實際還由於陳獨秀是個赤手空拳的書生，沒有武力作爲後盾，在黨內亦沒有堅强的小組織可以發生作用。

到了國際派主政時期，尤其是當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居蘇區後，中共中央總書記秦邦憲，書記兼「中蘇臨人民委員長」（相當行政院長）張聞天，軍委主席周恩來，副主席（亦爲中蘇臨副主席）項英聯合一致，對付有槍在手的毛澤東，一度佔了上風，將毛澤東捧爲有名無實的中蘇臨主席。在中共由江西被國軍圍剿突圍逃竄時，曾有意將毛澤東留在江西蘇區，當時的毛澤東可說幾乎被他們害死。但是，一旦到了遵義，全黨陷於走投無路之際，毛澤東藉槍桿子之助，一夜之間翻了身，擔任中央軍委主席，重握住槍桿子，直到今天未丟下。從陳獨秀到秦邦憲，所以一個個倒下去，就因爲他們是書生，沒有武力，毛澤東所以屢瀕於危（包括文化大革命前夕）而終能鹹魚翻生，基本原因就爲了有槍在手。根據中共這種傳統來看，毛澤東繼承人決不可能是文人，劉少奇所以爬到了第二把交椅終於又摔下來，說穿了還是因爲他沒有槍。試想劉少奇尚且坐不穩第二把交椅，姚文元憑什麼去繼承毛澤東？這裏實在要有許許多多的條件配合，不是任何人可以指定的，即使姚文元眞是毛澤東的兒子或女婿，毛澤東也不可能指定姚文元爲繼承人。試看爲了確定林彪接班人的身份，費了多大手腳，直到今天仍未擺手。

再從中共內部情況來看，也不可能有一個人繼承毛澤東的地位。一旦毛澤東死去，中共內部有兩個可能，一是如史達林死後，出現一個時期的集體領導；一是如袁世凱死後，中央權力削弱，各省形成割據之局。以中共目前情況推測，未來演變可能折衷於二者之間。

事實很明顯，不必說姚文元，就是林彪此時若繼承毛澤東，究竟能繼承多少，仍然是要打個問號。籠統來說，整個大陸眞正完全聽命於林彪的，應該不會有一半省份，三年來林彪在盡力擴展勢力，將手下得力爪牙分派到各重要軍區，如丁盛去廣州，梁興初去成都，最近可能把最得力將領李天佑派去任蘭州軍區司令員，以繼新調爲砲兵司令員張達志之缺。但是幾個勢力强大的軍區司令員如許世友、陳錫聯，林彪還是拿他們無奈何。林彪尚且如此，又那裏說得到姚文元。

假如中共短期不亡，仍能苟延一個時期，無論林彪死在毛澤東之前或以後，兩人時間不會相差太遠，則將來握有中共實力（不是名義上接班人）的將領，仍以黃永勝的希望較高，因爲黃永勝在各方面條件均勝於其他軍事頭頭，但這也只是推測而已，中共未必還有這麼長久的壽命。

西方的所謂中共通，對中共的看法正如管中窺豹，其實他們連一斑都看不到，卻以爲已見全豹，到處去賣弄。如果有一件小事被他們胡扯對了，馬上就成爲神仙，實至名歸，不愁生活沒有着落；扯錯了，過去的事誰還記得。我們每到開年時，總看到一些預言家，預言本年世界大局如何如何，到了年底全不兌現，但是大家都把年初的預言忘光了，也沒有人再去找他。對於這些中共通，也只能當預言家一樣看待。

大陸近事雜綴

趙聰

劉毒大發作

什麼叫做劉毒？就是劉少奇當權時期那些言論和政策，如「入黨做官論」「階級鬪爭熄滅論」「羣眾落後論」「下鄉鍍金論」……甚至連孫治方的五把刀子「利潤掛帥」等等，也說成是劉毒。只消看看最近清華大學大批判的項目，這也要批，那也要批，多得數不清，全是劉毒。

這說明了什麼？一句話：劉毒大發作。

鬧騰了三年半的文化大革命，並沒有搞徹底，劉少奇雖然不再放毒了，可是他早放出來的毒一直還無法肅清。

頭先，什麼事一出毛病，只消一學毛思，一讀毛語，就能解決，如聾子能聽見，啞吧會說話之類。如今，什麼事一出毛病，毛思、毛語似乎都不靈了，因此要批劉毒，據說一批劉毒，人就會發覺自己中了毒，問題也就解決了。

這樣看來，劉毒確比毛思犀利。

節約與浪費

毛不斷叫嚷節約鬧革命，節約辦廠，節約辦校，精打細算，因陋就簡；可是廣大幹部羣眾，偏偏不聽毛的話，不照毛的指示辦事，恰相反，而是浪費。浪費乃劉毒大發作的重要徵象之一。

於是大批狠批，詎知批來批去，出現了兩個抗拒的理論：

一個是「無關大局論」，幹部們說：「塘大不在乎小漏子，廠大不在乎浪費一點子。搞節約不過星星點點，無關大局！」「趕任務是大局，浪費點沒有關係！」「鋪張浪費大不了是個經濟問題，不是政治問題！」

另一個是「潛力挖光論」，幹部說：盡量把廢料利用了，太過節約了，把潛力一骨腦挖光了，還怎能再生產？

這當然都是些托詞了；然而卻反映出一個事實，幹部們寧願中劉毒，就是不肯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大躍進搞不起來

文革後，老毛心心念念要再搞他所發明的大躍進，先是彈他那「備戰備荒爲人民」的老調，繼之又把五八年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重新提出來，更加一個新詞兒，叫做「土法上馬」。

關於第一個老調，重在儲糧。據一位大陸逃來的人云：儲糧儲得的確不少，不過聽說比例是：軍糧可用三年，民糧只有七天。

關於第二個老調，那就是大躍進了。然而事實卻是連小躍進也搞不起來。因爲遇到三大阻力：

一個阻力：幹部們被批得「走路低着頭，說話垂着手」，怕得不能躍，也不敢進了。

一個阻力：幹部們以爲抓革命保險，抓生產危險（因爲「生產第一」是劉毒）。

一個阻力：即是「生產或增產到頂論」，幹部們說：「隊裏的生產指標已經到頂了，再增加就是冒尖！」「畝產千斤不算少了，不能不知足！」「產量不低了，對國家貢獻不小了，好好算算賬，不要再逞能！」

黃鼠狼與鷄

自古道，官不打送禮的人。可是如今大陸上，有兩個官竟打送禮的。

一個是河北省某縣公社大隊革委會主任張鳳來，打了一個送給他一盒糖的農民。一個是陝西某縣公社大隊黨委書記白士斌，打了一個送給他一盤肉的人。送禮的人，都對他們說，你們爲革命，太辛苦，送點兒東西給你嘗嘗；他倆都是「怒火萬丈」，呵斥道：「把肉（糖）拿走！」

這個主任和這個書記都是疑心太大，說那送禮的人是「黃鼠狼給鷄拜年，不安好心。」

不用問，那送禮的人，全被打成地富反壞分子，挨了鬪爭。

這兩件事，「人民日報」之所以刋出，用意在反貪汚，反投機；勸勉那些領導幹部要做清官（其實清官論也是劉毒），懲儆那些農民不再「重副輕農」（這更是劉毒）。

照近來大批判揭發出來的貪汚風和投機倒把風，已是既嚴重又普遍的現象。上兩事卻反映出一點眞實：全大陸近二十萬的公社大隊，只有兩個不貪汚的清官！識透黃鼠狼的鷄是何其少啊！

軍人深入基層

近年不少報導，是說「解放軍」某部派到農村「執行任務」。執行什麼任務，不知道，只報導他們在執行任務之外，還幹了一些好事。

譬如，他們到了公社大隊一問，主任向他們訴苦說：我們的會計辭職不幹了，現在無人管賬。他們於是就去找那位辭職不幹會計的農民，勸他打消辭意，回來任職等等。

這可見軍人已經散佈到基層政權，並且每事問，凡事管。

至於他們的正式任務，可能是擴編民兵和組織紅小兵，後者已成了農村中很大的隊伍，充當着「解放軍」的爪牙。

向知識分子展笑容

本年「紅旗」三期刋出的那篇「建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革命隊伍」的文章，副標題爲「學習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是安徽省革委會寫作小組爲着紀念老毛發表這篇講話十三周年而寫，代表毛、林集團向知識分子初次展露了虛僞的笑容。

文章着重提了對待知識分子不要粗暴，要講理，不要以力壓人。這樣的話，不錯，老毛在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是說過的。但在文革中，卻從未引用過。

彭眞在六五年底爲「人民日報」轉載姚文元批評「海瑞罷官」那篇文章所寫「編者按」中，引用過這類話

；在六六年二月提綱中，也照老毛這類話的意思，加以發揮。然而在文革中，這些都成了老彭的滔天大罪。

老毛六六年回到北平還說過這類話：翦伯贊寫了那麼多書，你們批判不了，我也不行，紅衞兵一起來就把他打倒了。如果以理服人而不以力壓人的話，老毛也就不會用紅衞兵施以暴力了。

安徽省革委會主任李德生，是目前煊赫人物，除了掌握着皖省黨政軍大權，在中央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在地方還擁有一軍人的實力，前不久周恩來、李先念出國，他充任副團長。這篇向知識分子展笑臉的文章，就是出自他的部屬。

如果說他中了劉毒之中的彭毒，那末，既刊在「紅旗」，又以「新華社」專電發出，是不是以毛爲首，以林爲副的黨中共，也中了劉毒？當然不是。

話是老毛在五七年宣傳工作會議上說的，老彭一引就成了毒，這毒實是中了毛毒。所以劉毒實來自毛毒。

是新當權派打着紅旗反紅旗麼？我看也不是。因爲「紅旗」「新華社」「中宣部」還在陳伯達、江青、姚文元手中。那末，這是什麼緣故？不外是現在迫切需要知識分子吧了。三年來，知識分子完蛋了，「文化工作危險論」出來了，文藝作家要改行了，所以文化學術這一範疇，如今已經空無一物。長此下去，恐怕連老毛也知道不是辦法。

於是乎，對知識分子就露出了假笑。

不過假笑之前的怒容，以及怒容之前的假笑，一切記憶猶新，大陸的新舊知識分子不會那麼善忘的吧！

劉毒、毛毒，一路貨色。劉當權時，執行了不少的毛毒；毛再當權，再執行一點劉毒，其實還是他自己放的毒。

毛的話，數十年來實在說的太多，什麼時候說什麼話，什麼時候引用什麼時候說過的話，全以符合他的「私」爲原則。如果不符合他自己的「私」，別人引了他說過而他自己不願引的話，就是毒。

六六年「解放軍報」曾刊出過對毛在五七年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如何學習的巨文，那時是向知識分子展露的怒容，和這篇文章大異其趣，如君不信，可以取來一加比較。同是學習毛著的同一篇文章，那時的重點在於學習「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時的重點則是學習團結、教育、改造，以理服人，不要以力壓人。發怒的是他，展笑的也是他，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明乎此，你就知道他們爭的是什麼，根本不是毛思和劉毒。

毛思大輸出

大陸過去給人民看的數百種期刊，迄未復刊。可是對外發行的外文期刊，卻是一直沒有停頓，數量還有增加的趨勢。

「中國建設」「人民畫報」「北京周報」「中國文學」「中國通訊」等六七種期刊，有些不但有英文版，還有法文版、日文版。

毛選全部出齊的已有九種語文，其中西班牙文版，顯然是輸出到拉丁美洲去的。阿拉伯文也快出齊了。泰文、緬文早已出齊。特別向亞、非、拉輸出的是毛的軍事著作，「論人民戰爭」已有二十二種語文。

另外，北平對外廣播的時間也增加了，每週已達一千五百小時。

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主要是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現在亞洲一些國家的共黨武裝部隊，不是正在以毛爲師麼？

如今喪失政權的施漢諾，當年劉少奇去柬埔寨訪問，和他打得火熱，施曾打算把金邊一條正在新修的馬路，命名爲劉少奇路，以謝中共援助之恩，可惜路未成而劉已垮。現在他雖已失政權，周恩來不還是待之國家元首麼？

對外積極擴張，大搞世界革命，毛的這一瘋狂野心，劉當權時遵行並無不力之處，現在是進行得更加起勁了。

大公、文滙報有問題

古鶴翔

一、大公報學吳晗

二月廿八日香港大公報有一篇很有價值的文章，原文說：「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此地官場之烏烟瘴氣，好財歛貨者如過江之鯽，就是出在一個『腐』字，使貪汚之輩，如糞坑裏的蛆蟲。『貪汚』與『反貪汚』是相對而存在的，如果沒有貪汚，根本就用不着去『反』。官方既不諱言貪汚，作爲『老百姓』者，自無忌於直說。不慮其反，慮其不反。『反』它一下，老虎未必打死，蒼蠅總拍了幾隻，也算不壞。」

這篇偉論恰巧發表於今時今日，實在是一株毒草。君不見，目前大陸不是正在展開「新三反」運動麼？據廣州來人說：所有商業部門的人員，都要被審查貪汚問題，領導人員和理財的會計和出納員是鬬爭的重點。一般售貨員，也要人人檢查，坦白，定案。

「如果沒有貪汚，根本就用不着去反！」——大公報眞是一語中的了！吳晗罵皇帝，原來是罵毛澤東；大公報表面上罵港英，事實上罵誰人？

二、「國歌」何在？

二月十八日香港文滙報抨擊香港大學教育系發出的一份調查表格，因表格中有一項關於國歌的問題，問題有這幾個答案：英國國歌、東方紅、三民主義和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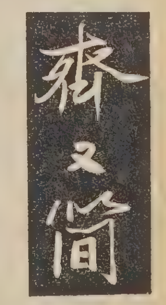
文滙報說：「我們是中國人，國歌當然是中國國歌，還會是其他的嗎？」

看了文滙報的答案，使人摸不着頭腦，究竟文滙報心目中的國歌是什麼？

據筆者所知，共黨的代國歌，即義勇軍進行曲早已被廢除了，因爲共產黨不准奴隸作反。東方紅呢，卻並未公佈爲國歌，連「代」的資格也不夠。難道文滙報也承認三民主義是國歌麼？

春暖花開的時候 星星、月亮、太陽 比較談

【九】



有待商榷的情節（上）

時、空觀念一片渾沌

「星」書作者在「書成贅語」中說：

「故事裏的時間和空間，也教人頗費周章。我的人物大都是從童年、少年，寫到青年，從小學、中學，寫到大學。仔細算起來，每個人都有十多年的『傳記』敍述；每一階段都有不同的……作者的筆也要跟着人物不同的變換。由時間聯帶上的時代背景——戰前、戰時、戰後，三個階段；有許多事物都要和當時的環境契合。人物可以創造，情節可以創造，唯有時代的背景，卻是死板板的，一點也不能馬虎。」

由這些話看來，作者似乎也知道「死板板的」時代背景不能創造；可是有許多抗戰中的大事，都被他隨手「創造」了！這豈但是「馬虎」，簡直是在「改寫歷史」、「創造時代」！

請看下面的事實：

一、不存在的「游擊戰」

「星」書作者對於自己所寫的「抗戰生活」，非常自負，所以他說：「但對抗戰生活的描寫，尤其是對青年人的愛國熱情，自覺得稍有成就，這要歸功於我本身的生活經驗。」（見「星星月亮太陽寫作經過」文中）徐堅白一行人在抗戰中最大的貢獻，應該是敵後的游擊工作了，當然這也是作者的「生活經驗」之一。我們且來看看這場游擊他們是怎樣「打」的。

據星書三十七節所述，蘆溝橋的戰事剛爆發幾個鐘頭，那位身負重任的特務頭子歐伯雄，什麼國家大事都不管，首先便想到這幾個青年的安全，而為他們弄了六張票和一筆錢，把他們送上輪船。他們在青島上岸的第二天，便遭到日機轟炸，犧牲了兩人。接着是「神聖的救亡工作展開了」……「於是我們商量好一套工作計劃：楊子雲從事組織宣傳，小雨點發動婦女運動，我擔任戲劇文教的活動；亞南為總負責人，一切對外的連繫都由她處理。」（星二四三頁）原來他們這個「救亡組織」，只有兩男兩女四員大將，不曉得「神聖的救亡工作」究竟是如何「展開」的！

這且不去管它，單說時間問題。

歐伯雄以「國家代表」的身分，「命令」他們「離開北方戰場到南方去」的時候，「凜然的亞南說：『你的責任就是將這幾個青年帶到後方去』」，亞南也時時以這個責任自承，目的地當然不是山東。可是他們七月中旬便到了膠東，當時的膠濟、津浦、隴海、平漢幾條鐵路，一律暢行無阻，為什麼要在那裏留下來？為打游擊嗎？根本不可能！因為抗戰的第一個火頭在蘆溝橋（七・七），第二個火頭在上海（八・一三），直到十一月二十三日，日軍才渡過黃河，二十七日進佔濟南。青島的海軍陸戰隊亦於同日撤至諸城、沂水一線。市長沈鴻烈先於十八日破壞一部份敵產，二十四至三十日封鎖港口，破壞電台、電廠以及通往日本佐世堡的海底電線。撤退時，青島已成一片焦土。這完全是由於過分突出而自動放棄的。實際上直到第二年一月十二日，日軍的板垣第五師團才登陸青島。

由此可見徐堅白等到達青島之日，距日軍正式佔領時間足有半年之久，即令距自動放棄的日子，也有四個多月，為什麼不去後方？為什麼一定要在那裏傻等半年？難道別的地方不能打游擊？在別處工作不算「救亡」？這種「生活經驗」是自那裏來的？還是這羣人都「黐了線」！

二、空軍節應該改期

人人知道「八・一三」是滬戰發生的日子，日本小鬼為了把我們剛剛建立的空軍根本消滅，以便掌握整個「制空權」，所以在第二天日本的「木更津隊」便轟炸筧橋航校。不料被我空軍健兒昇空一擊，七架飛機，一架也沒回去，全部被殲！因為那是中國空軍的處女勝利，於是特定「八・一四」為空軍節。

現在星書二三七頁竟說：

「啊！有一架被我們打落了！」……果然，一架敵機的尾部，拖着一團白烟，掉在離我們不遠的高梁地裏。」

作者雖未說明敵機是如何被擊落的，但其為我方空戰戰果則一，按時間計算，恰恰早於筧橋第一次空戰一個月。我想，這樣的重大發現，似乎應該建議我國空軍當局：把「八・一四」的「空軍節」

改爲「七・一四」，以符「史實」。

這裏附帶還有三個小問題，也應該順便談談。第一，一架飛機被對方擊中下墜時，所發出的烟這黑色的，不會是白色的；第二，那架飛機下墜的速度非常高，尾部拖的黑烟只會成一長條、一直線，決不會成爲一團；這情形我們在電影中看得多了，誰會見過「拖着一團白烟」下墜的飛機？難道這也算是「生活經驗」？第三，「高梁」應爲「高粱」；前者是地名，後者是植物，不能混爲一談。

其次，據作者的描述，這個早於「八・一四」一個月的轟炸，是在膠濟路「一座破落的古城車站」發生的，敵方出動的飛機是一中隊（見二三七頁「來了！十幾架哪！」），而目標則是「鐵道下面一座小小的石橋」（同頁又二三八頁「糟糕！這座橋的目標被它們發現了！」）這個構想更荒唐！

空軍在空中雖可來去自如，但也不是盲目亂飛，而是有一套作戰程序的。根據筆者抗戰時的親身經驗，日軍在將攻某地之前，最初是派偵察機偵察，發現了目標，第二步才是轟炸機轟炸。如果出動到十架以上，那一定是有了重大任務或重要目標。星書中所寫的「破落的古城車站」和鐵道下的「小小石橋」，都夠不上目標資格（破壞交通應爲大鐵橋），日軍怎會笨得出動轟炸機羣？又何況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中旬的山東半島正是太平世界呢！

三、「太行山」的問題

關於徐堅白四人，「跟着軍隊撤退到太行山區」這個大笑話，我已在「比較談之一」裏說過了。現在再看一遍，發現的笑話較前更大：原來星書作者竟將泰山誤爲太行山了！這由以下事實可看出：

㈠二四四頁說：「敵人的當前目標，是在急於打通津浦線。爲着配合戰畧的形勢，我們跟着軍隊撤退到太行山區。……敵人凶焰方熾，席捲了山東幾個大城市，就沿着鐵路線向南推進，而我們的大軍，也逐漸向徐州一帶集結。」太行山區屬第二戰區，津浦路屬第五戰區，他們既已到了二戰區還管五戰區的事情作甚？證之後來他們的游擊隊也參加了台兒莊會戰（作者的假想）的事實，可知他們並未脫離五戰區管轄範圍。

㈡二六二頁說：「亞南在這個時期中，到處打聽我們那支游擊隊的駐地，原來他們也到了後方，正忙着整編工作，在短期內就要開赴第一線作戰。」一支游擊隊至少也有幾百人，在淪陷區中那有可能從膠東調到太行山區，再大規模偷渡到黃河南岸，然後又東馳數百里到阜陽？同時，我們也未發現星書中有游擊隊渡河的敘述。因此，所謂「太行山區」可能就是「沂泰山區」，那就不必過黃河了。

當然，這些事實都不可能發生，我們不過是研究作者「擺烏龍」的來龍去脈而已。

四、武漢失守半年台兒莊才會戰

星書二四三頁說：「神聖的救亡工作展開了。由夏到秋，由冬到春，時間在漫天烽火中，轉瞬間又過去了一年。」這時至遲已到了民國二十七（一九三八）年七月。

二四四頁又說：「經過幾個月的奔走呼號，一支頗具規模的游擊隊，已經在敵後發揮了很大的戰鬭效果。……在病中，渡過了冷清的舊曆年關。」（星二五九頁）這時已到了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他們偷渡時，正是「春冰初溶，寒冷澈骨」的春天了。

按台兒莊會戰是在二十七年三、四月；徐州失守是在五月；開封失守在六月；接着便是黃河決口。「春暖花開的時候」的「發祥地」——商城，在十月間曾和日軍發生過一次激戰，姚雪垠如果寫第二部，一定會有精彩的描述，可惜我們沒有機會看到！

星書作者把山東的戰事提前了半年，又把台兒莊會戰押後了一年；於是所謂「抗戰生活」便被他寫得「慘不忍睹」了！由此可以證明作者根本沒有時、空觀念，對抗戰也一無所知。

五、除夕大雪出月亮

小說之所以被人列入文學，是由於它「假得眞」。無論曹雪芹筆下的林黛玉、賈寶玉；施耐庵筆下的武松、林冲、魯智深，人們一提起他們的名字，一個活生生的人物便會在腦海中出現，眞是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實際上，這些人根本都不存在。這才配稱「藝術」。而且一部好的小說必須前後呼應，結構嚴密，不能有半點漏洞，更不能有絲毫矛盾。如果拿這種尺度去衡量星書作者，那結果是非常令人難爲情的。因爲「矛盾」、「無知」是星書的兩大特色！其中尤以「時、空觀念」爲甚。

「下弦月」的大笑話，我已在「比較談之七」的最後一項指出過了，也許有人覺得這名詞太冷僻，用錯了還情有可原；可是另一個錯誤，連不識字的村夫、牧童也不會犯，而竟在「名作家」的筆下出現了，這又該作何解釋？請看下面這幾節：

「除夕的夜晚，正飄着大雪，在這祥瑞的氣氛中，歐家更顯得熱鬧……楊子雲帶着孩子們在院子裏放鞭炮。小雨點幫她的姑母，在供着神主的堂屋裏點起了十幾枝手臂粗的大紅蠟燭，屋簷下也懸掛着各式各樣的宮燈，掩映着窗前幾株盛開的臘梅花，越顯出一派古色古香的年節風味。吃過年夜飯，歐家照例有守歲的老規矩……」（一九〇頁）

從「除夕、放鞭炮、在神主前點大紅蠟燭、掛宮燈、古色古香的年節、吃年夜飯、守歲」這一連串的事物中，可以證明這個「除夕」正是我們傳統中的「大除夕」，也就是「春節」的前一晚，決不是陽曆新年前一晚那個「除夕」。

除夕之夜的事情非常多，作者寫了十頁。在一切事情結束之後，他又寫道：

「又是一陣鬨笑，我發覺小雨點和楊子雲，也在注視我，我故意避開他們的視線，跑到窗口下。歐先生和歐太太在一旁閒談。『啊！月亮出來了！』『星星眞亮呢！』『眞好！雪停了，明天一定要出太陽了！』我回頭看看亞南，她和孩子們已經堆起了一個雪人。」（二〇〇頁）

舊曆除夕在臘月三十日或二十九日，那一天也叫「晦日」，晦是昏暗的意思，因爲那一天的月球恰在地球和太陽的中間，它的正面向着太陽，背面向着地球，我們連它的一絲反光也看不見，所以叫做「晦日」。在這一天不管陰晴，絕對看不到月亮出現。但是星書的作者居然讓它出現了，這一手的

確稱得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偉大創作！

我以為這個空前大笑話造成的原因有三個：第一、寫小說不知前後照應，照前不顧後，結構不嚴密；寫到後頭便不管前面如何了。第二、不注意自然現象，誤認為月亮只分圓不圓，管它什麼上弦、下弦、左面、右面、望日、朔日、晦日！高興時抓來就用。第三、「星星月亮太陽」是星書的主題，幾乎每一節都非把它拿來點點「題」不可。沒有月亮嗎？沒關係，只消三言兩語便可以製造一個月亮出來了！

還有，「我回頭看看亞南，她和孩子們已經堆起了一個雪人。」這兩句也說不通：因為這時亞南還在屋裏和大家談話，徐堅白正在窗口向外看（避開他們的視線）；回頭看亞南自然可以，但怎會在屋裏「堆起了一個雪人」呢？

如此「第六」，我欲無言！

六、徐堅白死而復穌

讀者看了這個小標題，一定會笑我「車大炮」。他們會這樣想：「星書我們看過了，改拍的電影也看過了，幾時看到徐堅白死過？」各位，且慢着急！讓我找找看，如果沒有白紙黑字作證，你以為我想吃「誹謗官司」麼？

話說勝利之後，徐堅白坐着飛機返回故鄉。他「開始敲起殘破的家門」時，「好久沒有一點回聲，難道他們都在睡午覺了吧（麼）？」（星四二八頁）證明時間是中午。

接着他在門前遇見小蕙（朱蘭的妹妹），兩人說了幾句話，小蕙告訴他朱蘭已死，他不相信。下文便是：

「『你看！』小蕙指一指野外一棵孤零零的大樹：『她墳上那一棵柳樹，都長得那麼高大了！』『阿蘭姐！』我彷彿失去了理智，瘋狂揮着手，一直跑到那棵柳樹下。只覺得渾身麻木，我暈到在一堆荒草的土坵上（筆者按：上句情不通，下句文字不通）。不知有多長時間，醒來時已經是太陽落山了。」（四三〇頁）

徐堅白自暈倒到醒來，作者「不知有多長時間」；沒關係，我可以替他算出來。

徐堅白是中午到家的，拍了一陣門，和小蕙談了一陣話，可能佔去了一刻鐘；就算半點罷。朱蘭

堅白是瘋狂的跑去的，最多也費不了十分鐘。假定暈倒的時間是在下午兩點，秋天太陽落山的時間大概在七點左右，那麼，徐堅白暈倒的時間便有五個鐘頭之久了。醫生對病人的「休克」，習慣上是以分秒計算的，五小時等於三百分，也等於一萬八千秒；試問醫生一旦遇到這種病人，會不會宣佈他已死亡？幸而當地沒有醫生，無人宣佈他的死亡，所以他才能從容不迫像睡了一次「長午覺」般地自己醒來了！

請問讀者，這算不算「死而復穌」？

怪不得有人批評星書作者沒有「時間觀念」！

此外，徐堅白的三年高中，自書中看來，似乎只有一個學期；家和學校同在一省，又都靠着鐵路，交通並不困難，但他在三年之中竟不回去一次，家裏有父母和祖母。「祖母在彌留的當兒，還眼巴巴的盼望他回來」；他自己也說過「畢業證書算一張什麼東西」那樣的話；這許多矛盾，應該如何解釋呢？

徐堅白由於先天裏佔的羅蘭成分最多，所以他軟弱得簡直像個女人。不！他比羅蘭更軟弱：他的生活常常要別人照顧，行動也常常要人扶，動不動就會暈倒；不信，有事實為證：

「『啊！原來是你！秋明！』我幾乎失聲叫喊起來。一剎那間，我覺得眼睛昏黑起來，乘勢抓住樹脎，渾身的肌肉都在緊張的顫動，彷彿是在一場凶惡的夢魘裏。是的，只有在夢魘裏，我才體驗過這樣的恐怖。在昏迷中，我覺得有一雙軟綿綿的手臂，摟住我的須子。直到聽到一陣嚶嚶的哭泣聲。我才漸漸的清醒過來。」（星一五一至一五二頁）

這是秋明破壞他和阿蘭私奔，被他發現時的描寫，正常的男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會憤怒怎會「昏迷」？又：

「到村口，我濤晰地看到家門前的大樹上，掛起一條長長的白旛。一剎那間，我幾乎被這不祥的徵兆暈倒。……一副觸目的紫色棺木，放在靈堂的中央。有人在靈位前忙着燒紙，磕頭……我只覺得眼前是一片昏黑，無力的倒在靈樞前的草墊上。好一會，震耳的號哭聲，又使我濤醒過來。」（星一〇九至一一〇頁）

徐堅白愛祖母嗎？按情理說他應該愛的，因為

揭瓊

——評「當代文藝」對人身的攻擊之一

在評論中施以人身攻擊是一件下流的事；借書評、影評來栽贓誣陷，或者揭發作者、導演或表演者的陰私，則比在評論中施用人身攻擊更為下流。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寫過一個短篇小說，描寫一個名叫馬克・吐溫的人去競選州長，他的政敵為了要將他擊敗，什麼下流事也做了出來：捏造事實、插贓嫁禍、揭發陰私，十八般武藝，長拳短打，全部出齊。讀了這篇小說，讀者自然會對那些耍下流手法的傢伙投以最大的憤怒，也會對那個被損害與被侮辱的馬克・吐溫表示同情。

初時，我以為這種情形在外國才有，誰知在香港那本自稱為「當代佳作，文藝主流」的「當代文藝」裏也出現了這種情形，使我一讀之下，不覺毛骨悚然。

相信讀者也會記得有一部台灣出品的電影叫做「菟絲花」罷，這部電影的原作者是瓊瑤。在「菟絲花」上映後，「當代文藝」發表了一篇影評，作者是「過來人」，他不是評價「菟絲花」這部影片的好壞，而是借評論「菟絲花」這部影片作題目，卻在揭瓊瑤的陰私。它說瓊瑤跟丈夫離了婚，又跟一個叫馮馮的作家同居，接着就是一大段叫人看了作嘔的壞話。

小說寫得不好是應該批評的，電影拍得不好也應該評論的，但決不能在批評一本小說或一部電影時揭發它的作者、導演或表演者的陰私。這是文藝批評的基本原

這麼一條規定：

「批評需要與所批評的書籍或論文等之主旨有關係的。即是說：例如批評一書或一戲劇的話，只能從事於批評該書或戲劇，不可攻擊作者之品性，或作者之其他著作，除非與批評之主旨有關的。」（引用趙冰博士之譯文）

借書評、影評而攻擊作者之品性和作

鞭子的時候，都被祖母喝止了」，而且後來也常在回憶中懷念她。可是在她活着的時候，他卻三年不回來看望她，假使沒有那封電報，可能還不回去。這樣看來，他對祖母並不怎樣關心；那麼，為什麼一見到「白旛」就想「暈倒」，見到棺木又是昏迷？羅蘭祖母死時，也不曾見姚雪垠這樣描述過。難道羅蘭化身男子之後，反不如女兒時堅強？再看：

「忽然，一架飛機疾快的俯衝下來，一串亮晶晶的炸彈，在陽光中閃閃發光，我閉着眼睛，緊緊的抱着岴南，只聽到一聲巨響，驟然失去了知覺。『堅白！堅白！醒醒來！』在昏厥中，好像聽到有人在遠方呼喚我。睜開眼，看見岴南正在拂去頭髮上的泥土……」（星二三八頁）

女的若無其事，男的倒昏迷了；這情形簡直像是孩子傍着母親，那裏有半分男兒氣？再看：

「想着，想着，我覺得心頭上像堵住一塊沉重的石塊。好久，好久，只覺得一股熱流向上翻騰；翻騰！翻騰！忽然口腔裏一陣腥味，我忍不住一聲咳嗽，大塊的鮮血，吐在阿蘭的日記簿上。我彷彿失去了自己，迷離在另一個世界中。……在這空幻的境界中，我彷彿像一隻斷了線的風箏，在漆黑的夜空中，飄盪、旋轉……我驀的睜開眼睛，看見小雨點拿着濕手巾，正為我揩去臉唇的血跡。她見我醒來，擦着眼淚說：『好了！可嚇死我啦！你暈倒了！』」（星三八一頁）

這是徐堅白看了朱蘭的日記，聽楊子雲講述她離開醫院情形後的反應，不但昏迷還加上了吐血，而且是「大塊的鮮血」！星書中並沒有說過他有胃病或肺病，這大塊鮮血是那裏來的？

最後一次昏迷是在朱蘭坟上，一昏迷便半天。

中國古代的佳人才子都崇尚病態美，女人像崔鶯鶯的「行一步兒可人憐，解舞腰肢嬌又軟」；男人像張君瑞的「多愁多病身」。徐堅白是二十世紀人物，雖然不是那一型，可是他的「多愁多病」似乎連張君瑞的健康也比不上！單就他那動不動就暈倒的情形看，他很像電影中十八世紀的西洋貴婦，為了表示自己的嬌貴身分，也是動不動就昏倒，於是別人馬上拿「嗅鹽」讓她嗅。可惜作者忽畧了這一點，如果徐堅白的口袋中，經常帶着一瓶嗅鹽，那麼，當他昏倒在朱蘭墳上時，便用不着他的親鄰將一些辛辣的藥油往他的鼻孔裏狂抹了！

陰私的「當代佳作」

新茶座」，看了「當代文藝」這種揭人陰私的所為，便寫了一篇評論在「新茶座」發表，對這種不正當的批評表示異議。（那篇文章在發表時是署上我的本名：「李國柱」的。）

在這篇揭瓊瑤底牌的文章刊出之後，作為該刊主編的名作家徐速教授沒對此事表示遺憾，但沒有像他要求「文壇」主編盧森把「高山駒」請出來那樣，要把那個署名「過來人」的作者揪出來示眾。卻由該刊督印人張慧貞寫了一篇「本人不在香港，對該稿未及審閱」之類的推卸責任的文章，在該刊上發表，就算把這件事交代過去了。對此，我表示極大的懷疑。

第一，「當代文藝」在刊載這篇揭瓊瑤陰私的影評之前和之後，是很少刊載影評的。同時，在「菟絲花」上映之前，本港也曾公映過好些主題不正確和內容不健康的外國片，為什麼「當代文藝」不去評論，而對瓊瑤小姐的「再婚」和「同居」發生這麼大的興趣？根據動機心理學的觀點：「動機常常發生在刺激之前，即先有動機，而後才能注意到外界的刺激。例如，一個人患了胃病，即會注意到各種傳播

過來人」，一定先對瓊瑤有了極大的惡意，才會藉着一篇影評來揭她的陰私。

第二，「當代文藝」督印人張慧貞在事後說：「本人不在香港」，對該稿未及審閱」，是不負責任的說法。因為督印人張慧貞在不在香港，審閱稿件的權力是在該刊主編徐速手上。這樣的文章也被刊出，名作家徐速教授是要負起全責的。即使說，徐速教授也不在香港，他一定會把審閱來稿的權授予「當代文藝」的編輯，決不會弄得張慧貞和徐速不在香港時就沒有人審閱稿件的。要是眞的沒有人負責審閱稿件，如果「當代文藝」突然刊出一篇抨擊張慧貞和徐速的文章，那豈不危險。所以，「對該稿未及審閱」，顯然是個疑問。同時，「當代文藝」在「徵稿簡章」中也清楚地寫着：

「違觸港府出版法或外銷當地政府禁令的作品，幸勿投寄。」

這一點，已經是「當代文藝」選稿的標準。即使張慧貞眞的「對該稿未及審閱」，作為該刊主編的徐速教授還是把責任推卸不了的。

第三，由於影片的映期較短，而雜誌卻需在一週、一旬、半月或一月才出版，每每在雜誌上刊出一篇影評時，那部影片已經「劏」了畫。所以許多雜誌是不刊登影評的，特別是那些月刊。「當代文藝」是一份月刊，而且在刊出揭瓊瑤陰私那篇影評之前和之後，很少刊出影評的，可見「當代文藝」根本就不重視影評。既然不重視影評，為什麼東不評、西不評、左不評、右不評，偏偏要揀瓊瑤的影片來評？而且又偏偏在刊出這篇影評時而又出現「未及審閱」的怪現象？在發生這件揭瓊瑤陰私的事不久，徐速教授又因香港出版人發行人協會舉辦的書展請瓊瑤來剪綵，馬上宣佈他主持的高原出版社退出書展。這樣看來，兩件事都是對瓊瑤而發的，所以我們有理由懷疑名作家徐速教授對瓊瑤是懷着極大的偏見。「當代文藝」之所以刊登那篇揭瓊瑤陰私的影評，便決不會是「對該稿未及審閱」那麼簡單了。

當然，瓊瑤的作品有着許多可批評的地方。為了對作者和讀者有所幫助，對瓊瑤的作品展開批評是必須的，但藉着評書、評影而去揭陰私的現象，是絕對不許可的。這是一個文藝批評家最起碼的道德，也是任何刊物刊載批評文字的最起碼道德。「當代文藝」既然自稱是「當代佳作，文藝主流」，更應該具有這種最起碼的道德。如果「當代文藝」不顧這種最起碼的道德而去揭人陰私。那麼，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專爆人家內幕的文章便是「當代佳作」，專門揭人陰私的作品便是「文藝主流」。

「菜根談」有段話說：「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纔是進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快心，便把此身埋在鴆毒中矣。」名作家徐速教授名高勢大，益之者多，損之者少。假如我這番「逆耳之言」還能使他有所反省，也算是香港文壇之幸了。

林真

狗展雜詠

報載：一年一度的「狗展」，已於三月十四、十五兩日在寒風細雨中的跑馬地舉行。參加的大小名犬共有二百九十三頭，「名流」則耀武揚威；「名雌」則爭妍鬪艷；「狗才」濟濟，可謂盡「東南之美」！聲、色、犬、馬，爲港人之主要娛樂，每年「狗展」亦爲本港大事之一，豈可無詩以紀之耶？詩曰：

其一　跑馬場中狗展會，東西名種似雲來；
銀狐獅子拳師輩，搖尾汪汪逞獸才。

此次參加「狗展」之名犬，種類繁多，且不乏名門望族，簪纓世家；其中計有：銀狐狗、獅子狗、拳師狗、牧羊狗、老虎狗、丹麥狗、高枝狗、鬈毛狗、摩爾狗、馬騮狗、臘腸狗、曲卡狗、沙皮狗、波斯狗、阿富汗狗、狼狗……還有全港獨一無二的「雪狗」、「沙路奇狗」，集狗王、狗后、狗太子、狗公主、狗名流、狗貴婦於一堂，向生活於飢餓邊緣的窮苦人類示威一番，誠屬「狗國」盛事！

其二　行有飛機住有房，豬肝牛肉味芬芳；
體香爪潤毛鬈曲，敢與佳人鬪艷妝。

參加「狗展」之名狗，有遠自澳洲來的；據說，某屆有特自倫敦飛港參加的一頭狗，僅來港之飛機票，即達千二百餘元。語云：「高樓一席酒，窮漢半年糧」；今則「名犬一往返，窮漢五年糧」了！難道這也是文明進步？

名狗的飲食非常講究，據狗主表示牠們每日所吃的食物是牛奶、鷄蛋、牛肉、豬肝之類營養豐富的東西，對於饅頭、麵包、青菜、白飯之類的大眾食物是不屑一顧的。而且還經常沐浴、理毛、修甲、噴香水；所費的「美容工夫」，較之一般名媛閨秀亦不遑多讓。

其三　銀絲被體不尋常，渾似素娥雪裏妝；
贏得嬌娃勤護理，萬人爭羨狗中王。

銀狐狗「丹尼」，過去曾四度當選銀狐冠軍，這次又爲主人奪回一隻銀杯。當牠被女主人抱在懷中拍照時，不知羞煞多少旁觀者。

其四　狗展也同選美姝，年年點綴東方珠。
可憐千萬流亡客，淪落天涯犬不如！

「狗展」十足是「有錢佬」的玩藝兒，讓我們這些窮小子看了，頓興「人不如狗」之嘆！奈何！

論「受寵須警」

人類有一個通病，碰到意外的損失時，即使不怨天尤人，也要自怨自艾，找出成千成萬的理由來支持自己的損失是屬於不應該的損失。可是獲得意外的收獲，卻懶得去研究這些收獲是不是應得的收獲，多認爲是「天賜我也！」從而就失去應有的警惕性。以至得小惠而失大利，俗語所說：「四處去打麻雀，家裏的鷄乸被人抱走了。」

當經理的若突然被降職爲小職員，除了忿然辭職之外，必研究自己突被降職的原因。可是當小職員的，突被提陞爲經理，除了忙於宴客慶祝高陞之外，恐怕沒有人會撫心自問，自己何德何能，何以獲得老板的垂青，平步青雲？斯不知有一些老板就是利用這種手段「過橋」找人做代死鬼，暗中抽走資金鬆人。

老千集團要向人「埋手」之前，往往先給你一些意外的甜頭，誘你入彀。

諸乎此類的古訓今鑑，多得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可是人類老是像小孩子那樣喜歡甜頭，以至這種「甜頭術」無往而不利。

說來還要算衞國的南文子有見識，也就難怪智伯要稱他爲賢人了。戰國策曰：「智伯欲伐衞，遺衞君野馬四百，白璧一，衞君大悅。羣臣皆賀。」唯有南文子臉有憂色，衞君問他，他才說：「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白璧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南文子的賢，就在於這句「不可不察也」，這就是撫心自問。已既無功於人，人何以要賞你呢？已既無力，別人又何以要「買怕」呢？禮有常例，一超乎常，就「不可不察」了。果然不出文子所料，智伯遺厚禮於衞君，就是要伐衞。若無文子，衞君高興一陣子後，不僅野馬白璧要被智伯奪回去，連祖宗廟堂也要被智伯剷平。

人不可能都是預卜先知者，不可能知道每一件事物的發展，但運用「常規」去衡量每一個人，衡量每一件事物，並對超越常規的事情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卻是正確的，必要的。

因爲每一件事都有牠的常態和常規，也可以說是事物發展的規律，一超過常態常規，就變得不尋常了，必另有原因。

河水平常是由高處向低處流的，假如突然倒流，那麼不是下流築起了攔河壩，就是海嘯，海浪上湧。這是「不可不察」的。

殺人越貨的强盜突然大發起慈悲來，那是「不可不察」的。

平日兇神惡煞，「吓吓霸霸」的人，突然堆蓮子蓉般媚臉，也是「不可不察」的。

對於超乎常態，超乎常規的事情，保持「不可不察」的警惕性，就不易被人突襲，被人利用，以至一敗塗地或毀壞名譽

自我

藍海文

除了軀殼，讓我還有我存在，
靈魂不是商品，怎麼可以出賣！

期刊頁），其中有幾句話是發人深省的。她說：「一個走私販毒的人發了財，靜靜地嘆其所成，沒有人會多事的去批評他。而他卻擺出一副紳士面孔，指東斥西，說別人領了牌照的小販攤位擺的不對，更大罵社會人士的道德日漸墮落，你說這種人是否要引起公憤，為千夫所指、唾棄？」

這些話，一言以蔽之便是「不自量」，也即是沒有「自知之明」。一個人最怕沒有自知之明，像那種走私販毒發了財的名流一樣，一旦被人揭穿底，前面看起來，雖然仍是衣冠楚楚的「紳士狀」；他人在背後指出的卻是一條「毒販私梟」的尾巴，徒然給人笑罵。

還有很多人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我可以略舉數例：

一個寫文章的人，不管你是抄的、偷的，他人見了你的面，很可能會把「大作家，名作家」的帽子戴在你頭上。一個有自知之明的人，縱不自認為了生活騙稿費，也只是聽了算數。但是，有一種人，卻飄飄然，真以為自己是「大而名」了；這樣「自名自大」的日子一久，習慣成了自然，便把其他寫文章的人，看成「小而無」。於是，指東斥西，忘形忘態。一旦碰上知其底細的人，當眾揭露抄襲，他這個「大而名」的「作家」，便變成「抄家、偷家」了。

談「自知之明」

還有一種人，連初中也沒畢業，卻自稱是「北大」或「西南聯大」；連戰場沒有見過，卻自稱是「抗日英雄」。如果只是口頭上吹吹也沒什麼，他卻偏偏指東斥西，罵眞北大的人是草包，說某學者是飯桶；他的戰場經驗，可以列為軍校做「典、範、令」的教材。一旦遇上知其底細的人，或眞正的抗日軍人，他就要露原形。問他的學校情形，他答不出；問他參加過的戰役經過，他說不清；把他寫出來的參戰景況一批，原形畢露，當眾出醜。原想把自己吹成「能文能武」，結果是「不文不武」。

又有一種人，筆下帶刺，口舌帶鈎，寫文章，罵盡天下人；說話，罪天下人。因此，四處種仇結怨。這許多怨尤在心的人，因種種關係，容得忍不發，他就以為這一套「惡死」的辦法，可以橫衝直撞，無往不利。一旦遇上不怕惡的眞強人與他較量，打得他招架不住，眼看平日的「朋友」——，不但無人拔筆相助，也無人出面做魯仲連。在孤立無援，眾叛親離的困境中，仍不知反省，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幸災樂禍，推波助瀾，坐在黃鶴樓上看翻船？反而怨天尤人，說某某忘恩負義；說某某無情絕義。如果你去問問這些「某某」，他們都能說出一套眞正「忘恩負義、無情絕義」的事實，只不過這些事都是他們以前身受的遭遇。

說到底這都是無「自知之明」；也可說是種因食果，自作自受。至於目前因某種關係糾集在一起的人，人數愈眾，將來造成的怨恨也愈多，君如不信，等着瞧好了。

張贛萍

編輯

我……也……永遠不會承認失敗！

靈魂不是商品怎麼可以出賣！我對暴力從來沒有下拜；不要以別人的思想佔領我的身體，除了軀殼，讓我還有我存在。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

……何不食肉糜？」這番話兒遂成了千古的笑柄。

食前方丈的晉惠帝，肉是吃得厭了；所以在他眼裏，肉也就成了「爛賤」的東西。

肉糜與汽車

其實，「歲飢，何不食肉糜？」也並不能盡當它是笑話。筆者在這生存的短短數十年之間，就曾經看到「歲飢食肉糜」的實際情形。

那是在對日作戰期間，潮汕那個淪陷區，原就糧食短缺，忽地又遭逢旱荒；米貴於珠，薯珍於玉，連草根樹皮，也成了充飢的珍品。那些養有牲畜的人家，因為沒有飼料，都將家畜賤價出售。在那一段時間裏，小販們便利用那賤價的豬肉，加上極少、極少的米，熬成豬肉粥，擺在街邊販賣。顧客們呢？則要逐檔的看，要找到那肉少而米量多的才光顧；可是找遍許多攤子，也都是多見肉塊，難覓米粒。在那一時間，許多飢民就是靠吃肉糜捱命的。

所以晉惠帝的話，在正常的情形下固是荒唐；但在非常時期，卻並非全無事實根據。不過，這也只是一時的畸形現象，而不是解決飢荒的最佳辦法。

就如今日的香港，公共的交通車輛缺乏，一般市民都有搭車難之苦；小市民為了趕班上工、上學，為搭車都吃盡了苦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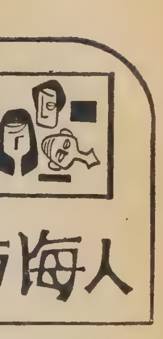
但一些濶人，則不但是出有私家車，而且不止一架。更有坐了不久就覺得這一架的款式太舊，那一架的座位不舒適。今天換一輛，明天易一架；換來換去，也難得有一架覺得是愜意的。而汽車在他們眼裏，也就如晉惠帝之對於肉糜，覺得是那麼「爛賤」。

同時有些人為了搭公共汽車困難，而又要趕時趕候去搵食；所以雖然沒有購買私家車的充份能力，也只好從權去買一架分期付款的廉價車。搭車的困難是解決了，但卻弄得一身債；給債務迫得比起擠搭公共汽車來，還要多喘幾口怨氣。

雖然如此，但一些晉惠帝型的濶人，反而就認定交通上並沒有什麼困難。如果有人向他訴苦，他也會套用晉惠帝的語氣，輕輕鬆鬆地說一句：「乘搭公共汽車困難麼，何不買一架私家車？」

在香港，這類晉惠帝型的人物就不少，而且都是對社會問題具有影響力的。他們對汽車的看法既然如此，則對搭車難這個問題自也不會關心，要希望他們來為小市民謀求解決「都幾難」！所以這種公共交通車輛短缺，小市民在搭車問題上受苦受難的情形，恐怕還要拖延着一個很長、很長的時間！

醉八仙



壞種

梁人傑

姚先生和姚太太到澳洲去看他們的寶貝兒子。一對五十多歲的中年夫婦，只有一個兒子，而且遠涉重洋，出國深造，姚太太的心情，身爲父母的都可體會到。

姚公子今年二十四歲，去年已拿了學士學位，現在正繼續唸碩士。姚太太在他大學畢業時，本就打算叫他回到香港。一來姚公子本身不願意；二來姚先生認爲在社會上撈，單憑學士地位不夠，非再深造不可。

這次姚先生本要利用假期到日本參觀博覽會；可是姚太太一定要到澳洲，且堅持同行，目的是要見見兒子。姚先生拗不過，只好同意。

到了澳洲，他們住在酒店，打電話到學校，叫兒子來酒店見面。

不見三四年的兒子，更覺英俊瀟洒。姚先生深以此子爲榮；姚太太卻另有心事。爲了只有這位獨子，私心裏十分盼望他早日成家立室。

她在酒店見到兒子，第一句就問：「你有了女朋友嗎？」

「當然。」姚公子得意地答。「在這兒，就算我不找女朋友，女朋友也會找我。」

「是嗎？那太好了！」姚太太喜孜孜的。「你可以不可以帶來給媽咪看看？」

「當然可以。」

第二天晚上，他們在酒店餐廳吃晚餐，兒子帶了女朋友來。一看，是個金髮澳洲小姐，樣子雖不錯，可是姚太太心裏有點不安，她不大喜歡兒子討外國媳婦。

這晚的敍會氣氛還愉快，大家談得很好，晚餐後由姚公子送這位露絲小姐回家。

晚上夫婦在房中談論，姚太太吐露了心事。姚先生安慰她，外國人、中國人都是人，兒子既然喜歡，他要討外國小姐也好，中國小姐也好，用不着這麼緊張。姚太太細思之下，也覺有理。只要兒子找到對象，成家立室，也不理他討的是中國人或外國人了。

可是，第三天帶到酒店來的，卻是一個中國小姐，是華僑的女兒。這又把姚太太的疑慮冲淡，她想，可能這才是他的對象，露絲不過是普通朋友。

此後幾天，姚公子每次來看父母，都攜同女朋友；但每次的女友都不同，有時是鬼妹，有時是中國女子，這一來，把姚太太弄糊塗了。臨到快要離開澳洲時，她再忍不住了，關上房門，在房間內單獨和兒子懇談，要找尋出眞相來。

「乖仔，你坦白告訴我，來了澳洲後，見過你的女朋友已不下十位，媽想知道，究竟那一位才是你的對象？」姚太太認眞地問她兒子。

姚公子見問，哈哈大笑起來。

姚太太一怔，問：「這有什麼好笑？」

「媽咪！我可以給你一個答覆：她們全都不是我的對象。」

「那你爲什麼跟她們交朋友？」

「我跟她們交朋友，並不爲了要結婚。」

姚太太盯視着他，茫然地問：「那你是爲了什麼？」

「爲什麼？嚇，媽咪，你該曉得，要不是交到這些女朋友，我在澳洲這幾年怎麼過？我太寂寞，沒有女朋友，簡直度日如年！」

「你可以找個合意對象結婚，婚後就不會再感寂寞了。」姚太太提議道。

「結婚？太單調了。」姚公子道：「現在我過得多好！喜歡那一個就約那一個。媽咪，每天吃魚翅也會吃厭，何況女朋友？多交幾個，才會點綴得我的戀愛生活更多采多姿嘛！」

姚太太急得說不出話，姚公子還輕鬆地說：「現在我要去赴南施的約會了，明天中午又有柏茜的約會，恕我沒工夫到機場送你和爸爸的飛機。」

他說罷，一聲拜拜便走了。接着，有人推門進來，那是姚先生。

他看見太太那張粉臉變成關帝一樣，漲紅了，忍不住迷惑的問：「太太，什麼事？」

姚太太只冷哼了一聲，沒答他。

「是不是佐治激了你？」佐治就是他們那位寶貝兒子。

「哼！還說呢，是你激了我！」

姚先生摸不着頭腦，吶吶的道：「我？我什麼時候激過你？太太。」

「都是你不好！」姚太太感觸地用手帕掩着鼻子想流眼淚。

「究竟我有什麼不好啊。」

「你呀！你傳的都是壞種！」

「壞種？是什麼回事啊？」

「佐治就和你一樣，澈頭澈尾是壞種。」

在姚先生再三追問下，姚太太才把剛才和兒子的一番話轉述給他聽。

「佐治對女人的花心，跟你一模一樣，沒半點分別，這還不是爲了你的壞種！」

姚先生聽了哭笑不得。他一向風流成性，姚太太和他結婚二十幾年，除了女人的問題，從來沒試過爲別的事情爭吵，現在年紀雖已不小，他的風流韻事還是一樣多，姚太太沒法子再約束他，唯有聽其自然。

料不到兒子居然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姚太太生氣，姚先生卻引以自豪。

姚先生回到香港後三個月，姚公子收到父親一筆特別滙款，五百元澳幣。

另外有一封信，上面只寫了「獎狀」二字。佐治莫名其妙，但五百澳幣卻增加了他的活動力。

竟然有這樣的父親！姚太太說是「壞種」，他卻自許爲「風流種子」。

青年園地

筷子兄弟

方程

外貌、性格、特徵、愛好無一不似，這不是人爲的巧合，是創作，你信不信？

不由你不信！阿方現在要「揭發」他們了。從唸書到教書，我認識過一對容貌性情等等都十分相似的孿生兄弟，無以名之，只好說是上帝創作的活寶貝。

阿方教了幾年書，過慣神聖嚴肅生活，現在雖然「放下我的鞭子」，還整天扳着面孔，大概是受當年職業影響。幾年乏味的粉墨生涯，唯一能叫我笑一笑的是那對雙胞胎學生。

記得那天進課室，我照例擺出神聖不可侵犯的面孔，近視眼像燈塔似的一掃，全班鴉雀無聲，然後岸然自得，跟着唸其台詞，把帶來的「鴨子」逐隻塡進學生的肚子裏。

想不到學生目不轉睛，阿方岸然道貌竟無人欣賞，幾十對眼睛既不看我，也不看課本。唉！如果有人在這時候來個讀書風氣調查，我這一班一定名列第六——全校六班之中的第六名了，眞要說一句「愧不敢當」！

我立即運用邏輯頭腦和科學眼光分析分析，才發覺學生的目光焦點全集中在兩個插班生身上。

班上多了兩張新面孔，我覺得糊塗得視而不見！對不起，是多了一張新面孔。兩個插班生容貌長得一模一樣，我身爲級導師，不能對新生不聞不問，只好把台詞暫時呑下。

聽說教師對新生不能太和藹，要先立個下馬威，以後容易管教。我於是根據這些教學方法，裝出嚴師風範，把兩個新生叫出來盤查一番。

「我姓顧，十二歲。他是我的孿生弟弟。」第一個恭順的回答。

我的尊嚴受到重視，滿意地點點頭，對第二個新生說：「你呢？你多少歲？」

全班哄然大笑，剛才那片肅穆氣氛不知飛到哪兒去了。我就是這麼胡塗，有次一位朋友給我介紹他的姪兒，我卻客氣的請問人家貴姓，想不到在學生面前也鬧出同樣的笑話！我無論如何再也嚴肅不來，只好同聲一笑，跟着問問名字學歷等，但已經尷尬得連耳根也熱起來了。

這對「同胞」長得無可再像，連名字也差不多，一個叫國威、一個叫國輝，點名的時候我只好儘量提高嗓子。老大請病假，老二也請病假；老大上厠所，老二也要跟着去；校服一樣，聲音也一樣。兩個「異口同聲」、「同病相憐」，偏偏又同在一班，往往把我弄得頭昏腦脹！唯一不同的是老二比較勤力向學，成績比老大要高一籌。

那回老大唸不出書，我一怒之下，頒下留堂手令，聲明一定要老大把課本唸好，否則只有「今天不回家」。誰知放學之後，老大重讀不到三分鐘，馬上背誦如流，我喜出望外，大讚孺子可教，自己也不必跟着一起「坐監」。

第二天默書，老大一樣交白卷，我氣得發跳，再下留堂令！這次老大捧着課本，唸了兩遍，又一字不漏的默背出來。

我拿他沒辦法，只好將老大「假釋」，卻想不透其中道理。後來才知道交白卷的是老大，留堂的卻是老二！老二手足情深，代兄瞞天過海，我這雙會經把巡迴大使看成巡迴大俠；把學生名字洗永儀看成「洗衣機」的近視眼，連普通人也只能糢糊辨認，何況是孿生兄弟？君子可以欺其「方」，阿方總算給他們騙過了。

阿方讀中學的時候，有位身材瘦削、鼻架眼鏡的黎姓同學，有次阿方爲了應付大考，臨急佛抱腳，上門找他借筆記本子。阿黎開門之後，竟然托托眼鏡問我：「喂，你找誰？」

阿黎一定讀書讀昏了腦袋，連阿方也認不出來！我老實不客氣，大步走進廳子裏，一屁股坐在沙發上說：

「找誰？我找你救命！」

阿黎嚇得面無人色，而我恨得要命。哼！人家說患難見眞情，阿黎一到考試，怕我借了他的筆記，連老友也不認了，我馬上數落他一頓，阿黎老羞成怒，竟然反唇相稽：

「喂，你才神經！我又不認識你，找我救什麼命？」

眼看着一場同窗之誼，快要烟消雲散，我臨走時忿忿的說：

「阿生！在學校大家比肩而坐，你也抄襲過我不少了。你薄有名氣，自視爲學生偶像，還不是靠着抄襲起家？現在找你借筆記，卻以怨報德！阿方就回去懸樑刻股，開夜車、泡咖啡，不見得會『肥佬』！」

阿黎忽然笑起來說：「你找阿生嗎！爲什麼不早說？我是阿才，阿生的大哥！」

該死！我慷慨磅礴的說了一大堆話，卻不知道阿黎有個長得一般模樣的孿生兄弟！阿方「不分伯仲」，幾乎怪錯好人了。

後來跟阿黎弟兄熟識了，才知道擺烏龍的不只阿方一人，阿才的女朋友在街上碰到阿生，阿生老實說從來不認識她，險些給摑了個耳光。

他們的烏龍趣事層出不窮，連身份證也可以互相通用。阿才考車牌飲了雪水，拿阿生的駕駛執照去兜風；阿生讀中文，考不到文憑試，阿才書院出身，臨危受命，替胞弟冒名應試，居然連中三元，「兄弟同科」呢。

可惜阿方沒有孿生兄弟，否則學學阿黎他們，考車牌、取文憑互相呼應，無往而不利了。甚至到了阿方一窮二白、惡向膽邊生的時候，大可放心去貪污犯法，到時製造個不在場的證據，法官老爺又可以來一次「事出有因，查實無據，表證不足，無罪釋放」！



京劇改革漫談（十四）

梨園舊友

「慢鏡頭」人物——趙高

「宇宙鋒」中的趙高，看起來比薛平貴、司馬懿更蹩扭。趙高在「宇宙鋒」中只是個配角，當「活佈景板」自是必然的，且不去管他；這裏所要談的是他表演太不近人情——那是在「修本裝瘋」一場。

「宇宙鋒」是一把寶劍的名字。故事是說：秦二世把這把寶劍賜給了大臣匡洪，當時趙高正在弄權，為了拉匡洪作自己的黨羽，就把女兒嫁給匡洪的兒子——匡扶。但匡氏父子是正派人物，雖然結了親，仍常常反對趙高，因此兩家結下仇恨。趙高派人盜取「宇宙鋒」用來行刺皇帝，陷害匡家。行刺的人當場被打死，因有寶劍為證，匡家全家被捕，只有匡扶在妻子的協助下逃走了。匡家僕人趙忠假扮匡扶被殺，趙女為了表示丈夫已死，還對着趙忠屍體哭叫。此後趙女就住在父親家裏了。一天晚上，二世到趙高家裏，看見趙女貌美，就想納她作妃。趙高自是求之不得，但趙女誓死不肯，她被逼得沒辦法時，便在啞奴的暗示下假作瘋癲。現在我們要談的便是裝瘋這段情節。

當趙女聽說秦二世要選她進宮，而接受了啞奴的暗示，決定假裝瘋癲藉以逃避這場災禍時，那心情是非常複雜的；她是集驚恐、憤恨、哀痛於一瞬，而又要注入詭異、痴癲的成分。這種變幻莫測的微妙心情，本來無法用單純的歌聲來表達的，勉強去做，也只應用些急促的調子，像「鬧府」中的范仲禹那樣——歌中夾哭，或能表現其中之萬一；而從容、婉轉的反二簧慢板則絕對無法勝任。

在假扮瘋癲時，趙女唱的反二簧慢板是這樣的：

「我這裏假意兒懶睜杏眼，搖搖擺擺擺搖扭捏向前。我只得把官人一聲來喚，一聲來喚：『奴的夫呀！隨奴到紅羅帳倒鳳顛鸞。』那邊廂又來了牛頭馬面，玉皇爺駕祥雲接我上天。」

前四句每句之後，都有一個長腔。最不合情理的是第三句後面，第二個「一聲來喚」的「來」字之後，一腔拖了八板（三十二拍）才吐出那個「喚」字；又拖五板（二十拍）之後才唱出「奴的夫呀」四字，而「呀」的尾音又拉慢拖了三板（相當於二十四拍）。總之，僅是「一聲來喚奴的天呀」這八個字，便唱了十六板之久；以時間計算，長達百秒，足夠快活谷裏的馬兒跑完一哩路程。

趙女這一聲「喚」非同小可，她是對着自己的父親喊「丈夫」，這樣的驚人稱呼，她竟會慢條斯理地叫了那麼久，而她的父親也居然聽而不聞，在她叫了半天之後，才如大夢初醒般地開始反應；這簡直是電影中的「慢鏡頭」，怎能用來表達當時雙方緊張無比的心情？

程硯秋在「沈雲英」中唱的「我這裏對亡親淒涼下拜，淒涼下拜，兒爹爹呀」，雖然用的也是這個唱腔，但二者的情況迥不相同：「沈雲英」是用之於「哭靈」的時候，那是儘可以從容不迫拉長時間去哭的；而此劇乃是開始裝瘋，對着父親喊丈夫的緊要關頭，怎能拖得那麼久？做父親的又怎能麻木到一分鐘之後才有反應？這樣的安排，眞是荒謬絕倫！

第四句是趙女拉着父親要他「隨奴到紅羅帳倒鳳顛鸞」的，以父女的關係說，無論任何人聽了這樣的話，恐怕都是如觸蛇蠍，如晴天霹靂般地立刻就有強烈反應的；可是舞台上的趙高卻在那裏尷尬了半天（等青衣唱完），才「叱」出聲來。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此處本來應該是兩個高潮，由於安排失當，便弄得味同嚼蠟了！

當年梅蘭芳演此劇時，由劉連榮配演趙高，由於劇本關係，劉在台上也和「活佈景板」差不了多少；而梅的趙女，除了優美的唱腔十分動聽外，在他的歌聲裏，一點也找不出劇中人應有的哀痛、憤恨、驚恐、痴癲的意味來。這不能怪他演得不好，而是唱腔的安置不當，以致造成這樣的滑稽結果！

當然，好的劇本也不是沒有，如「羣英會」、「玉堂春」的「會審」一折。我以為唱「玉堂春」這齣戲，不必自「嫖院」起，甚至「起解」都不必要，單唱「會審」一場對於整個經過便都瞭解了。它很像一篇短篇小說，用倒敍手法說明過去種種；至於未來不必演出人們也能猜想得到。可是一般人都喜歡用「全本玉堂春」作號召，自「嫖院」唱到「團圓」，反來覆去，重重複複，簡直成為「講古仔」了。

重重複複的「四進士」

說起「重複」可厭，「四進士」可作代表。

京劇凡是遇到重要人物（如大官）首次上場，例必唸「引子」及「坐場詩」（這是由雜劇演變而來），至少也要唸「對聯」。毛朋在「四進士」中首次上場唸的引子是：「黃卷青燈，廿載寒窗得成名。」坐場詩是：「鬢髮懸樑錐刺股，胸中經綸蓋世無；且喜一旦春雷動，方顯男兒大丈夫。」姚庭海的引子是：「十載寒窗，未得名揚！」坐場詩是：「人皆苦炎暑，我愛夏日長；荷風自南來，柳陰生微涼。」毛朋第二次唸的引子是：「聖德天顏，丹心一片，保主江山。」詩是：「按院出朝，地動山搖，逢龍斬角，遇虎拔毛！」田倫的引子是：「詩書懷滿腹，文章占高魁。」（也有改唸為對聯的）試看，一齣戲中

，竟然唸了四次引子和坐場詩，怎能培養出劇中的氣氛來？田倫修書唱的「上寫田倫頓首拜」那段唱詞，他自己唱了一次，宋士杰偷書時又唱了一次，毛朋審問時再唸一次；劇中的「狀詞」，毛朋唸一遍，宋士杰再唸一遍，顧讀又唸一遍。雖是劇情所需，難道就沒有其他的處理方式？

歌與舞是京劇的兩大支柱，演故事尚在其次，而且也不能違反「象徵」的基本原則；所以哭的時候不能一把鼻涕一把眼淚，霸王突圍也不能把虞姬背在身上。因爲那樣既不美觀也太生活化，即令在極端「寫實」的話劇裏也不足爲法。所以我以爲京戲的正路應該向歌舞方面發展，至於以「演」取勝的「做工戲」，還是讓給電影、話劇爲妙。

因此，我以爲「改革劇本」，是「淨化讀音」後的另一個當務之急。

唱腔問題

近代的京劇是由許多地方戲曲滙集而成的，所以它的腔調比任何一種地方戲都豐富得多。它的基本腔調是二簧、西皮兩大類；而每類之中又各有「正」、「反」兩種；每種又各有許多不同的「板」；每種「板」中又有許多不同的唱腔；而每一種唱腔又可以自由伸縮，造成形形色色的不同的「流派」。除了「二簧」、「西皮」（其實西皮也是被二簧吸收來的）之外，它還包括下列數種腔調：

引子。引子是梆子把南北曲中的各種引子變化而來。皮簧又把它自梆子中吸收了去。

南北曲。在許多武打戲之中，多用南北曲唱出。

四平調。原爲安徽、江蘇一帶的土調。

慢二六。現爲西皮中的一種腔調，據說也是由大江南北的土調中吸收來。

南梆子。可能是由河南梆子吸收過來的。

南鑼。如「打麵缸」、「打槓子」等戲，原爲南方小調。

銀絞絲。如「探親家」，亦是一種小調。

大缸調。如「大鋸缸」，亦爲北方通俗小調。

吹腔。如「奇雙會」（即粵劇桂枝告狀）以笛伴奏。

「南梆子」與「河南梆子」。

據齊如山先生說：「南梆子乃陝西之梆子腔，傳到了安徽、江蘇一帶，變成此調。」

於是，大家便也認爲如此了。在此之前，沒有人說過「南梆子」是由「河南梆子」變化而來的，現在我這樣說，一定有人笑是「杜撰」。

這個說法決不是「杜撰」，而是由「實踐」中發現的。



程硯秋廿歲時之「賺文娟」

無論「陝西梆子」、「河南梆子」，對我來說都不算陌生，但我在陝西梆子的唱腔中，卻聽不出有和南梆子相似之處，而在河南梆子中卻能發現二者很多相同之點來：第一、二者用的都是「西皮弦」；第二、唱腔的結構完全相同，以三、三、四十字句爲例：兩個「三字句」都是自中眼起，「四字句」起於板，落於板；這和南梆子的唱法分毫不差。最初我只是覺得奇怪。抗戰期間，因公到了豫皖邊區的界首，那裏是華北唯一的走私孔道，商業繁榮異常，許多豫劇名伶經常在那裏演出。當時，一位朋友正在爲一個女伶編新劇，他曉得我對於京劇喜歡研究，便逼着我爲她創些新腔，或吸收些皮簧中的腔調加進梆子裏去。

我當時被逼不過，只好選些相近的腔調來交卷。首先想到用來「插枝」的便是「南梆子」，於是便以南梆子的腔調爲基礎，替她創了六句新腔（實爲移花接木，不過畧加融會而已），又把她教會，我便回後方了。據說後來那些「新腔」很受歡迎。其實那都是「南梆子」或「西皮原板」的現成腔調，我不過在唱法上畧爲改動而已；可是唱出來完全是梆子，半點皮簧的味道也沒有。由此可以證明「皮簧」中的南梆子，可能是自河南梆子中吸收過去的，所以我做起「還原」工作來，一點也不費力。

創腔與加工

京劇的曲譜彈性很大，和西洋歌劇的曲譜一成不變者不同，所以每個成名的伶人，差不多都有他自己獨有的「新腔」，否則無法成名。老一輩的，以譚鑫培的成就爲最大；和他同時的名老生，如汪桂芬之聲音洪亮，響遏行雲；孫菊仙之氣勢奔放，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劉鴻聲之高亮清脆，都有他們獨到之處。

只有老譚與眾不同，他的唱腔以玲瓏婉轉勝。原來他看到當時的名伶唱的都是些呆呆板板的老腔，於是便從其他劇種和其他「行當」來吸收新腔，其中尤以青衣腔爲最多。

晚一輩的以程硯秋較有成就，據他自己說「鎖麟囊」、「英台抗婚」兩劇之中，就吸收有梆子、越劇、梅花大鼓甚至外國歌曲的腔調。他在「碧玉簪」中那句「滿腹寃屈向誰言」的唱腔，便是自王鳳卿唱的「文昭關」中的「滿腹含寃向誰言」吸收過來的（言菊朋亦如此唱）。

余叔岩雖是老生中頂兒尖兒的人物，但他只是「述而不作」，他雖然曾和張伯駒共撰過一本「亂彈尖團輯要」，可惜「能知不能行」，他嘴上的尖字特別多，我們在他現有的唱片中，稍一留神便可分辨出來。認眞來說，也不能不算是「白圭之玷」。



珠江水猫寒

【11】

馬森亮

谷裏除我之外，沒有別人，幾隻不知死活的百靈鳥，飛上高空吱吱喳喳，和低沉的蟬聲互相對唱。雖然吹着南風，但卻和剛熄火的爐裏抽出來的空氣一樣，非常悶熱。陽光穿過濃密的樹葉，射落身上，熱刺刺的。不知那裏躲着一條山溪，淙淙作响，像午夜聽到的琴聲，神秘而富誘惑。水，對於我的感染實在太深刻了，幾個月來，我的肉體幾乎和它絕了緣。今天顯然是天賜機會，大水牛且會倒在泥淖裏翻身打滾了，我又豈好辜負上帝的仁慈？

我的心已被水聲打動了，癢癢地跟踪追尋去。大約走了丈多遠，一條小溪就這樣自然地躺在亂石下，因林木參差，巨石交錯，無法探知它從那裏來及瀉到什麼地方去，倒是在岩石裏噴出來似的，成了一條小瀑布，傾落在一塊石墩上，濺起很高水花，像撒珍珠一樣，頃刻間又無影無踪。那樣從容，又那樣神秘，連岸邊的矮枝也沾盡了雨露，柔和地在搖擺着。大石前面橫過三條松根，攔溪一閘，水便偷偷地從底下竄出來，造成了一個天然的水池。雖不見底，卻清澈可愛！

這是大自然的誘惑，特別對喪失了人間溫暖的人，更形親切。我毫不猶豫地脫光了衣服，赤條條的跳進潭裏去，浸了一會，再爬在石墩上，讓流泉迎頭直淋，涼氣從髮尖透到腳底，一陣說不出的舒暢。這是半年來難得的享受，我的思想和身體一樣都溶化在水裏了。人類承受大自然的賜予，總比接受社會的佈施來得和諧實惠些，不受到什麼條件限制，也沒有施捨憐恤意味。我此刻已忘記身體之所屬，任由流泉擺佈。

冷水浴是最易刺激神經的，有舒筋活絡功能，尤其是在炎暑懨人的時候，可以使到每一個細胞服服貼貼，我不管它是，身上如釋重負，輕鬆異常。

穿起衣服回來，躺在草地上，閉目養神，讓思想離開軀壳，隨風飄上山巔，逐水流入東洋。這裏是那麼隱蔽，這麼靜寂，儘可以自由地活動或思索。因此，幻想便都浮了起來，一個接連一個，一個比一個更有詩意，迷迷糊糊地像長了翅膀，天空海濶般亂竄去了，漸漸的我睡着了。

「嘭」的一聲，我被嚇醒。不知從那裏滾下來一塊大石，碰着什麼，撞成粉碎，飛石就散落在附近，上面的泥土還繼續下瀉，山上似有人在說話，無疑的這石塊如果不是他們故意推落就是無意絆倒的。爲防備第二次的飛石襲擊，乃躲過一旁看個究竟。只見綠叢裏搖幌着兩顆人頭，一男一女，他們在正撥枝開路，沿着小路慢慢走下來，隱隱約約還聽得見他們的談話。一個帶有外江口音的男人聲：

「會豈不是約過你去嶺上看戲嗎？」

「鬼會理他！」女的說得很堅決絕。

「他會呷醋嗎？」

「枉費心思！他早有了。」

「誰？」男的加緊問。

「哈哈！先呷醋的倒是你。」

我心裏明白，急忙地轉身蹲在草叢下，隱蔽起來，假意採集什麼，聚精會神留心背後的腳步聲。他們的每一腳步都會扣動我的心弦。

他們已走近了，停下來，在偵查什麼似的。我見已避不過去，霍然站起身，朝他們一揖。

「同志！」

「呀——」

他們被嚇了一下，兩人臉色一陣青，一陣紅，有些愴惶失措，雖在努力調和面部的表情，但是仍然無法控制顫動的語調。同志急促的回答：「原來是你——」

「請原諒！我太鹵莽了！」

「在納涼嗎？很好！今天天氣，哈哈哈——」

「是，同志！天氣熱，在樹蔭下歇一歇。這裏的草——」

「坐下來，大家聊聊！」他一忽兒先坐下去了。

在此情勢之下，我惟有「恭敬不如從命」了。那個女的，一時想不起是那家媳婦。這時她已滿懷不滿，怒形於色，似在埋怨我多事，冲消了他們的興緻，怎也不肯端過臉來，悻悻地，斜倚着樹幹，側過頭望着遠方。

很快，同志就恢復了莊嚴，且勉强裝成親切樣子。頻頻伸出舌尖或咬咬下唇，努力緩和內心的紛亂。我也無可奈何地做出歡悅樣子，搓着雙手，把指節揑得格格作响。

「只有你一個人嗎？」他找出話來了。

「是，同志！我自己，一條牛。」

「他們呢？」

「也許轉過山坡去了。」

他一邊說，一邊掏出香烟來。

「抽烟嗎？」

「謝謝！我不會抽。」

「爲什麼不抽？」

「不舒服！」

「是心裏的？」

「不，是身體。」

「哦——」他故意拉長音調，把一根烟揷在嘴上。「所以你就戒了。」香烟就這樣在他嘴邊上下跳動。

「是，所以我就戒了———」

我見他很有抽烟藝術，製造出無數個大大小小的烟圈兒，悠閒而帶傲慢。一會，又問我：

「這樣說來，你是抽過烟的了？」

「過去偶爾抽過。」

「抽烟是一種享受呢，豈不成你已放棄享受？」說完，側過頭來盯住我，像教師考問學生一樣。

我淸楚他正想向我試探，蒐集資料，但又不能不有所表示。想了一會才答：

「所謂享受，照我看，是沒有標準的，是各人的生活環境和認識而已。過去我雖然也抽過香烟，卻不是爲了享受，只在工作忙或無聊的時候才抽幾根。——」

「那麼目前呢？」

「身體不像過去那樣結實了，抽烟對我不很適宜——」我把雙掌一擺，苦笑了一下。

「這樣，可以說是健康剝削了你的享受了，哈哈！」

「嘻嘻嘻！」

大家都在假笑，卻一團和氣。

又是一陣沉默，我順手拾起一根枝條在地上撥弄着，同志也正想彈掉他指間的烟灰，冷不防那個女的在他肋下一揑，「哎喲！」他雙肩一聳，夾住的香烟掉落地上，爲了掩飾，便自言自語起來：

「昨晚在工地裏攢了一下，扭傷了腰。」還彎過手去捶背。那女的抿住了嘴，差點笑出聲來。

他忽然觸着什麼了，臉上立即緊張一下，像一個偵探無意中找到了棘手案件的線索一樣。乾咳了兩聲，伸舌潤了一下嘴唇。問我：

「你退了贓沒有？」

「還沒呢！」

「有什麼計劃沒有？」

我把雙手一攤，說：「談到錢，我沒有把握作什麼計劃，但也給信和外洋商量了。」

「寄了信有多久？」

「在最近，」我屈指算一算。「已經快有一個月了。」

「直接寄美國？還是轉寄？」

「從香港轉寄。」

「誰給你轉？」

「表伯！我祖母的外侄孫。」

「他叫什麼名字？」

「余和協！」

「他在香港多久，幹什麼的？」

「算起來，他在香港差不多三十多年了，一向做出入口生意。」

「那麼他的家人呢？」

「全在香港！」

他畧停一停，又把舌尖掃了一掃嘴唇，繼續問：「你和他有來往嗎？」

「有，我爸爸寄回的錢是由他轉寄我的。」

「現在還存多少錢在他那裏？」

「約有二千元港幣，我不大淸楚。」

「爲什麼你———」

「我已叫他付回了。」

「就是全部寄回也不夠退贓呀！」

「也許我爸爸會繼續付款來。」

「有把握嗎？」他微露門牙，露出不大相信的神態，看我的表示。

「如果接到家書會可能的。」

「你的信怎樣寫的？有別的話沒有？」

「沒說別的話，信是經農會檢查過的。」

「我看——，唔，怕靠不住吧？」

他冷笑了一聲，再點燃上一根香烟，站起來踱步，仰起頭來向樹上搜索，不時還向我投以嘲弄的眼色，輕蔑而驕傲。

這麼冷酷而刺耳的話，問得又這般蹊蹺，我懷疑他已掌握個中材料，故意轉彎抹角危言試探。對這般難捉摸的玄虛，非打起精神是不能應付的。

回頭看看那個女的，她一直像僵屍一樣，拉長臉孔，一動也不動，像顯示出她自出娘胎就從未笑過，完全漠視別人的存在。這樣的人，對活着的已不感興趣了，還敢望她會對死者憐惜！我考慮了好一會，才鎭靜地問：

「我實在不懂你的話是什麼意思呢？同志！」

「不懂？你看了就懂！」他立即從口袋裏掏出一疊東西來，抽出一封已經拆看過的信，遞給我。側起頭來，帶着譏訕眼色，似在測驗我的誠實。

我接過信來，一看便知是表伯寄來的，寫着：

「祥生表侄如見：來函已悉，托轉令尊之信亦經付郵，愚意以爲待接到僑滙後一起付回，故延至今。昨接令尊函覆謂美國政府限制華僑外滙，如無家屬居香港者不准滙款。目前唯一辦法是你夫妻設法迅速來港，否則再也無法接濟。愚近年來，年老多病，對各親友之囑托，難再效勞。茲將存款掃數付回，計港幣二千五百元，至於不足之數，愚實無力再爲籌措。……」

（未完）

被共特拆垮

十、補給司令曾慶集也是共特

中央軍胡宗南部撤出成都，接替成都警備任務，公開與王瓚緒拍檔，代表中共接收成都，向所有留在成都的警、憲、軍、政單位「招降」的曾慶集，說起此人也會做共特的內幕，眞是出人意外。因爲他曾擔任過國府軍令部的發言人，凡是昔日從事過新聞工作的人，大概都記得這個人。是一個能言善辯，經常笑臉迎人的「笑面虎」。

他與郭汝瑰一樣，是與中共發生關係之後，受中共的指使策劃，由中央的「京官」，活動外放，派回四川去做任「川西補給司令」的。

曾慶集的投靠中共，也是國共和談期中開始的。因爲他有一個叔父是中共的老黨員，也是高級幹部。中共利用和談，將國府由中央至地方各黨、政、軍、警、憲、財經……等官員有關的黨員幹部，幾乎是傾巢出動，紛紛南下，如水銀瀉地般，派回到江南每一個地區，找到與他們有族、戚、親、友、同學、同事等舊有關係的人下說辭，勸告他們做「識時務的俊傑」。國民黨不垮，他們仍然做國民黨的官，共軍打到面前來了，希望他們見機而作，向中共投靠。這一步游說成功了，進一步便是分析利害，用威脅利誘的辦法，要求他們與中共的組織發生關係，以保障將來的名利地位；但要保障將來的名利地位，必須先做好「立功」的成績，即是受中共指揮拆國府的台。很多人，便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因恐共的失敗心理作祟，而於暗中負上了中共的秘密任務，在「萬無一失」的安排中，做了中共的特務。

曾慶集也是通過他叔叔的關係，於中共尚未渡江之前，徐蚌會戰失敗之後，離開中央而活動到四川，擔任川西補給司令的。

國軍改制之後，中央成立「聯勤總部」，將各省戰區，劃分爲補給區，由聯勤總部派出各地區的補給司令；再由補給區司令，派出與各軍師單位平行的兵站站長。聯勤總部與陸、海、空軍的總司令部是平行機構，權力極大，不受當地駐軍長官干涉，與軍隊的軍需獨立制度同時實行。如各軍師對於槍械彈藥的補給、薪餉公費的發放、兵員數字的清點查核、糧秣被服的調配、保管、發給，均由聯勤總部所屬之各補給區所管。因此，各補給區司令，也就等於是控制各地區軍隊命脈的操縱人，任何人均得看他們的臉色。他們可以將應發的不發，多發的少發，發下去的東西，又可[illegible]

任過後勤補給司令的大貪官。

供給中共情報　阻礙國軍補給

中共將曾慶集這顆棋子，放在四川的國軍補給線上，有關川西方面的國軍動態與靜態情形，中共可以透過曾慶集的情報，瞭如指掌。其中最可靠，而又對作戰必須「知己知彼」的情報，如在川西的國軍有那些番號？總兵力多少？兵力的分佈如何？各級指揮官的姓名？調動情形與裝備情形如何？這些，最清楚詳實的，莫過於補給區。因任何一個部隊到達或離開川西，都要馬上通知補給區，以便準備糧食，或撥發械彈。就是要取得各部隊的「花名冊」，也易於反掌，只要補給區司令下一紙命令到各軍師部，要軍師部的軍需處造送一份花名冊也可辦到。

曾慶集在川西任補給司令，除了將上列這些情報供給中共方面之外，他還替中共立過一次「大功」，那就是拆國軍的台，利用補給司令的職權，將三個新建立的國軍，扼殺於無形。這次拆台工作的前因後果是這樣的。

當胡宗南負上實際指揮西南保衛戰的軍事大權，尚在成都的時候，他已知道劉文輝是靠不住的。那時，胡宗南計劃在西康省境，利用民眾力量，建立一枝新軍，以對付或代替劉文輝的力量。

要以民眾力量組織新軍，就得要有一位在地方上德高望重的人物出面領導此新軍，才能收到「康人治康，康人衛康」的號召效果。在西康最具地方勢力，對於夷人能一呼百諾的人物，共有兩個：一個是已死的鄧秀廷；另一個則是比鄧秀廷更早擔任過「靖邊司令」的羊仁安。如果能將川康邊境大涼山倮倮區的倮倮族組織起來，加以裝備訓練，這確實是一支驍勇善戰的生力軍。當年毛澤東與劉伯承率部逃竄去陝北時，便在這一帶吃過倮倮族的苦頭。未說到曾慶集如何破壞胡宗南的建軍之先，我可以先介紹一下羊仁安、鄧秀廷這兩位靖邊司令官，與曾在本刊較早時，寫過文章的「秀才」一段交情；「秀才」當年在大涼山倮倮區憑羊仁安的介紹，與鄧秀廷合作截擊毛、劉的一段經過，與奇趣見聞。以下的「我」，是「秀才」自稱。

大涼山倮倮區　司令官鄧秀廷

大涼山在四川西南部與西康、雲南接壤。包括四川的雷波縣、馬邊縣、屏山縣，直到雲南邊區，以金沙江爲界；西至西康省的越嶲、昭覺、西昌、德昌、會理等縣，以安寧河爲界，至少總有廣東省的二分之一那樣大。地方雖大，人口卻少，據計不到二百萬，只有香港一半這麼多。

的西南保衛戰

事力量，作爲自己的政治資本；鄧秀廷雖然是大字不識的司令官，但隨時可以號召三二十萬的倮男倮女騎兵，必要時能起很大作用。在「擒賊先擒王」的原則下，只要把鄧司令攏絡到，我就等於能夠控制整個倮倮區了；「槍桿子出政權」的理論，我比那「一代天驕」的毛澤東，早就搞通了！可惜，其時年歲太靑，又要顧全道義，有機會，有條件，而不能善於發揮運用，輕易的就把大好機會放棄了；不然的話，共產黨早就在金沙邊上，被打得落花流水，全軍覆沒，毛澤東不被我生擒活捉才怪！如今回想起來，眞是該打屁股，慚愧呀慚愧！失掉這次機會，還不算太遲，及至共軍進入西康，深入大渡河的瀘定橋邊，我又未能趕去打落水狗，這才更是：「鑄成大錯，追悔莫及！」所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只能勉强自我安慰的說，命也！運也！

大家知道，在共軍二萬五千里長竄時期，逃至雲南與西康交界的「金沙邊」上，眼見波濤洶湧，地勢險惡，在缺彈藥與糧食的情形下，狼狽得比楚霸王在烏江還慘，要是後面追兵趕到，個個都成甕中之鼈矣。至苦者，江邊僅有一兩條皮筏，最多只能容納兩人，才由劉伯承單獨去倮倮區交涉，說些「天兵下降」之類的神話，得到倮倮們借船過江的恩惠以後，方逐批逐批的，安全到達彼岸；假定我指使鄧秀廷加以阻止襲擊，要消滅他們，豈不易如反掌嗎？

穴居野處　茹毛飲血

認識鄧秀廷，是由西康袍哥大爺羊仁安介紹的，同是羊大爺的拜弟，再換帖結爲金蘭之交，關係就更深一層了。「你哥子，我兄弟」的，應酬一個短時期後，我提議要深入倮倮區去參觀一下，鄧大哥自然不便推卻。由西昌結伴騎馬同行，向東北山區「大涼山」進發，經過兩天到了倮倮的「德族村」第一段，那裏大約有四百人左右。鞍馬疲勞，使我有腰痠背痛之苦；原來他們的住宅，都是在山洞裏面的，內部根本談不到什麼設備，僅有一張簡陋的木板牀，和木凳，其實這都似乎是爲我而臨時佈置的；他們習慣席地坐臥，樹皮上加一層麥草，就算是上等的彈弓牀了。飲食方面，更是有鹽沒味，使人難以下嚥；野鷄野豬之類，洗淨後，用鐵叉釘上，在火堆上面烤來烤去，烤到半熟放一些鹽在手心裏面，就開始大快朵頤，喫得津津有味了。上古時代的「穴居野處，茹毛飲血。」在今天依然保持這種習慣。稍微進步一點的衣飾，男女都是粗布短衫，男人所穿的長褲，其褲腳至少有一尺半寬，女人着的是長花布裙，男女都是蓄長頭髮的，所不同者，男人用白布包頭，女人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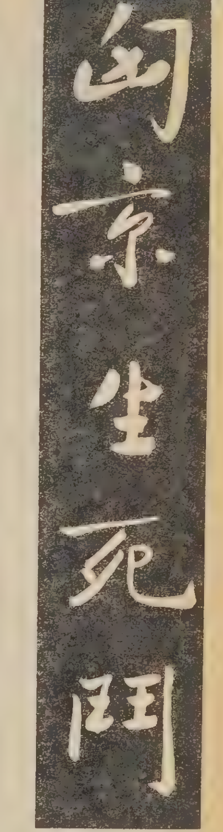
除一律加上一件用羊皮做的反毛外衫外，再加上一件用羊皮織成的長大外氅，好像披風一樣，這披風的作用很大，白天可以禦寒，晚上作爲被蓋，有時，在山谷之中，萬一遇上猛獸，在無法應付時，又可把披風張開，作爲救生的降落傘，向山下跳去。此種臨危措施，正如狗急跳牆，絕無考慮餘地，其結果眞是聽天由命，險過剃頭。

鴉片產量　數字驚人

倮倮區的原始森林情形，大約和外國片的「人猿泰山」所見到的差不多，但倮倮區沒有鱷魚和大笨象，而男女泰山，則隨處皆是。十五歲到五十歲的男女們，身體都很健壯，家家有長槍短槍，個個更有長短刀劍，馬牛羊遍山成羣，鷄犬豕各地成堆。糧食產量稀少，靑菜、白菜、紅苕，倒很普通；鴉片烟的產量則數字驚人，這是他們套取外滙，換取物資的唯一出口貨。鴉片烟成熟時，分批運到川康大城市去，除換取日用必需品之外，主要是交換長短槍，及其彈藥。對於軍火常識，他們卻精通的很，想拿次等貨去欺騙他們，根本不可能；頭等貨色，要求多幾兩鴉片烟，倒無所謂。因之鴉片與武器，互相走私；倮倮與土匪，互相勾結，而「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了。倮倮區雖然種鴉片烟，但決沒有一個是癮君子的烟鬼，這點是值得佩服的。他們沒有文字，當然更沒有學校，也就談不上什麼文化不文化了。這樣的民族，還儼然以貴族自居，確是好笑！

倮倮有黑白之分，黑倮倮才是「貨眞價實」的倮倮族，又稱爲「黑骨頭」；白倮倮乃黑倮倮把男女漢人强刧去後，作爲奴隸的那一大批人繁殖出來的，又稱爲「白骨頭」，或簡稱爲「娃子」。黑骨頭倮倮，自己認爲是貴族的「主人身份」，絕對不和漢族人「白骨頭」的娃子「奴隸身份」們婚配；萬一有黑白男女私通情事，不管其背景如何，雙方都得當衆處死，毫無人情可講；嚴刑之下，自然就沒有人敢於亂講戀愛，或提出「抗議」了！黑對黑之間，則隨便到極，兄妹結婚，姑姐和侄兒結婚，只要男女同意，什麼事都可以幹；至於白骨頭男女之間，就毫無自由戀愛的權利了，既是奴隸身份，就得要等做工多年以後，主人認爲忠實滿意，在心情愉快的時候，才會叫娃子去說：「阿張，你辛苦多年，也該討個老婆了，我看就把阿嬌嫁給你吧！」要是阿張喜歡另一個阿玲的話，可向主人提出要求，但要語調柔順，並且要看主人的情緒而定，不能過於硬性，只能撞撞運氣，和各人的姻緣了。（十二）

三郎



白萍譯

八：伍特和紅帽女郎在小汽艇艙裏談判

「我已感到好一點了。」

「她很小心的照顧你呢！孩子。她眞是很有本領的。不過，似乎有點駭怕。我很久已經沒有和這種女人接近了。」

「你是湯姆嗎？」伍特問道：「這艘船是你的麼？」

老頭子點點頭，「她把你拖上船來的，她出槍指着我，要我幫忙把你拖上來。她用我的藥箱把你的彈孔包扎起來，你運氣好，靑年人，槍彈這邊進去，那邊出來，淸淸楚楚的；她很懂得如何包扎療傷呢！」老頭子笑着，「這兒，喝一杯啊！這是我自釀的，我只喝自釀的酒。」

湯姆的粗糙的手隨即遞過一個古舊的棕色酒瓶來。伍特伸手接着，點點頭表示謝意，大大地喝了一口，感覺到酒力從胃部擴散開去，全身十分和暖。側首看看右肩，中槍的傷口包扎得很妥當。他再找自己的手槍，沒有了。

老頭子笑着，「她設想得十分週到，我們現在已到了海灣的中心，岸上的軍警將絕對的猜想不到你究竟在什麼地方。好吧！靑年人，你告訴我，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我以爲你已經知道了。」伍特道。

「不，我一點也不知道。喝啊！多喝點，喝完了，我會又釀新酒。」老湯姆看着伍特喝下一大口酒，「你看來像是喝慣了這種酒似的，我喜歡你這樣。有些來自華府的大人先生們，在這兒射獵釣魚，他們帶來的裝璜華麗的酒，淸淡得像水仙似的，我可喝不慣。」

「經過究竟怎樣呢？你究竟是怎樣捲進來的呢？」伍特問道。

「今天下午，有人划着船到我的小汽艇旁邊來，我好意的邀請他上船，他卻在我頭上敲出一個瘤來，在我醒過來時，我已被縛緊了，一個人留在船內。然後，大約一個鐘頭之前，這女孩子來了，她看看我，回頭上岸去，跟着，就把你拖上船來。在她要我幫同把你拖上船來時，解開了我身上的繩子，你身體相當重哪！她一個人氣力不夠。」

「她呢？」

「她在把舵駕駛着。」

伍特移腳放下，設法站起來，但船艙太矮小了，他無法站直身子，只得佝僂着，兩手分別扶着兩邊船艙，湯姆並不伸手過來扶他。他再坐下來，感到全身滲出冷汗。他深深地呼吸了，再站起。今次，他站穩了。

「你是警探麼？」老湯姆突然問道。

「不是。」

「你剛打刼了銀行麼？」

「也不是，你留在這兒，」他設法走過去，上扶梯，到了上面甲板，在上梯時，他幾於以爲自己要跌下來了，手腳的氣力都不曉得何去了。最後，終於深深吸一口氣，把掩蓋在頭頂上的鐵板推開，鑽身出去，呼吸着冰冷的新鮮空氣。

他看到小汽艇離岸約三哩，海潮上漲，波濤洶湧，小汽艇在顚播着。海風仍是冰冷的，中人若割，但也把天上陰雲吹掃得乾乾淨淨，月亮和星星都在閃耀着。他可以看到遠處的瑪利蘭州海岸，再向南一點便是一連串的市鎭，燈光在閃耀着。伍特緊靠着船欄，站穩了，打量着把舵的女郎，她很輕鬆地扶着舵盤，回頭來看他。在月光下，他看到她手中持着一支手槍。

「請你不要太走近我。」她道。

他看到她把舢舨縛繫在船後，拖着它行駛。他也不走近她。月色下看女人，本來就是另一番心情，這時，他看到的她很年輕，並且是弱不禁風似的，但他知道只是自己的幻想而已。她是久受共黨訓練的女特工，她手中的槍已是致命的武器了，從她筆挺的肩膀和站立的姿勢來看，徒手搏鬭也是好手。她回過來那一張臉龐，就已經看不出是友是敵了！是一張漠然的撲克臉孔，叫人摸不着她的眞意的臉孔。

「你現在怎樣了？好一點嗎？」她問道。

「湯姆的自釀酒很有幫助，精神好一點，你的幫助當然更大。若不是有人幫助的話，我剛才也許已經死在戈科夫槍下了。你的一聲尖叫把他嚇驚了，還未有瞄準，便已開槍，所以才打不中我，我眞要謝謝你的救命之恩。不過，我不懂的是：爲什麼你會這樣幫助我呢？」

「也許是因爲我見到殺人太多吧，感到厭倦了。」她悄然地道，「你坐在那邊吧！我還未相信你呢。」

「你並不相信我，但你救了我的命，並把我拖上船來，你要綁架我，是麼？」伍特乾笑了一聲，「你替我包紮好傷口，放在船艙中休息，卻把船開到海灣中的深處來。你這樣的行動，加上你從紐約開始一直對我的跟踪，都是使人無法了解的，你可以告訴我是什麼原因嗎？」

「我要和你談談，我知道你是什麼人，你懂得麼？」

「好吧！我們開始談吧！」

「說來，眞有不知從何說起之感。我還未能確實知道應該採取怎樣的行動。但我不想那老頭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子聽到我和你所談論的事情。我們所談的必須是絕對的秘密。所以，我認爲我們必須首先解決了他。」

伍特冷然道：「他對你一點也沒有什麼損害呢，他只是一個與世無爭的老漁民哪！」

她的閃亮的眼睛看着他，「我並非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你誤會了以爲我要殺害他，我絕對沒有這樣的意圖。他年紀雖然很大，但體魄强健，他可以搖舢舨回到岸上去。」

「這樣，我們就解決他了，然後，我們怎樣呢？」

「我們就長談，我可以幫助你，雖然那是對我很危險的事情，而你可以幫助我。」

伍特看看在汽艇後面拖着的舢舨，再看看岸邊，距離並不太遠，女郎的聲調帶有決定性和命令的氣味，加以她手上的手槍，他終於聳聳肩，並不提出任何反對了。

同時，他的心中的好奇意識已逐漸濃厚到壓倒剛才的失敗與憤恨的感覺，他並不急於回到岸上去，因爲，在岸上有足夠的人員在截捕着戈科夫，多他一個並不多，少一個也不見得少。

他點點頭，那女郎道：「送他走。」

用不着五分鐘，湯姆已下了舢舨，搖槳向岸上回去。這老頭子完全沒有提及反對之意。他似乎曾經有提出一項問題的神氣，但跟着就聳聳肩膊，忍下去，在他攀下舢舨時，對伍特道，「請小心照顧，我不知道你是誰，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但這艘汽輪就是今天我在世界上唯一剩下來的財產了。我希望不要毀掉了它，你替我小心照顧，好嗎？」

「好的。」伍特道。

「我留下半瓶酒給你。」他再看看那女郎，「我相信你還是要喝酒的。」

伍特看着老頭划槳漸漸的去得遠了，才轉過頭來，對女郎道：「你知道嗎？他一上岸？就會報警的。」

「那至少要好幾小時的時間，但在這一段時間之內，我們應該已經談好了我們的事情。」她隨手撥動舵盤上的機括，這艘小汽艇的引擎立即停止響聲和震動，只有海潮拍打船身的聲音。小汽艇在一起一伏，隨着海潮緩緩地飄流，「我們停了引擎，隨風潮飄流着，相信不會有什麼危險的。」她說着，忽然又道：「我感到有點冷，我想喝一杯酒，我們到下面的艙內去談吧！」她手中的槍一擺，道：「你先下去。」

伍特先下去，看到湯姆留下來的半瓶酒，便拿給她。艙內並不比甲板上面暖多少，引擎停熄了之後，船艙內的暖氣調節系統也同時停了，一片冰冷！只是船身的鐵板在阻攔着橫掃海灣的冷風。

艙內黯淡的燈光，他第一次看清楚了她的模樣，她把頭上紅帽子除了下來，又把頭部連續搖着，一頭秀髮散披開來，看清楚了，長長的柔軟秀髮，超過披肩的長度。她的雙顴略爲高聳的臉龐，本來是相當秀麗的，但過度的疲勞在咀角留下了縐紋，深褐色的一雙眼睛下面出現了黑暈。在她坐下時，這雙疲勞的眼睛仍閃露出芒來，她把手槍放在身旁，伸手取起酒瓶。她身上的毛衫毛裙，和厚絨上衣，就是他在紐約初發現跟踪時所見到的衣着。她喝了一大口酒，嗆咳起來。這時，伍特本來可以伸手把她放在身旁的手槍取過來的，但他沒有動作，她抬起頭來，微笑道：「美國酒爲甚麼這樣猛烈而不夠醇呢？」

「這是自己釀的，」伍特道：「老湯姆自己釀造的，喝慣了就不會喜歡喝別的酒。」

「這又是美國個人主義和獨立性格的一個例子嗎？」

「你可以這樣說，」他道：「你的英語說得很好，在莫斯科受訓嗎？」

「當然是在莫斯科訓練的，我估計你會認得出來。」她道。

「你追踪我的時候，太疏忽了，一看就曉得了。」伍特道。

「我故意使你看到我，並且知道我在什麼地方。」

「你和戈科夫拆檔了麼？」

她緩緩地點頭，道：「我現在已經和他絕對分手，各自奔前程了，我再忍受不住了，一天之內，發生這樣多事情。」她不再理會放在身旁的手槍，雙手放在膝上，低下身來，向坐在對面的伍特接近一點，看看他，身軀略爲顫動，「我可以幫助你的，但你也須幫助我，所以我要和你單獨會談，在其他地方談話，會有危險的。戈科夫會找到我們，或者是你根本就不願意和我談話，在這兒，除了你和我之外，就沒有別人了，也沒有別的事情，除了談話之外，便沒有別的事情可做，這樣，才可以認眞的談。」

「我很願意聽你說話。」

「當然，我們都對你很有認識。我以爲你喜歡談話的。我們把你當作是對付我們的最危險的人物之一。我並不知道自己迄今爲止所做的事情有沒有做錯了，也許我因爲犯了錯誤而被殺，也許我該有此報。我並不對你說謊，我是隨同戈科夫來這兒的，目的在殺死你，把你從我們的『敵方特工人名錄』中除名。」

「你們此行任務並不只是要殺我。」

「並不是，殺死艾達也不是。」她全身顫動着，這一剎那間，她似乎要病倒下來似的。

伍特伸手過去，取了她的手槍，她並不加拒絕，也不予以制止。

她突然的在咽喉間響了一聲，作嘔似的，立即站起來，跑上扶梯，到上面甲板去，伍特把手槍放在衣袋中，靜悄悄地坐着，等候她下來。

【未完】

萬人意見

針對目前歪風 勗勉海外青年

黃花青塚，寄烈士之忠魂；碧血丹心，昭中華之正氣

張贛萍先生鑒：

僕於日前行經彌敦道，適逢一間中上學校放學大約學生數百人，不料莘莘學子羣中，竟有不少披頭散髮人妖難分，甚似大會堂節演衰世末俗的新潮辨的狂人無異，不禁咨嗟嘆惜，爲香港教育悲乂爲我中華民族後一代流於放僻邪侈，而不自覺，可惜更憤恨自信能身爲人師的校長教授先生們，在上課時目無所見不加糾正任令大好青年迷入歧途，乂感覺到家長輩不嚴加管教任令子弟自甘墮落，人鬼不分，無怪香港近來許多青年，聯羣結黨，淪於臭飛，謀命刼財，強姦搶掠，至號稱東方之珠的社會，無日安寧，的確其來有自，曾讀唐代呂祖謙先生，責鄭莊公殺其弟叔段所云「懸其機而使之，恣縱其慾，而使放養其惡而使之成」之校長教授們，是否有愧於心哉，故鄙人不慊文字拙劣，值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寫出以下「中華民國明令黃花節改爲青年節的理由，及勗勉海外青年」，同時希望文化界先進家長們，及各文友起而响應，從而消滅此種邪風末俗，並發揚蔣總統所提示我國固有的「倫理道德」，「立己立人」，挽同世道人心於不墮，僕有厚望焉，請借 貴刊寶貴篇幅刊登爲禱，專此敬候

公祺

弟梁莊

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十九日

（編者按：梁先生大文，本可於一二六期正文刊出，因收到來稿太遲（三月二十一日），今期刊出雖未能應時應景，希青年讀友對此文之語重心長，三思共勉。）

＊　＊　＊

「黃花青塚，寄烈士之忠魂；碧血丹心，昭中華之正氣。」這一聯是革命同志公祭黃花崗先烈，如聞其聲，如見其人的名句。每年三月二十九日，乃我們沉痛紀念黃花崗烈士的節日，亦即我中華民族推翻滿虜王朝，還我河山彪炳千古的光榮日子。回念五十九年前，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諸先烈洒熱血、擲頭顱，人人抱着必死決心，義無反顧，圍攻兩廣督署，事雖不成，而當日中華兒女堅毅不屈的精神，大氣磅礴，足以震爍今古。國父親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序文有言：是役也，草木爲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革命以成。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之革命並壽。所以三月二十九日，是我們沉痛的紀念日，亦是中華民族最光輝的一頁。今日我們紀念青年節，應該知道當年黃花崗烈士的精神何在呢？何以我們先烈不怕犧牲，前仆後繼呢？那就是爲着實現 國父孫中山先生提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救國救民」的四大原則邁進。蓋力量集中，就不畏強禦，精神集中，就不怕犧牲。今日我們在僑居地紀念青年節，緬懷先烈，同時感覺到負擔着繼往開來的青年們的責任， 國父曾言；華僑爲革命之母，青年爲革命之基。今 總統蔣公在對日抗戰的時候，也曾凱切提示：「十萬青年十萬軍」。可見得青年們不止是中華民族接班人那麼簡單，其實青年們第一先要負起先烈遺下我們的中華民國，建設於富強康樂之境。更進一步恪遵 國父遺教所示，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鬪。以達於人類世界和平，以發揚我中華民族已飢已溺的美德爲最終目的。否則等如松結子竹生孫的傳宗接代與草木同腐何異呢？我們記得三月二十九日乃黃花節，何以國府明令此日改爲青年節呢？前面說過，青年們乃負擔着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種子。先哲云，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即有黃花崗烈士光榮於先，必須有後繼者發揚其光芒於後，然後歷萬年而不毀。

現在舉出最現實的例證，我 國父孫中山先生創造國民革命於先，今 總統蔣公發揚光大於後，今日我們中華民國青天白日國旗能夠飄揚於世界，就是後繼者發揚光大的成果。也就是今青年們應當效法作爲模範的。孟子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耳。政府期望着後繼青年效法黃花崗烈士的精神，百折不撓，愈挫愈堅魄力，方能負起救國救民的責任，亦即政府訂定黃花節爲青年節的意思。

但話又說回來，今日青年們不能喊喊救國就算成功，就能夠救國。青年們必須做到先哲所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正確大道，競競自守，方克有濟。詳細的說明，何謂修身呢？就是國之四維的「禮」「義」「廉」「恥」，分別言之，「禮」就是禮讓，立己立人，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義」者事之宜，審其事合於正理者，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孟子說，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取義者也。「廉」就是潔己奉公，岳武穆說，文官不要錢就是廉。「恥」就是好善惡惡，聞過即改，論語，人而無恥不知其好也。

以上的原則就是先聖先賢修身的大道，亦可算得今日青年人起碼的條件。蓋能修身，方能齊家，能齊家方能治國推而至平天下。其次就是充實自己，協助他人。何謂充實自己呢？就是學術的研究，精益求精，孜孜不倦，因爲科學巨輪推進的，尤其是科學進入原子時代的今天，稍一落後，便受自然淘汰，所以青年們必須具備

豐富的學識。彙積的經驗，又新日新，方能放之則彌六合，以協助他人，捲之則退藏於物，留為國用。

今日又是一年一度的青年節，我們在紀念當中，應撿既往，激勵將來，自強不息。岳武穆滿江紅詞裏的警句說，「莫等閒，白了少頭空悲切」。青年應要加深體味斯言，作為銘右的，以負起時代所賦予的使命，也無愧先烈在天之靈。

現在很多青年們，好高騖遠，不求實學，祇尚浮誇者，比比皆是，甚或有捨正路而弗由，放僻邪侈，仍自詡為追上時代，身為中華民族的血統，而不知自身四維八德立國的根本，反之視為時代落伍，殊堪浩嘆。

試觀我們 國父創造放諸四海而皆准的三民主義，都是淵源於中國固有政治與倫理哲學之正統思想，而同時參酌中國的國情以擷取歐美社會科學和政治制度的精華，再加以自己所獨見創造的許多眞理而融鑄之整個完美的思想體系，以成就此內聖外王劃時代光芒之一頁。所以我們應知一種民族有一種民族的優美傳統，各不相同，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我們雖然不能佑於成見，固步自封，但祇可取他人之所長補我之不足，比如先進國家以機器代替人工，以電力代替人力等等，我們不祇要追上，還要力求改進。倘如四狂人歌樂及亞哥哥舞等，男女不分，人妖無異的墮落行為，我們就要敬而遠之了。

現在毛共匪徒竊據大陸，國土沉淪，我政府播遷台灣，鐵幕裏七億同胞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臨於死亡的邊緣，其慘絕人寰，非筆墨可能形容其萬一。

我們海外青年處此緊急關頭，正是臥薪嘗膽的時候，更應痒勵奮發，時時刻刻都要念茲在茲的緬懷着 蔣總統提示，毋忘在莒，明恥教戰，與及黃花崗先烈，「成功不求在我，犧牲決不後人」的精神。以配合政府完成反攻復國的使命，以拯救沉淪於鐵幕苦難的戚友及同胞，這是今日海外青年們不可忘懷的責任，願青年勉之。

（梁莊）

中華雙層巴士中間門雖設而常關 祇准落車的告示不准落車的事實 請中華巴士公司提出解答並糾正

編輯先生大鑒：

有天晚上約十時，在銅鑼灣晚飯後，因接近巴士站，故搭十號巴士返北角寓所。每站搭客上車漸多。將抵站，早叫老妻行出車門準備落車，惟是中間車門口，前頭人多，不能前進，老妻則說，「此門口不是一樣可落車嗎？」殆車到站，中門不開，迫得從前門落車，急不通行。搭客上車，開車鐘響，車門關閉，徒呼奈何。前門售票員還指責說：「想落車早的行出來喇嗎！下一站落喇！」回望中門站着售票員，表情似笑非笑，做出得意狀。

下一站落車後，問題發生了。老妻罵我說：「叫你不要搭巴士，現在細雨路濕中，行多一站路」。沿途吵鬧，祇有對她解釋說：「我有搭車經驗，早叫你由前門落車，中門不開，是售票員大權，搭客奈何不得。你不搭巴士，不搭十四座位車，有錢則搭的士及白牌車喇，否則最好不出街，搓其四圈。」抵家心有不釋，懇為解答，費神之至。

㈠每輛雙層巴士中門外釘有「祇准落車」牌額，用意何在？是否給外面搭客看見不得在此門上車，祇准在前門上車？

㈡既然此門「祇准落車」當然不准上車，搭客一目了然。何故車內不同樣釘一「祇准落車」之告示，使車內乘客亦一目了然，從「祇准落車」之門口落車。

㈢不釘「祇准落車」牌於車內，是否公司訓練後之售票員有「權」歡喜開則開，不歡喜開則不開？

㈣何故乘客眾多，中門不開，祇准前門落車，反而乘客少時，「大開中門」一人落車？

㈤公司有無規定在任何情形之下，才「大開中門」准乘客落車？

㈥雙層巴士均設備兩門，是否方便疏導乘客上落？單層巴士前後兩門均准上落，何故雙層巴士載客額較多，反而「中門深鎖」既不准上，復不准落。

此信不通之處甚多，祈為指正為感，并候

撰安

讀者敬上三月十七日

應否重視台獨運動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萬、張兩先生：

日前閱報說本港文化界人士反對台獨運動將有所表示云云。但連日星島日、晚、時報皆不見其下文。直至今閱三月十七日以上兩報，始見星晚「牛馬集」欄及「時報」副刋打油詩欄，才知確有發表，說是用廣告式刋出。讀者不禁要問：為何不採新聞式發表？此是關係全華人大事難道中文報紙不允發新聞乎？有人說這種台獨反動運動根本不存在，大可不必理會，也有道理。因為你如注意，等於替它做宣傳。須知這不過是一小撮外國法西斯收買一小撮生活無着的新漢奸而已，實不足重視。不知兩先生高見如何？

讀者王愛華上三月十七日晚

此地無銀三百両 登廣告弄反巧拙

萬人傑先生：

自先生在報上屢次指出「台獨運動」陰謀以來，最近在他們大本營的某報，刋出一段「此地無銀三百両」的廣告，未知是何用意，因而想出一段笑話，特錄如下：

甲：你成日做壞事，因住至好。

乙：唔怕，只要我以個人名義，登一段啓事，堅決反對做壞事，咁就得啦！

甲：又係嗰！

盼先生能大力揭穿他們的陰謀。

祝好

讀者陳全光上

繼續揭發漢奸賊子的陰謀

二〇〇一二信箱持有者是正義人士 可惡的小爬蟲利用此信箱搞風搞雨

萬、張主編鈞鑒：

客氣話不多說矣！賜諒!!弟伏乞主編能於「信箱風波」高潮之際，盡速爲弟刊出附稿，則感激不淺矣！

此致

敬禮！

弟獻邦謹上三月二十日

「二〇〇一二」信箱，你對它陌生嗎？不！對它懷疑嗎？是！但，我要爲「二〇〇一二」信箱（信箱持有人暨各友）而辯護；澄清，更要撕開那一小撮陰謀者的假面具！看牠們往那裏逃？往那裏躲？

我曾與「二〇〇一二」信箱持有人細談過多次，彼此亦甚了解，至於李某與王某（亦姓司徒），這兩個陰謀者，並非信箱持有人，而是「二〇〇一二」信箱借用者。由於「二〇〇一二」信箱之持有人認清了他們狼狽爲奸，利用信箱以逞陰謀之後，便立即與他兩人割蓆！本來，這事與讀者並無重大關係，但我要爲蒙上污名之「二〇〇一二」信箱持有人而澄清！爲那正義的「二〇〇一二」信箱持有人而辯護！更要爲那居心叵測的陰謀者而揭發!!!

「李狼」與「王狽」們，你們化不了身的！在第一二五期裏，以爲用另化名自稱爲眞正的反共者，且極力爲鄙箱而辯護就可以嗎？你們爲它辯護祇不過是恐怕事件擴大而暴露出自己之醜惡陰謀而已！

你們這羣妖魔鬼怪，化了灰也逃不了我們雪亮的眼睛的，再變花樣吧！看你們變身爲「蜘蛛精」還是「白骨精」！

你們在該文中乞求萬、張兩位主編勿太注視此問題。但，如行正言順，管別人重不重視，其實，這是陰謀者恐懼的哀鳴而已！

「邪不能勝正」，這眞理，姓李的大學生必定明白吧？但你愈怕，愈出花樣；我們就愈寫、愈揭。管你是什麼東西！我們就用粗陋的文句，帶沿着正義的呼聲，永恒的眞理，向你們這奸狡、賣國的漢奸賊子迎戰！

正義的聲音，就像舉起一根金剛棒，站在牠們的魔窟旁，看牠們縮着的頭，還敢再次伸出來不！

——獻邦

贛萍先生偉鑒：

關於「二〇〇一二」號信箱，鄙人前時曾去電請教你，惜多次去電均不遇。鄙人純爲愛國心所驅使，故毅然投函響應，經月餘，方獲復函約晤，故與王君也有一面之緣。所談內容雖有反毛反共，但他語多掩飾，問非所答，而引我疑雲，因此不足恃。後見貴刊之「緊急通告」啓事，懸疑更多，今見「火花」之文章始恍然！如證據確鑿，這種民族敗類，實萬死不能赦其辜！在此，除呼籲各位讀者提高警惕外，還要盡量揭發其醜惡行爲，使其無所遁形！

匆草祝

編安

讀者：擁火花上三月十九夜

宋逸民敬復避秦客

當代大儒不敢當 只能找些錯別字

避秦客先生：

謝謝你請我們大婦飲茶。現在有兩件事必須向你說明：

一、你所賜給我的頭銜「當代大儒」，萬萬不敢當！所謂「大儒」，那是，學問道德方面，都有了不起成就的人物。徐復觀教授曾說過，當代大儒有四：那是熊十力先生、馬浮先生、梁漱溟先生、張君勱先生。像我這樣的「無牌教師」，簡直車載斗量，充其量只能算是儒家的一名小小弟子而已。而且我的文學修養，徐速主編早已有了定評：只配「給小學生找些別字錯字」；其實那恰是「無牌教師」的老本行，所以我只能接受徐主編賜給我的頭銜。

二、我之不爲本刊寫稿，不是你所想像的「不爲五斗米折腰」（事實上我很需要那五斗米）。老實說，近來看到齊又簡先生的「比較談」，「比」得那麼精彩，也眞覺得「手癢」；不過，因爲既有珠玉在前，老編又正爲存稿太多而頭痛，所以我也樂得清閒一下。等到「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我還是繼續和各位聊天的。否則，怎能對得起幾位請飲請食的老朋友呢？

宋逸民敬復三月廿二日

宇文夏與方程「筆戰」！
提出典故與複字再討論

我雖無緣認識「方程這個人」，但平常也很愛讀他的大作。最近爲了拙作「讀書偶拾」，引起方程先生的垂顧，賜以指正，使我獲益甚深。不過，有一、兩點，我希望畧作補充說明，萬望方程先生繼續指正。又由於我的居住環境近經大變動，大部分書籍都寄存於原居區域的友人家中，以致無從參考，一切只好憑記憶，如果記憶錯誤，懇請包涵。

當我們引用「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一語時，我們會立刻聯想到韓信。然而類似的話，范蠡早已說過，但這句話之能夠「發揚光大」，而爲後世所樂於引用，卻不能不歸功於韓信。而且也沒有證據指明韓信是「摹擬」或「抄襲」范蠡所說的，因此，我們若說這句話，典出於韓信，也不爲過。古往今來，巧合雷同之事蹟，不可勝數，若有典故與某甲及某乙俱有關，而某甲之時代比某乙爲早，便說典出於甲，則又未必盡然。周邦彥解釋「六醜」之語，似乎見載於周密的筆記。周邦彥的話，周密從何得而知之，卻沒有明言。究竟這一段話確有其事乎？抑或周密「創作」以「强作解人」乎？七百年後的今日，恐怕也不易分辨是非黑白吧！

孝行是自來稱許的，敗去祖業卻是可恥的，徐六處於受稱許，與可恥的「既矛盾而又統一」的環境，一經傳出，自然成「佳話」。因此，我認爲「六醜」典出於徐六較有可能。

字面重複，但別有用心的，當然不足爲詬。像「獨在異鄉爲異客」、「眾死一身今獨健」等句中的複字，都是作者們苦心安排、巧意鍛鍊的字眼，當然精采。但「青山萬里一孤舟」之句，情形便畧有不同了。「孤」雖然也有「孤寂、淒清、寂寥」之意，但若使小舟三五成羣，縱然氣氛死寂，當然也不會把這些小舟稱爲「孤舟」吧！既然「孤」字確有其數目上的含義，那麼「一」便成了所謂「約束」的「死字」。七言詩每句的字數已不多，而又在句中安插一個「死字」，豈不可惜。其實，這「一」字，可用以下各字代替：

若用於離別的環境，可用「送」、「別」等字；若情感上有思念的意義，可用「憶」字；若情懷奔放，可用「放」、「縱」等字；若含有追悼之意，可用「哭」字；若身有在樊籠之感，可用「繫」字。這些字都能表示感情，有實在的意義，拙意以爲都比「一」字好。未知方程先生亦以爲然否？

——宇文夏

香港好 調寄憶江南

（一）大道中

香港好，大道貫西東，鬢影衣香隨處是，人車流水雨如龍，來去總匆匆。

（二）皇后廣場

香港好，鬧市有園林，流水小橋聊點綴，叢花疎柳傍池亭，小憩也怡情。

（三）跑馬地

香港好，放馬綠茵場，一擲千金無吝色，蹄聲鞭影雨茫茫，芳草伴斜陽。

（四）避風塘

香港好，春滿避風塘，小艇穿梭燈影亂，無邊風月暗中藏，問渡有漁郎。

（五）淺水灣

香港好，嬉水碧沙灘，人共綠波隨浪逐，披襟散犢盡朱顏，醉眼幾曾閑。

（六）沙田

香港好，假日去沙田，彷彿江南芳草地，烟波重憶舊家園，惆悵亦流連。

（七）茶樓

香港好，獨自上茶樓，龍井一杯聊當酒，幾張報紙看從頭，兩件不多求。

（八）名流

香港好，如此作名流，聽到菠蘿魂已斷，平時只慣出風頭，遇事且先溜。

（九）阿飛

香港好，到處有飛羣，搔首弄姿多怪狀，是男是女不分明，長髮現妖形。

（十）修馬路

香港好，馬路要常修，苦也哥哥行不得，千瘡百孔使人愁，挖掘幾時休。

（十一）外圍狗

香港好，賭狗最從容，多少外圍收狗纜，不須身處逸園中，苦樂一般同。

（十二）舊曆除夕

香港好，寂寞渡新春，爆竹不聞除夕夜，一宵酣睡到天明，左仔算多情。

（十三）久居有感

（其一）

香港好，十里一洋場，惆悵年年身作家，何時結伴好還鄉，家國恨難忘。

（十四）久居有感

（其二）

香港好，歸去是何時，投老自憐雙鬢白，重光禹甸待王師，年復一年遲。

許恨紅

笑話成籮的「愛國報紙」

一般人總以爲「愛國報紙」所刊載的不外是抗議、打倒、鬬爭、迫害和又長又臭的黨八股，及不着邊際的臭教條，令人看到發悶作吐。這可辜負了「愛國老編」的一番心血，其實他老人家花了不少腦汁，白了多少根頭髮，不惜裝傻作懵，辦痴作呆，時不時刊出一些自掌嘴巴、床底劈柴的逗人發笑新聞來吸引讀者，筆者自港共暴動以來，每天都加看一份「愛國報紙」，兩年幾間搜集了不少滑稽突梯、幽默諷刺的「愛國笑話」，讓我選出幾段精彩的以饗讀者。

縮龍成寸——我也會從螢光幕看過一套幻術，表演藝員手上扇開一副普通的撲克牌，遍示觀眾，然後合起來，當他再次扇開的時候，那副紙牌縮細了一半，如是者開開合合，最後縮成只有拇指般大。原來「愛國老編」也懂得用這套把戲以娛讀者，當暴動開始的時候，他用斗般大的字宣稱有七億人做後盾，個把月後，發表的消息是全廣東省三千多萬人支持他們搗亂，再過一吓的新聞是廣州市有十多萬羣眾開會支援他們，最後報導有數千人在深圳巡行响應他們鬬爭。

賣假藥——有位江湖郎中在街頭買藥，銅鑼打响之後，例牌的開場白是「伙計慢打鑼」，站在邊旁的小夥子，敲兩吓子鑼，「嘭」、「嘭」接着道，「打鑼」，「打得鑼多鑼吵耳」，「吵耳」，……「我哋係絕對唔賣假藥」，接續的卻道「賣假藥！」你不要以爲這只是個生安白做的笑話，你可以從「愛國報紙」裏找到同樣的新聞，唔係呃你。

當「文化大革命」（正確的命名，應該叫「文化大破壞」才好）開場的時候，本港各大報章都指出這是一場爭權奪利的大私鬬，「愛國報紙」立即行文辯誣，說是反動派和蔣美特務做謠生非，共產黨保證不會爲權力而狗咬狗骨，聲嘶力竭地大喊「唔賣假藥」，誰知數日後「神話社」卻坦白地承認「文革」的目的就是奪權，這好比打鑼的小夥接駁叫「賣假藥！」

賊喊捉賊最近本港有位家庭主婦因輸錢而毒死兩個親生的子女然後自殺身亡，「愛國老編」針對這宗人間慘劇，大作文章，抨擊香港賭風熾盛，毒害青年，一切嚴重後果，應由港英負責，說得聲色俱厲，正氣凜然，成個正人君格，可是當你翻開第二版看的時候，又是另外一個扮相，「我哋嘅狗馬貼士係最準確、最可靠，上次賽馬同跑狗嘅大冷門全部俾我哋貼中晒，十分和味，唔跟我哋落注就笨咯！」

愛祖國、用國貨——去年中共在港展出他們製造的汽車，「愛國報紙」大力捧場、介紹「紅旗」牌三排座高級轎車，豪華名貴，推薦「解放」牌貨車，質素超世界先進水平，產量可與列强相比。有位工友看到這段文章向我發問，「爲什麼在香港街頭看不見它們的影子？」我說，「也許是有車階級人士不『愛國』吧。不過你不用失望，只要你走到『愛國』報館和『大陸公司』的門前等候，保證你一定會得到一睹它們的風彩。」翌日，在茶樓又碰見這位工友，我還未開口，他就已經罵，「你都點得我透咯，我白費了半天的時間，看見『愛國』社長的座駕是一部資本主義國家製的『平治』牌豪華房車，『大陸公司』的送貨車是英帝產品，『柯士甸』牌貨車。」那時余欲無言，只好把「大陸公司」在「愛國報紙」所登的「愛祖國、用國貨」告白交給他看，這正是「此車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看。」

二十比一——去年中共「大慶」號油輪下水的時候，「愛國報紙」刊出來的標題是「二十年來的偉大成就，祖國建成第一艘一萬五千噸的油輪，舉國歡騰。」這位「愛國老編」可

謂幽默之至，他用明褒暗貶的手法，給「大老闆」一記悶棍，標題上可圈可點的地方，就是二十年和第一艘這幾個字，要二十年悠長的時光，才造成一艘萬噸油輪，這樣低能的政權，距離傾覆的日子還會遠嗎？因此舉國為之歡騰。如果有位讀者寫信問他查問各國二十年內造船的數字，不知道他會怎樣回答。

禿子賣生髮油——現在雖已寂寂無聞的新針療治法，曾經一度被「愛國報紙」吹得天花亂墜，還引證本港有位「愛國同胞」飲得「愛國」酒太多，以至患上半身癱瘓之症，後來到廣州扎幾針，成個變做神行太保，步履如飛。信不信由你，不過令我有點想不通的就是，當日該報刊出周恩來接見非洲友人的照片，他的右手依然是伸不直的，不知道他是信不過新針療治法？還是他認為這是他的註冊商標而不願意接受治療。

最後我申述一個滑稽趣劇名叫『看「愛國報紙」奇遇記』作為本文的壓軸戲。

我記得某一天在嘆早茶的時份，翻開「愛國報紙」找尋稿料，有位身穿藍斜衫一套的人前來搭枱，其實當時空出的桌子仍多着，也許他以為我是同路人吧，我正把報紙翻來幅出選擇題材，他就問：「你想搵番幾隻心水嘢呀，等我話俾你聽喇，張張『愛國報紙』D狗經馬經我都念到滾瓜爛熟，次次落注都撈粗嘢，好似毛主席話齋戰無不勝，我寫幾條纜俾你，等你撈番的都好呀。」只見他下筆如飛，我也盛情難卻，只好用茶杯把紙條暫且壓在桌上，東拉西搭談了幾句，最後他把主題曲唱出來：「老友記，你都知唎，我哋發動募捐建校基金，唔該你幫吓手，捐番多少，我俾你嘅貼士，包你搵番有突㗎。」我不覺啞然失笑，「你白費心機，找錯了對象，我對賭狗賭馬，根本不感興趣，從來未有下過一毫錢賭注，將來也是一樣，這張賭纜還是請你收回轉送給你們的同志吧！捐錢做善事，我是從來不甘後人，但捐來教人製做『菠蘿』，殺同胞幫兇做孽，則恕難從命，相請不如偶遇，這餐早茶由我做東。」他好像搭然若失。

——嚴正

本刊作者向讀者請教 葉挺被捕前後之情況

萬人雜誌讀者先生賜鑒：

三月十二日大函敬悉，蒙賜教受惠良深，至感。惟大函所述葉挺之妻曾雖逃至羅定，可否告知年月？因此點對於葉挺被捕前後情況，頗有關係，深盼能知究竟也，祇頓

大安

岳騫拜復三月二十六日

又：拙作「紅朝外史」第二集已出版，每篇均在本刊發表，因改版時排字房將前面一段字體不同之文字丟掉，以致篇篇無頭，雖然尚無大礙，但乍看亦有莫明所以之感，敬向讀者致歉。（編者按：此疏忽與作者無關，應由本社負全責，謹向作者與讀者致歉。）

寒山碧鳴謝啓事

六九年十一月我因患感冒忽視治療，不期竟轉為哮喘病，呼吸困難，喉如雞鳴，經延西醫診治，癒後仍頻頻復發未能斷根，後蒙香港德教紫靖閣中醫師許寒梅先生細心診治，服中藥十多劑，則告斷根，迄今已逾三月，未曾發作，治療期間德教紫靖閣及許寒梅中醫，不收取任何費用，實慚無以報，特刊此啓事，以表謝忱。

許寒梅中醫師　電話：早上H七四一四六二　下午H四五九〇三〇

林眞徵求舊書

林眞先生準備對名作家徐速教授之「靈感來源」小說及理論作全面而深入的批判，使讀者瞭解徐速教授之「產生經過」。特徵求下列舊書：

(一) **星星之火**（初版）
(二) **櫻子姑娘**（初版）
(三) **心窗集**（初版）
（以上三書均為徐速之作品，高原出版社出版）
(四) **春曉**（新大陸月刊社出版）
作者：徐志平（眞名王守榮）
(五) **莫泊桑小說集**（啓明書局）
編者按：此書已有。
(六) **法國短篇小說集**（舊商務版）
（以上兩書之譯者均為李青崖先生。）

林眞先生願以租、借、買、交換等任何方式獲得以上版本之各書。承讓借者，請函電本社接洽。

踏沙行（聞歌有感）

鄭秀堂

笙歌徹耳响喧嘩，「今天不回家」。怕聽他鄉情調，心馳漢苑琵琶。流離顛沛，天南地北，月邇人遐，深恨強梁未滅；安寧慰蕩嬌娃？

飄零書劍夜挑燈；何日請長纓？塞漏兵堂不倦，他年有待功成。誓驅胡虜，救民復國，武穆忠精。直搗黃龍痛飲，笙歌慶賀昇平！

代郵

(一)黃德清先生，請告通訊處。
(二)譚國英先生，你所留的電話七一一二五七，香港無此電話，九龍無此人，是否錯了，請再來電本社連絡。
(三)馬力高先生，請與編者連絡，前信未收到。

發行　上海印書館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代理　吳興記書報社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九號二樓

經售　俊人書店
香港芬域街金鐘大厦1302室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湘濤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厦501室

實用書局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二號T

東南書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21號

治哮喘咳嗽捷效方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二元

體弱康復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元

腦弱康復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六元

失眠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四元

高血壓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三元

衰老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元

風濕骨痛速愈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三元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養生與保健第四集

第一集每冊港幣三元
第二集每冊港幣三元
第三集每冊港幣三元

神經衰弱專輯

每冊三元　內容如下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勞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貧血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神經衰弱亂夢紛紜
神經衰弱與瘦弱
神經衰弱與疾病
神經衰弱與個性
神經衰弱機能紊亂
神經衰弱病理循環
神經衰弱未老先衰
神經衰弱不可消極
神經衰弱須治本
神經衰弱養生之道
神經衰弱第一階段
神經衰弱第二階段
神經衰弱第三階段
神經衰弱一得之秘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illegible][illegible]道
平安大[illegible]八[illegible]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中環德輔道中84至86號章記大廈十六樓一五〇一室中央市場側
電話二四二三六七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illegible][illegible]道
平安大[illegible]八[illegible]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星期日照常應診・出診預約・電梯上落

英文地址如下：

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胃病速愈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元

本書作者擅治胃病，馳譽醫壇。對胃痛、消化不良，胃酸過多、胃下垂、胃擴張、胃弛緩、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尤有獨得。無論新起久患危急等症，藥後不再吞酸噯氣立止胃痛。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大便發黑(如柏油狀)三天轉黃，埋口根治，可免割治之痛苦。本書作者依據親身治驗，發揮心得，列舉有效藥物及驗方，療法新穎，向以速愈著稱，足供醫家及病家參考和採用。

胃痛根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二元

本書敘述胃的生理和作用，胃痛的原因，和一百十四種治胃病藥的科學記載及胃痛根治法，飲食須知，指出雞肫皮是治胃弛緩胃擴張的良藥，大豆油、人參三七是治胃出血的有效藥物，甘草是治胃潰瘍的要藥，都是極令人注意的事。

神經衰弱根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四元

都市中緊張的生活乃是形成神經衰弱的觸媒。神經活動的過度緊張僅不過神經衰弱的誘因；氣血不足以濡養神經才是神經衰弱的主因。誘因是標，主因是本。治病必求其本，故補氣養血，強壯神經，才是根治神經衰弱的正確途徑。

本書敘述神經衰弱的病原、症狀、療養，及根治。列舉典型病例，有效藥方，治愈經過，指出根治的正確途徑。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28期要目



「綁住了脖子，怎能唱得響亮！」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二八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二八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四月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專利稅與專利權

本週三（四月八日），港府將向立法局會議提出一項議案，以取銷九龍巴士公司向政府繳納該公司現年財政年度（即由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五日至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四日止）之專利稅。

立法局去年曾通過一項決議，將九巴繳納之專利稅由百分之二十減為百分之十五，並擬每年對該公司應繳之專利稅率加以檢討。政府方面說，現時九巴提出了在今後十二個月內之營業預算，該項預算透露除非其專利稅取銷，否則該公司不能賺取合理利潤。

九龍巴士公司及中華巴士公司目前繳納之執照費及燃料稅，均比其他公司為低，但政府對該兩公司實施此等優待辦法所損失的收入，過去可由該兩公司繳納之專利稅獲得補償而有餘。財政司現在建議，擬根據有稅商品條例及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發牌（修訂）規例提出一決議案，將上述牌照費及燃料稅之優待辦法撤回。

政府發言人就此等提議發表意見說，九龍巴士公司收入之增加，追不上急速增加之開支。其中兩大原因，為該公司之車輛將在兩年內增加百分之五十，及員工要求增加工資。

九巴董事胡百全議員表示：「專利稅根本是不合理的，無論任何公用事業，抽取專利稅，不外增加市民負擔。」他又說：九巴專利稅的取銷，政府同時將九巴汽油稅與牌費收回原價，有數得計，專利稅豁免，減去一千五百萬，但汽油與牌費增加九百萬，實得六百萬而已，作為增購車輛與增加工資，九巴仍未受益。

胡董事作驚人透露：九巴司機去年辭職達四百九十九名，本年二月份又走九十餘名，三月份亦有五十名，勢將造成有車無司機的危機，原因是過去工資低，工作時間長，部份司機轉業十四人小巴所致，所以九巴調整工資是事在必行。

九巴董事兼發言人蔡惠鴻答覆記者詢問時說：九巴近年利潤低落，例如一九六七年僅得二百四十萬元；六八、六九年亦不過四百餘萬。故此次減免專利稅，他希望公司能獲合理利潤及實施擴展服務計劃，據謂九巴現時已訂購大小巴士達三百八十部，需款五千萬，使載客量增加百分之五十，擴展服務。我們若看以上所報導的情況，對於現在九巴專利稅要予「全免」的問題，應可獲得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並可肯定港府這個打算是不會改變的了。

九巴專利稅——將至少在今後一年內獲得全免，這個新的決定，我們預料其他的公用事業，或包括中巴、油蔴地小輪及天星小輪，亦有可能出現同樣免稅的局面。

港府能夠做到免抽專利稅，自然顯示了本港財政正趨於發達。現年的府庫盈餘就有大約四億元，初步免除一千四百萬元的專利稅，而抽回較多的照牌費及燃料稅，亦可謂是一個合理的打算。而我們所說的「合理」，主要是指免稅對政府財政的穩定性無大影響，同時又能進一步實施一種可以導致對市民有利的政策。

毫無疑問，政府撤銷九巴專利稅，最重要的原因是基於它替市民着想，其次才是替有關公司的業務考慮。本此看法，我們應可相信，九巴專利稅獲得全免之後，第一個發展必然就是把增加車費的本來計劃即行取銷；接着，九巴加薪，改善員工待遇及服務態度，亦將陸續出現於市民之前。

對於目前的免稅政策，我們可以簡單地指出一點，即在政府所考慮的問題之中，「巴士加價好呢，還是免稅好呢？」最終抉擇後者。這個決定，在物價飛漲、人心浮動的現狀下，實可稱為政府的明智之舉。目前，許多人會關心到巴士服務是否會因免稅而真能改好。這個問題，我們尚須繼續觀察。但根本上由於交通擠迫，公共車輛的服務量受到「環境」的限制，如今仍靠獨家經營來加以改善，這恐怕是一件未許期望太高的事情。正如身為立法局議員的九巴董事說：「專利稅即使豁免，九巴仍未受益。」你還會對這種公用事業的服務存在有任何期望嗎？

胡議員的話可能很對。必須注意的就是：如果專利稅也「由減低而至全免」了，它仍然不能「受益」，或可解釋說它仍然不能提供較好的服務，那麼這種專利權將還有什麼意義？

我們認為，專利稅一旦取銷，並且不能因此使服務公司受益，現行的專利權就應該一併取銷了。我們曾首先指出，在目前的市區交通情形而言，巴士的專利制度實在應予取銷，而交由商家競投，或收回官方統辦。現在，專利稅既然全免，專利權就當要收回；有權利自有義務，不能盡義務即不能有權利，這是對公眾最能交代的合理結論。

——一九七〇年四月四日

新聞以外

「新左派」在港滲入各階層
二十萬美金作活動費

萬人傑

「新左派」分子活動是爲了鈔票；幕後人美日野心家卻有政治目的。這批見錢眼開的軟體動物，不惜出賣國家民族，是澈頭澈尾的漢奸。老萬下定決心，對他們打擊到底。如果他們對老萬施陰謀，我會將所有證據，呈交有關方面處理，進一步揭開他們臭不堪聞的底子！

毒化學生吸收青年

老萬對新左派大小爬蟲的鬬爭不會停止下來，除非他們先停止了危害國家民族的一切活動。

這些人，儘管加入美籍或日籍，究竟還是中國血統，若子若孫，還是黑髮黃臉，無從改變，叫他們不作「可耻的」中國人！即使把他們遣送外國唸書，老子留着搞搞震，如果你的兒子有思想，有國家民族觀念，你這樣賺美鈔、日元供他唸書，他也不會感謝你，只會痛恨你一輩子！

這批由美國、日本撐腰的新左派大小爬蟲，最近獲得花旗佬一筆活動經費爲二十萬美元，這筆龐大的活動費用來搞宣傳和組織，除大量辦各式各類的雜誌，散放毒素言論外，還支持一些學生刋物，毒化學生思想，吸收和控制更多青年。

在大小爬蟲來說，他們沒什麼政治理想，眼中所見到的只是美鈔和日元。從這種活動中搞搞震，搞到鈔票後，過其家肥屋潤的生活，在何文田之類的高級住宅區，佈置個豪華住處，享受奢侈生活而已。眞正要達到政治目的的，卻是幕後的撐腰者。

美國佬眼中的「障碍」

老萬以前說過，美國一班姑息政客念念不忘要製造兩個中國，現在這些大小爬蟲的活動，也正爲了達到這目標。他們認爲，頑强的蔣總統是達到這個目標的最大障碍，因此打擊國府和蔣總統威信，標榜他們心目中的所謂「民主自由」，是這班爬蟲文丑的最大任務。

各位如不健忘，還會記得「蔣介石腰纏鐵板」於前；又有「毛澤東與蔣介石拍膊頭」漫畫於後，這是因爲爬蟲們要表功太過激，以致露出狐狸的尾巴，不幸給老萬抓住。

至於標榜所謂「民主自由」，是作爲爭取青年的手段。他們捧出了雷震、殷海光、李敖這些人，盡力攻擊國府「不民主」，迫害自由思想。驟看起來，這種言論是夠民主的，也是許多知識分子要爭取的；但骨子裏無非藉以打擊國府的威信。

大陸屠殺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受工農兵再教育，永世不能翻身，可以不管；但台灣的文化人不能發表攻擊政府的言論，他們就不惜浪費筆墨。目的何在？顯然欲使年青無知的一輩，造成一種錯誤印象，以爲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好過蔣總統。

「解放」與「獨立」

如果他們這種言論發自本人內心，還可說是一時悲憤之言，確爲了爭取民主自由而說話；可是背後有了二十萬美元和一家日本電子工廠，他們的言論就毫無價值了。他們的行動是出賣國家、民族的漢奸行動！

美國佬會認爲吳廷琰是越南和平的障碍，用最可鄙的手段將他除掉；現在，越南和平實現了嗎？不但沒有實現，且弄到一團糟。吳廷琰犧牲了，越南也犧牲了，陷在半天吊的困境，未來命運，可以預見。

美國佬爲了實現兩個中國的「理想」，正想施其故技，將蔣總統除掉。以爲去掉蔣總統，建立一個可容於中共的新政府，大陸與台灣就可並存，成爲兩個中國。

姑無論這「偉大理想」有沒有實現可能，美國佬的政策顯然朝這條路走。他們要建立的新政府，將是台灣政府而不是中國政府，所謂兩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共和國」而已。

中共二十年來沒有辦法「解放」台灣，想不到二十年來美國佬消滅國民政府的工作，做得比中共還積極。他們要使國府不滅於「解放」，而滅於「獨立」。竟有黑髮黃臉的「中國人」協助他們進行這項陰謀，能不使人痛心！

活動範圍不限於香港

至於他們要去掉蔣總統這個大障碍，有消極與積極兩方面。消極的，蔣總統已經八十高齡，來日無多（這是此間爬蟲刋物一再提及的），他去世之後，障碍自除；積極的，用種種方法把他推翻。

但，他們也曉得國民政府是個穩固的政權，蔣總統是受中國人擁護的領袖，要積極推翻沒可能；目前他們能做到的，只是滲透和宣傳。他們那種破壞國府威信，鼓吹所謂民主自由的宣傳，爲未來「新政府」鋪路，認爲現在的政府，現在的領袖不民主，將來要「選」個民主領袖，建立民主的政府。

因此，美日野心家支持的大小爬蟲，不但在香港活動，還要在世界任何有華人的地方活動；不但要向海外華僑宣傳，還要在台灣內部宣傳。他們的組織龐大，他們的活動範圍廣泛。老萬對這組織了解甚深，知道它實比一般人想像中的龐大。這個組織包括不少高級知識分子及上層人士，甚至醫生、教授。雖然還是「一小撮」，但絕不是一些「評論家」所認爲的那樣「不值得重視，可以不理」。

笑面虎‧陰謀專家

老萬認爲：跟這些大小爬蟲在理論上、文字上爭辯是浪費筆墨，一定要將他們的畫皮揭開，使社會人士清楚地看到他們的內幕，看到他們背後扯線的手，使他們策動的陰謀無所遁形。因此老萬一定繼續打下去，把他們的秘密活動公開，使他們無法再搞。目前老萬雖孤軍作戰，相信我們的讀者明白眞相，明白這班人的目的後，一定和老萬站在一條陣線，對抗他們，打擊他們，將這一班新漢奸打下十八層地獄，叫他們永遠抬不起頭。

上一期，老萬報導了新左派新頭頭謝××，會率同馬仔胡××、戴××去找律師談談，跟老萬找麻煩。老萬已下定決心，跟他們公庭對簿。在「萬人雜誌」上未能發表的，可在公庭上揭露。這是老萬揭發內層秘密的好機會，老萬決不逃避官司，而且歡迎官司找上門來。

這態度一表明，大小爬蟲當然也曉得一旦打官司，對他們是有害無益，臭屎只有愈揚而愈臭。因此，他們對付老萬的方法，決定由陽謀轉爲陰謀，卽由最高指示的「不要集體打官司，只可個別分散進行，以示我們沒有『集團』」而改爲不打正面官司，「用一切方法，將萬人傑打到永不翻身」。這正是新頭頭的大蒜口氣，他是笑面虎、陰謀專家，相信確要向這方面努力。

休想對老萬施陰謀！

不過，這位新頭頭棋藝並不高明，他抄襲了抄襲專家的舊橋，要向老萬老板告狀，目的希望老萬的老板炒老萬魷魚，這是第一步。聽說他們有「請律師警告××」的打算，可是，他們忘記老萬的老板也反共，也擁護國民政府。希望藉此叫老萬的老板炒老萬魷魚，是一廂情願的想法，除非我的老板是費正清。

就算他們有勇氣效法左仔，用淋電油手段對付老萬，但還會有比老萬骨頭更硬的人出頭繼續追打下去。同時，他們這一種見不得光的活動，決不能得到任何當地政府許可的，如果用暴力，更會受到法律制裁。

其他可用以打擊老萬的方法，只有在那些不成器的新左派刊物中放幾枝冷箭。說到文鬬，我們戰將如雲，打筆戰，我們不怕；講邏輯，我們也有專家。我們稿費雖不是美金計算，義務助陣的大有人在。

爲防止大小爬蟲使用可耻陰謀，老萬已作萬一準備，將所有有關新左派活動的資料及證件，交由我的律師保管，至必要時，送呈各有關方面。到那時，現在社會人士所未知的資料，也將公開，使大小爬蟲全部現形。

爬蟲爭避風頭

新左派集團經老萬揭發後，榜上有名的人物，近來都要避風頭，暫時不敢活動。除謝××仍在策劃如何對付老萬外，繆某下了台，已定期四月二十九日離開香港到日本。「深造」些什麼，老萬暫時無法獲知。他活動的地盤，顯然被迫由香港移到別的地方。他離開後，所遺電子工廠董事長一職，正物色新人接替。

至於還留在美國機構內的戴×，已經辭職，今後會專心一意坐在螢光幕後，幹那副編導工作。但願他覺悟回頭，不要自棄於中國同胞的把思想毒素帶上螢光幕去，毒化青年。

接觸過這些人的朋友，覺得他們有個共通的地方，終日喊窮。身爲美國機構高級人員的謝××，窮到要爬格子找外快；身爲電子工廠經理的梁××，也終日說冇錢使；月入數千的舊頭頭繆×，也說被狗咬着，被馬踢着，被蔴雀喙着，弄到窮得很呢！

其實，是不是這麼窮呢？無非做戲咁做。照老萬所知，一家開辦不久，也是由新左派支持的稀辟派刊物，物色一位編輯，叫價月薪千千聲；我們工作繁重的張老編，不過幾舊。這班人如果喊窮，我們張主編豈不要住木屋床位？

錢並不是「一切」

要生活，非錢不行。但因錢而失去自尊，卻不値得。新左派網羅的這班人，並沒什麼崇高理想，替他們賣命瞎搞，不過爲了幾個臭錢。這些陰謀者卻都是外國人，他們有目的。日本人參入這事情，無非希望有一天台灣和琉球一樣，重入他們版圖。身爲中華民族兒女，誰都不願意見到這些事情；若甘願做幫兇，協助他們實現這些事情，還不是澈頭澈尾的漢奸！

找生活方法很多，做個勞工，來處光明，也得人尊敬；偷偷摸摸弄這些勾當，只贏得人們唾罵。不住何文田豪華洋房，像老萬那樣住鬧市大厦一個小單位，也是一樣活下去。

朋友！千萬不要爲了一些不義之財，斷送一生聲譽，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由中共與加建交談判漸趨冷淡說到國府駐加大使館工作眞相

本刊駐美加特派員 許之遠

（一）文章辛辣因矯枉　誤會大使要澄清

駐加拿大我國大使薛毓麟先生，上月因公來多城，我在一個宴會中重見他。對於中（共）加談判建交的發展，曾向他多所請益，以備爲本刊就此事件發一通訊稿。誰知一談起本刊，他早已經看過了；還特別指出本刊第一〇二期刊出李士諤著的「從國府對加外交關係的檢討說起」一文，其中對駐加使館工作的批評部份，則認爲有許多誤會之處，表示有所辯正。

以下節記這一部份的談話紀錄：

「請問大使，你既看過『萬人雜誌』，有什麼意見呢？」

「旗幟鮮明，立場正確。但有一期報導駐加大使館工作情形，其中很多誤會，此點我要說明的。」薛大使表示：「輿論督促政府是好的；我樂意接受正確批評，但誤會和不符事實的要澄清。」

「也許該文作者以矯枉過正的態度，來促使政府正視這嚴重發展，如果你以爲不符，我很希望你能把大使館工作的眞相作扼要的說明；並希望在可能的範圍內，對加國與中共建交的問題有所表示。」我說。

「可以。」薛大使爽快的答應，他說：「我回渥太華後將資料整理一下寄來給你。」

以後我們還談到美國私自交還琉球給日本引起的惡果，薛大使說我政府已就此見向美提出，但美國執意孤行，恐怕沒有什麼效果，言下不勝唏噓。

（二）一紙來書見苦志　三年奔跑三十次

薛大使回渥太華後一週，仍未見他有信件來，我寫了一封信去催促。第二天即接到他的親筆函如次：

「××吾兄大鑒：前在多城，得親　教益，實深慶幸。自返加京，未及修函，奉達種切，反勞華翰先頒，多承　獎飾，益增汗顏。拜誦之餘，具見吾兄關懷國是，秉持正義，而學養湛深，文筆優美，無任敬佩。加政府與匪建交事，目前似已呈擱淺現象，惟共匪態度，變幻莫測，將來如何，尚難臆測，仍待吾人繼續加緊奮鬬。有關詳情，弟正遵囑撰擬節要中，日內寫就，當即寄奉。惟因公務紛繁，時須擱筆耳。兩年來，弟在加國各地奔走演講，東起古壁，西至雲埠，先後凡三十餘次，旨在『喚起民眾』，俾能促使加政府懸崖勒馬。茲先抽選其中講稿五種，專文一篇，作爲舉例，另有加國各地報紙有關報導，一併隨函檢奉，敬請誓閱，藉供撰著鴻文時之參考。餘容續達，耑復，順頌時綏」。發信的日期是五十九年二月十八日。

越數日，又接薛大使第二函，那正是匪加大使在瑞京談判的時候，他來信報導說：「……目前加政府在瑞京談判中，遭共匪冷淡，談判毫無進展，我正宜利用此項時機爲維護中加關係而加强奮鬬。前函『喚起民眾』工作，弟正續予審愼積極進行中。本月十七日弟應多市約克大學報刊編輯之請，撰文一篇寄交該刊發表。前函發出時，未及影印附寄，茲將檢奉一份，敬請　誓閱……。」

薛大使對工作的責任感，由此可見。我覆了一函：

「毓公大使勳右：肅者，迭奉兩函，敬悉種切，　公膺重任使加，三年以來，奔跑各地竟達三十餘次，使聞者動容，際此國難正殷，苟國人奮起而效　公之肝膽者，還京之日可期，豈僅岌岌而拒虎狼入佔聯國席位耶！……聞允撰寫所擬各節，並在進行中，至爲雀躍，望能早日擲下至感……。」

從薛大使第一封信開始，至最後擬好的節要稿，凡兩星期，一共收到他四次信件，並附有他近期所撰的講稿或在報刊的稿件，竟凡八件之多，可見他說的「積極喚起民眾」的工作並不是敷衍之詞，而確實地在進行着。可惜的是：加拿大的輿論每多爲左傾分子所把持，未能使他「喚起民眾」的工作廣泛地散播出來，以致事倍功半而已。

（三）兩個無知入大陸　匪加論交接觸多

加國承認中共之意念，始於我大陸淪陷，僞政權獲英國承認之時。惟歷任政府並未認眞實行。一九六六年九月，加政府始於聯合國大會，企圖以兩個中國方式，就我代表權案提出決議本案，嗣經與各重要國家在會外接洽，惟未獲任何支持，是以提案之議，遂告打銷。一九六八年，杜魯道總理開始執政。杜氏向屬左傾親共，從政以前，即多有此項言論，一九六〇年，杜氏曾受中共邀請，並由中共贈送飛機票，前往大陸訪問。歸來，曾著有"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兩個無知者在大陸」，對中共有極親善的言論。在他競選的時候，即以「承認政策」爲外交的標榜。一九六八年四月當選組閣，執政以來，即認眞執行此項政策。經數月之檢討籌備後，經於六九年一月底，訓令其駐瑞典大使與中共駐瑞典使館代辦進行洽談。於二月六日開始正式接觸，同年五月十九日正式談判，迄今共計七次，最近一次係於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四日舉行。各次談判，由雙方輪流召集。在談判中，中共提出的要求：

（一）加國與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加方已允；（二）加在聯合國支持中共入會（筆者按：可見中共欲進聯合國之心，其對外以不屑入爲宣傳，顯爲惺惺作態而已。）——加方允在建交後投票支持中共，但在建交前則不一定投贊成票；（三）加方公開支持中共對台灣之主權——加方表示既不反對，亦不能支持，因此事與建交無關。

中共對加方上述第三點立場不能滿意，故迄未同意建交。最近且故意延遲談判，以示冷淡。惟中共性格，本身就是多變，尤其是在國際活動，無所謂信義，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正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將來談判如何，尚難判斷。

（四）臨危受命如履險　喚醒民衆收穫豐

加國言論自由，幅度較美國尤寬。親共分子十餘年來在加國盡力爲匪張目，民衆多受其愚，而輿論機關亦被滲透。不少報紙、無線電台、電視人員、大學教授及教會人士，無不鼓吹承認中共，幾有積重難返之勢。

另一因素，加國盛產小麥，其外銷對加國經濟極爲重要，而中共自一九六三年起，即向加國大量購麥，致中西部產麥地區，視中共爲恩人，極力主張建交。凡此種種，建交之事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薛大使在此環境下，臨危受命，於一九六七年四月走馬上任，目覩時艱，把以前外交工作，從祇顧上層的毛病矯正過來。因鑒於加國政權之基礎在人民，倘能使民衆了解我自由地區及大陸之眞相，縱有左傾政客執政，前途仍有希望，便積極進行下列活動：

(1)儘量在大都市發表演講，公開參加辯論。以說明眞相；駁斥謬論爲主。(2)接受無線電台、電視及記者之訪問，以來者不拒態度。(3)自動向各報撰文並投書。(4)舉辦各種有關自由中國與大陸對照的比較資料及圖片。(5)邀請加國政、學、新聞界人士赴台訪問。(6)發動僑團向加政府表達反對承認中共之意見。

從他寄來各種撰文講稿，其對象普羅，的確做到喚起民衆。地區包括所有大都市。如在滿地可對獅子會演講——"The Republic of China, Its National Purpose"（中華民國，她的國家目的）。在溫哥華向加拿大人俱樂部年會演說的"Canada and China—The Moment of Truth"（中加——在眞理的時刻）。在坎美頓的"Canadas' China Policy—Time to Reconsider"（加拿大的中國政策——重新考慮的時候）都是發人深省的言論，其他各大都市及小城，從附來的演講稿及當地新聞的剪報看來，證之他所說使加以來，奔跑各地三十餘次，從事「喚起民衆」的工作，是沒有誇大其詞的。

薛大使對加政府的外交工作，也在極艱難的局面中展開。在一九六八年加新政府成立後，他即以備忘錄兩件，詳敍加國不應承認中共之理由，先後於七月三日及二十九日送加外交部長。並於一九六九年二月五日及同月十日，曾兩次以書面向加外交部長正式提出抗議。並在同年一月二十四日及同月三十一日，兩次晤見加外長，强烈表示反對匪加談判。



薛大使演講時之神情

薛大使接受本刊特派員訪問

對反對黨議員的爭取，尤爲薛大使外交工作着力之處，使議會能出現反對的言論，直接有可能影響到加拿大外交政策的轉變。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薛大使於于斌主教榮封經加之便，特爲其設宴於加京"Skyline Hotel"，邀請加政、學、宗教、新聞著名之士連外交部長在內百餘人參加。于斌樞機主教發表演講，呼籲中加友誼的維護，及提出加拿大承認中共的意見，使與會人士獲得深刻印象。

在這個深受毒素宣傳，積重難返的局面下，經薛大使長期的努力，加國民衆對我國情形漸見明瞭。據去年五月蓋洛普民意測驗，全加人民贊成承認中共者，已自一九六六年之百分之五十五，減爲六九年五月之五十二。加京人民並有"Canadian Committee Opposing The Recognition of Commenist China"（加拿大反對承認中共協會）的組織出現。反對黨議員不斷攻擊政府向中共搖尾乞憐的政策。前加總理曾憤怒地指着外交部長說：「你有沒有追上他們的代表，然後跪在地上請求？」

加外交部長曾表示：中共與加建交談判如成功，加政府將與我國斷交。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加國人民之反對，甚至要求外長辭職。

雖然，加拿大人民對與中共建交之熱忱，已較前稍趨冷淡，小部份尙在轉變之中。惟贊成承認中共仍佔比例的多數。仍有待薛大使與其領導下的外交人員的努力。

他說：「由上述情勢，可見我在加國之處境，實屬極端困難，但此正爲我革命志士，發揚大無畏之精神，克服橫逆，積極奮鬬之時會。」壯哉！斯語。

昔班定遠出使西域，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無畏精神，夜襲匈奴使館，威懾該國不敢再與匈奴通，漢朝西北疆土得以無事者百數十年。在現世紀的外交關係，固不如漢時之用武力於外交工作。但外交家所需如班定遠之勇氣與智慧，殊無二致。中共兇暴狡猾，有甚於匈奴百倍。賢如薛大使，當審其任重道遠，使僑民有所賴。而建功異域亦我革命志士千載一時之機。際此國際風雲變幻之秋，中樞選任外放，倚重之殷，不言可喻。萬人雜誌一貫擁護政府，如大使爲國宣勞，支持猶恐不力耳。

——寄自多倫多。三月十日

新當權派撕破老毛的臉皮

魯遲

從去年十月「人民日報」發表「北京新華印刷整黨建黨調查報告」起，中共新當權派與毛派的鬥爭即進入緊張階段。一月六日北平電台緊急轉播「沿着毛主席的整黨建黨路線勝利前進」，聲色俱厲的指責「極左分子」的干擾，痛批他們自居造反有功，爭奪整黨建黨領導權，及當然入黨的思想，使兩派的鬬爭達到新的高潮。二月北平出現打倒和擁護周恩來的大字報，反映了雙方鬬爭的殊死性和嚴重性。這一鬬爭，目前新當權派已佔上風，但未結束，三月號「紅旗」雜誌，刋出一篇「克服『當然黨員』的錯誤思想」一文，使問題更為水落石出。

毛派確是挨打對象

該文確切證實了，爭奪整黨建黨領導權，抱自居有功，當然入黨思想的人就是毛派分子。試看該文說：「有些同志對我講：『老張，你條件好，這次篤定入黨』。什麼條件？㈠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起來造劉少奇反動路線的反比較早，『一月革命』後，對毛主席的偉大戰畧佈署還是能夠緊跟的；㈡是出身成份好，本人歷史和社會關係淸楚。因而有些同志認為是所謂『當然黨員』了，只要塡塡表格，辦辦手續就行了。」

此文作者署名「張為公」，自說是「一個要求入黨的有二十多年工齡的印刷工人」。其實這是僞裝的，「張為公」及另一文的「江言新」等這些不像人名的人名，顯然是新當權派執筆人隨意起的化名。該文虛擬這個老工人的身份，以自我反省的方式來表達，別人雖認為自己是「當然黨員」了，可是自己仍嚴格的要求自己，認為這種想法是錯誤的，藉此緩和毛澤東的警醒和激怒。

上面引述的這段話，最值得注意的是明確揭示：在文革中最早起來造反的，「一月風暴」之後，即一九六七年一月開始造反奪權之後，緊守毛的路線未犯錯誤的毛派分子，尤其是白紙黑字寫出緊跟

不可以「當然入黨」，也沒有資格入黨，換言之拒絕毛派分子入黨。

新當權派目前還在「打着紅旗反紅旗」，本不想撕破毛的厚腫臉皮，這次所以非撕破不可，是因為毛派分子還在痴迷着，今天的「黨中央」，確是毛路線當令的「黨中央」，只要老毛不倒，他們這些狂熱的擁毛分子，總可翻身當權，新當權派的壓制是早晚要垮的，因此他們仍堅持奪權，堅持鬬爭，堅持反抗。新當權派迫不得已，才以這種盡量不露痕跡的方式撕破毛的臉皮，用毛的無賴話來說，是「大喝一聲」，喝醒這些死硬的毛派，讓他們趁早死心。文章登在「紅旗」上，你們看見了沒有？明寫着「緊跟毛主席」也沒有用了，明白不明白？

這是這篇文章洩露的最大秘密，確鑿證明毛派是新當權派的整鬬對象，老毛確已再度喪權！

左派仁兄，還有什麼話說？你們提出反證來。

「當然入黨」‧絕不能入黨

文章說：「為了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每個要求入黨的同志，必須嚴格以新黨章中規定的五個『必須做到』來要求自己，努力創造入黨條件。任何非黨同志，不管他自稱什麼『老造反』、『有貢獻』，只要他認為是『當然黨員』，這一句話就足以證明：他對黨的認識還是很差的，因而還不夠一個黨員的條件。」

這段話的主張在「只要他認為是『當然黨員』，這一句話就足以證明……」他沒有入黨的資格。這兩句話打死了毛派。凡是擁毛有功的，以「當然

大陸人的」

每一種生物對環境都有相當大的適應性，尤其是人類。

中國人民向來過慣自由自在的日子，滿清時候雖有王法，可是天高皇帝遠，老百姓的言行根本沒人去管。民國時代各種規律雖畧為嚴厲，但老百姓在小菜館裏聊完天氣哈哈之後，鼓起餘興議論國事或交換「路邊社」的海外奇談，也是沒有人管的。只要你不暴動就行了。至於老百姓喜歡在這裏住或高興去那邊住；喜歡養豬或喜歡牧羊；喜歡看線裝書或喜歡閱鷄腸本子；喜歡種蕃薯或喜歡播水稻，那是自黃帝以來都沒有人管過的。

可是自從來了共產黨，「人民翻身得解放」以來，老毛一聲「共產黨對啥都內行」，黨領導

要管上面列舉的，而且還要管到你腦瓜裏所想的；不僅要管你日常一言一行，而且還要管你夢裏的一顰一笑。被人如此這般地管着，任誰心裏都是不舒暢的。除非他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只是木偶。然而老百姓卻不能對黨老爺說一句「你管不着」。除非你想腦袋搬家。

在這種情形下，出身四類的以及那些外祖奶奶的姑表叔的兒子曾與國民黨有關或曾犯過錯誤的，社會關係不淸白者，是絕對沒法子好想，動彈不得的。

因為這類人尙

視成敵人，要打下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

即使你像狗一樣聽話，黨叫吃屎就吃屎，也逃脫不了被鬬垮鬬臭的命運。豈能再犯法犯錯？而出身紅五類，被承認為主人翁和革命接班人者，也不能亂說亂動。

因為一亂說亂動，很容易被扣上「牛鬼蛇神」的帽子，永世不得翻身，可是他們畢竟還是特殊材料製成的，在此沒有自由的環境中，尙可以爭取最大的「自由」。其妙法就是「大法不犯，小錯不改」。共產黨雖氣得七竅生烟，卻又奈何不得。

早操儘可以堅決不做，但政治報告卻不能不聽；討論會儘可以不着邊際地亂扯一通，但卻不能不發言；工作時可以「慢動作

有實權，擁毛分子如何能受這種橫蠻的壓制？

這一段話的弦外之意，是要那些毛派只能乖乖的服從紀律，要自發自獻，等待黨的審查吸收，擁毛並不能給他們任何好處。

毛派洩氣了

該文說：「隨着整黨建黨工作的深入開展，在我們非黨新幹部中，又產生一種糊塗思想：『我們的歷史使命完成了，可以回去揑椰頭柄了。』『還是像孫悟空一樣，一個斤頭翻回花菓山，當老百姓算了。』有的甚至說：『運動初期肩挑一千斤，三結合少了五百斤，新黨委成立一身輕』。」

這段話反映了毛派分子，爭奪整黨建黨的領導權已失敗，連入黨也沒有希望，於是洩了氣，鬆了勁，想翻回「花菓山」去當普通紅色百姓了。

「運動初期肩挑一千斤」，說明他們當初擁毛造反是何等沉重艱苦。「三結合」少了五百斤，是說由軍人代表，幹部，羣眾代表所組成的革命委員會，他就感到責任去了一半，爲什麼呢，因爲權力已落入以實力軍人爲核心的新當權派手中，他們已「靠邊站」成爲革委會的點綴了。到了黨委會成立，他們連入黨的希望也幻滅了，「落得一身輕」，還是太輕描淡寫了，其實落得一身腥，在文革中揪鬪當權派，枉作小人！他們洒熱血擲頭顱「誓死保衛」老毛，結果老毛落個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不但此也，他們還要心驚膽戰，躲在槍桿子後面的由舊當權派搖身一變而爲新當權派的幹部，正揚眉瞪眼，不定什麼時候對他們反攻倒算！老毛可害得他們眞不淺呵！

那篇文章眞犀利。已經把毛派踏在腳底下了，還用刀子挖根。它說：「把入黨做爲個人向上爬的『階梯』，產生造反——做官——入黨——保官的思想……」；「那種『入黨保權』的思想，除了對黨的認識不足以外，說到底，還是一個『與黨爭權』……」「入黨保權」四字摔碎了毛派小頭頭們的算盤。他們在文革擁毛起家，以羣眾代表資格進入革委會當上了領導，如果不入黨革委卽將被漂走，必須入黨才能保住「領導」的權位。可是，現在一切都落空了。

」，但千萬不要曠工；笑話可以說（以不涉及政治和道德爲佳），但牢騷不好發；黨團組織可以堅決不入，但黨團課卻不能不聽；心裏儘可以不進步，但不能不作「要求」進步狀；遭受別人批評時，心裏可以把這種批評當作「放屁」，但嘴巴上卻不能不表示接受。

中國大陸，自恃出身好，頭上沒有辮子給人揪，於是儘量爭取最大限度的自由，抱定「大法不犯，小錯不改」的態度做人愈來愈多了。紅旗雜誌雖然聲色俱厲地指責這類人，但又無可奈何。總不能因爲芝蔴綠豆般的小缺點，而把出身紅五類的人逮捕法辦打下十八層地獄吧！

筆者欣賞這類人，是因爲他們還有獨立的個性，不至於胡塗到迷信毛澤東的符咒；是因爲他們雖有「進步」、「積極」、「革人家的命」的條件，卻甘於淡泊，不爲自己的顯耀去做傷天害理的事。是因爲他們在如此特殊的環境中仍保持自己的天性。

老幹部批評他，他敢於說：「你剛解放幾天，就說起我來？」新幹部批評他，他敢於說：「不是我來選你，你那能上台？」

那些喜歡干涉別人自由的準幹部，批評他時，他敢於嬉皮笑臉，雙手一擺，輕描淡寫地說：「我倆桌子、板凳一樣高，平坐平起，東席不管西席事。」發動羣眾圍攻他，他雖然不得不承認有缺點和錯誤，但屁股一轉還是老樣子。笑罵任人笑罵，我還是行我素。

「不犯、小錯不改」

待旦

「不犯大法，不改小錯」，是大陸人民從多年的實踐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原則。這個「大法」，絕不是指殺人放火，搶刧強姦等大法。

所謂「大法」，中國大陸和自由世界的標準，是迥然不同的。譬如做生意，在自由世界是合法的在高尚的事情，在中國大陸則是犯了「大法」。因而大陸人民「大法不犯」的大法，不僅是指不犯刑事法例和治安條例，而且包括不犯日常生活中，能夠提高到原則上來的言行錯誤。共產黨喜歡「無限上綱」，有着他們一套二叔婆式的推理方法。僅要你的小缺點沾得上「無限上綱」的邊，共產黨就會無限上綱，用推理的方法把你的小問題變成大問題，把你的小缺點變成大錯誤，變成十惡不赦的大罪狀。那麼你就會被打下十八層地獄了。

可是，假如你眞眞正正做到「有錯必改」，做一個完全符合中共要求的「共產主義風格」的人，那麼你不是變成瘋子就會變成木偶。

按照中共的說法「筷子頭上有階級鬥爭」，吃多點，吃好點就是資產階級的人生觀，是浪費揮霍國家的糧食。那麼你只好吃野菜草根的「節約鬧革命」，響應紅太陽的「革命餐」號召。穿一件新衣服去趕集或去開會，也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具體表現，是不劃清資產階級思想上的階級界線。只好留下布票來買碎布做補釘，「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地過日子。

住呢，早已是只許從城裏搬到鄉下住，不許從鄉下搬到城裏住。謂之「服從祖國需要，服從社會主義需要」。

行則是除了趕集有自由之外，過縣就要路條，路條不發，儘管你有天大的要緊事，也是「行不得也哥哥」。

不僅衣、吃、住、行不能像一個人，即使連想也不行。腦瓜裏想私、想修，是不行的。只許想毛語錄裏教你想的。要像修身當和尚那樣，不許有一點私心雜念。這豈不是要變成瘋子、傻子、木偶嗎？因而唯一的方法，還是批評儘管接受，扭轉屁股又是老樣子。堅持「大法不犯，小錯不改」。

××書院學生會秘書先生：你的英文信副本，我們收到了兩份，經翻成中文後，不便在「萬人意見」發表。我們只做「批透批臭」的工作，對於你們所採取的行動，我們不便參加。咱們還是各行其是吧，希諒。

——編者敬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短劇）

趙聰

地點　北平中南海主席官邸小客廳
時間　一九七〇年二月某日十九時至次晨五時
出場人物（依出場先後爲序）

姚文元　康生
江青　陳伯達
老毛　女護士
周恩來　林彪
葉羣　鄧穎超

幕啓。客廳四壁皆置大沙發，前有小茶几，几上放着香烟罐、茶盃、烟灰碟等物。廳中央一大長案，即會議桌，設六座位，案上分置六份文件。姚文元正坐在一端翻閱文件，康生忽然進來。

姚　康老早。

康　外面冷得很，怕要下雪。（脫大衣）吃過飯了，文元同志？

姚　剛陪主席吃過。

康　主席說什麼來着？

姚　說今兒準八時開會，叫打電話給副主席。

康　沒叫給總理打電話？

姚　沒有。總理不會遲到。

康　打了沒有？

姚　還沒哪。打早了——您該知道林總的脾氣。

（江青突從偏門進來，戎裝：皮帽、皮大衣、皮手套、皮長統靴。康、姚一同起立。）

康　江青同志，您要出去？

江　是啊，北京一團排「血戰平型關」，我去看看。

康　外面很冷，要下雪，您身體不好，我看還是少去一個晚上吧。

江　不行啊，稍一放鬆就——

（陳伯達進入）

陳　江青同志、康老、文元同志！（向姚）有沒有臨時加入的討論事項？

姚　有，就是政治局候補委員李德生同志呈來的安徽革委會寫的文章。主席批交今晚的會議討論。

陳　（坐下翻閱文件）

康　江青同志，您剛才說一放鬆就——

江　這戲排了一年多，就是只突出林總，不突出主席思想，改來改去，還是那個樣，我看，這裏面一定有鬼。

康　薛恩厚不敢，阿甲剛解放，難道有天膽？

江　鬼在總政治部。他們強調要忠實於戰史。

康　笑話！要忠實於戰史，那就得讓朱總司令出場。

江　所以非去不可。今晚你們開會，我不能參加，還是躲開的好。

陳　（看完了文件）江青同志，不要躲開。我看，我向主席請示一下今晚我們的會改成擴大會議，您也參加。文元同志雖做記錄，也是參加人。

江　不啦！

陳　怎麼不？李德生這篇東西，是關乎知識分子的，我們不能放棄責任！

毛　（在門外「呃呃」了兩聲，矮小的女護士扶他進來，廳裏的人全體肅立，只康生躬下腰來，齊聲：「主席！」）放棄什麼責任呀，伯達？（說着，坐在長案一端的座位上，讓他們坐，抽出雪茄燃吸。）

陳　主席，我是說知識分子問題，屬於文化範圍，江青同志應該參與討論。今晚的會改成擴大會議怎麼樣？

毛　康老，你……

康　是，很對，改擴大——

毛　過半數，通過，就擴大——不過，這是會前的通過，我看，索性就擴得大大的，把葉羣和鄧穎超也找來。文元，去打電話！

姚　是。

陳　主席想得眞周到。

江　那末，我去換衣服去！（扭身走出）

陳　主席，這篇文章要改。（把文件給毛看）

毛　我看過了，沒什麼；不過，改改也好……不過，我想……（猛吸兩口雪茄，眼望着屋頂，不語）

陳、康　（看着毛的臉）

姚　（悄悄走到毛的面前）

毛　電話打過了？

姚　總理已經來了，穎超同志不在家，他們已經找她去。副主席還吃着飯，答應吃了飯和葉羣同志一道來。

江　（換了一套棉軍裝，進入）離開會還有半點鐘。

毛　（向陳）你說改哪裏？

陳　（用手指着文件某處）「不要以力壓人，要說理」，這些話，不太像彭賊說的了嗎？怎麼成？

江　（趕快湊上來看）不成，豈有此理！

毛　李德生要給他個面。你們要懂得全面看問題，（拿眼示意陳、康、江、姚）要活用辯證法。

陳　不過，用詞要改。不然的話，這個彎兒轉得太快了。

毛　彎是針對「文化工作危險論」來的。老一代的都給紅小鬼鬬得差不多了，新型的知識分子要趕快些培養，你再以力壓人，不轉彎，誰還上鈎？

江　老一代的有些又解放出來了，像華羅庚……

毛　這不用怕。只要不解放羅瑞卿、彭德懷就行。文章重點還是在團結、教育、改造，不受教育，拒絕改造，還是可以鬬。

康　主席說的是。要說理，這個理，就是主席思想啊！

毛　待會不要爭論，枉費唇舌。紅一色什麼時候也比淸一色好和，老子的帝王術什麼時候都用得着，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說着，笑起來）

周　（推門進來，向每人打一招呼，脫大衣）今晚很冷。（落坐）

毛　總理，我和伯達、康老商議，會議改擴大，讓江青、葉羣、顯超、文元都列席。

周　為什麼？

陳　討論李德生這篇關乎知識分子的文章。

周　好的，那，我打電話給顯超。

姚　顯超同志沒在家，他們答應去找，會來的。

周　（翻閱文件）

江　（突看手表）呀，開會時間到了！林總還沒來。

毛　要叫副主席，你怎麼老改不過來？

江　（不服氣）改不改有什麼關係！

毛　藍蘋同志！

江　你看你！

康　總理，您看這文章寫得怎樣？

陳　要不要改一下？

周　等會兒討論吧。

江　總理，不過我以為——

毛　（用手制止她）現在還不是討論的時候。（又點燃一枝烟）文元，多找幾把寫社論的手，社論太少了。

姚　是。不過很難。思想水平夠的，運用文字的技巧差；技巧夠的，水平又太低。

林、葉　（一同進來。林輕咳數聲，與葉同向諸人打招呼，除毛外，全起立，笑臉迎。）

鄧　（列寧裝，進來，）啊，主席好，副主席好，各位同志好，我來遲了。文元同志，怎麼不早通知我？

毛　坐下，這是臨時決定的。

林　向後多開擴大會議，有必要，集思廣益嘛！（輕咳）像永勝、富治、法憲都可以來參加。

周　還有先念同志，朱總……

毛　什麼時候了？

姚　（看表）八時十五分。

毛　開會。

林　主席，關於軍事方面，我想讓永勝同志替我報告一下，這兩天我又咯得很。可以通知他來麼？

毛　今天來不及了，我看不報告軍事吧。

周　也好，下次例會就改擴大，預先通知黃同志來。

毛　現在會議開始，我先說兩句。我們的目標，十．一以前，建黨工作要基本完成，年底召開二次人大。這話我已經說了多少次，老是不見進展。還是我那句老話：多少事，從來急，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我看阻力還是從兩方面來的，一是右傾，一是「左」傾。這要加強大批判，持久辦學習班，這半年來，學習班的工作有些懈怠，這不好，還得重行振作起來。學文化大革命的經驗，不能只學黨章，太偏了。貪污浪費，投機倒把，還得狠批金錢掛帥，重副輕農，再來一次整風，重搞四清運動。我看是又出了新當權派，中了劉毒。大躍進是正確的，號召土法上馬，狠挖潛力，人民用到那裏在那裏，指標不能低。勁要鼓，氣不能泄，總得爭取最大的勝利。我的話說到這裏，（口水從嘴角流出，女護士遞上毛巾，接過來擦着），還有哪個說？林彪同志？

林　軍事今天不報告，主席剛才說了。現在建黨最大的阻力，來自極左比來自右傾的大得多。照新黨章，不夠條件，卻偏要丑表功，爭着入黨。犯錯誤的老黨員，照主席的政策，不能全吐，可是極左偏要翻老賬。情形嚴重的，我看還得讓解放軍鎮壓一下。這個基礎打不好，建黨的進度不會快。總理，您的意思——

毛　我先說說我的意見。為求快建，少吐少納是可以的，但不能鎮壓，只能教育說服。

周　形成阻力的，下放邊疆。

陳　也要一分為二。

江　文革中建功的似乎可以寬容一些。

葉　建功得有檔案記錄啊！

康　是，有些是有記錄的。

林　（大咯起來，吐了一口血在手帕上）

毛　扶他後面歇息歇息，停會兒再開。

葉　（扶林退出）

毛　弄點消夜來。

江　扭開電視。

姚　是。

（全體看電視。毛看了他自己，也聽到了「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呼叫聲，羣眾像潮水般向他湧來，他樂了，兩手自然地劈叭劈叭拍起來。康領頭高呼：「祝願偉大的領袖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全體跟着呼叫，一遍又一遍，直到葉進入。）

葉　副主席睡下了。各位同志，請讓他安靜地睡一忽兒吧，別高聲咋呼。今天豆豆要他改稿子，沒好睡。

毛　我說別搞這一套，你們偏喊，這裏又不是天安門。（眾人面面相覷。電視機裏女報告已在說：「祝各位晚安！」姚走去關掉。）

江　放一場「鋼琴伴唱紅燈記」吧。

葉　那不還是吵？

毛　開消夜，燙點五糧液。

（女護士扶他起立，別人跟隨在後，出到外間吃喝。客廳闃無一人，只聞壁鐘報秒響聲。）

（時間過得很快。外面雄鷄已在報曉。毛等吃喝了三個鐘頭，從隔壁進來。葉扶着林也進來。）

毛　繼續開會。財貿部門怎辦？總理？

林　治亂世，用重典，我看別無二法！

周　治本治標並行好些。

毛　大躍進，要發出個文件。

林　似乎太早，等建黨基本完成以後吧！

周　我同意。但可以從小處着手，不露痕跡。名義上不是大躍進，實際下是往大躍進那條路上走。這樣，可以減少阻力。

林　請主席討論安徽革委會的文章吧，這是很及時的文章，李德生同志要得！

毛　我已讀過，寫得很好，用不着討論了，我看就廣播全國，再由新華社專電發出。

陳　主席，原稿擬交文元同志潤飾潤飾再發。

毛　潤飾什麼！革命不能文縐縐，你忘了！就發！散會！（說罷，首先立起，眾人繼之，幕徐徐落。）

死灰難燃（相聲）

南方朔

張龍：喚雨呼風十五年，一朝跌倒受熬煎，早知今日皆前定，應悔當初太放顛。

趙虎：三哥！最近幾天來最最熱門的新聞，大概要算是來自金邊的消息了。

張龍：你是指的柬埔寨國家元首施哈諾？

趙虎：當然是他，這位尖人物，一向喜歡製造新聞，平均三個月要造一次世界大新聞；這次算是又造出一項頭條新聞。不過，恐怕也只有這一次。

張龍：施哈諾元首到今天還是合法的友邦元首呢，你怎好隨便譏諷他？

趙虎大笑：我幾時譏諷他，我的三哥，你不要亂替我戴帽子。

張龍：你怎麼稱他爲「尖人物」？這個名詞好似未聽人說過。

趙虎：這個名詞是我創造的，但也是專爲施哈諾而造。因爲照我看，施哈諾實在是個小人物，他自己卻以爲是大人物，這種人無以名之，只好名爲尖人物，表示「小大由之」。

張龍大笑：老四，你這個渾人最近又學成了刻薄嘴，不過，你把施哈諾元首定名爲尖人物，倒也不爲無理。

趙虎：三哥，我又不懂你的意思了，你口口聲聲仍稱施哈諾爲元首，他是那一國的元首？

張龍：你這個渾人，說着說着渾勁就來了，不是剛剛說過他是柬埔寨的元首嗎？怎麼又忘記了。

趙虎：我可不渾，你說他是柬埔寨元首把我弄胡塗了，他明明已在三月十八日被柬埔寨的國民會議、宮廷會議罷免了，你怎麼硬說他是元首。

張龍：那是柬埔寨的事，我們並未承認。

趙虎：三哥，你不必說我渾，我就是再聰明也會被搞胡塗，到底這個尖人物是那國元首？既然是柬埔寨元首，他的地位應當由柬埔寨人民決定，我們怎那可以隨便把一個平民當作元首？

張龍：你這樣說法，是因爲未熟讀語錄，毛主席不是教導我們嗎？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柬埔寨的新政府是美帝擁護的，所以我們要反對；施哈諾元首是美帝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

趙虎捂着耳朵：好了，好了，我的腦子都要炸了，不要再向下背了。我請問你一點，世間有沒有既無一寸土地，又無一個人民的國家元首？

張龍：你又渾了，中國人民擁護他，七億中國人都算是他的人民，整個中國地方都可以算是他的領土，他想到那兒就到那兒。

趙虎大笑：三哥，你這一說，我可就明白了一半，怪不得他要半年住在中國，半年住在蘇聯，原來他把這兩國都看成他的領土了。

張龍：說到這一點，倒是這位元首的傑作，你不可輕看他，他所以兩國各住一半，就表示他是絕對的中立，過去在東西方之間中立，現在雖然流亡在外，還在中蘇之間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像這種身體立行的中立主義者，你說不值得佩服嗎？

趙虎：可是，我記得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就指出「中立是僞裝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張龍：毛主席的話當然不錯，試看這些中立主義者尼赫魯活活氣死；恩克魯馬在幾內亞作寓公；蘇加諾被軟禁；現在又添上這位元首，下一個還不知輪到誰！

趙虎：既然毛主席指明中立是僞裝的，我們爲什麼又要拉攏中立主義者？

張龍：這是利用，我們所以要看重施哈諾，尊之爲元首，就是看重他還有潛勢力，所以支持他組織流亡政府，解放軍，替我們解放柬埔寨。

趙虎：我不認識這個尖人物，如果認識，倒要勸勸他，流亡最好去法國；其次去日本；萬不得已也可以來香港。莫斯科同北京是住不得的。

張龍：爲什麼？

趙虎：爲什麼？咱們都心知肚明，黃鼠狼爬坵子，死的都出不來，活的何必向裏鑽。

張龍：你的主意雖然不錯，可是，誰供給他生活，你如果有辦法負擔他的用費，倒可以勸勸他，否則，還是免開金口吧！

趙虎：怎麼？他會沒有錢，柬埔寨政府不是公佈他是在全世界第七大富豪嗎？

張龍：這是有意誣蔑、造謠，怎能相信。

趙虎：就算柬埔寨政府的說法有過甚其詞的地方，但是也不能太離譜，如果他真的是窮到身無長物，柬埔寨政府膽量再大，也不能把他列爲世界第七富豪。

張龍：老四，大躍進時期咱們報紙宣傳過畝產十萬斤稻，三十萬斤蕃薯的事，你記不記得？

趙虎：那是咱們的報紙，是在毛澤東思想哺育出來的報人才有這個膽量，柬埔寨政府那有這樣的人才。

張龍：照我想，施哈諾元首就算不是大富豪，也不致於一貧如洗。所以目前感到財政困難，恐怕還是人口太多，負擔太重，不能不留個後步。

趙虎：他的人口並不重，在北京好似只有夫婦兩人。

張龍笑笑：不是這樣說法，他到現在還沒有結婚。

趙虎霍地跳起來，指着張龍：你說什麼？這個

尖人物還未結婚，住在香港愛寶酒店的不是他兒子嗎？不但有兒子，連孫子都有了，還沒有結婚，孩子是從石縫中崩出來的嗎？

張龍擺手：老四，你別急，聽我說，施元首確實未正式結婚，至於他目前身邊的四十幾個女人，都是妃子，不是正宮娘娘，不能算是正式結婚。

趙虎：我的天，這筆胡塗賬，恐怕請來咱們丞相也斷不清了。

張龍：這些地方施元首就比印尼的蘇加諾總統厚道些，蘇總統的女人無數，但是始終就保持四個名額，一旦下台，有資格討米飯錢的只有四個人，不會弄出四十多人跟着吃飯。

趙虎：三哥，你又不明白了，蘇加諾總統是回教徒，根據回教教義只能討四個妻子，施元首是佛教徒，慈悲爲懷，所以就無所不容了。

張龍：施元首正式統治柬埔寨十五年，在法國人手下當皇帝時間還不算，可以說恩德在民，就是多討兩個老婆，也沒有什麼關係。

趙虎：你說尖人物恩德在民，照我看完全不是，最好的證據就是他被推翻後，金邊甚至柬埔寨全國的幹部、人民，沒有人起來替他說一句話，最近反抗新政府的事，誰都知道是什麼人搞的鬼。

張龍：這個你又不明白了，在槍桿子下面誰敢表示不同的意見。

趙虎：到底是我不明白，還是你不明白，可眞要談談，你說柬埔寨人民幹部在槍桿子壓迫下不敢表示意見，請問柬埔寨駐各國大使，應該受不到槍桿子壓迫，可以自由表達意見吧，爲什麼全體都通電擁護新政府呢？

張龍：這個是有點問題！

趙虎：最慘的還是施元首人在北京，正以元首自居，下令解散金邊的叛逆政府時，柬埔寨駐在北京的大使館，也向叛逆政府投降，害得他這個元首不能走進自己大使館了。

張龍點下頭：這點倒是眞成問題，金邊政變消息傳到第二天，柬埔寨駐在香港的領事舘就把施元首的照片除下了。

趙虎：說到這裏我又想到他的那位皇太子，也在本港落難，住在愛寶酒店，呼天不應叫地不靈，尖人物又破了產，生活都沒有着落，將來這筆酒店賬靠誰結。

張龍：這個你放心，大船破了三千釘，施元首雖然自謙說是破了產，但替兒子付酒店的錢總是有的。

趙虎：這位尖人物卽使不是世界第七大富豪，但是我可以擔保，也決非世界上七大窮人，只看他一家人生活濶綽，就可以明白，但是他爲什麼要叫窮呢？

張龍：這事照我想，大概施元首有兩層用意，他知道中蘇兩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有錢就有罪，他若是暴露了世界第七大富豪的身，我們要他捐獻怎麼辦，說不定到最後會把他在瑞士的存款全部擠出來。

趙虎：這點有道理，還有一層呢？

張龍：還有一層，施元首目前正組織聯合政府及解放軍，這些是要用錢的。

趙虎：當然，朝廷不差餓兵，尖人物既然要組織軍隊，當然要用錢，不過這在他原不算一回事，只要從瑞士銀行提一點就行了，相信他就是獨力支持三年戰爭，依然還是世界上第七大富豪，不會跌到第八就是了。

張龍：這是你個窮人的想法，有錢人就又是另一個想法了。施元首組織政府，組織解放軍，要解放柬埔寨，但是卻不願意自己出錢，完全要中蘇兩國再加上北越共同負擔，甚至他自己一家的生活還要我們同蘇修出呢。

趙虎：這恐怕是作夢了，照我看毛主席對他並不好。

張龍：你怎麼知道？

趙虎：很容易看得出，尖人物到了北京這麼多天，沒有同毛主席見到面，在過去每逢十月一日上天安門亮相時，總是他站在毛主席旁邊。

張龍：這點你又不懂了，毛主席不肯同他見面是怕沾到身上晦氣，那一年非洲加納的總統恩克魯馬到北京訪問，剛下飛機加納政變，他的總統被罷免了。本來排定的日程，第二日要同毛主席會面，毛主席卻再也不肯見他，主要就是怕沾到晦氣，北京也來這麼一下。

趙虎：這點眞不能不小心，尖人物下了台，還能向北京、莫斯科乞食，毛主席若下了台，去什麼地方過日子。

張龍笑笑：你眞渾，你以爲毛主席瑞士沒有存款嗎？以前花了四萬美金從埃及廢王法魯克手上買到的一幢洋樓，現在還保留着；江青同志私人又托肥貓社長在瑞士銀行存了大筆錢，眞有那一天，毛主席生活是不愁的，你不要爲偉大領袖擔憂。

趙虎：現在言歸正傳，再談施哈諾，你以爲這個尖人物一旦莫斯科、北京不能住，他最好去什麼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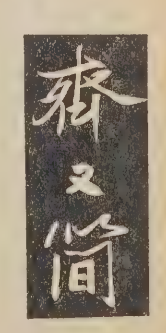
張龍：他在法國有房子，大概還是去法國的成份大。

趙虎：依我看，他最好來香港，因爲香港電影發達，憑他的演技，過去又有拍戲的經驗，來到香港正好頂上劉恩甲的缺。

張龍：這倒是個辦法，你可以給他提建議。

趙虎：自作孽，有誰憐，縱爲精衛海難塡，秦廷哭向梁山寨，太息痴兒上賊船。

春暖花開的時候 星星、月亮、太陽 比較談【十】



有待商榷的情節（下）

無所不能的傳奇小姐

「星」書中的太陽小姐蘇亞南一部份資料，我已在「比較談之四」那篇文章裏，和春書中的黃梅比較過了。但是，那些資料只是兩人相同的部份，其他的問題還多得很；所以現在要從另一個角度來談談。

星星、月亮的光芒自然趕不上太陽；同樣地，星書中的朱蘭、馬秋明，在作者筆下也沒有蘇亞南的分量重，若以三女性的重要性來說，無疑地蘇亞南是第一女主角。可是三人中作者寫得最荒唐的也是這位太陽小姐，因爲她被塑造成一個無所不能的神話人物了！

現在讓我把關於蘇亞南不合理地方分別談談。

一、「賣豬仔」巧遇親父

蘇亞南的童年情形，前面已經約畧談過，當她放羊的時候，和牧童金哥很好。一天，忽然奇蹟出現了：

「正商量間，忽然從我們的背後跳出三個大漢來，凶猛的將我們手裏的鞭子搶去。他們從懷裏都掏出一把尖刀，指着我們不准喊叫，……他們原來是專門拐騙兒童的匪徒。……還有許多十幾歲的兒童，同我一樣的被人裝在一隻大木船的暗艙裏。金哥也在一起，……船行了三天……才在一個碼頭上登陸，後來才知道那是星加坡。……一個月後，我被蒙着眼送到一家高大的樓房裏……被匪徒賣給人家做使女。……怎樣也想不到我這一次被出賣給什麼人……原來就是跟我分別多年的父親。」（見七〇至七二頁）

兒童被匪徒綁去南洋「賣豬仔」，雖然機會不多，卻也有此可能；至於那個主人恰是她十幾年毫無消息的父親，似乎可能性不大吧？那機會恐怕比中大馬票的頭獎還要難！她應感謝匪徒使她父親重逢才對！

二、家庭鬭爭

「我從一個貧窮的孤女，一變而成富家小姐。但卻引起後母的妒忌……一直到我讀完了高中，她才挑撥父親，要我嫁給一個富商的兒子。……我們埠裏著名的浮滑無賴的小流氓……後來我大膽的向父親提出質問……可是他反而招呼各航空公司和輪船公司，不准賣票給我。而且，更進一步的把我囚禁在家裏一間書房裏。」

一個有錢的華僑，天外飛來個十年不見的唯一愛女，居然忍心逼着她嫁給「著名的浮滑無賴的小流氓」？誰會相信？下面是：

「在一天夜裏，我趁着家人防範疏忽的時候，打破窗戶，從院墻跳出來，向碼頭跑去。」（星七二頁）

這是「鼓兒詞」中小姐逃婚的老套，只是少了一個梅香。我們再看看羅蘭的逃婚，姚雪垠是怎樣安排的：

「『我決不讓你再胡混下去，』父親用決斷的口氣說，『我命令你下鄉你就得下鄉，看你能胳膊拗過大腿！』『暴君！』羅蘭在肚裏叫道，隨即她想到前一次的激烈衝突：『唉，這同樣的戰鬭又要重演一遍了！』『願意留在城裏也好。』父親忽然向墻角望一眼：『春喜，去，把你蘭姑的房間打掃乾淨！』……（激烈爭辯之後）李蕙芳微微一笑，使個眼色，轉向公公說：『蘭妹的房間已經打掃停當啦，她的舖蓋都放在學校裏，今晚取還是明天取？』『今晚取，』羅香齋吩咐說，毫不考慮。『你自己帶倆夥計去取去，順便把明也叫來。』『可是……』李蕙芳的話剛要吐出口，羅蘭突然從椅子上跳起來，竭力裝得鎮靜的說道：『還是讓我自己去取吧，免得惹你們大家麻煩。對不起，再見！』等父親大吃一驚，明白她的話是什麼意思時，羅蘭已經跳出門檻了。」（春二九三至二九五頁）

這場「父母鬭爭」寫得非常生動，也只有如此才是中國式的父女鬭爭。因爲父女不管在思想上如何衝突，但畢竟是一家骨肉，雖然彼此恨得要死，而相恨之中仍然有愛；也可以說那些「恨」的出發點仍然是愛。所以羅蘭在父女鬭爭中勝利之後，依舊擔心父親：「他老人家今夜是怎樣痛苦啊！」至於蘇亞南那場「父女鬭爭」，只有「恨」，沒有「愛」，那裏有半點父女情分？完全成了敵我對立！如果羅香齋也同樣認眞，在那樣一個小城市中，羅蘭又能逃到那裏去？可是那樣一來便成爲有恨無愛的仇人了。

春書中有兩次家庭鬭爭：一次是羅蘭和哥哥對父親；一次是羅蘭自己對父親；兩次都寫得恰如其分。星書中也有兩次家庭鬭爭；一次是徐堅白對父母；一次是蘇亞南對父母；但比起姚雪垠來，的確

是「差多了」！

三、絕處逢生「出神仙」

「我忽然想到我是無法買到船票的，……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我看見海面上亮起一點星星的漁火。一隻小漁船向岸邊搖過來……我高聲的向他們喊叫，……一會兒，一個強壯的男子爬出來，搖着櫓，飛快的向我的方面駛來。……那男子停住櫓，跳上岸拚命地抓住我的衣領，他以爲我是尋死的。我簡單的說明向他求救的事，他放開手，奇怪地向我端詳起來。你是誰啊！他聽到我的聲音，立刻間驚喜若狂，直着嗓子叫道：『你是蘇妹妹嗎？你現在長大了，我還是認識你。不錯；在街上我也遇見你幾次，只是怕認錯了人。啊！你忘記我了，我是金哥！』」（星七二至七四頁）

在「鼓兒詞」或戲曲中，每當故事的主角遇到大難時，一定有神仙出來搭救；金哥便是星書中的「神仙」之一！

撇開「出神仙」不談，單是在情理上也說不通：蘇亞南被「賣豬仔」時，只有十多歲，在學校唸過兩年書。到了星加坡，雖有家庭教師也只能補習小學功課，那麼，她在星加坡至少住了七年（她比徐堅白大了五六歲）。一個少女由十歲到十七其中的變化是很大的，徐堅白的妹妹「幾年不見，她已經變成亭亭玉立的少女，要是在另一個陌生的場所，她也許不敢去認她」；蘇亞南和金哥分別的時間比徐堅白兄妹長了一倍還不止，相貌自然變得更厲害。在那樣一個非常非常「陌生」的場所，又是在黑夜之中，僅憑聲音（聲音難道一點不變），居然一見面就能認出，這也是無法使人相信的事！

後來又說：「由金哥冒險把我送到海心裏的一個小島上，就當是被颶風吹來的旅客，遇着開往中國的船隻時，由金哥招呼他們，只說先帶到中國，然後再乘船回來？」這情節也說不通：第一、在未遇到便船前，一個少女隻身留在荒島上，如何生活？第二、金哥既知有位少女留在荒島上，爲什麼不接她上岸，反讓輪船去接她？船主怎會相信？

這時的金哥已是一位小船主了，據作者說：「後來積蓄一點錢，跟一個船家的女兒結了婚。在海上幫人搬運貨物，有時也捕點魚到市上去賣。連他的岳母，一家三口，過得蠻舒服的。」（星七四頁）金哥既已在星加坡成家立業，爲什麼又無緣無故跑到華北去？蘇亞南和徐堅白在「省城」見面時曾介紹金哥：「他是我童年的朋友，現在幫我父親做生意，我是在戰地中遇到他的，他跟我好幾年了，在戰時，我每次負傷都虧他幫我的忙！」（星四四九頁）

這中間漏洞更多：第一、金哥沒有來華北的理由，前面已說過。第二、既是在戰地遇見的，自然是從軍了；一個漁民怎會又變成了軍人？第三、台兒莊會戰時，亞南已負傷了，治療的結果是：「她的臉像一個痲瘋病人，疤痕纍纍，鼻陷唇裂，只剩下一雙發光的眼睛。……揭開被單，裏面竟是包着一隻石膏做的假腿（筆者按：義肢似以金屬裝者爲多）。」（星四五〇頁）像這樣一個面目全非的「怪人」，金哥還能認出麼？第四、亞南成了「怪人」後，決不會再公開露面，更不會自己參加戰鬥，又怎麼會有「每次負傷」的事？這些都是不可能的。但是作者居然讓金哥像「土行孫」似的突然自地下鑽出來了！不但如此，連老婆也自南洋帶了來！書中的「金嫂」，不是他老婆是誰？

我以爲這許多怪誕情節，是由於作者受中國的舊式戲曲和鼓兒詞影響太深之故：它們在故事結束時，最愛使所有人物都出來「亮亮相」；準此而論，金哥夫婦出來「相相亮」自然也未嘗不可！

四、神出鬼沒，不可捉摸

孟子對齊宣王打比喻時說過，一個人「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那是不可能的事。但蘇亞南就是如此。

蘇亞南一行六人，在青島上岸後，第二天還沒有大亮，車站上已經擠滿了旅客。我和沈超一正預備擠去買票，亞南卻笑起來說：『你們真沒有出門的經驗，昨晚上我已經請旅館的人將票子買好了。』（星二三三頁）看來，她是心細如髮了，可是當徐堅白自家中逃走，在車站和她「巧遇」時，赤手空拳一件行李也未帶，居然不起疑心，何以那麼粗心，前後判若兩人？

蘇亞南自始至終沒有受過一天軍事教育，但卻是一個全能軍人：她會騎馬、打槍、爆破、突擊、策劃游擊、指揮作戰；騎馬、打槍是一種普通技術，臨時也能學會；爆破便不同了，那是專門技術，弄不好就會「出師未捷身先死」！請問問有經驗的人，在抗戰期間有沒有女人作「爆破」工作？至於「策劃游擊」、「指揮作戰」更不簡單，又豈是一個「女老百姓」幹得了的？

尤其荒唐是：「好容易建立好的這些武裝力量，我不能隨便糟踏了」（星二四九頁）；「我已經打聽到我們那支整編後的游擊隊已經開赴戰場（編者按：那支游擊隊根本不存在，另文詳談），因此，我決心要趕上他們，他們的訓練是不夠的，沒有我，他們只會盲目的犧牲在敵人的炮火下面。」（星二七〇頁）好大的口氣！何不乾脆說：「沒有我抗日戰爭就不能獲得最後勝利！」

至於「她有總部的證明文件」（星二七七頁），「坐我們軍部的汽車到前線去了」，在神出鬼沒的蘇亞南身上，更算不了什麼，她只消用手一指，喝一聲「疾」！總部的文件便到手了；「文藝」乎？「神怪」乎？吾不得而知矣！

其他問題

一、學分問題

星書二十五頁說：「本來，從初中踏入高中的階段，在學程上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我失去了初中時代對於學分的狂熱。」五十三頁又說：「是不是考試的成績不大滿意，害怕影響到你畢業的學分？」這兩處都說到「學分」，究竟什麼是學分呢？辭海的解釋是：「學校中計算學習成績之單位也。亦稱績點。凡須課外自習之課目，以每週上課一小時，滿一學期者爲一學分；實習及無須自習之課目，以二小時爲一學分。」這顯然是指大學中的學分而言。中學裏只有分數，沒有學分；而且高、初中的課程差不多，只是深淺之別，到了大學，學習重點、教授方法才截然不同。「重要的分水嶺」應爲由中學升入大學那一階段。徐堅白剛剛進入高中，那裏配稱「重要分水嶺」？

二、謠言嚇跑王老夫子

星書九九頁說，徐堅白的學校裏，有一個外號

叫做「老尼姑」的女生指導——谷冰生，對學生非常嚴厲。學生爲了報復，「就造出謠言來；說她跟一位國文老師，綽號王老夫子的戀起愛來。這件事，一傳十，十傳百，鬧得滿城風雨。後來校方也知道了；王老夫子卻嚇得連行李也不要就辭職逃走了。」王老夫子辭職逃走，只會使謠言變成眞，世上那有這種傻瓜？這構想太幼稚了！

三、壽終內寢何須驗屍

徐堅白奔祖母之喪時，有這樣一段敍述：

「幾天來的傷感疲憊，我彷彿是麻木了。直到杵作將祖母的棺柩放進墓穴，上面築好了墳堆……」（星一一六頁）

按和死人發生關係的人，只有「仵作」，沒有「杵作」。從前官廳中負責驗屍的人叫做「仵作」，現在叫「檢驗員」。如果人死後要勞動「仵作」大駕時，其中便有謀害嫌疑了。徐堅白的祖母是自然死亡，爲什麼要勞動「仵作」先生？在北方負責抬棺木埋葬的人，城市中有「架子行」；鄉村中多由親族鄰舍的壯年男子組成；絕對不去驚動官府。作者這樣寫，可能不懂「仵作」一詞的意義。

四、大將難免陣頭亡？

一二三頁阿蘭對徐堅白說：「不論是官是兵，早晚都免不了要死在戰場上」，這話說得很有問題。果眞如此，還有那個肯作軍人？事實上，除了幾次全面性的戰爭，死在戰場上的軍人，比較起來畢竟還是少數；怎能說都要死在戰場上？尤其是當時正在抗日！據說：名伶譚鑫培當年在宮裏演「戰太平」，唱詞中有一句是「大將難免陣頭亡」。老譚唱過「大將難免」之後，一看台下坐的盡是將帥人物，這句詞眞是大煞風景；於是馬上把「陣頭亡」改爲「不封王」，唱出；此句合起來便是「大將難免不封王」，變凶爲吉。慈禧聽了，大加稱讚，立刻予以重賞。而是書的作者，竟要軍人死絕！

五、馬秋明有分身術

馬秋明破壞徐堅白和朱蘭私奔時，有個大漏洞。徐堅白將要離家的時候，有這樣的描寫：

「一陣酸心，我忍着淚又走到妹妹的臥房前……秋明是背着臉睡去的，使我看不到她的面目……」（星一五〇頁）

這證明秋明睡在床上，並未出門。可是當徐堅白走到事前約定的大樹下（中間並未耽擱），想和她拉手時，「她卻猝然地躲開我；然後疾快的將臉上的黑紗（？）拉下。顫慄抖（原句）的看着我：『表哥！』『啊！原來是你！秋明！』我幾乎失聲叫喊起來。」（星一五一頁）

請問，馬秋明是怎樣飛過來的？難道她有分身法？

六、日本兵是傻瓜

當徐堅白一行四人，偷渡那條作者幻想中的黃河時（因爲根本不可能有此事），「傳奇小姐」蘇亞南又顯了一次神通。請看：

「只有亞南還是像平時那樣的鎮靜，她似乎將日本哨兵不放在眼裏。尤其是經過檢查站時，她走上去三言兩語，日軍就揮手放行……『我剛才偷偷的將一條金練送給那個哨兵，他就放我們過來了……他還以爲我是他們的同鄉哩！……笨東西，他怎麼想不到一個鄉下女人竟會說日語呢？』」（星一五六至一五七頁）

作者掌着生殺大權，可以隨便讓書中人物作任何事；當蘇亞南和日軍交涉時，她臨時又會日語了——而且是標準的東京口音。我相信如果遇有必要，作者隨時都會賦予她任何一種本領。這且不去管它。單說，這事根本就行不通：淪陷區的日軍對待人民最兇狠，在城市中遇到站崗的日兵，都要像拜神一般地規規矩矩行九十度的鞠躬禮，一被懷疑便立即拉進憲兵隊。在戰地更厲害。日軍常常無緣無故任意殺人。蘇亞南如果拿金練行賄，無異自我「露白」，那個日兵收下之後，還會澈底搜查，同行的人一個也不會放過，直到搜光爲止。這還是假定他不起疑心的。如果蘇亞南敢用「東京音」的日語和他交談，你以爲他會顧念鄉情嗎？若眞是日本人，對岸是敵人，過去幹什麼？如果負有特殊任務，會有命令通知，或有人護送。現在四個知識青年，既有人會說日語，又用金練行賄，簡直明明告訴他這是一羣「問題人物」，最正常的結果是：毒刑拷打，窮追同黨。而星書也可能到此結束了。

七、歐太太咒丈夫死？

徐堅白被騙到昆明之後，歐太太勸他說：

「我一共結了三次婚。當然，前兩次都失敗了，到第三次我才明白了眞正的愛情。我愛我現在的丈夫，但是如果他死了，我很坦白的告訴你，我還要找人結婚的。雖然，我對他的愛情，並沒有絲毫的改變。但我更知道如果他眞正的愛我，絕對不希望我孤寂而痛苦的爲他守節。」（星四〇二頁）

這是歐伯雄太太說的話。她的丈夫當時正在淪陷區——濟南做着地下工作，隨時都有被害的危險；我們眞想不出她有什麼必要說出這樣的話。事實上，她的丈夫果然死在日軍手中了，而她也並未再嫁，說這話豈不是咒丈夫早死！這是什麼心腸？

八、游擊隊的威風

老實說，抗戰初期的游擊隊，多是烏合之衆，有的是地方團隊，有的甚至是由土匪轉變而成；後來很多都被僞軍收編了。他們對於抗戰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貢獻。可是蘇亞南所領導的那支游擊隊可不同了：它曾「俘虜了一個日本軍官，在他身上找到歐伯雄一點遺物」（星四五五頁）。據筆者的瞭解，抗戰時期，在華北的游擊隊俘虜日本軍官，似乎還未聽說過。

又：蘇亞南在敍述她受傷的經過時說：「這條腿就是在濟南的一家教會醫院割下來的！……他們坦白的將我的身份告訴了僞軍，僞軍司令官害怕游擊隊報復，不但沒有留難我，反而招呼醫院用心替我治療！」（星四五二頁）

抗戰時的僞軍，大多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暗中予國軍或游擊隊以某種便利，自然是可能的；但不能說是「僞軍司令官害怕游擊隊報復」。因爲那不是事實！

也許有人說，那是因爲他們和歐伯雄有聯絡，消息靈通。這種想法，更是無知得可憐！歐伯雄在濟南的地下工作，爲的是替中央搜集情報，供軍事當局參考，任務重要，決不會替游擊隊服務。而且游擊隊人員易爲日僞方面注意，歐伯雄更不會和他們來往——尤其是最易惹人注意的「怪人」蘇亞南——以免暴露身分，爲人破獲。作者所寫蘇亞南和歐伯雄的一切來往，都是閉着兩眼「想當然」，事實上，是不可能存在的。

下次再談文字問題。

徐速教授的「大棒子政策」

林真

如果應用病態心理學的觀點去衡量一個人的行爲，往往會發現許多可驚的事實，比方一個慣竊匪在撈了一票之後，洗手不幹了，一切都裝得像個紳士似的。但在他的內心裏卻始終無法洗掉以往那種犯罪感。因此他一聽到偷竊、搶刼、剪徑的名詞，便彷彿給人狠狠的打了幾拳，異常難過。爲了使自己好過一點，他便產生了一種「否定作用」Denial，把已經發生過的不愉快事情加以否定，認爲根本沒有發生過，藉以減輕心理上的痛苦。要是他一發現別人也犯着偷竊、搶刼和剪徑等行爲時，便馬上產生一種「轉移作用」Displacement，對那個犯了偷竊罪的人大肆攻擊鞭韃，讓自己變成一個執法不阿的法官，非把那個罪犯置之死地不可。所以日本著名心理學家安田一郎曾經說過一句非常精闢的話：「我們不要被一個人的外表欺騙了，應該要發現潛伏在行爲背後的東西。」

假如我們應用這一觀點去看待名作家徐速教授怎樣對待那些「文偷」，就會同意了安田一郎這個說法了。

現在請先看一個事實。

在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香港出版的「國際電影」發表了台灣女作家蔣芸的一個短篇：「小黑，再見！」被台灣的作家指責，認爲這篇作品是抄襲奧國名作家史提芬·滋維格的小說：「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批評得相當尖銳。後來，這位女作家蔣芸小姐自知理虧，宣佈「暫時退出文壇」。由名作家徐速教授主編的「當代文藝」撥出大量篇幅轉載這些文字，並且發表了一篇社論評論這事，對「既盜其名，復貪其利的文藝大盜」責備得極端苛刻。

本來，作爲一本嚴肅的文藝刊物是有理由這樣做的，假如對於那些以剽竊抄襲爲能的「文藝大盜」也不嚴加痛斥，使他們「暫時退出文壇」，文藝界中很快便變成了「魍魎世界」。對這些不道德的卑劣行爲加以批判，正是一份嚴肅刊物的責任。

但是，作爲「當代文藝」主編的徐速教授本身也犯着同樣的嫌疑，他的作品「星星、月亮、太陽」先是被「新晚報」的深苔指責，認爲是抄自姚雪垠的「春暖花開的時候」，而且「抄得比原來的小說差多了」；繼而給「萬人雜誌」的齊乂簡逐段逐句地比較起來。徐速教授就應該先自檢討，不該對犯了同樣錯誤的女作家蔣芸小姐橫施大棒了。

美國心理學家Fabian L. Rouke在他的著作「犯罪的動機」裏說過一段很有意思的話：「爲了達到於己有利的目標，對別人常作過份的逢迎或鞭撻；這種態度不僅是掩飾了他本人的人格眞貌，並且可藉逢迎或鞭撻來達成他底齷齪的願望。」（譯自該書第一三五頁）

假如我們以 Rouke 這段話來作爲衡量徐速教授批評蔣芸小姐的尺度，就會發現這是一種「轉移作用」。所以徐速教授對蔣芸小姐批評得越狠，越易於掩飾自己曾經犯過同樣的錯誤，越易於使自己心理上的痛苦減輕的。——這是我個人對於徐速教授底「大棒子政策」的一點看法；除了這，當然還可能有着許多別的原因。我在今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版的「萬人雜誌」裏，曾經請求徐速教授就「星星、月亮、太陽」是否抄襲這一點答覆一個非常的問題，即是：徐速教授是抄襲了或是完全沒有抄襲。現在事隔兩個多月，徐速教授還是沒法把這個「Yes or no」的問題答覆清楚，爲什麼徐速教授竟是「責人也詳」而「待己也廉」的「小人」呢？對於這種「小人」，韓愈輕蔑地說過：「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要是徐速教授眞的要「整肅文壇風氣」，請先由自己開始。在這裏，我恭引徐速教授批評蔣芸小姐的一段話來給徐速教授參考：

「蔣芸風波過去了，我們希望這件事能提高文藝作家的警覺，文章千古事，在今日看來未免迂濶，但投機取巧，博取蠅利而喪失文格與人格，實爲智者不取，何況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千目所視，千夫所指，這種文壇上惡劣的風氣，絕不允許存在。」

正因爲「這種文壇上惡劣的風氣，絕不允許存在」，作爲一個「星星、月亮、太陽」的讀者底我，就有權利請求徐速教授明確地答覆上述那個「Yes or no」的問題。同時也有權利請求徐速教授把那支打蔣芸小姐的大棒子，向他自己身上多打幾棒。

在「當代文藝」上，對蔣芸小姐抄襲的事還發表了一篇余玉書先生的文章。余先生說：

「盜作（不論全文照抄也好；部份剽竊也好，在程度上雖有不同，然其爲盜作則一也。）是寫作這一行中的天條大忌，爲同行所深惡痛絕，一旦被人揭發，不但不容於當代文壇，身敗名裂，甚至身後亦遺毒萬年。」「如果『盜作』的證據確鑿，不論其爲千嬌百媚的年青女作家也好；文化官兒也好；大學教授也好；一樣難逃公道。」

余先生這一段話說得眞好！不過既然徐速教授和「當代文藝」的作者都對抄襲盜作的行爲如此痛恨，爲什麼卻不對那個比蔣芸抄襲得更兇的人加以批評呢？難道徐速教授忘了自己的「星星、月亮、太陽」是「因襲」自姚雪垠的「春暖花開的時候」？抑或眞個應了病態心理學所說的，對蔣芸小姐施以大棒子僅僅是爲了減輕心理上的痛苦？

其實，徐速教授不單「星星、月亮、太陽」是因襲了別人的作品，就是他的別的一些著作也有所因襲，我已經發現了徐速教授很多長篇短篇的「靈感來源」。寄語徐速教授，我們也來一個「接棒子」運動，準備將徐速教授打蔣芸小姐的「大棒子」接過來，向那個比蔣芸小姐盜得更多的傢伙打下去！

哀施漢諾

報載,高棉元首施漢諾親王,三月十八日在訪問蘇聯期間,被其本國的國民議會和王國會議所罷免。當他有國難投的「流亡者」大搖大擺被大鼻子當作國賓招待,一覺醒來,變成了有家難歸,那滋味大概比賣油郎申請廉價屋落選還要懊喪。不過,人家究竟幹過二十九年的國家元首,「船破也有三千釘」,何況黃金、美鈔數不完。今後無官一身輕,眞應該到瑞士「嘆世界」去。可惜,到了今天仍不覺悟,還在北平「攪攪震」,眞天下第一蠢材也!有詩嘆曰:

其一

國小偏思強出頭,翻雲覆雨東西摟。
誰知平地風波起,野犬喪家無處投!

高棉國家雖小,施漢諾憑着他的「積極中立」政策,許多年來一直是左右逢源。但也因此弄得兩面不討好:美國認為他是個「怪人」;俄國也對他非常不滿。但他依然傲慢自負,認為自己在東西夾縫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次輕率出國致予政敵以可乘之機,成為「黃鶴一去不復返」了!「摟」是不擇手段地奪取,和粵語的「撈」字差不多。

其二

一身執政三十年,民脂民膏都刮完;
贏得富豪第七位,如何匯兌到陰間?

據說施漢諾是一位刮地皮專家。高棉的「黃金國報」說:施漢諾夫婦把他們所有的金錢都存在瑞士銀行,足夠使他成為世界第七位富翁。看來折合美金不下百億。這些造孽錢怎樣花得完?身死之後,還不是白白便宜了瑞士銀行!

其三

江山祇道金湯牢,才出國門便覆巢!
情婦成羣子無數,風流人物數今朝。

施漢諾曾經先後結婚六次,生有子女十四人(私生子不算在內),有情婦四十位,是一個色中餓鬼。老毛自命「風流」,但和這位「風流人物」比較起來,便成為「小巫見大巫」了。

其四

國事焉能耕且為?多才多藝祇堪悲;
重光詞並徽宗畫,錦繡江山化作灰。

施漢諾多才多藝:他是足球健將、演員、劇作家、電影導演、作曲家、美術家、音樂家,可惜這些專長都於國無補。李後主、宋徽宗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成就,祇會促使他們亡國!

其五

王位如何任意傳?傳爹傳母不傳賢;
可憐卅載繁榮夢,霹雷一聲瞬化烟!

一九五六年施漢諾會把王位讓給他的父親,父親死後又由其母代行國王職權;一九六三年又指定其乳臭未乾的兒子為繼承人。簡直把國家看成私產,如此這般的

藝術乎?黃色乎?(上)

近日造愛也成為爭論的話題,一般讀者卻以造愛做為分水嶺,把描寫造愛的作品斥之為黃色,把沒有直接描寫造愛的作品,統統捧為文藝創作。眞是令人啼笑皆非。

某電視明星曾責問:「難道中國人就不造愛?」問得倒是很好,可惜僅止於此。人們所應該知道的不是中國人造不造愛,如中國人不造愛,莫非七億炎黃子孫全是由女媧用黃泥揑出來的?人總是要造愛的,聖賢如孔、孟,也不諱言,這是正常的天賦。子曰:「食色性也」;「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更希望「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孔子更說得乾脆痛快:「未聞有好德如好色者」。何況凡夫俗子?

數十年前,世人皆視造愛為罪惡,尤以中國人為最,祇許在烏燈黑火下幹,而不許道諸於口,書諸於文。因而造成錯覺,以為中國男女都是相敬如賓。閨房之裏,滅燈之時也是「夫人請」,「相公請」的。倘非如此,就是十罪不赦。其實中國古代卻「新潮」得很,不但男人敢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且女人也敢說「今夕何夕兮,與子同舟。」與心愛的男人同舟,竟連日子也忘了。你說其時男女之間能不擁吻?能不造愛嗎?由此可見無恥文人郭沫若筆下的濮水之風,不是毫無根據的。至於以「低頭向暗壁,千呼不一回」為美;以上吊、自刎、碰柱為貞烈,那卻是後來的事是道學先生興起來的「新玩意」。然而道學先生卻忽畧了事實,斷然為「男女授受不親」是自古如此。這種謬誤不僅影響了中國的民風,而且影響了中國的文化藝術。使中國人日間一副嘴臉,夜裏一副嘴臉;口上背誦道成經,行動卻是登徒子。死不承認曾經造愛,卻又子孫滿堂,連歷代都視為淫書,以大膽反映兒女私情的西廂記、紅樓夢,寫到緊張關頭,卻也是「輕舟已過萬重山」。似乎「輕解羅帶」、「一夕雲雨」就完事,別無可表了。令那些立志看淫書的人大吊其癮。

敢於描繪「帳裏春光」的書,如「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金瓶梅」等,至今尚未開禁。其實造愛絕不是什麼見不人的事,天子不造愛,設三宮六院,擁三千佳麗為甚?道學先生不造愛,娶三妻四妾做啥?既做得出來,又為何不能書之於文?與其說這種禁忌是道德,不如說是固執的偏見。道學先生所提倡的「賢淑」「貞烈」,其作用祇不過是連累祥林嫂碰裂額角而已。祥林嫂碰破額角後不僅照樣造愛,而且還痾出大毛來呢!在下認為,淫書與非淫書,黃色與文藝的分水嶺,絕不是「造不造愛」。如果是黃色作品,即使不描寫造愛也是黃色;如果是文藝作品,即使描寫造愛也是文藝。其分野不是在造愛的本身,而是在於為什麼要造愛?為什麼要去

燈蛾(致紅衛兵)

許之遠

灼傷，甚至殘缺！
我知道，這是必然，
只因為我從來未得過光和熱！

（六七年完稿，七〇年二月改寫）

時間與學問

大夫，多年前曾寫過這樣幾句話：「青年時好玩，感到錢不夠用；中年後想多做點事，又感到時間不夠用。」看後深有同感，因此永誌不忘。不過，如果由我寫出來的話，我還要加兩個字：「中年後想多做點事，又感到時間與學問不夠用。」

因為，近年來有幾位介於師友之間的長輩，他們都勸我從事一種專門學術研究，大言之如近代史，如民國以來的戰史；小言之如中共軍事，如「文化大革命」等。長輩們均對我寄以很高的期望說：「你如果能朝一項專門性的學術去鑽研，將來必有很大的成就。」對我寄以這種期望的長輩們，是愛我而不知我。我是一個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的人，雖然腳踏實地，埋頭苦幹，以勤補拙，但像我這種半路出家的「花和尚」，能將每日的編寫工作應付過去，少鬧笑話、少出錯誤，已經阿彌陀佛了。

為什麼？就是因為自感「學問與時間均不夠用」。

因此，我對學問與時間有一個比喻。我只能做「現買現賣」的「小販」、不可能做「囤積居奇」的「貨倉」。除非等到我不必為生活做現買現賣的小販那一天，再去求專。

不過，現在雖然是一個分科精細的「專家世紀」，但我認為有幾種工作是「博雜」重於「精專」的：一是新聞記者；二是報刊編輯；三是小說作者。巧得很，我在目前幹的工作，這三者俱全。幹這三種工作的人，常識重於學問，經驗重於書本。一個樣樣事物都懂得一點而又懂不透的「半桶水」，絕對比一個懂透一門學術的「專家博士」能勝任愉快。一個新聞記者如此；一個報刊編輯也是如此；一個寫實的小說作者更是如此。

像我這樣一個既不涉足聲色犬馬之場，又不好活動，每天被這三項工作忙得團團轉的人，為了要應付這三種工作上的需要，便只有「現買現賣」。每日只能利用時間，從書報上吸取知識，間接體驗生活，以填滿這「半桶水」。所以，坐在渡海輪上，坐在馬桶上，躺在床上，甚至在吃飯的餐枱上，我都在讀書報。

別小看了這些可以利用看書報的簡短時間，最近我看到一項統計數字，指出一個人以五十五年看書，每天以看十五分鐘計算，便可看書五千小時；再假定平均四小時可以看一本書，一生便可看一千四百五十本書。何況一個最忙的人，也不至於每天抽不出一小時的時間讀書。如果每天能看一小時書的話，就以卅年計算，便可看完二千六百多本書。這也可說是「博覽羣籍」了。

因此，我主張把書刊塞在口袋裏、枕頭底下、廁所浴室中，坐下躺下來便看，看得幾頁算幾頁。卅年工夫積累下來，你的學問知識，決不會亞於「全桶水」的方帽子。

張贛萍

談「誤中副印」

由香港到澳門去尋開心的旅客，因為所持的回港證「誤中副印」，險些被澳門當局拒絕入境。幸而香港移民局及時援手，派員趕往彌縫，旅客們才不致於「兩腳未踏澳門土，此身又搭同港船。」祇不過「請行慢的」啫！

這一次的蓋錯印章，我不知所蓋的是什麼印；但總脫不了是印，大概是正印之外的副印吧？

由此可見正印的「巴閉」處。無怪影星、伶人之要為了「正印」而爭的不可開交。更有人認為社會上的那些正印，祇要有管理的本事，誰都有權利來管，自不應某一種人專管。可是爭來嚷去，誰也不肯將手上的正印讓予別人，就因為正印的好處實在太大。何況「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這一古訓，他們就都是奉行有素的。

我這個蟻民，命中就註定無緣管理印信；但在多年的生活中，也不免與印信搭上若干關係，要倚賴一些正印的影子來活動。

比如通行證啦！身份證啦！什麼執照啦！上面的黑字，就要「擔正印的朵」，然後到了我的手上，才能發生效力。所以印信我雖無緣管理，卻每是間接地要受到它的支配。

有時為了要領取一張證件，輪隊恭候，站了個大半天，好不容易才輪到自己。自以為兩條站得有點疲軟、痳痺的腿兒，就快可以得到休息了。那知管理正印的老爺，卻祇顧與同事「打牙骹」，由你對着擺在他面前那張與你有關的東西猴急，他的正印卻懶得蓋。

於是，又是等呀！站呀！站呀！再過個很久的時間，他才不耐煩地「高抬貴手」，將那個輕而易舉的正印，往證件上面一蓋；然後睜着那威光四射的眼睛，呼叱着我的賤名，將證件在柜枱上往外一推，我才得拿到手裏，如獲大赦地走出了官衙。

所以我老早就領教過正印的威力，從來對於管理正印的人，也認為是了不起的威水人物。

這一次，有人竟誤將副印當作正印來蓋，使六十多個旅客遭受到「誤中副印」的麻煩；聽說這位誤用副印的先生，將會受到處分，我真有點替他難過。

錯體的紙幣、郵票是很值錢的，這些誤中副印的回港證，未知是否也會給收藏家當成錯體的寶貝看待，願出高價收購？如果也蒙青睞，則誤中副印的旅客，真是「錯有錯着」；那位錯用副印的先生，也可以說是造福不淺呢！

醉八仙

香港女鐵人

梁人傑

除職業婦女外，家庭主婦沉迷四方城的，數在不少。雖然手頭沒有精確統計數字，相信可能超過半數。電氣化用具減輕了主婦們的家務負擔，她們有更多清閒時間，而打發時間的最好方法莫過於湊一桌蔴雀，不論上中下階層，空下來的時間，多數以打蔴雀為主要消遣。如果組織個雀迷俱樂部，相信必是香港會員最多的團體。

蔴雀何以這樣迷人？有些人打了幾十年蔴雀，不但不厭倦，且愈打愈迷。問他為什麼興趣這樣濃厚？他說，我打過幾十年蔴雀，從沒有一次完全相同的，即使相似，也有不盡相同的地方。可見蔴雀千變萬化，引人入勝。尤其現在時興，名堂多多，無奇不有的所謂新章，變化更大，使人着迷之處也更多！

較有節制的人，閒時來摸幾圈衛生蔴雀，四圈起，十二圈止，不礙正業，等於看一場戲，原無傷大雅；但許多人無法自制，日以繼夜，晨昏顛倒，廢寢忘餐，打到連賣餸燒飯都忘記，夫怨兒啼，一於少理的，大有人在。老師打到東南西北不分；醫師打到白板作白朮的笑話，人人皆知。有人搖頭而嘆曰：蔴雀之為害大矣哉！

雀迷的故事雖多，在老萬認識的人中，鄭太可說是坐位望贏的人物。丈夫是位高級公務員，入息豐厚，家裏兩名傭人，鄭太一點不用為家務分心；且鄭先生在外邊雖有如老虎，在家卻馴如玩具狗。鄭太百分之百「治」住鄭先生，他不敢對她說個不字。太太這「唯一」嗜好，如果鄭先生稍說句話，她會發潑的道：「打打小蔴雀，算得什麼回事？我又不是上澳門賭場，難道會輸掉你的身家不成？」鄭先生不敢再說一句話了。

如果接到電話，三缺一，不管多遠，也不問風雨，略施脂粉，馬上開了她那部高賽座駕車，飛車而至。打到其餘三個人不打才收檔，如果碰上四個都是長途馬，死纏爛打，就算打四天四夜，不休不眠，也不算得是最高紀錄。也因她有這輝煌紀錄，而有「香港女鐵人」之稱，與亞洲女鐵人紀政，互相輝映。

坐在蔴雀檯上，她可渾忘一切，時間的消逝，對她來說簡直毫無感覺；就是肚餓、內急也無動於中。因此她說，蔴雀能醫百病。有次她頭痛如絞，坐在蔴雀檯上，打了三十二圈後，霍然而癒。吃了兩鋪滿貫後，更意氣風發，一點病徵都沒有了。

她現在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本來養孩子最足以影响女人的蔴雀嗜好，但對她來說，卻並無大礙。記得她的幼子還沒分娩時，腹大便便，仍經常沉緬十三行中，天腳底的雀友找她，也絕不推辭，還是開了那部高賽，無遠弗屆，絕不放過任何機會。

那段時期，她最喜歡到山區馬師奶家裏去。馬師奶也是長途馬，最欣賞她鬬志昂揚，愈戰愈勇，一輩子沒掛過免戰牌。因此在馬師奶家中的雀局，鄭太成為當然台柱。使馬師奶感到不安的是她捧了那個有如啤梨的大肚皮來，直躭心她在竹戰進行中忽然瓜熟蒂落，就得忙着送她進醫院；這還事小，因此斷癮，便太沒趣了。

可是她們躭心的事並沒發生，每次鄭太太帶了大肚皮來，也帶了大肚皮走。

一次，馬師奶打電話找鄭太，她爽快如常，十五分鐘便趕到。開檯後打了兩圈，馬師奶才發覺她這次來並沒携同那個大肚皮，已恢復苗條身段，不由訝異地問：「鄭太，你的肚皮為什麼不見了。」

「蘇咗了。」

「什麼時候蘇的？」馬師奶無法相信。

「前晚。」

馬師奶默默計算一下。「鄭太，你有沒有搞錯呀？」

「沒有。我怎會搞錯？自己養孩子，難道會搞錯？」鄭太反而瞅了她一眼。

「前天你不是來打蔴雀？」

「對，我沒吃晚飯便走。」

「那你什麼時候養孩子的？」

「回到家，覺得肚子有點疼，便開車自己進了醫院，原來孩子作動了。」

「孩子什麼時候出世？」

「當晚午夜。」鄭太道：「又是養了個男孩，七磅十安士。我想養個女的，咳！怎知又是男的，算了吧。」

「前晚養了孩子，今天我打電話給你，你為什麼不說？該多休息幾天嘛！」

「我正高興接到你的電話。前晚養了孩子，昨天躺了一天，無聊極了，簡直度日如年！接到你的電話，我多麼高興！」

「你還是自己開車來？」馬師奶好奇的問。

「當然啦，否則難道要叫鄭先生不辦公送我來打蔴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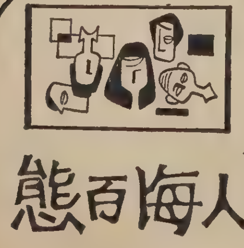
「嘜！你眞不愧香港女鐵人，相信除了你不會有第二個人辦得到。」

要不是馬師奶和另外兩位雀友言之鑿鑿的告訴我，我也不會相信。

她們還說，那天而且不是小接觸，一打就打了四十八小時，鄭太還不願休戰，但大家因她剛剛分娩，恐怕出事，力勸之下，她才罷手。

大家因替她躭心，有所顧慮，不能集中精神作戰，竟不是鄭太對手，她一個人獲得全勝，把千多二千元戰利品放在手提包裏，精神奕奕的又自己開了車子走。

老萬並非大話西遊，保證確有這麼一個女鐵人，她之稱為女鐵人，正因她能人所不能。對她來說，蔴雀是她的生命。



青年園地

談「萬人敵」

方程

阿方：季老兄，你好！

小季：阿方，你好！誰介紹你給萬人雜誌寫稿的？

阿方：沒人介紹，自己偶然寫寫，大學生不要見笑。

小季：我想多找地盤，你能替我介紹？依你看，我寫的東西能不能投去？

阿方：不敢。我跟老編從未謀面，你有興趣不妨自己試試看。

小季：騙人吧！寫了幾年稿還沒有跟編輯見過面？何不乾脆說怕我「搶食」！

阿方：信不信由你！其實你寫的那些文藝作品，經過某某介紹，不早已得到那教授主編賞識了？

小季：賞識有屁用！寫稿子就是換錢，幾個月才登上一篇半篇，那兒比得上週刊日報好「撈」！

阿方：你的大作我也拜讀過，可惜看不懂，什麼盈盈的髮梢、青蛙喚醒朱麗葉，這些談情說愛的密碼高調兒，恐怕萬人不會翻譯呢。

小季：你有所不知了，愈是看不懂，愈是佳作，連自己也看不懂的更妙！

阿方：你自己看不懂，老編豈不莫名其妙？

小季：管他呢，反正稿費拿了。喂！聽說為了抄襲問題，我的老編跟你的老編在開筆戰。

阿方：什麼你的我的！這次筆戰其實是由讀者投書引起，一面倒，很不夠癮。教授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卻跑回新界，修養身體去了。

小季：阿方你弄錯了，休養便是休養，修養身體卻沒聽過。

阿方：這是教授發明的「舉一反三新詞語」，我讀了他那篇連載學回來的。

小季：或者是筆誤吧？何必斤斤計較？

阿方：季老兄這回是你錯了，教授提倡揚棄舊詞彙，應該是「津津計較」！

小季：記得他說過必要時大膽創造，就是不貼切也沒有太大關係。

阿方：斤斤計較可以寫成津津計較，阿方剛才吃的那頓晚飯豈不是「斤斤有味」了？

小季：可能是手民之誤也說不定的，不過也太離譜啦。

阿方：其實不必冤枉手民，教授說過成名作家有創作名詞的權力，還說只要流行開了，就可以編入辭典。「一陣陣海鷗」、「輝煌騰達」、「迎救」都是教授的大膽創作，我恐怕跟不上當代主流，家裏那本辭海因此給我「改編」得面目全非了！

小季：話扯得遠了，對於抄襲問題，你有什麼意見？

阿方：意見倒沒有，只想起別字教授那篇關於生活體驗的洋洋大文。

小季：你是說教授去年給人做旁證，吹起哨子寫的那番話？

阿方：正是！教授當時說過：「沒有生活體驗便寫不出真摯動人的文章，疏淺的間接體驗都不夠，必須要有直接生活體驗才能深入……沒有摸過槍桿的人寫作戰的場面，結果沒有一個不是失敗的」。這番確論我十分佩服。

小季：他那些抗戰加戀愛的長篇創作，一定是他自己的生活體驗了？

阿方：那又未必！教授說他可以用十萬字描寫槍響那一剎那的感觸。可惜到真正描寫了，我們的中國托爾斯泰只能夠寫出機槍掃射一團濃烟、鬈髮女人打游擊之類的偉大場面。

小季：教授有沒有生活體驗，當然瞞不過過來人，但是各有所長，撇開新文藝不說，教授那點舊學根柢，比起丘八出身的老粗要強得多啦，張某自己就說過他不會寫舊詩詞！

阿方：自認敝鄉倒好，教授「在舊詩上下過幾年功夫」，去和知堂老人的打油詩，卻連平仄體制都矇查查；「用大半年功夫學習書中語法、筆法」，便想續寫紅樓夢，豈不叫人笑掉牙齒！

小季：即使寫不好，他那點記憶力倒還不錯。

阿方：你是指他常在文章裏掉書包？

小季：是博學強記！教授說過他不喜歡人家掉書包的。

阿方：博是博了，強記卻不敢恭維。顧貞觀的金縷曲，他抄了兩句，十五個字倒錯了六個！隴西河那句可憐無定河邊骨，到了他手裏立即變成永定河；岑參寫了首詩給杜甫，他抄得一字不漏了，卻說成是杜甫的詩！

小季：教授看書很認真，讀了紅樓夢裏面那張藥方，他也拿去請教醫生，怎麼會抄錯書？

阿方：對人家的作品認真，對自己的作品馬虎，這是新文藝批評的觀點！

小季：這樣說來，教授豈不成了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的楚霸王了？

阿方：教授還跟着楚項羽去學「萬人敵」，醜詆萬人讀者，與萬人為敵！季老兄，李煜那首虞美人的上半闋只要改動少許，送給現代的霸王，最貼切不過。

小季：把虞美人送給楚霸王？你唸來聽聽。

阿方：季老兄，你聽着：風花雪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起抄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小季：風花雪月是流行小說，我懂。故國卻是什麼？

阿方：那是教授夢寢以求、一去不返的文藝王國。

小季：問君還有幾多愁？可憐啊。

阿方：可憐啊！

更正：上期林真先生「評『當代文藝』對人身的攻擊」，文中將評「莵絲花」的作者「圈外人」，記錯為「過來人」，特更正。

流產的保衛錦州計劃

——戡亂時期見聞雜憶之二

崔 珝

民國三十七（一九四八）年的夏天，東北戰局轉趨惡化已極明顯，長春被圍數月，國軍已無力解救，通化、安東相繼棄守，國軍縮小防衛圈，佈防瀋陽外圍，戰局完全陷於被動。

當時陳誠已辭去東北行轅主任，由號稱福將的衛立煌接任。他上任不久，正趕上行憲，召開國民大會，他設茶會歡送東北國大代表赴南京開會時，筆者也躬逢其盛，他在茶會上對戰局有所說明，他說現在瀋陽雖困而不危，國軍已集中兵力準備聚殲共軍主力。他舉歷史上的淝水之戰為例，符堅連戰累勝，淝水一戰、主力崩潰，晉兵轉敗為勝，大局轉危為安。目前的中共也正如此。況且國軍之放棄據點，並非被擊敗，而是為了集中兵力，與中共決戰云云。

事後看來，他這些話，都是安定人心的面門話，以淝水之戰來說明當時的戰局尤其不當。

據一個衛立煌屬下的高級參謀，一九五一年在香港告訴我，他當時曾擬定三個作戰方案。

一、放棄瀋陽，主力退守熱河，以錦州為前衛據點，在遼西尋求機會與共軍決戰。這一計劃的好處是可與華北國軍連成一氣，決戰把握較大。因為共軍主力攻打錦州時，可從熱河高原及華北沿平瀋沿線以兩路重兵夾擊共軍，同時錦州背後有葫蘆島的港口，海上供應線不慮被切斷。如照此計劃進行，起碼可確保華北，同時把瀋陽等大城市讓給共軍之後，使之分散兵力，揹上防禦的包袱。俟共軍主力遭受決定性打擊，瀋陽等地可隨時收復。

二、放棄瀋陽，主力集中錦州地區，仍在遼西平原尋找決戰機會，此一計劃與第一計劃相似，但熱河又有被共軍攻略的危險，失去側面的屏障。

三、堅守瀋陽、鞍山、本溪這一三角工業地區，須從關內增調兵力增強防守從瀋陽到營口，及從瀋陽到錦州、錦西、葫蘆島兩條補給線。在營口、錦州，瀋陽的三角地帶伺機殲滅共軍主力。

這位高參認為，最沒有取勝把握的是第三個方案，結果上峯竟選擇了第三個方案。

逃丁藏糧・堅壁淸野

當時筆者並不了解東北軍事當局的決策，也不了解軍事形勢的詳情，只感到大局已到存亡的關頭，正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時候。與一羣青年朋友計議了一個保衛錦州的計劃，並且決心付諸實行。當時我們幾乎毫無憑介，僅有一羣自覺反共報國的志士。

同年暑期我從瀋陽去到錦州，為一位長輩料理競選立法委員的事情。遼寧省各區皆已舉行投票，唯有錦州行署所屬各縣尚未投票，我到錦州去是為了助選拉票。

戰後回到瀋陽，我一直在教育機構服務，先後在教育部瀋陽師資訓練所（集訓中小學校教師），教育部瀋陽青年復學就業輔導處，瀋陽中學進修班（收容共區逃來的中學生）任職。師資訓練所因是短期訓練，畢業學員很多，由我協助成立了一個畢業生同學會，做為通訊連絡機構。這個機構後來成為協助選舉的有力機構，以遼寧省來說，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中小學教師都在該所受過訓，對於教育團體的選票，是十拿九穩的。該所一位青年導師，以無黨無派資格競選教育團體的國大代表，一分錢競選費都沒化，只由同學會發個通知便成功了，由此事可做為最好說明。

當時我到錦州去助選主要也是靠同學會的朋友幫忙。我在師訓所、輔導處、進修班三個機構中挑選了一批堅決反共及有才幹的青年，共同商議到錦州去大幹一番。

到了錦州之後，除了助選拉票之外，我單刀直入去找錦州行署主任賀奎將軍，他是東北行轅的參議，他之出任行署主任，顯然是為了軍政密切配合。我向他提出了我們的方案，他頗動聽，當時他正籌辦一個行政幹部訓練班，想擬定一套組訓民眾、軍政配合的方案，聽了我們的建議，正符合他的需要，就爽快答應，要求我們合作。

事隔二十多年，方案的細節已不能記憶，如今只能勾出一個輪廓來。

我們當時的主要想法，是把遼西地區做成一個活眼，與傅作義在華北推行的「游剿控制面」連成一片。

萬一東北不守，我們準備以遼西為根據地，在東北對共黨展開游擊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具體辦法是訓練幹部，組訓民眾，組織別動隊，建立多元的情報網，以組織化、戰鬪化的民眾力量配合國軍的剿共戰爭。

首先是訓練幹部，把擬定的一套方案，讓負責執行的地方幹部透澈了解並演習熟練。這步工作就要全力協助行署主辦的民政幹部訓練班。

組訓民眾着眼四個重點，一是藏匿糧食；二是逃匿壯丁；三是傳遞情報；

四是消滅共特。

共軍作戰最有利的條件之一是不携輜重，就地徵糧。因此組訓民眾着重藏糧，日常口糧以罈罐瓦器藏在秘密地窖中，餘糧集中在國軍堅守的城鎮中。共軍一入這個地區便要乏糧挨餓，不能久戰，且戰意受打擊。

共軍的最拿手的戰術，是「羊羣無膽戰術」，作戰時驅民兵（多半是強拉的民夫），持手榴彈在前衝鋒，消耗國軍火力及戰力，等國軍戰意疲憊時，再以優勢兵力猛衝猛打，這不但可減少共軍的傷亡，並且可收以大吃小之効。因此要純熟訓練各村鎮的青壯男子，共軍侵入之先即掃數撤走，村裏只留下老弱婦孺，使共軍無壯丁可拉。共軍在無糧無丁情況下，戰鬪力就要減少一半。

逃糧逃丁的辦法有個先決條件，那就必須情報靈活，且須萬無一失。否則共軍突然侵入，糧和丁都無機會逃匿了。同時情報戰是戰爭勝敗的決定性條件，國軍無論在裝備和訓練上都優於共軍，所以戰多失利，一半因為民眾組訓交白卷，一半因為情報不靈活。國軍一進入共區就成為聾子瞎子，找不到共軍主力的蹤跡，因此進剿不是無功而返，便是在撲空之後，被共軍圍困。因此，我們民眾組訓工作中的情報工作特別用了功夫。除了國軍直接指揮的情報偵察工作，我們準備建立左列三條情報系統。

1.行政系統的情報網。由行署到市、縣、區、鎮、鄉、村，設立專人負責的情報連絡工作，每日定時通消息、彙報敵情。

2.以各縣的區為基本單位，設立秘密的游動情報員，在區內的敏感地帶活動，發現敵情立即以最快方法分別報告最近的國軍單位及上級情報工作人員。

3.村與村之間的情報連絡。每日定時互派自衛隊員交換情報，每村皆在高處設哨崗，瞭望村莊周圍及鄰村情況，當共軍侵入某村莊時，白天用旗，夜間用燈報警。並向區的情報工作人員急報，並立即實施藏糧逃丁。

前述民眾組訓工作之建立，有一先決條件，必須先摧毀共黨的控制系統，具體言之是消滅潛伏在各城鎮鄉村中的共特。一個村莊只要有一個共特，這個村莊就受共黨控制，他就可以控制全村的人力財力為共黨工作。反之我們這方面的工作便根本無法插足。他為甚麼有這麼大的法力呢？因為村民恐懼共黨的慘酷報復。與國軍合作的村民，會被拉往公審大會上亂棒打死，全家掃地出門。因此有一共特足以制全村的死命，要使這個村變成自由村，必須肅清共特。

共黨所控制的村莊，其控制系統，是以隱藏的黨組織——村支部（通常是三、五人或七八人）來控制公開的組織，如村公所，農民協會（或貧雇農協會），民兵隊等。只要將村支部的成員及民兵，農民協會，村公所裏的黨員肅清，全村即立可轉向國軍。村民莫不恨透共黨，只因這些共特的監視和控制，不能不受他們的驅策。

肅清共特，須先做細微確實的調查，並須以閃電的行動（最好是夜間）一網將之打盡。如果有一人走漏，這個村莊即不能自由。其他的事皆無法開始。這是反共鬪爭上重點中的重點，核心中的核心，這件事辦不到，其他的事皆無法開始。國軍在剿共戰爭時，攻下許多城鎮，但鄉村始終掌握在共黨手中，而城鎮中也有隱藏共特，以致在國軍佔領下，該城鎮的居民仍有為共黨納稅的情況。

台灣國軍不知何時反攻，反攻時軍事單位必須配屬政治行動隊，佔領一地先摧毀該地的共黨細胞，否則就不能確實佔領該地，居民也不敢與國軍合作。

肅清共特，完成民眾組織之後，使國軍的佔領區由軍事佔領進而為政治佔領（真正的佔領），然後還須以區為基本單位組織政治別動隊，或政治工作隊。工作隊的主要任務有㈠對抗共黨的游擊隊，因為一村莊自由化之後，再被共黨侵入，它會再度建立村支部，恢復控制系統，會使所有的民眾組訓工作全功盡棄。工作隊的首要任務，是捕捉殲滅共黨的地方性的游擊隊，同時解放共區的村莊，擴大自由區。㈡監督和支持各鄉鎮村莊的民眾組訓工作，因此工作隊須不斷的游動。㈢負責肅清共特。㈣準備國軍一旦撤守時，就地紮根擴展為游擊隊，在共軍後方進行游擊戰。

當時所擬方案的主要內容大畧如此。

錦州被圍・飛機改途

當年九月我從錦州回到瀋陽，急急忙忙的從事各項準備工作，第一徵求志願同志第；二我們到錦州負責訓練別人之前，我們自己須先來一番講習和訓練；第三，去的人有五六十人之多，行署訓練班安插不下，必須另想辦法。恰在此時奉到教育部的命令，調我任錦州中學進修班主任，安插人員的問題獲得了解決，於是我們就決定在十一月間動身到錦州去。

可惜，事與願違，當我們準備啓程前數天，錦州外圍的攻防戰已經開始了。當我們第一批人員搭上飛機的那一天，錦州攻防戰極為激烈。當時我已看出錦州形勢的危險，但是決不考慮退路，因為無路可退。飛機從西塔機場起飛時，我的心情十分悲壯，我曾預感到將為中華民國而殉在錦州。

飛機起飛不久，機上人員即報告，錦州機場周圍發生戰事，無法降落，決改飛天津。我們在飛機上唯有互以淚眼相望，扼腕歎息！

在天津下了飛機，我們一行人回到北平待機，總希望國軍能解錦州之圍，我們好趕往開始工作。結果戰事一天天延長下去，最後瀋陽國軍及由關內開往國軍，皆未能解救錦州。而廖耀湘指揮下的三十萬機械化部隊，遇雨停頓途中，司令部遭共軍突襲，全軍不戰而潰。接着是瀋陽撤退，東北全部陷入共軍之手。我們這個保衛錦州的計劃，也隨着幻滅了。事後想起來，時機已太遲。我們那套計劃，起碼要一年的時間才能發揮作用。因此當時即使趕到錦州，也不會有補大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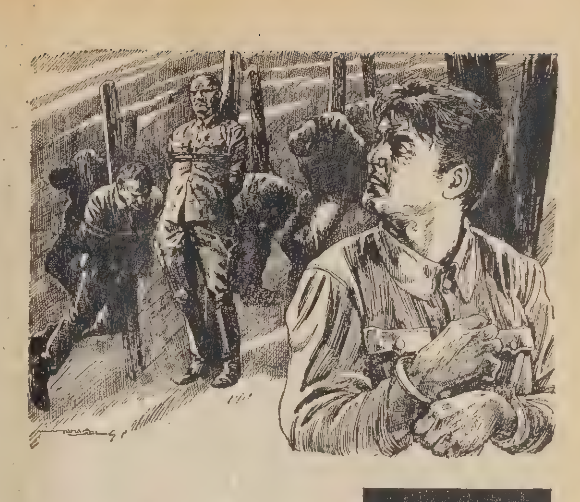
瀋陽陷共之後，其餘同志陸續逃到北平，刼後餘生，恍如隔世。但是中國的難局沒有結束，我們還要找機會報國奮鬥，於是我們就向傅作義提出一個建議書。

意料之外，立刻得到了回答，於是我們又開始另一次的奮鬥。

珠江水猶寒

【12】

馬森亮



我看到這裏已明白了一大半，但不動聲色。同志不等我看完便問：

「這是不是你授意他這樣寫？」

「不，我發往香港的信都經過農會檢查代寄的，我說過什麼，農會自然知道。」

「發過私信沒有？」

「絕對沒有，我的行動農會是有登記的。」

他問不出毛病，奈何我不得，抓了兩下頭皮，自言自語的說：「這一點滙款是不夠呀！——」

腔調裏暗藏惡意，似向我責備，他再坐下來，托着腮沉思。他不明底細，不說什麼；我明白底細，不敢說什麼。兩人呆對着，似一對瓷製的「雙鳳朝陽」。

那個女人已等得不耐煩了，趁我們呆住的時候，故意用力一踏，噠的一聲，同志吃了一驚，像着了一下悶雷。連忙站起身，對我說：

「下次再談吧！我還有公事要辦。你的問題，待研究過再給你辦法。——」

他還想說些什麼，但給她一拖，轉了個彎，連影子看不見了，只傳來一陣清晰的戲語，塡補荒谷的空虛。

十　革命革到老頭子身上

這樣不斷的搶刼掠奪，橫征暴歛，我已體會到共產黨的經濟基礎非常之薄弱，或者已經面臨危機了。這時我需要錢，有了錢才可以活命；共產黨更需要錢，要弄錢就得把所有僑眷綁票起來，向海外華僑敲詐，因此我們中間形成了一個微妙的關係。我目前雖未淸繳罰款，但農會不敢把我迫得太甚，誠恐一旦這條牽線斷了，那行將到手的幾千萬元不是白白沒有？

看錢份上，農會對我的監視漸漸鬆懈了，門口的警戒全部解除，挑水的時候我也可以單獨行動，雖未正式宣佈解除管制，我趁此機會可以鬆了一口氣。

世間最寶貴的要算失掉了的自由，也只有失掉自由的人才能體會自由的眞正價值。

這時，紹芬的肚子也一天天的脹大了，操作很不方便，事無大小輕粗，非我不行。我雖然給生活折磨得削瘦，由於日夜勞動，身體卻異常之結實。這種現象，如撇開了政治成見，單就生理上來說，長期用腦子的人接受勞動鍛鍊是必要的。但要有限度，適可而止。像目前這樣一個要餓着肚皮在皮鞭策撻下折磨筋骨的所謂「强迫勞動」，肉體被蹧蹋了，心靈遭受摧殘，知識分子的腦袋生了銹，縱能把肌肉鍊到像獅子般結實又有什麼用呢？這就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時候，一夫作惡，萬民遭殃，它不只蹂躪了活生生的現在，且會毒害到看不到的將來，這不僅是某個人的不幸，而是整個社會全體人類的不幸。我的遭遇正是中國千千萬萬知識分子的遭遇，我的認識也是千千萬萬知識分子的認識，而且還有人比我的遭遇更慘更不幸的，因爲他們比我認識的更深刻更多。

德叔已宣佈解除管制了，正好說明了他和共產黨的交易成功，銀貨兩訖。這事是紹芬告訴我的。那晚我參加鬬爭會回來，還沒坐好，她就告訴我，說德叔已摘掉了帽子，批准遷居廣州。同時還掏出一疊人民幣向我一幌。說：

「這是德嬸偸偸送我做家用的。還千囑萬囑叫你設法離開此地，什麼地方都可。——」

我困惑起來，猶豫半晌。說：「眞的？剛才德叔還和我併肩坐在一起開鬬爭會，他爲什麼不告訴我？」

「這是秘密呀！怎可以在廣場上公開？」

我相信了，在神秘的環境下，每個人都應該有高度秘密的警惕。我正在惘然，開始感懷身世的時候，紹芬又發問了：

「你說和德叔坐下來開會，那爲什麼來着？」

「你不問，我反而忘記告訴你。」我振作一下告訴她：「這是怪事。過去每次開會鬬爭，我總跪坐一旁陪鬬的，這次可不同了，我和德叔卻被邀上

台去與農會長坐在一起，他們還當眾說我和德叔進步得很快，是模範、是英雄，惹起一陣陣如雷的掌聲，差點把我頭腦冲昏了，身上一陣冷，一陣熱，啼笑不得，坐得非常尷尬。正所謂朝爲階下囚，暮成座上客。你說滑不滑稽？能猜出他們的用意嗎？」

「還不是看錢份上！但今晚鬬爭誰來？」

我喝了一杯冷開水，冷靜了一下，慢慢告訴她：

「當然又是地主啦！那是馮朝風。——他本人你也許未見過，他的兒子你是見過的。還記得嗎？去年暑期中帶了一個女教師來探問過我的那位青年教師，叫馮林俊的，樣子倒不錯，白白胖胖，瓜子臉兒，說話態度也很和藹。今晚就是鬬他的父親，他自己做控訴人。他登台控訴的時候，不知怎的，忽然一巴掌、兩巴掌……劈劈拍拍的，把跪在旁邊的父親打得左傾右倒。農會長更在後向他做了下手勢，他索性舉起桌上的花瓶祭了過去，砰的一聲，哎呀——」

「死了？」

「沒有，賤命可不這麼容易死！打在脖子上，老頭子暈過去了。」

「這樣一個斯文人會做出這般傷天害理的事？我不相信，他是爲人師表——」紹芬搖搖頭說。

「信不信由你。時代不同了，這是什麼大義滅親呀！——現在，什麼都得重新估計了。獵狗變豺狼，豺狼變獵狗，所謂烏龜出門，全仗翻身！革命革到老子頭上又算什麼呢？況且他這麼積極，一鬬就會鬬出一條生路！」

「什麼？會鬬出一條生路？」她瞪大眼問。

「不是嗎？身爲人民教師，什麼事都要起帶頭作用，對本身的地主階級，不自我鬬爭就會被人清算，如果一旦撤了職又如何是好？一家數口，來日方長呢！唉，形勢比人强，執拗不得——」我不願說下去了，心裏無限感慨。

「那還成什麼世界？」紹芬生起氣來了。不自覺的撫弄一下她的大肚皮，說：「兒子鬬老子，這樣教出來的學生不都要革掉老子的命嗎？不都是流氓？——那還生什麼孩子？」

「又何必動肝火呢？閒事管得這麼多！人生就是這樣，世事也是這樣。目前還有什麼倫理可講，在過去，父母養孩子的目的，就是養兒防老，積粟防飢。把養兒女的責任當作買生活保險；現在可不同了，做父母的對於兒女的教養，應當作一種義務來看，千萬不要在兒女身上打如意算盤。自己的父母對自己盡了義務，自己對兒女亦要盡義務，兒女呢？自然亦有他們自己的下一代的責任要負啊！」

「你是發議論呢還是替人辯護？」紹芬打斷我的話，悻悻地問。

我看她很認眞的，似乎生氣了，覺得沒有什麼意思。便轉口說：「這不外就事論事吧了，又何必扯得那麼遠？眞是，沒意思、沒意思！夜深了，睡覺罷——」

「沒意思、沒意思！睡覺才有意思！嗯！」

十一　回鄉作客的人

六月的太陽像烤餅的爐子，倒掛在天上，樣樣東西都顯得懶洋洋，垂頭喪氣。到了晚上，酷暑一退，涼氣漸濃，南風從山坳偷渡過來，大地才開始復活，各種各樣的動物又爬出來找尋自己該找的東西和刺激了。這時，可以看見三羣兩堆的人，穿過荒涼的山徑，竄進那間爛廟裏去。有沒精打采的，有趾高氣揚的。從各人的臉孔觀察，可知在同一個地方同一樣的工作裏頭會出現幾種不同的思想和不同遭遇的人來。

也許是化財擋災的作用吧，我已蒙恩特准不必參加晚上的學習了。但每天要去農會報到一次。這是農會一種破例的特別照顧，不管有沒有另外的意圖，起碼我的耳朵可以少聽到粗野難堪的謾罵，腦子也減輕了許多不必要的負擔。有時還可以向農會討個人情去鎮上打個轉，順便買些食物回來。經過長期的飢餓，我見到食物就眼饞，不管在街邊或路上，都毫無難色的嚼起來，亦不會考慮到食物衛生不衛生，有沒有營養價値，只要有療飢作用的就甘之如飴了。

有一天，我挽了一個竹籃下鎮，走到海傍，正蹲着挑買鮮蝦的時候，突然給人在背後把肩膀一抓。

「喂！李老兄！」

「誰？」我大吃一驚，竹籃落了地，連忙轉頭一看。「哦，原來是你，老胡，久違了。」

「看不出大英雄會聞雷落箸，哈哈哈！」

「失禮，失禮！」我苦笑着說：「你——」

「你眞講究食道，鮮蝦煑酒，壯陽補腎，哈哈哈……喂！」他轉身向魚販打招呼，並掏出一張五萬元鈔票遞給他。「一斤生蝦，五隻羔蟹，錢夠不夠？」

「有找頭了。」魚販笑嘻嘻的答。

「盡買罷，多揀些新鮮的。」老胡親自動手，幫忙我把鮮蝦納到竹籃裏，一把拖住我的手說：「這次是我請你客，別推辭，很久不見了，一起喝杯茶去！」

我是深知老胡個性的，他這個人，豪爽天眞，情感容易衝動，見得到，說得出，做得到這類人。他和我是中學時代的前後期同學，又在縣中做了半年同事。分手後因局勢影响，大家失了聯絡。今日重逢，本該有一番喜悅。但這時，我飽受了折磨，對一切事物都懷疑了，特別見他戴上了一頂灰色的五角帽，穿了一套簇新的列寧裝，派頭十足，像個吃黨飯的新貴人，便竭力推御。但終拗不過他的盛意，在連請帶拖之下，一同踱進一間茶館裏，揀了一個憑海的靜位坐下，開了兩盅茶。

「請！」老胡自動舉杯。

「請！」我被動舉起杯。

對於茶，我已很久不嚐此味了，喝慣了半開不開的水，對於茶，可說是久淡逢甘。

【未完】



被共特拆垮

烙脚板底　慘不忍睹

要介紹川康邊區大涼山中的倮倮族風光，眞可寫成百數十萬字的專著。在此只擇我自己所見，親耳所聞的苦趣奇怪的特殊事件，向讀者稍作介紹。

現在再說到白骨頭娃子。這些娃子，是怎樣得來的？倮倮們由於人力缺乏，不時到漢人地區的鄉村路旁，遇有適合對象，認爲可以手到擒拿之時，即來個突襲，將漢人強迫擄去。他們之所謂對象，乃是精壯男女，十歲以上到四十歲之間爲最合理想。擄到倮倮區後，第一步關進窖洞裏面鎖着；第二步就是當成貨品一樣，由甲村賣去乙村，由乙村再賣到丙村，丁村，賣來賣去，不知身從何來，將從何去？想逃也逃不出。

最慘者爲受「烙腳板」的苦刑，初擄去的男女漢人，先要把腳板底，搞成熊掌般那樣厚；其方法爲先把鐵板燒熱，命娃子赤着雙腳，在上面踏來踏去，鐵板燒得愈熱，使人跳動得愈快，如此烙足幾次，足心皮膚變厚，就能翻山越嶺，不怕尖石與樹枝刺傷，而能適應環境了。娃子的任務是看管牛馬，斬柴割草等苦役，隨便主人指揮，絕無反對權利；直到七八年後，得到東家歡喜，就比較自由，輕鬆得多，由新來的娃子，擔任艱苦工作。

說起來，鄧秀廷司令官，本來也是漢人血統的白倮倮，他的爸爸媽媽，都是漢源縣人，從小就分別被倮倮們擄去，之後，即在倮區結合，而生秀廷。長大後，孔武有力，聰明伶俐，得到主人特別歡喜，才逐漸成爲村長、鄉長、區長，而自稱爲司令官了。力量就是本錢，能夠號召「槍桿子」的大批騎兵以後，倮倮本身怕他；川康軍閥應酬他；中央軍對他也要客氣；及至共軍到金沙江時，更要哀懇他，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也！鄧秀廷以白骨頭娃子，而能統制整個黑骨頭的，所謂貴族主人，卻有他的一套手法。

鷸蚌相持　漁人得利

倮倮族的最大缺點，就是世代性的長期「打冤家」，自相殘殺，冤冤相報。鄧秀廷善於利用這項弱點，再加挑撥離間，從中煽動，以坐收漁人之利。及至倮倮傷亡重大，雙方難解難分之時，才請司令官出面調解，暫時風平浪靜。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臨時的和平，經過一番調整休養以後，每因細小的誤會，而又重燃戰火了。在雙方戰鬭之際，所有能持槍的男女，不分黑白骨頭，都得加入陣線，其勇敢不怕死的精神，雖覺可貴，但完全基於些微私恨，而出於兵戎相見，且係受人利用而

份的女子舉槍向上，單獨挺槍而出，大叫「停止！」對方一見，就得馬上停火，靜候善後；雙方意見，不能達成協議，再聽從鄧司令官最後處理，那怕被司令官大罵一陣，也就算沒事了。眞正得到最後勝利者，還是那運用自如的鄧秀廷司令官。

上得山多終遇虎，西洋鏡的手法，遲早總被拆穿！長期被人愚弄的黑倮倮，可能是靈機觸動，大夢初醒，了解到司令官的政治手腕後，爲了報仇起見，乃集合四五千眾的騎兵，直把西昌郊外那座堡壘式的司令官別墅，重重包圍；大隊人馬，初時是隱蔽在森林中，先派四名壯漢，假裝是送禮報信的，走進司令官辦公室後，看見鄧秀廷正單獨一人，坐在那裏，四名壯漢，同時拔出短槍，擬向鄧秀廷指訴罪狀，然後將其一頓亂槍打死。在此千鈞一髮之際，鄧早已腳踏機關，地板自動張開，一滾身就跌落地窖裏面，總算救回一命。原來鄧的住宅，凡是臥室、客廳、飯廳，以及辦事處所，都有特備的活動機關，必要時可以臨時救急，這次派了用場，不枉苦心設計一番。

當那四個倮倮忽見司令官不翼而飛，明知事情不妙，乃急於向外奔逃，但均爲衞兵等快槍擊斃；附近森林裏的倮倮騎兵，以爲司令官一定被殺無疑，羣相呼嘯，殺聲齊鳴，湧向堡壘邊來。大門雖是緊閉，然人數眾多，遲早自會攻破；秀廷情急計生，即踏上堡壘城牆，騎着高頭大馬，週圍跑兩個圈，一面大聲叫道：「我還依然無恙，你們是否都着了魔？趕快乖乖的回去吧！否則你們的全家，將會被我斬草除根，殺得雞犬不留！這次我大仁大義，決不追究，快點逃，快點逃呀！」那些騎兵們，看見司令官，早已呆若木雞，及至聽到幾聲「快點逃」，一個個不約而同，掉轉馬頭，走爲上策了！

鄧秀廷有這樣的急才，臨危不變，自不愧爲司令官的威風。所奇者，那烏合之眾的倮倮兵，居然這樣「水皮」，事後聽說，我幾乎笑掉牙齒。

打開萬担坪　世上無窮人

由於鄧秀廷是漢族血統，不是眞正黑骨頭倮倮，因之倮倮們雖然怕他，心裏面總多少有點恨他。經過上次事變以後，他不能不小心防範，步步爲營，從此少管閒事，而長住在西昌別墅了。

記得抗戰末期，住在雲南昆明的美國飛虎隊員兩人，因飛機出了毛病，迫得用降落傘逃生，恰巧落在倮倮區裏，雖經政府懸賞查探，始終毫無眉目；我曾請鄧追問。但他向我表示說：「讓外國人去領畧一下滋味也好，何必理他許多？」我也懶得惹火燒身，而不願多談了。到今天，我認爲那兩位美國佬

的西南保衛戰

諺語。因爲萬擔坪蘊藏的金塊太多，眞的是遍地黃金，垂手可得。有這樣好的寶藏所在，爲什麼附近的四川人，不肯前去開發呢？難道他們視黃金如糞土，而不感興趣嗎？所困難者，那正是倮倮們的勢力範圍，想去太歲頭上動土，危險性確實太大了。曾經有幾批不怕死的冒險家，前去問津，但大部份都被俘，當白骨頭娃子去了！據逃出來的少數人說：要是在萬擔坪，能夠平安的掘金一年，每人黃金萬兩，那是最起碼的數目了。總之，倮倮問題，沒有搞掂，什麼「毛澤東思想，三面紅旗」之類的萬靈膏藥，在那裏也行不通；中共把該地段，作爲是「倮族自治區」，這就表示是「互不侵犯」而已，只好讓那些財寶，白白的貨棄於地。鄧秀廷是勝利初期死去的，由參謀長孫子文代理司令，等到鄧的兒子長大成人，再行承繼司令官職務。如今情形如何，那就非我所知了。

拜見黃喇嘛　參觀開金廠

關於開發萬擔坪的事，我也徵求過鄧秀廷的意見。據他告訴我說：「何必自尋麻煩，舍近求遠？西康的木裏，不是一樣產金嗎？我和你去拜見一下黃喇嘛，再看看木裏土司，那就可立刻開採，而且高枕無憂，可以爲所欲爲了。」爲了引人入勝的黃金，我毫不考慮，就同鄧秀廷一起出發，帶同隨員多人，策馬向木裏區邁進了。經由西昌一直西上，八天半的時間，才安全到了黃喇嘛住的安覺寺。鄧秀廷那時的興緻很好，而我也心懷壯志，不感疲勞。老一代的黃喇嘛，早被劉文輝的軍隊殺死了，轉世的黃喇嘛，看樣子不上十歲，好在他有當家喇嘛負責。他承認，我可隨意開發。第二天，再去會見那木裏土司，更是順利的滿口支持，而毫無吝嗇之態，這自然也是看在鄧司令官的面子，才給我方便。

交涉辦妥以後，爲了試驗產量起見，我就選擇一個地區，派人用鋤頭，挖掘一塊三尺見方的大坑，在這三九二十七立方尺的土砂裏面，用水冲的古老方法，先把坭砂冲走，那賸餘下來的，就是紅光四射的粒粒黃金了；約莫估計一下，大約總有三十兩左右。據說，這成績還不算太好，運氣好時，同樣的面積，可能會有一百兩以上。談起來，許多人都不會相信，要不是我親自試驗過，也同樣會懷疑的！

在木裏住三天後，我辭別鄧秀廷，單獨同一些人，從北方直上，到稻城縣郊外的金廠，參觀去了；金廠在市區南郊八華里處，此間之所謂金廠，不過有三四千工人，在那裏用土法淘金而已，並無一點機械設備，更沒有一間廠房；嚴格的說，這只能稱爲淘金場所，而不能稱爲金廠。金廠整個區域，大概有三里寬，八里長的面積，要是再有人去開採，那就得要在附近

，從無任何不愉快的爭奪事件。

一塊巨型黃金　重二百幾十斤

金廠裏老板很多，七八十個以至三四百個工人的，都各自有其老板；無論大小老板，以及任何工人，都是參加過「哥老會」的弟兄們，他們絕對服從「大哥」命令，很講道義和信用。老板們起碼都是「大哥」，「大哥」與「大哥」之間，又推選一人爲臨時「總舵把子」，負責全金廠區的外交內政，令出如山，任何人不得反對。在那種邊區遼濶，天寒地凍的情勢下，也非要有堅強組織不可，否則各自爲政，勢難立腳生存。各單位，都有長短槍枝，這也是自衛的必需武器，必要時就得要爲保衛生命與黃金而戰鬪。

掘金的方法：是先把地面上的坭砂，用鏟拋進竹籮以後，再引用河溝裏的清水去冲。下面有一塊好像「洗衣板」那樣的木板，坭砂冲去，木板齒條裏的黃色物，就是所要爭取的目標了。

普通都是四五個人，爲一工作單位，他們每天的工作時間，不會超過六個小時，收工以後，分別的把收獲品，完全交給「大哥」放藏；工人們不致有竊藏黃金，以多報少的情形。但偶爾也有取巧的事情，其作風是這樣的：金廠規定，工人的食住，完全由老板供給，一點沒有薪水的，每逢初二、十六，這兩天當中，各人掘得的黃金，歸由各人私得，作爲是工資了。因有這樣的規定，許多人就動腦筋了。平日發現大塊黃金，就不動聲色暗裏掩藏，直到初二、十六，才公開的挖拔出來，作爲私人財產了。

其實，這都是大可不必的事，規規矩矩的兩日所得，至少也有十兩，每個月三千港幣的固定收入，總不算是太剝削了吧！但設身處境，有時也會使人見利忘義；在西康曾發生過一次轟動的埋金事件，那是由東俄洛金廠裏傳出來的，某天的下午四時光景，一組工人，發現了一大塊黃金，兩個人都不能轉動，他們一共是四個同伴，商妥就地暫藏以後，再經過七八天的詳細計劃，都拿不出處置辦法來，其後，還是等到初二，再行公開；那老板大哥，明知其中有詐，乃不動聲色的，用分化政策，個別盤問，這才把詳細眞象，查問出來，好在未予深究，每人還送十兩黃金，作爲慰勞，以後總還相安無事，各自辭工不幹了。那塊黃金，經用鋸條分開以後，共計爲老秤二百六十幾斤，眞是駭人聽聞！

（十三）

三郎

匈京生死門

九：科戈夫的任務是找到塔奇把他抓回匈牙利

白萍譯

他感到肩部在跳動着疼痛，但她的包紮技術是第一流的。他的手臂會僵直數天，但假如能夠注射一針盤尼西林的話，這條手臂將不會使他有太多的麻煩。

小汽艇在輕輕地移動着，隨着潮流，飄浮過去。

在她從木梯再爬下來時，看來有點羞澀，她冷得不斷地抖顫，他拿起一張毡子來，緊緊地包裹着她的身體，再把通到上面甲板上的鐵蓋關閉得緊緊的，小汽艇顛震的程度減低了，在隨着海潮流過去。

「對不起，」她道。她的美式英語差不多是最標準的，這是她接受訓練所得到的成績，「我事事俱不如意，今天更是運氣壞透了，我看到若干絕對使人無法相信的事情竟然相繼發生了，在紐約，在新澤西，在火車上……所有各處地方，都是如此，所見的情形，都和他們所告訴我的大不相同。」

「你是否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和戈科夫分手呢？」

她臉上是詫異的神色，道：「當然是因為艾達哪！」

「你是指被戈科夫殺死了的農莊中那名僱工麼？」

「沒有理由殺死他的……根本上就沒有這樣的理由。」她憤然地道：「那是殘暴的，沒有意義的行動。我……我在布達佩斯就已經認識艾達了。我們在唸書時是同學。我和他家中各人認識的。」

伍特默不作聲，他知道這是打破僵局的曙光——出乎意料之外，天上掉下來的難得機會，他極力抑制急速的心跳，冷靜地估計着，要盡力來利用這一個機會，扭轉迄今為止在不利狀態中捱打的全局。她像是迷途的徬徨的孩子，在毛毡中包捲着。不再是富有經驗的女人，更沒有危險，只是在迷失，徬徨和恐懼中的感到前途茫茫的孩子，正如刻下在飄流中的小汽艇，沒有動力，也沒有航線，更沒有目的地。

「你是否知道艾迪參加了匈牙利自由鬬士陣營？」伍特道。

「是的，我們知道他們，大部份知道，艾達本來是個好青年，他並不惡毒，他喜歡說笑話，常常大笑，直到去年十二月，他的父親被捕以後就不同了。我們非拘捕他的老頭子不可，他不肯改變，他很頑固，死命守舊……」伊洛娜停了一停，抬頭看看，她的眼睛中的震驚表情改變而為淡然的微笑，她交叉着雙手，「他們對人的改造是可怕的。我們都變成了機器人，說着空洞的沒有意義的術語。甚至經過今日這樣的慘痛經歷之後，我還是改變不過來。他們像煉鐵似的，不斷的向你敲擊，一直到你不由自主地覆述他們的毫無意義的口號為止。不過，今天他們殺死艾達，仍然是毫無意義的。一點道理也沒有。」她猛搖着頭，低眼看着腳下艙板。伍特看不到她的臉孔的表情。在她半轉過臉去時，深紅色的秀髮垂下來，掩蔽着半邊臉孔。她在極力忍耐着，極力制止自己哭出來，他很希望她盡量把心裏所有的秘密都說出來，但他知道在這時候絕對不適宜向她施行壓力，只能忍耐地聽她說下去，因為，她之能夠這樣的向他申訴心事，是只有兩人在汽艇上相處，並沒有第三者在場之故，跟着，她的第二句話，卻使他詫異了。

「我很肚餓。」她低語道。

「你今天沒有吃東西嗎？」

「自從吃早餐之後，一直到現在，沒有吃過任何東西。」

「你的衣服還被雨水淋得濕透了！」

她抖顫着道：「你的衣服也濕透了呢！」

他站起來，感覺到精神好得多了，也許是喝了湯姆的自釀酒之故，也許是她的包紮傷口技術特別優異之故。都沒有關係，精神漸佳，體力逐漸恢復，就可以了。

但她卻顯然的疲乏不堪，飢寒交迫呢！加以心緒如麻，徬徨無主，更是楚楚可憐！

前面有一個小小的貯放雜物的地方，伍特便閃身進入這小貯物室去，吩咐伊洛娜把身上的濕衣服脫下來，圍繞着毛毡以取暖。在貯物室中，他找到了幾罐濃湯，燃點了火水爐，煮熱濃湯。

五分鐘後，他回到艙內來，只見她把濕透的衣裙，絲襪，內衣褲等，都懸掛在繩上，她瑟縮地坐着披掩着毡子，臉上是羞澀的微笑。

「你很好，」她道：「這和他們告訴我的關於你的為人有很大的不同。」

「他們說我是什麼東西呢？九頭鳥似的怪物麼？」

「他們說你是資本主義的兇猛走狗，蠻暴的殺人工具。」

伍特大笑道：「你相信麼？」

「我相信他們告訴我的每一件事情，直到今天為止。」

「直到艾達被戈科夫殺死了為止麼？」

「是的，直到艾達被殺為止，他是一個好青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年，為了他的信仰而鬭爭，也許他的信仰是正確的，也說不定，我現在的頭腦太昏亂了，什麼是黑，什麼是白，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我也分辨不出來。總之，他們那方面失敗了，他逃亡。他既已放棄鬭爭，應該有在這兒平靜地活下去的權利。他在這兒對任何人都沒有損害到的哪！而我實在忘不了當年和他在學校中的同學生活……」

「你當年是否愛上了艾達呢？」

「不，不，事情並不是這樣的：我們只是朋友。」她的眼睛漸漸的睜大了，在回憶着：「今天早上，在戈科夫叫他下車時，他在橋下不斷的看着我，他記得我的。但他會認為我竟然讓戈科夫殺死他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直到最後看着我的神態是我畢生難忘的，我雖然也希望能夠予以遺忘，但印太深刻了。此後，他說了幾句話……他說我其實也死了。比死更壞，他詛咒我。而戈科夫大笑了……開槍殺死了他。」

她再抬起頭來，把毛氈拉得更緊一點，臉上是痛苦的表情。

「我相信你的。我們可以互相協助，我和你兩人互助。但你看來是滿臉病容，伍特先生。你受傷了。你的衣服已濕了呢！」

「好的。」伍特道。

跟着，他進入小貯物室中，脫衣，仔細聽着外面她的動作的聲音，但她毫無聲響，只有海潮推動着小汽艇，汩汩拍打船舷的聲音，偶然吹來一陣寒風，呼嘯迫人。他找到一條大毛巾，揩拭全身，把濕透了的衣服懸掛起來。並且找到另一張毛毡，包裹着身子，再到艙內來，只見她並沒有移動，默然地思索着，茫然地注視着。

「伊洛娜，我們這樣吧！你只答覆我的問題好，」伍特道：「這樣，我們較為容易談出一個結果來。」

「我很冷哪！」

「你喝下這盤熱湯吧！」

「我無法下咽。」

伍特坐下來，坐在她的身旁，問道，「戈科夫，左丹斯基和你三人是派來美國的一個小組，是麼？」

「是的。」

「美國派駐在奧地利的難民入境事務處中有人協助安排你們通過檢查這一關的，是麼？」

「我相信是如此，但是我並不知道詳細的情形。」

「鄧斯達米，那農莊主人，是你們的潛伏特工之一，是麼？」

「是的。」

「但你們並不知道艾達在鄧斯達米的農莊中幫傭。」

「我相信戈科夫知道的。但我一直並不知道……」

「好吧，」伍特迅速地道：「現在不要想及艾達的事情了。他的喪生使你恍然覺悟，那已經很夠了。你現在要幫助我們了，是麼？」

「是的。除此之外，我再沒有別的事情好做了。我不能再跟隨戈科夫，在看見過他的所作所為之後，我再也不能追隨他了。假如為了完成我們的使命，而有殺人的必要的話，那麼，我倒會了解的，因為那是無法避免的。」

「你們的使命究竟是什麼？」

她看着他，深深色的眼睛睜大了，「要殺你嘛！」

「還要殺誰呢？」

她抖顫了，悄然地，在苦苦思索着。伍特感到不耐煩了，但耐心地等候着。最後，她微微地嘆息着，搖頭道：「我感到自己似乎做錯了事情！」

「和我長談是錯誤的麼。」

「這是長期的訓練和養成的習慣，使我有這樣的觀念，」她又嘆息道：「我一生是為國家工作，絕對不知道任何其他事情。匈牙利的參加二次大戰以至蘇俄軍隊的佔領匈牙利，都是在我童年時發生的。但在我看見到布達佩斯市民起而反抗，暴動，戰鬭時，我更看到只有蘇俄坦克向布達佩斯工人和婦女開砲，蒙古軍隊屠殺，實施恐怖鎮壓時，才把反抗鎮壓下去……我看到了民族的仇恨，伍特先生……」她再停一停，吞咽一下。伍特看則她的臉龐上已恢復了人性，另有一個的美態，她的獻身工作和堅決的神態已消失了。現在，她是一個迷惘與驚駭的女郎，不曉得如何抉擇，只聽到她緩緩地道：「戈科夫來美國是為了殺你，但那只是次要的目標，他主要目標是謀殺或綁架塔奇博士。」

「塔奇？」伍特可不曾聽過這名字。

「他在美國擔任高深物理研究工作，他是很優秀的匈牙利科學家，在俄軍第一次佔領匈牙利時，他已經逃到美國來了，我們的消息是：他現在是在加利福尼亞州。我們所得到的情報是：他已解決了利用氫彈力量來作和平用途的問題，或者是這問題已經差不多可以解決了。俄國人也要知道這方面的消息。他們要從塔奇身上取得有關的科學情報。戈科夫的任務也就是找到塔奇，把他帶回匈牙利去，否則，就殺掉他，以制止他繼續為你們服務。」

「還有呢？」伍特問道。

她驟然地抬頭，臉上詫異的神色，道：「你眞聰明。」

「另一項任務是盡量派遣爆破小組，混在難民羣中，到美國來，是麼！」

「是的。」她點頭道。

「你知道這批爆破人員的名單麼？」

「只有戈科夫知道，他都記在腦海中。」

（未完）

萬人意見

祖宗血仇不可忘
台獨漢奸該槍斃

贛萍大兄：

久想請教以開懷悶，奈時間不許，不知何日能脫離時間的奴隸！

雖與 大兄不常見面，每讀大作，卻成一快。所謂文章之好，難得作者盡心為善，本着良心說實話。弟係兄之老讀者，讀大作「血淚斑斑」，由衷的感動，「遠託異國，昔人所悲」，今人何獨不然?!文章眞情已到家，充滿了藝術氣息，與讀者心聲發生共鳴，此係弟之讀後感。

近拜讀萬人傑先生關懷祖國主權「台獨」問題，所發有義意之宏論，今天的中國，無論其時代演變到什麼時代氣候，中國乃中國人之中國，是天經地義，不可改變的眞理。今日國府因困居台灣二十年，其政治氣候已日漸的起了變化。兼之台灣的文化基礎不深，又受日人統治數十年，故有出賣國家民族利益之漢奸一再出現。但是吾人不能不正視此問題，必須發揮民族至上的鞭僻入裏言論，以喚醒認識不清者早日自覺。國民政府以黨建國，而三民主義之思想，卻未產生社會文化生活的意識形態，誠感痛心也！

今之海外文化界言論，卻有莫名其妙的歪論，此乃文化之大害也。對於青年一代，卻發生作用，以文化為生意經，過去撈美元，今之則一批撈日元盧布之徒，誠國家之敗類也。在物質狂極端現實主義的社會，以金錢為至上，而身為知識分子，不知重視個人人格與國家民族之利益，良可嘆也！終必遭時間之淘汰，而無容身之地。明末之黃梨洲、顧炎武、朱順水皆為民族之靈魂，其愛國之良知，永垂歷史，照耀人間，今之一小撮可憐蟲的投機分子，何能成氣候。

今謹錄二月十九日大眾日報社論：

「二月十五日，由中央社發自基隆的電訊報導：一批著名日本教授，在日本文化協會的支持之下，打算在台灣北部的基隆市區設立一所規模宏大的大學。初步計劃經費為新台幣五十億元，這一批日本教授為實這一計劃，特組織來華考察團，並與我國教育當局協商設校事宜，該團團長就是由日本生活文化協會會長中島稔擔任。中島等多人，昨天(十四日)來基隆勘察建校的地點。他們對基隆市的環境，認為好適合。中島稔說：計劃設立的大學，內部特設四個學院，以理、工、農為主，並設原子反應爐。」云云。

另有人間世第三期「堵塞日本南進的陳倉暗道」，作者高棠幹。其文有云：「今之世界國際關係問題——歐洲之蘇聯，亞洲之日本。這兩個國家的民族文化思想，是人類世界之禍根，欲解除這個人類之魔，必須用國際組織把其民族之政治從文化上改造；次之國際公法審定，不准予該二國有軍事組織，方能達成世界和平之道，人類幸福之願望。」吾國有今日赤潮之禍患，追其根源，乃由日本鬼子侵略吾國於前，而發生俄患之大禍於後。大兄今有筆權在握，請多費心血，控訴我們民族的血仇。這並非是復仇主義，而是痛定思痛，不應當善忘。今之親日而搞「台獨」者，眞該槍斃有餘也。容後續陳！謹頌

撰祺

後學王千里叩上三月廿六日

加價要是合理
不該盲目反對

萬人傑先生：我想眞眞愛護香港市民，除非他不讀「萬人雜誌」，倘每次對「萬人雜誌」有興趣的話，一定對萬先生偉大人格有認識。

現在本港大人物對九巴加價，如黃夢花，葉錫恩之流，已有意見發表，茲讀某報社論「九巴加價影响可怕」一篇，實不敢贊同，盼貴社來一次平心而論。

謝相生啓

（編者覆：九巴專利稅免了，相信可以不加價。）

真金不怕洪爐火
他人誤解又何傷

本刊答覆王誠與李某
說明我們的作風願望
希望是朋友不是敵人
如所言屬實謹致歉意

王誠暨執筆人李×先生：

接讀你倆那封長達八頁，內容火爆的來信，並且捧讀再三，思考再四，本欲將來信公開，因內中涉及廣泛，擬請有關人士，轉交唐先生請教求證。希望你所說的都是事實，則我們是朋友，不是敵人，縱有誤會或處置欠當之處，亦祈見諒，並致歉意。

不過，我們只從事維護正統文化反共工作，既不做特務，也不搞任何政治組織或政治活動。因為我們寄人籬下，就得尊重香港政府的法律，港府是「不歡迎」特務活動或政治組織的。此外，我們自問不是做特務搞政治的材料，正如你所說，這兩種「玩意」，都是不擇手段，好走曲線的。

老萬、老張同是直道而行的性格，明來明去的作風，筆戰槍戰是我倆所長、上刀山下油鍋亦可不懼，要說到搞陰謀、玩手段、兜圈子、耍人家，自問不是這一皮。如果老萬、老張不自量，也去做特務、搞政治組織，只有被人玩弄利用的份兒。我們都有自知之明，故不欲玩火自焚。有生之日，就是憑着這一枝筆，最好還有一枝槍，在維護國家民族的利益上，在反共復土的大業中，盡其在我，戰鬭到底！不計個人利害，一往直前！

故此，我們不利用他人，也不欲被他人利用。如你所說，你們要搞「曲線鬭爭」，請另闢途徑，不要利用萬人雜誌搞。我們只以文會友，忠心對事，誠懇待人，除為萬人讀者說話之外，既無求於權貴，也無任何特殊使命。老萬、老張，能做到萬人喉舌，於願已足。

最後，我們要說明的是，無論採取什麼方式的反共鬭爭，硬繃繃的好，軟綿綿的也好；直道而行的好，迂迴曲折的也好，萬變不離宗，中華民國與締造中華民國的孫中山先生，是不容侮辱的。如果有人侮及中華民國與孫先生，我們便要認眞對付！這與無傷大雅的戲言，可不計較，有人出口辱及我們的先人，決不能容忍是同一道理。

老萬、老張都是不怕惡、不欺善，吃軟不吃硬的。人家打我一棍，我們必回敬兩棍；人家敬我們一尺，我們必回敬一丈。你未做絕我們，我們也不會做絕你。迄至目前為止，我們並未將信箱的事，驚動官府。但要正告我們的「朋友與敵人」，勿再作利用本刊從事政治活動之想。

我們只搞明的「陽謀」，不搞唔的「陰謀」。

萬人傑、張贛萍仝啓
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奇文共賞 林彪九大報告剖幾個麻雀解

這篇「奇文」居然錯落「反動流氓」「萬人渣」手上，共之同好，大家欣賞！

萬先生：

我是個形左實右的工人，有天和工友們一起閱讀林彪的「九大」報告，使大家嘩然，跟着討論下去，涉及的範圍更廣，大家爭相揭露共它書籍的錯誤，似揭瘡疤。後來大家商議決定寫信問新晚報，但不見答覆。我偷抄了一份，現在寄給萬先生看看左仔們的哀鳴！

不署名上（三月十九日）

楊先生：

你在新晚報服務站不時為讀者解答疑難，我們認為很合於馬列思想原則，令人佩服。現在有個相同性質的問題，要先生為我們解答，請勿拒絕。其問題關於林彪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一書中的一語句。我們覺得奇怪，也想不出理由，所以煩先生為我們指點迷津。此書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其文中耐人尋味的語句見其書第二十七頁（面）第十行。

原文：

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親自做調查研究工作，解剖一個到幾個麻雀，不斷總結經驗。

為什麼偉大的毛主席思想祇能教導「解剖一個到幾個麻雀」，而且「不斷總結經驗」？那麼，偉大的思想體系，受到嚴重挑戰了，其居心何在呢？

這個嚴重的挑戰不可能說為「手民」之誤而推諉責任。因為，根據馬列思想原則：思想決定行動。所以幹革命事業者，必須首先要搞通思想。其次，若此偉大的報告，在排印及發行前，必須經過校對等手續，這就是革命警惕性。然而，都沒有察覺而致謬種留存，給人把柄。假如，錯落反動流氓萬人渣之手，則又成為「奇文共賞」的資料了。雖然，我們視流氓如蜉蝣撼大樹，然而革命高度的警覺性不能沒有的。然而，這種高度警覺性竟然鬆懈了，由此推知，我們在港的文化工作者的思想中是什麼了。我們可以說，或可以給人的印象說：我們的文化工作者；他們腦中有革命性嗎？不！祇有麻雀、麻雀而已。久而久之，麻雀、醇酒、美人，結為拜把弟兄，靈慾合一了。

以此責難，似為太過，令人難堪，其實不然，我們能舉出更多的證據，來證明已被腐蝕而生的影響，就拿其它書籍來說罷，（在本港印刷的）如段落的變更其位置，如表示主體詞的改為客體，而客體詞的又故意改為主體。這還成什麼樣子呢！為什麼會出此怪現象？這就是被腐蝕而生的作用。

更進一步去了解，誰使段落變更其位置？誰使主客掉（調）換？其目的又是為了什麼？

以我們理解所得，就是反動分子滲入了我們陣營，進行內部破壞活動；反動分子也運用了我們的重要原則——堡壘從內部攻破的理論了。因此，段落的移動，就可以使文義由正而反，無異為反動派印書；主客詞換位，則把馬列的辯證唯物論掉（調）轉過來，這猶馬克思將黑格爾的唯心論掉（調）轉一樣。

好了，其它不多說了，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先生能把這個嚴重問題向各方面反映，糾正這個錯誤。如先生認為麻煩的話，我們則向其它有關方面反映。……

同時，我們之所以對先生有此信心，且認為先生能夠負起這個責任。這點，就我們來說，則由於我們認為先生的思想正確，方有如此信心。

並祝

文安

一羣工友上（本月十六日）

袒護小巴井蛙之見 不加管制交通亂籠

萬人傑先生：

前期先生在「萬人雜誌」評述政府對小型巴士之規例及「小巴」應自我檢點一文，極爲恰當。小巴於路上橫衝直撞，忽停忽轉之「超級」駕駛術，相信凡日常駕車者，都曾領教過。稍對事物有公正觀察力之市民，雖未有親歷其境，領畧此中滋味，亦會有目共睹。報紙及電視新聞所報導之交通案件，出事者「小巴」佔過半。「小巴」祇佔全港車輛總數百份之四左右，行失事率佔過半，其不守交通則例之程度可知。現政府訂下嚴厲規則尚且如此，一旦放寬，其他駕車者無噍類矣！

今有「小塊文章」作者司明，竟謂從未見「小巴」有不守規則及危險駕駛之舉動，又謂「小巴」並非坦克車，無理由會不顧及自身安全者。言下之意，「小巴」乃香港之最佳交通工具，「小巴」駕駛司機都守交通則例。寫信與他，批評「小巴」之「老讀者」，祇不過造謠生非。我眞替該「老讀者」不値，不過他應寫信來「萬人雜誌」發表，無謂寫與不分皂白、指鹿爲馬、無公正心腸之作者，自討沒趣。

當然，「小巴」司機非全無守法者，但被大部份不良份子壞行爲所遮蓋。不過，因司機不守規則，令車主受損失，似乎不甚公平。既然政府有此規例，我贊成「小巴」車主同業公會應訂下規則，租車時與「小巴」司機訂下合約，凡因犯規而致「小巴」被扣，司機應負該七日車租，如此一來，車主可免受損失。因車主無法控制司機不犯規者，更且可令「小巴」司機不敢胡來，對公共交通安全極有裨益。

「小塊文章」作者偏見之最大原因，乃憎惡巴士而對「小巴」發生好感，更因其本人從不駕車，乃一未嘗「小巴」司機「超級」駕車術之「井底蛙」，故其意見絕對不公平。舉例：當自己駕車尾隨一「小巴」之後，「小巴」司機若一發現有人欲搭車，不理後面尾隨之車輛，作突然停車，路上欲乘車之人會感覺十二分方便，招呼週到，因「小巴」停於其面前；但尾隨之駕車人已一身冷汗。此種情形，敢保證全港百份九十以上駕車人士都曾經此苦，此乃最常遇之情形，尚有甚多亂籠之不規則舉動，罄竹難書，「井底蛙」又從何而領畧？

本人贊成由交通事務處發信與全港有駕駛執照人士，詢問贊成應放寬或加緊管制「小巴」，便可得到一最公平之答案。

弟公平者上（三月十九日）

讀者要求再辦萬人文摘 對付小爬蟲的後台刊物 不怕賠本讀者樂意支持

萬先生大鑒：

不認中華不認宗的小爬蟲，經不起先生義正詞嚴的一擊，終於在文壇上露出非左亦非右的尾巴。

現形了！××與××那兩條「舐美托日」的爬蟲，尾巴露得很長；長得很粗，口口聲聲說培育文壇的接班人，鼓吹中華文化；但卻別具用心，口那一套，心卻另一套；暗地裏專向「反共」刊物投以冷箭。

最近，他倆合辦了一本「×××雜誌」，集香港非左非右的爬蟲，以醜垮「萬人雜誌」爲目的。

萬先生，你說過，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現在，他們既合辦了一本雜誌，來攻擊「萬人雜誌」，先生何不創辦一本「萬人文摘」以僞永的文章，來壓倒它的主力呢？

萬先生：勿怕賠本，勿怕各方的壓力，勿忘支持你的讀者，拿出創辦「萬人雜誌」的勇氣，請試一試。

梁秋豪上七〇年三月十五日

施放冷箭令人憤恨 反共讀者大起反感

萬人傑先生：

弟乃「萬人雜誌」長期讀者，對先生友共精神，五體投地。弟目睹耳聞國內同胞苦況，恨不得將所有共黨分子同情共黨分子碎屍萬段！然最不解者，雖共黨之暴政有目共睹，尚有如許蠢豬同情共黨。怪不得「老千黨」有一信念，就是「老襯」永遠不絕，同一手法亦永遠有人上當。

有一散文及「鹹小說」作者，弟疑其乃共黨同路人，未知先生亦有同感否。此人文筆第九流，知識不廣，思想淺薄，更常於××晚報作打擊台灣及同情共黨言論，即如批評「家在台北」及低貶「龍門客棧」「路客與刀客」；其實此人並

未看「路客與刀客」，祇閉門造車而作評語，故連片名亦弄錯為「路客與鏢客」，此種錯誤，曾數度出現於其文章及小說中；更下流地嘲該片為「路客與嫖客」。如曾觀看此片，絕不會弄錯片名，因在片內祇見刀客，祇聞刀客，絕無鏢客，故敢信其人祇想當然而亂作低貶之語。更有甚者，竟然借讚賞日片「天下無敵」，而謂港台電影應請日本明星拍戲，以國語配音，可謂荒唐之極！弟意此人應揪出予以痛擊，不讓其有機會施放暗箭。

弟梁抱仁上（三月十九日）

既要受美鈔日元津貼 又不想負上漢奸臭名 難矣！

萬人傑先生：

我是貴雜誌長期讀者，素仰貴雜誌為民喉舌，敢言之不敢言。近日打擊一小撮「台獨」小爬蟲，眞大快人心。×報背景如何，司馬昭之心，路人可見。近日經貴雜誌揭發，更加證據確鑿，不容抵賴。

今該報狗急跳牆，意圖移屍嫁禍，該報社評竟謂台灣有一小撮無聊政客想搞「台灣獨立運動」，把臭不可當的「台獨」罪名推向台灣，眞是含血噴人！其實誰都知道「台獨」運動閙得「震天價响」，是在日本、美國等地，在台灣未之聞也（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四年間，我在台讀書，知之甚詳），而「台獨」主角廖文毅，政府明令通緝，後廖氏向政府輸誠，聲明解散「台獨」組織。「台獨」運動，分明是受外人支撐的賣國運動，搞「台獨」運動者，分明是漢奸。今這一小撮人，既要受日、美津貼，又不欲負上漢奸臭名，難矣！鳴鼓而攻之可也！

鈴聲上（三月廿一日）

香港社會風氣日益敗壞 青年康樂活動白費心機

有心人希望當局正本清源

編輯先生：

暑假雖尚未來臨，但一些社會福利機構已開始着手計劃今年的青少年暑期活動。但不知這些活動策劃者及社會福利機構負責人員等，對存在本港戮害青少年兒童身心靈魂的活動，有什麼看法。本人忝屬社會工作者之一，但對於那些黃、黑、白、賭博等敗壞罪惡能堂而皇之大張旗鼓在幹其買賣勾當，眞是莫名其妙！許多時候我覺得我們所做的，簡直白費心機。

我們去到各新區探訪時，在梯口走廊見到字花狗馬隨時有交易，多少不拘，男女老幼，紛紛解囊；梯間道友，吞雲吐霧，白粉隨時可買。我們千辛萬苦替一個青少年找尋到正當工作，不久，稍一疏虞，男的又「回歸」以前舊朋友的圈子，買字花、賭狗馬、食白粉、上酒帘、樣樣做齊；女的跑去當「小姐」。一個剛戒毒，正替他慶幸重獲新生，不久又重蹈覆轍。雖然我們也有工作成功的例子，但眼看整個社會風氣環境，覺得得不償失。在街上黃色書報，裸體雜誌，個個報攤有售；酒帘小舞院色情架步隨街可見；狗經馬經由報紙電台電視開足馬力，鼓足幹勁，唯恐天下人不聞不見，試問一班青少年兒童誰能倖免？眞令人難以明白。當局一方面給青少年開辦康樂活動，同時卻容忍那些腐蝕青少年兒童身心的罪惡活動，毫無忌憚的向他們進攻。

我以為一期、二期甚至三期的暑期活動對青少年的影响還不能抵消他們化一角錢隨時隨地買一本肉帛相見的「報紙」或一元幾角買張鹹濕「雜誌」所得到的壞影响；老師教了一天書的影响力，不及電台報告一次即場派彩結果來得引誘、動聽。難道治安當局、社會署、教育司署、民政司署及各志願福利團體（特別是接受公益金的）對這些罪惡勾當不能拿出有效辦法來認眞對付制裁嗎？眞是天使與魔鬼齊飛；康樂共邪惡一色！

自私一點來說，我和我們的兒女將會離開此地，有眼睇。我們離開不是怕左仔作亂，如果怕，我們早在六七年便鬆人。我確信，牠們五年、十年，甚至一百年後也不可能將香港搞垮。但我們還有許多親戚朋友的兒女以及許許多多中華民族的兒女還要躭在此地，眼看他們在這個黃色、白粉、狗馬賭博充斥的香港地中生活養大，眞不禁為他們的身心靈魂受害而耿耿於懷。

非軟體的社會工作者二月廿七日

由大陸最近反貪污運動 說到廣東共幹貪污內幕

萬、張先生：

以下共幹貪污的資料，雖是明日黃花，但也可以找出共幹貪污的根源，及以往與現在共幹貪污的比較。

中共竊據大陸後第一次向幹部開刀的是「三反運動」，反得最厲害，間接直接害死了數以萬人計的是「反貪污」。儘管中共的宣傳把共產黨人形容如何的廉潔，但如果不是已有貪污的事實存在，又何必大張旗鼓實行「三反」？共產黨人也是人，決不是什麼特殊材料所造成，貪污不足稱異。可笑的是中共一方面說幹部不貪污，另方方面卻把刀子磨利反貪污。雖然那一次反貪污死了很多人，共幹並未因此有了戒心，也不會覺得害怕，依然在上下其手，拚命大刮一頓，共幹貪污，比資本主義的國家更厲害，而貪污的事實所以不會在大陸報紙揭露，人人都知道中

共一貫作風報喜不報憂，貪污是家醜，豈容見諸白紙黑字。

表面看來共幹貪污的手法似乎十分高明，因爲大陸裏面的人很少聽到貪污的消息；其實，共幹的貪污手法和做其他事一樣低能，糊塗，很少聽到的原因是吃了虧的老百姓不敢做聲。大家應該知道，有膽量貪污的共幹，決非派出所小幹部之輩，而是自信有點勢力可恃的特權人物，如果有人膽敢「投訴」，揭露，就要吃更大的虧。

共幹貪污的原因

或許有人會問：大陸物質奇缺，有錢也買不到東西，貪污有什麼好處？不錯，甚至買一棵靑菜也要排隊輪半天，按理得來的鈔票形同廢紙；共幹也明白，刮了大批「人民幣」，勿論存進銀行或收藏家裏，同樣是「有得睇冇得食」，因此想辦法把「人民幣」變換另一種更有用的東西——例如黃金、美鈔、港幣。雖然換了別人的通貨依然買不到東西，但共幹打的是長遠主意：「人民幣」只在大陸流通，而且誰也不敢保證它能支持多久時間，一旦有變，黃金外幣毫無損失。由此可見，共幹早就對自己的貨幣感到不可靠，也證明了共幹隨時在等待中共垮台，到時「人民幣」眞的變了廢紙，那就白刮一場了。

形成共幹貪污的最大原因就是他們一直對共產黨政權表示懷疑。很多共幹嘴巴叫得如何响亮，肚子裏卻另有打算：如不乘機刮一筆，到了垮台，就無法從容走人了。將來有事，溜到香港或逃到老遠的地方，生活才不成問題。共幹想掙多點錢，除了貪污，還有什麼辦法可想？比如一個科長級的幹部，月薪是六十六元（這個待遇算不錯了），支付約三十六元米票、肉票、布票，十二元房租，十八元兒女教育費，恰夠打發過去，很多時候不足應付，還要向別人借米票，年年月月沒有半分錢餘剩，除非甘心忍受那種半死不活的生活，否則只有貪污。

另一個原因是共幹紛紛自山地跑入城市之後，都抱着同樣的要求：老子打了十幾年游擊，苦捱夠了，今天是我們的天下，如不享受一番，才是蠢才！然而，他們的月薪決不會在開銷之下會有餘留，假使要享受，自然想到貪污了。在大陸似乎談不上享受，但某些有辦法的特權階級，依然可以大喝大吃（「文革」時紅衞兵刋物便不斷揭露大小頭頭生活腐化，享受豪華）。尤其是廣州的共幹，可以從香港弄進來大量洋貨，又可以從大量出口貨扣下一部份實行坐地分肥。其實，吃不飽只是屬於老百姓的事，高級共幹仍然有辦法朝魚晚肉，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他們能夠利用權力向「華僑服務社」購買只許外國人及港澳僑胞享用的「高級食用品」，也可以大量收購來歷不明的黑市貨物。

最大貪污機關「華僑服務社」

「華僑服務社」是最大的貪污機關，它本來是爲了「滿足外賓及港澳僑胞的需求」而設，只許持有外國護照及港澳身分證的人購物，但它事實上沒有帶給外賓及港澳僑胞什麼方便，因爲滿足的是共幹，反而外賓及港澳僑胞要去買一包「中華牌」香烟或一袋高級餅乾也常被服務員推說恰巧售罄了。共幹在這方面的貪污手法很簡單，朋比爲奸，互相利用：特權人物來買東西，一斤生油定價一元八角，但要付出二元五角，那多出的七角便屬於服務員，而服務員向上報銷的就是定價的數目。特權人物並不介意買東西要多付錢，反正錢也是貪污得來的。由於服務社貪污的收入相當大，特權人物爲了不能讓普通人享受，又爲了保守秘密，便早在一九五六年起以特殊的權力更換了另一批服務員，他們曾受過「訓練」：怎樣刮得更多而不會讓外人知道。就因有市府的頭頭包庇，服務社便肆無忌憚的拚命貪污，所有服務員都想趁機大撈一筆。到了一九五九年，因爲服務社「回」給包庇頭頭的「佣」分得欠妥，引起爭吵，終於自露其醜，傳上中南局，陶鑄曾下令停止了服務社服務半年。有人算過，三年中服務社至少貪污了二十萬元（人民幣），表面上這二十萬元是取自共幹口袋的錢，還不是掏自老百姓的口袋。

黃金外幣最吃香

上面說過，共幹把貪污得來的人民幣交換黃金外幣，或許有人又要問：在大陸怎會換得黃金外幣？不錯，看來是絕無可能買到的，但事實上共幹很有辦法買。先說黃金，幾年前香港金價是每両二百七十元，大陸的收購牌價是九十元，當然沒有人會拿到「人民銀行」去賣，但黑市價卻高達一百二十元，折算之下，一両黃金可賺三十元，於是很多香港客都要帶幾両回去，在深圳海關，唯一不受限制入境是黃金，登記的東西即如墨水筆之微，出境時也要帶同；只有黃金就是登記了不帶回也不追究，但不准帶出口（以黑市價賣出，自然不會有人帶出境），而且海關檢查員還常常叮囑旅客：「下次可以多帶，三二十両無也妨。」中共准許黃金入口，當然是一種爭取「增加國家基金」的計劃，如果人人都拿去「人民銀行」變賣

的話。可是，照牌變賣，還要賠本，帶回去的人的目的自然是求售於黑市了。

有一個時期，廣州到處都可以見到很古怪的「自由市場」：那是一家只擺有幾件舊衣、破鞋的店子，裏面卻公然以一百二十元收購黃金，這就是特權人物開設專係收購黃金的「架步」。這或許不能說是貪污，不過有理由說收購黃金的錢是貪污得來的。至於正式黃金貪污案便可說明其餘了：一九五五年有一個姓郭的香港客一時糊塗，在深圳海關把帶進去的二兩黃金登記（本來沒有人登記的，不會作走私論，帶回去才能夠以黑市賣出），姓郭的不想帶返香港，便拿去永漢路「人民銀行」變賣，銀行循例發還一張收條，準備作出境時證明之用（其實不用證明也不會有麻煩）。姓郭的在離穗前夕忽然被派出所帶去盤問，並且再詳細檢查他的身分證、回港證、介紹書、痘證、黃金收條也被檢查了，派出所赫然發現收條是僞造的，起先曾懷疑他所幹，後來他帶同公安局人員到永漢路「人民銀行」，經過認人，確信收條由銀行簽發；經過調查，眞相大白：銀行一部份職員和某些特權人物串謀僞造收購黃金收條，九十元一兩收購的並非歸銀行所有，而是轉進某些特權人物手中，職員獲得的報酬是每兩十五元。再經深入調查，全市「人民銀行」都有這個貪污現象。毋怪小小一個「市委」（？）吳有恒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抄家時居然搜出了黃金五十兩來了。

至於外幣，手法差不多一樣：有些外幣是在歷次運動中被搾取出來的，有些則是存有的人逐漸拿去兌換，統統存在銀行；特權人物與銀行高級幹部合謀造假結算單，外幣的存量一個月比一個月少，原因的就是落入特權人物的口袋。外人或者會不相信，銀行的外幣存量減少了，總行查賬時不會發覺嗎？不會的，那是由於廣州環境比較特殊：中共以政府名義向外國購貨，常經香港運入，付款由廣州「人民銀行」負責，付的當然不是「人民幣」（即使由香港左派銀行代付，也免不了這個手續）。於是，特權人物利用這一個手續，先把外幣折算「人民幣」，付款的單據是「人民幣」，結算則是外幣，在「人民幣」方面做點手腳，平衡了外幣的支付，有一部份外幣使落入某些高級共幹手中了。

公安局貪污成風

貪污之風吹得最厲害的是公安局。由於公安人員權力大，工作範圍寬，接觸的人多，造成了容易「搵錢」的方便。除了出賣通行證（我在八十期已有提及），較易刮龍的方法是通過房屋居住、租務糾紛去歛財。廣州市民常常有的麻煩是居住問題，沒有新蓋的屋子容納一天比一天多的人口，有人爲了想收一點租，想辦法趕走舊住客；有人找不到房子，到處胡來。因而各個派出所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人爲屋子大吵大鬧，吵到沒有結果，便由公安局出頭；其實公安局也沒有辦法，唯一想找到房子的方法是向調查的公安人員賄賂，只是公安人員竟一句：「我要你搬，你便要搬。」或：「不許趕走他，讓他住下來。」公安局的槍桿子就是法律，沒有人敢不從。有一回，下九路公安局一個姓白的公安人員受賄，趕走了一個住客，誰料那個住客不是善男信女，跑到市府去拉關係，一聲下令澈查，那公安人員承認前後一共受賄達八千元，並且供出了大部公安人員都貪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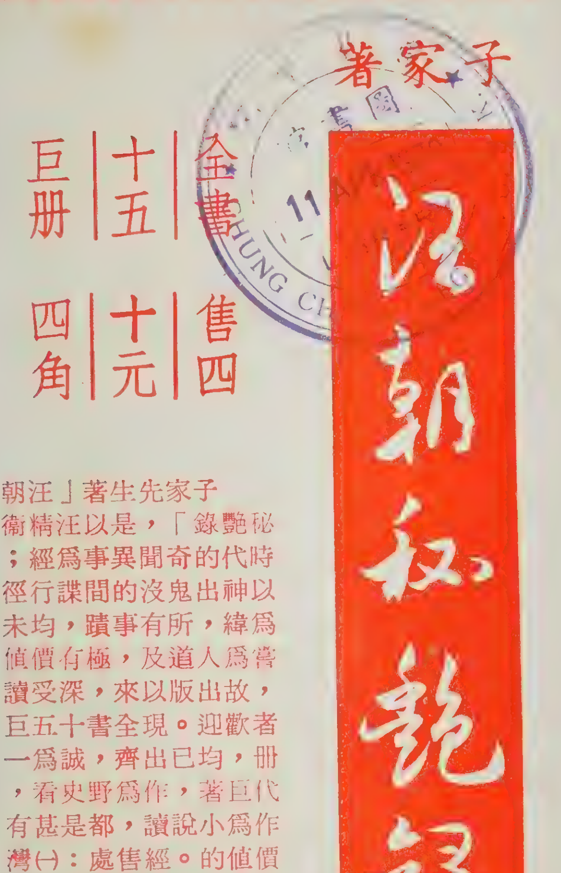
文化局也貪污

廣州市「文化局」局長華嘉曾在一次檢討會上承認：向每一個粵劇伶人扣除十分之一的薪金，作爲免除下鄉演出的報酬。因爲伶人都怕下鄉，那痛苦滋味實在不足爲外人道。後來，華嘉在同路人的斡旋之下，只作了一篇悔過書。顯然，省、市文化局的共幹貪污，不然則不會對華嘉如此寬容了。又一個例子：副局長梁若塵憑藉曾在香港「華商報」工作的緣因，要每一個認識的左翼人士「回國觀光」時在「公費消費報告單」上簽名承認用了實未用過的金額（此事在「文革」時才被紅衛兵揭露，他承認貪污了共達二萬五千元）。

從某些高級共幹的生活享受來看，他們的入息簡直無法負擔那些驚人的消費，因此很多人冷眼旁觀，早便看出他們貪污，當然不會有人敢去檢舉，即使證據確鑿，在那種社會制度之下，只許強權意氣風發，公理卻被踩在地下任由踐踏。

上面所說雖然是發生在「文革」之前，但已教人更加認清楚了共產黨人的眞面目；不管從那一方面看，中共說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如何如何的廉潔公正，不過如此而已！到了今日，儘管「毛澤東思想」叫得怎樣的響，然而，貪污卻與「永遠忠於毛主席」的口號永遠共存。

黃甄





張贛萍的小說以寫實著稱，「一夜之間」是他近年來的代表作。故事以一個虛榮心重的少女為主，她被人玩弄之後，也玩弄各式各樣的男人與女人於股掌之上。將香港社會的男女欲求，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各種花樣刻劃入微。在書中出現的人物，都是現社會中慣常見到的「紳士淑女」，但他們那種勾心鬪角的爭奪、損人利己的陰謀、不堪聞問的生活，卻是外人難以想像的。作者憑其豐富的生活體驗，銳敏的觀察能力，入微的心理分析，以細膩的筆觸，描劃這班男女的意識形態，無不入木三分。整個故事隨女主角在幾個一夜之間的變化而發展，處處出人意表；結局奇特，尤見功力。全長四十五萬字，一氣呵成，無懈可擊。現已出版，每冊定價六元。經售處：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思明新著 **副業** 經已出版

增加入息的新途徑可以使我們有較好的家庭生活，較好的假期旅行，改善自己或子女的教育與得到較多的積蓄；「副業」便是我們進入新境域的鑰匙。思明新著「副業」一書，教我們怎樣爭取較多收入，列具賺錢的十大條件，兼營生意的步驟，小經營的開展程序，多種的額外收入，怎樣借錢經營生意，以及無本生利的副業……值得我們找尋副業的參考。每冊定價二元四角。

發行所：(一)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二)灣仔芬域街三至七號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三)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思明其他致富叢書

	書名		定價
(一)	生財秘訣	港幣	五元正
(二)	白手興家的大富翁	港幣	二元五角
(三)	推銷術	港幣	三元五角
(四)	物業投資	港幣	五元正
(五)	用人與求職	港幣	二元六角
(六)	做生意	港幣	二元五角
(七)	郵售業	港幣	三元正
(八)	小本生意	港幣	二元五角

函購免收郵費，以示優待。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29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一二九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二九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十月十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電視—「你驚唔驚」

每日收看電視的香港的觀眾，少說也有一百萬人，談電視節目，幾無不感覺興趣。近來，本港四個電視台都着重編排與觀眾打成一片的節目，這是一個絕佳的做法，當然也使電視內容受到人們更大的注視。

在芸芸眾多的「實地播映」節目中，「聲寶之夜」可算得是無線電視唯一有機會給觀眾在鏡頭前表演音樂天才的節目；在性質上應該是一個有意義而趣味性必然很高的節目。大家都會感覺到，當觀眾們在螢光幕上看到一個歌聲悅耳的表演者，以觀眾身份在載歌載舞時，心中自然便會產生一種莫名的喜悅，或因此而自豪。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在觀眾的心目中，一個有水準的「天才表演觀眾」所受歡迎的程度更甚於一個職業歌星。就藝術觀點而言，「聲寶之夜」應可以對歌唱界有適量的鼓勵作用，而更重要的便是在廣大觀眾中發掘音樂人材，事實上，有一位在這節目的決賽中獲得冠軍的女觀眾，現已成為當紅的歌星。

一般的觀眾，對於當眾表演這一方面，大多都不很習慣，尤其是處身於十盞水銀燈和數架攝影機「密集對準」下的電視播映室中表演，心中難免有些緊張；但他們既然有勇氣參加，便當然也有充份的心理準備，所以大多的表演都是中中穩穩，沒有什麼笑話出現。問題祇是，差不多每一個出場觀眾在表演之後，都要忍受節目主持人的一番「似是而非」的說話。當一個表面很鎮定的觀眾高歌一曲後，在他所應得的燈數還未揭曉時，節目主持人照例地要同他在鏡頭前談談話，說說笑，本來這是頗有意思的；不知是否節目主持人對「上電視」這件事看得非常隆重，以致他時常在鏡頭前對觀眾說：「你驚唔驚呀？唔使驚喫！」「你未曾上過電視，好驚呀？」有時，他問「驚唔驚呀」之後，竟還直接說觀眾的手很凍，「面都青咗」等等，這簡直可以被認為是一種侮辱！尤其是一個本來已經心慌意亂的觀眾，被他這樣一說，心中是如何的難受呢。

相信那種「唱後談」是沒有惡意的。這個節目主持人對所有表演者的歌喉也委實絕對捧場。但是很不幸，問題也恰恰出自無原則的捧場！本來，觀眾對他在音樂方面的「在行」程度是無從獲知的，但他對表演觀眾的公式化的、隨口而說的評語，對這一點卻表露無遺。節目主持人給表演後的觀眾一些讚美，原是可以有調和氣氛的作用，對被稱讚的觀眾來說，更可以說是一件無價之寶。但是，其無論對什麼樣的表演，什麼樣的水準都祇會千篇一律地說：「很好，很好，非常之好！」就未免令人有些生厭。有時他還居然當起了評判似的，對表演者加上一大堆形容詞；他為什麼不利用這些時間來給真正的評判員有多些發表的機會？

再者，經你這樣的一說，對於評判員在評定結果的直覺上，有沒有一定的影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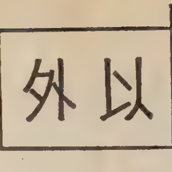
在節目之後，評判員都會很落力地對每一個參加者的成績加以批評一番；這對於參加的觀眾來說，該得益不少，因為他們可以從中知道自己的短處而加以改良，長處則加以發揚，而且更可以對他們有鼓勵的作用。在每一參加者表演之後，在電視機前收看的廣大觀眾，大多數都會對表演者下了客觀的評價，當評判員發表的意見與其相同時，心中自然便有一種共鳴的感覺，對這節目的喜愛也更深。但是有一位評判先生在批評的時候，時常加上一大堆的音樂術語，什麼音啦，什麼調啦，什麼指法啦，這個那個的，簡直把每一個觀眾都當作是音樂家甚或是他的學生，時常把觀眾弄到一頭霧水。評判歌曲或其他樂器表演的真正意義，並不祇是使到唱歌的或玩樂器的明白，更絕對不能把它看成是一個「表演有料」的機會；切不要忘記，百萬的電視觀眾，並非個個「專家」，他們只想欣賞音樂的自然美，不需要「說教」。

一般來說，「聲寶之夜」表演觀眾的平均水準，也可以說得上是中上，雖然有時也有一些比較庸劣的表演，但對於多數未受訓練的觀眾來說，也不能十分苛求。在初賽時，每一表演觀眾的成績，都祇是由得燈的多少表示，而全部的燈數祇得四個，換言之，即觀眾的表演程度，在這節目中最多祇能分為四級。但，實際上，觀眾的表演程度何止十級？就是因為這樣，在比較方面，很多時便會有「好劣同燈」的情形出現，使到這節目的公平問題有所影響。這個節目根本就是比賽性質的，但由於比賽的項目完全沒有限制，以至參加比賽的表演有時可以包羅萬有，對於那些完全沒有關係的表演，要在決賽中評定名次，簡直是不可能的。在不久前的一個初賽節目中，就有一個出色的魔術表演，結果祇得三個燈，若是他真的得到四個燈的話，人們就會奇怪他怎樣與同期入圍的唱歌的、彈琴的、跳舞的「決賽」。雙冠軍或雙亞軍等或許可以說是解決的辦法，但是無論如何，也失去了一個明確的中心，或更使人有一種雜亂的感覺。既然事實已顯示出參加的觀眾多數是唱歌的，而近來香港的「唱風」又這樣盛行，為什麼不索性把它改為一個純是歌唱比賽的節目呢？

再者，由於參加的觀眾踴躍，很多觀眾就曾經在螢光幕上訴苦，說要等足一年多才輪到，這無疑是充份顯示出節目的受歡迎程度，但也更表示了觀眾因「等得不耐煩」而產生反感的可能性！

在這樣的情勢下，給這個那末受歡迎，那末適時的節目加時，可以說是無線電視台的一個佳音。



新聞  以外

美國佬死心不息培植新漢奸
蔡文治餘孽妄圖復甦

萬人傑

美國佬卵翼下的新漢奸集團，其中有些是蔡文治的餘孽。這些人和蔡文治一樣，目的在美鈔。蔡當年在港活動因分贓不勻演出全武行而出境，這些人的活動，是否會步蔡的後塵，且聽下回分解。不過，他們致力搞學生運動，危及香港治安，我們必須認眞對付！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經本刊連期揭發，新漢奸集團在香港活動情形，及他們主幹分子，已無所遁形。他們的頭頭馬仔，全部震驚。存在他們心頭的疑問是：「何以萬人傑知道咁多嘢？」是的，老萬鎮日坐在寫字枱上爬格子，並無出外活動，爲什麼對新漢奸集團的內幕，瞭如指掌？這確令他們感到迷惑。

六七年五月暴動期間，老萬爲文打擊港共，對左派作亂陰謀，也深入了解；左仔可能亦和新漢奸集團頭頭一樣，覺得莫名其妙，何以老萬對他們的行動能瞭如指掌。

其實，「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做任何見不得光的事，自己以爲很秘密，但仍逃不過社會人士耳目的。「萬人雜誌」不是老萬個人的，是屬於所有讀者的。我們的讀者中，包括各階層的人，新漢奸不法活動，逃過老萬耳目容易，要逃過「萬人雜誌」所有讀者耳目就難了。我們的讀者不但是「讀者」，還經常提供我們許多可貴的資料。從一百多期「萬人雜誌」的「萬人意見」中可見一二。新漢奸集團儘管如何掩蔽，如何秘密，也逃不過我們讀者羣的耳目。

要解答他們「何以萬人傑知道咁多嘢」的疑問很容易，「因爲萬人傑有各方各面的讀者幫忙，做他的義務訪員」。

老萬不怕「對付」

爲了老萬知得太多，新漢奸集團頭頭小卒，對老萬都恨得牙癢癢，不斷研討對策，打算用任何可行方法對付老萬。我不曉得所謂「任何可行方法」是否包括做瓜老萬？即使如此，老萬也不會退縮；我的膽子從六七年鍛練來的，電油、土製菠蘿、恐嚇信、子彈……什麼都沒怕過，自然不會怕這一班躲着不敢露面的新漢奸大小爬蟲。何況，老萬已不再是孤軍作戰，除讀者們給我精神上及實質上的支持外，其他的報刊，對這問題也開始注意，雖然他們對新漢奸集團的陰謀還不大弄得淸楚，老萬決心繼續揭發內幕，社會人士目前雖不盡瞭解，慢慢一定可以看出他們的眞面目。這班出賣國家民族的新漢奸，必然爲國人唾棄；他們的活動，也不會發生作用。

同時，老萬會促請當局注意，新漢集團致力的學生活動，歷次在各大專搞事雖搞不起來，什麼靜坐示威，都不過小貓三隻四隻。每次他們搞事，老萬都先揭發出來，學生們明白這些活動太無聊，小爬蟲們原本以爲可以大規模搞搞的，最後卻洩了氣。這些活動如果搞成功，足以影響香港治安；有了一九六七年五月風暴的經驗，當局不會輕易讓它搞起來，因此之故，他們的活動，香港政府不會歡迎。老萬一旦將他們的活動揭發出來，搞手們將成爲香港不歡迎的人物。

在港搞事不受歡迎

說到香港不歡迎的人物，老萬想起十多二十年前第三勢力頭頭蔡文治在香港的往事。

提到蔡文治，年青讀者可能不知道，四十左右的中坑不會忘記，他是美國佬要在國、共之外培養第三勢力的頭頭。儘管美國佬在他們身上花了許多美鈔，可惜他們本身不成器，而國人對依靠外力培養的勢力也不歡迎，因此他們這個第三勢力集團，在短短三年間便告烟消雲散。

就老萬記憶所及，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國共和談破裂後，美國國務院發表了對華白皮書，其中有「……召號中國許多民主的個人主義者組織派別……終將『再度勝利』……」之句，一些不容於中共，又不滿於國府的人士，受到鼓勵，企圖在國、共外建立新「勢力」，所以自成派系，三個人可以來個「同盟」，四個人又來個「陣線」，大陸變色後，這運動在海外如雨後春筍，香港彈丸之地，成爲這運動的發源地。

在這羣搞搞震的人當中，搞得比較有聲有色，且落實地得到「美援」的，只有蔡文治。他打起「第三勢力」軍事領袖的招牌，在海外招兵買馬，美國人花了幾十萬美元支持他在港招攬部分流亡軍人與青年，到海外受訓，組織成軍。

蔡文治其人其事

蔡文治此人來歷如何？

他曾經在美國陸軍參謀大學唸過書，國共和談時，擔任馬歇爾主持下的「軍調部」副參謀長。和談破裂，馬歇爾回美後，他擔任國防部第三廳廳長職務，由於業務上關係，須與當時派駐南京的「美國軍事代表團」經常聯繫，該團副團長齊南中將，正是以前陸軍參謀大學的教官，由於這公私關係，蔡文治、齊南二人來往甚密。

一九四九年，由參謀總長顧祝同主持的國防軍事會議，在上海新亞酒樓舉行。湯恩伯力主將兵力集中京滬決戰；蔡文治認為大勢已去，民心士氣動搖，反對湯的作戰計劃，主張保存實力，退守台灣及西南，再待機反攻。當時湯、蔡爭吵甚烈，後來由最高當局決定採納湯恩伯的計劃，蔡文治一怒掛冠，從上海跑到香港。

那時他帶了姨太太，寄住在尖沙咀余漢謀的公館，生活雖不成問題，精神卻感苦悶。湯恩伯的京滬保衛戰失敗，大陸沉淪，剛好美國國務院發表對華「白皮書」，他就把和湯爭持的經過，遍告馬歇爾、齊南及在陸軍參謀大學認識的美國朝野人士，大告其「洋狀」，更顯示他「高瞻遠矚」，還暗暗以白皮書中所預言「中國未來眞正領袖」自居，藉此機會取得美國佬支持。

「心理作戰部」成立，齊南任要職，工作人員中又不少是蔡的舊同學，於是蔡函電紛投，作毛遂自荐，得齊南保荐，在「心理作戰部」工作。

買空賣空兩項計劃

他曾擬好一項計劃，請求美國「心理作戰部」支持他在海外招收大批流亡軍人及青年學生到美國賓義州接受軍事訓練，並建議以他招來的人員，作為訓練韓國戰俘的幹部，等到大戰爆發，便以此為基幹，將戰俘編成軍隊，歸他統率，打回大陸。

接着的第二個計劃是：「他已跟大陸十五個游擊隊取得密切聯絡，這些游擊隊的成員，多是揭竿而起的農民羣眾自動自發的組合，他們是堅決反共的，他們是不滿台灣國民政府的。他現在能夠通知大陸各游擊隊，使其幹部化裝潛到香港集中，分批赴美，輪流訓練，然後再空投回大陸基地工作。」

這些「買空賣空」的計劃，在「互惠」的條件下，跟那些從中揩油的美國佬談好，這項計劃竟獲批准；而蔡文治便正式負起了「中國大陸游擊幹部學校」的校長職位。

二十年前一幕醜劇

一九五〇年秋，當「心理作戰部」開始工作之後，蔡文治由香港到東京，他沒有動身前，便得到一部份「美援」作開辦經費。他拿這筆錢在香港、日本、東南亞之間，大做其橡膠生意。錢雖然賺了不少，卻為了分贓不勻，內部發生衝突，在九龍蔡公館裏表演一幕「全武行」，未到大陸打游擊，自己人先就打起來了。

自從這次打架事件發生，他們的活動也就被揭發，蔡文治被香港政府政治部抓去，後來以一萬元保釋出外，限期離港；他是在這樣的情形下離開香港到東京去的。

蔡到東京後，跟「心理作戰部」駐盟總的負責人接洽，把他招攬的海外流亡軍人，選其年富力强的送去美國賓義州接受情報、通訊、爆破、狙擊等技術訓練。

關於訓練地點，以前許多人說是在冲繩島，據說其實是在美國賓義州的賓義堡，美國人特別要蔡文治嚴守秘密，冲繩島可能是故意放出的空氣。在賓義堡接受訓練的，除蔡文治這一單位外，還有其他鐵幕國家的人。

重提舊事三個原因

老萬提到蔡文治搞第三勢力的往事，用意有下列三項：

(一)雖然已事隔十七年，且經過蔡文治的失敗，美國政府仍堅持「白皮書」的錯誤觀點，不肯負起喪失中國大陸的責任，諉過國府「無能」，仍不放棄推倒國府的陰謀。

(二)在香港搞政治活動，定不能為香港政府所容忍，猛如「中國未來眞正領袖」的蔡文治，也終要「限期離境」；大小爬蟲再搞得露骨，自然也不會得到「特別優待」。

(三)現在的「新左派」集團，和當日蔡文治領導的「第三勢力」即使不能說是「一脉相承」，至少也可說蔡文治陰魂未散。他們的目的並不是為國為民，無非要向美國佬揩點油水，將來會會再有如蔡公館中那樣因分贓不勻而演出的全武行，很難說了。

以老萬所知，在新漢奸集團中，至少有兩名頭頭是蔡文治馬仔，曾經和蔡文治同撈同煲，現在在這小集團中，是主要角色之一。

美國佬豢養的大小爬蟲

老萬有理由相信，這新漢奸集團由美國佬「賜皮」的。小集團的領導階層很大部分是任職美國機構的，這種活動像是美國機構的主要業務之一。除非他們的活動被揭露，否則仍然在美國機構中擔任「正常」工作。

和許多過去搞政治的人一樣，他們在香港的活動不過宣傳作用，新漢奸集團目的在對台灣，因此他們的活動主力也指向台灣。當然，在台灣的活動不能像在香港放肆，除了不易爭取羣眾；也不易滲入。在香港，他們遭遇的困難只是同胞的鄙視，大家看得出，他們這一夥連蔡文治也不如，蔡文治尚且因分贓不勻打架而出境，這些人恐怕不久也會演出比蔡文治更丟人的醜劇。

老萬不明白這二十年來美國佬為什麼一直不放鬆，硬想把國民政府搞垮，寧願培養這些見錢開眼的爬蟲。要是有一天由這些人當政，局面會比現在好嗎？要是蔡公館的一幕搬到總統府上演，是否比現在更「自由」、更民主呢？

反共復國力量是不容分散，這些新漢奸集團的大小爬蟲，有損國本，無裨大業，老萬在此所以盡力喚醒國人認眞對付，是感於他們只知有美，不知有中。我們中國只能做美國的朋友；不願做美國的馬仔。我們的自主權不容侵犯。妄圖假借美國佬搞新勢力，實難容於國人。

「四舊」橫行大陸

魯遁

二十世紀最荒謬的事情，是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它的荒謬與自我諷刺，從最近大陸農村的若干現象表現出來。

文革原是從「破四舊、立四新」開始的。用他們的咒語來說，要大破舊思想舊習慣，要大立毛澤東思想。這場「文化大革命」，早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全國山河一片紅」時，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去年四月召開「九大」時基本上已告結束。從這來推想，大陸同胞的舊思想、舊習慣必然已經澈底剷除了，即使口服心不服，也不敢表現出來了。殊不知比文革以前更厲害了。

利用宗族關係反共

三月份中共「紅旗」雜誌，刊登了兩篇有趣的文章，一篇是「打擊封建宗族殘餘勢力」，另一篇「買賣婚姻的妖風要再掃一掃」。這兩篇文字透露大陸農村，正流行左列現象。

1.宗族想思抬頭，大唱：「同始共族一家人」，「是親總有三分向，姑舅親、輩輩親，打斷骨頭連着筋」的口號。2.發生宗族械鬪，文章說：「實踐證明，哪裏宗族糾紛鬧得厲害，那是必定有一小撮階級敵人在搗鬼。不把一小撮階級敵人揪出來，宗族糾紛就解決不了。」又：「在解決宗族糾紛中，廣泛發動羣眾，尋根究底，把那些利用宗族關係作掩護進行反革命活動，挑動宗教械鬪危害人民生命財產的傢伙揭露出來……」。3.「他們在封建宗族關係的掩護下，大搞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妄圖瓦解社會主義經濟；他們利用封建宗族關係，竭力腐蝕和拉攏農村基層幹部，採取拉出去、打進來的辦法，在農村基層領導班子中物色自己的代理人，和我們爭奪農村基層領導權。」

從宗族思想的復活與盛行看來，中共基層組織經文革的摧毀，迄今仍未恢復元氣。以橫的階級觀念，打破縱的血統關係本是中共竊據大陸以來，一貫的政策。宗族的關係和活動，早被禁絕，尤其自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實行以來，宗族關係已被踏得粉碎，想不到在以「破四舊」爲目標的文革之後，反而抬頭。這大概是由於原來的基層幹部，多被造反下台，這些人都是當權派以階級路線挑選的貧雇農家庭出身的分子，他們歷經政治風浪，飽有經驗，本是中共政權忠實的看門狗，因文革而下台，而造他們反的羣眾，則多是過去受他們壓迫的一般農民。據此而言文革後新建的基層幹部，可能有反共傾向，及縱容反共的傾向。否則不會放鬆控制，使宗族關係復活和泛濫。

從宗族械鬪的發生情況看來，中共的基層已完全痳痺，農民完全恢復了家族的觀念和關係。家族關係一經恢復，中共的階級觀念，階級統治等那套極權系統必已完全瓦解，這是毛澤東搞文革自食其果。

由於文革後的基層幹部，脫開共黨路線，縱容宗族關係，因此也就與宗族利益結合，放寬族人的經濟活動，以致發生「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情況。所謂「投機倒把」不過是農民在集市貿易做點生意；貪污盜竊，可能是個人行爲，也可能是將公社的資財，來增加族人的福利。

以獸道治人的悲劇

在第二篇文章中則透露了左列的有趣現象。

1.指責農村普遍出現「買賣婚姻」的現象。它說是「買賣婚姻」顯然是惡意的曲解，實際上只是傳統的婚姻禮俗。例如所指列的事實：a、「拜堂祭祖」，b「宴請宗親」，c用「聘金」、「聘禮」，d、「算命擇配」，「選吉日良辰過門」等。這些事皆與買賣婚姻搭不上邊，是共黨故意瞎說。

豬狗的婚姻，沒有任何的禮制文飾，不擇時間，不擇地點，不納采，不舉行儀式，不請客，當然也不擇吉過門。人是文明的動物，高等動物，所以男女結合不能如豬公豬姆的交配。必須有禮儀文飾，然後才稱得上是文明動物。竟被共黨指爲買賣婚姻！因爲他的信奉唯物教，要把人的文明，返回獸的關係，所以才有這種謬論。實不足怪也。

本來傳統的婚姻禮俗，經中共二十年的摧殘禁制，已經差不多被消滅了。在文革以前大陸同胞結婚，多半是茶會招待親友，沒有任何文飾禮儀了，現在經文革之後反倒復起古來，耐人尋味。「紅旗」的文章說，「早已被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粉碎了的買賣婚姻又在少數農村出現，就是階級敵人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種反撲」。什麼反撲？胡說八道。人總是愛慕文明，希望與禽獸有別而已。中共以禽獸之道治人，哀哉。

2.文章說：「在這種買賣婚姻的妖霧遮掩下，早已被抛進了歷史垃圾堆的一小撮社會渣滓和封建餘孽，什麼族長房頭呀，媒婆呀，算命的呀，風水先生呀之類，又從陰溝裏爬了出來。」

本來像算命推卦、看相、問卜、看風水等這一套東西，雖說是迷信，也是人生的一種藝術。找一個相士看看相，與看一場電影，同樣是一種娛樂。這種事固不必提倡，但是也無須厚非，甚至惡毒的扣上封建餘孽的帽，大張旗鼓而攻之。

一片山林，其中有高聳的樹木，也有野草閑花；一個社會也應如此。高山流水間有寺院、湖濱荒村有高人，市井之中有醫卜星相，使社會增添彩色和調劑，何必將之趕盡殺絕？信奉蜂蟻哲學的共產黨人僅知道勞動和吃飯，怎能明白這些道理。

文章又攻擊，宗族思想鼓勵人爲結婚而賺錢，宴請宗親，「抹殺階級界限，叫人們認宗親，不分敵我，讓貧下中農和地、富、反、壞，牛鬼蛇神共席。」從這個話可知，大陸連請客的自由也沒有，一經被中共指爲「地、富、反、右、壞」的人，連被請客的資格也沒有。孔子說「苛政猛於虎」，對中共說，是苛政毒於蛇。

左·右·中立·偏左

縉山

國人傳統觀念，對「左」一向沒好感。例如旁門左道，言非正道也；被貶左遷，言降級也。但自抗戰前，忽然「左」字抬頭，至今猶掙扎未已。什麼「左翼」、「左傾」、「左派」，不僅時在報章出現，而且也時掛在口邊。至前年港九毛幫作亂，「左仔」一名詞，婦孺也都知了。共產黨尚紅，誰都知道這是來自他們蘇聯祖家，而左字則不然，實來自法國大革命時的雅各賓黨。因當時國會議席，保守派多坐在右方，過激派多坐在左方，這派主要分子卽雅各賓黨。他們主張恐怖、殺戮政策，處死法皇路易十六夫婦及大文豪羅蘭夫人，就是這一派幹的「好事」。大丈夫應該頂天立地，但三十年前一般青年卻以「左傾」爲榮，以爲「前進」，殊不知「左傾」乃沉淪之謂，沉淪自己，也沉淪了大陸。

當毛澤東實行「陽謀」時，一時大陸知識分子連共產黨人在內，一齊提出反對中共政策、設施，幾乎壓根把它拔起。老毛見事不妙，揭開假面具，一聲號令，實行「反右」，有的槍殺，有的囚禁，最低也給扣一「右派」帽子，永不能翻身。如此說來，右派不是做的很對嗎？可以說是「正動」，也可說是革命。

事實上，右派並非如共產黨所詛咒那麼壞，只是主張溫和的改良主義。它對轉移政權反對暴動流血，而主張投票選舉。今日西歐、北歐、北美各民主國家便都是右派作風。中國清末新黨，國民黨也是右派；后黨，是反動派，義和團則是左派。共產黨罵法西斯主義、帝國主義，實則共產黨就是和以上兩者同類，因爲同主張極權，同尚侵略。不僅如是，毛澤東且是反動之尤者，如自比「紅太陽」，建毛陵，令人民早晚呼「萬歲，萬萬歲」，「萬壽無疆」，一腦子帝王思想，非反動派而何？

「中」字在中庸一書中說得十分明白，本來是「不偏不倚」之謂，這種思想本是崇高的，但今日所謂「中立」則不然，變成騎牆派，看準風勢而搖擺，也是奶媽主義，誰給奶吃便呼誰做娘，同樣，誰給錢也呼誰做爺爺。在國際上最顯著的例子是埃及和印度，一方接受蘇聯的軍火，一方又歡迎美國的經援。至於個人，那太多了，有一港大畢業生，他說：「我反對英帝國主義，所以不肯在港政府服務。我對國共雙方都反對，因爲共產黨殘暴，國民黨無能，所以我成爲中立主義者。」我問：「今後做何打算？」他先說要往日本。我說日本與中（中華民國）、美都有國交。半年後他又說要赴南斯拉夫。我說南國不是與蘇聯又發生關係嗎？最後，他到了澳洲。澳洲既是大英聯邦之一，也是中華民國的友邦，故他這樣做還不算眞正中立。我同信告訴他：「你最好坐火箭飛往火星去，但要趕快，遲則美國太空人要插上星條旗了。」抗戰時，有一中立者，雇了許多知識分子爲他翻譯、編書、剪報。名爲國府做情報，實則他是一國際情報販子。他把國府情報賣給日本，也賣給中蘇共產黨。勝利後，政府不知他的秘密，仍然委爲一大報總編輯。紅潮泛濫大陸後，他來到香港，還辦一雜誌，迭向毛幫送秋波，同時也受日本津貼。前年左仔暴動，他最怕，趕快逃往東京。又有一中立者，抗戰前做國府的官，日本侵略中國，汪偽政權成立後，他又寅緣加入偽組織。大陸陷共手，他又拿「人民幣」，他在左報寫文，也在右報投稿，以度其「上流社會」生活。朋友笑他，他答說：「我不管左右，誰給我錢，就給誰寫，生活第一，國家事管他娘。」這類人太多了，什麼「邏輯」、「知識分子」、喜鵲、烏鴉還不都是一丘之貉。

最後該談到中間偏左，各國民主社會黨卽屬於此派。實際他們並非中間，完全是共產黨同路人。但共黨只能把他當做外圍，也並不相信他們，視爲改良主義，罵得要死。今日英國工黨也就是屬於此派。

就個人說，「醜陋的美國人」費正清，拉鐵摩爾正是代表，他們只是一種自私投機小人，與中立主義者不分軒輊。不過，偏左較積極，成爲共黨附庸，幫兇。兩者的共同點：一是決無崇高的中心思想，二是變色蟲，善變，這是他們生存的秘訣。

現今世界的動亂，並非左派有什麼法寶，實因左派採積極的態勢，像餓犬惡賊一般，日夜伺機而動。然右派呢，卻一味消極、容忍、退讓，這等於縱容左派搞事。試想，假使無杜魯門的攔阻，依麥帥主張，怎會有今日的越戰？假使蘇哈圖不採鐵腕政策，東南亞局勢，將成什麼樣子？再說假使無達仁的英勇，中東可能已經陷入鐵幕，或步越南後塵，引起左右火併。惜乎當今之世，右派中像麥克阿瑟、蘇哈圖、達仁等那樣偉大領袖太少。寫至此，不盡擲筆三嘆！

石榴樹

（寄有東代）

經幾次西風便憔悴，
念年華像繽紛的落英，
問餘暉能留得住舊夢？

散飛的一片遊雲，
無意的一個安慰的投影；
和一陣相憐的雨。
重現失去的歡笑，
欲飛向逍遙的天際。

怎奈連土的根；
連根的枝；
連枝的子！
怨懟是徒然，
誰生長這塊古舊的坭土，
歷程早就註定：
抽芽——發葉——結子——
然後守着殘枝，

接受風吹雨打，
忍受月月年年！
遊雲，應悔它無意的投影，
又被風吹得無踪。
只贏得彼此憶念，
還期暮暮朝朝！

許之遠

論新疆的未來

岳騫

本年三月四日合衆國際社自紐約發出電訊稱：

中共境內已有一個叫「全國解放運動」的組織崛起，企圖解放大陸的主要核子試爆省份新疆。在過去數月來，該省一直都是中俄共邊境駐軍的衝突現場。

該運動名叫「東土耳其斯坦全國解放中心」，它已籲請聯合國協助其脫離中共而「獨立」。它要求聯合國秘書長宇丹，派遣一個代表團前往新疆，考察當地現時的狀況。

它又要求宇丹出面，「說服中華民國承認該區獨立」，它擬把該區定名爲東土耳其斯坦。

這項籲請是由艾沙發出的，他自認是「東土耳其斯坦全國解放中心」的「主席」，以及「東土耳其斯坦」的前秘書長。

他是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該組織的總部發出上述籲請的。

該解放組織的崛興，使聯合國造成一陣混亂，因爲新疆是中共羅布泊核子試爆的場地。

這個消息雖然不是新聞，但卻是把一件世人不太了解的問題予以公開化，其前途如何，關係中國及中亞地區，甚爲重大，頗値得注意。

在大陸陷共前，新疆省土著（包括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烏孜別克族）大員大體可以分爲三派，一派是擁護南京中央政府的，有麥斯武德（曾任新疆監察使，新疆省政府主席，國民黨中央委員，新疆陷共後，被共黨殺害）、堯樂博士（曾任哈密區專員多年，最後任新疆省主席，現在台北）、艾沙（曾任新疆省政府秘書長，三民主義青年團新疆支團部主任，現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伊敏（曾任新疆省建設廳長，與艾沙同流亡土耳其，青年病逝）。一派是親共的，以伊寧政變首腦爲主，如阿合買提江（曾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新疆陷共後乘機去北平開會，墮機而死）、賴希木江（曾任新疆省建設廳長，與阿合買提江同時死）、賽福鼎等人。一派是中立派，完全以地方利益爲主，不過這一羣人大部還是擁護國民政府的，如繼麥斯武德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鮑爾漢（此人後來變化是另一回事，但在當時還是比較偏右）、哈德萬（女，新疆第一行政區專員），烏斯滿（阿山區專員，新疆陷落後起兵抗共，被俘不屈而死）、賈拉木汗（喀什區專員，新疆陷共後被殺）。

以上三派中間，艾沙、伊敏是中央派，兩人都是國民黨員，在大陸陷共後，逃去土耳其，先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大學教書，後來入了土耳其籍，兩人在伊斯坦堡大學教書時期，發起了東土耳其斯坦解放運動的組織，當時由新疆逃去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各國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人，多數加入了這個組織。東土耳其斯坦是中亞各國對新疆省的稱謂，伊寧事變時組成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邦，就是沿襲此名。艾沙同伊敏組織政治團體，仍用此名，

流行小說

流行小說這名詞，似乎古未有之，出於今時香港的發明。顧名思義，可能是指的這種小說頗爲流行罷。如果這一解釋不錯，那末，三十年代的張資平，確實當得起流行小說家的頭銜了。

他寫了二十多部長篇小說，再加上短篇小說集和翻譯的小說，共三十多部，就因爲「流行」，使他名利雙收，在上海斥資開設了「樂羣書店」，出版「樂羣半月刋」，在眞茹建築了別墅，顏曰「望歲小農居」，申報說他是爲青年所崇拜的偶像，大夏大學請了他去教所謂「小說學」。小說而有「學」，或亦如小說之有流行小說，出於杜譔。

張資平，廣東梅縣人，生於一八九三年。沒落士大夫階級的家庭，幼年家境並不豐裕。他的祖父和父親都酷愛讀小說，祖父還寫過像「閱薇草堂筆記」那類的東西。當他解事的時候，祖父和父親就向他講故事，到他上了學讀書識字之後，自己也就讀起小說來。從「三國」「聊齋」到「粉粧樓」「再生緣」，再到「花月痕」「品花寶鑑」，以至林譯「迦茵小傳」「茶花女遺事」，最後是舊「小說月報」（惲鐵樵主編）裏的鴛鴦蝴蝶派作品，讀得委實不少。在讀着的時候，試着同別人講說小說裏的

當是由於比較深入人心，號召力強。

艾沙同伊敏所以能在土耳其設立策動新疆獨立的總部，一般推測認爲是受到土耳其政府的鼓勵與支持。國際局勢就是如此錯綜複雜，土耳其固然是自由反共國家，與中華民國邦交一向敦睦，但在土耳其人看來，新疆本非中國領土，扶植維吾爾人爭得自由，原是應該的事，因此對艾沙、伊敏的行動大力支持。

中國政府對這件事怎麼處理，不太了了，據記憶似乎有兩次行動。一次是已故聯合國中國同志會會長朱家驊在紐約與艾沙見過一次，勸他回到台北，有關新疆前途，可以從長計議，但爲艾沙拒絕。另外一次是新疆籍立法委員阿卜杜拉（維吾爾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六四年去中東，到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各國，阿氏此行是否政府所派不得而知，歸途經過香港時，曾與筆者作一次長談，談到艾沙、伊敏情況，阿氏認爲兩人思想已定了型，再想把他們拉回中華民國已不可能，兩人均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更不承認是國民黨員，一切也無從談起。以後即未再得到艾沙同伊敏的消息，但想像中兩人活動一定相當積極，目前伊敏不幸賫志以歿，今後只剩下艾沙一人獨挑大樑了。

艾沙此時發出要求聯合國協助獨立的電文，是否有計劃行動，還是一個例行的宣傳則不得而知，不過，艾沙卻未提到目前設立在阿拉木圖的新疆獨立運動組織。

阿拉木圖的組織是由蘇聯所支持，領導人是曾任伊寧叛軍參謀長，中共佔領新疆後，改任新疆軍區副參謀長祖農泰依波夫，此人是在一九六二年逃出新疆，就在蘇聯庇護下，進行新疆獨立（實際上是脫離中國併入蘇聯）運動，這一個組織要比艾沙的組織更爲具體，因爲阿拉木圖鄰近新疆，近水樓台，其次有蘇聯的全力支持，將一九六二年逃出新疆時四萬名哈薩克族、維吾爾族青壯年編成隊，供給武器，由祖農泰依波夫加以訓練，成爲正規部隊，上次蘇軍進攻裕民縣境，估計可能就有祖農泰依波夫部隊在內。

目前最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兩個組織有沒有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

張資平

故事，也試着寫作小說。據他所寫「我的創作經過」中說，他七八歲時已在試寫小說，只是沒有成篇。

十七八歲，他獲得官費留學日本，在福岡人高等學校預科，和郭沫若、郁達夫同學。後來他在五高學理科，郭到六高讀醫學。因爲參加罷課，被迫返國，等獲准再度赴日就學時，中間已空了一年多，郭進帝國大學，他還在高校未卒業。

以後他到帝大讀的是地質系，但他仍然酷嗜小說，這時不但讀到日本的小說，也讀了很多歐美的小說。他的處女作，即後來寄到上海發表在「學藝」雜誌上的「約檀河之水」，在高校時已經着手在寫了。

在「創造社」坐第二把交椅的成仿吾，編「創造季刊」第三期，寫了「編輯餘談」，曾提到他們創造社開始籌備組設的時候，五四運動還未發生，胡適之才在提倡國語文學，「文學研究會」更沒有成立。他說這話的目的，在於向「文學研究會」誇耀，如說我們成立雖在你們之後，但我們開始籌議卻比你們早。照郭沫若在「創造十年」裏透露，的確他們籌議時是在一九一八年的八月，不過只有郭沫若和張資平二人，並沒有成仿吾。

郭、張議定要成立文學團體、出版定期刊物之後，即以張之住處爲中心，聯絡同人。當時郭想到的有郁達夫和成仿吾，可是當郭與成見面時，成卻說：「東京的留學生能把中文寫通順的都沒有好幾個人，更說不上什麼文學。」因此，他主張「慢慢地蒐集同志，不必着急」。就這樣，擱淺了下來。不想這麼一擱淺，只得讓「文學研究會」跑在他們的前頭了。

由於自己的阻延，落在人家的後面，卻自己吹牛說我早過你，正是共產黨員成仿吾的無恥。

以參加時先後說，「創造社」四巨頭的排名，應是郭、張、成、郁。只因張畢業後回國，最早找到謀生的職業，無暇過問「創造社」事，只是供稿，自然就退居第四位了。不過最初一批「創造叢書」，有郭的「女神」「牧羊哀話」，郁的「沉淪」，張的「冲積期化石」，卻沒有成仿吾的一本。

張的小說，最早也和郁一樣，差不多就是寫他自己。然而他和郁無論在那一方面，都大不相同。郁的主題，是青年的性苦悶和國恨家仇的交織；他因受到日人的鄙視，恨國家的積弱不振，就下意識地在性上發洩。張的性苦悶，似乎比郁更甚，但他更是一心想着往上爬，圖個人的吐氣揚眉。他自己曾說：「進了大學後，無一天不在性的苦悶中。但迫於功課之繁忙，加以經濟之壓迫，不能有所發展。」又說：「父親的逝世，給了我一個最大的打擊，……因此便起了一種發奮讀書努力向上的思想。但在另一方面，因爲性的苦悶和經濟的壓迫，又起了一種自暴自棄的思想。這兩種思想無時無刻不在胸中交戰。……但是我終於墮落了。換句話說，即是發奮讀書努力向上的計劃完全失敗了。」在思想上比較，顯然郁高過張，因此他們以後的發展，也就判若霄壤：郁一生不得時，窮愁潦倒，作品抒發自己的眞實感情，結果是爲國捐軀；張則境遇較佳，所學的能夠用之於教授，作品只爲賺錢而多產，千篇一律，結果是做了漢奸。

在作風上，郁是浪漫主義者。直抒情懷，淸高自賞；張是自然

合流的可能，若在三年前說，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艾沙與祖農泰依波夫的立場完全不同，民國三十二年伊寧叛變時，不但殺漢人，也殺親漢人的維吾爾人，死者多是艾沙的同志部下，麥斯武德是艾沙一羣人的領袖，也就死在伊寧派手中，艾沙本人當時若不能逃出，也早已屍骨成塵了。同時兩方面的背景也不同，蘇聯同土耳其也是勢不兩立的仇敵，土耳其人有一個諺語，每十座墳墓中，最少有一個是死在蘇聯人手中，所以土耳其人之恨俄國人，猶如中國人之恨日本人，是無法解釋也永不能忘的。

但是目前情況已經有變，土蘇兩國邦交已經好轉，土耳其宣佈接受蘇援，蘇聯元首樸哥尼也訪問過安哥拉，這種情況有人認為是土耳其人對美國之失望，其實，應該說是土耳其人對俄國人恐懼心漸減，認為俄國可以和平共存，作為朋友。

再就兩個組織本身來說，同屬一個民族，同具一個希望，共同反抗一個敵人，棄過去之嫌怨，團結一致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

假如這兩個組織合流，獲得蘇聯和土耳其（可能尚有其他國家）兩國支持，其勢力自不可侮，因為新疆土著領袖除去在共區被殺被囚者之外，台灣僅有堯樂博士一人，其餘皆在這兩個組織之內，對於新疆人民自有相當的號召力，尤其是人民苦於中共暴政已久，只要能驅逐走中共，即使外國人來也會歡迎（新疆四萬難民逃入蘇聯可為例證），何況是本民族的領袖，所以說艾沙與祖農泰依波夫如果會合，今後新疆問題將更趨嚴重。

艾沙想通過聯合國取得中華民國政府承認其獨立，這一點自然作不到，因為新疆屬中國領土，載於中華民國憲法，除非召開國民大會修改憲法，任何人也不能允諾其獨立，記得中華民國憲法頒佈時，各族代表均簽字其上，新疆方面簽字代表可能是阿合買提江，此是鐵案如山，今日硬說新疆不是中國領土，若依法律觀點而言，實不能成立。

不過艾沙仍然想從法律方面解決，可見其人仍尊重中華民國法統，至於祖農泰依波夫則不會想到此點，稱王稱帝，我自為之，何必要他人承認。

對於新疆前途，中國政府當局，曾表示過態度

主義者，鑄造不眞實的色情故事，欺世媚俗。

張資平是天主教徒，在本日留學時卻是生活糜爛。一面進教會，做禱告，還在主教處，領了堅信禮；一面「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咖啡店裏去喝洋酒，和侍女玩笑，有時候到秘密的魔窟裏面去探險」。回國以後，和未婚妻結了婚，又有了固定的職業，生活自然檢束了。因為「沖積期化石」和「上帝的兒女們」兩部長篇，都是大膽地描寫性愛，極為暢銷，這就給了他很大的鼓勵。所以他在武昌第四中山大學任了兩年地質學系主任之後，就到上海專門從事寫作。他的小說，因為專從多銷着眼，以所無一部不寫青年男女的性愛，由三角而到多角，幾乎成了一定的公式。他所寫的女主角，大都早熟、肉感，且是性慾衝動極為强烈，主動追求男性。她們之為男性傾倒，大都靠着肉誘，他極力描寫女子的色，佈成一種錯綜而巧合的情節，再加上挑逗、享樂、開旅館、恩恩怨怨等等瑣碎的鋪敍，最後用悲劇結束，以圖賺人眼淚。至於有夫之婦的外戀，叔姪、師生的變態、亂倫等等，亦屬應有盡有。這樣，怎能不迷惑那些意志脆弱的少男少女？張競生的「性史」遭禁，不易買到，他的小說卻是披上了文藝的外衣，得以擺在中學生的書包裏。他那「苔莉」「飛絮」兩部小說，當時的學生沒有看過的就非常之少。不過這類小說出得多了，學生們也就看得膩胃了，銷路自然由盛而衰；加以受到報刊的批評、打擊也非常之重。這使他不得不思改變作風，想不到積重難返，他寫來寫去，還是老樣子。

大約在一九三〇年左右，那是他的聲名達到巔峯的時期，小說也多產得驚人。由於內容情節大同小異，沒有什麼變化，使人懷疑是否出於他自己的手筆。當時上海小報上，曾有報導，說他擁有許多青年「寫手」；他讀了日本或歐美的小說，就把其中的故事情節加以中國化，講給「寫手」聽，由「寫手」寫成小說，經過他的潤飾就出版；他只是讀與改，寫是別人來幹，自然就快、就多產了。這消息傳開後，他的讀者就像發覺已經誤吃蒼蠅般噁心，把他遺棄了。

當「左聯」成立後，他為着改變作風，亦思乘機「附庸風雅」，藉以開闢小說的新「市場」，於是宣稱自己轉向革命，更找人鼓吹他是進步的無產階級作家。當時魯迅結合着他到大夏大學講小說一事，用「黃棘」筆名，在「萌芽」上發表了一篇短文諷刺他，文裏妙語如珠，忍不住鈔下幾句：「張資平氏先前是三角戀愛小說作家，並且看見女的性慾，比男人還要熬不住，她來找男人，賤人呀賤人，該吃苦。這自然不是無產階級小說。但作者一轉方向，則一人得道，雞犬飛升，何況神仙的遺蛻呢，『張資平全集』還應該看的。」「中國老例，英文先生是一定會教外國史的，國文先生是一定會教倫理學的，何況小說先生，當然，滿肚子小說學。要不然，他做得出來嗎？」「嗚呼，聽講的門徒是有福了，從此會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戀愛，你想女人，不料女人來的性欲衝動比你還要强，自己跑來了。朋友，等着罷。」在「左聯」的機關刊物上這樣一宣佈，張的滿腹密圈就全變成了水泡。

隔了兩年，黎烈文從周瘦鵑手裏，接編了「申報」的「自由談」，曾約張資平寫一個連載的長篇。這應是他寫作的新生機會，於是就寫了「時代與愛的歧路」，但是登了一個多月，忽然停止，編者聲明停止的理由，是由於讀者來信表示不滿。上海小報曾以「黎烈文腰斬張資平」為題，以記其事。這末以來，張的聲望一落千丈，寫作的生命也就從此斷絕，此後不再有新作出籠。後來還搞過「環球圖書公司」，以「樂羣」為名的書店和期刊，因為不會經營，跟着關門大吉。仍然折閱。不想這樣一位「流行」的小說家，曾經活在萬千少男少女的心中，竟如曇花之一現，突然無聲無臭地化歸烏有。之後，據說他就沉湎於詩酒，與三五墮落文人，一起「四圈馬將，國家事管他娘」去了。

趙聰

，西藏抗暴事件發生後，蔣總統曾宣佈一俟大陸光復，准許西藏人民投票決定其前途，但對新疆則少此承諾，據傳在台新疆省人士對此曾表示不滿，但在政府當局，亦有其不得已之處，因爲西藏是一塊地方，地位與外蒙相同，新疆則是行省，視同內地，怎可舉行投票決定前途。猶如英國可以讓印度、巴基斯坦獨立，但無論如何也不能讓北愛爾蘭獨立也。

對於新疆與西藏前途，筆者有一點不同看法，寫出來可能會招致本刊眞正的愛國讀者（並非左報上所提的愛國讀者）斥責，但是，我總覺得有些問題應當平心靜氣來討論，對於新疆與西藏該不該獨立，我實在想不出絲毫不該獨立的理由，但是疆藏獨立，都有一個前提，就是要獲得眞正的獨立。大約在五六年前我曾寫過一篇「忠告達賴喇嘛」的文字，談到西藏獨立的問題，作過一個比仿，譬如一個大家庭，兄弟多人，本來融融洩洩，和好無間，突然其中一個弟弟要脫離諸兄另立門戶，在作哥哥的來說，雖然不免有悵惘之情，但也不會加以攔阻，不惟不攔阻，還要共同資助財資，幫弟弟建立新家。但是，這個弟弟之脫離家庭如果是受到惡人引誘，騙出家門當豬仔賣了，作哥哥的自然要出面干涉，把惡人打走，將弟弟接回來。我當時所說的惡人，是指的二十世紀第一小人尼赫魯。記得我在那篇文字還下過結論，西藏獨立可以，但是與西藏相鄰的印度保護國不丹、錫金及印度東北部的阿薩密、西北部的那加族及克什米爾都應當獨立，這些大小信仰佛教的民族（印度人並不信佛教），最好加上尼泊爾，合組一個聯邦，可以定名爲喜馬拉雅聯邦，是一個眞正有獨立主權的國家，中國、印度都不得絲毫干涉其內政。當日的這種看法，今日仍可施之於新疆，新疆當然可以獨立，但是要有兩個前提，第一，要是眞正的獨立，不是受外國控制下的獨立。第二，與新疆毗連的回教國家，現在已被蘇聯改爲加盟共和國的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烏孜別克、土庫曼都應當獲得獨立，最好這幾個國家與新疆結成一個伊斯蘭教聯邦，與南方的佛教聯邦，成爲中南亞兩個大國，是一個有充份主權的國家，對世界及亞洲均有好處。

二次大戰後，非洲殖民地國家，獨立者三十三國，亞洲英國殖民地獨立者也不下十國，法屬印支三邦，荷屬印尼都獲得獨立，只有中亞這塊地區，仍然在酣睡中，許多善良的人民仍然受到外族的統治，中亞及印邊小國，昔日皆我藩屬，援之興滅國繼絕世之義，我們應當助其獨立，西藏、新疆本非吾土，無論其地形如何重要，土地如肥沃，皆與我不相干，子曰「己所不欲，無施於人。」我們爲了民族獨立奮鬭了半個世紀，至今仍在苦鬭中，則我們有什麼理由要統治別人呢？

不容詭辯！

林真

曹臣的「舌華錄」載有一則故事。一個慣竊匪給解到官府，證實他犯了偷竊行爲。主審官判他坐牢三個月。他自辯說：「我沒飯吃才偷東西的。想我不做賊，只要給我吃飽，住好和足夠的錢花用便行了。不應該判我坐牢。」主審官說：「偷竊是一件事，吃飯是另一件事。你偷竊是破壞社會的秩序，所以判你三個月監禁。至於你今後吃飯的問題，待你服刑期滿再替你想辦法。你決不能把這兩件外表看來似有關係，而實質上卻不相干的事混爲一談。」

這個故事說明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在辯論中，有些人常常藉故引起另一些旁枝末節的事情，作無關主題的辯論，企圖把辯論目標轉移到另一個無關重要的問題上，逃避那個對己不利的論題。假如我們一不小心，就很容易給「兩件外表看來似有關係，而實質上卻不相干的事混爲一談」，給他像泥鰍似的溜掉。

在邏輯上，這種企圖引起旁枝末節的爭論，逃避對己不利的論題底做法，是詭辯中的一種方法，叫做「偷換命題」。菲希特 Fichte 把它稱爲「最下流的詭辯伎倆」。正如羅素所說，「人們有着一種輕信而不追問的思想習慣」。所以易於給這種伎倆迷倒，給詭辯家帶到一個烟霧迷漫的境界，迷失了方向。

爲什麼我要說上面那些話呢？因爲名作家徐速教授現在正使用着上述那種「偷換命題」的手法，企圖把讀者帶到「迷津」去。爲了證明我這一說法，請列位讀者先看看下列的事實。在一九七〇年四月號「當代文藝」的「編後」有這麼一段話：

「近來有許多讀者來信詢問『筆戰』情形，關於此點徐速先生早已撰文聲明過，除了學術性討論，其他概不理會；一些造謠誣蔑，人身攻擊，在事實面前很快就醜態畢露，爲人唾棄。至於政治陷構，更違反本刊創辦初衷，但爲了保障名譽權益，本刊已經聘請冼祖昭律師爲本社常年法律師，一切循法律途徑處理。」

這一段話矛盾百出，明眼人一眼便會看穿的。

第一、「萬人雜誌」由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版的一一八期起，齊义簡先生和我一直在指出名作家徐速教授的小說：「星星、月亮、太陽」，有很多情節，詞句和場面都是抄自姚雪垠的小說：「春暖花開的時候」一書的。「萬人雜誌」這樣做，是響應了名作家徐速教授所提出的「整肅文壇風氣」的呼籲，希望能「提高文藝作家的警覺」；希望能制止這種「喪失文格與人格」的行爲；希望改變文壇上「投機取巧的惡劣風氣」。假如名作家徐速教授認爲自己的話沒有說錯；那麼，「萬人雜誌」以及齊义簡先生和我也沒有做錯。假如名作家徐速教授認爲自己對女作家蔣芸小姐的抄襲底指責是正確的話；那麼，「萬人雜誌」以及齊义簡先生和我的做法也是正確的。但名作家徐速教授在「萬人雜誌」刊出齊义簡先生和我的指出「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的文章以來，歷時兩個多月，連一個字也沒有答覆過。甚至連我所提出的那兩個：「是抄襲了」和「沒有抄襲」這樣簡單易答的問題也避而不答。所以，這不能算是「筆戰」，而是爲了「整肅文壇風氣」對某一抄襲者的批判。「當代文藝」編輯部把它強解爲「筆戰」是不對的。請問你這本刊物幾時刊登過一篇承認名作

家徐速教授抄襲，或否認名作家徐速教授抄襲的文章？把對抄襲者的批判強解成「筆戰」，是一個避重就輕，轉移讀者注意的手法。

第二、「萬人雜誌」刊出的「星星、月亮、太陽與春暖花開的時候比較談」，是把兩書一字一句，一段一節地摘引出來比較的，名作家徐速教授是否抄襲，讀者們是可以一眼看出來的。這樣根據事實的比較，又怎可以解釋為「造謠誣蔑」。名作家徐速教授是喜歡用「打官司」來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法的。在他的「星」書被「萬人雜誌」以及齊又簡先生和我指出是抄襲之前，他自己在一九六九年「當代文藝」的十一月號上這麼說過：

「最近為了『星星、月亮、太陽』這本書，被人影射是花了五百大元買來的，正在請律師打官司。」

請看，僅僅是「影射」，名作家徐速教授已經「請律師打官司」了，更何況是「造謠誣蔑」！

如果「萬人雜誌」以及齊又簡和我對名作家徐速教授的批判沒有鐵一般的事實作根據，使得他「避而不答」，相信喜歡用「打官司」來解決問題的名作家徐速教授早已「一切循法律途徑處理」了，幾時才輪到「當代文藝」編輯部替他把大帽子罩在我們頭上呀！所以，我鄭重指出「當代文藝」編輯部把「造謠誣蔑」四個字用錯了，請將它更正為：整肅「文壇上惡劣的風氣」才對。

第三、我要鄭重指出「當代文藝」編輯部還有四個字用錯，那就是：「人身攻擊」。什麼叫「人身攻擊」呢？如果不以人廢言，我認為殷海光先生的解釋很對，他說：「與人對辯時，撇開問題底本身不談，轉而從對辯者人身方面的因素着眼施以攻擊，以冀取勝，這種辦法就是人身攻擊。」「在施行人身攻擊時，常不談問題，只說對方底人格如何如何壞，操守如何如何糟。」

這種「人身攻擊」的情形，在自稱是「當代佳作，文藝主流」的「當代文藝」月刊上就出現過，而且經我在第一二七期「萬人雜誌」上指出過。就是「當代文藝」月刊藉着批評「菟絲花」那部電影，指女作家瓊瑤小姐再嫁和分居後又與作家馮馮同居。照殷海光先生的解釋，「當代文藝」月刊這種做法就是對女作家瓊瑤小姐作「人身攻擊」。難道「當代文藝」編輯部的袞袞諸公忘記了自己的所為麼？難道「當代文藝」編輯部的袞袞諸公慣於使用「人身攻擊」這四個字，就情不自禁地拿來加諸我們頭上麼？

（**編者按**：「當文」六六年四月號刊出圈外人「菟絲花」影評，對原作者瓊瑤之人身攻擊，後五月號又刊出瓊瑤的辯正來信，指出人身攻擊部份是「捏造事實，顛倒是非，影響名譽，已有誹謗之實」；指出因襲「雷雨」部份是「未看原著而批評原著」，誤以電影為原著，而妄加批評。這說明什麼呢？這是眞正的「造謠誣蔑」！）

在「萬人雜誌」上刊出的「星」「春」兩書比較談中，齊又簡先生精細把兩書加以比較，問題提得非常明確細緻。在提到徐速教授時，稱他為「星書作者」。我呢，雖發表過幾篇小文，也是每一篇談一個問題的，而且凡在提到徐速教授時，都稱他為「名作家徐速教授」，絕對沒有一個字涉及到徐速教授的私生活。「當代文藝」編輯部居然強解為「人身攻擊」，我不知那位寫「編後」的主筆是在嘲弄自己，還是在祈求讀者的同情？

第四、我要進一步指出，「至於政治陷構，更違反本刊創辦的初衷」這一句話有很大的問題。相信每一位讀者都會有一個這樣的疑問：就是「當代文藝」編輯部為什麼會把「政治陷構」與「違反本刊創辦的初衷」放在一起，來構成一個句子。如果說，指出抄襲是「政治陷構」的話，那麼，「當代文藝」在一九六七年五月號，和一九六八年的批判蔣芸專號上，就曾經揭發過凌楓和蔣芸兩人的抄襲行為，就可以解釋為「當代文藝」月刊對這兩個人進行「政治陷構」了。如果說，指出抄襲不是「政治陷構」，那麼，「萬人雜誌」以及齊又簡先生和我只是指出名作家徐速教授的「星星、月亮、太陽」，有很多地方是抄自姚雪垠的「春暖花開的時候」而已。文章內沒有一個字說到名作家徐速教授與「政治」有任何關係，又怎能說是「陷構」呢？

不過，最值得注意的卻是「當代文藝」編輯部把「政治陷構」這一個動詞，跟「更違反本刊創辦的初衷」這一意念聯結在一起。如果說，別人對名作家徐速教授進行「政治構陷」，那跟「當代文藝」的「創辦的初衷」有何關係？除非「當代文藝」月刊裏有人想對該刊以外的人進行「政治陷構」，回心一想，這樣的文章要是刊登在「當代文藝」月刊，就「違反本刊創辦的初衷」，所以不便刊載，迫得另起爐灶，多出一本別的刊物，刊載這樣的文章。除了這，「當代文藝編後」的主筆決不會把「政治陷構」這一行為，跟「違反本刊創辦的初衷」這一概念結合起來思考。——言為心聲，請列位讀者注意這個暗示。

第五、至於所謂「徐先生早已撰文聲明過，除了學術性討論，其他概不理會」這一說法，更加矛盾百出。我想請「當代文藝」編輯部的袞袞諸公注意，「萬人雜誌」以及齊又簡先生和我，只是「整肅文壇風氣」，才指出名作家徐速教授的「星星、月亮、太陽」有抄襲和類似抄襲的情形。正如名作家徐速教授批評蔣芸抄襲時所說：「這些概念清清楚楚，不可混淆，不必巧辯」。名作家徐速教授是抄了，就應該說一句「是抄襲了」；不是抄襲，就可以說一句「不是抄襲」。這是「Yes or no」的問題，並不是「學術性討論」，決不能把兩件外表看來似有關係，而實質上不相干的事混為一談的。名作家徐速教授要進行「學術性討論」，請先把「星星、月亮、太陽」一書是否抄襲這一問題答覆清楚，自有人樂於奉陪的。

最後，我把以上的問題總結一下。「當代文藝」在「編後」發表這段話，主要是想轉移讀者的注意，把他們的視線從「星星、月亮、太陽」一書是否抄襲這一問題上拉開去。把它解釋為「筆戰」，把它解釋為非「學術性討論」，讓名作家徐速教授可以此為理由，「概不理會」。Robert H. Thouless 說，這是一種「詭辯方法」，「這種方法乃是引出另一個命題，來辯護或抗辯原先的第一個問題。但是實際上，這新引出的命題根本與原有命題無關，它不能用來證實原命題的內容」。跟着，他教我們一個克制這種詭辯的方法，那就是：「拒絕對方企圖轉移原先的命題，並且重新申述論辯的眞正問題，讓讀者或聽眾明確地知道」。所以，我再鄭重的說一遍，「萬人雜誌」以及齊又簡先生和我，是追問名作家徐速教授的「星星、月亮、太陽」一書是否抄襲，並不是跟他打「筆戰」或作「學術性討論」。

春暖花開的時候 星星、月亮、太陽 比較談

【十二】

齊文簡

有待商榷的文字（上）

星書作者在「再版題記」中說：「再版中的文字有不少改動。初版時沒有校出的錯字都改正了，在我自己覺來，比初版嚴謹得多。」「四版小記」中又說：「在修訂本中，我們不憚繁瑣的改正了以前數版的錯字，反覆推敲的修正些語法；」最後在「新版附記」中又說：「詞句和段落的清理，應該是新版的最大特色。大概因爲舊版排印匆匆，有許多用字與句法失於草率，現在都逐字逐句推敲過，我自已覺得比舊版精鍊得多。」一部暢銷小說，出到十二版，作者每版小改之後，還要「修了又修，改了又改」地大改，而他所寫的又不是科學發明或什麼經典之作；這樣的作法，雖非絕後也是空前！這一方面說明作者負責的態度，和精益求精的「求全」精神；另一方面也表示作者對此書確已盡了最大努力，如果其中還會有什麼問題，那便是一個人的學養關係，決不能說是作者「粗製濫造」！現在我們如想看看星書的毛病，不必找什麼「文藝批評家」，更不必找什麼「權威」；單是在下這個「走馬看花的讀者」，在馬上匆匆一瞥，便發現其中的情節和文字，處處不通！情節部份已見前述，現在再把文字部份分爲「詞句」、「別字」兩類，畧談如下：

有待商榷的詞句

一、辣手與棘手

辣手和棘手是形雖相似而實義不同的兩個詞語。據辭海解釋：「辣手，謂行事剛猛者。新方言釋言：『今人謂作事剛嚴猛烈者爲辣手，辣之言厲也。』棘手，荊棘多刺，拔之傷手，俗因謂事之難處理者曰棘手。」

星書作者在「書成贅語」中說：「篇幅的長短，並不是主要的難關，最辣手的要算內容牽涉得太廣泛了。」明明是說：此事牽涉廣泛不易處理。這是「棘手」，不能說成「辣手」。一般人常說的「辣手寫文章」，是指文章寫得「狠」，寫得「辣」，句句擊中對方要害，使他無法招架，那才是「辣手」。當代文藝十八期「打擊文章扒手」那一招，可以當得起「辣手」二字！

二、誰的啓示？

作者在「新版附記」中最後說：「如果讀者不督促，就永遠得不到進步，這是我修改工作完畢後的一個寶貴的啓示。」最後的句子不完整，使人看了莫名其妙；好像是作者對讀者的「啓示」似的。其實他的意思是指自己得到的啓示，那麼，至少在「修改工作完畢後」要加上「得到」兩個字。

三、「違反」成問題

十三頁，徐堅白（上初中時）對和表妹的親事不大同意，母親生氣地說：「你們小時候也在一起玩得很好，你舅母看在眼裏，才有心提這門親事。難道這也算是違反什麼吃人的禮教嗎？」末一句很費解。如果指的是舅母或母親這種「提親」行爲，根本不應該用「違反」二字；如果指的是徐堅白的態度，應該說是「反抗」，也不能用「違反」；這兩個字似是贅瘤。

四、明朗的看到……遠景

二十五頁十行：「在生理上，更是一個青年人在生命中最重要的里程碑，它結束了童騃無知的幻想，明朗的看到青春期光明燦爛地（原文）遠景。」「明朗的」一詞，似是而非，應爲「清晰的」、「明確的」或「明顯的」。

五、粗枝大葉是好是壞？

四四頁八行：「但是也就憑着這點狂妄精神，在荒蕪的文藝園地中，才能種出粗枝大葉的花草來。」

「粗枝大葉」一詞，一般說來是貶多於褒；但用在花草上卻不是壞事，那表示它茁壯、茂盛。作者如果是藉此自豪，那麼，應該顚倒來用，改爲「枝粗葉大」，別人看來便知爲「肯定」的口吻了。

六、一畝田足夠自食其力？

六四頁十三行：「並且她（亞南母親）比別人更爲艱苦，連足夠自食其力的一畝田，父親也沒有給她留下來。」「連足夠自食其力的一畝田」這一句，無論在情理上、文法上都有問題。第一、一畝田是否「足夠」母女二人「自食其力」？所謂「足夠」含有「豐裕」之意，應該是「連可以自食其力的一畝」。第二、「足夠自食其力」，是滿足的語氣；「連一畝田也沒有留」，是怨懟的語氣；這種自相矛盾的句子，在語文中很少見。

七、音樂的色彩是怎樣的？

一〇四頁五行：「一隻蕭邦的波蘭舞曲。這是青年人最喜歡的樂曲，我站起來走近窗口，聚精會神的來接受這音樂的色彩。」

請問音樂是什麼顏色？是不是「藍色的多腦河」是藍色，「月光曲」是白色？「來接受這音樂的色彩」，應改爲「來諦聽這動人的旋律」。

八、「忽然律」是什麼東西？

五九頁八行：「至於結婚，說來很矛盾，我倒是服膺咱們中國的舊陳說法；那是緣，緣份；很像數學的忽然律，但沒有邏輯性。」

按數學名詞中，有一種「或然律」（Probability, or chance）亦名「適遇」、「或是律」、「公算」、「決疑數」等，爲高級數學中計算法之一，即在計算中雖能適然相遇，其實這種相遇是不實不確的。就上引文字的語氣看，所謂「忽然律」，似乎應該是「或然律」。

九、城市中的村鷄

一〇八頁第一句：「是村野的鷄聲吧，我摸索起來。點上臘燭，輕輕地整理行裝。」

這四句每句都有毛病：

第一句，徐堅白當時是在鎮江，那裏雖是省會，但居住環境比香港好得多，養鷄的人也多得很。爲什麼城裏的鷄都不叫只能聽到「村野的鷄聲」？事實上，鷄是「盲從」的，只要聽到同類的鳴聲，便會羣起響應；當年孟嘗君便是那樣逃出函谷關的，一鷄長鳴，萬鷄喔喔，那裏還分得出村鷄、城鷄？當然，縱是「城鷄」，也多是來自農村的。

第二句，「我摸索起來」中間應加一「着」字，成爲「我摸索着起來」；否則，便成爲開始摸索了。

第三句，「點上臘燭」的「蠟」爲蟲旁；原文爲臘肉、臘月的「臘」了。

第四句，「輕輕地整理行裝」，「輕輕」二字，不如「悄悄」恰當。

十、被「徵兆」暈倒

一〇九頁十一行：「到村口，我清晰地看到家門前的大樹上，掛起一條長長的白旛。一剎那間，我幾乎被這不祥的徵兆暈倒。」

「徵兆」如何將人暈倒？此句不完整。作者要表達的意思是：我看了這不祥的徵兆，心中悲痛，幾乎爲之暈倒。這樣，便完整了。

一一、觸目的意義

同頁十六行：「後堂中傳來了隱隱的哭聲，座院內正忙着搭蓋孝棚。一副觸目的紫紅色棺目，放在靈堂的中央。」

按「觸目」的意義，和入目差不多。晉書習鑿齒傳：「吾達襄陽，觸目悲感，畧無懽情。」世說：「觸目見琳瑯珠玉。」杜甫詩：「觸目非論故。」這許多「觸目」，都是接於目的意思。此處作者所用「觸目的」三字毫無意義，可以刪去。否則，應在「觸目」之下加「驚心」二字。

一二、矛盾的句子

一一六頁十行：「單調嘈雜的吹鼓手，奏着淒惻動人地（原句）音調，伴着親眷們假情假意的哭泣。」

北方行喪禮時所用的喇叭，說它的聲音單調、高亢是可以的，但不是「嘈雜」，即令再加上笙、管也只有更和諧。而且「單調嘈雜」也只可形容聲音，不能形容「吹鼓手」。「淒惻」的淒，應爲心旁的「悽」，不能用水旁或冰旁；例如：文選江淹的「別賦」，有「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之句；晉書陸機傳也有「因與穎牋，詞甚悽惻」之句。作「淒惻」便欠通了。

同時，「悽惻動人」也有問題：動人的樂曲多是優美的、快樂的，悲哀的調子，似以「感人」字樣形容爲宜，但無論是「動人」或「感人」，都不是「單調嘈雜」的樂器所能奏得出的！

一三、古井淡泊嗎？

一八二頁九行：「抗日的熱潮，在同學的心田裏翻起了萬丈浪濤，而我卻淡泊得像一座古井。」

按古井只能形容心境平靜，不能形容淡泊。我們對一個矢志守貞寂然不動心的婦人，多以「古井無波」來形容她。孟郊烈女操：「波瀾誓不起，妾心井中水」，即是此意。又「座」多指高大之物，如一座廟宇、一座牌坊、一座高山、一座高樓等；井在地下，怎可稱之爲「座」？在一般習慣上多稱爲一口或一眼。

一四、紅葉與白雪

一八九頁開始是：「紅葉飄零，白雪紛飛，北國的冬天來臨了。」

頭兩句對得相當工整，可惜不合事實：紅葉的點綴多在深秋，如王實甫的「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杜牧的「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都是指的深秋景色。白雪紛飛則是隆冬景象，怎能同時用在一起？

一五、何謂疑雲疑雨？

二〇九頁十四行：「不要管他，當我吸收太陽的熱力時，我不會將疑雲疑雨看成一回事！」

這是因爲別人說徐堅白和蘇亞南戀愛了，徐堅白故意用這話來試探她。太陽自然是指蘇亞南說的，但疑雲疑雨是什麼意思？爲什麼不用現成的「疑神疑鬼」呢？

一六、是不是討厭他？

四二七頁第五行：「馬伕將我的行李放在他的馬背上；沒有心情與他交談了，但我實在絮絮的向我問長問短。」

就文字來看，前兩句完全以馬伕爲主體的，但又說「沒有心情與他交談」，難道馬伕自說自語？我以爲後兩句應改爲：「我實在沒有心情與他交談，但他還絮絮的向我問長問短。」原文簡直不通！

一七、荒草乎？土坵乎？

四三〇頁末二行：「我彷彿失去了理智，瘋狂的揮着手，一直跑到那顆（原文）柳樹下。只覺得渾身麻木，我暈到（原文）在一堆荒草的土坵上。」

兩個別字且不必管它。人在極端悲痛的時候，心神會麻木，但身體不會麻木，除非是中了風或觸了電（輕微的）。徐堅白大概生來就有「暈眩病」，所以動不動就暈倒。那個土坵可能便是朱蘭的墳墓，那麼，應該寫作「我暈在一個長滿荒草的土坵上」才對。

「瘋狂的揮着手」，不知是什麼意思；這個動作頗戲劇化，很像電影的狂囂鏡頭。

一八、淋漓着的藥汁

四三一頁第六行：「小蕙和她的母親，忙着給我擦抹衣襟上淋漓着的藥汁。」

按「淋漓」是水浸濕透之意，如大汗淋漓；又是比喻暢快、暢達之意，如痛快淋漓、淋漓盡致。

徐堅白昏倒在朱蘭墳上，親鄰們替他抹藥油，灌仁丹，縱有藥汁洒在身上，也不會太多，怎可用「淋漓」來形容？「忙着給我擦抹衣襟上淋漓着的藥汁」一句不通，應將「淋漓着」三字刪掉，連「洒在」二字也不必加在「衣襟」之上，因爲灌藥的事情可以自下面一句看出來。

一九、「行脚」非脚

四三八頁開始時：「拖着疲憊的行腳，趕到省城。」

社會上一般人對居無定所，到處化緣的和尚，稱之爲「行腳僧」。又據辭海解釋：「僧人遊行十方尋師求法者曰行腳。祖庭事苑：『行腳者，謂遠離鄉曲，腳行天下，脫情捐累，尋訪師友，求法證悟也。所以學無常師，徧歷爲止。』杜牧詩：『行腳尋常到寺稀，一枝藜杖一禪衣。』」可見「行腳」只能稱僧人，不能稱雙腳。徐堅白勝利歸來，家中已一無所有，於是馬上又趕往鎮江去尋父母，這時只能說：「拖着疲憊的雙腳」或「拖着疲憊的身軀」，決不能說「拖着疲憊的行腳」；因爲他是孤身一人，並沒有一位「行腳僧」和他同行。大概星書作者不知「行腳」一詞的意義，把它當作「行路的腳」來用了！

二十、人已死，怎可瞞？

四五五頁第三行：「後來我們俘虜了一個日本軍官，從在（原文）他身上找到歐伯雄一點遺物，我保存了幾年，想到再不該隱瞞他了，我才寫一封信給歐太太！」

歐伯雄已死了數年，對他還有什麼隱瞞不隱瞞的問題？那句應該改爲：「覺得這事再不該隱瞞了」，或「想到再不該隱瞞他的事了」。

二一、詞語顚倒

星書作者不知是故意還是記得不確實，常常把現成的詞語顚倒過來使用。例如：

六九頁十六行：「『日子久了，種子在泥土裏就會生根發芽的。』我揄揶的對她眨眨眼。」

按對人譏諷、嘲弄，謂之「揶揄」。後漢書王霸傳：「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寫作「邪揄」、「挪揄」都可以，但不能寫作「揄揶」。

一一〇頁第四行：「母親抹一抹眼淚，哽咽的對我說：『祖母在彌留的當兒，還眼巴巴的盼望你回來呢？』」

一個人悲泣到聲氣結塞謂之「哽咽」。古詩「爲焦仲卿妻作」有「哽咽不能語」之句。顚倒過來便無意義了。

一二一頁第五行：「阿蘭姐仰着頭看看天色。太陽已經下山了，她指一指着天空中的星羣，忽然咽嗚的捂起了眼睛。」「她指一指着」不通！應該改爲「她指着」或「她指一指」。太陽剛下山，天空居然出現「星羣」，也是不可思議的事！

又一五六頁第八行：「『沒有！』秋明咽嗚的說：」

這兩處用的都是「咽嗚」。

按古人詩文中，沒有「咽嗚」只有「嗚咽」，那是指悲泣的聲音。南齊書王儉傳：「流涕嗚咽。」蔡文姬詩：「行路亦嗚咽。」也可以形容水流的聲音，元稹琵琶歌：「淚垂捍撥朱絃濕，冰泉嗚咽流鶯澀。」

所以，「揄揶」、「咽哽」和「咽嗚」都是作者自創的新詞。

二二、錯引詩詞

星書作者很愛在對話中，引用古人的詩詞或文句，可惜自己記得不清楚，又不知原文出處而去查一證，所以常常發生錯誤。例如：

一〇七頁第三行：「『人生如夢，爲歡幾何！』驀然間我又想起了詩人的嘆息。」

筆者讀書不多，不曉得這是那位詩人的妙句。只記得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序」中，有「浮生若夢，爲歡幾何」之句；曹孟德的「短歌行」頭兩句便是「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可是和「人生如夢，爲歡幾何」比起來，都略有出入。是不是作者把漢、唐兩代的詩文攙和着使用呢？

又一一七頁第七行：「唉！死者長已矣，生者猶淒測！」

這兩句筆者也未見過。不過，我可以在杜甫的詩裏找出一句來。

杜甫的「石壕吏」中有這樣幾句：「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偸生，死者長已矣！」第一句是杜工部的作品，這是可以確定的。

至於第二句便使人「不辨仙源何處尋」了，而且「淒測」二字毫無意義，根本不能連綴在一起！大概是「悽惻」的別字（其意義，已在第十二項「矛盾的句子」中談過，讀者可以參看）。「生者猶淒測」一句，可能是由杜甫「夢李白」的「生別常惻惻」那句詩擺的「烏龍」！

又三九三頁第六行：「我和子雲夫婦都是初次嘗試在高空飛行，楊子雲更精神奕奕的向我唸起東坡的詞句：『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但願（原文誤作頭）天上人間，千里共嬋娟。』小雨點也接着唸下去，可是一闋詞還沒有唸完，她卻哇的一聲嘔吐起來了。」

爲了顧慮有的讀者不會此詞，且把蘇軾這闋「水調歌頭」原詞抄在這裏：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是蘇詞中的「熱門貨」，凡是對詩詞稍有涉獵的人，都能背誦如流。可是他竟把「但願人長久」，誤爲「但願人間天上」；「又恐」誤爲「只恐」！而且「千里共嬋娟」都唸過了，竟說「一闋詞還沒有唸完」，不知道下面還有什麼妙句？

這個錯誤，不僅證明星書作者不知詞爲何物（因爲詞的字數、平仄都有一定，五字句決不能改爲六字句），而且根本不懂詞中的意義！按「嬋娟」是形容人、物美好之意。孟郊嬋娟篇：「花嬋娟，泛春泉；竹嬋娟，籠曉烟；妓嬋娟，不長妍；月嬋娟，眞可憐。」這闋詞，是東坡「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的；「但願人長久」的「人」字，指的便是兄弟倆，雖然彼此相距千里，仍願長久月圓人壽。如果說成「但願天上人間」，那便成爲對月而言，不能把蘇子由包括在內了。（未完）

民國以來的橫槊賦詩將軍

余君凡

作詩塡詞原爲文人雅士之玩藝，惟赳赳武夫之將帥亦有擅此道者，蓋欲附庸風雅以減少世俗對其之輕鄙也。這些上馬殺敵下馬賦詩的武將代有其人，最早是曹孟德橫槊賦詩，但曹操那首詩寫得並不好，四言一句，詩不是詩，歌不是歌，亦是不祥語句，惟由其倡導，後之武人，慕其風雅，樂而效之。

民國以來，武將能詩的並不少，有的工於此道，有的類似打油，較出色的當然是秀才出身的吳佩孚，如當代的黃杰將軍，長於寫詩塡詞，人所週知，但我們要讀各人詩作則不容易，因印行詩集的並不多，故偶有所見亦如吉光片羽，彌可珍貴，茲將平日蒐羅所得，摘錄少許，以饗本刊讀者。

■民初有「白面霸王」之稱的美男子將軍唐繼堯，他是日本士官留學生，曾統率滇黔廿萬健兒威震西南，不可一世，以「公瑾當年」自比，有「行軍自感」一律云：「肝膽交期誓此生，世人皆濁我偏淸，捫心難短英雄氣，愛國終長兒女情，宿雨餐風新趣味，空花幻影舊功名，輕裘緩帶閒題句，又聽秋原出獵聲。」又「雪中」一首云：「乾坤一色混西東，悟到人間萬世空，賸水殘山憐子弟，短刀長劍老英雄，龍蛇大陸寒風水，鷗鷺前溪暮靄中，自羨麥羹聊解渴，平生甘苦與人同。」

■吳孚佩字子玉，山東蓬萊人，崛起衡陽，曾任十八省聯軍總司令，後爲北伐軍所敗，挈眷入蜀流亡，終至解甲歸田，抗戰期間寄居北平，不受日人威迫利誘而遇害。生前詩作頗多，後有人刊集其詩名「蓬萊詩草」。其「春感」絕詩云：載酒看花興未慵，韶光又是隔年逢，只憐烽火連江右，愁聽寒山寺裏鐘。

踏過山隈又水隈，幾回瞻眺幾徘徊，江南正是好風景，處處偏多刼後灰。

連天烽火悵難居，何處春風到草廬，景物不殊人事改，臨流顧影羨游魚。

謹將詩酒遣良時，遙望南天淚已垂，一語寄君應努力，滿盤棋局仗誰支。

兵敗後入蜀之詩，英雄末路，已見窘愴之態：「曾經貔貅百萬兵，時衰蜀道苦長征，疏狂竟誤英雄業，患難偏增伉儷情，楚悵悲歌騅不逝，巫雲淒咽雁孤鳴，匈奴未滅家何在，望斷秋風白帝城。」

他被日人脅迫時，爲了避謠，有詠竹詩以勵勁節：「老幹亭亭拔碧霄，枝如戈戟葉如刀，呼號風雨聲悲壯，俯仰乾坤影動搖，淇澳萬竿應借筋，瀟湘千頃放光豪，祗憑勁節根深固，那怕東瀛起怒潮。」

■李烈鈞，江西武寧人，字協和，民初即出任江西都督，北伐軍克贛，亦一度出主省政，生平雖少作詩，但善撰聯句，如「揮戈撥雲霧，把酒看湖山。」即駐節潮州小西湖涵碧樓時所作。又「龍蟠虎踞英雄地，棋布星羅子弟兵」，則爲全國童軍假中山陵園大露營時代撰之門聯，均稱佳構。

■戰時率兵征緬之羅卓英將軍，有「呼江吸海樓詩集」行世。但坊間已難覓得。北伐行軍時曾撰一聯，由其自書懸於廳堂，聯云：「天下正殷霖雨望，胸中似有甲兵橫。」其飛渡駝峯一絕云：「喜馬山南古戰場，舊都新闕話滄桑，雄風怒挾塵沙起，捲地黃雲蔽夕陽。」戰時上高軍次新歲口占一絕：「國計民生繫念深，每逢新歲有新吟，今年樂事抬頭幹，要把倭皇一戰擒。」英雄肝膽吐屬不凡。又六十自壽詩：「青山留得不才身，閱世終知半等親，此日桂辛餘老辣，百年花甲正芳辰，痌瘝在抱情難遣，寶玦頻投意最眞，智慧豈容窮海角，復興都作振奇人。」時已退居台灣，然壯志不減當年。

■海軍上將薩鎮冰，亦能詩，有征婦一律云：「漏盡春閨蠟炬殘，誰憐少婦淚頻彈，良人一去音書滯，劇虜猶繁國步難，氣壯不辭邊色苦，令嚴敢畏朔風寒，苦心自有成功日，待到榮旋帶笑看。」少婦悔教夫婿覓封侯之情，描畫盡緻。

■香翰屏總司令除擅書法外亦喜吟詩，有別惠州一律云：「破敵收京負夙期，撫綏每嘆德支離，盟心惟指東江水，題壁難賡五別詩，自笑英雄同狗彘，可無身手縛蝦夷，繁燈淸酒湖亭夜，獨爲災黎繫去思。」

■李漢魂（伯豪）主席亦能詩，當廣州淪陷，粵省人心惶惶時，奉命由潯線馳返粵北韶關，接主省政，粵軍將領羅翼羣（興寧人，一度爲國民黨候補中委），特贈賀詩一律云：「名城一旦化烽烟，倏聽將軍擐甲旋，拯溺援飢需此日，青雲黃鵠許當年，從知利器傳周史，即飲貪泉媲昔賢，珠海腥羶待橫掃，祖劉連轡好加鞭。」

民十七年（戊辰），李由粵率師北上，軍次江西，午夜聞鐘聲有感，因寫古體五言詩如下：

戊辰溯乙未，我生三十四，風塵入命來，未冠從軍去。一去十七年，學成頻進位。去秋長此師，爾後爰增事。豫戰固良助，粵情殊悵義。身心感念多，歷盡辛酸味。辛酸亦自甘，爲抱澄清志。澄清未可期，變本還加厲。人慾正橫流，補苴無是處，衆生殺業深，競把屠刀試。靜夜聽鐘聲，浩然有歸意，心燈晦復明，彼岸猶堪冀，誓以普賢行，證明文殊智，覺盡衆生迷，浮閻化祇樹，七尺負昂長，此身來不易，少壯老幾時，休昧惺惺地。

李將軍信佛，戰後率眷往紐約，開設餐館療貧，有述懷詩云：「纍纍後果種前因，萬刼千磨到此身，復楚亡秦慚信誓，授餐適館且療貧，海天寥廓渾無碍，心性澄明自有眞，骨化形銷歸去日，遺篇好贈後來人。」

■年前在台北逝世之歐震將軍，字雨辰，曲江人，也是一代名將，生平亦喜作詩，死前曾於病榻中作律詩多首，其中一首云：

「英雄不免病魔侵，如在金剛百鍊身，慣任前鋒摧勁敵，勉從亂世作完人，靜中思過心因細，絕處逢生理至深，確信嚴寒冬過後，枯楊衰柳也回春。」頗能道出剝極而復之理。

其他能詩名將尚多，因篇幅關係容再錄之。

原任華南工學院副院長

羅榮熽博士三國趣聞

「紅旗」雜誌最近大叫「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工作，越來越迫切了。」大談要「解放知識分子」。並搬出多年前的老話，認為「對思想問題採取粗暴的方法，壓制的辦法，是有害無益的。」認為「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長期的，耐心的，細緻的工作，不能企圖上幾課，開幾次會，就把人家在幾十年生活中間形成的思想意識改變過來。要人家服，只能說服，不能壓服。」彷彿禁錮毆打就是耐心的、細緻的教育工作。知識分子內心的創傷該不是這幾句話所能治療的吧！文革時的恐怖相信永遠刻在知識分子的心裏。

「解放幹部」後，一些沉下去的官員又浮出來，他們的名字也在中共的報刊出現了。「解放知識分子」卻不知如何解放法，而且並不見到被打倒的知識分子的名字重新出現。不過我們仍然相信中共是要解放知識分子的。看來夏衍、田漢、吳晗這類搞文學創作或搞社會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能獲「解放」的相當有限。因為他們所專長的既不能幫助生產，也不能當飯吃，只會削弱毛語錄的影響力。而那些搞自然科學的，想必都會逐漸被「解放」。因為中共不能缺少他們。工農業生產需要他們，科學技術研究需要他們，工人、貧下中農、甚至槍桿子都不能代替他們。

中國著名的科學家原華南工學院副院長——羅榮熽先生，到底是屬於中共特別保護的科技人員，還是已被打倒的牛鬼蛇神，我尚未得而知。不過即使被打倒，該也快要獲得解放了吧。因為在中國大陸，沒有幾個像羅先生這樣的人才。

據說羅榮熽先生曾分別獲得美、英、德的博士學位，擅長於橋樑設計和建築工程設計。據說廣州珠江大橋就是由羅先生設計的。羅先生為了響應「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號召，還創造了一種不用打樁，但能建四層樓的新建築法，令蘇聯專家大為折服。可是為了「多、快、好、省」，差一點連累羅先生吃官司，坐黑獄。那是由羅先生設計的位落於東山的廣州軍區大禮堂，建成不滿三年，上蓋突然倒塌。軍區首長便告到司法機關去，

羅先生得到這個消息頗感不安。把自己關在房裏，三天足不出戶，復核自己設計的圖案。連每一根鋼筋的負荷都重新計算過。複核完畢，整個人都舒暢了。因為設計絕無錯誤，之所以出事故可能是因為承建單位偷工減料，他馬上把這種情況通知有關部門。檢查的結果，果眞是因為配給的材料不足，承建單位黨委決定把一些必需的材料省去了。

在大陸與軍人打交道不是好玩的，軍區大禮堂倒塌雖然沒有壓死人，但卻傷了兩人。況且經常有高級將領出入其間，若設計有毛病，告你反革命謀害罪也有份。

羅榮熽先生可說是中國老一輩科學家的典型。大概是中了「科學救國」論的毒太深吧，他身為副院長，但對學院裏的行政和其他事務，從不過問，對政治學習之類更是沒有興趣。開會不出席是常事，整天不是在實驗室裏就是在學院辦的工廠裏，和工人、學生在一塊搞東搞西，弄得滿身油屎。

在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中，他仍然是不開會，不看大字報。埋頭在工廠和實驗室裏搞研究。黨委書記與他談起反右工作或其他行政事務他必是一問三不知。他這種態度曾引起過激的學生的憤怒，貼大字報大肆抨擊他，想把他評為右派分子。可是，因為他是國務院特殊保護的人物，由陶鑄一手保他過關，下面怎樣鬧都不濟於事。然而他並沒有從這件事中吸取教訓，反右運動後，他依然故我，不關心政治，只重視研究和實踐。

羅榮熽先生不但沒有一點官僚架子，也沒有一點知識分子的架子。老是穿着一套深藍色的中山裝。衣服沾上油污也絕不介意，照樣穿着出街。學院本來有配給他一輛小汽車，但他不大喜歡坐，反而喜歡走路和坐公共汽車。一九六〇年某一天，他從石牌坐公共汽車出廣州市區，因為身上穿着的那套衣服，是沾滿油污的工作裝，口袋裏沒有錢，弄得十分尷尬。被賣票員當作「搭霸王車」者，訓斥了一頓，後來總算弄明白了，但卻已傳為佳話。

華南工學院的學生，只要你是有心向學的，只要你有機會與羅先生接觸，沒有一個人不覺得羅先生是一位才華出眾的老好人。誰都會為自己能有這樣的師長而感到慶幸。

筆者實在不明白，像羅榮熽這樣的知識分子，對中共會有什麼害處？他不熱衷於政治，不想當官做老爺。他所需要的只是一間設備齊全的實驗室，和一間供他實踐的工廠，難道他的願望還不容易滿足嗎？為什麼還要把他從實驗室裏拉出來，進行思想改造呢？他所創造的無須打樁的建築法，難道不是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難道不是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

一個人的大腦容量是有限的，頭腦裏裝得太多科技知識，必然不能再容納一大堆政治理論，裝得太多政治理論，也必然不能容納得下科學知識；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人既是傑出的政治家，又是天才的科學家。但毛澤東卻偏偏要這樣去要求中國人，要求「六億神州盡舜堯」，「亦文亦武」，「亦工亦農」。以使像羅榮熽先生這樣的科學家，也一再被抨擊，被鬪垮鬪臭，然而即使獲得「解放」，也令他傷心透了。



待旦

兩則免稅案

報載，最近香港政府在稅收方面有兩項特別措施：

第一項是九龍巴士公司向政府繳納的專利稅，將獲得完全豁免。同時該公司過去所享受的牌照費及汽油的優待稅率，亦將予以取消。據說，九巴方面全年可少付政府一千四百萬元。巴士加價之議，似應作爲罷論。不過該公司發言人說，豁免專利稅之後，必須多付牌照及燃料稅七百萬元，如果再加工人工資，又須付出六百萬元。公司仍未得到好處。

賣油郎以爲，專利稅既已豁免，專利權自應隨之取消；九巴如果認爲無利可圖，自不妨請求政府將巴士經營權開放，或由政府公營，也決不可讓巴士加價。因爲巴士乃升斗小民的交通命脈，即令完全取消有錢佬也不會關心，但窮人則非坐不可，加一文等於多剝削窮人一文。而且公共交通加價，牽一髮則全身皆動，只會刺激物價，無形中又使通貨貶值，後果嚴重，不可不防！

宋時，范仲淹爲參政，看到諸路監司多係濫竽充數，於是拿起名冊，逐一研究；遇到政績太差的人，便把名字勾去。富弼在旁見了說：「你老人家這一勾不打緊，這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說：「如果讓他繼續留任，那麼，一路（宋時的路等於現在的省）人都要哭，與其讓一路（省）千萬人都哭，那如讓他一家幾個人哭！」於是把勾去的人一律撤換。所以，一個賢明的政治家，應該只爲多數人着想，不管少數人利益的。詩曰：

一、公共交通爲便民，盈虧安可計斤斤！
若覺無味成鷄肋，盍不新人替舊人？
二、衣食住行賴以生，一宗加價百宗騰；
一家一路哭與笑，盡在官方掌內擎。

第二項是撤消舞廳稅的問題。站在老百姓的立場，政府的稅項越少越好，把現有的稅予以撤消，人們更應該舉雙手贊成。可是這一項措施卻得不到人們的喝彩，因爲如要撤消稅項，可撤項的項目太多了，說什麼也輪不到這個舞廳稅。凡是於國計民生沒有什麼裨益的事物，大多是寓禁於征，課以重稅，如烟、酒、賭博；免稅等於獎勵，政府有什麼理由單獨獎勵跳舞？將來烟、酒、打麻雀、賭馬是不是都要免稅？賣油郎有詩曰：

一、舞廳免稅不尋常，豈是官家舞興狂？
若是人人蓬折折，繁榮未必在香江！
二、厲禁於征古已然，花街賭場不宜耽；
舞廳若可不征稅，

藝術乎？黃色乎？（下）

法國偉大的自然主義大師左拉，在「勞動」一書裏，不僅寫上很多穢話，而且還描寫了多場男女幽會的場面。其中有一場強姦的場面，描寫得非常仔細，從撕裂衣服開始，一直寫到交構、寫到掙扎，其計約有三千多字。對造愛的場面，以及人物在造愛中的感覺的描寫，其生動細膩之處，是時下任何黃色小說所望塵莫及的。可是有誰敢說「勞動」不是文藝作品而是黃色小說嗎？當然，世界上不缺淺薄狂妄之輩，也許有人敢於私下否定左拉、否定「勞動」，以爲他自己的小冊子是駭世之作，但相信他們卻不敢面對大眾。

造愛場面，並不是黃色小說的私家重地，也不是文藝作品的禁地，更不是文藝與黃色的分水嶺。文藝作品是到了非描寫造愛不可的時候，才描寫造愛；黃色小說則是爲了描寫造愛去描寫造愛。文藝作品是把描寫造愛作爲手段，目的是通過這樣的描寫更深刻地刻劃人物的性格；黃色小說則是把描寫造愛當作目的，不管有無必要，硬脫去故事人物的褲子蠻幹。

文藝作品與黃色小說的分水嶺是在於藝術性。藝術性的含義非常廣泛，絕不是三言二語或一二篇短文所能夠說明白的。扼要來說，就是要視其作品能否眞實地反映當時的時代面貌和社會面貌。換一句話來說，就是作品能否忠實地反映「典型環境」（典型性格曾經談過，這裏從略），用「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這兩個標準去衡量，很輕易地就知道「紅樓夢」是藝術，「肉蒲團」是黃色；茅盾的「蝕」是藝術，馮卡奇、張資平等人的著作是黃色。

眞正的文藝作品即使描寫性愛，也不會引起讀者的性衝動，至少不會使讀者停留於性的衝動，牠將給予讀者更深更廣的教育，給予讀者更美的藝術享受。阿Q曾捏過小尼姑油膩的臉，也曾隔着褲子擰女人的屁股，這或恐可以算做初級性動作的描寫，但我們看後只會覺得可笑，而絕不會引起性衝動，更不會去效倣。

世間當然有看「勞動」只欣賞強姦那一段；看「紅樓夢」只看賈寶玉初試雲雨情的人。這不在本文所討論的範圍。

在下認爲，必須撇除以造愛與否做爲文藝和黃色的區分標準的觀點，必須強調用「典型環境」與「典型性格」來衡量作品，就是防止一些沒有造愛的假文藝作品，冒文藝之牌去欺騙讀者和毒害讀者。防止那些假文藝作品的作者自吹自擂。因爲倘若讀者懂得運用「典型環境」與「典型性格」這兩個標準去衡量文藝作品，則一切假文藝都必將無所遁形。

罪

藍海文

我到底犯了什麼罪？
要在你們這班強盜面前下跪——

等待完成的傑作

萬人傑先生在本刊一一〇期「新聞以外」，寫過這樣一段話：「……等到大陸可以重享自由生活，回到自己家園，安渡餘年，在寧靜的環境裏，利用剩餘的日子，寫成已構思了十幾年的一本書，作為自己活在世界上幾十年的一點紀念。至於它是否有留傳的價值，那就不計較了。」

自上文發表後，有好幾位朋友問我：「老萬寫了二十多年，不但是多產作家，而且是全能作家，在他腦子裏還有一本什麼書竟構思了十多年尚未着筆的？有這樣經過慎思的題材，為什麼不趕快寫出來以饗讀者？」

當時，我自作聰明的作了答覆。今日偶然想起這事拿來作為這篇千字文的題材，本想問問他到底計劃寫一本什麼書，以便廣告我們的讀者。但在電話上找不到他，拿稿的人又坐在廳子裏等着，我還是「自作聰明」的在此寫了出來，如果我說錯了，請老萬更正。

因為老萬在去年冬天，車着我這個「香港鄉下人」環遊港島的時候（我來香港廿年，只有去年坐着他的車子到過淺水灣、石澳、赤柱、跑馬場，大開眼界。）他曾經跟我在閒談中說過：「寫了幾十年的小說，多是為生活或迎合約稿人的需要而寫的，等到不為稻粱謀的晚年，我要寫一本自傳體的長篇小說，書名是『十兄弟』。這將是我的代表作。」

老萬「手足十全」，昆仲情篤，他是老五，對上兄下弟的奮鬪經過，均知之甚詳。老萬常以「讀八年書」自謙，亦可說是自豪，十兄弟又生逢亂世，同是在八年抗戰的砲火中長大或自立的，如能將他們十兄弟這個大家庭的悲歡離合情形，各自奮鬪的經過寫出來，以他這一支生花妙筆來刻劃，反映軍閥割據、民國統一、八年聖戰、四年戡亂、廿多年的鐵幕阻隔、留在大陸家鄉的兄弟慘受迫害以至於死的等等時代變遷，家國苦難，均反映在這部「十兄弟」的寫實小說裏，必然是一部劃時代的巨構！

他所說已構思了十多年的一本書，可能就是對我說這本「十兄弟」。我當時也曾問他：為什麼現在不寫，非要等到晚年退了休才着筆？他說：這個故事太龐雜了，他們十兄弟的奮鬪經過也很複雜，要將國家的隆替，家庭的盛衰，個人的經歷，恰如其份的經緯配合，是需要縝密組織，反復修改才成。像目前這樣日產萬言的急就章，自難寫得如理想。

而且，在目前他們兄弟正在隨着時代推進，如日方中的在發展個人事業，也沒有到這故事結束的時候。故此，寫這故事最理想的時候，是「回到自己家園，安渡餘年，在寧靜的環境裏」，從容不迫的成完這部反映時代的巨構。希望老萬能完成這椿心願，我們都能看到他這部「十兄弟」的傑作面世。

張贛萍

我祖宗三代都是農民，
如今早晚還叫着你們萬歲！

你身上穿的藍布衫，
補上白色和紅色的布碎，
那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
你蓄意造反，這是「叛黨」大罪！
一九七〇年四月一日

貪污影響募警

最近當局宣佈，決定在這兩年內擴大招募警員的工作；並且放寬應徵條件，連已婚的也一樣歡迎。

年來政府在招募警察這方面，已費了很大的氣力，但應徵的卻未見踴躍。

警察是社會的保安人員，工作是神聖的，意義是深長的；一個有志氣的青年人，自必以能厠身於警察行列為榮。以今日的香港而言，青年人是那麼多，而且有不少人還正在為了出路而苦惱；但對於當局的招募警員，反應卻未見熱烈，實在是超越常理的現象。

這種現象，許多人都認為是由於警員的待遇低微，所以引不起一般青年們的興趣。但這祇是表面的膚淺看法。青年人的志氣昂揚的，祇要是有意義的工作，是不會斤斤地計較待遇的。他們之對於應徵警員不感興趣，最大的原因，乃是由於貪污風氣所影響。

今日的香港，貪污無可否認地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一個公門中人，任是潔身自愛，一般小市民也都對他存着一種不大尊重的成見；所以許多自尊心較強的人，因之也不願厠身於警察行列。

加之貪污成風，投身公門，耳濡目染；在潛移中，也難免於為所感染。一匹純潔的白布，也會在染缸裏給染成黑色。而政府在輿論的指責下，又不免要做點姿態，懲辦貪污的工作給市民看看。但大老虎卻不敢打，祇打小蒼蠅，低級的小警員也就成了被打拍對象；大老虎塗着滿口鮮血逍遙法外，而小蒼蠅的警員則成了代罪的羔羊。於是大家也就都存着：「乜都好做，呢樣嘢唔好攪我。」的心理，對於投考警察，當然乜就沒有興趣；寧可去做小販或工人，也不願投身於警察行列。

目前香港的工商業雖然繁榮，但社會秩序卻難免於令人搖首嘆息；而社會之所以紛擾，貪污實為最大的主因。由於貪污而有了包庇，有了包庇而形成了色情泛濫，賭風猖獗，毒燄蒸騰；間接也就促使了犯罪案的頻頻發生，雖有那麼多的警察，也不能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

所以這個社會的主症，乃是貪污；貪污之風不去，痼疾終是難瘳。祇要有良好的政治風氣，有廉潔的公務員；沒有包庇罪惡的官吏，則罪惡不但難以滋生，而且不難予以消滅。

就是一般有志氣的青年人，自也都以能夠做個維持社會秩序的警察為榮，爭相應募；又何患於應徵無人，深苦長徵長不足，老是要為了招募警察的工作而傷透腦筋呢！

醉八仙

青年園地

夜半無人私語時

小范和「左充同志」同住一層樓，他像一具竊聽器，現在且將他有一天晚上，聽到充同志夫婦的「床邊談話」轉介於後。

左：愛人，你這次回鄉，定看過「祖國」許多許多的建設和無比的繁榮，這使我的頭上增加光彩不少，更可以說上句「歸功屬於毛主席，幸福屬於我愛人」啦！

妻：十天前，你的「充語錄」，我還聽得入耳，現在……唉！想來都是那些「愛國報紙」吹得太漲作的怪！

左：沒什麼不妥吧？愛國報怎會吹牛？怕是你的「政治水」太少，觀不出光來吧！且詳細說說，讓我分析分析！

妻：怪不得回鄉的人都把羅湖橋叫做奈何橋，一開始我便奈何那些守關同志不得，眞是煩得要死！

左：呔！那些人該死……不過，用政治頭腦衡量，這名堂倒按得不錯——深圳那邊是人的世界，羅湖這邊是鬼的世界，陰陽阻隔，哈哈……

妻：你眞是活見鬼啦！我挑的兩袋東西，怎曉得正是被鬼同志倒扯轉來，砂糖生油，罐兒瓶子，撒個滿地；衣角夾縫，乳罩底褲，也給摸個通透！又足足盤問了整個鐘頭的社會關係，像是和毛澤東對親家似的！

左：那有什麼大不了？防特防鑽，必須這樣嘛……你怎不告訴他們，我是「摩總」的人？

妻：他們識你們是老鼠！「魔總」！他們老是反問我「腫」在什麼地方呢！

左：不要像吃了火藥那樣好不好？……嗯！聽說你的新嫂子是個「生產能手」，告訴一點「新社會」的戀愛史讓我醒醒腦筋可以吧？

妻：火藥！你不說我倒忘啦！在我們的家鄉裏，只要一根火柴擦亮，旁邊早有幾家人候着接火了……噯！那個「生產能手」新娘，將來能不能像頭母豬，我可不管。單憑她要三百元禮金，六套新衣才肯過門這點看，否定了你們的「毛思想」教育。也證明了你們都是說一套，幹一套的！……不過，也很難怪，難道穿上那「縫縫補補又三年」的襤褸裝，去做新娘嗎？

左：好啊！一次過做六套，可以使「反動報紙」說我們「缺乏布料供應」的謠言破產啦！

妻：你眞是白日見鬼！這都是我在佐頓道口「易扒公司」買了，分幾批寄回去的呀！

左：……嗯！別多嘮嘛了，總之，親朋戚友高高興興地喝過喜酒，完成婚禮，你亦該快樂了吧？

妻：你不提這個，反免了我氣頂。愛人！你知道誰享着那些喜筵？看來還比不起香港人吃大牌檔，但是壞頭頭們卻肯定那是「鋪張浪費」，幾乎全部給沒收！說好聽點，是拿去濟鰥寡孤獨，看來還不是「天一份，地一份，喃嘸佬衫袖又兩份」的戲法麼！

左：？？不。我看你這回必是接近過反動分子！從廣州回來的人，個

小紙

黎民

有潔癖的人，各位一定見過許多，也認識不少。但有潔癖的人，有輕有重，最常見的，上茶舘子，一定要用開水將杯碗筷子洗滌，即使在高尚舘子，杯盤經機器洗淨，還在焗爐焗過，他也非再洗不能安心使用。

每逢和這種人喝茶，我就不耐煩。其實杯筷可以洗，端來的食物，吃進肚子裏的，怎可以洗過才吃？光是洗杯筷有什麼用？如果有傳染病菌，從食物傳染的可能性更大。

老萬一向持大菌吃小菌政策，即使食物中發現蒼蠅、蟑螂，拿開了，照樣全部吃光；有時伙記過意不去，表示可以「換過」，我也沒接受他們的「好意」。反正不是跟他入厨房親自監視，那有這麼誠心的好伙記，當眞把有蒼蠅的東西犧牲，另換你新的？無非到厨房遊埠後再送出來，你就吃得心安理得。我照樣吃下，省得他們多做這一番工夫。

我交過一個潔癖的朋友叫老刁，他一年四季戴上手套，和朋友握手，也從未脫過，他雙手絕不與外間接觸。我覺得這人和別人的情感，也和他的手套一樣，有一重隔閡。我沒法跟他成爲好友，多見他一次就愈不想見他。以後，我只跟他做電話朋友，有什麼事，互通電話，我認爲這可以增加他的安全感，即使老萬有病菌附帶，也絕不可能從電話傳染過去。

老萬認識過一個從不用舊鈔票的濶佬，他從五元至五百元鈔票都有，全是新的，輔幣則由傭人用消毒劑洗過。他用錢是有出無入，絕對不用找贖。他有種思想，認爲一切東西都不及鈔票多細菌，只要不接觸舊鈔票，就不會染上病菌，可以長命百歲。

一位常到我家作客的朋友，談話風趣，待人誠懇，只有一點令我非常反感，每逢在我家吃飯，照例在口袋裏拿出一叠常備的紙巾，撕出一片，抹抹筷子，抹抹飯碗邊緣。我明白這是他的習慣，心理作用，認爲這樣才乾淨；其實他這塊紙巾也許比筷子和飯碗帶菌還多；同時這樣揩一揩未必就可把細菌揩去，不過求其心之所安而已。

上述的潔癖者還可以令人容忍，因爲他愛潔是自己的事，並沒侵犯別人，最多使人感到討厭而已。可是有一種愛潔的人卻自私透頂，他的潔癖只要自己潔，對別人有怎麼的影響，不在他顧慮之內。

和我們一起工作的同事中，也有一位潔癖先生，他正是這種人。一上班，就拿了檯上一叠白稿紙，將他的寫字檯徹底揩乾淨。報社的寫字檯多數是早晚兩班人合用，他上夜班，早班的人走後，本有淸潔女工收拾好，他也許怕

個都說現在比從前更富裕，更壯麗。

妻：富裕？對啊！就我親戚中，便有許多成了有錢乞兒的了！

左：說清楚點行不行，這豈不矛盾？

妻：你不是教過我，矛盾有時會統一的嗎？他們拿着鈔票也買不了多少食品，最好的辦法是乞求回鄉客帶他們上舘子去大嚼一頓，還寧願自己化錢去苦苦相邀啊！……「壯麗」？誰也不該否認——只兩三個月功夫，市內便築起一座萬里長城，秦始皇亦要跟尾食塵啦！

左：你再連篇怪話，莫怪我不客氣，要有事實才好講？

妻：現在廣州的大小商店住戶，每家都要在屋子裏挖了個大地坑，挖出來的坭石，堆積門前，連接起來不就是壯麗的長城嗎？最高指示說，坑洞是避核彈用的！但是廣州人私下裏都稱之爲「自掘墳墓」！他們算過，普通炸彈掉下來，坑內的人總可免了找棺材塟地的麻煩！

左：這些落後分子，眞該批臭批透，我那「勞動模範之家」，肯定不會說這麼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話。

妻：當然囉！你那撈毛（勞模）哥哥現在什麼都不必說了。……合該你做朦查查的人！自從去年春你兩個侄子不服從分配下鄉，「英雄」帽子早被摘下了！

左：小孩子學習不夠，認識不深，與老子的英雄帽何干？

妻：大陸早沒有了禮拜堂，誰聽你道理啊！……廠工會，派出所，街委會人員，車輪式似的向你家闘剿，硬說他們不肯上山下鄉，是出於父母的包庇！說實在，大陸做父母的，不被兒女闘個死去活來已算萬幸，怎管得着他們的意志？何況也明知是死路一條！……今次帶回去的餅乾，麵餅，粗布，兩口子寧願不沾半點，全部都寄下海南島去了！

左：寄給誰？

妻：算我說漏了吧！哥哥和嫂嫂那受得這樣的壓迫，擾攘了半年，結果把心一橫，不開兒子的飯，演上一幕自迫的骨肉分離！現在兩個小兄弟已捱到皮黃骨瘦了！

左：爲了祖國的偉大建設，下鄉鍛鍊鍛鍊有什麼不應該？

妻：你夠舒服！在這裏大唱高調，可知道他們在海南島怎樣過——整天鑽進林裏伐木，衣服被樹椏鈎到變了草裙，一天幹個十二小時以上，沒有一餐飽飯，沒多件棉衣，那有你躲在這裏嘆茶，打麻將，看艷舞，吸洋烟，喝洋酒，賭狗賭馬那麼風流快活！

左：在未闘倒港英之前，我們的生活理該隨俗一點嘛，否則豈不容易被人一眼看出我們是……

妻：你的理論，我已經身歷其境，證實是破產的了，怎曉得你還是至死不悟，好吧！等着瞧吧！如再有一九六七年的暴動事件重演，你看我會不會回娘家去？……還有呀！我那結婚戒指，忘了登記，便不准帶回來，相信全世界的海關，也不會管到這樣不値錢的東西！這只好麻煩你每週吃一頓「憶苦餐」，好節約三幾十元另買一個了！

左：眞氣死人！……

的妙用

萬人傑

都併一塊一塊地拾到字紙簍裏，

之後，他又要洗杯子，還要倒一杯暖開水漱漱口才開工，水花四濺，影響別人，他不在乎。這種潔癖，十足自私，但求自己潔，不顧別人。同事幾番想整蠱他，作爲報復，幸而較忠厚點的同事勸住，才不致發生「潔戰」。

他口袋中經常有一塊一塊小紙片，這些小紙片用處很多。先說他回來上班，在電梯門口，先掏出一片紙頭，墊着手指按電鈕，電梯下來，走了進去，又拿另一片紙頭，按在4字上。每晚下班回家，坐電梯上樓，拿鑰匙開門，按電燈開關，全用紙片墊住。

他雖然沒有留下指紋，如果偵探要追踪他，相信最容易，比憑血跡跟踪受傷的人更方便，只要跟着一片一片的紙頭，就可曉得他的所在。

一次，老萬跟他進洗手間，無意中發現奇景。開門進去，固然要用小紙片，站在厠盤前，拉開拉鍊，又探手袋裏拿出紙片，用來夾住那傢伙，撒泡尿後，再掏出一張紙片，夾住那傢伙塞回原處，才把拉鍊拉上。看過這一幕後，想像力豐富的我，想到許多問題。不知他在「夫人請」、「相公請」的時候，怎麼搞的？除非要他坦白，否則這些問題永遠不會得到解答。其實，手是身體一部份，那傢伙也是身體一部份，他用紙片隔住才拿東西，直是多此一舉！假定他的手指或那傢伙上面有細菌，一樣都會影響到他，用紙隔住，不讓手的細菌傳到那傢伙，或不讓那傢伙的細菌傳到手上，都是不通。我們幾個同事正談着這潔癖故事，小朱忽地哈哈大笑。我們愕然問他：有什麼好笑？

「我認爲他這些小動作不過做給人看的。」

「何以見得？」

「小便也要拿紙片夾住，跑到謝斐道用什麼來夾？」小朱神秘笑道。

「謝斐道？」

「你們曉得？我是『綠窗門姑爺』，謝斐道的老主顧。」

「這和他有什麼關係？」

「我和他是行家。不過我是明來，他卻暗往。」

「他也到謝斐道？」

「我去十趟，至少有五趟發現他鬼鬼祟祟閃身進去。」我不禁茫然。

「他到那些地方，帶多少紙片才成？」

「紙片也不可作防毒面具用啊！」

「你們想知道秘密嗎？」小朱問。

「想便怎樣？」

「我知道他最喜歡叫的是阿芳，找着阿芳，她自會大爆內幕。」

同事們一窩蜂的跟小朱跑，結果如何，卻非老萬所知了。

人海百態

京劇改革漫談（十五）

梨園舊友



創腔不可「鑽牛角尖兒」

「定型化」是京劇的基本原則之一，唱腔也不例外。它的好處是容易使人了解，壞處是缺少變化。於是有些成名的伶人便紛紛自編新劇，自創新腔，藉以擴大號召。本來這都是好的現象，但由於着眼在「自我宣傳」，所以編的劇本也只側重一人，使自己成爲一枝獨秀，其餘都是些無足輕重的配角，這樣的劇本，當然好不到那裏去！

他們在創腔方面，雖然也下了不少功夫，如程硯秋、張君秋輩，可惜不能在大處着眼，一味在舊腔中翻花樣，把本來已夠難懂的唱腔，弄得更複雜，只是在三數「眼」中求變化，不敢作「大刀闊斧」式的修改或吸收。於是他們的所謂「新腔」，便像鑽牛角尖兒似的，越鑽越窄，也距離越遠；其結果，和某種雕刻藝術一樣，不用放大鏡便根本看不出刻的是什麼東西。

這叫做難能而不可貴！

愛「鑽牛角尖兒」大概是藝人的通病，不但京劇如此，各種地方戲中的名伶也很少例外。如何河南戲中的常香玉，早期的歌唱的確不錯，成名之後便漸流於「怪」；黃梅戲中的嚴鳳英，後期的「牛郎織女」，也遠不如早期的「天仙配」唱得好。

京劇既然是全國性的戲曲，它的內容應該對優秀的地方戲兼容並蓄。「吹腔」、「崑曲」、「南鑼」之類，原來都不屬「皮簧」範圍，現在已被看作一類了。那麼，其他的優秀戲曲，爲什麼不可以多加吸收呢？

所以我以爲京劇的創腔，不應該只在某板某眼中翻新花樣，刻意求工，應該擴大眼界，打破舊框框，放膽吸收新的腔調，用來豐富自己的唱腔。像裘盛戎在「趙氏孤兒」中吸收的「漢調」，以及程硯秋在「鎖麟囊」中「西皮原板」的垜句唱法，那才是「創腔」者應走的路子。

伴奏問題

伴奏的任務，是塡過門、補空隙、襯托唱腔、加强效果。應該完全居於陪伴地位，絕對不可遮蓋演唱者的聲音，以致喧賓奪主。這點起碼要求，各種地方戲中都能做到；只有高踞劇壇首席的京劇，反而草草抹殺了此一規律。除了極少數的名伶外，一般的琴師與演員多數是分庭抗禮，有的更爭着出風頭，所以二者之間，時常發生些不愉快的事件。

孫佐臣的胡琴有「琴聖」之稱，算是個中翹楚了，他替陳德霖伴奏起來，眞是珠聯璧合，無懈可擊。因爲琴聲和嗓音太一樣了，所以聽起來彷彿是兩人合唱似的，分不出那是琴聲那是人聲。

我以爲這種伴奏法並不可取，因爲他的琴聲太響，有些歌聲、字音都被琴聲掩蓋了。

胡琴太響的毛病，不僅大大地影響了歌聲，抑且常常掩蓋了字音，因而使「皮簧」成爲各種戲曲中最難懂的一種（當然，演員的嗓音、吐字也有關係）。我常和朋友說笑話：假使讓梅蘭芳坐在普通座位上，聽程硯秋或其他旦角唱完全不知內容的新戲，包管他有許多字句聽不出是什麼東西。

一九六二年「北京京劇團」來港演唱時，譚延壽唱「空城計」。雖然其中的唱詞我也都會，但由於琴聲太響，他的嗓音又窄，字音大部都被琴聲遮去，所以有許多地方依然聽不出字眼來。我們會唱的人尚且如此，一般觀眾的感受如何更可想而知了。

琴聲遮蓋歌聲的伴奏，只受一種人歡迎，那是初次登台演唱的人，自己沒有把握，需要胡琴從中帶領。

改善胡琴伴奏，是最輕而易舉的事，連「舉手之勞」也不必，只是在唱時少用些力，不要讓琴聲遮住歌聲便可以了，但許多年來卻無人肯加以改善，足見京劇界人士的守舊觀念是如何的牢不可破了！

京劇衰落的原因

京劇日趨衰落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還是由於它不能適應時代。在農業社會中，人們有的是時間，遊手好閒的人既多，娛樂的種類也少，所以在不知不覺中便會愛上京劇。大環境如此，人們在兒童時期便已耳濡目染，長大之後，自然也容易變成「戲迷」，這便是京劇在華北風行一時的由來。可是近十年來不同了，農業社會漸漸蛻變爲工業社會，人們不競爭不能生存，誰還有那麼多的時間去研究京劇、欣賞京劇？再加上京劇南腔北調的讀音，青年人聽也聽不懂，自然便成爲話劇的觀眾了。

到了電影盛行之後，形勢更壞；那是以人力和機器競賽。人家演一次便可以一勞永逸，而我們每次都要用人力排演，自然非失敗不可。

自救之道

曉得了失敗的原因，自救之道便是對症下藥，爲它注入新的生命。首先便應該讓人「聽得懂」。「淨化京劇讀音」這個主張，便是針對此弊而發的。其次是，注意劇本，縱然不必像崑曲那樣文雅，但也不能不通得不知所云。至於

歌唱、舞蹈、作奏、武場、切末、佈景等等，都應作適切的改善。不過，無論怎樣改，京劇的基本原則決不能破壞，尤其是「象徵式」的表演手法必須遵守。如要「寫實」，那麼，歌和舞都必須取消；誰會見過世上有像京劇中那樣走路、言談、哭笑的人？換言之，京劇藝術是完全建築在「象徵」的基礎上的，離開了「象徵」，京劇便不存在了！所以，不但江青的「樣板戲」不算京劇，連梅蘭芳早年演的「一縷麻」、「鄧霞姑」之類的時裝戲，也不爲觀眾喜愛；那便是由於現實生活和京劇的「象徵」藝術太不調和之故。「楊門女將」影片之所以得人喜愛，也是由於它在拍成電影之後，依然能夠保持「象徵」原則。本港的黃梅調古裝片，便不足以語此了。

據說西洋的歌和舞是分道揚鑣的，所以歌劇中沒有舞蹈，舞劇中沒有歌唱，沒有像我們熔歌舞於一爐的綜合戲劇。「愛果情花」（即「漢堡雨傘」）、「夢斷城西」兩部西方影片，都是在現實生活中加入歌唱，只是一種可笑的演出，由此可以證明外國月亮並不比中國月亮更圓。試想，如果在「象徵」的芭蕾舞中，加進些「寫實」的事物，那還成什麼東西？而江青的「紅色娘子軍」便是如此！

以上是筆者對京劇改革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見，拉拉雜雜寫出來供大家參考。宋人楊大年（億）有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眼高手低是一般人的通病，筆者之於京劇更是如此。不過，我對京劇的看法，既不像新派學人（如傅斯年）之「取銷派」，也不像盲目擁護的「國粹派」；我是「好而知其惡」的革新派。用中共一句時髦名詞便是所謂「修正主義者」。自信還相當客觀。如有錯誤之處，還希望大雅之士予以指正！

最後，想乘這個機會談談本港的京劇問題。

爲本港京劇找出路

目前京劇的命運，眞是危機重重，作爲根據地的中國大陸，已完全成了「樣板戲」的天下！台灣方面素來不重視這些。現在雖然軍隊裏也有平劇組織，中國文化學院也設有「中國戲劇研究所」，但鑒於一個「復興劇團」也不能維持的前例，將來的成就也很難使人樂觀。至於本港，連擁有甚多觀眾的粵劇都日趨衰微，京劇的難以發展，自是意料中事！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曾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舉辦了一個「香港之中國戲劇概況」討論會，可惜「京劇組」參加的同好寥寥無幾，自然也討論不出什麼結論來。

無可否認的，京劇的人才全在大陸，尤其是職業演員，留在香港、台灣的不過是極小部份而已。如果江青的「樣板戲」再在大陸橫行若干年，京劇的歌舞藝術，便有中斷的危險。因此，這個承先啓後的責任，就落在港、台這班人的身上了（票友當然也包括在內）。台灣的情形如何，我們且不必管它，至少香港的票界和若干京劇工作者，無論是爲了京劇藝術也好，爲了個人的生活也好，都有責任爲了挽救京劇垂危的命運而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來。

目前香港的京劇團體，聽說也有三五個，可惜都是各自爲政，互不相屬，以致力量分散，誰也組不成一個像樣的劇團。票界也只能三五個月露演一次。長此下去，私人辦的京劇團體，由於沒有出路，必定繼起無人；票社方面，吸收不到新的社友，愛好者也會越來越少，三五年後，恐怕情況會比現在更慘！

攝製京劇影片

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是一定的道理。大陸上即令不遭這場浩刼，京劇如不改絃更張，最後也非歸於淘汰不可。因爲它本身的缺點既多，電影又給它以最大的威脅，今後只有從事改革並和電影結合起來，才能擺脫被淘汰的厄運。所以，我以爲目前香港京劇界的自救之道，如以攝影京劇影片爲主，舞台演出爲輔，也許還可以打開一條出路。

也許有人會說：「以目前幾個京劇團體的人力，怎能拍得出像樣的電影？」我以爲這些問題，也有方法解決：以現有人力說，要拍一部像「楊門女將」那樣的片子，固然不容易；如果採用「集錦」方式，集合全港的伶、票人才（票友可用於幕後代唱），攝製一部水準以上的影片，似乎不會太難吧？

當然，這樣做必須有力人士在財力方面予以支持，如果某些電影公司肯加以援手，自然事半功倍；而事實上也不是無利可圖，因爲這裏面沒有大明星、外景或用浩大的佈景，製片成本不會太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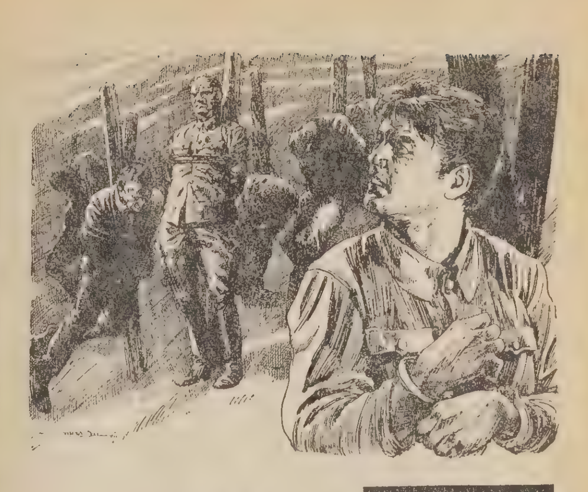
這條路如果行得通，不但京劇工作者的生活問題可以解決，有了拍電影的吸引力，京劇的新血也會源源而來，而京劇的歌舞藝術，也可以隨之維繫不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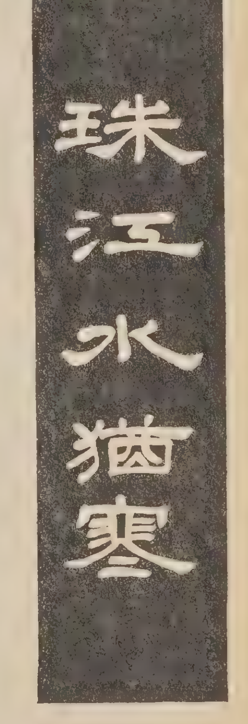
有志之士，盍興乎來？

附記

有人以爲本文不應在中共的現代戲方面，浪費太多的篇幅。筆者卻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是談「京劇改革」的，而江青口口聲聲說他們的現代戲是戲劇革命；既談「改革」怎能「漏了最重要的一筆」？尤其是「智取威虎山」，中共的「人民日報」、「紅旗」以及其他的尾巴報，一律以數版篇幅全文刊載，簡直成了紅朝的一件大事。

本刊一貫是注意大陸問題的，又怎能視若無覩？不錯，談「智取威虎山」的人很少（筆者還未看見過），但那決不是認爲「不該談」，而是不懂京戲的大陸問題專家無從談起；而懂京戲的人又未必注意大陸問題；因此，便把江青的「傑作」給冷落了。我既已看出她的「不通」，爲什麼不讓她出出醜？（全完文）





【13】

馬森亮

我正在細細的玩味，很久還不把杯放下，老胡的第二杯茶都喝過了，舉起茶杯等候再敬我一杯的時候，我才覺得，連忙放下杯子來。「謝謝你，我自己來！」然後習慣地用兩個指頭在桌上點了幾下，表示謝意。

「老李放開量喝多兩杯，不必拘執，我們幾年不見了。」老胡伸出三個指頭。「有三年了，是不是？」

「對，是很久了。」我找不出別的話說，也不敢隨便亂說，這樣漫應着。

「你習慣嗎？這樣蹩腳的館子！」

他用手向四週一指，我跟着望過去。原來這茶館是用竹搭成的，面積相當大，起碼有百多張桌子，差不多坐滿了人，十來個茶倌和叫賣的在當中穿插招呼着。鬧哄哄的，大家都在高談濶論，旁若無人。老胡又繼續介紹。說：

「這館子，過去是那班苦力、小販、或者赤腳農民的歇腳地。現在的主顧全部換過了。全鎮上的老闆、中醫、吟詩作對的文人雅士，甚至吃慣閒飯的二流子都在這裏出入。你看，這一班人的臉孔排頭，不管他穿的怎樣，像我一樣。」他忽然撩起衣角，拍一拍胸膛。「這一套不稱身的衣服，罩上一頂莫名其妙的五角帽，滿口新名詞，誰不以爲他就是共產黨員或幹部呢？可能他們的袋子裏還放着一本未必翻過的新民主主義論或黨的路線之類的新書。哈哈！這就是所謂迎合潮流呀！他們的外表不管怎樣進步，腦子裏還是全套的顢頇頑固思想。還有，在這裏打招呼是不叫同志的，大家見面，互相點點頭，永遠是微笑，多少新聞就在這微笑中傳播出來。像你老兄——喔，喝杯再說，你的情況我從這裏打聽得非常清楚。這裏的消息是最靈通不過的，一有風吹草動，立刻便落葉知秋——」

「老胡！請暫停一停，問問你，這裏的原來主顧現在跑到那裏去了呢？」我鄭重地插嘴過去。

「他們？翻身了，升級了。」老胡呷了口茶，說：「唠，對面那間堂皇軒敞有女招待的海景樓，就是無產階級的阿房宮。農民翻了身，迫出了地主華僑的美鈔黃金，得了勝利果實，肚兜裏麥克麥克，日日夜夜在那裏大吃大喝，反正財來自有方，到手莫徬徨，花完了回去再藉故鬪一鬪，不是什麼都有了嗎？……說起來眞奇怪，這館子的顧客不到那邊去，那邊的顧客也不到這邊來，那邊的人說這邊的一切是落伍的，是垃圾碼頭；這邊看那邊的是腐化的，是帽子工廠。無形中形成了兩個極端對壘的集團。眞是，三個中國人在一起就分兩派！」

「這樣看來最危險不過。——難得這班老闆、醫生有這份閒心和閒時間來坐茶館！」

「時間？已不屬這批人的了。他們正想盡方法怎樣來打發每一分每一秒的光陰呢！目前，市面上除幾間茶樓會意外的熱鬧之外，吹着一片淡風，商店半掩着門，夥計日夜參加學習，接受那套要怎樣翻身的理論，店務當然不管了。且直接干涉一切，時常把些顏色給主人看。做老闆的惟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像待決的死囚一樣，絕望地在等候着。不上茶樓又去那裏，說到中醫，鎮上的幾名西醫，確也忙不過來，時時刻刻都要下鄉給自殺的人施救或爲被殺的人簽死亡證。而且這班翻身後的農民，有點頭暈身熱，都去找西醫免費治療，他們很早就知道看西醫是時髦而表示濶綽的，把中醫全不放在眼裏。這麼一來，懸壺的中醫便變成了懸瓜了。不上這裏難道還要高臥以待貴人三顧不成？至於知識分子那班酸秀才，說來更加可憐，現在已無風可吟，有月難弄的時候，言行動輒得咎，倒不如來這裏嘆其一盅兩件較安全些！你看，這還不是形勢逼出來的秩序，環境變，人也變了，你說是不是？」

「不錯，什麼都變了，或者正在想變中，只有你，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在談吐上，總看不出有絲毫的改變，你自己覺得嗎？」我說完，笑着呷了杯茶。

「哈哈！你說得眞有意思！——來，喝杯酒！」他把茶倌叫來，點了幾碟時菜，一壺五加皮酒。

我連忙說：「你知道我是不喝酒的！」

「酒逢知己，你又怎好意思推辭？你不是說我

從前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嗎？」

「我認為酒能——」

「保證我不會酒後失禮！」

這麼一說，我不便堅持了。便轉了口，說：「這樣，我們豈不成是大吃大喝的嗎？」

「流自己的血汗，花合法的銀子，量入為出，這是合理的享受。」漸漸的，老胡嚴肅起來了，他繼續說：「這說得對，現在一切都在變了，只有我不變，實在我確也不想變了。我們是青年，不是遺老，也不算遺少，幹嘛要變呢？雖說法律是干涉人類生活的，卻只能叫人行動規矩些，無法禁人不說話或不動腦筋呀！人總是有靈魂的，為何要忍痛作賤自己去承受別人的意志？你知道啦！過去我在縣中教書的時候，就有人說我輕佻，愛說怪話的，其實誰又能看得慣那些對學生則叉腰鼓腮，在女招待面前則嬉皮笑臉的假道學，和打着教育招牌而私擴組織的職業黨棍？何況在今日，教育機構簡直變了洗腦的大本營，全國一致，尤其在高等學校，不管醫學也好，土木工程也好，畢業論文千篇一律是一篇政治理論。試想，標語怎可以當紗布，斧頭鐮刀怎能作圓規三角板呢？這樣的變，豈不枉了我十六年來寒窗下的心血腦汁？……」

酒菜端上來了，熱騰騰的擺滿一桌子。我們密談細斟，越談越起勁。我問及他別後的情況，為什麼又回到故鄉來，他就毫不猶豫的告訴我：

「告訴你吧，我是奉旨還鄉的。話得從頭說起，」他連忙喝乾了杯酒，臉上閃着紅光，繼續說：「自從那年我和教務主任鬧翻之後，已決心不再教書了，跑到上海去跟姨丈學做生意，在南京路開了一間小小的書局。不到半年，局勢緊張了，市面很亂，人心惶惶，謠言又那樣可怕，索性把生意結束。後來共產黨來了，市面更加蕭條，我沒有什麼可做，無聊加上失意，每天只有到外灘公園學打太極拳，或上大世界去白相，眼見一班舊相識，死的死，逃的逃，賸下來的又是對面不敢認。那時搜捕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又非常之緊張，稍有嫌疑的就逮捕鎮壓，我姨丈是怕事的，怕我會連累他，這樣，我呆下去，也沒意思了。便搬回廣州來，一住就是半年，但也找不到什麼可做。在當時，差不多失業就是犯罪的，特別是閒遊過日的知識青年更被注意。因為這批人最會給共產黨帶來麻煩的。剛巧有一天，在街上碰見了一位老同學，談起來，也就寫了一封介紹我去見文教局長，他沒有告訴我他是幹什麼的，但有資格薦人給局長的，來頭該不是小的。果然，不到兩星期，我委為人民教師了，還是高二的級任。這一來，眞了不得，我的身價突然高起來了。派出所也不像往日一樣，無端端來找麻煩，街坊組長也不給我寫起居注了。我每天挾着公文袋，像一般幹部一樣，走起路來總把胸脯挺得高高的，這就是所謂一種威風，足足擺了大半年，任從外界鬧得怎樣天翻地覆，我總是充耳不聞。怎料到——」

酒瓶裏的酒已半滴不留了，他的臉變了褪色桃花，白裏帶紅，語調帶幾分酒意。

「一天，」他繼續說：「下着大雨，在上歷史課的時候，我繪形繪色在講台上指手劃腳，學生聚精會神地聽，除澎湃呼號的雨聲之外，只有我的聲音在室內蕩漾。突然，砰的一聲，課室的門被人撞開了，闖進一羣人來，為首穿着制服的不由分說拿手銬把我雙手一扣，我很莫名其妙，學生們也瞠目起來，及至校長從人堆裏閃了出來，當眾宣佈我是反革命份子，是地主階級，依法拘捕——，這樣便把我押走！

「到了派出所，才知道我的罪名，是因為家父在十多年前回鄉時曾管理過祖嘗數目，貪污有證，所以抓我回鄉清算。我立即問他們要清算多少？說是三千萬元。我盤算一下，反正我在銀行還有四千萬存款，為避免麻煩，乃答應如數照罰，請求他們通融一晚，明天向銀行提款帶回去。因此，得到了格外照顧，過了一天才起解，這樣便回到多年不見的故鄉來了。我一入農會，眼見的盡是冷酷而帶殺氣的面孔。我若無其事走上前去，農會長向我喝了幾聲，我立即掏出一疊人民幣來，花花綠綠，堆滿桌面，會長呆住了，臉上登時由青變紅，旁邊的農幹的臉色也變了，面面相覷，有一位笑嘻嘻的走近來，動手想摸一摸那堆人民幣，會長一喝，「孤寒種，見錢眼開」！他如受了炮烙，即刻縮回去，那兩名沿途護解的民兵，當眾說我怎樣規矩，思想如何進步，跟着給我開了我的手銬擦臉。當然啦，他兩人在途中已得了我三百萬元孝敬費，不這樣怎行？會長把錢點收過後，也說我好話了，說我明大義，思想前進，即席宣佈取消了我的罪名，還和我握起手，希望我做個模範教師。之後，我索性不馬上回廣州了。打算在鄉間多住些日子，藉此深入了解一下鄉間實情。為時我差不多成了新聞人物，區公所派人勸我回縣中去教書，農會幹部要我主持本鄉中心小學，甚至婦女組都來拜訪，堅請我去領導她們搞文娛工作。談到領導我就反胃，便一一婉辭。我一向是討厭給人領導的，也不忍心去領導別人，什麼名譽地位，我不希罕，也不嚮往，不管他們怎樣強壓利誘，全枉費心機。我知道他們獻殷勤的目的，是想給我套上一件美麗的外衣，進一步來支配我。

不參加組織，尚可以保全自己個性，入了團體就喪了個性和自由了。為了避免麻煩，我就搬到鎮上來，還未滿兩個月呢，這裏的一切我都摸熟了，雖沒有什麼照應，但憑我這次繳款的進步表現，什麼麻煩都沒有，所以如今是樂得偷閒。」

「那你還準備回廣州去嗎？」我趁他嘴裏正塞了一塊油炸肉在嘴嚼的剎那，乘幾分酒意就問他。

「怎麼不回去呢？那是我的第二故鄉呀！不過，起碼還要逗留個把月！」

「我看還是早點回去好！」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我還想多聽一點和多看一些。諒在這短期間不會有什麼大變動吧！」

「但願如此。——你的地址呢？」

老胡寫好在日記簿上，撕下來交給我說：「你有空——不，一俟解除了管制後就請到這裏來找我。」

（未完）

被共特牛作折垮

黃金害我　黃金救我

黃金本來和玉石一樣，是包藏在石塊裏面的，經過雨打水沖，才分裂滾下山來；再經由湍急的河水沖擊，而分化，而散爲塊粒與細砂。所是掘金，一定要到上流去掘，等而下之，在宜昌、沙市淘金，那就只能解決一日三餐的溫飽了。

西康的產金區，可說是太多了，有一條名叫「金砂江」的大河（按：卽三國時諸葛亮征南蠻「五月渡瀘」的「瀘水」。），如果把那條河的黃金，完全淘出來，恐怕全世界不會再有搶購黃金的風潮了。金砂江的產金量，還不算第一，在瞻化縣的魚子石，產金量更多。我當年在西康時，無意中發現一塊地區，相信那才是金庫的所在地，這一塊很秘密的地方，將來有機會時，我一定先要去檢查一下，看看是否依然無恙。流亡海外廿年，有時我還會發出「會心的微笑」，自我安慰說：「不用急，不用怕，我存有大把黃金在西康的天然保險庫裏面，錢財又算得什麼？」這些都是事實，不然的話，我也不會到香港來！

寫到這裏，眞又引起許多感慨，總括的說，黃金害了我，也救了我！

因爲我於二十年前來到香港，本是欲向航空公司接洽包飛機的事，計劃每天包一架飛機，由成都往返康定，運糧食和日用品去；再由康定運黃金回成都，每天一往一來的飛機，最少淨賺二百兩黃金。然後向國外訂購金礦新式機器，我計劃採用新式方法開採，豈不產量更多？所以說，爲了黃金，使我拋妻別子，一人來港，豈不是害了我？但回頭一想，要是不出來，這條老命，早就完蛋大吉，無形中又等於救了我。說來說去，我愛黃金，黃金也愛我，我相信那西康的黃金，一定會期待着我！

四處都是烟賭　沒有正當娛樂

我一向認爲：掘金的工人，每個月的酬勞，祗有兩天，還是太少了，應當改爲四天，比較合理。關於他們的娛樂與福利方面，也該有顧慮的必要。過去，工人們的娛樂，祗有賭錢、抽大烟、大吃大喝，一勿都是以黃金爲單位的。每人身上，帶着一二百兩黃金，是極平常的事。我以前也曾計劃在西康辦一間黃金儲蓄銀行，附帶做滙兌事務，這也是爲工人福利而設計的；娛樂方面，要是在西康的每個金廠區，開一家電影院，那生意一定不錯的。有了正當娛樂，工人們自然少賭錢了。許多工人，爲了濫賭，把辛苦賺來的黃金，都送在賭場裏面去了，眞是一大比可憐蟲！開賭場的，都是川北來的吸血鬼，久賭神便爭相賭錢與抽烟了。

金廠裏是沒有應召女郎的，過去也有去撈世界的，其結果都是爲了爭風喫醋，而把她們活活殺死，此後就沒有撈女再敢去冒險了，工人的性苦悶也是一大問題。像這些問題，都得要妥爲安排，最好在那面，多修房屋，讓工人們携帶家眷同去，那才是一勞永逸的辦法。一切的一切，應當由政府統籌辦理，專靠私人經營，將會顧此失彼，困難重重。

此外，如交通問題，治安問題，教育問題，問題可太多了，政治不上軌道，人民安土重遷，西康縱有遍山遍野的黃金，根本就無法輸送出來。其結果，造成勞働者被層層剝削，到三十晚上算賬，三十五除二，還是來五去五，依然窮光蛋一個，亦可憐也！

貴重礦產　還有的是

過去，在金廠存有黃金的人，想運出來的話，第一步先要到打箭爐。但沿途就有遭遇土匪的危險，非得要集合多數人，携帶武器同行不可，否則損失黃金事小，犧牲性命事大。平安到達康定城關，先要抽稅一成（十分之一），等於打了九折；然後送出西康省銀行收購，其官價爲老秤每兩六十六元。而成都的金價，新是新秤每兩八十六元，請算算看，這損失又是多大？折合大洋以後，除留少許購置必需品之外，當然還要兌錢回家，那更須除去百分之五的滙費，加上保險費，手續費，電報費，附加費，七七八八一算，一大半的黃金，無形中早已不翼而飛，投入銀行倉庫了。這種大魚喫小魚的現象，將來一定要加以改良，社會才能夠安定與繁榮，否則永遠是野蠻地區而已。

每當我和鄧秀廷司令談論這些問題，他到非常感覺興趣，一再的鼓勵我，先由我們兩人合作，籌辦「西康開發公司」，幾經商討，終於在東俄洛成立了總機構，收買土地，建築房屋，燒石灰，伐木材，整整花費了三年時間，可說已有相當規模了。隨後鄧秀廷病死了，完全由我一個人唱獨腳戲，東奔西馳，來往於西康、成都、上海之間；最後到達香港，轉瞬就是二十年了。不免套用李後主「破陣子」詞道：『二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最是倉皇辭廟日，山城猶奏別離歌！』

好在我從不灰心，始終抱着光明的希望，總有一天，我會約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前往西康，單憑赤手空拳，也可創辦偉大的事業起來。我這些並不是癡人說夢，理由很簡單，每個人工作一天，就可拿出十兩八兩的黃金來，難道還不能解決問題嗎？在西康，比黃金貴重的玩意，還多得很。譬如鉑、鎂，等等之類，都是比黃金的稀有金屬。過去的那些土飽子們，

的西南保衛戰

口不到一百萬人，在這地廣人稀，地大物博的地方，還愁幹不出成績來嗎？有人說，那些黃金，恐怕給共產黨搞光了。我可保證的說，決不可能。什麼原因？這是我在西康十數年的大秘密，名爲「天機不可洩」之類。

土司似皇帝　女人如烽后

川康倮倮族中最强暴而勢力强大的黑骨頭，其宗族支系，非常複雜，大支系的領袖名叫頭人，這些土司頭人，並不是甚麼德高望重的族長，而全是些驃悍、狠毒、殘忍、暴戾的傢伙。因爲在那個荒蠻的高原上，誰就能統治別人。無所謂法律，誰是强有力的人，「强」與「力」決定一切，更說不上道義，所以那些頭人土司，都有魚肉一方的特權。一名小頭人出門，起碼也得八人抬轎，數十名儀隊護衛，前扶後擁，儼然土皇帝，生活更是窮奢極慾，服裝大都着緞質長袍，腰間束一根絲帶，外面加披一條紅綠色的名叫魯魯的毛氈，頭上戴的是一種黃羊捲毛高沿大胎的帽子，腳下穿的是五色牛長統皮靴，腰帶嵌着白金或黃金的扣子，掛着鳥槍和刺刀。像貌兇惡，猙獰可怖。一般貧民人家，男子多半披頭散髮打赤腳，穿一種名叫拉子的牛羢衣，前後撮起紮在腰帶上；刺刀和飲食器具如飲碗湯匙等，也都掛在腰帶四週。

黑骨頭倮倮族中是陰盛陽衰的，這可能因男子傷亡於械鬭者多，便造成男少女多的現象。倮族女人稱爲「阿克幾」。已婚婦人都在頭頂上盤一個髮結，未婚少女，則在腦後垂着十多條辮子，頭髮上都插一種盤子作裝飾，普通爲銅質，較富裕的則爲金銀質，貴婦人還另掛一些銀錢玳瑁之類。肩上都披着一塊羊皮，直拖到腰間。有錢人還在上面綴上許多銀餅，一則增加美觀，二則炫耀財富，走起來叮叮咚咚，煞是好聽。下半身則穿着曳地的長裙，而穿褲，據說是取其便溺方便。她們最愛偷看男子洗澡，三五成羣，不以爲羞，反引爲樂。

民間盛行一妻多夫制，四五兄弟共娶一個妻子，是很平常的事，並且利和睦睦，從無爭吵，更不會爭風吃醋，戶籍以女主人爲戶長，所生子女，也按兄弟次序，分別撫養，誰也不推辭，誰也不爭奪。婚媾情形很隨便，一不用媒妁，二不要介紹。張三看上了甲女，可以透過女方父母的同意，搬進甲家與其同居；李四又看中了甲女，如能獲得甲女同意，也可以搬進甲家，與甲女同居，而名爲「副夫」，副夫多少不拘，三四個不爲少，七八個不爲多。這許多丈夫，他們對於農田狩獵等工作，都極賣力，互相競賽，借以爭取妻子的歡心，如果妻子專一愛上了其中的一個，就可以毫不保留的將其他各丈夫，一齊遣散。

敲詐，或者死賴着不走的。

病人丟棄荒山　火葬水葬天葬

因爲民智不開，形同化外，醫藥根本沒有，因此疫疾流行，黑骨頭最怕傳染病，認作惡魔降臨。即令是父母出天花患瘟疫，子女們也是毫不留情的將他丟到荒山野外，任其自生自滅，毫不顧惜。

他們對於正常病死的人，則有三種葬法，最普通的是火葬，不過，屍體焚化之後，任骨灰隨風吹散，不像此地的火葬，還要檢骨灰，留之久遠。其次是將屍體丟到河中餵魚鼈，謂之水葬。還有就是天葬，這種天葬，我們看來最殘忍，他們卻認爲最隆重。天葬是將屍體擺在一座架設野外的帳棚中間，由許多喇嘛圍着唸經；唸完經之後，便由主持喇嘛，將死屍的肉，一刀一刀割得細細的，拋到空中去餵烏鴉，肉餵完之後，再將骨頭搗碎，和在糍粑裏繼續餵，直到全部餵完爲止。當整個屍體餵完之後，家人立刻額首稱慶，認爲亡者已完全昇了天。所以那裏的烏鴉，也都有了靈性，一見這種帳棚，便都在四週集中等候，屍肉一拋出來，立刻很準確的，懸空用嘴接去；而烏鴉的腸胃，也成了死人的天堂，愚昧可笑，由此可見。死人究竟要用那種葬法，決之於喇嘛；喇嘛們對於富裕有錢的人，當然就指定天葬了。

黑骨頭稱漢人爲「白骨頭」。他們對於白骨頭的殘忍，我在上文已有介紹。除了當一輩子奴隸，並且隨時可能被抓去宰殺，作爲土司頭人們找刺激、尋開心的工具。反正他們殺白骨頭如宰雞鴨。漢族女子被捉之後，則用一個燒紅的鐵鈎，將鼻子的軟骨，燒出一個洞，套上一個鐵環，像我們套上牛鼻環一樣，使這漢族弱女子，除了充當其牛馬奴隸之外，別無生路。而土司頭人們，則以捕獲漢人多寡，來衡量他們的努力，決定他們的地位。白骨頭少的一方，就得服從白骨頭多的一方，堂堂漢人，一入了黑骨頭中，便成了他們的牲畜財產，一如游牧民族的牛羊駱駝，從此陷於最悲慘最黑暗的人間地獄。可是，他們對於羊仁安與鄧秀廷兩位綏邊司令，卻敬畏得很。（十四）

三郎

代郵：

黃新生讀友：你要求詳細介紹倮倮族人的惡劣風習，這不是三幾萬字可以包括的，你可去舊書店中詢找上海「讀書出版社」出版，由「求眞社」發行，曾昭掄著的「大涼山夷區攷察記」。此書現已絕版，你如果捨得時間，加上運氣好的話，或可買到此書。我手邊雖有一本，也是借來的，不便轉借。——編者

匈京生死鬥

白萍譯

十：中央情報局的最緊急會議召開了

「他沒有提過其中任何一個名字麼？」

「沒有，他完全沒有提到，我只是低級的人員，也許左丹斯基會知道，假如你們抓住了他的話……」

「他已經死了。」伍特嘆息道。

她又是一聲嘆息，但跟着搖頭道：「我並不感到可惜。」

「你對塔奇的事情還知道多少呢？」

「我只知道他是很有地位的科學家，此外甚麼都不知道。」

伍特站起來，進入小貯物室中，從懸掛着的褲子中取出一包濕漉漉的香烟來，點着了兩支香烟，回到艙內，把其中一支遞給伊洛娜。

她很有點喜悅地抽吸着，抬起頭來，開始微笑了，又是有點羞澀地，道：「你不大了解目前這一刻的意義，寧靜與安全，雖然是很短暫的，或者甚至是虛幻的！」

「我會幫助你的，伊洛娜，你再也用不着懼怕了。」

「我要在美國留居下來。」

「我會設法替你安排的。」

她的眼色忽然變得低沉，光輝消失了，道：「不過，我不以為事情會這樣如意的。你不知道戈科夫那種人，他是魔鬼，怪物，我一直有一點害怕他的。在布達佩斯的AVO總部，每次見他之時，就會皮膚起鷄皮綹，熱血也變涼了，他看着你的時候，並不是一個人看到另一個人的那種看法，他把你看得使你自己有着變為另一種奇怪生物的標本的感覺，並且，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在他所進行的活動中變成毫不重要的。」

她低下頭來，看看自己的一雙手，毛氈從肩膊滑脫下來，伍特看到她的皮膚柔滑光緻，她續道：「我很害怕他，他會殺死我的。他現在已經知道我會背叛他了，因為他剛才已清楚看到我曾協助你，他會一直尾隨着我，直到他對我下殺手為止。」

「我們都知道戈科夫是怎樣的人，」伍特說道：「我們不會讓他碰到你的。」

伊洛娜悄然地看着他，他身體站立起來，這時，已經差不多午夜，他感到頭痛，身體寒冷，他從小貯物室中取出尚未晾乾的衣服來，再穿在身上，冰涼的毛絨使他很感到不舒服，右臂傷口又感到隱痛了，他連忙托着這條傷臂，以防再度流血。

小貯物室的門開了，伊洛娜擠身進來，她的眼色嚴肅，很有深意地注視着他。

「我很自私，我應該問候你的女人……他對她開槍麼？」

「她受了傷。」伍特道。

「我很感到不安，很抱有歉意。」

「我們現在回去吧，伊洛娜。」

她悄悄地點頭，輕輕咬着唇，道：「是的，我知道你一定要我回去，不要這樣看着我，伍特先生，我並不希望戈科夫會傷害到她的。」

一陣强烈的北風伴着海潮吹襲過來，小汽艇一起一伏，伊洛娜身子一晃，站立不穩，伸手在伍特身上扶一把，她低語表示歉意，但是她這一扶，卻使身上的氈子滑脫下來，一瞥之間，伍特看到她赤裸的美妙胴體，她連忙俯身把氈子拉起來，再披在身上。

她滿臉通紅地道：「我也是穿回衣服比較好一點。你已取去了我的手槍，我等於是向你投降了，我是否當作被捕了呢？」

「我們回到華府再談吧。」

她點點頭，出去艙內穿衣服。

伍特靠着艙壁，抽着香烟，腦海中不自禁地思量到狄燕玲，她轉開頭去，不理他，並聲言要和他決裂的痛心一幕，使他感到十二分的不安，然後，他低頭看自己的傷臂，又感到疼痛了，知道自己也非找醫生不可，並且，應該睡床幾天，可是，太沒有時間了。

回到華府的寓所內時，已是清晨四時了。

他立即打電話到醫院去，知道狄燕玲經過緊急手術，取出了槍彈後，情況已好得多了。他心下稍為寬懷一點。

然後，帶着伊洛娜前往K部門的總部——表面上是一家商業機構大廈——在安那波里斯大道上，暫時安置伊洛娜之後，立即舉行會報，知道戈科夫終於脫出了包圍網，且已經逃之夭夭。同時，立即和原子能委員會的保安部門接觸，查詢塔奇博士的下落，結果只知道塔奇博士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物理研究所中，其他情況就一點也不知道了，原子能委員會也是守口如瓶的，視保密為最重要守則的一個機構。伍特感到太疲倦了，不願追問下去。然後，發出了一通密碼電報到倫敦去給麥非將軍。對伊洛娜暫時加以軟禁，就在這座大廈的頂樓，設下軟禁的房間，佈置得十分華麗舒適。

伍特陪着伊洛娜進去了，她問道：「你明天還來看我嗎？」

「首先，你不要擔心，休息一會再說。」

「我會被監禁麼？抑或是槍決呢？」伊洛娜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道。

「槍決？我們絕對不會這樣隨便槍決任何人的。」伍特道。

她淡然地微笑道：「假如你答應幫助我，我就會放心了。」

他離去後，先到大廈的醫療室中，一名特別召來的醫官檢驗他的傷口消毒，再加包紮，醫官吩咐他臥床一個星期。伍特並不和他爭論。逕行返家。

他睡得很不好，早上十時已醒來了，立即洗了一個熱水淋浴，右臂僵直，加上包紮着紗布，使他很不舒服。自己弄好了早餐，烟肉、蛋和咖啡，吃過以後，穿衣服，右臂包紮着紗布，使他再無法使用肩膊槍袋，只得把點三八口徑的短桿手槍，放在衣袋中。

在他喝着第二杯咖啡時，電話響了，是桑達生來的電話，在麥非離去時期，桑達生暫時在K部門中坐第二把交椅。

「伍特，你可馬上來嗎？」

「我正要來呢！」伍特道：「有什麼要緊事嗎？」

「聯合參謀長，原子能委員會，都在追追着我們。大老闆已奉召到白宮去了。你的精神如何呢？」

「像剛被麵包刀砍過一樣！」

桑達生道：「好吧，我們可以應付得來，你留在家中休息也可以……。」

「我會來的。」

他掛斷了電話，喝完咖啡。這一天是華府冬季的晴天。昨天的漫天風雨已停了。天空一片淡藍色。他先打一個電話到醫院去，詢問狄燕玲傷勢如何，女護士答覆的語氣很樂觀。

「今天早上很好，你願意和她談談麼？」

「好的，謝謝你，請你現在告訴她，我是伍特。」

歇了很久，電話中聽到了若干聲響，然後，女護士的聲音在電話中道：「眞是十分抱歉，伍特先生。」

「甚麼事？她不能說話麼？」

「她不願意說話，狄小姐吩咐，請你不要再打電話來。」

「你聽我說，我……。」

「我很感到抱歉，先生。」

他只得掛斷了電話，另外打電話到花店，送十二朵最美麗的玫瑰花到醫院去，給狄燕玲。然後，下樓開車到安那波里斯大道去。

奧斯邦夫人坐在接待處的辦公桌後面；她是寡婦，丈夫奧斯邦也是特工，兩年前和伍特一起工作時喪生的，這兩年來，伍特和狄燕玲常到她家去玩，伍特最喜歡她的兩名女兒。

今天，他發現她的態度也冷淡了，至少不比以前那樣熱烈，他心中忖想，一定是爲了狄燕之故，女人總是這樣的，她們不知道死裏求生的冒險是必要的，她們以爲伍特不顧狄燕玲生死而對戈科夫動手是沒有人性，冷酷無情！她們不知道若不動手的話，就會兩人都死於戈科夫槍下，她們……噢，算了！她們都是有感情而沒有理性的動物！

伍特微笑道：「今天星期日，你也出來辦公嗎？」

「最緊急會議召開了，我就是被緊急召回來的，」她冷然道。

「什麼事，你冷冰冰的！」伍特停下腳步來。

「你應該自己知道嘛！」

「因爲狄燕玲麼？你以爲我會願意看到她受傷麼？」

她低下頭來，在打字機前猛然地急促打字，道：「我不願和你談，這件事我知道你爲了責任和公事，便顧不到她了。」

「你聽我說吧！」伍特道：「你今晨有見到狄燕玲麼？」

「我昨天晚上全夜在醫院中伴着她，你呢？在什麼地方？」

他正要答她，但轉念間，憤然地閉上了咀，他知道自己無法說服她，無法打破她的冰冷的態度。

他走到窗前向外一望，一片寧靜與寂然的氣氛，他相信全世界再也沒有別一處都市像華府這樣，在星期日變成這樣的死市！若是有嚴重的國際危機發生的話，那又大不同，各國大使館和國務院大樓將也會在星期日忙得不可開交的。

他知道，參加今天緊急會議的這一羣人士都是分別單獨開車而來，極力避免惹起注意的。他們的保密工作做得好極了，即使鄰近大廈的公司行號和住客們，也都沒有對他們有任何懷疑。

點燃了一支香烟，吸着，略一定神，坐升降機到二樓去，走過通訊中心，這是廿四小時不斷地有人值班的，聽到自動電報機响動的聲音。

會議是在麥非的辦公室舉行的，她和站在門外的身軀雄偉的保安員阿歷士點點頭，便推門進內。

坐在主席位置上的是賀金，一個肥肥的中年男子，他負責對情報作綜合檢核，每星期一次的世界幕後大勢例行報告是他起草的。

「早呀，伍特，」賀金點頭道：「你怎麼樣了？精神如何？」

「就是被人開槍打中了的感覺，我們都齊集了。」

「狄燕玲怎樣呢？我眞是替你難過。」賀金語氣竟也有點冷冷的。

伍特看看座上各人，國務院的柏登，聯邦調查局的麥格里哥，國防部的積臣將軍，還有來自白宮的絕不惹人注目的小個子代表，他很沉默寡言。

（未完）

萬人意見

李朗鷄被處決時高呼打倒共產黨

年靑讀者心儀此一強人　有關事蹟將出版單行本

萬、張兩先生：

小弟有一事要請教，並且希望各讀者知道的賜教。

這事發生大概在一九六二年，我記不清楚。正當大陸人民處在飢饉之中，毛共爲了防止人民起來作亂，在這段時期，不斷鬪爭、槍決、鎭壓，大肆宣傳他們的堅決肅清反革命份子的手段和「果實」，企圖把起來反抗的人民壓下。

在這時，毛共突然向廣大羣眾宣佈「把一個潛伏下來數十年的大漢奸，市橋皇帝李朗鷄（又名李輔群）從上海逮捕歸案」押回番禺市橋，定於某月某日公審。這個佈告轟動了鄰近的中山、東莞、順德等地。同時說國民黨時期非但沒有把李輔群治罪，還把他窩藏起來。說國民黨即出賣中國之漢奸。

這事引起很多人懷疑。人民議論紛紛，有的說朗鷄已死，有的說毛共硬要把一個像朗鷄的人拿來唬嚇人民。但無人敢肯定那人是否眞的李輔群。小弟這時方是二十歲，對李朗鷄是毫無印象，但由於毛共一向是要欺騙人民的手段，所以我也不信這個是眞李朗鷄。又據一些年紀較大的老人說：自從光復後，李朗鷄不知所踪。

到了公審之日，爲了好奇之心，人多到數以萬計。毛共不知懷了什麼鬼胎，祇准每個大隊兩人參加，一個是治保主任（共幹最兇之野獸），另一個是民兵。接近市橋的人民都去參加一睹朗鷄賁貌。由於人多，我無法近前。祇看見他個子矮矮，穿套黑唐衫，胸口掛一牌，大字爲大漢奸李輔群。照例狂呼胡鬧一番，即揷籤押上，推向刑場。但李朗鷄給我一個難忘的印象，也是我在大陸第一個見到的强者，他在車上不斷狂呼口號，打倒共產黨等等……毛軍即用布塞其口，但他不斷掙扎。

李朗鷄是個漢奸，是珠江三角洲一條蛇，據老年人說，他罪惡難赦，沒有一個人對他惋惜，但他敢反抗毛共，使我對他有點欽佩。因爲多數受毛共鎭壓的人都很怕死，有些臨走時還走不動，到現在，李輔群還給我一點輸強印象。

這次槍決李朗鷄後，仍沒有人敢肯定是否眞假，有些從前見過李朗鷄的人又說：大概沒有現在這麼矮，如果現在仍生的話有五六十歲了，但他被槍決時很年輕，所以我至今還是一個謎。

據當時毛共說：是在上海的一個什麼弄捉回來的，但又不知眞假，所以我希望有關李輔群身世的讀者，爲我解答一下。看看毛共是否偸龍轉鳳，來欺騙人民。

讀者虎口餘生（三月十六日）

（編者覆：宇宙出版社長編印了一本「珠江三角洲梟雄傳」，内有李朗鷄事蹟及受審被殺經過情形，十分詳細，四月份可以出版，到時本刊會有廣告刊登。這是一本資料豐富，很有價值的書。）

借古諷今惡夾毒　反國府證據確鑿

編輯先生：

看過一二一期張贛萍先生的大作「大蒜口氣」及一二二期「新聞以外」，知道貴刊的筆戰對手企圖運用不正當手段，阻止貴刊銷台，並言及他老婆的「老豆」在國府很有權力。這樣看來，他儼然是個忠貞分子了。

可是，我記得很久前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用很惡毒的語氣諷刺過國府、總統本人及其一家人的。看了貴刊的文章，我就翻查手頭上他的著作「一得集」，找到「詩人節讀離騷」那篇文章（見「一得集」九三——一〇一頁）來重看，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說起很有趣，當時楚國沒落的情形，很像兩千年後的官場型態，楚懷王是一個剛愎自用的獨裁者，皇后鄭袖也是不甘寂寞的女人，令尹子蘭（楚懷王的小兒子）更是個驕縱無擇的，(原文)「太子爺」，在官場上，儼然也形成「官邸派」、「皇后道」、「太子道」三條政治的途徑，這三條路線都被上官大夫走通了，忠貞的屈原，只好被排擠到汨羅江上去。』

類此明顯而險毒的諷刺文字，在共黨分子的文章裏是常常可以看到的，想不到竟由一個「自由作家」寫了出來。

那時我看了，心想大概作者會受到國府的很大委屈，因而洩洩憤吧。眞料不到原來他與國府要人有着那麼密切的關係呢！

再連想到有人對貴刊的反共作者、讀者的身分地址那般惑興趣，我眞替你們捏一把冷汗，幸好你們目光銳利，沒有上當。

我不知道他的刊物可否銷台，若果他的可以；而貴刊至今尙不准，則不知公理何在！無論在内容、思想、立場上，我都覺得貴刊遠勝它！

隨函附上「一得集」，有沒有製版刊出的價値？希閱後擲還。順頌

編安！

長期讀者X光眼上

（二月二十七日）

（編者覆：附來之書已奉還，不必製版，已經對證該書原文，所引用的文字，無一字錯漏，亦無斷章取義之嫌。）

請看，血和淚的控訴！請聽，聲和淚的呼喚！

哥哥與弟弟在大陸被暴政迫死
姊姊與姊夫由親共而激烈反共
她們全家大小都是本刊的擁躉
每逢星期四日是最興奮的一天

贛萍先生：

近來好？我因為感冒而誤看黃綠中醫病得幾乎無命，其次是胞兄在大陸的慘死，影响病體，但對於萬人雜誌在病中仍不忘由頭至尾閱讀，常常看到頭昏腦脹。我和外子與大的兩個孩子，也是萬人雜誌迷，好像星期四是一週中最興奮的日子，因它有萬人雜誌上市。從中看到前所未知的冒牌作家問題；形右實左的賣國漢奸，這兩者對我們看來都甚切齒，要想祖國復興，眞是滿途荆棘，非大部份熱血的祖國兒女起來不可。對國民政府不少高官人員處事有眼無珠，甚望總統英明領導，大力改革，否則復興祖國重任不知誰可承擔！

由於胞兄一生潦倒，我在病中仍對他念念不忘，故執筆寫一拙文聊表悼念及對共魔之控訴。另一文「紀念亡弟——蟻民之苦」乃胞姊所寫。說起胞姊，十多年前我來港，她思想甚左會說我如來港，即斷姊妹之情。我因堅決反共，多年流浪於港也不與她來往。後來，她每返一次家鄉，即發覺共魔迫害人民的實情，至今她反共情緒不下於我。但她的社會關係與我不同……最近她知我曾寫一文念兄病危，因而託我寄給你刊登。那文由我抄上稿子，故字跡是我的，至於筆名由我臨時寫上「思鄉人」。他們夫婦左傾思想已有二十多年歷史，於今夫婦對共魔恨之入骨。在五月暴動中，我姊夫思想之痛苦似半瘋癲，後漸漸心情平復，舉一例，陳思思投右拍第一影片，他們一家向來不愛看電影，尤其不看國語片，但竟買了許多票去看陳思思的「麒麟寨」。我問原因？她說要捧陳思思的場。我問：你認識她？她答：絕不相識。（下畧）

以前我給你的稿子只提及近故胞兄，其實我有十多兄弟姊妹，不過書寫能力有限，故無關重要人物省畧不寫而已。我們十多兄弟姊妹，各人景況不同，可作許多資料寫成動人小說，可惜我沒有寫作天份。我那近故胞兄為第五（連女排）亦即是長兄、二兄（亦六兄）在台為空軍少校，參加空軍幼年學校至今近三十年，前年暑假我赴台見他，似在夢魂中。總之人生若夢！

我是你的忠實讀者，故請勿嫌我囉嗦。兩篇拙文望能刊出，至於這信關於胞姊一部份，請勿刊出，恐防影响他們。

請多找時間休息，因為身體要緊。匆此

祝康樂！

小萍敬上三月二十五日

（編者覆：小萍女史！請給我電話。）

悼亡兄

小萍

你一生勤儉好學，克己為人，只十五、六歲就為抗日戰爭而奔勞。

二十多年前，你在鄉某中學被譽為年青慈愛的良師。回到家來，你那剛長成的姊妹——我，總是向你問東問西，你都耐心地循循善誘。但是有一次我問：「共產黨是怎樣的？」你須疑難起來，很久才解答：「這我也很難說，但它不會眞的為貧苦百姓！」

直到赤魔攫取整個大陸前夕，我們的家一貧如洗，老父又主張與親愛的故鄉共存亡。於是我們一家人就成了網中之魚！

共產黨員被派到各機構坐鎮——奪權，他們成為至高無上的食人王。你們學校也派來了一個黨代表——紅色狼老周，他竟向嬌嫩的少女學生下毒手，天天對她們輪流姦汚淫辱，悲切之聲不可聞！愛護學生如弟妹的你，不禁憂形於色，寢食不安。

不久毛賊公下令「大鳴大放」，號召全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他們的眼中釘，動員起來檢討黨團員。你們學校開了幾次會，除了老周在賣膏藥式的替他們的黨大吹大擂，此外就鴉雀無聲。老周見不對勁，於是使出渾身數解，痛罵自己一場，然後又說什麼：「你們不批評我，就是不幫助我進步，我是領導人，我有缺點，人民都得不到好處，你們若是愛黨、愛國、愛人民，都要向我批評，不然，這個會開一百次也開不成……」

向來耿直的你，雖怕事但被他的花言巧語騙倒了，於是你天眞地站起來發言：「周同志，你是外地來的，不會了解這裏的鄉情，我們鄉裏的女孩子……」

老周怕你說下去，於是他打斷你的話：「是的，鄉村人家還有男女授受不親的封建思想，我知道有些女同學對我有誤會，以後我會檢點，多謝

張贛萍先生鑒：

閱　貴刊一一九期臣蹇先生及一二二期葉其眞先生去國懷鄉十九年七律，讀之令人不勝感慨！故國冰封，獸蹄遍跡，正不知涕泗何從了！爰步原韻試和一首請　張先生斧正之為感此候

文祺

弟梁莊手劾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十五日

春雨連宵倍黯然　劇憐故里苦狼烟　九洲噩夢驚烽火　萬紙書函寫血篇

孤客念鄉憑落日　逋臣思國問蒼天　冰封大地家何在　顚沛流離已廿年

你寶貴的意見。」他還伸手用力的和你相握，狐狸似的嘴不住說：「多謝多謝……」

凡是為着鳴放的人（批評黨團員）他們等於跌下陷阱。敢對至高無上的黨團員不滿意，不除掉還待何時！於是暑假之日，集中全市、鎮、鄉的大批知識分子——中小學教師，鬬爭「反革命分子！」（批評赤魔就是反革命分子了）十多天的沒有自辯、更沒有法律、律師的所謂審判大會，以莫須有的罪名，選中了五個教師就地執行槍決，一百多人分判五年至十年勞改（比監禁、甚至比判死刑還慘）。

可憐你就在老周的極力指證：「為封建殘餘思想妄圖發動學生反黨」的罪名下，判了五年！唉！天曉得，一個怕事出名、文質彬彬的你，會發動什麼反黨呢！

首先，那羣赤魔附生的爪牙，把你打得死去活來，然後把你千多度近視的眼鏡打爛了，使你立刻變成半盲人，你盡量張開眼睛摸索而行，常跌到頭腫額爛，有時還要跌下水塘去了，你雖會游泳，但濕透的衣服要冷着直至它乾。滿滿的泥擔子把你的肩頭壓腫、壓爛、流血、流膿，用破布墊着，不停地抬抬擔擔！你們這一羣為「愛黨、愛祖國、愛人民」而大鳴大放的可憐人，把公路一條條的築成，由日未出而做到半夜三更，吃的比豬吃還不如，且經常餓到胃翻翻！

朋友呀！當你見到「祖國」的公路築得還不錯時，可會想到，它是你親友的血肉築成呢！

五年的日子似五十年，你由青年一變變了老公公，也似個長滿鬍子的木乃尹，精神萎頓，瘦骨如柴、衣裳破爛，逢人張開嘴巴笑，這笑看來比哭還叫人心酸！

五年呀五年，你以為用血肉的代價總熬出頭來了，你要求從地上爬起來！那知當共魔一腳把你踏下，雖說何時可以讓你站起來，但那永遠是謊言而已，他們把五年又加五年，又加五年……直至你被搾乾到如蔗渣般——油盡燈滅，無血無肉而亡！

但你並不灰心，因為你天性帶來強烈的克己精神。我看不過眼，為你而大鬧公安局。當然那是無濟於事，你叫我萬事忍耐，叫我不可為你擔憂，因為你能容忍得世間最苦！

你為孝順雙親，從港寄回的小小金錢，你全不使用，於是你吃的是人所不能吃，例如有時慶幸吃到魚，你把骨頭嚼爛吞了，還說骨有營養不可浪費。你不是鐵，是血肉之軀，你的胃爛了個洞無藥醫，接着是百病叢生，還經常抽去大關小關。可是你說：什麼都不會把你難倒，你還在百忙中，偷偷的找時間，掙開半盲的近視眼，深究詩、詞、歌、賦，你說為人老師要不斷的學習。

唉！你對祖國雖好，但赤魔給你及千千萬萬的祖國人民奪了權，你連做個教育後一代的辛勞工作者也沒有資格。如果你有一天這個樣子站上講台，那羣學生會驚叫或飲泣：「這就是我們最敬愛的老師嗎？」

共魔歌劇白毛女唱：「新社會把鬼變成人！」我不禁高呼：「共產黨的新社會把人變成鬼！」

姊曾回鄉看你，她對你最憐惜，因為你忠耿純良，從不想到自己，但是暗地裏她卻說出驚人的話：「弟弟生不如死，我不是咒他，我們對他無能為力！」她為你不知流盡多少淚！

今年十二月你覺得胃的附近痛得不能忍受，才要求姊滙錢你看病。一看說是患肝癌。我們為此日夜不成眠，合力滙錢你醫治，那知赤腳醫生開的山草藥也無從買，要在港託人帶，託人帶東西返大陸談何容易，山草藥到時你已急不及待了！

你為孝順母親（父已比你早逝）不給她知你病重，你申請到別鄉求醫。

那是難忘的日子，家家戶戶慶團年，年廿九（即年卅晚了）你已到氣若游絲，說話聲音要挨到你耳邊才聽到，你告訴看顧你的好友，不可打長途電話告知在港姊妹，免在新年中不安。

你要取一件像樣的衣服穿上，作為與世長辭的光鮮衣裳，可是找不到，因為你有的只是幾件破衣服，最後，你找到一件短袖的稍為好一點的，叫友人替你穿上了，很快你就失去知覺。

晚上九時，你眼睛張得很開，永別了這殘酷的社會、世界！

你的好友為防火葬，連夜叫幾位朋友，由晚上九時到第二天九時，把你的屍體當作病人抬回我們親愛而多難的故鄉！

你的屍體在友愛的溫情下，回到故鄉來已是年初一了，村中兄弟為你同聲一哭。

因為你平日待人太好了，他們不管年初一避忌而合力把你葬在小河岸邊。沒有鞋穿，棺木有錢無處買，結果由曾經作過你學生而在棺木部做事的人幫忙才買到，（本來是特殊人物才可買的）這樣總算有個永息之地，這是老天給你唯一的報酬吧！

你無兒女，我願把長子繼承你，雖然我不迷信什麼，死本來萬事已了，但這是我對你至誠的紀念！

我對長子云：「記着大舅父——你義父的仇，有日好清算！有兒子把一個當做大舅父的孫，世世代代別忘記他，別忘記把祖國人民帶進死亡之路的暴君！」

最後，我不禁要問，同胞們，你們有親友在大陸嗎？

紀念亡弟——蟻民之苦

思鄉人

幼爲長子如珠寶，長女四人你出生，
四個家姊等你大，等齊一起開學行，
開學之日喜氣洋，長衫馬褂滴仔帽，
圓圓面孔逗人愛，斯文淡定常笑口，
家庭之愛無不至，特別照顧恐不週，
性情溫厚人緣好，身體健康精神足，
小學剛完日寇來，舉家同遷香港居，
再次逃亡漂流遠，十五六歲離家去，
東走西奔爲抗日，雖是無功亦有勞，
待到和平窮困甚，來港求業不成功，
得到父命歸鄉去，與父同擔家庭計，
十五兒女你第五，還有十個弟妹苦，
姊與弟你負責任，同把家庭生活尋，
不料回鄉鑄大錯，使弟終生遺憾深，
赤匪到來生活變，鑊底加薪煎又煎，
弟你怕事終成恨，逢事認錯罪更深，
有人從中來害你，些少事情把類分。
判成四類分子型，反省交代鬭不停，
雖不痲瘋人疏遠，逢人笑臉血泣心，
受盡人間苦凌辱，如同困獸待宰割！
天才好學已無用，屈打成招受辱深，
芝麻綠豆前因果，變成罪不可恕人，
既無原告亦無證，十多廿年判終身，
平反平反弟難忘，臨終之時開口呻，
呻出奇事奇又奇，有人廿七元平反，
弟你缺少廿七元？想必取了個不完，
病來缺藥弟喪命，快快一命已無聲，
否則姊來見一面，想來弟你必許情，
從來弟你爲怕事，不把實情姊處呻，
如今苦處埋黃土，弟之怨情無處尋，
口是心非人當道，忠直如弟受苦深，
雖屬可憐弟無罪，多多有罪另有人，
改天換地無思想，好言壞事盡做淸，
害盡多多良民命，殺人無需用刀槍，
血海深仇無可報，人生憾事此爲深，
沉痛追憶弟生平，交帶因由給親友，
若能有朝仇報日，雖死猶生不可遲，
否則人生何意義，千年百年受害深，
痛哉騙人無思想，宣傳越遠越天眞，
青年之人最易信，頭腦簡單無責任，
一到人生來負責，到時方知千古恨，
週圍張網待君來，個個將成獨夫騙，
四面包圍不准走，偸渡之難難上難，
拼命而爲總有因，畫個圈兒你站住，
換腦換毛夾換骨，要你成爲木頭人，
只要工作不要想，解放解放來騙你，
若然有些風吹動，加帽遊街當眾醜，
高高在上霸上霸，不許訴苦不准話，
關上國門來壓搾，廣大土地一人霸，
一時一樣八卦口，朝命夕改索命手，
生生死死由佢指，打打鬭鬭過日子，
無風三尺浪高高，揞住良心大喊好，
胡說八道若中風，打倒一批又一批，
忽然好似來演戲，好言動聽魔鬼扮，
半殘半宿一夜忙，不給時間你思量，
好人壞人難得分，胡胡混混隨風生，
忽然一陣歪風至，吹倒十萬八萬人，
個個人頭跌落地，不要命來拼死亡，
七億蟻民掌中握，任意死去無着急，
良善怕事無路訴，佛口蛇心走上路，
青少年人易受騙，中老年人心苦透，
古代霸王無以比，雖然核炸亦快死，
半生不死來獻世，十八有九芳流涕，
大叫大好大大好，只圖虛名國富强，
國壯何以民不樂？富裕何解萬物缺？
高高在上唯惡老，老而不死佔大地，
廣濶田園唯一尊，萬民盡是蟻命賤，
民性溫厚如在夢，個個如同在夢中，
逢人只講三分話，不敢直言出口中，
長命富貴大禁忌，短命貧賤無思想，
無食無衣無頭腦，假仁假義就小人，
人海戰術逢人怕，以千敵一誰來惹，
寧要死來不要活，關閉喊殺聲連天，
無所不爲窮兇極，親密戰友亦要殺，
爲虎作倀大有人，加鹽加醋害別人，
迫人走到無路走，只有走進鬼門關。
懶漢無賴成份好，暴君最恨讀書人，
有識之士要不得，應聲蟲等多多要，
我弟自從爲四類，親朋手足亦分開，
有人同情有人苦，有人下井來落井，
好比古代賣身奴，隨時來個活受罪，
八婆爛仔當組長，橫加白眼弄手段，
三更半夜去擔石，擔完又說去敲碎，
姊兒弟時弟苦笑，從頭做過又去勞，
左右隔離都不睬，連我去到亦遭欺，
此情此景仍在目，水深火熱近廿年，
生不逢辰爲我弟，白活人世命一條，
千古奇怨無審判，子子孫孫來記住，
盡經滄桑我弟郎，就是其中一蟻民，
精神肉體同受苦，寶貴光陰空等渡，
生也無涯死也苦，赤脚醫生生草藥，
長長嘆息無止境，板上肉兮我弟亡，
父若有靈同洒淚，泣不成聲姊祭弟，
哀哀切切訴不盡，悲痛之餘留後記！

請領稿費••

三月份稿費（一二三至一二六期）已結出，請各位作者於即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本社辦事處領取（自備印花）。

讀者勉老萬作警世之文

萬人傑先生：

昨讀大作「性歌說起」，末段有云：「誰都看得出，戰前戰後的香港，以這幾年的社會風氣爲最壞，且還會壞下去，有心人豈能無動於中？」弟等深同此慨！當今世風日下，人慾橫流，暴徒妖魔，充斥於通衢大道之中；出沒在光天化日之下，殺、盜、淫、騙，無惡不作；放僻邪侈，無所不爲，眞令人痛心疾首！夙仰先生文壇健將，遐邇全欽，貴刊又擁有無量讀者，請經常揮如椽之筆，作警世之文，當必有良好效果，轉移頹敗的風氣無疑。

弟莫澍堂、梁寬端同啓

香港政府應即採用進出口業務之信用保險制度

雖然本港於一九六九年工業製品出口總值爲港幣一百〇五億元，這是四百萬香港人胼手胝足，辛勤勞動的成績，值得引以自豪與光榮，但與世界各國的國際貿易統計數字比較起來，香港出口的總值一百〇五億元，還是渺不足道，究其原因，顯而易見，因爲眞正數額巨大的國際貿易，多需要在國際銀行裏相互轉帳的，比如屢次美援以棉花援助印尼時，競投印尼的紗紡生意，香港方面的紗廠是無法去競投此項生意的，因爲此項生意規定不屬於現金交易，而是在國際銀行往來帳戶上轉帳的。毋庸諱言，香港迄今還仍是英國的殖民地，而英國自己本身因經濟日趨衰頹，設法盡量兜接國外訂單還來不及，安有餘暇，顧及香港。況查香港自開埠以來，英國對於香港一向是採取任讓它「自生自滅」的殖民地經濟政策，事實昭章，英國對於香港始終是取多給少，甚至祇取不給，而今日香港幸能畸形繁榮，還是由於中國政局不安定的因素所造成，和我們這些本來不屬於香港的中國人的血汗果實。邇來由於加租和政府公務員加薪等之刺激，引起百物飛漲，不但影响升斗市民之生計，而且造成一般中小型工廠無力負擔加租後之廠租，紛紛謀結束，或遷地爲良，政府方面雖力謀粉飾太平，如舉辦香港節，但市民生計日艱，一般中小型之工商業莫不嘆生意難做，岌岌可危，而香港政府也迄不謀求對策，協助中小型之工商業打開出路，至於現所設之貿易發展局也祇爲規模龐大的工商機構或爲某些大財團錦上添花，沒有爲中小型之工商業雪中送炭，規模龐大的工商機構和某些大財團的企業，由於資金雄厚，信用卓著，他們本來已擁有許多固定的客戶，如果要另覓新客戶也相當容易，甚至在每年客戶名單中，不乏有許多新客戶自動地找上門來，所以他們由於本身所具的條件夠好，經營生意是不會有所困難的，坦白言之，也毋需要政府方面的幫助，相反的，一般中小型之工商業，爲了打開出路，發展海外市場，千方白計從覓取得一個海外客戶開始，等到好不容易落了貨，開出滙票，辦竣押滙手續後，還是憂心冲冲，耽心客戶不將滙票兌現，國際貿易，賣買雙方，相隔遙遠，端賴彼此貿易善意（Bona Fide），方可公平成交，如果一旦不幸涉及法律糾紛時，決非一般中小型工商業所能負擔，因爲一般中小型工商業由於本身條件所限，出口數額當不過巨，一旦受阻，打擊綦重，輕則元氣大傷，重則勢非倒閉不可，故一般經營中小型工商業之出口商，經營一單生意，戰戰兢兢，其中冷暖痛苦，非一般局外人所能知，如果香港政府當局確具誠意，欲求眞正增加出口貿易總值，挽救日趨不利地位之香港中小型工商業，應即採用進出口業務之信用保險制度。在進出口業務上言，一般出口商所負之合理風險，自較進口商爲大。故世界各先進工商業國家如英、美、日、德、法、荷等，欲求其本國工商業之繁榮發達，爲發展對外貿易起見，多有政府主辦之信用保險制度，凡出口交易經政府認可，均可由政府永保一部份或全部份信用保險，如此，出口商可將調查客戶之信用等手續，也完全可委託由政府所舉辦之信用保險機構一併辦理，是即無異政府與出口商分擔一部份或全部份風險。其效果爲鼓勵市民經營出口，尤其是一般中小型之出口商，經營出口業之風險，既由政府分擔或承擔之，於是，莫不力謀爭取海外客戶，一般不被人注意之本港商品，世界上偏僻角落的小市場，亟想做生意的中小型出口商，也自會悉力以赴，搜羅殆盡，而在香港政府方面，由此可使出口貿易總值數字激劇增加，即使在信用保險率上僅抽千分之

一保險費，相信每年所收入之保險費數額定屬不菲，商人有生意可做，而政府也有巨額保險費與稅收可收，雙方蒙利，而且，如此經濟來源，是非常健康的，完全週轉於工商業之間，沒有一般游資有掀風作浪，投機倒把之弊。

其實由政府舉辦之出口業務信用保險制度，並不是一個新名稱，在英國早已行之有年，在英國主持此項業務者爲商務局之出口信用保證部（Export Credit Guarantee Dept. of The Board of Trade），其所承保之險類有兩種區別：

（甲）經濟保證

（乙）政治保證

經濟保證進口商因經濟原因無力償付或延期償付之危險，政治保證則爲預防貿易國法令有所變更或發生戰事或革命，致出口商無法收回其權益時所給之保證，此項法令之變更包括國家停還外債款法令（Moratorium）及有關幣制改革，外滙統制，戰爭制裁等之法規。各國政府保證出口信用之期限初無一定，亦視各該國家法律，進口商，以及商品種類而異。保險額之限制，有高至滙票金額百分之一百，亦有低至百分之二十，其辦法通常爲政府主管機關在滙票上加背書，以示負責，或另發保險單。

談信用保險多指出口信用保險，而事實上亦可有進口信用保險，如能兩者同時實行，則裨助進出口商更多，一般中小型工商業既有政府爲後盾，承擔風險，有恃無恐，莫不悉力以赴，爭取海外生意，而政府每年亦可增加大筆保險費與稅收可收，奚何樂不爲?!

——李達倫

從恭喜發財到恭喜發才

新春大吉，「恭喜發財」！發財有個樣啊，「抗議」！可是發了財有個樣，「附和」！發了財啦，「紅光滿面」，別拿這話開心，瘋瘋院沒空缺呢！好，閒話休提。財是誰都想發的，不過發不發，迷信講陰德，固然「矇查查」，强調說本領，也是不可靠，看多少土頭土腦卻發大達，精明能幹反「一籌莫展」，此無他，機會吧！就農、工、商、學四大行頭說：比方此農與彼農同是開牧場的，此農卻六畜平安，且出欄時漲價，發財！彼農卻「乜」瘟「勿」瘟，「欄都無埋」，本領的嗎？不，機會！此工與彼工同是開工場的，此工出品當頭起，發財！彼工出品當頭跌，「血本無歸」，本領的嗎？不，機會！此商與彼商同開商行的，此商街帳十足收成，彼商街帳或拖或欠，本領的嗎？不，機會！此學與彼學同是辦私校的，此校租廉，又地當富庶，發財！彼校租昂，又地當貧瘠，發財有限了！本領的嗎？不，哼！

雖然，本領是發財的本錢，要是本錢質量貧乏，想發財更難的，可是「巧者拙之勞」，顯而易見，有以銀行行長，經理與職員作正比，行長、經理總少出身博士、碩士、學士，而高級職員最低限居多學士。所以機會是發財第一條件，本領其次。

又不過機會要曉把握，要不然，視同業一蹴而自己一蹶，使「執輸」了！然後聊以自慰爲「失敗成功之母，大器晚成」，發財沒份，能解決衣、食、住、行，已經幸運。至於說「吃幾多，穿幾多」的宿命論，那就更「無稽」，「人定勝天」，有時未必盡然，而人爲在在可補救環境缺憾，「事在人爲」，意義是如此的。

發財究竟是難還是易？發財是一件事，有機會就易，沒機會就難。社會上總有一總「狗眼看人低」流亞，往往看上得了優越環境致富人們，瞧不起得不到遭遇人們，非但沒一些同情心，且待之以白眼，此等作風，雖或受過教育，實與蠻牛等同，做人的道理太幼稚吧?!

「恭喜發財」，這是我國傳統賀年吉祥語，要得新年發財直發至除夕止，就讓各人自己崗位努力圖謀，尤其如上述把握機會，發財這「財」，不一定有「貝」的財，例如：對莘莘學子，文化教育界人士，以及我們的編者讀者，則應該恭喜發「才」，發揚大家的才能學問。

——春聲

林眞徵求舊書

林眞先生準備對名作家徐速教授之小說及理論作全面而深入的批判，使讀者瞭解徐速教授之「靈感來源」、及其情節與人物底「產生經過」。特徵求下列舊書：

(一) **星星之火**（初版）
(二) **櫻子姑娘**（初版）
(三) **心窗集**（初版）
（以上三書均爲徐速之作品，高原出版社出版）
(四) **春曉**（新大陸月刊社出版）
作者：徐志平（眞名王守榮）
(五) **莫泊桑小說集**（啓明書局）
編者按：此書已有。
(六) **法國短篇小說集**（舊商務版）
（以上兩書之譯者均爲李青崖先生。）

林眞先生願以租、借、買、交換等任何方式獲得以上版本之各書。承讓借者，請函電本社接洽。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第130期要目
法律公平不容受損……每週評論
新漢奸集團吸收青年學生 魔手伸入各大專院校……萬人傑
李宗黃為什麼要苦苦誣衊蔡鍔……鐵嶺遺民
周恩來平壞之行……魯遲
大陸紅衛兵的新鬪爭……待旦
新潮・台獨及其他……趙聰
西北民族學院的今昔……金千里
「春」「星」兩書比較談之十二 有待商榷的文字（下）……齊又簡
攻訐、排拒、摘謬和批評……林眞
擄人與劫機……賣油郎
從三個臭皮匠說起……寒山碧
我的理想作品……張贛萍
這樣的猛人……醉八仙
人海百態：阿余的英文名……萬人傑
青年園地：跳溝先生……方程
傅作義兵敗投共……崔羽
吾驚就段！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三〇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三〇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四月廿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法律公平不容受損

——民政官也不能解答的一個問題

物業當衰的時候，大業主唯恐「住友」搬走，你想遷出了，他就自動減租挽留。但物業一旦趨於復興，那些業主又會露出本來面目，你若以爲是他的多年「住友」，他卻會不動聲色地在你背後忽然整蠱。

加租潮下，半年前許多住客都接到「律師信」，赫然就是業主限你定期遷出的通知，一般相信這只是一種加租的要脅性手法。後來，政府突然凍結租金，不准加租，「收樓」的通知信亦一概無效。大業主的如意算盤便無形中被打得粉碎！

想用收樓迫人加租的大業主，碰着政府之臨時管制令，樓既然收不得，租又加不成，自然氣結。但是，港九住客千萬留意：如果你還以爲同業主多年住友，而照常等他「幾時有便就幾時派人來收租」，你就必須隨時準備你的「老友業主」會算準時間給你來一個措手不及的「封屋」！

法院辦事人根據法例對萬人記者解釋說：如果逾期未交租（即使是逾期一日），業主是可以申請法院下令封租的。他說，這一手，可以無須由任何方面以任何方式使住客「事先」知道。這一手，只要業主或代表律師向法院宣誓就行。該辦事人說：被封租的當事人有權向法庭提出反訴，並可不必請律師，但在任何情形下均須先行「交銀」揭封。他又說，假如要防止業主作怪，住客可將「業主不按期收租」的事實及時通知經歷司，這就絕對不會有被封租的問題發生。關於「可以無須由任何方面以任何方式使住客事先知道」的封租行動，如果法律確准業主這樣搞，那就可以說是一種違反公平法治的片面決定，殊屬駭人！

據律政司的辦事人對此表示：住客在「絕不知情」的情形下被突然封租，這種事件在他本人所知尚屬新聞！他說：假如說某人因欠租而被封屋，則在事前他應會收到法庭傳票，或最少應有業主方面給他的催租信或警告信。

記者又問過民政司的辦事人：「爲什麼香港竟有這條法律——住客可被片面決定突然封租，他在事前毫無所知，但對此事一定要接受。」民政當局對此問題亦表示不能答覆。

大業主對其住客，每每是情理以外的關係，所以他動不動就會講法律，這在香港人的經驗中已見怪不怪。「講法律」是對的，但我們認爲，在有關「封租」事件中，有幾點問題應該提出：

第一、有原告，無被告，就可以決定一項法庭行動，這是否符合公平的法治原則？

第二、爲什麼只依照業主的單方面誓願就可以肯定別人欠租，而並不「同時」使住客方面知道其是否需要提出反對或辯護？在被造成「既成事實」之後，住客如要提出抗訴，卻無論如何先要交錢「揭封」才有得講，這又是爲什麼？如果證明業主的做法是錯的，但住客又未能先拿出「揭封」的錢，這又應該怎樣辦？

第三、如果封租的行動過程可以在瞞着住客的情況下秘密決定，而這種做法若只說是爲了業主要防止「逃租」的話，那爲什麼不改用適當的調查或監視方式，去防止他們所思疑的「逃租」呢？

第四、片面封租如果證明是業主的錯誤，則由此造成住客的損失或其他後果，由誰負責？如何負責？比如說：若有一家商店被錯誤地指爲欠租而封舖，因而使其商譽、營業利益、或個人精神受到嚴重損害，法律所給予保障的程度爲何？法律要保障業主，當然也要保障住客。但出自秘密的單方面封租決定，請問如何保障所指對方不致因此而首先受害？

第五、香港政府並不認爲目前的租務情況無複雜問題。既然如此，我們又怎可讓業主單憑它自己的決定去秘密進行對住客封租？

我們充份尊重香港法律。我們更要强調必須維持法治之公平。在業主與住客的法律關係而言，負責當局實應正視有關「封租」的問題而即予澄清。我們認爲，如果本港對處理欠租及封屋的法定程序只是單方面的接受業主之個人說法而可以不同時理會其住客，這就委實有損香港公平的法治精神；如果所作行爲根本只是由於業主的錯誤或故意犯錯，這在本港日趨緊張的租務情勢中就可能變出一種危及社會秩序的濫用業權的行爲。我們確信，大多數有良心的業主是不會爲難住客的；賃屋當然要交租，但本港住客在此時必須嚴正預防他人會鑽謀構陷。更重要的是，本港業主只佔全人口的百分之點六，爲了更多人的安居樂業，香港法治一定要力求公平。



新漢奸集團吸收青年學生
魔手伸入各大專院校

萬人傑

新漢奸集團的學運搞手小胡是國際性學生組織的成員，他的馬仔遍佈各大專院校，致力毒化及吸收大專學生，作為他們政治活動的工具。但歷次搞學運都搞不出什麼名堂，如果學生本身及他們的家長能提高警覺，把這些小爬蟲孤立起來，他們就更不可能發生什麼作用了。

志在喚醒青年學生

關於美日豢養的新漢奸集團在港活動情形，以及他們的背景，幕後支持者，從一二五期起，老萬已作了詳細報導，相信讀者對這一小撮眼睛內只有美鈔的新漢奸的來龍去脈，已十分清楚。站在中國人立場，他們甘願做外國人達到某種政治陰謀的工具，破壞自己國家政府的威信，這種活動是可恥可鄙，見不得光的。因此他們只能在暗裏活動，一旦被人揭發陰謀，就顯得那麼焦急尷尬，還切齒說要將老萬打到永不能翻身。

其實，我們可以在文字上公開地指責這批新漢奸，而新漢奸刊物，未敢作一言自辯，只能出之暗算，彼此的立場就可分明。我們揭發這漢奸集團，目的在喚醒香港具有滿腔政治熱情的青年學生。只因他們徒具熱情，沒有認識，很易受人利用，墮入新漢奸集團彀中。

歷次他們在香港搞的「學運」，雖搞不起來，但仍有部份無知學生跟他們走；而大部份大專院校的刊物中，還不斷散發他們所謂的「民主自由」毒素，不斷攻擊國民政府，替左派張目——你從來不會在這些刊物中看到介紹台灣幾家辦得出色的大學的文字，卻看到為紅衛兵製造所的左派學校捧場的文章，有圖有文，大吹大擂。如果青年學生跟他們一道走，六七年五月的暴動，港英早就垮下來。

學運細菌

新漢奸集團分子中雖然包括大學教授、講師，還有社會上有地位的醫生，以及做日本電器生意做到發達的商人；但他們要吸收的主要目標是青年學生。差不多每一家大專院校，甚至中學，都有他們的分子。搞「學運」的小胡，隸屬一個國際性的學生組織，這些學運細菌，比起病菌在人體內滋生更快，為害更深。在美國、在法國、在日本，他們搞的學運規模實在驚人，當然希望在香港也搞得有聲有色。香港學生風氣，咪書的多，搞事者少，因此險惡如珠海風潮，「靜坐」學生終感到太寂寞而沒法繼續下去。不過，歷次搞事雖然失敗，但他們死心不息，利用潛藏各院校的細菌，繼續侵蝕、蓄衍，終有一天搞一鑊杰嘢，使到香港政府束手無策。

小胡搞學運當然有他一手，不過他被這集團的頭頭批評為「太左」，因此之故，才會有大學學生刊物中出現替左校吹牛的文章，因為學生會頭頭就是小胡馬仔，這些文章，是「太左」的小胡的馬仔的傑作。根據這條來龍去脈，可以說，替左校大力做宣傳的，就是這班新漢奸集團分子。

為匪張目的新漢奸

當珠海風潮搞得如火如荼之際，老萬曾報導過這些學生其實幕後有人，除那出面的中國和尚外，支持最力的還有洋和尚。在策動之前，還把××中心作為活動大本營，經常在那兒會議、策劃，××中心成為這次「鬭爭」的總部，這××中心是由洋和尚主持的。

從這些「往事」可見到，新漢奸集團中這班學運搞手經常瞪着他們的眼睛，一見有可乘之機，就緊抓住來大搞特搞。

老萬也同意「學生脫離不了政治」這說法。可憐許多在香港出生、長大、受教育的學生，對政治認識太膚淺，極易受到「大陸政府太殘暴，台灣政府不民主，兩個政府我都不喜歡」的論調影響，使他們對國家、民族的意念非常薄弱。

他們剛對政治發生興趣時，就給這班爬蟲抓住，拖進集團裏，不斷灌輸毒素，使到他們覺得這種觀點正確，不曉得實際上已「走火入魔」，中了邪道而不自知。

致力搞學運的爬蟲，為達成目的，還可能跟潛伏院校中的左派分子「打成一片」，變成同路人。明顯的例子是「培僑中學」受到大學刊物的頌揚。

誤入邪途家長有責

香港當局對他們的活動到底有沒有加以注意，老萬不知道。相信在他們的「學運」形成前，不致採取什麼行動；但在形成後，他們的應付會倍感困難了。

老萬認爲，爲免使這些青年學生走進邪道，不能靠政府力量。香港是民主自由的地方，沒有權要某人相信什麼思想，喜歡什麼思想有個人的自由，只有在他們違法或影響公共安寧的時候，當局才會採取行動。

當一個青年中了毒素而至到有所行動，已是無可救藥。因此只能防患未然，這責任自然落在家長身上。

老萬建議身爲青年學子父兄的人，要時刻注意子弟的思想動向，經常給予他們正確的指示，不可聽其「自然」發展，因爲這種發展並不「自然」，而是受到某些人的影響。到相當年齡的孩子，注意他的動態比注意他的功課更爲重要。那是危險的年齡，很容易給政治的魔手抓去。

老萬並非提倡干涉青年思想，但誘導到正途，是家長們責無旁貸的事。有些人因爲做左派生意，「不得不」將兒女送入左校，這是可悲的事。把一個腦袋一片純白的孩子，送進去塗上紅色，讓他們做「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的紅衛兵，直接害了他們的是你自己；嘗到失掉親情甚至被親子女鬬爭底苦果的，也是你自己。

除非身爲家長的你，早已同情了這種「民主自由」思想，否則不要誤了自己的子弟！

珠海同學值得讚

另方面，除不接受他們的毒素，不接受他們吸收外，還要拿出對抗力量，給他們有力打擊。這一點，珠海書院的同學辦到了。小爬蟲在他們裏面給打擊到抬不起頭，裏應外合的學潮，終能消弭於無形。是學生會表示了鮮明態度，更把搞事份子孤立起來，使其無所施其技。

值得注意的是：搞學運的小胡，過去也是珠海學生，在自己母校中沒法搞得起來，反而叫他的馬仔在最高學府搞，表現得比他好。原因是最高學府學生多數一向讀英文，接受「奴化教育」，除了咪家就是搞手，而搞手們對於國家民族的意識並不強烈，因而搞出來的，當然壞事多過好事。

珠海同學的思想正確，應歸功於教師與家長，也唯有灌輸給他們正確思想，才是抗拒小爬蟲們活動的最好辦法。身居高位的父親，竟讓兒子淪爲爬蟲，這就是他平時對兒子動態不注意的原故。

比正牌左仔尤可厭

老萬覺得這班美日走狗的新漢奸集團，比正牌左仔更可厭！正牌左仔掛起毛頭像，手執紅皮書，一望而知他們是左仔；這批新漢奸卻諸多掩飾，扭捏作態，不可能從表面上看得出。他們的一切，只出之陰謀不能見諸陽謀。也許在你身邊左右就有這種人盯着你，乘虛而入，這是最討厭的事。

一位對新漢內情熟悉的朋友警告我，勸我「小心」，因爲據他所知，在我左右的人，也有他們的分子。有一些人，受過美國機構支助，到美國「深造」一個時期，也就是他們的同路人，會經常把老萬的一言一動，報告對方頭頭。老萬是不擅隱藏的人，因此對方對老萬的動態，便可瞭如指掌。

他這警告當然是好意，可是，老萬明人不做暗事，不在乎什麼人盯住我的一言一行。老萬不是做特務工作，言行並無守秘必要。打擊這些新漢奸，動機全基於嫉惡如仇。對我自己的一言一行，從不隱蔽，且按期在雜誌上發表。報告我的言行，實在多此一舉。如果對方有興趣，隨時搖電話來，我可以直接將他要知道的告訴他。

食碗面反碗底之人

在此，我想勸勸那幾位新左派搞手，他們過去都幹過不少大事，既有中央社特派員；也有戴笠的舊部，他們和國民黨以及國民政府都有過深厚的關係，過去在人事上或難免有些恩恩怨怨的事情，總算吃過國民黨、國民政府的飯，起碼比老萬跟這政府的關係密切得多。老萬的卅幾年新聞記者生活，差不多全部在香港過，只在香港淪陷日寇手中時，回到大後方，參與抗戰行列。既非國民黨員，也沒吃過國民政府的糧，在這國運絕續的關鍵時刻，我絕不願作反政府活動；他們總算和國民黨、國民政府有過淵源，這時候在搞，除要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過是個「食碗面、反碗底」的人。

就算要達到政治目的，其目的爲何？推倒國民政府，建立他們所謂「民主自由」的政府吧？可是從蔡文治以來，何嘗有過一個爲國爲民的？就是目前在香港活動的人，他們心目中又何嘗有國家民族存在？即使對反攻復土不肯作出任何貢獻，也不該阻撓或削弱這種力量。我們姑且相信這夥人推倒國民政府後，眞正建起他們的「自由民主」政府；但他們知道不知道比這更急切的是大陸七億同胞，倒懸待解？

生存急切過民主

倘若他們的出發點眞的是爲國爲民，該着眼於大多數。相信現在大多數中國同胞所需要的，「生存」重於「民主」。何況民主的尺度有寬有緊，大陸毛政權也自說民主；台灣國民政府並不承認不民主，這些小爬蟲要求的是美國式的民主。

生活在大陸的人，要能得到台灣那種程度的民主已很滿足，而受到美鈔甜頭的爬蟲，更要求以雷震、殷海光、李敖那樣反政府，專門唱反調才是「民主」。爲了爭取這「民主」，不惜和共產黨聲氣互通，以求達到推倒現政府。但，即使成功，這種行動，也只會受到中國人的唾罵，唯有像蔡文治那樣，入了美籍，從此自絕於國人。

他們幾個搞手中不少已一大把年紀，其實最好是自保晚節，不要遺臭後世。須記抗戰時期的前漢後漢，至今猶爲國人不齒；這些新漢，都有一技之長，生活不愁，何必爲美鈔、日元而出賣靈魂，使自己兒孫蒙羞，本人又擔上漢奸的醜名呢！

大小爬蟲們，醒醒吧！

最後消息：本文排好之後，我們又獲得消息，中文大學三間院校的部份學生，爲抗議港府削減經費事，正醞釀罷課。這種醞釀中的罷課，是否會成爲行動？是否動機光明、目的純正？是否與新左派的搞手有關？我們正密切注意中，希望下期作出詳細報導，敬請讀者注意！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號台北出版的「中外雜誌」，刊登了曾任雲南省政府主席李宗黃大文，標題是「擁進不成，厠身護國，梁啓超如何利用雲南起義？」開端先說：「筆者於民四護國之役中，擔任雲南督軍唐繼堯駐京、滬代表，受命聯絡各方，共同討袁。曾歡迎　國父自日回國主持大計於上海，復與陳英士、鈕永建、梁啓超、孫洪伊等切取聯繫，安排種切，並冒險乘日艦兩度入京，勸說袁系大將馮國璋響應義舉，故於護國史事、密勿自信瞭如指掌。謹撰本文，爲歷史作一見證。並就教於中外雜誌讀者諸君。」

看到這段話，凡是對現代歷史有興趣的人，皆十分欣慰能讀到李先生所寫的第一手資料。但是讀過之後，發現李先生此文根本不是談歷史，用意只是在吹捧唐繼堯，誣蔑梁啓超與蔡鍔。吹捧唐繼堯及攻擊梁啓超部份，暫時放下不談，只有誣蔑蔡鍔各點，非予以指出不可。當年蔡鍔在雲南起義時，自稱爲國民爭人格。筆者今日草此文，亦爲國民爭人格，使蔡鍔眞如李宗黃筆下的人物，民國尚有完人乎？大義當前，故不可不辯。

李文對蔡鍔橫加挑剔之處亦不說，其中特別使人無法容忍者有兩項。第一，指蔡鍔贊成袁世凱稱帝，不但贊成，而且還參與宮廷奪嫡，因事敗出走，此項分段述之。

李宗黃氏大文轉引葉夏聲「國父民初革命紀畧」一書，指「北京將軍團之勸進，松坡尚有參加。」此事自是事實，但從無人指蔡鍔爲帝制派，何故？因爲人所共知蔡將軍有意誑袁。在蔡鍔入京之初，本意要幫助袁世凱作一番事業，及至籌安會起，蔡鍔在京勢難獨全，如果不隨聲附和，則不爲段祺瑞（被軟禁），也將爲吳祿貞（被刺死），林述慶（被毒死），蔡鍔決不願步三人後塵，他自有一番抱負。

如果說蔡鍔曾經在將軍府簽名勸進就是帝制派，則段芝貴聯合十四省將軍共勸袁世凱速正大位，唐繼堯就列名其中，又將何說？蔡在北京，處於袁世凱掌握中，尚有不得不低頭之苦衷，唐繼堯身處天南，手握兵符，應有反對之自由，何以也要隨俗浮沉。又如以後選舉國民大會代表時，完全由北京中央選舉事務所發蹤指示，雲南省就由將軍唐繼堯，巡按使任可澄任監督，選舉結果也與各省相同，共戴袁世凱爲中華帝國大皇帝，這又是如何說法，但後人從無人責備唐任二公爲帝制派，相信他們是虛與袁世凱委蛇，而密謀大舉，蔡鍔之處境難於唐任，唐任在雲南尚不敢最初反對帝制，怎能責備身處樊籠的蔡鍔。

上面這一段，李氏雖然是違心之論，但總算有點影子。下面就更荒唐了。其中最妙的一段是說梁啓超、蔡鍔有意擁袁世凱四子克端奪取皇儲，在新華宮中佈置行刺袁克定，不意密謀敗露，被誤認爲刺袁世凱，於是閉宮大索，捕獲袁英，牽連到蔡鍔，軍政執法處長雷震春派兵大搜蔡宅，蔡鍔眼見所謀不成，懼爲袁克定所害，不得已倉皇出走，逃到香港得到雲南即將起義的消息，受到國民黨在港人員資助，乃去雲南參與

李宗黃爲十

之有無，只說一說各事發生的時間。

蔡鍔在北京住宅被軍政執法處搜查在民國四年九月中，蔡鍔由北京赴天津是十一月十一日，由天津動身去日本是十一月十九日，十二月十九日抵達昆明。新華宮謀逆案發生於民國五年一月十七日，主謀人物爲袁英，袁英號不同，爲袁乃寬次子，袁乃寬字紹明，是河南信陽人，與項城袁家並非一支，但自袁世凱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時，就追隨左右，認爲叔姪，平日頗見親信，如同家人，大典籌備處成立，朱啓鈐任處長，袁乃寬任庶務課長，實際掌管大典籌備經費出納，爲第一肥缺，係出於袁克定所支持，袁乃寬亦傾心事袁克定。因此袁英始得出入新華宮。

袁英當時計劃在乘袁世凱登極時，割斷新華宮電線，斷絕內外聯系，以炸彈炸死袁世凱，其動機如何，以後傳說不一，或謂由國民黨人主使，或謂激於義憤。案發後，袁乃寬魂不附體，去見袁世凱，自行請求重辦，袁世凱倒看得很平常，認爲小孩子荒唐，何必介意，當時囚禁一個時期也就放了。因此袁系報紙皆指袁英爲荒唐鬼，此案也就不了而了。

由上列經過可以看出，蔡鍔寓所被搜早於新華宮炸彈案四個月，怎能說因新華宮謀逆案牽連蔡鍔而搜蔡之寓所，實際上到了一月十七日，蔡將軍統率之護國第一軍已攻入四川境內了。

李氏大文指袁英之案「係由袁克端主使，目標在於袁克定，因爲袁克定是袁世凱的長子，克端排四，卻又俊逸機警，平時最獲袁世凱的歡心。袁世凱常說：『這孩子將來一定可以光大我家門楣。』袁克端恃寵而驕，他原是袁世凱三姨太太何氏所生，跟同父異母，袁氏正室于氏所育的袁克定，平素勢同水火。」

動機何在？良心安忍？

李先生所談袁克端奪嫡事，筆者實在孤陋寡聞，所見當代史料中未曾見過兩次，即李先生所引葉夏聲之作，也只說「次子多才，允文允武，燃萁煑豆，不讓皇兄」，李先生硬將此事安在袁克端頭上，不知何所據而云然？

李先生之說雖新奇，卻實在站不住腳，首先要指出的，袁世凱姨太太共計九人，依次排：大姨太太沈氏無出，以克文過繼；二姨太太金氏（韓人）生克文、克良；三姨太太白氏（韓人）生克權、克齊、克堅、克度；四姨太太季氏（韓人）生克端；五姨太太楊氏生克桓、克軫、克久、克安；六姨太太葉氏生克捷、克有；七姨太太邵氏無出；八姨太太郭氏生克相、克和；九姨太太劉氏生克藩。可知袁世凱姨太太無何姓者，克端生母亦非三姨太太，此一誤也。

袁世凱有沒有說過克端將來一定光大門楣，目前已事無佐證，但李先生說克端俊逸機警，卻頗爲可疑，據袁克文「洹上私乘」諸弟傳載：「四弟克端字誠齋，號充四，先四庶母所出也，魯而勤學，讀書强記，性純孝，有至行，娶何炳瑩女。」魯而勤學與俊逸機警是絕不相同的，尤其袁克文著書時，克端尚在，若非眞「魯」得可以，克文絕不至筆之於書，

太子是看重，因爲老頭子（指袁世凱）以克權肖己，有立賢不立長之意。但此亦傳說而已。

總之，無論克端、克權，皆不可能發動刺袁克定之事，新華宮炸彈案，與袁氏昆仲絕對無關，硬把克端說成李世民，此二誤也。

李氏大文又引用了新華宮謀逆案發生後袁世凱御用亞細亞報的一段消息：「沈勾（竊出機密外交文件，售予外人），與袁四（克端）無涉，沈勾係有人誣指其有嫌疑情事，遂行傳訊，並非被捕，現已訊無他，故即於昨日釋出。至袁四公子，素有荒唐之目，時與劉積學相往來。其致函某將軍煽亂一事，查係劉某筆跡，迨經執法訪緝劉某，早已遠颺，既無佐證，故政府對於袁四，亦不復究，但均與犯上作亂者不同。」

下面是李先生的大文「一項巨案，便這麼用『素有荒唐之目』，作爲袁氏家事自了，然而新聞中畢竟也承認『致函某將軍煽亂』的事，宜乎雷震春派人搜查蔡松坡寓『文豪定策』，『將軍預謀』，一着錯全盤輸，於是梁、蔡、戴急急走避，南下徘徊於上海、台灣、香港之間了。」

蔡、戴出走，距離新華宮謀逆案有兩個月，雷震春搜蔡寓相距有四個月，上次已經談過，不再說。可笑李先生抓到這一項證據，硬栽誣當時已在四川率護國軍與袁軍作戰的蔡鍔，竟然又去新華宮協助袁世凱的四子奪嫡，事之可笑實無過於此者。

關於李先生引用亞細亞報一段新聞，實在是兩件事，完全與蔡鍔無涉，茲分別說一說：第一件關乎沈勾竊出機密外交文件，售予外人事，沈是沈祖憲，此人是袁世凱侍從秘書，對袁世凱執子禮，袁世凱罷職居洹上時，沈祖憲隨侍在側，與吳闓生（吳汝綸之子，世號北江先生）合撰「容菴弟子記」，記述袁世凱的德行學問，至今仍流傳，爲研究袁世凱歷史的重要書籍。勾實爲瞿之誤，名瞿克明，係袁氏世僕，其母即爲袁世凱諸子褓姆，瞿克明自幼養在袁府，如同家人。當袁世凱要派周自齊赴日賀日皇加冕時，本有一項秘密文件，預備簽訂密約換得日本承認帝制，此項密約底本存袁世凱私人辦公室中，英國公使通過國民黨人假手沈瞿竊出拍成副本，英國公使據以與日本公使交涉，始發生拒絕周自齊赴日事，袁世凱聞悉之下，大爲震怒，逮捕沈瞿兩人訊問屬實，但也無可奈何，旋亦釋放。

第二件袁英致函的某將軍則是段芝貴與張作霖，經兩人舉發，袁英被捕，炸彈案並未成事實，李先生以爲某將軍定是蔡鍔，不知袁世凱時代，京內外將軍共數十人，不能完全記在蔡鍔頭上也。至於李先生所引亞細亞報原文袁四下面括弧內「克端」兩字，我敢武斷說是李先生所加。因爲這件事與袁克端根本無關，當時報紙不可能有此大錯。

關於李先生引用的亞細亞報一段文字（見前），余生也晚，洪憲稱帝時尚未出世，無緣看到當時的亞細亞報。但是對於這段文字的眞實性則不能無疑，這段文字最可疑之點是其中用了兩個「袁四」，如與「袁四無涉」，「政府對於袁四，亦不復究。」我所以懷疑這段文字，倒不僅是因爲此事眞的與袁四無

苦苦誣蔑蔡鍔

鐵嶺遺民

亞細亞報不會不知此忌，而刊之報章。

袁世凱行四，自登仕版後，其長官尊長呼以袁四，朋輩呼爲老四或四哥，但無論高低尊卑，背後皆呼爲袁四。就目前所見到的記載，慈禧太后自西安回京後，特別重用岑春煊與袁世凱，一次向左右談起，自我解嘲說道：「庚子年我雖然一時胡塗，闖下一場大禍，但也提拔了幾位忠臣，像岑三、袁四皆是。」此袁四之見於慈禧太后之口（見劉厚生著張謇傳記）。王闓運入京就國史館長職時，袁世凱盛予招待，王闓運醉後倚老賣老說道：「袁四的是可兒」（見錢基博著現代中國文學史）。至於朋輩中間有資格當面叫老四的就有于式枚、李經羲等人，故當時在京內提到袁四必是袁世凱，亞細亞報決不能左一句袁四，右一句袁四，何況此事根本不是袁四（克端）所爲，因此，對於李先生所引亞細亞報這篇文字，除非我能親自看見，否則是不能相信的。

照李先生所說，蔡鍔是因爲在北京走錯了袁克端的路線，參與新華宮炸彈案，受到軍警搜查，倉皇走避（此點經筆者將三件事時間列出，已證明是個笑話），並非有心反袁，既然如此，蔡鍔正可安居日本，爲什麼要從日本間關經上海、台灣、香港冒生命之險人滇呢？若說蔡、唐之間事前沒有聯絡，蔡鍔又怎能信得過已經封侯的唐繼堯，如果到了昆明，唐繼堯捉住送北京又將如何？

李氏在台北誣蔑尚感不足，又移師香港在三〇五期「春秋」刊出一文說蔡鍔在取銷帝制前後，私自同意擁袁爲總統，且舉「閻錫山早年回憶錄」爲證，讀後使人髮指。對於此種厚誣前賢的行爲，若知而不辯，作爲一個中國人，就愧對良心了，現在先把有關文字抄下來，請讀者諸公都憑良知來判斷是非。

李文：關於這一件與敵求和，駭人聽聞的大事（鐵按：係指蔡鍔與張敬堯在撤銷帝制後，前方協議停火），閻錫山先生在其遺著「閻錫山早年回憶錄」的第四章「袁世凱稱帝過程中我的處境與觀感」一文中，曾有較詳的敍述，閻先生在寫這一章回憶錄時，曾經強調說：「我所以獲知此種內幕，是因爲李烈鈞、唐繼堯均與我爲日本士官學校同學。」……所以閻先生的記述，當然是信而可徵的。閻氏曾這樣寫着：袁氏撤銷帝制之後，滇、黔復提出總統退位的請求，接着廣東上將軍龍濟光在革命軍勢力的脅迫下宣佈獨立，浙江將軍朱瑞在軍民的事變中突告失踪，馮國璋乃於四月十八日提出八項條件，以圖息爭，這八項條件是：一、袁大總統仍居其位，實行責任內閣制度（鐵按：餘七項因與本文無關，將來當另述，故不錄）。……閻氏又寫道：據馮國璋的巧電中說：這八項條件未向各省電問以前，他已秘密商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以及蔡鍔的同意，於是大多數省份均覆電表示同意。』

李宗黃在下面接着寫道：「蔡松坡同意袁世凱仍居其位，此一出爾反爾，置天下公論於不顧的駭世驚俗、親痛仇快的主張，出之於蔡松坡之口確使大義凜然的唐繼堯尷尬萬分，爲之進退失據，因爲蔡松坡既已同意了如此這般的停戰協議（請讀者特別注意李宗黃這一句話），卻始終不曾向唐氏報備，所以唐氏一本初衷，仍然保持其漢賊不兩立的嚴正態度。」

馮國璋的通電指蔡鍔與黎元洪同意袁世凱續任總統是絕對沒有的事，只是藉此混淆視聽，現在這一點都不必爭，只看閻錫山回憶錄是怎麼寫的，李宗黃又是怎麼抄的？

關於李宗黃舉出的文字，閻錫山回憶錄實在是兩段，第一段是敍述蔡鍔與張敬堯停火經過，原文載於五十九頁：「蔡鍔率師北進，與對方曹錕、張敬堯軍戰於四川的重慶、瀘縣、宜賓之間，一則後方彈藥不濟，一則曹、張軍頑強抵抗，蔡軍因糧彈不濟，已入困境，因其參謀長與張敬堯有舊，乃派其前往試謀停戰，張彼時亦不願打到底，因打到底，袁即成功了，蔡提出停戰，正合張意，乃允其請，但提出袁倒之後，蔡須出面擁段，以此密契為停戰之條件。起初蔡不願承認，後經人勸說段之出處並非一擁而定，何必斤斤計較於此，蔡始權予承認。比至袁氏薨折，蔡鍔果與張敬堯等聯名拍發庚電，主張由段出任總統，以挽危局。」

另一段是敍述馮國璋通電談和的經過，載於六十二、六十三頁：「馮國璋乃於四月十八日提出八項條件，以圖息爭。這八項條件是：㈠袁大總統仍居其位，實行責任內閣制度。㈡慎選議員，開設國會。㈢明定憲法，憲法未定以前，適用民國元年約法。㈣懲辦禍首。㈤各省及中央軍隊須以全國軍隊按次編號，不分畛域。㈥去冬之各省將軍巡按使悉仍其舊。㈦滇事發後派赴川湘方面北軍全行撤回。㈧開赦黨人。據馮的巧電中說：這八項條件未向各省電問以前，他已秘密商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以及蔡鍔的同意，於是大多數省份均復電表示贊成。正在策商期間，北京以段祺瑞為國務卿的所謂責任政府於四月廿三日宣佈組成，而蔡、唐諸君又馳電堅持請袁退位，馮乃對原條件略加修正，要在使袁暫負維持責任，迅籌國會銳進辦法，一俟國會開幕，即行退職。」

閻錫山明明寫的是兩件事，且在擁袁為總統一件事上，又特別寫明「蔡唐諸君又馳電堅持請袁退位。」白紙黑字清清楚楚，閻錫山回憶錄到處有售，現成的文字，李宗黃竟敢竄改以誣蔡鍔，他到底當年同蔡鍔有什麼冤仇，倒值得治近代史的人來研究了。

周恩來平壤之行

魯遲

二月間北平曾出現打倒周恩來和擁護周恩來的標語，中共內部仍屬多事之秋。周恩來四月初能出外訪問平壤，表示他個人的危機，可能已暫時平息了。同時亦可見平壤之行，顯然必有重大圖謀。據筆者的觀察，其圖謀有左列各點。

訪問平壤之目的

一、與中共最近陸續重新派出駐各國大使，其同一傾向，那就是補救文革對外交所留下的創痕，力求外交恢復正常化。

在文革期間，以中共的外交利益言最不想得罪的兩個國家一是北韓，二是北越，結果都得罪了。毛派分子曾指北韓為朝修，指北越為越修。中共參加韓戰，喪師百萬，在北韓曾下過血本，對北越在軍經援助上與蘇聯爭鋒，所費之鉅，僅次於北韓。關係之密切，不待多說。這次周恩來平壤之行，主要是在挽回文革的錯失，恢復過去的交情。

二、針對日美共同聲明後的新形勢，鞏固與北韓的團結，增強共同軍事關係。從周恩來和金日成的談話看來，這一點是雙方關切的主要內容，而且立場也最接近。金日成近年再三表明，一九七二年…以武力統一南韓，因為一九七二年，金日成滿六…

所顧慮的敵人是日本和美國。他看準美國對越戰傷了心，不準備在亞洲再投入大部隊作戰，所擔心是日本。因為日美共同聲明中說，朝鮮半島是對日本安全不可少的部分。為了對抗日本，和日本背後的美國，它必須拉攏中共做後盾，以嚇止美日不過問他的軍事冒險。而中共也正藉此來表現「世界革命」，「人民戰爭」的路線。

三、離間蘇聯與北韓的關係，把北韓拉回中共的勢力範圍。從一九六五年起，北韓，北越，日共結成亞洲共黨的中立集團，各自標榜獨立自主路線，對中蘇共的爭執採取各打五十大板的立場，只強調反美統一戰線，不支持任何一方。中共搞文革之後，因無理取鬧，氣焰逼人，北韓乃由中立政策，向蘇聯傾斜，一九六九年蘇主席波哥尼之訪問平壤即是明證。周恩來這次訪平壤，即是想把北韓對蘇的傾斜拉回來。

四、調整兩黨的理論和路線。一九六五年以來，在共黨理論上北韓既反對中共的教條主義，也反對蘇聯的修正主義。在世界革命路線方面，則傾向於蘇聯。周恩來此去，會盡可能疏通二者的矛盾和距離。

乘興而去　敗興而返

周恩來五日抵平壤，七日返北平，在平壤停留了三天。據北韓的報導看來，歡迎場面頗為盛大，憲酬甚為鄭重，周先去拜會金日成，金日成又回拜周恩來。可是雙方舉行會談時，金日成卻沒有參加。北韓出席談判的代表團，由人民委員長崔庸健率領。

金日成不出席會談，看來有兩個目的，第一為了避免責任和麻煩，因為周恩來一到平壤就露出攻

據一些探親歸來的朋友透露，大陸又在一片紅色恐怖籠罩中，廣州確有幾處倉庫被炸毀和被人放火焚燒。而此卻是昔日為老毛奪權的功臣──紅衛兵的傑作。紅衛兵已從合法組織，變為地下組織；已從「革命造反」，進而「反革命造反」。從四鄉逃跑回城市的下放紅衛兵，正在城市中四處流竄，逃避被押返下放單位的命運。為了生存，他們已分別結成「青年前衛團」，「青年革命軍」之類的地下秘密組織，從事搶刼、偷竊、以及爆炸破壞等活動。廣州市夜間又形同一座死城，無人敢隨便出入。為了春節前夕的幾樁爆炸倉庫案件，解放軍和公安部隊又大張旗鼓地捕人，不僅逮捕在廣州流竄的涉嫌份子，而且波及四鄉的下放青年，幾乎每一個人，被重新審查，不管有沒有證據，只要被懷疑參加地下的「青年前衛團」，「青年革命軍」之類的「反革命」組織，一律逮捕。因而冤枉了不少與這

把北韓拖進反蘇修的陷阱去。萬一非在公報中提及此款字樣不可，因金日成未出席，對蘇聯也有個交代。由這也表示出，北韓決無意改變「獨立自主」的方針。

第二，金日成是總理又是黨的最高領袖，他之不參加會談，表示黨領袖的尊嚴，不肯對中共拱手稱臣。周恩來又機靈又圓滑，看到情勢不大對，於是也就愼言謹行，在歷次公開談話中，都避免提及蘇修。只好繞圈子的說：「在當前，對美日反動派的態度，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態度，成了檢驗眞革命還是假革命，眞社會主義還是假社會主義，眞馬列主義還是假馬列主義的一個重要標誌。」並未明確的攻擊蘇修，算他識相。

雙方會談六日結束，並未立即發表公報，周恩來七日返抵北平，仍鴉雀無聲，九日才將雙方在六日會議的公報發表出來。這說明，公報內容不能令中共滿意。也就是說，周恩來平壤之行並未達成預期的效果。試看公報的內容，在南北韓問題上，表現得最洩氣。公報說：「中國方面完全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使美國侵略軍撤出南朝鮮，在沒有任何外國勢力干涉的情況下，由朝鮮人自己自主地實現國家統一的正確的祖國統一方針。」這說明中共新當權派不支持北韓的軍事路線，也就是不突出「毛澤東思想」。

更洩氣的是，毛澤東早在一九六四年就主張放棄進入聯合國，在文革期間更是如此，這次公報中竟輕描淡寫加上：「美帝國主義企圖在國際舞台上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地位」的話。表明毛澤東的主張已不算數了。

公報的重點在反對美日。周恩來抓住這個問題作文章，總算小有收穫。公報中有這樣一段話：「雙方認爲，目前國際形勢繼續朝着有利於世界人民革命鬪爭的方向發展，而不利於帝國主義，現代修正義和各國反動派」。公報全文僅有這麼一段話，算是突出了中共的立場。但是不明不白，不但未指蘇修之名，並且未作激烈的反對，只說「不利於」而已。而這一段話，恐怕還是費了許多唇舌，在平壤恐怕還沒加進去，可能是回到北平之後，幾經電報往還，反復交涉才加進去的。如果不加這一段話，周恩來簡直無法交差。北韓只好給他一點面子。

從這也看出來，金日成這個小獨裁者，確有先見之明，他之不參加會談做對了。最後要問一句，金日成爲什麼邀請周恩來訪問平壤呢？是不是看出周恩來的政治行市上昇，預先拉攏呢？是不是鼓勵新當權派，脫離毛澤東路線呢？頗值得研究。

大陸紅衛兵的新鬪爭

待旦

大鬪涉嫌「貪污、偷窃國家財產、投機倒把份子」的運動，街頭巷尾也搭起鬪爭台，鬪垮鬪臭那些涉嫌進行、黑市買賣或涉嫌進行破壞活動的居民。至於四類分子，更是現成的對象，不管有罪沒罪，每一場鬪爭會都是以鬪爭四類做爲開始，先鬪他們一輪一起的殺戮打的鬪爭狂熱再算。除了四類之外，佔被鬪者比率最大的是這三種人：一種是華僑、港澳家屬，他們有海外接濟，多涉嫌炒賣洋貨；另一種是沒有固定職業和收入的居民，經濟，來源不清楚，多涉嫌進行黑市活動，投機倒把；第三種則是從下放地逃回城市的知識青年，多涉嫌進行搶劫、偷窃、破壞活動，捉到先鬪一通，迫口供。還有一些人是涉嫌組織偷渡集團，企圖「叛國投敵」者。

據云，鬪爭相當劇烈，毆打在所難免。處理則從重不從輕。不少人被「送官究辦」。特別春節至春季出口交易會前這段時間，頻頻召開公審大會，把一批又一批所謂「犯罪分子」，判以長期徒刑。情節較輕的，如出賣一些日常用品的華僑家屬，則多判罰以鉅款。由數百元至數千元人民幣不等。

筆者一直認爲，中共在沿海一帶大搞備戰運動，政治因素重於軍事因素，基本上是假備戰，眞壓迫。因爲在沿海一帶根本沒有人要進攻中共，然而中共也不是「無的放矢」，它的目標是在內部，因而搞一通表面的備戰工作之後，跟隨着來的，是一場慘烈的鎮壓行動，這已是意料中之事。這種鎮壓行爲，是與清理階級隊伍緊密結合的。不但要清除在文革中漏網的「不忠」分子，不但要清除一般羣衆中的不滿分子，而且也影響到革命委員會內部，一些爲新當權派所不滿的革委會成員，也被戴上各式各樣的大帽子，予以清理。不過，目前尚未涉及省市革委的上層人物，多搞基層單位的革委會。

非常明顯，目前中共的鎮壓行動是加強了，這也說明一個事實，就是反抗的行動也比以前劇激了。在經濟戰線上，大搞投機倒把黑市活動，破壞中共的計劃經濟，固然是一種反抗行動；阻撓中共推行的各種社會改革的開展，消極怠工，固然也是一種反抗行動，但這些反抗行動還是消極的，軟弱的，分散的。因而目前下放支農知識青年，組織秘密的地下反共組織，從事爆炸、放火、搶劫等反抗行動，可說是大陸人民反共鬪爭的新發展。這一發展，不僅是年青的一代人，悔悟到自己被共產黨欺騙和利用，而且覺悟到必須推翻中共毛林集團的罪惡統治，自己才有發展的機會。

紅衛兵由「革命造反」到「反革命造反」，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這不能不引起毛林集團的恐懼，正千方百計加以撲滅。因爲紅衛兵的地下反共組織，並不同於過去二十年中分散發現的「反革命集團」。過去的「反革命」地下組織是弱小的，多由幾人到三二十人組成，缺乏鬪爭經驗，沒有廣泛的羣衆基礎。現時的紅衛兵「反革命」組織則不同，他們既有原來龐大的紅衛兵組織做爲基礎，又有組織工作的經驗；既獲得廣大的支農知識青年同情和支持，又有從事破壞工作的經驗，中共如不能盡快地肅清這些地下組織，星星之火將會迅速燎原。無政府主義自文革以來，已經泛濫整個大陸。針對着這種情況而進行的大批判以及其他一系列運動，只能把這種情緒壓下去，不能加以消滅。正是無政府主義的誘導，青年們才去組織「反革命」集團，才去從事破壞活動。這一種好的開始。

記得已金先生說，「最先起來反抗的人，滅亡一定降臨他們一身」。犧牲是免不了的，中共已經採用「寧殺錯一千，不放過一個」老方法來對付紅衛兵。凡涉嫌與現行反革命集團有關的人，都予逮捕，涉及面的確很廣，我們對那些勇於反抗的人，不能不寄以高度的尊敬。因爲他們的反共鬪爭，給我們帶來一線新的希望。

漂蘭小品

新潮·台獨及其他

趙聰

女追男

寫完有關張資平那篇小文（已刊本刊上期）後，到「周胖子」吃餡兒餅，遇到大半年未見面的C兄。因共一個卡位，邊食邊談起來。

說到他的令郎，他說孩子倒是挺好，現在一間假髮廠打工。一個十八歲的孩子，每月拿到七八百元，完全交給母親。只是有些女孩子追他，夜十二點後，電話還不斷。他不明白，在他年輕時，是男追女，如今卻掉了一個面。

這孩子我見過，不算英俊，也不時髦，像大姑娘，訥於說話，即使在男追女的時代，他也不會主動去追異性的。如今卻是成了潘岳，為很多少女死追不放。C慨歎道：「這是什麼年頭？」

在下暗自好笑：怎麼他比我還落伍！因對C說道：「這是新潮哇！新潮就是破舊立新，舊的一切全壞，要打倒，掉一個面，朝與舊的恰恰相反的那一面走，新就立起來了。男追女已是老古董，已經不合時代，相反的那一面，正是女追男，這才是合乎時代的新潮。前幾天我剛聽到一位在美國大學任教的名教授說：從前講孝道是兒女孝順父母，如今講孝道則是父母孝順兒女。這和男追女一變而為女追男不是一樣麼？」

C聽了，一時無話可說。

父母孝順兒女的事，已經成了新道德，不會再有人加以否認，除非他是故作違心之辯。女追男的事，不止C之子這一樁，在下親眼目覩的就有多起，這年頭，懷春的少女確乎不像從前那樣怕醜了。不止不怕醜，並且以醜為美，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那還不是今是而昨非？

如今才出現的這樣的少女，想不到張資平在三十年前已把她們寫成小說裏的主角。如果不是張氏有前知三十年後事的劉伯溫本領，那就是如今的新潮受了張氏小說的影響。

鴛鴦蝴蝶

張資平自從一九三三年在申報「自由談」被「腰斬」之後，即已無人再讀他的小說，如今的新潮少女又怎會受他的影響呢？

這話說來很長，只得長話短說。魯迅生前，曾對上海文壇作過幾次歷史的評述。他說最早還是繼承古代傳統，寫佳人花園贈金，才子得中狀元那一套；以後興起了鴛鴦蝴蝶派，把才子佳人變成嫖客妓女，閨閣千金成了娼門校書，這變化雖大，但本質上仍是有才有貌的美女，而嫖客也者，更是才子風流加上流氓無賴的小白臉，亦未失去其才子的本質，只不過每下愈況，益發下流而已。因創造社人，自稱才子，又加提倡羅曼諦克，魯迅就管他們叫「新才子派」。新才子派的小說，不但比鴛鴦蝴蝶強不到哪裏去，而且還是一脈相承的。魯迅與創造社敵對，他這評論容有偏見，但是仔細想想，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因為從才子佳人到嫖客妓女再到新才子派，題材無非是男與女，女與男的戀愛與性愛而已；如果把男女之間的事除去，那就沒有什麼東西了。

張氏雖被「腰斬」，可是在他正走運時，已經有人模仿他的作風了，就是因為這類小說可以賺錢的緣故。等他沒落後，那些繼起者的作品卻仍然「流行」。創造社裏的後起之秀，像周全平、倪貽德、葉××等人，以及創造社外的穆時英，還有抗戰時期的無名氏，就全未脫這類「流行小說」的矩矱。可歎到了今日，流行的小說仍是這一類！我吻死你，吻化你，吻到你的骨頭裏，不是搬上銀幕成了一時笑談麼？——不嘛！不要嘛！……我愛你……你不要離開我，我要你答應我：……肉麻的對話出現在文藝小說裏，也出現在文藝片上，（其實小說之上加上「文藝」，片上加「文藝」，都是對外行人幹的；因為小說是文學、電影是藝術，兩者全屬文藝，何必頭上安頭？）不已是千篇一律了麼？

那末，張資平的時代就接上現在的新潮了。

新潮孝道

在舊潮與新潮交接期間的父母最倒霉，他們在作兒女時須要孝順父母，在做了父母時又要孝順兒女。如果新潮早出現幾十年，他們會得到父母的孝順；如果新潮晚出現幾十年，他們會得到兒女的孝順。如今卻慘，一生只孝順人家，無人孝順他們。

父母孝順兒女，這只是新潮孝道的一種。另外一種是，在打倒舊孝道之後，爹親娘親不如毛××親。這就是說，不管你是做父母也好，做兒女也好，都得孝順毛××。要說新，還數它，因它新得徹底。父母孝順兒女，兒女只不過不孝順父母罷啦，可決不會出賣父母，批判父母，清算父母，鬬爭父母，控告父母，把父母打成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置之死地。父母孝順兒女，孝順的新法，一如過去兒女孝順父母者然，不過供養啦，愛護啦，體貼啦等等，也決不會天天唸他說過的話，晨昏向毛像請示報告，毛××喜愛我喜愛，毛××揮手我前進，以他的思想為自己的思想，心裏雖然咒他早一天死，口裏卻得祝願他萬壽無疆。所以講新潮嘛，還是這一種新

潮孝道新得最為徹底。

在這種新得最徹底的新潮孝道之下，做兒女的苦了，為學習履行孝順毛××，剛出幼兒園，就得入伍當紅小兵，參加訓練。你說慘不慘？

毛不如張

張資平在日本留學時，就有了向上爬的思想，向上爬的目的在於金錢，那時他深知欲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好好用功讀書。最初寫小說，還多半是為了興趣與愛好，可是等到小說一「流行」，財源滾滾而來，就不再為藝術而藝術，只為得到金錢而加速製造了。等到小說被人腰斬，此路已不通之後，那就只為得到金錢，不顧國家、民族、名譽，做了替敵人賣命的漢奸。日治時代，做漢奸的不是都很陡麼？如果那些尖端科學家不那麼快就把原子彈製造出來的話，陡的年月還須要長一些都沒有定。

溯自副統帥一九六〇年提倡大學毛著以來，至今已有十年。這個大學十年，比從前的十年寒窗還要落力，然而效果卻是西望長安。十年寒窗時代還能讀成狀元，大學十年時代，毛澤東思想卻迄未落實。不但不落實，也像新潮的規律，朝相反的方向走。毛說要鬬私，可是越鬬越猖獗，山頭主義，獨立王國，貪污浪費，投機倒把，全是私的表現。毛說批修，可是越批越厲害，劉毒正在大發作。

張資平的思想，沒有人，之提倡，也沒有大學十年，然而如今卻不脛而走，大行其道，並且通行於共黨國家與自由世界。只要錢，不為其他，不是比比皆是麼？如今的「台獨」分子，你能夠找出其他理由來說明他們的動機麼？

向上爬，弄錢，都未可厚非。人往高處走，水往低下流，天經地義；有錢好辦事，無錢萬事難，不啻真理。可是得用正當方法，不以其道得之不為也。如得之不以其道，那就值得厚非了。

張氏用功讀書，寫小說，都未可厚非。可是以其所學用之於做漢奸，為賺錢而寫些讀壞了人的小說，那就值得厚非了。

如今值得厚非的人和事，啊啊，又豈止台獨分子而已哉！暗藏在反共陣營裏的左派甚至為中共做工作的，不是沒有哇！在自由文化界中鬼混了多少年，高唱反共，如今揭出真底，原是如假包換的中共黨員，不是沒有哇！一手拿台灣津貼，一手又拿大陸薪資，給台灣供給中共假情報，給中共供給台灣和香港真情報，這種人也不是沒有哇！嗚呼噫嘻，張氏思想高明過毛氏思想，張氏思想也犀利過毛氏思想！嗚呼噫嘻，這也新潮，那也新潮，何以張氏思想卻又不新潮了呢？（按：此「張氏」獨指張資平，與其他姓張之先生小姐無關，「毛氏」亦然。）

智與愚

保羅寫給希臘人的信中，引舊約的話說：「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然後他下了斷語：「智慧人在那裏？文士在那裏？這世上的辯士在那裏？上帝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麼？」

這話很好。如今世上，人人都自以為智多星，卻把別人都看做傻瓜。於是就憑自己那點兒自以為的聰明，來作弄他視做傻瓜的別人。其實呢，那傻子並非真傻，既然自己被別人當做傻子了，那就傻子罷，也好欣賞一下那自以為智多星的愚拙。

如今一些師承了老千故技的人，還不是假聰明、真傻瓜麼？

孔子贊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也！」這是大智若愚之類，假傻瓜，真智慧，的確不可及。

這兩種人全要不得，因為全是偽裝。在下喜歡的是真智慧人、真傻瓜這兩種。可惜的是，這兩種人古往今來都不多見。

春秋衛公子伋和他的異母弟壽，今之自以為聰明的傻瓜，必說這是兩個大傻瓜。然而當時的詩人卻哀之而不笑之。其他如伯夷叔齊昆仲，還有晉世子申生，也屬此類，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史家義之亦不笑之。求之近代，黃花岡七二烈士，大都有好的環境，取富貴並不難，明知要死偏去死，是傻瓜麼？卻沒有人敢於公然笑他們傻。不過現在絕對無人再做像他們這樣的事。

如今的人是，口裏、筆下贊揚他們，或鼓勵他以為傻瓜的人去做，而自己可絕對不去做。

孔子有位大弟子，名喚宰予，這人好說話，光說而不行，或者也有點兒言行不符，把老師氣壞了，孔子說道：「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孔子從宰予身上獲得了智慧，今日之我們，也從孔子的話裏學點兒智慧罷。

這智慧不是用以欺人，而是用以防人欺己；可以被人視為愚蠢而不辯，但決不會受愚。只要自己不受愚了，自以為智多星的人就變成了愚拙。保羅的話，如果你不信上帝，就可作如是解。

西北民族學院今昔

西北有着廣濶的土地，更蘊藏着無數寶藏，它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幾千年來，集中聚居着我國十多個少數民族，當然以漢族爲主，其次便是回族和藏族、維吾爾族。

中共竊據大陸廿年，打着「全國民族大團結」的旗幟，製訂了一整套虛僞的民族政策，實行本質上仍是大漢族主義的方針，在貫徹愚民政策的原則下，置西北少數民族於死地而不顧，口頭上高喊「統戰」、「民族自治」，實質則大搞階級鬥爭，瘋狂地鎮壓各族人民的正義要求。

開天闢地，中共號召回民丟掉宗教傳統，強迫養豬吃豬肉。另外，明文規定藏族喇嘛自力更生，下放勞動。尤其陰險的絕招，便是發動少數民族青年一代，高舉階級鬥爭的大旗，掀起各民族內部的不和，實行以回治回，以維治維。當今新疆賽福鼎、尤敏諾夫的驕橫跋扈和瘋狂成性，便是最好的說明。

爲實現少數民族「窩裏反」，達到鷸蚌相爭，漁人取利的目的，中共早在十五年前，就大力提倡民族訓練班，進修班，以至先後成立中央民族學院、西北民族學院、西南民族學院、廣西民族學院、新疆民族學院等院校，積極培養忠實奴才和走狗，執行毛林集團的血腥政策，擴大民族內部和各族之間矛盾。

民族學院，顧名思義，就是專門培養民族幹部的學院，事實上，中共一貫都是推行大漢族主義，在學的各族青年必須學會漢語拼音方案，以學習漢語爲主，而不是積極發掘少數民族的傳統語言和宗教信仰。採用的教學方法也是包辦代替，而不是讓他們自己去從事研究，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觀之民族學院的實質不是很清楚麼？那就是集中培養毛林爪牙的學院，而不是眞正屬於各族人民本身利益的幹部場所。

以聞名全國的西北民族學院爲例，它開辦於一九五四年，比中央民族學院還早，當時由於西北地區的形勢需要，急需大量的翻譯人才、醫務人員，以及進行什麼「民主改革」的幹部，於是便在各省區集中的少數民族幹訓班的基礎上，成立起中共最早的綜合性大型民族學院，名爲西北民族學院，院址設在蘭州市著名風景區五泉山側，皋蘭山南麓的龍尾山上，該處風景優美，樹木葱翠，因有天然地下泉水的灌溉所致，著名五泉山附近的森林區也一樣，爲西北難得的遊樂勝地，相傳漢代名將霍去病，飲馬五泉山，便在此。

在龍尾山上，一九五六年建成一座堂皇宏麗的民族宮，據說是名建築師梁思成設計的（按梁思成爲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曾多次被批判）。圍繞民族宮，新建教學大樓、宿舍大樓、飯廳、俱樂部、教工宿舍等，面積龐大，周圍植樹造林，白楊參天，楊柳搖曳，掩映着嶄新民族宮的綠瓦紅牆，以及各種新型宿舍。這裏的環境，在西北區來說，確實首屈一指。

中共的投資當然隱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爲什麼不惜工本，把西北民族學

傀儡罵皇帝

金千里

在一九六五年五月間，筆者曾以「沈芳」筆名，在大公評論發表「以古諷今」一文，指出大公報代吳晗的朱元璋傳作反毛的宣傳。

當時吳晗還是中國大陸政權中的顯貴，「文化大革命」還未開始，跟着「文化大革命」展開了，吳晗果然成爲「文革」中首先遭殃的人！

如今，筆者又發現了新華社的反毛宣傳了。

這是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日新華社從北平發出的電報：

「……在我國的憲法中，甚至是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在金邊由極右派進行的違反憲法的政變以前剛修改過的憲法中，也沒有任何條文允許議會和政府廢黜不言而喻是終身任命的國家元首。因此，只有全民，這就是說，只有通過其合法性無容爭議的全國公民投票，才能廢黜我擔任的最高職務。但是，在目前，直到國家恢復憲法規定的合法狀態之前，由一個由我任命的，並由一個背叛的和不講信用的議會通過的同樣背叛的和不講信用的政府所組織的公民投票，不會有任何價值。……爲了廢黜我，議會對我的政策和私生活進行大肆誹謗。……議會對我的不信任的表決是違反憲法的和非法的，正如我在上面所明確指出的。……議會擅自充當了非法的、違反憲法的特別法庭來審判國家元首。……這個政權顯然既背叛了本國憲法的條文，也背叛了這個憲法的精神。……這個集團利用它的打手在我國各城市和各省策劃了大量的所謂自發性的示威遊行。……朗諾的政府和鄭興的議會可以在無忌憚地迫害無辜的柬埔寨人民，剝奪了人民符合憲法規定的一切權利，並實行無限期的獨裁。……」

夠了，我不想抄得太多了，新華社這一則電訊表面上雖然是施漢諾罵柬埔寨新政府的聲明，但中國人民看了，分明就是劉少奇罵毛澤東的話。大家都清楚，毛澤東之革除劉少奇「國家主席」職務，完全不符合中共的憲法，毛澤東連「人民代表大會」也沒有召開呢，大家也知道，毛澤東曾組織打手紅衛兵，毛澤東曾對劉少奇的私生活加以誹謗，毛澤東獨裁，毛澤東不講信用。凡是中國人，讀了新華社這一則電訊，都必然會產生上述的感想。

我們更知道，目前的施漢諾已經成爲中共的傀儡了。施漢諾發表的聲明，必然由於中共當權派的指使。由於這聲明，使我們想起了中共目前的若干措施：㈠比較尊重和團結知識分子。㈡紅衛兵失勢了，連入黨的資格也不易獲得。㈢中共正在分別與美帝和蘇修談判。㈣工業建設不採取中央集權制。㈤農業生產不採取毛澤東的大公社制。

上述各項措施，都是毛澤東所深惡痛絕的，難道中共目前的權力鬥爭，毛派已處於下風麼？要不然，新華社怎能假借施

由施漢諾

院從建設到裝飾，都擺到第一流。這是一種安撫政策，爭取少數民族青年的信心。

西北民族學院集中西北五省區十七個少數民族的青年幹部，共有學生二千五百人左右，十年前爲二千人。十七個民族包括：漢、回、藏、滿、維吾爾、哈薩克、烏玆別克、俄羅斯、柯爾克孜、土族（青海）、東鄉族（甘肅）、白族、蒙古族、錫伯族、塔塔爾族、塔吉克、撒拉族（青海）。

假如遇着喜慶日子，各族姑娘穿起艷麗的服裝（蘭州有專門性的民族服裝商店），那才眞是百花齊放呢！可惜毛林集團在本質上不顧少數民族的貧窮落後，還不斷把災難降到他們的頭上，誠各族人民的悲劇也！

西北民族學院共分五個系，三個專修科，一個幹部訓練班，一個文化預科班。另有十七個教研組，教師幹部共有五百人，院長由甘肅黨委統戰部長蒙定軍（回族）擔任。少數民族高級講師及翻譯共有一百五十人。

民族學院的系科設置，完全根據實際需要，同時從少數民族的文化水平出發。所設五個系，包括政治、法律、語文、教育、鐵道。學習年限四年制，畢業後便是各族中的高級科技專門人才。就讀於各系的學生必須有較高程度，經過文化預科挑選的。事實上，當年五個系的學生漢族便佔去三分之一。

三個專修科爲：醫務、畜牧獸醫、文藝，兩年專制。專門培養該特種人才，如新疆、內蒙的牧區獸醫，以及少數民族歌舞團的團員，她們都是能歌擅舞的中共「花瓶」，專供權貴書記們的欣賞和伴舞。

西北民族學院屬下幹部訓練班、文化預科班，分別兩種不同性質，幹部訓練班，專門培養典型的忠實爪牙，所謂民族幹部是也。文化預科則是各族保送的優秀青年，必須先學文化，包括從初中開始的普通課程（語文、數理化、史地等）。這種預科採取速成三年制的辦法。即變中學六年爲三年。預科是保證少數民族順利進入專修科、院系的先決條件。

教學方法採用翻譯進行課堂講解。漢族教師不是專門的民族學教授，故須從少數民族懂漢語的人才作翻譯。近年來已逐漸消除這種差距，直接讓少數民族高級講師進行教學。另一方面，要求漢族教師應精通某一民族的語言，目的是便於教學。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在西北民族學院引起極大騷動，淸算一大批民族主義分子，院長蒙定軍同樣被鬪得永世難翻身，他是甘肅省黨委第一書記汪鋒的親信，曾忠實執行劉鄧路線，加上廿年來，少數民族有思想的地方主義分子，不斷興風作浪，當然是反對中共的極權、殘暴，以及虛僞的民族統戰政策，前仆後繼，這就使民族學院內部的鬪爭異常激烈，充滿驚心動魄的事實。我們相信，中共對少數民族的鎭壓，必定遭到失敗，同時，毛林集團施用收買、安撫、培養爪牙的民族學院，更助長各族有識之士的反感。

[illegible]到其他

漢諾之口痛罵毛澤東？

在一九六五年五月，香港大公報假吳𡌶之口痛斥毛澤東，跟着爆發了「文化大革命」。

在一九七〇年三月，新華社用傀儡施漢諾之名，打着紅旗來罵毛澤東。讓我們觀察着今後的演變罷！

中立的路行不通

古鶴翔

施漢諾被罷免了，這個走「中立路線」的柬埔寨統治者已被柬埔寨人民推翻了。施漢諾之被推翻，表面上是被柬埔寨人民所罷黜，實質上是北越，也即是中共和蘇聯造成其倒台的形勢。

當然，中蘇共黨並不希望施漢諾倒台，因沒施漢諾的存在對共產黨是有利的，共產黨最喜歡利用這種「中立分子」。「中立分子」的存在，使共產黨的騙術易於推行。

遠在中國大陸淪共前，共黨即猛捧「民主同盟」，高呼什麼「統一戰線」，結果使到中國人民被迷惑了，使到國民政府孤立了，使到大陸淪共了。我們可以說，「民主同盟」給中共的助力是不可衡量的。

然而大陸淪共後，所謂「民主同盟」，所謂「民革」，所謂「無黨派」等人士的結局怎樣呢？一個一個的被鬪垮鬪臭鬪死了！請看羅隆基、章乃器，龍雲，馬寅初，巴金，老舍等的悲慘下場罷！

在國際上，曾經被中共捧上雲端的前印度總理尼赫魯，他標榜什麼「中立」，他和中共高唱什麼「和平共存」，結果怎樣？直至今天，中共仍然視尼赫魯爲大壞蛋。如有可能，中共必將尼赫魯鞭屍三百！

在印尼，中共滿口讚揚「中立」，高唱什麼「五項原則」，高呼什麼「加諾兄」，但事實上卻笑臉藏刀，進行顚覆印尼的活動。昔日「加諾兄」確實風流似毛澤東，但現在被人民推翻了，印尼人民不願在「中立」這招牌下亡國！

我們可以肯定的指出一個事實：凡與中共建交的國家，必受顚覆活動的侵擾。因爲偉大的毛澤東決心進行世界「革命」。

當然，反共的國家也受中共顚覆的威脅，但反共國家可以名正言順地予以防範，而「中立」國家卻失去了精神上的警惕，易受謊言所蔽。

近日美國各地已出現恐怖活動了，而且美國境內竟然有擁共的華文刊物發行了。我們必須注意：這種活動之趨向激烈，正當美國向中共伸出友誼之手時。對付共產黨的唯一方法是戰鬪，是仇恨。我們絕不要退縮，更不可「明哲保身」，所謂「中立」也者，正是助共爲虐的誤己誤人之路。

目前世界以至本港，還有一些「明哲保身」的「中立主義」者，這種人正是埋首在沙堆中的駝鳥，希望這種人醒醒罷。劉少奇、高崗、丁玲等「老同志」尚且遭殃，「中立」的人怎有好下場！

春暖花開的時候　星星、月亮、太陽 比較談【十二】

蔡文甫

有待商榷的文字（下）

似是而非的別字

一部「名家」的著作，除了詞句時時欠通之外，居然還別字滿紙，而且被另一國家的大學生，選爲古今中外各著中的第六！受之者洋洋得意，筆者忝爲中國人，只覺得臉上發燒！談過詞句，現在再談其中的別字。

一、「靡」與「糜」的區別

「靡」字的意義很多，其中之一作奢侈解，亦含有荒淫之意，如「靡靡」之音。史記殷本紀：有「紂使師涓爲新淫聲，作靡靡之樂」的記載。常見的詞有：奢靡、萎靡、披靡等。另一個「糜」字是爛的意思，如糜爛、糜费等。成爲千古笑談的「何不食肉糜」也和它有關。

星書「自序」第一頁第八行：「友人約我去參加一個豪華地（原文）通宵舞會。紅燈、綠酒，淫糜的音樂，肉麻的舞姿，貪婪的眼睛……」

其中「淫糜」的「糜」，正是「靡」的別字。

二、「躁」與「燥」

「躁」是性急的意思，如躁進、性情暴躁、心浮氣躁等。又不安靜的意思，如稍安毋躁。另一個「燥」是乾的意思，如天氣乾燥、火就燥等。星書中有十幾處，都把「煩躁」、「急躁」、「暴躁」的「躁」字，寫作「燥」了。

三、冷僻的「赬」字

三六頁第八行：「她立刻打斷我的話，紅着臉，羞赬的看着一旁的書架。」

其中那個「赬」字，相信許多青年不會認識，可能根本沒有見過。連筆者這種對線裝書略有涉獵的人，也很少看見。只記得詩經周南的「汝墳」第三章是：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但那個「赬」字是從「赤」「貞」聲。許慎的「說文」則是從「赤」「巠」聲的「經」。它的意義是赤色，據「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縓（紅色），再染謂之赬（赤色），三染謂之纁（絳色）。」由此可知「赬（赬是俗寫但極少見）是深紅色。

一個少女害羞時，臉上略現紅紅的也就夠了，那裏會像戲裏的關公變爲「赤面」？如果星書作者不是有意賣弄，那便是以「赬」作「赧」了；從文義看，這裏應用「羞赧」二字才對：「她……紅着臉，羞赧的看着一旁的書架」豈不一樣可以形容出少女的嬌羞，爲什麼非要她的臉紅兩次不可？

四、催、摧有別

一〇〇頁十二行：「我很想摧促亞南到操場去參觀。」

按促使別人的動作加快叫做「催」，如催促、催逼、催眠、催生等。所以從「人」。從「手」的「摧」，是對人或物加以破壞、拗折的意思，如摧殘、摧毀、摧枯拉朽等。「摧促亞南」的「摧」字，顯然是不對的。

五、慈祥與慈詳

一〇六頁第九行：「那是我生命中最難忘懷的一位慈詳的老人喲！」

又三七三頁第二行：「這慈詳的老頭子，眞是天下第一個好人。」

「祥」是福、善、吉的意思，慈愛和善謂之「慈祥」。

「慈祥」不可寫作「慈詳」，雖然這兩個字古人有時通用，但此一時，彼一時，古時「詳」字和祥、佯、翔都可以通，那是由於字少的關係，所以不得不「假借」，現在我們寫語體文——尤其是小說，每個字都有專責，何必再學那些「老古董」？

六、一「坏」黃土？

一一七頁第四行：「幾度斜陽，一坏黃土，千百年後誰再來憑弔這些枯骨呢！」

其中「一坏黃土」的「坏」字，大有問題。

在一般人的眼中，這個「坏」字是「壞」字的簡寫，差不多每個人都這樣用（筆者也在內）。其實它的本音讀「ㄆㄧ」（砒）或「ㄆㄟ」（胚），另有坏、伓、阫三種寫法。沒有燒成的陶器都叫「坏子」，北方蓋房子用的土坏，就是未燒的大磚。但這些字都和本文無關。

星書作者心中所要表達的，是「一抔土」的故事。

「史記」張釋之傳：「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意思是說：人民犯了普通罪，你把刑罰定得這樣重，如果扒了你祖宗的墳墓，又當如何？大臣對皇帝說話，當然不敢這樣放肆，所以用「一抔土」來象徵一下——是以手掬土之意；所以後人便以「一抔土」代表墳墓。「抔」讀「ㄆㄡ」，音和義都和「坏」、「坯」差得很遠，大概是作者習而不察，致有此誤。

七、「啼聲」與「啼鶯」

一六六頁十五行：「從我們一年來的通信中，我始終鼓勵她練習寫作。想不到啼鶯初試，便能清脆動人。」

一般人說一個人第一次做事有所成就時，多用「啼聲初試」或「初試啼聲」便如何如何來形容他，從未見有人寫作「啼鶯」過。因爲「啼聲」什麼鳥都可以「試」，不必限於黃鶯也。

八、「典籍湮遠」與「文海浩翰」

一八二頁第四行：「在精神方面，我盡量忘記過去心靈的創傷。整日價在書本裏鑽研，典籍湮遠，文海浩翰，古人的幽靈，倒變成我神遊的伴侶。」

按「浩瀚」廣大之意，淮南子要畧有「浩浩瀚瀚」之句；又作「浩汗」，文選木華「海賦」：「襄陵廣舄，膠葛浩汗。」又作「浩瀁」，張纘「南征賦」：「觀百川之浩瀁」。足見「翰」是別字。

除了別字外，「典籍湮遠，文海浩瀚」二句，在文義方面也有問題：「湮」是沉沒、消滅之意，如湮沒、湮滅、湮塞、湮淪等；典籍湮遠一語，有年代久遠難以考證之意；亦即孔子所謂「文獻不足故也」。這兩句是作者描述徐堅白進了大學之後，埋首典籍，不理外事，所以同學們冠以「書獃子」的雅號；如果典籍湮沒了，他還「鑽研」什麼？「文海浩瀚」用在此處，也不恰當。這種文體似通而實不通！

九、「湎」與「緬」

二一四頁第七行：「我希望我愛的人；能夠在愛情的滋養中振作起來。而不要沉緬在庸俗的歡樂裏。」

「沉緬」的「緬」又是別字。按「緬」乃藐遠之意，國語「楚語」：「緬然引領南望」；潘岳「寡婦賦」：「遙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陶潛「閒情賦」：「悲白露之晨零，顧襟袖以緬邈」。又中國國旗歌：「創業維艱，緬懷諸先烈」；可見這些「緬」字，都寓有長遠之意。

沉於酒謂之湎，周書有「罔敢湎於酒」之句；又詩經大雅「蕩」篇也有「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之句。引伸起來，凡是要沉在不良的嗜好裏，都可叫作「沉湎」，但決不能寫作「沉緬」。

十、「脹」與「漲」

一九四頁十一行：「轉過身去，趁勢打開一扇窗門，讓冷風吹醒了漲昏的頭腦。」又三九一頁第六行：「小雨點漲紅着臉，」

「漲昏的頭腦」，即「頭昏腦脹」之意；「漲」應爲「脹」，其理甚明，不必多說。

一一、「致」與「緻」

二〇八頁十六行：「我們很少有這樣的閒情怡緻。」

這一句中有兩個別字：在「致」字的許多意義中，有一種是作「情趣意態」解的；如情致、興致、韻致、景致、高致、風致、別致、雅人深致等。精緻、細緻、工緻、堅緻、密緻之類，才用這個「緻」。「閒情逸致」一詞乃由「情致」一語延伸而來，「逸致」二字不能寫作「怡緻」。

一二、「測憶」與「臆測」

二〇九頁十一行：「謠言和測憶，在男女關係上，有時可以替雙方面縮短距離，但有時也能發生很大的誤會。」

「測憶」二字不通。此二字應爲「臆測」，蘇軾詩「書生苦信書，世事仍臆度」。凡事以意推測，謂之「臆度」；「臆測」即「臆度」之意。

一三、「僱」與「顧」

二一〇頁十二行：「我會給他一個銅板，像打發叫化子，叫他再去哀求另一個主僱。」

一般商店對到來買東西的人，稱之爲「顧客」，熟客稱之爲「老主顧」。該文的「主僱」二字，應改爲「主顧」，或顚倒爲「僱主」。

一四、「廂」與「箱」

車廂、廂房，古通作箱，在文言中自然也可以。但在語體文中應該有分別，如廂房、城廂，決不可寫作箱房、城箱；車廂、卓箱二詞均可成立，但應有所區別：車箱是載貨的，車廂是載人的。星書二一七頁以後有許多「車箱」，都是載人的。

一五、「愣」與「楞」

二三九頁十一行：「我拉着亞南楞楞的說。」

按「楞」或作稜、棱，是物體的銳角，如三棱鏡、棱角等。「愣」是呆住、失神之意，如發愣、愣了半天等。「楞楞的」應爲「愣愣的」。

一六、「得」與「到」

二四八頁第七行：「你將方帽子看到比國家的前途還重要？」

單看這一句，真要懷疑星書的作者是不是北方人！

一七、「紅暈」與「紅潤」

三〇〇頁第十行：「我看到她瞇着眼睛，臉上漸漸泛起了紅潤。」

「紅潤」和「紅暈」兩個詞的讀音雖差不多，但意義仍不相同：前者是靜止的，短時間不會變化；後者是心理的反應，隨着心境變化，少女害羞時臉上最易泛起「紅暈」。「潤」是別字。

一八、「恍惚」與「彷彿」

同頁十五行：「我摸着她的髮辮，彷彿迷離在夢境裏，閉上眼，」

「彷彿迷離在夢境裏」欠通。可以有下面幾種改法：「彷彿迷失在夢境裏」、「彷彿墜入了夢境裏」、「在恍惚迷離的夢境裏」，似乎都較原句好些。

一九、「篷」與「蓬」

三〇二頁第三行：「運動場上也搭着幾十個帳蓬……我想走進帳蓬裏。」

「篷」是遮蔽風雨日光的東西；草頭的「蓬」是一種植物，如「飛蓬」、「轉蓬」；「帳篷」的「篷」只能從竹，不能從草。

二十、「形跡」與「行跡」

三一〇頁十一行：「快點擦乾眼淚，不要讓她看出行跡來。」

「行跡」是「形跡」之誤。用不着詳細解釋。

一一、「道」與「到」

三一九頁十二行：「嗯！說長沙，到長沙；」「到」應爲「道」。

一二、「眩」與「炫」

三三四頁第一行：「心頭上翻起一陣陣酸痛，幾乎使我炫暈了。」

按「眩暈」是醫學名詞，頭目昏眩而暈厥之謂。凡勞倦過度、飢飽失時、多量失血、小腦受損等，都會有此症狀。另一「炫」字乃矜誇之意，如自炫、炫惑等。所以「炫暈」應爲「眩暈」才對。又「心頭」加「上」疊床架屋！

一三、「儈子手」？

三六四頁十五行：「那些狠心的衛生隊，不負責任的態度，簡直是近乎殘酷的儈子手。」「劊子手」是執行死刑的人，身旁非有一把刀不可！一般市「儈」之徒，不足當此重任。

一四、「玷」與「砧」

三七〇頁第六行：「雖然那些無稽的讕言，砧辱不了我們聖潔的愛，」

按「砧」亦作碪、枯、椹，即擣衣石。杜甫「秋興」詩：「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李後主「擣練子」：「斷續寒砧斷續風」，均指此而言。「玷辱」的意思，是說一個人蒙受了恥辱，像白玉有了瑕疵一樣。「砧」辱顯然是別字。

一五、「悻悻」與「倖倖」

二九一頁十六行：「『不，我偏要去！』楊子雲倖倖的說。」又四三四頁十二行：「『怎麼不！』小蕙倖倖的說。」

按「悻悻」是發怒的樣子，孟子「公孫丑」：「悻悻然見於其面」；「倖」是非分得到的意思，如倖致、傲倖。「倖倖的說」應爲「悻悻的說」。

一六、「拄」與「柱」，「枴」與「拐」

四四八頁第九行：「臉上包紮着厚厚的紗布，柱着拐杖，一跳一跳的走下樓梯。」

「柱」「拐」二字的偏旁，應該互相對調。「拄」是支撐的意思，扶杖謂之拄杖。蘇東坡詩：「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也可以稱杖，東坡詩：「何似東坡鐵拄杖，一時驚起野狐禪。」「誘騙人或財物都叫做「拐」，如拐帶婦女、拐款潛逃。行路轉變方向亦稱拐，如拐彎兒、拐角兒。枴杖、枴棍的「枴」是木旁。所以「柱着拐杖」應着「拄着枴杖」。既說是「一跳一跳的」，便不能再說「走下樓梯」；應說「下了樓梯」。認眞說來仍是不妥，因爲這時亞南早已裝上假腿了。

一七、「皺」與「縐」

凡物不平而有摺痕的謂之「皺」，如皺紋、皺眉等。而「縐」只可用之於紡織物，如縐紗、縐布、湖縐等。星書一一一頁、一八三頁、二〇一頁、二六三頁、二九八頁、三五〇頁、四一三頁、四四〇頁所有的「皺」字，都誤爲「縐」。

一八、「孤僻」與「孤癖」

一八三頁十三行：「亞南見我越來越變得孤癖，認爲我生理上有毛病。」

按「孤僻」一詞，是孤獨、偏僻的意思；前者指性情，後者指地勢。如鄭谷詩：「孤僻謝朝衣」，乃指前者；蘇東坡詩：「我生孤僻本無鄰」，乃屬後者。嗜好深者謂之癖，如嗜痂之癖。「孤癖」乃「孤僻」之誤。

一九、「厲害」與「利害」

二四八頁十二行：「你知道他們病了，病得這樣利害。」「利害」應爲「厲害」之誤。

三十、「三我」妙句

三八六頁十六行：「那麼我現在我就要執行我的權力了！」一句中連用三個「我」字，確屬罕見。

三一、「地」的問題

語體文中的「的」字，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單就讀「輕聲」的來說也有下列數種：

(一)表示所屬的介詞：如我的錢包，小兒的哭聲。有的人用「底」字代替它。

(二)形容詞詞尾：如遠的山，近的水；紅的花，綠的草。

(三)聯接代名詞：如耍猴的，賣報的，擦皮鞋的。

(四)副詞詞尾：如漸漸的天黑了，他悲傷的述說着。多人都喜歡用「地」來代替它。

星書作者對第四類的「地」字，用得最莫名其妙，如「善良地心靈」，「一個豪華地通宵舞會」，「我以誠懇地心意」，「我對星星就建立了深刻地情感」，「兩條油光光地大辮子，長長地臉型，尖尖地下巴」，「她一面給我揉搓紅腫地鞭傷」，「誰不希望自己兒女有一個美滿地姻緣，……美滿地親事」，「有一雙又黑又亮地大眼睛」，「母親看到我驚喜地表情」，「對着窗外一羣羣亮晶晶地星星悠然出神」，「她能將書卷中許多美好地境界」，「明朗的看到青春期光明燦爛地遠景」……夠了，只翻到二十五頁便已這麼多了！星書作者如果對這個「地」字弄不清楚，爲什麼不老老實實一律寫作「的」字藏拙呢！

三二、土優於洋，何必賣弄！

二二二頁十二行：「讓我們引用蘇聯大文豪蕭茲庫夫的名言，他在『靜靜的頓河』裏有句粗話：『母狗不豎尾巴，公狗能爬得上嗎？』」

筆者決不反對引用外國大作家的名言，不過，在未引用之前，應該先看看有沒有必要？是不是了不起的「名言」？我們自己有沒有？北方有兩句粗話，和蘇聯大文豪的名言意義完全一樣，卻比它乾淨利落得多：「母狗不擺尾，公狗不上前。」自己有現成的諺語爲什麼不用，偏要巴巴地引用人家的呢？難道眞是「外國月亮圓」嗎！

二三四頁十六行，又說：「你本身就是一首詩，一首美麗而壯烈的史詩。等你勝利歸來的時候，我會學着荷馬的聲調，朗誦給大家聽！」

據說「奧德賽」的作者，希臘詩人荷馬，他的生年、鄉里、經歷都不可考，更有的說並無此人，只是傳說中的人物。自然他也沒有錄音帶或留聲片傳下來，那麼，他的聲調是不是也像池塘中的蝦蟆（ㄏㄚㄇㄚ）那樣，只會單調的「閣！閣！閣！閣！」呢？

問題眞多！連筆者自己都談膩了；下次作結論罷！

攻訐、排拒、摘謬和批評

「當代文藝」詭辯手法之二

林真

柏格森H. Bergson說過一段有意思的話：「辯論，是求眞去蔽的手段。一個問題爭論得愈激烈，愈容易看出它正確和錯誤的地方。只有思想懶漢才會藉口辯論不是研究學術，像烏龜那樣把頭縮到硬殼去。」這位哲學家之所以強調辯論對學術研究的好處，主要是根據他自己的經驗而發的。波亨斯基I. M. Bochenski說：柏格森是從「科學批判運動」中吸收到很多東西，他的哲學觀點是在攻擊斯賓塞主義中表現得更出色。所以他深切相信，辯論，對學問的研究有極大裨益。

「哲學是什麼」What is philosophy 一書的編者亨利．占斯東 H. W. Johnstone，更直接採用這一觀點來編輯一本供大學生閱讀的哲學書。他把當代十位代表各個不同派別或不同觀點的哲學家底論文收集在一起，而這些論文卻是最富攻擊性、排拒性和批判性的，簡直可說是一本有關哲學問題的筆戰文章的總集。在「引論」裏，他強調地指出：「哲學家們從徹底不同的途徑中，根據彼此的攻訐，就給哲學立下了定義。」

在「評『當代文藝』的罵人話」一文裏，我指出過辯論攻訐，在學術發展的過程中是正當而必要的，無論那一科那一類的學術史，都可以看到辯論和攻訐的痕跡。這是任何一位接觸學術史的人都知道的事，作爲一位「教授」更應該瞭解辯論、攻訐、排拒和批判對學術研究的好處。奇怪的是，名作家徐速教授卻認爲這不是「學術性討論」；在奇怪之餘，我眞想知道徐速教授的「學術性討論」該是個什麼樣子？

假如說，攻訐、排拒、摘謬和批判都不是「學術性討論」，那末，在名作家徐速教授眼中的「學術性討論」就該是與此相反的附會、妥協、吹捧和曖昧了！請問：這種「徐速教授式的學術性討論」在那一科那一類學術史上出現過？據說：徐速教授是在北京大學受教育」的。在一十年代、三十年代中，「北大」是個辯論風氣最盛的學府，那兒的教授和學生就曾經掀起過或參加過批判「孔家店」的辯論，也曾經掀起過或參加過「古史」辯論，「科玄人生觀」辯論，「中國社會史」辯論，「唯心與唯物」的辯論，……這些辯論是如火如荼地展開的，後來還有人把這些「筆戰」文章彙集起來出版。以那七巨冊的「古史辯」來說，就是這些辯論的成果之一。使人奇怪的是，爲什麼徐速教授在「北大」這家辯論風氣最盛的學府受教育，卻會對論辯產生這樣的曲解？假如說，徐速教授對論辯的觀點和態度是對的話，那一定是「北大」的教授和學生都做錯了。要是「北大」的教授和學生做的沒錯，就一定是徐速教授對論辯的觀點和態度全錯了；或根本沒有受過「北大」學術辯論的薰陶。

在「北大」受教育的羅家倫先生，記述了一件「北大」學生求眞去蔽的故事。說是一位朱蓬仙教授在「文心雕龍」的講義上出了錯誤，作爲「北大」學生的傅孟眞先生把講義一一校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校長蔡先生，請求補救，書中附列這錯誤的三十幾條。—請看，「北大」的學生那種求眞去蔽的精神是多認眞，連自己的教授有了錯誤也不賞面子。假如按照徐速教授的邏輯，傅孟眞他們這種舉動，就該是「人身攻擊」和非「學術性討論」了。要是徐速教授對的話，那一定是傅孟眞和那羣簽名上書的學生不對了。

倘使傅孟眞他們沒做錯，就該是徐速教授的邏輯大錯特錯！

據說，徐速教授在香港珠海書院講「新文學」，是以「中國新文學大系」作教材的。在「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第二冊中，是「五四」以來的「文學論爭集」。收在這本「文學論爭集」的文章，大都是極富攻擊性，排拒性和批判性的，難道徐速教授沒有劉覽過？抑是徐速教授那套書偏偏缺少了第二冊？即使退一萬步來說，徐速教授在講「新文學」不是以這套書作教材，但徐速教授自己說過：「作爲一個文藝編輯就應該了解現代的文藝動態」。爲什麼偏偏對於由「五四」以後便震撼中國文壇的文學論爭卻絕不了解？假使徐速教授劉覽過這些論爭的文章，就不會把富於攻訐、排拒、摘謬和批判的文章詭稱爲「人身攻擊」和非「學術性討論」了。

讀到這裏，相信列位讀者一定有個這樣的疑問：爲什麼你林眞在「當代文藝」的詭辯手法」一文裏，強調「萬人雜誌」以及齊又僞先生和你，對徐速教授的小說「星星、月亮、太陽」是揭發它的抄襲，並不是進行什麼「學術性討論」或「筆戰」。而現在卻舉出許多有關學術上的爭論來證實徐速教授底「學術性討論」的矛盾？

這個問題提得很好，我正想說一說。因爲在四月號的「當代文藝」底「編後」上有一段這樣的話：「近來有許多讀者來信詢問『筆戰』情形，關於此點，徐速先生早已撰文聲明過，除了學術性討論，其他概不理會。」

在這四十二個字中，他們替徐速教授安排了一條退路，並且施放烟霧來掩護他撤退。不信，請看看如下的分析：

第一，他們企圖把這次揭發「星星、月亮、太陽」的整肅「文壇上惡劣的風氣」底莊嚴舉動，强解爲「筆戰」，讓徐速教授好過一些。其實，由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到現在，徐速教授和「當代文藝」編輯部都沒有就「星星、月亮、太陽」是否抄襲這一問題回答過半個字，這又怎能算是「筆戰」。硬把這强解爲「筆戰」，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把一個抄襲者和揭發者的關係拉平，使用偷換命題的手法想把讀者的視線拉到另一個對徐速絕對有利的命題上去。

第二，他們詭「關於此點徐速先生早已撰文聲明過」，這是一句謊話，也是一個烱霧。即是想把徐速教授在二月號「當代文藝」上發表的「魑魅搏人應見慣」一文拿來充數。各位，請注意一下以下的日期就可以明白了。

「萬人雜誌」指出徐速教授的「星星、月亮、太陽」一書是抄襲的，是從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九日我那篇「是與非之間」開始的。跟着就是齊又簡先生的「星」書與「春」書的比較談。而徐速教授那篇「魑魅搏人應見慣」是在一九七〇年二月一日發表的，相距僅有兩天，又怎算對這一點「撰文聲明過」呢？假如各位讀者找徐速教授那篇大作來一看，便可以知道他「聲明」些什麼。

跟着是第三了。他們說徐速教授「除了學術性討論，其他概不理會」。這就是一條最佳的退路。不管「萬人雜誌」以及齊又僞先生和我怎樣指出徐速教授的「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並且提出多少有力的證據，只要徐速教授說一聲這不是「學術性討論」，便可以來個「其他概不理會」了！

所以在這裏我先指出學術辯論是最富於攻擊、排拒、摘謬和批判性質的，並不如「徐速教授式的學術性討論」那樣充滿附會、妥協、吹捧和曖昧的，免得他們把「學術性討論」這一個名詞拿來玩弄、偷換了命題。只要了解了這一點，就不會再受「其他概不理會」的騙。

賣油郎幼時，鄉下鬧土匪，他們除了搶掠財物之外，還擄人勒贖——綁票。被綁者的家屬，因爲有所顧慮，不敢報官（實際上報官也無用），只好託人和土匪談條件，講價錢。如果不加理睬或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時，便會有「撕票」（將被擄的人殺死）的危險。因此，凡是爲匪「光顧」的人家，沒有不「破財」的。眞是百發百中。

想不到這些鄉下土匪用的原始手法，也成了時髦玩藝兒。據報載，多事的拉丁美洲，三月間不到二十天，便發生四宗外交官被綁，作爲政治勒索的人質事件：

三月十一日，日本駐巴西總領事大口信夫被暴徒綁架，要求釋放五名政治犯，巴西政府被迫低頭。二十四日，多明尼加恐怖分子，綁去美大使館空軍武官克勞里。多政府被迫釋放二十名政治犯作爲「贖金」。同日巴拉圭駐阿根廷領事聖齊斯，被恐怖分子綁架，要求阿政府釋放兩名被囚的游擊隊員，作爲交換條件。三十一日，西德駐瓜地馬拉大使史柏利廸，被左派極端分子綁架，因勒索不遂，瓜政府不允釋放二十五名政治犯並拒付七十萬美元，西德大使慘遭「撕票」。正是：

綁票勒贖最下流，殺傷外使更堪羞！
牙來牙去眼還眼，且把黨人加倍囚。

擄人與刼機

西半球除了綁架外交官蔚成風氣之外，「空中强盜」也是新興的一種時髦職業，據說，一年之中已發生百多宗了。賣油郎將來中了大馬票，環遊世界時，寧坐郵船也不搭飛機，免得紅色嘍囉强迫我作「北京漫遊」。

日本仔眞是「模仿專家」，不但照相機、原子粒收音機模仿得好，連「刼飛機」這玩藝兒，在亞洲國家中也獨得風氣之先。最近日航客機被「赤軍派」學生刼持事件，曲折離奇、驚險刺激；一開紀錄，便使所有「同行」黯然失色。尤其是漢城金浦機場「鬪智」那一幕。

賣油郎對蘿蔔頭沒有好印象。縱然如此，這次也不能不對日本運輸省次官山村表示敬意，因爲聰明的官員多是「明哲保身」，像這種捨己爲人的大官太少了！有詩嘆曰：

一、爲救人民不顧身，山村義勇實堪欽。
笑他怕死貪生輩，患難來時先走人！

二、炸彈軍刀各逞雄，刦機湧起一窩蜂；
此風若不早除盡，火箭也難進月宮。

更正：一二七期「跑馬場中狗展開」，開字誤植爲「會」；一二八期「霹靂一聲瞬[illegible]因一，[illegible]字誤植爲「[illegible]」。

淒涼

藍海文

從前同情非洲的土人，
聽說那裏是原始落後的地方；
今天卻對他們格外羨慕，
因爲，[illegible]

從三個臭皮匠談起

中國有句老話——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這說明個人的才智是有限的，若能集集體的智慧，就會勝過大才。然而又有一句老話曰：「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這又說明人好逸惡勞的依賴性是很嚴重的。可以推卸的責任就推卸掉，非到逼不得已就不肯去幹。敝鄉還有一句諺言：「一隻公鷄會啼曉，兩隻公鷄爭相咬，三隻公鷄不得了。」這說明一個人當家作主的時候，就會自彈自唱，呱呱叫。兩人合作就要互相鬪爭，三個人合作就會你爭我奪鬪得一塌糊塗。這就是咱們中國人的悲哀。

中國人的確不缺有才智有本事的人，如能集集體的智慧，添三個諸葛亮，實在不難做到「試問天下誰能敵」的。可是偏偏一有才智就要獨成一家，儒責墨，墨貶儒，互相找岔子，水火不相容。其實若平心靜氣地坐下來坦率交換意見，「求同存異」，從「仁」和「兼愛」裏實在不難找出多少共通點的。

可是中國人一稍有才智，就很難做到這樣了。大概「三個臭皮匠」還可以湊在一起，三個諸葛亮則務必分事北魏、西蜀、東吳。這該是眞命天子未出之前，中國必定戰亂不已的原因吧！

外國人能組織議會，崇尚民主。雖然有時也鬪得頭崩額裂，但一經表決通過，即使心裏再不愉快，少數也得服從多數。而中國人卻不能民主，只能獨裁，不能輪流執政，只能一黨專政。外國人多組織有限公司，合股經營，中國人則多是一個老板，獨力經營，一提到合股，無人不大搖其頭。

到底是因爲中國人缺乏合作精神？缺乏民主傳統？還是另有原因？莫非中國人的氣量果眞比外國人小？莫非中國人果眞是一盤散沙？

這些可說是一個甚爲深奧的問題，絕不是無才如在下者所能解答的。經過某些事情的教訓，在下只是有一點感觸，覺得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糟糕就糟糕在一個禮字。認爲批評朋友的不當之處，就是無禮，大聲地訴說自己坦率的意見就是失禮，至於互相爭論得臉紅耳赤，更會認爲有失身份。認爲那只是推車引漿者的所爲。

於是，平日就彬彬而有禮，有小分歧不願吐出來，只留在心裏讓「心裏不舒服」。我如此，你也如此，幾個人合作的事，表面似很融合，絲毫也不見裂痕，可是心裏已經在裂了。一旦爆出來，則將無法彌補，實在比外表有裂痕而內在沒有裂痕更可怕。

在下並非敢對先賢表示不敬，可是先賢教以我們維護外表的「彬彬有禮」，而不教以我們尋求內在統一的辦法，實在是遺禍無窮的糟糕事。我爲己而痛心，復爲人而痛心，更爲「禮」而痛心！

我的理想作品

待我去完成的兩部理想作品。

我是軍人，在香港為生活寫小說，也寫了快廿年，但我從未寫過一篇以軍人身份拿戰場為背景的小說。就是「戰地春夢」，也只將戰場情形一筆帶過，所佔篇幅不過百分之一。早有人問過我，為什麼不正式寫一篇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其實，我也與老萬一樣，想等到不為稻粱謀的時候，靜下來好好的寫一篇這樣的小說。寫的是一個師，重點放在一個團的步兵連；將軍隊訓練、行軍、宿營、作戰中的攻、防、追、退、遭各種戰爭場面，均包括在這本小說裏。故事在我腦子裏醞釀了十多年，主要人物有了，連標題都取好了——「同歸於盡」，主題則是「反戰」的。因為是反戰的，這部小說最好是能在反攻復國之後寫。我相信能將這部小說寫好，但必須假我以時日。像目前這樣，腦子裏亂糟糟的，脫稿之後有時連再看一篇的時間也沒有，當然沒把握把它寫得好。我的理想是，這本小說在反共陣營中的所有創作裏，要做到「前無古人」。憑我在軍旅十年的生活體驗，又經過十多年的構思，我這本「同歸於盡」，要好過共產黨的「紅日」。我有這種信心，只要等到我有充裕的時間與寧靜的心情，便要着手。

除了想寫「同歸於盡」之外，我還計劃寫一部沒有對白，全部是心裏刻劃的小說。

這部小說的人物故事，也在我的腦子裏醞釀了好幾年。沒有對白的小說，短篇好寫；中篇難寫；而我卻「雄心萬丈」，要把它寫成十萬字以上的長篇小說。

這篇小說我也取好了標題——「三年兩語」。故事人物非常簡單，有如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但決沒有丁點兒像「老人與海」）。我寫一對每日相見的男女，他倆眉來眼去暗戀了三年，從未打過招呼，從未正面說過一句話。但等到最後打招呼，只說兩句話的時候，這個故事也就結束了，故名「三年兩語」。[illegible]說沒有對白，是最吃力的；全部內心活動，也很難寫好。長篇小說沒有對白，我還沒有見過。文藝貴創作，我有決心把這部「三年兩語」，作為一種嘗試。由於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不敢隨便下筆；下筆之後，也非要修改不可。要將這樣一個人物簡單的故事，寫得波瀾起伏，扣人心弦，也要全力以赴。我為這篇「三年兩語」，套鄭板橋的調調，曾作了一首「[illegible]曲」，[illegible]併錄出，並向方家求教。

「同船共渡三年許，被人墻攔阻，嘆人間咫尺千山路，不見也相思苦；便見也相思苦！奈廊間乍遇分明背地情千縷，有情無從訴。言辭阻，半句也未曾吐；一字也未曾吐！」

張贛萍

一年到頭，我們做牛做馬，
肩上的扁擔壓彎了背樑，
書記的狗吃着白米飯，
農民家裏沒有隔夜糧！
一九七〇年三月廿四日

；既可聆聽歌曲，又得飽餐秀色，一舉兩得，連耳帶目都享盡聲色之娛。

我們窮人就沒有這種福氣，像我，連一架電唱機都買不起，只能買一具小小的原子粒收音機；閒中將它扭開，閉起眼睛來聽隻古仔或歌曲，以打發耳朵的寂寞。重耳輕目，無非是慳包不爭氣。

但從收音機的聲響之中，於聽到古仔、歌曲之外，還每聽到一些大人物所發表的偉論。

我們小人物和大人物的地位懸殊，他們的丰采難以瞻仰；至於口角春風，更是無福親炙。幸而科學發達，有了收音機，十幾塊錢也可買到一具下等貨；一扭開，大人物的聲音偉論，也每會從老遠的地方傳來，讓我們對他有了一點認識。

於是，我也才知道原來所謂大人物也者，雖有那有知有識的，但也有那無知無見的；有時對於某一事件，就如瞎子摸象，摸到一條象腿就當成大象的全貌。

像近日，電台的訪員就曾訪問一位又紅又猛的大人物，問他對於政府的新預算案有什麼意見。

他說：這個預算案真令人振奮，單是豁免百元以下的薪俸稅，已使許多窮苦的家庭受益了！

聽他這麼一說，當場叫我大吃一驚。我的天！原來有資格納近百元薪俸稅的就算是窮人！那麼，像我們這些窮得出骨，連納稅資格都沒有的人，又算是什麼呢？

這樣的猛人

在香港的居民之中，沒有納稅資格的真窮人是佔大多數，但在一些猛人眼裏，所謂窮人，它只不過是那些食有肉，出有車，月入二千的有資格繳納近百元薪俸稅的人物。無怪他們要閉起眼睛，一味在瞎嚷着社會繁榮，民生富庶。因而對於物價的飛漲，屋租的狂昇，必認為理應如此，是民生富庶的必然現象，只有大聲叫好。而由於他們是對社會有影響力的猛人，所以也就在他們的無知無見之中，造成了真窮人的苦上加苦。

在他們眼裏，今日香港的窮人，就是那些只有資格納百元以下的入息稅的人，則我們這些連納稅資格都沒有的，必是給當成垃圾了！既被視同垃圾，則也就只有被掃除、被踐踏的份兒；再休想他們肯為我們設想，為我們謀福利。而既有這樣的猛人，也就註定我們這些真窮人當災。正是：

「有勢有財是猛人，那知實富與真貧；篤地指天成苦難，窮人哀怨何由伸！」

醉八仙

阿余的英文名

劉人傑

香港是華洋雜處的地方，什麼都是英文吃香。近來雖有些人力爭中文並列爲官方語言，可是這些人本身，也不少崇尙英文。這也難怪，比方你有什麼投訴，用英文信或投函英文報紙，馬上見效；用中文，或在中文報發表，往往如石沉大海，無影無踪。

提倡用中文最力的，是紅鬚綠眼的議員。對他們來說，當然用英文方便過中文多多。他們提倡中文，未必出自衷心，更大原因可能要討好中國人。我看過他們的函件，也多使用英文，而他們都有能力僱用一位中文秘書的。

姑無論他們的提倡是眞心還是假意，總算沒有鄙視中文，認爲中文不夠表達。在海外的中國人，常遇到本國文字受到當地排擠之苦，尤其東南亞的「新興」國家，多數禁中文教育，連中文書刊也不許入口；在社會主義「祖國」使用的，又不再是原裝中文，而是面目全非的簡體字。

中國文字有史以來，恐怕以今天遭受的厄運最大。精通數國文字的人，放棄了中文，還可用其他足以表達的文字搵食，但香港仍然有大批如老萬之流，除了中文便沒有其他文字懂得應用。這些人隨時會遭遇無比的尷尬。有時在一些文件中簽名，中文名和英文名有很大分別。

不久前我寫過一篇文章說：本地薑唔辣似乎是人的通病，中國人多數取個英文名，女子如瑪莉、藍施、比提；男子如佐治、佛烈、湯眉，非此不足顯示他們是摩登人物；可是來到香港做官的英國人，差不多全部有官方中文名，如果不知底細，會以爲他們是地道中國人。因而當年左仔有打倒「漢奸何禮文」的笑話，把英國人當做「漢奸」，只因爲他有個中國人的名字。

同樣的，如果有個外國名字，也容易被誤會是外國人。打電話到機關交涉一些問題，說出英國化的名字，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中國人用外國名是表示摩登（未必一定崇洋），也取其方便；外國人取中國名，則表示對中國習慣與文化的尊重。比方近來外國人也在新界講風水，他們不會相信風水、龍脉一套，不過適應中國部份仍然迷信的人而已。

我的老友阿余，近來也用了個英文名字。他不是學摩登，也不是求方便，而是另有原因。

阿余和老萬一樣，除中文，什麼都不識，英文只認得幾個慣用的單字，見了西人，會像口吃般講客家，涯……涯……涯……爲什麼會忽然用起英文名？我以爲他準備入英籍，他卻否認，在最近的將來，仍無此意，此舉使我頗感迷惑。

我是偶然和他通電話發現他有英文名的。他接了電話便說：「魯道夫士僻琼。」我還以爲搭錯線，正想說一句：「疏彌郞䊀把。」他卻以中文問我：「你是老萬嗎？」

「是。你搞什麼鬼？怎的剛才你說電話，卻告訴我你是魯道夫呢？我還以爲希特拉復生，我知道希特拉的名字也叫魯道夫。」

「魯道夫是我的英文名。」

「爲什麼忽然摩登起來，居然用英文名？」

「我這名字很有意義的。」

「什麼意義？」

「你也曉得，我近來事事不順氣，尤其給老板罵一頓後，心情非常惡劣，愈想愈不好過，就用了這英文名。」

「心情不好跟這英文名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你沒注意我英文名字是什麼？」

「魯道夫，這很尋常，看不出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魯道夫，將它翻成中文怎樣？」

「如果鬼佬來香港做官，也許會譯成老德福或者雷德福之類，既中國化，也夠吉祥。」

「不，我這名字不取其吉祥，是同音含義。」

「什麼是同音含義？」

「撈到化。」

我忍不住「嘿」地笑起來。「對，一個人能夠撈到化也不錯，最怕撈來撈去撈唔化。」

「有什麼辦法能不撈到化呢，」阿余嘆了口氣道：「我十六歲出來撈，已撈了三十幾年，人家做工廠小廝撈起的，現在也撈到成爲聞名東南亞的工業家；在銀號裏當銀狗仔出身的，更是銀行家了，也不過撈個二十多年，居然是歷史長久的老前輩。咳，我魯道夫現在的『榮衛』是什麼？文化先進。什麼先進？撈來撈去撈唔起之謂也。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端的不差！沙漠者，寸草不生之地也，在這沙漠中滾來滾去的文化人，最後的命運必然是乾死無疑！」

「喂，魯道夫，我認爲你改這個名字還是不大適合。」

「什麼？你認爲不適合？」

「當然不適合。剛才你發那麼多的牢騷，證明你這人其實還未撈到化，倘若已臻化境，就不該羡慕人家成爲銀行家、工業家。這是各有前因，你不能成『家』，是你當初入錯行，怨天尤人都是多餘的。並不因你改了個『撈到化』的名字，就眞的撈到化。」

阿余聽我這麼說，發出一陣苦笑。

知道阿余這英文名字的眞正含義的人不多，個個說他已追上時代。以我所知，他用了這英文名後，卻有意外收獲。他申請多年的廉租屋，這回卻批准了，不知道因爲他用英文名，得到優待；抑或有權批准的人了解到「魯道夫」就是「撈到化」；既然已撈到化，該可憐可憐他，讓他得到個安身的地方。

人海百態

青年園地

跳◎溝◎先◎生

程　方

阿方最近機緣巧合，有機會拜讀了「銷數逾萬」的文藝合訂本，看了文藝救亡者的名言讜論，掩卷長嘆之餘，倒想起了阮葵生在「茶餘客話」裏諷刺得淋漓盡緻的「是鏡先生」。

據說是鏡胸無點墨，卻詭詐狂妄、硬充內行，仗着朝裏有人，而且薄有名氣，馬上開其書院招生，做其青年導師兼大老闆，由於自我吹捧到家，假道學面孔又裝得唯肖唯妙，倒有不少苦悶青年慕名旁聽。是鏡鄉居距市集有好幾里，每日安步當車，聲明「平生必由正路過橋」，規行矩步，十足一名正人君子。

有次是鏡回歸鄉下，中途遇雨，行至溝渠旁邊，四顧無人，一躍而過，捨正路而弗由，倒省了幾十步腳力，滿以為抄其近路，神鬼不知，卻恰好給躲在橋下避雨的孩子看到，大聲叫道：「先生也跳溝乎？」是鏡給拆穿「平生必由正路過橋」的假面具，實行利誘，掏出銅錢要求人家「熟性」，可惜欺世盜名醜事外傳，青年導師終於得了個「跳溝先生」的外號。

阿方看了文藝合訂本，才知道阮葵生筆下的典型人物已經在香港大量翻版。文藝救亡者整肅文壇風氣，聲言打擊文章扒手，自己卻「學習書中語法、筆法」去改頭換面，四顧無人，抄近路一跳成名，不幸給人揭穿了，文藝救亡者馬上掏腰包請客，此公謂之跳溝先生，誰曰不宜？

阿方文藝水準甚低，因此抱着十二分熱情利用幾天假期欣賞欣賞合訂本，希望從名言讜論裏去了解文壇風氣，順便提高自己的新文藝水準，結果嚇，唉！咦！噢！呸！

翻開合訂本，第一眼便看到文藝救亡者在大聲疾呼：「寫出時代給你的感受！反映現代中國的社會面貌！表現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情感！」阿方對文藝救亡者這種高調不禁佩服得五體投地，可惜再翻下去卻找不到半點時代感受、社會面貌，除了一篇批評新潮舞會的隔靴搔癢小文，就只能找到「除了夢、除了詩，我可以什麼都不管」之類的詩人夢囈。

跟着翻到一篇經過鄭重推薦的名作家小說，阿方「斤斤有味」的看下去，卻給一句千錘百煉的文藝腔弄得莫名其妙，大情人請女孩子吃飯，不說「吃飯去」，卻文縐縐的說「讓我有請『妳』共進晚餐的光榮！」黃皮膚黑頭髮的中國人，被名作家硬逼着去說英譯中的對白，「中國人的思想情感」和「多數人欣賞的方言土語」哪裏去了？這究竟是「風格上屬於中國的」抑或是「具有世界水準的眞正中國文學」？阿方愈看愈糊塗，十二分熱情只剩下一半，只好學文藝救亡者的跳溝油腔大喝一句：「傳統乎？現代乎？」

第二天，阿方收拾舊心情再拿起合訂本來拜讀，觸目又是文藝救亡者「反對文藝商品化、反對色情文學」的偉論。文藝救亡者振臂高呼，阿方舉腳贊成，可惜隨手翻幾頁，滿紙都是「敝社出品，必屬佳作」八個大字，這八個字似曾相識，想想原來是摹擬電影商習用那句「敝氏出品，必屬佳片」商業廣告！

文藝救亡者對產品的插圖非常重視，並且聲明「插圖以藝術為主，採用的都是攝影名作、畫家佳構、名家書法和木刻等」，阿方看完「尊重女人與鄙視文儈」那篇長文，卻發現一張美女插圖，又是似曾相識，原來是見慣了的那一張名女人與名產品相得益彰的商業廣告圖片，阿方看過合訂本，才知道普通的商業廣告有時也很「藝術」，市儈有時也很可愛！

看完一篇社論，第三頁上便看到一些精選幽默漫畫，這回阿方只看到個光屁股，細看文字解釋，怎樣也猜不透光屁股有點什麼幽默。千不該年前錯過旁聽機會，否則阿方現在的藝術欣賞力和幽默感決不會糟到如此這般了！

拜讀了反對色情文學的名言讜論，阿方追讀文藝救亡者的連載小說，看到一幕高潮時忽然斷癮，「清白的女人」竟然在兩個男人面前脫去睡袍，雖然文藝救亡者說這是「神聖的」「莊嚴的」，阿方卻心旌搖蕩，不能自制，以前聽人家說文藝救亡者的作品如何有血有肉，現在不由我不信了。

時下流行的「藝術電影」無須劇情，只要有幾個暴露鏡頭便可以賣座賺錢，文藝小說也不外如是，抗戰加戀愛和暴露，這些「有血有肉」的佳構，不搬上銀幕、移入教材，豈不白白浪費了？

文藝救亡者的跳溝笑話寫不勝寫，跳溝先生理論甚多，可惜說一套，做一套，阿方笑痛了肚皮，十二分熱情降至零點。

文藝救亡者捧出新聞道德公約，義正詞嚴的說：「一字一圖一文都要向社會負責，不得侵犯個人的人權，出現錯誤迅速改正……」，這邊卻大量製造「軟體動物」的帽子，出現錯誤也不必迅速改正，只要給手民餵幾隻「死蒼蠅」便行；文藝救亡者「喝令報紙的大老闆大老編，一篇文稿總要親寓尊目」，這邊卻「本人不在香港，對該稿未及寓閱」的推得一乾二淨；文藝救亡者雙手一攤，聲言「在我們的刊物中，永遠看不到那些人身攻擊和蓄意誣衊的文章」，這邊卻寫了篇六千字的「學術討論」，說某甲跟某乙同居，某丙是「文藝乞丐」，在新界揹着孩子挑水，某丁的太太珠光寶氣……文藝救亡者還煞有介事，大言不慚的說：

「看！我們只說理論，絕不謾罵！」唉，阿方倒要「學習他的語法」問一句：「這是救亡，還是自救？」

這回文藝救亡者說不過人家，可憐兮兮的說：「你們每月出版四、五期，可以連開四、五砲，而我只能還擊一下冷槍，你們還有日銷十八萬份的報紙做後盾，我憑什麼？欺人乎？欺人乎？」

憑什麼？阿方倒可以代答：憑理論！誰都知道讀者才是眞正的後盾，文藝救亡者理論完了蛋，儘在「訴諸情感」，欺人乎？欺人乎？

傅作義兵敗投共

戡亂時期見聞雜憶（三）

崔翊

一九四八年秋，當東北國軍在遼西會戰中全軍覆沒之後（未參與此役的部隊僅有劉玉章的五十二軍駐營口，全師自海路撤退，石覺的十三軍一部自熱河撤回華北，另周福成的五十三師衛戍瀋陽，後降敵），林彪勒五十萬大軍入山海關，與聶榮臻部合兵擊傅作義，華北形勢的緊迫可想而知。但是瀋陽棄守後，華北剿總在發表的文告中，猶作壯言：「東北的撤守，對華北不是危機而是生機」云云。這固然是安定人心，鼓勵士氣的話，不過當時傅作義，似乎也有他樂觀一面的理由。因爲當時的美軍代表團正促政府當局實施由美國直接軍援華北的計劃。就是說美國的軍援物質不經政府的統一調配，緊急的直接交給華北剿總。美方此舉顯然寄望長勝不敗的傅作義部，能夠中流砥柱，力挽狂瀾。同時傅的嫡系部隊的裝備的確較中央軍爲差，如能換以最新的裝備，同時再擴充傅作義的察綏子弟兵，以對抗林彪進關的兵力，或可頂住共軍的攻勢，穩定大局。

另一方面，則是華北民心的堅定，迷信傅老總有辦法，因此直到新保安兵敗，潰兵進城，傅作義信心動搖，共軍兵臨城下時，北平的市民猶堅定不移，物價不漲，市井不驚，仍認爲傅部會出奇制勝。這種情況當然對傅部也是一種鼓勵。

其次，當時華北剿總的實力也的確相當雄厚，計有闕漢騫的七十四軍，侯鏡如的九十二軍，李文的十六軍、九十四軍、十三軍等國軍精銳，此外加上傅的嫡系部隊三個軍、兩騎兵師，還有地方部隊總計約五十萬眾，足可與共軍一戰。而傅的嫡系部隊士氣尤特別高漲。騎兵師長劉刈非親口告訴我，他們的部隊足以一抵三。不過他又透露隱憂，感到中央直系部隊，兵驕將悍，在調動上有些問題。據說他們常直接受南京的指揮，對傅作義有點看不起。事實如何，不得而知，當時傅本人及其左右確有這種顧慮。

分兵察綏　致敗主因

當時傅的左右以清代的曾國藩期望傅作義，相信他能夠一柱擎天，擊敗共軍，造成中華民國的中興，有如曾國藩之討平太平天國一樣。傅作義似亦以此自許。尤其是美國軍援直接無限制的供應，對他的鼓勵最大。

當時他們擬定的戰略是放棄石家莊、保定，固守秦皇島、塘沽到天津、北平的三角地帶，確保軍援物質從秦皇島、塘沽兩港口源源供應，以次級兵力防守察綏要地與山西的閻錫山呼應，並以機動兵團隨時接應；將重兵置於平津外圍，伺機與共軍進行主力決戰。

因此東北棄守後，傅部即不斷以機動兵團，在平津三角地帶進行「威力搜索」，尋求決戰機會。結果都無功而返。

他們這一戰略佈署，缺點是很顯著的，如果共軍進攻察綏根據地，攻其所必救，千里赴援，正合共軍「圍點打援」的戰術要求。而且從北平到張家口一線，叢山峻嶺，最易埋伏。結果，終以此致敗。經過情形，下面再說明。

收復東北、鞏固華北的計劃

當傅部在北平外圍的時期，戰機已經迫切，我們這羣小伙子，就草擬了一個防守華北，收復東北的建議書，寄給了傅作義。這個建議書的內容，分三部分，就現在所能記憶的，略述如左。

㈠收復東北的計劃。建議由傅部撥出九營正規軍爲基幹，深入東北就地徵募，建立九個游擊縱隊，展開長期的游擊戰。

發展游擊隊的第一期計劃，重點在遼西和熱河，騷擾和切斷平瀋和平承鐵路，把東北和華北的共軍切成兩段，這樣可牽制林彪一部分兵力，減輕對華北的壓力，同時也打擊其運動力。

在遼西和熱河的游擊隊，可以依華北的國軍控制區爲後方，接受訓練和補充。

游擊隊的軍事幹部由華北剿總撥調，政治幹部則徵求自覺反共的知識分子充任，以東北籍者爲主。軍事幹部和政治幹部實施短期合同訓練。訓練一批即派出一批，第一期爲九個縱隊。

俟華北軍事發展，在予共軍主力以決定性打擊之後，傅部即可派軍出關，配合游擊軍收復熱河與遼西。這樣游擊將北移，滲入遼北、安東，困統瀋陽，竄擾松花江以南地區。

第三期俟收復瀋陽之後，則向松花江以北發展。這次收復全部東北。

㈡鞏固華北的計劃，主要建議在國軍撤守地區，展開游擊戰，游擊隊的任務除配合國軍作戰以外，是打擊和消滅共軍的根據地，使它沒有可靠的後方，與共軍爭丁搶糧，使它不能獲得充分的補充，以削弱共戰力。游擊隊的編制、戰術、政治工作，與東北區游擊隊大同小異。

㈢對共產黨的基本政略。建議對共黨展開思想戰、政治戰和心理戰。思想戰分兩方面，一是利用共軍俘虜及被捕的地下工作人員，施以思想訓練，破解

其迷信的馬列主義，思想動搖之後釋放，使回到共區起瓦解作用；思想徹底轉變者亦放回共區，秘密任以瓦解任務。另一方面出版成套的思想小冊子，擴大反共產思想的宣傳。政治戰以察綏的民政組訓辦法爲藍本，擴充之在華北全面實施。心理戰是針對共軍的動向、政策、殘民以逞的事實，加强廣播戰，及飛機散播傳單、投降證等。

當時我們認爲共黨是一迷信馬列主義，具有宗教狂熱的集團，必須對他們所迷信的教條，作拔本塞源的打擊，以瓦解其武裝叛亂的最後根據。我們蒐集世界各國批判馬列主義的資料，從事批判馬列主義的研究，已有數年之久，堅信可以有把握打勝思想戰。

建議書很快得到反應

出我們意料之外，建議書寄出只兩三天，立刻就有了積極的反應。傅作義親自看過了我們的建議，立刻派連絡處長李騰九來訪筆者。他說，傅長官非常同意我們的計劃，請各位準備馬上開始工作，傅長官目前太忙，準備過些天要當面與各位長談云云。又問我們要什麼待遇，我告訴他，只要求工作，什麼待遇都無所謂。

第二天華北剿總就派人送來一張同小將待遇的委任狀，並先在連絡處撥出一間房，供給兩名書記，請我們起草各項工作的具體計劃。

接着李九騰又介紹獨立騎兵師長劉刈非，華北剿總機關報「平明日報」總主筆崔載之等，分別來訪問筆者，又請我們幾個人到御河橋俱樂部吃飯。

於是我們就分別開始草擬計劃。可是不到一個星期情勢突然起了變化，一天早晨李騰九派勤務兵送來一個字條，大意說工作暫停，再候通知。

李騰九、崔載之等人從此不露面了，打電話也接不通。初時我們懷疑，對我們取消了信任。絕對沒有想到傅作義的嫡系部隊已被擊潰。當然我們也預感到，在絕對優勢的共軍壓力之下，華北國軍隨會受重大打擊，但是絕沒料到會垮得這麼快。因此我們還決不相信華北已經完了。因爲戰局緊張，當局封鎖新聞，報紙上久不刊載戰事消息。對傅部主力之被消滅毫無所聞。一般人也都不相信傅作義會如此輕易被擊敗，市面仍安靜如常。一天，有一個任職軍醫的朋友來看我，他告訴我「暫三軍垮了……」我驚異的問，你怎麼知道？他說醫院已住滿了暫三軍的傷兵，他們在青龍中了埋伏！到此我才知道戰局一部分眞相。過了幾天果然在報上看見一〇一軍招募士兵，徵集幹部報到的消息，而一〇一軍的軍長正是原來的暫三軍軍長安春山。一〇一軍是奉准的新番號。到此才證實了暫三軍確是垮了。（按：一二六期將安春山誤植李春山，特更正。）

觀望徐州會戰結果

緊接着剿總發言人在對報界談話中有「依城野戰」的說法，緊隨着入夜之後，則聽到激烈的槍炮聲，說明戰事越來越逼近城郊，天津不久也失守了。北平郊區的機場已在共軍的砲彈射程之內，剿總徵集民伕在市區修建臨時機場。

過了兩天，共軍的砲彈常射進城來，剿總遂命令市民在院內掘避彈壕。直到此爲止，我們才察覺大勢已去了！

爲了問個究竟，一天上午我去到連絡處，正碰到李騰九，他容顏慘淡連說對不起。他已經幾天幾夜不會睡覺，兩眼掛滿了血絲，以沙啞的聲音告訴我，戰局已無希望，北平的兵力可守兩個月，一切要看徐州會戰。同時勸我趕快離開北平，我還記得他最後的幾句話：「崔先生，你年青有爲，仍對國家有用，明天有一班飛機，我設法給你留一個機位，趕快走吧！」我當即表示，走不成問題，怎麼都可以走得了。要緊的還是國家的命運，我們希望仍留下來，即使北平守不住，有沒有打游擊的機會？他只是搖頭，嘆息，吸烟，同時不斷有人打電話來，他的手無法離開耳機。我只好黯然告辭了。

第二天有一班飛機飛上海，也是最後一班客機離開北平。北大校長胡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還有其他的重要人物，都是在那班飛機走的。

那以後，共軍就每天砲擊市區，民家常被砲彈擊中，人心恐慌，情勢一天比一天緊。不久傳出傅作義與共軍和談的消息。就在那幾天，李騰九派人送來了遣散費，我得到一百塊大頭，拿在手裏欲哭無淚。

傅作義一邊加緊防禦工事，一邊與共軍暗中談和，一邊注視徐州會戰的發展。他顯然在等徐州會戰的結果，如果國軍打勝，他就苦守待援；如果國軍戰敗，他就決心投共。充分表現了投機的心理。結果，國軍敗了，於是他就把北平拱手獻給了中共。事後才逐漸了解華北戰局突然逆轉的經過。

最初是暫四軍在張家口被圍，傅作義當時曾舉棋不定，未能迅速赴援，會打算集中兵力與共軍決戰，可是他的嫡系部隊是察綏子弟兵，張家口被圍造成士氣動搖，於是派三十五軍兩個師爲先頭部隊，往解張家口之圍，救出暫四軍。結果三十五軍被阻於新保安，暫三軍前往增援時，又在青龍橋中了埋伏。共軍集中三個兵團攻打新保安，日夜不停打了二十七天。兩師人戰到最後，剩下不到兩千人。仍擊退共軍數次攻擊。槍砲的子彈全打光了，兩千殘兵只有手榴彈和刺刀。在共軍最後一次夜襲中，全軍都上了民房，等共軍湧進城之後，他們從屋頂投手榴彈，手榴彈投盡了，就跳下來同共軍拼刺刀，使共軍蒙受重大的傷亡。軍長郭景雲，留下最後一顆子彈自殺。可以說全軍戰至最後一兵，全部壯烈成仁。三十五軍是傅作義起家的隊部，是嫡系部隊的精銳，也是三軍的靈魂。三十五軍被消滅，傅作義已心膽俱碎，無心作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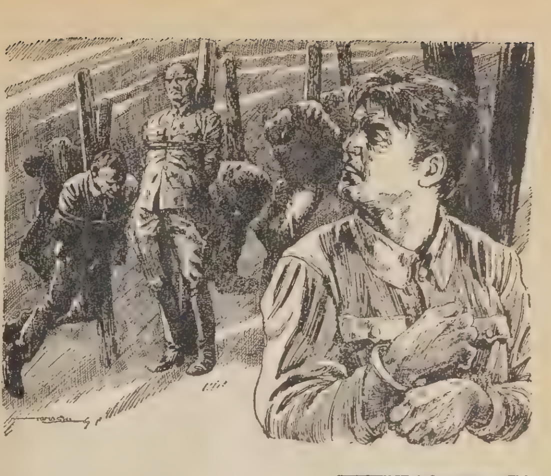
後來我從北平逃亡，坐平綏路火車經過新保安時，看見原來有兩丈高的城牆，幾被砲火夷平，只剩下四、五尺高，城內民房大部皆毀於砲火，舉目一片瓦礫。火車站兩旁猶滿是彈坑彈痕，路軌上舖的石子，大部分都殘留着黑色的血污，由這可知，共軍吃掉三十五軍，犧牲極其慘重。

當我們給傅作義寫建議書時，新保安之戰已經開始了。當時的局勢雖然緊張，似乎尚無敗象。暫三軍被擊潰之後，三十五軍駐定被殲，傅作義才動搖了信心。傅作義一代名將，終以降將收場。因爲個人的野心大過愛國的熱誠，所以嫡系部隊被殲之後，意志隨即崩潰，由這也可以看出他的重大弱點。

珠江水猶寒

【14】

馬森亮



我們再交談了一陣各同事的動態。見太陽已偏西了，茶客只賸下寥寥幾人。老胡喝乾了最的一杯酒，說：

「我們下次再談吧！坐得太久了不太好，你家裏亦會掛望的。——你先走一步，不要給街上人看見我們同行，貽人口實——」

我帶着一臉酒氣回家，走起路來份外輕鬆，南風迎面撲來，吹走了疲倦和煩惱。

十二　強迫疏散

日前，分水嶺已沒有空間了，只有時間。好事未見，壞事卻與時俱增。農民自從享受過「勝利的果實」之後，錢花光了，情緒也逐漸低落了，為了生活開始再捱苦；被管制的亦為本身的安危而掙扎。大家都在等待着、希望着，一切都在時間的考驗中。

我近來雖然可以自由行動了，卻只能算是腳步放鬆些，而不是生活範圍的擴大或生命有了保障。我沒有忘記隨時有恢復被管制的危險，沒有沾沾自喜而忘卻尚在圈子內呻吟的同僚，更不願為了自己而冷落了日夕廝守甘苦共嚐的妻子，讓她寂寞。因此，凡事求其中，不敢做得太過份，做工便做工，不做工時便伴着紹芬聊天。現在的所謂自由，已成為了一種被壟斷的專利品，想自由就得用錢去買。錢多得多，錢少得少。我因為錢少，未能買得更多的自由，德叔已出了高價，便飛到廣州去了。但我有此信心，雖不會取得絕對的自由，飛出這個鐵幕，起碼會跳出這個小圈子。我相信，農會的新貴人，自然會考慮到我這隻能下蛋的母雞的。

我這種想法不是沒有根據，而且隔幾天就被證實了。

那一天，天還未捲起淡灰色的紗帳，我剛起床，臉還來不及洗，就被人叫到農會去了。

我懷着恍惚的心情，一進門，馬上就掃過來幾對充滿詰責而冷酷的眼光，想把我戳低幾寸，高高在上的程同志還未知我已進來，正彎着腰在翻閱一件什麼文件，旁邊坐着農會長，他把雙腳擱在桌子上，輕搖微抖着，嘴裏咬牢住一根香烟，半截烟灰正似秋風吹動梧桐葉，顫動而想掉落，冷不防給坐在身旁的青年組長把手肘一撞，那截烟灰恰巧簌在他的唇上，燙得會長罵了起來：「你媽媽的——」

「同志！會長！組長！」我上前參見，逐一打着招呼。

「哦，來了嗎？」

程同志連忙放下了公事，示意我坐下，會長亦不便再提人家的媽了，只好狠狠的打了組長一拳。

「是這樣。」同志不待我開口，直截宣佈寵召的理由。「你的問題，上級仔細研究過，認為應予照顧，所以就——哈嚏，特別批准你的妻子去香港籌款，繳足了款再哈——哈嚏，解除管制。這是特別的——哈嚏，你要體會到黨的恩典，服從組織的分配，否則又——哈嚏，要明白這一點——哈嚏——」他忙拿出藥油向鼻孔裏猛擦。然後從抽屜裏找出通行證遞給我，吩咐：「這是雙程的，你拿回去，限期一個月，也不用去找保證人了——」

「同志，可否——」我有話要說。

「不要可否了，你要說的我早明白，這是特別照顧！」他說完又繼續翻閱文件，很不耐煩樣子。

旁邊的會長霍然站了起來，用力扔掉了烟屁股，兩手叉着腰，滿臉怒氣，眼皮霎了幾下，大聲說：

「祥生！你放明白些，人民對你這樣照顧，可算已仁至義盡了，還想——」

「還想享受嗎？」青年組長也接上嘴來，指着我譏訕地說：「捨不得老婆哩，是不是？」一面擺出挑戰的姿勢。

在這樣的一個冷嘲熱諷的包圍之下，我完全孤立了。說也說不來，辯也辯不通。於是取過通行證，默默地退了出來，剛跨出門檻，嘭的一聲，門關上了，被趕出門外。

對着這張通行證，我腦子裏湧起一陣莫名其妙的矛盾思潮，不知是喜是悲？我想到：從此紹芬脫了魔掌，不再受折磨了；但從此也就眞的鳳去樓空

，自己更加形影孤單。在目前的一切都朝不保夕，雖說是生離，難保不變成死別？……

我不敢想下去了，跑回家告訴紹芬。她不願意自己一人去香港，她想去農會請求一齊批准。她不想撇下我在此受苦，也不想背上了那個無了期的相思。我給她說得反而惘然起來，倒在床上，說不出半句話。

經過大半天平心靜氣的商討，紹芬勉强同意了。在目前要逃脫極權迫害，唯一就是逐個疏散，把團聚的快樂寄託於將來，雖是無止境的，一點一滴總算是希望。

過兩天，紹芬要動身去香港了。我向農會討了個人情到城裏送行，且特蒙照顧，准乘公共汽車。這時，紹芬的肚皮已脹得像半個特號西瓜了。

城裏的一切，除建築物外，變動得很大，滿街都是紅旗，行人慌慌失失的，像漏網的游魚。人力車伕的態度非常不好，沒有了過去那種禮貌，動不動給乘客一種難堪。這就是現實生活的反映，他們的階級已解放了，身分地位提高了，卻得不到解放的好處，生活依舊那樣拮据；同時坐車的人反而減少了，又不得主動去兜生意，什麼都受工會約束，眼見農民都一個個濶綽起來，想到自己，自然會不平則鳴，因而藉故大發牢騷。我很清楚這種情況，反而對他們的處境極表同情。但爲了要趕時間，竭力忍受住車伕的奚落。

過了幾條街，看不見半個熟面孔，遠望那座矗立在山頂上的縣立中學校舍，豎起一支五星旗，底下飄着許多五彩布條，不期然勾起了舊馬戀棧，母校情深的懷念。

好容易才趕到碼頭，候船的人很多，售票處堆滿了左右相擠，前後搖幌的腦袋，我仗着紹芬的大肚皮，優先買到了船票，而且順利地上了船。乘客多半是老弱婦孺，像抗戰時逃難的人一樣，每張臉孔都露出驚喜失措的神色。我和紹芬的心又是那樣沉重，說不出半句話，眼含淚水，不敢交投，怕被人見了會構成罪證。

很快的第一次鑼聲响了，這是催客的訊號，船內開始騷動了，忽然哭叫連天，牽衣頓足，女哭兒啼，嚷成一片，慘不忍聞。

「保重吧，芬！」我緊握紹芬的手，聲調顫慄哽咽。

「祥哥！你……」她的眼淚簌簌落下來。

這時，水手的詛咒，船員的吆喝，鑼聲、哭聲、催促的解纜聲、憤怒的呵責聲，混和着海浪的衝擊，滙成一支悲哀的難民交响樂。我被人潮擁上碼頭，呆望着快要開行的渡輪。紹芬把頭竄出窗外，向我亂揮着手，亂嚷什麼。等到第三次鑼聲响過後，長笛一鳴，船身開始移動了，還大力地放了一個屁，鼓起一片白浪，汽笛忿忿地吼了三聲，一個轉身，毫不留情地駛走了。它帶走了人間的幸福，撇下了一羣對江飲泣的送行人。

十三　千里來龍在此結穴

自從紹芬離開之後，這個「家」已虛有其表了。屋內充滿空虛，我已不像是主人，一切讓死一樣的恐怖佔領着，格外的孤單淒涼，爲避免外界的接觸，減少不必要的麻煩，我實行閉關自守，把自己凍結起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遭遇到最淒清的環境，夫妻要在政治的迫害下强行疏散，家庭要受別人支配。我的情緒像海浪一樣起伏着、呼嘯着。有什麼辦法可以平靜呢？一切想法都是空洞的，最聰明的還是躺下來多作休息。

休息，就是爲了明天呀！

這樣的明天，一個又一個，很快已過了十個明天了。到第十二個明天那一日，大雨剛停，送來一陣秋風，中午已過了，我還懶洋洋的躺在床上，忽然「嘭嘭嘭嘭」的，有人打門，我以爲又是隣舍的頑童在胡鬧，懶得理會，但越敲越响，差點門被推開了。

「誰？」我生氣地問。

「祥哥！是我呀！開門！」這分明是農會長的口音。

比觸電還快，我急忙起身，來不及穿鞋，匆匆的把他迎進來，心忐忑着，像闖下大禍似的。

沒有櫈子，大家坐在床沿上。會長很客氣的遞給我一根香烟，並點上火，有意無意地說：

「祥哥！不出去郊外蹓躂蹓躂？天氣涼，一年容易——」

「又是秋風起了，今早我着了涼，睡到現在才曉得醒。」我這樣搭訕着，一面留心他的態度。

停了一會，會長猛吸一口烟，抖擻下精神，對我說：「祥哥！從今天起，你可以解除管制了！」

「眞的？」我腦裏立刻浮起一個大問號。

「眞的。我幾時騙過祥哥你來？——老實說句，念在上一代我媽和你媽的交情，我從來是維護着你的。」他一邊說一邊把眼角瞧瞧。「這次，不管人家鬧得怎樣兇，對於你祥哥，我就不許他們動一下，縱有時臉色不大好看，那也是遷就環境，這一點，想必祥哥會原諒的！」

「是，會長，我很感激你，我妻子也屢次提起你來說哩！」

「以後叫我托夫好了。我的會長是人家叫的，祥哥！我和你可不用客氣。政策還政策，交情是交情嘛！我托夫做人就是這樣硬繃繃的，公事公辦，私事私了。所以，我今日親身來通知你，你已解除管制了！」

聽他這些充滿情感而開明的話，我反而難以回答，心裏懷疑這是不是口頭人情。好一會才再問：

「會長！不需經過開會當衆宣佈就可以解除管制的嗎？」

「行了，我說行就行。我是誰？失禮說句，我就是政策嘛！」

「那眞不知要怎樣報答你才好了，會長！」

「看在我們的交情，這算什麼？——而且，大嫂子已有信回來了。」他很快掏出一封信來遞給我。

【未完】

被共特牛拆垮

羊仁安臨危受命　胡宗南下令組軍

西康倮倮族人之驃悍蹺勇，以及山區寶藏之豐富已如上述，如果能於此時此地將西康的民眾組織成爲一支抗共新軍，由德高望重的羊仁安出來號召領導，由中央發給裝備械彈，那是可以發揮出巨大力量的。胡宗南這一個計劃，無論從人、時、地三方面來估計，都可以說是一個應變的好計劃。

中央爲什麼要請出羊仁安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出來擔任這支新軍的領導人呢？說起此人眞是「此馬來頭大」，上文也曾說過，他是原來川康邊區的「綏邊司令官」，遠在辛亥革命時，就曾做過舊制軍隊的「管帶」（相當於今日的營長），後來他將「綏邊司令」的官位讓給鄧秀廷，專門從事「幫會」活動，是川康兩省最有名望的「袍哥」領袖。爲人疏財仗義，一諾千金，交遊廣濶，朝野同欽，不但西康的漢人對他推崇備至，在倮倮區的威信也是數一數二的，任何不能解決的糾紛，只要他出面說一句話，沒有那個敢說一個不字。故此，自鄧秀廷死了之後，能夠號召倮倮族的，便只有羊仁安這位老紳士了，那時他雖然年屆古稀，仍然身強體健。

胡宗南請他出山的另一原因，則是羊仁安素來與劉文輝對立。羊仁安瞧不起劉文輝，劉文輝雖然曾經多方面拉攏過羊仁安，但並未能使雙方的關係改善。

胡宗南基於以上種種原因，在那一個燃眉之急的混亂局勢下，由羊仁安出面號召領導一支新軍，是可以發生作用的。當時羊仁安也答應了，自願臨危受命，出任艱難，他也知道共產黨要是進佔川康，像他這樣的人物是決不能容許存在的；整個幫會組織，也要被共產黨整垮。與其日後受罪，則不如拚了老命幹一下，或可保住這個據點，而且可利用中央要用他的機會，將山區倮倮族人及平原漢人的袍哥組織武裝起來，將劉文輝趕出西康。

胡宗南起初還顧慮到劉文輝的反對，也想到將這批倮倮族蠻人及袍哥武裝成軍後，會留下後患，故於原始計劃，只要羊仁安建立一個軍，後來形勢緊迫，劉文輝暗中與中共勾結的叛跡亦漸顯露，於是，一個命令發表成立三個軍——即新九軍、新十軍、新十一軍，概歸羊仁安指揮，另成立兵團司令部，由羊仁安任兵團司令官。

照理，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三個軍是應該很快組成的，中央發表了命令成立，羊仁安又自願出任艱難，欣然受命成立，憑羊仁安的聲望，以袍哥幫會的人員爲骨幹，成立兩個漢人軍，一個倮倮族的夷人軍，在人員方面是決無問題的。可是，事

三個軍一直是一個空架了，有官無兵。

曾慶集拖延補給　三個軍胎死腹中

這是什麼原因？是羊仁安號召不起來？是西康人不願入伍當兵？是倮倮族人不聽他的命令？都不是，而是共特曾慶集掌握了這三個軍的命脈，處處爲難，使之這三個軍成立不起來。

因爲這三個軍，是向川西補給區司令曾慶集手中領取錢糧械彈補給的。他做的是國民黨的官，執行的卻是共產黨賦予他拆垮西南保衛戰的任務，站在中共的立場，當然要盡一切手段，阻撓這三個新軍成立的。因此，羊仁安的三個軍，向川西補給區司令曾慶集手中，請領不到任何東西，連開辦費也遲遲不發，更別說是槍械彈藥與被服了。

羊仁安的三個軍領不到錢糧械彈與被服，當然成立不起來。那麼，曾慶集又憑什麼敢於不發錢糧械彈與被服呢？他不怕胡宗南以「抗命」罪名捉去殺頭嗎？

曾慶集奉共黨命要扼殺這三個軍的成立，他不是不發給這些東西，只是搬出後勤軍需法令，使用公文旅行辦法，用上個「拖」字。他對羊仁安這一方面，是指出那裏的手續辦得不夠，那裏與法例不符；他對胡宗南方面，則是說這樣沒有辦好，那樣不符規定；再不然便是說庫存數不足，要等待補充才可發下。發少了無用，要發齊不足，那就牽性等到手續完備了，東西到齊了，一次過發出去，讓他們三個軍次第成立起來好了。

他就憑着這種辦法，再加上公文旅行的往返需時，表面上，他事事向胡宗南請示，實際上便是「拖」時日，等待共軍壓境了，這三個軍也就成立不起來了；成立了也沒時間裝備訓練，因此胎死腹中。這在曾慶集的投靠中共「功勞簿」上，無異是記下了「一功」。

不過，羊仁安這位老當益壯的古稀老人，他雖然沒有將三個軍組成，以後中共由四川進攻西康時，他還是明知不可爲而爲，與另一反共健將唐式遵合作，仍然在西康從事反共的游擊戰，這是後話，暫且按下不表。

曾慶集投靠中共的第二功，是接管成都，封存物資。

狠狽爲奸叛離中央　接管成都投靠中共

上文說過，當王瓚緒被委爲「西南第一路游擊總司令」的時候，便把曾慶集拉在一起，委派他任「副司令」，彼此利用，狼狽爲奸，作爲前後方的呼應，以便相機叛離中央，投靠中共。

胡宗南的部隊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四日晚上撤退出成都

的西南保衛戰

曾慶集以一個川西補給司令兼第一路游擊副總司令的身份，是一個無兵司令，他憑什麼敢於警備成都，接管四川省會，在等待中共接收呢？因為胡宗南所屬的城防部隊雖然撤走了，留在成都的零細部隊，還有很多是未跟隨正規軍撤退的，如省會警察局，憲兵團，中央軍校，交通警察……等等機構，這都是有人有槍的，他們怎麼會聽一個無兵司令的話，跟隨曾慶集一起靠攏？

這其中是有三大原因的：㈠曾慶集的川西補給司令部，本來也有一部後勤部隊歸他指揮，以護倉、護運為名，他的勤務部隊，不但裝備精良，而且是由共特從中操縱指揮的，平時則保護曾慶集個人的安全，成為他的警衛部隊；戰時，則成了拆垮西南保衛戰的內應部隊。㈡因為他對補給區各部隊的經濟命脈，全由他掌握了，各部隊的糧食、薪餉、被服、槍枝、械彈，均是由他補給的關係，留在成都的這些零細部隊，便不得不聽他的指揮，負起警備成都的責任。㈢這些零細部隊的官兵，見到胡宗南的城防部隊撤走了，他們同有被遺棄的憤慨，加上曾慶集這一班共特的搧風點火，從中挑撥離間，這一班走頭無路的警察、憲兵、部隊長，也同感大勢已去，中央既然不要他們，他們也就跟隨曾慶集一齊投靠中共。

警備成都立功心切　調查物資集中貢獻

曾慶集兼任成都警備司令之後，由於「立功」心切，他的做法是積極而認真的。首先，他將軍、警、憲部隊統一指揮，在成都四門，設置警衛，並派出武裝部隊，巡查街道，檢查出進物品，維持城內治安，貼出皇皇的安民佈告，要軍民人等，靜待共軍入城，準備歡迎「解放」。

這樣，在形勢上，他用武裝控制了成都之後，即開始他那一套「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立功」準備。先貼出佈告，要保存有官方物資的人舉報或檢舉；再派出許多便衣人員，四處調查物資。不管是軍用民用的，只要是成批成堆的，例如汽油、輪胎……等等，一概指為是國民黨遺留下來的「官方物品」或「官商勾結」的。先予清點查封，再將保存這類物資的人，傳到警備司令部去扣押審訊。不是指控他潤勾結國民黨官員，企圖隱藏公物；便是指控他受了國民黨的特殊使命，企圖將這些物資，偷運去接濟反動游擊隊。因此，把整個成都積存有物資的商人，弄得人心惶惶，相驚伯有，這都是由於曾慶集施出的手段太毒辣了，他除了搾取民間物資以圖報功請賞之外，還懷有一種藉機搾財的目的。

因為存貨[illegible]，時局動蕩的變亂時期，任何一個商人都或多或少的藏有了性質不同的物資在手上。像汽油輪胎這一類的東西，雖然流入市場的其中有不少是公物，但多是市場中的老貨。就是其他東西也是一樣，軍隊中將多餘的盜賣，與後勤機關的盜賣，亦所不免。商人們不問來源，只要是物資便購入屯存，隨便有什麼物資，也要比有鈔票化算。故此，藏存物資，也就成了一時風氣。這種情形，不但四川成都的商人如此，就是全大陸的商人也是如此。物資可靠過鈔票，可用一句流行語來形容：「存大糞也比存鈔票好。」由此可見一斑。

不擇手段搜刮　如意算盤落空

可是，曾慶集雷厲風行，不分皂白，只要能與公物軍用品沾到一點點邊的東西，他一律下令沒收並抓人訊問，審訊的結果，除了要物主招認這是公物或與國民黨勾結屯積之外，便是明罰暗敲的，要送上黃金白銀，才會放人。因此，成都的正當商人，在共產黨沒有到來之先，便已遭受到曾慶集的一番洗劫了。你不遵命將財物獻出嗎？那是一個國民黨的舊法已除，共產黨的新法未立，一切任由他稱王稱霸的混亂時期，生殺予奪的大權，操在他一人之手，他可隨便加上你一頂「國特」的帽子，有代共產黨執行殺人的權威，這又還有誰人敢於抗命不聽不繳？只有任其敲搾宰割了。

他這樣雷厲風行的封存物資，搾索金銀，就是想在共軍尚未到來之前，將物資集中起來；等到共軍到達之後，他可以雙手拿着物資封存冊，恭恭敬敬交給共軍頭頭而邀功討賞，表示他的「為人民服務」精神。因為他知道，共軍缺乏的是物資，目前急需要的也是物資。至於他要藉此機會搾取商人們的黃金白銀，這就完全是為他自己打算，以圖在必要時為自己向共方有力人士進貢，作為進身紅朝保官位的政治資本，或萬一官位保不成時，也不愁生活的打算。

曾慶集這種做法與想法，在他自己看來是「公私兼顧，萬無一失」的。可是，以後事實證明，他的如意算盤全落空了。他從共黨方面所得到的是什麼呢？與所有投降靠攏的國軍將領一樣，是清算鬬爭，失望絕望。

至於他以成都警備司令身份，接管成都等待共軍到來這一段時間，他還曾與另一降將，也是共特的郭勛祺發生過一次衝突，他拒[illegible]身為「人民保衛軍總司令」的郭勛祺進入成都城。這一幕爭功的鬧劇，下次寫到郭勛祺時，再詳作交代。

（十五）

三郎

匈京生死鬪

十一：伊洛娜陪同伍特深入虎口布達佩斯

白萍譯

他看到這批人，不禁心中沉重起來，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發生了，否則，不會舉行這樣嚴重的緊急會議。

賀金輕輕的敲着烟斗，畧清清喉嚨，道：「我們接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消息，或者可以說是相當嚴重的消息，而麥非將軍指定由你處理他的職務，所以，即使你受傷了，但我們仍然認爲你應該自己來聽聽。」

「什麼？我並沒有告假呀。」伍特詫異道。

「醫官要你休息一個星期嘛。」

「關於這一點，由我自己決定，我並不完全接受他的意見。」

這時，聯邦調查局的麥格里哥道：「直截了當地說：你們詢問塔奇博士的事情，很使我們感到詫異。我們以爲關於他的事情是絕對保守着秘密的。我們不願意讓敵方有機會再宣傳一次我們的科學家又一人逃亡了。」麥格里哥身裁高大，但說話溫和：「眞相是：塔奇博士已於兩個月前失踪了。」

伍特點點頭，立即問道：「而你找不到他的任何踪跡？」

「我們可以估計得出來，他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大家默然地靜待着。

麥基里哥道：「他是回到匈牙利去，他的妻子和兒子仍留在布達佩斯。我們很謹慎地調查過他的同僚們，看他是否對妻兒擔憂。我們知道，自匈牙利大革命爆發了以後，他只擔心妻兒的安全，其他事情，一概沒有心情予以理會。

「大致上可以估計得到，他是爲了妻兒之故而偷偷地回到匈牙利去。或者是企圖把他們帶出來，但到處都沒有他的踪影。假如他眞的是在布達佩斯的話，那麼，他躲藏得很密。你說戈科夫來美國是爲了要收拾他。這可是莫大的諷刺了。大抵他的秘密警察並不知道他其實已經回去到他們的羅網中去。否則，戈科夫就不會來找他，要綁架他或殺掉他了。」

「你的口氣似乎是很確定地認爲塔奇已經回布達佩斯去似的。」

麥格里哥聳肩道：「當然這只是一項假定而已，我們追尋他的踪跡，知道他先到墨西哥，坐上一艘希臘貨船，到了希臘首都雅典之後，就沒下文了。不過，我可以告訴你的是：我們這兒需要他，希望他回來，他在進行中的研究工作十分重要。他的同僚們依照他所定下的試驗路線，繼續進行他未竟的研究工作，要使氫彈改變爲和平用途的氫能，但他們都摸不到門路。看情勢，除非塔奇博士回來，繼續進行這未完成的工作，否則，我們就失去了科學上獲得巨大成就的機會，若是他未回來的話，我們其實應該派人去把他接回來。」

伍特斷然地道：「這是可以辦得到的。目前的這一段時間中我們可以不用擔心戈科夫。我們安排一個假的塔奇博士在加州大學研究所中，使戈科夫不致懷疑到塔奇博士已不在美國了。」

「這一點，我們已安排好了，」賀金道：「不過，還有一宗事情要你知道的。」他向會議桌上默不作聲的各人橫掃了一眼，他的表情很困擾和不安似地，拿起烟斗來，弄了一回，然後，立下決心似地，把烟斗放下，道：「麥非將軍昨天到歐洲去，就是爲了這件事情，我的意思是：就爲了塔奇博士。當然，我們當時並不知道戈科夫來美國的主要目標是爲了塔奇博士，如今，既是兩宗事情互有關聯，我們就要把這宗秘密也告訴了你。麥非將軍到維也納去，目的在於看看是否有辦法找得到門路與塔奇博士接觸，勸他回美國來，假如可能的話，也許連他的妻兒也帶出匈牙利來。」

「爲什麼不派別人去進行這宗工作呢？」伍特問道：「這些日子，麥非將軍已不大親自出馬了。」

賀金聳聳肩道：「他到了維也納之後，將會先檢查我方安全機構漏洞，看看爲甚麼戈科夫等共黨特工竟會矇混過關，他認爲這件事情太微妙了，必須親自去處理，不能交托別人去辦理的。所以他將向我們駐維也納的大使館等機構進行全盤調查，然後向布達佩斯探塔奇博士的消息。」他再清清喉嚨，續說下去，「在你昨天晚上報告戈科夫的主要目標是塔奇博士之後，我立即打電報到倫敦去通知麥非將軍，他已經到了倫敦，並且轉機到維也納去了。於是，在不到一小時之前我調查維也納方面，據說他已到維也納，並立即到邊界去了，後來怎樣，就不知道了，一點消息和痕跡都沒有了。」

整個辦公室的氣氛立即陷入不安的寧靜中，伍特感到室內各人都在注視着他。

賀金咳嗽一聲，續道：「這是你的部門範圍以內的事情。現在，麥非將軍交給你負責，並且是全權委托給你，關於這一點，他已經對我說得很清楚了。究竟怎樣決定，我通常是並不加以干預的，不過，你昨天晚上既已傷了，還有，狄燕玲也受傷，我認爲你可以休息休息的。」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不行，我要自己抓到戈科夫復仇。」

「那你是沒有機會的，我們的人在加利福尼亞州大學研究室已佈置好了，有一名貌似塔奇博士的特工作餌，佈下天羅地網，只等待着擒拿戈科夫。」

「但他可能趕回匈牙利去的。」

「他不會知道塔奇博士失踪的消息，怎會趕返匈牙利去？」

「他可以查出來的，你不要低估他，」伍特道：「我要到維也納去，假如麥菲失踪的話，那是他摸到了太重要的線索，反而惹禍，我同意你的看法，戈科夫會趕到加州去找塔奇博士，但他很快就會查出眞相來，他的能力很强的，因此，我可以有四五天或甚至一個星期的搶先時間，趕到匈牙利去，把麥塔將軍和塔奇博士找回來。」

大家都一言不發，他們都在看着他，他發現他們的臉孔都木然，但表示了不贊同，甚至是驚詫的，這沒有關係，他們反對不來的，因爲麥菲將軍已把K部門交給他全權處理，他可以採取任何決定和行動。

賀金茫然地作一個手勢，道：「伍特，你的傷勢不可以……」

「我已決定去了。」

「那女的呢？……」

「伊洛娜麽？我要和她同去，我的匈牙利語不太好，而她對布達佩斯十分熟悉，我卻不行！而她是我們要找到塔奇博士的最主要的一張牌。而我們非趕快找到洛奇博士不可，要在戈科夫趕回去之前就先找到，否則的話，我們一點機會也沒有。」伍特站起來，開門出去，然後，又回過頭來，道：「賀金先生，請你代我安排到歐洲去的機票。」

伍特立即去找伊洛娜；這時的伊洛娜已不同打扮了。

在她所居留的套房中，有一個大衣櫥，放着很多男女衣服，伍特告訴她，可以隨便選幾套，她已選擇好了穿用；因爲，這批現成衣服就是準備這樣使用的。

伍特告訴她，要和她同到布達佩斯去。

「你信任我到這樣地步麽？」伊洛娜問道。

「假如你願意和我到布達佩斯去，」他道：「對你來說，危險將比我更大，AVO會找到你的。」

「我並不否認實在有點恐懼，」她低語道：「我本來希望能夠留在這兒的。」

「在我們的使命完成之後，我們就可携手回來。」伍特道。

「假如我們不能完成使命呢？」

伍特聳肩不語，看着她打量了一回。經過一夜的安睡之後，她精神飽滿，神氣悠閒，在早晨的陽光照射下，可以看到她的臉龐帶有智慧的光芒與精巧的線條，一雙大眼睛，配上略爲寬闊但並不難看的嘴巴。

在他初進來時，她的表情是愉快無憂的，但在他說到要和她再到匈牙利去時，她卻驟然的臉有憂色了，額上顯露出縐紋來。

「這是一宗志願的任務，」伍特解釋道：「你不要以爲我在對你施壓力，迫你去。反之，由於我的徵求你和我同到匈牙利去，可以見得我對你是信任到怎樣的地步。一旦進入匈牙利之後，我的生命就在你的手上了，」他微笑了：「我並不是打算發表演說詞，伊洛娜，我只要簡單的說一句，我需要你和我一起去，你是可以對我大有幫助的。當然，假如你認爲太危險的話，你可以不去的，並且可以留在這兒。」

「留在監獄中麽？」

「我相信不會的，但你將會在我方嚴密保護與監視之下，這是必然的。直到經過了澈底的調查，上面幾位決定性的人物，相信你確實所言無虛，誠意的要在美國居留生活的話，就取消對你的監視。」

「我就是想要這麽樣。」她悄然地道，「不過，假如我能夠對你有所幫助的話，我還是願意和你同到匈牙利去的，只要你答應一句話，你不會把我丟棄在匈牙利，不再帶我出來。」

「我絕對的承諾這點，假如我離開匈牙利回來的話，一定和你同來。」

「那麽，我馬上就準備動身。」

伍特並不知道什麽因素促成伊洛娜作出這樣重大的決定來，假如她是誠意地支援他的話，那麽，她剛離虎口，又進虎口，她所冒險，比他大得多，她的勇氣是十分可佩的，假如她是騙誘他入虎口的虎倀的話，那麽，他一踏入匈牙利土地上，就會馬上被捕入獄；可是，問題在他目前絕對沒有選擇的餘地，時間太急促了，眼前只有她最爲熟悉匈牙利的情形，並且在戈科夫逗留美國去探索塔奇博士之際，匈牙利本土未必已經知道伊洛娜叛變了，她還有着許多方便的關係可以利用，但只有五天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再遲了，戈科夫回到匈牙利之後，就無法進行了。所以，他非得馬上邀同伊洛娜同行不可。

伍特立即趕到醫院去，星期日的醫院，靜悄悄的，在轉角處，碰到了葛雅田和露莎梨夫婦兩人，他們兩人眞是天生的一對，都是樂觀和肥肥的。葛雅田是電器的專門人材，和伍特合作了很久，是知己的朋友。

「伍特，等一等，」葛雅田對他道，「狄燕玲知道你來看她麽？」他的表情顯得很有點尷尬似地。

「她應該知道我一定會來的。」

「我告訴你，她現在心情壞得很，她認爲你……她認爲你並不重視她，」葛雅田再看了他一眼，道：「也許，過兩天她的心情好了，你才來看她吧！」

【未完】

萬人意見

讀報有感寫出共賞

一 人不如馬

據新華社廣州三月十三日電：「解放軍廣州部隊獸醫人員遵照毛主席的偉大教導，發揚敢想、敢幹的革命精神，用新針療法治療騾馬疾病，收到良好效果。」

毛澤東的「革命精神」確實十分偉大的，他敢於偷盜古人的針灸術，改名為「新針療法」；他更敢於使人類為騾馬服務，這是古往今來再也沒有人敢於這樣幹的，請看毛澤東如何「革」中國人的「命」罷。這「革命」的故事刊載於「光明日報」，內容說：

「解放軍某部的一匹戰馬突然病倒，呼吸急促，四蹄亂蹬。當時山西農學院學生王天喜聞訊趕來，確診是急性胃擴張。手邊沒有倒胃器怎麼辦？王天喜立即把投藥用橡皮管插到馬的胃裏，用嘴猛吸起來。吸出的東西有又腥又臭的馬胃液，有又酸又澀的腐爛馬料和草團，王天喜忍不住一陣陣的惡心，但是他想到毛主席的教導，於是他忍住嘔吐，繼續努力搶救戰馬。吸着吸着，突然皮管堵塞了。王天喜想：可能是塊草團，便一連猛吸幾口。吸通了，王天喜覺得嘴裏像有個像麵條似的東西蠕動着。由於吸的過猛，已經有半截吸到嗓子裏去了。他連忙用手拽出來一看，哎呀！原來是條一尺多長的蛔蟲。王天喜出一身冷汗，不由得又是一陣嘔吐。他想：要不要繼續吸呢？如果再有蛔蟲，吸到自己的肚子裏，怎麼辦？他想起毛主席的教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於是他又繼續投入了戰鬭。」

天啊，毛共大力宣傳這故事，目的何在？原來共產黨的目的是使中國人都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

詩曰：共產政權好不好？牛耕田呀馬食草，人類竟然是馬奴！

二 斥美國的政客

美國的一位高級官員說：「中國共產黨政權將無盡期地執政，而且也不會被國內推翻，或從外地帶來改變。」

上面這段消息是三月五日合眾社由華盛頓發出的。發表這談話者究竟是誰，我們不必管他，但這種荒謬的談話顯然與瞎子摸象無殊。請看下列幾則報導：㈠法新社台北三月五日電說：在中國大陸最大城市上海的浦東公安局長被發現藏有武器和設立秘密廣播電台及進行破壞活動的草案。而且，大約六百名青年知識分子，從鄉村回返上海，於搶刦工人的衣服及食物後，在街上與軍隊激鬭。㈡據廣州來人說：目前廣州正在進行「四反」，所謂「四反」者，即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破壞生產和反鋪張浪費。在「四反」中，要檢查工人有無破壞生產的行為。㈢據三月十四日星島日報消息：整個黃埔港包括軍港及商港已被中共列為禁區，置於全面軍事管制下，以防止當地反毛分子再度破壞，因文革以來，該港屢受紅衛兵及反毛分子破壞。

我只隨便列舉近日的數則新聞，即證實毛共不但已與全國青年為敵，且毛共列為領導階級的工人也在進行着破壞，甚至公安局長也暗中進行反毛活動。如此這般的一個政權，怎能無盡期地執政？

倘若美國政府依據這種瞎子的話來擬訂其國策，那真是愚不可及之事。美國曾經一再損害中華民國的利益，曾經協助毛共奪取中國大陸，我們必須警告美國政府；切勿再出賣亞洲，否則不但損害亞洲人的利益，並將損害美國自己的利益！

三 美國人，醒醒罷！

菲律賓眾議員巴格辛在三月五日稱：中共在經濟上支持馬尼剌市內發生的示威和顛覆活動，中共每月最少付出兩百萬披索給學生、工人及農民。

這位眾議員的話是可信的，要不然，何以菲律賓人會攻擊中華民國使館和美國使館？

不斷向中共拋秋波，送媚眼的美國政客應該醒醒了！

讓我們向七十七歲的美國五星上將布萊德雷將軍致敬罷，他說：「我相信我們的最大危險仍是共產帝國主義，我們疏忽於使美國的反戰青年深感到他們現在是有責任保持他們的自由的。」

四 農民以毛矛攻毛盾

以「農民運動」起家的毛澤東已遭大陸農民的消極反抗了，請看三月二日新華社發表的消息罷：

農民們只顧參加農村的「鬭、批、改」運動，而不管生產。過去農民只管生產而不願學習毛澤東思想，現在他們只學習毛澤東思想而不過問生產了。

鶴翔曰：被奴役的農民已精通毛澤東思想了，因為「毛思」的精華就是「大私無公」，口是心非，只顧自己，不管世界滅絕！

五 文滙報打自己的嘴巴

三月四日文滙報「時事淺釋」中說：「美帝及其走狗把羣眾反美怒火的由來，說成是沒有相干的『外來因素』。在老撾是這樣，在菲律賓也是這樣。」該報接着說：「外來因素究竟有沒有？有的，而且的確很重要。菲律賓人民所以反美，一句話，是由美帝對菲律賓人民的壓迫和剝削而引起的。」

文滙報這篇文章是完全否定了毛共與菲律賓暴亂有關的，還否定毛共支持外國的顛覆活動。然而，在同日的文滙報有這一則消息，據說一個十四歲的巴勒斯坦小游擊隊員說：「毛主席領導的中國人民真正支持我們！中國人民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究竟文滙報要我們相信中共支持外國的顛覆活動，還是要我們不相信？

——古鶴翔

道德淪亡，「作家」有責？

有些問題涉及道德的根本不能隨便附和或不置可否。不行，就說不行！

萬人傑先生：

這世界固然充滿希望和歡樂，同時也瀰漫着邪惡、罪過、喪德。凡此種種，絕不能附和，甚至不置可否都不可以。你必須說「不行！」而且一定要始終如一。

我們身為公民，眼看國家社會有了弊病本來無須隱忍，卻不肯大聲疾呼，要求改革。我們尋求歡樂，卻縱容惡劣的低級趣味。

我們的祖先卻不是這樣的。是邪惡，他們就當它邪惡，也相信人有剷除邪惡的能耐和責任；相信時代會變，道德觀念不變。他們怎能做到這個地步的呢？主要是，凡足以敗壞道德的，他們都加以貶斥；不畏懼、不軟弱、不頹廢——統統不容！

公開貶斥，正是我們非恢復不可的勇氣。

雷霆萬鈞的貶斥，在歷史上發揮過可歌可泣的作用。熱愛自由的人也會一次又一次地用過「不許」做口號：不許妥協、不許欺凌、不許暴虐。

這種精神並沒有完全喪失，不過消沉下去罷了。我們不妨把它振作起來，利用它的力量剷除軟弱和恣肆的風氣，因為這正是當前的大患。

史載：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文天祥正氣歌也云：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此「筆鋒勝於劍鋒」之事例明證也。今則不然，吾儕知識分子，非無睹社會風氣腐化，道德觀念淪亡，青年男女放浪形骸，惟怯於羣魔之專蠻，暗殺之風盛，藏首卻露尾——不敢大力指責，卻盜名欺世以其盛譽美其名曰撰寫社會批評文章，只予「亂臣賊子」以無疼痒之輕擊，其實於社會毫無影響。

知識分子，有開辦刊物雜誌者，有為文著書於出版界者，只關心書刊銷數，只計較其文有多少讀者觀閱，不敢、不願也不能深責新潮男女之墮落，「委屈」於金錢、蠻橫之下，默默無言。功名經佔了，家國猶未興，欣欣然自賞而罔顧者，大有人在，先生以為然否？

畢鉅明謹上

請問明報主筆先生這種論調是何居心

三月三十日明報的社評說：「戰火初起，亟須撲滅。」這社論「深恐」寮國和柬埔寨的戰火蔓延，責備聯合國無能，希望英國、蘇聯、波蘭、印度等國監視任何外國不介入這些小國的內爭。」

明報說：「我們以為北越和越共的軍隊應當立即退出寮、柬兩國，美國和泰國也不得參預在這兩國境內發生的戰爭。

該報主張「再召開一九五六年日內瓦會議式的國際會議，公正解決寮局和柬局。為了使會議易於成功，也應邀請中共、北越和南越當局出席。不要有戰爭，這是第一要義。」

這些話，如果由一個青年人寫出來，我們只可批評這青年天真和無知。然而執筆者是代表一份報刊的主筆，那就令人感到十分驚奇了。

大家都清楚：和共產黨簽訂的任何條約，其價值比不上簽約的那張紙，美國和北越談判的結果只有利於共產黨而鬆懈了自由世界的抗共決心，共產黨人就一貫來以「談判」來侵蝕自由世界。是故，明報的立論表面很「公正」，事實上，則是對共黨有利的。

更可怕的是，明報主張邀請「中共、北越談判」。施漢諾分明是中共的傀儡，中共有意赤化東南亞，進而征服世界。中共之決意已為有識者所見明知，和中共談判等於叫老虎不食人，那有可能？

總之：明報這社評的作用有三：㈠瓦解自由世界抗共的意識。㈡迫使反共力量撤退。㈢協助中共走到國際會議席上，增強中共的影響力。

今日東南亞人民自救之道是團結一切自由力量，粉碎共產黨的任何陰謀。我們後退已無路，我們必須破釜沉舟，共抗赤色帝國主義！

騎牆、中立，打着「自由公正」之名，暗助共黨，都是我們自由人的公敵！

古鶴翔三月三十日

我也替徐速找別字

數月前，宋逸民替徐速找錯別字，成績斐然，令人佩服。

最近，萬人雜誌一二七期齊乂簡節錄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一九〇頁）中幾句話：「……屋簷下也懸掛着各式各樣的宮燈，掩映着窗前幾株盛開的臘梅花……」

其實，徐速筆下的「臘梅」該作「蠟梅」。而蠟梅的得名，據宋黃山谷說：「蠟梅京洛間有一種，香氣如梅，類女子撚蠟所成，故名。」徐速不知蠟梅名稱的來由，而寫成「臘梅」。寄語徐速，我替你找出別字，你應請我飲咖啡。款由萬人雜誌社編輯部轉交可也。

（當代小儒）

代郵

無名先生：

來件收到，所提供資料極有價值。老萬更想深入了解，前曾致書閣下，未有回音，可能地址有誤，未達台覽。請按來信地址，駕臨一敍，老萬每天上午八至十時在該處恭候，藉聆教益。

萬人傑謹啓（四月十八日）

老萬若與漢奸集團公庭對簿

讀者聲言捐款支持
要我們繼續打下去

人傑先生：

拜讀 貴雜誌一二五至一二七三期大作，使我領會到新舊左派的陰謀及其出賣國家民族的劣根性，的確令人髮指。台灣是中華民族的領土，已從歷史上可以證明，任何世界人類均不能否認。樂業於台灣的民族，亦是中華民族的同胞，有血統淵源之可稽，有文化道德傳統之可證。

憶以前清腐敗，低劣無能，以馬關條約割於日本，使我同胞淪為奴隸五十一年，在此五十一年之中，我中華民族居住在台灣的同胞，不知擲盡多少頭顱和熱血，以抗拒敵人，此種可歌可泣的犧牲事蹟，人所共知。鮮血雖屬枉流，也充份表明我們同胞愛國之精忠與百折不撓之意志。

旋以八年抗戰，在我英明領袖蔣總統領導之下，將士用命，同胞擁戴，始將百餘年來積壓之國恥，幾近掃除，就以小弟一卒之微，亦曾兩番洒血沙場，身經百戰，收回我中華民國先聖遺留之領土，亦非偶然，雖不敢說有功，亦敢信已盡國民之責任。

最近這班無恥之徒，甘心賣國，勾結外人，以漢奸行徑，搞「台灣獨立」，台灣既為中華民國之領土，當地居民亦為中華民族之同胞，又何須獨立呢？實際上就是想將自己的國土，送給外人，以換取見不得人的金錢，作為自己的享受，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又何怪萬人傑先生之口誅筆伐呢？

萬先生以「大公報書記兼新晚報編輯與新左派李某聯辦雜誌，耐人尋味」。其實這是必然之事，毛澤東本人就是漢奸，提倡「國際主義」於先，叫史太林爺爺於後，如非赫魯曉夫實行「修正」，至今仍叫爺爺。今天毛匪惡滿貫盈，內外受敵，國民政府勵精圖治，深得民心，隨時準備反攻，消滅共匪，所以毛賊在途窮末路，欲罷不能之時，不能不飭令其走狗與漢奸合流，企圖把台灣送給外人，摧毀國民政府，以減輕其內顧之憂，由此即可證明毛匪的「愛國」口號，全屬騙人。漢奸、土匪、賣國賊三位一體，乃屬事實。

至於那些漢奸集團，意圖掩飾其醜惡面目，想用法律控告萬先生，吾人站在國家民族立場，秉精忠報國之心，誓死捍衛國民政府，為反攻復國而奮鬭，絕對不容許一小撮跳樑小丑，出賣國家民族。倘眞的迫令萬先生到法庭對簿，望我們全體讀友，行動起來，每人十元運動，支持萬先生在明鏡高懸的法庭之上，把這班漢奸的私密，公開於世界正義人士之前。併促國府早日提師北征，解救被困匪區六億同胞的苦難。並祝

編安

弟袁賜照拜頓（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四月七日）

附上港幣十元聊表敬意

本刊一一九期，有居鬻翁詩，功力之足，不惟行文而已，至深感佩。至一二二期，見葉其眞先生和章，鏗鏘可誦，遂興技癢，不忖陋薄，亦步原玉一律，藉呈諸君子，並稍舒胸中塊壘云爾。

家山夢裏已蕭然　國脈危同一縷煙
望海人流廿載淚　傳書自必老三篇
漂蘭根白卻無土　杜宇啼紅尚問天
我欲橫刀誰草檄　為酬此志待年年

許之遠　於加旅次　民國五十九年青年節

今日大陸說謊世界

這世界已經變成了說謊的世界，無論在什麼地方；但有一個特點！地位愈高，權力愈大的人，其說謊的本領愈厲害。

如所周知，目前中國大陸內名望最高，權力最大的是「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澤東了，然而他最善長於說謊。他能顛倒是非，指鹿為馬，說黑是白。他口中的自由解放竟然是束縛和監禁；他口中的溫飽和幸福竟然是饑寒和痛苦；他口中的愛國和大公無私竟然是禍國和皇權萬歲！要舉例歷，大可不必，因舉不勝舉，凡我國人，都已熟知毛皇之暴政和騙術。

尼克遜在未任美國總統以前，人們視他為鷹派首領，自由世界曾寄以絕大之希望；曾幾何時，他竟然宣佈由南越撤軍。撤軍便撤軍好了，大可招認美國敗於越共，然而他卻揚言什麼「光榮的和平」！

美國目前正在向毛共拋秋波，送媚眼，滿想投懷送抱；但卻扭扭揑揑的告訴世人說：「美國無意放棄與中華民國的交情！」中國人民最明辨敵友界限的，美國政客的賣笑政策，無論中華民國或毛共都不會領情。中國人民已決定了自力更生的宗旨，中國人民將更緊密地團結在中華民國政府的領導下，為反毛復土而奮鬭！

蘇聯這個陰狠的大熊已經以最美麗的謊言吞噬了整個東歐，毒害了中國；目前仍在利用美麗的謊言來欺騙阿拉伯各國，並且在英、美相繼退出亞洲的情況下，提出什麼協助亞洲人抵抗侵略的口號。誰不知道，這頭陰狠的大熊企圖擇肥而噬？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經

解除了武裝，可是由於其國力之迅速興盛，它已再整軍備，並且向着「大東亞共榮圈」的老路上走。目前日本正裝着笑臉說：「我是自由世界的一員！」事實上它一方面暗中支持「台獨」分子，企圖搶奪台灣，另一方面卻向毛澤東賣笑，準備有朝一日，再向中國大陸侵畧。

在香港，電燈公司實行「大減價」，結果以偷天換日的手段加重了市民的負擔，刮了粗龍。財政司也宣佈減稅了，可是富人的遺產稅雖減，而老百姓的水費，卻將增加。

大逃亡時，本港左報對逃亡潮隻字不提，這是欺騙；前兩年的血海浮屍，左報也視而不見。當自由報刊報導劉少奇問題時，左報竟然指爲謠言。港共暴動時，分明是共黨迫害本港居民，左報卻說是港英迫害！

如今，左報仍在報導什麼「新針療法」，請看文匯報三月六日的「創作」罷。據說一個叫做逸瞻的讀者，在香港貝夫人醫院治眼病，治了一個月還未好；於是找私家醫生診治，也無效果；最後上廣州用「新針療法」，結果花了兩角錢，把一年多的眼疾治好了。

上述這報導，信不信由你，但我要指出一點：針灸術在東漢時已經盛行，此法甚舊，一點也不「新」。中國共產黨竟偷此傳統醫療術，冠以「新」字，視爲毛澤東之功勞，此亦欺騙手法之一。

近日本港不少左派人士讀了左報前往大陸求醫，結果獲得顯著之效果：其一弄到不能動彈，送回澳門鏡湖醫院；另一人，本聾一耳，經「新針療法」後，連另一耳也聾了。

寫到這裏，我只有高呼毛主席說謊萬歲！阿門！

古鶴翔

九巴主任做官咁做 對待青年何必如此

萬人傑先生：

我是出來社會作事不久的青年，有一件事至今還使我惶惑，不明白其中緣故，也許你看後，會指出我的過失，對人情世故你的經驗可作我導師，希望能獲你底教益。

我本是九巴售票見習員！員工編號5469號，四月一日上午十一時三十五分，我特見習畢返抵荔枝角總廠訓練處，將試卷放在會見的馬主任檯上，隨即轉身，以爲可以離去（當時並沒其他見習售票員，因公司規定四月三日下午四時前要跟妥市區十二條行走車線，跟完車後可在辦公時間交卷）。忽有人說：「使乜咁禽禽青走，我未叫你走就走，係唔係唔想做？」原來是馬主任對我說。我心中驚慌，惟有答：「公司在訓練時並沒叫我交卷後留下，我是新人唔明白規矩。」「你係新人話唔明白規矩，以後出了事，還有人管得掂？你雙手插在褲袋，咁嘅態度同我講說話，係唔係唔想做？唔想做就出聲。」當時他一連幾聲問我「係唔係唔想做？」隨即取回兩張表格紙放在檯上，叫我填上。我雖然慴於其氣勢，想起自己費了個多月精神時間，經過筆試、體格檢驗、員工訓練，交二百元保證金，領取制服用具及跟車等正當手續，眼看此職位可獲得了，聽到他的語氣，感到自己受屈，那幾句「係唔係唔想做？」實在傷及我自尊，拚着不做也罷，答謂：「公司在訓練我時，並沒叫我見職員時該採取乜嘢態度，相信唔駛跪在此吧？」隨將兩張表格（兩張完全一樣）填了一張，寫上自己姓名、工號、日期，在事由欄中寫上「受不住貴公司職員官僚作風」。他看後，隨即撕爛，對我說：「現在係我們開除你，唔係你向公司辭職！」又話「你下午將所有制服用具交番來，擺番三百元。」我感到奇怪，他是主任身份，該明白公司規矩，既然叫我填了表格，爲什麼自行撕毀？我本來當日下午，想親上寫字樓，見見雷覺華經理（有一位售票員叫我如此做，他謂「應該等上頭知吓班管理員態度」），但顧及當時未取回身份證及保證金收據，見到馬主任如此作風，實在對此間大機構全失信心，只有依言，將公司發物交回，取回身份證，在三日上午自持印花返抵公司，領回三百元，才得心安。在四月一日下午，我將見馬主任時遭遇情景，用掛號信寄給雷覺華經理，請其查核，不知此請願是否有反應？我隨時願意返抵九巴，在上級面前，與馬主任對質，也許這可能被他懷怨，但重要的是我很想知道，在當時環境，我所表現的態度，是否應受到彼開除（第一回被人開除），難道「係唔係唔想做？」語氣下，我不顧自尊，向他乞憐？縱使我餓倒街頭，也不想給他這樣侮辱。

萬先生，我不是請你同情，在心目中，以爲自己作爲是對的，只是在社會上高位者，如此囂張，實令我惶惑！

阮仕球上（四月四日）

人海百態遊戲文章 美國讀友函責老萬 提倡道德責無旁貸

老萬：

一一二至一一四期大作「不重生男重生女」，此文差矣。爲民喉舌者，貴在「移風易俗，變化氣質」也。生兩個女出嚟撈，撈起左，自己坐喺度收數咁收，與摩登龜公相去者間不容髮。此人『過的生活也使他無限羨慕，且覺得以前瞧不起他們是自己的觀點錯誤』，什麼觀點？錯誤在那裏？是不是以前的觀點是笑娼不笑貧觀點？

『人們思想開通，也更現實』，開通到生個女在『以靚女如林爲號召的一家舞廳中加盟』，仍悠然自得，顧而樂之乎？

『有女萬事足』，生個醜樣女又成把鵝公喉者，又將如何？老萬『不是提倡把女兒送去做歌女、舞女』，可是老萬也好像於此並未加以反對吧？

行而宜之之謂義，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養子成材，開來繼往，足以立地頂天，俯仰無愧了。老萬胡爲乎無一字以褒之？

日寫萬字，容有失言，一之爲甚，不可再也。

拱手

讀者羅文樞白

老萬條氣唔順，奇以回信鬧我一身。但希望不要「理曲氣壯」才好。

＊　＊　＊　＊

羅文樞兄：

老萬寫的是「人海百態」，所謂「人海百態」，是一樣米食出百樣人之謂。在這個人海中，五花八門，老萬一向不加褒貶，因爲做人作風，各有不同，思想互異，這就是自由思想之可貴。

老萬並沒要別人學習「萬人傑思想」，因此我不擬否定你的思想，但你也休想我把你的思想像左仔學習毛思想那樣，奉爲戰無不勝。

「人海百態」的故事，全部事實，老萬從不生安白做，如果閣下認爲「世風日下，道德淪亡」，是這個社會的病態，不是老萬病態。老萬條氣並無唔順，也不會鬧你一身，而且大大方方的將你鬧我的信公開發表，這樣可以省卻一個郵簡的郵資。

你老遠的從美國寫信來，我不簡復幾句，太對不起你了。

萬人傑謹覆

嚟佬陰險到處可見 點醒國人提防惡犬

親愛的萬先生：

我是愛好你大作的讀者，也是眼看過「皇軍」強暴行爲的中國人。我不愛看摔角電視，但聽過摔角迷談嚟佬茅蹺衰格，所以對先生四月二日牛馬集中傑作，大爲欣賞。特別先生能向廣大讀友發出「提防惡犬」的警號。

其實東洋陰險，到處可見。螢光幕萬博會特輯就是例子。開始時是萬博會會徽中的圓點，逐漸擴大，變成鬼臉，吞下代表五洲的花瓣，其用意與野心，可想而知。

希先生能運用妙筆，將此一陰險現象，對廣大讀友提示一下。

讀者馬牛雜謹上

（四月三日）

「青山萬里一孤舟」改不得！

我跟宇文夏君再深入討論「青山萬里一孤舟」及「六醜」兩問題之前，先要說明兩點：第一、我向宇文君質疑，只是筆談，並非筆戰。「讀書偶拾」文末按上一句「未敢肯定其必然如此，還望高明讀者指而教之」，我因此才提出一些相反意見（我並不高明，但也是讀者之一）。第二、因兩人見解互異，已耗去本刊太多的篇幅，如果老編下令「割畫」，而宇文君有興趣討論下去，以後不妨改用書信方式。

宇文君談到典故問題，顯然犯了個錯誤。范蠡與韓信都曾說過鳥盡弓藏一語，宇文君引用該語時，因為自己「立刻聯想到韓信」，便認為可以說典出韓信，並且說「若有典故與某甲及某乙俱有關，而某甲之時代比某乙為早，便說典出於甲，則又未必盡然」。這話我不敢苟同，若典故與甲乙或丙丁俱有關，便可以隨便說該典出於甲或乙或丙或丁，那麼典故兩字還有什麼意義？「故」字本身就含有時間之義，即使鳥盡弓藏一語由韓信「發揚光大」，也不能說典出韓信，譬若某甲創辦某校，其後由某乙發揚光大，校譽鵲起，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創辦人是甲而不是乙！何況韓信引鳥盡弓藏一語時，已說明「果若人言」，這「人」便是范蠡，韓信當時也在用典。

周邦彥答上問六醜之義，癸辛雜志、蓮子居詞話、浩然齋雅談等書都有記載，吳藕汀「詞名索引」作過比較後，也同意「高陽氏有子六人，才而醜，故以比之」這個說法。我們不一定要盡信書，但也不能只憑一句「確有其事乎」去一筆抹煞，或者想當然的貿然推翻前論。

如果說周密創作一段話以強作解人，那麼宇文君在「讀書偶拾」裏為什麼也引用周密的話，作為解釋曲子的結構？是不是認為後半段話是創作，前半段不是？抑或只能引用一半，以遷就「徐六」的說法？

說個題外的笑話，如果「出典」可以不分時間先後，七百年後有人因六醜而立刻聯想到「第六，愧不敢當」，他大概可以說：「六醜者，徐六之醜事也；徐六者，第六名之徐教授也；六醜與周邦彥及徐教授俱有關，因徐教授而發揚光大！」一笑！

至於「青山萬里一孤舟」，我仍認為「一」字不能移易。「一」字既有約束之用，怎能說是「死字」？情感及意境的表達不一定要用動詞，有時幾個「死板」的名詞拼在一起對比，意境全出，詩詞不一定要每句都嵌上動詞才算佳作。詩詞中的孤字不必執着地作數字解，有時數目的意義幾乎近於零！（孤舟是一例，月亮只有一個，無所謂孤與不孤）照「說文」解釋，孤字有「不相酬應」之義，因此，不只小舟三五可以說是孤舟，我即使身居鬧市，主觀上一樣可以說我為孤客、住所為孤館，只要我有一種孤寂淒清的感受！

宇文君提議「青山萬里一孤舟」的一字改為送、別、憶、放、縱、繫、哭諸字，我覺得與其斷章取義，不如引出原詩——「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

故人長別那種無可奈何的感受都凝在結句七個字裏，友人被貶之後，地遠天遙、客途寂寞，作者以「青山萬里」及「一孤舟」輕輕道出，而感情自見，結句由「君更遠」三字引申出來，是作者替友人設想之辭，決不能介入自己而改成送孤舟、別孤舟或憶孤舟；改成繫孤舟、放孤舟或縱孤舟，都跟作者原意大相逕庭；哭孤舟更不成話，第二句已說「傷心」，再哭他一哭，與當代流行的賺人熱淚文藝悲劇何異?!因此，一孤舟三個字絕對改不得！

劉長卿「寒渚一孤雁、夕陽千萬山」，不着一個感情字眼；崔曙「曙後一星孤」一詩成名；孟浩然「山暝聽猿愁，滄江急夜流，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前人評論這二十個字一氣呵成，含有十五六層意境，這些都可供宇文君參考。把一孤舟任何一字移易，十五六層意境最多只能剩下一半。

方程

（編者按：歡迎公開討論。）

中國抗日史話

本書作者岩英先生爲東北人，早年則身行伍，足蹟遍大江南北，見聞廣博。大陸陷共，隻身逃港，從事新聞工作，著述甚夥，不幸前年病死香港，「中國抗日史話」成爲他的最後遺作。是書共分三部：㊀東北義勇軍戰史；㊁蘆構橋戰火；㊂淪陷區血淚史。內容充實，秘聞尤多，可作野史看。現將三部合裝巨册，定價仍爲五元六角。經售處：⑴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⑵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⑶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十九路軍興亡史

丘國珍著

再版已經發行
定價港幣三元

海豐丘國珍著「十九路軍興亡史」，全文十餘萬言，在本刊發表時，曾哄傳海內外，詳敍四首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創建該軍之經過。自發源、擴展、重建、整編，以至閩變失敗之內幕情形，多是前人所未道的第一手資料，尤其「一·二八」上海抗日一役，對於惠來翁照垣將軍固守吳淞浴血抗戰之經過更爲精彩，因作者自始至終在該軍參贊戎機，身負要職，論人論事，均是親身見聞，非道聽途說者可比，故內容豐富，資料翔實，乃獨一無二的一部信史，并附珍貴圖片。經售處：㈠灣仔芬域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中國冒險家 金馬龍故事

董狐著

董狐著「中國冒險家金馬龍故事」是本世紀最詭秘說部，不特以香艷曲折取勝，對世界每一角落的奇風異俗，山川名勝，更多介紹，使讀者如置身其間，別饒風趣。現已出版者有下列各書，每書故事獨立，可以全讀，也可以選讀。

鬼湖艷迹　定價二元　　瘋狂女鳥人　定價二元　　淫慾之城　定價二元

經售處：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第131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一三一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三一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四月三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漲風壓力下的香港危機

萬人雜誌在一二七期的社論中直接指出了「香港經濟四大危機」，並希望萬人讀者提出應付目前危機的意見。我們指出的四大危機之一，就是「百物騰貴」，在急劇的漲風之下，顯已弄成人心惶惶！

這一週，立法局議員就在會議中質問政府：「由於物價繼續上漲，消費品、糧食及服務受影响者漸多，一般市民對此，至爲關注。政府現考慮採取何種步驟以遏止通貨膨脹之趨勢？」財政司郭伯偉爵士即席答稱：「本港消費物品的價格變動時，必須記着一種主要的事實，即本港幾乎完全依賴輸入的貨品與對外貿易。這點事實使本港影响物價的能力大受限制。」

造成目前物價上漲的原因，財政司說（影响物價）主要有三種：㈠本港主要糧食來源的供應；㈡海外通貨膨脹；㈢本港繁榮。財政司說，港幣通貨膨脹與上述三種影响無關，「我們不需要靠印刷機發行鈔票，我們是從海外賺回來。」

財政司又說，近年及最近幾個月來，「物價上漲的最實際成份係在糧食方面，而本港所需的糧食百分之九十是輸入的。」但他又說：「我們可以預期米價繼續下降，事實上，米價由本年初已開始下降。在我們的食物中，米並不如一向那麼重要，但仍然是本港最重要的一種糧食。」

我們覺得，郭伯偉先生所指出的影响物價三種原因，第一是說來貨多少的問題；第二是說來價顯然趨漲；第三種卻是本港繁榮所致。最妙的是，本港現時所受的物價壓力，差不多無人說過是「米價」，財政司則特別要說：「物價上漲的最實際成份在糧食方面」，忽而又說：「事實上米價在本年初已開始下降。」

這樣看來，港府面對驚人的漲風，似乎還沒有自己的物價政策，如果發生了問題，便把漲價的責任推到外面去，或對情勢避重就輕地故示樂觀。

物價的壓力已使市民陷入困境，但政府好像還漠不關心。財政司在立法局說到本港繁榮對物價的影响時說：「過去兩年本港的出口業以一種沒有前例的比率大爲擴張，原因是我們的海外市場通貨膨脹。本港已經能夠把出口貨價提高到快過輸入材料的成本增加，這些改善了的貿易的條件，不獨已造成更高的利潤，而且由於對勞方供應的競爭性壓力，工資有迅速和顯著的上升，尤其是在製造業方面爲然。當工業界薪金正在劇烈上漲時，我們是不能夠期望本港服務行業的工人，（不論他們是店員、侍應生、理髮師或巴士司機）會仍然對他們以前的薪酬表示滿足的，故此這些行業增加價錢是無可避免的。這是正常的經歷，並且是經濟進步的一項結果。」

若照財政司的說法，顯然表示政府認爲本港物價上漲的現象是正常的、甚至是「應該的」，因爲他說工業界的利潤和薪金都較物價上升得快。郭伯偉先生在立法局的聲明，當然會有他的根據，但本港物價如跟着政府的聲明發展，則目前的漲風實只是一個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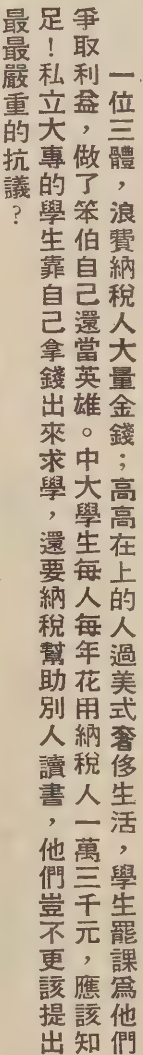
我們不知港府是否在立意鼓勵漲風。但有一點要切實指出：如果物價和工資照現時情勢繼續趨漲，結果會使政府的稅收增加，盈餘增加，滙往倫敦的香港金錢再增加。同時，這種漲風，也自然使操縱着本港整個零售市場的中共大賺其利，中共在香港漲風中所獲得的暴利將可能要比英國所獲得的更多！中共與英國人所賺得的更多港幣，在港幣兌英鎊美元價值不變的情形下，他們的港幣進賬，實即是英鎊美元的進賬！

嚴重的是，香港漲風已造成極不安定的民生問題，同時作爲社會基層的工人生活，勢必被捲入一個「薪金追不上物價」的動盪局面（決不會像財政司所說薪金比物價升得快的局面）。請問：如果民生不安定，社會怎能維持安定？如果社會不安定，香港怎能維持安定？

具體的後果，應可預見到在民生動盪的情勢下，香港社會將會走向賭博、貪污、打劫的黑路！

罷課容易引起「併發症」

中大被削減經費應先自我檢討



一位三體，浪費納稅人大量金錢；高高在上的人過美式奢侈生活，學生罷課爲他們爭取利益，做了笨伯自己還當英雄。中大學生每人每年花用納稅人一萬三千元，應該知足！私立大專的學生靠自己拿錢出來求學，還要納稅幫助別人讀書，他們豈不更該提出最最嚴重的抗議？

大學之門高不可攀

中文大學崇基、聯合、新亞三家書院的大學生，發動四二三罷課，抗議政府削減今後四年經費百分之二十三。在香港來說，大學生搞學潮，以這次搞得最有聲有色。社會的輿論，有同情他們的，也有指爲「無賴」的。他們此舉是否得當，老萬不擬置評，只想由這事做出發點，談談香港大學教育。

凡是做家長的，當兒女在香港完成中學學業，都會感到非常頭痛。香港只有兩家被認可的大學，要兒女將來在社會上找到出路，只有讓他們進這兩家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可是誰都知道，港大、中大有限的學位，要取得一席位不容易，即使入學試考得榜上有名，算是合格了，也還要經過很多個關，才會被取錄。除了成績要特別標靑，還要講運氣、講人事。

香港兩大不能容納，只好向外國打主意。每年到外國深造的靑年學子，比進港大、中大的不知多若干倍。但，出國唸書，愈來愈困難，美國、加拿大對香港學生限制非常嚴格，除了成績好，還要經濟能力的保證，他們發覺許多香港學生只靠做工賺錢維持學業。

兩大學生是天之驕子

港大、中大額滿見遺，到外國唸書限制諸多，無可如何，只好進被視爲「野鷄」的私立大專。可是私立大專畢業，資格未獲當局承認，完成大學四年課程，不過和中學畢業會考及格相等。

因此，能在港大或中大唸書的靑年，可說是幸運兒、天之驕子，不知受到多少人羨慕。將來畢業後，挾其被政府承認的學士地位，在社會上無往而不利，有機會選擇高薪、有前途的工作。比那一大羣無力進大學，及在「野鷄」大學畢業，正爲職業徬徨的香港靑年，不知幸福幾多倍！

據統計數字指出，每一位港大或中大學生，政府每年花在他們身上的金錢是一萬三千元，他們四年完成大學課程而不留級的話，每一個人至少花掉公帑五萬二千元。這筆錢，是香港納稅人付出的，即是說，我們市民大眾對每一名大學生要付出五萬二千元栽培他。花偌大一筆錢去栽培他們，是希望他們將來學有所成，貢獻社會，我們市民大眾的投資也有收穫。

可是，完成大學學業，眞能在香港社會上有所貢獻的，究有多少？

有何貢獻？

別的不說，就講港大的醫科畢業生罷。有幾個能長期在公共醫療機構服務？他們都熱中做收費昂貴的私家醫生。公共醫療機構月薪四五千的職位，絕對引不起他們的興趣，就算有七八千的，也睇私家症來多賺點外快，沒有一個醫生會想到他們今天的地位是香港納稅的市民大眾共同投資造成的。

現在，大學生們搞的學潮，是因爲不滿政府對今後四年經費的削減。當然，他們爲了爭取本身利益，有權提出反對，提出抗議；不但可以要求政府不減削，還可以要求增加。不過，政府的削減，一定有削減的理由（雖然目前沒有宣佈），我們納稅人也容或有另一種感想。大學生們的標語、傳單、談話等等，不過自說自話，尤其他們覺得自己是「被漠視的一羣」，未免太過不知滿足！

我們納稅人每年給他們每人奉獻一萬三千元，算是「漠視」這班大學生嗎？當然，人心很難得滿足，每月繳交八十塊錢學費唸大學，他們認爲負擔不起時還有機會申請獎助。也許他們會自傲地以爲憑好的成績，才得到這個學位，成績好有理由每年花用納稅人一萬三千元或更多一些；納稅人也有義務培養這種「人才」。可是，港大、中大只有四千多學生，是不是除了這四千多人，香港靑年就沒有「人才」？我還要問：香港社會上成就最大、貢獻最大的是不是都是港大、中大的畢業生？

被漠視的一羣

沒受到港府承認的私立大專，只珠海書院一家的學生數目，已抵得上港大、中大學生的總和，但這一家私立書院並未花過納稅人一分錢，他們每年教育出來的學生，在社會上從低薪幹起，眞能做到以他們所學，貢獻社會。

香港政府沒照顧到這「被漠視的一羣」，而這被漠視的私立大專畢業生，在香港社會的貢獻，並不下於港大、中大的畢業生；「罷課抗議」的，卻是獲得特權的中大學生。世事的不平，寧有過於此者？同是大學生，一文錢不給的，他們乖乖地去讀書；每年給他一萬三千元，他吵着不夠。假如你是做爸爸的，有這麼兩個孩子，認爲那一個對？

一家公司三塊招牌

中文大學情形很特殊，它是崇基、新亞、聯合三家書院組成。一家商店，三個招牌，自然要三批職員。港大用一個副校長就夠了；中文大學就要養三個院長。各位知道，院長是高級人員，不是領可恥待遇的教書匠，薪水起碼接近萬元，其他工作人員，也是一分爲三，如果中文大學只用一塊招牌，一份辦公費便已經搞掂；但三家書院，分開三批人去搞，有什麼辦法不浪費公帑？其實，中文大學組成時就該將三者合而爲一；不能揉合爲一的原故，也許因爲大家要擁有自己的小朝廷，致造成中文大學這特殊情形。高高在上的，只學懂了美國派的花錢作風，享受主義，其結果只造成花錢多成績少。

站在納稅人地位，我們要抗議中文大學一家學校用三批辦事人員。香港政府除削減他們的浪費開銷，還應儘早使這三家書院合而爲一，只許他們掛一塊招牌，消除這香港教育的怪狀。

同時，老萬認爲香港政府再沒有理由拖延對私立大學的承認，如果認爲辦理不善、師資不好、成績低劣，可以嚴加管制，統一考試。不夠成績的不發給證書，一定可以替香港節省許多外滙，造就更多人才。

誰是幕後策動人？

老萬有理由相信這次中大四二三罷課，主動不一定在學生，而是利害關係更大的學校當局。雖然學生這次行動，已「書面通知校方」；同時校方也「未作表示」。但經費的削減，首先受到影響的是在學校拿薪水的人，不是付學費的學生。中大也未因爲經費被削減而宣佈提高學費，還是每月交八十元。將來因削減經費而致行政效率低降，師資不夠水準，是一段時間以後的事。這些罷課學生有些已經畢業在即，當然，老萬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是世人總是顧自己的多過顧他人的，他們的罷課，爭取自己的利益少，爭取他人的利益多（學校工作人員和以後就讀的學生）；因此老萬有理由相信四二三罷課行動，學生發動的可能性較少。

假如，學生罷課行動是學校當局暗中煽動鼓勵的，就等如玩火，玩火的人往往自焚。如果這次罷課行動成功了，政府屈服，撤銷削減計劃；則以後學生有什麼要求，必羣起效尤，希藉此達到目的；同時，規模可能擴大，日子可能延長。香港是個敏感地方，任何集體行動，都可以觸發不可想像的事情。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在美國、法國、日本發生無所謂；如果在香港，會引起很多「併發症」。

新舊左派會帶來「併發症」

上期老萬剛寫過第三勢力小爬蟲在香港搞學運的內幕分析，看過大樣付印時，就聽到中大醞釀罷課消息。但老萬不相信這樣規模的學潮是那一撮小爬蟲的能力可以搞得起來。策動的人，一定比小爬蟲們在學校更有力量。可是，我們不能不注意虎視眈眈的小爬蟲正覬着機會，他們會乘虛而入。老萬說的「併發症」，正是指這些陰謀集團；他們會藉中大學潮，興風作浪，大耍陰謀；新左派、老左派同樣可能揷手，將風潮搞得更杰。

中大學生的罷課行動，會否使當局收回成命？老萬的看法，可能性不大。如果政府遷就學生，無異鼓勵這種行動；以後同樣事件更多發生，學生勝利了，以後同樣事件更多發生，學生勝利了，以後同樣事件更多發生，

默哀掛孝未免那個

在罷課行動中，大學生在門口掛了黑紗，在靜坐中舉行默哀——爲「被扼殺的大學教育」致哀。當然的，香港大學教育不但不該扼殺，更應當盡力予以培養、擴展，使更多的香港納稅人的子弟能受到高等教育，不必籌錢到外國深造，和香港的大學生一樣，可得到每年一萬三千元的幫補。

但，削減中文大學百分二十三的經費，是否扼殺了大學教育？這是該平心靜氣仔細研討一下的問題。先要考慮到中文大學本身有沒有浪費公帑的情形；如果有這種情形，該將三合爲一，把全部冗員淘汰，把高薪而學問未合乎水準的師資淘汰，把美國式的奢侈辦公費節省下來，相信百分之二十三的削減，未足以扼殺中文大學；只是把一些做官咁做的高高在上的人過的有如富豪的生活稍爲削低一點而已。

政府節省了這筆錢，可以發展其他急切需要的專技訓練，或工業教育等，使香港社會受益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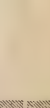
真的能「適可而止」嗎？

罷課的大學生們，不可因爲有些討好你們的評論家替你們說幾句好話，便自以爲百分之百對。你們的行動雖被譽爲「適可而止」，但其影響壞多於好。苦口是良藥，不要以爲老萬直言批評不是愛護你們，一個人往往在受利用時太衝動，過後才知上當。相信你們總有知道上當的一天。

老萬不是預言家，但人人都知道，學潮可大可小，國民政府當日丟了大陸，也從學潮開始，由「適可而止」發展下去，成爲泛濫的狂潮，誰敢說必無可能？

萬人傑

日本人的兇與忍



在人類的歷史上，很少見到像日本人這樣兇殘暴虐的民族，也很少見到像日本人這樣低聲下氣能忍的民族。

在二次大戰時，凡在日軍佔領地區住過的人，都知道日軍的兇殘，尤其是日兵憲兵更殘暴得離譜。德國納粹之對付猶太人，也極盡殘暴之能事，但是與日本人的殘暴性質迥異。他們可以用煤氣一次屠殺成千上萬的猶太人，但是卻很少當眾侮辱猶太人。並且在屠殺之前，亦少有摧折踩躪的行動。戰時日軍在屠殺的規模及方法上似不及納粹，但是對人的侮辱和踩躪，則登峯造極，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記得那時候中國人走過日軍崗哨時必須鞠躬行禮，行禮姿式不正確，隨時可以被揪住痛打。如果一旦被憲兵拘捕去，那就慘了，十八層地獄也不足以形容那種痛苦，他們放狗咬人，灌辣椒水，掀指甲，坐飛機，上枷板，古今中外一切酷行，都齊全。他們如此做時，對受刑者的掙扎和慘叫毫無憐惜之念，並且談笑自若。他們不但對中國人如此，對台灣人、韓國人甚至對日本自己人也如此。這並非帝國主義所造成，而是民族性使然。

日本人在兇的另一面，可極能低聲下氣的忍。對不可抗的勢力，或爲了某種利害，他們都能逆來順受。

戰後美國人所以這麼快忘去偸襲珍珠港的慘痛，都因爲在佔領時代，日本表現得太柔順可愛了，侍候美國人侍候得太舒服了。

佔領時代的美軍，是不可抗的勢力，日本人因先動手打人覺得理虧，百般忍從柔順是可理解的。可是今天對中共的柔與忍，忍到如此程度，則是常情所不可理解的，使人感到日本人太可佈了。

日本人對中共這種屈辱和陰忍表現在貿易談判上。

忍得有點可怖

日本與中共的貿易有兩條線。一是所謂日本友好商社對中共的貿易，一是日本半官方的貿易代表團與中共談判簽訂的「備忘錄貿易」。所謂友好商社，是指日本親中共的商行，中共對這些商社特別客氣和優容，貿易數額也佔大宗。因爲這些商社例在簽合同之前，都發表政治聲明痛罵日本，擁護中共。試看本月十四日他們在北平與中共代表共同發表的政治聲明。

(1)「日本方面高度讚揚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偉大勝利」。這段話雖然已經臭氣薰天，不過爲了外交禮貌，爲了做生意賺點錢，順口說說還無傷大雅。

爲誰備糧

農村人民公社，許多年以前就已經有了「儲備糧」的項目，但大多數生產隊都不留儲備糧，即使留，所留的比率也很低。可是自去年毛澤東提出「備戰、備荒、爲人民」的口號後，生產隊不但強制留「儲備糧」，先留「儲備糧」然後才分配。而且比率也提高了，約佔總收穫量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爲了一年儲備數萬斤至十餘萬斤。爲了這些「儲備糧」，生產隊必須自建倉庫存放。因而人們就產生不少疑問。儲備糧要儲到多少才不儲呢？在什麼情況下才能動用呢？是不是眞正的「爲人民」呢？紅旗雜誌四月號有一篇關於江蘇省灌雲縣吳南生產隊的調查報告，做了很好的解答。

㈠永不停止儲備

吳南生產隊共儲備了四十四萬斤糧食，儲備了十五萬多斤草料，夠全隊社員吃用三年多，夠全隊社員燒用一年和耕畜飼用一年多。成績可說不錯。有些社員以爲今後「可以少儲一點，多分一點。」可是所得到的回答卻是「我們決不能只爲活命儲糧，要爲革命儲糧。爲活命儲糧，儲上兩三年就夠了，爲革命儲糧，就沒有盡頭，儲愈多愈好。」今年又儲存六萬斤糧食，使其糧倉有五十萬斤糧食。由此可見儲備糧是沒有指標，沒有限度的。人民不能企望「多分配一點」，要永遠勒緊褲帶，少吃一點，在飯中多滲一些山芋之類雜糧。自己流汗滴水辛辛苦苦種出來的糧食，要永無止境地儲存起來。

㈡儲糧絕不是爲人民

毛澤東雖然說，儲糧是「備戰、備荒、爲人民」。但事實上，卻沒有一丁點兒是爲人民的。紅旗雜誌說得非常明白，「要爲革命儲糧」，「現在台灣還沒有解放，全世界還有三分之二的階級兄弟在受苦，我們家有糧草囤，可不能忘記了階級兄弟，忘了中國革命和支援世界革命呀！」吳南生產隊的隊長，一言道破毛澤東的「爲人民」的謊話。儲糧其實並不是什麼「爲人民」，更不是爲了改善人民生活，而是爲了「解放台灣」，而是爲了「支援世界革命」。中國大陸的人民，只好繼續勒緊腰帶，儲出糧食來，以便中共拿去換錢，作爲到各地去搞顚覆活動經費。也就是說未實現世界革命之前，不能停止儲糧，人民的腰帶也不能放鬆。然而毛澤東世界革命的夢想是永遠不會實現的，也等於說，在中共的統治下，人民將永遠過着吃不飽餓不死的生活。

㈢儲備糧鐵打都不能動

吳南生產隊有一次交售餘糧，隊長和十幾名社員挑糧到公社去，一直等到中午，還輪不到過秤。大家都沒有飯吃，

(2)「雙方一致認爲，在美帝國主義的慫恿下，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已經不是一個什麼存在這種危險性的問題，而是一個無可爭辯的現實問題。日本反動派公然走上了侵畧亞洲人民的道路。」

日本軍國主義是否復活，以及日本保守黨政府是否有意恢復軍國主義這兩個問題。對這兩個問題，要看有沒有這種事實存在。日共書記長宮本顯治，是反佐藤政府的急先鋒，試看他說：「在沒有徵兵制、也沒有向海外派兵的情況下，不能說軍國主義已復活。」日共尙且如此說，可見友好商社代表的聲明是違心之論。容忍商人在外國做此種侮辱國家、以黑爲白的聲明，佐藤政府眞夠「民主風度」了。這還不算，還有更醜的指責。

(3)「雙方强烈譴責佐藤政府加緊追隨美帝，勾結蘇修，頑固敵視中國的政策。雙方一致指出，佐藤政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最反動、最富有侵畧性的一個政府……」。

與中共做生意必須先痛罵自己的國家和政府，這種不可忍受的侮辱條件，中共唯有對日本人這樣做，對英國、西德、法國都沒有這樣做，這是怎麼回事呢？因爲日本人有超過其他各民族的隱忍力。可怕的隱忍！中共能做出來，在國際上是史無前例；日本人能忍受，也是史無前例。

窮貓弄肥鼠

上述日本人的聲明，雖然自辱辱國，不成體統，但是他們是親共商人，是唯利是圖的可憐蟲，是政治的黑痴，可以不論。可是另外的一個由自民黨要人組織的代表團（古井喜實、松村謙三、佐藤愛一郎等都是自民黨員，國會議員），去年在貿易談判時也曾發表反國反黨，自摑耳光的政治聲明，那就太不像話了。這等於是佐藤自己打自己的咀巴，自己出自己的醜。大概佐藤也覺得這樣做實在太醜了，太難堪了。因此古井喜實等在今年的談判時，曾與中共委婉力爭。目前所爭的焦點卽在日本軍國主義是否復活的問題。中共認爲必須在共同聲明中明確的說「日本軍國主義已經復活」，古井等則希望只說有復活的危險。現在中共和友好商社先發表聲明，强調這一點是事實問題，無爭辯餘地，是對古井等施最後的壓力。古井等人是否堅持拒絕呢？現在還不知道，一、二日內便有分曉，我看他們終要屈膝接受，再照中共的意旨自打自罵一番。恭維中共的文章，更不在話下。

從中共日本的貿易談判中，使人得到一種印象，中共好像一隻貓，日本好像一隻貓爪下的老鼠，一任貓的蹂躪戲弄，但是這隻老鼠，卻樂之不疲！怪哉，怪哉！不過這隻老鼠，軀體和力氣卻比那隻一窮二白的病貓大得多。現在是世界第三經濟大國，僅次美蘇凌駕西德、英國之上。這隻老鼠的工業品，佔東西各國入口百分之九十五。這隻老鼠在國內的復興和建設，被稱爲世界的奇跡。中學生的平均體高，較戰前增高了一吋多，小日本的時代將成爲過去。可是那隻面目浮腫、四肢不靈目以是虎的貓，只會吱牙狂叫，在一場文革中犧牲了幾十萬隻小貓，同時那些小貓又瘦又病，手裏拿着一本「紅寶書」，成天駡人紙老虎！（**編者按**：據廿四日電訊，佐藤激烈抨擊中共，說周恩來指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是歪曲事實，構成了對日本內政的嚴重干涉。）

餓得肚子咕咕叫。有人提議支些儲備糧做飯吃，可說生產隊長卻不同意，說什麼「我們絕不能倒集體的倉，塡自己的肚子。不是革命的需要就不能動支，不是備戰備荒需要不能動支。」

該生產隊還訂出「七不補貼」，「三不動支」的制度。「因公外出、夜間值班、大忙時間搶收糧種、上河工、蓋房子、婚喪喜慶、浪吃浪用一律不用儲備糧補貼。平時不動支，沒有上級領導批准不動支，在特殊情況下沒有貧下中農討論同意，不向上提出動支。」這樣儲備糧也就變成只准儲，不准用。只准儲進去，不准拿出來。這種三不准動支的制度，簡而言之，就是只有中共當局准動支，人民羣衆不准動支。

非常明顯，中共提出「建倉儲糧」，是進一步加緊對集體農民剝削的新名堂。中共本來徵收的農業稅（公糧）比率，已經比全世界任何國家的農業稅比率都高。連地方附加稅，佔收穫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而徵購的餘糧指標也非常高，約佔收穫量的百分之十至十五。覺得不好在這兩方面增加，因而搞出「建倉儲糧」的新名堂，硬把農民辛辛苦苦的勞動成果扣下來，儲起來，不准人民動用。還假借老貧農的嘴發出威脅，「糧草是毛主席叫我們儲的，誰敢破壞，我就拚老命和他幹！」

(四)農民不准吃大米飯

儲備糧人民是不能動用的了，人民豈止不能用，而且要自己花錢

爲誰辛苦

待旦

建倉儲放，要花費時間和勞動力去保管。以便儲着等待中共當局動用。這樣，中共不費吹灰之力，只提出了一句「備戰、備荒、爲人民」的謊言，就增加了成億噸糧食的收入。這總該滿足了吧！分配到人民手裏的糧食，總該允許人民自由使用了吧！

事實上卻不然。中共當局不僅不准人民動用儲備糧，而且不准自由使用分到自己手裏的糧食。吳南生產隊有一位青年，不滿在大米飯中滲進山芋丁子。說「吃得好一點也是憑勞動苦來的。」可是這種想法，卻被認爲是「忘記過去」，「忘記革命」。是「浪吃浪用」，是資產階級思想作怪。要對他進行「憶苦思甜」，進行大批判。並且强調「精打細算，省在囤頭，忙時多吃，閒時少吃，雜以瓜菜」；「節約鬧革命」。

吳南生產隊的情況絕不特殊，中國大陸絕大部份生產隊的情況都是如此。

作爲中共統治下的人民，根本就沒有吃一頓飽飯，吃一頓好飯的權利。只有不斷勞動，不斷增加繳交公糧，超額交購餘糧，不斷爲中共的世界革命夢「儲糧」的義務。很顯然，無論什麼時候，中共所想到的只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統治，如何實現自己的野心。從來沒有想過爲人民謀福利。「爲人民」的口號雖然老掛在嘴頭上，但實際做法，卻沒有一件事是爲人民的。

評毛澤東九大講話

岳騫

一九六九年中共舉行九全大會經過，中共拍了兩套影片在海外放映，留心中共問題的讀者或許看到過其中一部或兩部，在影片上只播出毛澤東的講話鏡頭，也講了幾分鐘，但是電影上只播出前面一段：「同志們——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幕。我希望，我們的大會，能夠開得更好，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下面就只見嘴吧亂張，究竟說的什麼？就不知道了。當時有心的觀眾都對毛澤東究竟說了些什麼話感到興趣，直到最近，筆者見到了全文，其實也並無秘密，全文若加評語，只有八個字即可以概括，即「強詞奪理，語無倫次」。現在先將原文錄後再加以評論。

毛澤東九大講話，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同志們！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幕。

我希望，我們的大會，能夠開得好，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我們黨，從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今年已經有四十八年這麼長的時間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只有十二個代表。現在在座的還有兩個，一個就是董老，再一個就是我。有好幾個代表犧牲了，山東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湖北的代表陳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漢俊，都是犧牲了。叛變的，當了漢奸、反革命的，有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劉仁靜四個，後頭這兩個還活着。還有一個叫李達，在早兩年去世了。那個時候，全國的黨員只有幾十個人，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後頭就發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會，每次到會的代表都很少，幾十個人，二十幾個人。第五次代表大會在武漢開，人數比較多一些，有幾百人。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開，幾十名代表，恩來同志、伯承同志參加了。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延安開的，開了一個團結大會。那個時候，也是黨內分歧，因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錯誤，特別是王明路線。那個時候，我們不贊成，有人建議不要選王明路線那些同志到中央，我們說服他們選王明。結果呢？結果，就有幾個不好了，王明跑到國外反對我們，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張聞天、王稼祥犯了錯誤，就這麼幾個。其他一些，比如劉少奇呀，什麼彭真、薄一波這些人，我們不知道他們不好，他們的政治歷史我們不清楚，也選進來了。經過『八大』到現在，搞得比較清楚了。在政治路線上，組織路線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較清楚。因此，我們希望這一次大會，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在這個團結的基礎上，我們能不能取得勝利？就這個大會來說，能不能開成一個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後，能不能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我以為，可以的。可以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後，可以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

筆者在本刊曾經寫過「評註毛澤東絕妙好辭」一文，指出此人若在香港，十之八九要送去青山病院，現在看了這篇講話，更堅定我的看法，毛澤東的精神狀態確有問題，現在分別加以敍述。

先談一大出席代表人數的問題，此一問題一向就聚訟紛紜，究竟是十二人還是十三人，始終沒有定論。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在陝北會見史諾，說出當時出席代表是十二人，從此以後中共官方文件，皆說是十二人，十二人已成了欽定，不能更改，但是參與其事的人，周佛海所撰「逃出了赤都武漢」，陳潭秋撰「一全大會的回顧」及棲梧老人（包惠僧）在一九五七年新觀察發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見聞」，都說是十三人，這個數字，始終得不到結論，直到張國燾在明報月刊發表「我的回憶」，確定十三人中何叔衡雖有代表之名而未出席會議，所以與會代表仍為十二人。張國燾的說法最突出，筆者也當面請教過這個問題，張先生語氣非常肯定，應當可信。如此則十二名代表應是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李漢俊、李達、王盡美、鄧恩銘、包惠僧、陳潭秋、董必武、毛澤東。

但是毛澤東的講話卻添上何叔衡，漏掉包惠僧。何叔衡與毛澤東是第一師範同學，在校時就同創「新民學會」，同辦過「湘江評論」，又同是湖南最早的兩名共產黨員，兩人同時由湖南動身去上海開會，同住在「博文女校」地板上，到了最後關頭審核資格指何叔衡「不懂馬克思主義，又無工作表現」而未能出席會議，這段經過，除非毛澤東完全失去了記憶，怎會記錯。

至於包惠僧為出席代表，是一九三六年毛澤東親口告訴史諾的，毛澤東當時這麼說：「在上海有一個歷史意義的第一次會議中，除了我之外，只有一個湖南人，參加會議的別的人是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我們總共是十二個。」（西行漫記中譯本一八五頁）。可見包惠僧是十二個代表之一，是毛澤東親口說的，現在竟然不認賬了。

毛澤東漏掉包惠僧，加上何叔衡，如果是記憶有錯，則其人之腦筋確已瀕於錯亂，應該可進青山醫院住一個時期；若是神智清醒而有心遺漏，則是包含了一項不可告人的企圖。要推測毛澤東的心理，必須從何叔衡、包惠僧兩人身上來研究。

何叔衡年齡大於毛澤東，但其人個性柔懦，確乏主見，一生依附毛澤東，從第一師範起，以後當共產黨，去江西蘇區作共官，完全站在毛澤東一邊，毛澤東倒楣時，何叔衡也倒楣，被公開鬪爭，革去中蘇聯總檢察長的職務。到了共軍向西逃竄時，毛澤東仍在失勢期間，國際派為了對付毛澤東，剪掉毛澤東的爪牙，把毛澤覃派去閩南，何叔衡派去

上海，結果在長汀水口附近被國軍包圍，同行的瞿秋白被捕，何叔衡被追捕時，墜崖而死。

就何、毛兩人一生交往來看，毛欠何的太多，民國十年兩人一道去上海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何叔衡臨時被拒絕出席，內情為何，也是一謎，雖然張國燾「我的回憶」指何叔衡「不懂馬克思主義，又無工作表現。」但是若仔細研究，覺得其中不無問題，因為要說不懂馬克思主義，沒有工作表現，何、毛兩人是均等的，毛澤東到今天何嘗懂得馬克思主義，不必說四十九年前了。當時大會拒絕何叔衡出席的真正原因，恐怕是因為湖南黨員太少，有了兩人到上海開會時，湖南省的黨員大概只有他兩個人，最多加上楊開慧，（周佛海雖是湖南人，卻是代表日本鹿兒島的黨員出席。）大會可能覺得湖南只有三個黨員，不能出席兩名代表，要他們退出一名。消息被毛澤東先知道，就去向大會主持人報告，指何叔衡不懂馬克思主義，又無工作表現，應當取消代表資格，如此一來，他的代表地位就穩了。此事雖然隔了四十九年，毛澤東想想反而不能自安，恐怕陰謀遲早有敗露之日，於是就來一個偷天換日辦法，說何叔衡曾出席「一大」，這樣就洗刷了賣友的罪行。

至於包惠僧所以被刷掉，大概是由於包惠僧對開會期間毛澤東的醜事知道的比別人多，尤其是會議開到四日以後，法租界巡捕房突來搜查，大家紛紛作鳥獸散，包惠僧是與毛澤東一道逃走的，兩人逃去兆豐花園（勝利後改為中山公園），毛澤東膽小情況，在這次逃跑中暴露無遺，一直到了晚上才敢回到博文女校，上樓又伸頭縮腦，把害病躺在地板上的周佛海都嚇了一跳。一九五七年包惠僧以「棲梧老人」筆名在「新觀察」發表文字，雖然未正面揭露毛澤東丟人的事實，但是也未恭維毛澤東的領導，使人看了覺得毛澤東在一大並無作用，事實上毛澤東在一大根本就沒有發言，談不到有任何份量。毛澤東今日正在拚命神化自己，過去的醜事，甚至不光榮的事，皆不能讓人知道，於是索性否定了包惠僧是出席代表，自然間接否定了包惠僧文字的真實性。

毛澤東又說：「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延安開的，開了一個團結大會，那個時候，也是黨內分歧，因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錯誤，特別是王明路線，那個時候，有人建議不要選王明路線那些同志到中央，我們不贊成，說服他們選舉，結果呢？結果，就有幾個不好了，王明跑到國外反對我們，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張聞天、王稼祥犯了錯誤，就這麼幾個。」

這一段也是滿篇謊言，當時這些人被選為中央委員，可說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先說王明陳紹禹，陳紹禹自莫斯科坐飛機飛到延安，是來傳達史達林的聖旨，欽定毛澤東為中共領袖，毛澤東在致歡迎詞時，自稱是「喜從天降」；又提到日前的國共合作，是得力於陳紹禹發起的「抗日民族統一陣線」，要大家飲水思源，不要忘了王明同志的功勛。在陳紹禹協助下，廢除了張聞天的總書記，改為書記集體領導制，書記排名第一毛澤東，第二陳紹禹，第三張聞天，王稼祥也是書記之一，當時的書記事實上就是八屆、九屆的政治局常委，試問毛澤東有什麼力量能阻力這批人當選中委。又何待毛澤東去「說服」代表們選陳紹禹。至於李立三當選中委，根本是史達林欽定的，當時李立三尚在蘇聯，而且改為李敏然，在蘇聯改造了十六年，中共老黨員已經把他忘了，新黨員也不知道有李立三其人，突然史達林一紙命令，硬把李立三選進中委會。不久，日本投降，林彪部隊開入東北，李立三也以李敏然名義回到東北，擔任林彪的顧問，再由東北回到國內，一直到中共偽政權成立，李立三尚擔任偽政務院勞動部部長，偽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一副主席（名譽主席劉少奇，主席陳雲均不理事，李立三為實際負責人），成為中共工會最高負責人，炙手可熱。李立三再度倒楣，是在史達林死後，失去靠山所致，所以七大選李立三為中委，毛澤東應當怪史達林；八屆又選李立三為中委，可能是劉鄧之力，非毛澤東所能過問了。

最荒唐的是「七大」怎會扯到瞿秋白頭上去，瞿秋白死於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中共七全大會召開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中間將近十年的時間，瞿秋白本人在中共黨內並未成為派系，我們也實在想不起中共七屆中委裏面那一個是瞿秋白的黨羽。瞿秋白當日所犯的錯誤，以後被共產國際指為左傾盲動主義，是指的在各大城市發動武裝暴動，殺人放火等情事。若根據這一點來說，中共黨內，大頭目可以算是瞿秋白黨羽的首推周恩來與毛澤東，因為周恩來領導南昌暴動，毛澤東領導秋收暴動，才真是走的瞿秋白路線。毛澤東居然會拉上瞿秋白，恐怕是精神恍惚，「講話」時見到瞿秋白冤魂前來索命，於是留不住口把死了三十三年的人，與活在世上的人排在一起。

毛澤東又說：「比如劉少奇呀，什麼彭真，薄一波這些人，我們不知道他們不好，他們的政治歷史我們不清楚，也選進來了。」這段話十分輕薄，劉少奇下面加了一個「呀」字，十足是毛澤東的流氓口吻。毛澤東竟然會不知道劉少奇的政治歷史，竟然能說出這種話，其人之無恥厚臉皮，簡直無法想像！查劉少奇與毛澤東相識在一九二二年，當時已受毛澤東領導，毛任湖南省委書記，劉少奇任安源煤礦工人俱樂部特派員。自一九三二年起就成為毛的心腹，助毛打天下，兩人發生歧見就算提前到一九五六年「八大」前後，毛劉兩人狼狽為奸，同心共事也有二十四年，毛澤東竟然一句話賴得乾乾淨淨，這種本領確實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至於彭真、薄一波，前者在北平領導學運，促成國民政府容共抗日；後者在山西任晉東南專員，拐走了新軍三十多團，壯大了共軍實力。兩人當選中委，候補中委，也是必然的，既非毛澤東所幫助，也非毛澤東所能攔阻。

看了這篇講話，深覺得毛澤東實在不是一個平凡的人，其臉厚心黑固然冠絕古今，而睜着大眼說謊竟然毫不動心，這份修養工夫，在歷史上也着實找不到一個夥伴了。



張國燾少年好爲奇論

張國燾先生，是我讀「萍中」時的一位前期同學。他的一生奮鬬經過，業經自撰回憶錄陸續發表。以一個很早參加中共領導階層的過來人，論述中共前期歷史，眞可說是自拉自唱，才藝雙絕。全書尚待終篇，未敢妄加批評。但就發表部份而言，取材精要中表現淹博，行文嚴謹中充滿活力，讀來令人幾有「松高枝葉茂，鶴老羽毛新」之感！

這位老學長，出生於萍鄉北路的桎木山。家中富有，乃典型的地主階級。桎木山是一個山村，距縣城百零五里，民風強悍，好鬬好訟。由於地接湖南瀏陽邊境，山民口音，變成兩縣土話的混腔，說來不易聽懂。他在中學，比我高了三班，一向做學生運動領袖。將要畢業那年（民七），爲了要求改革教授方法，衝撞劉校長筱和先生盛怒，不幸受到開除處分。

劉校長是前清科甲中一位亞魁，即舉人科試第六。當時在敝縣文名，僅次於出身翰林院庶吉士的喻兆蕃。（清末做過寧波知府，第一個賞識陳布雷童年文才的主考）自悔摧殘了一個青年的大好前途，心實不安。在他將要出校之際，邀往校長室敍別。看他如有最後認錯之意，打算收回成命。亞魁公採旁敲側擊手法，先詢今後志趣。他卻大言不慚，公開了自己的抱負，此生如能學有所成，當競選國家總統；否則，亦當多方鑽營，謀求一任萍鄉知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縣長稱爲知事）。

亞魁公對於他忽由九五之尊，降充七品縣令，大惑不解。他答以知萍鄉縣事，正好將你這個昏庸老朽校長，重打屁股一百大板，以作誤人子弟者誡。亞魁公聞言，只好忍痛維持前議，太息師道衰微！事後召集全校師生，以「江西士風」爲題，作了一次訓話。亞魁公謂歷史上江西文人，好爲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

這種作拗風格，對學術研究，不無可取之處。如王安石的文，黃山谷的詩，湯顯祖的曲，均因拗而成家成名。但對師生關係，不能用來嘗試。尊師，乃天經地義。你偏要作拗，寫翻案文章，變爲謾罵老師，毆打老師，豈非成爲人曰可殺的叛徒？接着又將國燾臨別對話，特向我們複述一遍；並且指出他做不到總統就做知事的奇論，顯然中了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的餘毒。預言此子將來，必定造反。

其實以總統屈就縣令比作敗則爲寇，乃亞魁公的充滿封建觀念，不懂民主精神。例如後來民國史上，譚延闓以元首之尊，屈就行政院長；唐紹儀以國務總理之尊，屈就中山縣長；趙恒惕以省長之尊，屈就衡山某鄉鄉長，先後傳爲政壇佳話。國燾的由總統屈就知事奇論，比譚、唐、趙諸人發表在先，足徵思想的前進。同時大才小用，正是民主政治的可愛特點，那能比作敗則爲寇？不過亞魁公看出他必定造反，算是不幸而言中。

大概是民九前後，他改以湖南某中學畢業生資格，考入北大。民十三又以跨黨分子關係，當選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候補執行委員。那時亞魁公年老病逝邑北仝壁家中，他在外驚聞噩耗，不計前怨，仍託介弟國瑞，代表前往弔唁。中共黨員向以充滿獸性自詡，他仍保存人性，這恐怕是他終於拋棄中共的主因。

民十三冬，我在故都宣武門外江西會館，又會和他匆匆一面。那次是因九江同鄉江亢虎，以新社會民主黨黨魁爲號召，借用館中劇場發表政治演說。大家都是「老表」，不約而同前往湊湊熱鬧。會後他向在座鄉人，痛罵江亢虎是一個投機政客。發表演說目的，在擁護段祺瑞執政召開善後會議的通電，反對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並想藉機獻媚段祺瑞，謀求善後會議中一席代

「丈夫團」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僅一省發難，不到兩個月即有十七省紛起響應，宣告獨立。滿清王朝遂告結束。對於這一歷史奇蹟，論者多集中兩點：一因同盟會領導的革命運動已深入人心，辛亥革命乃瓜熟蒂落；二是清廷腐敗已達極點，一經震動即行解體。其實這兩點，都須打若干折扣。例如當時縱有十七省獨立響應革命，但是山東、奉天等三省很快就取消獨立，而袁世凱統率的北洋軍，在江漢力挫革命軍，表示清廷未必就能一推就倒。

再以革命黨的實力而言，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武昌起義後，廣東應該最先繼起響應才對，可是最先響應的卻是湖南和陝西，廣東響應遲在九月十九日，遠落後於江西、雲南等十省之後。說明各省之獨立，不決於革命勢力之強弱，而另有其他重大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便是「丈夫團」。

所說的「丈夫團」是同盟會軍人黨員的一個秘密小組織。讀者不要誤會，所說「小組織」並非搞派系、立門戶的小組織，而是爲了保持機密，砥礪革命志氣而建立的小組織。

一九〇五年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黃興領導的華興會，蔡元培、章太炎等領導的光復會，在東京合組統一革命機關同盟會。七月三十日舉行籌備大會時，有十七省代表七十餘人參加，八月二十日舉行正式成立大會時，到會加盟者三百餘人。其後陸續加入者亦極踴躍。

在加盟同志當中，有一部分爲在日本士官學校讀書的軍人。當年九月孫中山爲革命籌款，離日本去了西貢，會務乃由黃興主持。黃興鑒於這些軍人同志

表。事後他的預料，完全兌現。因此我對他的觀察正確，私衷極為欽佩。只是彼此究因思想各異，雖同在故都就學，迄少交往。

抗戰初年，他在武漢登報，正式宣告脫離中共黨籍。國民黨對這位中共之寶來歸，未敢大膽運用，僅畀以國民參政員，讓他在變相議會中坐冷板凳。勝利後，他奉派為江西善後救濟分署署長，開始也是最後，為國民黨政權，從事實際行政工作。這個官職，相當於省政府的一個廳長，小於總統，大於縣令。上蒼似乎有意開他玩笑，對他少年時期所懷壯志，偏偏不令盡賞所願，只給他做一個不大不小的中等人物。他途經九江赴任，適筆者遊畢匡廬下山，不期相逢旅途。老學長已比前發胖，相見幾不相識。

不久我回到南京，聽說他所經發的救濟物資，點滴均能落入貧苦災黎之手。鄉人發現他的廉潔能幹，觀感為之一新。向之咒為殺人放火的土匪頭子，無不改稱為救苦救難的大慈善家。這時我恍然大悟，國民黨政權之所以為他作這個職務安排，原來用意深遠。不但酬答了八年前他棄暗投明的盛意，並且為他清除了在民間的惡劣印相。

他在署長任內，歷時不及一年。據他的後任蔡孟堅兄相告：國燾奉召到上海出席救濟總署會議，向會中提出口頭報告。無奈鄉音不改，還是一口萍鄉土話夾瀏陽土話的混腔，弄到總署署長蔣廷黻，一頭霧水，不知所云。未待終辭，即連續按鈴，宣告散會，囑改用書面報告。國燾認為蔣廷黻待人如此無理，恥與共事，會後即掛冠而去。

南來海角，筆者在關麟徵將軍寓中，數度把晤，領教更多。有時我們還和張公忠紱，柯兄大澍伉儷，同作無奇不有的新法竹戰。可惜他因健康關係，只能閃擊，不能持久，未免掃人雅興。中共開創諸人，多無善終，其中且有不少做了毛澤東「金樽相共飲，白刃不相饒」的刀下寃鬼。只有他看透滲化，早已跳出漩渦，優遊海外，安享遐齡。也許是他做中共黨員能保存人性，在江西放賑能廣種福田，所以晚景才有如此的吉祥罷！

胡實

辛亥革命

史劍非

，不宜公開進行革命活動。因為當時各省正進行建立新軍，這些人回國之後，皆將在軍界出任要職，正好以軍職為掩護進行革命，組織士兵，控制實力，比糾結數百人在邊陲省份起義效果要大得多。為了使他們不暴露身份，採取了秘密吸收與秘密連絡辦法，不使他們公開參加同盟會的活動。

據知當時吸收的青年軍人有下列各重要人物：李書城、李烈鈞、蔣尊簋、唐繼堯、李根源、蔣作賓、閻錫山、何成濬、尹昌衡、趙恒惕、程潛、石陶鈞、黃郛、張鳳翽、黃愷元、陳之驥、姜登選、歐陽武、胡萬泰、羅佩金、姚以价、顧品珍等人。

據身與其事的李書城記載，一九〇五年前後，中國留日軍人特別眾盛，第四期陸軍士官生有七十五人；第五期有五十七人；第六期有一百九十八人。加入同盟會者達百餘人，約佔留日軍人之一半。

黃興不但採取秘密方法，不使這些軍人同志暴露身份，並且還鼓勵他們集資捐官，爭取較高地位。其中黃愷元用銀六千兩捐得道台；陳之驥用銀一萬兩捐得郎中。

當時為了加強這些軍人同志的聯繫，選擇一批（二十五人）堅貞可靠的同志，組成「丈夫團」，做為軍人同志的核心。其主要人物為李烈鈞、李根源、程潛、李書城、黃郛、尹昌衡等。

後來事實證明，黃興這一政策，非常成功。辛亥時「丈夫團」和其他軍人同志，因多在各省新軍中任職，因此武昌首難，遂帶兵在各省響應。這是辛亥革命閃電成功的主因。

計當時閻錫山在太原任新軍協統（旅長），領導了山西起義，而任山西都督；張鳳翽在陝西任新軍管帶（營長）領導起義，而任陝西都督；李根源、唐繼堯、羅佩金與蔡鍔合力在昆明起義，蔡鍔任都督，李根源任軍政部長，唐繼堯為次長；黃郛與陳其美等在上海舉義，陳其美任都督，黃郛任參謀長兼二十三師師長；李烈鈞參加江西起義，後任江西都督；蔣尊簋任浙江都督；許崇智在福州任新軍協統，領導起義後，任三軍司令。其他任團長、旅長者不勝其數，在辛亥各省起了重大作用。

除了上述的同盟會成立後所吸收的軍人同志外，黃興在華興會時代亦吸引許多軍人同志。其中有鈕永建、藍天蔚、蔡松坡（雖後來為立憲派主將，辛亥前與黃興往還合作極密，曾參加華興會活動）等。

由於黃興與當時的新進軍人有如此密切的淵源，所以「革命軍人與黃先生有特別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軍人中具有極高的威信」。武昌首義之後，獨立各省的軍隊擁黃為總司令，一致受他的指揮與北洋軍作殊死戰，爭得中華民國的誕生，實非偶然。民國以後，他出任南京留守，負責編遣革命軍，民二討袁時黃再赴南京督師，皆非他莫屬。民五時策動雲南起義，建立護國軍時，他雖然臥病美國，未能親統前線，但是護國軍的將領上自蔡鍔、李烈鈞，下自羅佩金、方聲濤、石陶鈞等都是他的舊袍澤，李烈鈞等之入雲南也是由於他的電促。此外護國運動中的風雲人物如李根源、鈕永建、黃郛、林虎、程潛、楊永泰、章士釗、張繼、何成濬等，無一不是他的密友和舊屬。

漂蘭小品

搭巴士與吃中藥

趙聰

一

大廈門口，有好幾路巴士分站，這是在下最近決定稅居於此的原因之一。交通一方便，房屋其他的缺點即可原諒。

然而這些巴士分站，卻是形同虛設。無論那一路巴士到這兒都急馳而過。儘管車上有空，儘管等車的人衆一齊揚手，儘管車上的售票員看得清清楚楚，可就是不停。

車輛本來很少，等老半天才來一輛，來了卻又不停。那就再等，還是老半天又來一輛，仍舊越站而過。一看錶，快半個鐘頭了，誰有把握，準知道再等老半天可以搭上第三次來的車呢？

不是不能忍耐，也不是站得久了腿酸，而是怕誤事。多花錢沒關係，誤了事卻是不能補償的。你若給人打工，誤了上班時間；你若是位教師，誤了上課時間；你若趕火車、上飛機場、與人約會……怎說？怎辦？無辦法，只有多花幾十倍的錢搭的士。坐在的士裏，心裏懲着氣在想：還不如沒有這些分站，甚至還不如沒有巴士，早死這條心，乾脆多花時間，跑路！

一次如此，次次如此；一天這樣，天天這樣。

時間一長，逼出聰明。那就是早動身，跑一段路到總站去搭，總站只距大廈一分站的路，心想一定可以搭上。

總站停有客車，的確很容易地搭上了。然而車卻遲遲不肯開行。等到乘客已經塞滿了車廂，連轉動一下身體都不可能的時候，看看錶又已過了一個多字，司機位上仍然空空如也。如果這車再不開呀，那就非誤事不可，好吧，不住地說着「唔該」，擠到車門，想落車再叫的士，你猜怎麼着，車門已經關了。如果不關，總站上那些擁擠的人羣還要「霸王硬上車」的。

不只這一輛如此，後面還有一輛，也是十分之一百地滿了座，升火待發。

這時車裏的空氣似乎窒息了，開始聞到臭味，頭在疼痛，胃裏也在作嘔了；而兩隻腿兒，這個人的，和那個人的，錯綜交义起來，都酸了，麻了。

這是一種情況。

有時總站上一輛車也無，候車的乘客，越聚越多，也是得等上十五二十分鐘，那車才從拐角處姍姍而來，人們才你推我擁爭命而上，上去還是得耐心地等候開車……

這又是一種情況。

有時一連好幾輛空車停在總站上，這該好了吧？然而更壞。那就是人們以爲在前頭的那輛一定先開，都上到前頭那一輛去；誰知忽然車上人又紛紛爭命落車，趕到後面那一輛去，據說先開的是後一輛，而不是前一輛。等擠上後一輛時，不知是誰，又落車跑到前頭那一輛去，於是人們又紛紛擠下擠上，回到原來的車上。這時那些售票員先生們，坐在分站長小木屋外的板凳上，覩乘客疲於奔命之狀而大樂，高聲笑將起來。

之後，司機來了，他卻未上已坐滿了人的頭一輛車，而上到空空的後一輛車，開着走了。可憐的乘客呀，只有眼巴巴看着，連敢怒都不敢。

這又是一種情況。

車行過幾站之後，因分站不停，所以總是落的人多，上的人少，方幸可以漸漸有了空位。站得腿酸的人，漸漸坐下歇息歇息，誰知竟爲車上的售票員捷足先登。售票員也太累了，當他坐定之後，就掏出烟捲兒來燃吸着。不巧在他對面的車壁上，就有「不准、吸烟」的牌子，他卻視之泰然自若，更加噴雲吐霧起來。法既經執法者破壞，於是乘客中之吸烟者，也羣起尤而效之，一時車廂中烟霧迷濛，本已汚濁的空氣更增加了汚濁的程度。

破壞巴士所定之法的事，還不止此。

開車、停車，車上本設有電鈴，可那售票員偏偏懶得撳鈴，總是手持剪票鉗，重重往車頂或棵柱上敲，發出的聲音震人耳鼓事小，嶄新而光滑的車頂車壁被敲得傷痕纍纍，事則大矣。

頭會子推行禮讓運動時所貼的標語，如今撕的撕，裂不裂，都已面目全非。在下親眼看到，這也是售票員的傑作。有一條標語是：「痴漢不會饒人，饒人不是痴漢。」那售票員竟當着許多乘客的面，把那兩個「不」字磨擦了去，使這條標語變成「痴漢會饒人，饒人是痴漢」了。售票員在幹了這件好事後，自己旁若無人地哈哈大笑，乘客亦隨之鬨堂。

嗚呼！享有專利權而不能供應居民交通之需要，致使小巴士、的士、私家車、電車、小摩托塞滿馬路，阻滯交通；而又獲免繳納專利稅卻仍得保有專利權，而又申請增加票價……此等怪事，亦惟這兒有之吧！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今可改之曰：巴士不仁，以乘客爲芻狗。

對於改善這兒交通的辦法，議員諸公、報刊社論、居民意見，不乏比較可行之者，奇怪的是，交通當局不予理睬何！

寫能以上這些話，因事須擲筆外出，忽見巴士上又貼出印的招帖，說又要推行禮貌運動，自四月十五日起，一個月內選舉模範售票員。可是當在下尋找售票員時，他倆正坐在座位上抽烟，懷抱嬰孩的母親和咳嗽連聲的婆婆，站在他們的身旁。我想，這兩位一定是不打算競選的了。

二

中國的醫藥歷史很久。神農嘗百草，黃帝著內經，當然不大可靠。然而有史以後，稱做秦越人的扁鵲，卻是實有其人，實有其事。漢代校書，醫藥著作就很不少。以後代有名醫，咱們這個民族活了這麼久，還不是全仗着他們？西法西藥流傳到中國，不

知始於何時，但總是近代的事吧。用西法治壞了病的事，也不是沒有，像梁任公在協和醫院裏割腎，上海名記者陸士諤照肺，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如今這兒有西醫批評中醫不科學，視作巫醫，實在武斷之至。不獨業中醫的人不滿，就是像在下這樣的並不反對西醫的病人，也有點兒冒火。

咱們不能那末簡單幼稚，凡西皆好，凡中皆壞。吃飯用刀义和用筷子，各有優點和缺點。道別時說「拜拜」和說「再會」，並分不出孰優孰劣。中西醫的診治方法和所用藥品，雖各不同，但全能治好了病。在下對中西醫不歧視，自己有病時，既幫襯中醫，也照顧西醫，只看生的是什麼病。如果五臟六腑發生了故障，即所謂內科各症，特別是傷風感冒，腸胃不舒等等，總是找中醫瞧。如果是皮膚病，發高燒，或者須割治動手術的病，那就找西醫看。西醫的針好，如發高燒，一針立可退熱，減去痛苦。但西醫的藥水藥丸，在下不能吃，吃了胃一定出毛病。中醫的好處，猶如喝涼茶，即使是藥丸，也無副作用。這當然是就在下個人而言。人的體質不同，有的人吃西藥，或不會像在下一樣，影響到胃。

要說中醫之中有庸醫，西醫之中何嘗無庸醫？不過就香港而言，中醫開業毫無限制，濫竽充數者多耳。頭會子，有的中醫號召「清理隊伍」，淘汰庸醫，這是良醫怕受了庸醫的連累，是一個很好的提議。爲着香港居民的健康，政府似乎對中醫開業不應如此放任，也得訂一個法例才好，像過去在大陸一樣，中醫必須登記，登記之時必須考試。不然的話，像在下這樣的人，老來退休無錢吃飯時，也可以掛上中醫招牌，登登廣告，撈撈這一行。因爲太容易了，只消看看本草綱目，記住一些名醫的醫案成方，就可以醫病下藥。不會切脉不要緊，可以問病人：你是什麼病呀，覺着那兒不舒服，發燒麼，害冷麼，這樣就可以依據成方開方了，然而也可以把本不當死的病人治死了。這就是標準庸醫，不加取締，再無法例管制，久而久之，就使人以偏概全，把庸醫代表了中醫，良醫也就失去病人的信心。

也許有人認爲，這樣就可以把中醫淘汰盡了，今後人人不得不找科學的西醫。能不能淘汰盡先不說，就算淘汰盡了，可是公立醫院的長龍那麼長，私人醫所的診金那麼貴，其結果不是和不淘汰中醫以前一樣的誤病害人麼？

如果政府不訂制法例管制中醫，那就得中醫中之良醫，聯合起來共同清除害羣之馬的庸醫，不然的話，良醫怕與庸醫同歸於盡。

中醫之中有害羣之馬，已是眾所周知之事；中藥店之中亦有害盡之馬，卻不大爲人所知。事實上，這兒有些中藥店，因陋就簡，規模小，藥不全，又貪利忘義，往往以假藥或次藥應付。這樣，雖是良醫開的藥方，吃了也不會見效，甚至還吃壞了人。病者不知就裏，往往就怪到良醫身上，說良醫實在不良。

這兒的費子彬中醫師，曾在「星晚」的「孟河醫案」專欄透露，說有病人吃了他的藥不見效，質問他道：「你不是一帖靈麼？怎麼一點也不靈！」後經追查因由，原來毛病出在中藥店，那中藥店小得可憐，連極普通的藥都沒有，他吃的藥中，就有些假品，這能怪醫生麼？費醫師還透露，說一次他開的方子，有一味「北秫米」，那藥店竟打電話來問：「這是什麼藥？」「我店裏沒有！」「你可不可以改改方子，換上一味別的藥？」北秫米，即是北方人吃小米粥的小米，並不値錢，藥店裏竟然不備，這不是笑話麼？

在無辦法取締這兩種害羣之馬的時候，願就中醫、願吃中藥的病胞啊，除了愼重選擇名醫、良醫之外，還得要愼重選擇像樣而貨色齊全的中藥店，性命交關，馬虎不得。

（編者的話：三月份患重傷風，鼻水長流，有咳，但無礙工作與飲食，懶得理會。拖到四月份，咳得厲害，而且耳閉，胸前背後均有陣痛。服了藥，不見效。忽然頭腦不清醒，昏昏陀陀，拿起筆來寫不出玩意，這才着了慌。跑去看費子彬醫生，費老小（不是大）發脾氣說：「我又不收你的錢，有病只要你抽出點點時間來看看我，你都不來，拖到現在頂不住了才找我，再拖下去心臟大腦都要出大病。像這樣，我這費一帖也不靈了，非要你吃三帖不可。」

果然，一帖頭腦清；二帖身不痛；三帖咳止耳也通。像費老這樣醫術與醫德的中醫生，也只有易經大師王震教授所說：「萬家生佛，一帖壽人」可頌了。）

編餘小簡

編者

一、胡×平先生：你的「奪×之痛」，我們雖很同情，但是，你所寫來的文章暫時不擬發表；寄來的有關資料，也不便在「萬人意見」刊出，這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沒有到非發表不可的時候。在未作出決定之前，文章與資料，均會妥爲保存，如要退還，請補寄通訊處。二、朱×平先生：謝謝你這樣有心，你寫來這許多資料，的確駭人聽聞，到必要時，我們會採用的。至於你們之間的恩恩怨怨，我勸你不必動肝火，也不是喊打喊殺的事，報應總是有的，否則的話，還有那個願做好人？三、夏×飛先生：看完來信所說，不禁掩卷三嘆！人心如此險惡，世態如此炎涼，誠如來信所說「令人心寒氣憤！」因涉及私隱，不便發表，但可作爲一種典型人物的素材，老萬考慮將來寫成「人海百態」。四、戴×先生：你那「一本書的故事」，希寄來全稿，才可決定採用與否。像這樣有頭有尾，雖然引人入勝，因未見全文，不好作決定。照你寫的這一段看來，的確精采。但請大題小做，不要拉得太長。五、何×佳先生：謝謝你帶據作證，能夠發表的，已交「萬人意見」發表；暫時不能發表的，我可留作參考。其實「一分爲二」的手法，我們早就知道，因爲出了禍，才找人作「代罪羔羊」，好在這個社會上，千奇百怪的人都有，有人喜戴高帽，有人喜戴爛帽，因爲這兩種帽子，在某些時候均可出風頭也。六、柳鶯小姐：來件雖夠「香艷刺激」，我們不便刊登，如要退件，請告通信處。七、錢女士們：謝謝你的好心，我們用不着這些資料。你說的那本書，如能找到，我很歡迎。我很忙，有什麼要見教的，請賜電話或來信，見面可免則免。你的信寫得很好，並無辭不達意之處。

春暖花開的時候 星星、月亮、太陽比較談

【十三】

森又簡

結論

這篇「比較談」自二月五日一一九期開始，到現在已連載了十三期，而時間也長達三個月之久，這樣的「讀書報告」似乎未免過長了吧。不過，老實說，這些問題還是以「走馬看花」的方式一次挑出的，如果多看兩遍，發現的問題可能更多，這個「讀書報告」也許比「星」書還要長呢！

閒話少說，我們還是向問題的「重心」發掘下去罷。

「新晚報」的「深苔」對星書的兩項指摘：一個是「抄襲」；一個是「差得多」。當時大家只是懷疑，誰也不能判定眞假。現在我們看了十二期「比較」之後，人人都可看得出它的來龍去脈，這個答案也就不難得到了。

一、「抄襲」的問題

在未作結論之前，應該先把「抄襲」的界說弄清楚。

高峯出版社的「春」書前言中，對於「抄襲三型」說得相當公允，我們不妨借來用。他說：

「第一類，一字不易，搬字過紙，這是最低能的，大作家不屑爲此。第二類，文字上略加修改，情節稍作調動，這是一些騙稿費的文抄公的慣技。第三類，讀畢全文，採其精粹，或故事輪廓相似，或主角人物相類，或主題見解一致。這一類是高級抄襲。」

我們如果拿這個尺度來衡量「星」書，那麼，我以爲「深苔」對「抄襲」的指摘似乎可以成立；因爲：

(一)姚雪垠的三個女主角，是「星星、月亮、太陽」，徐速的三個女主角也是「星星、月亮、太陽」。

(二)徐速寫的「星星」（朱蘭），是自姚雪垠的兩顆「星星」（羅蘭與吳寄萍）併湊而來的。

(三)徐速寫的「月亮」（馬秋明），是自姚雪垠寫的兩個「月亮」（林夢雲與李蕙芳）拼湊而來。

(四)徐速寫的「太陽」（蘇亞南），是自姚雪垠寫的「太陽」（黃梅）影印過來的。

(五)徐速自創的男角（徐堅白），是將姚雪垠寫的羅蘭（變性）而成的。

不必再列其他部份，單是以上五項已足以構成「高級抄襲」的行爲而有餘了！

即令退一萬步，用「當代文藝」所定的尺度來衡量，也只能算是「摹擬」無法算是「創作」。當然，更「不能算是好作品」！

最好還是用星書作者自己的話來說明。在他的另一本大作「一得集」中有這樣一段話：

「一有錢就跑到書店裏買些『文章作法』、『模範作文』一類的小冊子來看，或者向圖書館借些『作文描寫辭源』、『名人格言』來參考……好文章就是這樣寫成的……什麼『張冠李戴法』（就是用甲文的頭和乙文的尾東拼西湊起來。）『烘雲托月法』（盡量引用名人、作家的語錄，來裝飾自己貧乏的內容。），『倒脫靴式』（題意與筆法都是剽窃別人的，只是玩花樣變換次序，配合當時的人物和故事。）……」（見一得集六九頁）

這一段「夫子自道」眞是妙到毫巔，用在星書身上，任何評語也不會比這段話更恰當了！現在讓我用這三個公式來套一下：

(一)「**張冠李戴法**」：朱蘭具有羅蘭的憂鬱、孤獨和多愁善感的性格，又具有吳寄萍的瘦弱、肺病和吐血的身體。馬秋明的外貌、身世、愛好、性格和愛情觀點，都來自林夢雲，而思想卻來自李蕙芳。尤其是徐堅白這個人物，用的是「女冠男戴法」，比一般的「張冠李戴法」更高一着！

(二)「**烘雲托月法**」：連「母狗不擺尾，公狗不上前」這種人人皆知的粗俗俚語，作者也要引用「蘇聯老大哥」的「來路貨」，還不是用外國名作家的話，「來裝飾自己貧乏的內容」？而且此類手法不止「露」一次，他用來裝飾門面的，除「公狗、母狗」外，還有：「馬尼利斯島」的詩句；雪萊、拜崙、尼采的境界；「諾伐麗斯」的「月光歌

」；德國小說家「蒂克」的話；「布倫塔諾」的「織女之歌」；「托爾斯泰」的「兩姊妹」；「密契爾」的「飄」；「施頓阿馬哈」的「書簡」；法國女作家「喬治桑」的「雅各」；「悲多芬」的「月光曲」；「柴可夫斯基」、「莫扎特」的「交響樂」；「修伯特」的「小夜曲」；「蕭邦」的「波蘭舞曲」；還有沒有人聽到過的「荷馬的聲調」！

㈢**「倒脫靴式」**：這一式，作者運用得最純熟，可謂已入化境，尤其是男女主角的塑造。前已詳談不必重述。

不管星書作者「摹擬」技巧如何高明，但他自己心裏有數，「包」金最怕洪爐火！所以他又說：

「可是，做賊心虛，萬一被人看穿了怎麼辦？而且，堂堂一個青年『作家』也未免有點那個。水滸傳上眞假李逵的故事，卻像一個鬼影子，無時無刻不在噬齧這些小作家的心靈。」（見一得集七〇頁）

我們只須把「青年」二字改爲「成名」，把「些小」二字改爲「位大」，便成爲他最坦白的「自我批評」了！

因此，他在「再版題記」中說：「再版中的文字有不少改動……我常常夢想有一天給我重寫重印的機會。」

因此，他又在「四版小記」中說：「我們不憚繁瑣的改正了以前數版的錯字，反覆推敲的修正些語法。」

因此，他更在「新版附記」中說：「爲了減輕內心的疚歉，這幾年來，我無日不在希望得到修改的機會……花了一個月的時間，修了又修，改了又改……最使我煩惱的，是故事和人物已經定了型，只能補充一些破綻，而無法大刀濶斧的更動。」

若問何以如此？我想大多數的讀者都會這樣回答：「湮沒證據！」

二、「差多了」的問題

本文㈠至㈦的比較，是在探討「抄襲」的問題；㈧㈨兩篇，是在探究「差多了」的問題。由上列資料中，我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來星書作者有下列無可否認的缺點。

㈠不懂華北地理：徐堅白一行四人，自膠東前往阜陽，居然遶道太行山區、過黃河。一個北方人對華北地理竟會如此懵懂，眞叫人吃驚！

㈡不知天候：舊曆下着大雪的除夕，居然會有月光；「下弦月」竟會在黃昏出現！

㈢不知抗戰情形：不知「冀察特殊化」；不知戰區劃分情形；不知山東情況（韓復榘與日軍妥協）；不瞭解游擊隊產生情形。

㈣不知重大戰役發生時間：如將山東戰事提前了半年，又將台兒莊會戰押後了一年；武漢竟會先徐州而失守。

㈤不懂軍事：外行充內行；不懂戰術戰鬪；沒有見過野戰工事；毫無軍事常識（均見張贛萍「評徐速星書中的戰場描寫」一文）。

㈥不懂生理：徐堅白自中午昏倒在朱蘭墳上，直到太陽落山才醒轉來，死了半天居然又復活了。

㈦故事不合理：蘇亞南、歐伯雄都是傳奇性的人物。

㈧文字不通：由「比較談之九」可見一斑。

由以上各點看來，這樣的程度作一個「起碼作家」也不夠水準，更不必說什麼「名作家」、「大作家」、「世界作家中的第六」了！所以「深苔」說的「差多了」我不同意，那未免侮辱了姚雪垠；他應該「結巴」着嘴說：「差得太、太、太……太多了！」

三、我的看法

「深苔」對「星」書的兩項指摘，都被我們找出答案來了，現在我們再從三方面來看看這樁「文壇大事」。

從「摹擬」動機看

高峯出版社所提出的「抄襲三型」，以技巧言，自然是第一類最拙劣；第二類較好些；第三類最高明。可是，我們如果從第一類「動機」方面深入研究，那便完全相反。因爲第一類「抄襲」是毫無掩蔽地「搬字過紙」，他的動機只是想「露一手」，出出風頭（多數是「出風頭」之後繼之以「出醜」）；這類事件，大半發生在無知的青年身上，許多人都一笑置之。第二類雖是經過改寫，但故事的情節仍然未變，而且將外國名著改編爲中國電影劇本，更是家常便飯，也不値得大驚小怪。至於第三類便完全兩樣了，這種「抄襲」是有計劃的，經過縝密安排的，不僅是「改頭換面」，而是像管仲姬給趙子昂詞中說的那樣「我的泥兒裏有你，你的泥兒裏有我」，僞裝、矯飾得幾乎令人無法分辨！如果說第一類爲的是「名」；第二類爲的是「利」；那麼，第三類便是爲了「名利雙收」——雖然這種「名」和「利」都是「剽竊」得來的！

這種「欺世盜名」的行徑，有人會喻之爲「拆舊房、蓋新房」；例如：「春」書中的「扒城」那些磚，有的被有權有勢的人要去了，有的被狡黠的人偷去了，他們又照着自己的意思蓋了許多外貌不同的樓房；這時，如果有人說他們的樓房是「偷」來的，樓房的主人決不承認，說不定還會氣勢洶洶地誣人「誹謗」；不過，若是當眞驚動官府加以調查，在剷去表面的粉飾之後，便會圖窮匕見，無所遁形了！

所以，我覺得以第三類處心積慮，有計劃地「欺世盜名」的行爲，爲最可恥！

從「疾『抄』如仇」看

我相信無論是作者、讀者或編者，都對「抄襲」深惡痛絕；但從未見過任何刊物像「當代文藝」那樣疾「抄」如仇的！約畧計算一下，至少有下列幾次：

第一次，「打擊文章扒手」，把一個少年的照片，像警察局捉拿通緝犯般的製版登在雜誌上。此事本刊一二三期已有詳細報導，請參看。

第二次，攻擊章瑤，說她的「莵絲花」是因襲

曹禺的「雷雨」，並且說：

「人物的造型簡直就是『雷雨』的翻版，請看這個 Cast，羅教授飾周樸園；羅妻雅筑飾繁漪；憶梅（涓）飾四鳳；涓母是出面的『正牌』魯媽；徐中枬是改造了的大少爺；皚皚是繁漪嫉妬性格的影子。『菟絲花』同樣的重複了兄妹之戀；同樣的重複了雷雨之夜。」（見當代文藝六六年四月號一二五頁）

接着瓊瑤在五月號中來函辨正，其中一段說：

「該文內指我的『菟絲花』因襲雷雨，牽強附會，自說自話，更加可笑！我的小說並無兄妹戀愛（憶涓所愛爲徐中枬也），也無雷雨之夜（可參考原著），『圈外人先生』誤以『電影』爲『原著』竟妄加批評，眞也可說『匪夷所思』了。」（五月號一六五頁）

批評一部小說，至少也應該「走馬看花」地瀏覽一遍，不看原著便根據電影演出妄加批評，豈不是捕風捉影？

第三次，攻擊蔣芸，「當代文藝」一連數期（三七至三九）用了大量篇幅，就「小黑，再見！」事件，加以攻擊。

從前我們對「當代文藝」之攻擊「抄襲」不遺餘力，還以爲它眞是「疾惡如仇」、「公正無私」呢；到了今天，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別有用心」！

由於星書作者心中時時存着「萬一被人看穿了怎麼辦」這個顧慮，所以他要「未雨綢繆」，以免日後被人懷疑。於是，首當其衝的便是那個倒霉的少年，第一個被拉出來「示眾」！這情形和本刊一二三期的封面漫畫一樣：「老毛反貪汚」——只許他大貪，不許別人小貪！

其次是想拖瓊瑤下水，筆者雖未看過「菟絲花」的小說和電影，但從瓊瑤的來信看，可知那是有意羅織，否則，「當代文藝」絕對不會輕輕放過。因爲從種種跡象看，瓊瑤是徐速的眼中釘，對她攻擊過無數次，某次本港舉行圖書展覽時，主持人請瓊瑤剪綵，高原出版社（社長徐速）憤而退出展覽以示抗議。其實她們之間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不過是瓊瑤的作品相當「銷得」，使某些自以爲了不起的「大作家」看了眼紅而已！

拖瓊瑤「下水」的動機，完全是古人所謂「小人之恥獨爲小人」的心理作用。

至於對蔣芸的攻擊，更是一種「落井下石」的行爲；因爲該事件在台灣已結束數月了，蔣芸也「暫時告別文壇」了，實在用不着那麼大張旗鼓地加以攻擊。但是徐速爲了表示自己淸白，別的刊物不攻擊他也要攻擊，坦率地說，那正是所謂「賊喊捉賊」——這便是當代文藝疾「抄」如仇的眞象！

從學識修養看

筆者從前未看過這位名列世界「第六」揚名星馬、韓國大作家的作品，這次硬着頭皮把「星」書讀了一遍，卻感到啼笑皆非。我們由「比較談」(八)(九)兩篇可以看出，這位大作家不但連一個「起碼作家」的「起碼」文字修養都沒有，甚至連一個普通人的應有常識、社會經驗也不具備！這樣的「摹擬者」，如果也算是「大作家」，那麼，眞是我們的香港「有福了」！像如此這般的「大作家」，在今日的太平山下組成一個「大作家加强連」還不成問題；如果擴大到全世界，恐怕除去死者不算，也能組成一個「集團軍」；而名列「第六」的大作家也許勉强可以「忝陪末座」！

這樣說決不是有意對我們的「大作家」心存不敬，而只是就事論事。試問無論是流行小說作者、偵探小說作者、武俠小說作者，甚至四毫子小說作者，只要具有一個作家的起碼水準，誰會寫出這樣千瘡百孔、荒謬絕倫的「名著」來？

單以徐速攻擊得最兇的瓊瑤來說，前者便和後者「差多了」！瓊瑤的作品，我只在星島晚報上看過她一篇連載，別的不說，單是在文字方面，徐速便望塵莫及！不錯，她的生活領域不夠廣濶，缺乏多方面的體驗；但這是一般女作家共有的缺點，瓊瑤又何能例外？只要她不蠢得「自暴其醜」又有什麼關係？

一個聰明人應該知道發揮所長，掩藏所短的，只有傻人、狂人才會「自暴其醜」！筆者別無所長，但還不致於鬧大笑話，因爲我決不碰我所不瞭解的問題。例如：我不是「文藝批評家」，不能以「權威」的姿態從文藝理論上批評星書；但一個「走馬看花的讀者」卻有資格寫「讀書報告」（這是目前中學生常有的假期作業）。徐速是個沒上過戰場的軍人，但這種人多得很，關於戰爭場面，自己既然沒有經驗，便應老老實實地避而不談；如果非談不可，也不妨向「老兵」們領教領教，這樣做，一點也不丟臉。只有「外行冒充內行」，「强不知以爲知」，因而鬧出笑話來，丟的臉才最大。

徐速對戰爭場面一無所知，卻對自己所寫的戰場情況極端自負，自比托爾斯泰胸藏「十萬甲兵」，所以被本刊老編譏之爲「好大的口氣，好厚的臉皮」！

徐速的語體文根本還沒有搞通，所以他不但常常寫出怪句，而且別字滿紙；但他竟敢對古今文豪妄加月旦：他批評李白的「黃河之水天上來」是「地理常識不夠」；蘇軾的「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是「分明將赤壁的地點弄錯了」；杜牧的「銅雀春深鎖二喬」，是「鬧了笑話」；「至於魯迅與胡適的許多看法，事隔五十年，也不盡合現在潮流」（均見當代文藝四四期徐速爲密碼辨誣）；又攻擊胡適、林語堂「也不是眞理的代言人」，他們的意見「照樣可以推翻或修正」（見當代文藝四〇期社論）。

請問，這是什麼口吻？這和「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那種「自大狂」又有什麼分別！

孟子有一句話，拿來作爲徐速的評語最恰當不過，那句話是：

「此亦妄人也已矣！」

我們於「妄人」又何難焉！

（全文完）



不答，等於承認

林真

對名作家徐速教授抄襲「春暖花開的時候」底批判，現在要告一個段落了。假如徐速教授和「當代文藝」不作詭辯的話，我們也會留有餘地，讓他有個好好反省的機會。要是他們仍是以辱罵詛咒爲能事，以詭辯強解作手段的話，我們就會給他一次更厲害更澈底的揭發和批判。

培根F. Bacon說過：總結是很重要的，在每件工作的結束不來一次總結，便不知道這工作做得怎樣。正如一個商人在年終不結算他的賬目便無法知道這一年的盈虧一般。所以在這次對徐速教授的批判告一段落的時候，我也來一個總結，看看我們到底批判了徐速教授一些什麼。

首先要說一說的，就是這個批判的開始和結束的日期。這個批判是由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九日開始，到同年四月三十日爲止的，爲時整整三個月。在這一段漫長時間裏，徐速教授根本沒有就這個批判回答過一言一字。——拿來跟以往徐速教授與「文藝老闆」盧森的辯論，以及徐速教授與「無牌教師」宋逸民的激爭一比，徐速教授這一次就沒有以前那麼「意氣風發」，「一戟」把人「刺在馬下」的英氣了。當然，在此之前，徐速教授的名作「星星、月亮、太陽」沒給人一字一句的比較出來，證實這是抄襲、那是文句不通，說話可以響亮一點。此次一經比較，原形畢現，想抵賴也抵賴不來，便只好「三緘其口」，學太廟裏的「金人」了。

有人說，徐速教授早已說過，「除了學術性討論」，他是「概不理會」的。因此，他不答是應該的。

這個說法不對。因爲徐速教授曾經在「當代文藝」第四十八期上說過：「最近就爲了『星星、月亮、太陽』這本書，被人影射是花了五百大元買來的，正在請律師打官司。」

請看，僅僅是「影射」，徐速教授也要「請律師打官司」了，更何況是爲時長達三個月的揭發和批判！倘若「星星、月亮、太陽」不是抄來的，相信「萬人雜誌」的主編、督印、承印和作者都接到了挖票，跟徐速教授在法庭相見了。

彼芮克里斯 Pericles 說：一個人面臨着是非抉擇的嚴重關頭，除非他感到萬分理虧，才會迴避不答，否則，他將會像一頭怒獅似地向你撲來，不把你撲倒他是不會心甘的。（根據日譯本『古代哲學史』第一八七頁譯出）

雖然彼芮克里斯這番話是對詭辯者說的，但拿來衡量「好打官司」的徐速教授，卻有許多相像的地方。比方，徐速教授當日之對「文藝老闆」盧森，是何等威風，要「一戟」將盧森「刺於馬下」。爲什麼現在我們批判他的「星星、月亮、太陽」，批判得這麼澈底，他卻竟能緘默不語呢？難道徐速教授眞個如彼芮克里斯所說「感到萬分理虧，才會迴避不答」麼？

所以，不管徐速教授以什麼理由來迴避這一批判，他不敢正面回答他的「星星、月亮、太陽」是否抄襲，這就表示他已經默認了。否則，他必「會像一頭怒獅似地」撲來，把我們這些批判他的人撲倒才會心甘。或者他會「一切依循法律來處理」，將「萬人雜誌」以及齊又簡先生和我請到法庭相見了。

跟着我要說一說，就是在這三個月來我個人批判了徐速教授一些什麼。我在追究了徐速教授的「星星、月亮、太陽」是否抄襲之後，便批判了徐速教授用最粗俗最下流的字眼和辭語來罵人；也批判了他們對台灣女作家瓊瑤小姐進行了揭陰私的行徑；更批判了他們對台灣女作家蔣芸小姐施行了大棒子政策，企圖轉移讀者的視線，使讀者不再注意他的著作也是抄來的。——對於這些問題，他們也都緘默不言。這當然表示我掌握了鐵一般的證據，使得他們欲答無言了。否則，「好打官司」的徐速教授又怎會輕輕把我放過，不請我到法庭去呢！

說到這裏，有人會說，徐速教授現在正搬到鄉間去住，着手寫一部比「星星、月亮、太陽」更偉大的傑作，他又怎能抽出時間來回答這些鷄毛蒜皮的小問題呢。現在他正應了兩句打油詩：

「兩耳不聞抄襲聲，
一心只寫大傑作！」

這個說法，我看不很對。因爲徐速教授曾經表示過，作爲一位文藝刊物的編者是要注意最近的文藝動態。「萬人雜誌」以及齊又簡和我這一次對他抄襲他書的批判，不僅是最近的文藝動態，而且是關係他自己「切膚之痛」的事，決不會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的。他之不答一言一字，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不敢答；二是不能答。所謂不敢答，就是怕一答覆了，會在「當代文藝」讀者之前，揭開了自己的底牌，在讀者中會失去榮譽。所謂不能答，就是在鐵一般的事實面前無法抵賴，愈答愈糟糕。

我曾經替徐速教授設想過，如果想向讀者有個交代，而又不妨礙他寫作比「星星、月亮、太陽」更偉大的傑作底寶貴時間，可以把我們批判他的命題改寫成是非題，請徐速教授填寫一下，是就寫個「十」，不是就寫個「一」，簡單明快，既不花徐速教授的工夫，也不花讀者的時間，相信徐速教授一定願意忠實填寫的。請答：

(1)你的「星星、月亮、太陽」是否抄自「春暖花開的時候」？（　）
(2)你和你主編的「當代文藝」是否用最粗俗最下流的字眼罵人？（　）
(3)你主編的「當代文藝」是否藉一篇影評揭瓊瑤小姐的陰私？（　）
(4)你對抄襲者蔣芸小姐施以猛烈鞭撻是否想轉移讀者的視線，使他們認爲你不會犯上同樣的行爲？（　）

這樣簡單的是非題，徐速教授只要填上四個「十」或「一」就行了。假如他還不加以答覆，我們就可以直截了當地得出一個結論：

不答，就是承認。

議員選舉雜詠

賣油郎

報載，議員選舉又將到來，而實際登記的選民截至四月十八日止，還不到五百人。這個數目和全港的人口四百萬比起來，祇佔萬分之一，太微不足道了。現在是民主時代，全世界所有國家，除鐵幕國家外，對於選舉無不特別重視。祇有香港是唯一例外。賣油郎每念及此，不禁感慨萬端！有詩嘆曰：

其一、官委民推三比一，議壇論政慘兮兮；
縱然反對聲相和，還有秘密一着棋。

署理財政司夏鼎基在立法局會議席上表示：九巴專利稅取消後，政府損失約一千五百萬元。這些損失，必須由十足徵收柴油稅和每輛巴士徵收三十元牌照稅來彌補。並暗示同意九巴加價。當時雖有五六位非官守議員提出反對，但他們還是以秘密會議方式，迅速照夏氏的提案通過。這種作風和共產國家、法西斯獨裁者又有什麼分別？

其二、競選女人花樣多，美牙美腿美梨渦。
議員選舉堂堂事，不及舞廳選美娥。

香港人對各種選舉相當熱心，無論香港小姐選舉、美腿小姐選舉、微笑小姐選舉，以及其他許多不知名的××小姐選舉都不乏人捧場；祇有議員選舉沒有人對它發生興趣。這和一般民主國家的候選人，到處演說，出盡八寶爭取選民，投票率高達百分之七、八十比較起來，眞不知落後幾世紀！其中癥結何在，相信本港每個市民都洞若觀火，不必賣油郎「畫出腸」來了。

其三、議員競選誰支持？賴有小貓三四隻；
莫謂港人心太冷，祇緣傀儡似行屍。

香港議員雖是全世界最不發生作用的議員，但有些熱中人士，仍然希望藉着這架梯向上爬。所以到處拜託，到處拉票；據說有不少選民，便是爲了受人之託才去登記的。

其四、選民拒選未堪哀，競選不須再破財；
若使祇登三五個，不難全票拉將來。

站在改善政治的立場看，選舉的投票率越高越好；站在競選人的立場看，則選民越少越好。假如美國總統選舉，投票的選民也像香港一樣｜祇佔萬分之一，那麼，尼克遜便用不着受那樣的洋罪去到處競選了。所以香港人之對選舉不感興趣，從另一角度看，並不算壞事。登記人數太少，也不足爲慮；祇要在三人以上便是多數。那時不妨採「記名連記法」，在名單上圈選。競選人拉票，可以當面「密斟」，不要助選也可以全票當選，豈不快哉！

罪名的製造法

寒山碧

秦檜在歷史上是遺臭千年的人物，他的罪行已被歷史學家數得一淸二楚，不勞我來饒舌。我縱覺得他可憎可惡，但仍覺得他有一點可愛之處，那就是坦白得可愛。他要殺岳飛，就乾脆把岳飛殺掉，不去浪費精力爲岳飛製造罪名。坦坦白白地說岳飛的罪名祇是「莫須有」。他的坦白更幫了歷史學家的大忙，免得後人花費心血去考證，去爲岳飛翻案。其實秦檜要是像高述那樣，製造携刀闖白虎堂的事件，忠厚老實的岳飛未必不上當。或者先行顚倒是非，指責岳飛是勾通敵國的漢奸，那也是未嘗不可的。然而秦檜卻不是這樣做，祇說一個「莫須有」。

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殺人者不爲被殺者製造「該死」的罪名，創造「殺人有理」論。曹孟德要借糧官的頭穩定軍心，當面雖然直說，似甚坦率，背後卻製造糧官的罪名，說他尅扣軍餉，這該算是强姦式的製造罪名法。鄭莊公要誅公子叔段，苦於沒有罪名，故意爲叔段製造造反的「僞條件」，讓公子叔段入彀。而後才「名正言順」地把他殺掉。這可謂是「誘人犯罪」式的罪名製造法。

老毛則集製造罪名法之大全，既用强姦方式，硬說劉少奇幾十年前就反黨，是國民黨特務，是工賊、叛徒。也用「誘人犯罪」方式，讓劉少奇坐上主席寶座，製造劉少奇造反的假象。

製造罪名的習慣，也許是中國的「優秀」遺產之一吧！所以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市井賤民，大都承繼了這種傳統，要打殺別人，必先製造罪名，然後才依法處決。

約摸一年前，我因爲寫了一篇文章，得罪了一些未謀面的朋友，他們在深痛惡絕之餘，也爲我製造罪名，說我是共產黨派來的特務，然而他們的目的並不得逞。人們也不至於祇憑一句「寒山碧是共產黨特務」的空話，就把寒山碧趕絕。接着他們又「矯枉過正」，改口曰：「查實寒山碧是國民黨特務」。可惜香港的「紅色造反團」之類組織，也未請在下吃汽油彈，對於這類飛來的罪，我未曾申辯半句，祇是一笑置之。這夥人不見有回應，自己說得太多，大概也覺得無聊，也就閉上臭嘴不再「放屁」了。我想說，他們所學到的祇是劣等的謠言式罪名製造法。與上述兩種實不可同日而語。

想用强姦方式爲別人製造罪名，必須有權有勢有實力，使被誣者即使想反抗也反抗不來，想辯白也辯而不白，誠非一般小子所能爲。想用「誘人犯罪」方式爲別人製造罪名，自個兒必須深謀遠算，必須有耐性，亦非那羣猴急淺薄之徒，所能做到的。上上之策學不到，只好求之於下下之法，到處散佈謠言。時下謠言式罪名製造法，可謂風靡一時。從二叔婆到一些讀書人，大都「學以致用」，也就難怪流言滿天飛了。

善與惡

藍海文

荀子說人性惡，孟子說人性善，
因爲人性原有善惡兩面；
像世界有左邊和右邊，
像宇宙有黑夜也有白天。

癬疥之患」，被勝利衝昏了頭腦，下令復員，大力裁軍。毛澤東僞裝和平，利用「和談」爭取時間，盡量擴充軍隊擴張地盤。在這適得其反的作法下，等到毛澤東把和平假面具揭開，雙方正式兵刃相見之時，在民心士氣上，國府已處於下風了。

這個歷史教訓，是值得後人緊記心頭的！

低彈集

勝利不復員　停戰不裁軍

我爲什麼要把這段史實搬出來？因爲本刊與「當文」的「筆戰」，第一次以宋逸民先生爲主將的「戰火」，在第三者調處之下而停火；我們說停，是乾乾脆脆的停，絕不拖泥帶水，更無任何陰謀詭計在暗中進行。可是，對方卻一直沒有停止過冷槍暗箭，這才引起第二次的「熱戰」。

第二次「戰火」之起，我們是因對方欺人太甚，囂張過度而被迫應戰。但我的還擊戰術是漸進的，在「三談讀者投書」這一個月中，祇要對方能認錯道歉，仍留有餘地，可以隨時「停火」。無奈對方自視過高，瞧人太低，以爲「無啥瞄頭」，置之不理。一直等到一一八期我的「可忍與不可忍」、林眞先生的「是與非之間」刊出，這才驚覺「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但仍未料到我們下一步會有齊又簡這篇「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的「比較談」刊出。等到此文一出，有如「孫子十三篇」之刊行（因齊文剛好連刊十三期），成了不容爭辯的定論。至於其他的助陣文，那是中央突破之後的兩翼包圍，有如牡丹綠葉，相得益彰而已。我在此要告訴讀者的是，無論林眞與齊又簡先生的文章，都是第一次筆戰停火之前便有了的。祇不過林文已經寫好壓住沒有發表（另一篇則是本期刊出王瑩的「文人風度」）；齊文則是已經「比較」，尚待動筆，原來也不擬在本刊發表。因爲萬人傑先生於第一次邀第三者調解而答應停火的時候，他曾對我說過「勝利不復員」，要我不可因「停火」即「裁軍」，應該儲備戰力，以防對方再燃戰火。

果然不出所料，對方表面是停了，陰謀手段卻一直沒有停過，而且囂張狂妄，不可一世，竟然罵盡我們的編者讀者，要與「萬人爲敵」。我這才把第一次沒有用上的「火力」，於第二次全部用上。如果我們天眞到勝利了即「復員裁軍」的話，這一次便會感到火力不繼，不足以應戰了。

這些日子來，又有不少朋友在勸我們「適可而止」，說三、四月「當文」並未還招，即已表示認輸。既是如此，我現在答應暫時停火，但仍保持「勝利不復員、停戰不裁軍」的原則，祇要對方能如過去兩個月一樣，我們決不再多事。如果對方等到我們停了，又張牙舞爪的，或放冷槍暗箭搞陰謀，我也要正告對方，我們的「比較談」還多得很；連林眞已經寫好了兩萬字的「徐文摘謬」，也暫時冷藏，但準備隨時推出應戰。

張贛萍

揚善棄惡，維護個人尊嚴。

沒有金錢，可以用力創造，
失去自由就十分可憐，
上帝假如也需要糧食，
請參加反對奴役的反共鬪爭！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五日

我們要批評！

猶給當局的太極拳拒諸國門之外；害得渴欲購閱的台灣人士，空自在那裏着急。

聽說萬人雜誌之未能准許內銷，原因是在於每曾刊載批評政府的文字。如果眞的如此，則我醉八仙就非要作更多的批評不可了！

萬人雜誌的反共表現是鮮明的、立場是堅定的，是一本不折不扣的反共刊物。揭發毛幫的暴行既不遺餘力，擁護國民政府的熱誠，於字裏行間，更是有目共見；對於政府的批評，全是出於善意，即使直言疾呼，有令當權者覺得刺耳之處，也無非愛之深而言之切。不以阿諛爲能事，而有見必陳，以期對國計有所稗助；良藥苦口，當局如果從善如流，理宜大加獎勵。乃竟不許內銷，可見當局之保守頑固，抱殘守缺，不顧民情，封鎖輿論，終非國家之福。

一個開明的政府，自必樂於接納輿論界的善意批評，革弊從善，使庶政納於正軌；然後乃能布展新猷，使國家臻於富强康樂之境。

當局不許「萬人」內銷，可見政府實在是有欠開明。使雖身處海外，無由目睹國情的我們，對於政府一些在施政上種種不當的傳說，也不得不相信了！

政府是我們的政府，尤其在今日負有復土救民的重責的政府，我們把極大的希望寄託在它身上，而也有權利去要求它成爲一個開明、進步的政府，以期能夠早日完成復土救民的大業。

我們愛之既深，望之既切，如有弊端，一經現見，自不能止於無言。有所規諫，無非出於善意。

而當局竟然安於抱殘守缺，偏喜諛辭而忌諍諫；這不僅令人失望，而也使人憤慨。

試問今日政府在施政上，是否已經做到盡善盡美，無可批評、指摘的地步？諸公若肯撫心自問，相信也會自覺愧對庶民。只是諱疾忌醫，且欲以權勢自掩醜態，乃不惜出到這封鎖輿論的一招！

記得梁啓超先生上袁世凱書中有這樣的幾句話：「願大總統培植眞實之民意機關，涵養自由發抒之輿論；無或矯誣遏抑，使民志不伸，翻成怨毒。」

這番話用來轉勸今日的執政諸公，正是一樣地用得着。諸公若只爲要鞏固私人的官位，也應該想一想：「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之不存，官將焉做？」

爲了國家的前途，自應採納諍言，願諸公深思！深思！

醉八仙

贏得狂名傳世間

江城子

我不是靠爬格子吃飯的，可是對文化活動，一向很留心，尤其對內幕新聞，更饒興趣。聽說有本戰鬪性內幕報導的雜誌行將出版，還在文藝刊物上隆重其事，請讀者捧場，我不由得興奮若狂，早打算捧它一捧。

我對這本未出世的雜誌留心，理由很多。第一，那位「創辦人」一向致力反對文藝商品化，卻也破格寫了八十字的打油廣告詩，登其全頁廣告，還採用膾炙一時的「阿波羅」命名，「創辦人」說過：「神是永生的，比在天安門被人喊萬歲更過癮」，我因此給迎合潮流的宣傳字眼打動了，這是愛時髦心理。

第二，「創辦人」說自己立場鮮明，而且「非左非右」。我沒有讀過邏輯，想不出非左非右到底是什麼立場，不禁想入非非：非花非霧？非驢非馬？結果嘛，非非歸入青紗帳，連做夢也在想着那本快要出籠的「寶書」。

第三，我對「創辦人」一反對自編自吹自捧那一套十分敬仰，在廣告上看見他客氣的說那本自編的雜誌將會傲視文壇、一雷天下響。香港是文化沙漠，竟然有一本傲視文壇的雜誌出版，如果不是他自吹自捧，如此沙漠奇觀，我焉能不加注意？

由三月等到四月，由一日找到十五日，我整天在報攤附近逛，總找不出那本瓜熟蒂落、光大香港文壇的雜誌，我以為記錯了神胎降生日期，或者是因為「初印不多」，跟「創辦人」那部「新儒林外史」一樣暢銷，只好怏怏而回，打算第二天再去碰運氣。

結果碰了十幾個第二天，依舊神蹤杳然，突然想起「創辦人」最愛說的那句口頭禪：「問問報販」。我正想問問報販，報販先生大概見我每天都在他檔口附近徘徊，形跡可疑，不等我問他，已先問我找什麼？

我隨口吟了兩句密碼：「我在給你找尋那顆星宿，像太陽一樣的星宿」。報販先生以為我發神經，後來弄清楚了，白了我一眼說：「阿波羅？未聽過嚁！」

我吃了記悶雷，失望得很。一雷天下響的征月大作家啊，究竟你出版的是定期刊物還是「不定期」刊物？怎麼連報販也沒聽見過？

我以為那本傲視文壇的雜誌，就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可惜歸根到底都是你們的，我們始終看不到！沒有了它，香港文壇怎樣光大起來？

閣下叫我們捧場，結果撲了十幾個空，你怎樣向我們「交待」？（這是貴老闆愛用的新詞語，我清楚記得他寫過二十三次「交待」，卻沒有「交代」過一次。）閣下白白辜負我一番期望，花了我個多星期的時間，我要摹擬你的語氣說一句：浪費全頁廣告事小，而欺負我這老實人，則罪莫大矣！

我給報販白了一眼，敗興而返，重讀征月作家平生高論，不覺眼睛雪亮，我一向敬重的大作家常說別人是兩面人，原來他自己恰好就是如假包換、「諂上欺下」的兩面人，怎能叫我「口服心服」？

征月作家最恨人家自吹自捧，但是他自己卻另有一套，「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不同，變相的自吹自捧外，還可以作為御用的打手」，征月作家就很能領畧其中三昧。

他的老闆有句口頭禪是「找律師談談」，征月作家深受影響，也說出「進差館拜見關公」「去教育司查看此君的升中試卷」之類的廢話。他大力反對人身攻擊，卻寫此一篇由改善作家生活而扯到神女、野鷄的洋洋大文，「視學官也不敢三視」的大作家執了教鞭二十年，卻把筆戰說是「鞭狗」，大概這種罵人藝術與「切你的西瓜」、「敢你的諦」同樣到家，不算浪費篇幅，或者是「編者心知肚明，因為相互標榜，勞資兩利，所以樂得發表」，把它列入主流佳作？但是這麼一來，怎能叫我這老實人口服心服？

他的老闆在論戰之中喜歡揭人家的私生活，說某某愛好麻雀耍樂，因此不能辦好雜誌，並且洋洋自得的說自己也「撐過牌腳、做過牌友」。征月作家見老闆有此雅興，因此把吃詐糊也寫進學術討論去了。

他的老闆跟人家論戰，說過勸人「到浸信書院去旁聽幾堂課」的刻薄話，征月作家模仿十足，也勸人「到珠海書院去旁聽幾節新文學」，還說明這科新文學是他的老闆主講的，如果這不算是「吹牛拍馬」、「結黨營私」、「變相的自吹自捧」、「御用的打手」，又怎麼能叫我口服心服？我記起征月作家寫過一句很到家的罵人話：「請看看這位作家的咀臉，商場上的傍友都不可望其項背，拍老闆的馬屁多麼肉麻！嘲笑同文多麼冷酷！」這副咀臉總算給征月作家自己發揚光大了！

征月作家執教廿年，便動輒說人家文筆糟，看了會笑破他的肚皮。很不幸，我重讀他的好文章，卻發現他老惱不分、懇墾不辨、破口寫成潑口、我某某的腦袋寫成我的某某腦袋，他儘在捉人家的字虱，卻忘了自己的文章裏也長滿虱子。也忘了他老闆的虱子，老闆寫了二十三個「交待」，他不敢捉一個；老闆寫了句「每一個關心我的朋友們」，他不敢說文筆糟，更不敢笑一笑，大概他老闆的虱子入口甘香、味道鮮美？如此「國文老師」，到底要「罰站廁所」的是學生還是他自己？

征月作家叫我們唾棄那些「沒有作品的作家」、「沒有詩集的詩人」，說他們欺世盜名，萬萬原諒不得。但是我們要原諒那些沒有刊物問世的「創辦人」，如果說「一雷天下響」不是欺世盜名，叫我怎樣口服心服？

我本來是征月作家的忠實讀者，知道他觸雷難產，很不好過，很過不好，不過很好。我到底看穿了他的兩張面孔，不再上他的當，很好不過！

青年園地

弄巧成拙

石苑

C教授早餐後，身體斜靠沙發上，連打幾個呵欠，顯示他昨夜失眠。

窗外遠山起伏，晨曦掩映。數盆菊花、芍藥盛開，花瓣上猶沾着隔夜的露水珠，花色分外鮮妍。兩頭畫眉引吭長鳴，似乎滿意新環境。C教授對眼前景物投以一瞥，內心似表愉悅，可是，他想起不久前受到的重大刺激，心情便轉趨惡劣。

「南來文人多如過江之鯽，有些至今還躲在調景嶺，有些賣文無路，年年和窮愁打交道；而你名成利就，自已有物業，花鳥自娛，享盡清福，還有什麼不滿足呢？」C太見丈夫悶悶不樂，特地安慰他幾句。

「我的敵人對我的成就眼紅，最近他們這樣那樣地打擊我，我的名譽已受到嚴重的損害；除非我把敵人打得抬不起頭來，我才能揚眉吐氣。」

「你昨天約K先生今天到我們家裏來，他快要來了。相信憑他足智多謀，必定能提供策畧，狠狠打擊我們的敵人。」

未幾，門鈴作響，C太急忙去開門，果然K先生來了。

「C教授，早晨！昨午你在電話中約我今晨來此，有何見教？」阿K嘻皮笑臉地說。

「請坐。你是出名的智多星，我一向由衷佩服。現在，我的敵人破壞我的名譽，我已從多方面展開反擊。惟此事如何演變，尚難臆測。總之要把敵人徹底打垮，請你提供高見。」

「閣下胸中有十萬甲兵，區區小敵，還怕不能收拾嗎？」

「那裏，那裏。你我既係忘年好友，我應說老實話，我實在欠缺周全的謀畧對付敵人。孫子兵法有云：『先致其不可敗，而後使敵人必敗』，你就針對這點，幫我動動腦筋吧！」

「先飲一杯咖啡，提提精神。」C太向阿K獻殷勤。

阿K飲過咖啡，沉思片刻，夸夸其談的說：

「我認爲你要做到拆、拉、打、壓、頂這幾種工作，因爲你除了當面的新敵人，還有一個有刊物在手的老敵人，如果兩刊相結合對付你，你便更爲難了。」

「你說的是那個上次被我一罵一嚇便敗下陣去的L老闆？」

「正是，如果他乘機報復，也加入對方的陣營，成爲一條聯合陣線，你的困難更多更大，你應該先下手爲强，把這個老敵人壓住，拆散他們的聯合陣線。」

「怎樣壓與拆？」

「這個L老闆膽小怕事，你還是用嚇字訣，指說他不可與你的新敵人朋比爲奸，然後向他提出警告，運用中共的名言：『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他就會喪魂落魄，高舉白旗了。而我們的目的就是如此。」

「這確是好辦法，就照你的意思去辦。不過，我寫信給他，他認識我的筆迹，如果他不肯就範，豈非羊肉未吃到，先弄得一身臊？」

「我的姪兒小丁的書法不錯，可以叫他寫信；不過，你要打賞他幾個錢。」

「銀紙不成問題。你先代我擬信稿，事成後我會報答你。」

阿K吸了幾口烟，聚精會神考慮信上措辭，接着擬就信稿，交給C教授過目。

C教授看畢表示滿意，不過，他叮囑阿K信上不可由他署名。隨後他從袋中摸出一張青蟹來，塞在阿K手裏，說是請他的姪兒飲茶。

翌日阿K果不辱使命，把給L老闆的信件付郵，一面打電話通知C教授。兩天後C教授從接近L老闆的朋友口中知道L老闆已收到這封信，但他沒有被嚇倒，自然不會作出表示。

C教授覺得此事有些棘手，便約阿K在尖沙咀某餐室見面，告以L老闆的態度。阿K說：

「這個老傢伙雖然膽小如鼠，但他對人情世故相當熟悉，嚇他一次不夠，須再來一次他才會俯首稱臣。」

「此事托你全權辦理，你再寄去一信吧，不過，信上措辭須嚴厲些，才可達到我們的願望。」

數天後，C教授在交際場合打聽L老闆的反應，有人告訴他L老闆收到第二封信後，決定對發信人有所答覆。S教授作出會心的微笑，滿以爲阿K的策畧已獲得成功；至於L老闆的答覆，當然在他的刊物上見到了。

可是，過了一段時期，由阿K代發，寄給L老闆的兩封信在另一本雜誌上製版刊出。

那天C教授在辦事處看到這本雜誌，卻被另一個膽大包天的人痛罵一頓，立刻面如土色，冷汗直流，數分鐘後，他覺得頭昏目眩，急忙去找私家醫生。

「你心臟病、高血壓宿疾復發，須長期在新界靜養。現在，我替你打針。」黃醫生向躺在病床上的C教授說。其後，C教授匆匆搭的士回到新界家中，告訴太太宿疾復發，立即躺在床上。他思潮起伏，不免怨怪阿K的策畧錯誤，使他貽笑大方。

不久，阿K獲悉C教授在家中養病，急來探視，見面後說：

「L老闆來這一手，出乎我的意料以外，很對不起！現在，替你兩次寫信的小丁囑我轉達他的要求，要你一次過給他茶資五百元；否則他陣前起義，向你的敵人檢舉這兩封信是你托他寫的，有字迹爲證。」

C教授考慮良久，最後只得忍痛掏出一張大牛，滿足小丁的要求。

可是，此事手尾未了，文化圈內的朋友都竊笑C教授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愚不可及。因此，C教授病勢稍輕，便叫他的馬仔發表一篇文章，隱約透露此事乃由於敵人「造謠」，圖掩飾他的醜態。但更擔心的是不知五百元之後，是否還會要一千……

話說文人風度

——讀徐速的「自誣·自嚇·自炫」

·王瑩·



一、序言

這篇勞什子，原是去年八月初寫的，所持態度自問還算實事求是，匆匆完稿就寄給「萬人雜誌」；編者只在稿端批了「筆戰已停」幾個字，就退了回來。於是不由太息至再，感慨萬端——總之是一直有鯁在喉。近來見到「萬人」被逼反擊，又陸續發表了一批說理文章；在下雖不至於幸災樂禍，卻頗讚賞不爲霸道所屈的精神。可惜，對於發表在「當代文藝」四十五期上徐主編那篇相當强詞奪理的萬言長文「自誣·自嚇·自炫」，迄今尚未見有人同他砌磋過，殊覺不甚公平。因而，特地花了不下半天功夫，找湊了這篇早就毁棄了的殘稿，再加補綴縫衲成篇，希能獲得徐速先生指正。

這裏，須先說明的是，在下不懂文藝，更乏斗膽冒充文人，同「當代文藝」尤其是徐主編固談不上有什麼恩怨，與宋逸民先生以及「萬人雜誌」編者更無半面之雅；倘若因此加我「文人相輕」乃至「黨同伐異」的罪名，那是天大的寃枉！然而一再饒舌的目的也並非爲了出風頭，而是出自：路不平，衆人平——固明知學力有限，未必搔到癢處，但自問理直則氣壯，儘管不能一針見血，也總比袖手旁觀好。反正文章出自心裁，並非有所掠美，雖說臉皮厚了一些，還不至於自欺欺人。尚祈作家、詩人、主編、教授亮簹則個！

二、所謂「風度」

在那篇洋洋洒洒的「雜文」中，徐速先生一再强調「保持文人風度」，强調「中國文人以溫厚爲旨」，極力反對「無聊的筆戰」云云；可是，徐先生自己所表現的「風度」究是怎樣的呢？

先看他怎麼對待自己的說話以及對方的說話。

他說宋逸民先生「飽讀詩書，爲什麼不向古人鬭、批、改，而只想剝奪現代詩的權利；這豈不是『厚古薄今』？」——明明黑字印在白紙上，怎麼理解也改不變不了這「想剝奪」和「豈不是」的意思。宋先生有了異議，說爲徐先生所誣，認爲倘如此可不「罪大惡極」了，說這是「天大謊言」；這種按語是很自然的。照理，徐先生應當加强論據，以證自己言之非謬才是；可是他不只不願這麼做，反而在對方的按語上大做文章，甚至從而反口不認，說這是宋先生的「自誣」。話說了不認賬，試問，這是什麼風度？

就算認了，這話也大有問題在。這等於怪責此時此地的人不向披獸皮的先民開火，而一味議論袒露過甚的時裝一樣。昔人已乘黃鶴去，鞭屍即使還有作用，也不過服務於當前的改革。至於所謂鬭、批、改也者，根本就講不通；批雖還可以，但要怎麼鬭爭古人並使之改正呢？

徐先生又據宋先生的「難道會有文藝獨裁者派差人來拉我或『找律師談談』乎！聽徐先生的口氣，好像……」這話來大做文章，也是很不夠實事求是。所謂「難道會有」，一目了然，自然是「不會有」的意思；徐先生何以偏要當作「可能會有」來理解，特地花了好幾百字來教訓對方儘可放心，從而甚且刻薄地挖苦宋先生「神經衰弱」，杯弓蛇影云云。至於所謂好像什麼，對方已寫明是「聽」自你徐先生閣下的「口氣」而感受得到的一種言下之意。語氣既沒有孟浪肯定，儘管以小人之心以度君子，也只能斥人家妄加忖度；不料徐先生竟一再向對方追究具體證據，質問「這個『聽』字從何而來？」——其實這話就不通之至；這個「聽」字自然是用筆寫下的！姑不論這個好像什麼並不只宋先生一個人有此感覺，就算這個感覺荒謬絕倫，提了對徐先生未免有所不敬；但是試問，在此同時，徐先生竟用了許多肯定字眼來反唇相譏，誣對方「當然」是使用「苦肉計」，嘲笑人家「無非是向讀者吐苦水」，甚至污衊宋先生「再寫下去，就要朗誦他那拿手的（好一個「拿手的」三個字！）『三字經』了」等等，相形之下，究是誰人無聊，誰人缺乏風度？

三、如此貨色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但要小覷人家，自己總該有點貨色，不是光靠說大話可以嚇唬得人的。諸葛亮擺空城計，也不敢大吹大擂；否則，肚裏幾斤肥田料，暴露無遺，還要靠什麼來撐持門面！徐先生是個「作家」，近年又「主編」了個「當代佳作·文藝主流」的刋物，口口聲聲自稱爲「教授」，其身分同我們這些販夫走卒相去何止天壤，理當更加小心翼翼，明哲保身才是；這不僅有關風度，且也牽涉到了學養。然而，徐速先生只爲一時意氣，竟也不惜無所忌憚起來。姑不論徐先生一廂情願地一再自我稱「帝」稱「霸」，自我吹噓到了如何肉麻地步；這裏只請他自己再讀讀如下所引的幾段話吧——

「讀者要看的是眞材實料，不是看我們『打牙較』的，……你批評現代詩是密碼，就露一手明碼詩給讀者看看。」

「我敢肯定的說，宋先生對現代詩認識不夠，更少涉獵『現代文學』理論」。

「可以說是掩飾他對『現代文學』知識的貧乏，如果宋先生不服氣，就請寫一篇『現代文學批判』……」

「我敢說他連梁啓超的『國學必讀』的書單都不見得看全」；「讀過左傳史記四書有什麼了不起……」

這類驕橫的話多得很，抄得太多也不好意思，其基本精神，不外是打擊別人，抬高自己，而且到了近乎無理取鬧的地步。

比方我們上飯館吃飯，有一碟菜炒得委實難以入口，免不了會皺眉評議幾聲；難道老板可以橫眉怒目，叫你進厨去炒一碟來看嗎？

又如在下在工廠打雜，放下飯碗趕着去看場九點半電影，偶或碰到有些不大順眼的表演，往往喜歡品評幾句。倘若因而就要考起我的戲劇修養以至導演理論，甚至要我穿起迷你裙上銀幕去客串一下性感「鏡頭」，豈不滑稽？即使不怕丟人勉强權充一次馬光喜，也還不是徐先生所要求的「眞材實料」！

中國一向被世界文學家們尊稱爲「詩的國度」；公正的理論家論詩首先會提到我們中國。論現代的詩，自胡適的「嘗試集」算起，不過半個世紀的歷史；發展到抗日戰爭前後方始趨於成熟，而且這一階段是詩運最蓬勃的時期。五十年來，出現在中國文壇上的詩人何止千萬，其中比出過一本「去國集」的徐速先生更有斤兩的也不可勝數；在各種流派互相消長之中，不容爭辯，新詩的主流一直是沿着深入淺出、樸素可懂的道路走。艾青在其一時被奉爲圭臬的「詩論」中就一再痛斥過「有人寫詩好像在寫謎語，有人寫詩好像在畫符咒，有人寫詩好像在擠膿血……」對於這許許多多具有時代影響的詩作以及理論文字，作爲文藝「主流」刋物的主編而且是「詩人」的徐速先生，理所當然該是熟悉的。然而他所極力支持的，卻是要具有「慧眼」才能窺其堂奧的謎語或符咒式之類的文字遊戲！如果說當了「教授」就可以光給對方出題，這是不公平的；何況徐先生出的「現代文學批判」這個題目，根本就非常、十分、極其不合理之至！想想看，這個「現代」，時間概念既不明確，空間範圍該包括多廣，其間的名作有誰能夠盡所涉獵；看還不能，況批判乎！即使把範疇縮小一萬倍，題目改成「香港文學批判」，你徐先生敢寫麼？

徐先生一口肯定人家「連梁啓超的『國學必讀』的書單都不見得看全」；其實，不擺這張書單還好，一擺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學養。梁氏開的這張書單，自然有其價值之處，但論精粹、切實，不如魯迅開給許壽裳的兒子的那十二部書；論周詳，不及張之洞的「書目問答」；甚至甄別的眼光，不見得比曾國藩的「諸子百家雜鈔」高明多少。一句話，多少還嫌繁瑣了一些。即使徐先生自己看得全，用他自己的話說，也「實在不値得自炫的」。徐先生如果要在這方面下功夫，想當個博通古今的通才，我想不如先讀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總比光看書目的好。不過，我倒覺得應先奉勸徐先生的是，讀過左傳、史記、四書之類固然沒有「什麼了不起」，但要完全理解可不簡單，若能耐心讀完就很難能可貴了，未必可以一句「年晚煎堆」就抹煞過去。像徐先生爲了反駁人家「咬文嚼字」而引「曹劌論戰」文中的「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來作證，可就擺了一陣烏龍。這裏的「鼓」是打鼓，作「敲」字解，敲戰鼓也；和「鼓起勇氣」的「鼓」字作「激發」解是不同的。又如徐先生用「人散廣陵曲不成」來解釋「曉鏡」中的「確是廣陵人散五侯烟」一句固然順口了一些；但「廣陵散」是什麼呢，不僅「曉鏡」的作者不懂，作爲主編的徐先生也是半斤對八兩。徐先生是有查書的習慣的，無妨查一下「晉書」：「嵇康傳」，看裏面「廣陵散從茲絕矣」一句聯繫上下文來揣摩一下「廣陵散」究竟何解。如果可以去「烏托」之「邦」，或發「寧古」之「塔」，則我也會寫下「阿哥哥的靈魂在跳舞，小妹妹也派給他一對」這麼的千古絕唱，來共「曉鏡」相媲美！

四、欲蓋彌彰

徐先生口口聲聲要人注意文人風度，自己卻爲了兩隻被掐的「蒼蠅」，不惜花了二三千字來辯護，甚至儘作無謂的糾纏；結果還不是更加「欲蓋彌彰」！宋先生對「鼓」字的挑剔雖未免有些矯枉，但他對「張」字的糾正則不僅刺中要害，連腸肚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也隨之拖出來示眾了。既然不得不承認「張」字是個「筆誤」了，何以還要拉出社裏的同事，還要引經據典，還要弄兩個生活例子，甚至求證起幾何來，乃至不倫不類地拉出章太炎到姚文元來作陪——我的天呀，目的何在呢？這幾大段「文章」，我眞懷疑不是出自一位「作家」、「主編」兼「教授」的筆下！

是不是强詞奪理，讀者自有明眼。只爲一隻「蒼蠅」，文裏對宋先生冷嘲熱諷，乃至潑口謾罵觸目皆是，連人家讀私塾的老師也拉上來，甚至扯到章太炎、胡適之、郭沫若和姚文元等人身上，無非爲了多罵人家一句「半桶水」。其實「一窮二白」和「興無滅資」之類固不是郭、姚創造的，同徐先生的「欲蓋彌『張』」更是風馬牛；前者是人家爲了服務於一種特定社會環境而新創的詞彙，時過境遷可以廢棄不用，而你徐先生寫錯的卻是萬古常青的成語呀！

寫文章不比賣膏藥，你有多少貨色，明眼人一看便知；自炫越甚，也就暴露得越澈底。眞要命，爲了抵賴一個卻又不敢不認的「筆誤」，竟就不惜拉到什麼文字學、訓詁學、語音學、教授法和教育學概論以至「史記」「莊子」上來。誠然，徐先生「爲報刋寫稿，因時間迫急，筆誤，疏忽，或手民之誤都在所難免」，因而不僅在「欲蓋彌『張』」之外，會把「故步自封」的「故」字寫成「固」，而且還會寫出許多諸如「如果是一位中學生指而教之，我都會『俯首甘爲孺子牛』的」，以及「……凡是對古典文學有點造詣的人，這些都是些最基本的書，實在不値得自炫的」等等之類不通的句子來。然而，在下這時也同樣是趕時間在給報刋寫稿，無妨麻煩徐先生也給我找一找，看看究竟有沒有這麼出奇的「筆誤」特別是這種使人臉紅的文字！



珠江水猶寒

【15】

馬森亮

這是紹芬的來信，雖寫得很短，我的心放下了。她信說寄回港幣八千元。……會長乘機再告訴我：

「本來凡有來往信件都經農會檢査的，這封信是我經手收到，別人誰也不知道。——八千元港幣，照時價四二七計算，你要繳的不外二千多萬元人民幣，餘有賸呢！——當然，農會從來是不找尾數的。我們也可算是世交了——」

他這樣吞吞吐吐的說着，好在每一個字眼聽得很淸楚，只不明白他說話的目的。不便開口。他又說了：

「眞麻煩，我媽還是那一套封建思想，硬要我娶親。唉！眞傷透腦筋。」他在自言自語，又想引我開腔。

「那我要恭喜你了。這杯喜酒不會使我失望吧？哈哈哈！」我循例笑了幾聲，他聽了也很高興。

「老實說，祥哥！這件事，在我來說是談何容易？還得祥哥關照關照哩！」

會長眼裏的鋒芒已完全收斂了，賸下的只是懇求和希望。他正在等候我的反應。

我已畧知他的用意了，卻故意逗他自己說出來。便說句不由衷的話：「你太客氣了，會長！」

「祥哥！這一次非你幫忙不可！眞的，因爲——，你知道的——」

「只要我能力做得到，沒有不盡力的！」

「我知道你做得到的，你一定能夠做得到。因爲——」

「你說好了，看在交情上。」

「祥哥！」他忽然轉過身來，在我耳底細說：「你能借些錢給我嗎？辦喜事用的，做得到嗎？因爲——」

「錢？」這個字像電光一樣，在我腦子裏閃了兩閃。「在目前，你知道啦，錢打從那裏來？」

「有！打這裏來。」他立即掏出一張滙票來，說：「嗱，這裏是八千元港幣，折時價，繳回農會二千萬人民幣，還多出五六百萬元哩！——我需要的也正是這個數目。」

我不禁一怔，想不到他居然會使出這一絕招，簡直是變相的威脅。但想下去，反正這些錢是無法到手的了，所謂錢入光棍手，又何妨順水做個人情？便勉强笑着說：

「只要你需要的，我很樂意。不過——」

「不過什麼？」

「不過情屬世交，還談什麼借？這筆款送給你做賀禮好了。」

「祥哥！你太好了。我早說你是好人，他們不信罷了。」

他感激得淌出眼淚來，看樣子差點兒要向我下跪。我乘機把他一攔，挽住手，大家站了起來。

他一直咧開那張乾巴而粗糙的雙唇，一副受寵若驚的得意神色，哥前哥後，竭力向我巴結。於是我順口問他有無可能批准我遷移香港或廣州去。

「祥哥！你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他拍拍胸膛，表示出一種不可動搖的把握。

我也高興了，暗忖這場買賣還算不錯。再問：

「還須什麼手續嗎？」

「不必了，一切我會辦！只是這張滙票——」

「是不是要我簽字？」

「是，是。最好祥哥和我到鎭上走一趟！」

「被人看見不方便罷？」

「沒問題，你收到了錢，回頭交給我，手續上決無麻煩，一切方便！」

「現在去？」

「最好！」

「那就起程吧！」

「祥哥！你眞是世界上頭一個大好人！」

十四　清高與清談

我正式解除管制，恢復自由了。卻像一八六二年北美州被解放的黑奴一樣，感到意外的徬徨。舊的社交生活早已破碎了，新的社交又不會建立。對仍在管制的人固然不敢交談，對那班管制人的權貴人物又怕於接近。在過去，行動雖然處處受到干涉，在苦役中經常是集體的，縱苦悶還不覺孤單；現

在忽然自由起來，卻失掉一批共患難的朋友。我已被遺棄，被孤立了，像一隻迷途的羔羊，徘徊於灰暗荒涼的深山裏，一切都是深邃渺茫和無盡的苦悶。

人無苦難，不想朋友。我終於想起老胡來了。他也許還未回廣州，還是找着他聊聊，消磨時間吧！——出籠的鳥，免不了要叫兩聲，振拍幾下翅膀的。

這一次會面的地方還在那間茶館裏。我一進門口，老遠就看見老胡踞坐在角裏看報紙，聚精會神的，毫不注意周圍的動靜。我走近去，輕輕地咳了一聲，他才抬起頭來，像驚奇又不驚奇的說：「哦，你來了！」連忙放下報紙，招呼我坐下。

「我以爲你已回廣州去了呢！」我呷了口茶說。

「本來上星期就要回去了，現在決定再玩它一個月。」

「一個月？」我反而驚奇起來了。「哦，是了。我看，不是這裏的人使你着了迷，便是此地的景物太富誘惑了！」

他似不在乎的，慢吞吞地在自斟自飲，又慢吞吞的像在自解自嘲，說：

「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我很小就離開了故鄉，忽略了故鄉的一切。今日重逢，份外覺得親切，而且，這次再離開，說不定什麼時候重返家園了。——喝茶吧！你也會在最短期間離開這裏啦！」

「我？能離開的而不願離開，想離開的又無法離開，有牽線縛住的人談何容易？」

「無法離開？」老胡定神望着我，懷疑地說：「你不是已解除管制了嗎？」

「你怎會知道？」

「人家都這麼說了。」

「誰？」

「這裏的人誰都知道，別小看這一間小小茶寮子，消息傳播比那兒都快。已說過好幾天了，我以爲你已離開這裏了呢！」

「算了吧！到處楊梅一樣花，我暫時還沒有想到要離開家鄉。」

「眞的不想離開？」他頗嚴肅的說：「哦，是了。不是這裏有人使你着了迷，一定是此地的景物太富誘惑了！」

我們互相看了一眼，便哈哈大笑起來。老胡笑得起勁，順手撥開桌上的報紙，冷不防把茶杯帶翻了，搶救不及，茶潑了一桌，淋濕我的衣服。茶房走過來，把桌子抹過。我順便叫了幾碟點心，大家一邊吃，一邊談了些過去的學校生活，份外親切。怪不得有人這樣說：小學的同學是金交情；中學同學是銅交情；大學同學是錫交情；入了社會交的朋友是水銀交情，看來一點也不錯。

老胡看一看手錶，急忙說：

「老李！還是回到我的住處去談吧，我已經約好一個人在那裏會面。」

「方便嗎？」

「沒有問題。」

「是誰？男的還是女的？」

「到時便知，你認識這個人。」

我們離開了茶館，彎彎曲曲的經過了大街，穿過了疏疏落落的住宅區，來到了一條隘窄的橫巷。地方雖然骯髒一點，還算得上幽靜。老胡就住在這間半掩門雜貨店的樓上。幸好由鋪子的側面上樓，要是經過鋪面上落的話，那就眞太不方便了。

他引我走上去，門一開，迎面襲過來一股涼氣，使人有空虛之感。原來偌大一層樓，靜悄悄的，只有一隻黃鶯在籠裏亂撲，雖有幾個窗子，卻都關閉着，室內充滿酸枝椅的木材氣息，各樣傢俬擺得很整齊，但蒙上了一層稀薄的灰塵，顯示這房子在過去不久，曾有過一段堂皇富麗熱鬧的日子。

老胡招呼我坐下後，他走進房裏去。我觀察一下室內的佈置，和老胡的身分很不相襯。爲什麼他會住到這裏來？這房子是他所有的還是據爲已有的？照理可能不是他自己的，就算是了，亦不致這樣毫無整理。

說是據爲己有，他又何來這個力量！莫非是租來的？那這麼多地方不可以租，而偏找到這個僻靜而骯髒的地區？……我越想越覺得老胡這個人有點神秘。

老胡出來了，換了一雙拖鞋，遞給我一根烟。對我說：

「你看這地方怎樣，夠清靜嗎？」

「還不錯。不過和你不很調和，你看——」我順手在桌面上一劃，立即現出一個簡單的圖案。

老胡看在眼裏，懶洋洋地解釋：「我本來不想使它蒙塵，可是我也不想使它恢復本來面目。」

「難道你不是主人？」

「主人？哈哈哈！」他突然笑了起來，笑得又那樣的不自然。「在我的認識裏，世事只有計較利害，那有主客之分？這裏的所謂主人，早就插翼高飛了。」

「這房子不是你的？」我重複再問一句。

「不是我的，是我姨母的物業。他們一家人在一個月前搬往廣州去了，我暫時替她看家，等到她鄉裏的親戚出來我就得走。」

「原來如此！」

「你很疑惑吧？」

「對，這地方過於神秘了。」

「我自己倒感覺不到呢！」

「也許是當局者迷吧！」

「旁觀者未必會清楚。如果我是個特殊人物，當然不會這樣故作神秘，啓人疑竇；就算這裏是一個神秘所在，可也不一定會影响到像我這樣一個普通的俗人！」

「給人懷疑總不是一件好事！」

「不見得，反正我又不是想在這裏落地生根。我現在好似一個化齋和尚，隨遇而安，隨緣而化，說不定明天又雲遊到那裏去了！」

（未完）

被共特工作拆垮的

十一、郭勛祺投共的前因後果

勇猛善戰由小兵升任軍長

以上我曾說到郭勛祺打着「人民保衛軍總司令」的旗號，代表劉伯承接管成都，而被王瓚緒與曾慶集拒絕入城的一場「爭功雙胞案」。這一回我要專文介紹一下郭勛祺這個人怎樣投共的來龍去脈。

郭勛祺又名志勳，字翼之，是四川軍人中的行伍出身，爲人風流豪放，但也勇猛能戰。在四川軍閥內戰期中，他是劉湘手下的一名悍將，由一個小兵而積功升到旅長，可說是一個身經百戰的中級將領，也是各方面爭取的紅人。因爲劉湘在生時，曾經對他人誇讚過：「我如果有十個郭翼之，可以橫掃天下。」一經品提，身價百倍，誰都知道他是一個能征慣戰的猛將，任何人對他，也都懼畏三分。

不過，四川人也都知道他與共軍中的劉伯承和陳毅，有着很好的私人交情；很久以前，還曾有過一種傳說，說他在共軍二萬五千里流竄時，經過四川境內，他曾對窮途末路的劉伯承，上演過一齣「華容道」，把劉伯承私自放生逃跑了。

他在內戰時期樹了這種威名，加上劉湘對他的器重，等到抗日戰起，劉湘的軍隊大事擴充，出川參加抗戰。劉部唐式遵一再提升，由師長而軍長、而集團軍總司令、而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郭勛祺亦水漲船高，亦步亦趨的升了官，擔任唐式遵的集團軍副司令兼軍長，一同在安徽前線作戰。

由一個行伍出身的小兵，積功升遷至集團軍副總司令兼軍長的郭勛祺，便不免自視過高，驕橫跋扈，與爲人忠厚的唐式遵，相處得很不好。劉湘死了之後，他的靠山也就倒了，唐式遵對他不再容忍讓步，兩人之間的衝突，也就越來尖銳化。後來，郭勛祺以軍長身分，調回四川進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五期受訓，這樣才將他與唐式遵之間的衝突緩和下來。

等到他在陸大特別班畢業，適值抗戰勝利後，全國復員裁軍，他也成了無官可做的閒員，滯留四川，沒有再回部隊。等到國共和談破裂，戡亂戰起，他才跑到南京去。想活動東山再起。其實，他在那時，已與中共搭上關係，希望能抓到部隊在手，以作爲中共立功的本錢。

那時，國府爲部署戡亂，在全國各地劃分了若干綏靖區。原被派到外國考察才回國不久的國民黨組織專才，特工首腦康澤，也由中央發表爲「襄樊綏靖區」、也即是「第十七綏靖區」司令官。

隨康澤任副司令主管作戰

事政工、特工。其人組織能力很強，先期的別働隊，便是由他組成的，但從未帶兵作過戰，更無基本部隊可供指揮，他只率領一批政工人員去組織地方團隊，可以說是一個「無兵司令」。他所能指揮的，也只是駐紮在襄陽與樊城兩地附近的一個川軍師，及一些零細部隊而已。

因爲他從未帶兵作戰過，不論場面大小，兵力多少，要他指揮作戰，他自問沒有把握，正當最高當局有意發表他去做十七綏區司令官，他又自感無把握可以勝任的時候，剛好在南京碰上了老朋友郭勛祺。他將此事與郭商量，一個有官不敢做，一個想做沒有官；一個有兵不會用，一個會用沒有兵，當然一拍即合。郭勛祺一力主張他將這個綏區司令官受命下來，認爲這是一個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千載良機，康澤長於組織訓練，他長於衝鋒陷陣。於是，兩人相定，組織民團，對上請示的事，由康澤負責；部署軍隊，指揮作戰的事，由郭勛祺負責。

康澤是知道郭勛祺能打善戰的，當即下定決心，請求中央發表郭勛祺做他的副司令，兩人即走馬上任，由南京而武漢，向華中勦總白崇禧報到之後，便到襄陽設立「十七綏靖區司令部」。在襄陽與樊城這一河之隔的兩個城市，佈置防務，以待李先念與劉伯承兩部共軍之來攻。司令官全副精力，計劃組訓；副司令官每天馬不停蹄，視察防務，構築陣地。

郭勛祺與劉伯承和陳毅私交既篤，外傳他是劉伯承的救命恩人，這次由四川到南京，又是奉劉、陳之命，活動地區性的軍職，以便拆國府軍事上的台，作爲投靠中共的功勞。獲得與康澤這樣合作，由他負責指揮作戰的機會，而且又派在劉伯承的鄂北地區，這不但是郭勛祺求之不得的事，也是劉伯承歡迎之不暇的事。

因此，他一到任，即擬訂作戰方案；他的作戰方案，不是如何消滅來犯的共軍，而是如何消滅防守的國軍。他的另一步陰謀，則是挑撥離間，慫恿康澤不賣白崇禧的賬，凡事一步通天，直接報告南京，請示中央，使之白崇禧對這個綏靖區有「尾大不掉」的看法，因其越級呈報，不把他這個管轄的華中勦總放在眼內，內心很不高興。

因此，等到劉伯承率部進攻襄樊時，在兵力部署上，康澤聽信郭勛祺的話，放棄樊城於先；又不聽華中勦總的命令，放棄襄陽城外五里峯的堅固陣地於後。等到襄陽城的命運，危在旦夕之際，國防部雖然命令白崇禧派出張淦兵團馳援解圍，張兵團未能如期到達，遲遲不救的原因，便是誤會康澤不聽命令，心目中只有中央，沒有勦總。

這種由郭勛祺挑撥而起的誤會，不但使襄樊之役一敗塗地

西南保衛戰

（編者按：有關郭勛祺幫康澤的倒忙，與劉伯承勾結，攻陷襄陽之後，又逼康澤而被俘的經過，請參閱下期發表由黃敏先生撰寫的「襄樊戰役中的特務戰」。）

劉伯承設計派他再回四川

郭勛祺將康澤出賣，把襄樊兩城雙手奉獻給劉伯承之後，他便做了劉伯承的上賓。一方面將他秘密招待；一方面商量要他再回四川去從事策反，及設法掌握部隊，做等待「解放」的陣前起義，或陣後搗亂的工作。

上文曾有提及，中共爲着要再次運用郭勛祺這粒棋子，使他能在將來進軍西南時，發生相同於襄樊戰役中的作用，在他受到劉伯承的優厚招待中，早已由中共派在四川的特務人員，在四川各地放出空氣，說郭勛祺在襄樊戰役中，拚命指揮作戰，等待張淦兵團的救援，已超過了數天限期，最後援兵不來，糧彈俱絕，在司令部一個堡壘工事中與康澤一同被俘；被俘之後，劉伯承與陳毅均念舊情，勸他參加中共。他堅決表示：頭可斷，血可流，決不投降。如果兩位講交情，便把他放了；否則，可殺可剮，決不投靠。正當郭勛祺的「斷頭將軍」故事，在四川軍政界人士中傳爲美談的時候；也是朝野人士，對他表示得無限讚賞，對上述傳說深信不疑的時候，他離開了劉伯承的駐所，帶着劉伯承委派爲「川西人民保衛軍總司令員」的官銜，大搖大擺的回到了四川成都。他更現身說法，把上述傳播中的故事，說得有聲有色，說他這次得以釋放回來，完全是他的強硬態度，激起劉伯承與陳毅的舊交情而獲釋的。

郭勛祺平日爲人，是以坦率與風流著稱，大家對他的說法也都相信；他平日又愛看電影好跳舞，回到成都之後，經常出入電影院與跳舞廳，表示得很失意的樣子，並不作其他進取的打算。不過，中央對他的變節，是早有報告的，但因蔣總統引退，李宗仁代總統，中央人事一片混亂，軍事失利，一瀉千里；李宗仁代總統之後，又出現所謂「府院之爭」，各部院與代總統府的不協調等等原因，大家都忙爲自己打算，對他這樣一個傳說中的「斷頭將軍」，事實上卻是「降將軍」的個人是非，也就無暇深究。不過，在中央的要人之中，大家對於他都是心存疑慮，不敢接近或起用的。因此，他回到四川，想活動東山再起便不可能了；在自感心虛中，也不敢過份作積極的活動。不過，他替中共工作的秘密活動，卻是一刻也未停止的。

因爲劉伯承派他回川之時，曾指示他與早已在成都，由向傳義的妻姪王彥立掩護在成都啓明電燈公司任職的共特頭子胡春圃聯絡；一切活動，均聽胡春圃的指揮。

他雖然沒有活動到國府的官，也沒有在守川的軍隊中活動

班人均以他的馬首是瞻，四川的情勢越危急，他卻表現越鎮定。好似智珠在握，山人自有妙計。因此，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日，胡宗南的部隊撤出成都的第二天，成都的街頭上，便出現了堂皇佈告，全銜是「川西人民保衛軍總司令員」郭勛祺，副司令員羅忠信，政治委員胡春圃。說是奉中共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電委。

到這時，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位神話般的「斷頭將軍」，早就是中共的特務。大家也知道他與劉伯承、陳毅的關係，相信他的「川西人民保衛軍總司令」是貨眞價實的。

但是，四川一班降將，他們都各有背景來頭；他們每一個人的身前幕後，都有中共的黨員特務在支持策劃。郭勛祺以爲自己來頭大，可以憑劉伯承的關係，接管成都的治安，但王瓚緒與曾慶集的「西南第一路游擊總司令部」中的中共特務，卻支持王、曾接管成都，對郭不賣賬。曾慶集以成都警備司令的名義，近水樓台先得月，一下子便將成都接管了，內外警戒，根本不理睬郭勛祺這個什麼「保衛軍總司令員」的堂皇佈告。

郭勛祺不能接管成都，想將他的「總司令部」設在城內也不可能，後來便在成都城外的九眼橋側邊寶星紗廠內設立總司令部辦公。一切對外的事務，概由政委胡春圃負責接洽。他本人身穿狐皮袍子，坐在爐火旁邊，與到訪客人大談風花雪月。

郭勛祺共特的身分公開之後，雖然被王瓚緒與曾慶集拒於城門之外，看起來他的威勢遠不如王、曾，但一般人知道他與劉伯承等人的關係，還是對他的行情市價看漲的。一班打慣了內戰的四川部隊長，有人擁護他，他們願意向他投靠，用武力把王瓚緒與曾慶集打出成都城去，并說：「只要總司令下命令，我們願意效力，王瓚緒與曾慶集是什麼東西！」

可是，郭勛祺卻神閒氣定說：「用不着，現在不是打內戰的時候，你們少安勿躁，王瓚緒威水不了幾天的，大家可以等着瞧好了。」這一對峙局面，直到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也即是賀龍率領周士第的十八兵團進入成都第八日，接替了曾慶集的警備之後，郭勛祺的總司令部才由城外遷入城內。

郭勛祺一進入城內，情勢馬上一變，共軍盡量抬高他的身價，除了叫川康一部份投降的部隊向郭勛祺洽降外，連王瓚緒的部隊要領汽油，也要向郭總部洽領。

於是，郭勛祺陡起來了，「郭總部」也由冷衙門變成了大紅大紫的熱鬧衙門。尤其是「郭總部」的政委胡春圃，也一度成爲成都的紅人。王瓚緒到這時，才後悔得罪了他。（十六）

預告：下期本欄選刊士心先生撰「宋希濂上將被俘始末」，士心先生是宋部十八兵團師長，是他親身經歷的報導，請讀者注意。

匈京生死鬪

十二：告密者中包括家庭主婦女工賣笑女郎

白萍譯

「我再等不得了，」伍特道：「我要到外面去，馬上就走，我可不知道什麽時候回來，更不知道是否有機會回來。」

「噢，伍特，」露莎梨道：「請你多保重自己。」

「我非和狄燕玲談談不可。」伍特道。

進入她的房間，悄然掩上了門，看看床上的她，臉色蒼白，默然地躺着，一動也不動，他送來玫瑰花，在花瓶上插着，氧氣帳在側放着，準備隨時使用。伍特轉身走到床的那邊去站在光線明亮的窗前，讓他可以見到。

「喂，狄燕玲，你怎樣。」

他拖一張椅過來，坐在床邊，「我可以坐下來麽？」

她的眼睛茫然若有深思地，低語道，「隨便你。」

「燕玲，你不打算設法了解和諒解麽？」

「我了解一切。」

「我不認爲你眞正能夠了解，昨晚發生的事情，使你以爲我不可能愛你，但我卻實在是愛你的，那並不是言語所可以說得清楚的。」伍特摩着她的手，她立即縮回手，並轉過臉去，不讓伍特看到她的表情。她的一頭黑色秀髮，散擱在雪白的枕頭上。

伍特繼續說道：「燕玲，你會痊癒的，你用不着擔心，使我感到憂慮的是你對我的想法，除了你之外，更沒有別的事情對我更爲重要的了。你當然知道這一點的。」

「不，你說的都不是眞的。你昨天的行爲已證明了你是怎樣的一個人！」狄燕玲悲切地低語道。

「除此之外，我沒有辦法哪！」他無可奈何地道：「這樣吧！在目前來說，你甚麼事情也不要想，只放心休養好了。我請求你，不要拒我於千里之外。我馬上要到外國去了，燕玲。假如運氣好的話，我一個星期就會回來。我非告訴你不可，否則，你將會不知我爲甚麼不來看你。」

「你不來看我，也沒有關係的，」她道，「過去的都已成爲過去了。」

「不，絕對不會如此，我一定會全力恢復我們的感情。」

她緩緩的搖頭，眼睛看到別的地方去，不看他了。

一名女護士推門進來，默然地站着，臉上毫無表情。伍特知道她要催自己離去了，他有千言萬語，要和狄燕玲說的，但也不知從何說起，看她的臉上神氣，十分堅決地要和他決裂，絕對沒有機會挽回似的，冰冷地拒人於千里之外，伍特感到自尊心受到莫大的損害，實在受不了，他緩緩地站起來。

「至少，你說我好運氣吧！」伍特道。

「好的。」

他離開醫院，驅車回寓所去，換衣服，選擇了一套歐洲式裁剪的；衣上的「嘜頭」全部已經剪除的，英國的襯衫和領帶，一雙蘇俄出品的黑色皮鞋，通知一家車房把他的汽車開走，存放在車房內，把窗簾盡拉下來，早餐時用過的杯碟餐具都洗乾淨，放好。他迅速的安排一切，極力的避免想到狄燕玲在最後看他一眼時的神情。

伍特打電話給桑達生，知道一架戰略空軍轟炸機，將在四個半鐘頭左右從佛羅里達起飛到西德去；另一架輕型機正在華府機場等候着，要把他和伊洛娜送到佛羅里達去。

伍特立即坐的士趕到那玻里斯大道的總部接同伊洛娜到機場。

伊洛娜已經準備好，並且在等候着，臉色蒼白，茫然地，她默不作聲，隨同伍特出來，在的士上，以至到了機場後，一直沒有說話，她穿上了第一天見到他時的那襲衣服，格絨裙，羊毛衫，紅色軟帽，便於走路的矮跟棕色皮鞋，挽着小的旅行袋。在華府南飛航程上，他檢查她的旅行袋，裏面是棉質內衣褲，沒有一件是尼龍的，這樣，即使在到了鐵幕後被檢查，還是不會惹起懷疑的。

「你不用擔心，」伊洛娜道：「我會照顧自己的。」

伍特簡單告訴她，他打算進行足夠的工作，在匈牙利境內，他將設法找到塔奇博士和麥菲將軍，然後，回到奧地利後，將在美國大使館和難民委員會中查出勾結共諜的叛徒來。

她悄然地聽着，然後，搖頭道：「我們沒有辦法知道現在匈牙利境內的情形如何。」

「你恐懼嗎？」

「是的，我實在很怕，他們會殺死我的。」

「你和AVO的關係還可以利用嗎？」

「假如他們知道我已經成爲叛徒的話，他們會毫不遲疑地要殺死我的。」

伍特厲聲道：「你千萬不要把自己當作是叛徒，成千成萬的匈牙利人正在爲了爭取自由而奮鬪和犧牲着，而你現在只是成爲其中之一分子而已。」

「這只是說得好聽，使我安心而已。」她低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着頭。

「你本來用不着和我同去的，」他道：「伊洛娜，我所需要的是：在志願的基礎上，你對我提供援助和我合作，假如你不願意的話，我可以立即把你送回華府去，在華府，你就再不會有危險了。」

她低下頭來，看着自己的雙手，道：「在這世界上，我已經沒有一處地方是安全的。伍特先生。」

「不要再叫我先生，」伍特提議道。

「好的，伍特，」她淡然地微笑道：「我們成爲朋友麼？」

「我希望，我們成爲朋友。」

「狄燕玲小姐呢？我聽他們說起，她不會有生命危險了，是麼？」

「是的。」

「你仍在愛着她麼？」

「是的，」伍特道。

「我很替你感到不安。」

飛抵佛羅里達機場，戰略空軍的重轟炸機已在等候着了，只十分鐘的時間，他們已轉到重轟炸機上去，伊洛娜來不及對佛羅里達的和暖陽光和熱帶棕樹風光表示訝異，這和華府的冷冰冰的風雪交加的天氣差得太遠了。

這是一架最新式的轟炸機，只有三名機員，他們嚴守軍事紀律，尊重伍特和伊洛娜，以貴賓之禮招呼，把貯物倉改裝的一個房間，留給兩人使用，他們自己在前艙駕駛室中談笑着。

副機司送來三文治和一瓶咖啡，從他的雙眼視線中，可以看得出他對這兩名貴賓很有好奇之感，但他一句話也不問。

在沒有別人打擾下，兩人悠閒地坐在艙內，完全沒有感覺到這架快速的噴射機的移動。

他開始盤問伊洛娜，很有技巧地，探詢着，以便知道她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很少作這樣的冒險，把自己的命運交托別人的手上，尤其是並不熟悉的敵方女特工的手上。本來，他很知道小心謹愼與提高警惕的重要性，但今次，他不能不倚賴她，這是一次經過估計以後的冒險。他需要她，若是沒有她的協助的話，他恐怕不容易完成今次的任務。他並且擔心她的畏懼會在緊要關頭誤事！

「你用不着擔心我的。」她說到最後時，雙手放在膝上，很堅決地道：「你可以相信我的，即使我明白地知道，死亡，或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在前面等待着我們，但你們可以放心，我絕不會因爲恐懼而誤事。而且，我在細細的思索過以後，我感到自己重回匈牙利，應該是一件好事，我們由匈牙利離開祖國的人太多了，這是太自私的做法，只是爲了個人的安全。我是匈牙利人，我愛國，我應該回到祖國來幫助我的同胞。否則的話，我留在美國，只是怯懦的選擇，自私的選擇，我應該感到很慚愧的！現在，我決心重回祖國，很有心安理得之感！」

「究竟你是怎樣加入AVO秘密警察組織的呢？」

她端詳着自己那雙強有力的堅定的手，道：「你必須了解當年我仍然過着怎樣的生活，我今年廿八歲，但我對西方社會的民主自由生活一點也不知道，絕對不像你這樣習慣於這種自由自在的生活。更有，我的家庭成份是大地主階級，我的上一代是匈牙利的法西斯的統治者霍柴上將的強力支持者，在匈牙利被德國納粹軍隊佔領的時期，也是主要的合作分子，所以，在共產黨取得匈牙利政權時，我們幾於沒有生存的餘地！雖然我並不曾眞正的享受過大地主階級的福，但卻受盡了苦！我的父親被送進勞工營中，後來，母親也死了。我成爲孤兒，他們才把我收容，以爲我不會知道或記得這些事情。」

伍特靜靜地聽着，嘆一口氣，表示同情。

伊洛娜聳肩，續說下去，「在初，他們仍認爲我並不一定可靠，特別的監視和防範，把我當作是怪物似地，當時，我只有十二歲，但結果我極力爭取成爲優秀的共產黨員，我精通了馬列主義，我可以和他們辯論任何問題，而說服他們。所以，我獲許進入布達佩斯大學。我要求調派到『自由人民報』工作。」

說到「自由人民報」這名詞，她的臉上露出了苦笑。

「那麼，是怎樣加入AVO的呢？」伍特問道。

「AVO秘密警察麼？」伊洛娜的口氣很憤激地，「我還有什麼可以選擇的餘地呢？在大學中，我讀新聞系，AVO組織就要我擔任告密者的工作，你必須知道，AVO在每一處地方利用着每一個人，夜總會老闆，商店店員以至侍者，都可能是他們的人員。他們的特工人員都受過專門訓練。使用僞造的文件，混入報社和工廠等機構中。告密者中間，很多是女人，也包括家庭主婦，女工，賣笑女郎，種種色色都有。在他們要我去監視我的同學時，我本來打算予以拒絕的。但他們說：假如我拒絕的話，便等於是對黨的背叛。並且告訴我，在我的同班同學中就有一名是專責監視我的，究竟是誰，可不知道了。結果，我生存在懷疑與仇恨的氣氛中。然後，我逐漸的習慣了，終於成爲他們中間的一分子。」

伍特點燃了一支香烟，交給她，她接過去，但並沒有看他，她的臉孔十分蒼白。

「在我從大學畢業後，我就做了新聞記者，並且進入了作家與知識分子的圈子中；發動今次匈牙利十月大革命的，就是他們這一個圈子中的一羣人。我當時仍在替秘密警察擔任密報工作，對他們的恐怖與殘暴內情，已知道得不少了。」

（未完）

「殖民地教育」商榷

萬、張二位先生：

不少讀者在　貴雜誌上討論過本港教育工作的得失，自然是毀多於譽。事實上本港教育存在着不少毛病，特別是小學方面。本人謹以自身執教多年觀察所得，借　貴篇幅提供一二，俾關懷本港青年問題（也就是本港前途問題）的有心人士參照，同時希望收到拋磚引玉的效果。

功課繁重，學生得不到全面發展，特別缺乏德育上的鍛鍊，是本港現行教育最爲人詬病的地方，也是問題的癥結。由於人們認爲這種教育所培養出來的，除了一些俯首貼耳的公務員外，便是學成後到外國去替別人服務的科技專家，他們對本地社會的改進是沒有多大幫助的，因此，「殖民地教育」這名詞，就不約而同地從各方面套過來，落在由本港當局所釐定的教育體系上。

但當我們細看一下本港目前所遵行的教育體系，就不難發覺它無論在教育原則上或程序劃分上，都和在英本土施行的並沒兩樣。英國兒童在十二歲時需要經歷甄別試，就相當於這裏的升中試，是決定兒童如何接受進一步教育的關鍵；本港中等學校的劃分爲文法中學、工業中學和實用中學，中學會考後進大學預科班或各種高等專業學校，莫不以英國現行的制度爲藍本。至於細節方面如初級小學注重生活實踐，沒有家課；語文教學，先從視聽着手，讀和寫放在次一步：教育當局對這些都有所指示。但我就親自聽過一位校長這麼說：「假如遵從這些指示，則學生進度要大受阻滯，學校固不願意，家長也不肯干休。」家長肯不肯干休不得而知，但這位校長先生就一定不肯干休，因爲他的學校要在升中試中得到優異成績。要升中試成績優異，就必需要學生從小便習慣「筆試」，習慣每做兩三個鐘頭的家課。

這裏我們接觸到另一個問題——考試制度問題。許多人都認爲這種功課多而疏忽其它鍛鍊的事實，是和考試制度有關。在同一制度下的英國，卻沒有這樣的問題，因爲在那裏很少聽到競爭學位的情況，雖然文法中學的學位在全部中學中只佔一個很小的百分比（大約十年前是一與六之比）。據說港府在今後幾年內將努力發展中學，屆時或可解決中學學位荒的問題；爲了適應實際需要，工業和實用中學無疑將佔較大的百分比。到這個時候，「競爭」情形是否可以消除？升中試之類看來是仍舊不變的，因爲在接受中等教育的階段裏，個別青年人已有了才能和志趣上的分歧，把他們分別一下是必須的。在我個人看來，「競爭」將一樣存在，「塡鴨」也會繼續，而且可能隨着因環境需要而不斷提高的學科水準而變本加厲——只要有些文教團體的領導人或負責人視自己的名譽地位比下一代的身心健全更重要；因爲那時候要角逐的，將不是普通中學學位，而是一些有名氣的，歷史悠久的文法中學學位，還有成績優異的競爭等等。最熱中於這種角逐的，不是小學生本身，也不是家長，而是學校當局和辦學校的社團。

援筆至此，對這種最爲社會人士詬病的塡鴨式教育，究竟那方面應負最大責任，相信已有明白的交代。無可諱言，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各職業階層間的待遇過度懸殊，也會促使學生家長或青年人本身不擇手段去獲取考試成績的優越。在同一教育制度下的英國，由於各階層人士的待遇和生活沒有太大差別，小學生的家長就從不强求自己的孩子在甄別試中出人頭地；大學預科生也在認識到自己才能和志趣之所在，才作唸醫科的準備。因此，我們應當怎樣去接待一批批進入社會的新血，讓他們都能發揮最大力量來幫助地方的發展和繁榮，是我們的社會領導階層所亟宜深思熟慮的問題。

最後，我想附帶談談「殖民地」這名稱。在作爲宗主國的英國人士眼中，這是一個冠冕堂皇，說出都帶來幾分驕傲的名詞；可是在我們這些半輩子看着自己的土地受「殖民地搾取」的人看來，這名詞無論如何是要引起任何一個中國人反感的。我們今天不應該隨便隨聲附和地喊殖民地這殖民地那，事實上「殖民地搾取」的時代已成過去，雖然仍有保持半個世紀前的作風的安哥拉葡殖民政府，但決不能拿它和香港殖民政府拉在一起談。香港政府近年來的措施，無非在促使社會現代化，協助發展經濟和文化（東西文化的交流），和設法使香港在國際上嶄頭露角。如果說香港的廣大中國市民仍在受着一定程度的「搾取」，那麼這搾取是來自多方面的（這一點不需多解說，相信讀者自會分析）。最現實的一點，還是幾百萬中國人視這裏爲最後托庇之所，因此縱使目前還有一百個不滿，也只宜冷靜地找出問題的癥結，然後對症下藥，積極謀求改革；不然的話，很容易墮入別人挑撥離間的圈套而不自覺。毛共曾聲大炎惡地表示：「凡在香港進行民意自決的勾當的，都是搞兩個中國的陰謀，決不被容許。」（大意）但時代的巨輪朝着這個方向不停地滾行，毛共就算喊破嗓子也阻遏不了。

尉遲原

擁躉讀者　身在異國　不忘萬人　滙欵三鎊　請飲普洱

萬、張兩先生：

讀者去歲末赴英，與貴刊小別十期（我要向貴刊經理部保留追討權利，由一一二至一二二期沒見寄來），最近數期，才空郵而至。

、「萬人雜誌」重現在我目前，一篇篇共戰鬬性的文章，一段段存着警醒性的文字，打擊着損害國家民族的「牛鬼蛇神」，更喚起在朝在野與海內外的同胞們，相信每一位讀「萬人雜誌」的朋友，都會深認為結識了這本刊物是自己的榮幸，愛上了這本雜誌，是自己愛國、愛自由的象徵。同時且是表示不畏強權，不怕恐嚇，維護公理，崇法務實的象徵，敢信很多讀者必然是與萬、張兩先生及各作家們心連心，氣連氣，一同為國事而憂傷，也同樣希望能盡一己之力，為祖國前途效勞。

從貴雜誌創刊號以來一百多期中，從前年的週年三結合叙會盛況中看，「萬人雜誌」在領導着讀者，讀者們也與萬人雜誌團結在一起。唯有領導才能團結，有團結才有力量。今日世界，異端邪說多得很，宣傳戰更鬬爭得厲害，我們的敵人——共產黨，與若干帝國主義政客們，都企圖在宣傳上分化我們，打垮我們。這都有待我們豎立強有力的筆鋒，給予對付，以及我們堅強的信念——悖理必敗，邪不敵正。那麼，那些牛鬼蛇神的彰彰罪惡陰謀，必將在白日的照射下，赤裸裸地被人洞悉而攻之。

主編先生、親愛的同胞們：中華民國不是屬於私人的，國父中山先生早已作此昭示，那麼，任何愛祖國的國民都有責任匡扶這目前偏安一隅的政府，讓我們共同携手努力，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崗位，不同的方式下，盡國民的義務，為解放七億被奴役的同胞而奮鬬，為挽救民族瀕於危亡而奮鬬。每一個愛國的人，都有救國的責任，讓我們影響自己所認識的人，從而結合我們的力量，那麼，衆志成城，我們的理想必能提早實現。

同胞們！國民的公僕們醒醒吧。現在再不是自私因循的時候了。在台灣的同胞們，願意受帝國主義者的支配嗎？願意受共產黨的威脅嗎？在香港的同胞，願意長期偏宿一隅嗎？願意有家歸不得嗎？在海外的華僑們，願意披黃皮而作洋人嗎？願意子女被外國同化嗎？現在的情況，處處都隱藏着很嚴重的危機。

同胞們！倘閣下一家齊全在自由地方，固可喜可賀，但倘若因此而對國難當前不屑一顧，則枉為華胄子孫。愛國救國的形式多着呢。同胞們！咱們希望何日遍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端賴彼此醒覺，而共同努力矣。

這數期的「萬人雜誌」恢復寄來，才知道萬社作者們近來正向香港的牛鬼蛇神窮追猛打，而且博得讀者們拍掌叫好。若干海外讀者且贈以咖啡打氣，鄙人份屬貴社創刊以來的擁躉，且又是前年三結合叙會中一員，故亦要藉今「萬人雜誌」全人們正鼓勁討賊辛勞之際，奉上滙票五鎊，其中三鎊請貴社幹員們喝口普洱茶提神，另兩鎊訂貴刊三十期送給本人在台灣的同學。

讀者陸光寫於英國

（民國五十九年四月二日）

封女史作詞討賊　滿江紅擲地有聲

孽子要全民國土　孤臣弗墮中華節

封雪梅

討奸來也——滿江紅

好敵愾同仇　人皆曰漢奸可殺　忍令得河山大
乍圓還缺　枉滴多時兒女淚　空流八載英雄血
看幾家子散與妻離　誰為孽
侵國恨　前雖雪　屠民痛　今猶切　此只應
銘刻　不容磨滅　孽子要全民國土　孤臣弗墮中
華節　冀同胞戮力保宗邦　隨人傑

贛萍先生雅鑒：

久疏箋候，冗懶相半故也。月來拜讀萬人傑先生鴻文，得悉新漢奸意圖賣國，不禁痛心疾首！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特倚「滿江紅」一闋，以作討檄，請代登出為感為幸。蓋梅覺得詩詞字少韻協，容易成誦記憶，不致隨讀隨忘，希望同胞痛定思痛，時而惕耳。知 先生為此正忙於作戰，不欲多擾 清神，諸維珍重。謹祝

百戰百勝

封雪梅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六日

萬人傑先生均此致候，不另具簡矣。又拙詞若蒙選載，請先代加標點，並請校對時稍為留意一下，勿使有悞為盼，否則詞中格律、句法、聲韻、文氣、對偶、意義等等，即遭破壞矣。因此乃係有關抗異族保宗邦鋤奸之作，不比吟風弄月之遊戲文章。梅個人毀譽事小，讀者悞解其意事大，為免謬種流傳，確非認眞不可也。即如前數月梅寫與萬人傑君之五首燕詩，其中一首為「萬花風裏傲然開，人性天心合種栽，傑出一枝香更遠，君家園地放將來。」上面種栽之「種」字，就被悞植為「直」字。眞是錯得離譜！事後友人看到問我，「直栽」怎解？令梅啼笑皆非。不過該作只係歌頌個人功德，更正與否無關宏旨，但此則不然矣，尚希鑒而諒之是幸。費心處，千萬多謝。此番贅言不用登出，免多佔 貴刊篇幅也。

梅再上

（編者覆：指出錯誤之附箋，一併刊出，以作更正。並請校對特別注意。又：請封女士賜寄通訊處，去年承寄過的通訊處，遍尋不獲，想是遺失了。）

中醫不能醫治痲疹嗎？

融通與貫通都是相通

中醫西醫應異中求同

從這邊極端走向那邊極端，中間距離正像繪畫地圖南北兩極的赤道相似，設如某甲與某乙對正赤道從起點出發，同時同地便會相遇，這叫「貫通」。要是或出發點則同，中途分道，又或連出發都各異，所繞的彎子更各走，但及其終站則一，這叫「融通」。

中西醫診療，有時法門為「貫通」，像外感用發散，消炎則導是。有時法門為「融通」，像霍亂，中醫預防用消解，西醫卻用抵抗是。

關於痲疹，痲與疹雖籠統併為一科，實在痲才是眞痲，疹叫假痲；眞痲一輩子祇出了一次，以後就不會再出，中醫認為胎毒，而西醫視為傳染病之一，但卻找不出清濾菌。疹呢？中醫認為濕毒，西醫或認為感染。疹是很少會致人死地的，姑且勿論。

痲症原來不一定發生在小兒身上，中童甚或青年、成年人都會發生的。不過在溫熱帶地區，多發生在搖籃時期。以為痲症由於胎毒說法，不足可靠，可能有菌，否則不會感染，而中醫又或疑是氣候引致，道理似更科學，所謂氣候，空中難保沒痲菌存在呢！也姑勿論。

聽老前輩說：「出痲要是沒併發症，祇需給些冷水加芫茜、馬蹄同煎服，或金筍、竹蔗和茅根同煎服可以。」這辦法似大意點，因為有併發複雜，非經醫生診斷，祇憑經驗臆度，往往「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究不如領教醫生為安全。那麼，就中醫治理好呢？還是就西醫治理好呢？在乎信仰問題。

中醫有中醫的好，西醫有西醫的好，或時中醫不可為，西醫可為；又或時西醫不可為，中醫可為。

至於武器（抗生素）這個科學名詞，抑是醫學術語，作者不大清楚，但望文生義而譯為抗生素，必然可制止旁的併發症。是嗎？中醫治痲疹處方，多用麻黃湯或升麻葛根湯加減「發之或主之」，二湯雖沒抗生素美名，卻有抗生作用，說中醫沒抗生素，像有點「入主出奴」見解。中立點說公道話，中西醫同樣走活人路線，彼此當「降心相從」，互相研討，才是君子風度。

至於西醫權威人士所謂以前患痲疹而死亡佔成數很高，現在卻死亡率降低，我很高興獲得這樣大成就，但據中醫治痲疹，一向佔百分之九十九得救的，很少很少因患痲疹而死亡。或問：「怎知道？」好，答覆你，就我所有相識的，有過百人出過痲疹，都是去看中醫的，失救光是一人吧！難道那過百人中，全沒複雜併發？

此外，我還有點請求醫務當局，中醫任便生滅，似太縱容，經過考試，才准執事乃可！像正牌「草藥郎中」，「腎」「賢」不分，「灸」「炙」也不分，怎可讓他（她）行醫?!

——春聲

「此子何來問句妻」

有關姚文元身世補述

我完全同意岳騫先生在一二七期對姚文元身世的推論，除了沒有可能是毛澤東的女婿，甚至唯一可疑的私生子的猜想也不容易成立。正如岳騫先生所說的，毛澤東天性異常涼薄，平生對父母兄弟妻子兒女都缺乏眞愛；如果姚文元確係他的私生子，除非他有先見之明，四十幾年前便知此子在四十幾年後能幫助自己奪權，不然，決不會那麼一本正經的托人護養。毛澤東的私生子相信有很多個，何獨厚愛於此子？岳騫先生說得對，與其平日為人不符。

不過，根據「文革」時紅衛兵刊物所揭露，我還是懷疑毛與姚在「血統」上面有十分密切的關係，那句「且看今天，竟是三子天下」其中一子——私生子，在當時的情況來說，除了姚文元，還有誰可以「權傾天下」？當時冒起來的「文革」紅人如王力、關鋒、戚本禹、張春橋等，論輩份或許有資格做毛澤東的兒子，但這些人的身世並不神秘，早已為人熟知半生經歷；只有一個姚文元，中共好像有意封鎖身世，後來不在此人私生活方面提半個字，以中共一貫作風來看，竄起來的人不管過去做過什麼，總要編造一些「豐功偉績」來提高身價，按理姚文元是有權利享受這種渲染，然而偏就如此例外，即使在「文革」中除去若干政治活動外，也不對他作過半句歌頌。

上面說過，我還是懷疑毛與姚在「血統」上有十分密切的關係，那是根據一位逃亡來港不久的「羊城晚報」舊同事告訴我的另一些資料。「文革」時，姚文元的身世在大陸也成為人們爭論的目標——爭論的動機似乎大部份是來自妒忌這一個沒有「功勳」的小子，居然能夠爬上天安門搞風搞雨。也就如海外的傳說一樣，有人說姚是毛的女婿，但有更多人說他是毛的兒子。舊同事說：「文革醞釀之初，還有不少人擁護毛澤東，毛澤東要找一個文章寫得好的人幫手，恐怕不會太困難，姚文元不是一枝健筆，在大陸任何地方更缺乏影響力，但毛偏要選上了他，顯然，兩人間可能有着不可告人的關係。」舊同事所以敢於肯定毛、姚二人的神秘關係，是看過了一份由「主義兵」刊行的「白雲山第六紅色戰鬪隊」，居然指名道姓的說：「姚文元是什麼東西？不過憑藉老子狐假虎威，老子已夠混帳，兒子更加混帳……。」（大意如此，全文已忘記了）大家都知道，「主義兵」是大陸反毛最烈的一派。雖然沒有說明老子是誰，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

毛澤東；姚的「名份」老子姚蓬子已不在人間，就算活着也無憑可藉，那麼，以當時受到毛的寵愛之深的事實來推想，姚的老子除了毛澤東，不作第二人想。紅衛兵也說毛、姚二人是父子，可能也屬於「羅織罪名」的慣技，但在紅衛兵大放的厥詞之中，仍然有若干地方是接近事實的，倘使姚文元的身世沒有難言之隱，旗派紅衛兵可以替他大做「豐功偉績」的文章，而主義兵如此明目張膽攻擊姚，旗派還是噤若寒蟬。由此可見，姚文元半生經歷是見不得光的——偽造出來的「功績」如果不能使人入信，變了弄巧反拙，那就只好悶住一肚子氣沉默下去了。主義兵的大膽揭露，旗派從不反擊，這就益增姚文元身世的神秘，在種種傳說上更牽出了信不信由你的枝節來，不過，種種傳說中，姚文元是毛澤東的私生子的可能性是較大的。

根據岳騫先生解釋，我在一二〇期提供的資料所提到私生子可能另有其人是非常正確的，因為從時間與空間看，當年潘漢年到滬大送私生子與事實矛盾，不過借大陸的人的口來解釋，只有毛澤東配做姚文元的黑市父親；或許毛早已知道姚是自己的兒子（可能姚一直不知道），但在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就視同陌路人，毫無父子之情的存在；到了眾叛親離，四面楚歌的徬徨處境之下，即使姚文元無權無勢，也非健筆，然而蜀中無大將，只好靠自己才最清楚的「血統」（？）關係，找他來做「文革」的先鋒了。

黃甄

當年抄稿人願作證
壞鬼書生筆名多
徐速史筆是一人
分身術有奧妙無窮

自五十多名教育、文化界人仕聯合聲明，反對「台獨」的廣告刊出，即有「快報」的社論，嚴正評論，中肯評論於前；萬人傑先生又將其中幕後眞相揭露於後，繼而亦有多間報章，月旦此事。筆者也看到此則「廣告」，細看排列名單，赫見「史筆」之名，復有「徐速」之名，內心頗覺納罕，後又感到恍然！

蓋因徐「教授」，除夫唱婦隨，且不甘後人，用其分身妙術，支持此舉。史筆者，目前撲朔迷離之「密碼人物」也。

談到這種「怪現象」，試翻閱徐氏（亦即史筆）在當代文藝六九年二月號的筆滙欄，一篇題名「幪面大盜與匿名信」一文，開始就說：『最近讀到何水申先生一篇隨筆，談到時下文藝界的一種惡劣的現象，有種發難筆戰攻擊別人，卻無膽寫出眞名實姓，連常用的筆名也不敢用，形如三K黨的幪面大盜，頗失寫作道德。……』

大家都不會忘記，在一九六八年裏，他主編的「當代文藝」，與盧森主編的「文壇月刊」，從評論文藝觀念和立場，所發生的一場不大不小的「筆戰」。幪文祇不過是戰火經他人從中斡旋後，出現的一篇文章。

在「開火」時期，徐氏除用常用的筆名「徐速」，另加上「史筆」的筆名，同一期，便刊有攻訐文章三篇之多，遑論其餘「辣手」文字了。

筆者與徐氏相識非一日，且有過一段「淵源」，記得他用「史筆」之筆名寫稿的筆跡，與其用「徐速」之筆名手稿相同，在我這個「照字搬字」之人，見得抄得多了，決不能忘記也。今雖與徐氏隔別有年，猶記得當年「搬字」之苦，這種寫了叫別人抄的內幕，實非外人所能了解得到的。

從「幪文」這篇文章上看，徐氏顯然自相矛盾。雖然他藉三K黨，加以貶斥這種「惡劣現象」，但徐氏卻自己做起「幪面大盜」來了；史筆分明是他自己的筆名。

在目前，徐氏已「請」人去冒名頂替，積極再施展其分身妙術，這一次又由另一人以「史筆」之簽名反對「台獨」。究其這種yes or no也噤若寒蟬答不出的「詭辯」，這，只要在這篇文章裏，找出答案。

他又說：『……在文壇上，幪面之計，奧妙無窮，一戰成功，便可以向人誇耀吹牛，一旦被刺下馬，不妨龜縮裝傻；或而搖身一變，再以另外筆名應戰；或以中立姿態解圍。所謂「壞鬼書生筆名多」是也。……』

看到這「坦白」的話，我更恍然地嘆一聲：「啊！原來如此！」

（冷傲之）

讀者指出：
西北文壇情況不盡實
王瑤也非御用批評家

張贛萍先生：

貴刊某期（一時翻檢不到，祇記得大概）某君談大陸「西北文壇」一文，所述情況有些與事實不符。記得他把「在橋樑工地上」的作者劉雁賓誤為劉紹棠，兩名雖有一字相同，但所去甚遠。按：劉紹棠因「青枝綠葉」一稿進身文壇，但該稿可取之處祇是立意清新，在文字上卻是曾經天津作協加工潤色過的；由於作者本身文化程度太低，為了進一步培養他，才因而送他進通縣中學讀書。而這時劉雁賓已是一位相當成熟的作家了，寫過詩，編譯過劇本，報告文學尤為出色，他的「在橋樑工地上」和另一篇「本報內部消息」的什麼（題目記不起了）西南特寫，是應「人民文學」的主編秦兆陽再三約稿而寫，並為該刊推崇備至的。又，文中對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一味貶抑，反而讚揚他的長詩「菊花石」，我懷疑他對這兩詩沒有認眞讀過，不然，頗會使人誤認他缺之欣賞能力。因手頭沒該文，有些問題一時記不起了。

再，一一九期中頁十五「比較談」中「中共御用批評家王瑤」一語，也不恰當。按：王瑤本身既非批評家，更非御用，他那兩本據講義編印的「新文學史稿」，根本就是東拼西湊乞靈於剪刀的東西，缺乏自己的見解。其實，他所評述的大多作品包括「春」書他都沒讀過。・黃・四月十四日

郵務人員指出本港郵政效率低落之病癥

沒經驗的高薪人員太多　揀信部的文員人手太少

分配人力不當地區劃分含混　日久旣倦且厭積壓信件難清

有人指責郵政局賺到盤滿砵滿，而派信效率反不如前。政府發言人立即解釋說：這情形到新新郵局建成之後，將會改善。而同時，又有職員投函報章，指出人手少，情緒低落，乃其主因。在此，我也很希望說出多少意見。

人手少，是事實；不請人，卻非實情。以前的郵局，監督級的職員，寥寥可數。今日的郵局，監督級的職員多籮籮，他們從何而來，當然是請來者也。論經驗，他們雖然一片空白；論學歷，則如非香港的「威水」大學畢業生，便是由「祖家」請來的貴人。一個「坐足鐘」之監督級職員，薪水可抵幾個揮汗如雨的下屬，郵政當局求「賢」若渴之情，由此可見。

往日的監督級職員，由原有的資深職員遞昇，他們有「憶苦思甜」的經驗，有時措施雖然嚴峻、刻薄，但在工作上，有很實際的效用。而今日卻是「才」來自有方，他們最多只能讀通例書，要他們出主意，其結果會令人啼笑皆非。而且，正由於此，不獨使資深職員絕望，中、下級職員亦感前路茫茫。這種情形，工作效率會好，才是奇蹟。近來每有分局出缺、或新郵局開張，申請外調的職員，其踴躍程度，前所未有。說他們慕「局長」之虛名則未必，「有眼睇」則是眞。

負責管理、指揮的高薪職員，人數上有明顯的增加；負責實際執行工作的低薪職員，其人數之增加，輕微至無法覺察出來，但工作份量卻年年創紀錄，有乜辦法唔甩底？爲了尋求解決之法，幾乎日日都要留一大批人做超時工作，郵政「文員」的工作相當辛苦者也，做足鐘，已經相當吃力了，要做過鐘，其工作效率只有幾成。但過時工値卻爲平時的倍幾，因此，個個月要支出的補水足夠聘請爲數相當多的低薪的初級「文員」。但決策人只曉得做「補水」，不知道聘請新職員，咪話唔令人感到費解！

快報「快語」曾指斥香港郵局保守和落後，其理由爲：香港郵局假期不派信，及郵局沒有夜班。香港郵局保守、落後是事實，但卻非全因「快語」所舉之理由而落後，亦非因其理由而致工作效率差。

嚴格來說，信件能否每日清理，郵差只負一極輕微之責，負最大部分責任者，爲揀信部之「文員」。只要「文員」在截信時間之前，能夠將所有信件分好，則每分段的郵差都可以當日把信件派出去。反之，若果「文員」搞唔掂，則縱然將目前的每日派信兩次的方式增加至四次，亦一樣無用。以下畧述總局揀信部文員工作情況：

目前全港、九郵局，最早的對外營業時間爲上午八時正，最遲的收工時間是下午六時正。但揀信部的下午班「文員」卻在晚上九時正才收工。不過，以前效率最好的時候是八時正的。每日對外營業停止之後，市民投寄郵件的數量，自然陸續減少。當時的揀信文員往往能乘着這段空隙的時間把當日的信件完全清理。揀信文員收工後，直至第二天早上六時三十分，上午班的揀信文員上班之前，市民投寄郵件的數量更少。如沒有頻密的夜航班機到港，則夜班郵政職員當値

之設是多餘的。

上午班的文員一上班，其工作主要在清理前一晚未完成的工作，和郵車從各處分局、郵筒收來炒埋唔夠一碟的早信，假如前一晚的工夫已由下午班職員做「晒」，則上午班職員更清閒，上午九時正截信，若文員能在九時前把枱面工夫做「晒」，則郵差們亦唔會有餘有剩。

郵差出門後，由於時間尚早，公私營機構開門未久，仍少見大量投寄的郵件，上午班職員往往更爲清閒。一直到正午十二時，他們才作一小時的午膳，而同時，下午班的職員開始上班。直到下午二時正，才第二次截信。同樣，如果文員能在二時正之前做「晒」枱面工作，郵差們亦會派得「晒」。

郵差出門口後，下午班文員也食「晏」一小時，而上午班文員則在做完其應做的「手尾」後便放工。下午班職員食完「晏」番嚟，工作尚在青黃不接階段，約一小時之後，生活在有「美麗遠景」的祖國人民，向香港同胞懇求支援的大陸信件便告到達，一天之中最吃力的工作便告展開，一直到放工之前，幾難有得休息。所以下午班的人數，也遠比上午班爲多。這是以前的工作情況。

近年來，工作情形便不同了，每一日、每一個時辰，只要踏腳入「揀信部門」，除了枱面工作擺滿外，未能放置在工作枱上的信件，尚有數以「車」計。而且舊貨未清，新貨又到，「好彩」的尚可依時派出，唔好彩的積壓幾天，也絕非奇事。

要工作效率好，下午班的人數，必須要足夠到可把不能完成的工作，減至最低限度；否則，爲數較少的上午班工作人員亦唔埋得尾。要使下午班的工作人數可以足夠控制全場，則上午班的工作人員又和以前一樣，好多得閒時間矣！這在高層的決策人士眼中看來，又點會睇得安樂？他們只會計一條「死數」，每日約有信件幾多，每職員每小時可做幾多，把它一「除」，便得出要用幾多職員的答案。奈何工作是在三、兩段時間一氣遁來者也，而唔係規規矩矩分勻來者也。將「活數」當「死數」計，自然有辦法計得通矣。

時時、日日都堆積如山，工作人員一番工便睇到厭矣；日日要留人做過時工作，（按：一年到晚，除了舊曆年初一之外，日日都有揀信部職員當値。）久之則倦矣！既厭且倦，工作效能不問可知矣！

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街道之多，無法想像。兼且年年有新街，月月有新廈，而彷彿雷同者又多，最使郵政工作人員感到頭痛。世界大都會，各有其分區，每個地址之後，都附有一個號碼，工作人員或機器循號碼而分揀信件，包冇失拖。香港卻計不出此，是其落後。當今北角與筲箕灣之分界不清，銅鑼灣與北角之區劃含混，大角咀之何者歸於旺角，何者歸於深水埗，未入過行之市民怎會分辨，於是隨己意而寫，增加麻煩不少。（按：依郵政之區分，自大坑道以東如裁判司署、天后廟道等俱劃入北角地界，但市民多把這些北角區域寫爲「銅鑼灣」者也。）如再計不出此，則縱有新郵政總局、有新設備，亦無濟於事也。

——老郵務員

軍職最大參謀總長
軍曹等於我國軍士

張編輯：

我由萬人雜誌第一期起便看到現在了。雖然經濟不大好，但從來沒有漏看過一期。祗是自覺字跡難看不通，所以從來都沒有寫信請教閣下的。現在有事請教：我常看英美戰爭片，人物方面，常有「軍曹」的稱呼。先生在戰場生活多年又帶過兵，請問中國有沒有「軍曹」一職和稱呼？又「軍曹」的軍階如何？請問參謀總長是否軍人中最大？國防部長是否大過他？中國軍制，請問最大何職？最小是何職？以上各問題敬希在萬人意見欄回覆爲盼！敬祝

撰安

求知人上　四月十日

編者覆：㈠「軍曹」即是我國軍隊中的軍士（上、中、下士），屬於班長級。㈡參謀總長與國防部長同是軍人中的最高官職，按照法制規定是「權、能分開」的平行官，同是總統的軍事幕僚長，可以指揮全國軍隊的調動作戰事宜。惟國防部長可由文人擔任，側重於軍隊行政，參謀總長則非軍人不可。㈢我國軍制中，最高的軍職是參謀總長與國防部長；總統是當然的陸、海、空軍統帥；最小的職位是二等兵。歡迎你多提意見、多發問，當盡所能答覆。

一本「有問題」的書

春暖花開的時候

姚雪垠著・絕版珍本重印出版

●本書重印出版以來，轟動各地，讀者紛紛搶購，星馬代理商半月之間來書三次，且囑大量付郵，趕往應市。據來長途電話報告，本書在星馬銷路之佳，僅次於厚本書籍中的佼佼者。讀者們對本書所有的附錄，尤感興趣。

●因本書銷路奇佳，引起不肖之徒嫉妒。本社屢獲書肆報告，發行人和他們加以恫嚇，不許發售；此種卑鄙行為，業爲各客為當局駁斥，故本書銷路，不但未受影響，反而使讀者同情本書遭遇不同，搶先購買，無恥之徒欲以卑劣手段打擊本書，徒費其心勞日絀！

●本社現已分函圖書館需索取本書者，如有片函來。我們已儘速將書分別寄贈，若發函後一週內仍未收到，請以電話或書函通知，當查明補寄。無正式公函者，恕不奉贈。

全書六百餘頁・每冊港幣六元

經售處

俊人書店　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五〇二室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

湘濤出版社　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　環球大廈五〇一室

國語時代曲歌迷必讀

每月新歌

五月一日出版

每冊一元

・所有曲譜均經專家校閱無訛。
・加印七彩全頁歌星近照，可以裝上鏡框。
・優待長期定户，贈送名家小說。
・代客郵購最新唱片，比市價便宜。
・樂曲最新，全由唱片公司供應。

出版者：湘濤出版社

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







